叢書集成三編

三三

www.do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二二一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戰　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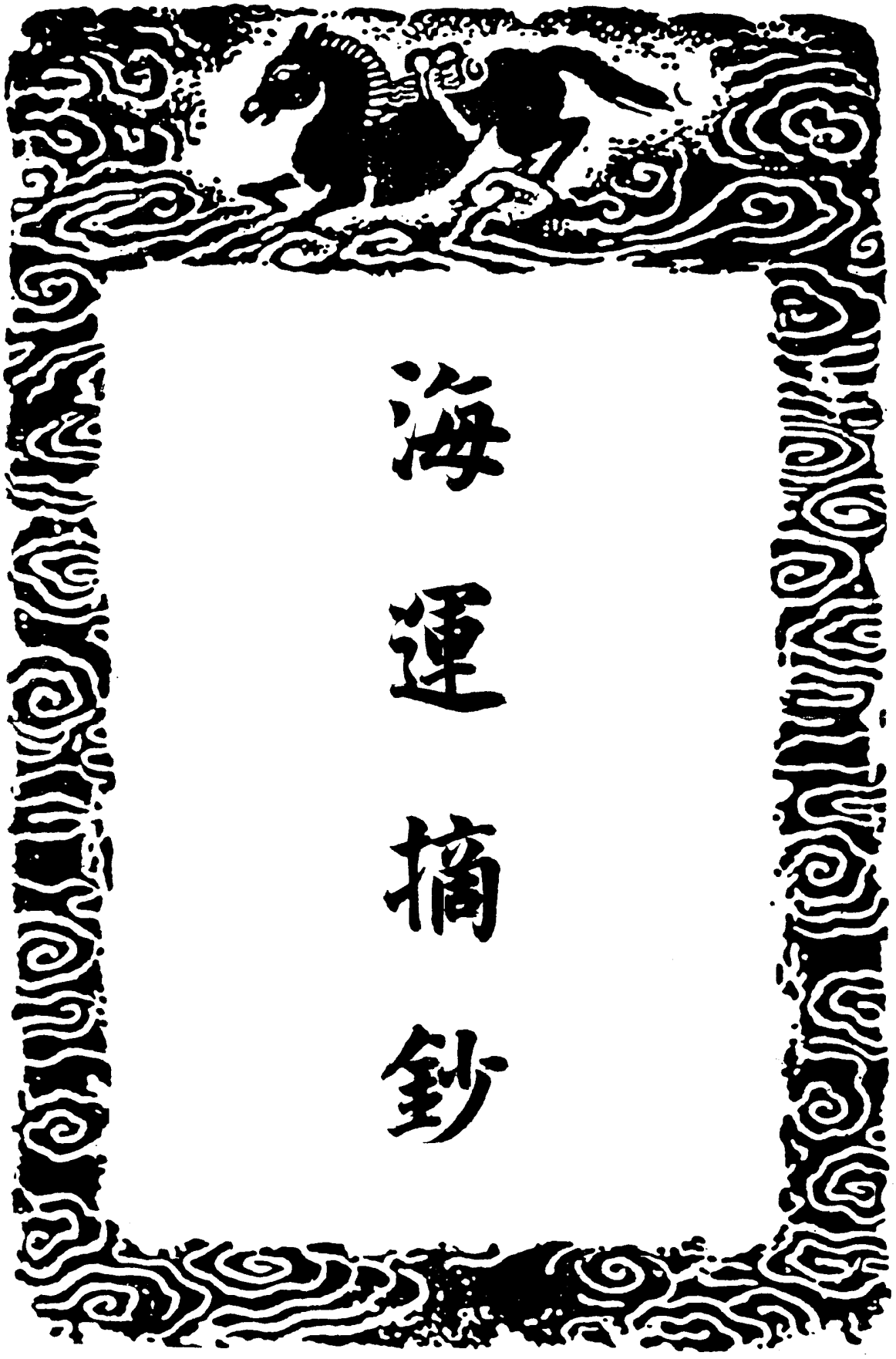
海運摘鈔八卷……明　不著編人……明季遼事　〇廿二　〇〇一
戊笈談兵十卷（原缺卷十）首一卷……清　汪　紱撰……汪雙池中研所　〇廿二　一八七
　補校錄一卷……清　戴　彭撰……汪雙池中研所　〇廿二　一八七
四翼附編四卷……清　戴　彭撰……汪雙池中研所　〇廿二　六一七
奇門遁甲啓悟一卷……清　朱榮璟撰……汪雙池中研所　〇廿二　六四一

家庭教育

家庭美德不分卷……陳鏡伊輯……道德東海　〇廿二　六四七
孝史不分卷……陳鏡伊輯……道德東海　〇廿二　六八三

兒童教育

古本蒙求三卷……晉　戴　淵撰……佚　存　〇廿二　七〇九
張子正蒙二卷（又名：正蒙）……宋　張　載撰　朱熹註解……張　子　〇廿二　七八三



海運摘鈔

海運摘鈔

滿日文化協會印行

一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備買兵馬料草以濟急用事萬歷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案驗本月初三日准

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　咨准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　咨前事等因備蒙案仰本道即便移文布政司會同萊州道酌議量動原派地畝銀兩若

干行令所屬附近府州縣趁今冬月收買黑豆草束買完其價銀及腳價不妨從寬議給務使百姓免虧價轉輸之苦待春初風和即於海運至遼接濟軍需其前項草豆文到之日一面行令所屬先發堪動銀兩收買完日暫運何處寄放責令的當人役看守明春轉運應用何船每船計裝若干該用腳費若干逐一從長酌議妥確作速具由呈詳前來以憑咨會施行蒙此本年十二月十二日入准

布政司照會抄蒙

山東督撫軍門李　案驗准

督督薊遼部院汪　咨准

遼東巡撫都御史周　咨開前事等因備准咨會到

道准此行據登州府署印推官李士高呈稱遵奉原行查看得登州府僻處海隅萬山相連刀耕火種中人之產不過三五十畝其平曠而坦闊者則卑濕斥鹵不任稼穡者也芻草之所産甚微且炊薪若桂牧馬如羊即有些須民間自給不肯上納其置買之難一也今奉

明文即拘鄉約公直議得草一束重十斤值錢一十五文價亦不多但歷涉風波二三千里大船所載不過五百束小者不過二百束便無容足之地矣前議運米脚價載六七百石者脚價至百餘兩二三百石者亦不下三五十兩今照運米脚價給之草五百束不過值銀七八兩而費百金運之此萬萬不通之理

若減其脚價則前日運糧船回猶有踵門而泣訴苦累者今減價而差之有掉臂去耳其搬運之難二也再查料豆登州亦不多産萊陽福山等處地稍平多種稌麥黃縣等處多植高粱禾黍惟文登産豆色黃者其性熟馬食之則生癬疥而瘦死惟黑者宜然文登彈丸之地多不過五千石少不過二三千石便盡民間之儲積矣況糴買價銀議於加派新餉銀內動支查得新餉本府已先措處差主簿湯樹績赴解矣其餘徵收本色候來春遼運蓬萊等縣各報米三四千石或六七千石積貯海口於二三月開洋再無勘動銀兩可以糴買其黑豆每倉斗一石價銀二錢五分銀一千兩可買四千石乞分批發本職代庖守土

仰奉

明文敢不念遼左之急事在燃眉竭力蹈踏期於共濟但登州大荒之後雖稍豐稔公帑若掃民無蓋藏既苦無米之炊又無鬼運之術誠恐竭澤漁之憂不在遼左而在蕭墻之內矣及查往年征倭事例亦無運草之說再集故老船戶博訪衆議僉謂運草須船則所載者少而所費者多勢必不行若取之筏運必得大木數千章而登州諸山光潔如赭拱把之木費銀三四錢亦必不得之數也況歷涉諸島有礁石壁上如闕道者糧船稍大尚費搬撥而以廣闊之草筏能有濟乎事在難行懇為轉達惟是料豆雖所産不多候詳允之日行各州縣盡力糴買不拘多寡隨米

運遼接濟軍前庶軍民兩不困也等因又據萊州府署印推官段國璋呈稱該本府奉文查看得軍興須馬飼馬須草豆況遼左正當剥膚燃眉之際登萊亦屬唇齒輔車之邦凡遼左之仰給於二東者敢不效纓冠之誼矢同舟之力哉但以理勢論之草似斷乎不能運者每大船一隻裝草不過四五百束每草一束重十斤值銀不過一分四五厘前議運糧脚價每大船一隻裝米五百石脚價銀一百兩此外如陸路脚價押運官工食等項尚有許多費用今以運米之船價運草則是以七八兩之草價而反費百兩之船價必無此理況陸運等費又有不可少者矣若減運米之脚價彼船戶謂同一用船裝載同一涉險往來

必不肯貶其價為我用也又況船體長而狹窄勢必
僂累而積其崇如墉海中颶風時起上重下輕船必
傾側損船傷人尚多意外之虞又勿論費價之多寡
也況先年征倭事例止運糧餉未運草束若使可運
當年已行之矣至於黑豆菜屬土宜多種黃豆黑豆
雖有然不甚廣且新派加增餉銀原文每畝加銀二
厘五毫各州縣地有肥瘠荒熟之不同正在斟酌議
派未有徵貯見銀本府多方搜括業已湊處銀五千
兩差官抵解新增遼餉去訖此外更無別項銀兩可
以借用買豆今或令各州縣徵收本色內八分納米
二分納豆或候另發銀兩分散各處照依時價隨集
收買總惟上裁等因各呈到道據此除分守萊州道

適報陞任已離地方未准會議今據兩府議呈前來
該本道看得海運餉遼中外持議大槩仿征倭事例
也然以本道論之尚可以佐邊儲而裹捷伐之役凡
為臣子當靡愛頂踵死生以之何拘事例之有無哉
乃征倭海運從登州達獼串堡所運糧餉歲不下二
十萬石而卒未有以馬草應者不但本地之出產有
限實以海上之裝運良難誠如兩府之所查議也況
以每束價止一分四五厘之物而費十餘倍之價以
運之既屬非策且費十餘倍之價而船運不可繼運
不能究竟至於不得到遼則事勢有所難強而人力
有所難施束如之何矣此草之斷斷不能供命者也
惟運豆一節遼之需濟誠殷登萊業已運米何難運
豆見今收有黃豆以待運又奚獨於黑豆而辭之惟
是登萊兩郡豆原不多而黑豆尤少登府稱黃者病
馬不宜充料黑者宜馬乃可濟遼如以宜馬之故必
欲以黑豆為運勢將糴之濟青兩府之間則道路迂
迴山河跋涉未經裝載入船而本地之腳費且浮於
豆價再加以船運之費是豆價反多於米價遼左雖
曰需豆恐彼中本地之收糴未必若是之多費也竊
謂為今之計莫若以見在之黃黑豆一面同米發運
以聽遼左之收受如將來專責登萊以馬料勢必不
能奔命耳緣係奉行酌議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
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軍門
一牒 布政司 一手本 萊州道
萬歷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
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據登州府呈
稱萬歷四十七年正月十五日蒙本道憲牌前事照
得本道奉文轉餉濟遼登萊一帶缺乏船隻頭運業
已奏雇客商及塘頭船隻發運去訖目今春和又當
二運所需糧船無從雇募勢不容已雇之淮上彼地

又以不奉
明旨不肯撥發已該本道議詳
軍門允於登州府庫大曠民屯二項銀內動支三千
兩選給文登縣主簿徐弘諫前往南直地方打造遼
船應用又因本官向年救荒往來海運熟識海上風
角並委督押運遼糧官管轄海船赴蓋州套交卸即
今諸事未竣而本官申稱蒙
吏部推陞陝西永壽縣縣丞乞准解事以赴新任等
情據此為照本官既委南方造船兼督押運錢糧責
任諸務在身今雖轉官似難擅離合行查議為此等
因仰府從長酌議文登主簿徐弘諫見委遼運軍糈
隔省造舟提押航海夫匠錢糧一切重務全無就緒

應否請以新銜仍管舊事以便責成作速酌妥具由
詳道以憑覆議轉呈
兩院定奪施行蒙此遵依看得主簿徐弘諫既有新
銜難管舊事但
國家用人因事擇官非因官廢事也況遼左軍興蟻
聚蜂屯需糧最緊飛芻輓粟需船最急今覓之本地
既苦商費之不通雇之淮安又恐秦越之相視則打
造船隻亦勢之不得不然者本官技藝多算幹理有
方即在異地猶當取來委用況在本屬獨不可留之
以效馳驅也合宜咨
部查有登州府屬縣丞員缺准其改補所遺新銜另
行選用庶人與地兩相宜而兵與食兩相濟矣緣由

具呈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遼運一事以數十餘萬
軍艱跳不測之淵熟諳擔當識鞏其人兼造船一節
遠赴隔省一應夫匠錢糧並航海人役非素所習慣
而信服者尤難猝辦主簿徐弘諫久諳海務實膺此
委今登萊方藉乎輓輸而泰中遼膺於新轉況未結
軍務尚需完局而粘帶錢穀難委異人既經該府酌
議前來似應准從上請
本院合無軫念遼兵待餉運事孔艱俯將本官移咨
吏部查有山東登州府屬縣丞員缺就近改補兼督
轉運遺下陝西新陞職銜另行銓選庶登萊輸輓得
人而遼鎮兵食亦裕矣本道未敢擅便擬合具請為
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撫按兩院

萬曆四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三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
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置立船號腰
牌以防夾帶事照得海運初開帆檣四集所雇船隻
皆五方烏合之衆其應募而來也急公好義圖赴功
名之會者固有之中欲乘此射利糧逐蠅螘者不少
也今奉
部院咨文念其船價輕微許令量帶民用貨物恐奸民
乘機不惟興販禁物且思携帶逃亡勾引奸細為害

不小除前有原行船有號旗外令彼兵制船分字號人給腰牌如無此牌即係奸商令發格式刊布懸掛以便盤詰為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將發去船號字樣照依編號其腰牌格式該府責令善書人役寫完翻刻查照運船船戶舵工水手如數印刷類送本道以憑印發分給各役懸帶運糧以備稽查施行毋得違錯未便須至牌者

一牌行登萊兩府并旅順營文守備

一移會 海蓋道

萬歷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四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

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采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今將登萊兩府海運規則揭示曉諭以便遵守須至示者

計開

一登州府所屬州縣除棲霞縣山僻免運外其餘州縣俱近海口諸凡搬運出洋等務俱無險阻故議運至蓋州套為止

一萊州府所屬州縣除高密縣離海窩遠免運外其餘州縣俱不近海口內地搬運既難惟膠州稍近海口而從內地出自外洋一路俱有險阻故議運至三山口（下略）

北信口交卸

一登州船價頭運至蓋州套者每石原止一錢五分今憐其守候日久且海路艱難每石量加二分共每石一錢七分兵船半給

一萊州船價初議亦到蓋州套交卸故價亦照登州每石一錢七分今因蓋州套窄小恐船多難泊又因萊屬州縣內海難行改議於三猴牛交卸出海既近船價亦應量減每石減二分計每石實給銀一錢五分兵船半給（改於北信口交卸每石亦一錢七分）

一運糧船價登萊兩府各有定規登州糧必以到蓋州套交卸為完萊州糧必以到三猴牛交卸為完如有阻淺閣漏不到交卸之處者該府仍酌量扣其船價以給代剝之船（萊糧五月二十日改往北信口卸）

一每糧一石給鋪墊銀一分兵船半給

一神福原議每大船一隻賞銀一兩中船一隻賞銀六錢更有尖小漁船不能載二百石者聽該府量為減除兵船每隻賞銀五分

一運船俱令押運官親自驗看回報堪用方令載糧其有敝壞漏濕等失者責押運官賠償有不遵約束當泊不泊當行不行致糧有損傷者船戶賠償有將好船應雇而賄期易換為船者唯押等官不舉有失唯押等官究

罪雇押官已舉著落保人及本船戶賠償追究

一登萊兩府各發口袋二千五百條以備到遼搬運之用給運糧千總收掌聽其分發

一每府設千總二員總理運事把總隨時增減不定員數取其分押快便也

一每千總一員月給廩紅銀五兩隨帶書識家丁四名每名月給工食銀九錢每把總一員月給廩紅銀四兩隨帶書識家丁二名每名月給工食銀九錢每府設船上看糧夫一百名如大船糧多每船二名如小船糧少止用一名如兵船有捕盜可託漁船有船戶可託

即不用看糧夫役總之衆多益寡不得出百名之外其看糧夫俱著押運官自選熟識殷實之人報名驗用每名亦月給工食銀九錢如押運官係見任把哨呈請帶有部下兵健者亦准算作書識數內既領有兵糧不得又領雇價如有不經稟明私自隨帶者查出員役一體究革

一糧船每船給有長單開載船糧數目船役姓名並本船雇價以便赴遼查盤交卸

一運糧人役除沙唬等船捕舵什兵原有腰牌免給外其商民船戶及舵工水手各給印信腰牌懸帶過遼以便彼中關津盤詰以防此地夾帶奸細船有大小人役有多寡俱著押運官據實開報該府酌量增減料應給腰牌呈道請印掛發毋容運官通同作弊假捏姓名預領空牌希圖夾帶逃亡人口查出運官以軍法重治

一凡糧船發行該府海防廳親詣海口查點盤驗各船無弊方准開洋並聽備倭總鎮移駐鼉磯等處嚴加稽防夾帶禁物逃亡等項有犯拿究決不輕宥

一出示并發登萊兩府暨運糧千把總等官

萬歷四十七年二月初四日告示

五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急請多餉以濟危邊事萬歷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案驗本月初七日准

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准

遼東撫院揭准

經畧咨稱分派各道買辦糧草俱未及半時值春融氷雪漸消師期日迫此何等時也萬難延緩除一面按數嚴行各道勒限分頭催比外備咨前來希即一

體嚴行催併庶糧草早完進勦有賴而蕩平可期矣
等因正月二十三日又據開原道兵備僉事潘宗顏
呈為召買本色事職前往遼鐵嶺一路居民百十成
羣或三五十為夥無論五六十起紛紛遮告泣稱草
豆尋買不出地方所產已盡蕪稱舂糧俱絕見今各
民糊口無粒哀號撤價等情職睹之不勝心酸神悸
亦泣諭諸民軍
國大事萬不得已之情諸民惟有前後遮號以頭撞
地而已職查得開鐵一線東西止五六十里三堡殘
破之後屯寨稀若晨星況援兵久居食用至今委實
將盡職先為之添價以慰其意嚴比以催其完禁官
弁之侵索以戢其奉公法止矣至今而法無所施矣
再迫之則民有驅而逃耳西走愈東走奴計今未完
豆尚三萬四千石不敷草尚七十五萬束主客諸兵
見民間尋買甚難喂馬艱苦日費銀五六分不能飽
一馬或買草不得而街頭大號相率而逃日報數次
地方之物價人情即此可知職有何術能為之家執
而人留哉萬不獲已止有各軍量加糧料以償其苦
撤止召買價銀以安民心倘
上台准加軍糈猶可那給折色至本色不足惟有望
台慈會同計處廣為措置或於遼海兩路早為移運
庶不致臨時坐誤也等因呈詳到職職惟師行以糧
為急遼左自軍興以來調集及召募主客官兵不下
十餘萬月支廩糧不下十五萬餘兩而各將官下召
募家丁安家布花之費不與焉東事一日早完則可
省一日之轉輸東事一日未完則須講一日之儲備
經畧楊　方畧已定布置已周而無奈去冬雪大寒
戚異常是以遷延至今又川兵杳無音耗而浙兵逗
遛不進援兵未齊人懷觀望誓師之期與凱旋之日
職尚未敢預定職所知者有餉銀之當多備及本色
草豆之當厚集而已矣今餉銀在庫七萬四百兩續
到南京十五萬除密雲盔遠各留二萬廣盔留三萬
到遼陽者八萬耳今之庫貯七萬有奇併主事張三
傑委官傅良弼領解未到銀二十萬僅足正二兩月
之用此後續差何官另解何項銀兩如各衙門那湊
已盡各省加派地畝銀未到
戶部當早為那解接濟若待援兵脫巾而後圖之嗟
騰何及至本色草豆尤宜多蓄職未出都門時已屢
言於計臣且具疏入
告矣自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入遼境受事無日不檄
行各道上緊催運公牒私牘紛如雨下而依期早完
者尚寥寥也緣去年八九月間援軍到者無多糧草
猶賤各軍但顧目前之便不願領本色以致各道因
循躭延至於今日完者尚未及半且有銀尚未發者
矣當議買本色之時銀一分買草三束今每束價銀
一分五厘矣豆一斗銀四分五厘今踊至一錢五分
矣其在開原道倍為騰貴夫不上緊收買於易賈之
時而倉卒責完於騰貴之際雖各道皆稱賢者而事

機蹉跎大費周章職不能無尤焉經畧寓書於職有云各道奉行不力行者似視不肖猶不若五日之京兆也嗟乎經畧事權在手任事將及期年而猶云然何況職銜門原係裁減職官原係經畧帶管之官東事旦暮告竣即當卸擔經畧急圖抽身者哉但督餉大臣未蒙
允用職誼無可諉晝夜拮据憂心如焚若不及今早言後雖治職溺職之罪亦無益矣伏乞
皇上俯念進勦在迫糧餉不繼
速飭戶部多為湊解無致匱乏致生他變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自古興師餉為首務自奴酋發難調募援兵之初本部竊為目萬心嘔蓋不患無兵

而患無餉不獨患無折色而尤患無本色是以日日草疏日日飛檄議那借議搜括議抽扣又議覆加派蓋不啻舌敝頴禿已又一面移咨東撫嚴督道府乘賤收買以便海運又一面移文薊永二鎮召商平價廣備糧草正恐援兵四集不免騰貴也移文後又屢移催始聞登萊收積糧米十五萬餘聞薊鎮備草十四萬餘永鎮亦備草數萬業已令為議處腳價雇運出關去後今又據遼撫備言糧草缺乏之狀勢在發矣除將本部那湊者急催赴遼外其允借未發者再為急催但師期已迫而可坐受姊怨弗暇顧矣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先行咨覆事理原議頭運後不必與題正月間即可二運三運次第舉行況山東去秋豐熟米豆俱賤業已移咨多方廣買矣乘此天氣漸暖東南風迅速為多方發運多方催趲務要刻期到彼庶三軍有賴遲則於軍無濟則前日東撫院道苦心料理之勞俱畫餅矣是本部不獨臂指相倚尤腹心相托也近聞海防道陶副使已備有糧十五六萬文到須先為一面陸續起運一面再為廣收接運再照三韓與齊魯一航之隔遼危而齊亦不安況又關係
社稷封疆安危之重乎幸各實心協助共力勤
王上緊起運先報糧米數目及起運日期到部以憑轉咨彼處撫院接受并將未完加派銀兩或以本色或以折色作速差官徑解遼東均勿遲緩以誤軍計

等因准此擬合就行為此案仰本道官吏照依咨案內事理即將二運三運次第舉行乘此天氣漸暖東南風迅速為多方發運多方催趲務要刻期到彼庶三軍有賴遲則於軍無濟近聞該道已備有糧十五六萬文到須先為一面陸續起運一面再為廣收接運先將已運未運米豆數目及起運日期并委官職名一樣三本送院以憑咨
部轉發彼處撫院接受并將未完加派銀兩或以本色或以折色作速差官徑解遼東均勿遲緩以誤軍計未便蒙此案照昨奉
軍門發下
本部咨抄到道已經備案發府遵行去後今蒙前因

擬合併行為此案仰本府官吏照依先今咨案并本道節次原行事理即將二運三運次第舉行乘此天氣漸暖速急發運務要邊餉充足三軍有賴前該本道於去冬已行登州備貿糧六萬石萊州備貿糧十萬石去後今蒙前因益見昔日之預料不誣文到須為一面陸續起運一面再為廣收接運先將已運未運米豆數目及起運日期并押運委官職名一樣四本送道以憑轉報咨部轉發彼處

撫院接受并將未完加派銀兩或以本色或以折色作速差官徑解遼東均勿遲緩以誤軍需未便

一案行登萊二府

萬歷四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六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照得登萊海運議而復停停而復舉方圓並畫於一時耳目互亂於指顧當昨秋得

旨發運已在風高水逆之時當今春續運發行尚有清明前不開洋之忌中間運而不能即到及到而不得速田天時之阻隔固自有之人事之紕漏難保其盡無也登萊地在窮陬村官甚乏而人事干涉海言之若喪其元無有一人敢肯徇役者且風浪篷船票賦不同亦自難強當此疆場告急之秋有一人焉奮身願往時即收之不暇矣但海運既出創行員役俱由烏合其中廉貪不一勤惰不齊未離登萊本道覺察不敢不倍加嚴切一入遼境茫隔大海耳目難及非藉

貴道之寵靈一體稽防其一應奸弊殆有不可勝言者矣除運官及哨兵船戶水手人等俱經本道嚴正規條專禁夾帶并運回時日在登萊而誤運者本道即解赴

軍前在遼左而夾帶人貨者乞

貴道即同本屬徑治以法必罪不宥庶遼登相應如左右手而此輩亦不能為壅蔽之術以售其奸也合

行移會為此合咨

貴道煩為查照稽察施行

一咨 海蓋 遼陽 二道

萬歷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七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照得海運濟遼業有成議登糧運至蓋州套萊糧運至三汊半各交卸山東已差有千總黃循恩尚進等分頭妥收矣但眼同入倉撥發車騾必係地方官政及查

經畧部院咨文據

貴海蓋道詳稱置買馬騾九路收運但原文內督收轉運之官如經歷左之似通判董爾勵今俱已監軍征勦未必仍留原地則糧石到彼應令何官收卸出給倉收擬合移會為此合行移關

貴道煩請查照撥官收卸希由回示以便轉報督餉部院施行

一關 海蓋遼陽二道

萬歷四十七年三月初五日

八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急請多餉以濟危邊事萬歷四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據登州府署印推官李士高萊州府署印推官段國璋會呈稱奉職憲牌抄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案驗本年二月初七日准

戶部咨前事等因備蒙案仰本道即將二運三運次第舉行乘此天氣漸暖東南風迅速為多方發運多方催趲務要刻期到彼庶三軍有賴遲則於軍無濟近聞該道以備有糧十五六萬文到須先為一面陸續起運一面再為廣收接運先將已運未運未豆數目及起運日期并委官職名一樣三本送院以憑咨部轉發彼處撫院接受并將未完加派銀兩或以本色或以折色作速差官徑解遼東均勿遲緩以誤軍計蒙此又准布政司照會抄蒙

督撫軍門李 案驗准

戶部咨同前事備會到道准此本月二十七日又蒙

本院案驗為備買兵馬料草以濟急用事准

戶部咨前事仰道即行府州縣速備草束當隨米運設法兼行或船或筏相機為之如那用腳價銀兩准作部額申報兌補賢才經濟正在此時展布況目前援軍窘乏萬一不接則該道前功盡棄且致誤軍興可不凜凜仍將運過草束數目及運官職名起行日期作速報院以憑咨復本日又蒙

本院案驗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采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准

欽差經畧遼東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楊 咨據海蓋道康副使呈前事內稱再乞本院移咨東省撫院行令該道嚴督押運委官毋復稽延毋滋舊弊其原議某處交卸者直至某處其於大兵之急需庶有濟乎等因仰道即便嚴督押運委官依期速運務照原議地方交卸以濟急需等因蒙此俱經遵行在卷職等謹會看得臣子委質於君肢體髮膚非所敢愛況

國家多事征調轉輸敢云推諉但聞催撥頻下人心驚惶職等代庖守土不敢不言登萊海運遼糧取之

遼鎮銀兩奉有
部文此外並無別項取給除四十六年登州府運過
糧米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三石一斗三升折銀六千
六百九十二兩九錢一分一毫解過銀一萬三百五
十二兩五錢八分九釐九毫萊州府因奉文停止海
運解過銀二萬四千五百五兩四分六厘六毫七忽
一微八纖七塵俱取有批收在卷則四十六年兩府
之為遼者事畢矣四十七年登州府徵得四十六遼
鎮銀一萬七千四十五兩五錢四分應運米豆二萬
七千九百四十三石五斗一升四合六勺萊州府徵
得四十六年遼鎮銀二萬四千五百五兩四分六厘
六毫七忽一微八纖七塵應運米豆三萬六千八百

石二斗五升見在發裝開洋而四十七年兩府之為
遼者事又畢矣又因船隻缺乏積糧無船差登州衛
百戶陳安國登州府照磨鄭士彥萊州衛經歷劉一
進及把哨聽用等官周評傅與窒魏雲龍周謨萬惟
功等通共領過雇價銀一萬九百一兩七錢四分又
因去年九月往淮安雇船至今尚未見到且因蓋州
套須用遼船又發銀三千兩委文登縣主簿徐弘諫
往淮楊等處打造遼船二十隻以上銀兩俱係借動
京邊錢糧並本地緊急兵餉暫應一時仍候四十八
年遼銀補還者今復蒙
明文加派地畝銀兩留登萊道廣收米豆接濟軍前
但前銀已經上年登州府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批差
主簿湯樹績解銀六千兩萊州府於十二月十九日
差縣丞劉珽解銀五千兩本年正月二十日奉
部文嚴提登州府又於本月二十五日差主簿魏朝
臣邢解銀一萬兩萊州府於正月二十八日差主簿
周玉振解銀六千兩又萊州府於上年八月二十三
日差吏目裘應科解過奉文抽扣各役工食銀一千
二百七十二兩抵作新餉之數在登州府止餘未解
銀三千七百六十九兩二錢三分五厘八毫八忽零
在萊州府止餘未解銀九千三百四十二兩三錢四
厘五毫四絲零見在糴買黃黑二豆惟是民困未舒
催科煩擾大糧方完即徵遼鎮遠鎮未已又催加派
無論民脂已竭負載而輸納者踵已欲穿肩不得息

而雇募淮船憚於風波尚無至者今奉
憲檄坐取十五六萬之外猶責廣收夫登萊地濱海
濕幅員不過五百餘里砂磧滿目萑葦連天以天下
較則九牛之一毛也以東省較則晦月之殘形也自
有東事以來調兵一千五百名援守寬奠等處其安
家行糧官丁廩餉雇募水手動費六千九百七十餘
兩雖奉有
明旨商稅補還猶屬畫餅上年登府運米一萬三千
三百七十餘石止費過正銀六千六百九十二兩九
錢一分一毫而折損賠補廩給諸費不下數百金新
運米豆事雖就緒而借出雇價水價等費均係借支
如徐主簿領過銀三千兩鄭照磨雇船領過二千兩

周謨魏雲龍等共領過銀九百餘兩俱未有著落新加地畝解過銀二萬八千二百七十二兩雖有一萬三千餘兩一時徵解不完外抽扣工食解銀二千三百六十八兩三錢七分四厘一毫搜括無礙解銀九十兩八錢三分夫彈丸之地所出有幾若復催廣收接濟其取之民間則困倉竭矣其借之庫藏則搜刮盡矣天不雨粟而雨金人不能神輸而鬼運其將奈之何哉夫奴酋犯順登州勤王獨力徵兵則先期而往運餉則飛輓而供加派則竭趨而至苟有絲粟可以佐遠左之急者靡不捐其髮膚即遠左之自為當不過此矣乃輸輓則每見嗟於後時風阻則懸指為槳實登萊獨任其勞而獨當其困謂之何哉夫普天

皆王土也率土皆王臣也當東省大災之際淮安船隻載糧而覓利不下百艘昔年運糧朝鮮取給淮船若其空船而來可運登米若載糧而來可實遠東亦一策也又查昔年濟南大饑樂陵利津等處商船雲集登萊由海而販賣者啣尾而進征倭事例運糧取之沿海州縣不獨責之登萊也柰何今日之事獨以登萊任之其或軍興不貲責之青濟協運亦一策也徵運遠糧本道再三嚴諭聽從民便懽呼輸納敢謂殃民但勞而不怨不若不勞之不怨其事易見也獨力之難任衆擎之易舉其事判然也今以運則無船以糴則無本若夫廣收接濟必借之起運存留即各官之考成不辭而民之輸納不已必致騰貴騰貴不已勢必竭澤恐暮然喪樂生之心一過甲寅乙卯之荒民復為相食之民矣且見近日震鄰之恐民又將為安丘之民外患固所當防蕭墻亦所當念而不得不言者也伏乞轉詳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海運一事乃遠左之所籌之不便而特疏報罷者也蓋州奎乃從前之所未及乃職因去歲頭運已發而遠左報停勢不獲已故創開此議

戶部據以

題請者也自職開之自職墮之似無是理而海上之風濤難測到奎之船隻稽遲雖天時之不善實職見事之不早敢曰非罪哉而遠左動稱毋滋舊弊而職又督催不已宜兩府之有此申請也查自職受事以

來遠銀之應解而解過者凡三萬六千一百二十九兩六錢三分六釐五毫七忽一微八纖七塵遠餉之允運而運過者凡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三石一斗三升而登萊兩府之原額遠鎮銀無欠也又奉

憲檄准

部咨責令新加遠銀或運或解陸續濟遠兩府額該銀四萬一千三百八十三兩五錢四分三毫五絲三忽五微七纖七沙五塵隨即借解過銀二萬八千二百七十二兩餘下銀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一兩五錢四分三毫五絲三忽五微七纖七沙五塵見在徵收本色遠糧除扣脚價外該徵米二萬七百二石四斗三升二合一勺三抄七撮二圭七粒六栗而登萊兩

府之新加遠鎮銀無欠也以視派而未徵徵而未解者似有間矣獨是海運之遲速全憑天時之順逆逆風而行雖神禹不能也而運之多全在船隻之集無船而責運雖蕭何不能也是以征倭之年海運船隻盡取之淮上蕪之以太倉崇明遼海等處而山東之船什不得一焉於是海運何等海運也是實實舉行之海運也是詢謀僉同之海運也以故人員無所不備舟楫無所不具提調無所不應錢糧無所不裕今何如乎應解之遠銀止該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兩五錢九分五毫七忽一微八纖七塵除扣脚價各費外止該運八萬五千六百餘石而臟之聚糧已有一十五萬有奇視原額不啻倍之矣登萊素無船隻而之

多方設處已有二百五十八隻矣夫此二百五十八隻者非昨年議運時所為聞風逃遁者耶職受事而招集粗安隨又議停而望風解散矣職聞命而又多方收拾沿洄上下周流八方近者蒲臺濱州塘頭寨等處不能滿五十隻而泊入臟境海路迂迴且二千餘里加以守風守凍之時日非一月不到也遠者天津安東日照等處不能滿三十隻而泊入臟境海路迂迴且三千餘里而加以守風守凍之時日非五十餘日不能到也而船皆窄小不能多載即得十船不能比淮船一隻之用而去年運否之間尚候鼻息於遠左自今年二月有

遠東撫院周　急請多餉一疏而望海運於登萊者

其意始堅以蕪言草豆而職極言草束輕浮航海招風且計數金之草須用數十金水脚之費登萊產豆有限去年收糴止照征倭例二八蕪收今驟來取盈勢不能得具載前詳業蒙

本院移咨彼中已經洞知運草之必不可行及豆之不能及米矣然而職亦不待臨事而後計也自昨秋頭運發行之後職已知今年遠左大兵雲集需糧正殷蹂躪之餘農業必廢今春須運所不待言昨秋稟揭見在

本院臺端可覆而按也見今淮上雇船自去年九月至今尚無至者夫登萊轉運望船有如大旱望雨船不見至而殫慮持籌故從權便又密遣謹畏員役賫

銀躡赴西府塘頭濱樂等處一帶海口遇船即雇船到即裝前月僅得六十一隻已裝蓬萊福山盛海三處米豆一萬三百六十石矣今日又得六隻裝過即墨縣豆一千一百石矣俱已發出海北廟島八角等島守候順風始獲東渡得船之難未可描畫較之征倭之海運何如哉至於開洋之後其中濡滯又自有由似難以遲速為功罪者蓋征倭海運自西南運至東南春夏固可安行秋冬亦皆風便然自登萊出洋至彌串堡至義州錦州隨路交卸一年運米止一十六萬石而征調船隻幾遍天下且收受者朝鮮也以屬國領

天朝之頒賜應接惟恐不恪以陪臣收

上國之軍需搬剥窒有刁難是以後漸加至一年運二十四萬石而彼此各無閒言也今則舟行於人跡不到之蓋州套而又自西南運至東北非春夏順風不可一至秋冬風逆水落潮低礁露斷乎難行而況海上風波豈由人力詎可與陸運計日挨程者同日語耶故糧而速得到遠是海若之效靈也遠兵之天助也職不敢妄以為功倘其風色之不便收受之不時是天時之為害也士馬之不幸也職亦未敢獨當其罪耳而收糧一款則又不得不聲說於此時而圖長便於異日者職前詳謂遠左未有專官庶幾跂望於左經歷而昨見

經畧進兵疏則云左之似贊理潘陽一路兵馬以攻

奴之西面矣海蓋道詳報

經畧謂督催陸輓有管糧通判董爾勵而昨見

經畧進兵疏則云董通判贊理開鐵一路兵馬以攻奴之北面矣菜糧原議三糈半交卸初意尚有金州海防黃同知接收而昨見

經畧進兵疏則云同知黃宗周并督朝鮮兵馬以攻奴之東南矣上而至於遠中各道亦皆躬擐甲冑身在戎行下之既無專官上之亦無稟承望船到彼更從何處望門投止哉遠而收受有人職請得用職前稟中所謂囤積另搬之法運船一到且堆岸傍隨即遣回再發一運則一船可當兩船之用遠而收受無人則雖運船早到而守候時日茫茫大海何所依歸倘有損傷誰任其咎若夫十五六萬之說亦當一併請明者登萊兩府本年新舊遠鎮共該銀八萬二千九百三十四兩一錢三分八毫六絲七微六纖四沙五塵已解過二萬八千二百七十二兩止剩下五萬四千六百六十二兩一錢三分八毫六絲有奇耳內中再除去脚費十分之四并解海蓋道一千兩止該約運糧八萬三千六百七十七石四升八合七勺二抄零而此外升合非遠之物矣今如欲將明年之銀而羅之則糧尚未徵敲筋吸髓之餘斷難下兩年並徵之令以激內地之變欲將別項銀兩借動羅之則東省大荒之後徵比不前昨之解遠係悉借解倘再有可借當以不待今日也伏乞

本院俯念運事非船不濟船非淮上不多并海上風波不由人力登萊銀糧應運有限能運實非職功船運亦非職罪早賜具

題徼

天語叮嚀俾淮有濟用之舟遠有收受之人或如府議以糧就船分頭以運或念登萊遠銀有限以銀就糧令濟青等道共任其運庶十五六萬不為無名之餽而職見在海灘堆積之糧不至漸為朽腐又增一重罪案則遠事幸甚登萊幸甚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軍門 一牒 布政司

九

本年三月二十一日蒙

軍門李 具

題該本院看得海運一節師行糧從上有

宵旰下有唇齒孰敢後期惟是東方以屢祲之餘乘

風礁之險故海運者東方之分也而實東方之所難

也自奴酋犯順撻伐大張首及海運之議特調副使

陶 以董其事該道以駕輕之地取素拊之民誘諭

招徠克求濟事而時因遠左米價相平故有中止之

議臣與該道即行停散而糧有已裝者舟有在洋者

各商銀既到手難復追還勢不得不前發又以遠左

慮陸道之速議至三猶牛議至蓋州套此該道之苦

心求勉強完此一運之事耳而一運一停查議經時

候文往復未免躭延自秋入冬海岸漸凍其不能盡

至於蓋套者蓋風波之不常非意料之所及也彼時

初運抵遠之際聞遠之來價猶平尚未見其大利故

臣與該道止收糧以預備今春再運亦俟兩地議定

而後行耳及撫臣抵任連

疏豆草之艱部文屢催急如星火蓋遠左去冬兵集

糧貴海運益見其當行臣受茲重任即髮膚思捐第

運草一節其物輕浮多則招風少則無濟結筏粗重

必以數舟牽綰日行止十餘里過風無處接泊且兩

府申文計一舟之脚費數百金止能運數十金之草

其費十倍于值似難議運臣已有咨復若米若豆則

兩府原不敢辭但此時不苦於無糧而苦於無船所

以然者山東止有本地塘頭漁船數原不多備查東

征文案所用者淮船遼船以及太倉等船也所留者

戶部兩次共銀八萬五千五百兩兵部兩次共銀二

萬七千兩工部兩次共銀二萬二千五百兩也臣前

疏曾悉詳之而以其議中停未奉

俯允所以差官自行雇募淮船憚於風波尚未見至

糧久海崖更有可虞日據該道所報先次雇到船六

十一隻運過登州府屬米豆一萬三百六十石今二

次報船一十二隻運過萊州府屬米豆共五千一百

三十一石三斗五升總計其所報二百五十八隻其

於該道之心力可謂竭矣而今日之運又與東征殊

東征處全盛之時合天下之全力有船隻有脚費以

供濟運今止一凋敝之東方為何等時乎以言收糧

則隨民之便不敢強也以言雇船則厚價招之不敢

用法拘也既欲完航海之事又欲順商民之情左右

方圓一時並盡難之難矣夫遠有兵而所無者糧也

登萊近遠而濟之登萊有糧而所無者船也則近登

萊者應濟之該臣沉疴日久兩

疏乞歸未蒙

聖允近謬叨

新命萬非庸劣病臣所能勝者除已具疏

籲免外但據該道告急之文再四前來而海運目前

最急之務為東方未了之局故不避瑣瀆具疏上

聞伏乞
皇上軫念海運大計
勅下戶兵二部再加覆議除本省青州及利津霑化一帶海船徑行道府雇募此外所仗淮船速為咨催轉行刻期給發雇船價值照東征事例不妨量議從優以濟亟需其雇船脚價銀兩或照東征事例准留三部銀兩或即准於新增逮餉銀內開銷則價優而舟至舟至而糧行矣至於菜糧及舟大者可至三猜牛登糧及舟小者可至蓋州套已有成議而糧至之日該道原議隨地交卸於就近倉厥庶便舟還速於再運而遠左府佐官員從戎各有專司則金蓋交卸接受之官尤為喫緊所當併為議覆者也抑臣又有

過慮焉臣撫東三載見民之困窮已極其固結不解者恃
皇上全活之恩耳臣今日云有糧而苦於無船若徵之太急又將恐民窮而無糧此臣所深憂而未敢深言者今通計兩府每年新舊餉銀八萬二千九百三十餘兩除解過折色銀二萬八千二百七十二兩止剩銀五萬四千六百六十二兩有零內再除去脚費十分之四并解海蓋道一千兩止該買本色糧八萬三千六百七十七石零此外如必足十五萬之數仍須動別府銀兩以為協濟然必外船麕集之日方可任其盡運若船有不繼必候其催至方可盡行此後總計二府新舊錢糧或以半本半折或以本六折四酌議責運大約以二府之力每歲運糧十萬亦為竭盡臣與該道外急遠左之軍需內計二府之民力二府之民力內全則遠左之外距益固不獨輔事之相須亦本根之先計也統祈
勅下議覆施行
本年四月初一日蒙
戶部覆看得援遠兵餉陸運遠而費侈海運近而費省況本道蓋州套交卸之議尤見實心料理真趲運之奇才持籌之重望但其間風濤順逆人事參差則輓運愆期亦勢之宜然而非人力所及也然臣部猶每一咨催必欲隆冬方止必欲春初即運必欲乘時多收不必候

題亦不可掣肘正謂撫道之幹濟精勤大為軍
國之助也今據撫道所議不苦無糧而苦無船則去秋乘時多收可知矣但去年九月差官陳安國等八員領價一萬九百餘兩及委官徐弘諫領銀三千兩打造遠船尚未到則時迫勢急豈能坐待乎除臣部已咨淮上總漕趣發淮船星夜至彼守催起運外所議雇船脚價一節宜照先年東征例動支三部銀兩可也所議近地交卸一節已咨令金蓋二城空廒暫寄可也所議速卸以便速回速回以便速運如糧船一到暫囤倉廒即為轉運前委廉幹府佐料理并防奸徒乘機竊盜此在遠來撫道嚴委督理可也所議二府新舊每年額銀八萬二千九百三十餘兩今年

解過二萬八十二百七十二兩止剩銀五萬四千六
百六十二兩有零除脚價費并解海蓋道一千兩止
該實積八萬三千六百七十七石此時遠在寡糧即
運十五六萬尤屬不足若二府之銀用盡不妨量動
別府之銀以償其值可也倘令秋次勝則海運可已
矣若猶未也則令秋之廣收來春之早運俱照前例
行之誰遲已乎所議草束船載無幾而筏載可行若
果不便或再行薊遠督撫多方收買以備軍需或開
海禁以聽民販切照東省撫道經濟宏議轉漕善策
留舊有之額當不患無糧資留三部之銀當不患無
脚費再有不足令別府佐之此用處極詳用心良苦
矣除咨報發糧二萬開洋外餘即陸續發運以濟遠

急而軍無呼庚疆場有賴本道督率之勤及押運委
官之賢容臣年終查明分別紀錄以鼓任事之心既
經山東撫臣具題前來相應據咨依覆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薊遠督撫按及漕運總督山東巡撫
并知會兵工二部一體遵行緣係急
請多咨以濟危遠及奉
欽依戶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本年四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

十

法以免遲誤事萬歷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李 案驗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准
欽差經畧遠東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左侍郎楊 咨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恩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據金復海蓋
兵備道副使康 呈詳准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兵巡
道副使陶 關准本道關煩將海運事宜及水陸脚
價交卸處所查議妥確通詳
各院抄批回覆以憑通詳又准本道關為遠米開洋
難挽等事節准移會到道准此行據登萊兩府議覆

前來隨經本道會議轉詳
山東軍門訖向因未奉批示未經關復今已移咨
部院矣所有發示咨稿合抄全文一帙移覆過道准
此看得海運之役所以接濟遠左糧餉之窮今東省
業有成畫矣具以萊州之運至三猜牛交卸登州之
運至蓋州套交卸蓋以均道里之程節勞逸之勢也
至三猜牛者當以金州旅順撥船剝運總至蓋州套
交卸其應用口袋脚價即以登萊兩道議解脚價給
之其成數容酌議另報而護防偵詰則金復參將守
備任之至蓋州套則轉運遠陽矣如水運於邊外冒
不利之險通迂萬公餘既有所不能行之運於雖車

監馬五百匹馱運今不能濟也今議動馬價買馬騾四百五十匹頭馱運自蓋州套至遼陽計程二百七十里分為九處每處安置馬騾五十匹頭以步軍五十名領之一日一迴每馬騾可馱糧一石是一日可發運五十石日撥一官押運至遼陽交卸過而復始等因備案仰道照依咨案內事理即便嚴督押運委官依期速運務到原議地方以濟急需毋得違誤未便蒙此竊照海運米豆

戶部責令職運十五六萬然以遠左應得之餉計之亦應運八萬三千六百七十七石四升零也初以冬底春初風逆水凍暫候天時目下即不難啣尾而進矣職又見淮船不發本地之船絕少議將見在大小

船三百餘隻運到即卸卸空即回回即再運庶幾一船可當兩船之用勿謀去秋危險之途徒費時日蓋欲乘春夏風柔水煖飛輓速竣不必延至秋冬方謂一年完局也今該道議將菜糧至三犋牛者以金州旅順撥船剥運登糧至蓋州套者特買馬騾搬至遼陽苦心布置竭力分勞即東人之自為計亦無能逾此矣第以蓋州套之糧論之該道謂自套至遼陽二百七十里故擺設馬騾九路三九二十七每三十里一接接至軍前速於置郵立法最善第云每路五十匹一日一迴每日可運糧五十石是一萬石當運二百日二萬石當運四百日也今登糧之應運者不下三萬有奇則在海守候將近兩年此兩年之內能保其日日晴暖無風濤之患乎糧糗在船日浸月潤能保無紅腐之虞乎且今

天討大彰四路進勦凱旋指日倘遲至二年之外則在今日軍中望糧而無糧在異日雖有糧亦無所用之也而又恐船戶之守候久則水腳必然告增水手之守候久則工食又當另議而時日久則奸弊生如去年頭運因阻凍不前有拐糧脫逃如張孟武有盜糧詐死如王大武者非千總黃循恩之緝獲則遼餉又付之烏有矣此其不得不請明者一也至菜糧至三犋牛議令金州旅順撥船剥運至蓋州套職身在登萊不能知彼中船隻之多寡但計菜糧之應抵三犋牛者五萬餘石金旅之船不知係何式樣若猶夫

遠船已也則大者身深橫闊礁淺可虞不能入套止可用僅裝三百石者剥之是用金旅船一千六百餘隻方能剥盡菜糧若仍以數十隻搬剥候卸而又來則其守候風濤之當慮後時無濟之當議加費滋弊之當防亦與登糧等矣此其不得不請明者二也然此止就遠左應得額餉之數而言耳若果如

部咨所云欲將職十五六萬之積盡輸之遠則其守候且三倍之若又如職前詳所云海若效靈淮船得吉乘風到岸或一日麕至則其搬剥之苦又倍之矣該道既為接運計而為東人分搬剥之勞者無所不極其至職身肩餉遠之責而為運船圖長便之計者敢不效一得之愚哉查得蓋州城內設有倉廒寬空

可以峙糧而蓋州奎離城止二十里金州城內亦設有倉厫亦寬空可以峙糧而三猴牛離金州城止十八里莫若於金蓋兩城之內遠左差廉敏官各一員專主接收會同登萊運官在彼盤剝暫寄倉內而以其他空船速急放回再裝一運是真一船可抵兩船之用且糧既入倉風濤可免漒竇亦塞而遠地水陸搬運又可因時制宜遠之人力亦不疲於奔命一舉兩便似無逾此者今米豆開洋已及二萬陸續發行數日之內不下三萬便否之間利害判焉尤宜亟為知會以便彼此奉行者也緣係請明遠糧交卸之法以免遲誤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軍門　一牒　布政司

萬歷四十七年三月初七日

十一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采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今將本道督轉遠餉博採羣議關防禁約著為章程揭示曉諭一體遵守違者按法拏問施行須至示者

計開

一收糧收頭并公正副不許以有糠之米有箕

之豆搬運上載押運官不許需索銀錢淋尖踢斗故意刁難倘有此弊本府委官不時揭報海防廳以憑查實報道重處

一每船米豆上完本府委官及該州縣委官同押運委官看船夫船户眼同取船內米豆各數合用紙封固責令看船夫船户各盡押明寫某船樣米樣豆赴海防廳用印鈐蓋封裝押運官收照到遠之日眼同遠左收糧官拆開查對照樣交收庶免竊取官糧者攙糠使水致有浥爛短少反藉口於原糧糠濕如到彼米豆與樣不同及浥爛短少責令船户賠補外仍計贓坐罪

一各船務要水草預備不得臨期措辦若水草不足須當預稟該管官員撥幾人下船汲水買柴不許擅自登岸及需索島民私盜柴薪貽害地方違者拿究

一糧船開洋必經由別海口如膠即之船必經文登盌海等處盌福等船又到廟島收泊倘彼中夾帶難以隄防該府海防廳必須行文沿海地方守禦官員責令瞭望人役凡遇運船到彼即便申報或某日經過或某日灣泊某日開船有無船户水手上岸有無岸上之人搭船渡海或因風不順而灣泊或因買貨物而灣泊務要據實申報違者究處革事

一卸糧完日押運官每船留其紫人一名以為
質當仍撥原看糧夫在船押空船回來徑往
應上糧海口如有後到船隻非騙害島民即
攢裝逃兵除船戶重究外押運官亦與有責
其淮遠等船尤善逃逼卸空之日如不行設
法押回致有逃失避差者運官重究
一登糧至蓋州套萊糧至北信口者交卸到蓋
州套者應用小船到北信口者應用大船今
年春運事勢急促船不應募所撥運糧船隻
俱隨裝不復膠柱以致遲誤今各於交卸之
日清理回裝宜萊者萊宜登者登押運官各
照另牌分派海口押令照牌派處所灣泊聽

裝庶大小各得其宜船糧各便
一運船到遠泊於應泊海口照近議洛文萊糧
卸於北信口岸上登糧卸於蓋州套岸上即
用船中鋪墊原料原席圈囤即為交完船戶
即駕船回其倉收著落押運官守領如大倉
收候
海蓋道類總印發時日尚遲先取遠地收糧
官小倉收繳報
一各運官每與船戶猫鼠同眠任其延捱置買
貨物及至違限稽查動稱風阻今立稽程長
單將一路島嶼灣泊處所及守風日時逐一
明註單內每單一樣二張一投赴

海蓋道聽查有弊竇即便在彼地方就近拿
究一回繳本道按日稽核查有虛捏逗遛等
弊軍法重究情重者仍解
經畧衙門梟示
一鋪墊料物在上載之日用以鋪艙免致浥濕
在到遠之日即用以圍囤或收寄倉厥或露
積堆坼乃兩地必不可少之物如有船戶折
乾入己不行置買致糧有朽誤者先將運官
追賠究治船戶照數追銀仍扣其糧上水價
每石二分發船廠作造船支用按律監究
一看糧夫初議每船或有一名或用二名許運
官自行選擇蓋欲其熟識可託也乃近訪得

運官如葛子華者竟將看糧夫工食折乾入
己不行雇募捏造說名冒領腰牌則船上米
豆託誰管押深可痛恨除回日另究外今後
看糧夫俱該府海防廳選驗如本道招遠船
水手之法取具的當保人在城伺候候有糧
船應發一名二名者該廳掣籤撥給運官不
得仍前任其捏冒違者拿究

官

一出示并發登萊兩府暨運糧千把總等

萬歷四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告示

十二

戶科給事中官　投

大司農揭帖山東海運職昨歲疏揭不一而足與夫
督餉大臣一舉職亦曾以為言今海運雖行尚無底
績一者始於
貴部疏
請中停致令船隻俟集而俟田米糧時收而時散二
者登萊之間洋已到而遠左之收受無人既致頭運
之未完遠船之打造無資而淮船之搜買未至因而
後運之難續頃
督餉李少司農詳哉乎其言之已得
旨矣目今收受作何責成造船買船作何結局
貴部及早
題覆不俟終日可也蓋遠東米價騰貴職昨歲屢疏
深以為憂今不幸言而中諒
貴部之星速料理無俟職言之畢矣乃若大臣督餉
久奉
俞綸而駐劄何所職前月疏中曾及之雖
貴部疏有聽其自為酌量之語而畢竟事體重大關
乎軍
國詢謀定欲其僉同非局內一人所得而自主者攷
之往事有以督餉駐武清者矣今日駐劄何地為宜
大約春夏間急於海運秋冬間海不可行急於陸運
行海運則春夏駐通州或天津為便行陸運則秋冬
駐永平或薊鎮為便會須
貴部酌定一疏

題知庶令有所適從耳抑職因是而有議焉新餉折
色凡貯太倉督餉駐處其於太倉風馬牛不相及輸
輸既緩於修途召買復難於等待職謂新餉從省而
來者只須赴
貴部投文
巡差掛號其銀鞘徑赴
督餉處交割明白掣取批迴銷號足矣不惟省
貴部另差解官之擾抑且
貴部兼理九邊
督餉特援遠左責既專而肘無掣彼已兩便此一議
也自有遠警以來曾設潘餉司矣乃不數月而
經畧忽以兵備特
題又數月而單餉司始御
命出首尾交代並無其人職去年有暫餉維艱用餉
宜節一疏內稱新餉銀須年終季終將管收除在總
撒數目報部報科以憑稽覈今潘既物故單又新官
從前三百萬兩之交銷幾不可問
貴部或行文一查已往者令單餉司細開總撒用過
若干尚存若干未來者責令如職議每季終歲終造
冊四本一報
貴部一報職戶垣一報職太倉巡倉庶衆所謁聚焦
思而圖者不至虛糜甚而冒破多此二議也世間最
星屑最龐雜無如錢穀大臣體貌隆重但總大綱而
必有人焉司其細目者乃能勝任而愉快故本色折

色某處應催趙某處應給發某處應支領大臣有發
蹤指示已耳若夫盤驗之委瑣秤兌之零星實須專
委或
貴部主政一員或近郡同知通判等官一員以司出
納而聽挈提庶於大臣體貌為不褻屑此三議也
貴部之設有十三司也皆以一司照管一省之事也
若山東司則以山東司兼攝遠左而鹽課諸務亦於
是焉繫此在太平時已覺煩劇矧今日乎舊例本司
事務惟本司正郎主之而副郎以下往往不盡與正
郎之於該司久矣即日昨郡守之推業蒙
題留然畢竟一人之身而多務萃焉往事本科尚計
數輩相與上下其議論而分任其章疏今如張諱大

猷吳諱伯與皆司屬之錚錚者或出郡國或出為邊
郎而本科亦且寥寥焉合無請
旨將該司添設郎中一員即不然揀司官中老成有
才望者協理餉務譬如戎部職方即已經奉
旨添設事可互觀此四議也職因議督餉駐劄而附
此四議業經具疏尋恐多言上瀆
宸聽故特以揭懇
貴部一面以督餉駐劄即日
題知一面以職四議斟酌可否另列上
聞其於餉務未必無補蓋督餉與海運皆職昔所開
端而今未竟者職故不覺娓娓若此謹揭
萬歷四十七年四月初十日

十三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
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防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准
欽差整飭全復海蓋兵備屯田兼管苑馬寺事山東
按察司副使康 關前事案查先議督收轉運之官
如經歷左之似已推補遠陽管糧廳其通判董爾礪
隨征陣亡已推山海同知張文達見今告致岫巖糧
廳尚缺未蒙推補惟恐運誤督收轉運仍詳金州海
防同知黃宗周督署糧廳事務就近督收轉運等因
備關移道准此查得萬歷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部報內
戶部一本為急
請多餉以濟危遠事覆看得援遠兵餉陸運遠而費
修海運近而費省況該道蓋州套交卸之議尤見實
心料理真趙運之奇才持籌之重望但其間風濤順
逆人事參差則輓運愆期亦勢之宜然而非人力所
及也然臣部猶一岔催必欲隆冬方止必欲春初即
運必欲乘時多收不必候
題亦不可掣肘正謂撫道之幹濟精勤大為軍
國之助也今據撫道所議不苦無糧而苦無船則去
秋乘時多收可知矣但去年九月差官陳安國等八
員領價一萬九百餘兩又委官徐弘諫領銀三千兩

打造遠船尚未到則時迫勢急豈能坐待乎除臣部已咨淮上總漕趣發淮船星夜至彼守催起運外所議雇船脚價一節宜照先年東征例動支三部銀兩可也所議近地交卸一節已支今金蓋二城空廒暫寄可也所議速卸以便速回速回以便速運如糧船一到暫囤倉廒即為轉運前委廉幹府佐料理并防奸徒乘機竊盜此在遠東撫道嚴委督理可也等因奉

聖旨是咨院行道欽遵在卷今准前因即知

貴道收卸糧餉體

國恤民專委黃同知在蓋州套收糧足徵同舟共濟之誼但據運糧船戶回者咸稟稱蓋州套有蓋州衛

指揮于棐奠收卸最為公平軍民均戴惟三猓牛赴卸金州之糧見今堆垛海涯不下萬餘泊海守候者不下二萬祇因彈壓無人以致艱難萬狀合無特委文職正官速於金州三猓牛等處比照蓋州套委黃同知事例特委府官一員到彼監督如一時人乏或將黃同知移駐金州資其威望以為震疊庶萊州萬姓不受偏累而軍需不悶之水濱

君命不委諸道路矣為此合關

貴道煩為速賜特委以便收卸施行

一關 海蓋道

萬歷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海運摘鈔卷一

海運摘鈔卷二

十四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據委駐三猓牛管理收卸萊運遼糧千總尚進旗牌官叢希哲百戶徐維新呈為糧船相繼到遼彼地收受頗緩懇乞再賜申明以信

明旨事照得萊州遼糧議至三猓牛交卸彼處運於金州倉收貯載在

明旨安有他易職等於初八日至三猓牛屢請文守

備委官至十二日文守備同掌印唐指揮并馬指揮方至並無一車一牛止有調到旅順空船六隻意欲剝於船內轉運蓋套職與三官再三講說萊糧已至守候日久請乞卸於海岸放船回萊以便二運不然秋深風高有妨續運本官只以旅營船隻搬運為辭於十三日本官又往復州掌印唐指揮并馬指揮俱未前來職等於十三日未時奉到本道憲票及抄發部覆疏稿隨又差人執帖前去復請二官看視遵守去後竟若無聞黃同知又初九日往海州見道未回無官可稟無人可交運官張顯武唬船一十四隻塘頭船一隻并十三日運官杜學伸押到塘頭船八隻十五日運官王詰遠船四隻俱各到三猓牛海口收

泊職等除一面具稟黃同知只得守候彼處委官交割但遠糧登萊急若星火而遠地視若罔聞倘再堅執由海剥運不肯收卸在岸各官但不敢輕聽剥運有誤各船在遠守候二運何資懇乞特行憲牌徑與黃同知及文守備始得早卸前糧以遵

明旨職等未敢擅便緣由具呈到道本日又據三猰牛差田捕盜陳世隆划兵陳得勝各稟稱三猰牛地方運到遠糧約有二萬餘石昨回來經過皇城島又有大糧船二十餘隻約載米豆七八千石今日亦可到三猰牛但自從役等渡遠到今未見有人收受今糧俱用蓆草苫蓋堆在堘邊聽候等因據此看得登萊之為海運船隻米豆一一皆無米之炊而由萊達

旅一帶其涉歷之艱難途徑之迂曲殆不可以名狀故初時招船裝運皆裹足不敢入掉臂不相應迨誘之以厚價許之以速卸而後有一二應募者職之初意亦謂登萊既不難竭蹶以供遠左自不吝垂手而援也今據尚進等所呈及陳世隆等所稟竊恐海中無灣泊之處久候必有損傷海灘又潮濕之區久堛亦不免朽腐且運船水價有定多費時日衆必紛紛告增船中人力有限分其半於海堘看守則操舟又慮乏人糧在船者既苦於卸擔之無期糧在堘者亦苦於田旋之無日嗷嗷多命誠屬堪憐望望遥天從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私盜

皇糧事據管理收卸萊運遠糧千總尚進旗牌官叢希哲百戶徐維新連名具揭稟稱有運官杜學伸已到船隻未經交卸刑行遠地委官任意私盤官糧所盤過餘米盡行私糶職等訪得糶米之信五月十一日隨差家丁時懷忠葛汝龍翻至遠民劉聞家有小米二袋隨捉獲糶米遠人王子友口稱糶到運官杜學伸下塘頭船戶傅田看糧夫楊茂才小米八斗每斗得價銀四分共銀三錢二分兩家對質糶買俱係

真情審問聞本日又差家丁王廷試前赴運官杜學伸歇處查驗私藏小米二袋約有二石其捉獲犯人

之海若而數千人之性命終當問諸水濱耳近接海蓋道關文謂蓋州套收卸登糧委有黃同知在彼監督而登船之從蓋套還者亦無不頌今年收受之有法殫壓之得人合無俯念登萊事同一體金州收卸亦照蓋州事例專委賢能郡佐如黃同知者一員前往督率料理庶民命與軍需兩有造矣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

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總督遠餉部院

萬歷四十七年五月初三日

十五

俱送金州捕盜指揮張良輔審問理合預稟裁奪以
待卸完本官米豆另文呈報等情揭稟到道據此為
照登萊轉餉胼胝拮据迺軍
國重務戰士急需杜學伸身為運官不思萬姓脂膏
顆粒為重乃敢盜賣八斗得價三錢二分及歇處私
藏小米二袋贓跡有據罪不容誅若非重懲示警恐
轉相效尤如杜學伸者當無量也擬合移會為此合
行移關
貴道煩將運糧到遠違法運官杜學伸就便提鞫祈
賜重處以警將來運務相關登遠事同一體幸勿以
隔屬寬貸深感同舟至誼仍希由回照施行須至關
者

一關 海蓋道 一牌行萊州府

萬歷四十七年五月十八日

十六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
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請明遠糧交卸之
法以免逋誤事萬歷四十七年五月十二日蒙
欽差總督遠東糧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李 批據整飭登海兵備屯田兼管苑馬
寺事山東按察司副使康 呈本年四月初六日蒙
欽差巡撫遠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周 案驗准
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准
山東巡撫李 咨前事備仰本道案內開稱看得海
運投受一節海蓋道所議馬騾接運固是但日運無
多而且羈絆東省船隻有誤續運無如海防道所議
糧到即寄金蓋城廒自為酌運遠陽以便空船駕回
接續飛運今之夏秋而十五六萬俱可至遠天時人
事兩無阻滯庶海運得効接濟之力亦不踰去年之
轍誠為彼此便計也即將海運糧米欲寄金蓋城廒
自為酌運遠陽事宜作速酌議停妥馳報以憑咨覆
施行蒙此卷查先該本道呈議置買馬騾駄運緣由
俱蒙
四院批允如議行繳遵行間隨據海蓋二衛續買到

馬騾過驗每匹頭價銀六七兩不等然皆瘦弱不堪
責以駄運其將能乎本道即將原買到馬騾退還本
主另議買牛五百隻買車二百五十輛每牛一隻價
銀三兩每車一輛并繩索價銀七錢以二牛駕一車
即以二步軍押之共用步軍五百名查蓋州步軍一
百名金復營步軍三百名熊岳土兵一百名其金復
蓋軍餉最薄每月止食銀二錢五分委不足用應量
加銀五錢五分每月餉銀八錢土兵原無工食每月
一體照給銀八錢每牛一隻每日草料銀三分每月
共銀九錢自蓋州套至遠陽計程二百七十里每十
日一運每車載米八石每運可載米豆二千石一月
三運可載米豆六千石以上價銀并議加工食俱於

新餉動支計牛車之價倍減於馬騾而運數之多且三倍之事惟期於克濟法無嫌於更張除已買牛車赴蓋州套盤剥業已呈詳

四院外蒙

撫院批牛車之價減於馬騾而運數之多不啻倍之該道所云事惟期於克濟法無嫌於更張是也如議行仍候

各院詳行繳又蒙

欽差經畧遼東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楊　批見買牛車照議運輸倘有不足再行酌議繳又蒙

巡按山東兼監軍監察御史陳　批車運既便且不

費民力如議行仍候

經畧　軍門　撫院詳行繳但

軍門未蒙詳示蒙此隨行各衛置牛車十分已完八九先將買完牛車此時催赴海蓋套灣船海口處所將船載米豆隨卸隨收轉發車運遼陽軍前支用外今據金州守備文濟武呈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呈蒙本道案驗蒙

經畧　撫院案驗准

山東督撫軍門李　咨前事備行卑職案查登州海防道呈登州府額該遠鎮銀一萬七千四十五兩五錢零該運糧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三石五斗一升四合六勺自登開洋運至蓋州套交卸萊州府額該遠鎮銀二萬四千五百五兩四分零該運糧三萬六千八百石二斗五升自萊開洋運至三猢牛交卸等因蒙此遵依查得三猢牛在金州城東南一十八里若萊船至三猢牛剥運蓋套必轉回大洋西南亦由鐵山羊頭凹方至蓋套下卸仍查萊州水路與其東北至三猢牛遠程莫若自萊州水路西北至羊頭凹徑抵蓋套為順便也尤可慮者金復原無大船止沿海漁船長不及丈餘且無棚柁豈敢撐駕伏望老爺俯准萊船向西北由羊頭凹徑抵蓋套下卸實為至便如謂萊船遠似登船則可量加脚價若到三猢牛復

轉羊頭凹不惟風汎不一抑且船隻難繼船既不敷必由陸地載運金州之民已屬萬苦再加轉輸不堪之狀又可勝言為此今將登萊水程順逆畫圖呈請緣由呈詳

撫院蒙批仰海蓋道速查報以便咨復東省又蒙

經畧楊　批該金州守備文濟武呈同前事蒙批仰海蓋道查報蒙此為照東省以遠餉之故指據海運備極苦心該海防道議以登船至蓋州套萊船至三猢牛蓋以酌道里之遠近以為交卸之所於計最便又恐金蓋卸運稽遲復議登萊船到即收於金蓋城廒以回空續運於計又便本道以東省誼切同舟多方料理餉苟至遠葉已先東省之局蓋州套遠也三

犋牛亦遠也餉已至遠在遠又當自為計蓋州套可接運也三犋牛亦可接運也本道所以不敢強萊船以必至蓋套者意以此耳今守備文濟武議以萊船由羊頭凹直抵蓋套一揚帆之便經行無礙且金州無船必須陸輓地方之苦即不敢言勢倘誤於軍需併東省急隣之美意亦無所終矣夫商船之所以熙攘而來者以規利也今若增以脚價彼既不難於至金亦何難於至蓋一船之便省一番盤剥之費一水之便省一番陸輓之費非本道之敢居遠於逸而強東省以勞也蓋事機之會有不得不然者耳該道義既急於勤王謀必周於遠左籌畫既已煩乎前著城府必不設於此疆合無請乞

本院行令該管海運官員將登萊運船俱至蓋州套下卸其於大軍之餉庶克有濟乎緣由具呈經畧楊 詳批仰候

撫院周 詳批登萊船俱至蓋州套卸載於事甚省但增脚價人自樂從仰經呈

撫院詳行繳又蒙

餉院候詳行繳等因呈蒙

本部院李 批仰登州海防道速議妥報蒙此該本道查看得東人為遠運餉其艱苦萬狀業已歷盡何靳萊糧到蓋之一程哉良以蓋州套窄小淺灘形如半碗而硤口雁峙勢同攢劍必小船方可進入而所泊僅可廿數隻又必堅厚小船方可冒險而入而一入之後水退撞礁滲漏可虞今船必藉之淮上大者千石小者亦數百石可入蓋州套乎即雁有塘頭寨及靈化利津等船皆釘稀板薄沿涯捕魚之艇艋也可當此撞激乎蓋套窄隘難容可令兩郡之船盡泊入此內乎況所謂登糧止二萬七千有零萊糧止三萬六千有零者此舊歲餉遠之數也今奉

旨運十萬為率而職今運發到遠者已十一萬四千有零矣以船計之不下五百餘隻而可令盡入於林水淺灘之蓋州套乎又況近日交糧苦楚萬端萊糧今在三犋牛者不下三萬餘石而收入倉厥者止七十石又尚寄在倉之外未收入於倉之內餘者守候

海中船櫈相磕損漏接踵彼三犋牛之泥底深灘者猶如是而欲驅而入之崆峒攢劍之蓋州套具不付之波斯之腹者幾希矣去年運糧已苦入套之誠難今年交糧尤見入套之匪易故前日之議令登糧忍死而入蓋套萊糧分路而之三犋牛亦不得已耳今若欲盡入蓋套則淮船重大盡應咨還淮院塘頭利霑等船釘稀板薄悉應退還故處船隻從此之矣又須度蓋套之所容以酌萊糧之所運一年除登糧而外萊州僅可運萬餘石庶不擠出套外稍避風波則額數從此缺矣遠左而能洞此情形不以十萬之數繩職則萊糧并入蓋州套不但遠人省搬運之煩而萊人亦免本色之數誠彼此兩便之策

也如其不然則併入蓋套之說斷乎難行而三猋牛見今有糧而不收亦斷乎不敢再往矣查有北信口一途自萊州所屬海口開至廟島至鼉磯島至皇城島至雙島至宗島又三百餘里至北信口此口稍寬可容船百餘隻而泥底無礁可以避風從此陸路至復州不過三十里將萊糧卸入復州倉最便他日若欲剥至蓋州套亦止水路二百五十里是水路兩便之處也然而至北信口則水脚價每石須量為加增但自宗島至北信之三百里礁淺不常船户非所樂從又當設法招誘以完此局耳第查萊糧見泊三猋牛矣而文守備又令回泊旅順則往迴反覆海上之時日愈長萊糧又有堆三猋牛堰上者矣而文守備

又令仍盤入船候詳發落則搬剥再三糧船之回旋無日倘今次議有北信口之說職欲令在船者前往北信而復州又以前議三猋牛交卸為拒欲令在岸者且交三猋牛而金州又以今議北信口交卸為拒則進退維谷損傷不免遠人又得執損傷而議其後職之竭力以事大國者計亦窮矣而職又有說焉登糧至蓋州套為途頗險而船户俱各願往則因黃同知之在蓋而殫壓有法委用得人速卸速回各船止防在途之失誤而不復慮到岸之損傷萊糧至三猋牛為途頗坦而運官船户無不疾首感額百方躲避而船之已泊而懼傷糧之已到而懼損者亦不可勝言則信乎莫急於用人而海路之險夷又非所計也幸賴海蓋道戮力同心務求兩便遠地之刁難必究萊人之欺竇舉整運事未至於大壞然黃同知以一人之身奔走於金蓋兩地不惟勞瘁可念抑且精神不專合無以蓋州套登糧仍委同知黃宗周督收而以北信口萊糧另委賢能如黃宗周者專理庶殫壓有人鬼蜮知所忌憚而運舶不致望洋此又萬分危急之情也伏惟

本部院鑒裁本道未敢擅便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總督遼餉部院

萬歷四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海運事據管理收卸萊運遠糧千總尚進旗牌官叢希哲呈稱萬歷四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准守備遠東金復等處地方兼管旅順營武進士都指揮使文濟武手本本年五月初一日蒙整飭金復海蓋兵備屯田兼管苑馬寺事山東按察司副使康　案驗前事備行本府據海防廳呈稱竊照山東登萊運餉去年原議總卸蓋州套近蒙改議登船運至蓋州卸萊船運至金州三猋牛卸蓋為萊船至三猋牛取其有便於萊不似登州至旅順之必由廟島皇城等處而後抵岸也職謬任海

敢且王臣王事勞怨俱任何說之辭已經分委指揮張良輔馬建德周新命胡宗寅收受矣及職親詣旅順並三猄牛查閱灣船海口三猄牛在金州城東南二十里許相距旅順二百里且地方曠野並無官民房屋可以積貯不若旅順之見有官倉空閑及詢萊船來路亦必由廟島皇城等處歷旅順轉東北而後至三猄牛則萊船水道較登反多二百里之勞矣遠人又自三猄牛剥運至旅順復轉西北而後至蓋套則萊人與遠人又另多三百里風濤之苦此猶其小者也自旅順至三猄牛一帶海山險惡運道梗塞未必海若効靈本年四月初三日萊州運船三隻湊遇狂風三日不止舟成蘆粉糧為烏有初運若此後運安保無虞或更加甚亦難逆料錢糧重務誰任其咎耶此三猄牛之運不惟不便於遠而且不便於萊矣及查萊糧應至三猄牛者五萬餘石據議每船三十石計船應用一千六百六十餘隻數難總得必事陸續轉運又虞大兵嗷嗷庚癸足慮如用遠漁船則大者多不過三十石小者僅容十石寥寥數隻尚不滿二三十之數終歲轉運亦難接濟況上無逢掖以備風雨縫無油灰以敵波濤止共捕魚之需難充載米之用為數不多搜調良苦且今入夏將半自此以至十月不過半載日期入冬風高浪險海舟不行必欲藉此以足事需必不得之數也為今之計合無俯將萊州運船量里遠近加增脚價徑由旅順西洋運至蓋州套可省盤剥不貲之費實為大便若以成議難更不如就旅順交卸可省萊船往返四百里之勞亦可省遠船盤剥折耗之苦第遠船為數甚少再查周都司兵船設防鎮江見今灣泊江上無甚急用應責照山東所議腳價盡數給發調赴旅順口剥運蓋州套則以近就近策無便於此者等情具呈緣由到道據此除呈

四院照詳外為此案行本府即便會同海防廳如萊船經由旅順接運蓋套彼此兩便可行文於三猄牛委官速赴旅順收受轉運彼此俱便毋得違錯未便抄案依准呈來等因備會職等煩將萊船運到米豆徑由旅順收受轉運彼此兩便仍將遵行原由希文回復以憑轉報施行准此本月初三日又蒙海蓋兵備道憲票同前事據海防廳呈議萊船由旅順接運蓋州套下卸剥運緣由到道據此看得該廳所議甚便除呈

四院外票仰本官照票事理即查萊船果否經由旅順如旅順果係便道即移至旅順交卸接運彼此兩便俱毋違錯蒙此案查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准委官金州衛軍政兼管局捕指揮使張良輔手本為急請多餉以濟危遠事四月十七日蒙金復文守備牌蒙海蓋兵備道副使康　案驗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案驗准

欽差山東巡撫李　手本前事備行本府牌行本局

即將所屬臨城甲分排車差人拘調赴三猗牛搬運
萊州府運到米石赴金州倉官措高以成張恩收貯
仍將搬運米豆數目呈報等因到局隨即一面分頭
差人拘調排車一面傳令本衛倉官高以成等打掃
倉廒收受車運米豆本局仍赴三猗牛灣船處所眼
同委官尚進等逐一下卸與排車運至本城倉高以
成照數收貯本官因見無耗又無利息抗拗不肯收
受本局即欲申明至本月二十四日又蒙海防黃同
知票亦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等事蒙本道批據本府呈前事蒙此
牌仰本局即將萊船所運米豆到三猗牛即行暫卸
金州倉隨令撥運蓋州套交卸看守俱要慎防本局

遵守即會同指揮馬建德仍赴三猗牛將運萊米豆
盤與排車運至在倉高以成等仍勒加收不遂硬執
坐視不理致坑排車務農萊船違限含冤無伸本局
亦係本城捕盜責任日督打造軍器至晚巡邏防守
倉庫錢糧及獄囚事務時無閑暇其下卸米豆併拘
調排車窩在該衛掌印官料理事務原非本局干涉
以將前由於本月二十四日除呈本道并海防府詳
行外為此合用手本等因備會到職依文查照手本
內事理另文轉達施行准此遵候批示間於五月初
三日面會張良輔親見前詳蒙海防黃同知詳批排
車已行該衛催趱收貯倉廒已行倉官速為收受勿
得留難仰本官用心料理萊船隨到隨收不許稽遲

此繳隨抄粘在卷蒙此該職等查得萊運糧船一運
官張顯武二運官杜學仲三運官王誥四運官秦邦
賢各相繼到三猗牛先後不等守候將及一月共卸
過糧一千五百餘石各船鱗集海中風波可虞且海
口窄淺過颶重載大舟人人懷懼既委之倉官而倉
官堅拒不收卸之海岸而又車牛不至東省竭膏之
物冒千里之險始得到遠既得到遠而又望收無日
夏運不完憲行梟示運到不收是誰之咎二萬石之
舟拋繫海洋一有疎失又誰之咎如杜學仲下船戶
崔永建五月初三日辰時潮落擱傷船底水入米濕
除候本官徑申憲示另查外而各船守候日久風波
叵測日夜難防況今已到船隻而又有更易地方之

說豈是二三卑微下使可得而議也除一面多方懇
求就地收受擬合先行呈詳伏乞裁定施行緣由具
呈到道據此除遠欲萊糧亦至蓋套交卸者奉有專
批查議另詳外為照登萊轉餉胼胝拮据日夜兢兢
惟恐不得達遠上達

明旨下干遠諫詎意既得達遠而遠人不肯收也初
據尚進等報到之日計萊糧之抵三猗牛者無慮二
萬今為時已久到者又二萬餘矣始也但見收糧之
官未見剥糧之具與貯糧之所既也聞有貯糧之處
與剥糧之具而不收糧之官其初尚准三猗牛交卸
之議也則曰排車之難覓也船隻之缺乏也迨後為
日之愈久也則曰三猗牛交卸之不便也上司議詳

之未報也至於今而運到之糧且雲集而收受之人乃星散矣海中非久安之處波濤非貯積之場守候月餘望門無訴必待船隻損傷舟人鼓譟而後以詳請蓋套之文塞之遠計得矣菜糧何辜職初未聞此說處以無心故奉扎覆議之時即議改於北信口交卸謂苟可濟遠之急何惜海路之艱今觀此時勢船到三猓牛交收之議經幾翻覆妥而准行者尚拒而不收今若驟移於北信口出自近議則委官未定車輛未備倉厫未掃人力未齊尤得執之有名者安見北信口之便於三猓牛哉為今之計莫若

憲檄申嚴糧在三猓牛者或加添車輛速運入倉或淮堆海墀眼同盤受速出實收俾船得再運人得早還糧得不傷軍得食餉為菜為遠彼此兩便自此之後或遠可不須此糧徑令免運或遠議尚須運糧即令續運者抵北信口而一面先令遠官於北信口復州倉預備候收庶

君命不委諸草莽而運官亦不苦於投窘矣至於委用之人尤關軍

國命脈職前詳已悉統候

台裁今不敢再塵清聽也緣係乞請

憲命收卸遠銀事理本道未敢擅便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總督遠餉部院

萬歷四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十八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一本為條議餉務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邊計事

簡任程能揣分萬萬難堪今值疆場告急上屋

聖衷義不敢揣勉赴到任隨奉

勅命臣於遠東天津水陸適中處所往來措運陞辭之日心切飲氷至於餉務一節在

廷諸臣條議已悉臣祇廣行之未效其何能別出他籌伏煩

聖聽惟是法當創始不得不假

功令以激人心事貴預圖不得不講綢繆以為先備理財之道必先於用人攘外之圖必先於安內成大事者必不過靳於小費濟急用者必不盡拘於文法臣謹抒有愚衷列款上

請伏乞

皇上

勅下戶部及事關吏兵之部者并行酌議其可行者伏請施行其未盡者不妨續陳更乞

天語叮嚀在事臣工協力同心總以濟遠為急策求畢舉政在必行當此披髮纓冠之時不致臨渴掘井之嘆臣具仰籍

廟謨免於隕越則疆場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登萊海運二年之間行之已有成緒但船隻尚少相應行山東各府沿海州縣查見在漁船優值雇募今淮上淮發船五十隻有言沙船可募尤便於海者應行彼中查議近有遠商匡建佐願造遠船依式廣造計可足用淮行該布政司及該道即於新餉銀內或聽民間上納本色或廣行召買以備陸續運發之用伏候

聖裁

一

國初海運及東征舊例皆以天下人力為海運也今

止以登萊二府行之物力無多船隻又少風波不常約每歲一萬石已為殫竭此外實難多運如必責以多運則須照先年征倭事例兩次造船動戶部銀八萬五千五百兩俱於解部京庫馬價料銀留用於淮安造船今當酌留量造似不可緩若沙船可用則移其值以雇沙船仍截留見年漕糧十萬石於淮安倉行淮揚雇慣習海船兵夫商民人等每船須用善辨風雲海氣夫一人用舵工水夫若干名每船幾隻該立哨官幾員把總幾員以為管理由淮安駕至登州由登達遼雖此時無人然當預圖來歲之計亟為講求者也如遠事底寧則船或改兵船或可變價而漕糧亦可抵下年坐派本倉之數伏候

聖裁

一海運可開而不可恃也陸運難而可計程海運速而不能計程也陸運雖有稽遲其糧無失而海運不能保其無失也陸運勞民力而海運用民命也陸運四季可行而海運惟可行於春夏也每歲漕河有漂損況在海洋而可常恃乎今除登萊海運外議於天津倉截可留見年漕糧十萬石由海岸以達永平蓋此一路該在臣向年管餉密雲及在部司親見其行去年撫臣建議行之已有成效近聞

尚可行至山海出關則有遠東撫臣請造牛車可為接運又有駱駝載運之議更為簡便科臣疏中亦曾及之蓋一駱駝所負三倍于馬騾而一駱駝止食一馬騾之糧若喂養得人擺撥遞運事省功倍相應一併酌議運發以佐登萊海運之阻以及秋冬風厲海不能行則此一途安得不為預計之策哉如東事底寧則截留之糧可抵下年本倉之數而牛車責令變價駱駝分散各營俱為便益伏候

聖裁

一本色之難兌如草色為第一義若責海運臣已目擊其艱前疏具悉此際應行薊永餉司

多方召買以備急需當此青草方茂之時仍宜差司官一員解銀赴遠會同遠東飼司各道多方收買草束以為秋計蓋此時草茂之除馬不患其無食各軍狃於目前之易而不思秋致草之難又遠左缺之極若解銀買草未免那為別用非另差一官專買草束則勢必運緩臣在部商議再四叮嚀多一官之差而不可不為草束之長計也伏候

聖裁

一遠之警海運則登萊陸運則薊永而調發經過薊永為甚此二地之凋疲極矣前者東方海運之議一下民間船隻逃避殆盡後以官

運召募商民出示曉諭人方樂從今薊永府關以及遠左關外之軍若用民運則民間為一車艫之費盡其骨何以堪之茲遠東撫臣所議牛車及近議駱駝載運之法正可倣行于關內運需此法一行不得以車馱之費苦累民間者地方自有一定之法令在矣蓋寬薊永登萊之民力俾安內以距外尤目前之良圖也伏候

聖裁

一官運有限民運無窮民間有能自由海上或由山海關運官糧赴遠計水陸腳費若干水至海盡道陸至遠陽道運到之日即刻收受取有實收准照見開事例准其納官納監其自備糧草赴遠者通計價值腳費開納仍念水陸跋涉比照在京納銀事例量減若干之數以恤其勞若商民經由海上糴買者應於登州海盖二道告給文引聽其自行資買但利之所在民方樂從其糧不乏外登州除帶硝黃銅鐵遠左除人參貂皮外俱許量帶貨物任從民便仍聽二道彼此給單以防奸偽伏候

聖裁

題加文武職銜勞勤多者咨行吏兵二部即與實授職官管事方肯効力以次或給與冠帶或重加賞賚其有攙水私盜等弊照漕運例從重議處以示激勸伏候

聖裁

一海運抵金盖地方定收管官一員俱聽彼中查行酌議責令專收受此外不得復行別委即於金盖二州附近倉厫暫貯另聽接運其船隻速回還庶便再運大率海運抵岸即給實收陸運到倉即給實收毋得躭延守候以省腳費其民間自運者尤要量從寬恤以示招徠伏候

聖裁

一海禁既開當行遠東海蓋山東登萊南直淮揚等處兵道將領等官嚴行添兵巡哨防範伏候

聖裁

一海運之行屢議屢格今一旦而行之無弊者皆副使陶朗先先任登州府日商於遠以濟登之荒故今日以濟登者轉而濟遠本官實心任事一力擔當調劑民情拮据海上外既實遠內又見德其濟世之才臣所心服查本官原居卓異之科近又陪推參政若蒙

准以加銜任事俾得盡心海運終始其事庶底成績

事完之日另行優叙伏候

聖裁

一登州道加有專管海運職銜故能一心料理今遠東蒭永天津淮揚各道俱宜膺管理餉務之職庶便責成事完之日俱行優叙其凡由海由陸州縣俱聽吏部相與各該撫按遠選賢能銓補或為更調俾在在得才則事無不集矣伏候

聖裁

一遠兵見存若干召用遠兵若干在外調遣召募若干伏乞

皇上速

允閱視科臣并行總督經畧撫臣總酌一大約之數庶便總計一歲之費若干以為處辦蓋各兵一募之後月月有支非旦夕可辦當此置之之際錢糧皆多方議處尚不能得其全非預計于半年之前無以為卒歲之計也伏候

聖裁

一各省直新派地畝及搜括錢糧文到俱限先解一半俱其餘聽戶部定一限期盡數解完遲者將州縣職官照見行事例撫按具參以憑覆

請蓋事在燃眉外有剝膚之釁內有脫巾之虞內外臣子俱切同仇計不以尋常錢糧相視也伏

候

聖裁

一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又況當此倉卒告急之秋乎如今官帑之窮民力之殫不待言矣海運之難風礁不測陸運之難車馬道路此其情景豈不咸知若使遠左有自足之策則相安無事何故為此强民以所不堪哉今勢在匪茹事須曲處如利九而害一則當計利而行其間一二阻隔之事于中加意調停以救其苦而體其情蓋人情任事正於其難民力孔艱易於見德遠兵不可已則餉不可已則運不可已運不可已當此之

除百兩有司應當共濟其難不宜妄其難以
未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為兩利之策者正錯盤自見之秋也計
地方在事諸臣自不惜薦剡以為破格之酬
矣伏候
聖裁
一遠左素稱魚米之鄉今奴酋暫退懇酋受賞
民間可以暫息正當盡力耕耨撫臣保元氣
一疏誠當今之急務矣至於本地召買所省
腳費視外不啻數倍即以外運之腳費加值
於民民間必有應者但須文職官員躬親料
理升其價值從厚給與隨收隨發各與附近

倉口仍曲示優恤民間樂益又輸納者必有
其人仍一體獎賞則遠左米必無自足之策
矣伏候
聖裁
以上諸款皆諸臣所已言及臣在都城所備
加商詢者謹列十一款以
請倘登萊十萬之運已足則遠運亦可暫緩倘遠左
草束之收自裕則關內亦可少停但兵馬之
募補方新而錢糧非猝辦可得如截留漕糧
造雇船隻設立牛車等項寔可備而不行不
可行而不備蓋備而不行則散之皆有用之
扵行而不備則臨時無應猝之方皆臣所惓

惓望於共事諸臣者也若科臣錢法之議其
疏見在
御前不日
批發舉行又如開屯一節可為永久之計但各處事
體不同俟查明另
疏陳請此外計兵計餉容臣臨行酌議而行若兵餉
相符則
功令以催新餉自可足用倘兵浮於餉則設處之方
又在戶部與廷臣共事為從長計議也總之
上仗
皇上之
睿謨廷臣之協力以天下之全力悉心圖之必

能裕京坻而壯金湯為
皇上紓此東顧之憂臣愚亦得仰藉成事以報簡任
之
恩矣無任懇祈惶悚之至

十九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
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申明豆價以便開
銷事據萊州府呈稱照得府屬近海州縣奉文徵收
本色并動支新餉廣收黃黑二豆及收買商豆已運
未運各數目秋後風高勢必停運例應造報計新舊
遠餉之銀數糴買本色之多寡一年一報如多運之
餉准算明年之數已經會閱海防廳查議去後今准

本府海防同知鮑孟英關稱本廳蒙委督餉秋深停運例應造冊查得本府六屬徵收本色原議豆價斛斗每石二錢膠州開徵已議二錢二分後因遠左望豆之急該州議買商豆每石價銀有二錢二分六毫九絲者有二錢三分四釐四毫八絲二忽七微五纖者而徵收本色則騰至二錢四分矣夫一州之豆有四價皆與原議之數不同若拘二錢憑何抵補查得原詳有日後騰貴又當因時制宜則貴賤因時似無容議但原詳二錢之價係一府通融乃今該州之價尚參差四樣或照四價開銷或計豆之多寡價之貴賤扣算畫一等因備關到府准此為照豆價每斛斗一石價銀二錢乃去冬原議之價自開徵糴買以來

即膠州一處有二錢二三分不等騰至二錢四分尚未定止一州如此別屬可類推也況近聞即墨民間貿易者每斛斗一石價銀且至二錢五分日後價湧尚難逆料若拘泥原定之價則錢糧溢數何憑抵補且萊糧新改北信口下卸每石又加水價二分合無請乞本道裁奪轉達俯准隨時增減通融計算或斟酌定價令其盡一可遵以便銷算以免臨時掣肘而餉遠不誤矣緣由具呈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糧價與時消長立法難以拘定原議豆價每石二錢者蓋因徵收本色之法行於容秋九月也于時百穀全登離糧盈市故每石議價二錢耳其後民間糧食日漸青黃市集糧價日就騰湧故膠州之豆價自二錢騰至二錢四分而猶未已也加之舊水腳價每石二錢八分五釐九毫及新添水腳二分則每石五錢四分五釐九毫矣萊屬如此登屬可以類推豆價如此米價可以類推而登州米價亦有騰至四錢一石者但未屬郡皆然耳又聞遠左因倉厥堆積將糧給散兵軍意其價即照登萊原價及今不為請明而候至停運之日則糧放將完無從銷算矣而時價陸續增添遠左陸續知會無論相隔路遥時刻急難速達而兵糧算價朝令夕更在遠亦屬未便也合無請乞憲令通行遠左或遇給散兵糧目下姑從畫一不論登萊二府凡豆每石以五錢四分五釐九毫二微為則以示畫一俟秋深停運容職通融合算倘有盈餘即行扣出另項收貯作為遠左羨餘或在登萊買糧以抵還海上傷損之數或解銀到遠以協濟軍興買馬之需統候臨期另詳

本部院以聽裁奪如此庶此之雜者不患於時賠補之難彼之散者不患於銷算之不一矣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一呈 總督遠餉部院

萬歷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二十

戶科給事中官 一本為經畧赴官無日舉朝催

請徒煩仰祈
聖明立
勅到任以暢輿情以紓危急事竊自奴酋匪茹三韓
失利舉
朝欲建揚鎬而請以熊廷弼為經畧章滿公車矣乃
啟事之會推已七十餘日而廷弼之
陛見亦浹月有奇顧銓臣
請不報樞臣
請不報閣臣
請不報言臣
請不報甚者以遠左之經臣撫臣
請而亦不報中外皇惑莫知其所出得毋

皇上以奴暫引避眉睫尚無恙耶獨不思造鈎梯造
戰具田鄉人口業有傳聞犯撫順犯撫安經撫按臣
又形奏牘徵論轉盼秋高只此刻下神出鬼沒而偵
探無人防禦無法奴之為奴可慮乎不可慮乎又得
毋謂揚鎬在尚堪為地方驅除夷難耶夫鎬不聽撫
臣道臣言以至一敗塗地人人切齒豈惟遠士卒軍
民不能一日受鎬約束從鎬面孔亦何能一日施於
遠士卒軍民之上跡其清窳不振委茶不揚如喬一
琦挺身在高麗陣中與賊鏖戰數合殺戮多命而後
覺如此凜凜生氣豈在劉綎杜松潘宗顏下而鎬無
一言上告
君父以降
郵典而鼓英風鎬之為鎬可恃乎不可恃乎又得毋
皇上疑廷弼文弱書生不足了此耶廷弼料敵十年
之前疏牘具在
聖明洞知乃若
皇上賜環廷弼聞報時方值家難不五日單騎就道
修途三千里躍馬長驅纔半月即抵涿鹿既
陛見則以溽暑奔馳之故身發惡毒廷弼口不言病
摩厲以須一疏再
疏特懇宣慰
勅印毅然欲赴此其一段英豪敢往之氣但令假以
便宜需以歲月目中豈有虜乎語曰軍中有一韓西
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寒破膽

陛下何不遣廷弼令寒奴膽也且
陛下又得毋謂廷弼起自田間其初一直指使者而
遽加部銜為太驟耶不知等經畧耳以栢臺為銜則
建牙特守土之職而事柄稍輕以戎部為銜則仗鉞
司節制之尊而兵權獨重奴之狂逞非部銜無以肅
觀望遠之官軍非部銜無以嚴控馭李如楨沿途爭
禮且在揚鎬衙門側鼓吹震地跋扈非常異時能睥
睨廷弼划廷弼按遠時論李成梁十可斬李氏一門
視廷弼不啻仇讐又豈能降心以相從也而非部銜
決無以資彈壓故臣常慮如楨得肆遠必不安而
國家亦隨之矣
朝議之以部銜

請非為廷弼為
國家也而
皇上猶印刓弗予耶況乎若兵若餉必廷弼到而後
事有成謀議有畫一臣不知兵即知餉之一節除折
色在計曹料理倘加派不敷則有省直院司以下聽
各設法助邊之當議則有閩省上抗存留河稅尚堪
查解之當議則有宣府懷隆修工買米節省餘銀除
上歲擅無加派外尚有剩存仍堪酌解之當議則有
輸肯助餉若勳卿吳烱若郡守木增若親藩
唐王
瀋王若中書儒鹽等所輸之當議此其區處雖在計
曹而獨是本色最為吃緊陸輓則腳價需數倍之多

而沿途受驛騷之苦水輸則登萊之額賦有限而海
船之成造無期借漕則枵京軍之腹以實邊而取數
恐難於太多造糴則罄農夫之收以飽軍而遠粟漸
苦於彌貴凡此皆須廷弼到任與督餉大臣李長庚
往復商榷事事求妥即如長庚為臣言山東道臣陶
朗先以海運一事指授不遺餘力當作何優異酬勞
以堅任事之苦心山東舊道臣楊述程能造戰車及
運糧車精工省費又火藥地雷皆能精造近邊他省
作何更調近地以資邊才之謀咨諸如此類須假印
信文移商之督撫及撫按諸臣或合
疏或單
疏題

請非廷弼到彼地方踐其位而履其事顧安能得當
而愉快乎且廷弼未到而星夜赴遠業屋
天語之叮嚀即廷弼久到而發票批紅正慰人心之
盼望乃頃復寂然則始何以敦趣後何以延緩昨何
以批發今又何以留中也人言
陛下遠急與急遠緩與緩臣謂遠事自急獨
陛下緩耳
陛下但用廷弼臣揣廷弼一出
都門遠左氣色自別一出關氣色又自別一抵遠而
遠之氣色且非昔日之比
陛下信篤任專一切戰守機宜廷弼可自為者悉所
為之而不之問應奏

請者隨
請隨
報議事之臣亦復靜聽徐觀毋令中制毋令旁撓從
此遠事必有一段可觀者夫漢有三傑而用項羽有
一范增而不能用興亡之機豈不以人哉惟
陛下裁察速斷遣廷弼立刻起行毋徒頓挫之羈縻
之而令以病坐困邸中也遠左幸甚臣愚幸甚

二十一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
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恭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據萊州府海

防同知鮑孟英呈稱行據海州申稱案查船戶李應芳等海船十隻赴運外又續募海船十四隻催督修艙置備器具付給批照俱於四月十七日開行其曹希聖汪元標二船本州報　院在前被即墨拿獲見運已領腳價以作本州之數等情報職據此查得曹希聖汪元標船隻係劉經歷等所雇各船領有水腳至今未到該州申稱希聖元標之船被即墨縣拿獲今查即墨所封之船雖有捎工楊應魁船戶係曹希聖但一人常有數船如俞通糜捽之類是也若以封船即抵雇船則船益不足用矣況即墨封雇船內並無汪元標之名顯屬假冒並前張玘駱塤不來而指膠州所封楊贊周貴二船即玘塤之船希圖抵數所

當差提以濟急用等因呈蒙本道詳批淮安船戶一戶常有十數船彼地雇者自雇此中封者自封兩不相涉也若以登萊之封雇者抵作淮送之數則登萊又當退船以還淮矣有是理乎該廳速行知會添快迎押並罪冒認之人報繳蒙此遵照批示備行海州知會並差快手張成廉前往迎押去後今據該州申稱查得本州船隻載册俱係船戶的名駕船不係船戶親身俱各雇覓捎工領駕因其熟知水性一切攬載裝卸皆自捎工出名如駱塤一船付周貴張玘一船付楊贊委無別情又查曹希聖一船本州申報在前續被即墨縣拿獲已經裝運米豆找支水腳備查希聖委果止有一船惟是汪元標一船揀頭載册原係九尺後因失風改造一丈一尺付捎工王蛟即黃蛟領駕名同船異事實有因原在淮安領過定銀三十五兩未曾扣除捎水復又在即墨重領一船兩腳難以開銷隨押令元標另雇一船嚴督修完交付張成廉關押聽運等因到職隨將汪元標發把總張天盛裝運商豆外為照海州船戶曹希聖駱塤張玘汪元標四船俱在淮安府定雇者原與膠即封雇船戶楊應魁周貴楊贊兩不相涉已遵奉批示差人嚴行該州催提而該州回稱楊應魁之船即係曹希聖之船周貴之船即係駱塤之船楊贊之船即係張玘之船止將汪元標一船解來而其餘三船以抵膠即封雇之數矣但係隔省異府相去往回二千餘里難以

追求等情具呈前來該本道詳批各人自有各名各戶自有各船今將在山東封雇者即以某人即某人則淮上不必咨送船隻只將本道前雇者抵數而有餘矣奸豪船戶敢於舞弄人如此本道即欲中止其如為鬼揶揄貽笑海內何仰萊州府移關淮府先將船戶解道轉解　督餉部院軍法處分船隻候人到日押拿裝運此繳除批行萊州府移關淮安府嚴拿押解外案照萬歷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蒙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案驗本年三月二十日准欽差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理海防戶部左侍郎加正二品俸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王　咨仰道即將募發來淮船照數查收隨到速令裝載米豆開洋起行仍將押運員役起程日期並督發過糧石數目報院以憑咨報施行又蒙開註募過海船三十一隻山陽縣船戶汪興等船十二隻海州船戶張玘等船十隻安東縣船戶朱官等船九隻蒙此又據募船委官登州府照磨鄭士彥萊州衛經歷劉一進等雇到廟灣船戶巴元亨等船十隻海州船戶曹希聖等船十四隻通共海船五十五隻隨到裝運呈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淮安船數也一家有何止數船一船並無數名如船戶巴元亨者一家有四船則本道封其三而淮安咨其一矣如李自昇者一家有二船則本道封其一而淮安咨其一矣他如

淮咨全無其名而登萊各封其船者如楊天和吳國輔等則一人四船而四船共一名也如沈從義糜梓等則一人三船而三船共一名也且俱本船戶出名攬裝客貨而本道封雇者並無令梢工出名攬載之例何獨張玘駱塤曹希聖乃令梢工出名乎且既係梢工出名矣當其在萊拿雇之日其梢工楊贊等何不即時應聲曰某係梢工不係船戶何又不曰某即船戶某人之梢工乎何封雇之日問何姓名止曰楊贊曰周貴曰楊應魁曰王蛟而直待拘拿張玘等於海州之時海州代為之應曰楊贊即張玘船梢工周貴即駱塤船梢工楊應魁即曹希聖船梢工王蛟即汪元標船梢工也此其支吾掩飾不待辯而自明者況數內汪元標之船始終無有而今者一時兩隻俱到矣又有劉應舉一船孫懿德二船此則淮咨開載其名而今乃杳無踪影矣又將何船而濟之耶至其他以小易大以舊抵新種種轉換更難枚舉本道惟祈足供一運而止不敢求多奈如張玘等之公然舞弄罔伎倆旁若無人有不覺令人髮上指而為情法之所難貸耳但事在隔屬難以追尋倘獲此數船且可裝糧數千若如近日海路無滯去而復回則兩運可完萬石所關於運務亦非眇小是以不得不控陳於

本部院之前也合候呈詳允日俯賜移咨轉達督漕撫院著落該管原籍海州將船戶張玘等逐名提發

裝運庶軍興有賴而奸猾不得逃其計矣緣係呈請咨提船戶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總督遠餉部院

萬歷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二十二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一本為遠警益亟餉務難支懇乞

聖明合

宮府酌損益以濟燃眉以綿國計事臣本庸愚謬膺餉務日者海陸運事具疏陳議月餘未蒙

俞發誠知疎漏無當

廟謨臣方敢踏待罪及接准本部咨稱每歲遠左本色計餉約至六十餘萬臣慮一時措辦之難懼切飲冰無何而開原告陷遠勢剥膚則遠餉燃眉矣夫所謂餉者不過本折二款耳以言折色則加派地畝原非獲已其已解發者十之二三其未至者計今全完亦不足一歲之支舍此之外別難再求於民間矣以言本色則漕糧根本重計議及截留已非完策此外收納召買遠則登萊連年興役之後物力易窮近則薊永兵馬經過之煩皮骨向盡其計亦甚詘矣而運道祇海陸二策耳陸則車馱費辦其脚費反倍於糧海則風礁可虞非重募誰為用命二者之難俱若此

也臣竊伏思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若餉果足

於兵海陸之間商賈經行不過逐熙攘之利耳若償果厚何難於運而今太倉竭矣民力窮矣他如搜刮捐助條議所及臣部自當次第議行但分而取之銖計寸累動至經時合而用之十萬千金盡於一日臣于計曹為司屬者一十三年濫叨此任又數月矣反覆思維惟有內外

宮府之策可為通融而已臣查會計錄

國家每歲本折所入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內

內府者六百萬餘入太倉者除本色外折色銀兩止四百萬餘耳其內

內府之六百萬如金花子粒而外餘皆絲綿疋蠟茶顏料之用也

祖宗朝用度節省後漸有加派間准改折以為濟邊今

皇上御極四十七年其節年所收陳積紅朽何俾於用若以應解

內府本色改折一年發之外庫來歲仍解

內庫是在

內庫支舊節新不過通融於一歲之入而在外庫改本為折可足用於數百萬之支在

皇上一轉移間也即如金花一項會計錄開係

國初折糧銀也原解南京武臣赴領常俸邊境緩急

亦有取給後改

內庫專供

御用當此邊烽告急失地陷師

宵旰隱憂宮中百務諒可節省若以一季之停緩便可募數萬之精兵推此如陝西之羊絨江南之織造等項稍停一年何損

上方之委積古者敝袴之出以待有功紫貂之御遠賜將士在戰國有宋之君尚然況

皇上之追踪三代者乎又如各省之弓箭絃條軍器等項臣歷外省目擊其造費虛糜且奸弁為奚累歲未銷若盡改折色以修器械不尤可壯神器之實用耶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以百姓之力取之甚難以

皇上之力節之甚易若計不出此則先無餉矣何以
募兵兵即募矣而無餉以養脫巾之變立見也先無
銀何以雇募舟車雇募不得而强民以運則捐竿之
變立見也此必至之情非漫度之說也夫言及
內庫近於
皇上之所厭聞然連年天下之窮正以
內庫之實也若通融本折之數挹注內外之間所損
者小所益者大矣
內庫外庫總
皇上之財攘外安內咸
公家之用茲虜勢匪茹連戰俱勝勢在剥膚計無他
出今日暫改之外庫而天下安天下安而

內庫何患其不足臣望
皇上計其大者則小費不足惜也計其遠者則目前
何嫌出也臣佐民部專司軍餉外供不足而軍變責
在臣內徵太急而民變責在臣臣一官一身何足惜
而遠左之安係於兵兵力之足係於餉關係何如而
可緘默也耶及今發之似已為遲及今不發則有瓊
林大盈之往轍可鑒為此不憚瑣
瀆一面待罪一面待
命伏惟
聖明自為疆場為
宗社計也
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這所奏議沿金花銀兩係舊例內供正額并在
京文武俸糧每年所進拖欠數多尚不敷應用如何
擅欲借留其絲絹蠟茶織造等項錢糧係上供賞賚
之需俱屬緊要時不可缺及各省直折價銀兩著照
舊如數解進應用既稱遠餉匱乏已有旨准將張燁
馬堂胡濬邱乘雲潘相征收分進內帑及解工部助
大工稅銀暫解戶部一年以充軍餉募兵之用各處
稅銀已征在官未經解監及未徵的兩部便行文各
該撫按等官與同該監差官清查的數一併解部應
用不得再來瀆擾該部院知道

二十三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

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急請多餉以濟危
邊事案照先該戶部覆准內稱近聞海防道副使陶
備有糧十五六萬文到先為起運務要刻期到彼庶
三軍有賴等因又該本部議覆若登萊二府之銀用
盡不妨量動別府之銀以償其值可也等因又奉
軍門李 案驗准
部咨文內云其運船一款必須咨行江北撫臣量借
淮上兵船應用其腳價一節定從優厚或於本省遠
餉內總行支募或照二十五六年舊案于三部解京
銀兩內量行留用一二等因奉此遵行在卷為照本
道運糧將及二十萬石今轉盼秋分合當停運但一
應運遠米豆雖部文稱有遠鎮銀支用其實登萊兩

府新舊遠鎮銀不能有如此之多也除雜買徵收俱
借動起存錢糧那濟目前統候停運之日合總清算
遵照近咨許留東省遠鎮銀作數外惟是
部文又有雇船脚價准照先年東征事例留用戶兵
工三部銀兩第未知三部之銀係何項銀兩有若干
數目即今用去脚價不貲俱係借動京運俱須立刻
抵解到京必將三部之銀扣抵一清而後可定留通
省應抵之數否則遠鎮加派彼中之望到急於雲霓
倘此地漫然多留不免致誤起解事干軍興有不容
含糊草率者擬合牒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合牒
貴司煩為裁酌轉達并祈賜示施行
一牒　布政司

萬歷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二十四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李一本為遠餉燃眉再陳末議懇乞
聖明速賜允行以便責成以圖接濟事臣謬膺餉務
日見開原一失遠事孔棘迭臣議兵議餉若欲嘔心
所議之兵責臣部以餉也所議之餉責臣司其運也
臣心危迫詎在諸臣之後該臣驅事之日遠餉本折
尚未議定若干臣于條議前疏列款
請行臣計一歲兵馬大約之數以便計餉不意
俞旨久擱近接部咨方行計算則每歲本色約用六
十餘萬而馬匹之用有謂勿亟更需三十餘萬二項
共及百萬而目前見運者一登萊耳登萊之運雖議
自去歲而實于今春始力主行之惟時計二府遠餉
額數物力止於十萬茲淮部議增為二十萬臣咨行
山東撫臣于濟青近海地方均為協濟且議量動倉
穀以廣其數矣然亦止此一方也臣疏
請截漕淮上十萬今日久而漕船將盡部咨量截二
萬慮且無及矣疏
請截漕天津十萬原由天津運至永平起陸出關今
議者咸謂陸運煩費為難行矣有言沿海北岸可逕
達遠海者行委查勘稱其風礁甚惡不敢輕試矣臣
伏以厚值雇募漁船行天津道委鎮撫譚宗仁百戶
梅守成等并行永平道委差覆探若探得其道則軍

國之福也所省實多若北岸道不可得則天津十萬
之糧必由南岸抵登萊以達旅順海程遙遠腳費不
啻數倍極難措處又如部行薊永二鎮召買糧料每
以地窄民貧求減縱使買如其數而北岸不可行則
薊永之糧亦無蹬翼以達於關外也夫運祇海陸二
策耳海道抵南岸則淮揚登萊北岸則天津永平耳
除登州一處之外餘處未有定議文移往返十不應
一及其應者動至經月如此則百萬之糧將何飛渡
臣與念及此食不下咽秋深風厲時日迫矣臣於海
道且不及勘明文移亦不及覆議矣謹先議目前濟
亟之策并及大開海運之策所謂目前之策除登萊
報過千總黃循恩等運發一十一萬餘石仍行山東

撫臣備行司道于近海州縣多納本色數十萬廣為運計而登萊止有漁船合用船隻定催淮上部議截漕二萬于淮應行總漕衙門轉行徐淮司道多方雇發價值從優若沙船可募則或納本色或行召買以半運淮糧半運登糧達於旅順尤為兩便其天津十萬之糧有天津餉司道臣同心任事酌量南北二岸可行者行之但南岸甚遠北岸甚險須厚其雇值許以帶貨則應募者方多至於薊永召買之數北岸可行自當俱從海運無疑矣聞北岸有芝麻灣為征倭曾行之道已經行道覆查求其可達第九月以後海不可行而草束尤為哨緊關外有撫臣設立牛車關內道臣詳議設立勢不得不陸運草束以助海運之

不及斯目前之策也仍即速差司官一員于淮上查東征舊例動戶兵工三部銀共一十三萬五千兩應為酌議督造淮船近登州道呈稱文登縣主簿徐弘諫所造淮船每隻只用價銀百兩餘亦稱其省便又聞沙船東征時曾雇用不惟運糧蒸可禦侮則移其值以雇之勒限報完一切事宜查照遼陽舊例舉行預令沿海州縣將新派地畝盡納本色或量留漕糧陸續發運蓋由淮達登舊有成山之險邇來登州屢次雇船而來未有失事矣再行山東濟青登萊及薊永河間近海州縣新舊遼餉俱納本色于南北二岸分發海運其無舟地方議造議雇一如期限海運大開從此可無憂餉矣此海運之策也大抵海運速而險陸運穩而遲臣原言海者十之七陸者十之三茲地方諸臣既稱陸必難行何敢拘于原議已為悉籌海運之策若山東之增運天津之截運與淮船一一俱達何須於陸但海上風波不常適海蓋道報登州船戶陳彬漂損一船三百餘石誠恐萬一有失則陸雖不行亦不得不存此議以為備著也而臣又有四說焉航海入洋民間恟善者多不應募此輩刑誘而來中藏奸偽則兩地各給單引腰牌以為稽察一也奴酋造船恐截運道沿海亡命實繁有徒海運大行凡淮揚登萊薊永之海防不減邊備今日海防不議異日必以海禁之開遺患者此當速議二也每歲漕運在江在河不無漂損況涉大洋乎係新派地畝之

糧無令幫輕齎可補一有漂損不准倉收何以計算此文法當寬三也海運之舉不但用其力且用其命凡士民有運糧若干石者計其腳價照事例之數每百兩減其二十兩淮令納官納監若文武官能運五百石以上者文武官准紀錄一千石以上者文武官准作一正旗軍民給與冠帶數及五千石者文官准陞一級武官准以守提實銜管事軍民量授一職臣非敢越俎妄議第海運之險非藉功令以為勸勵誰肯用命者是望吏兵二部之破格主持覆行四也夫海運風波之變雇舟之擾陸運跋涉之遠雇車之費以及民力之窮地方之敝此等情景誰不知之然遠事至此無可奈何海不可行舟不

可雇陸又不可運此地既難彼地孰為易者惟有東手待斃耳事至今日非內外臣工救焚拯溺披髮纓冠同為共濟而止令臣一人之身以文移往復豈能行之及事誤而罷臣罪臣何濟於大計也臣智力短淺謬議若此願

皇上即下戶部與廷臣共議如臣策非也則急為改正以求其可行而無敝議之而為可行也則

勅下各處督撫諸臣督同司道有司一體施行事在淮上則徐淮司道任之事在山東則山東司道任之事在天津薊永者則各司道任之而督撫諸臣一體催督有司不奉法者會行參處庶乎有濟否則仍如往昔之空言而已今日之遠左復以往昔之空言塞之乎其臣前疏所議凡各司道盡加管理飭務職銜使臣責成沿海府州縣官內聽吏部外聽撫按以賢能詮調盡理財必先用人若用不得人即咫尺不可行況行之海上耶唐臣劉晏以辨集衆務在於得人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出納錢穀必委士類常言士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至今言理財者咸稱之斯往事之師得人為亟也遠兵一集無飭脫巾臣萬不能自貸臣議已定而各處不為奉行臣亦何以解惟仗

皇上之乾斷速賜允行于上耳奉

聖旨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海運事照得今年旱災異常米豆甚乏遠東多兵雲集望糧甚奢本道日夜憂惶恨不能天雨之粟而鬼輸之糧節經檄行有司一面設法收積候明春解凍即行轉運一面嚴禁奸商越境販出致價騰湧去後各屬作何奉行寂無一字報聞今訪有盜海州土商蔡應選有豆一千二百石在朗朗口候南商到口欲圖潛行私販孫朝仲于東各有豆五百石在家私自頓匿不行報官又訪有文登縣南商吳國輔私糴豆八百五十石尚未上載李才廣私糴豆五百石見寄畢從友家內宋樂田私收豆一千餘石分寄各村疃內牟子成私收豆八百石寄田守基家畢光里有豆三房封鎖不報又有姓張店內私受成山客人寄囤二間亦不報官又有于良巧王習貴于應第劉永平許祿宋留雀寡婦各數十石不等俱寄貯高村靳尚卿張儀李才曲峴等家又有丁頤爵執登州府換船手本一個揑作執照廣行糴豆約有三千餘石亦在高村寄囤又訪有萊陽縣穴坊庄南商項順收豆一十三房約有一萬二千餘石見囤店家李躍龍家欲圖於鄒家口上載潛行脫去其船二隻一舵工楊裘一舵工倪二本商乃妄執張國柱過遠舊票一張誑稱係本道許其南販尤為可恨又有王紹糴豆四千趙相明有豆

南販匿不報官又有生員孫耀庚去年三月曾給執照一張許其為父治喪往南買豆一次乃久不繳照往來與販行同首鼠已經販過三次難容漏網并應追繳見今尚在行打積豆如山又訪有即墨縣金家口白泉庄土南等商王五律私囤豆七百石毛鳳山私囤豆五百石葛龍私囤豆六百石俱尚未上船俱希圖南販又有吳國輔雇韓禮大船一隻裝過一千三百石將欲即刻開洋亟應追拿又有地方李文揚者豪霸一方廣招私商打點衙門通同淮商日夜興販莫敢誰何見有項心源投託其家收糴無算又有于張二姓南商二十餘人四路收糴俱積其家亟應拿問又該縣女姑口南商金元糴豆五百六十石李

廣才糴豆三百八十石姓卞姓鮑兩商各糴豆二百石俱在海口尚未上船除南商被誘而來姑不深究內項順蔡應選去年犯過曾經申飭仍前不遵法度今又違犯與各地方主家敢於欺官罔上興販騰價有妨運務難以輕縱合行拿究申飭為此

一案仰登州府 案仰本府官吏照案事理即將盜海州土商蔡應選孫朝仲于東文登縣南商吳國輔李才廣宋樂田年子成并舉從友田守基舉光里姓張店王于良巧王習貴于應第劉永平許祿宋留崔寡婦靳尚卿張儀李才曲峴丁顧爵成山容人萊陽縣項順李躍龍楊寨俾二張國柱王詔趙相明項萬

漢沈小山孫耀庚及各寄囤商豆主家並各該管地方通拘到官嚴加究鞫查照各犯情由應收糴者應封雇者行令各該州縣糴買封雇應追繳者火速追繳應釋放者釋放取具妥確招由解道覆審毋得枉縱未便

一案仰萊州府 案仰本府官吏照案事理即將即墨縣王五律毛鳳山葛龍吳國輔韓禮李文揚項心源于商人張商人並南商二十餘人金元李廣才卞商人鮑商人及各寄囤商豆主家並各該管地方通拘到官嚴加究鞫查照各犯情由應收糴應封雇者行令該縣收糴封雇應釋放者釋放取具妥確招由

解道覆審毋得枉縱未便

一案仰盜海州

一案仰文登縣

一案仰萊陽縣

一案仰即墨縣

一案仰濟南府 除通行登萊兩府及各該州縣嚴拿究解外案仰本府官吏照案事理即查該府所屬恐類此者甚多糧價安得不騰而收糴安望湊集哉嚴行各屬如民間積有米豆即應盡數賣之於官官即用平價兩平收買毋得虧累如有本地奸猾招誘南商及土商私糴興販者速即究解仍諭所屬不時

體訪勿得怠忽如該州縣派有定數而運不及額年終甄別責有所歸各具遵依緣由徑報本道查攷毋得故違未便

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二十六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萬歷四十七年七月十五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批據本道呈詳前事蒙批海運

苦於無船淮船重大難行遠船簡便省費舍彼就此倘源源可繼不憂渡海之艱矣准照數動支民屯及大嘴銀專委徐應龍押同匡廷佐前去監工成造勒限駕回裝運該道移行海蓋道嚴飭官匠督成以濟運務仍候移咨

遼院知會繳蒙此本月十六日又蒙

本院批據本道呈同前事蒙批此文業已批行併咨

遼院矣仰照前批行繳蒙此本日又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批據本道呈同前事蒙批

准照

督餉部院詳示行繳蒙此案照本年五月初四日先蒙

欽差專督遼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李　批據本道呈詳前事蒙批依議照數動支銀兩

委官押同匡廷佐前往打造依限報完駕回裝運嚴

禁草率虛冒有功之日如式多造另議獎賞餘俱如

議仍候　通示行繳蒙此依蒙責差萊州府平度州

州同徐應龍押同匡廷佐齎領銀兩前赴遼東買辦

物料招募匠役成造船隻回登裝運去後續據徐應

龍稟稱蒙委齎銀過遼成造船隻卑職因遠地衛官

推調只得自行招募二十餘日招得陳王匡三人六

月十八日嚴守備到任另招二十三日黃同知亦出

票適值夷奴赴破開原慫恿難盈尚思鐵嶺瀋陽又

兼西虜乘機挾賞沿途刼掠往來最艱祇有廣益至

大凌河皆是夷人木植來做馬市現今停止先議塔

山右同衛近海可造又與西虜相隔十餘里遠東司

道見勢危迫命卑職暫停職恐遲誤餉期隨齎執原

銀回繳到道據此本日即據把總傅與盛稟稱目今

運糧乏船打造便於雇募而塘頭船尤便於遠船竊

思所造遠船每隻費銀八九十兩所載不滿二百餘

石更加水手工價飯米較於雇船費畧相當且奴酋

蕩平此船置之高閣即變價亦必不能如數矣計造

塘頭船運糧實為省便今將腳價銀兩借作造船之

本載過糧石扣算除還價完之日船隻歸民在官實

為不費於民深屬便宜每塘頭船一隻議給價銀一

百兩船隻俱要寬大堅固限以每隻載糧五百為率

毋容窄小不堪查得樂安壽光濱州利津海豐霑化蒲臺等處得共造船六十餘隻共該價銀六千餘兩分給各該船戶俱係殷實不妨支領前往天津地方措買杉木抅并蓬錨篙楫等項損具興工定艌再給一半工完找足防其情緩延推伏乞每船先給價銀五十兩庶便著各船戶支領趁時辦料等情到道據此為照海運遠糧每苦於舟楫之不敷前議赴遠成造已蒙詳允委官齎銀往彼造用緣奴勢披猖不惟遠人奔逃不應雇募抑且市場停罷物料難尋欲行暫止以俟聲息稍寧而遠左需糧甚急運船又時刻難緩乃把總傅與寧者前因委往各處封雇商船灼知塘頭船隻堪以海運天津地方多蓄材料可供買造

故建此議以濟運務舉報樂安船戶董迪春等壽光船戶王煥等濱州船戶張東生等海豐船戶劉才艾等霑化船戶李士化等利津船戶李仰山等共造船六十四隻計每船價銀一百兩共該銀六千四百兩每船先給銀一半置辦物料俟工有次第陸續找給又每船以載糧五百石為率扣除腳價二次可抵借本扣完船歸于民又省一番變價官不費而事不煩民不擾而利不失誠兩便之術也合候呈詳允日將原發徐應龍銀一千五百七十二兩二錢即付本官再動民屯大曠銀四千八百二十七兩八錢共足六千四百兩俱付與傅與寧先領一半三千二百兩散給各船戶置造船隻就令本官董工監造勒限造完以濟運務庶錢糧不虛費而軍興有實濟矣緣係請動銀兩成造船隻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一呈 督餉部院

一呈 撫按兩院

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二十七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災傷踵告海運難支懇乞亟

題減運以安邊腹兩地事據登州府呈萬歷四十七

年七月十三等日蒙本道批據招遠縣申稱據本縣四十八社鄉民王應祖等告稱本縣偏疲小里地瘦民貧商賈不通賴農辦課養生四十三年遭荒民死大半瘡痍未起自今入夏以來亢旱不雨黍穀皆枯豆田禾種不惟錢糧難辦抑且糊口無資老稚嗷嗷日夜隱憂等情到縣據此本縣隨單騎減從親詣各鄉查勘得境內自夏徂秋亢陽不雨天門綿遠地脈盡枯青山之木皆蒼赤火之烘不夜東南稍有微潤生機不勝殺機西北且無密雲愛日總成畏日高崗黍稷望之與石色同丹沃壤禾苗病矣與秋容俱老一粒可無成熟何以全四十八社之生千家止有涸轍何以納一萬餘金之賦蛟龍力少不能捲東海之

波涸餉心焦誰與汲西江之水貧者傍於飛輓身似
觥筵富者竭其倉箱室如懸罄況小邑之存留既約
一空於洛口之輸倘上皇之宸怒未舒難免乎脫巾
之禍卑職倉皇入境已不堪遮道流離及此時展轉
救荒亦莫克趙心圖畫既受牛羊之牧忍聞鴻雁之
哀鳴哉士女之悲甚矣東牟之慘骨肉痛喪亡之有
日室家驚聚散之無何撫此殫丸憂深漆室稽首請
光明之燭議賑議蠲叩心望陰雨之膏由饑由溺以
固邦本以杜亂萌不獨魏下國之彫疲實以補上天
之造化等因具申照詳蒙批登地旱暵惟黃縣為最
苦招遠按壤黃邑尚偏雨雨次而據報赤燬若此民
將以何為命但四十八社未必其全槁也仰府速委
官踏勘册報以憑酌議蠲恤繳蒙此又蒙本道批據
黃縣申據本縣呂家口社民王惟基等告稱本縣前
此連遭異常山荒逃亡過半幸得二載豐稔民生稍
蘇不意天災流行自春至秋久旱不雨春禾立槁晚
田盡枯民大失望老稚悲啼不惟糊口無資抑且賦
稅難辦目今運遠米豆急如星火百姓驚慌恐運後
復米豆無出不走南則走北耳伏乞踏勘虛實懇賜
轉申蠲恤暫停海運以解倒懸連名具告到縣據此
看得本縣地狹民稠小民居常專以紡織為生每苦
本色之難前已具申頒納折色頃自春徂夏雨澤愆
期本縣躬率僚屬虔誠步禱已於五月二十二日微
雨霑足六七寸麥苗大有可望其

春禾穀秫苗而未秀秀而未實至於豫豆蕎麥等禾
勾萌者未逢甲拆者盡枯一望四野蕭條滿目本縣
隨督同佐領躬踏勘得四十八社地方正北近海
下濕偏得微雨頗有秋成之望西南臨山砂薄盡皆
赤地全無一粒之收至東南東北約有二三分之賴
耳通融計算此地災傷共有十分之七等因具申蒙
批據稱該縣被災有十分之七民真不堪命矣仰府
速踏勘酌議以憑轉報海運需糧甚急一邑全罷應
否可從併議報繳蒙此又蒙本道批據蓬萊縣申據
本縣赤山等社里老趙逢卿等揭稱各社久不落雨
黍穀豆田盡行旱死雖於七月初八日落雨二寸二
分禾苗難以甦生懇乞申報據此為照禾田原藉雨
以滋生溯自入夏以來雨澤愆期今值炎暑亢陽肆
虐黍穀豆田有枯槁而未秀者有秀而未實者今於
本月初八日稍獲濛濛之澤尚未霑足即今霑足已
枯之禾難以挺秀合無俯念黎元之衆值此亢旱之
災乞為轉達等因具申蒙批登屬苦旱久矣被災州
邑自招黃而外莫甚於蓬萊據申亟應踏勘以便轉
詳但被災州邑不止於蓬黃招也仰府通查報奪蒙
此又蒙本道批據文登縣申稱據本縣儒學廩增附
生員李天篤等呈稱文登三面環海方二百里為登
萊備倭之門戶本年春旱二麥不收奸民逃避征輸
或入巖窟深谷或為竹井雖鄉長蒙撫招不止仍意
皇天復降大雨以慰之自[illegible]

十日豆苗槁死諸禾萎黃七月初四日禱至初八日颶風暴雨天地晦冥自朝至暮聲如雷吼斷牌坊之石柱如摧枯折合抱之樹木如拉朽至於飄瓦壞垣尤不可勝數穀黍穭秫刮無餘粒大小二豆搡無餘苗致使小民四野之聲不絶逃竄之念益堅伏乞飛速異災早蒙軫恤俾晝夜慮死之民有所盼望而全軀念土之士亦得保守丘墳矣等情行間又據闔縣鄉民劉必明等稟稱本縣三春不雨二麥無收入夏以來亢旱異常大河流竭諸禾焦枯民心驚惶不意七月初八日卯時陰雲四合霖雨霏霏約至辰時大雨如注狂風忽作石柱牌坊被風刮倒官民殿舍瓦草横風揚砂走石萬倍大家小戶晝夜號泣已知死

期在目前不知何處是屍所哀聲震天哭徧四野萬姓蟻命懸絲惟只束手待斃伏乞軫念民隱垂憐疊患俯賜踏勘轉達拯救民生等情呈稟到縣據此照得文登三春少雨二麥不收嗣後二三場小雨稊穭穀秣及二豆苗頗可觀不意入夏以來自六月初一日雨更少卑縣自萊陽交代而返諸禾雖覺旱猶望庶幾旱晚一雨以冀昭蘇不謂一月全無雨澤也卑縣自攝事以來東奔西馳錢穀未得尚此欠數甚多萊陽田十九日始得一比乃迎仙六里里長如盧守祖林隴修林世著林世祥其人者慣於侵抗錢糧收糧在手藉口逃糧太多新增遠餉為名逐泥門逃走而花戶見里長之逃也恐其拘應里長且錢糧無著

落各相率而潛匿卑縣一面委縣丞王問先踏丈荒地許除荒糧以安其心卑縣隨即親詣該里一以觀踏丈之虛實一以觀潛匿之景象一以觀禾稼之旱傷入其野蓬蒿滿目太半不莪間有一二碩秀率乾燥糠秕其晚穭穭及晚豆生意皆索然也入其鄉里之人泥門寒戶糧畜別藏難犬尚在大率晝藏山林之中夜歸室家之內無論小戶即巨室亦皆如此閭巷蕭然若遷移也意欲捕捉恐其愈驚不得已用温言招撫其生員里長有承認招撫者卑縣朝而出暮而返夜半而歸愀然大為不樂無何雲光一里里長段才興又報逃矣温泉都朝陽都又報逃矣卑縣將各都荒糧俱當面盡數暫除許俟踏完申文開除有

招之而返者如林隴修等四人是也有招之而不返者如段才興父子是也近已緝至棲霞捉回其家屬羈候一面著伊急親招致此時青苗在地尚自如此秋後收倉入囤又當何如哉日來旱甚士民各先進旱災呈狀到縣卑縣七月初四日布壇於文山之左竭誠親禱不意初八日辰時風雨驟至萬竅怒號聲吼如雷屋瓦盡飛庭樹摧拔塞滿踊道幾不能行申時方住無何而倉房監墻申明亭倒塌矣城樓城垛報倒三十六工矣鄉城民房倒塌掀揭不計數盜海蔡應選雇來淮船亦報損壞逮雨歇卑縣即環城及詣四鄉十里迤外親看禾則盡偃傷損實多及委佐領四散踏看田稱亦復如是是從來所未有之變也

由前而觀則旱之所傷者什三由後而觀則風之所傷者什四合三與四約有七分傷災而民間之所遺者亦無幾矣士民皆遮道號泣卑縣亦相對慘然莫知為計竊思東方當大役之後生理纔復海運值新開之時須餉甚急而一旦遭此大變也蓋有外懼不勝其內憂者矣皆卑縣奉職無狀所致除一面痛自刻責修省外等因並據該縣申為祈禱雨澤事備言風雨驟至飄瓦拔樹損禾情由蒙批登屬終歲苦旱禱而得雨又以驟至狂風諸禾盡偃則風雨又繼旱而為之災矣嗟我子遺何不幸至此見今查議近海州邑悉收本色如此旱潦相仍將何本色可收也仰府速查勘報蒙此又蒙本道批據萊陽縣申稱本年

五月初九日准本縣主簿王山玉牒據迎仙鄉陶獐社里老陳應科等稟稱本月初三日未時遭猛風暴雨平地水雹三尺二麥俱被打爛田禾盡皆白地全無所望錢糧何辦懇乞親詣踏驗轉申等情到職惟恐不的親詣被災處所離城十五里往東南地方陶獐社寨口三村城陽五村逐查麥被水雹將熟二麥盡被打爛佈種青苗概成白地據年老鄉民泣稱自幼至今未罹此災等情備牒到縣准此申詳本道蒙此東年方苦久旱而萊陽又報雨雹何年不順成之若此也第雹與霪霖不同雨時傷禾不過徑行一路耳非徧地也仰府查報蒙此又據寧海州申稱據本州各坊社劉執佐鄧登瀛雒翰等連名申稱四十三年大旱禾苗枯槁秋成無望民死過半轉移甫及三載尚未全甦今又遇亢旱自春至夏絕無犁雨小麥秕瘦不收穀稆雜苗盡枯佐等日夜驚惶不惟糊口難支抑且錢糧無辦遭此災罹民難存生懇乞憐苦亟救災危保全生命轉達上告等情到州據此查得本州四十三四兩年連歲大祲概州人民逃亡過半幸於四十五六年頗收人心稍安今自立夏以來絕無點雨小麥秕瘦穀豆雜苗盡行枯槁親詣阡陌目不忍覩秋成失望宛若四十三年之景象不惟明春之糊口無資而今歲之人心已動本州當涖任之初遭此大旱且不知為東人計矣除朝夕反躬自咎以身請禱外等因具申到府據此又據棲霞縣申稱據

本縣四十六社里長趙思齊等告稱本縣地方砂山田皆磽确旱則易枯澇則立仆前遇大荒民傷太半後雖薄收元氣未復自今春亢旱二麥僅獲十分之四黍穀吐秀之際又值冰雹幾處雖已被災未敢輕陳孰料五月二十日以後亢旱至今點雨未落致將稻穗含胎未吐黍穀雖秀旱傷無粒惟賴豆田蕎麥棉花無論成苗未出遍野盡皆焦枯目今縱雨僅活二三萬姓嗷嗷坐以待斃告乞轉申以垂下命等情具告到縣據此又據本縣闔學生員郝守標等呈稱本縣彈丸小邑四圍皆山地多砂石旱澇易侵方春無雨二麥既已無收今豆雖種亢旱尤為太甚自五月迄今點雨未霑黍穀已秀未秀盡皆焦枯豆田已

出未出均為赤地往歲曾旱但在春末夏初尚有秋田可望目今異旱值夏末秋初諸禾皆槁秋收絶望此等亢旱世不常見士民驚慌老幼寒心咸恐展轉溝壑就食他地諺云秋旱離鄉正今日之謂也呈乞查勘轉申以俟蠲恤等情呈縣猶恐不的卑職督率典史親詣各鄉村踏勘得災傷與前所告呈無異事屬異常民不堪命合宜申請轉達緣由到府又據福山縣申稱頗得微雨亦屬霑足不為重災相應免議本府據此除奉文一面委官踏勘完日類詳外為照本府八屬除福山縣雨稍霑足未至大荒外若寧海蓬萊黃縣棲霞招遠萊陽文登自夏及秋亢暘肆虐旱魃為災春種者秀而不實秋種者生而不秀甚有

晚豆未播種者始生苗立槁者而寧文吏過異風霆雨拔木傷禾萊陽氷雹落地三尺二麥一時糜爛此非獨災也且災而異矣以故士女失三農之望而號泣遍郊原里排懼催徵之苦而逃移幾村社觸目者酸鼻驚耳者痛心事關民瘼理宜報聞除申呈兩院司道外理合通詳緣由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登郡大稔之後傷殘凋敝未復其初近年雖稍有收而海運糧至二十餘萬葉舉數年之積而為一歲之輸十室九空公私俱匱矣今

部文又將以三十萬為定額而遠左且視登萊為不涸之倉即陳陳相因且不能供而今則天降旱災延袤千里無地不荒無苗不槁兩郡俱稱焦釜而報到

先有登州覩茲景象是逃亡之接踵無異於遠左兵燹之餘將來之啼饑亦不下於遠左庚癸之呼也此即自為粒食計亦孔之艱矣乃遠海兵糧仍責運於登萊不幾緣木求魚耶若不預為卧酌別求變通猶執昨年成熟之議而惟遠糧之是徵是望恐饑饉海嶠民窮盜起地方將來之變故且在蕭墻之內而何暇為遠人供億計也職先於五月二十日有東方大旱無禾遠餉難拘成額一詳已經呈請減運今目擊災荒敢再補牘除災傷分數蹣邮事宜會同守道另行詳奪此係運餉重務事關軍

國亟宜早計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督餉部院

一呈　按撫兩院

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二十八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那運本色以濟急需事據青州府呈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蒙本道札據本府申本年六月十五日蒙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信牌抄蒙

欽差專督遼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憲牌仰府即將該府所屬州縣派有遠鎮銀兩

文到該府分頭差人守催完足收貯府庫聽候詳請
允日海運施行該府具收完過銀數報司查考蒙此
查得府屬益都等一十四州縣新增餉銀三萬八千
四百三兩一錢四分零除先已完銀一萬兩委差臨
淄縣主簿段文炳於萬歷四十七年四月初二日解
司轉解訖後完銀二萬二千四百三十兩七錢四分
零見貯庫例應請詳合候申允遵將前銀解赴登州
就近便買其未完銀五千九百七十二兩四錢零見
今嚴催各屬解到另文申報等因具申照詳蒙批新
餉銀兩近議全充海運且續奉

餉臺那運本色一行將該府應納錢糧盡改本色則
所留運之銀更不止於遠鎮銀矣但來文原有沿海
州縣俱運赴登州轉運是責在州縣設法徵糴貯糧
備船運赴登州非謂將銀解赴登州令登州代糴也
該府還徑詳登州道行緣蒙此案照先蒙整飭登州
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帶管分守海右
道山東按察司副使陶　紙牌仰府即將該府屬續
解到新派遠餉銀九千六百五十一兩零并將未完
銀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一兩零嚴限催完不必委官
類解聽候登州道詳請作為海運支用遵照明文施
行蒙此查得益都等一十四州縣新增餉銀三萬八
千四百三兩一錢零除先完銀一萬兩委差臨淄縣
主簿段文炳解赴
布政司轉解[illegible]

四百三十兩七錢零遵行解府貯庫或將前銀分發
近海州縣糴買或關解登州府就近糴運乞請明示
以便遵守其未完銀五千九百七十二兩四錢零見
今嚴催各屬徵解另文申報庶餉銀不致遲誤軍需
亦得濟急等因緣由具呈到道據此該本道批查看
得登萊兩府今歲一年已運盡兩年遠銀而又借各
項起存銀以收糴續運見候扣留濟青兩府新加遠
鎮補還據呈該府本年之銀尚不足還登萊已運之
數無米之炊誠難之矣但味

餉臺那運本色之文是不拘是否遠鎮俱且那為運
資不拘某州邑錢糧俱當發近海州縣徵糴也該府
見有樂壽諸日等縣近海即當分發遠銀及時糴買
徵收速於海口發運若云將銀解至登州恐殫凡黑
子之地赤旱無米之時自救不暇不能代青屬而料
理也至於運餉須船押運須官俱當一一講求者該
府近海雖止於四邑而遠銀應出之數不下於登州
一郡轉盼秋成便宜徵糴倏忽交春又思發運事務
則立凡一應運餉事宜亟速舉行報繳除扎行青州
府查照舉行外擬合移會為此合關前去
貴道煩為查照知會轉行所屬運餉府州縣亟速舉
行請勿遲滯

一關　濟南青州兵巡道

一手本　湖南萊州分守道

一照行濟南府

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二十九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赴邊甚急望關漸遥再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照得近奉

督餉部院明文并題奉

新旨濟南青州近海州縣收納本色轉運濟所有緊要事宜合行查議為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即將單開徵運本色事宜逐項議妥列款造册呈道以憑酌議轉詳施行毋得遲錯未便須至牌者

計開

一議運本色查該府所屬内除某州縣離海窵遠免運外其餘近海州縣幾處每處每年原額遠鎮銀若干新加遠鎮銀若干通共銀若干照依時價計算米每石值銀若干豆每石值銀若干以十分為率照征倭例八分運米二分運豆共該米若干石豆若干石

一船隻一項運餉之所必須而在東省最為難得登萊打造雇募有成效矣該府應作何計議又登萊船隻半係該府所屬海口雇用者今各海口有船若干先造册報

一議水價銀兩要見某州縣自某海口裝糧開船至蓋州套交卸除鋪墊神福照登萊一體不必再議外其價每石應給銀若干速議確報

一議督催押運官員該府設立千總或一員或二員總司運事把總隨時增減勿拘員數取其分押快便也廉丁作何議給看糧夫作何召募一併員役職名造報

一每糧船一隻刻給長單一紙開載本船裝糧數目并運官船役姓名及本船雇價以便到遠交卸查考

一議措防凡糧船發行開洋之日應委何項官員親詣海口嚴查各船不許夾帶禁物及稍販子女勾引逃犯等弊

一查州縣各倉貯粟穀總數若干内應借動若干碾米若干以濟遠運

一原議近海州縣徵收糴買各隨其便今該府近海州縣或用徵收或用糴買何者為宜速議詳報

一發去海路册海運書（濟南青州各七部）分發運糧州縣及管運務府佐觀覽俾知運餉規條顛末

一牌行濟南青州府

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海運摘鈔卷二

三十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東方大旱無禾遠餉難拘成數乞准通融扣算以符

明旨事該職於本年四月十三日接奉邸報蒙

本部院先在山東撫院時據職呈詳為急請多餉以濟危遠事內稱登萊海運因百事掣肘每年止可運八萬三千有奇而遠銀有限勢難兩年並徵亦止該運此數此外升合非遠之物矣蒙

本部院具

題酌議量加內云大約以二府之筋力每歲運糧十

萬已為竭盡無餘隨蒙

部覆得

旨欽遵在卷職即一面守催淮船及打造遠船星夜裝運溯自二月十四日至今五月十四共計三閱月已運過米豆十萬七千有奇見今裝運開洋者不下一萬三千餘石止據目前於運無誤於額有餘似可相安於無言矣但今年之所運昨年之所收也昨年之所收歷年之所積也歷年之所以積者祇因登萊地僻山深不通貿易而又海禁森密商販全無稍過有秋輒苦糴賣之無路更逢加派旋糶易銀之不前故一下糴貨米豆之令而捆載而至者轂且擊也再下徵收本色之令而負戴而投者踵相接也蓋以數年之沉積而為一旦之疏通自然翕集又以四塞之無途而供一路之輸將亦自然輻輳耳半載之間通計登萊二府徵收糴買共得糧十八萬有奇意謂今年接踵徵糴可以源源不窮不虞旱魃為災十旬不雨登萊青濟之間秋苗萎黃糧價騰湧民心震懼預為蓄艾之謀市集蕭條絕無握粟之人值此時勢不但徵收本色之令不敢復施即糴買之方亦不敢復講以匱內地之藏以貽騰價之譁也是以止計目前之海運且溢於原議之數而有餘若論明年之海運則雖覓升斗之粟而不可得矣然職不敢因明年接濟無策而先留今日之有餘以補異日之不足也自季春以來旱暵異常誠屬地方之不幸而惟其旱也

波平日朗實為海上之奇逢過此以往恐如此風日不能多得以職謬算莫若乘茲順利自足今年十萬之外并將明年應運米豆陸續繼運儘趁佳時至秋而止計運若干即扣作明年十萬數內而今年赤地千里明年之收糴必難今夏亢旱驕陽明春之風雨必甚米糧缺乏帆檣擱遲容職設法催趲務及原額職之心力如是止矣如以今年之多運而反執此以例明年復以明年之缺額而更繩以今年之溢數則雖神鬼輸而天雨粟不能也蓋海上之風波有順有逆而地方之年穀亦有豐有凶在職既不敢以逆而凶者引以為常在

廟堂持議者亦不當以順而豐者驟以為例矣今於

豐山順逆之間裒多益寡大約三年之內僅可不失
每年十萬之數耳為此懇情上陳伏候
鑒裁然此就登萊出糧之難而言也若論遠左收糧
之難即今運去者已十萬餘而蓋州套收者止一萬
餘耳三犋牛則全未收也登萊之運去愈多則遠左
之收受愈苦定於十萬勿復加增為登萊實所以為
遠左矣併乞採擇咨
題彼此兩便緣係東方大旱無禾遠餉難拘成數乞
准通融扣算以符
明旨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
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督餉部院
一呈 兩院
萬歷四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七月二十五日准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照會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王 憲牌前事等因蒙此行間又據
經歷司呈抄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憲牌俱准
督餉部院李 咨議海防道副使陶 呈稱登萊二
府徵收糴買共得糧十八萬有奇欲以今歲之有餘
合於豐山順逆之間裒多益寡大約三年之內不失
每年十萬之數酌量豐歉以為通融之計已行布政
司備查登萊地方今歲豐歉若何應否通融總算逐
一綜覆明確以憑咨覆去後未據回報擬合行催為
此牌仰本司即查登萊地方今歲豐歉若何其多運
之數應否作何通融總算查議明妥通詳
兩院以憑咨覆施行此事緊急毋得違延等因蒙行
到司合行移照前去煩查登萊地方今歲豐歉若何
其多運之數應否作何通融總算查議明白牒司以
憑轉報施行准此案照本年六月初十日蒙
督餉部院李 批據本道呈前事蒙批每歲十萬已
經屢疏
題明即有多運無非酌量此之豐歉彼之緩急以為

通融計算也依議候咨
部具
題行繳蒙此本年七月十六日又蒙
督撫軍門王 批據本道呈同前事蒙批歲運十萬
原經屢疏
題明即督餉部院前任山東亦身親為之而知其不
能增也今且有二十萬之議矣數既增而歲且歉如
天時人力何哉該道預為料理以備將來轉運仍候
部文至日具
題繳蒙此本日又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批據本道呈前事蒙批海
運原題十萬酌量豐歉指據通融每年務不失額已

竭脂力矣豈堪倍加以重地方之困耶候會議達
部具
題繳等因蒙此遵候在卷今准前因已經節行登萊
兩府查議去後今據登州府呈稱查得本府所屬蓬
萊等八州縣額派遠鎮銀兩奉文徵收本色載運遠
糧接濟軍需萬歷四十六年徵收四十五年遠鎮銀
共一萬七千四十五兩五錢四分三釐九毫及查蓬
黃福招盜文六州縣用過糧價水脚銀六千六百九
十二兩九錢一分一毫共已運過米豆一萬三千三
百七十三石五斗一升差委千總黃循恩押運赴遠
取有實收附卷其存剩銀一萬三百五十二兩六錢
三分三釐八毫批差黃縣主簿魏朝臣解訖掣有倉

收在卷另文呈報外為照四十七年徵收四十六年
遠鎮徵過糧數借過倉穀碾米蓬萊米豆二萬一百
七十石黃縣米豆二萬石福山豆一萬四千六百五
十六石五斗三合三勺招遠米豆一萬四千五百二
十七石七升萊陽米豆一萬四千四十七石九斗盜
海米豆八千五百五石文登米豆一萬四千六百石
又有驗定商豆八千七十五石通共米豆一十一萬
四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七升三合三勺其州縣尚
有見載之糧數難預定及查原奉文登萊二府共歲
運遠糧該十萬石今登州一府已運過十一萬四千
五百八十餘石其未了數額毫鎮該一萬七十四
十五兩五錢四分三釐九毫內除動用過糧價水脚
銀六千六百九十二兩九錢一分一毫外實該銀三
萬七百五十二兩六錢三分三釐八毫內除動用過
糧價水脚銀六千六百九十二兩九錢一分一毫外
實該銀三萬七百五十二兩六錢三分三釐八毫內除
動用過糧價水脚銀六千六百九十二兩九錢一分
一毫外實該銀三萬七百五十二兩六錢三分三釐
八毫內除動用過糧價水脚銀六千六百九十二兩
九錢一分一毫外實該銀三萬七百五十二兩六錢
三分三釐八毫內除動用過糧價水脚銀六千六百
九十二兩九錢一分一毫外實該銀三萬七百五十
二兩六錢三分三釐八毫內除動用過糧價水脚銀
六千六百九十二兩九錢一分一毫外實該銀三萬
七百五十二兩六錢三分三釐八毫內除動用過糧
價水脚銀六千六百九十二兩九錢一分一毫外實
該銀三萬七百五十二兩六錢三分三釐八毫內除
動用過糧價水脚銀六千六百九十二兩九錢一分
一毫外實該銀三萬七百五十二兩六錢三分三釐
八毫內除動用過糧價水脚銀六千六百九十二兩
九錢一分一毫外實該銀三萬七百五十二兩六錢
三分三釐八毫內除動用過糧價水脚銀六千六百
九十二兩九錢一分一毫外實該銀三萬七百五十
二兩六錢三分三釐八毫內除動用過糧價水脚銀
六千六百九十二兩九錢一分一毫外實該銀三萬
七百六十九兩二錢三分零已解過一萬六千矣所
餘二項銀兩安足以買十一萬餘石之糧是多運之
數其應通融總算來歲之數無容易矣然而天時若
豐價值若賤或可酌處今查登屬唯萊陽福山稍稱
兩足而萊陽又有冰雹之災此外盜海等六州縣自
春徂夏自夏徂秋三時亢旱二麥寡收舊苗立見槁
枯晚禾未及播種其長而不秀秀而不實者一望如
掃則今歲之秋成已難望捻而明年之春運豈能速
濟將來豆無處糴買貧民有相率而逃耳是所多運
之數其應通融總算來歲之數也無容再議矣再照
今歲已運糧甚多而正項之銀無幾皆各屬細心料
理有徵收本色者有糴買商民者有借碾倉穀者多

方設處始及此數而水脚之卿借府庫者不與焉則
卿借須蓬倉穀須補庫藏須清即如
憲檄盡留
戶部應運錢糧恐尚不足以償今歲之運價也容俟
查明另文呈報據此又據萊州府呈稱依蒙俱經備
關海防廳并行運糧州縣查議去後今准海防同知
鮑孟英關稱查看得萊屬之秋禾因亢陽日久業已
焦黃人心皇皇恐四十三年之災復見於今日幸靈
雨載零收成僅減分數而掖縣為甚僅減者雖不可
以報災而米價則異於昔矣貴賤因時不能預定夫
多運不便於海收州縣少運不便於遠差事兵歲運
若干主持自

上非本廳所敢輕議也等因備關到府准此該本府覆看得所屬州縣自入夏以來雨暘不時豐歉異致在被縣得雨最晚即霑足亦不濟事維穀與豆或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在在有之雖不無災傷而各社分數參差不一故未敢以災傷遽報也其餘州縣較之被縣稍稔第大祲之後積貯無餘而餉運之多寡尤斟酌於

上裁非本府所敢擅議者又查登萊二府計每年所運遠餉至十萬石民力已竭若以遠餉多寡計算則除登州府該運四萬本府該運六萬石及查近海被平昌濰膠即六州縣自二月起至七月十二日止已報裝運過遠正項米豆七萬七千七百六十九石六

斗五升三合近據平昌濰三州縣并千總李天培揭報已裝米豆六千八百八十石以上二項通共米豆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九石六斗五升三合內除本年應運六萬石外多運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九石六斗五升三合與夫見在裝運及奉行改徵本色借動倉穀遵照原行俱運赴登州轉運俱應通融總算來歲之數除抵淮新舊遠餉銀兩外不敷銀數請動

戶部錢糧收買統候年終將已運未運米豆動支各項銀數照冊呈報轉達各緣由具呈到道據此為照登萊兩府僻居山海地瘠民貧家鮮蓋藏人無生計即在平居無事之日尚如遭兵過熒之年況當大祲之後逃亡之棄地未耕接踵征調之繁魚鳥之驚魂未定昨歲擎舉海運欲令覓覓登萊供遠左大兵果腹之役無異責窶子以好施望巧炊於空谷也然而患在震隣誼當披髮不得已而盤登萊之民力應遠左之需求原議以應解遠鎮銀之數改徵本色米豆而運糧止該八萬有奇也

前院約其大槩增至十萬而登萊已餘二萬不償之貸矣本道因見今年風日晴和舟師稍暇又多方續運至一十八萬有奇而登萊千里之內凡官司之贖儲軍民之口食葉傾庾倒廩以應之所以為此者蓋以

餉臺一十萬之數為之準則界限欲乘風波不作之日預運此數以備明年不可知之海路也今計登萊

每歲應運糧十萬石而止今查登州已運過一十一萬四千五百八十餘石萊州已運過八萬四千六百四十餘石總計一十九萬九千二百二十九石有奇矣已前之倉儲既空全望將來之接濟有賴孰意天禍二東風雨愆期登之萊陽水霪最慘寧海等六州縣自春迄夏二麥鮮收及秋亢旱為災風霪繼虐近又以海水淹沒見告矣萊之州縣得雨最晚枯槁遍野極目萬萊市無握粟糧價驟騰民情洶洶今年一年之歲事竟已半屬荒蕪來春之豐歉尚賒何濟遠左之庾癸況在今日登遠兩地均屬禦虜之時於應援既不分秦越而有呼必應於輸將亦當共肥瘠而不得偏枯此一方剜己肉而望人之腹者也今據二

府呈將今歲多運米豆通融計算抵作來歲運數准作新舊遠鎮銀兩外再有透用登萊糧價水價船價之類統候秋分停運之日合總彙算或請留解部銀補還或提別府折色遠鎮銀扣抵以清庫藏以恤災黎此通審時度勢萬萬不可變通者也請乞亟達

兩院速賜具

題以每年十萬永定為額以便遵守地方之苻再造無窮矣擬合牒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合牒

貴司煩為查照轉達施行

一牒　布政司

萬歷四十七年八月初一日

三十一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一本為災傷踵告海運難支懇乞亟

題減運以安邊腹兩地事據山東布政使司呈案職等批登州海防道副使陶　呈據登州府呈據寧海招遠黃縣蓬萊文登萊陽棲霞各州縣申稱四十三四兩年連遭大侵小民逃亡大半今歲夏秋復遇亢暘諸未盡槁百姓已不堪命文登又異風暴雨拔禾傷豆萊陽又降水雹平地三尺民苦更甚似此異災又如乙卯丙辰景象矣乞要暫停海運大賜蠲恤以解倒懸各將罹災情狀備申到府為照本府八屬除福山縣雨稍霑足未至大荒外若寧海等七州縣自夏及秋亢暘肆虐旱魃為災春種者秀而不實秋種者生而不秀文登更遇異風霪雨拔木傷禾萊陽水雹落地三尺二麥一時糜爛此非獨災也且災而異矣以故士女失耳農之望而號泣遍郊原里排懼催征之苦而逃移幾村社觸目酸鼻驚耳痛心事關民瘼理宜報聞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登郡大侵之後傷殘凋敝未復其初近年雖稍有收而海運餉遠西柄之掇以素不產禾之地而運糧至二十餘萬業舉數年之積而為一歲之輸十室九空公私俱匱矣今則天降旱災延袤千里無地不荒無苗不槁兩郡俱稱焦釜而報到先有登州覩茲景象是逃亡之接踵無異于遠左兵燹之餘將來之啼饑亦不下于遠

左庚癸之呼也此即自為粒食計亦孔之艱矣乃遠海兵糧仍責運于登萊不幾緣木求魚耶若不預為斟酌別求變通猶執昨年成熟之議而惟遠糧之是徵是望恐饑饉洊臻流民窮盜起地方將來之變故且在蕭墻之內而何暇為遠人供億計也除災傷分數蠲恤事宜會同守道另行詳奪此係運餉重務事關軍國亟宜早計等因又先據該道呈稱登萊二府旱魃為災十旬不雨登萊青濟之間秋苗萎黃糧價騰湧民心震懼不但徵收之令不敢復施即糴買之方亦不敢復講乞將今年多運米豆扣坐明年十萬數內今年赤地千里明年收糴必難今夏亢旱驕陽明春風雨必甚合于豐凶順逆之間哀多益寡大約三

年之內僅可不失每年十萬之數等因照計蒙撫院計批登郡旱荒民艱粒食今歲海運即求足于原議十萬未安從出剔又從而請益耶仰布政司酌議類詳以便具

題繳又蒙按院詳批布政司會同該道覆議詳報蒙此案照先蒙撫院案驗行司或將青登萊及濟南近海地方應納錢糧俱改本色或借倉穀或將新餉銀兩廣行召買俱運赴登州轉運此勢大燃眉凡應解該部錢糧不妨逕行留用逐一議處停妥通詳兩院以憑酌議施行等因蒙此行據青州府申稱查得益都臨淄等州縣離海窩遠惟樂安壽光諸城日照四縣臨海稍近以上近海四縣舊遠鎮共銀一萬一百

五十七兩二錢零俱未解到新遠餉共銀一萬三千七百八十七兩二錢零已完銀八千七百三十兩一錢零委官段文炳解過銀一千六百五十兩見貯府庫銀七千八十兩一錢三分七毫奉文留為海運其未完銀五千五十七兩一錢零差人守提又據濟南府申查得濱州額設遠鎮銀六千一百七十三兩三錢五分八釐二毫并費銀四十九兩三錢八分六釐八毫六絲五忽六微共銀六千二百二十二兩七錢四分五釐六絲五忽六微奉災疫明文徵八分銀四千九百七十八兩一錢九分六釐五絲二忽四微八纖新餉銀一千六百七十三兩八錢五分一釐六毫已完銀一千三百三十六兩一錢三分二釐六毫七絲五忽解訖未完銀三百六十七兩七錢一分八釐兩一錢八分八釐五絲三忽六微新餉銀一千三百七十二兩一錢九分一釐八毫已完銀一千一百九十七兩九錢三分八釐三毫八絲八忽三微四纖一沙六塵六渺解訖未完銀一百七十四兩二錢五分三釐四毫一絲一忽六微五纖八沙三塵四渺三縣議攤各縣地畝花七禾三酌量不若解銀就彼買運似為妥便海豐縣原額遠鎮銀一千七百七十七兩八錢二分五釐四毫七絲二忽價值腳費候彼時詳奪新餉銀八百一兩五錢四分九釐四毫七絲全完本縣無積蓄止有贖穀每歲不過七百石僅足餬口以備緩急乞請定奪緣由前來該本府署印唐同知查得濱州議將新餉銀就近糴運利津露化蒲臺三

縣并濱州遠鎮俱議解銀糴運海豐議運本色米價
腳價候彼時另詳等因到司該司看得遠餉之取資
於海運者先是以十萬計今則議增二十萬矣此其
為數甚奢東人即不憚飛輓亦必粟有所出而後可
以廣言運事項據海防道陶副使所申則登萊旱魃
為虐千里盡赤百室皆空民惟救死不贍奚暇握粟
乘載及查濟青近海州縣以求協濟而有司亦各以
災見告其無雨無苗猶之乎登萊也官斯土者驚聞
遠事之孔棘亦何敢以泰越相視而故為無病之哀
吟然目擊小民顛連又何忍以鞭扑相加而強作無
米之巧婦惟是務殫厥心期無負

國期無負民苟可效其綿力則一糧一稭在所不靳
但不敢定取盈之額耳總俟年終報數等因到職案
照先准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李　手本為那運本色以濟急需事內稱頃為
轉行該布政司或將青萊登及濟南巡海地方應納
錢糧俱改本色或借倉穀或將新餉銀兩廣行召買
俱運赴登州轉運此勢在燃眉凡該省應解本部錢
糧不妨徑行留用希即處妥回覆以便查照施行等
因又准督餉部院手本前事內稱頃轉行布政司及
青濟守巡等道將近海州縣一應解部錢糧盡改本
色其倉穀堪借者盡行借動新餉堪支者盡行支買
務要刻期完備作速運登以濟危遠之急等因前來
已經列題遵照去後查得餉部戶部右侍
郎李　一本為遠餉燃眉再陳末議懇乞
聖明速賜允行以便責成以圖接濟事內稱該臣趨
事之日遠餉本折尚未議定若干臣於條議前疏款
請行諸臣計一歲兵馬大約之數以便計餉不意
俞旨久擱近接部咨方行計算則每歲本色約用六
十餘萬而馬匹之用有謂芻豆更需三十餘萬二項
共及百萬而目前見運者一登萊耳登萊之運雖議
自去歲而實於今春始力主行之惟時計二府遠餉
額數物力止於十萬茲准部議增為二十萬臣咨行
山東撫臣於濟青近海地方均為協濟且議量動倉
穀以廣其數矣等因今據該司議呈到職該職會同
山東巡撫王　看得遠師待食于海運海運待給于

登萊登萊二郡產穀幾何于是又議及沿海州縣乃
州縣之沿海者青止四縣濟南一州四縣耳此九州
縣產穀又幾何當海運之初開正值年時之豐稔登
萊積粟急于易價民間蓋藏盡發此時但憂無船不
憂無粟然而初議歲輸十萬前撫臣李　猶慮額憂
之今船之難致如初而海運之瓶罌幾盡矣沿海州
縣行令應納錢糧俱改本色起運人情囂然蓋新舊
遠餉各屬多不過數千錙一人挈之而趨挈批即可
了事今責以千萬鍾之汎海去城遠者細載以頃馱
運去海遠者堆積又煩苦蓋抵海則多方以募舟登
舟又守風以泊岸船戶既多侵折糧戶又苦賠償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于是各持解銀之說夫銀可解也

處處皆能辦之奚獨責成于近海之州縣乎職是以嚴檄督成務期輸運本色仰體軍興之急即拂民從事亦不得不然顧民間之粟須藉天生地長天地不能生長人力其如之何今歲登州及青濟沿海州縣多苦旱無禾則輸粟之難不獨窘于人力亦窘于天時矣自昔奴酋犯順摧城破堡荼毒生靈遐邇人心誰不思食其肉凡居

王土皆當轉輸凡為

王臣皆當協力決難以捄腹之軍控方張之虜餉臣急餉職亦急餉餉臣顧加倍職亦顧加倍斷無秋毫之牴牾致議論之抏鑿但據目前之事勢如淮船不可多得而造船于遼遼人驚竄不可得船又轉造于天津往來跋涉每成畫餅則括船于海可不謂難乎餉船開洋海颶不常驚濤靡測深則虞泊淺則虞礁守伺動經旬月生死立判須臾近且慮戎心睥睨運途中梗駕船于海可不謂難乎開鐵既臨聞風破膽北人每思南適南人不敢北渡淮南惟恐留船如脫網之魚遠商惟恐被兵如驚弓之鳥商途阻塞招之不至則通商濟運不亦難乎運糧遠涉不能朝至而夕收返棹歸來或致此迴而彼逗奸弁動索折乾以欠作收其或索之不得以收作欠甚而攙水和糠經風曝日欲掣批交卸不亦難乎有此四難人懷退縮且田間無米市糴難招昔以米豆多而憂腐爛今以年歲歉而窘斂收即仍前以充十萬猶或難之欲加倍望糧于東省恐不獨職以為難即餉臣亦自知其難耳然職不敢自諉其難督率屬勉期及額且與道臣多方區畫以圖不辜

皇上之任使第願主計者毋局職以二十萬之數職亦不敢自限于原議十萬之數銖積寸累儘職力量之所能為倘獲庶幾以如前數職不敢自居以為功如力不可勉數不能充亦望截今歲之贏補將來之乏蓋職督屬不得不嚴嚴則期于集事調小民不得不寬寬則可以奏功通融于彼此盈縮之間酌量于人情甘苦之際庶臨期可免捉襟而遇事無虞掣肘矣職又思餉遠長算陸運取必于人海運待命于天人可必而天不可必以可必者為經以不可必為

權勿因陸運多費而遺其所安勿因海運偶利而行其所不測水陸并輸亦經權互用久暫可行之法也伏乞

聖明勅部酌議施行奉

聖旨

三十二

戶部尚書李　等一本為遠餉燃眉再陳末議懇乞

聖明速賜

允行以便責成以圖接濟事山東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李　題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照得遠師出勤敗潰以來增兵調將目無虛日近者羽檄將遍於天下而士馬十倍於去年夫有兵而不預與之餉則必有枵腹之虞有餉而不早為之運則必有噬臍之患然海運速而險陸運穩而遲況春夏則海運可行而秋冬非陸運不可是以督餉大臣前查舊例近採輿論而斟酌區畫有二策四說皆濟遠人急著轉運之便計也亟當具覆案呈到部該臣看得督餉所稱目前濟急之策謂軍士糧米以六十萬石計而馬匹芻豆以三十萬石計乃今年登萊道陶副使所運二十萬將完矣天津道所運截漕十萬已發矣其薊鎮召買五萬及永平召買十萬俱由陸運抵芝

蘇灣至三岔交卸甚便也然芝蘇灣無船則連造十隻以濟目前計之不容已者也關內之轉輸關外之接運俱製牛車自為拉曳甚便也然給銀已久製立或完亦計之不容緩者也山東濟青登萊及薊永河間近海州縣俱將新餉納本色以為明春海運之需議于淮上造船以供明春海運之用查征後造船舊例應動戶工二部銀一十三萬五千兩所當照數支給者也近聞文登縣主簿徐弘諫所造淮船每隻百兩實為省便所當加職仍為委用者也至于海運大開舳艫千里而水手旗甲不無奸偽則單引腰牌宜給以便稽察者也奴造臣舟謀絕糧道或沿海亡命覘雙伺隙則海防兵將宜設以防不虞也大洋之風波甚險而真正之漂失當原則寬文法以恤之有意作奸者追究至遭溺者免不為縱矣士民備腳自運何異輸粟助邊則分別多寡以優之多者優陞職少者量授官不為濫矣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兩人同心雖金可斷今在局內者嘔心區畫而文移飛遞也乃局外十不一應者有之或動至經月者有之如此而當呼吸存亡之際其能濟乎即如臣部題准加派一節該省鄉紳俱言徵輸在縣矣至今猶有未解者如留稅一項業已奉

旨部文已到如太平府者猶然混解使海內俱如此痛癢不關俱如此秦越相視則數百萬軍需將鬼輸之乎數百萬之轉漕將神運之乎臣于是而信督餉與臣心同苦病同調矣今議事在淮上則徐淮道任之事在山東則山東司道任之事在天津薊永則各司道任之與督撫諸臣一體催督各司不奉法者令行參處或臣部會同科道參處皆非得已之著也如有實心任事極力勤

王如登萊天津道臣年終咨部紀錄優叙其沿海府州縣官俱內聽吏部外聽撫按以賢能銓調蓋賢者重名而輕利故多急公而忘私與夫鼓舞文武士民分別陞授等項事屬吏兵二部職掌非臣部所敢越俎也伏望

皇上垂念遠餉嘵瀝上聞下臣部容臣移咨吏兵工三部及省直督撫一體遵行遠左幸甚臣等幸甚

三十三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赴邊甚急望
關漸遙再懇愚忱仰祈
聖鑒事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蒙
欽差專督遼餉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李　憲牌先准
本部咨稱遼東經畧熊　題前事等因備蒙牌仰本
道即便移會青濟萊州守巡等道將近海州縣應納
本色應借倉穀應動新餉俱要多方措辦委曲收置
務足三十餘萬之數急為轉運以濟目前之急仍傳
示押運等官俱要實心任事勉力報効年終分別咨

叙取具遵依繳報以便查考蒙此本月二十八日又
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王　案驗准
督餉部院李　咨先准
本部咨稱遼東經畧熊　題同前事蒙此行間本日
又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憲牌前事准
督餉部院李　手本内稱山東海運據海防道詳報
已運米豆一十一萬餘石該山東清吏司查得經畧
議用本色六十萬石則登萊海運今歲至少可運三
十餘萬石俟明春再議酌加頗為轉行布政司及登

萊青濟守巡等道將近海州縣應納本色應借倉穀
應動新餉俱要多方措辦委曲收置務足三十餘萬
之數急為轉運等因到院已經案行布政司查議外
看得登萊海運向經　前撫院李　定議歲運濟遠
業有成案今一旦議加三十餘萬石是比前歲不啻
三倍何前啻而後豐昔寡而今多一至此也登萊及
沿海州縣應輸本色計數若干年穀果否豐登船隻
果否齊備海道往來果否順利招商載穀召買果否
通行擬合再行博謀廣詢以便回復為此牌行本道
即行登萊近海州縣悉心計議如果物力年時可辦
三十萬石遵照原文同心協濟如力難措處不妨明
白條議各府州縣通詳

兩院並詳該道酌議類詳務求長便無悞邊儲限文
到五日内具報以便回覆施行蒙此又准分守海右
道手本蒙
本院憲牌准
督餉部院李　手本同前事准此本年八月初三日
抄蒙
督撫軍門王　憲牌准
督餉部院李　咨同前事等因備牌仰道即行登萊
近海州縣悉心計議如果物力年時可辦三十萬石
遵照原咨同心協濟如力難措處不妨明白條議各
府州縣通詳
兩院併詳該道酌議類詳務求長便無悞邊儲限文

到五日內具報以便移咨施行蒙此又准
山東布政使司照會節蒙
撫按兩院案驗俱為前事等因備准移照本道煩為速
議妥確牒司以憑覆酌呈報
兩院施行准此又蒙
督撫軍門王　批據濰縣申同前事蒙批海運之艱
何方不爾由濰縣以類推而青濟沿海州縣所難又
可知矣但遠兵待食全資海運今之視昔議加三倍
即有恤民之心恐難行寬減之法仰海防道查議報
蒙此又蒙
軍門批據勝州申同前事蒙批督餉移文有應解錢
糧盡徵本色起運之語意不獨在遠餉也該州近海

米豆數可能進此否仰海防道查議報蒙此又蒙
軍門批據蓬萊申同前事蒙批遠餉緊急凡應解錢
糧不妨盡糴本色起運明白扣除該縣近海事當勉
圖恐難以無米為辭也仰該道照行繳蒙此又蒙
軍門批據盜海州申同前事蒙批遠餉甚急該州不
能立辦勢不得不借動倉穀第借穀須速補還倉麻
山荒有備將來亦可挪動至於照價收買及從本州
海口裝運最為得策仰海防道查照轉行催督繳蒙
此又蒙
軍門批據文登縣申同前事蒙批沿海州縣以運糧
多寡為殿最其有運浮於額者本官之能可知續買
商民豆價准折四十八年遠鎮銀支給尚未豆多而
編銀不足則當請給於府一府不足則當請給於通
省總之以運多為貴不憂價銀之難處也所借倉豆
隨借隨補既可備荒亦便於轉運凡力所能為者該
縣儘力為之若明年必欲如今歲之數似為執一之
論任事者不必若是之拘也明年春運定應徵本色
該道通行所屬知照繳蒙此又蒙
軍門批據日照縣申同前事蒙批遠兵待餉取給於
山東沿海州縣自應徵運本色倉穀借動即當糴補
若借而不補非長策也運糧須用本縣船隻若拘獲
商船遠近聞風驚遁即稍救目前而將來商販裹足
難乎其繼矣仰海防道行縣查照徵收起運繳蒙此
又蒙

軍門批據福山縣申同前事蒙批該縣起運邊糧銀
准收雜糧轉運仰海防道照行繳蒙此又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批據蓬萊縣申同前事蒙
批登州兵巡道查報蒙此又蒙
本院批據福山縣申同前事蒙批登州兵巡道查報
蒙此又蒙
本院批據盜海州申同前事蒙批倉穀備荒兵糈濟
急兩者並重即不得已挪甲補乙亦如出陳易新扣
補原數無致虛耗可也其裝運路徑從便宜登州兵
巡道併查詳報蒙此又蒙
本院批據文登縣申同前事蒙批登州兵巡道查報
蒙此又蒙

本院批據維縣申同前事蒙批登州海防道查報蒙此又蒙
本院批據萊陽縣申同前事蒙批登州兵巡道查報蒙此又蒙
本院批據黃縣申同前事蒙批登州兵巡道查報蒙此案先於本年六月初二日蒙
督餉部院李　憲牌為挪運本色以濟急需事照得遠左軍興每歲本色該七十萬石目下急用頃刻難緩今查山東本色數止十萬妥為不足合行議處為此牌仰本道或將所屬該府應納錢糧俱改本色或借倉穀或將新餉銀兩廣行召買俱運赴登州轉運此勢在燃眉凡該解部錢糧不妨徑行留用本部院

自為主持擔當也文到之日速處申詳仍具遵依申報蒙此又准布政司照會蒙
本部院憲牌同前事等因移照本道頃將登州府應解錢糧俱改本色或借倉穀碾米海運或將新餉銀兩廣行召買此勢在燃眉凡道屬應解本部錢糧不妨徑行留用文到之日速為海運一面議妥牒司以憑類報施行准此又准本司照會抄蒙
督撫軍門王　案驗准
督餉部院李　咨照得遠左軍興每歲本色約該七十萬石目下急用頃刻難緩今查山東本色數止十萬妥為不足合行議處為此合咨
貴院煩為轉行該布政司或將青登萊及濟南近海地方應納錢糧俱改本色或借倉穀或將新餉銀兩廣行召買俱運赴登州轉運此勢在燃眉凡該省應解本部錢糧不妨徑行留用希即處妥咨覆以便查照施行等因到院轉行到司移照本道頃為議妥牒司以憑轉報
兩院施行准此俱經節次移會青濟萊州守巡各道并行登萊兩府轉行近海州縣各逐一遵行酌議去後續准各道關覆前來今據登州府呈稱行據蓬萊縣申稱查得本縣歲額遠鎮銀并明加腳價銀共二千三十九兩二錢四分七釐二毫五絲七忽四微已徵本色并雜過米豆共四千一百一十石折銀一千八十兩七釐四毫九絲上載用過腳價銀二十四兩

六錢動給商人朱元豆價銀二百五十五兩取有領狀解過銀六百七十九兩六錢四分三絲七忽四微掣有批迴俱附在卷因遠餉急需奉本道明文先將預備倉穀借動九千八百六十石碾米運遠訖續蒙
借和豐倉穀六千石碾米載運亦統算本縣項下今蒙前因將欲遵行徵收本色蓬邑環山挹海民苦道路崎嶇肩荷背負難以運輸莫若秋成之日另詳應動銀兩糴穀運倉之為便也黃縣申稱查得先蒙憲牌查議或納本色或納折色何者稱便隨據本縣鄉約里老人等結稱黃邑濱海地窄民貧原無厚積之家每歲所獲不足糊口尚有赴鄰近州縣易買者已經具申上納折色為便其海運遠糧俱本縣借動起

運糧銀多方雜買并借發倉穀碾米已完二萬石之數候徵四十八九年遠鎮銀兩補還起解劄令亢旱不雨秋成失望今復蒙查議或俱改本色或將新餉召買恐百姓聞之驚駭合無俯從末議將新加餉銀七百一十二兩二錢零徵完責令佐領等官向豐收處所糴買本縣添設腳價運回聽候截運應外濟軍需內甦民困似為妥便福山縣申稱遠左兵馬雲集必資於餉斯為足兵足食計耳查得本縣萬歷四十七年見徵四十六年起運京邊糧銀五千九十二兩七錢五釐內除遠鎮銀一千四百一十一兩二錢折收米四千一百五十石五斗八升九合已經運糧訖止見徵銀三千六百八十一兩五錢五釐係解府類

解布政司轉解

部各倉坐派之數存留糧銀二千六百六十七兩三錢五分四釐係解府班軍糧銀及本縣官吏師生俸廩月糧毫不可缺及查本縣預備常平備荒三倉共積粟穀九千七百三十二石原為本地備荒之用已經奉文借動穀二千八百九石四斗七升二合六勺碾米一千四百四石七斗三升六合三勺於本年六月二十九日運遠去訖其餘穀石既係備荒似難再議借動今奉行查議遠左需糧甚急合無就將見徵前項戶部起運錢糧三千六百八十一兩五錢五釐俱准收納雜糧載運庶公私兩便軍需有攸賴矣但糧價難以縣定合候臨時照依時估定准并收過糧

數一併冊報至於兵工錢糧各有額派倉口之數不與征倭海運事例相合者本縣難以擅動留用接霞縣申稱查得本縣應徵解起存糧遙俱係解部錢糧似與征倭事例俱不相合遠難申動止查得四十六年新加遠鎮未解銀五百八兩六錢四分七釐二毫七絲五忽將已徵貯庫者廣行召買見年追徵者令納本色即宜照例遵行但此時舊穀既沒新穀解收議本色則礙于價值未平議緩徵則妨於急需有悞查得明文內有或動倉穀一款本縣常平倉見貯累年奉文雜買并各項贖穀約有九千七百三十石零合無委官一員管理分發在城並附近居民人等量其人力酌量領穀碾米起解可濟急需第本縣離海

窩遠運至本府海口計程一百五十餘里其腳價夫役之費無憑措處招遠縣申稱查得本縣應納起運獘係解京錢糧存留糧銀係解支軍需並官吏師生俸廩月糧俱係鞭正額毫不可缺其遠鎮本縣每年正派連腳價共銀一千六百三十兩三錢六分三釐七毫九絲五忽二徵奉文徵收本色并解過銀兩除四十七年已完外各社復報輸運過米豆共多納銀一千五百二十二兩四錢四毫應抵四十八年遠鎮隔年預算尚未坐定再無別項堪動錢糧及查倉貯粟穀約九千有奇原為備荒之需今奉借動倉穀六千碾米三千石所存無幾又查本縣原奉

撫院明文分豁荒地四十五年銀一百八十七兩八

錢一分五釐二毫三絲五忽四十六年銀一百九十三兩三錢二分七釐二毫三絲五忽以上二年已完未完共該銀三百八十一兩一錢四分二釐四毫七絲原為留抵倭餉堪准動用那運本色合無轉達照時價糴買庶事體妥當官民兩便萊陽縣申稱查得本縣錢糧俱改本色但民間以去秋之糧止足供今春之用若收本色俟再為議處本縣已經遵行動發倉穀六千石碾米三千石分給街民領碾完申報發運候照數糴還上倉及查本縣新加兵餉銀六千四百一兩除未完銀二千二十一兩八錢五分見今徵收外其已完銀四千三百七十九兩一錢五分內已發給千總曲思化領用糴豆銀一千兩見存庫銀三

千三百七十九兩一錢五分合無請乞於內再行扎發若干或委官員督理或令廣行召買其應解戶部錢糧先儘遠糧徑行留用一年事畢即清算結報一年盛海州申稱查得本州應解

戶兵工三部錢糧不與征倭事例相合者未敢擅議外應解起運糧銀共八千四百九十一兩八錢三釐九毫九絲六忽內動過遠鎮銀一千九百二十八兩八錢九分六毫六絲六忽六微已經徵買米豆運遠訖見徵尚該銀六千五百六十二兩九錢一分三釐三毫二絲九忽四微欲議該徵本色奈本州地皆磽鹵產糧不多且今歲風旱為災西成無望恐致糧價騰湧臨時掣肘反滋不便但需餉甚急軍興宜供查

本州常平倉貯穀四千七百二十五石六斗四升九合三勺五抄五撮五圭二粟內除學田租穀二十四石外尚該穀四千七百一石六斗四升九合三勺五抄五撮五圭二粟係

各院司道并本府本州撙節等項銀兩積穀俱登循環接季倒換稽查屢蒙申嚴主守員役用心看守收穀數合無於內借動分發在城并附近居民人等領碾米石運赴登州聽候轉運候徵完前項起運銀兩并待派徵新加兵餉銀內扣算照依彼時市價糴穀還倉文登縣申稱查得本縣應納糧徭其起運原係解京邊錢糧俱有正款且無與征倭事例相合之銀存留係解支軍需并官吏師生衛官俸廩營軍月糧

俱條鞭正額毫不可缺其應解遠東鎮銀每年正派二千五百六十一兩六錢四分四十七年遵依改徵本色編派閭閻士民合詞呈稟本縣地不產穀隨申請蒙本道批允徵銀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完解訖及查在倉收貯穀豆上年八月內借動穀一千石二斗四升碾米一千石一斗二升又借豆一千七百六十一石一升俱運遠訖於十月內方糴完還倉該年五月內又奉文借動倉豆二千八百七十六石七斗六升裝運過遠訖應於徵收本年新餉銀內俟秋後扣銀買豆還倉其所存穀不多且今歲春夏亢旱入秋風災異常諸禾被傷倘再借動恐難償補應留備賑再查四十七年新餉銀額派四千八百二十五兩三

錢六分七釐陸續追完過銀四千六百兩七錢七分二釐已經隨徵隨支支過運船水脚銀二千四百八十二兩鋪墊支銀一百四十六兩神福支銀一十三兩三錢運官李國勳二次支口糧銀二十四兩書記家丁二次工食銀十兩八錢押船并看糧夫二次支工食銀四十八兩六錢雇驢上載二次支脚價銀八十一兩七錢八分八釐買豆除用府發銀外找領銀八百七兩三錢四分一釐三毫七絲共買豆一萬四百七十八石四斗一升六合運遠訖以上諸項通共用過新餉銀三千六百一十三兩八錢二分九釐三毫七絲止剩實在銀九百八十六兩九錢四分二釐六毫三絲未完銀二百二十四兩五錢九分五釐見

今追徵徵完并實在銀數不多況又該扣銀秋後定價糴豆還倉又有驗定各商豆八千七十五石尚未給價裝運并應給運船水脚等銀無法處給至於戶兵工三部錢糧查係糧儹條鞭額數不多且與征倭事例俱不相合其四十八年舊額并新餉遠銀若收本色須量其豐歉再為議處各申詳到府看得登屬阻山環海貿易不通時偶有秋則出售無門歲值大祲則告糴無所且幅員無幾乃東鄙一小郡也自奉行海運除四十六年者無論今四十七年一歲之間已運至十一萬有餘然此十一萬之糧非取辦於一歲也州縣已預支兩三年之銀本府亦罄借數十年之蓄方能及此王凝齋註請補而憲撥忽下議歲運三十萬石矣夫一彈丸之地實不能作巧婦之炊也查各屬之議惟福山有起運錢糧徵收本色之說七屬俱稱民苦不便或議糴或議碾大率皆急於奉公之義也第糴必有方借必議遷今查本府自春徂夏自夏徂秋亢旱為災所在見告而二麥鮮收三農失望恐欲糴而無所糴碾盡而無所備是未能濟遠先為自困之術也況登府一歲之所入不過七萬餘銀除應解

兵工兩部銀兩外其應解

戶部者只三萬三千四百餘兩以此米豆價值不一中分二者各半只可糴米二萬七千三百餘石豆三萬餘石統而計之撙而節之計至六萬石而止則三

十萬石從何而辦也況又風旱疊至災異頻仍即有銀亦恐無糴處矣至以三十萬石之糧盡責備於登州轉運抑又難之難矣夫以三十萬石之糧即最大淮船每隻載一千石者亦須用三百隻況塘頭利津或五百石或三百石而遠船亦僅可二百石或一百五十石則非得數千隻不能給也目今淮商裹足而不來濟船拘刷而不應即奉文新造亦不過小遠船二十隻而塘頭新造者直須至明年方告完也此何濟於急用哉而欲將餉遠之糈盡付一處載運不惟轉運不及亦恐船隻難集倘或有誤邊儲即罪職斥職亦何益矣查得濟之霑利青之樂壽皆可泊船又且彼處商賈因不在彼處海運見今往來貿易不絕

非如登之一人不至也又似應分運遠餉不獨責之登州矣再照登屬見運之糧已透支來歲之銀亦過額矣則今歲三十萬石之數似當于他處補足然亦物力年時所必然之理也等因又據萊州府呈稱行准海防同知鮑孟英關稱看得奴酋跳梁勦兵四集遠左需餉甚急敢不竭蹶轉輸但今歲收成減於去年而轉運之數欲三倍於去年恐應承之後來豆竭而百姓輸納不前致有脫巾之變則莫大之罪其何能辭夫陸運不若水運之便青濟近海州縣固難辭矣而淮運似亦可行也三軍不能枵腹以荷戈轉運不得不由近以及遠等因又據昌邑縣申稱該本縣知縣周學閔查得本縣地方大荒之後民窮財盡幸

前歲稍豐逃民回籍元氣未復本年二麥薄收秋禾吐秀缺雨秕多粒少閭閻失望海運米豆已徵收二萬一千之數折價銀六千餘兩運送煩費又用銀四千六百有奇庫藏那湊已竭即來年一切遠糧支用俱盡尚候通融扣算兼時下糧價騰湧每斗日長錢三四文北面隣海遠左貼危人情洶洶似難措處濱海州縣有運少者有全未運者相應隨分勤

王等因又據濰縣申稱遼事倥傯急需運餉凡有同讐之志敢不竭力急公然使剝內地之脂膏折閭閻之筋骨至力不能支苦無從控則亦非仁人君子所忍言也而苦累則無如濰邑為甚職請詳列其狀各縣海口近者四五十里遠不過百又輦在境內今濰縣白浪河口既險阻難通而假道於昌邑之淮河口且百四五十里而遥夫隔縣則有疆場彼此之分而寫遠又有鞭長馬腹之慮運送既艱照管不及夫從來無財力交用之法瘡痍初定之民如驚弓之鳥已實懸罄豈能供他人果腹萬一民窮盜起往者崇山之寇為守土憂未聞他省他郡蠲一粒相救者豈當事者忍忘東人之子耶職知濰事而已他不敢言伏乞

台臺俯念濰民海運之艱又值遠警鄰災之候宜少存積貯以活生靈以固根本或委口查勘果否隔縣寫遠裝載不便豁免之惟口或謂時危事急萬難轉移寬而減之惟命口口急切控籲而已等因緣由

具申到府據此其餘州縣節次差人守催尚未議到欲候通完之日一併類詳誠恐運誤該本府看得奴酋猖獗殘害我官民選將調兵需糧為最凡為臣子者敢不同心協力以滅醜虜之為快惟是大役之後十室九空上歲頗豐僅可糊口今年所屬二麥雖有薄收而秋禾未盡秀實餘不具論所目擊者如掖縣境內穀禾枯槁甚多豆田花角稀少較之別邑被災為最登萊二府原議運十萬石本府分運六萬民力已竭不堪苦累而一旦驟加三十萬石百姓聞者莫不驚惶倘輸納不前而繼之鞭扑恐不堪之民則有驅之逃竄司民牧者罪何逭焉如昌邑縣論之新舊遠餉明加腳價僅七千一百五十九兩八錢有奇解

過新餉銀二千兩外止存五千一百五十九兩八錢零收過米豆二萬一千一百八十餘石所用價值與夫已運未運船脚諸費等銀總計約用銀一萬一千五百五十餘兩內除正項新舊餉銀外尚長支銀六千三百九十餘兩雖係暫借見徵起運等銀亦應准算來歲之數尚慮無銀可補一縣如此餘可類推矣濱縣離海頗遠搬剥之苦守候之難兼之鄰境荒旱移民移粟不可勝計米價漸踴尚無底止縣詳已悉無庸再贅平度州離海甚寫南至膠州海口一百四十里北至海倉亦然搬運守候上載尤屬苦累此糧不可加運者一也其運糧船隻本府原無節蒙本道憲檄多方召募南係淮安等船北屬濟青運艘方得

接濟運用至今淮船未到者孫懿德數船至難者二也至於運道風色順逆不常難以預料已運到遠者甚多而被風傷損者不無如魏進韓應體金貴糜捽等諸船皆有風波折損之虞此運道難保順利者三也再照召商一節屢經

督餉部院頒示分發張掛雇有應者咸謂奴酋殘破遠左販賣者裹足不前此商販通行難期必者四也合無俯從查照原議登萊二府每年仍以十萬為算不數之數行令濟青二府近海州縣收納本色就用本處船隻載運濟遠而淮運亦行接濟庶登萊兩府無捉襟露肘之虞而軍興不誤於邊事亦有濟矣緣由各申詳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奴酋犯順勢在剥

虜援兵進勦需餉甚急凡為人臣誼當竭蹶敢云推諉第登萊為斥鹵不毛之地閭閻無兼旬宿舂之糧查自奉行以來徵買已運遠糧無慮二十餘萬百姓筋力既竭官司蓋藏亦空方虞借支之銀無從處補欲議明春再運業已無可為運矣不謂歲辦三十萬石之令復下也夫澤既竭而漁不休皮已盡而毛安附此三十萬石欲責之登萊猶夫望空谷以足音即益以濟青兩府沿海州縣亦屬指畫餅以充饑耳近奉

軍門詳批倘米豆多而編銀不足則當請給于府一府不足則當請給于一省總之以運多為貴不憂價銀之難處是誠頑門一針片言立決本道即遵為令

矣然濟青登萊既為四府之徵運則四府之中又當以屬邑之多寡為運糧之額數如濟南所屬三十州縣而近海不下十餘處也青府所屬十四州縣而近海不下八九處也以兩郡之物力應責以每歲共運二十萬石登府所屬八州縣萊府所屬七州縣而傍海阻山卻曲崎嶇擇其一線可通裝運者兩府止於八九處也幅員俱小且地不產禾每歲應共運十萬石一如

餉臺原

題之數儘力為之不敢辭瘁第登萊已運過一年人力之未經者本道演習而熟嘗之船隻之素乏者本道以招造而全備之若濟青二郡雖有船隻而有司

尚未知作何調用作何招徠也雖有糧石而民間尚
未知作何搬運作何收糴也一聞海運不擲而委之
不能直拒而謬為不可耳則三十萬石將安出哉而
況登萊州縣以海運偏累疲於奔命且目擊旱蝗踵
至糧價日騰果無雨粟雨金之能誰肯肩神輸鬼運
之責故其申詳雖言人人殊要之訴地方之凋敝狀
人情之驚惶則但有刻畫未到之詞非有雕飾罔上
之語也而本道所懍懍食不下咽者今年登萊兩地
米豆全萎槁於炎威顆粒無辦民心又震動於徵調
日見逃亡前者旱災詳中所云今年不但不敢徵本
色抑亦不敢糴本色者乃字字真情非有飾說也今
登萊雖扳援濟青欲其分任而青州之十旬不雨無

異於登萊濟北之沿海拮㨗亦猶之青郡若非推廣
州縣之數共襄海運之役則明年即欲止于十萬而
不可得矣查征倭事例凡州縣去海三百里之內者
皆令運餉斯時不過以屬國之躁躪而勞我
王師役我
王民尚如此也今全遠河東已失去大半遼陽名城
危在旦夕
神京震悚
陵寢戒嚴何等時也而可各圖安逸各執己見耶去
年糧尚有出民尚未疲在登尚除深山之棲霞在萊
尚除阻僻之高密謂不近海免運今既扳及於濟青
則當役及於棲密以為濟青之倡本道既不敢辭勞
敢辭怨耶唯是濟青兩郡不在本道統轄之內其近
海州縣應聽
藩司查派而輸將之法惟俟
本院頒諭主者為之非本道所越俎也擬合呈請為
此今將前項緣由同原蒙憲牌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督餉部院
一呈 撫按兩院
一呈 布政司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欽差專督遼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李一本為海陸運務方殷懇乞
速賜
明旨以便責成事照得遼事已亟遠兵已調臣謬司
遼餉惟海陸二策蓋臣初任之始曾與遼東撫臣計
之其云海運便而險陸運穩而費二語已盡之矣大
率海運可多也而不能多也故臣原議從海者七從
陸者三此以數論也登萊淮揚天津由海薊永由陸
此以地論也春夏秋初由海秋深入冬由陸此以時
論也近又查有盜前道地方芝蘇灣入海之道更為
便捷蓋自天津以至永平海道之可行者也自芝蘇
灣以至三岔河亦海道之可行者也中所難者自永
平以至芝蘇灣內有山海關秦王島一節礁石難行

止一百餘里耳若由天津以海運至永平而起陸車運以至芝麻灣由芝麻灣入海以達三岔河而起陸車運以抵遠陽則海運蕪行最稱長策永平窩前各司道僉謂可行此北岸一番之運可以當南岸三番之時日軍國第一利也第海陸交卸之際須建立廠廠添設委官一切督押稽查之法在關之內外兩處司道各分地而力行之耳而此時所難者第一海苦于無舟據山東布政司及登州道屢次申稟極稱船隻之少非大造淮船不可而天津十萬之運司道極力拮据船已一空該臣見請截漕二十萬於津德兩倉漕臣又增四十萬尤為先事之備則來歲遠不患無糧而津患於無船即芝麻灣之議鑿鑿可行而該

道先以無船慮近總督漕臣移書於臣亦以為非專官特造不能如此之多備查東征舊案動戶兵工三部銀共一十三萬五千兩淮安有造天津有造芝麻灣尚有廢船二十隻在岸斯造船之當議也二苦于陸運之無車永平一道動銀八千餘兩造車六十輛四驛各分十五輛各輛載二十四石計十五輛可載三百六十石以一日往一日返一日止可運五千四百石一歲所運止可運六萬四千八百石耳關外各驛不過大車二十輛小車八十至百輛而援兵經過及火器盔甲悉用此車又安能計程計日以完此數十萬之運耶斯造車之當議也該臣備行贊理主事由時春與各該司道再四籌議查得天津由河海以至永平銀抗柳起車出關以至芝麻灣應聽窩前道造船接運如窩前道造船不及即將原載空船放至芝麻灣約程二百二十餘里復受原糧直抵三岔河計程四百五十里順風一晝夜可達茲窩前道造船已請發銀三千兩仍議於天津造船可裝四百石者共造百隻一運計裝載糧四萬石一年權作四運可運十六萬石若作五運可運二十萬石總賴風順水利難以拘擬其每隻約費銀二百餘兩共約費銀二萬餘兩亦不為靡此天津造船之大較也南岸由天津登萊運至北信口蓋州套其登萊船隻另聽雇造而天津船隻目前搜括已盡安所備明歲之用乎況南岸海道甚遠必得打造二百隻一運計裝載糧十

二萬石幸而徼天之幸風伯效靈海若助順則可三運否則止可一運耳每船約費價銀二百餘兩共約費銀四萬餘兩近有議者謂造船一節須雇覓水手所費甚鉅不若雇募沙船所省數多蕪可禦截糧意外之侮即以所省之銀加值於沙船無不應者則半造半雇在臨時酌處行之此淮安造船之大較也陸運永平關內四驛原議設牛車六十輛其數太少今既開芝麻灣之運其糧益多議增牛車二百四十輛方可足運每車一輛木料繩索牛價草料與車工食一年用銀一百四十二兩共用銀三萬四千八十兩此永平添車之大較也至於運發有登萊有天津有淮揚有薊永之各處而收受轉運以達遠陽則惟海

蓋一道其工力萬倍於各省直也前該道議造小牛車五百輛自蓋州奎至鞍山站計遠二百一十里將車分置四處接替搬運以三日一往一返每年僅可運十二萬石以致登萊之糧堆積海岸日就腐浥可惜可慮今該道呈議再增牛車一千五百輛同前共二千輛仍以三日往返每歲所運纔及五十萬石其中陰雨泥濘有減無增非能預覩其車每輛繩索口袋牛價草料車夫工食據該道詳開總算每輛一年用銀四十八兩二錢計漕車一千五輛共用銀七萬二千三百兩其所買牛騾該道議須買於關內容臣與督臣計定另行派處夫糧以陸續而運車以陸續而議則策定銀數亦宜預備以聽陸續酌發勒行催

辦此海蓋添車之大較也總約四處車船通共費銀一十六萬有奇亦臆料之數難以執定相應請發銀三十萬以候支用可以結四項之局也以上皆據司道往復數四為之駁議而後定臣竊計新餉錢糧派至二百萬耳臣發薊鎮召買三萬兩永鎮召買五萬兩遠東召買七萬兩天津運價三萬餘兩召買又數萬兩共用過二十餘萬矣今又請二十萬臣恐多費於舟車而本色之足照折色之詘也倘軍士欲給折色將何以給乎臣所以熟慮而不敢輕言屢駁而不敢輕是然事勢至此必不容緩不得不為具請矣而尤有難國家漕糧四百萬由各省直撫按司道郡縣以督解之准有總漕總河巡漕及沿途郡道各官一

一奉漕規以達京通在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餉遠亦止七十萬而今以七八十萬之米豆止令臣一人與贊理司官督之臣屢疏

請明旨令各省督撫諸臣同心分任又請遠薊津永登萊淮揚司道俱加管理餉務職銜各轄海陸地方以便責成而臣初疏未奉

明旨覆疏亦未奉

旨再疏懇

旨借稅隨奉

嚴諭三疏下部而覆疏亦不奉

旨四疏亦不奉

旨臣自知庸劣無當

廟謨但請兵調兵之疏隨上隨

報而議餉之疏四不獲一人心知

皇上之不容臣言也益成玩習臣每每行文十不獲一其有應者動至經時如造船造車設立倉厰召納本色動千錢糧非可旦夕責辦在諸臣同心者固多而地方關係重大職事勖勒于糧餉止在一節視之若不甚切惟二三餉司臣可經行而餉司事權從來甚輕非得地方各官辦同行之鮮克有濟也且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動之於官官帑罄懸取之於民民力已竭是臣督不在官不在民之餉難矣海陸之運惟舟與車今舟已用盡車又寥寥是臣督無車無舟之餉又難矣事權在惟賞與罰如海運一節責

人以用命試之風濤何可易言日來登報運過一十六萬有餘天津發過十萬永平盌前海蓋道皆報有願行北岸之人而臣之賞不過損俸數金及冠帶空劄一紙而已至於參罰必須上奉
明旨令地方諸臣同心責之有司派之委官不應而後臣可行參令
明旨不下派責未定則有司委官何所稟成亦何所施其參罰是臣督不賞不罰之餉也又甚難矣總之臣望輕人微上不足以感
皇上下不足以服人心異日貽脫巾之變彼時斥臣之官誅臣之身而于國家大事已誤即罪臣無補也不若早為罷臣以示

功令庶後來者人心有所嚴惕耳臣日來催辦船隻昏吻焦敝船發之後耳一聞風當食廢著兵多餉少日夕飲水萬目徬徨莫所措手所仗
皇上英明遠
覽特念邊疆
大計乞將臣第一疏三疏已經部覆事欵先
賜允行其臣第四疏所請截二十萬於津德二倉并漕臣所請截增四十萬之數及臣今疏添車造船合用銀兩俱乞
勅下本部酌議覆請截留給發施行其關以內者臣督之劄永司道關以外者責之遠東司道造船雇船一節責淮揚司道照地分任毋得互相推諉倘至稽誤責有攸歸仍行各處督撫同心共濟分地考成明旨責成于臣臣亦奉以責成于諸臣庶免貽日後誤疆場之罪于國家也奉
聖旨

海運摘鈔卷三

三十五

巡撫山東都御史王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一本為海運艱煩酌議久

任事宜以便責成事據山東布政司呈蒙職等憲牌照得遠左軍興航海飛芻以供邊餉轉運於汪洋巨浸之中又措辦於荒旱積災之後粒粒匪易事事皆難所藉分巡海防道陶副使一人督理今該道循資論俸推轉匪遥倘轉陞別省新推者人地未習恐誤運務且該道所屬止登萊二郡今青濟沿海州縣議令轉輸本色以濟海運非奉

命兼轄難以提攝又該道督運煩勞萬之海防任重如只照常遷轉恐非所以優待勞臣勵任事之氣相

應酌議以便題

請行司會同按察司查議本省海運艱煩應否責成久任該道止轄登萊二郡今兼督沿海州縣本色起運應否請

勅該道既任海防又兼運務應否照邊道例推陞從優另叙酌議明妥通詳兩院以便題

請施行蒙此該本司會同按察司查得東省當極旱珠米之時屢奉海運取盈之檄此其間征輸最難風波罔測非得利濟長才烏能乘風破浪使數萬糧艘直登遠境之彼岸乎惟是海防道副使陶朗先胸中有萬斛之奇目下無層壽之險且知人善任得彼黄生而頻運輒效先事預備乘前豐年而賤糴多藏是

以今日雖荒猶能勉浮運數諸凡造船雇船之役心力已枯此運彼收之講唇舌幾敝其仔肩甚重誠不可一日令弛此擔者也但本官俸深而譽早二月間已推廣東大參委應保留於此使加銜久任毋論登萊在轄凡濟青沿海州縣皆請

勅給該道兼管庶指臂可使緩急攸賴矣再照本官勞心鞅掌為兵足食亦何敢居功而

國家酬功之典似應以優示勸須於年終甄別果運事有成應照邊道之例推陞毋令本官終遊苦海無出頭之地其他分運有司與押運武職皆得計功叙薦毋隳共事之心等因呈詳到職該職等會同巡按陳看得全遠士卒生命托於轉餉餉不至而兵何有

兵不能存活而遠何有彼陸運維艱不過道路之迂險脚價之煩費耳足履地而行有程人情且遲迴退縮孰與夫海運越蛟螭之宮探鯨鯢之穴問路於不可知而操舟於不可測者哉藉令任非其人職雖督率嚴而軍實何能渡海飛輓何能及岸盖無望洋之歎乎海運之開始事固難任事尤難至於力行見效事有要而可循功遂成而不僨則難之難也職見道臣陶朗先之綜理海運也籌畫周詳巨細不遺於參伍諏諮宏博經攄妙合乎機宜凡職計議之所及者處分井井而海上之情形如覩凡職見聞所未及者應對條條而民間之疾苦周知募船不足而督造繼之時而淮揚時而遠左時而天津船之難致如斯皆

該道之克辦也本色不足而雜糧繼之或照值以徵收或先時以領措或多方以轉運糧之難致如斯皆該道之親歷也蓋其識練才長合時務民情而悉諳神清心敏併諳戎治賦以兼優非該道不能習知海運非久任不能聿奏成功查本官今歲曾經會舉二月業已陪推加銜陞級周其分內應得本官隨在成宜初無心於擇地而職等得人圖報實有意於擇官矧目下異常大旱哉粟不登非得本官專心料理轉輸必誤今日之議留久任為遠也為

國事也非為本官也再照該道止轄登萊今青州濟南所屬邊海州縣乃安東一衛凡可通海者應屬該道統攝非奉

專勅難以責成又該道濱海隣遠遠左被兵登萊最為緊要本官既任海防又兼督餉勞固倍於邊臣任實重於內道若止循資按俸照常陞轉則難易無分勞逸不辨無以作任事之勤或查照邊方兵備三年課滿許陞二級之例或以督餉有功優叙超陞示勸其登萊暨青濟沿海州縣及押運武官聽該道年終甄別勤惰報職叙薦墮誤公務者參處降罰庶懲勸分明而於運務有濟矣既經兩司會議前來理合具題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上請施行

本月初十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一本為舟車造辦無資來春運務甚迫謹懇陳濟急之策懇祈

聖明速發

明旨以便責成事竊照海陸兩運舟車之計職屢疏言之不啻煩矣茲者津德有載漕之糧薊永津有召買之糧山東有沿海之糧則來歲固不苦于無糧而苦于舟車之未辦也今歲津門十萬之運括舟為之一空不意行至芙蓉島遭東省異風大洋行駛難得真確大約抵遠者約六十隻漂損者前後約二十餘隻其遇風灣泊各島者尚一百八十餘隻時且冬

深該職備行山東各該地方嚴加防守以待明春發運而已抵遠岸者又據海蓋道報登州運船孫學禮等傷船二隻天津船戶陶禹等傷船三隻職一聞之心若焦焚海上風波不常如此豈以軍

國命脈膏屢輕試于蛟龍之窟乎實職之罪也兩疏待斥寢食靡寧即職向所籌于海陸並運之說亦正慮及此耳而陸運一節其停於閘上者津糧五萬永糧十萬僅文數十次未見關外一石之運所設車牛先運硝黃火器後及于糧軍中亟需自宜協供但糧乃職部職掌冬深海運不行而陸又不運職罪何以自宥勢不得不行道速行赤雇必求兩濟至于淮

允一縣丞徐弘諫承造十月三十日知事楊僕始領到造車銀五萬兩而造船銀兩尚待
命于工部職不得已只得分造車銀二萬兩差經歷程守解往淮上夫以十一月方借二萬餘造船于淮轉盼明春時日已迫何以濟用縱神造鬼製恐無及矣職差武生梁聘材所雇沙船前後共報雇完七十隻堅固可行慣于海上而無見給分毫銀兩一至春間各船以捕魚散去何術復招以此勢度之明春之運萬萬必誤彼時罷職一官誠殘一身何濟於事職一官一身無足惜而遠左十萬之軍命絕矣言之可為寒心也職謹披瀝救急之策列為九款以急告于皇上一曰造淮船雇沙船及造津船原計銀六萬餘

兩今宜速發二曰由津至永平由永平起陸出關至芝蘇灣入海其道穩便一歲可七八運而由關起陸則關禁自在也日者經臣閔臣移書亦深以此道為便當力行之但天津之船止可至永則芝蘇灣船宜造價宜多發三曰海蓋道受各處之運詳用牛三千隻應行該道自備一千照東征舊案除永薊密昌四道所屬免派其餘直隸七府均派二千解至關上聽該道差官接領其沿途草料照兵部買馬例行四曰山東一省海道最近視之各處海道遠者腳價獨省雖今年告旱應照各處所省腳價加值收買其濟南一府州縣近東者

淮將漕糧改折一年而以其銀買米登萊銀可供遠運總此漕米折之于山東與截留于天津一也而折在山東尤近其道臣陶朗先加銜總轄濟青二府已經撫按會疏尤宜速

賜允行五曰遮洋一總

祖制當復總漕移書于職亦商及以為行今歲已截漕正耗米共一萬四百八十七石有零于淮明歲宜及頭幫再截八萬九千餘石共為十萬之數行總漕衙門以遮洋之船督發海運赴遠雖今歲截留津德數多然天津一處難以獨任其運勢不得不分行之淮揚山東而以德州見截之數為備支運則部疏原有成議也六曰鑄錢之法職部已有通行而盔前道臣王化貞之原疏條議甚明若于遠東鼓鑄每銀一

萬有餘四千五百兩應資本二萬兩添府佐一員管理於下即聽盔前道臣王化貞專任於上必有成效七曰科臣宮應震條議遠餉一節應設按臣一員與職同為催督蓋猶倉之有總倉倉院漕之有總漕漕院也如此則同心有人事權歸重尤易責成急望允行八曰開納事例前後諸臣條議已悉應聽職部備細詳議刊成書冊即行天津山東淮揚遠東盔前海蓋等道有願出舟幾隻車幾十輛者照依舟車原價并資本腳價照開納事例准其納官監吏承等項其以糧豆自運遠左者比照在京事例減其二十兩如文武官自肯效用運務者照職前疏查據數目多寡分別薦奬加銜實授九曰各處海防既開則奸徒出

沒登萊海盖三岔河天津等處海防最急及今失圖異日必以海運為咎者各宜設兵防守大率以職計之津糧見有二十萬山東責以三十萬淮上選上洋計以十萬又有永蒞津之呂宋二十萬糧儘充然有餘矣而舟車不備何徑以達至于職部詘乏職所知也職所共也豈不相體而反相過望但事勢至此無可奈何曰者閣臣疏臣議省直錢糧積欵可查者許經臣與職據見聞自為搜索該職向聞兩淮運司疏理道臣袁世振奉

勅疏理一時院道同心二引煮銷三商并利死票盡括奎槩盡解故淮輸多溢又以商灶之折價抵消之之補庫各項所積多有贏餘就近淮上儘可以為雇

造船隻之資又如加派搜括之時各縣官中亦有自為設處不煩民閒者撙節各項以先解濟者若大小臣工俱能殫心竭力拯溺救焚豈不能力赴時艱俾軍國有賴之利休

朝廷加以破格之常藉此足餉亦可藉此為臣工勸也凡此數欵俱目前切要事宜

皇上允職之請諸臣同心共濟則職尚得指據以從事若

明旨仍前不

允諸臣不為相助則時已十一月而造舟無銀淮船不成沙船不來明歲之運必誤無疑職受罪於今日與受罪於後日同也即

連將職斥罷削籍以示振惕人心之戒職之去就禍福決于此疏職計窮力殫語次無倫統惟

聖明矜宥施行

三十七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查議就近揀補緊要員缺事據登州府呈萬歷四十七年九月十六日蒙帶管分守海右道副使陶　信牌前事據該府申為致仕事報調任同知王國柱已經回籍緣由到道據此除候巡道呈報按院外但查海防一缺職專練兵防海禦虜禦倭且又當運餉募兵該廳非閑著可比今王同知既不赴任遺缺似難一日缺官屢見

部科條陳凡海運有司俱聽地方上官擇賢選用俱奉

兩院通行在卷今據前因合行就近查選為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即於隣近地方之內查官員有資俸已深才守可堪重任者不拘應陞應調開列職名並議堪補緣由通詳兩道以憑會詳轉呈施行蒙此續于本年十月十八日蒙登州海防道案驗為致仕事十月初八日准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照會本年九月二十四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扎據登州海防兵備道呈前事本年八月初一日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批據兗州府管理運河同
知王國柱呈稱卑職由舉人萬歷四十年六月除授
直隸廬州府推官至四十四年八月內叨陞今職四
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經今兩年零六個月蒙
前任巡撫山東都御史李　移咨
吏部改調登州府同知理合候憑到任伏思卑職孱
弱之質樗櫟之材惟是痌瘝為憂朝夕勉圖厥職三
年躔連六叨薦章敢不策勵前途期副提拔
德意緣向負怔忡之病久當拮据之勞盛與日增病
隨歲積性命之憂既叨升斗之竊奚安與不慎始貽
刺素餐苟若慮終早圖引退伏懇
本院念職負病非虛乞休是實憐賜歸田卑職自此

有生之年悉為感恩之日矣等因具呈蒙批海運旁
午需賢正急本官以才望咨調重地萬不得遜避也
登萊道速行撥催赴任此繳蒙此隨經備行登州府
馬上差人馳赴兗州府急催同知王國柱前來登州
到任料理海防去後今據該府呈稱遵依責差快手
揚國禮前去兗州守催本官兼程前來到任間今准
本官關稱竊照本職原患怔忡病疾茲因冒暑趲運
病較昔增調任海防力疾難赴已於十月二十一日
離任八月十三日回籍訖伏乞本府轉詳本道俯准
病廢之軀速簡賢能之吏實為恩便合關本府煩為
轉報施行等因備關到府緣由具呈到道據此為照
遠警震隣地方多事海運重任詎容久虛除恭候

兩院會
題銓補及徑呈
按院照詳外擬合呈報為此等因具呈照詳蒙批本
官不赴新任准作缺報
部員缺仰布政司移會海道查資俸相應官就近咨
補繳速速蒙此合行移照前去煩查咨俸相應官員
備由過司以憑通詳
兩院就近咨補施行准此蒙仰本府即查該府屬見
任官員資俸相應調轉賢能官就近銓補王國柱海
防廳員缺開具資俸並賢能實跡考語具由詳道牒
司以憑通詳
兩院就近咨補施行蒙此該本府查得福山縣知縣

宋大奎潔守凝霜澡雪捷才擊電追風滿腹經綸一
腔忠愛若將本官就近陞轉將朝得
請而夕抵任庶於海防海運及徵兵選騎諸凡要務
實有裨益而重地可稱得人矣且本官資俸四年以
上相應銓補告休同知王國柱海防廳員缺等情緣
由具呈到道據此為照登州一郡接壤遠左以防禦
則唇齒輔車之勢也以運餉則咽喉血脈之關也而
該府海防同知一官一切練兵選騎清勾鹽捕百責
萃焉即遠左晏然之日其內地之拮据本等之職業
已不勝繁重故給有
欽鑄關防專董戎馬所關原非細矣近日海運繁興
轉輸緊急諸凡稽查各屬約糧招募四方船隻本道

之所竭蹶於數郡之中者尤得每郡有海防官專理而奉行之如衣之有領網之有綱倚藉誠重一或人地之不宜無異治絲而紛之矣今據該府查有福山知縣宋大奎賢聲茂著歷俸四年熟知登務而又其治邑之政及海運之勞尤表表一時膾炙人口議將本官陞補前缺人地既已相宜趨事又復迅速誠地方之幸也再照萊州海口要害不下於登州而海運錢糧多於登屬且離本道窵遠一應海上情形必待稟命於本道而後行則往返失誤必多惟該府海防同知鮑孟英潔守長才靈心偉抱經權互用張弛動中機宜廉敏無雙兵民日騰謳頌乃有司中之僅見地方所不易得之材也本道屢行該府查議欲

將本官呈請
兩院咨留久任而該府印務即係本官署掌難以置對久未回覆第查本官計俸已七年有餘應陞府正若聽
銓部循資陞去恐海上一時懸缺地方叢脞可虞且新官受事即使人地相宜未必朝拜夕聲而運務浩繁瑣屑非與本道始其事者必不能佐本道而理其紛也合無將鮑孟英議加運同職銜仍管萊州海防廳事候運事告竣另行優叙但本官資俸應陞府正而為地留賢反以運同為銜似乎應陞得降殊非酬勞之典惟是府無二正自運同之外更無別銜可加倘今本官先以按臨詞任合申止之安所而後進是

之紛遝今又以海運議留棄應得之正轉而冒虛銜之問職則於賢者未得其平或俾以運同銜支正四品俸他日陞轉即照知府例叙遷庶以鼓任事者之氣而無灰後來者之心也擬合移咨貼牒為此合貼牒
貴司煩為通詳
兩院咨銓施行

一牒呈 布政司

一開 按察司

一手本 萊州道

萬歷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本年十月二十八日該
布政司署印分守濟南道右參政程 覆看得海運

一興登萊萬苦所賴海防道殫力拮据以任總理非得海防府佐分理於下則千艘萬斛豈一手一足之所能辦乎今登州海防廳缺出若是他方銓除恐遠者未必尋來而來者未必知濟遠兵望餉何急而可缺人等待乎查有福山知縣宋大奎利濟長才匡時妙選習知轉輸之款預購芻糧之蓋況歷俸五期薦剔踵至相應就近陞補前缺以速運事至萊州海防廳雖有同知鮑孟英從事而計俸七年有奇陞遷在即想部中查俸查薦必將優擢善地以脫此苦海然為地留人合無將本官加陞運同職銜仍管海防事則擘畫多奇飛輓有術視舟為輿車海為旅不難理猥同舟共濟公家之急但本官品望素負

已久應陞府正若止加運同虛銜都於劳轉非所以待賢能奬勤慎也委應支正四品俸異日陞轉即照知府例叙遷亦非破格僅足酬劳耳

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蒙

撫院王 按院陳 具

題該臣等會同看得東省所重在海防而防海在夷氛轉熾之時則尤重所難在海運而督運于菽粟不登之際則尤難臣等之所竟夕忘寢當食廢飧者在海運防海之二事以此責成于該道才品如道臣陶朗先者固克勝厥任以膺繁鉅乎而匪一人之事也蓋有為之助勷掣据鞅掌而分衆理焉則海防同知是已登州府同知王國柱患病乞休不能赴任員缺應聽部銓補然或遠而難到則曠官近而不習則溺職蓋茫茫巨浸非可按圖以索險夷洶洶夷情詎宜蹈常以規戰守必為官而擇人得人以任官而後地方有攸藉焉若福山知縣宋大奎才神頴異識器恢弘輓芻粟于波濤慮周事後走飛航于渤海功在人先若就近陞補海防同知資俸相應實為因能授任至于萊州府海防同知鮑孟英原因救荒調任夙負材名七載業官多能集事督沿海無餘之鹒權智萬施募遠方難致之船機關互設駕輕以就熟路悉夷猶游及如迎風節忘盤錯東萊海運全賴本官時當陞轉難乎其繼加銜久任委屬人地相宜第本官年久資深薦多俸積運同祇列虛銜加俸乃當優異俟日後轉遷即照府正例庶足酬其劳勤而可為居官勤事者之勸矣再照時事紛紛用人為急偶值非常之原難拘一定之格掄才莫急于防邊詰戎必先于治鹒異日海運功成鹒臣併從優叙臣等得揭

功令以率羣屬人或不惕于超海之難而于遠師有濟焉是在部臣之酌議非臣等所敢擅者既經司道議呈前來理合具

題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

上請合無將未任田籍同知王國柱遺下登州府海防同知員缺以福山知縣宋大奎陞補萊州府海防同知鮑孟英加運司運同職銜支正四品俸仍管海防事務異日陞轉即照知府例叙遷施行

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三十八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計處官船工費以裨遠鹒事照得官遠船之設因各處雇船艱難歲月遲誤不得已而造之瓜洲等處划駕到登以供運用原議每船費不過百金而運糧可裝數百石雖有雇募舵工水手之費而較之雇募淮船腳費尚有節省故借支帑金委官打造將欲照淮船例扣其水腳還帑還帑之外永可省其雇費至便也今每船所

載不過一百八九十石而所用舵水等役十二三人計每運之費反浮於淮船之值則安得有餘銀扣還府庫耶今日擊冬深停運各役生食厚餉殊為靡費合無於中酌處或令各役於停運之日減支月糧照看糧夫例止給一半候運日全給或照雇船事例停運之日止留舵工看守餘人盡皆散回任其生理不給月糧直至發運每石亦給一錢七分而即於中扣出官船造費若干以還府庫此船若賃與各役駕使者然如此庶有扣償還帑之日耳合行酌議為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將各役拘集到官從長計議務要妥確具由報道以憑詳奪施行毋得遲延須至牌者

一牌行登州府

萬歷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

三十九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赴邊甚急望闕漸遙再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照得海運之興專為公私匱乏陸運費奢海省十倍且多兵需糧水路迅捷旦夕可濟耳頃據濟南府呈請查議過該府所屬近海州縣海運詳由到道閱得詳文意匪急公詞多悠謬隨該本道詳批海運之設原因遠夠繁多陸運費侈故冒不則之險與海若爭命人之命乃為民爵明盡思為地方節一分之耗蠹并為

國家省一分之加派耳山東海運而取之近海州縣豈非以舟楫代車轅耶乃濱州等處舍海而陸棄舟而車則海運之謂何且未至交船費已至每石一兩以外再加舟費人工又當半倍則當時

廟堂之議奚不令山海關陸運而必遠煩於山左山左之議何不令長山鄒平等處之近登者為車運而又令沿海一帶之遠登者車運也可謂弗思之甚矣據該州縣之議不過謂

餉臺原文有運赴登州一語耳殊不思運赴登州以登為餉道咽喉本道熟籍濟青故欲令赴登地查核而行亦欲其由海而運赴登州未嘗令由陸而運赴

登州也又不過謂各屬所有船隻俱為登州雇用海口無船耳殊不思登州向亦無船惟其實心海運故不憚遠覓之四方遂雇及於濟屬諸船也濟屬見係有船者果實欲海運何不具文請還原船或倣登州設法雇募海船乎況濱蒲利豐等處船戶原自不乏近日如趙明性李雙興諸人共八十餘家俱赴本道告領船費造船八十餘隻前來供運該州縣而調度有方招徠得法彼當告造於本地又何患乎無船也總之人無實心遂至事無實際果如其所議而行之未有不可馘可笑者也該府想亦見軌迷不通不得已而為之轉詳然今本道又將此詳轉之何處而曰此法可行耶查軍興之法阻撓逗遛俱有明罰各屬

泄泄說夢如此似屬難寬姑以虜警捐緩尚堪改圖該府速行該州縣洗心滌慮另議詳奪至於馬政應之專管既稱得人押運員役之未備尚屬疎漏該府更當倣登萊例行之毋得苦累收頭柄用衙役也轉盼春和開洋在邇竊詞畫餅萬勿再瞰遠左倘至呼庚根究違誤本道不能為各屬諱耳限十日內報繳等因批發濟南府去後為照青郡一體海運已經行文數月各屬寂不一應誠恐臨期無措又以適詞支吾合預行申飭為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即便馳行該府所屬近海運糧州縣掌印趙運等官急將海運濟遠事務著實舉行毋致濟屬虛應玩愒本道定摘實揭報

部院分別論劾勞轉決不寬假各具遵行緣由馳報本道查考須至牌者

一牌行青州府

萬歷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

四十

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　一本為遵旨出關謹據真確見聞再陳末議以祈

聖裁事該職行至永平府接兵部移會手本內稱據覆職同官張登揭帖奉

聖旨是姚宗文著作速出關與經撫諸臣相機行事北關既陷其酋長子侄部落何在著于西虜處查訪明確以憑優恤處置欽此職于本月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即當馳驅東去緣薊鎮真保等處閱視文移難于關外轉發應在關料理而差往西虜通官夷丁員役或宜此中調取及隨行材官家丁人等而以出關之議未定行李不備今以關外苦寒應為體恤辦給不能數日就緒于次月初一日方能出關職驛牡在途見

幾輔騷動所在驛遞紛紛告勞懷詩人載薪之慮至關後與永平道袁應泰自關門至一片石匹馬周視歷覽形勢見城垣單薄兵衛更少又懷綢繆徹土之思謹以切要事宜列款上請幸

皇上留神軍

國省覽施行

計開

一議防守看得山海關為鎮輸重地況今東方告急烽火時聞防盜者防之門戶閒則易為力由山而永平薊州以此通灣此門戶之漸入漸深也職見山海關住城已多圮壞邊墻未為高壩總加修築正此其時而往在

都中時臺臣王象恒見語深懷未圖惟以錢糧不易湊手為慮今據道臣袁應泰詳議先修傾圮關城先築缺口先增敵臺先接羅城約費八萬三千八百三十七兩昨見撫臣劉曰梧疏捐節省銀七千餘兩為修築之費此外尚七萬餘兩在該部宜立時

題覆以權為目前補葺之計至于總行修理費更十
萬雖曰措處頗難然今為何時此為何地今日
費十萬金而不為他日即欲以百萬金錢圖保
障之功而不可得也并宜多方設處以圖全效
職在
都中時止知山海關為東要路耳比來此中親至一
片石地方見其外當東西夷虜之衝內通石門
建昌諸路止城墻一帶亦多圮壞思之大可寒
心合于舊城之外山阜相連之處增置敵臺三
座其城墻圮壞不堪者亟令該道估計工程並
修築宿重兵為衛庶幾緩急有賴伏乞
聖裁

一議添兵夫雖有天險非兵不守陰平劍閣不能
止鄧艾之入前事可鑒也職前疏
請自山海至通州得勝兵三萬足屏翰
神京通州之兵在土著者可查可招可練職前疏已
詳言之聽兵部講究
題覆外其薊鎮東協等處原議招兵五千永平道臣
袁應泰標下新兵三千悉心訓練已漸整肅可
觀山海關內外止一千名其二千名分派黃土
嶺大毛山義院口等十一處兵散而力薄萬一
有警勢不能支欲調彼以援此恐鞭長之不及
腹也合再添兵五六千以二千增之關內以千
餘增之一片石其創設各路之故急為添兵之
多寡問之該道云招兵止議糧餉而無安家之
費亦易辦也今義院告嶺日報夷情稍集熊羆
之師可無犬羊之慮伏乞
聖裁

一議海運夫從陸運糧率二鍾而致一石其艱難
萬狀昨者登萊海運事半功倍遠左幸無脫巾
之呼第瀚海風濤隨時順逆放洋揚帆而撐駕
占候者非海上長年誠難必布帆之無恙也自
天津達山海路循海岸似差易為力臺臣王象
恒董元儒言其便督餉侍郎李　昨致書商畧
意亦相符臣自望海樓直睇芝蘇灣一衣帶耳
去關門不過二千里如運船抵山海起陸出關

至灣復舟至旅順風力之便不過一晝夜不敢
徑以運船越關出海者一則以傍岸有石開洋
便險一則以船通海上關禁難譏起陸止二十
里車馬人力轉運亦易聞督餉侍郎日且至關
料理如造船合式更取江南熟水知風候者令
其撐駕此近濟登萊運事之窮至於登萊道臣
陶朗先鴻猷良畫力肩重任宜加級陞俸以待
異日另議優轉伏乞
聖裁

一請優恤

畿輔臣奔走在途萬目遑顧見兵馬之絡繹連解之
繽紛與常擾動況不堪命矣前通州衛官錢欽

盡逃以密雲道臣喻安性委曲安全南能終事
其餘郡邑驛遞皆戲額相告上人之多方幹濟
能稍救目前之困而東事一日未寧則求一日
之息肩未有期也職謂既用其力不得不念其
生如加派等項在
畿輔三協一帶斷宜寬免昨見程登指放地以重征
誣鄉紳以霸佔不顧
國家利害不念小民休戚尚欲朘覺獨之髓以供其
漁獵之術也方今四海困窮征求不應止緣此
輩言利召殃以生釁尊宜即置之斧鑕其驛遞
中多應付不給似宜斟酌量加以地方協濟如
再加之本地方以甦驛遞之苦是剜肉補瘡之

說也伏乞
聖裁
一請亟議糧餉職住山海閱數日見各援兵至關
者有河南之毛兵有山東之募兵其尚留關外
有湖廣之土兵雖僅四千人而日糜糧餉已嗷
嗷矣況在遠左者已十餘萬而後此相繼出關
者尚未有定額也不預為之計此輩能枵腹荷
戈否耶職累疏言借處糧餉而計部未聞定畫
司官避怨所呈堂上
請者猶然考成舊套耳嗟乎具疏伏
闕不能堂
九閽之閒而顧後瞻前不能望一身之慮慮誠周矣
如燃眉無救而轉瞬召亡誰無誤
國之咎乎職虛心再訪爭云抵契一節所得不償計
部前已議及然章程慢而莫應也宜行各省直
撫按計其遠近定以限期督令征解其事例一
項前見工部主事華顏有封典一款此以
聖明
錫類之仁開天下以榮親之念自文職貲郎以至武
階盡人子也木本水源爭思自盡願者必多此
皆積重細以成鉅分之無幾合之有濟如奉
旨後各省撫按宜嚴督藩司留心經理以紓
國用至於樂輸慕義豈曰無人勸興未彰後人卻步
如南京太僕寺少卿吳炯捐貲鉅萬不為薄矣

宜
勅令建坊表彰且官其子侄為中書以旌慕義者或
接踵而至也職前疏
請令經畧督餉二臣假以便宜自行搜索此宛結轉
展之極思也倘於事理無碍亦濟變之策也伏
乞
聖裁
四十一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
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懇祈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據青州府呈

詳沿海壽光樂安諸城日照四縣議運本色款項冊由并違誤吏書押解到道除審明薄懲發回外查閱冊開款內率多浮游未實難見諸施行宜令摘款查議為此牌仰本府官吏照依牌內事理即將發去駁查單款事宜該府作速另議妥確詳道批發及時舉行事關邊餉最屬緊要慎勿怠忽不便須至牌者

計開

一查該府冊開壽光縣舊遠鎮銀五千五百餘兩新遠餉銀三千一百餘兩既稱差大户張慎言張丙等解訖但未見取獲批迴附卷又不明言解在何處似屬縣正揑報該府另查明確行令盡數糴糧仍將糴過糧數報查

一查該府冊開壽光縣運糧腳價款內云本縣陸路水路至登州相距一千五百里據此為照壽光運糧應自該縣海口開船直抵蓋套為是不必纏撥登州已經通行改正外該府另議報奪一面仍照前牌行運糧各縣知會

一查該府冊稱壽光縣雖係近海原無大船今另造船隻申動發下買米銀兩內暫借三百兩造船六隻據此查得買米候運勢在燃眉今造船借用米銀似屬未便蓋借銀則誤買米而缺船又誤轉運兩者並屬緊要該府宜速計處報奪

一查該府冊稱押運官員待糧運起行有日方據的數申報據此為照運官應該豫選守法善海者籍名在冊聽候陸續隨船委用若待運行方委則又須時日誤事多矣該府宜速選定以職名報查

一發運糧船刻給長單印發腰牌宜做登州事規預刻呈驗發用仍冊報待收糧完日運至海口方開單填給則又費一番往復守候愈為誤事仰府查照海運刻冊內事理預刻呈驗請印

一查該府冊稱糧船發行之日該縣委佐貳等官在海口巡查不許夾帶等弊據此為照稽防發運一節當以該縣掌印官親詣海口巡

查點發以肅運法若委之佐領則官卑望輕難以彈壓反滋多弊該府另議報奪

一查該府冊開樂安縣水路原議自登州至海蓋套交卸據此為照樂安運糧應合在於該縣附近海口裝運開船直達蓋套交卸該縣原有海口安得據及登州仰府查照前駁壽光條款一體遵行

一查該府冊開樂安縣督催押運款內云糧餉催押須官本職不時委僚屬一員督催至於押運官員候糧糧完日酌定據此為照督催應委何官當以職名報查安容含糊虛應其押運官員亟當預為遴選數員註考詳報批

發臨時陸續委用庶不誤運至於看糧夫役亦當預召不得延緩文到該府速照海運冊內並舉行一面行令運糧各屬一體遵守

一刻發糧船長單及腰牌該府查照前駁壽光款內一體遵行

一查該府冊開諸城縣議運本色款內止拘新舊見在遠餉并府發銀兩以資運費何不遵照近行凡一應錢糧俱改本色運遠至於腳價銀兩又有不近海州縣解濟俱不得於本色內又扣出腳費致本色少收無濟遠餉該府亟宜申飭運糧各屬查照遵行

一查該府冊稱該縣雖有海口土著人戶從來無船止是南商往來任便去住無常先曾奉文拿船各商率皆逃避本縣差人嚴緝僅得數隻原非本地船隻似難預定數目據此看得轉餉急如星火船隻尤當早備登萊向以無船全在設法招致今且不可勝用今諸城近海近淮致船甚易須設誠力行毋致有糧無船失誤邊餉該府速督運糧各屬上緊備辦具數報查

一查該府冊開諸城款內督催押運各官並無職名可覈運糧刻給長單當查照海運冊內倣登州規制發運揩防夾帶宜令正官親查該府俱照前駁壽光款項一體督催舉行

一查該府冊稱日照縣雖係近海原無大船止有本縣勝自寬等船五隻見在登州守凍運糧往來南船屢經申報撥發運糧訖以後用船運糧本縣另行雇覓據此查得日照夙為舟楫之藪詎止五船已也況復南商往來船隻不可勝用今該縣尚以空文回答曾未報有一舟轉盼春初將何裝運蓋不以邊需為急也該府宜著實嚴督及時雇募勒限報查如違提究至若設立督催押運各官刻給運船長單等項俱應嚴催預為舉行該府不時報道查核

一牌行青州府

萬歷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四十二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海運事據萊州府呈萬歷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蒙本道案驗本月初一日蒙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案驗賛理遠餉四川清吏司主事田 案呈奉本部院送准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賛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 咨稱據直隸永平府駐劄開原管糧通判白似五票稱卑職於本月初七日到蓋州初八

日赴連雲島督催委官盧九錫等將運到糧石盡數分收二日三十四船交明出給實收趁風西回矣初十日赴蓋州套督催委官盧九州等將堆積岸上未盤之糧盡數盤明亦出給實收二十餘船亦回矣備詢各官五六月所到之糧謂何尚今堆積羈留船隻不返委官稱其船運來豆潮濕一收到岸經風就折懌其賠補是以互相推諉逃避黃同知面晒據實業已通詳尚未酌有定議合無每石准給耗糧一升庶收受之官無累以便責成任事調到排車二百餘輛公同張同知照式每車填給小票徑達遼陽下卸每石給腳價三錢每名給銀一兩二錢四回完畢暫准寄家囑託張同知照例填發卑職於十一日起身南

行十二日到北汎口備查露積糧二萬石上下驗看俱無損壞十四日到金州備查三猜牛糧四萬石未蒙之先已運赴本城軍儲常平二倉及城樓公館寺院收貯亦無損壞聞旅順口亦有囤積糧四萬餘石方欲詣彼查看詢其道路去西南一百二十里卑職備閱圖籍計其程途酌其難易不敢不亟為上陳之由復州北達遼陽四百餘里由金州北達遼陽六百餘里俱山崗嶺險海套底凹陸運極為艱難必得小船剥運見有鎮江旅順兵船民船不滿四十隻每石由三猜牛等處剥運蓋州套三猜牛復給船價銀一錢二分旅順口復給銀五分北汎口給銀三分每運不過三千餘石月難至再恐無稽考沿途虧誤與黃

同知酌議每船亦給小票一張上填船戶某人某日運糧若干石限某日到如沿途守風備填票內某日某處守風以便覈其勤惰以十萬糧月運糧月運如是欲濟軍興何異望西江之水耶此糧尚然又何益之以天津之糧乎況剥運往返曲折風浪險阻小船不穩也且無論糜費船價抑恐緩不濟事合無速行移文

移文

督餉部院將續發天津萊州糧石不必分運於北汎口借一帆之便俱達蓋州套下卸三廳各相地宜各立棚場分行收發庶船無壅滯數千金之腳價可省或謂分運地頭腳價多寡不同宜一例我與亦可平其情矣計恐船將抵岸移文不及乞賜

令旗一桿督令北汎口船到俱轉發蓋州套極為省便等因具稟到院據此擬合咨會為此合咨前去煩將續發天津萊州糧石撥行委官不必分運於北汎口俱發蓋州套下卸庶為省便仍乞咨示等因到部送職奉此查得天津所運漕糧一十萬石目今隨處暫停伺明春方行長發其起運之時已議令盡赴蓋套收受無容置喙矣但萊糧先經海蓋道奉

（經撫）兩院批據守備文濟武呈詞要將萊糧原議卸於三猜牛者改卸蓋套而副使陶　堅以蓋套窄小淺灘內多礁石淮船身大難容因查北信口視三猜牛已遠而去遼陽又近似為便益已呈

本部院移文

經督撫按各院知會已後萊糧運至北信口交卸令墨跡未乾復有此議恐萊人未必如所請也應否將津糧行令各海運委官伺明春俱載蓋套交卸其萊糧應否行登萊道查議行奉此呈乞施行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登萊道查議行奉此呈乞施行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案仰該道照案事理文到火速查議萊糧應否堪以改運蓋套倘小有不便不妨委曲調停或程途差遠不妨量增脚價務期彼此兩便永利軍儲抄案依准呈來蒙此擬合就行為此案仰本府官吏照案事理文到火速查議該府遠糧應否堪以改運蓋套倘小有不便不妨委曲調停或程途差遠不妨量增脚價務期彼此兩便永利軍儲火速議詳前來以憑

覆議轉報施行等因蒙此議詳間本月初八日又蒙本道案驗本月初七日蒙督餉部院李　案驗前事贊理遼餉四川清吏司主事田　案呈奉本部院送准經畧部院熊　咨據管糧通判白似玉呈稱督催海運糧石聞旅順口亦有囤積糧四萬餘石方欲詣彼查看詢其道路去西南一百二十里職計其程途酌其難易由復州北達遠陽四百餘里由金州北達遠陽六百餘里俱山崗嶺險海套底窪陸運極為艱難必得小船剝運見有旅順兵船民船不滿四十隻每石復給船價銀三五分不等每運不過三千餘石月難至再恐無稽考沿途耽誤且以十萬糧月運如是

欲濟軍需何異望西江之水耶此糧尚然又可益之以天津之糧乎況剝運往返曲折風浪險阻小船不穩也乞速移文

督餉部院李　將續發天津萊州糧石不必分運於北信口借一帆之便俱達蓋州套下卸庶船無壅滯數千金之脚價可省矣等因併畫圖前來據此看得前項海運雖已抵岸今卸北信口距遠陽尚五六百里遠欲從陸轉輸而山險不勝跋涉再從海剝運而船小不任風波據議令原船徑至蓋州套水道甚便特借一帆之力無裝卸轉剝之煩又省數千金之脚價誠為極便為此合咨

本部院煩照咨文併水道圖式轉行各道將續發天

津萊州海運糧石責令運船不必分投北信口徑由彼處直抵蓋州套交卸不得推諉仍希咨回備照以便轉行收卸等因到部送職奉此案查先該遼東撫院周　咨前事已經案行登州道查議去後今該前因相應併行查議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案仰該道即查萊糧應否堪以改運蓋套火速酌議呈覆以便回咨施行抄案依准呈來蒙此案照先蒙本部院案驗前事等因已經備行查議去後今蒙前因擬合併行急催為此案仰本府官吏即查該府餉糧應否堪以改運蓋套火速酌議呈道以便呈覆回咨施行蒙此看得萊糧運卸之處何其屢議而靡定也初議於三汊牛至遠未為不便也後以為不便不

得不遷就於北信口矣復又以為不便不得不遷就於旅順矣今復欲改蓋套謂蓋套至遠陽路近而費省耳是惟知蓋至遠陽受者之便於陸而不知萊卸蓋套運者之不便於水也不然運餉者豈其不惜登人而使之入套獨惜萊人而卸之旅順乎良以二府之糧多寡分而雇來之船大小別如套窄之難容多舟也套淺之難入大舟也礁撞之可虞也守候之不便也運餉者籌之熟而後兩府有易地分卸之議然疇昔之議就疇昔所運之數言耳今所運者以三十萬計舳艫之多數倍於昔矣俱欲聚於淺窄嶮巇之套果能不撞磕套內乎果能不擱之套外乎擠之套外而以三軍之命脈頓之汪洋浩瀚中能保無風波

之虞乎糧在舟中猶萊府責任脫有疎霑誰分其咎本府之糧有不敢輕於議改者倘到蓋套而糧多損失船多遲誤額定之數不足不歸罪於萊之督運者又何敢重拂遠左之議也緣由具呈到道據此看得萊糧初議運于三猢牛再議運于北信口又再運于旅順者皆由遠拇不便而萊人亦隨叩輒應依地轉帆蹈危履險未嘗少拂遠欲也然而究竟不敢從蓋套交卸之議者祇緣蓋套窄淺環路皆礁秋冬運艘過遠者稀泊套者少觀者但覺蓋套之為大未試以舟但云蓋套之易行殊不知春夏之間順風聚泊或一日而百艘俱集又或颶風偶發則一刻而互磕多船集則不能容磕則必至碎而又將北信至蓋套三百里俱暗石水中嵯峩犖確定須一日順風方可收口稍有阻尼而三百里之內路路皆傷船之處矣且又淮船重大入水甚深未入套口先遭礁碍然而不用淮船則餘船所載不多無裨于運也故本道立法以淮船盡載萊糧議于北信口交卸以小船盡載登糧議于蓋州套交卸一則謂淮船到萊近而上糧速而由萊至北信口可抵登州至蓋套之程一則謂北信口到蓋套稍近而此口甚大可容淮船且於此口短囤數日而隨用登州卸空之船由蓋套撥至北信口剥萊糧以入蓋倉似屬調劑得宜而無余遠人之必欲轉入於旅順由旅順而剥至蓋套也本道不得已而從之初非本道之原議耳今如必欲并令萊糧

亦入蓋套勢必將淮船盡行解散而另造小船以載之然後可耳竊恐造船又須時日而船小載糧不多倘接運不前遠能不咎萊人之誤事則本道亦唯所命之而已矣緣係酌議改運事理本道未敢擅便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一呈 督餉部院

萬歷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四十三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改運本色以濟急需事准山東承宣布政使司咨為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業驗准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咨贊理遠餉四川清吏司主事田業呈奉

本部送准

督餉部院李　咨稱經畧出關大兵四集合無將山東濟青登萊南直淮揚北直薊永河間等處各近海州縣趁此秋收將舊額加派及一應解京邊錢糧盡改本色或北岸或南岸分發海運實為兩利之策等因到部送司查得遠東本色米豆一年約用百萬今年山東海運二十萬薊永十五萬天津舊截五萬新截十萬及動支常平倉銀穀三分之二可算二十餘

萬所少三十萬之數該鎮各道亦當自為廣備今督餉部院惟恐本色將來不繼欲令沿海州縣將一應錢糧盡改本色查近海州縣分屬三省其一應解京之額內有可改者亦有不可改者合行四川福建兩司查明有不可改者仍舊解京有可改者與同加派一項俱納本色庶為兩便等因呈堂奉此會同查明速報奉此遵即移付會查去後今准四川司田稱查得淮安府屬京邊舊額每年有麥折草折絹折米折鹽鈔等項銀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一兩四分揚州府屬京邊舊額每年有絹折草折米折鹽鈔富戶等銀一萬八千六百七十六兩一錢一分此歲解之數不可缺者改自來事以來餉分新舊正恐歉項況有

或以新餉妨舊額耳今若以解京舊額改徵新餉本色則舊餉作何抵數況淮揚地方十歲九災即漕糧每議改折京邊每有拖欠而欲令二府盡徵本色似不可強而辦也惟有淮揚二府加派銀總計五萬七千三百五十七兩零似可改徵本色其餘舊額錢糧正宜仍舊解京庶於遠有濟而舊餉不虧民亦易辦或便易可行之策乎且計今年濟遠本色米七十萬石再得三十萬石可足百萬石耳今淮揚二府加派銀五萬七千三百五十七兩餘外福建司永河二府又薊州等縣加派銀約四萬兩餘山東司濟青登萊四府加派銀約十三四萬餘共約二十二萬兩餘責令以加派之銀改徵本色則充此三十萬未足之米

易易矣又准福建司回稱查得永平府屬一應額徵稅糧馬草錢糧向係題定每年徑解永平鎮交納其解京者止旅順兵餉原係轉發遠東額數難以改動薊州河間每年額徵稅糧等銀皆係京邊正額自東事以來即蒙堂諭凡外解錢糧於劄付內分註新舊以便另收仍通行省直於起解批中之內各明註新餉舊餉彼此混淆那移銷算不便耳今若以京邊原額改徵新餉本色則此中京運額需又將何補似應照舊解京以充九邊供應其加派銀河間府四十六年分銀二萬九千五兩二錢業已解部止永平府四十六年銀六千四百一十八兩八錢一分零及薊州四十六年加派銀俱未解到但為數不多即改辦本

色亦恐無幾或將北直各府四十六年分見催未完加派共銀三萬七千四十九兩九錢零令其徑解督餉衙門聽候分發近海州縣貿糴本色是亦一議也各等因到司為照東省登萊原動加派每年糴買米豆二十萬石未價不足議以別府繼之以供海運無容再議矣四川福建兩司俱稱舊額難以改納惟加派一項可以動支辦納本色等因備咨到部送職呈乞施行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將青登萊濟四府加派銀十四萬餘俱收納本色希弗遲錯等因准此擬合就行為此案仰本司即移文分守濟南萊州及總理海運登州道轉行青萊登濟四府將加派銀通行查算除登萊兩府盡納本色外其青

濟沿海九州縣有無總合十四萬之數改納本色可否通行從長酌議以便咨覆施行等因蒙此擬合就行為此合行移照前去煩為轉行登萊青三府將加派銀通行查算除登萊二府盡納本色其青濟沿海州縣有無總合十四萬之數改納本色可否通行從長酌議前來以憑通詳施行請勿遲滯准此隨案行濟青登萊四府會同將加派銀通行查算除登萊二府盡納本色其濟青沿海州縣有無總合十四萬之數改納本色可否通行從長酌議前來以憑回覆通詳去後今據登州府呈稱蒙此隨關濟青萊三府會議間又蒙本道案驗准分守海右道右參政陳手本准本司咨抄蒙

督撫軍門王　案驗准

督餉部院李　咨同前事仰府即查該府所屬州縣應運本色加派銀兩某州縣該納本色若干總該若干作速查明開具的數給付去後齎投本道以憑立等類轉施行蒙此依蒙查得本府所屬萊等八州縣原額加派共銀一萬九千七百六十九兩二錢三分零內除批差萊縣主簿湯樹績黃縣主簿魏朝臣二次解過銀一萬六千兩尚該銀三千七百六十九兩二錢三分零及查今歲本府七屬共運過米豆十一萬餘石共用過糧價水脚等項銀計五萬餘兩內除本年額派遠鎮銀一萬七千四十五兩五錢四分加派解剩銀三千七百六十九兩二錢二分零外

長支銀三萬餘兩當在應請抵補及查

部文青登萊濟四府加派銀十四萬兩俱收納本色細閱部文是專言加派也今查本府屬八州縣加派銀一萬九千七百六十九兩二錢三分零萊州府屬七州縣加派銀三萬一千六百一十四兩三錢零青州府屬四縣加派銀一萬三千七百八十七兩二錢零濟南府屬九州縣加派銀一萬二千八百八十六兩七錢五分零只得六萬八千五十七兩四錢八分零安能如

部議之數再閱

部文除登萊二府盡納本色其青濟沿海九州縣有無合十四萬之數是又不專言加派也若統計四府

新舊遠餉而言則本府八屬舊餉有一萬七千四十五兩五錢四分萊州府七屬舊餉有二萬四千五百五兩四錢青州府四屬舊餉有一萬一百五十七兩一錢八分濟南府九屬舊餉有一萬七千六百七十三兩五錢八分零合前加派共得十三萬七千四百三十九兩零以此再合於淮揚永河之加派者庶幾可得二十三萬四千有奇之銀庶幾可足三十萬石之糧也再查

部文東省登萊原動加派每年糴買米豆二十萬石米價不足議以別府繼之以供海運今查登萊二府加派銀共四萬一千三百八十三兩五錢三分零額派銀共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兩五錢八分零二項只

得銀八萬二千九百三十四兩一錢零除本府解過一萬六千兩萊州府解過一萬一千兩其餘存剩銀五萬五千九百三十四兩一錢已共運過米二十萬餘石計用過銀一十一萬兩有奇除存剩銀外已借過今歲應起解銀五萬六千餘兩矣此五萬六千餘兩之銀合應請動不行海運府屬加派之銀補給且令奉文買積米豆及收納本色以待明春轉運所須此項銀兩甚急若不速為請補則本年之銀俱已用盡何以糴買何以收納本色明年恐無運矣再照本府春初米豆較賤尚可勉完自入夏以來亢旱為災市價騰湧今逢萊縣米以六錢報豆以三錢報矣其他州縣雖未申報諒亦不甚懸絕然恐將來尤不止此約而言之糧價水腳米當不下八錢餘豆當不下五錢餘也即登四府兩直之加派且不能如二十二萬之額又安能於銀少糧貴之時得足三十萬石之數乎合無除登萊二府遵照

部文新舊並起運銀兩盡納本色外如青州府沿海之四縣濟南府沿海之九州縣通令盡納本色其青州府已報不近海之十州縣濟南府再查附近之州縣新舊遠餉亦行改納本色再合之淮揚永河等府加派銀兩或可於海運有濟也等因具詳前來據此又據萊州府呈稱查得本府所屬掖平等七州縣共加派銀二萬一千六百一十四兩三錢四釐五毫四絲四忽內除批差即墨縣縣丞劉珽昌邑縣主簿周

玉振二次解過銀一萬一千兩尚該銀一萬六百一十四兩三錢四釐五毫四絲四忽並額編遠鎮銀二萬四千五百五兩四分零明加腳價銀三百四十三兩七分零俱徵本色仍遵照

部院並本道明文通行所屬將起運存留錢糧聽從民便改納米豆及請借

布政司庫銀三千兩登州府庫銀一千兩添作腳價等費支用本府米豆已運過遠收卸者一十一萬有奇其借動銀兩通行運糧州縣細查長支之數另行請補令蒙

憲檄內云登萊二府加派銀兩盡納本色及青濟沿海十三州縣有無總合十四萬之數及查本府所屬

加派銀二萬一千六百一十四兩三錢零登州府屬加派銀一萬九千七百六十九兩二錢三分零青州府屬四縣共加派銀一萬三千七百八十七兩二錢零濟南府沿海濱州等九州縣加派銀一萬二千八百八十六兩七錢五分零總計六萬八千五十七兩四錢八分零其十四萬之數或濟南府通屬加派銀兩在其中也況登萊二府共加派銀四萬一千三百八十三兩五錢三分零及二府額派銀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兩五錢八分三釐二共不過八萬二千九百三十四兩一錢一分三釐除萊屬解過銀一萬一千兩登屬解過銀一萬六千兩僅存五萬五千九百三十四兩一錢一分三釐今年徵運米豆二十餘萬石

每石裹多益寡約用五錢五分合用銀一十一萬餘兩除僅存銀外尚借用解京錢糧五萬六千餘兩除坐扣二府四十八年加派銀兩抵補外尚少一萬四千餘兩所謂十四萬兩之內又除去前項借用銀五萬六千兩止存八萬四千兩現今四府米豆之價貴賤不等米自五錢至七錢豆自三錢至四錢之外難於預定而船腳等項之費不與焉即盡四府之加派及淮揚永河等銀止存一十七萬一千餘兩安能足三十萬石之數乎欲足三十萬石之數合無將究東加派銀內約動五萬六千餘兩以補登萊今年多運之數則部議二十二萬餘兩不缺而三十萬石之糧亦不患於不足矣等因各呈詳到道據此該本道覆查得加派一項在登州府所屬八州縣共加派銀一萬九千七百六十九兩二錢三分零在萊州府所屬七州縣共加派銀二萬一千六百一十四兩三錢零二府通共加派銀四萬一千三百八十三兩五錢零青州府近海運糧壽光等四縣共加派銀一萬三千七百八十七兩二錢零濟南府近海運糧濱州等九州縣共加派銀一萬二千八百八十六兩七錢五分零合四府通算加派銀僅六萬八千五十七兩四錢有奇耳安能足

部議十四萬之數也或合四府新舊遠銀而言之耶及查登州府八屬舊額遠鎮銀一萬七千四十五兩五錢四分萊州府七屬舊額遠鎮銀二萬四千五百

五兩四錢青州府壽光等四縣舊額遠鎮銀一萬一百五十七兩一錢八分濟南府濱州等九州縣舊額遠鎮銀一萬七千六百七十三兩五錢八分零此四府舊額共銀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一兩七錢零連前加派新舊總計銀纔一十三萬七千四百三十九兩有零然登萊兩府新加并舊額遠鎮銀共止八萬二千九百三十四兩一錢零耳內除登州府先已解過銀一萬六千兩萊州府先已解過銀一萬一千兩共解過銀二萬七千兩外止存剩銀五萬五千九百三十四兩一錢而兩府今年已運過米豆二十餘萬石計用過銀一十一萬兩有奇除存剩銀兩用盡外尚借用今歲各項京邊起解銀五萬六千餘兩似應於

不行海運之府屬加派銀內請補若不預為區處則
登萊今歲之銀已用盡矣來年加派已透支矣無米
之炊巧婦所難且自春徂夏由秋及冬四時赤旱百
穀無收則來春轉運將何以應若局於四府近海州
縣恐年時物力不足以敷部議之數也合無俯從府
議除登萊二郡遵部文新舊遠銀及起運錢糧盡納
本色外若青屬之近海壽光樂安諸城日照四縣濟
屬之近海濱州蒲臺利津海豐霑化武定齊東青城
濟陽九州縣盡令輸納本色其青州府所報不近海
之十州縣濟南府再查數州縣無拘新舊遠銀再令
解銀於近海州縣收買本色更合之淮揚永河等府
之加派銀兩則部議海運之額糧庶可勉敷前數耳

緣係酌議事理惟復別有
鑒裁擬合揭請
會題為此合揭
青道煩為查照轉達施行

一揭 布政司

一手本分守海右道

萬歷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四十四

吏部文選司署郎中事等官陸 等一本為遠東立
待添官銓政不堪積滯恭懇
欽定署印以便修舉事經畧熊 有時煩苦獨力難
辦請乞添設官員以襄軍務一疏內言管糧通判左
之似一道原有倉庫職掌今兵馬漸集歲費糧豆百

數十萬石草千數百萬束置買車萬數千輛牛數萬
隻非一人能辦擬添府佐二員一司軍米一司馬草
會同薊遼總督文 遠東巡撫周 巡按陳 上請
此關係軍兵重務即當具
題而部印塵封誰為舉行他如管理海運登萊道副
使陶朗先必總轄沿海州縣庶便責成該山東巡撫
王 巡按陳 會疏久當議覆南京戶兵二部尚書
俱缺新陞兩部侍郎饒景輝陳所學候代未任則四
川山西巡撫久當會推而日行推陞停閣業經三月
轉盼十二月選期將何缺待之至大同新撫胡當
早俞甘肅舊撫杜當
予告俱應補牘亦邊事之吻緊者矣

皇上計安天下則當軫念用人
皇上軫念用人則當計及用人之人署印何可須臾
緩也臣等職司銓政既恥曠官目擊時艱又寘廢事
用敢合詞恭詣文華門叩請伏乞
聖明立刻
欽定署掌實封疆之慶也豈惟銓政賴之

四十五

戶部一本為懇乞
亟發督餉條陳事宜等事山東司案呈到部竊照天
下之患莫大乎時迫而持之以疑事急而出之以緩
夫疑則置之不肯為緩則誤之不可救皆患之大也
今之遠左增兵轉餉非至迫切之秋乎而一切條陳

皇上留中不發非多疑多緩之念予臣甚憂之非獨憂誤事也誤事多而遠不可救遠不可救而京師隨之也臣請言其已誤者經畧熊　才足臨危而制變智能料敵而設奇若於推轂之初而即任之則開原可無失也此以緩誤也若夫督餉李才練而識超計周而慮遠其先後二疏臣部參之往例酌之時宜俱屬可行俱不宜緩業已據揭隨覆皇上久不檢發令海運之餘露集金盖而車牛之少未達遠陽經臣有捋腹之虞督餉切噬臍之懼是何等切迫也

皇上猶未檢發得無以其所陳者有可疑而可緩者乎臣請詳剖之如所陳二策四說一議由登萊達旅順由芝蘇灣達三岔河是定畫也何可疑也一議海運速而險陸運穩而遲是確見也何可疑也至議應募船戶恐多奸偽各帶腰牌是預防也海運大開恐亡命乘間設兵防守是長慮也又謂大洋颶風與漕渠迥異況無合幫輕齎而漂失當寬也以廣召募也又謂士民自運輸遠淮作事例而加銜授職以示鼓舞也四說俱無庸疑也乃其先疏所陳十餘款抑豈可疑乎如截船於淮并造船於淮以達登萊直抵金盖至使矣如由登達遠設立四總一面催趲一面防守至周矣如海運於春夏陸運於冬寒或運騾車或用牛車皆隨便之意也如米豆外草束為急或近關而買或出關而買皆節省之意也如自告山十三山

廣寧高平四處已置牛車四百輛牛八百隻寧前海盖各添牛車官車官運又皆寬民之法也如允商民糶販於登萊海盖二道告給文引聽其糶糴亦所以廣其運也如贊畫贊理以及有司文武以轉運多寡為殿最咨吏兵優叙皆所以鼓其趨也如旅順置一總兵以防守金盖用一府佐以收納以圖連其運也如旅順設立各總稽察宿弊催趲回文及率兵護送皆不可少之官也如分別功罪以示懲勸則海防道陶朗先去歲料理盖州套節省腳費巨萬至今賴之加銜久任是不可缺之典也如欲遠東薊永天津淮揚各道俱加管餉之職及所屬州縣選賢能銓補則銓部撫按之所當行者也如所云古之用兵欲用衆則求速決稍持久則務屯田未有興師十萬轉餉千里疲勞中國而能無他變者則計兵計餉之所當虞者也如各省直加派地畝及搜括抽扣等項先解完者優叙遲誤者查參所當亟行者也如恐事權不一互相推諉議自鎮道以及有司文武實心共事者賞同功虛文塞責者罰同罪所當并行者也如關外收成之處以外運之腳價加值以餘酌委文職府佐躬親料理使民樂趨亦內外協助之策也以上諸款皆參酌今釐釐碩畫總以濟遠為急專期議在必行至於鼓鑄一件業已舉行而屯田一議亦持久善後必不可廢之策也伏乞

皇上亟賜檢發勿使任事之臣徒為眼前議事之臣

空為心嘔則遠事雖誤猶可急救若再為疑緩恐一旦決裂不可為矣

海運摘鈔卷四

戶部尚書李　等一本為監收海運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撫遼東都御史周題前事等因又該前遼總督文　山東巡撫陳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海運一議起自昨夏成於今春正以腳價等費較陸運省十之五六故決計行之匪直佐軍興亦以抒國困也迺蓋州套交卸之說山東海防道陶副使曾創言之已而部

題覆咨卸于金蓋二處據該道稱海上之風波不測到蓋之船隻頗遲隨地支收不過為當日權宜計而彼中之便不便尚未及詳今據撫臣會題轉運遠陽從蓋套連雲島者近而易從旅順三猴牛者遠而難如仍膠柱鼓瑟既航海又梯山欲省費而反冗費矣則運糧之交卸宜在蓋套不宜在旅順等處也甚明況省其力于旅順三猴牛以金州之全力併歸蓋州於此增數千人飛輓之蓋于彼減數百里跋涉之勞事半功倍便遠固以便金蓋也又況由登萊達蓋套自礁石外別無他險如立木豎旗使之望而知避何有覆舟之虞且舟人出入海壽乃其長技利在多得錢耳重增工價若干之樂赴爭先矣便遠亦以便登萊也至押運委官不畏艱險矢心奉公特加犒賞以酬之其誰不勸而從此運道之定於蓋套無煩再計矣蓋撫臣與經臣身繫疆場重望慮周兵食遠圖一切盱衡餉事無不聚族而謀持籌而畫夫是亟海運以濟陸運之所難因酌陸運以調海運之所適其得之道臣之閱歷者既至真而參之獨見之剸裁者又至確洵今日救遠第一良策第前此奉有

明旨若非

天語重申示以畫一恐奉行者不無異同要之擇便而行期符初議非謂暮四朝三也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

題覆恭候

命下容臣部移咨總督經略督餉等衙門及遼東巡撫責令海防海蓋兩道將天津登萊海運糧船聽其量加腳價盡至蓋套交收一體遵行無異至遠氣未靖運務方殷海防海蓋兩道始而首倡是議今而均任厥勞前庸後效均之可紀即膺不次之擢以示旌賢豈曰破格但俟其成功另為顯錄不具論外其餘運官或獎或陞或犒賞臣部歲終一併查議特行以彰

朝廷

優恤德意庶激勸在

工鼓勵在下灌輸者源源若水儲積者蒙蒙如埔而

海運有裨遠疆有賴矣

四十七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一本為嚴催造雇淮舟以便海運事照得海運一節全仗淮船臣自撫東以至今日請專官造屢疏言之不啻詳矣而從未一奉明旨以致人心怠玩稽延至今年九月內始覆一縣丞徐弘諫督造職添差經歷程惟守與之同往十月三十日始解到造車銀五萬兩職不得已又借二萬以發淮司該所報惟梁聘材雇得沙船七十隻耳職屢次行文預借淮庫銀兩先行打造而尚未有報完

公文到職轉盼春臨必誤海運經臣責米豆至二百萬而可無舟以應之耶蓋緣臣屢疏不能奉旨臣部又未差有專官令事勢迫猝以立考成之法定限明春前至津門以便運發如過限不至有誤運事將臣先行罷斥并淮徐淮揚各經管道府諸臣一併住俸督催庶為有濟若地方稱雇造為難則國家舉大事不惜小費不過多借淮庫併府州縣一切起存錢糧及臣近疏所開疏理鹽法道臣贏餘銀兩以為發用除聽臣部議處補還若官銀許動而又為推諉則臣之罪固無以自逭而諸臣之罪臣亦不能為逭也再照國家漕運止四百萬石經管文武官員計數百員國初海運止七十萬石文武備官今海運二百萬石半於漕而倍於國初矣止臣一身任之其差委司官本部又苦無人則應咨吏部於山東司添註司官二員聽臣差遣或添設才力道臣以為催督而料臣宮應震所請督餉御史與臣共事同催尤為喫緊併乞皇上速賜批發臣部即刻覆議并行總督衙門與臣一體催督施行臣不言之臣之罪諸臣不行之諸臣之罪而皇上不

允臣部不覆則臣不敢任罪矣

四十八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一本為經臣計兵已定愚臣計餉難緩懇乞聖明特賜裁允以重封疆事照得兵食相須計兵必先計餉該臣日在永平從督臣處接經臣疏揭為敬陳戰守大畧以候聖裁事內稱遠左用兵歲計餉該銀三百二十四兩糧一百八萬石豆九十九萬餘石草料二十一百六十萬束皆一毫裁削不得者夫遠不可棄兵不可戚

餉不可缺即多亦不敢言難即難亦無所容詘矣該臣前者計米豆之數通以百萬今至二百萬則米從何行如此之多也應洋一總臣莅任初疏首及此議而未蒙覆

允近接總漕大臣書以為可行茲責米如此之多非多截南糧于淮不可矣臣原計天津見截漕糧二十萬石登萊派米豆共三十萬石山海見有米十五萬石薊州召買米豆五萬石天津召買米豆六萬石尚少米三十萬石應議截首幫漕糧三十萬于淮安行令總漕衙門查覆應洋舊總從淮安運發遠東惟有成山嘴之險近登州道臣陶朗先屢募慣海水手在此接應可保無虞者先准總漕咨查東征舊案浙江

巡撫衙門雇助船數十隻江南巡撫衙門雇助船數十隻今應一併於二撫臣處行取雇發以助淮船之不及也除所截漕糧外則山東一省應得六府新舊餉銀盡行留用以為雜本薊密津永等處本部發銀買之此議米之大約也至於豆則仍照今年所派召買之數永平召買十萬石薊州召買五萬石密雲增召買三萬石天津增召買十萬石真保近河地方共買十萬石山東召買豆再增三十萬石共前數為六十萬石若豆不足則兼買蜀米其價即留各州縣新餉不足者本部議發內山東派數較多蓋緣海道最近日同督臣與薊永郎中李乃蘭宋繼登及永平兵應參監事兒萬出關東征之舊

山東運道為便應以各處所省腳費加值以糴于山東似亦無難登州道臣極力擔當招徠有法而諸臣又多東省人也知之頗真僉言民運召商于遠左增值收買無不競從而增買值即于省運費中處之諸臣亦願同心協任其事此議豆之大約也若草束難運惟有採打秋青及本地召買二策而已以上所派并送戶科載入考成施行臣又總計銀三百五十五兩牛贏車價一百三十六萬餘兩米豆二百餘萬石雜本在內運費倍之大約八百餘萬兩矣當

國家兩歲之入值此釜鬻計畫無從萬不得已惟有地畝量議再行加派一策可行除兵馬糧草經運煩苦之地及各省賦重或經災傷者另為酌議若有司

得人每畝毫釐民亦不覺其苦上歲有司亦有賢者自為設處若其不肖則加派之外又有火耗派數不清重複混累有司因緣為累是在撫按司道明為出示嚴為查參重懲其一以警百也至於廣開事例條議臚悉如

國典一節閣臣已有專議又如春殿中書光祿署官鴻臚序班人所樂納者咨行吏部量許添註增員而中書歷年加銜并許入貲則所入者尤多又如山東四十三年納粟生員應者頗多若汰之不必過嚴議空有志者聽考無志者准衣巾終身則入尤願赴其所納舟車及糧豆草束者准于登萊天津淮揚永平遠東各處上納量減銀二十兩納粟東者減三十兩

以廣仕途者也又如閘臣稅契之議優免除生員外
縉紳徵解一年之議二款尤當
亟行蓋稅契多在有田之家捐助尤臣子報公之義
茲可不為庶民倡耶又如科臣動倉穀一半之議此
見貯在倉文至即可動也鑄錢之議盛前道臣力主
可行惟工匠銀兩當速發也又如各府州縣點大小
派助之議行之已久尚未報者無論居恒無事叨祿
地方往來交際豈可無節省之費即如地方荒歉有
司留心地方者亦皆多方設處併以救饑民今以
朝廷大事豈無一人應者蓋一處救荒官司行之專
而今以
天下之大行之緩也凡此皆諸臣所已言者有臣部

已覆者但言者尚未盡行行者又未盡實合聽臣部
將前後應行條款刊成書冊頒行送入戶科一併勒
限考成求其必舉庶為實濟今
天下之勢岌岌矣臣每書一字心骨若割而事勢至
此無可奈何糧一不足遠左脫巾奴酋乘之大事去
矣是在大小臣工念之以臣為得已乎不得已乎倘
得臣協力調停共完公事臣即碎骨以謝
天下生靈臣所願也若如近者屢催造船于淮不為
報完遠餉陸運在關海運在岸未見接運而應增車
牛各道並無一字反視臣為附疣之官一旦倉卒始
言令臣何以為神運之策倘有不繼則臣惟束身先
歸

命于逺以待爺鑽而諸臣誤臣之罪小誤
國之罪大臣盛與諸臣代任其罪也抑臣又有
請焉逺左之餉不繼而致脫巾臣部之罪也然至於
脫巾即蘆粉臣部諸臣而禍則
國家當之矣是臣部之罪也而非獨臣一部之憂也
如舊例職掌分在各部者亦當分力均任兵食二字
尤宜計議相須同心區畫職歷任外藩見兵部缺官
柴馬解官以單項錢糧每每辭萬肯解此項催之一
省可得萬金而工部弓箭軍器二項臣在江西見所
造者尚三十九四十年之弓箭也臣在東省見所造
者尚四十三四年之軍器也已解者未見銷批見年
原未成造曷若將已前者順解將見年者改折亦何

損於成數乎得此二項濟之則所謂舟車之協濟無
難也臣本不宜越俎而談及此但見餉務日益各部
協助無銀不得不并為一言耳此皆逺左監急軍需
時刻難緩
皇上
立賜下部覆議
上請勒入考成仍乞
天語叮嚀各省直督撫司直諸臣一體遵奉以救焚
拯溺之心行之庶有少濟也

戶部尚書李　一本為懇乞
明旨速

允督餉條陳濟急之策以便責成以救遠危事山東司案呈照得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李　題為舟車造辦無資來春運務甚迫謹懇陳濟急之策懇乞
聖明速發
明旨以便責成事內稱督餉運務九款未奉
俞旨恐款中有不便經行者相應具疏
題催案呈到部該臣看得遠事孔亟拮据艱難內外諸臣凡有身任其責者靡不嘔心瀝血竭蹶從事或料時勢之急迫或度地方之便宜既慮餉之不充又慮運之難至既防海之不測又苦陸之飛輓諸如此類未易殫述總之日夜躊躇經幾多思維幾多愁慮迺敢置列條款急疏以
請惟
聖明電覽立賜
允發則朝奉令而夕行之諸事乃克有濟也迺旬日以來未奉
明旨試思所列九款何者非救時之急策乎如一曰造淮船催沙船及造船原計銀兩自應速發則有工部無湖之
皇木與額稅已經奉
旨題留倘若不數則在工部各關量留處補且解于淮上造船其計甚便其二曰如由天津至永平由永平起陸出關至芝蘇灣入海其道穩便且一歲可七八運則芝蘇灣之船宜多造與價宜多發其轉運之

計誠善也其三曰如海蓋道受各處之運該用牛三千隻應該道自備一千隻比照東征之舊案除永勦密昌四道所屬免派直隸七府均派二千隻解至關上聽該道差官接領及沿途草料亦照兵部買馬例行則牛車之計甚善也但近遠東新餉司郎中單崇呈稱經畧牌內開目今分守道權造車五千輛并牛八千六百八十隻該銀三萬三百八十兩海蓋道權造車五千二百五十輛并牛九千一百隻該銀三萬一千八百五十兩各令置買分發截運或再派七府湊辦從督餉酌行可也其四曰山東一省海道最近視之各處海道速者腳價既省雖今歲遭旱應照各處所省腳價加值收買其濟南一府州縣近海者淮將漕糧暫行改折一年即以其銀買米登萊可供遠運蓋折在山東尤近耳若道臣陶朗先應變通才匡時經畧既經撫按會疏加銜總轄濟青二府屬望既殷更宜速賜
允行其區處誠為得策其五曰遮洋一總祖制當復今歲既截漕正耗米一萬四百八十七石有零于淮明歲又于頭幫再截八萬九千餘石共為十餘萬之數此亦顧盼
京儲苦心斟酌之意但遠餉約費百萬合無頭幫共截二十萬之數行總漕衙門以遮洋之船督發海運赴遠又以今歲截留津德數多恐天津一處難以獨任其運勢不得不分行于淮揚山東而以德州見貯

為備支運其酌議誠為得算其六曰鑄錢之法已經通行若于遠東鼓鑄每銀一萬兩可餘四千五百餘兩則應發資本二萬兩添府佐一員管理于下即聽寔前道王化貞專任于上必有成效此誠可以少助目前之需者也其七曰科臣宮應震條議遠餉一節應設按臣二員與餉臣同為督催如倉之有總倉倉院如漕之有總漕漕院蓋同心共濟互相責成尤事權之所當重者也其八曰開納事例已經臣部備細詳議刊成書冊當行天津山東淮揚寔前海蓋等道有願出舟幾隻車幾十輛者照依舟車原價并資本脚費照開納事例准其納官監吏承等項其以糧豆自遠左者比照在京事例減其二十兩如文武官自

肯效用運務者應照前疏查據數目多寡分別薦奬加銜實授此鼓舞之術于遠事甚有濟也其九曰各處海防既開恐奸徒出沒登萊海蓋三岔河天津等處海防最急圖之不早異日將以海運為咎者此先事之慮于海防甚得計也又如兩運淮司疏理道臣袁世振各項俱已井井有條所積不無羸餘就近淮上儘可為雇造船隻之資是亦隨時設處之法也又如加派搜括之後各縣官中亦有善為措處不煩民間者亦有搏節各項以先解濟者大小臣工有能殫心竭力拯溺救焚借此以充遠餉則

朝廷懸破格之

賜以為憂時艱助事

國者之勸是亦激勵臣工之法也凡此數款皆種有益鑿鑿可行目前切要事宜無有過於此者今日少緩須臾明春必誤運典伏乞

皇上早一日之

批發則諸臣便一日之料理庶有備無患而遠左幸甚國家幸甚

五十

欽差專理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一本為遠左事勢危急再申牛騾舟車之議懇乞

速賜

明旨以嚴責成事近因遠左抵岸抵關之糧不能前

運經撫二臣疏洛切責該臣于永平會同督臣商定具有三疏一派騾車牛隻一催淮船一派本折錢糧已經具發即發牌出關會同督撫司道諸臣詳議再報隨接邸報仰奉

明旨令臣出關臣敢不竭蹶犬馬以報

皇上之

簡任哉惟是海運抵岸陸運抵關自應遠左司道各任接運之責乃臣行催百十次司道各臣不行接運惟海蓋道具詳添車二百五十輛臣已久行又詳買牛三千隻臣兩疏不下萬不得已徑行天津司道委官自買此外各道並無一字申詳而倉卒責數如此之多是諸臣視臣瘝疚也而軍

國之餉亦可因誤臣而遂誤者乎是諸臣之罪與臣同也臣今出關矣但舟車之事俱在關內淮船之造
因無
明旨極其推諉牛騾派議方新非守催責成必致稽
誤臣一出關誰為同心料理之人誠恐關內關外事
至兩誤即巡臣之身百不足贖矣伏乞
皇上將臣前三疏立賜
勅下臣部覆議先借工部
大工四輪騾車差司官一員即刻催發仍委司官一
員將
京城及近京地方車牛多方雇募先濟急需其餘一
面照臣疏所派省直之數勒限解完一面催遠左各

道將見在車牛速為輸運其當急行者一淮船之造
責成淮徐淮揚二道與臣同為考成並動疏理鹽法
道節餘之銀以為工價當急行者二將芝麻灣並關
外鑄錢二事專責成竊前道臣天津造船專責成天
津司道當急行者三至於經臣須餉二百萬非多截
南糧以開遮洋總萬萬不能足數則宜以責成於總
漕大臣並照東征舊案催江南浙直二撫臣雇船以
為協助當急行者四山東海道最近派數獨多宜以
濟南一府改折留米并多發雜本以濟登萊當急行
者五淮安造船臣所委縣丞徐弘諫經歷程惟守州
同徐應龍皆卑官也非督以本部司官又或一道臣
督之必不能完事其當行者十以上六款即日嚴加

舉行則目前之運與來歲之餉可以不誤若雖舉行
而不嚴加考核是臣將關內關外之事不能分身而
兩失之也彼時罪臣亦何及乎再照該臣奉
明旨責臣以副委任臣受
皇上委任即夫馬亦知酬
恩但受事以來前後共九疏止二疏得
旨而一疏隨奉
嚴譴一疏覆之不下是通未得
旨也及至事急而責臣出關料理臣今又有三疏矣
若又不得
旨是臣雖欲料理以報
委任而臣不能以無

旨之虛文督責諸臣也如天津截漕造船之事各鎮
召買之事海盖一道買牛之事及委贊理司官就近
委官召商雇車自運等事可便宜行者臣未嘗不行
之但造船開遮洋增派本折責買車牛千萬錢糧數
多遠連省直如此創行大事而臣可以無
旨行之乎此萬萬不能也至于兵食之任一也經臣
每疏至則
明旨之下以求其必行臣
疏屢上
明旨不下臣何所奉以責諸臣之必行而事至倉卒
責之于臣若臣平日不言臣罪難逭臣言之而
明旨不為臣行之臣即死亦有詞也臣出關發疏關

內之事全望
明旨速下諸臣速行總之臣人微望輕原不宜冒膺
此任俟東巡議定惟東身歸
命以待斧鑕乞
皇上既不用臣言亦當早治臣之罪無姑留以誤疆
場之大事也

五十一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
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經臣計兵已定愚
臣計餉難緩懇乞
聖明
特賜

裁允以重封疆事萬歷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王　憲牌前事昨閱邸報該督餉部
院李　題稱登萊派米豆三十萬又議山東召買豆
再增三十萬共前數為六十萬石蓋緣山東海道最
近日同督臣與郎中李　等往復計之皆以山東運
道為便應以各處所省腳費加值以糴於山東似亦
無難登州道臣極力擔當招徠有法而諸臣又東省
臣知之頗真僉言民運召商於遠左增值收買無不
競從等因照得山東海運初議十萬漸加至二十萬
近
題三十萬今又忽增至六十萬其所以加於山東者
可謂不遺餘力矣夫運數至六十萬誠何容易米豆
糴於何方船隻募於何處本省新餉業經
題留一半贍兵海運錢糧取給於何項似應一一預
計匪可漫承以誤軍興大事合行查議為此仰道即
照具
題事理悉心酌計沿海州縣可否糴買糧食六十萬
石新餉不足有何錢糧可以支用海運船隻於何處
雇募打造目今民運召商於遠左增值收買果否競
從該道如何招徠果否能極力擔當倘能勉辦不妨
戮力以佐公家之急如勢難措處力不從心速議通
詳以便題請施行毋得遲誤未便蒙此本月十五日
又蒙

巡撫山東監察御史陳　憲牌前事行道即照具
題事理悉心酌計沿海州縣可否糴買糧食六十萬
石新餉不足有何錢糧可以支用海運船隻於何處
雇募打造目今民運召商於遠左增值收買果否競
從該道如何招徠果否能極力擔當倘能勉辦不妨
戮力以佐公家之急如勢難措處力不從心速議通
詳以便題請施行等因蒙此隨通行濟青登萊四府
查議去後濟青節催未到今據登萊兩府呈稱會看
得奴酋發難以來凡食土之毛者皆思殄滅之而後
快果可效力於遠左何敢自愛乎髮膚而況糧餉關
軍前之急用乎今議歲運六十萬石則登萊之應運
者敢不多收本色以佐公家之急但今年運過二十

餘萬及已徵收未運者無現在錢糧惠借用京邊存留等項而京邊存留之起解支領又皆不可缺者移東補西捉襟露肘現今各營兵糧歷過者無銀可給邊軍行糧無銀可解雖曰借用之數候不運本色州縣解補何異望水於西江哉此無銀之難也今歲登萊二府所運米豆二十餘萬石除封雇淮船外搜括青濟之船殆盡矣明年米豆加二倍船亦加二倍青濟並運則二府之船必不能為登萊用淮安之船雖多淮安之運雖少能必其不泰越視而爾我分哉此無船之難也本道海運條約所以體恤乎民隱者無所不至誠不虧民亦不累民矣而民間之搬運上納轉運上船擱風沐雨不分晝夜肩摩轂擊婦子靡寧

已不勝其勞瘁矣而每畝之加派新餉又與不運本色之州縣同科固宜其趦趄不前而無負戴子來之意此人情之難也有此三難則六十萬之運談何容易誠能請蠲運本色州縣之加派以鼓人心使之戴德而忘勞則來來之徵易矣本省近海州縣造船百隻又

題請淮安解船助運不拘大小多寡務要一運可裝二十萬石勒限前來發各州縣給以水脚俾運至蓋套倘不如數不如限而誤運責在彼中倘如數如限而誤運責在來者則推諉之患無矣又預發兌東等處連本色州縣之新舊逋餉以抵登萊之起運存

之艱免矣然必合全省而六十萬六府各居其十而登萊仍運二十萬則職等不敢辭不然不善於點鐵成金不能為木牛流馬又安能強怨咨之民使之忘勞而樂趨哉即二十萬石且不可必何敢漫許六十萬石於今日以貫誤事之罪於後日招商一節登萊加惠無方勞來備至而招之經年無有應者他可知也緣由會呈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舉天下之事當觀天下之大勢用一方之民財當量一方之民力自奴賊發難以來調兵轉餉何者不首括於山東山東之所以應之者以兵則先發以餉則借解以抽扣工食則竭澤極於膏徒以加派地畝則誅求盡夫斥鹵而海運一節又於此數項之中偏受其累者也然而

向來不敢告哀民間不敢駭走者一則因始之取數尚少或可竭力以供一則地方官謂運之時日無多猶可強民以從耳非山東地方充然有餘可為不匱之府亦非山東之民懽然樂從取之不竭之源也今一年未已又復一年十萬未已又加而為二十萬二十萬未已又加而為三十萬三十萬未已又加而為六十萬將無謂同此錢糧也改折色為本色似無病民殊不知民間之輸納官銀非必盡係糶賣得來也有傭力而受惠者有商販而手實者有瓜菜果蔬而貿易者皆可以完官銀也即本地徵其本色矣亦非必粒粒皆米豆也有蔴秫焉有黍稷焉皆可以抵官銀也而遠左惟用米豆矣查山東米豆種

者什不得一出產之地既窄而一帶沿海州縣今年處處告荒非被災十分即被災九分

按院勘災之疏見在

御前可覆而按也則取數之遠亦窮故以之而徵收則民間先乏此物收於何有以之而糴買則地土先無所出賣者何人是即船隻既備艤舟待運尚恐無雨粟量沙之術也而今之船隻何如哉欲雇之淮上而淮以本境亦在海運為辭欲造之淮上非經年不能告竣非半載不能到登萊則四十八年之遠餉且屬之無何有之鄉矣此猶以有銀可造有價可雇而言也而今造之雇之之費安在哉擬動工部銀而工部曰應戶部出也擬動戶部銀而戶部又曰應兵部出也欲動新餉銀則曰此糴糧之物也欲動舊餉銀則曰此解遠之物也甚至新兵乏餉脫巾可憂則議留其半以食之而糴買之本亦乏矣甚至因年荒徵解不前尚有借舊兵兵餉以收糴舊兵又復嗷嗷而那借之法亦窮矣夫兵糧借則兵以枵腹而生心民力竭則民將以救死而反側山東目下之勢業已岌岌殆哉而又加以六十萬之運恐併其三十萬者而不能保耳夫遠有逆茵之禍每事必督責於山東山東岌岌多事又將向何人而取給耶此挽之事勢度之民情萬萬不能供億者故登萊兩府之議欲合全省而六十萬每府各居其十夫東究之不能入海及濟青不近海之州縣不能強而運則猶然僅可二十

萬之說耳而所揑三難則該府兩年之內與本道終始運事歷涉諸艱尤真知灼見而為此言者非徒為萬姓請命為一身圖安逸而已也至於召買招商一節本道曾於

餉臺撫東時力言其難行於

餉臺赴任天津時又力陳其不可行而又曾於戶部吳員外主考山東時過於逢而痛言其不當行且不能行之故今稟揭見在

餉臺篋中吳員外見在都門可問也未嘗力為擔當所擔當者惟舊遠撫謂海運不能濟用而本道以為必能濟用遠人謂蓋州套不能到而本道以為必到耳而又有一項擔當者漕糧截由海運談者皆畏成山之險至引元人開膠萊河避成山為證而本道謂淮船過成山返東請設嚮導以為接引無風則由此而直抵蓋州如憲風濤損害請於膠州設倉五百間令漕糧徑卸於此而以車驢由膠州陸運一百九十里到昌邑之淮河口搬入海船直達蓋套而淮船三日之內可往返淮膠一遍往而復返一船可抵數船之用而以淮上用而不盡之船撥給山東以供海運是淮船無傷糧之患東人得淮船之用最為一舉兩利之術而當事者可不必專東人而責之糧此則近日曾以之告贊理遠餉田主事者也若宋李高王諸臣俱係東人必知東事其言招商之易本色之多或另有獨見非本道所能與知唯是災民之粒食已罄

人情之震蕩可寒一項之新餉必不能充兩用隔屬之淮船必不能濟急需遠左危而
京都業已戒嚴東省危而遠左更何所倚賴不可不
思患預防而祈為改圖者耳緣係奉行查議事理本
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同蒙憲
牌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撫按兩院
萬歷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五十二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
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為海運事照得山

東海運已有定例每船載千石者用水手十四五名
載七八百石者用水手十餘名載五六百石者用水
手七八名載糧有多少用水手之多寡隨之所以節
浮費恤遠餉也今召募沙船者民多用水手希圖關
糧且水手一名照東征事例每一名工價一十八兩
安家銀五兩如減去一名省銀二十三兩如百餘隻
船裁去三四百人省銀幾萬如彼云照東征事例但
今日止運糧餉非往日駕舟應敵比也又如召募船
隻者民不論裝載多少只以船頭寬窄契糧似乎契
糧一樣裝載不同且有不均之弊謂宜量其所載以
給工食乃為既廉稱事相應備行副量奉行為此牌
仰本官照牌事理令後雇募淮揚蘇松等處沙海等
船務須與彼講究加意節省俟事成之日另為陞賞
毋得糜費官帑泛常搪塞取罪不便須至牌者
一牌仰募船委官把總梁聘材
一牌仰募船委官守備魏國臣
萬歷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五十三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
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查議造船銀兩事
萬歷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管田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王 憲牌前事案查二十五年征倭
赴淮安及南直等處造船共銀四萬五千兩二十六

年造船共銀九萬兩俱于解京庫料價馬價銀扣除
係戶兵工三部協辦業經
前院具
題奉
旨下部速議旋因議停海運未據題
覆近據登州府揭報造船借支銀一萬三千八百八
十二兩零又借銀七千四百兩未經補庫夫海運方
來未已糧數增則船隻亦增增船而料價從何措辦
登州真不涸之府可繼源源借貸耶合應速議以便
題
請為此牌仰本道通查自海運以來登萊等府共造
過運船若干雇募過船隻若干水手共若干各名

支動遠餉借用過錢糧通計若干於何項堪以扣抵可否照依先年事例扣留解部錢糧查部報天津所用運船俱責成淮徐揚州各經管道府督催前項船隻是否分派登萊協運今青濟二府續添州縣自備船隻裝載恐一時難辦必致違誤須從長酌議以便各屬遵行限牌到五日內查明具報毋違蒙此又蒙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憲牌亦為前事等因牌行本道自有海運以來共造過運船若干雇募過船隻若干水手月餉若干曾否支動遠餉借用過錢糧通計若干於何項堪以扣抵可否照依先年事例扣留解部錢糧查部報天津所用運船俱責成淮徐揚州各經管道府督催前項船隻是否分派登萊協運今

濟青二府續添州縣過海糧船登州曾否預備事急期迫若責成各州縣自備船隻裝載恐一時難辦必致違誤須從長酌議以便各屬遵行限牌到五日內查明具報蒙此遵依隨備行登萊二府查報去後今據登州府呈稱依蒙查得萬歷二十五年征倭運糧節奉本道轉奉

督撫軍門尹　明文差委登州衛千戶李國勳領布政司銀三千六百九十三兩前往遼東寬奠地方打造遠船十五隻每船並什物等項價銀不等共用銀二千六百六十一兩召募水手等役共二百二十四名共支工食銀六百五十八兩八錢通共用銀三千三百一十九兩八錢餘剩銀三百七十三兩二錢解

運本司訖續蒙本道轉奉

軍門萬　案驗准

總理糧儲部院趙　咨備行蘇松兵糧道雇募商船二十隻並舵工水手等役二百四十五名差委標下鎮撫沈鍊督押分發登萊各十隻通共借過蘇州府銀二千四百六十六兩五錢五分各役在彼支領訖比因前銀登萊二府無銀補還呈詳海道轉呈

督撫軍門批行布政司覆議將前借銀兩呈詳軍門移文

應天撫院行令蘇州府准其開銷免行償補各役歷過日期應支銀兩不足又蒙布政司發充餉銀分發登萊二府各一半銀一千五百六十六兩作為廩餉

船租訖後又不足又動登州府屬接萊二縣解到脚價銀八百四十四兩六分一釐二毫給船戶陸安國等支用訖為照今歲運糧所造船隻前差主簿徐弘諫往淮成造遠船二十隻千戶劉一源造船四隻並修補置買遠船六隻把總傅與富往塘頭成造遠船八十四隻共計一百一十四隻後又隨差縣丞徐弘謀齎領官銀行南仍造前船尚未完報前來難以拘定其數統計造船共借過府庫民屯銀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二兩二錢三分六釐內除傅與富領銀八千四百兩造船近蒙

院道明文本官所造船隻分發濟青二府運糧用過銀兩已經關取尚未償還此外尚借銀一項呈詳據

此又據萊州府呈稱依蒙查得萬歷二十五年征倭運糧朝鮮節奉

軍門明文差滕州同知曹履方高密縣典史郭鐩萊州衛指揮楚邦損經歷温如玉等前往淮安蘇松等處造過淮船二十九隻遠船十五隻唬船六隻共五十隻用過布政司銀一萬五百二十九兩六錢六分八釐又委本府司獄王永春前往淮安等處雇募淮船六十隻用過布政司定價銀一千二百兩委官吏目丁尚白召募舵工水手支過安家工食多寡不一用過布政司銀三千六百二十三兩五分九釐本府船租銀八十四兩以上通共用過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六兩七錢二分七釐俱准開銷比時並無動支

遠餉亦無抵補前銀通計所運不過七萬餘石耳今糧增八倍需船甚多本府所屬州縣運糧船隻除打破船六隻及討照回南五隻并借給水脚雇船一隻與未到三十六隻嚴行州縣迎押外見在海口守凍船一百二十一隻可裝糧五萬八千五百四十餘石又奉本道案撥見今差官劉一進領銀二千兩請發院道公文往淮雇船一百隻恐不能足數似應責令平素多船如樂安等縣借銀與該縣有船船户使各造五百石船一隻使各招集舵工水手以裝官糧其所借銀兩每運水脚扣還三分之一三運便全完矣

運船不官造而借銀與船户造者何官造則各役有賠之弊器船不堅固雇舵工水手不得當則船

易損壞雖有節省之名不免以糧嘗試不若船户自視其船為家而所雇必得其人之穩便也其劉一進雇來船隻分撥少船州縣合聽上裁若夫天津所用運船責成於淮徐揚必無協運登萊之理其雇船銀兩合於東昌兖州不運遠糧州縣動支新舊遠鎮銀兩解補庶借動正項錢糧有歸着也緣由各具呈到道據此查勘得登萊二府所呈萬歷二十五年征倭運餉登州府打造遠船十五隻并什物水手工食共用布政司銀三千三百一十九兩八錢又往蘇松雇募商船二十隻登萊各分十隻并舵工水手等役共借用過蘇州府銀二千四百六十六兩五錢五分開銷免補尚有各役歷過應支銀兩又請司發銀登府

分一半銀一千五百六十六兩又動撥萊二縣脚價銀八百四十四兩六分一釐二毫萊州府打造淮船二十九隻遠船十五隻唬船六隻共五十隻共用過布政司銀一萬五百二十九兩六錢六分八釐又雇淮船六十隻用過司銀一千二百兩又舵工水手工食用過司銀三千六百二十三兩五分九釐又用本府船租銀八十四兩通共用過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六兩七錢二分七釐俱准開銷並未抵補亦為動支遠餉及查今次運糧所造船隻如登州府除徐弘諫見今在南造船未到難以拘定船數外今已造完並修補船隻共一百一十四隻統計共借用府庫民屯銀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二兩二錢三分六釐內除

委官傅與盛原議造船六十四隻領銀六千四百兩後又續發銀二十兩共銀八千四百兩造船八十四隻近奉

兩院憲檄將此船分撥濟青二府運用此項銀兩聽彼兩府償還外尚借銀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二兩二錢三分六釐又募船二百七十餘隻水手月餉雇船水脚共動府庫銀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一兩三錢五分七釐九毫一絲九忽五微內除動過遠餉銀八千三百九十兩七錢三分一釐九毫一絲九忽五微尚借府庫民屯銀一萬五千五百八十兩六錢二分六釐內除萊府借去銀一千兩聽其自還外實借庫銀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兩六錢二分六釐再照萊州府

船隻除打破船六隻及討照回南五隻並借給水脚雇船一隻與未到三十六隻該府嚴行各屬迎押外見在守凍船一百二十一隻今又差官劉一進領銀二千兩往雇船一百隻又該府憲恐船不敷用仍令平素有多船州縣船戶借銀令其各造船一隻其所借船價每運水脚扣還三分之一三運全完及查解部錢糧登萊本色最多並無別項銀兩可以抵補其濟青所用船隻查登萊兩府州縣俱屬運邑所得船隻尚不敷兩府之用又安可為舍己耘人之理相應各自備辦庶使責成至於造船借過銀兩先該本道於

前院李　在東時稟過此銀即在水脚價內照雇船事例陸續扣清清訖乃止亦於新舊遠鎮內作算似不必動別項錢糧補庫合聽本道扣清之日造冊報院便為清楚矣然此乃就民屯出納之由及前此已成之議而言也若目下遠糧加至六十萬石則需用淮揚浙直等船不下三四千隻雇價業已不貲雇之不能取盈勢必大費打造遠鎮新加數內既議留一半以餉土兵所餘之一半即雜糧尚且不足安能又借庫銀以望抵還也竊謂此後應照征倭事例議留戶兵工三部銀充作打造雇募之用庶東省之財力不至陰耗於遠事而登萊竭其力以供征輸尚得存其帑以備不虞也緣蒙行仰查議造船銀兩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同蒙憲

牌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一呈　撫按兩院

萬歷四十八年正月初九日

五十四

萬歷四十八年正月二十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據詳具題為海運必難遮增船糧必難立辦仰祈

聖明速議調邊之長策勿循浮派之空言仍

勅當事大臣虛心觀理以圖實效事近閣部報見

督餉部院李　題為經臣計兵已定愚臣計餉難緩

懇乞
聖明特賜裁允以重封疆事疏稱登萊派米豆三十萬又議山東召買豆再增三十萬共前數為六十萬石蓋緣山東海道最近日同督臣與郎中李乃蘭等往復計之皆以山東運道為便應以各處所省脚費加值以糴於山東似亦無難登州道臣極力擔當招徠有法而諸臣又東省人知之頗真諸臣僉言民運召商於遠左增值收買無不競從等因隨行海防道酌議去後今據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兵巡道副使陶朗先呈云云具詳到臣該臣會同山東巡按陳看得遠左失事以來封疆有至急至危之勢餉臣有萬難萬苦之衷此時即有恤民之心不得不體

國之急臣等凡可効其涓埃其宜愛夫狗馬惟是規為出於衡度之外議論入於渺茫之鄉挨理度勢萬萬不能又臣等所為動而却顧者昔海運之議自舊撫臣李始當時止十餘萬耳乃舊撫之議海運回東方屢校之餘乘風礁之險如大病之人甫離床褥方期靜攝調護遂令持叉備糗禦於外其何能堪是海運之難餉臣固知之矣其議徵餉曰臣撫東三載見民之困窮已極今日有糧而苦於無船若徵之太急又恐民窮而無糧是徵糧之難餉臣已知矣其議募船曰山東止有本地塘頭漁船數原不多准船憚於風波懂久自岸更有可虞是募船之難餉臣俱知之

右方圖一時並畫難之難者是召買之難餉臣亦知之矣其議糴豆曰登萊兩郡豆原不多黑豆尤少登州議黃者病馬不宜充料黑者宜馬乃可濟邊登萊原無黑豆必待遠糴是糴豆之難餉臣又知之矣三復餉臣撫東疏咨稿而知餉臣之軫念東人者至也餉臣一去齊而失哺之兒慈母豈其異視未幾而有海運二十萬之疏又未幾而有海運三十萬之疏又忽加召買豆三十萬共足六十萬之疏源源而來視昔且六倍焉豈昔之難於十萬者今顧異於六十萬乎豈難於豐稔之年者顧易於饑荒之歲乎軍國大事臣等不敢以臆見相持第以餉臣之言還而質之餉臣豈自言而自悖之不過曰前後之時勢不同耳

夫遠左之時勢今昔雖迥不同然山東之物力難易則非有異且三路未敗之先兵非不衆也兵非不待食於東省也舊撫臣所不能為者臣等何以獨能為臣固知餉臣之萬分無已而姑條派此兵糧之數耳顧紙上有餉而遠左無餉何濟於遠此餉臣之責也餉臣能多派而不能多運則餉臣之自誤也臣不忍餉臣之自誤而因以誤遠也將謂道臣陶朗先極力擔當而朗先謝不敏矣夫朗先雖才亦人耳豈真有神輸鬼運之術豈真有挾山超海之能今當莊嶽之衆咻而悲楊子之岐路萬一運不如額則道臣無所逃罪餉臣以此責備於道臣將重違其奬借之初心而道臣之擔當還歸於餉臣之術及今日言之餉

臣尚可區畫以分屬於地方今日不言至誤事而後言之即同詞以請罷斥於
國事奚賴焉餉臣疏曰山東派數較多者蓋緣山東海道最近臣請竟其說昔年征倭山東海運總加至二十二萬自登州運至旅順五百五十里旅順運至義州交割一千一百里合之僅一千六百五十里而風礁險惡甚難託濟查閱舊卷今日報某船被風明日報某船閣淺舟子填於魚腹遊魂泛於波濤天風起於倉忽性命懸於霎時地如彼其近也運如此其難也今議海運俱至蓋州蓋州套窄小淺灘形如半碗而碗口礁石峪峙勢同攢劍必小船方可進入而所泊僅可二十餘隻又必堅厚小船方可冒險而入

一入之後水退撞礁每虞滲漏大船裝數百石者可入蓋州套乎合青濟登萊四府之船可盡泊於窄小之淺灘乎蓋套不能盡容而使各船蕩漾於臣浸之中或仍退金州交卸則進退兩難而嘗試於蛟宮鼉窟之間恐馮夷不能時時效順也蓋州距遼陽止三百餘里登距蓋已三千餘里其去萊則甚遠矣其去青濟益遠而不可以程計矣茫茫何有去莫窮其底止一運而無幾運之程一程而增幾程之費職等方有望洋之嘆而不知其近四十六年山東米豆頗收因登萊有餘之粟勉完二十萬石之數若去歲苦旱民間之田畝荒矣瓶罄罍矣因無米而改折漕糧因改折而反增海運暮四朝三所以悅狙者加之疾矣

夫漕運者運軍自駕船領兌外只憂無米不憂無船今歲饑而米安在也米即多方轉糴而船安在也查往牒先年武德道運糧四萬石造船一百九隻登州道運糧七萬石船一百隻萊州道六萬石船一百二十九隻青州道五萬石船八十五隻又留戶部銀八萬五千五百兩兵部銀二萬七千兩二部銀二萬二千五百兩為募船之費而各船派造於淮揚浙直天窟洲清江廠之間殆無虛日於時工部造船戶部督餉索船則船應索銀米則銀米應今則此部卸肩於彼彼卸肩於此題疏曰二百萬覆疏亦曰二百萬及至問船則問之水濱計餉則計之筆舌職再問道臣六十萬糧當用船若干曰須船六千隻職竊討其多

已而思之蓋套小不能容大船蓋套達青萊濟南不遑兩運道臣非謾語也必有六千隻之船而後有六十萬之餉每船計梳木二根必有一萬二千之梳木而後可駕六千隻之船造船之責自有司之者山東向無木植亦無船廠船備而糧不給猶可督責山東餉集而船不至罪豈在東省耶遠餉地輸陸挽尚急牛車詎海餉浮虛駕空可緩船隻必海輸而後能陸運必船到而後可車載既無凌波飛渡之粟安用盤山過嶺之牛若謂草料先須車運則馬飽而人饑防遠豈專恃馬哉職見天津船隻餉臣之嚴督淮揚者甚急何可獨緩於山東故今日以造船為第一義以車運為第二義不急船而急車難視陸而易視海遠

視三百里之遠陽而近視數千里之蓋套則職之所未解也至於召買三十萬之說則須餉臣及遠臣另為設法召買而實非道臣之所能任何者商非東省之商也既謂之商則聽其自來自至而非可以法令拘職等之令能行於東省而不能行於他省職等之搜粟能行於受田之民而不能行於逢地之商今之所云召買者將曰召淮商乎淮商懼東省之留船無出途之想矣更懼遠左之阽危無涉海之思矣淮商何可招也將曰招遠商乎我未必得遠商之大利而且冀遠商之大槳所謂大槳者扶通逃而來罔硝黃而往是也職等於招商一事悉心以問屬官謂該道揭示經年多方招諭並無一至該道極言其必不可

招而餉臣亦烏能招設米招徠有法今歲二十萬之糧何無商運而獨苦民間之指撝乎宋繼登王化貞諸臣見在遠蒭商貫屬其統轄餉臣倘能責於遠臣押商船以至登萊職等當諭道臣弛過糴之禁盡加惠之方使其轉販而往第恐招商而商不至則諸臣之不能踐其言而於道臣無預也道臣欲擔當而未能不得已有淮船運糧至膠州起運至昌邑搬入海船之議竊恐淮船既運糧入海未必有用而不盡之船以供山東之運淮船不過成山海船未必即至昌邑非必濟之策也然則三十萬石之召買不幾為畫餅乎如

皇上即以此責成遠左諸臣令其招商轉糴勿以此總屬於山東該山東地方必不能召買道臣原無招徠之法必不能擔當職等必不敢飾雷同之謾語以誤餉臣而重誤軍國也至於山東添運三十萬揣力殊不能承然事關國計當盡力以括全齊之粟使婦子負載於途牛馬轉輸於路運至海濱以圖接濟倘有米無船以至誤運則其責又不在職等也伏惟

陛下勅當事大臣虛心觀理共期匡濟仍

勅工部速為造辦船隻轉發山東領駕渡海其登萊青濟四府既任煩難之海運希免重疊之加編懷之以恩而後可懾之以法鼓舞人心令其樂於輸粟寬民力以濟遠陽固今日救時之急着也併祈

聖明俯恤馬職等可勝延竚

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本年三月二十二日該戶部一本題前事山東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山東巡撫王題稱前事又該山東巡按陳題同前事併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米豆之數併係督餉部院酌派山東省六十萬石業已計兵而算數似不可少今該省撫按諄諄數千言而謂六十萬石山東地方不能召買此係督餉算派定題請之數本部難以更易竟覆合無移咨酌量

經畧原疏計兵十八萬每歲用折色銀三百二十餘萬于內計本色米一百餘萬石即可減折色銀一百餘萬兩此皆因兵計餉之定數也本部院不過據其原疏之數以分派各省直耳其間海運之道惟山東天津淮揚三處而淮揚有成山之險止派三十萬石其山東海道最近派六十萬石天津派三十萬石而近開蘆薊灣在薊密永等處向來無船皆藉天津之力為運是天津合薊永密三鎮到關之糧而計之亦近五六十萬石也今淮上移書稱難天津道屢次呈稟求減而山東又已疏題請減矣夫山東為本部院舊遊之地前者屢疏稱海運之艱船隻之少豈今甫離其地遂爾求多但此二百餘萬之米係經畧疏定

之數若經畧肯為減兵則本部院何難減餉今經畧尚苦兵少屢疏催發則本部院何敢為減餉之議餉不可減則山東請減之數將添派於淮上乎淮上有成山之險見在稱難矣若添派於天津見有五十餘萬之運何以又加也減之於此必加之於彼海運止此三處而在在稱苦處處求減欲於原派數內一處無減而加於彼處則彼處派數原多亦在求減誰肯復增立見兩相觖誤本部院一身不足惜而遠左脫巾之變可堪立見即查得山東海運最近腳價所省獨多若以所省之價加值以糴於民間似亦無難又山東往歲登萊之米多販於淮安今南岸既禁其往則以北至遼陽亦為肯應也況登萊之間民間有米者每以變換銀錢為難此本部院所親知者若將入京錢糧准改本色上納於民尤為兩便則此六十萬之派雖多而本部院原非獲已亦望東省院司道府為協力同心之濟也若云免是在本部院之所敢言矣至於船隻已行淮安造船五百隻原為山東天津二處分用之資屢行嚴催尚未回報尤望本部之為請

旨考成也擬合咨覆等因到部送司一併案呈到部看得餉臣增加海運乃因經臣增添撥兵而派計兵派餉原非得已乃東省撫按諄諄告減臣亦移咨餉臣再為商議而餉臣備將兵餉二事從長酌覆前來兵多餉少勢必鼓譟而封疆之利害安危所係似難裁減具見餉臣與臣部非故於派多而東方之臣亦當體諒委曲必完其數可也其所需糴併動支該省新舊加派尚有糴剩其京邊錢糧係九邊舊餉之定額勢難混用也至於船隻原屬工部專任前已咨會許用南部年例蘆稅等銀尤望

皇上勅諭該部速速嚴行各廠承造官員勒限報完以不誤餉臣之用如有地方故為怠緩誤事者仍聽餉臣單疏參究庶運事克備而遠餉有賴也既經撫按具題前來相應復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各衙門遵行

五十五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

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等事萬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准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照會本年正月十三日
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王　批據濟南府申本年正月初六
日蒙登州海防道憲牌前事案照先蒙督撫軍門王
　批據本道呈前事已行登州府節次借動銀八千
四百兩責差委官傳與盌前往壽光樂安等處打造
船八十四隻原係造為登州之用今新行分派濟青
二府應用其前借登州之銀合于濟青解還除前船
已行分派外合行取銀解補為此牌仰本府即於府

庫銀兩照單動支給還登州府以補前借并找給傳
與盌分給船戶其船准給該府亦照單數分給該縣
運用又單開濟南府屬共船五十三隻濱州船二十
五隻利津縣船九隻蒲臺縣船四隻霑化縣船四隻
海豐縣船十一隻以上共該船價銀五千三百兩該
找給傳與盌水脚銀二千六百五十兩通共七千九
百五十兩開單牌行到府蒙此行間本月初十日又
蒙本道憲牌仰府即將該府各屬船價銀內除每隻
該銀一百兩解還登州府庫仍每隻加添水脚銀五
十兩徑給委官傳與盌分給各船戶領用具由查考
蒙此又蒙本道憲牌仰府即將該府所屬海豐縣船
戶趙建鄒孝馬倫劉文貴梁小學張祚田劉才愛六
名並蒲臺縣船戶李仁峯李時風韓瞻田李呈芳賈
士亨五名各應造運船速於府庫動支銀二千兩給
與委官傳與盌分給各船戶領造船隻仍行各縣同
委官押促完工以濟急運其動過銀兩照前例于水
脚內陸續扣還以清庫藏施行蒙此依蒙查得本府
庫內並無別項堪動錢糧惟有一項遠鎮每歲額派
銀四萬五千二百餘兩原係委官解赴該鎮上納至
四十七年六月十一日蒙布政司信牌為那運本色
以濟急需事蒙
督餉部院李　憲牌前事等因牌仰本府將未臨海
州縣派有遠鎮銀兩差人催解該府收庫聽詳允日
海運施行蒙此除濱州等九州縣并今續添歷城陽

信章丘共十二州縣遠鎮銀兩留作糴運本色米豆
外隨將泰安長清新城禹城陵縣德州長山樂陵商
河淄川鄒平德平臨邑平原新泰萊蕪齊河十七州
縣解到遠鎮銀二萬一千六百八兩六錢四分八釐
催解到府收庫聽候明文動支應用又一項新餉銀
蒙布政司信牌為遠事憂危等事牌仰府即將四十
六年未解地畝銀兩俱作海運四十七年近海州縣
仍作海運不得起解餘者作速併催具數報司仍候
詳允委官起解施行蒙此已催完齊河禹城平原德
平四縣解到府庫銀四千四百五兩二錢八分七釐
七毫零俱候明文起解今蒙前因該本府看得船價
銀五千三百兩係解登州造車水脚銀二千六百五

十兩又動二千兩俱係給付委官傅與窒造船之用據此合動銀九千九百五十兩緣本府別無堪動錢糧惟有遠鎮新餉二項銀二萬六千一十三兩三錢二分五釐零見今貯庫聽候布政司明文動用錢糧未敢擅動相應申請合無候申允日或動遠鎮或動新餉惟俟

上裁批示以便動支銀九千九百五十兩內解還登州府船價五千三百兩徑給委官傅與窒水脚銀二千六百五十兩又造船銀二千兩等因具申蒙批造船水脚應動銀兩仰布政司查明速詳近聞各屬造船以不堪板木打造搪塞茫茫大海非可嘗試該司仍知會海道船過登州一一委府佐查驗不如式者

申究追賠各州縣正官驗明船隻纔發米豆倘有疎虞各任其責一面行濟南府申飭繳蒙此擬合就行為此合行移照前去煩將運到米豆船過登州希委府佐查驗不如式者呈究追賠施行准此查得委官傅與窒督造船隻用過銀兩即是各船戶應得水脚價銀不費官帑祇因各船戶欲造船供應不能備辦船本故借官銀貿料雇匠以濟成造不過預借與之以為造船工本責其督工速完應運迨運糧之日又即扣其水脚還官而水脚即在新舊遠鎮銀內動支此奉有

明旨者毫不費公帑亦不沾及別項錢糧也今准前因除候船到日委府佐查驗不如式者呈究追銀外其堪用者即令領運候於水價內扣清原非別項錢糧亦非別煩設處擬合牒復為此合牒

責司煩為查照轉達

本院施行

一牒 布政司

萬歷四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五十六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等事近接邸報蒙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原題疏內令淮安出船五百隻赴天津運用又

浙直各出海船赴天津協運俱奉

明旨督行載入考成欽遵訖為照天津運糧止三十萬石恐用船不必五百隻又天津自造并見在如去年運過十萬石者其船俱屬可用又浙直協濟俱到天津將來天津之船且至不可勝用今本道雇之于淮淮以奉

明文止給天津不給山東為辭則山東雖有六十萬之加而無船裝運雖加多亦屬畫餅也合無通將淮安浙直之船及天津自造之船通融合算淮船以每隻一千五百石為率浙直船每隻以一千石為率天津自造船每隻以八百石為率每隻又以往返三次為率共算天津運糧三十萬石止該用船九十一隻

撥行淮安以其餘者容給山東應用而山東目下見有糧四十餘萬計船甚少尚不能裝十五萬又天津候漕糧到津方可截運計期當在七八月間即淮安浙直等船先期到齊亦望洋守候則又莫若盡數發與山東急供目下之運而徐俟卸回之日再分派屬津屬東之為便也合候呈詳允日迎抑山東分發登萊濟青裝運遠糧速發過遠麻糧餉兩不相誤而軍興永有賴矣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督餉部院

萬歷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五十七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申飭請詳文移以免違誤餉務事照得海運創行枝節不一頭緒縱橫有部科條議朝夕變更者有地方時勢彼此異宜者有錢糧議動某項而原不必動者有船隻擬屬某處而原不當屬者如此之類難以枚舉是惟始其事者能遡其源亦惟急為呼者斯不至緩為應也本道每行一文半出權宜然每動錢糧必有憑據各屬或有未曉即就本道而詢之本道便可剖析回示回示到日即可舉行如此而有差誤罪在本道豈不直截徑達朝廷夕暨哉況海運工夫只有數月非比逐

常文移可以從容擬議者今各屬往往以本道文內事情或請詳於

院司或轉詢於隔屬在

院司者勢必又行本道候本道回覆到日然後批答在隔屬者一郡有一郡之所宜一邑有一邑之所宜彼地之所行者未必即可倣行於此地迫至行之不通而又來詢之本道往返之時日不知艤閣過若干停泊之船隻不知守候過若干收糴之糧價不知騰湧過若干矣則何不即詢之本道回答詳而呼應速一不枉費工夫二不浪費錢糧也合行申飭為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行海運廳及海運州縣今後凡有牌票批詳不能曉暢者或本道議行而

該地方難行者不妨明白申請相為斟酌毋懷嫌疑謂覆請近於駁上屢詢恐致憚煩而舍近求遠靡時失事本道勞怨俱所不避虛受實所自矢幸賢者各相體亮共襄茲役遠左百萬生靈寔式憑之須至牌者

一牌仰濟青登萊四府

萬歷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五十八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等事照得今年船隻不能多于去年而所加遠糧比舊多至五倍則須一船抵六船

之用乃可完事也而欲一船抵六船非一船運六次不可欲一船運六次非運用多官收卸快便不可得矣今立法如某縣應運糧一萬石查照原行以一官押運五千為額即當先遣一官空身到遠預備卸場囤積之處俟押官到日即便分任其事一在船起解一在岸查收蓋套有倉即交入倉中蓋套無倉即用帶去鋪墊蓆草圍成露積卸訖即回完一船即發一船船回之日此地又復再裝倫原官在遠有事未回此地又差一官速裝如此急急為之庶可勉及六十萬之額耳合行申飭為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即便轉行運糧州縣查照應運米豆數目當以五十為一官之運數多設運官每州縣速遣能幹官

一員先行赴遠料理兩地務須如法裝載收卸遍勉從事以足原額今本道亦惟以運次之多寡為州縣之勤怠往返六次者為平常二次者為不及一次者查其奉行先後分別參罰各當奮急公之義毋自貽噬臍之悔仍各具遵行緣由報道查考俱毋故違未便須至牌者

一牌仰濟青登萊四府

萬歷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五十九

發運遠餉祭海文

維

萬歷四十八年歲次庚申正月庚辰朔越二十七日丙午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敢昭告於

勅封靈應護國祐民明著天妃東海氏之神曰春王正月運事載始我治我糧于海之汜緬茲海汜緊神之宮奉時烝嘗殆罔予恫維予之衷維神之鑒海運之興誰泛其濫迺自戊午築舍未成帆檣迂邁亦孔之悖爰迨己未大兵四集庚癸遞呼茲焉告急其始拒也如格蛟螭而胡急兮若求莞俔遠師既繁司農稱匱十鍾致一賤之徵貴維予不敏峙粟庀舟粟以予來舟以鷁浮人亦有言竹頭木屑予獨何心敢違先哲嗟嗟蓄租曷可云勞維是卒瘼其

音嘵嘵盱斯樓櫓駿發靡豔徼神之靈式歌且舞肆俾新詔蓋套是歸神乎偕行匪膠匪違招招舟子各敬爾止勿試于淵以憂多士剛日丙午吉曜維辰神之聽之顧予明禋尚饗

海運摘鈔卷五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一本淮船雇造愆期微臣催請力竭懇乞
聖明特賜罪斥并祈嚴旨責成以免誤軍務事照得海運造淮船臣在東省及督餉屢疏力言頻且煩矣而至今稽誤者有三蓋事體重大未有嚴旨一也差止卑官難于行事二也應發銀兩臣于去年十月三十日方借動造車銀二萬兩十二月內

臣部專發三萬兩工部續到銀兩亦在十二月內淮發以致稽遲三也目前之運迫矣必至誤矣臣心切焦焚于歲裏具疏立以考成之法已經臣部疏覆候行間適接總漕疏揭據道府呈報淮船搜括之難及云東征舊業原于江浙協助夫地方處處之難臣豈有胸無心不知相體若江浙協造尤臣所感服同舟樂于行者惟是臣前計遠餉百萬則淮船應得二三百隻茲經臣計餉二百萬則淮船非四五百隻不可此因兵計餉因餉計運非臣之過為煩擾也備查東征舊業淮上有造天窖洲有造天津有造江浙有雇而山東則產木地鄰河船及淮船也中造雇王於並

請之而未奉
旨今蒙
旨下臣部覆疏通行矣天窖洲造船之咨臣已久發祇候新撫臣到任此時想即投行矣其天津見造船二百隻芝蘇灣造船一百隻登萊并濟南近海州縣漁船搜括殆盡是臣原未專主於淮上一處也征倭止計本色七十萬石未及運完而倭平今計餉二百餘萬糧數既倍船數亦不得不倍矣若武弁卑官原不足任臣屢疏
請專委司官不得行委淮安府佐一員專管又不申報無可奈何故委梁聘材以往正謂具咨以請商于諸臣耳即如經歷程惟守縣巫徐弘諫州同徐應龍

皆卑官也委以錢糧臣寢食為之懸念使兩地有專官力任其事臣亦何委此武弁卑官為哉臣今計之造船又須雇人其費鉅雇沙船則人船俱雇其費省惟在道府諸臣親為查驗毋聽虛報查其雇到沙船實在若干之數先為量給安家行糧押發前來其造者添委府佐會同買木鳩料勒限報完陸續運發銀兩不足即將各司府庫銀不拘起存斟行借用俟加派新餉補還此皆優議價值實動錢糧非強取於民間者何得言難乎且今日之難不獨一處然也近地直省征兵矣貿馬矣運大器矣貿騾車矣牛隻矣臣非不知為吟民傷財之事然皆兵有所出而為之即碎胥糜軀不足酬臣之罪第遠兵十八萬不可減則

本色二百萬之餉不可減餉不可減則所運之舟車不可減此地稱難彼地孰肯稱易惟有束手以任其誤耳十八萬兵齊至之日脫巾一呼彼時臣一身甚微即捐之以謝遠而何濟于遠何益於
國家之大事耶至於遮洋一總此
國初舊制東征曾開之前總漕移書於臣亦謂可行況以二百萬之運可獨責於山東天津二處乎臣前分派疏內已悉而淮上海運所慮者從來止因成山一險耳近登州道臣陶朗先具稟於臣云見臣疏請截漕開遮洋總此議已定即以一半由淮上過成山嘴經赴蓬萊閣該道設有嚮導漁船于成山以待可保無虞此一便也又以一半運至膠州乃商賈常

行之道二日可至一抵膠州盤貯在岸聽道臣陸運一百九十里至昌邑縣之淮河入洋徑達蓋套此即數百年來開膠萊河之遺議畧相同也前按臣畢
己建議及之而今為甚便容臣與漕臣再加酌議行之但山東派運已多又接運淮上截漕之糧而省淮上過成山之險則淮上即多為造雇船隻以濟山東亦彼此分任之當然也伏乞
天語叮嚀漕臣與臣一體督同道府作速舉行其天盌洲造船則在江南撫臣督該道府如有遲緩漕臣撫臣與臣一奉考成之法繩之庶猶可為臨渴掘井之計也夫錢糧數至十萬委皆卑官萬一有失誰執其咎今委永平府忝註推官來斯行先往督催俟忝

註司官到日令之總理其遮洋與膠州議定即于青登萊三府內責委府佐一員於淮安膠州之間往來催查船隻而本地府官事權更便其淮安府定委府佐一員專管尤為喫緊該臣允催不報如有推諉者該道具報以憑參究抑臣又有
請焉日來車牛之數以申詳之運臣未及言責臣以罪臣誠無辭淮船一節臣敢預為申告
皇上即
下部科查臣於淮船之事一向怠緩不言不催不議處錢糧以致誤運則速置臣於法以為人臣任事不預之戒如臣前後諸疏具在
御前臣言之催之議發議借而道府諸臣不行以致

誤運則異日臣不獨任罪也總之臣人微望輕不足取重致負
任使罪狀甚明原不敢一毫推避但
皇上姑息臣一日則誤
國家大事一日併乞
速賜罪斥以謝封疆以報
皇上而已淮船再遲遠運不行遠事去矣惟
皇上念之

六十一

戶科給事中官　一本為敬據援遠管見以祈立允施行事竊照遠左雖緣經撫同心之故河以東西半步安堵然而奴之不遽來者為養全力耳跡其

去歲赴撫順不即攻清河而逾時迺攻赴開原不即破鐵嶺而逾時迺破養精蓄銳伺釁乘機蓋從來已然今之半歲不動正恐其不動為大耳計春夏間必到遼陽城下不然則出牛毛寨取寬奠不然則遼鳳凰城裡而攻鎮江不然則走金復海蓋四衛逼絶糧道皆事之未可知者地里綿亘兵力單寡不能遠救河東半壁危如纍卵舉

朝臣子猶復泄泄視耶往者播州遠在天末且被我兵一攻即走八囲上有何難剿當時且調海內兵二十餘萬其調之各土司復十四萬不與焉用監軍道者六閫四川一省監司郡邑皆罷撤一切刑名簿書而專備征繕之用又米穀不聞騰貴金錢尚易措辦

今一省轉輸始得軍腹果然因而奏凱今遼為

神京左臂其存亡關繫

宗社是何地方奴酋所向如意是何氣勢我軍敗衂之後是何心胆清河軍一萬六千逃去強半是何景象而舉

朝尚泄泄視耶以兵言之聞遠兵除逃外計見在主客雖八萬而堪戰不及一二萬人薊鎮兵及見在昌平天津通州等兵遠望之急如星火而司馬之遣行不嚴司農之發糧不速聚千萬烏合之衆于中乾外渴之時徵糈不足以飽而迫處未易以安涇原之變祇恐不在奴後如近者浙兵行至徐州鼓噪賴該道及鄉紳萬拳優給方慰諭始獲帖然豈非其殷鑒耶

經畧慮兵之不精而以科臣簡汰請兵垣慮科員晨星無可遣者而即以募兵之臣請奈何兵部若置罔聞也遠兵之來自須到關簡汰若在薊通昌津者與其到關而後汰已糜數百里往復行糧似不若科臣親到各地方就近簡汰為便恐遠之望兵甚殷近兵即宜早發若延緩候汰愈益愆期刻下馬上差官趣令就道此更兵部之急着也至各邊兵之調較腹裏宜多須擇偏裨以下有志氣者統領親丁最為有用蓋邊兵生長塞外胆力雄勁金鼓騎射童而習焉往往喜得殺賊之利走死地如驚顧其為私恩者盡人而是為公義者百不得一也將官揀精壯而厚糈恩養命曰親丁同苦分甘情若父子

護衛若手足頭目衝鋒臨陣庶幾得之此輩其視奴奴招徠而令素不相習之將領臨長其上有何情誼而願為效死乎故臣謂邊卒必貴親丁而領親丁則非偏裨以下不可蓋大帥富貴已極精神意氣半耗于聲色半靡于逢迎全軀保妻子之念重捨命蹈險阻之意輕即不敢以此概天下而此類甚夥若偏裨之材勇者進取有心出身無路題以英雄之目開以功名之門而感奮爭先者多矣大抵將官之效死力為功名者什九為忠義者什一惟名與利可以使人偏裨起家之始既得喑以高官而又厚其祿廩不妨寬其出入之數庶可得奔命如飴夫防將官之冒者防其利軍自閒耳若以賤之之故仟吞養士之資寒

儉諭薄顧安所得結其驩心而鼓其英氣哉計九塞已多起程若猶未發兵部不可不星速行檄令如臣議者也以餉言之充足未易飛輓復艱各地方官如袁應泰之竭蹶陸翰陶朗先之悉心海運豈可多得若遮洋總一開由遮洋至膠州陸運纔計百里由昌邑入河倣膠萊河遺意此為兩地之便料淮上安得推諉如前日耶聞遼倉正月無糧止有海運糧數萬石見貯金州距遼七百里而遥裝運不到臣前曾引同官人運排撥之說若從軍中脫弱不堪戰守者揀出行之亦足濟無車之窮但慮道里悠長晝飡夜卧未知便否是在遼之道臣仔細商酌何如耳聞遠来一斗二錢草一束二分薪柴一束一分六釐每一軍

一馬須銀一錢二分方穀一日之用今止月餉五分馬乾三分軍何以不饑馬何以不死軍又以忍饑不過至奪馬料而速之死謂宜照本色料算貴則加賤則減庶得恤士料餉之宜可收士飽馬騰之效且欲俟遼平未卜早晚屯田接濟經久可行詞臣徐光啟曾於津門地方行之既效者第不識有數之軍能那出脆弱者以教之開墾否此合人運二議總在彼中臣雖遥度而至于措餉則八百萬金之數亟經督撫道諸臣與餉臣僉議不可毫減者而日所加派止四百萬耳尚少其半即以四百萬又以各處征調先行動支者什之六七此立盡之道也即

廷議非不知派于民助于官踵襲于開納者為非是而無奈計數太侈取盈為難餉臣尚于事例舊册請旨加添而官若民尚須設法于派助之外總之

王土

王臣當此

主憂臣辱之秋均有爛額焦頭之誼若出兵出馬出舟出車出牛出騾之地亦既苦矣此外省分雖大稍盻容遍擾而儻其所司忠憤激發情願輸將或官或民曲為義舉則又臣所躊躇四顧而不忍言者縱民難再加而官稍曲處或亦可行譬如郡邑中梵宇結緣文昌閣多有經營不日立地告成豈其急公大義而不能為之所乎前年鉅鹿知縣翟拱辰未有議而先首倡迄今談者猶為稱讚至于天下冗員應裁

臣與同官商榷再四乃計所裁即一千員計每員即一百兩總不過萬金而止然而銖積寸累少可為多近有專主此議者户部亦姑試採之若博士談謙益疏内典當一條臣等亦曾商及但其三十金之為拘拘而不知南北當鋪子母贏縮未可執一就中裒益在户部之速為酌覆耳他若十庫折色歲可得數十萬臣曾屢

請不報然猶計

俞綸允折

聖明為政而權宜徑折期臣子為政蓋臣舊叨巡視知該庫設在

内府而臣等外廷難于踪跡雖經驗入而一入之後

烏有子虛往往至于不可問若首直藩府實心為
國徑以十庫本色酌其可折者折解太倉但彼此巡
差明知攜變互為通融而不以執掌爭有何不可若
恐于
皇上為欺則户部一疏題
知嗣後仍壓解一年以補原數更權而不失其經也
夫户部有各據一得之揭矣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今
決算于智而先限人以愚聞
廷臣亦各據其愚久矣而不聞採擇此何以解焉頃
初十日臣以職掌入庫驗兌收放纔收得外解新餉
銀十萬登時放訖索然一空至舊餉之無解亦已久
矣興言及此大可寒心以征兵征餉内外各衙門言

之四海大矣遠一隅耳為一隅故而將四海之兵力
民力洗索都盡根本内潰識者先憂但病急治標原
非獲已今為遠慮當思遠無論存亡不可不固内地
而不宜專詘之遠為目前救焚拯溺慮當思遠亡則
藩籬既撤又何以固内地而不得不急救遠況無遠
即無
京師無兵餉即無遠此理甚明人所易曉若各地方
兵卒還尚可漸補庫貯還尚可漸充非若遠之一敗
而萬有餘喪此亦人之所易曉者臣願出兵去處星
速遣兵出餉去處星速解餉而至若主兵主餉兩部
是憑在主兵者欲足十八萬之兵必當與户部計八
百萬之餉在主餉者急奉
[illegible]

養十八萬之兵今兵部以錢糧不給不能為各省鎮
處補兵馬器械而各省鎮以此不肯調發户部執稱
所司者軍士月餉而月餉外安家行糧買馬製器等
項多詘而不肯認以致日復一日兩部曾不聞聚族
而謀旦夕省鎮兵一齊出關不知兩部何以了此臣
謂户兵兩尚書當日日造膝講求職方司與山東司
兩郎中當時時覿面商究迺視同秦越意各參商兵
部不急催某兵當某日到某處某日當勒令出關户
部不思某兵起程當用何餉某兵行月當用何餉某
兵出關當用何餉餉不足當從何處那移何處借貸
何處搜索而一味大家束手付之長嘆興時遠亡國
與俱亡不識兩部堂司諸臣即碎首粉骨何以自贖

耶迺若邊臣事體則亦可言者聞禦奴長技惟車與
砲車營難破杜松之用車而敗者咎不在車乃其輕
率冒進而車不及用也若火砲則
中朝雖有而裝造失傳擊殺不多唯是西洋夷人善
造善放皆精妙有法計一大砲銅重萬斤者可殺人
無算在歲癸卯西洋人僅四百計耳以用火砲致我
閩漳衆敗夫賈子被殲于呂宋者四萬今西洋人潛
往粵澳實繁有徒閩人尚多傳得其法戎政尚書黃
葢侯造砲于京營已造成火砲一位銅重三十斤不
識經畧亦可遣人赴京投文前法否或即令水衡備
銅鳩工如式製造更造佗重位者以次而至

于經畧事權不可不重

世宗朝征倭之役胡宗憲節制七省今

上御極以來大落赤之役鄭洛節制九邊播之役李化龍節制楚蜀滇黔閩粤浙齊諸省俱聽調遣今經畧止節制河西河西無兵可調無糧可催馬匹匠役等項一無可徵發今宜倣往例令九邊及北直山陝俱得聽節制以重事權庶幾若兵若餉可以徑為撥取而不至于延緩日時妨誤大事且每事不必關咨部中亦大省力若劉國縉直聲夙著臺望久隆豈其不嫺于兵而當日舉

朝推轂迺今全伍私逃毋亦身居桑梓比閭族黨咸令難施且衛列兵曹能轄將官而將官以鄉紳故不

甘受轄除逃兵仍聽當事查補外若國縉久在彼地終非所宜或令回部仍以職方為遠內應而贊畫原缺改為監軍另推近臣填補此於國縉及國縉所統之兵皆為兩便若朝鮮之當救援寬鎮之當屯駐宣慰使臣如劉時俊之當速遣

廷臣言之甚詳臣不具論如臣言一二可採乞

下戶兵二部速覆施行

六十二

欽差經畧遼東等處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　一本為錢糧缺乏至極軍馬饑餓至極懇乞

聖明亟

賜裁處以弭眼前急禍事據遼東督理新餉戶部山西司署郎中事主事單崇呈為軍餉萬分緊急懇乞移咨速發多發以濟軍需事案查萬歷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本職差答應官王廷傑舍人徐惟相領餉十萬兩本月二十日差官周一德武長春舍人孫友成領餉十萬兩十二月初四日又差官韓元吉舍人陳萬策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又差官于應另并承差舍夜四名餉十五萬兩共四十五萬兩各齎文赴戶部大堂領討去後迄今遠者三箇月近亦兩箇月俱未發來詳催書催并無音耗庫貯餉銀僅僅二萬餘兩止足正月未領糧料支用其二月錢糧何以支持萬一呼庚即罪職何益懇乞本部

院移咨一催速發多發以濟急用但得一言職甘萬死也等因據此該職查得錢糧芻糗缺乏至今月而極矣正月初旬職親遍詣各倉查問糧草共止蔀秣黃豆數千石尚不敷補支去年十二月未領之數及查蓋奎海運糧石搬運已盡各道召買米豆亦交納支放將盡雖山海關三猰牛金復等處貯有米豆尚遠在八九百里六七百里之外即神輸鬼運眼前如何得到況金州三猰牛一帶山路崎嶇非俟海水融液雇舟撥運斷不能來正二兩月本色糧豆已屬絕望猶冀折色銀兩足以接濟何意庫貯餉銀僅僅二萬餘兩止足正月未領糧料支用二月錢糧分文無有迺餉司屢屢差官赴部領運而戶部全不發豈以

軍到今日尚不餓不逃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遼禍到今日尚不太急耶今遼陽小米黃豆斗值二錢七分矣草一束值二分五釐薪柴一束值一分五釐矣每軍一日連人帶馬須得一錢四分方能過活而所領月餉及馬乾止于八錢軍兵如何盤纏得過如何不賣襖褲什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而馬匹如何不瘦不死今軍以饑餓逃故者已不可言而馬死尤甚姑不具論只如總兵賀世賢所管遊擊盧養材下原馬一千二百餘匹死過八百餘匹而存止四百餘匹魏國忠下原馬一千五百餘匹死過八百餘匹而止存七百餘匹吳天寵下原馬一千八百餘匹死過九百餘匹而存止九百

餘匹王承祚李尚義下原馬各一千數百匹而各死四五百匹思見此而猶不肉麻者凡搭棚合槽驗料等法無一不詳悉中軍千把總以及本軍無日不綑責總兵將官無人不叮嚀告戒然皆以無處尋覓糧草實情實語愁歎相對而職亦口塞無以應事到今日豈但遠鎮生民厄數各省鎮官軍厄數抑亦邊腹馬匹之厄數矣即如前日三鎮連營虎皮驛一帶當賊來路顧遠左潘為計頗便竟因糧草缺乏恐有乘衆心之欲歸而猖搆訛言者不得不從衆議抽回更番散居近城村屯就食雖鎮將約束極嚴而强奪民糧民草且紛紛而告矣遼陽所屬民閒糧草已被軍馬吃盡耕種已是無力田土已是拋荒職為軍愁又為民愁既為今日草料愁又為他日糧草愁而竟來如之何也近日趲運日逼各部道轉運同知通判各官日夜暴露道途身自跟運昨通判左之似為少車牛忙急無措具稟單即中有甘學顧道自盡之語户部試看今日軍馬官民是何情狀而猶漠然不一動念老成執持洵確乎其不拔矣然得無謀國太忠籌邊太精銷兵太速釀禍太劇為催兵馬過急得罪兵部致起介介爭禮之辨今又何敢開釁户部以重大臣厭煩之嫌為催糧草過急取怨屬官致流過嚴之謗今又何敢瀆催督餉各衙門以傷地方同事之雅軍饑而逃有軍受之馬餓而死有馬受之民被搶奪有民受之官求自盡有官受之顧而誤及

封疆有遠受之陷及性命有職受之危及宗社自

皇上受之除本職一身而外何以更向當事疾呼大聲以來過激過嚴之議而猶不敢不以糧草缺乏軍馬餓死情狀畧畧控訴于

皇上者誠欲使當事諸臣知遠禍只在眼前只在軍民不在奴賊雖陷職殺身猶得瞑目而不至汶汶以沒也據餉司呈請移咨户部請發錢糧職自知咨文不能感動不得不瑣瀆

天聰若此頃撫臣周永春有臣心欲盡臣義當戴一疏謂户部不許留餉廣盜給軍胥馬無憑支發其欲請裁巡撫以求移鎮餉臣李長庚有惟船雇官怨期

微臣催請力詔一疏誚漕臣不肯雇造淮船道府推諉必誤運事至欲
速賜罷斥以謝封疆而二臣之情亦急甚矣職仗撫
臣為家當餉臣為轉輸二臣之急總為職急自入遠
以來撫臣見兵部所兌營騾馬匹及買自宣大市口
者皆羸弱不堪特為職召商另買皆極膘壯可備衝
突又將前項羸弱馬匹留喂廣盔親驗草料直待有
膘方解職驗凡援兵過廣盔例給犒賞行糧以為路
費而山西援遼總兵楊宗業人馬一無銀給遂有縊
死且逃者職聞之急差官貴餉銀一千兩過路接濟
始到遠陽以致募軍製器一應軍需等項皆其費之
必不可緩必不可少者何可掣肘以誤職事至於雇

造淮船一節尤海運喫緊之務漕臣不早担承道府
各相推諉假令得一任事如永平道臣袁應泰登萊
道臣陶朗先委曲幹辦何至今日尚無成議而所派
牛騾車輛在在告免一似以督餉督撫諸臣為不肯
體恤腹裏地方然者不知遠中前項情狀腹裏諸臣
亦肯垂慈哀憫否兩臣着急尚求裁求斥如職時地
敢言裁言斥惟有以死求救於
皇上而已矣他何望焉奉
聖旨
萬歷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山東登州府萊州府各屬在籍鄉宦原任四川巡撫
王繼光等揭為運糧騾加多數祸地萬不能供懇乞

酌減以蘇民生以安地方事竊照遠東危困多兵需
餉海運遠便軍務事殷光等誰非臣子同切急公之
義敢言運糧之艱惟近議東省除前米豆三十萬復
加三十萬石按地分派登萊二屬貽累殊甚一時人
心洶洶倍加憂危光等有不能已於言者蓋自海運
之興也米豆出于地方船隻出于雇造夫造船卒不
能辦雇船則淮上濟北皆將有自運之糧勢必避匿
而不為東人用此其船隻之難辦計料當事者不知
何如揣揆猶未閱地方之害也迺今日所加米豆則
有萬萬難支者登萊二府三面逼海四境皆山鹵地
所宜惟稷黍胡麻石田產穀不多粟豆稀少土地皆
非盡皆以粟易也為手藝為傭工為兵卒為紡績以
餬口之錐頭濟土田之不歲其銀錢原非取辦米豆
則米豆安得當銀錢之征乎其折色之難原二也將
欲責之召買乎而田少人稠地不通商生鹽嗷嗷惟
食土之毛為命本處既不能糴而鄰村各辦餉事又
必無羨粟以相通糴買之難三也往歲運米半出糴
粟半碾倉穀登屬倉穀十餘萬皆本道陶　守登時
歷年來所卅合而集者萊屬米豆幾十萬石俱借充
本色田畝無出取之糴買一時價踴四廬若掃前數
既已不辦加數又何以支其米粟之難措四也二府
州縣居近水次固有而僻處山中者較多有至海百

不過曰改折色為本色猶之此租賦耳迺登萊折色
非盡皆以粟易也為手藝為傭工為兵卒為紡績以
餬口之錐頭濟土田之不歲其銀錢原非取辦米豆
則米豆安得當銀錢之征乎其折色之難原二也將
欲責之召買乎而田少人稠地不通商生鹽嗷嗷惟
食土之毛為命本處既不能糴而鄰村各辦餉事又
必無羨粟以相通糴買之難三也往歲運米半出糴
粟半碾倉穀登屬倉穀十餘萬皆本道陶　守登時
歷年來所卅合而集者萊屬米豆幾十萬石俱借充
本色田畝無出取之糴買一時價踴四廬若掃前數
既已不辦加數又何以支其米粟之難措四也二府
州縣居近水次固有而僻處山中者較多有至海百

餘里者有二百里者擔負馱載勞費殊多雖公祖父母處置脚價力為撫恤業已皮骨僅存耳昔日運少民間猶半運而半助今運之多民間皆運而無助矣若吏不言者是運糧之難上五也由蓬海以至旅順其程雖近然膠州萊陽之船東轉歷成山之險北去之艘抵遼犯蓋套之波往返既艱而交卸守候更歷時日糧之石數太多則運之次數必增海洋風濤朝夕不測恐壠種健兒動供馮夷之一吸尤可痛惜或曰陸運止用民財水運則用民命誠膏肓之論也其海道之難涉六也山東前遇登災田荒殆盡復業之民瘡痍未起食糧之口不減而運糧之數反增雖豐年且難供此誅求況去歲春秋俱旱禾稼不登菜色

未蘇而麥種太僅雪澤更少今歲春事尚不可知盖有餘力以贍遠乎其年歲之難保七也奴酋有造船之舉截糧之議二府止隔一水民志搖搖已喪樂生之心一旦更征多糧念兩粟之無由苦輸助之無計至上糧之勞費運糧之艱險種種驚心鮮不賅而散挺而走矣民既苦運且加派新餉又與不運本色之異同一搜括怨望既滋則人心之難固八也有此八難即下欲為漏卮之供勢已不能上欲為竭澤之漁或亦不忍況奴酋內訌遼東首膺其禍一切取辦登萊正宜轉腹裡各處之財力供登萊以固門戶迹以其近也調兵徵餉反先及而多取非政之平亦非計之得則減免加糧不獨區區為東人請命實亦固藩

籬之大計耳如恐遠餉必不容少則四海九州賦財孰豐事勢孰緩酌盈濟虛自有標本轉移之道如必執東人而以無藝之征貧民難給事必不測山東非無事之國也人心岌岌思亂無論新派不供恐併前運三十萬亦在不可知之數夫遼東之變山東繼之無謂光等今日不言也為此具揭懇祈

台臺俯鑒利害酌量減免生民幸甚地方幸甚理合具揭

六十三

欽差專督遼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一本為懇乞

聖明檢發部科諸疏以便責成主持派運分數以求

畫一并祈罷斥微臣以重邊計事日者遼左危急情形具悉經臣疏內見奉

明旨知壁

聖明宵旰之懷矣抑遼左之所以危急者為兵餉二事也兵有募發出關之難餉有分派轉運之難分派而爭求其減轉運而辭以為艱臣之計更詘于經臣矣備查該臣疏有經臣計兵已定愚臣計餉難緩等事一疏原因經臣所計兵餉之數臣為分派設處者伏奉

聖旨這計餉事宜着該部作速議覆欽此臣部據疏

覆請而

旨未下也閣臣姚宇文題為經撫二臣之疏已揭兵

為錢糧之數等事一疏內有計議錢糧五款會議極
為可行臣部據覆而
旨未下也又臣題為嚴催造雇淮船等事內催淮船
亦蒙
旨下部臣部據覆而
旨未下也臣又續題為淮船造雇愆期等事一疏內
催淮船并言遮洋總當開及由膠州起程至昌邑淮
河入海之道科臣李奇珍題為淮船鈔在必需等事
一疏內款言淮船之當造宮應震題為敬抒援遠管
見等事一疏內言兵餉并及遮洋膠昌海道等議俱
未奉
旨凡此咸遠餉緊切要圖也議之覆之而不
下與未疏者同矣議兵者
下而議餉者不
下無餉與無兵等矣大約遠左之餉折色銀三百一
十四萬兩于內計米一百八萬石可減銀一百八萬
兩料豆計九十七萬二千石牛騾之費計一百三十
六萬兩草料二千一百六十萬束原疏之成概也由
陸運言之自天津至瀾每石腳費四錢自關外高嶺
抵遼陽每石一兩以外由海運言之自天津抵蓋套
每石三錢三分登萊每石二錢三分而淮上造船每
隻約費三四百金不等雇水手舵工有安家行糧等
項故總計非八百萬不能足今歲之用而況此外募
兵買馬車砲器械等費臣部所屢爭不得而別部屢

為分用者未計於此八百萬之內乎兩次加派之數
纔得其半耳別項搜括之方如捐助稅契優免事例
種種條議假令全完不能足其六七而
明旨一槩不
下各省直何所秉成其紛紛求減固諸臣各為地方
至情而額數已定減之於此將何以增于彼有臣疏
不
下而諸臣疏先
下者得為躭遲亦有兩俱不
下者得為觀望縱云便宜徑行終不若奉有
明旨明告中外以疆事危急不得不爾嚴立責成俾
其竭蹶從事則閣臣近疏所言誠青成之第一務此
臣所望于
皇上者一也原議山東派運六十萬石天津派運漕
糧二十萬石召買一十六萬石順永召買二十萬石
芝蘇灣船隻見少欲借力于天津總計天津亦五十
餘萬之運也而真保密雲等處原俱派有召買海陸
二運議在分行天津山東二處氣力盡竭猶不能足
二百萬之數勢不得不復望于遮洋矣近接總漕大
臣王紀疏揭力言遮船改造已久萬分不可航海而
欲截漕糧三十萬石運至天津入海是天津之運增
八十萬矣總漕向
疏不云乎遠餉海運宜以天津全力行之不可獨煩
淮臣臣所派于山東天津者多而派于淮者少乃欲

併發天津者在天津自能截漕而何煩遮洋之運但以天津一處者而能堪八十萬之全力否乎事理易明臣目擊其決難增者也曰者山東撫按二臣疏求減派臣部咨查臣力言難減臣豈甫離其地遂相苛求因遠兵不可減也則遠餉不敢減也而海運之此三處獨山東運道相近且山東以四府而協濟海運天津以一處而兼任薊永各鎮之運兹兩處運數相當非臣有所偏恃于閒也臣愚以遮洋一總國初舊例而淮揚之運乃東征所行者若云遮船久不習海勢有難强則多雇淮沙二船可以徑達登州慮及成山之險則登州道副使陶朗先設有嚮導所委徐弘諫王裕國雇募空船俱達蓬萊未聞有失斯

近日可循之道也又如登州道條議由淮安抵膠州起陸至昌邑淮河入海而多助登州以船則膠萊遺意尤百世未盡之利也至于山東六十萬之糧雖覺其多然登萊二府歲值有收則民間米粟常苦于賤易銀錢或議將應解錢糧徑徵本色或官為加值收雜或以新開事例量減而收之必肯競赴勉東糧往販于淮上若禁其南往今折而之北赴遠亦轉移之術也此臣所身歷其難者而今所歷遠餉之難更倍之倘臣毛髮頂踵有益於遠何惜捐之而不以為并川文光之報哉臣言及此面無顏而心欲碎矣又臣以為更一事屢屢煩之淮上何敢復苦為爭執第海運三處分派有定此處言多而彼地派原不少一處求減而他處誰肯復增二百萬之本色派之海者一百四十餘萬行之陸者尚六十餘萬臣之智能索盡矣處處告減臣實不能獨力任之惟祈

皇上勅下本部會同廷臣酌議遠餉二百餘萬臣所派之山東天津淮上三處者何處可減何處可增除此三處之外更有何策則臣願奉以從事如其難為增減則望內外臣工求於極難極苦之中委曲以為國家紓此急難也試思一十八萬兵齊集之日安所得二百餘萬之餉源源而濟之萬一脫巾集呼彼時蘆粉臣身有如鴻毛而遠左能堪此變否耶此臣所望於

皇上之速

下廷臣會議以為

主持者二也臣前在遠左覩經撫二臣支撐之苦心憔形相對歔欷不過為無兵無糧也無糧之責全在於臣經撫二臣之苦臣貽其半也況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臣是司餉不於臣問將誰問者遠左三軍之責望於臣宜也人臣奉

命一方各思生養安息而今日徵舟明日徵車臣實為之不於臣咎將誰咎者省直諸臣之責望於臣亦宜也如車牛不備責臣以誤車牛既備責臣以擾臣職不盡立有呼庚鼓譟之虞臣職既盡未免勞民傷財之事以致平時之愛戴變而為拮取同心之肝膽相事於爭持臣之罪大矣臣體素羸弱罔緣積勞百

病交瘁然臣不敢言病祇言罪耳今日之事如火燃眉如舟將覆如厦就傾而臣猶相爭於文字口舌間也臣之罪安所逭乎尤望於

皇上之

嚴譴微臣者三也伏乞

皇上軫念遼餉緊切特將前後部科覆議諸疏立賜允行并將海運所派山東六十萬天津三十六萬之蘇灣派運二十萬淮上派運三十萬之數何處可為增減其遮洋總既難行或多雇淮沙二船或行膠昌近道

勅下臣部與建臣議定以便畫一遵行并罷臣以安遠左之軍心謝天下之民心倘以罷斥不足重加罪

譴臣實甘之如飴原為

皇上封疆計非為臣一身私計耳事勢至此而不急罪臣則遠事益不可收拾矣

六十四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海運必難遮增船糧必難立辦仰祈

聖明速賜覈遼之長策勿循浮派之空言仍

勅當事大臣虛心觀理以圖實效事萬慮四十八年二月三十日奏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憲牌前事近閒邸報該戶部覆兩院題減海運遠糧緣由本部移咨

督餉部院查議回稱查得山東海運最近腳價所省獨多若以所省之價加值以糴于民間似亦無難又山東往歲登萊之米多販于淮安今南岸既禁其往則以北至遠陽亦為肯應也況登萊之閒民閒有米者每以變換銀錢為難此本部院所親知者若將入京錢糧淮改本色上納于民尤為兩便則六十萬之派雖多而本部院原非穫已亦望東省院司道府為協力同心之濟也若云免是非本部院之所敢言矣至于船隻已行淮安造船五百隻原為山東天津二處分用之資等因到部覆議具

題訖看得海運三十萬之召買原非坐派之數

餉院惟欲加值以糴于民閒所云往歲登萊之米多販于淮安今南岸既禁其往則以北至遠陽亦為肯應不知北至遠陽可否通行淮商果否肯應又云登萊之閒有米者每以變換銀錢為難改本色上納于民兩便是以召買之數盖屬于登萊以銀錢易之果否兩便所攙淮安造船五百隻原為山東天津二處分用未知此船曾否趲完分撥應運若登萊果能召買三十萬該道力能幹辦即廣糴以濟軍興倘商販難召北至遠陽未肯即應亦宜明白聲說以免躭誤牌仰本道即便會同布政司及分守海右道查登萊販米淮安北至遠陽目今有無商賈經行人情果否肯應淮商是否可召淮船曾否報完登萊二郡以銀

錢易米可否買完三十萬逐一查議明妥具由通詳以憑會
題施行蒙此又蒙
巡撫山東監察御史陳　憲牌同前事等因蒙此隨移會布政司并分守海右道及備行登萊二府查議去後續據登州府呈稱該本府看得東省六郡唯有登州僻居東隅阻山環海地瘠民稀貿易不通商賈罕至非自今日然也即向來所稱淮商亦只至膠州行村而止未有涉歷成山之險營求刀錐之利者迨海運一開淮商裹足該本府節奉
院道明文自四十六年迄今召商之示南至淮揚北抵德津不啻數十下近復奉

督餉部院召買三十萬之檄再行揭示今又數閱月矣并無一商來應及查南販淮安有子母之利而無涉波之虞北抵遼陽有戎馬之驚而無風濤之苦今淮商實無一人來非禁之不使南往也南往尚且不應若今北至遼陽又誰肯舍平就險而應之是絕無經行者矣淮船分使誠為便計第今差官數員齎銀巨萬移文該府雇覓該府不啻故紙視之非
本部院嚴檄專官往催恐急切不能有濟也若本府以銀錢易米之說又未易言矣客歲盡借八屬起運之銀并整搜府庫數十餘年之蓄僅完十一萬餘目今長支多銀羌請司發尚猶未補即今明一歲之所入除內庫邊餉外尚不足四萬兩乃昨當米賤之日運只十一萬餘即費五萬五千餘兩矧今值年歲災祲之後米價騰踴之時錢糧止有此數米價大非昔比恐不能取盈於十五萬之數矣故欲以易買必須加值然與其加值召商而商不來毋寧加值于民而民可辦是陰為救人以寓自救之術也然必有銀而後有糧也乃客歲長支之銀未還而庫藏空虛即欲加值於本地而無米之炊將焉能之為今之計先補前借之銀便足後增之米此猶在登言登也若以兩府三十萬亦宜總計兩府新舊遠餉并起運之銀為數不足更須合之通省加派之銀因糧計價先行借發庶可措手故歲稔即多方儲蓄以待運歲歉則通融轉

輸以濟急總之完此三十萬石而止此猶就召買三十萬而言也若總計四府通運之數年歲之豐歉銀兩之多寡又不可以一定拘登萊歲稔則糴買于登萊歲歉不妨糴買于青濟而計所加之值作為搬剝之費總之完此六十萬石而止然糧備而船不給亦安能飛渡乎又須雇造為急而雇造之任委之牟官小吏不無冒破支吾等弊故當專委府佐以董其事似宜于佐貳員多之府選擇而使則任專而事克濟矣說者曰登萊程近而造船有木駕駛有人收買有米宜專屬之然為路誠近矣彼濟青獨不有近海州縣乎登之萊文萊之膠即不俱轉成山之險而達于濟之雪利青之樂壽平至仰山多砂磧地盡在

鹵産本有幾即有幾許揚木以之造舟恐難涉險而任重載也捕魚之輩不敢一到深洋駕筏之流安能善持櫓棹而今歲所完之米什三收之本色什七雜之膠州是猶遠藉萊屬也大抵事係軍儲不敢不仰體

部院急國之意故買糧唯在先備多銀登萊兩府分任之而雇船尤須專委一官濟青兩府擇任之則舊運與新添自當勉襄厥事而不敢有所諉矣允若茲也無事召商有益災黎國計軍興其兩相濟乎不然召商不應加值無從打造之借支未償雇覓之多費無出而徒令日議糴明日議運終屬紙上之虛言也萬一誤事誰任其咎耶據此又據萊州府呈稱關會

本府海防廳查議去後今准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仍管萊州府海防事務鮑孟英關稱看得遠左計兵議餉不得不望濟於內地東省災民力竭不得不告減於

司農司農知民力之已竭又慮兵餉之難缺故始終議民運三十萬石之外另議召買三十萬石以足六十萬之數期不失二百萬之額所以為十八萬衆足食計亦思所以寬東省之力也督餉部院疏云天津陸運至關每石腳費四錢自關外高嶺抵遠陽每石一兩以外又疏云山東海運腳價所省獨多若以所省之價加值以糴買似亦無難良以東省之價值雖加尚賤於別處之水陸二運所以為十八萬衆足食計亦思所以寬東省之力也職謂民間之蓋藏止有此數民運此米豆也商買亦此米豆也商人每石不加一二錢誰肯棄妻子涉海洋輕資本而嘗試於風波之險鋒鏑之場乎使加貴而人情肯應彼將增值糴買於登萊登萊之價必因之而騰踴至一二錢彼又因無利息而裹足矣是惠商召買終於無濟而反為民運之累夫民運已受累召商又增累則此三十萬所當力辭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我辭之而別省肯受之則東省與遠左并受其福我求減而他處不肯任加設使遠左乏食如今春之告急脫巾之變竊發於一朝則必歸咎于運餉官之不遵

明旨也卑職加銜理餉身非局外今蒙查議敢不畢

智竭慮妄據一得以候採擇夫東省之困困於異役之餘元氣未復困於本色之運婦子靡甯困於地畝之加皮骨俱盡民困如此不忍所以少息之而使之重困於遠運有撫民之責者當不若是恝也第遠左去登萊僅隔一水遠左無餉則無兵無兵則無遠左無遠左則登萊必被兵被兵之慘尚忍言哉即不然亦必設重兵以守登萊如今日之守遠陽也於時望餉於他處亦如遠陽之望餉於今日也防守之害又忍言哉職思為遠左之兵又思為登萊之民仰體兩院司道軫窮民之心推廣督餉部院惠商人之意欲以惠商者惠民似可通行而非所敢必也

督餉部院疏云加值召商糴買職謂不必召商召民

可也不必加多量加可也量加而民肯輸則量加之量加而民不肯輸又漸增之務使小民得雲搬運之餘利少蘇加派之追呼如是而州縣有不各為其民而盡心鼓舞者乎如是而百姓有不各忘其勞而竭蹶輸將者乎田視以利誘商人之來而致騰吾民之價商受其利而民受其害不大相懸哉況商人之畏死甚於愛利即召之經年無一應者召商之說非畫餅乎與其懸厚利而召之不來孰若增價值於顛連無控訴之民使可了三十萬無歸着之局似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但此舉行之登萊較易行之青濟稍難蓋路有遠近而事有生熟也今無俯將民運之三十萬濟青登萊各運七萬五千石而民運之數足矣登萊分任加值二十五萬仍五萬分派於濟青則商買之數亦足矣倘青濟之民見利而趨又不妨於通融攤派以均其利然此必豐年而後可耳若夏麥秋禾收入稍儉斷不能以取盈也然此必淮船有五百之數而後可耳若淮安無船則召商之三十萬雖具終不能以飛渡也年豐屬之天固難預料船隻屬之人似宜早圖此在

督餉部院主持有非東省之力所能為者等因備關到府准此覆看無異等因各具呈到道據此又准分守萊州道右參政陳　手本前事蒙兩院憲牌行據登萊兩府查議前來該本道看得本色之運前派三十萬則濟青登萊四郡均任之矣後派召買三十萬而諸商卒無應者是以萊府有召商不如召民之議而登府有因糧計價先行借發之議夫加值以召民則民不稱苦而有樂輸之心預發以儲運則價不致騰且可為歲歉之備且豐收則召買之數登萊獨任之否則青濟均任之二郡所條陳俱隔垣之妙觀嗚肝之良算也至若預發糧價應自藩司多雇船隻應出淮上自有任之者非二郡之所知也抑猶有說焉民竭蹶而供之上復加派而徵之其何以堪若以加值之數即當加派之數而免其徵則又兩利之道也計今歲登萊二郡所運儲本色已近四十萬其於民運商運且將及額若稍加竭蹶便自足四十五萬之數并可為青濟代召買之勞而特免兩郡加派之徵則惟在

上人加之意耳等因准此為照海運之苦人人所知海運之害人人言之而尚未知其所以害也追惟海運肇行自登萊始而初年民不稱困惟至加派遠銀而民間之鹿駭魚驚始不可勝言蓋登萊之民最窮登萊之地最薄民窮則徵雖而稍加之價搬運而稍豐其值彼將因以為利而海中行走又有海中之人為之故海運未足為之害地薄則一年之所收不能供一年之食甚者一歉之所獲尚不能完一歉之根本等追呼已自難堪再加以新添之遠餉而民乃貧者逃富者懼并舊額之遠鎮而不完并一應之起存而俱歸之拖欠矣是加派新遠鎮即一如功令每歉

不過三釐五毫而各項之通欠且每故三四分是海運未必為民害而害民以至於害海運者實此新加為之祟耳今六十萬之運既已毫不可減三釐五毫之加編又復與不運者而同其徵涉海之畏途賊於前追呼之通逸乘於後倘無以調劑之誠不知所措手足矣今據萊廵條議即借

餉臺加貴收買之策用以免加派之重困又即以官為之加貴以免民間之騰踴法無善於此者而錢糧之那借已多非厚貯無以供糴運之用船隻之缺乏已極非協濟無能為超海之行則登府之所為計經肯察之備嘗而特為此激切之懇者也至於年穀之豐凶難必須合四郡而互相推移海路之遠近不同

又須酌四郡而均其勞逸則俟本院臨時自有權衡有司又不當各持成心以圖自便者也緣係查議通詳會題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同蒙憲牌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一呈 按撫兩院

一牒呈 布政司

一手本 萊州道

萬歷四十八年四月初六日

六十五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周 一本為再陳轉運未盡事宜以祈

聖裁事職於本年二月二十一日移咨戶部為奉

旨出關會同料理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濟燃眉事

接部報兒該部

題覆前疏內牛驟之派一款謂駕車夫役照新兵例給以安家行糧則所費不貲合無于遼東召募但厚其逐日工食庶安家行糧可省等語卷查本年二月初二日據原任分巡遠海永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副使張鳳翼呈為亟據車牛等費以便置辦轉運糧草事呈蒙本院案驗准督餉部院咨照得本部院會疏款內騾牛相為抵算及騾車一輛用掌鞭二夫給以安家行糧前赴廣寧已經通行去訖今各屬解到騾車未有二夫在遠左向無騾車若無本地慣習掌鞭之人將何出關又致往復耽延已經會同薊遼總督文 牌行北直各道及咨行山東河南山西各省撫按并各布政司通行各屬府州縣每騾車一輛連雇攔頭掌鞭夫二名每名先給安家銀五兩以後每月糧銀一兩五錢仍另給出關行糧前至遠左教習三個月俟遠左人熟即行放回其各料草自州縣至關該州縣設處銷算自抵關之日聽本部院委官支給外擬合知會為此合咨貴院煩照來文內事理轉行廣寧道如各處騾車掌鞭人役到彼教演遠人三月習于行使即便放回仍出示曉諭令其安心無慮其議定行月二糧預行沿途連為查給則後者皆

有競赴之心仍希回照施行准此案仰本道如過各
處騾車掌鞭人役到彼教演遠人三月習于行使即
使放回仍出示曉諭令其安心無慮其議定行月二
糧預行沿途速為查給則後來者皆有競赴之心仍
將教演遠人出示曉諭并議定行月二糧預行沿途
查給緣由開詳呈報以憑咨復施行等此該本道看
得關西車夫安家月糧業有成議無容復贅惟是各
役出關遠涉邊塞米珠薪桂處處為難除應支月糧
外每日給行糧銀四分以恤其苦至於教演遠人一
節計騾車一千輛該夫二千名欲從容調撥設防衛
塞者未易輕移駕使牛車者又難更換欲行僉派而
衛中係額軍者既入人擐甲為幫戶者亦在在從戎

即回召募流移而連年河之東西關之內外無不趨
新兵之伍日來癆瘵未起查報逃亡不惟倉卒難完
抑且終無濟事莫若將關內車夫仍留在遠常川輓
運其運應支月糧令帶回原籍養贍室家所有行糧
聽各役盤費俟東事平日看令入關似屬妥使也不
然九邊征調官兵鋒鏑在前尚不難遠出而車夫無
臨敵之苦給以厚值而猶不願幾無法矣相應請乞
本院裁酌咨覆施行等因詳報到職已經本職及各
院批允去後今准前因看得駕車夫役取之遠東于
安家行糧固省然于事體似有未便無論遠東不慣
使騾車無人應募即內地騾車錯次到關駕車夫役
畫行放回不知此千輛騾車能雇至陳盤遠陽乎半
前需用甚急而內地急公倍切遠左竟不得騾車之
用是所省者小而所誤者大也除駕車夫役聽督餉
部院仍照原議督發出關外合咨貴部煩為查照施
行等因咨行已久未准回咨職料該部之意必以既
經具覆難容更易而不知安家銀兩餉臣李　久
已給發若不准開銷將就各車夫家屬追之乎抑扣
其月糧補之乎追家屬則內顧益切扣月糧則糊口
何賴是迫之逃也計臣之苦心計算豈不曰各役出
關止供輓運與衝鋒不同遠左用餉不啻省一分有
一分之用也職非不知體諒但各役一聞出關心膽
俱裂若不以安家鼓舞之誰肯趨赴今支領已久勢
難追還食言失信將來何以用人先是原任廣寧道

臣張鳳翼以遠左駕車之人無處召募欲各役常川
應役試于月糧之外再給行糧以月糧養其室家以
行糧為彼用度無非曲示招徠之意然行糧云者未
到地頭沿途逐日支給者也今計臣既不准開銷安
家若月糧之外再給行糧職固不敢為該部強也以
職愚見已給安家免追每夫止月給糧銀一兩五錢
行糧免支既不使餉臣失信于各役亦不令各役重
麼乎餉銀似為得之耳查得出關騾車止八百三十
五輛計夫一千六百七十名每名安家五兩共銀八
千三百五十兩為數不多計臣亦不必苦苦爭執也
職內此而又有請焉咱戶部等衙門一本會議畫一
事宜除咱永不開報外其餘行糧銀兩

登萊二府轉輸米豆皆重疊苦役除此四府量加一釐外其餘每畝量加二釐約有一百二十萬內分二十萬為工部器械之用其一百萬為兵部安家與馬價之用該部思慮周密區別均平職甚服之惟是就該部止派一釐之意而推之亦既知四府之苦矣則何不併此一釐而盡寬之乎職前見登萊鄉官公揭所言二府運糧八難字字欲泣餉臣所派海運六十萬不知費幾許劑量豈其夙所撫摩之地而頓忘軫恤不得已耳前數似難求減但新增一釐倘邀

聖慈

寬免即為二府運至蓋套腳價之用彼自不敢不竭蹶從事矣至順永二府自有遠事以來騷擾極矣前

運送遠陽火器等件皆係雇覓艫頭駄載與驛遞無干誠以驛遞疲累已極靠驛遞不免誤事耳餘姑勿論即職前移咨工部討盔甲二萬頂副廣盔急需望眼幾穿頭運已于二月二十六日出京至今尚無一出關者據押解委官蔡可賢稟稱頭運盔甲在撫寧縣二運三運盔甲俱在沙河驛四運盔甲在玉田縣各因車輛不數在彼堆積乞移文軍門催發等因職已差役持令箭督催又移書督撫文　催發顧終無奈各驛之疲敝何也職謂二府新增一釐併行寬免加添各該驛遞者也職非不知加添一釐原為遠左而為順永求寬似覺越俎然遠左轉輸全靠順永順永病遠援益絕職安得避越俎之嫌而不一籲請于我

皇上之前耶至登萊雖職桑梓然職前疏欲登萊糧俱卸蓋套省遠左盤撥之煩重東省凌波之苦職身既在遠知有遠而已矣不知有桑梓也至于四府加銀一釐原係輸之太倉者共計減免銀若干仍衷兵工二部應得之數補之各省并不許引以為例再照任事之人難得職待罪遠左以來眼見慷慨任事獨永平道臣袁應泰登州道臣陶朗先在袁應泰已陪巡撫建牙有日而陶朗先拮据二年備極苦心聊為加銜示酬以鼓人臣任事之意又今日之急務也職謹會同總督薊遠文　經畧熊　督餉侍郎李　巡按山東陳　具

題伏乞

聖明省覽即

勅戶部及吏部議覆施行

本年四月二十五日該

戶部尚書李　等一本題前事山東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遠東周　揭稱云云等因到部送司查先該遠東撫臣咨為奉

旨出關會同料理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濟燃眉事該本部看得遠左兵馬雲集本折不支而凡事減省一分以實一分軍餉此本部措餉艱難諒亦當事者所同心也所謂牛驟車夫召募遠人厚其工食或可省安家等費況經臣牛隻之疏已議牛一日三分夫

一日三分原無安家今遠撫以每夫安家銀五兩復議月糧一兩五錢帶回養贍又議每日行糧四分月計一兩二錢除安家之外每月得銀二兩七錢但山陝援兵用命衝戰除月糧外養贍遠者六錢近者三錢乃駕車夫役反得一兩五錢之養贍過于西兵數倍恐西兵聞之必將援比告添且遠左所汰不堪戰者甚多何不為轉運之用昨兵科亦有以人撥擺之疏業具覆照行何獨駕車不可哉今既該撫咨會前來事關餉務本部似難專主相應知會酌妥等因移會督餉部院酌議去後今准咨稱查得原派騾車一千輛因遠左向無騾車其人不習赶車為何事勢不得不用關內之擱頭掌鞭夫二名而各夫畏憚出關

如赴湯火聞風裹足故每夫議給安家銀五兩月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銀一兩二錢前至遠左教習三個月俟遠左人熟即行放回以示招徠而其實州縣雇募尚有私自加賠溢于額數之外者此一時權宜之計也續據廣寧道呈稱遠左無夫可用莫若將關內車夫仍留在遠常川輓運其行月二糧照舊支給此亦不得已之苦心也但新餉措處維艱遠事蕩平無日不可不為裁抑以為經久之計昨接遠撫手書謂支給月糧而行糧補之若赶車夫已派有銀差夫役不必用矣其議深為得計及查各處車夫出關畏憚先議安家銀兩該地方有奉文預給者又有抵關已給者今若一准開銷則無可追補反增其苦合無查照各州縣有未經給完者每名止給四兩扣其一兩已給完者准其開銷行文遠左每月扣其月糧一錢約以十月扣完一兩之數以後支給月糧不與行糧則于招徠之中亦寓節省之意等因到部即欲咨復間復接遠東會題前因相應一併具覆案呈到部為照遠左新餉事出創設原無定額但有不得不斟酌者臣不敢膠柱也又有不得不斟酌者臣不敢濫觴也蓋一錙一銖皆民之膏脂而用一錙一銖又似臣之膏脂也是以關外騾車掌鞭之役每名議給月糧一兩五錢與遠陽衝鋒破敵者同矣而又給以安家似可減也又給以行糧似可止也此又臣部移會餉臣所斟酌者也今遠撫亦與餉臣會議騾車掌鞭之

夫每名月糧一兩五錢外而未給安家者可減也已給者不可追也而行糧俱可止也但查已支安家八千三百五十兩每人即扣還一兩似不為過然會支領日久似已花費則已支者准其開銷免扣可也然行糧既止而月糧一兩五錢相應照給可也若出關之兵約有十萬而簡汰不堪戰者亦不少正可輓運兼以舊額之兵總計則近二十萬遠撫疏報出關騾車八百三十五輛計夫一千六百七十名且本地召兵動以萬計而車夫一千六百七十名餘遠豈不能辦此即遠人不善御熟教之既久習與性成豈有不能者轉運儘有人而必用關內之夫恐遠人習于偷惰非教之道也今即三月不能清熟或再加三月

以半年為期似無不可至於兵之新議再加二釐以順永登莱四府止新加一釐者先日會議時臣亦再四躊躇登莱有海運之煩順永有驛遞之擾欲從寬免但為兵工商三處額數不敷則不得不加然止加一釐亦屬體恤矣臣又念及加派至再小民何堪復議加派一年者即免帶徵一年則可以甦民力亦以沛

皇仁也今撫臣欲將四府新加一釐請為寬免但係兵工算定數目去一分則少一分況已奉

旨通行乎即云免兵工二部應得之數補之恐二部又以為難矣惟在道府督勉郡邑寓撫字于催科似兩便也臣於是益知有治法不可無治人有治人不

可無鼓舞臣前疏所稱省直疏解之臣有實心任事者破格優處如怠玩誤餉者指名究叅亦此意也況道臣袁應泰陶朗先拮据二載備極苦心在應泰陪逮牙而朗先猶然舊物則加銜示勸委不可緩也相應移咨吏部速為優處待東事既平另為超擢則一經鼓舞而凡省直措餉轉餉之臣無不奮勵而遠餉大有裨矣

六十六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海運數多量議增派以濟時艱事據濟南府呈萬歷四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蒙本道案驗本年三月初十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扎據濟南府申加糧二萬石加造船十隻緣由蒙批齊河去歲准折應派海運其餘四縣去水較遠可否分派登州有無新造船隻可發仰海防道速查議報蒙批到道案仰該府即查齊河縣去歲准折應派海運其餘長清淄川肥城臨邑四縣去水較遠可否分派登州委官新造船隻可否分發作速查議妥確以憑通詳施行蒙此案照本月十四日蒙巡撫山東監察御史陳　扎據本府經歷司呈前事蒙批派糧造船不容須臾緩如議嚴行催辦此繳等因抄呈到府又蒙分守濟南道右參政程

扎據本府申同前事蒙批據議增米增船具見撙遠急公之意蓋不得已而為之想各州縣念切同舟必不推厲將努力饒為之仰府一面速行各屬知會一面候

兩院詳行此繳蒙此又蒙布政司扎據本府申亦為前事蒙批米船依議增加繳蒙此又蒙海防兵巡道扎據本府呈前事蒙批六十萬之派部覆毫不肯減上下正爾憂惶該府早為計議足徵急公速獻仰候

院司道會議行繳蒙此俱經備行各屬知會候派外今蒙前因該本府查看得齊河縣先以見徵漕糧暫免亦派三千石然今奉文准折合將徵完漕糧正米六千石即作海運之數其耗米行糧一千四百四十石應變價并輕席等銀以作水脚之費新加三千石

相應免派其長清臨邑淄川肥城距海果遠亦不得已為急公議派也今齊河縣既添漕糧三千石合無酌量淄川縣尚無正官量減去二千石止派三千石肥城縣去水尤遠前派二千石應減去一千石止派一千石似為適宜以上連武定州續加三千石仍足二萬石之數至於登州委官新造船隻見在濱州等處頭運遠糧俟回日止可載二運齊東濟陽青城歷城陽信等處米豆今新加二萬石州縣奉行在後尚恐苦於難完合用船隻當請海道撥發回空船隻及新造船三十隻挨次序發庶後運有濟統候轉詳允日施行等因具呈到道據此本年四月初二日准布政司照會查議得海運之數加多則應運之處不得

不為增設若論距海相遠盜獨長淄肥臨四邑為遠哉通查濟屬俱不得言近今濟府既議長清等四處添糧造船相應速從猶恐緩不濟急倘登萊頭運有回空之船或淮安有僱來之舟酌撥濟屬若干隻共為協運然非本道之所能預定其數也等因准此為照該府海運遠糧初派八萬石分任於濱州等十二處而不及齊河者以其被災而免漕亦當以災而免海也今該縣見有預備之漕糧改而為海糧則一轉移間而可得遠餉六千石矣武定原係議運之數量加三千亦不為累淄長肥臨四邑去海較遠而并議派運乃該府急公之誠已似亦當如議允從以為任事之勸至於船隻打造派之各屬共添十隻纔足之

誼最為切至總聽該府斟酌督率倘患于材料之難覓工匠之未諳本道即當撥發海船以濟之期於共

部覆六十萬之數而已矣今准蕃司并該府酌議前來俱各相同惟候

憲裁以便遵行緣蒙批仰查議報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同蒙批詳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撫院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六十七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等事照得鋪墊一節在此填鋪艙內防糧濕浥之虞在彼圍囤露積防糧風雨之患乃兩地必不可少之物且係官銀置辦之物船役往往視為囊中之物或領銀入己不行置買或交卸已畢潛地私賣或未交而云已交或半交而云全交押運官回空之後既行調撥此物兩地虛實無憑可對今議設稽查小票交卸已畢付船戶執回攢作小收候本官討取遠東委官印鈐實收填註長單一總申繳以便查考今據登州府將刻過小票繳報到道合應通行遵守為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將發去小

收票一紙照式刻刷發遠東收糧官過有運船在彼卸完填註銷塾用與不用或半用或全用給付船戶回繳以便酌發銷塾之價即為全給半給免給差等具刊發過遵行過緣由并令各州縣并各運官具各遵行緣由報道查考毋得故違未便須至牌者

計發去小收票一張

一牌濟南府　青州府　萊州府

萬歷四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六十八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遮船改已久萬分不宜航海謹據實直陳仰祈

睿斷以保全

國儲民命事萬歷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憲牌前事准

督餉部院李　咨內云遮洋一總

國初舊例而淮揚之運乃東征所行今遮船不可行而三十萬漕糧不可減布議多雇沙淮二船以一半由海一半運至膠州起陸至昌邑淮河入海而多助登州以船則膠萊遺議尤百世未盡之利此登州道陶副使設有嚮導徐弘諫王裕國雇募空船俱達萊斯近日可循之道也至於由膠州起陸抵昌邑入海則貴院亦已疏及惟山東代淮上之運應助山東以船二者聽

總漕撰便而行除咨覆

本部及

總漕外為此合咨前去希為查照施行等因又准

戶部咨為糧草罄盡至極等事內稱查照題奉

明旨內事理一面移咨差官淮上守催所派遮洋一運及造雇船隻一面撥行海防道查照原派數目并照原題定分管地方作速開幫揚帆即尾務要相繼無間每半月將運過數目報部查考等因到院除業行該道查照外查得漕糧三十萬石原係分派淮上轉運之數與山東無干今欲多雇沙淮二船以一半由海一半運膠起陸夫海洋可行則三十萬不難直

達緣何分一半起陸且陸運至昌邑用何船隻裝載淮糧因成山阻隔乃舍舟從陸何云多助登州以船殊所未解且本院止督山東糧餉淮糧非東省之事也據

餉院咨則云山東代淮上之運據

部咨則曰差官淮上守催是以山東而兼淮餉甚屬可異事關急務合行查議為此牌仰本道即便會同布政司萊州道即查淮糧三十萬石可否一半由海一半由陸膠州有何倉厫堆積有何人夫搬運搬至昌邑下海處計該程途幾百里至昌邑有何船隻裝運淮糧起運是否可濟登州船隻齊淮分境緣何着山東代運緣何併令山東守催務須查議明確通詳

兩院以憑具
題文到限三日內回覆毋得遲延未便蒙此本月二
十一日又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憲牌准
撫院會稿准
督餉部院李　咨同前事等因備牌行道蒙此又准
分守萊州道右參政陳　手本抄蒙
督撫軍門憲牌准
督餉部院李　咨文亦同前事准此已經備文移會
布政司并萊州道及行登萊兩府查議去後未准議
覆前來今據登州府呈稱關准本府海防理刑二廳
關稱看得遠左用兵糧餉告急此臣子同心戮力之

日普天率土何分彼此要閙勞逸但職掌欲其分明
責成欲其勝任分管含糊必將以此之擔當而成彼
之諉謝力竭不已又將以後之失誤而棄前之勤勞
漕運主糧者也無事運京有事運遠此淮事也即以
分派論民運三十萬商運三十萬此山東事至截漕
三十萬則淮事也山東與淮原不容錙銖推諉頃但
以六十萬之力不足故欲借截漕之三十萬以補遠
糧之缺以減山東之額又恐淮上以成山之險為辭
故為指膠州起旱昌邑海口上船之一路然亦不過
假之以途為之指示至於船隻使費自是淮事不容
諉也今六十萬之額不可減山東之力已竭乃
部院一則曰代運再則曰守催是以淮之事為山東
事而六十萬之外又加三十萬也不知彼臨清一帶
漕運誰為代之而誰為催之故截漕一事宜聽淮之
自為計而近日天津又新開中路若以漕糧入漕河
直抵天津達於遠左抑亦不煩起旱而遠糧攸賴矣
至於倉厥搬運程途遠近船隻有無皆膠州昌邑之
事似宜問諸萊州百聞不如一見非登之可得而臆
決也緣由備關到府准此該本府看得事係軍儲固
當以同舟期共濟地方職掌尤難以推諉混責成海
運山東由二十萬加至三十萬又加至六十萬民窮
力竭無可控告不得已因
部議截漕糧三十萬多雇沙淮二船由海達遠而令
山東招徠尊因而有半海半陸之說由陸者欲其以

避險行速而搬運堆積在淮上自為之蓋計其省費
較之由漕抵津尤什佰也由海者欲其不以空船徒
涉故載糧以行此後則俱陸而不海而此船可在昌
邑裝運矣大抵初意欲截得漕糧三四十萬即可減
得山東三四十萬蓋漕糧即不餉遠猶是運也誠取
彼以抵此則在淮上適得舊運七十萬之多而在山
東實受只運二十萬之惠矣總之共成九十萬而止
固非山東之代淮上也及查濟登州以船者蓋謂原
議淮上多雇淮沙等船半由淮上達膠南半由昌北
抵遠左為程各不甚遠則所省餘船可濟登州云爾
何為以船酬代運也蓋山東非唯不能代且無事于
代也既無事于代又何庸于催乎是由陸之議蓋欲

增淮以減齊為之畫道

部文或未前後細加參閱耳然今抑又有說焉建議之初是當中路未開之時誠恐漕糧北抵津而津船有芝麻之險東過齊而齊境有成山頭之艱故為之拈出此途以直抵遠陽且借以多載漕糧減孤民運一以佐公家之緊急一以紓

部院之懸望而膠萊遺議又其後矣今乃以此為自招代運守催于本省是不得減四而為二且適以益三而為九恐非智者之自謀也且今天津中路已開矣則當于所截漕糧不必赴膠昌亦不必由成山聽其照舊由河抵津而津船從中路運之則在淮祇行其故事而山東固不為代運亦不必行催矣如此則

膠昌之裝載道途之遠近不問可也緣由具呈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繆昌之說雖倡之本道而其立言之意蓋謂淮上截漕由此搬運可多截數十萬便可免山東六十萬之派是欲淮上代山東非欲山東代淮上也又謂淮上既代山東而加截漕糧淮人即當多備船隻以取便而山東既免運則餘下之船隻不妨撥與淮人以助之是指登萊得免運而言非指登萊不免運而言也原揭見在

餉臺筒中原書亦在由主政業頭皆可覆按者今山東所派之六十萬既毫不得減則自己之船隻尚且仰給於淮揚而安得有船以供淮人之用自己之轉運尚欲求改於截漕而安得又代淮人之漕此又理所甚明不待辯者況在今日淮人亦無藉於膠昌之路為也何也

餉臺初謂成山險天津迂耳今天津海運業已通行又新開中路不必由芝麻灣徑可直抵遠陽人工腳費事事省便而漕糧由漕河達天津自是正途一抵津門即盤入津船由中路不六七日而至遠視膠州之造倉收貯造車陸剥轉輸數手遲速懸殊舍速弗務而務其遲知淮人之必不為也而淮人即欲用膠昌之路其勢亦不能也何也

餉臺初謂遮洋船尚存淮揚有海船可雇故意漕糧到膠耳今遮洋已改造而全無海船只應天津之五百隻尚屬未集而何處覓船入海而泊至膠州又一

半途成山而到遠也至於代之一字尤東省之所萬萬不敢當者古人云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善乎登廳之議曰漕運主糧者也無事運京有事運遠此淮事也誠如是而東人可代乎哉敢代乎哉故膠昌之路一也若用以截天下之漕糧以免東方一隅之加派又用見成之遮洋憲免東方之雇造則淮上不覺其難而山東得蒙其惠是職倡議之初心也彼一時也若用以索東方原無之船隻疲東方已竭之民力侵淮上本等之職掌加山東分外之責任舍天津已成之坦途增登萊無效驗之勞費是非職倡議之初心也此一時也夫

部院移咨之意無非欲此路行而遠餉至耳今權之

運速既如彼較之難易又如此則淮人之治淮東人之治東亦如尸祝然當不待職詞之畢矣惟復別有定奪緣係查議通詳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同蒙憲牌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一呈 按撫兩院

一牒呈 布政司

一手本 分守萊州道

萬歷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海運摘鈔卷六

六十九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事宜緫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安內地以重軍需事該本道會同萊州分守道右參政陳　會看得頃因遠餉告急以山東切近遠陽彼中雲霓之望

廟廷督責之嚴視他處獨加先焉而山東固無船無糧之地也今米豆徵收於本地州縣竭蹶分理府廳多府聚糧已合成數可濟急需但船隻雇造於南京淮揚蘇松瓜儀等處者所委之官不過經歷縣丞官

卑職微不但數萬之金錢難以輕託即一應鳩工課匠雇人領駕之務以卑官處之威令全無人心不奮甚而因緣為奸俱所不免無惑乎歲月之徒延而人船之杳然也近見天津因淮船後期特差永平府推官來斯行前去催趲夫淮船督催有道府分理有州縣領押有將校而猶不廢趲程之府廳則登萊之遠雇於隔屬懸望於數千里之外散布於五六處之遠者安可乏人專理其事耶查有萊州府同知鮑孟英先因遠餉特

題加銜運同專司運事令萊糧全完止缺船隻堆積守候告竣無期合無比照天津專差來推官事例特委本官前去查催料理刻期報完庶糧石藉以渡遠而錢糧亦有稽查矣緣係請委府官催督船隻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按撫兩院

一手本　萊州道

萬歷四十八年五月初五日

七十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水兵原駕戰船緫乞調用以備緩急以固海運事據登州府呈萬歷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蒙本道案驗蒙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批據整飭海盖兵備屯田道副使康　呈前事案照先蒙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　憲牌據山東都司管援遼水路遊擊事周義稟稱近閱邸報蒙

本院深憂遠慮

題將遠陽見在水兵移駐黃骨島調取天津戰船防守等因卑職看得黃骨島金復等處實登萊之門戶乃極衝之要區況奴酋狡計百出萬一乘虛而入直任長驅望塵束手將何底止今蒙議立重兵添設道將誠萬全之訂謨也水陸兼備戰船萬不可缺既將

天津戰船調取防禦其登州水兵原駕沙唬等船六十八隻划船六隻除見在遠東沙唬船三十一隻划船四隻外其駕田唬船三十七隻划船二隻見在登州停泊且遠東存亡呼吸攸關今既蒙本院題請同室同舟政在今日合無稟乞及時調用以備防禦等因到院據此擬合調取為此備仰本道即將登州水兵駕田唬船三十七隻划船二隻應否調田防禦作速查議詳報以憑施行等因蒙此查得登州水兵原駕沙唬船六十八隻划船六隻內除奉文留在遠東防禦沙唬船三十一隻划船四隻外其駕田唬船三十七隻划船二隻見在登州停泊與其橫於海

角汎然置之無用孰若調取前來以資防禦亦餉道之捍衛而登萊之外藩也既經援遠周都司查議似應俯從緣由蒙批如議行繳蒙此已經移會周都司未准回覆再照萊州米豆卸於旅順金州北汎口三處者尚有九萬四千九百餘石今雖撥車裝運奈路遙窩遠牛經一運而疲再運而倒死者相望矣目下海開藉船撥運正苦船少且芝麻灣亦需船裝運合無將周都司前議登州船隻

本部院檄行登州道調取前來半發旅順等處半發芝麻灣以備急運其於軍需或亦少裨乎等因蒙批仰登州海防道查議報蒙此備案仰府即查登州水兵駕田唬船三十七隻划船二隻應否調田遠東撥剥防禦遠與登雖云唇齒登州備禦亦藉水兵船隻盡行調去登州無船緩急有無相濟逐查妥確細具應否情由呈詳前來以憑覆議轉詳施行蒙此該本府看得登遠兩地相隔不遠防禦撥運皆屬一體今遠左既經添立重兵欲調前船去彼防禦及剥運菜糧亦屬便計第登州海防尤屬要地奴酋懷登州轉運之譬為造船侵犯之舉欲絕糧道蓄謀久矣固未嘗須臾忘遠亦未嘗頃刻忘登也況前船原係登州防海之具援兵盡赴遠陽攻城船以空閑始撥搬剥所宜盡數調登防守者則在登之船安得復議過遠也遠固當防登之海口不下百餘前船盡數在登猶不足用且今奉院道題請得

旨招募水兵數多方議取回在遠之船以備防禦而反調在登之船耶登州沿海實係全省咽喉而猥云橫於海角置之汎然無用乎目今防海防運兩事蔡本田稱據中軍李承徭會同水三營把總李天培趙賢佐署中營事哨官周良將田稱切照山東全省三面隣虜盈盈一水上接天津下連淮海延袤三千餘里緊要海口不下百十餘處俱係極衝先年原設水兵九營後因承平減留水兵三營沙唬等船有一百餘隻備禦倭虜分布尚且不足今於四十六年奉發援遠因內地空虛復撥船募兵僅足三分之一海洋

遥濶左支右吾澳港空虛顧此失彼今復蒙造船瓜州募兵浙江至期未的緊急警報朝不保暮且入寇門戶非止黃骨島一處近聞被獲逮人充為嚮導萬一別生狡計徑取船直指登萊一帆瞬息可到形勢寡弱作何支撐見在兵船因去歲春秋二防遇颶傷損不足五十餘隻再若調去如蹈無人之境矣在承平之際猶且不可疎防況今多事之秋焉能舍己芸人若遠左調去前船職等未敢輕議等情具呈到鎮據此該本鎮看得遠左告警安危與登共之誼切同舟理宜隨取隨應第登營見在之船僅止五十餘隻目今挑選發營新兵尚苦無船為防汛之用而往南打造者又未可計日而來審時度勢似難遽從所請

也事關軍

國重奇本鎮未敢輕議等因回復到廳煩請查照轉報施行准此隨該本職看得奴酋猖獗強梁無忌近聞見在烏江造船其意欲要越海阻截運道切思吾登與遠相隣盈盈一水一帆可至況奴酋狡計千端萬一有警將何為戰守也且登州之海口俱係極衝之要地先年因倭犯警設有水兵九營後倭告盜減留水兵三營止存沙唬等船一百餘隻備禦倭虜分防尚不足用四十六年奉發撥遠彼處已留沙唬船共三十一隻划船四隻其駕回登唬船三十七隻划船二隻與在登船共有五十餘隻因不足防禦方差官往瓜州造船浙江募兵以備戰守尚無至朝若將前船調去倘有不測將何禦敵各等因備由具呈到道據此為照登遠止距一水唇齒相依固遠即所以固登防登亦所以防遠也查登營兵船之設非自今日始蓋自平居無警之時已為夷虜揚帆之慮矣況今奴氛日熾烽警四聞從前承平額設之船業為撥遠調去其半方在

特疏補造以固吾圉矧今僅存之數艘落落晨星方憂自顧不暇之時又何暇以其餘戶抽調搬運為舍己芸人之事耶該道所云橫於海角汎置無用者或指遠中無警兩相偷安之日而言似非近日存亡呼吸之情景也況遠左兵餉太半取給于山東必山東可守而後糧餉可繼故遠糧固所當運而根本又所

當顧也登營兵船在遠者尤當發還在登者定無可去之理耳緣蒙批仰查議報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同蒙批詳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督餉部院

萬歷四十八年五月初八日

七十一

巡撫山東都御史王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一本題為海運增繁財力大匱謹陳萬難之狀勉摠一得之愚仰冀

聖明軫念事先該臣等題為海運必難遽增船糧必

難立辦仰祈
聖明速賜題邊之長策勿循浮派之空言仍
勅當事大臣虛心觀理以圖實效事該戶部覆臣等
題減海運遠糧緣由本部移咨督餉部院查議回稱
查得山東海道最近腳價所省猶多若以所省之價
加值以糴於民間似亦無難又山東往歲登萊之米
多販於淮安今南岸既禁其往則以北至遠陽亦為
肯應況登萊之間民間有米者每以變換銀錢為難
獲已亦望東省院司道府為協力同心之濟也若云
減免是在本部主持非本部院之所敢言矣至於船

隻已行淮安造五百隻原為山東天津二處分用之
資等因到部覆議具題奉
旨隨牌行登萊二道查議去後今據登州海防總理
海運兵巡道副使陶朗先呈據登州府呈稱該本府
看得東省六郡云云又據萊州府呈准山東都轉運
鹽使司同知仍管萊州府海防事務鮑孟英開稱看
得遠左計兵議餉云云等因備關到府各呈到道為
照海運之苦云云等因又據分守海右道右參政陳
亮采呈據登萊二府查議相同該本道看得本色之
運云云等因各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
御史陳　看得東省海運之艱臣等蒙蒙十百言
具陳前政俱作臣等之言如即餉臣前咸無薄疏

中所備述者也今當事者不信臣言併不信餉臣前
日撫齊之言而信餉臣今日督運之言臣等具題
下部之疏該部不自主而仍聽餉臣之主議是臣等
可以不題而
明旨可不必
下部且臣疏發于正月初五日而登萊鄉紳之揭于
二月二十二日至長安至則部疏已
覆乃曰山東派定本色六十萬而從鄉紳之請欲減
一半夫山東海運六十萬從古以來所未有之事也
即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豈藉鄉紳為提調哉臣非
豪傑豪傑未有臨事而不懼者懼豈獨在黎民且召
商之說何居乎登萊道未嘗不極力招商終歲竟無

商至天下軍民皆有籍惟商無籍本方之土著有定
在惟四至之商販無定在商亦人也雖愛財亦愛命
視遠如刀山劍林視浮海渡遠如揚湯捋毛彼遠中
新募之兵挑選于鄉籍名于册且驚惶潰散不知所
適矧以倘來偶至之商安能勢驅術使法繩利誘使
之方舟結艫運粟以輸塞下哉是召商之令斷不能
行而臣不敢終持不可行之說誤軍興之重事奉
旨之後臣即親至青登萊集道府各官面議曰今日
之餉遠不得不可聚兵兵不聚不可存遠遠危而危
及于
宗社此何等大事可容推諉部議妄曲以完其數所
謂妄曲者或于室處以削支收或于絕處以朱轉徙

今不得不舍商以責成于民運矣於是又召民而諭之曰爾有粟勢必發糴今商途絶矣加值以糴於民爾已奉
旨矣加值糴買加值轉運或不病民而民不願也臣再四籌之自遠役繁而事事皆非民願事事皆强民之必從又不得不以加價糴運責成于官矣於是登萊濟青四府分定起運數目登萊任其多濟青任其少以登萊近海而青濟遠也此皆道府酌量分派非臣一人之私議也然臣雖强督諸臣分任其事而慮額以憂運數之多真有萬難措處者登萊之間有米要換銀錢此以攘歲言也去歲止萊屬稍收而各郡多成赤壤乞得

皇恩改折漕糧倉米二十一萬而今且海運六十萬是求改而反增避河而就海人情乎所憂在米矣部議淮安造船五百隻每隻不過載米五百石大者數百石此為裝載三十萬之計耳且擬分撥天津而非盡發登萊亦奚當于山東之全運耶臣撿各屬分行雇募而船户逃匿或僅以年久不堪之船索高價以應急需然則六十萬之儲安能飛渡所憂在船矣每船用水手大約二十餘人四郡起運大小不啻千船須用二萬餘人東人向不習海登萊水兵無處召募且往浙以厚餉招呼安所得長年之能涉海者乎所憂在水手之難招矣餉船出海每船用桅木二根每根五六丈山東原未產木大木必買于瓜儀蓬舵鐵錨纜等具必覓于南直水不能通則繼之以陸舟不能運則續之以車凡百難致之物不脛而走皆藉人力轉移所憂在船具之難辦矣羊頭窪一帶路徑不一或出而由大洋或入而經沙淺自宗島至北套猶為淺澁時或鯨鮫為厄魚龍作難頃刻而蒼淋為昏須臾而風雲立變昨不知有今日之存旦不卜夕時之命所憂在地險矣清明前有出洋之忌四五月有颶颶之颱一至交秋風逆水落如去歲天津之船停泊於利津起剥於樂安寸步不能前進所憂在天時矣登州至蓋套萊州至三猜牛地各三十餘里涉歷礁硪間關天塹坎險難言今萊州至蓋甚遠青濟由登及蓋更遠二千里路無窮而時有限或不能為

兩運青濟之二船僅當登萊之一船青濟之一萬難于登萊之二萬其轉運之艱如此蓋套窄小不能齊進此船候彼船之交收後幫候前幫之出港倘多船併至無可停泊即使陸續開洋風候不齊勢難循次暴雨疾風之時至驚濤泊浪之無休海無繫纜拋錨之處時有蛟蜃颶颶之驚且起糧交納與役需勒時日稽遲以急急行路之期為徐徐坐守之日其交割之艱如此瀕海川縣多由河入海或距河三四百里一線之水時通時塞原非灌輸之地向無疏瀹之功逢灘則淺閣過涸則搬移班白負戴牛馬輓芻重趼繭足鬻黑憔悴孰為憐憫其出海之艱如此未且下船既防船隻之滲漏又慮偷人之偷盜且官造之船

板枋未必厚釘灰未必堅程工急則造作必粗倉皇船數多則彌縫必多粉飾數百石之糧係于船二十人之命寄于船一有損壞則黃泉不能以寸人鬼自此分途其防範之艱又如此夫海運若是其艱若是其可慮而其究有不可知者四東省洊荒一遇雨暘愆期便艱粒食藉使地無餘糧安能民有餘糧此歲時之不可知者也泛汪洋之枻則風后司順逆之權輸溟渤之糧則天吳擅盈縮之柄必滄海所不收而後可供我軍之嚼嚙此天意之不可知者也近因加編至再文登蓬萊等處之民視此磽确荒阜直同敝屣棄田不耕撤家不顧臣等極多方之撫恤挽既散之民心藉令民竄田荒賦逋額詘將何起運此人心

之不可知者也建酋得江夷為用履海如夷走死如驚萬一駕烏龍之棹泛橫海之舟阻截不必多人震撼皆得奪氣海波一揚運途自絕此寇患之不可知者也倘歲歲之倖可徼則滄海無盡藏之粟猶可養面黃無人色之兵茍漠漠之途難測則底事付于東流而浩歎同于西柄海運豈可恃而浮海濟遠豈為戰守經久之長策哉

皇上為目前十數萬遠兵計不得不急餉為急餉計不得不先恤東人蓋東人之苦海內所未嘗之苦也而東省之窮又海內所未有之窮也憫其艱危則當保其性命軫其繁勞則當節其財力奪盤中之飧而又加額外之賦民則何堪查東省荒田最多有五六

故折一畝徵糧者今以畝計則六畝當加四分二釐此蓬登之民所以亟亟而思竄也臣以為登萊二府既多任海運須免其續加之三釐五毫青濟分任海運則當免其三次加編之二釐以加值聊代其初編而以減免少寬其物力甘甜與辛辣相參民將樂于趨命此減編之當議者也東省錢糧原係隔年起徵今歲所徵者四十七年之加編二十一萬六千一百兩有奇乃本年新編應扣運過透支及援遠兵養贍家口銀共五萬七千五百一十四兩零所存不過十五萬八千六百餘兩耳即合通省舊逋餉與新編併算不過二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餘兩耳計米一石抵遠糴價腳價約費銀兩是六十萬石之運須有六

十萬金而今歲額增未及糴運之半則京邊錢糧勢不得不扣留以充糴運此扣解之當議者也東省春熟為麥秋熟為豆粟南人食米北人食麥因土俗之所宜為甘食之常性今獨徵秋收之米豆不用春收之二麥秋成有限運額難充何不兼二麥收之以從民便此兼運之當議者也山左一遇饑饉米價如金當以豐歲之有餘備饉歲之不足臣以為一遇年豐即當預糴以為明年轉運之地然後海運不困荒而廢遠兵不遇荒而餒預糴必須多銀多銀必須先發此預備之當議者也金復海蓋多膏壤欲久守遠陽必先屯田衛今彼中地土多荒防守未備人以為險而難犯而臣密令海道差官偵之絕無險阻倘夷兵

閒道深入則棄膏腴之地而委積貯之區遠陽之聲勢中閒立苦無糧而登萊之禍害切身自當罷運則今日之以重師圍守大將營屯春秋急耕農隙講武似為經久之圖可戰可守此屯種之當議者也夫建非常之業者必有預計之深心成不世之功者須有廣大之局面以天下之大何有于登萊四郡必屢責其加編惠以使人而後人為我用若當事者執拘攣而責成效臣無計以使窮民之不逃又何計以使海運之立就誤運蕪以誤遠臣滋懼矣至于留京邊以濟餉則餉臣言之急屯田以減餉諸臣悉言之蕪用參以廣儲多發銀以預糴又事理之固然而無俟于周諮博詢者其海運船隻已奉

明旨着該部嚴催報完船不至則糧不可運船不多則糧不可多運船隻報完不早則糧不能早運此則非臣之責矣伏乞

勅下該部從長覆酌務求濟運庶將來不至誤遠而戰守有攸賴矣緣係海運增繁財力大匱謹陳萬難之狀勉摠一得之愚仰冀

聖明軫念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張丕顯齎捧謹題請

旨

本年六月二十三日該

戶部一本題為前事山東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山東巡撫王　巡按陳　揭稱先該職等

題為云云等因除具題外具揭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奴酋狂逆以來我師敗衂之後征兵遠達于四方索餉遍及于閭里所在騷騷月無寧日真有民窮財盡之嗟深慮竭澤焚林之釁臣實惴惴在懷故凡一切條議每加博採必期輿論僉同人情樂赴者方敢施行今東省以洞瘵之餘復罹叠征之厄較之他省其苦倍加固不待言矣但登萊為航海門戶自古經營東事必先此地亦勢使然也況今援兵雲集遠在玉粒桂薪行伍有枵腹之悲士馬無飽騰之歡經臣

奏揭迭至如救焚噬臍無及斯時猶議多掣肘謀屬道傍陸運既費侈而難繼海運又叵測而旋連倘變亂猝發于一時禍不獨中于遠而止今撫臣長慮却顧為東人

請命尤為遠事圖安疏稱可憂者五所艱難所不可知者各四內如先督餉部院議派東省本色六十萬石半輸百姓半召商人蓋恐全出于民不免追呼之擾而攘攘之世坐使農商子母權宜易于措辦耳不意淮商憚于涉險衷足不前更議責成于官而節其價直糴運于民運三十萬石濟青登萊四府均出其招貲三十萬石登萊分任二十五萬石濟青分任五萬石以救額數米價不致騰踴小民獲沾微利楚弓楚得誠調劑之善算也雖云為數甚多憂于不足然上年往往南販淮揚今宜先盡來貲以足額則聚

集必廣自可充裕無憂矣至於裝運之船隻或分頭雇募撐駕之水手或當招徠具須精堅適用起運則次第發行交納則嚴禁勒需舟人之偷竊何以防之輸運之憔悴何以慰之是在各省有司克供厥職誠心任事更賴院道諸臣鴻猷碩畫加意振刷之耳如道路迂迴礁磽間阻必募熟諳之人豐其犒賞以為嚮導若夫天吳觸忌颶颶鼓濤間之長年相時開發即不能保海不揚波亦攄其利多害少而已

朝廷大張撻伐欲僇鯨鯢築京觀咸願精衛銜泥神人驅石竟如滄瀣者何其合用船隻餉部自當催促完備急行發運其原

疏雖有可憂者五艱難及不可知者各四然五議既

行則諸事可幾而理矣所有應議五款相應臚列覆請伏候

聖明裁

允容臣部咨行該撫按及經餉二臣照款施行庶東民少甦征役之苦而危邊可免匱乏之憂矣

計開

一曰減編之當議

前件臣等看得遼餉歲費數百萬那借已窮勸輸不應所恃者加派抽扣而已今征調輓輸在在告艱水旱災荒年年叵測此而役煩告減彼以歲歉求寬則加派之數又成烏有誤餉必致誤遼誤遼蕪以誤

國此宇內何等光景而臣可輕啟其端哉況原議加派一年者免帶徵一年加派二年者免帶徵二年又緩徵四十五年以前拖欠其最後加派二釐登萊為有海運減去一半

朝廷可謂寬恤之至矣若概求減編恐一處減而各處援例額餉虧多遠兵何食呼庚喚癸誰執其咎此其端不可開而臣不敢任者惟賢有司真心愛民大耗添封盡革常例小民亦必樂輸以急公矣然在道府教導有方綜核有法如有司果能多方通融一塵不染百姓不苦者據實特薦其人但有損此加耗困而潤囊者謹行參處庶民不病

于加賦而吏治益清矣又如御史房壯麗疏陳嚴禁抨頭火耗已覆奉

嚴旨臣部另行嚴催而寰海之內歲月已久未見特參一人則信乎厲民者在無藉之橫徵不在毫釐之派取也所宜再行催取以儆有位伏候

聖裁

一曰扣解之當議

前件臣等看得東省坐派海運六十萬石查每石雜價腳價約費一兩須用六十萬金而合通省所存新舊遼餉止有二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餘兩視數尚虧一半據議

欲將京邊起解錢糧扣留以充雜運之本似屬便宜長策惟是來事以來餉分新舊恐頭緒混雜出入不明如前此登萊二府海運共動舊餉司民運數萬兩即將年分互異就費許多查算此近事之明證也今果扣留京邊必須那新補舊自此奸猾易于影冒簿書祇覺煩鞅且用者取見在之逸必妨九邊年例之需此臣等所以始終持分餉之議也然而運事終不可廢則糧資終不可無查得該省有實在倉穀七十六萬石除一半留地方備荒尚該一半穀三十八萬石折米可得十八萬石矣尚欠

十二萬石應用銀十二萬兩即將四十八年加派銀內照數動支以為雜運之費其該省京邊錢糧仍舊起解則運事既襄諸邊有賴矣伏候

聖裁

一曰兼運之當議

前件臣等看得東省地土高阜民多播麥往往趁成夏熟不續入秋早可濟用今二麥已熟市糴又賤議將二麥與米豆兼收使有無貴賤通融誠便民之善計也合無將所派本色六十萬石之內兼收二麥三分之一運發遠鎮給散軍士仍視兵之南北酌與之多寡必投其所欲然五穀亦何種不可食哉是在隨時斟酌以果軍腹再酌價值俾之適均耳伏候

聖裁

一曰預備之當議

前件臣等看得海運漸已就緒遠事結局無期一歲之輸僅供一歲之食則預為運轉之計豈容遲緩況山左旱潦靡常荐遇凶歲并合皆珍十八萬嗷嗷之衆豈能枵腹荷戈而戰是必於豐收之歲廣為糴貯以待來年廉糧餉不致中絕而海運可以長行然而預糴必須糴資無銀總屬空談查

該省有四十八年加派之銀分毫未經起解若盡留為預糴之用儘可充用合聽彼中動支前項加派銀兩及時收糴隨便堆囤安置如法封記惟嚴無令耗蠹致多虧折蓄艾之謀計無出于此者伏候

聖裁

一曰屯種之當議

前件臣等看得天地有自然之利百姓無不竭之財遠事茫無底止財力安得不匱則亟舉屯種以贍軍儲不宜後矣據稱金復海蓋之間多膏腴沃壤近為草萊荒土是棄自然之利而倚有盡之財非計也又稱

海道差官偵探絕無險阻夷可深入倘膏
腴之地為賊所據則委積之儲為賊所有
藉寇費銀我中大患若遠陽中關無糧則
登萊禍害轉切此可寒心也況今兵馬初
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不支或于軍伍之
中挑其脆弱者萬人仍選慣習農事者將
之屯于復蓋古者一夫百畝八口無饑若
以萬人耕耨倘雨暘時若春鋪力勤穫之
可供八萬人矣既省輓輸之苦又免脫巾
之呼臣于七事條議中娓娓言之竟不聞
有切實舉行者其遼左各鎮俱可倣而行
之足食之道端在于此合無移咨督撫責

成各道躬親踏勘計人授土計土收糧計
所得粟米若干或抵歲運之常數或備一
時之不敷誠經久之善圖也伏候
聖裁

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議行

七十二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　一本為東閱
已竣敬陳遼左事宜以祈
聖裁事蓋自奴酋匪茹恣狼心而逞暴振鴟音以挺
災索賦征兵海內雲擾
皇上不以職為菲薄遣閱東方奔走蹄輪凡六閱月

念職侏儒凡短不能左屬平胡之鞬右握滅逆之矢
以共襄九伐早奏敉寧倘省寸衷恒含片媿竊于東
事揣度情形賊利速而我利遲賊樹交而我散逆則
且耕且守西連東拒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合以圖捷
伐之功此其大要也諸凡戰守機宜經臣熊　以
經緯之畧大力肩承督臣文　撫臣周　按臣
陳　以忠蓋之猷同心翼贊謀斷咸備營綜必周
職思毗佐大猷亦或謬陳管見第臨事商畧者已往
便為陳言先事圖維者將來尚難逆覩不敢輒形奏
牘塵瀆
聖明惟是
皇華奉使靡及興懷愚鄙自慚咨詢敢怠或得之道

將之建議或採之士庶之敷陳或為目前難緩之圖
或為異時善後之策敢具款目臚列
上聞如職言可採足收塵露之益伏乞
皇上裁察

勅下施行

計開

一議屯田照得屯種之法每屯軍授田五十畝
歲輸二十四石仍給本軍以十二石為一歲
之養而收其半以預儲故軍與
國兩利馬自屯制廢乃改而為佃種每畝歲收籽粒
三分無論多寡之數相懸且本折之用甚異
非積粟實邊之意欲議屯田非復屯制不可

也屯制復而本色充然足濟今日遠事之艱難也以河東論金復海蓋四衛生齒頻繁虜騎不擾犁鋤之用似過原隰其有荒棄者責成守土之官設法開墾亦足以濟閒鐵二處戎馬蹦入鬼燐相照有糧且盜資也況問可耕之地乎自遠陽而東至潘陽及寬甸等處地方多可耕而賊徼時聞人情恇怯得屯軍萬餘與王民並耕或能彼此相伏以事隴畝見在之軍以荷戈而憂不足也能分以荷犁也無已則如左監軍道臣高出議借兵之力護民之耕人耕于此地者免其役牛耕於此地者免其運令此一塊土足糊其人之口而其餘貿易于市者便可佐官運之不給充折色之召買是不必有屯田之名而實有其利此所為亟講者也自廣寧而東至三岔河北為虜穴南為胡地亘極于海墾而為田下可以千萬畝計以與虜為隣且地下多水患自驛堡墩臺而外居民絕少四望無烟惟蘆葦蕭蕭耳或調撥或地召募得屯軍二萬以屯制授田先開河一帶使旱潦有備以開河之土便築邊墻或五里或十里置一屯堡住屯軍二三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則延袤一帶既成樂土且號長城此圍政第一義至廣寧以西錦義寬而寧前官指種之外尚多沃壤若無軍耳古不有募民田塞下者乎不有徙民實塞下者乎宜如寧前道臣王化貞議

明詔天下凡罪應戍者俱改謫寧前錦義得以營田自贖能墾田百畝者三年為期八十畝以下者四年為期貧無力者傭作十年俱得除罪給照還籍所墾之地因以給軍兵食兩裕蓋近來謫戍者皆多雄黠名隸簿籍身復他往衛官借以冒糧徒糜費耳不如責以實事開之赦條使樂趨寬之路而忘開墾之勞可廣收其用此策最便者也至議屯軍立屯具辦屯糧當先一歲計之以待次年之用且募之關中又率惴惴焉以東調為慮匠役既難成

造不易宜如推官來斯行議將海上往時私販及沿海豪家大俠力能呼召者重懸募格以招之或天津或樂亭或芝麻灣有造船若干堅完可用明開鄉里保結于官運中同幫領運可運一千石者議

題准守備職銜一萬石者議

題准參遊職銜事完即與遷轉其願改文職者准例監數目除授不必論年挨選當有欣然樂從者伏候

聖裁

一議寬鹼竊料奴賊動出萬全自撫順至遠陽幾二百里趨利頗艱退走不易非西虜勾連

扇連相應于河口以分我之勢而乘我未敢直走遠陽城下我惟休息訓練消弭內患預設方畧以待之守似可堅所慮者彼于寬鬆等處大肆剽掠窺覬南衛遠陽方嚴兵自守不能以長鞭及馬腹則南四衛之蕩搖可虞而遠陽益孤矣頃海盖道臣康應乾去年督寬奠路兵與職言重山之險真如天塹我難於往彼豈易來聞山東礦兵二三萬計此輩峻岐飛騰奴酋稱為山耗所素耗為如用善于招屯糧收于秋成之日屯軍當先麾一歲之糧作何設處都應早計伏候

聖裁

一議運事職聞軍聚糧懸脫巾立見遠陽軍餉其折色者計部方那借設處所云目中而問舊矣本色之餉軍中最急所資海陸二運督餉侍郎李　精心講求竭力營綜派糧開運大費擘畫撫臣周　議將順永登萊四府加派一釐併行蠲免如蒙

俞允則順永之拮据接運登萊之加額派運必所不辭海運之在山東者登萊道臣陶朗先不避勞怨盡心籌

國陸運之在關東與海盖者永平道臣袁應泰海盖道臣王化貞所造運船合混木為舟製極完好此過礁石如鹽車過軟草耳北車南船當一破此論耳今海運可由直沽中道樂亭北道并芝蘇灣運事等項永平府推官來斯行條議甚詳諸臣正在商畧第盖前之木賤而匠役甚少在此中者既多東調遠陽欲集如賈松其人者號召招徠使或千或百自相團結不用安家行糧之費第給之衣甲月糧就其中能團結百人者即為百夫長能團結千人者為千夫長隸名軍籍將領不許侵擾第以名法相束亦不宜征調不宜與官兵同部以啟爭端第令無事則合伍耕農有警則據

險殺賊使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而嚴禁其出墻偷竊以釀禍礦兵團結一成即四衛之藩屏也伏候

聖裁

一議修守照河東西與虜共城而處所藉城堡為耳目

祖宗時廓清驅逐之餘兵威遠振猶環衛森密漸至今日兵愈弱而防愈疎何無户牖綢繆之計也惟經臣熊　往者巡防時自三岔河而東築沿邊土墻窺虜無敢闌入者又先道臣李松西接關門東至鎮夷河等浸增四十里基厚而堅制周而備職頃之河口私之者徹

細歎息惜後人之不踵致前勞之半擲蓋相
距已四十餘年使歲相續焉耳自山海至三
岔河七百里無虜患矣今險隘城堡之在河
東者除遠濇寬甸鎮江四衛懿路汎浦之外
其餘或荒為鬼隣或鞠為茂草應候東平之
日徐議修復之工自三岔河以至廣寧所過
城堡大率舊腐不堪所幸原設墩堡尚荒棄
者少如用職屯田之議開河一帶職取土隨
築邊墻足資防衛自廣寧至山海關義州野
曠而平錦州便依山為險尤幸去邊差遠至
杏山塔山以至前屯則逼虜矣杏山之大福
大興二堡林木蔽天棘蓋滿地虜之出沒甚

易原議墩臺二十一座每臺軍三五名不等
瞭守頗密後以軍漸少虜患日殷墩臺亦日
廢止存紅螺鎮夷鎮寧三臺耳此緊要邊防
亟宜修復道臣王化貞以大邊濛河歲久填
沒虜騎易于馳驅急圖開濬而地方軍伍日
送牛送運無可供運為之束手至段木衝例
視峻嶺四圍溝路為受敵衝口與大興堡輔
車相伏勢孤地險兵衛不足召募居民無肯
往者地方建議請移置此堡于仙人洞山增
兵數百我之瞭賊甚便賊之乘我更難然此
等工程宜空言能辦查昔年班軍赴寧前駐
防不知何年議止宜照薊鎮修工例撥班軍

二千更番調守且修且防自寧前而東漸及
于廣寧量其險要緩急漸次修如鐵場臺興
水段木衝四堡極為險要各增兵五百其備
禦等官有能悉力防守一歲中有無失事者
即與題
請優叙加銜職見邊戍惟墩臺瞭守與聽靜撥夜之
軍最危最苦而關係最重問其月糧猶夫人
耳宜酌其極衝次衝加增其糧餉如瞭望有
功偵探得失者願賞願官准與優議其所轄
將領不論風寒雨雪曉夜稽查賞重而法嚴
人知用命又大小將領占臺軍一名者視占
營軍之罪十倍則險隘足以禦賊有軍足以

守隘庶幾一帶金湯矣伏候
聖裁

一議養馬遼陽之馬計料月給九錢而馬多瘦
死以草料之價騰湧倍常或各軍之不肖者
第求飽腹不復問馬耳誠本色芻豆接濟以
時給散以時更每營馬三百匹委千把總一
員帶火軍二十人驗料對草攢槽喂養專為
責成視馬肥瘠定其功罪則可無人腹自飽
馬骨漸高之弊職往過沙嶺高平間固有煖
馬料不足者北至寧前而或求增馬乾或求
長給馬乾告者紛紛矣緣往時此中養馬者
皆有戶丁幫貼故每日止一錢八分今戶口

寥蕭誰為幫貼重以援兵之馬與出關之牛
絡繹相望料草騰貴所給不足營五日之飽
而往來迎送骨立蹄穿責以買補既罄其賣
兒貼婦之錢旋即倒死又迫以私逃逮竄之
路擲公帑殘物命耗軍伍皆由於此應如道
臣議每馬月食料銀五錢除將十九年經制
通融外所少不多量為議補其後有倒死者
照各邊例朋幫扣買三年之後所省馬價足
以辦此不必仰給京運矣至種馬一節雖有
永盜一監然廣盜錦義之閒地當濱海水草
肥澤牧養甚便如得馬價六千兩于山東等
處市北馬千匹設監司牧兩年之內雲錦成

羣以孳生者為驛站應付而軍馬之在驛應
差者盡撤歸營則驛馬不缺營馬亦充勝於
每年買馬而不得馬之用此兩利之術也伏
候
聖裁

一議襲替軍衛應襲者本處起文赴部驗黃襲
替此舊例也自遠左兵興恐應襲者借赴部
之名為入關之計棄桑梓而不顧雖冠裳而
何補逆議一概停止處誠深矣職所過之地
各應襲者擁馬相慰有願戮力邊疆借一職
以自効者有願輸粟助餉希沾一命者有陣
亡將吏之子弟

國難家讐憤氣雲湧思投職從戎一當以報者職思
將材首重世職多難正藉劻勷固有事而錮
之人無効用之階祇懷菀結之感宜
勅下遼東撫按凡係應襲者嚴查外黃互相保結如
無假冒情弊免其赴部即與具
題兵部查對內黃內外符合題准承襲承行書辦不
許妄為吹索無端查駁以快要求應襲揩揮
者助米二十石輸納遼陽以下遞減少佐軍
餉其係來事以來祖父陣亡者徑准襲替免
其輸助以示優恤中有才智膽畧可堪驅策
者經撫二臣即與隨材拔用則羣心奔悅而
敵愾之氣張矣伏候
聖裁

一議激勸夫人孰不愛其身而願為
君捐孰不愛其家而願為
國用此常人之所難宜優異之以風勵海內者也昨
者四路徂征戎車再覆將吏如劉綎以下身
當矢石奮臂擊賊肝腦塗地人無旋踵此
祖宗二百年來養士之報而忠勇昭然矣北關之破
金白二酋不甘迎馬請降力戰以斃分天之
恨似同此心其陣亡將士上自總鎮下隸偏
裨十把再推而生員吏農挺身從征歿于
王事者聽撫按二臣一一查明禮部從優議恤職宜
將將吏諸人立廟廣盜春秋致饗使將吏過

之者且感且泣憤逆胡而思剪將金白二酋
立廟鎮靜堡春秋致饗使外夷聞之者慕
中國之有
恩褒忠勸順在此舉也至捐貲助餉在他省直者固
當表章在遼左者尤宜優議查得指揮僉事
今陞金州守備嚴正中輸粟五千石蓋州衛
指揮李鑛輸粟一千石銀一百兩海蓋道中
軍王化溥輸馬五十匹復州衛指揮花獻宸
助兵一百二十名輸豆一百石牛車六輛金
州衛指揮福將輸銀二百兩穀豆二百一石
七斗撫院標下中軍麻承宗輸九輞車一輛
七輞車一輛牛八隻可謂慕義甚殷者矣其

他或千里致食又或助牛助馬助車多寡不
等名姓在籍夫人當其纖嗇自衛一錢半菽
視同百鎰萬鍾矧以千百計乎使人盡如此
則累百而千累萬而億所以佐縣官之急者
鉅矣在不肖者方乘疆事之急以要利此獨
出庾廩之積以急公有臣如此勸典宜亟在
撫按二臣當列名具奏乞
勅定賞格其志在吞胡者隨酌多寡高下陞除壯志
其最少者亦給匾旌與以示勸鄉里使身隕
名飛者留英名于萬古財輕義重者被
殊寵以千秋將風聽所鼓使人不愛其力而家不私
其財東事不足平也其道府諸臣捐俸助餉

者並候撫按查明另叙伏乞
聖裁

七十三

巡撫山東都御史王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各
一本為遵例薦舉海運文職官員以昭激勸事案照
萬歷四十七年七月內准戶部咨為急請多餉以濟
危遠事該前撫臣
題議發萊二府動新舊遠鎮銀兩糴買米豆轉運遠
東以濟運需緣由本部覆奉
欽依備咨內稱如兩府額銀不足仍動別府加派務
期乘時廣收廣運運過米數用過銀數一應効勞官
員候年終類造清冊報部以憑查考分別

題咨紀錄獎勸施行本年十月內又准戶部咨稱嚴
行濟南青州二府各將所屬州縣一體酌派起運毋
得自分彼此坐視封疆之危共誤軍興大事如州縣
奉行有效者年終分別從優薦獎如怠玩誤事者不
時指名會參等因四十八年正月內又准吏部咨該
職等題留登州道副使陶朗先久任加
勅及青濟近海縣分應屬該道統攝緣由本部議將
本官俟三年報改加陞二級其青州濟南所屬邊海
縣分安東一衛凡於運事相關官員聽該道年終甄
別勤惰報撫按會同督餉衙門舉劾以示勸懲等因
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俱經通行遵照去後今照萬歷四十

七年已終隨牌行司道將運過米豆及經管官員職名册報前來除濟青二府見今分運俟四十八年終另行數報外查得登州府四十六年先運過米豆共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三石五斗一升四十七年登萊二府共運過米豆二十萬六千四百六十石零所據効勞官員例應薦舉該職會同督餉侍郎李　通查四十七年海運係登萊二府分任除分守海右道右參政陳亮來體

國多方節愛憂時獨抱公忠歷任尚淺不敢槩叙外查得山東布政使司署司印分守濟南道右參政程啟南按察司分巡登萊總理海運海防道副使陶朗先以上二臣閎材直擬川流勁節能排山海舟航挈

國而三軍待命真同廣濟之津梁粒食調饑而獨力匡時長峙狂瀾之砥柱望崇藩服功在邊疆所當首叙以備紀錄擢用者也原任萊州府知府今陞湖廣副使婁九德登州府知府徐應元萊州府加陞運同專管運務同知鮑孟英先任福山縣知縣今陞本府海防同知宋大奎原任萊州府推官署府印今行取留部段國璋原任登州府推官署府縣印今陞南京户部主事李士高萊州府通判署濰縣印孫時盛原任寧海州州同署招遠縣印今陞江西瑞州府通判孟心孔寧海州知州張自修掖縣知縣薛文周萊陽縣知縣李建和維縣知縣吳性先任文登縣知縣今調樂安知縣門洞開蓬萊縣知縣段展昌邑縣知縣周學閔以上諸臣義切同舟心期共濟調之耳劑俾萬姓急趨事之公運以通材今千艘集浮空之粟勤劬終歲勞且忘疲利涉大川功徵足食俱應叙薦以備擢用行取者也内婁九德段國璋李士高孟心孔雖經離任而職所薦係四十七年分管理海運官員宋大奎門洞開陞調自本屬例應併叙再照遠左軍興需餉繁急道臣陶朗先殫力擔當經年拮据應需不次之擢以為人臣任事者之勸其府縣各官兢兢奉法無可究參凡屬海運地方如數轉輸勞勩均應並錄但歷任有深淺糧數有多寡職不敢漫無分析一槩盡舉除薦外數容職分別獎勵以示激勸伏乞勅下户部覆議上

請如果職等所言不謬將參政等官程啟南等知府等官婁九德等移咨吏部應紀錄者紀錄應擢用者擢用應行取者行取庶功令彰明而于運務有裨矣

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户部知道

七十四

巡撫山東都御史王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各一本為遵例薦舉海運武職官員以昭激勸事照得萬歷四十七年海運遠餉効勞武職官員例應薦舉該職會同督餉侍郎李　查得遠東收糧千總加銜守備黃循思登州道中軍宣海衛指揮僉事李先春

萊州府趙運千總登州衛千戶李天培萊陽縣糧運千總三科武舉曲思化蓬萊縣糧運把總萊州衛指揮應襲張天威以上各官勇往以涉波濤先勞不辭險阻舳艫銜尾滄溟無漂泊之虛舟稊米在倉渤海收梯航之實效迄濟無邊之苦海轉輸多懼之危邊俱應叙薦以備陞擢者也再查各弁領運固多勤事効忠間亦因循玩法有勞者薦舉以需後用無功而有過者容職等分別戒斥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上

請如果職等所言不謬將黃俏恩等移咨兵部以備陞擢庶殿最明而人知所勸懲矣

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七十五

兵科給事中薛　一本為援遠正苦兵少援將忽報兵逃事必有因漸不可長懇祈

聖明亟議處置之法併議料理之人以肅軍紀以銷地方釁端事職連日接遠東揭報見經畧熊　一疏為遠左將帥同盟文武和附為滅賊一大機會獨惜兵寡糧匱各道缺人不得隨心應手得當圖報以紓顧憂事內稱總兵與總兵盟將官與將官盟皆宰牛歃血誓盟同殺賊子是刀敢主張宇濬為以南顧遠海北窺開鐵東逼賊巢漸進轉戰之計臣一讀之不覺躍然色喜何向來氷津瓦解之象頓成珠聯璧合之景一至此也而猶慮無兵調遣無餉食用無道臣以供任使之為兢兢矣又見撫臣周　一疏為廣盜急需將官推補無期懇乞即

勅該部速為推補以救河西半壁事內稱西虜陽與約奴分犯遠廣祇緣遠濬綢繆漸有次第奴酋不敢輕入而陰唆西虜乘河西兵虛先謀入犯其意不在搶掠而在克城使河西不守糧道斷塞遠濬坐困而後奴乘之臣一讀之不覺愕然魂飛何奴酋虎蹲鷙伏之態愈奇炒巴陽順陰逆之情日反日覆一至此也惟有速補將官多添兵馬保河西正所以保河東之為皇皇矣總之在經臣亟于用兵以恢如綫之疆而餉以養之道臣以殫慮之均為救焚拯溺之圖在

撫臣亟于索兵以禦方張之虜而邊場兵少此顧彼遺恐有捉襟露肘之患不謂延綏援遠遊擊袁大有領兵一千甫至昌平而夜半脫逃者輒有七八百名之多也據總兵王國棟則以延綏援遠兵馬于十六日至昌平關支行糧料草至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七八百名脫逃向南去訖報矣據遊擊袁大有則以各兵誤聽過路謠言有調出援兵剃眉刺面發赴做工等語至三更時分忽有七百餘兵各持刀箭兇勇徑向蘆溝橋逃去即星馳赶上招撫不回向南去訖請乞行文嚴拿謠傳之人以正法報矣臣一閱之不覺奮然髮豎何將無才能兵益驕悍一至是哉夫此援兵也固遠東經臣所推心以置腹盼眼欲穿

翼到一兵即得一兵之用者也亦該鎮撫臣所極力
抽募百方鼓舞翼發一兵即收一兵之效者也奈何
哉千里而來一言而散全無破浪衝風之氣頻見鳥
驚獸駭之形得無統兵將官訓練無法約束失宜與
抑行糧料草之支給有乾沒與榜拷箠笞之軍令有
偏僻種種情節難以懸度應行查核嚴為議處不則
流亡于智者匹夫至愚而神彼皆邊鄙人也習聞虜
情習見將令無辜受黠從來有此法否有家難奔皇
皇其何之乎況遠難未歇調募無期人將效尤綱紀
安在於此而盡置之法不可於此而任委之去不可
惟乞
速降一諭若曰逆酋不道侮我

天朝驍食我邊圉虔劉我人民殺戮我文武將士普
天率土義切同讐是以有征調之役凡爾從征遠戍
跋涉閫關背離鄉井時廑軫念一切安家行月犒賞
亦時時與地方官約概從優厚倘
天心厭禍逆賊授首皆爾衆之功當重賞賚尊顯之
奈何輕聽浮言處爾叛去自罹法網甘為僇民此必
有一二奸升猾卒造言生事煽惑軍心法在不宥爾
衆其公舉以
聞凡爾軍士速行悔悟勿自疑阻整隊前來矢志滅
賊當盡赦前辜嘉與更始決不食言以此頒布中外
曉示軍民有不鼓舞踴躍懽前恐後者臣不信也不
此之圖而泄泄如故望望皆然禍恐自有遠事以來
人如湯火之赴家苦追呼之驚衢途之民心以驛騷
而思亂災侵之赤子以加派而無生遠調之士卒以
無糧而快志逃回之兵衆以無歸而逞狂河決魚爛
匪朝伊夕杜鬱消萌定計須早願
勅當事者之亟圖之也再照遠左需兵需餉需道臣
皆急着也兵問司馬而司馬執要其執詳全在職方
今職方郎
請告出城業已兩月無復任事理矣而該司迄今尚
未有專屬也召署篆員外仙克謹才識素優學畫儘
裕而代庖終非專責任事不無抑遜向來條陳者欲
以僕郎須之彦以京卿兼管職方事既為衆望攸歸
又有故事可按所當

亟允銓印速令商榷具
題或以之彦擬陞調補或以克謹就近推補一則長
駕遠馭一為熟路輕車均於軍政有裨者也餉問司
農而司農執簡其執煩全在司官乃山東司遠軍急
同燃眉向來建議者欲專設一遠東管餉郎中而以
山東九邊屯鹽等務仍屬舊郎中庶頭緒有分清楚
亦易且舉有才望二臣姓名俱在
御前以其本衙門官習本衙門事恢恢游刃有餘地
者此宜該部開名咨送奈何不察及
請下吏部檢推一員仍向日郎中就正夫就正必于
有道又何言之舛也至海陸二運陶朗先之在登萊
袁應泰之在永平大有沙馬雖皆贊者書不以勸然

國家激勵勞人可無優厚應泰已陪推建牙崇厥不
逮若朗先以驛傳副使強之督運不惟料理航海無
且召買糧石陶之題目更難於袁乃以憲副加銜大
參此出撫按奏
請者而天官曹吝不肯予是亦今日之當
勅令舉行者也將帥不提撥則不奮兵馬不操練則
不整糧餉不趲運則不全此等責任專屬道臣而遠
左道臣原額無多今何落落如晨星也遠陽道以病
去矣開原道以艱行矣贊畫以正月回籍議改監軍
道矣祇以銓窄乏人致令推補無日閣部
請之不報言官
請之不報該銓屬叩

閣之章古收頡禿而亦不報即
聖躬方在調攝而舉無難
檢發豈閣臣之票擬未當
聖裁抑
聖心之眷注別有他屬以為新推冢宰周嘉謨中外
剔歷最久一時詞謀僉同為輔臣者自當竭誠盡力
專疏
特恩祈于得
請後已何等直捉痛快而一失于
召對屢失于票擬今日曰署明日曰署未見轉圜之
機全無納牖之術致令明經日見困斃迓試亦復愆
期一種黯淡景象豈盛世所宜有哉此又
陛下宜自為
社稷計與夫閣臣之自為
國家計不俟臣言之娓娓者也臣猥以草茅謬叨侍
從拮据于孤垣之旁午奔馳于同舟之乏人四顧徬
徨一身狼狽連日目病抱痛心火如焚思註籍之未
能愧入署以何補撫晴窗而感慨睹扈戶以興嗟輒
敢觸事盡言罔識忌諱伏惟
聖明
垂察施行奉
旨

七十六

濟南府同知唐謙吉為海運事查得續派造船章邱

歷城武定新城萊蕪淄川鄒平肥城德平陵縣平原
太安長清臨邑齊河以上派造船三十隻俱於正月
二月內行文訪式濱州鳩工庀材星夜打造立限報
完刻期裝運屢行嚴催去後延今五月將盡止有長
清以二十七日造完船三隻椗錨俱備齊河船一隻
臨邑船二隻俱各造完椗錨俱備計完船六隻本職
親詣看過委官先行起運過遠交卸其未完船二十
四隻造有六七分者造有八九分者中有全完下水
錨椗未到者有見買於淮安山西潭州等處者又未
知何日可到內淄川縣近日申稱來免造船二隻本
職屢行嚴催各州縣視若虛文延今四箇月餘尚爾
躭延未報全完合無請乞本道嚴行一票各該州縣

知會上緊督造勒限報完庶遠糧不至稽遲而州縣亦不敢違誤矣緣係請催造船事理本職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本道詳批初議海運而以車代舟後議海運而派之山中州縣或因時制宜經權互用之妙也有司者治之本道原不預聞今督促艱難而今本道代終其事雖極亮該廳之苦心本道實有所不能耳通計遠糧額限六十萬石今登萊已有四十五萬青州已有九萬三千合之濟屬原派近海州縣之八萬逾額二萬三千矣船隻頭運者既去五萬六千則回空再運可完十萬近日本道又撥淮船二十一隻又可裝六千

餘石此船往而復返使運一萬二千以運八萬之糧似綽乎有餘者船糧兩難之處姑且寬之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該廳以為何如此繳

萬歷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海運摘鈔卷七

七十七

濟南府同知唐謙吉為請憲示以專責成事先經造船六十四隻俱係船戶領銀打造彼船戶自知運米之後仍歸己必然撙本而用修驗如法且謹慎揀擇水手蓋其自為計固應如此後來造船三十隻則係官造是造船者一人駕船者一人裝米者又一人恐其各自為心先圖省便後致推諉比至誤事嗟何及矣卑職屢經親詣造船處所查看擇其板之朽薄者撅之而匠役苦於更換仍復取用塗抹之後無復識辨誠宜先事而慮者況本艙二匠乃行船所必須敢請憲示凡造船州縣即原造船本匠原艙船艙匠每

船各一名編作水手給與水手工食責令過遠庶此輩知身在船上亦有干係必不敢潦草完事或船上時用本艙二匠亦且隨取隨足專責成以收實效計無便於此矣緣係海運船隻事理本職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本道詳此運船造者一人駕者一人利害不相關窒抹以完事奚實之必然者也今議令造役與駕役同行俾知休戚與共戢其奚心法無善於此矣但究其根源止因造船州縣原非近海州縣強其所不甘人情自爾解體雖多方督率極力防閑終不如令近海海運之為便耳今算六十萬之數已足該府止運八萬亦可完事目下之船又供兩運而有餘後派之三十隻已完者不必復論未造者姑且已之猶愈於造而不堪費而無益也該廳再查議報速速

萬歷四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七十八

濟南府同知唐謙吉為海運事卑職查得本府所屬海運州縣共派米豆十萬利津縣開洋米豆五千五十石霑化縣開洋米豆二千八百二十六石九斗七升二合海豐縣開洋米豆四千石濱州開洋米豆一萬一千二百四十六石一斗二升六合一勺俱已單報開洋訖尚有運官葛得勝裝完未開洋米豆三千二百四十石本職催促先行仍剩米豆五百一十三

石八斗七升三合九勺有程道源船一隻未到已行州查究待到日裝完責令即時開洋該州共裝完一萬五千之數蒲臺縣造船九隻又撥給海豐縣船三隻共裝米豆六千九百石又海豐縣船五隻改撥青城縣裝米豆二千五百石蒲臺青城二縣本職差人守催上截火速開洋以上已開洋未開洋裝完米豆三萬六千二百七十六石九斗七升二合尚有續造[illegible]船二十九隻亦約可裝糧一萬四千五百石前[illegible]究糧五萬七百七十六石九斗七升二合尚剩米豆四萬九千二百二十三石二升八合續蒙發下船六十八隻已分派武定歷城濟陽青城分投東海迎抑又行所轄船戶濱州利津海豐霑化蒲臺

亦分投東海催促至今並未報到又別無船隻起運前剩米豆必須二運裝載見今專候頭運利津濱州等州縣九十三隻船回空裝載合無請乞本道憲牌行遠東盖套嚴諭收卸官員知會待濟屬利津等處糧船到時即便收卸毋得遲滯留難仍速二運再請或有登萊二府回空船隻撥濟裝載待濟屬船回却留登萊補運庶遠糧不至稽遲而濟屬十萬之數可舉運矣緣係請催撥發船隻事理本職未敢擅專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本道詳批該府海運初行人器都未相習故撥發多船所以濟創造之所不足也其船皆見在廟島而撥

之者十日前已據登海防廳稟稱俱進泊丁河三盆等處則深入濟境矣該廳速一查派毋令其中途逸去彼此兩誤也至於盖套收糧照船到次序為先後成規既立毫不可紊欲其來之速須此地去之早然本道先期已專令旗牌官叢希哲到彼催押矣青登萊糧數多溢欲足六十萬之額尚多出四萬有奇濟屬事每苦難或止運初議之八萬亦可也統在府廳計議行之此繳

萬歷四十八年六月初五日

七十九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海運事萬歷四十八年六月初七日准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濟南道右參政程手本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批據本道呈詳前事蒙批查海運雇造船隻銀兩所費不貲而濟屬猶各自辦發來六十八隻未必盡堪裝運即堪用亦僅可裝一萬七千餘石耳此海道之揭可攷也又聞十餘船中損壞六隻此無濟于緩急據議撥催海道撥船濟運而以濟南所運回空之船留登裝載一轉移而遠近俱為有濟計無便於此者該道即移行海道酌議催發無虛時日可也此繳蒙此備移到道煩將登州船隻酌

量濟屬未運糧數速撥前來濟運俟濟船回空之日徑留登裝運希將所發船隻賜數過道以便轉報施行准此查得本道未准之先已撥過船戶劉一鸞等六十八隻又撥過朱應春等二十一隻今准前因又撥船戶陳杉等四十五隻先後通共發船一百三十四隻總計裝糧四萬九千二百五十石裝運濟屬未運之數寬裕有餘除揭報

軍門并行令濟南府迎押外擬合回復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道煩為查照施行

計開今撥

萊州府報到船十八隻共裝糧一萬八百一十

四石

船戶陳杉船一隻裝糧五百一十九石

船戶張倉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陸汝成船一隻裝糧八百三十石

船戶顧周船一隻裝糧三百石

船戶何甫蒸船一隻裝糧三百石

船戶張玘船一隻裝糧二百六十石

船戶董祥船一隻裝糧五百石

船戶楊天和船一隻裝糧五百五十石

船戶孫典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張言船一隻裝糧八百石

船戶程順船一隻裝糧七百五十石

船戶孫典船一隻裝糧五百八十石

船戶孫典船一隻裝糧七百石

船戶葛萬勝船一隻裝糧九百石

船戶曹南船一隻裝糧四百五十五石

船戶朱雲船一隻裝糧五百五十石

船戶張玘船一隻裝糧八百石

船戶陸光脩船一隻裝糧八百一十五石

委官周謨報到安東衛船八隻共裝糧三千一百四十六石

船戶陳文船一隻裝糧一百一十石

船戶姜珠船一隻裝糧一百四十石

船戶尤志船一隻裝糧一百四十石

船戶溫守德船一隻裝糧一百六石

船戶王忭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王卄船一隻裝糧六百五十石

船戶楊美船一隻裝糧七百石

船戶王濟船一隻裝糧七百石

贊理遠餉戶部主事田　手本開送沙船十九隻共裝糧一萬一千四百石

船戶程時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程科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蘇尚義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姚忠烈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陳五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司珠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徐少樓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曹奎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陸禮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李際明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孫應時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蔣木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徐桂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陳俊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王義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潘祖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戶趙東彝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户王琪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船户李通船一隻裝糧六百石
以上共船四十五隻共裝糧二萬五千三百六十石又先次撥發船六十八隻計裝糧一萬七千五百六十八石又續撥去船二十一隻裝糧六千三百二十二石二斗前後通共撥去船一百三十四隻總計裝糧四萬九千二百五十石除裝足原報未運糧四萬九千足數外尚多餘空艙可裝二百五十石
一手本　分守濟南道
萬歷四十八年六月初七日

八十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亟議收麥以接濟糧餉事萬歷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抄蒙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案驗准
經畧部院熊　咨稱據監軍道高參政揭稱海運之糧登萊為多近加至六十萬而登州道去歲所派買僅三十萬尚未奉新加之數也計所運惟豆與粟米二項舊穀既沒加倍大難聞登萊二麥頗有收民間之值小麥視豆稍貴而與粟米正等大麥與豆亦若相當而且可飼馬二項糧運之所不收百姓欲賤糴而無從莫若趁時行二郡發官銀糴買或照時價收折准納糧銀必可得一二十萬石接濟運至亦計之最便者二麥新成較之漕米多陳耗猶大勝也等因據此看得遠餉本色止議粟豆原未議及二麥第登萊加至六十萬一時糴買為難據稱麥價與豆粟不遠而又堪飼馬似不必拘於豆粟以苦民況漕米且多糠耗又不如二麥反得實惠然事在彼中難以遥度合行查議煩照咨備事理再為查酌二麥軍中既堪食用百姓又欲賤糴是否可代粟豆倘果稱便即當速行登萊二府趁時發銀糴買或照價收折可得若干趲運接濟以繼軍需之急缺作速查議等因到部准此擬合就行為此案仰本道即便轉行登萊二

府備查以二麥代粟豆似為便益可行逐一酌妥詳報以便咨覆施行蒙此本年六月初五日准布政司照會承准
督餉部院李　照會准
經畧部院熊　咨同前事等因煩查二麥軍中既堪食用百姓又欲賤糴是否可代粟豆倘果稱便作速備行登萊二府趁時發銀糴買或照價收折可得若干趲運接濟以繼軍餉之急缺速議停妥牒司轉報施行准此本年六月初七日又准分守萊州海右道右參政陳　手本准本司咨承准
督餉部院李　照會前事等因備會到道准此備行登萊兩府查議間本年六月初八日抄蒙都撫軍門

王　案驗同前事本年五月二十六日准
督餉部院李　咨准
經畧部院熊　咨稱據監軍道高參政揭仰道即便
轉行各府所屬海運各州縣將應運遠糧令以二麥
代粟豆是否稱便如屬可行登萊固宜多收青濟亦
宜量買作速趁時發銀收糴或照價收折可得若干
趲運濟遠以繼軍餉之急速議酌妥一面徑行一面
呈詳前來以憑咨覆運州縣趁時發銀收糴或照價
折收一面徑行一面呈詳去後今據登州府呈稱看
得登州府八屬分運遠糧二十二萬五千石運者已
過半矣未運者尚如許也頃奉明文以二麥代粟豆
亦為便計今查登屬二麥雖云稍收然小麥之價特

稍減于粟而大麥與豆亦不相上下此就目前市值
而論將來猶未可定也大率以麥代粟實一時官民
兩便事屬可行者也唯是各屬庫藏一空即照價折
收亦得無幾非借司發多銀預為糴買以省百姓竭
蹶之苦將心知其便而力難從心亦奈之何矣除一
面行令各屬將起運京邊儘數收糴等因據此又據
萊州府呈稱遵奉案驗查得本府所屬民運至七萬
五千加值召買至一十五萬共計米豆二十二萬五
千石以瘠薄之地窮荒之餘民之蓋藏都無積貯而
當此大役大費業已力不能支況豆粟與二麥分為
兩熟若專收粟豆則此時舊穀已盡新穀未登而麥
秋一熟又似置之無用秋苗有限賦額何充今兩連
綿秋成正未可卜若徒望歲於一秋責運於粟豆亦
非萬全之計且麥食正與北土相宜而大麥之麩者
蒸堪喂馬趁此二麥薄收委宜兼徵以廣備餱糧之
用合無俟呈允日行令所屬州縣出示諭令小民上
納二麥照依時價量為寬估加值准抵糧銀以鼓樂
輸之義庶疲民得寬一分之力而軍需獲免不繼之
虞矣等因各具呈到道據此除濟青二府奉行檄議
在後另詳外為照東海運計糧六十萬石為數甚奢
昨歲災祲米豆苦於無措然而猶得勉及此數者以
歷年之所積為一年之運也今且竭澤而漁無可為
計矣四月間竊見麥頗長隨寓書
遼東撫院商用之便而

本部院用麥之徼至矣百姓聞風莫不舉手加額以
為今而後吾儕小人始得常輸本色而不苦於賣麥
買米輾轉耗費之患也但麥與米價自不同既通融
於米麥之間即當權其盈絀之數第今年麥秋將至
久雨為災新麥之便較之米價相去不遠蓋因目下
尚苦於陰霖而舊麥既絕新麥未廣也然自有收麥
之令而民心稍安於輸輓麥既可以納官則米自不
得騰價即今一轉移之間所省當自不貲今方下令
收麥積儲待運其價之貴賤省之多寡合無於發運
上船之日計之自有成數可按也然此自有銀可糴
而言也今年海運登萊兩府借處各項錢糧盡充收
糴僅完四十五萬迨至糧已具矣而水脚無銀給散

有船不得開洋各府拖欠遠餉毫釐不解本道沿門持鉢各人掉臂不顧則雖用參亦何銀可糴糴有參矣亦何銀可運非得本部院再賜具

題將不海運之府州縣嚴為考成傲慢自恣者查參一兩人則運事且不可為安論參與米也緣係亟議收參以接濟糧餉事理本道未敢擅便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督餉部院

一呈 督撫軍門

一牒呈 布政司

一手本 萊州道

萬歷四十八年六月初九日

八十一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海運必難遮增船糧必難立辦等事據萊州府呈萬歷四十八年五月初二日蒙本道案驗本年四月三十日准分守萊州海右道右參政陳 手本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憲牌准

撫院會濶前事案仰本府即查該府加編遠餉銀若干今運過米豆總該若干每石應加值若干可否足抵加編遠餉之數已扣加值銀兩即抵加編之數未

足者仍應編派一一查議明悉具由詳道以憑即復施行蒙此本月初五日又蒙本道案驗准分守萊州道手本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憲牌同前事等因蒙此又蒙本道憲牌准布政司照會蒙

撫按兩院憲牌亦同前事蒙此依蒙查看得本府以最爾磽确之區洊罹災祲賦役日繁元氣未復遠餉既均派民運又獨認召商夫此召商之值仍出之民也加編至再又至於三夫此加賦之民固即輸運之民也揆理度情本當以加編之銀即充召買水脚之用既認召買則不當更認加編矣又當以召買之糧即准加編之銀既認加編則不當復領召運矣第功令頒布召買者勢不能不責運於民加編者又不能盡蠲其累就中酌處惟有以加值抵加派庶幾加編之數不縮召運之價不虧不妨運亦不厲民洵調停之苦心兩全之至計也況加值召商之說已有成議而以加之商者惠之民尤為徑便惟是加值之數非二錢上下民不頗輸也蓋緣二麥薄收粟黍種遲十室九空皇皇乎為蓋藏之計不加值不能鼓其輸將之念然加值雖至二錢視西府不加之值猶相若也是為無損於上而有益於下不費之惠斷斷乎其當行者也及查本府先次每畝加銀二釐五毫二次加銀二釐五毫三次又加銀七毫前後共加五釐七毫通計加銀四萬九千二百八十兩六錢一分有奇而所

派召買米豆一十五萬石米每石原比民運價止四錢二分二釐五絲七忽六微六纖豆比民運價止銀二錢三分二釐六毫五絲一忽一微今擬米豆每石加值二錢一釐七毫三絲三忽五微合之米每石價六錢二分三釐七毫九絲一忽一微六纖豆每石價四錢三分四釐三毫八絲四忽六微共加值銀三萬二百六十兩二分五釐僅足每畝三釐五毫之數尚存二釐二毫擬乞

俯軫疲黎免派一釐該免銀八千六百四十五兩七錢二分一釐八毫一絲七忽九微仍存銀一釐二毫該銀一萬三百七十四兩八錢六分七釐五毫四絲四忽五微一纖八塵四渺或盡數

題蠲以示浩蕩之恩或仍派徵而請免民運三萬一千六百九十餘石以抵一萬三百七十四兩有奇加派之數使民免於重併之困或權宜加派事平即止即將此加派者存留作為僱船水脚等價之用以紓帑藏透支那借倒懸之急總之用一緩二

德意取自

憲裁力絀舉贏攤縮不妨通變期於民生邊計兩受其利而已等因呈詳前來據此又據登州府呈稱奉行依蒙查看得加值議抵加派原為蘇民之意及查地畝加編每畝初加二釐五毫二次一倍三次七毫共計加派五釐七毫該派銀四萬五千七十三兩八錢五分七釐六毫四絲四忽二纖二沙七塵已加值

于分運二十二萬五千石之內每石加值約銀二錢三毫二絲八忽五纖六沙二塵共加值銀四萬五千七十三兩八錢零是加值足抵加派矣今淮萊府關稱又將加派以三釐五毫加值於十五萬石之內免其一釐其一釐二毫仍欲派徵第登府加派若除三釐五毫加值於十五萬石之數再免一釐尚有一釐二毫該銀九千四百八十九兩二錢三分三釐零須仍編派小民是小民未盡受加值之全惠而猶被加值之餘尊也且召買者十五萬石既已加值而先派者七萬五千石又照市價則一府之糧而價值互異亦非所以清稽核也合無請乞本道軫念災黎俯從末議准將本府加派四萬五千七十三兩零通融加

值於二十二萬五千石之內則一蠲永蠲在遠左無虧額而登民有大益矣緣由各呈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海運乃宇內最苦之役而以行於登萊無船無糧無民之地則尤苦之苦矣然而民間竭蹶以供有司罷勉以任者謂有加值之法可召之來又有加值即減編之法可甦其困也先蒙

兩院廣詢以諏民間之所便安復多方以計餉金之所贏絀初謂不召商則民不堪不加值則商不至故加貴以買於民間

餉臺之疏與

本院之意不約而同也繼謂召商商至而商價騰則民價隨之而併騰民價騰則商價因之而愈貴遠銀

由此而多費則遠雖見謂得粟而實則陰已失銀故
召商不如召民之說鮑同知發之實即仰體
本院諭札所云欲使外不病遠內不病民之意而推
演之也本道隨以
德意曉喻民間於是逃亡者漸次復業拋荒者漸次
開耕彼若曰吾耕一畝之田輸一斗之粟便可得官
家若干之值而遠餉於此已開不匱之源矣且又不
用商而用民則人皆土著無往來鬬巧之捉而市價
常平無得利則來失利則去之虞而本色常在雖曰
加貴以買之實則先抑其原價民見謂加遠不見為
費萊詳所稱雖加二錢視西府不加之價猶相若者
是也故即從兩府初議將三次新加之數即抵兌於

加貴之中而計糧四十五萬每石加貴銀二錢三毫
有零較之
餉臺疏開陸運到閘之腳價尚省其半想以之明告
於遠必不以登萊為妄費者如欲如萊府近議以餘
羊之義量為一釐二毫之徵則萊府所得不過一萬
三百餘金登府所得不過九千四百餘金而民間却
犇然以為仍不免徵矣倘使此言一播而逃亡者荒
棄輸納者趨趕則本色乏而時價必增時日誤而風
波不保此其所費何止一萬九千餘金哉故不若以
全免鼓民間之樂趨而還以民買節遠左之浩費又
仍以抵兌加貴之數為照價免徵之數使本色常運
糧儘常平是乃移商之利以利民無以利遠非奪遠

之有以與登萊有損於遠餉也似屬可行伏乞具
題以便銷算倘慮
計部持疑
題知有礙則地方倏俟雲霓望殷
兩臺專制一方何利不興何惠不溥便宜舉行是亦
帝心之所深鑒也職敢以此為東民請命矣緣係查
議詳奪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請為此今將前
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撫按兩院
一牒 布政司
一手本 分守萊州道

萬歷四十八年六月初十日
八十二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
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仰遵
明旨酌議海運等事照得鋪墊一項為物雖微而積
少成多費亦不小前者屢次申飭特刻給小票填註
務要擔查全用半用不用以為料價全給半給免給
之分蓋目擊遠東浩費之煩而欲於中尋一節省之
路也今運去各船回者復裝裝者去而復回矣各運
官并不見報有用否字樣不知各屬曾否擔查作何
分別支給合行查核為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
即查該府所屬海運州縣凡過遠船隻領銀置買鋪

塾到遼交卸之時曾否填註小票有無開載明白曾否按全用半用不用以為次運料價全給半給免給之分其樽節數目曾否登記明白類總清算文到查明先將查核分別過數目報道查考毋得延遲未便須至牌者

一牌仰 濟南府 登州府 青州府 萊州府 并四海運廳

萬歷四十八年六月十三日

八十三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專催加派以濟緊急軍需事萬歷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蒙

欽差專督遼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案驗准

本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督餉部院李咨稱山東派運六十萬石每一石之糧約用有一兩之費計全六十萬毫不可缺除去加派及題留遼鎮舊餉支用其不足者欲動京邊此一時權宜之策似應准從煩為酌妥咨示等因又准

山東撫院王 咨同前事等因各到部通送到司該本司查得東省海運六十萬石該省謂用銀六十萬兩今將四十七年加派及舊餉司六府民運銀二項抵算共止二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餘兩尚少銀三十萬餘而欲議動京邊然登萊二府海運共動舊餉

司民運數萬兩即將年分互異就費許多查算若將京邊抖亂不特有誤九邊軍需而該省州縣錢糧東西拉扯終為不清之局吏書因之侵漁

國賦因之虧缺非便計也海運即恐不足六十萬石則有全省倉穀七十六萬石除一半備荒碾一半海運可得米十八萬石止欠米十二萬石應用銀十二萬兩量議動四十八年加派造冊銷算餘當將庫貯作速那解以濟遠急遼鎮舊餉司民運節稱外解拖欠甚多該省留為海運不解無怪該鎮嘵嘵也四十七年六府應該舊餉司民運銀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九十兩五錢二釐零該省既留海運應太倉補還舊餉司但錢糧今日不清日後益難稽算又該本司查得五府未解獨兗州府額銀六千三百五十六兩六錢八分俱已解完而該省猶作全欠非也應於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九十兩五錢二釐內除解過六千三百五十六兩六錢八分該省實留該鎮民運銀一十二萬七千三十三兩八錢二分二釐應太倉照數補還舊餉司查收庶四十七年該鎮與東省民運清楚也仍咨回東省查算無差咨復到部始行太倉補還舊餉司呈堂奉批東省運糧六十萬石用銀六十萬兩尚少銀三十萬餘總計俱該用新餉銀而欠銀欲動京邊用過亦有舊餉恐新餉混清不便銷算且應新用舊則額頓虧何以供各邊也據議欠銀動糴倉穀及四十八年加派先借庫貯銀濟急即為補還則

欠銀有所出矣用過京邊舊餉速催四十七年民運已用確若干報部行太倉照數補還舊餉司庶猶有歸而新舊俱清楚矣咨回查算明白咨部以便銷算奉此除已咨復

山東撫院照行外其海費六十萬之費既以設處足數相應咨覆

督餉部院專催濟運案呈到部咨覆前來等因准此案仰本道轉行該府嚴督各州縣作速設處接濟運遠充餉施行萬勿濡遲取具各遵依繳報以憑查考

蒙此該本道看得二東歲事十年九浸地土山皮石骨非富庶之鄉也民窮易動賦重難堪從來海內有事山東哺聚必首發難端非無事之國也況今遠氛

為累烽火相連征調獨煩轉輸獨苦民之受累已不淺而地方之剥削亦既甚矣海運六十萬石之加開闢以來未有之事而六十萬本色之出產亦窮山盤海所不能供之役也然而地方竭蹶以應百姓未駭而走亦曰姑以地方之所出且以完地方之事含辛茹苦以徐俟休息我耳欲運六十萬石須費六十萬金六十萬金除留用遠銀之不足而動及於京邊此自然之理亦不得不然之勢也何言乎不得不然之勢蓋本色糴買者什一徵收者什九當徵收時多一斗則為遠左省一斗之費惟恐其不以本色應愚民惟力是視其投納也舉其應遠鎮應京邊者儘納之本色中矣今若曰京邊不可動是必糴本色以解京邊也本色糴去而遠糧不缺額否今

部文謂京邊不可動而欲以全省倉穀七十六萬石碾一半抵之此按圖索駿之言非躬嘗甘苦之論也倉穀果可充數耶近海者庶省腳費而青登萊三郡之倉穀俱以初行海運時民間驚怖而不納市集規避而不賣先已借動倉穀碾運而扣價在倉以候豐年糴還則所謂穀者非穀矣西三郡如東宪去海二千餘里濟南去海一千三四百里欲碾而運之水次十八萬之糧再得二三萬金之腳價夫正項海運之費尚無所出此項額外之浮費又從何處措辦耶而其間收放之擾民轉運之貽害歲月之遲誤更種種未可指數也又云得米十八萬石止欠米十二萬石

應用銀十二萬兩量議動四十八年加派造冊銷算夫四十八年之加派至四十九年方始開徵今四十八年所運之糧乃四十七年徵得之物也東民素不涉海使之捐軀命以蹈九死一生之途竭膏血以自供其捐軀命之用海運地方與不海運之地方新加一體不免其情已不平矣今乃因其熟嘗海運之苦而反欲預徵其一年之新加以足海運不敷之數是好義終事者先受其罰曾不若掉臂不顧者反享其逸也民愚而神恐權使而虐使之彼未必肯甘心俯首而坐聽肝腦之塗地也張光前張國柱之事可為殷鑒夫遠氛一煽竭四海以供之不足再有一宋江李全之類出而掣肘其間斷時不知京邊作何徵而

新加作何派矣與言及此可為寒心故為今之計如海運而果欲六十萬也即當以新舊遠鎮儘留為雜運之用一如

本部院原疏所題

戶部原覆之格毋食前言再不足自當動京邊以足之只在職與府縣官開載明白聽

撫按兩院轉行藩司查算清銷此不易之理也如謂京邊決不可動恐致混淆難查則當儘二十九萬金之新加止運二十九萬餘石之本色而此外毫無措處即行免運亦不易之理也如謂倉穀可碾為運則陸路二千餘里之腳費須另

部帑二三萬金支用而牛騾以解遠而搜括一空車輛則山徑崎嶇而不能達于海口此外神輸鬼運之術職實不能伏乞先將職銜斥以為不能海運之戒而別選才賢以供此役免致內戕東民外誤遠事職不勝幸甚緣係議請詳奪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具請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督餉部院

一呈 督府軍門

一呈 按院

一牒 布政司

一牒 分巡青州道

一手本 分守濟南道 分守東兗道

分守萊州道

萬歷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八十四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陶 為再陳轉運未盡事宜以祈

聖裁事准

布政司照會內云登萊二府新加一釐原係

兵工二部算足題

准銀兩事屬兩部不便輕減本部躊躇于加派一年者即免帶徵一年以示寬恤第未知該府帶徵一年錢糧的有若干無憑稽考合行查取為此牌仰本府

官吏照牌事理即查該府所屬州縣各帶徵錢糧細開某州縣若干共該若干火速查開的確數目報道以憑稽考毋違須至牌者

一牌仰 登州府 萊州府

萬歷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八十五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為荒土決難叠編空帑不勝繁運民情大渙飛輓難支懇乞

聖明

勅部立發見銀買雜併酌議減編軫恤芬苦安集逃亡事先該臣咨稱山東海運通查四十七年新舊遠

餉除扣用外未足當海運之半議留京邊以濟糴運或另發見銀糴買緣由隨准戶部咨稱動支倉穀三十八萬石碾米十八萬石餘欠米十二萬石應用銀十二萬兩擬動四十八年加派銀湊用餘將庫貯作速那解以濟遠急等因回復前來已行布政司查議去後今據該司呈稱查得海運不敷欲以濟青登萊四府備荒積穀碾半以充之又欲於四十八年加派新餉內酌動以足之似於立議若甚直截試一轉念抑亦窒而難行者姑無論其他即如碾穀可得米十八萬石矣顧此米能無翼而飛乎計算運至交割有十八萬石之米須十餘萬兩之腳費更於何處設措恐不能徵之於天而地湧也則此項尚屬畫餅四十

八年加派之新餉可酌動矣顧此餉豈預徵而待乎此中每年歷徵該四十八年之徵乃四十七年之新餉今使須七八年徵恐不能得之於熬血煎膏也則此項更是望梅至欲先借貯庫銀那解濟急則又勢所不能者那之郡邑庫藏已罄搜若洗那之司庫亦別無所貯即有之僅僅支各通省兵餉尚不接濟將庾癸之呼不在遠陽而在几席又孰尸其咎也總之百姓加之又加庫藏括之又括至於無可加括而徒託之遙度之空言本司未敢以為然也合無請乞本院裁酌施行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看得今之策遠者莫急於兵食矣必有餉而後兵可養也

急焉東省派運米豆六十萬石糴價腳價大約需銀六十萬兩臣疏已詳言之矣年時豐歉無恒豐年當發銀預糴以為凶歲之備臣疏亦明言之矣今本年海運見存新舊遠餉止十分之四耳尚餘三十餘萬兩無從措處該部不發銀而且催司帑那解濟邊豈以東省為金穴耶不惟不發銀預糴而且發碾積穀三十八萬石豈以東省為廒倉耶夫東省自四十三四年薄荒逃竄死亡人類相啀骨肉相殘生靈已虛大半所剩者逃荒之白土耳彼時庫藏罄懸所以請及

上方賑貸年來搜括殆盡其無長物可知是那借之說未可問及山東以山東無銀可借也州縣稍有積穀未嘗不借充海運然須留穀本為將來借動隨出隨補流轉無窮追憶昔年截漕救荒發銀遠糴糲粒待輸於隅境生活寄命於他方積穀如積金留一石之穀即活三四人之命以百十城之生靈詎剩存些少之穀所能拯濟是發穀之說未可行於山東以山東荒多熟少穀未敢發也然而山東之穀不曾備東省之饑亦可以備遠左之饑臣為將來之慮且請銀以預糴矣豈可將見存之穀反碾米以輸邊乎萬一歲穀不登六十萬海運米豆何方糴買何方裝運截漕則漕粟有限遠糴則腳價無窮無論他歲即今春久曠地枯麥田無升之穫入夏多雨未傷枝葉受

永雹樹木皆推年之不豐不獨為齊魯憂併憂遠餉之無從出矣此時即以見銀買糴近者轉糴於二三百里遠者轉糴於五六百里舟車盤剝官府尚作苦難民間尚多閉糴船戶捎舵人等尚爾趦趄觀望登萊下船之米艤棹以須腳價無銀之苦日夕煎熬猝無以應乃為望梅止渴之談以求濟事非必得之數矣且三十八萬之穀碾為十八萬之米此米可不脛而走以歸蓋套乎抵遠腳價須得十餘萬而倉穀非盡貯沿海地方多由窩遠搬運迂迴道路以至海濱內地車腳又須一二萬而碾穀運米之費幾與糴買相當此銀從何措辦且東土與危遠相接外有不時之警民無終日之儲全藉倉穀以防緩急倘倉廩空

虛猝罹兵革官無足食之方民無效死之志食盡其誰與守故他省之穀止備荒而東省則兼以備兵他省之穀止留濟本地而東省則兼可濟遠碾穀濟運非長策也再查東省錢糧例於隔歲開徵今所徵者四十七年之額編也若將四十八年提起併徵則登萊之八釐為一分五釐濟青東兗之九釐為一分六釐一歲而徵五次之加編民力能堪此乎通查閻省糧額有一畝額徵三釐八絲及二釐九毫者今以原額三釐而加九釐則三倍矣二釐而加九釐則四倍半矣合四十七八年併徵則六倍而九倍之矣此令一行必無遺民即忍心以行苛政徒斃民于捉必無完賦頃據登州府推官孫昌齡揭報沿海之民全里

全甲盡入逃竄臨岐痛哭沉子於池雉經於林即有未逃非退地於責主而不耕即推地於典主而不受民情既渙官法難施恐哽人之慘近即在目前捐竿之禍遠不在日後齊其有窟所乎而三韓併受餉矣且以齊之窮年來義切同仇心壑

國恤丁壯抽矣帑藏括矣稅銀首先起解矣各官如數捐助矣新兵集而歲餉猶虛其四牛隻貲而價值尚虧其全軍器盔甲整辦從新而件件皆由措處城池堡堞修飾舉墜而般般勉自支持居平之用度每從撙恤任內之資俸悉用扣存利孔已自無餘經費萬分罔措奈何六十萬石之運偏任其煩勞而一畝九釐之編不損乎毫末今又責拙婦以無米之炊窘

荒土以用三之法夫此餉非齊之餉也即經畧所急之遠餉也遠急銀如疾風暴雨望而驚焉遠急米乃以泥飯塗糞緩而應之無銀不過困索無米則將立斃只恐遠左有銀山東無米十數萬之兵不能望海以呼庚亦不能削金以充腹誰實誤遠而東人亦將有口矣再念海內皆有加編而無海運即有海運而無東省六十萬之多所謂加編者未生於本子生於母未有原額二釐三釐而加至九釐者今欲移於上地而上地已無可加欲存此下地而下地總入全額齊土多而腴田少山陂海磧磽确汙邪之地皆一概加編地不能責其生金產銀而民乃代其椎肌剝髓於是他州外縣有逃竄之流民林下池中有慘亡之

恐鬼斯民也即吾耕田給粟之民即吾浮海領運之民民迭民死而可占運事之不終矣

廟廊之上必欲東人認六十萬之運必不能認一畝九釐之編必欲與天下同認一畝九釐之編則請兩京十三省盡數東方之海運然後東人萬死不辭而臣亦有辭於二東之百姓不則泥勞逸于不分置甘苦于無辨

而露有不到之鄉而病痛有獨偏之處

朝廷尚未棄遠而先棄齊齊敝而遠不能存其為遠計亦左矣倘僅僅如諸臣之議第免登萊續加之一釐所免不及萬金無濟於事且濟青同領海運登萊運多而地近濟青運少而地遠四郡繁勞一體均重

均輕無以饜濟青之人心亦非臣等連疏籲

天之初意也至於海運應用銀兩伏乞

勅下該部速查本省應解京邊銀兩儘數扣存或另發別省銀兩充用仍照原題每歲發銀二三十萬凡遇秋成有穀即先期收買預備將來荒歉運完之日總冊開銷其濟青登萊倉穀聽海運隨便借用仍留穀本糴補輪流接運以戒非常如預徵四十八年新編無論民力不堪法行必室而以應用之十二萬兩又加以倉穀碾米十八萬石之腳價再扣銀十二三萬則明歲僅存幾何倉穀又盡無可發碾總之前去後空益難結尾目下人情洶洶理亂安危難以歲計故臣為謀者此御目前而臣等有地方之責不敢不深心圖維仰佐

廟議

聖明倘以臣言為然

俯念東人之苦亟議減編其糴運米數銀數容臣等徑自截留應解錢糧支應蓋今日千急萬急無如遠急為遠原以為

國題明之後臣不為專擅計臣當亦諒臣不得已之心矣臣等可勝悚息待

命之至

八十六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為專催加派以濟緊急軍需事

據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兵巡道副使陶朗先呈蒙

欽差專督遼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李　案驗准

本部咨云云等因呈詳到院案照先該兩院題為荒土決難查編空帑不勝繁運民情大渙飛輓難支懇乞

聖明

勅部立發見銀買糴併酌議減編軫恤勞苦安集逃亡事緣由已于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會

題訖今據前因該本院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看得一省派運六十萬民間之瓶罍罄矣此時即以見銀四散召買召買猶難未待解發那待人駕此

時即以見銀四遠僱募僱募猶難東人戴額于海輸迫之出粟又迫之轉運棄田抛荒葉家逃避此時即以見銀安插安插猶難初本院與道府商議勉承派數彼時只慮無船無米不慮無銀以

貴部新加遠餉原為贍遠東省雖不足而合天下自有餘不謂

貴部計及於東省之倉穀且計及四十七八年之併徵也倉穀原以濟荒非以濟遠

國家即貧窘至極決不宜奪窮民饉歲之食以充餉民命所關非萬不獲已詎容輕動劃東方十歲九饉今東究題旱災矣青萊報水淹矣臨朐蒲臺報水雹高密報蝗蝻萊蕪報大潦學校青衿且漂流不知所

之矣此等世界恐轉眼便當食人敢發廩耶沿海倉穀多已借動即他處有存遠者二千里近者千里車腳轉運須得二三萬金轉運至遠尚得腳價十餘萬金連前所缺十二萬石再算銀十二萬兩又扣補充州已解之遠餉六千三百五十六兩須帶徵四十八年新餉二十六萬兩方能湊數然每石連腳價約費銀一兩此以平價言之耳今查省城米價每石七錢則更浮于六十萬兩之外非帶徵四十萬不可而來歲新編已盡矣明年銀穀俱空何以應之且加編之撥發于四十六年之十月原行未坐年分本年額征俱畢乃

貴部以四十七年之徵銀竟作四十六年之加額民

間有口無仲今又欲預徵下年之銀以補今歲之費是一歲而有三歲之疊征三徵而有六次之加派東方能堪此否以東民之勞者弗息饑者弗食生計既盡無論其有困鬬窮攖之形而目前之海運無銀自當立罷從長熟計止有二策或轉發別省之銀或截扣京解之數此原係

餉院之具

題非今日之創議不然則以見在之銀運完見在之數海運二十八萬東方之能事畢矣再不然則如該道之速請罷斥免致誤遠誤

國審時度勢實係衷言非為過激既經該道呈詳前來擬合咨會為此

一咨 戶部 合咨

貴部煩請查照與兩院原疏一併議覆施行

一咨 督餉部院李 除咨

戶部查照原疏一併議覆外合咨

貴部院煩請查照施行

萬歷四十八年七月初一日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亟議收麥以接濟糧餉事萬歷四十八年七月初一日蒙

欽差專督遠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批據本道呈前事云云等因具呈照詳蒙批未

麥兼收彼此兩便依擬收運總斬足額其考成查參之法屢經
明旨申飭自當如法舉行仍候
撫院詳示行繳蒙此本年六月二十九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批據本道呈同前事蒙批今歲海運六十萬盡扣新舊遠餉止克運數之半原無剩銀即嚴為考成無裨也必得
餉院轉發各省餉銀乃為有濟該道急急請詳捐遲必誤事矣二麥與粟豆併收如議咨覆繳蒙此除行登萊二府轉行所屬州縣及時徵收糴買二麥與粟豆兼收佐助軍興外查看得遠事孔棘上廑

宵旰之憂非直一郡一省之事也惟正之供不獨東省有遠餉而各省直俱有額編正項山東六十萬之運二麥與粟豆兼收小民雖曰稱便而輸納有額難徵于應供之外徵收有數也糴買無銀也轉運無措也是真無米望炊卻步求前撫院灼見夫海運之難不得已而有轉發各省餉銀之說蓋山東之銀易折色為本色而各省餉銀亦可取折色而糴本色況今遠兵雲集枵腹望糧
本部院催糧之檄無日不下而近日又禁山東不許擅動京邊抵運則職之所恃以徵收糴買者愈益無銀他日東手無糧當不得責東方之不言也合無俯念東省民窮財盡將各省餉銀速賜轉發東省濟助糧價腳費諸用庶運務克襄而遠左有賴矣緣係請
發各省餉銀以濟海運事理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
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同蒙批詳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督餉部院

萬歷四十八年七月初三日

八十八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海運必難遵塘船糧必難立辦等事萬歷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憲牌前事本年三月准戶部咨

該本部暨兩院題減海運遠糧緣由本部移咨
督餉部院查覆田稱山東海道最近腳價所省獨多若以所省之價加值以糴於民間似亦無難若將入京錢糧准改本色上納於民尤為兩便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內稱轉行布政司及海防督糧二道并各州縣將所派米豆務照原數以供海運其糴價動支新舊加派或各州縣平糴那湊等因准此合行查議為此牌仰本道即便會同布政司萊州道查議登萊二府所運遠糧四十五萬石每米麥豆一石各原擬價銀若干時價有無浮於原價今糧數比前三倍恐地方收買為難若從遠方轉糴腳價必增各又該加值若干總計米麥豆每石價值腳費各共若干比之

永平天津等處所省若干會議明白通詳
兩院咨部及
督餉部院以便銷算施行蒙此通行查議間本日又
准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海右道參政陳
手本蒙
巡按山東都御史王　憲牌同前事等因准此本年
七月初一日又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憲牌亦同前事等因蒙此
本年七月初五日又准布政司照會蒙
巡撫都御史王　憲牌并蒙
巡按御史陳　憲牌俱為前事等因准此隨移會布
政司并萊州道及行登萊二府查議去後續據登州

府呈稱查得八屬應運遠糧二十二萬五十石數已
三倍除徵收本色外勢必須向各海口及豐收處所
糴買使價值不厚增腳費不寬議恐難完額數也第
昨冬與今春米每石價銀六錢豆每石價銀三錢三
分今時當亢旱糧價漸增已每石比前貴一錢八九
分矣并水陸腳費官役廩糧當用銀二錢二分五釐
三毫零總計每米一石價值銀一兩一二分豆每石
價值銀七錢五六分麥則稍賤於米而實貴於豆以
此較之永平天津所省每石各亦不下三四錢大率
運糧事同而地方各別或遇豐歉價隨低昂似難比
論即今本府價值亦就目前之議上下增減料亦無
幾惟是五月以前雨潦及時苗猶茂盛六月以來天
稍亢暘禾未秀實萬一不稔其價恐有增而無減矣
此尤難以預定者也等因據此又據萊州府呈稱查
得本府所屬七州縣今歲共運二十二萬五十較之
上歲數已三倍客歲運餉以民閒數年之積供一年
之運而蓋藏已盡今年之運勢必於遠方收糴以足
原數自不得不寬其價值酌其腳價而後於運事萬
一有濟耳昨冬今春米每石價五錢九分豆每石價
三錢二分矣今自五月霪雨為虐浹旬不止秋禾之
根被水浸浥而黃萎不茂低窪之田白波彌望麥苗
俱盡據掖平昌濰高五州縣申報水災兼以萬密縣
蝗蝻生發節蒙院道批府正在委官踏勘以致米豆
麥秣市價日騰萬一本處之糧有限仰給於各海口

之糴運則腳價且倍增矣大率米豆麥比之今春每
石漸加至二錢左右而水陸腳價官役廩糧每石用
銀二錢三分六釐九毫八絲零通計米每石價值銀
一兩二分六釐九毫八絲零豆每石價值七錢五分
六釐九毫八絲零麥視米價相埒豆與大麥之價相
埒較之永平天津每石猶省三四錢之費第旱澇不
時秋成之豐歉未定此又難以盡一預報者等因各
具呈到道據此為照登萊兩府派運四十五萬石地
廣人稀民力難供勢不得不取給于召商而商非厚
價不至且其居積搬運亦自費有心力則寬其值而
鼓之趨乃理勢之不得不然者也第就目下而論之
昨冬與今春兩府米豆價值在登每米一石價銀六

錢豆一石價銀三錢三分在萊每米一石價銀五錢九分豆一石價銀三錢二分已前兩府之價亦無甚懸殊自夏以來雨暘不時旱潦互虐兩府米豆之價每石騰加一錢八九分或二錢二三釐不等以此計算連水陸脚價并運官運役工食及鋪墊蓆草神福等費大約在登每米一石須銀一兩二分五釐三毫零每豆一石須銀七錢五分五釐三毫零在萊每米一石須銀一兩二分六釐九毫八絲零每豆一石須銀七錢五分六釐九毫八絲零小麥與米相類而大麥與豆相類兩府亦不甚相懸也而總較之永平天津每石尚省三四錢此特其大畧耳第近日登州亢旱與常比前更甚萊州水澇見告未泰漂浮將來之

價且有增而無減民間之出產既薄則召商之門路宜廣價之所費尤自不貲亦惟謂軍國重計但求有糧以餉軍不惜小費而成大事則可耳如欲錙銖計量刻舟求劍京邊既不許動稅銀又不准留給價不時虧本失利則商將望風而退糧又從何致之職又不得不仰祈

本院亟咨

戶部不如停免山東之運為直截徑捷也今據兩府查議前來擬合呈詳為此合將前項緣由同蒙憲牌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一呈 按無兩院

一牒 布政司

一手本 萊州道

萬歷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

八十九

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副使陶 為海運必難遞增船糧必難立辦等事據登州府呈萬歷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蒙本道案驗本年七月十二日准布政司照會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據經歷司呈抄蒙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案驗奉

都察院巡按山東一千六百九十八號勘劄淮戶部咨前事等因咨行到院煩為轉行查照本部覆奉

明告內事理轉行各府州縣將所派米豆務要原數以供海運其雜價動支新舊加派或州縣平雜本色那湊備完算定石數毫不容減其用過數目即為造冊報部餘剩作速起解充餉京邊本色不許州縣混用如有借用者作速補解備咨前來劄行到院案行到司移照到道備案仰府照依勘劄會案備奉

欽依內事理即便嚴督該府海運州縣將應用米麥豆務足額數上緊起運施行毋得延緩未便蒙此卷查萬歷四十七年六月初二日蒙本道憲牌為那運本色以濟急需事蒙

欽差專督遼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憲牌前事仰府即查該府所屬應納錢糧或俱

改本色或借倉設或將新餉廣行召買俱運赴登州轉運此勢在燃眉凡該解部錢糧不妨徑行留用

本部院自為主持擔當文到之日速處妥確備由詳道以憑轉詳施行蒙此又於本年九月十八日蒙本道憲牌同前事仰府即便轉行所屬州縣作速查照原行各將一應京邊錢糧發徵本色以濟急運或作何料理先將應徵起運銀兩改徵本色各數目造冊報道以便春初發運施行毋得再遲致妨運務未便蒙此除通行遵依訖今蒙前因除將應運米麥豆行令州縣嚴催刻期發運外為照登屬遠糧二十二萬五千石大約用銀一十七萬一千八百餘兩內除新舊餉銀五萬六千五百八十四兩零徵收本色外其餘糧價并水陸腳費官役廩紅等項悉係動支京邊起運銀三萬二千三百二十兩零已經應用訖又蒙司發究州府加派銀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兩零尚該不敷銀七萬五百六十餘兩見今各屬紛紛申請海運之銀今又奉文補解京邊第銀已支給糧已羅運實收已取獲矣未運者尚乏銀用而又將何以補京邊耶事干錢糧本府未敢擅專緣由具呈到道據此看得登州府所呈應運遠糧二十二萬五千石約該用銀一十七萬一千八百餘金計該府額編新舊遠餉僅五萬六千五百八十四兩有零已徵收本色轉運矣尚需銀價與水陸腳費官丁廩糧等項除遵

督餉部院原行凡該解部錢糧徑行留用之文動過京邊起運銀三萬二千三百二十兩零今除司發究州府加派銀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兩零濟用外尚有不敷銀七萬五百六十餘兩方虞措處無策各船裝糧者以缺乏水腳而不得開洋各船丁壯役過月糧未領者以枵腹環告而勢同庚癸今乃復有補解動過京邊之撥則止此京邊一項銀兩既已遵行動過糧已羅買在船似難變賣以還部額合無徑將登府京邊准其銷算於海運數內而以別府拖欠遠鎮者責令對數解部抵作應解京邊則來省之錢糧皆清而登府之京邊亦清也本道未敢擅專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一呈 軍門

一呈 督餉部院

一呈 按院

萬歷四十八年七月十九日

海運摘鈔卷八

戊笈談兵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宣城劉景韓中丞
長安趙展如方伯鑒定

戰鬬圖十篇

同邑後學余家鼐謹署

中華書局聚

自士大夫諱言兵而兵備弛而士大夫諱言兵而兵事起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長子帥師聖人行軍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與春秋時選帥狥在說禮樂敦詩書之人是知折衝禦侮之事非具仁智於平素者莫克當其任蓋古之名將鮮成功名者亦之皆名儒學問聖人謂我戰則克弘方本矣後世以搉伐重寄專歸之驍健一流治日少而亂日多職是故耳婺源汪

雙池先生以堅苦卓絕之詣具體用兼備之學平生尤篤信朱子其講解四書五經均得聖賢微旨下至樂律醫藥莫不精解而著各書已漸次刊行者有未刻數種存於先生高弟子余秀書先生家秀書先生元

孫彝伯茂才抱殘守闕弗敢失墜余取而閱之見有戊笈談兵一書綱羅韜鈐大抵以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分目字句多未修訂中又佚數卷係先生未成之書而經世榮畧已可概見顧亭林先生天下郡國利病書

亦非全璧以係名儒著述後人珍之況笈內壬遁各門先生多獨造之詣何可令其殘沒也余乃集資刊行商之劉景韓中丞中丞慨捐巨資命即鳩梓余謂中丞曰昔曾文正初復江南立書局首刻其鄉先生王船山集中丞今歲歸籍安徽即有是舉可謂後先相輝矣中丞笑而頷之甲午初夏開雕冬月告成是歲適有倭寇東藩之變或者先生是書顯晦有時從此士大夫有心世道者各得一編皆究詰戎機之所以然用儒雅

作干城為我
國家致太平於無窮也是為序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後學
長安趙舒翹展如甫拜誤并書

戊笈談兵序

用兵之道至誠無私而已誠則明無私則人信服然後本之以仁制之以義運之以神奇出之以變化鼓行而前所向無敵所以能然者萬人一心故也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豈不思而言哉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特一時以格靈公之非心耳非謂儒者不言兵也三代而降如漢趙充國諸葛武侯唐陸宣公宋范文正明王文成　國朝曾文正皆以儒術

用兵安攘並著他如郭汾陽岳武穆行師亦莫不本之誠信以告成功然則決盪萬里操之方寸從可知矣雙池先生躬踐禮義學究天人著述等身率多未顯甲午夏長安趙展如方伯求得其遺書甚夥因請

於宣州劉景韓中丞相與集貲將為次第壽諸梨棗而此戊笈談兵十卷尤先生生平精思所在所謂能推至誠無私以治軍使敵失其所備者也乃屬楊伯新太守潘筱圃司馬董其事而先付雕焉嗚呼中丞方伯之用心夫豈獨表章名賢潛德已哉將令天下後世知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

引孫幸得備位甬東且先世實歙人於先生為鄉後學不勝欽慕樂觀厥成而又佩太守司馬之從事勤也爰亦解囊助刊且題數語以畀太守庶獲綴名簡端至是書足以並日月而動風雲固無俟引孫贅一言也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春正月後學吳引孫福茨甫拜序

戊笈談兵目錄　同邑戴　彭景筠重校

烏程盧傑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祁門倪望重愚山　同校字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卷一

周天圖說第一笈

太極圖說　太極圖說解

輯易八條圖九　河圖　洛書　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圖　先天八卦方位圖　先天六十四卦橫圖　先天六十四卦圓圖　先天六十四卦方圖　後天八卦方位　乾坤六子圖

戊笈談兵　卷首　總目　一

輯書三條圖一　渾天儀圖

輯禮周禮三條月令纂圖十二律生數圖

皇極經世略圖二　皇極八卦橫圖　皇極八卦圖

輯正蒙八條

聖則篇

步天歌七章圖十　赤道北恆星圖　赤道南恆星圖　冬至中星圖　立春中星圖　春分中星圖　立夏中星圖　夏分中星圖　立秋中星圖　秋分中星圖　立冬中星圖

七政歌七章圖十四　重天圖　二十八宿圖　二十八宿分宮圖　二十八宿分度圖　太陽出入方位圖　太陰晦朔弦望圖　月行九道圖　日食圖　月食圖　氣盈朔虛九閏圖　五星土木火三曜行度圖　金水二曜行度圖　諸曜距地遠近圖

考度

氣日躔黃道圖　節氣疎數

祀分歌

卷二上

七曜災祥第二笈

在齊賦　占日

占月　占五星

占孛　占經星

占雲漢　分野

卷二下

雲雨風角第三笈

保章賦　望雲氣

觀風角　察風雨

雜占

戊笈談兵　卷首　總目　二

卷三上

遁甲奇門第四笈

煙波釣叟賦　原神賦

吉凶定局　陰陽十八局圖

卷三下

演宿翻禽第五笈

遠取賦　翻禽定訣

禽星強弱喜畏　禽星諸忌

瑣泊落泊　占演大略

兵家用孤虛法　臨斗杓法

六戊法　雲聚鳥散法
占鴉鳴時方
卷之四
宇內輿圖第六笈
幅幀賦　人皇畫野圖
虞舜十二州禹貢九州五服圖
周禮職方九州九畿圖
春秋列國圖
秦七國四十郡漢河西朝鮮西南夷珠崖圖
東漢十三部圖　晉十九州圖
唐十道圖　宋十五路圖
十六省總圖　列宿分野圖
北直隸圖　江南圖
浙江圖　山西圖
山東圖　陝西甘肅圖
河南圖　江西圖
福建圖　湖廣圖
四川圖　廣東圖
廣西圖　雲南圖
貴州圖　黃河圖

運河圖　大江圖
九邊外譯蒙古圖　極北蒙古圖
西北西域外譯圖　正西西番西域圖
南海外譯海國圖　極南海國圖
東南海國外譯圖　正東東海海濱圖
東北朝鮮圖　東北女直圖
地輿東半球圖　地輿西半球圖
卷五上
形勢更革第七笈
天下形勢總論　天下形勢分論
南北形勢分論　歷代建都考
歷代疆域考　九州分野論
卷五下
州郡財賦第八笈
直隸郡州縣衛所　盛京郡州縣
山東郡州縣　山西郡州縣
河南郡州縣　陝西甘肅郡州縣衛所
江南上下江郡州縣衛
浙江郡州縣　江西郡州縣衛
湖廣湖南北郡州縣衛所司

四川郡州縣衛所土府司
福建郡州縣　廣東郡州縣衛所
廣西郡州縣土府州司
雲南郡州縣土府州司
貴州郡州縣司　蒙古四十國
卷六上
第九笈 佚
卷六下
水陸路程第十笈
迂直賦　水陸路程 分十六省
戊笈談兵 卷首 總目 五
卷七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司馬吳孫總論　司馬法五篇 全
定爵用眾嚴位　天子之義仁本
論將應變屬士　吳子六篇 節刪 料敵治兵圖國
攻軍形兵勢虛實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用間　孫子十三篇 節刪 始計作戰謀
卷八
黃尉李姜第十二笈
黃尉李姜總論　黃石公三略 全 中略 上略 下略
尉繚子二十一篇 本二十九篇逸五篇今刪三篇 餘節刪 天官兵談制談
戰威攻權守備十二陵　武議戰權
重刑令伍制令將令　分塞令東伍令經卒
令勒卒令踵軍令兵
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
李子問對三篇 刪摘問對中　問對上下
文韜武韜龍韜
虎韜豹韜犬韜
卷九
古今陣法第十三笈
經傳所言兵律之事　古今陣名
律臧賦　武侯魚復八陣圖說 八表次序
八裏次序奇正次序陣門方位洞當陣
中黃陣連衡陣握奇陣龍騰陣虎翼陣
鳥翔陣折衝陣
戊笈談兵 卷首 總目 六
武侯彌牟三才陣圖　馬平涼鹿角偏廂陣圖
張曮所變八陣圖　李衛公六花陣圖說 六花本陣
風揚陣雲垂陣龍飛陣
鳥翔陣虎翼陣蛇蟠陣
八陣結隊圖 結陣圖結八陣圖　六花結隊法 結六花陣法圖
七軍大衍陣圖 大衍本陣陽闕陣陰闔陣
元龜陣神宮陣鶡火陣太
白陣騰蛇陣天弧陣羽林陣
地方陣大角陣天首陣曲陣
天圓陣元首陣圓陣銳
直陣
連環法
五壘連環陣說　七軍大衍陣說
水戰七軍說　車戰論 論上論下
六角偏廂陣說
山戰猿猱陣　雒陣圖說 偃月陣長蛇
陣山居陣

卷十
軍器第十四笈 佚 附補校錄
戊笈談兵一書 雙池先生游藝之作也伏讀
先生年譜康熙戊戌後館於楓嶺嘗數載詩書之
外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是編之作殆於戎
行中與友朋講習者歟壯歲後守道愈篤以正學
爲己任以紫陽爲折衷故於學無所不精而於經
學理學爲尤純生平勤著述高第弟子百餘人獨
惓惓於同邑 余秀書先生 元遴 爲身後之託易

簣後嗣君 鳴之先生 思謙 以哀毀繼逝文孫 守
銓 亦早殤遺書二百餘卷悉以歸 秀書先生任
至重也既而表章事跡屢請於當道由是從祀紫
陽入祀鄉賢而所著如參讀禮志疑得登 四庫
授受之淵源亦深矣哉然猶懼遺書未廣厥傳或
有失墜因謀諸同邑 董友山先生 昌璵 錄副本
藏之乾嘉以來迭經付梓未竟厥功咸同間學逸
寇婺董氏書燬 秀書先生文孫 蒲山大令 龍光
聞而滋懼更謀鈔副本復爲輯年譜以追紀其事
故歷二百年之久經兵燹餘燼而遺書得至今存
者皆余氏縹緗世守堪五世珍護之力以至於此
而亦 先生之傳道得徒俾其書之必不容磨滅
也今 秀書先生元孫彝伯茂才 家鼎 出藏書於
行篋長安 趙展如方伯 舒 覩而重之爰與宣
城 劉景韓中丞 蓉 鑒定擘捐廉俸亟付棗梨
並委懷甯 楊伯新太守 葆銘 合肥 李小亭太
守 鞾 國婺源 潘篠圃太守 紀恩 經理其事儀徵
吳福茨觀察 引孫 上元 宗湘文觀察 源瀚 暨
當道諸公與鹽務諸君子又相繼佽助俾有道之
書晦之極而終顯守先之志積之久而後伸惟遺

帙尚多遺希大力者更爲襄贊耳是編刊本俱遵
原式間有鈔胥譌誤蠹蝕缺殘已經諸公校正第
一笈周天圖說各圖原未標名今按圖增補以便
觀覽星象十圖今遵恆星表推算校繪以期準確
第六笈宇內輿圖俱從原繪雖與各直省新出輿
圖或少有異然籍此可資考核焉末附海內外總
圖合地球正背面爲圓圖者一註云出自西學當
是西學初行之圖今按魏氏海國圖志所載地球
正背面全圖暨通行地輿東西半球二圖分繪爲
二以合地球眞形第八笈州郡財賦因今昔建置

隸屬沿革不同故每省篇末增謹案小註數行其新疆臺灣等省曩未建設故屬闕如第九笈第十四笈俱佚今各存空頁以備卷數笈數亦告朔餼羊之遺意也辰方奉　湘文觀察之命校訂浙省經緯開方輿圖供役省會今秋事竣　篠圃太守命爲校字獲讀是書并命編錄總目附載已梓待梓各種書目於後以見　先生之學之廣大精微其所以昌明正道倡導後學者固自有在也若談兵特餘緒焉耳謹述其緣起如此光緒甲午陽月望日烏程後學盧葆辰子純謹識

婺源汪　紱錄

周天圖說第一笈

從來名世之巖也禹有不達於天者是制作之則而萬事之原也天者一而流三宰是者理大易中庸儒者時爲講貫淵乎美哉該象數而統萬物者也廼象者理之所由顯氣者理之所以行而數者又其一氣之流行節次道器雖殊上下無間故象觀以在治忽則保章之職也敷步以授人時則太史之司也不習其數無以觀象而晚近循習舊迹雜闌吉凶懵不知象

儒者窮經徑約博貫爲艱律度璣衡祕之史院草野不寓目焉談天鴻烈索隱誣經則甚矣達天之難矣西學繼七十餘變之後窮微致渺卓越前人而異說頗辭時背於理茲敢羅網舊聞節略凡概夫象有定體數有成法卽器知理默喻存乎其人得之者觀其大焉以理求故或無難達也要之天事不遠

篇目

太極圖說圖在前全
太極圖說解全
輯易八條
輯書二條圖一
輯禮周禮三條月令纂圖一
皇極經世略圖二
輯正蒙八條
聖則篇
步天歌七章圖十
考度
七政歌七章圖十四
四餘歌五章
祀分歌

古今言天名家

甘氏　石氏星經名申

張蒼漢作顓頊歷　司馬遷漢作太初歷

劉歆漢作三統歷　李梵漢作四分歷

劉洪漢作乾象歷　楊雄漢

蔡邕漢　諸葛亮漢

譙周漢　楊偉魏作景初歷

杜預晉作長慶歷　姜岌作三紀歷

何承天宋作元嘉歷　祖沖之作大明歷

崔浩北魏作戊寅元歷　張子培

張胄玄隋作皇極歷　劉焯隋

傅仁均　李淳風唐作麟德歷

僧一行唐作大衍歷　徐昂唐作慶宣明歷

邊剛唐作崇元歷　王朴周作欽天歷

陳摶宋　竇儀宋

李琮宋作明天歷　姚舜輔宋作紀元歷

周子宋太極圖說　邵子宋皇極經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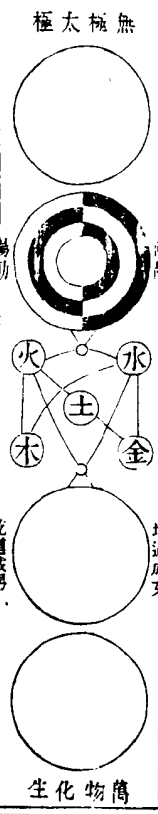
張子宋正蒙　朱子宋

耶律楚才元作庚午歷　郭守敬元作新歷

許衡元作授時歷　劉基

元統明作授時歷

太極圖說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者陰之靜也動用之所以行靜體之所以立也 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木)(火)(土)(金)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稟故次火(金)陰稟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丫八交系於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火)(土)(木)(水)(金)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也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

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水)(火)(土)(木)(金)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乎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水)(火)(土)(木)(金)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

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輯易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有云者太極止在易中非塗陽之外別有太極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造化有自然之易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聖人法天地造化之自然而作易此即先天橫圖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變化之成象者易即所以摹造化之見於實體者也○此即先天圓圖方位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變化之成形者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乾坤之事業物物一太極莫不皆然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乾坤之性情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君子學易之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則學易之極功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先天圓圖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逆數以始畫方位也卦先天橫圖言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以圓圖言則兩相對待一自東北而南一自西南而北以方圖言則自中起也○此二章皆言先天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

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圖圖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萬物生成四時迭運皆與卦位叶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

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神即乾坤之妙用也雷風火澤水艮即後天卦位之序也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水火雷風山澤即先天對待之位以對待而相爲用後天實本於先天也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河圖之數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相生如父子相克如君臣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五十者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也此言揲蓍之法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唐僧一行作大衍歷其法皆本於此章

輯書

帝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歷以紀之象以驗之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今仲春而參中矣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今仲夏而翼中以正仲夏厥民

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今仲秋而箕斗中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今仲冬而室壁中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治歷之始見於經者

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即渾天儀法

洪範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輯禮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

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澤者攷焉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日古者天時人事之合如此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

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太史總其成保章序其變馮相推其常也

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今在女虛昏參中今鼎中旦尾中今房中律中太簇寅律長八寸仲春之月日在奎今在奎壁昏弧中今參中旦建星中今尾中律中夾鐘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季春之月日在胃今在奎婁昏七星中今孤中旦牽牛中今斗中律中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孟夏之月日在畢今在胃昴畢昏翼中星今柳中旦婺女中今虛中律中仲呂巳律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分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今在鬼參昏亢中今翼中旦危中今室中律中蕤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季夏之月日在柳今在東井昏火中今角中旦奎中今壁宋律長六寸六寸孟秋之月日在翼今在柳張昏建

星中今火中旦畢中今昴中律中夷則申律長七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仲秋之月日在角今在翼軫昏牽牛中今箕中旦觜觿中今畢中律中南呂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季秋之月日在房今在軫角昏虛中今星中旦柳中今鬼中律中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孟冬之月日在尾今在氐房昏危中今女中旦七星中今柳中律中應鐘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仲冬之月日在斗今在尾箕昏東壁中今室中旦軫中今翼中律中黃鐘子律長九寸季冬之月日在婺女今在昏婁中今奎中旦氐中今角中律中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單四〇漢司馬遷太初歷其法皆本律呂

皇極經世

邵子以十二時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三十歲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百六十年三十運爲一會一萬八百年十二會爲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元其法以三十十二迭相總乘其數則本先天迭加一倍故太極生兩儀陰陽兩儀生四象陽陰剛柔四象生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柔太剛少柔少剛而天下之事物皆有以四爲數配之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是也他若飛走草木皇帝王霸道德法術仁義禮智易書詩春秋無不皆以四數合之其原則本於易而與易實異云

輯正蒙

張子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純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

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易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金水圍日流行於天下也）填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日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酡然爾

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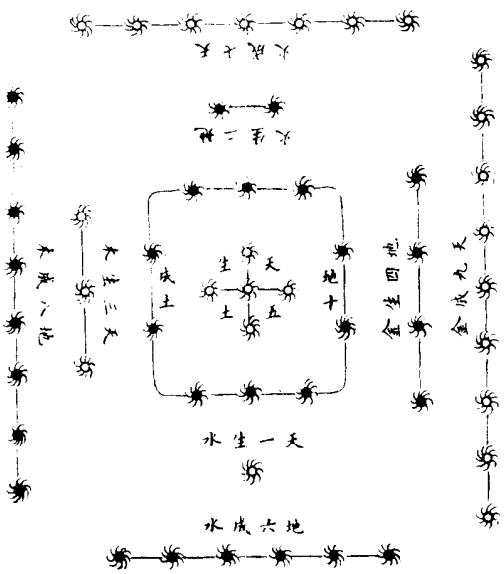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養法與運日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閏一章而羅計復於故度其無異術可知矣）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斑斕其虛者陰爲風蝙蚿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舊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緩暴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暗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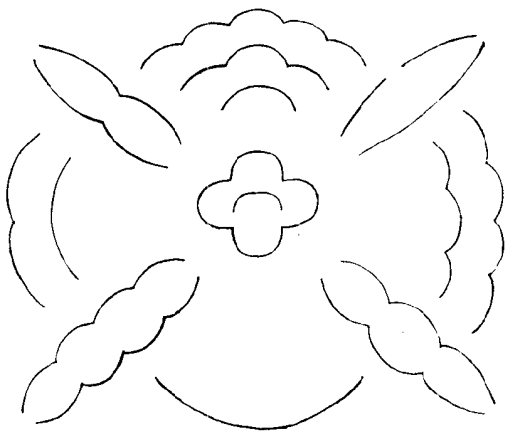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言天文而不窺其理未有不流爲術數故亟以經學理學先之凡以下周天圖象推步歷數皆以理觀之則天人合一之學庶不染於小數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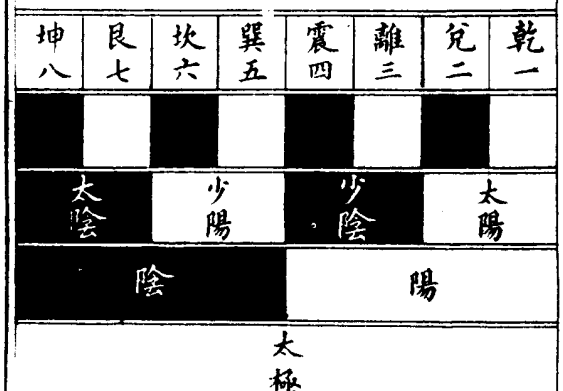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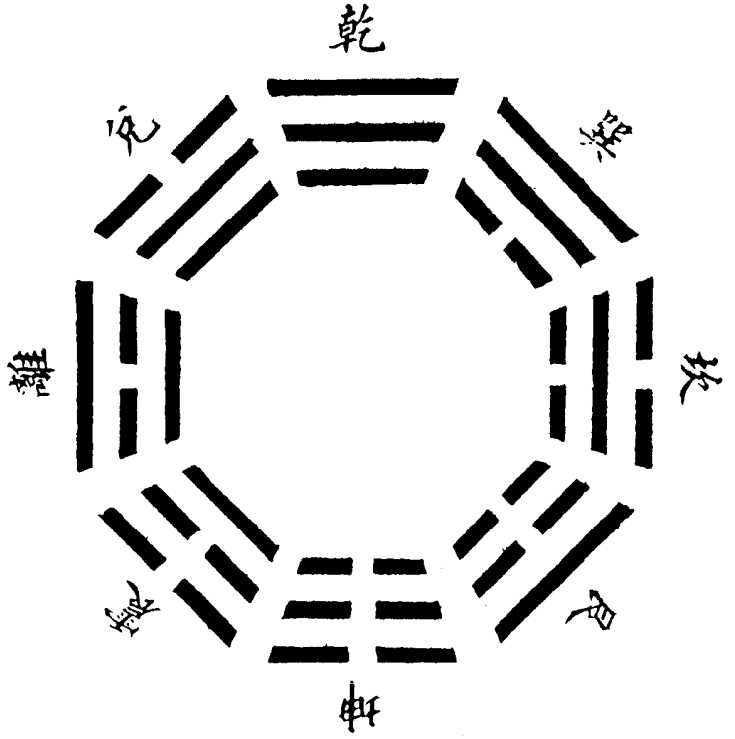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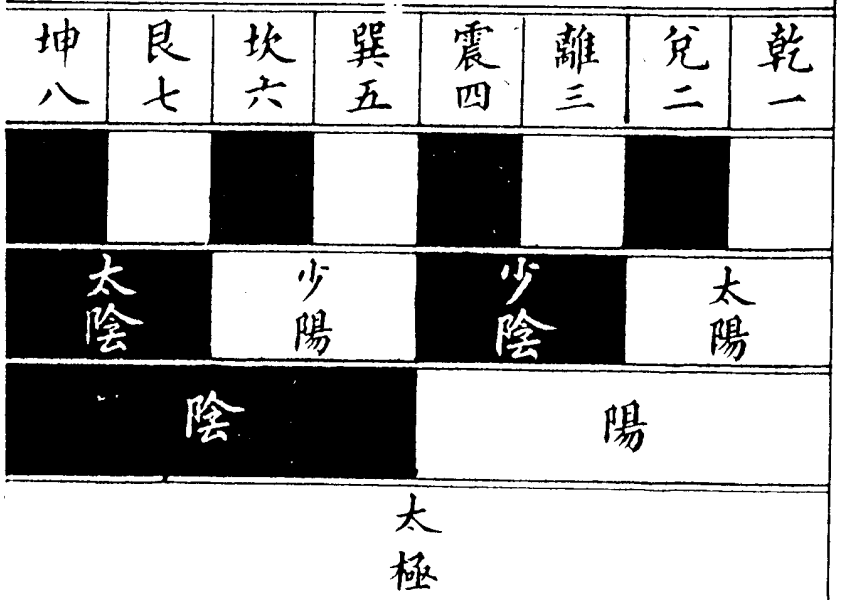
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圖



先天八卦方位圖



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圖



六十四卦橫圖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家人 賁 既濟 明夷 无妄 噬嗑 噬嗑 益 震 屯 復 頤 師 升 恒 鼎 大過 姤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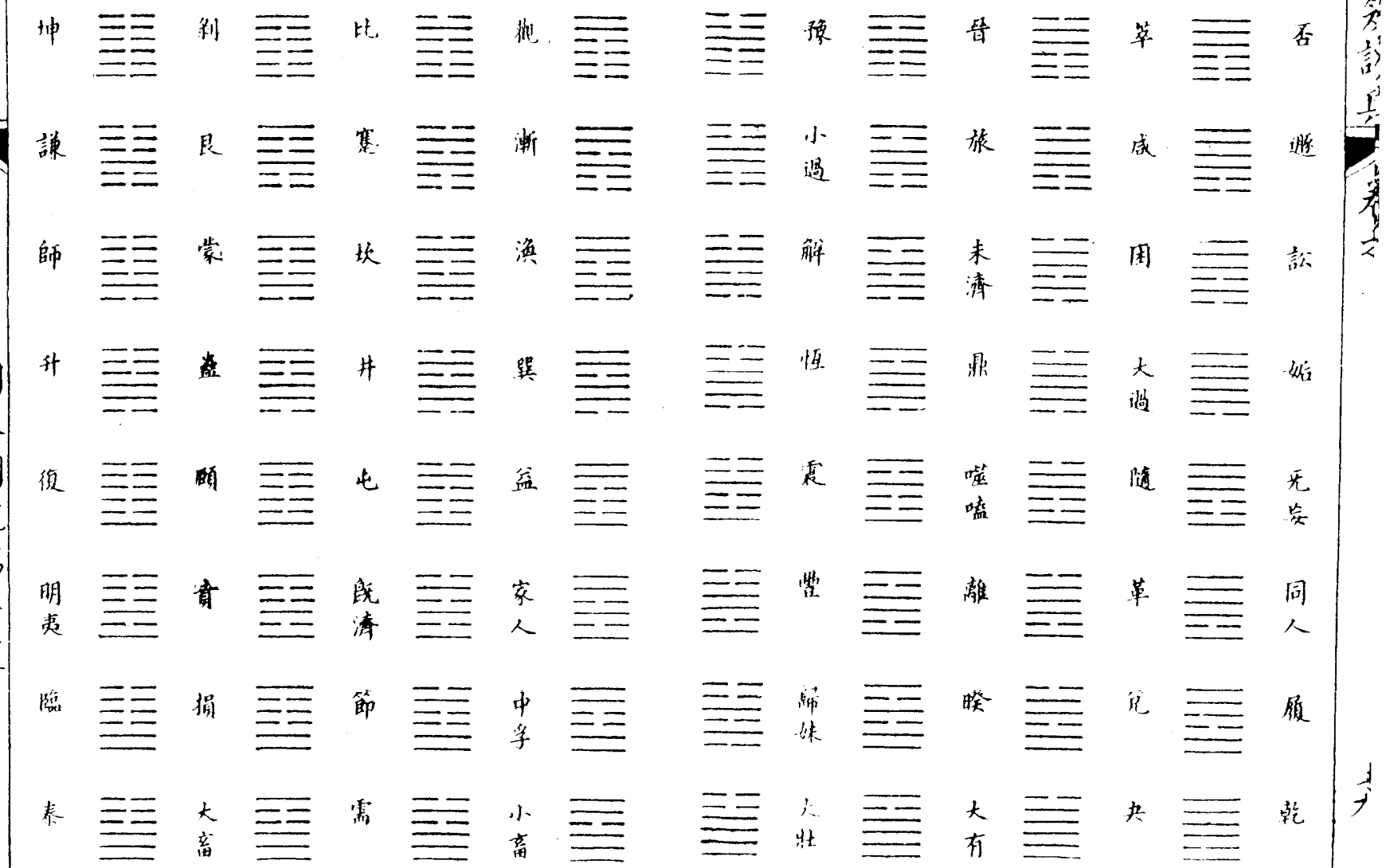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陽 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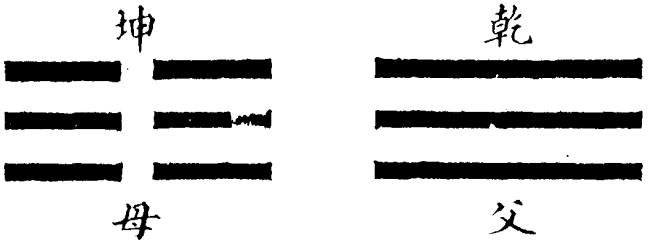
太極

六十四卦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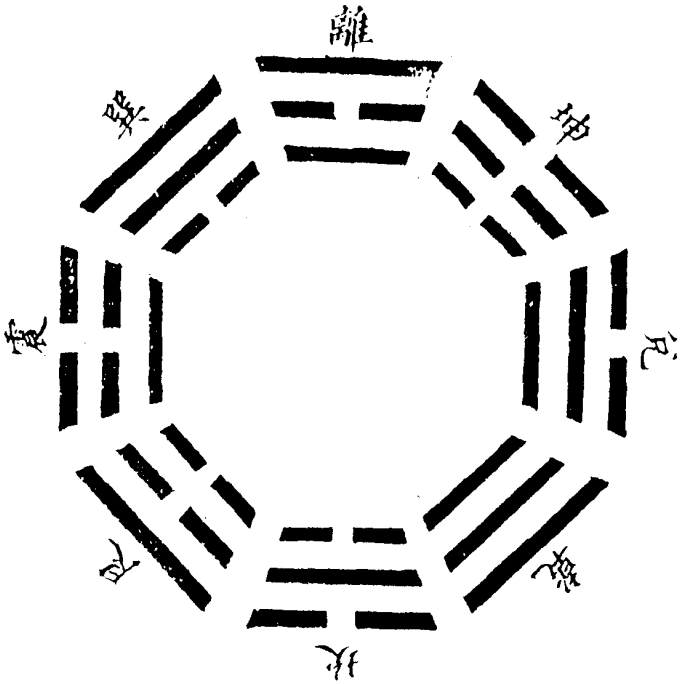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方圖


否 遯 訟 姤 萃 咸 困 大過 隨 革 兌 夬
晉 旅 未濟 鼎 噬嗑 離 睽 大有
豫 小過 解 恒 震 豐 歸妹 大壯
觀 漸 渙 巽 益 家人 中孚 小畜
比 蹇 坎 井 屯 既濟 節 需
剝 艮 蒙 蠱 頤 賁 損 大畜
坤 謙 師 升 復 明夷 臨 泰

乾坤六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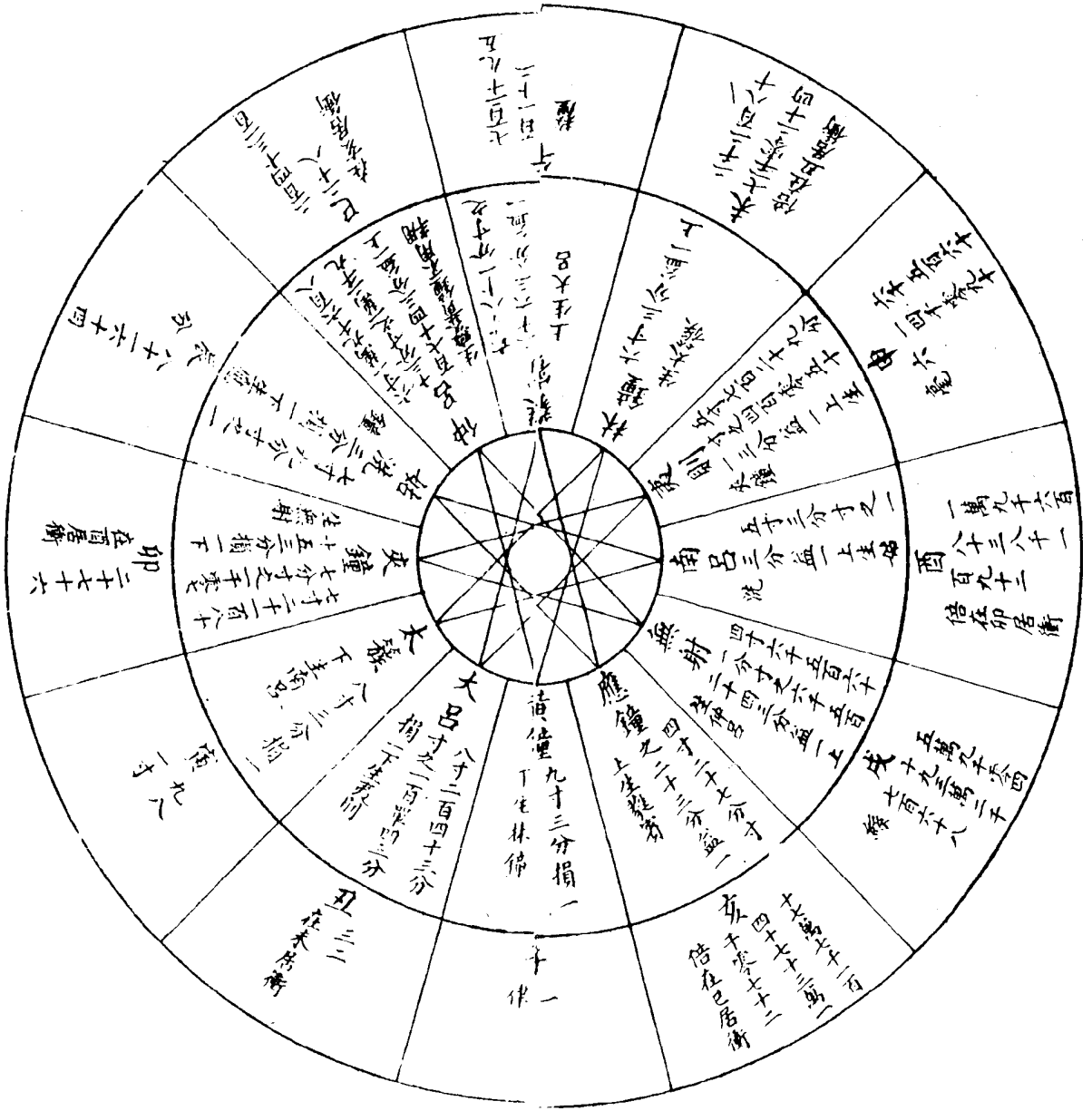
後天八卦方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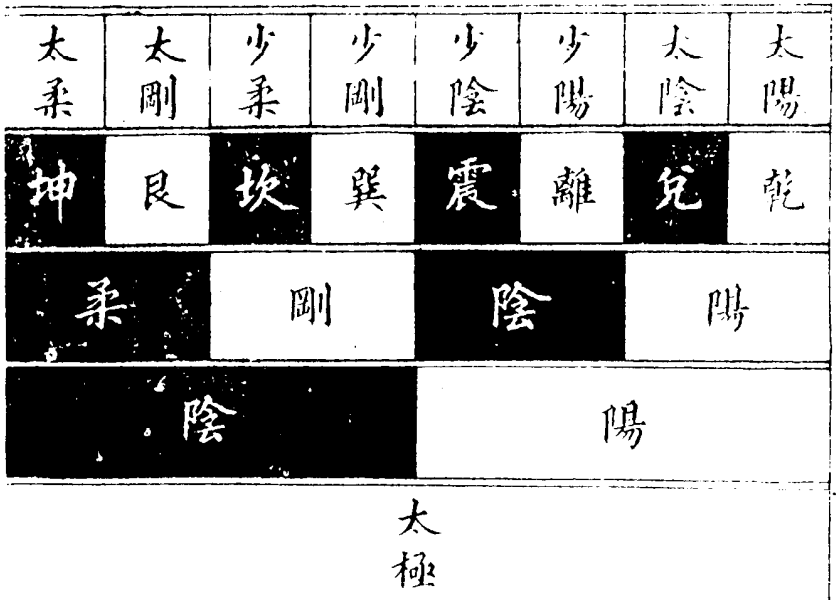
子午卯酉
乾坤艮巽
甲乙丙丁庚辛壬癸
黃道去北極二十四度
黃道去北極六十六度
黃道去南極六十六度
黃道去南極二十四度
赤道去北極九十一度半
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半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
北極入地三十六度
北極
南極
春分
夏至
秋分
冬至
角亢氐房心尾箕
斗牛女虛危室壁
奎婁胃昴畢觜參
井鬼柳星張翼軫
大寒
小寒
立秋
處暑
雨水
驚蟄
白露
秋分
立春
啓蟄
寒露
霜降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立冬
小雪
大雪
夏至

渾天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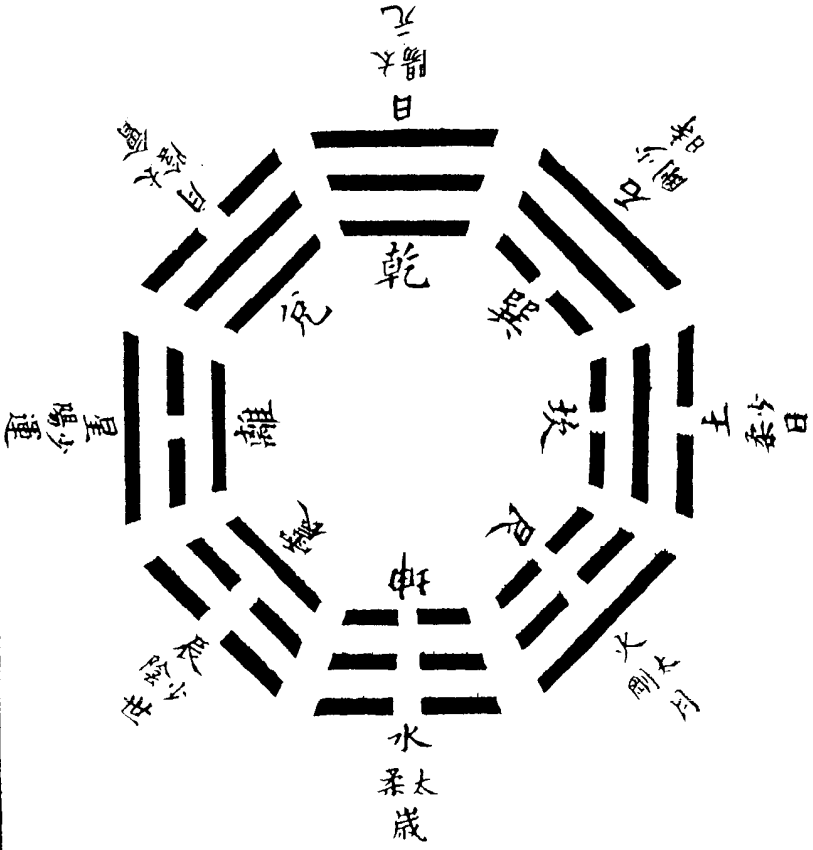
十二律生數圖 內層京房漢志法以一寸為十分也外層史記律書法以每寸作九分也其實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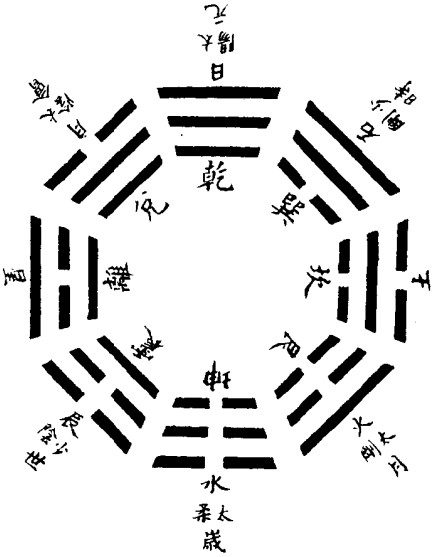
皇極八卦橫圖



皇極八卦圖



皇極八卦圖



聖則篇　汪紱著

天之高也日月星辰繫焉維繫者氣也昭垂者象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昔神堯著欽天之德首命羲和以正四時大舜光協帝之華亦在璣衡而齊七政故天道非遙求其故而日至可定一理雖寂觀其象而萬彙昭回日至上古合璧之歷元也欲窮物理之紛紜試揭乾文之大略天形如卵氣渾渾而外周地德秉陰體敦敦而內靜渾天之說謂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黃然天體無窮地在天中如廣堂中懸一粟耳卵黃實不足以方之也但其象如此宣夜周髀多誕傳而鮮據四游上下亦臆度而難憑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周髀曰渾天宣夜之說後世無傳周髀之說則謂天形如倚蓋而天極爲天之中中行四下日月傍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漢蔡

邕曰考驗天象多所違天惟渾天之說爲得之○四游上下之說則謂天本不動而地則浮游無定如人在舟中舟行而見山動也亦未可據蓋二極爲天之樞列宿則附天而北拱黃道爲日行之軌五緯則夾日而右旋北極出地之上南極入地之下此天之不動處而運轉之樞紐也天左旋經星皆附天而左旋北極之南六十七度爲度至日道又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日道又南二十四度爲冬至日道日黃道斜絡天腹半出赤道之南半入赤道之北月及五星之路則皆附黃道左右五度八度之間日月五星之行天皆右旋而東但天行速而日月五星行遲故亦隨天而東出西入耳鄧子曰七政天之行如蟻行磨上云　天經斜絡則有天河天腹中分斯稱赤道河自箕斗間歷虛危奎婁之北至參井之間入歷柳星之南南人地下復過出地上經亢氐之南與箕斗間首尾相續也其間則白天津分而爲二一東行旅鼓抵斗箕一西行天市東藩抵天大火至尾宿之北復合爲一古人以爲河漢之精所上疑西學以遠鏡窺之則中皆小星連聚長亙二漢之上○赤道去南北二極各九十一度餘宋子曰黃道爲日道

之名赤道則天之南北合縫處也按赤黃之名蓋古之象渾天者於南北合縫正中處以赤畫界之於日行之軌道則以黃畫識之因謂之赤道黃道也欲識日星之躔度先考天體之經星凡天有常者皆謂之經星

天極居紫府一曰都二曰后三庶子四大帝

五太子右蕃星七左蕃星八此北極紫微垣也劉宋祖沖之云北極星去不動處向一度餘朱子云以王衡窺之極星在管端旋轉蓋北辰無星古人於其旁指一小黑星識之因謂之極星也極星即都星也又中輿志以極星爲帝星而次后次妃次赤星爲太子前星爲庶子但帝星宜明顯不必不動北辰本無星而極星又未嘗不動不必從也左右兩蕃兩樞之間曰閶闔北紫微垣象至尊之所宮闕之櫳日月五星所不得入詳見步天歌中

北斗臨制四方一曰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

玉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自樞至權曰魁自衡至搖光曰杓杓見不隱觀其初昏所指而定四時十二月又昏建以杓夜半建以衡晨建以魁也史記天官書曰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

太微

爲外朝旁羅將相後蔚郎衛而前列端門太微在軫翼之北天帝治朝之象也將相左右二蕃各五星也郎衛如幸臣從官郎將郎位虎賁當陳之處背是其左右兩執法之間曰端門太微外朝爲七政所由受命之所也詳見步天歌中天市爲後市周環列邦中主權量而象陳列肆天市垣在箕尾之北後市之象又巡守會同之朝也列邦左右兩蕃二十二星也權量若斗斛帛度諸星列肆如車肆列肆居肆諸星也南蕃之間曰市樓詳見步天歌中軒轅

曼曼鉤回職主司民德符后土軒轅在三台之南張翼之北女主之象其中大星曰權衡其南三星曰太民曰御女曰少民即周禮所祀司民主民數者也三能兩兩相比上接文曲下抵少微能音台○三能即三台上台抵文昌中台抵少微主司命祿周禮所祀司中司命也又名泰階女曲即文昌也天官書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是也少微在太微西蕃之西北主處士之象以待帝用也又象女主

帝庭爲大角八星爲左右攝提大角在角亢之北斗杓之南天官書曰大角爲天王帝庭左右攝提各四星步天歌只言各三星貫索是天牢九星作貫索在天市垣之西北爲人之牢軒轅三合文昌少微大角貫索皆星之名蓋古之象天者於南北合縫正中處以赤畫界之於日行之軌道則以黃畫識之因謂之赤道黃道也凡天有常者皆謂之經星

周圖囚圄貫索在天市垣之西北爲人之牢軒轅三合文昌少微大角貫索皆星之名蓋古之象天者於南北合縫正中處以赤畫界之於日行之軌道則以黃畫識之因謂之赤道黃道也凡天有常者皆謂之經星

特爲並列於三垣貴者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也

東方蒼虬角亢氐房心尾箕順斗杓而東布角爲龍頭亢爲龍頸房心爲龍背尾爲龍尾有龍象而在東方故曰蒼龍角亢在赤道南角亢房箕之間皆黃道所經也天官書曰角亢氐房心尾箕皆在赤道南角亢房箕之間皆黃道所經也凡此四方之位皆以春分時昏中星鳥而定之也

南方赤鳥井鬼柳星張翼軫居斗下而南翔鬼爲鳥咮柳爲鳥胆星爲鳥頸張爲鳥嗉翼爲鳥翼軫爲鳥尊長沙鳥子也有鳥象而在南方故曰朱鳥井鬼在赤道北柳居赤道間星張翼軫皆在赤道南井鉞之間黃道所經也七星當北斗之後奎婁胃昴畢觜參接斗魁而西指是謂咸池觜虎頭參七星兩肩兩足三爲身伐四星爲虎尾有虎象而居西方故稱白虎又曰咸池以五車足之咸池星名也五車在觜參北自奎至觜皆在赤道北參居赤道間伐在赤道南昴南北天街之間黃道所經也天官書曰魁枕參首斗牛女虛危室壁望斗衡而北陳乃稱元武室壁方布以象營室營室爲龜而騰蛇在其北也斗牛女皆在赤道南虛危室壁皆在赤道北斗魁之間黃道所經也天官書曰衡殷南斗天龜近南而出水騰蛇近北而飲河龜在箕斗之南居天河中騰蛇在虛危之北首在河中尾居河外弧矢恆指天天狼羽林常守於壘壁此實北位龜蛇也

廚市之間前陳瓜瓠織女扶筐處弧矢在東井之南天狼主盜賊在軍市間羽林兵象在壘壁營南壘壁營在室壁之南織女天女孫扶筐以蠶績在天廚之東南隔河在天津旂斿間瓜瓠織女之北瓜敗瓜在織女之東北弧瓜南天市之東南隔河在五車五行之英中有三柱前一星天關天關中近車腳三星爲咸池男女之合也天潢五星在五車中主天子宗室又主水諸王在五車之前畢觜之北

天旂河鼓背水爲營閣道離宮截河爲道河鼓在河

東斗牛之北左旗右旗夾河鼓左右天桴在鼓下此導軍道之前備巡幸也閣道自紫垣後傴河指營室營室爲清廟也離宮有三所夾營室焉

霹靂雲雨水內微陽墳墓土公陰歸正北

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俱在室壁之南壘壁營之北玄宮也蓋陽氣伏藏之地故日行經營室後則動其氣即春水作而雷發矣墳墓土公夾俱在危之東南其下則哭泣其上則有司非司危是子宮送於歸藏地也故古者季冬大儺送寒氣亦以日行經此恐動其陰氣也

大陵積屍金行暴氣倉庾圂苑物積西成

大陵積屍在胃北季春日行經胃婁恐動其氣故古者季春國儺以畢春氣又胃昴西方殺氣也

天大將軍及軍南門鎮居北路

天大將軍南門俱在奎婁之北北有附路一星居閣道側

南極老人丈人孫子光近

南極老人星子星孫星丈人星

天駟王良守乎天廐造父

天駟在參井軍市之南近海天駟王良天廐俱在閣道旁太僕官也在奎壁之北造父在虎危北奚仲在天津旁

周天圖說第一笈

戊笈談兵 卷之一 弐

奚仲候立天津

輦道之東及津截河爲津在牛女之北當河分岐處亦僕御之事

宗廟社稷北近外廚權

衡庫樓東鄰器府

天廚在張南天廚在鬼南社稷之北皆宗伯祭祀事也庫樓權衡俱在軫角之南器府在翼軫之南皆司空考工之事也

天淵九坎溉天田農丈人爲之遙守

天淵閒又羅堰在牛側農丈人一星在南斗箕宿之間益司空居民之事重農也

積卒騎官駕車騎騎將軍陣裹張皇

積卒在軫宿之南衆星在心南從官車騎在氐南騎官騎陣在亢下折威頓頭之南又天福在氐南從官北騎將軍在騎陣中益司馬之音

槍及招搖元戈俱傍斗杓而震武

槍音青棓棒音招搖元戈天槍近北斗俱在大角北天棓在女牀北俱主兵事也

大陰及天讒卷舌侮依傳舍以呈奸

天讒在鬼北傳舍天陰在鬼西北南主姦謀讒說也傳舍在紫微垣後

六甲主天時

六甲在紫微垣天乳降甘露玉井生醴泉乳在亢上玉井在

日在房西月在昴側

司日月之行度糠飛參右足之下

箕畢矢落則中

糠秕在箕前天矢在天側北亦民事

理居魁內外置

理四星在北斗中魁近井旁前臨司怪

鉞近井旁前臨司怪

鉞司怪俱在參井之間此皆太史之事

天牢

牢六星在北斗下

昴畢之際是謂天街

天街二星在畢背

兩河之中野分華夏

南河在井東南北河在井東北詳見步天歌中

此則經星之大畧更稽七曜之流行日行天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故分天三百有六十有五度

天本渾然因日行一出一入而右旋少許待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又復於原處故因日行而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日躔宿東西南北內外異方故分宿以十二辰二十有四分

十二辰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也內赤道之北外赤道之南也二十四分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也此所謂斗分也

戊笈談兵 卷之一 弐

周天圖說第一笈

太初歷斗分三百八十五太衍歷斗分七百七十八皆用此以便觀候紀歷數耳詳見圖中斗分而列宿分列宿分而七政之行可紀是斗宿非有分也立推候之準而分之也

日十二時卽太陽所臨之地

半夜子日在地下正北雞啼丑日在地下東北平旦寅日東北出地日出卯日在正東食時辰日在東南隅食中巳日在東南日中午當正南日斜未流西南餔時申日降西南日入酉日在正西黃昏戌日入地西北人定亥日在地下西北此日十二時與地之十二方相應也

月十二建乃斗杓所指之方昏建以杓夜半以衡晨建以魁亦以地之方隅而定也

日一歲而會天在內道而春在北陸而夏在外交而秋在南陸而冬卽日所行而謂之黃道

內道交赤道而北也外道交赤道而南也北陸遠軌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南陸遠軌在赤道南二十四度也日行黃道當南陸極遠出地上少則日短氣寒而冬當北陸極遠沒地上多則日長氣暖而夏當南交之所則遠近均日夜分而寒暑平爲春秋分此四時之所以成也蓋天非有道亦因日之所行而有道也月一月而會

日將會日而晦既會日而朔與日違而弦與日衡而望亦附日道而行別九途日體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故行與光盡而晦既會則光稍漏而朔朔始也與日違四分周天之一則側受日光乃半見而上弦與日正相望則月受日光正當下半人見其光滿而爲望既望後復與日違四分之一而下弦矣蓋月無日不受日光然月在日下故晦天之一而上而人不及見望則光在下而人皆見之弦則光在旁而見者半不見者半矣月道附黃道左右五度餘或道日一歲一陰陽二歷詳見七政歌及圖中日月所會分十二宮而成十二會一會而有餘故歲十二會而日月一周而不足月一周而有餘故月日月會於寅月日月會於卯月日月會於辰月日月會於巳月日月會於午月日月會於未月日月會於申月日月會於酉月日月會於戌月日月會於亥月日月會於子月日月會於丑月日月會於寅月日月會大梁午月日月會實沈未月日月會鶉尾戌月日月會鶉火酉月日月會析木丑月日月會星紀子月日月會壽星亥月日月會大火子月日月會析木丑月日月會星紀此比古每退一宮以歲差漸移故也○玄枵牛初起至婁四止大梁自婁五起至鶉首申月日月會鶉首申月日月會鶉火自井三十起至張六止鶉尾自張七起至軫終壽星自軫初起至角終大火自亢初起至尾終析木自房三起至箕三止星紀自箕三起至斗終此分宮分度亦與古不同以赤黃之交有不同也斗建日躔是爲合氣日在酉則斗建辰日在申則斗建巳日在未則斗建午日在巳則斗建未日在辰則斗建申日在卯則斗建酉日在寅則斗建戌日在丑則斗建亥日在子則斗建子日在亥則斗建丑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申與未合此在周禮大司樂所用律呂歌奏已然古歷分宮則於月交中氣而後日躔過宮必合氣也然以古今時比古久差半宮矣

日行有盈縮之殊南遲促而日行以盈北道舒而日行以縮常加減以二分張胄玄曰日行自春分至秋分其勢遲自秋分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及到焯又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及到胄元之意而定其盈縮之準利瑪竇推其如上節分宮之法然後中氣合氣相符不然差一宮矣

故則以赤道以南去地近而縮度狹故日行常盈一度之外赤道以北遠而宿度舒故日行常縮一度之內約於冬至六度間日行極盈計行一度而欠八十九分度之二以漸而減至春分後而平行一度又減至夏至後六度間日行極縮計行一度而欠八十九分度之二以漸而加至秋分後又平行一度又加至冬至而極盈由其有盈縮之殊故簡象有舒促詳見七政歌

月行有疾徐之異行近下則拋度而疾行近上則減度而徐每參差於四度漢劉洪言月行有遲速承天乃以朔望弦皆定大小餘僧一行始以爲有四大三小西學驗月行有小輪旋轉上下近下則疾極而日行十二度而促又以漸而減及際極高之所則遲遲則日行十二度而促又以漸而加復至極下之所故月行遲則其體小月行疾則其體大此高下之明徵矣張胄玄謂月行從木火土金而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則速背之則遲皆在十五度外其說非矣

三百六十日而成歲則氣盈者五度四分度之一則五日有三時以每日九百四十分算則盈四十九百三十五分十有二會朔而定月則朔虛不及天度也朔虛者月會不及日分也合氣盈朔虛之數其一歲容二百二十七分爲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積以置閏使氣朔均齊而春不入夏夏不入秋所以定四時成歲也古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正義云三代以前置閏皆於歲終以考之春秋左傳及泰紀誠然漢以後乃約三十二月而置閏然月有三大三小日之贏氣又夏舒冬促故今法但觀月無中氣爲閏月法愈精矣

必待氣朔之均齊則一十九歲而成章十九年七閏爲一行法故分日爲九百四十分所以便推步之法推大衍歷分日三千四十分太初歷分日八十一分分日九百四十分今用之然日非有分也但區分之以便推步耳

每月實數止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者五日五分日之三日之四百九十七故每歲十二月只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八其不及日者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以分算則虛五千有二百九十二分也欲定四時以成歲故三十餘月而置閏氣盈者日分也合氣朔虛之數其一歲容二百二十七分爲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積以置閏使氣朔均齊而春不入夏夏不入秋所以定四時成歲也古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正義云三代以前置閏皆於歲終以考之春秋左傳及泰紀誠然漢以後乃約三十二月而置閏然月有三大三小日之贏氣又夏舒冬促故今法但觀月無中氣爲閏月法愈精矣

百刻刻分六十分總一日則六千分一日十二時則一時五刻刻分四百分餘四刻以四刻歸之得一百分即一刻之分數每刻一百分今憑晝夜九十六刻而消其晝半則得其晝夜之首刻爲初刻二十分則初刻推五星各有小輪因日氣沖激而環轉不息其在小輪上半則見其留在小輪下半則見其逆退愈下則漸疾將下則漸遲際上下之半則見其留又轉上半而順矣其上則漸遲又際下上之半則見其留又轉上半而順矣其上而下去天度遠則見若退行耳故順行度多而退行度少也　土木火逆乃衝太陽將衝日而晨退既衝日而夕退夕退之時其光必滿猶月之望也衝日而退於前後各五十餘度金水逆行夕合而伏後夕見金爲長庚逆行迎太陽則晨伏合伏此間金水逆行夕合而伏後夕伏合伏而此後晨見金爲啟明也或當伏而不伏必太白逆行而會日於房心角亢太白之輪在黃道左右七度間逆行夕合於大火壽星則其緯在北七度餘故其光不掩以南不能及北猶月之有當食不食也　或當見而不見必水緯南向而離日於壽星降婁辰星之輪在黃道左右四度間若合日於壽星降婁而其緯向南則其後離日晨必不見若在

北則易掩南又辰星體小而緯度狹故也此五星之常行非天人之災變或失其常則候氣矣詳見七政歌中至若羅曰龍首計曰龍尾羅睺者羅列則爲災計都者計算大都也日道交黃道而出其南曰羅即入陽歷也亭識月道皆非有星也羅計以黑點識亭以白點識炁以紫點識羅以赤點識計之推前人兩失其名西學始正之若乃炁紀氣盈而行遲若亭炁逆焉故曰亭炁即氣字所以紀月古人以盈朔虛故日炁氣此非天上之恆星乃屬歷家之標識人之周天而識之耳　九重然自古有之而人以不察遵之耳　九而五緯木火土近日二十度而伏木火土於順行之時在日前二十度而夕伏猶月之晦也及日與之會而合伏猶月之朔也在日後二十度而晨見猶月之生明也三星之行皆遲於日故也金水逆行之時在日前十七度而夕伏逆與日會而合伏於順行之時追及日後十七度而晨伏追與日會而合伏皆稍速於日故也其順逆有遲疾大約逆由順而漸疾甚復遲遲極則留留後則逆亦先遲漸疾甚復遲遲極復留留後復順之以二星之行皆有順逆遲疾甚復遲遲極則留留後則逆亦先遲漸疾甚復遲遲極復留留後復順

填星二十九年而一周天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熒惑二年而一周天金水一周天張子曰五星遲速各以性情不同蓋上性遲重故行遲本亦不動之物而歲有消長火雖動而流行不違惟金水日流行於天下是性情有遲速之異也又陽逸陰勞土以中而旺於四行故獨遲水火則陽也金水則陰也木火土金水以漸而遠近於恆星其次木火日金水以漸而近於恆星最高而近恆星也宛轉自外左旋七政自內右轉故高者卑而近地輪自外左旋七政自內右轉故高者卑而近地輪者愈遲卑者愈速也故西學分天九重自古有之而人以不察遵之耳　而五緯各以情性之不同而一周天張子曰五星遲速各以性情不同蓋上性遲重故行遲本亦不動之物而歲有消長火雖動而流行不違惟金水日流行於天下是性情有遲速之異也又陽逸陰勞土以中而旺於四行故獨遲水火則陽也金水則陰也木火土金水以漸而遠近於恆星其次木火日金水以漸而近於恆星最高而近恆星也宛轉自外左旋七政自內右轉故高者卑而近地輪者愈遲卑者愈速也故西學分天九重然自古有之而人以不察遵之耳　九而五緯之伏藏則因太陽之同度木火土近日二十度而伏木火土於順行之時在日前二十度而夕伏猶月之晦也及日與之會而合伏猶月之朔也在日後二十度而晨見猶月之生明也三星之行皆遲於日故也金水逆行之時在日前十七度而夕伏逆與日會而合伏於順行之時追及日後十七度而晨伏追與日會而合伏皆稍速於日故也其順逆有遲疾大約逆由順而漸疾甚復遲遲極則留留後則逆亦先遲漸疾甚復遲遲極復留留後復順之以二星之行皆有順逆遲疾甚復遲遲極則留留後則逆亦先遲漸疾甚復遲遲極復留留後復順

各以情性之不同而一周天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熒惑二年而一周天金水一周天張子曰五星遲速各以性情不同蓋上性遲重故行遲本亦不動之物而歲有消長火雖動而流行不違惟金水日流行於天下是性情有遲速之異也又陽逸陰勞土以中而旺於四行故獨遲水火則陽也金水則陰也木火土金水以漸而遠近於恆星其次木火日金水以漸而近於恆星最高而近恆星也宛轉自外左旋七政自內右轉故高者卑而近地輪者愈遲卑者愈速也故西學分天九重然自古有之而人以不察遵之耳　九而五緯之伏藏則因太陽之同度木火土近日二十度而伏木火土於順行之時在日前二十度而夕伏猶月之晦也及日與之會而合伏猶月之朔也在日後二十度而晨見猶月之生明也三星之行皆遲於日故也金水逆行之時在日前十七度而夕伏逆與日會而合伏於順行之時追及日後十七度而晨伏追與日會而合伏皆稍速於日故也其順逆有遲疾大約逆由順而漸疾甚復遲遲極則留留後則逆亦先遲漸疾甚復遲遲極復留留後復順之以二星之行皆有順逆遲疾甚復遲遲極則留留後則逆亦先遲漸疾甚復遲遲極復留留後復順

跳躍生焉數皆由日而月次之　至若朔值月交則陽烏受掩望衝日道則兎魄無光培推交道有表裏張曾玄始立月應食不食之法徐昂推日食有氣刻時三差西學乃詳有視差之說而月食則由地掩日光祥見之文歌中不獨　茲歷數之推遷實惟雙丸之

和台旋恆星漸卻而東則日至之遲漸退而西矣此歲差之故也北極恆見不隱南極恆隱不見而高下不同則以地下之緯度有殊而望極之遠近各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主中岳而言也然自中岳而北則望北極漸高自中岳而南則望北極漸下大要二百五十里而高下一度故周公以八尺之臬測夏至日影而以一尺二寸之土圭量之影與圭符以爲土中北行則影漸長南行則影漸短凡五百里而長短差一寸此可知地之應天凡二百五十里而應一度矣故中國實居赤道之北爲四時分立異東西經不同度二十四氣之交中和帶也極之經度不同西早東遲猶七政行天有南北極不同樞測影之東影夕西影朝也七政皆行黃道斜交赤道以北極黃道之極在紫微垣外當天鉤天廚少弼間也夫人終日戴天宿不識天之歷象況帝鑒茲下土實無非教之所存王者非五紀何以協天古人制一器猶徵法象周

禮序事會天則馮相保章與六典八灋八則同掌於太史頒朔諸侯天人合一（馮相叙天文之常保章察天象之變六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八灋治官府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官屬也八則治都鄙祭祀法則廢置祿位賦貢禮俗刑賞田役也此皆冢宰掌之而太史藏其法頒朔諸侯則所當行大政皆載於按月朔之下諸侯每月告朔則奉而行之是天人合一也）後世爭趨福利而授時頒歷雜百殺三刑六害僅流爲尅擇何關大政異說滋紛（欽天與太史分職而顧此精微由人自領行事而不合於天時詎云有本舉動要必符於乾則廼號通才日月星辰其可見者固已顯然歲月日時雖錯綜者亦有定法歷家推步之詳非此所能盡備君子管窺之畧於茲可見一斑

步天歌

（相傳以爲朱子所作蓋未必然然考析詳明辭義醇正故錄之）

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座第二珠第三宮中庶子居第一號曰皇太子四爲后位五天樞（即極星去不動處）天樞最小帝最赤（中興天文志云天樞爲帝二爲半度許）后三爲妃四爲太子赤明五爲庶子小明（一說）抱樞四星是四輔宜小明天乙太乙當門路（天乙小明太乙黑明）左樞右樞夾門前上宰少尉次對布次左少宰獨無儔又次左右皆上輔少輔二尉亦如之且弁上衞少衞部最後上丞對少丞是爲兩藩共十五（左八右七此紫微之垣也○右上輔少輔今作上弼少弼）陰德兩星前門中（不宜明明則新君立）尚書五星以次歷女

史杜史下各一（辭直）御女四星天柱五（天柱主大辰也）大理兩星陰德邊（主平刑）六甲鉤陳六相連（六甲和陰陽鉤陳主侍衞）天皇獨在鉤陳裏（不欲明）五帝內座後門是華蓋幷杠十六星杠作柄曲華蓋形蓋上連連九個星名曰傳舍如連丁（主外國入中國道路）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廚（內階入宮掖之階）階前八星名八穀（一稻二黍三粢四麥五稷六豆七稻）廚下五個天棓宿（主前驅）天牀六星傍左樞（主寢）二內廚對右樞居內廚之文昌斗上半月形希疏分明六個星（二司命次二司中次二司祿數法以近魁二星在斗廚起司命）文昌之下曰三師（古三公）太尊只向三師明（下主貴人戚）天牢六個太尊邊（貴人之牢）太陽之首四勢前（太陽主大將四勢爲宦官）

一個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東連鄉三大理四星斗裏公暗賤人佐之宰輔星近著閒陽淡斗北斗魁杓七顆明一爲天樞二璇星三璣四權五衡是六七開陽搖光指詳前搖光左孔天槍立更有玄戈居其南皆一星主兵衛

上元天庭太微宮昭昭列宿布蒼穹左右執法夾端門四相四將左右分天子治朝門內一黑名謁者主贊賓客以次三黑三公逢三黑九卿公背旁五黑諸侯卿背行四個門右爲內屏明潤則君臣有禮五帝大座位中正帝座何以在右偏以堂位言則阼階之上也幸臣太子幷從官黑列帝後從左認此帝後自左數起一幸臣二太子三從官郎將虎賁居左右郎將在諸侯北郎官之長虎賁在從官北爲天子之從衛也郎位常陳

居其行間郎位諸郎也正居太微後門常陳又居郎位後近輔星常陳七位無或謬太微宮外明堂坐發政更有靈臺皆三個占祲少微四星西北隅已見長垣雙雙微西居外國北門西外連三台三台不明三元乖已見○宋兩朝天文志閎明堂靈臺三台三座

下元一宮名天市兩扇垣牆二十二實有二當門六星黑市樓主客門左兩星是車肆兩個宗正四宗人宗室雙雙亦依次宗正庶子之官宗人宗伯也宗室九族之親也巡守修五禮故諸星與焉帛度屠肆兩兩連同律度觀好惡之事四個微茫宦者星中興志云帝左右二星爲左右常侍其西南三星爲妃此說以右常侍及妃爲宦者而遺左常侍也按此則在帝座西小明者妃也帝座前兩星小者左右常侍也常侍位近宗正但天市垣似不當有妃星姑存其說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同量衡之斛○中興志云此爲斗五星其第四色赤者闇人也說以爲斗其斛四星內屏也說名爲斛按甘石星經于天市垣有斗斛無闇人內屏且屏爲治朝有之天市外朝本無屏也垣北九個貫索星貴人之牢索口橫著七公形主國形同七公爲天紀數著分明多兩星主綱紀北三星名女牀主女

寵不宜明此坐還依織女勞兩朝天文志遺貫索七公天紀女牀三座三元之上無相侵二十八宿隨其陰以南爲陰土木火星及金水以次別有五行吟三垣皆在二十八宿北若紫垣諸地則七曜所不及舊註有金火犯某者皆妄說也此皆不錄○舊本作水火及木與土金此改作土木火金水以星行遲速星位高下爲序也○五行吟今所未見後補入聲凡二十八宿皆一字句紀下句叶韻讀○其中黃道所經七曜所行左角爲太陽道五星犯之旱右角爲太陰道五星犯之水又主刑理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角兩星南北正直著

黑星兩相連主御道有虞天田主王畿二字未詳道右二黑名進賢主賢士田上三黑周鼎然在太微東藩北主國祚角下天門待客之所左平星主法獄雙雙樓上黑分明樓謂庫樓庫樓十星屈且曲樓中有柱十五星庫樓星已濱海其可見者屈曲十星中小星三三相麗皆爲柱主武庫及兵甲其中四星列名衡仔細尋識莫或冥衡在樓南樓北尚有權五星此偶遺之樓南門外兩星存宜明忌暗是南門南門二星正直然近南海方見兩星中州只見其一也亢四星恰似彎弓狀爲疏廟龍之頸○主遠人入貢亢也亦主疾疫大角一星直上明爲天王帝廷折威七星亢下橫主折衝疆圍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實皆四星一星暗耳主更有頓頭主考與陽門主邊徼兩兩折威下左存平星東氐四星

如斗側量米氐爲天根　天乳氐上一黑星世人不識稱無主疾疫　名明則甘一個招搖梗河上主兵梗河橫列三星狀似心星也主兵露降　帝席三星梗河西大臣之位亢池六星近攝提主舟楫　氐下騎官二十七三三相麗各無失下有陣車上車騎形數皆同黑色異黑于騎官騎陣將軍陣衰黑不欲明動天輻陣前兩黃是主輦轂○此在氐下實房之屬星也所主略同房四星直下主明堂房心爲明堂房中爲天衢七曜所經黃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爲太陽道北間曰陰環其北爲太陰道七曜由其中天下和平由陽道旱由陰道水又爲天驷南星爲左驂北星爲右驂中二星爲左右服又主鍵閉爲藏蓄又主房中主藏蓄鉤鈐兩個近相傍主宮闈王者孝則鉤鈐明近房則天下同心遠則天下不和王者無嗣鉤鈐間有星罰有三星直鍵上主宮禁大火也中疎行則地動或河清罰有三星直鍵上之刑罰兩威夾罰戊笈談兵卷之一　周天圖說第一笈　羲

似房狀東咸西威亦作東咸西咸各四星爲房鍼所以防淫也　房下一黑號爲日司日之行　從官兩星日下出亦車騎之屬　心三星中央色最深大火也中赤者天王前星太子下後星庶子又主時刻　有積卒其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主禁兵及近臣　尾九星如鉤蒼龍尾尾爲九子主后宮及妾媵嗣續之事下頭五點號龜星天龜濱河居河上頭四點天江是不宜明動主水尾後一中主人情卜筮　箕四星形狀如個傳說星主大臣師保　傳說東畔一魚子主水族　尾中一星是神宮卽尾之后妃解衣在其中寅位生人之始也　箕四星形狀如簸箕箕爲敖客主讒佞又好風又簸糠秕與杵及農丈人相屬所以養民也　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星是糠秕宜明

斗六星其狀如北斗輔臣也二星司祿二星司爵二星武庫斗衡之間黃道所經明則君臣一心動則天子有憂暗則大臣廢五星犯天下流兵起斗背建星三相對斗建之間黃道所經建主廢置大臣也弁鬼以封建又主水　建上天弁三三九卿大臣也弁鬼以封建又主兵韋弁事之用也天雞建背雙黑子　主時夜　狗國四星雞下生亦作狗骨主北夷　更有兩狗斗魁前主守夜又主火災　一農丈人斗下眠事　斗柄前八爲天箭黃鐘之籥以生斗斛與斗魁下髖如貫索雖同貫箕糠木杵農丈人連類　斗魁下髖如貫索雖同貫索十四星主水　東邊十二天淵明主海物主水與牛六星族　近在河岸頭奉牛爲犧牲北二爲委積西南大明九坎天淵羅堰連類觀流泉爲溝洫所以井也主水　牛上直見三河鼓實屈曲六星其直者三星最明耳主大將兵律　九爲旂號左右舞左旂右旂明者各五星鼓主大將之旗也鼓餘星暗此大將之旗也

戊笈談兵卷之一　周天圖說第一笈　羲

上織女跂三隅天女孫也與河鼓隔河相對故淮南子以河鼓爲牛郎而有七月七日渡河之誕說織女主女工布帛　鼓下天桴連四珠主刻漏不欲與河鼓值值則主兵　女邊輦道橫五黑主輦路　輦下漸臺四黑居有六星主律呂更有羅堰在何所三黑牛東卽是渠渠他也○羅堰蓄水注天田也　女四星如箕主嫁娶織女也須女賤女也又曰婺女婦也主婦工十二諸國在羅織又主藏蓄瓜果操杵臼及孕育之事　下陳十六黃星細細分建則主疆理封域也○代燕韓晉魏趙周秦魯衛齊鄭甘石星經已有之而景興志及圖所說位次名號各有不同　五個離珠在女上飾女首　敗瓜女上又同狀又上五黑是瓠明又主鹽　天津九個彈弓形主關梁　四個奚仲居津北主車駕　七個扶筐在仲側織女採桑也○奚仲輦道天津旗鼓自北而南處市垣東皆天子巡守之象也斗建牛田諸國卽建國親侯

比民之事若婺女離瑜織女則嫁娶附遠之事而扶筐瓠瓜人星件曰又婦女所司以事人之事也虛上下各一如連珠之事爲哭泣主收藏之象命祿非危各二星四雙皆黑不宜明司命司祿司非司危主人罪過災疾矣虛危之下哭泣星哭泣雙雙下壘城天壘明又下天壘十三圓敗曰四星城下橫敗曰西三個離瑜精同離危三星如隅舊無虧爲蓋屋主蓋藏及土功危上五黑號人星主疾又不見則有僞行詔令者人旁杵三曰四形相直則吉曰覆則饑人上七星號車府主糧府上天鉤九星布主服飾又運則胡兵起鉤下五黑象造父又名伯樂主馬危下四星號墳墓也亦蓋藏事不宜明墓下四星斜虛梁墓路也墓上有土公吏一星此遺漏也○人星命祿非危墳墓哭泣相連類也梁下天錢圓十個主府藏給羽林之用蓋屋一對墓旁生身著黑衣

危下宿主蓋藏民藏也暗則用室兩星上下離宮出定也營室虛大明則用奢而耗昏中而農事畢定方位以建造也又爲清廟暗則廢祀動搖則主功大興民怨離宮遠室有三雙別室下六星雷電當雷下壘壁陣十二兩頭兩方中連四宮爲軍陣下分布羽林軍中一明者爲羽林大將四十五卒三爲羣爲旅軍西一顆北落門門西一顆天綱陣門東八魁九個子北門邊徼也天綱軍令也八魁甲士長也魁西鉞戉三黃是主軍法室上騰蛇二十二異又主水旱壁上下各一相對立主圖書典籍文士之象又主土功下二土公五霹憲按土公吏一星在墳墓上而霹憲其有九星在雷電下壘壁城雲雨之上六明三暗此言霹憲五星而以土公二星連斜於壁下則是雷電之南五明者爲霹憲而以霹憲之東二黑星分指爲土公二星爲築壘壁者歟雲雨四星次形黑雨而在亥中

閉藏之位者陽氣所栖息也又曰天帝行臺室壁則其氣動而雷雨作矣天廐三圓在壁上之廐輿車府閣道天津奚仲相連爲用也鉄鑽五經司空房鑽在鉞東軍壘守衛司空曲十一星上西南東見後霜波斯在九坎之南瀆海乃見鶴鶴在天錢南火鳥十星在鉄鉞南奎腰細頭尖十六圓有十九星奎爲天目主文章又曰天豕爲溝瀆其西南一星黑色而大者即天目也奎下外屏七星橫積聚屏下七圓天溷明納穢濁溷左土司空是精主土功更看奎上軍南門主軍輿河中六個閣道陳載河向營室與輦道同類道旁附路一個眞路邊五花王良辰良前一策更同論前四星天駟後五星王良星動爲王良策馬主天子有行車騎滿野又策一星陊在駟後亦然又主馬主兵○按當以近閣道五花爲王良其西一星爲策其東近四星爲天駟此不言天駟亦偶遺也○傳舍閣道天駟王良及造父天鉤諸星皆宜附中宮婁三星不勻近一頭主山澤苑囿宜明則熟內多賤暗則荒內少星則實口開則糴貴則耗口閉則雜婁上天將軍十一亦作大將軍其大星天之大將倉下天庾三星是倉露積也胃三星鼎足河邊位官也胃下天廩四斜橫廩給祿俸廩下天困十三明圓倉也河中八星號大陵陵中一黑積屍名大陵野塚屍氣疾疫兵喪陵北九星曰天船船中一黑積水眠天船津梁積水水源寇盜昴七星纍纍原不少昴爲髦頭主會主喪又主佞臣主水河西月東各一星河主山澤妖變月司太陰行度河下五星天陰名亦非太陰主陰謀明則陰私大行不禁則禁言漏泄陰下六黑芻藁營通主財貨牛馬營南十六天苑形苑囿以蕃鳥獸更有河裏六卷舌天讒卽在

舌中列卷舌主奏對天讒主讒佞又主巫醫方術○卷舌天讒與髦頭天陰連類西方陰氣之姦也天目五察此也舌旁礪石四斜橫眼應丁甯秋水平兵器畢恰似瓜乂八星出畢雨師又主置罘又天耳爲天耳主遠人入貢聽候兵天街兩星畢背旁畢路之間黃道所經街南爲中國北爲胡貉畢下天節八黑幢主符節不見則有僞命畢上橫列六諸王主宗室天高四方王下止和陰平地九州團團節下是利五車之口對畢乂車有三柱三相加五行之運也西北色白主太白分秦次東北色黑主辰星分燕次東南色青主歲星分魯衛次西南色赤主熒惑分吳楚其西星色黃主填星分周魏其三柱所以扶植五氣也柱出車外或傾仄皆主糴貴饑饉三柱又名三淵主水潦其中更有天潢五主水明大則水溢不見則河梁絕又主宗室奧諸王同體○天潢天船皆水澤大陵爲山陵田野苑囿皆在其南降婁二更以守之畢以田獵畔咸池

三黑布主淫主兵又主虎狼主成歲功也天關又在車腳邊主兵主掃衛宗室參旗九個參車間軍旗以獵也旗下直與九斿連之文事斿下十三黑天園欲曲而勾主瓜蔬○西成之方故倉廩困庾苑囿芻槀皆連類在焉觜三星相近作戍蕞觜爲虎頭又曰觜觿主盜賊動則主盜賊大明則主盜賊滅武大明則主盜賊動觜上座斿九相連在河北諸侯宗瀆朝會之司怪四曲立斿邊察妖祆也參兩肩兩足三爲心觜參爲白虎騶白色青西北爲右肩色黑西爲右足色白東南爲左足色赤參左足入玉井虎狼害人秦楚大水左肩不及四星連聚有罰主朝廷以近司怪也伐有三星足裏深亦作罰爲虎見山石爲怪以近司怪也罰主宮禁之刑也參下有罰主君威○房上有罰主宮禁之刑也房西有日日出於東主德政也昴七星也虎之戍在昴也房西有日日出於東主德政也昴西有月月生於酉主刑殺也玉井四星右足陰玉井主醴泉猶丘上之天乳也明動則水溢爲災屏西兩扇井南襟天廁之屏軍井四星近屏尋井也軍事掘屏東

左足下天廁廁形如臼下則矢廁主民病及獸害明整則吉矢一星色黃則喜若變色皆主病各以色占廁上有人三星偃偃此遺之○蒼龍終於糠戚池終於矢穀以養生而矢出魄門也井八星行列河中靜主水泉亦主判建明大則建侯失色野則風雨冥一星名鉞井邊安主誅殺不宜明兩河各三南北正北河南河亦名南戍北戍南河之南爲太陽道其南爲越北河之北爲太陰道其北爲胡兩河之間中原所治天樽三星井上頭樽宜作罇所以賓禮侯樽上橫列五諸侯諸王爲宗室諸侯爲異姓積水卻在北河邊還有積薪東畔覓委積供外廚水府四方鉞下居水位連四列東陽水府滿水位疏水與水位移近河北類行軍之市也市中一個野雞精主兵盜子孫丈人又下橫三星皆

黑數皆二丈人有三星不見則民災更看闕邱亦無異遠隔也又狩地也邱下一狼九弧矢彎弓掛矢正射此天狼主盜又主羌戎弧矢小星主捕盜及圍獵講武也弧矢值狼則盜靜不相值則盜多弧矢動搖亦多盜弧矢長則臣謀主暗則軍威弛一個老人南極中春秋出沒壽無窮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位春分之夕沒於丁位秋分候此星在未坤則人主壽天下安不見則人主憂○老人星去南極三十八度正南方濱海乃易見之北方非登高不及見也然亦得見者其星明大又必值海氣清明則海水之光所扶常得高起數度而及見之亦海不揚波盛治鬼四星冊方似木櫃主祭祀鬼神又主交際古之瑞也中央白者積屍氣一名鐵爲金西南爲幣主文事東南星爲馬東北爲兵又主察鬼姦也西北星爲兵疫及鬼怪其上四黑爛所燔爛以照鬼姦又爲庭燎下七黑天狗繫社稷更有柳南六外廚以守外祭祀及賓客之廚積水積薪天懷酒庖宿連

類也六天社向弧東居廚南社東天紀墟天紀主織牲軍市
稷宗廟祭射狼雉皆以供社
祀之用也柳八星曲頭似垂柳爲鳥喙主酒食不欲其直近上三星是
酒旂主燕享太民西畔不須疑此句舊本闕星七個如錘柳下
大酺
生七星爲員官主賢臣又爲星上十七軒轅形爲權衡又
鳥腹主女子中饋之事是也又主男女嗣續主民數其南軒轅
禮后組琮以爲權
三星西星爲太民中爲御女東爲少民即司民也
東頭四內平平星言對角之平下三個天相名相禮主宴享相下三個
天稷橫中興志云此皆軒轅張六星恰似翼中央主祭祀
同太尊
長垣少微兩雙雙相次歌列太微旁○已見前翼二
又主音樂及嗣續
張下十四天廟方宗廟社稷皆連類也張上天尊一點黃

十二星人難識上五下五橫著行中央六個恰似張更有
六星在何處鼎足上下夾中央爲鳥翼主禮樂風采又主
附遠人主旌旅衣服亦好
此下五黑何名字蠻夷三處東甌是今閩越溫
風日月宿於其野則大風揚塵
處宜分軫四星如女翼相近車馬輜運左轄右轄附兩
其野
旁輪將絕通南夷道
軫下是門東青邱七黑子江西南瀕以南兩廣貴州
宜分其野
邱下器府三十二主市易此與庫樓連類○其門下
四星土司空四黑星在庫樓
旁主制器者

考度出穆氏○所云人度
倶以黃道度言也
北斗魁五度入張十
璇五度餘璣三度半入翼十
權三度餘入翼十
玉衡五度入軫十

餘開陽入角一度餘
搖光入角八度餘
太微帝座入翼十三度半
軒轅大星入張三度
太民西畔不須疑此句舊本闕星七個如錘柳下
大酺
生七星爲員官主賢臣又爲星上十七軒轅形爲權衡又
鳥腹主女子中饋之事是也又主男女嗣續主民數其南軒轅
禮后組琮以爲權
三星西星爲太民中爲御女東爲少民即司民也
東頭四內平平星言對角之平下三個天相名相禮主宴享相下三個
天稷橫中興志云此皆軒轅張六星恰似翼中央主祭祀
同太尊
長垣少微兩雙雙相次歌列太微旁○已見前翼二
又主音樂及嗣續
張下十四天廟方宗廟社稷皆連類也張上天尊一點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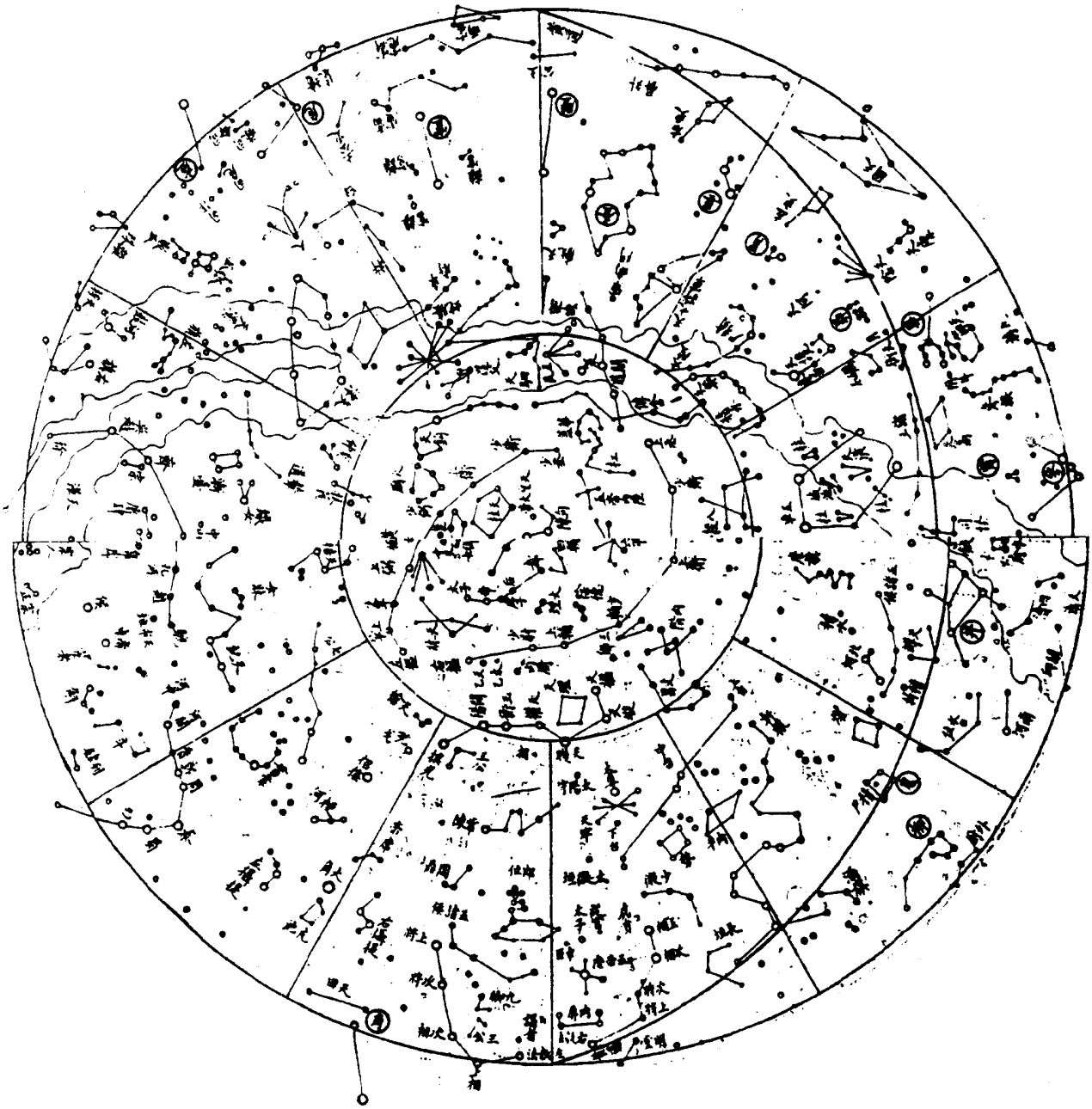
六星在何處鼎足上下夾中央爲鳥翼主禮樂風采又主
附遠人主旌旅衣服亦好
此下五黑何名字蠻夷三處東甌是今閩越溫
風日月宿於其野則大風揚塵
處宜分軫四星如女翼相近車馬輜運左轄右轄附兩
其野
旁輪將絕通南夷道
軫下是門東青邱七黑子江西南瀕以南兩廣貴州
宜分其野
邱下器府三十二主市易此與庫樓連類○其門下
四星土司空四黑星在庫樓
旁主制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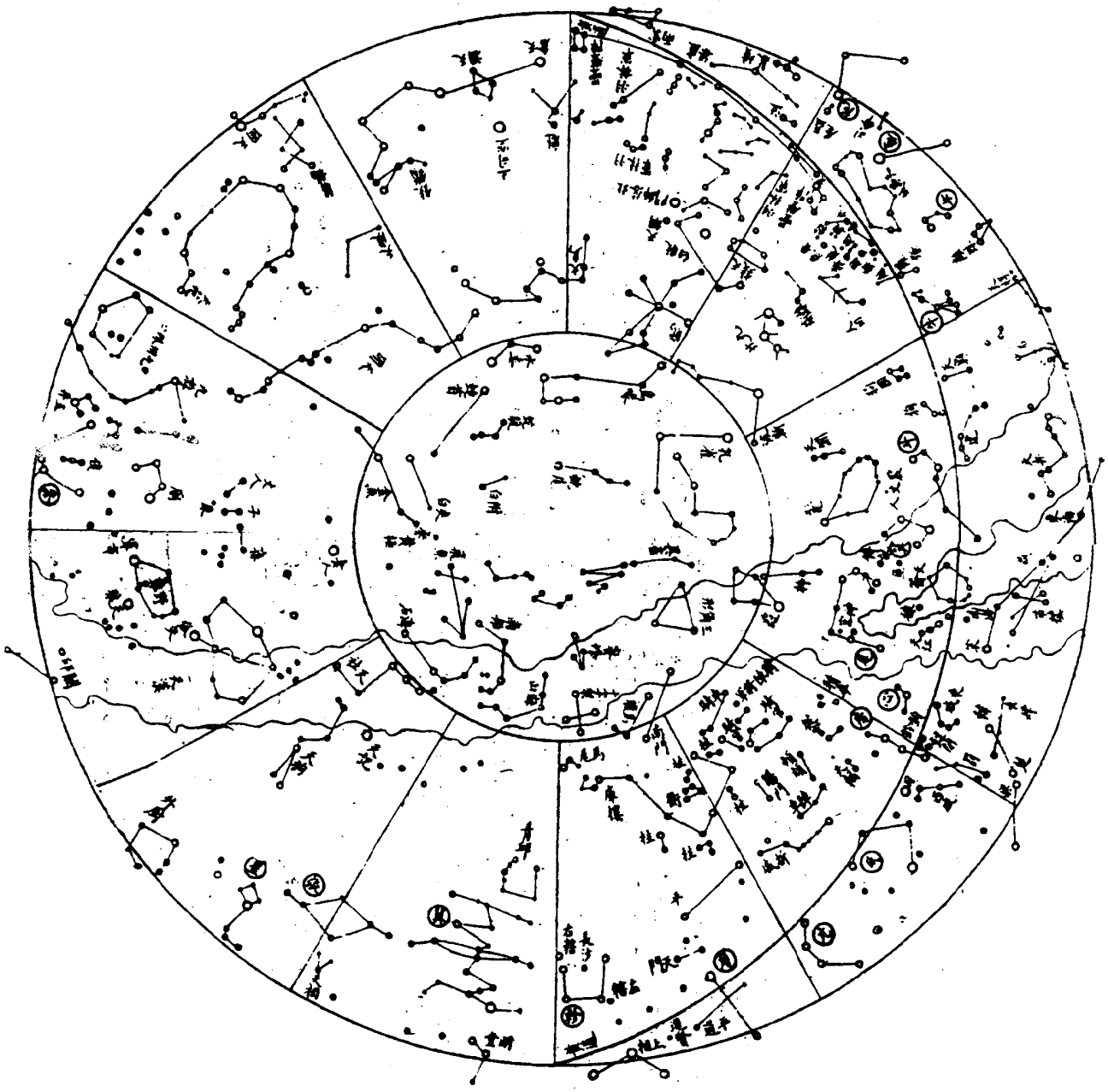
餘織女大星入斗二十度拒北極五十一度天津右北星入女二度餘拒北極四十七度
羽林大星入室初度拒北極一百單七度在赤道南十八度太壘壁西星入虛三度拒北極
一百一十度在赤道南十九度大危北星入危初度拒北極八十七度在赤道北十五度室北星
入室初度拒北極六十五度南星入室初度拒北極七十八度
奎左第五星入奎四度少拒北極六十六度天倉右三星入奎七度
拒北極一百單二度大陵大星入胃三度拒北極五十三度在赤道北三十九度
昴入昴一度拒北極六十八度在赤道北二十二度餘
五車右星入畢九度拒北極四十五度在赤道北四十五度天狼入井八度拒北極一百有六度
在赤道南十五度餘南河東北河東星入井二十度拒北極六十度南河東
星入井二十度拒北極八十度餘在赤道北二十八度太
畢赤星入畢二度拒北極七十五度在赤道北十七度

少參右足入畢十三度拒北極九十八度在赤道南九度太北六度南極老人四十二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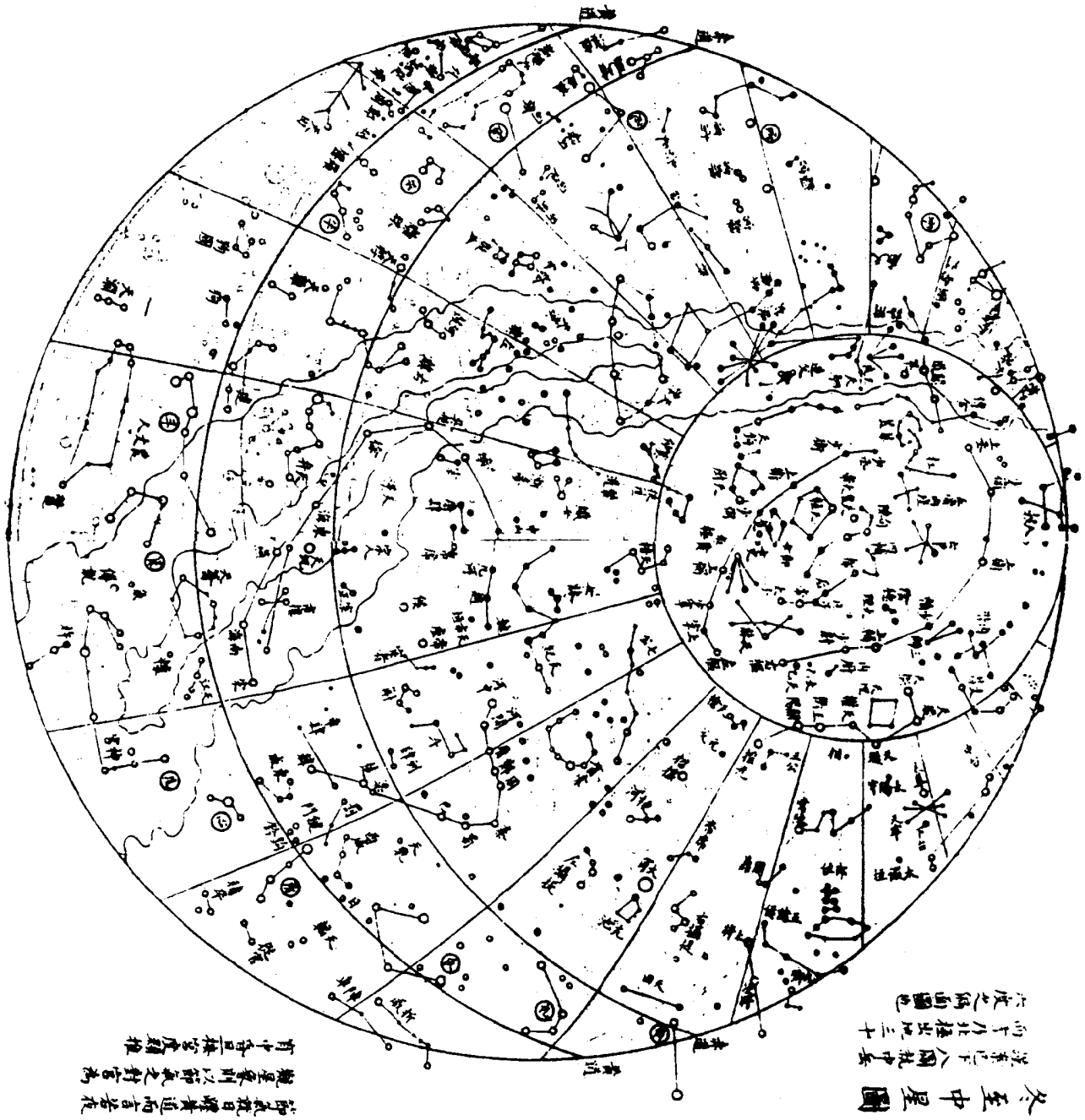
參左肩入參五度拒北極八十二度在赤道南九度太拒北極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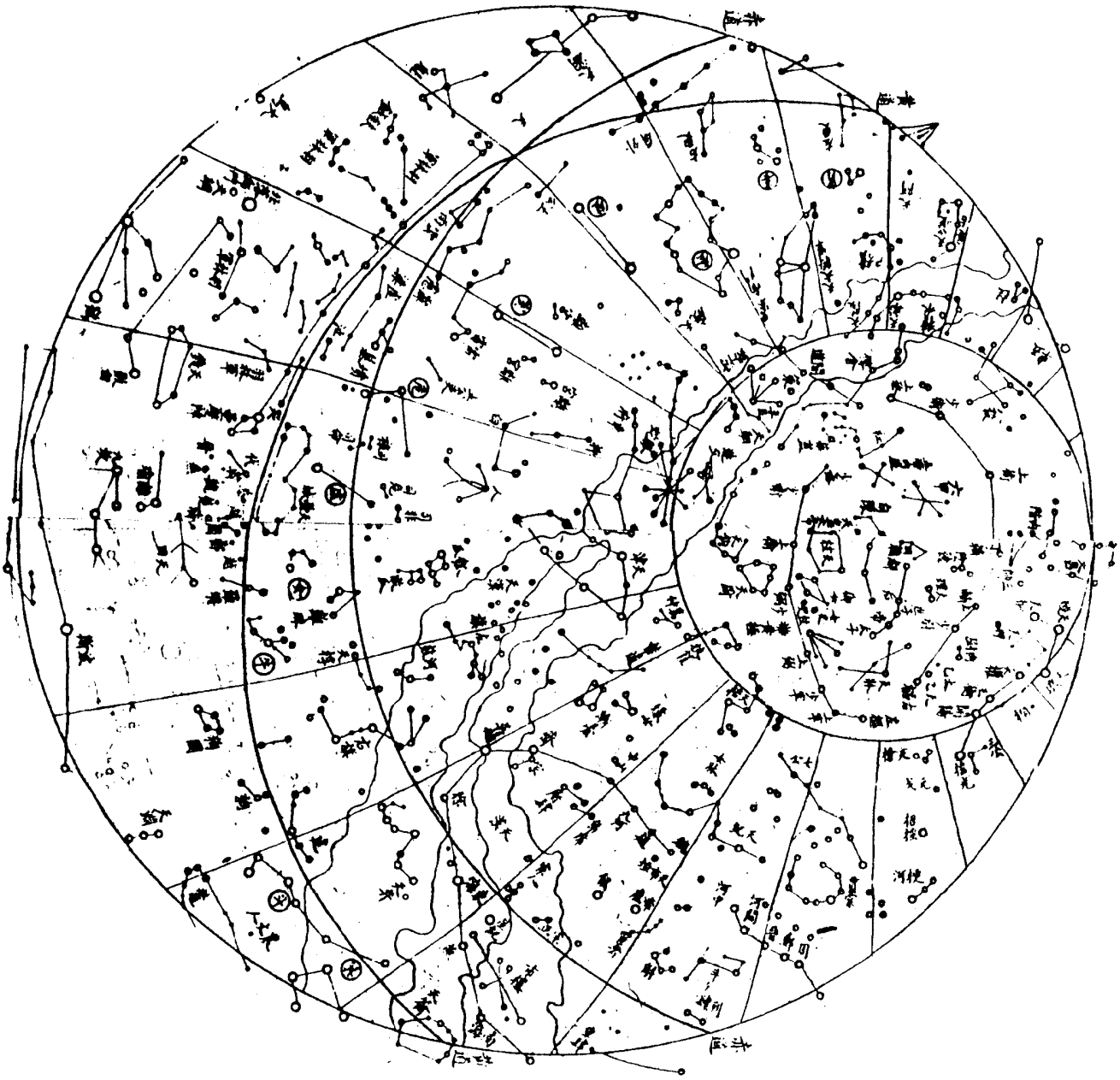
赤道北恆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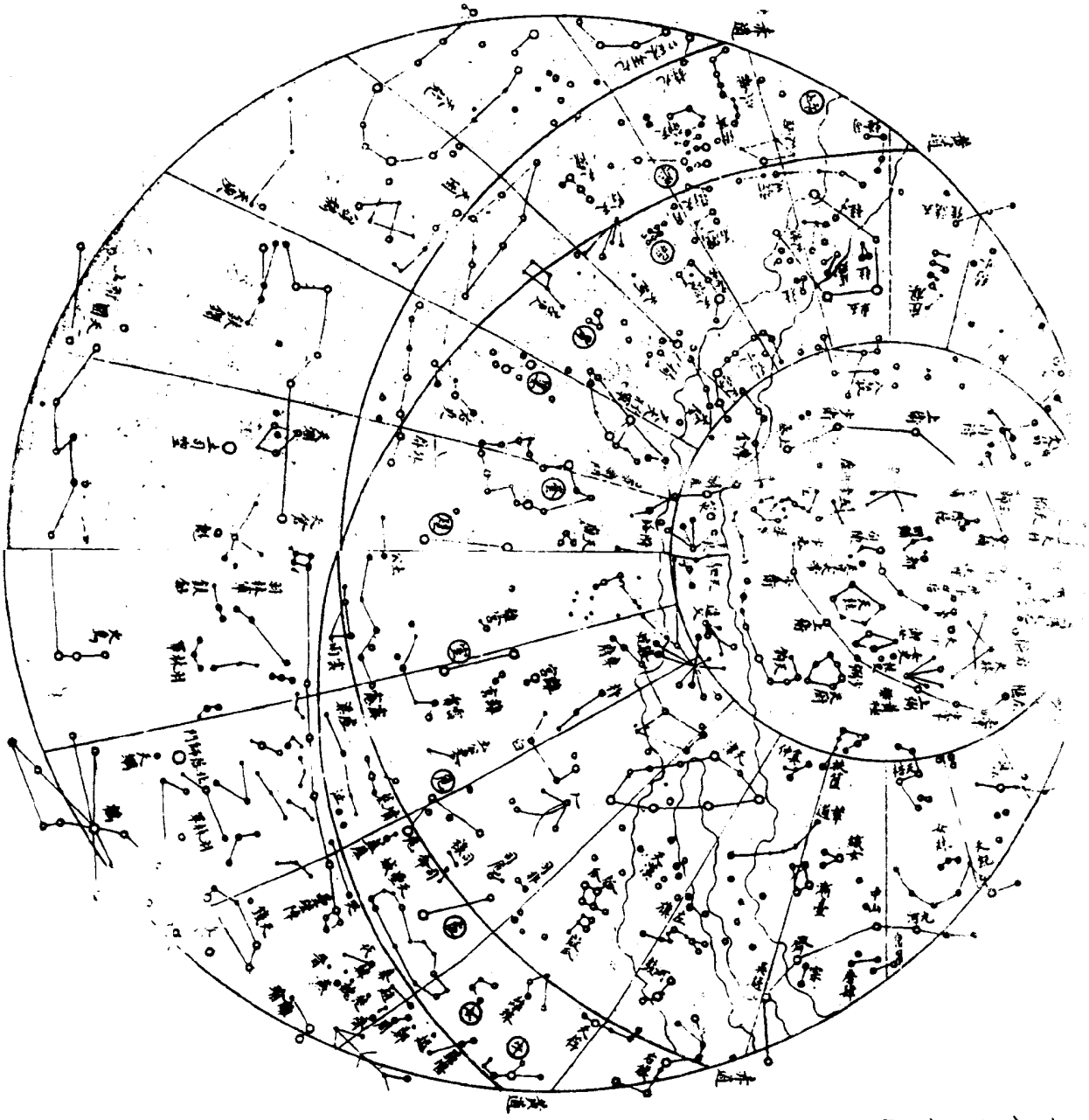




赤道南恆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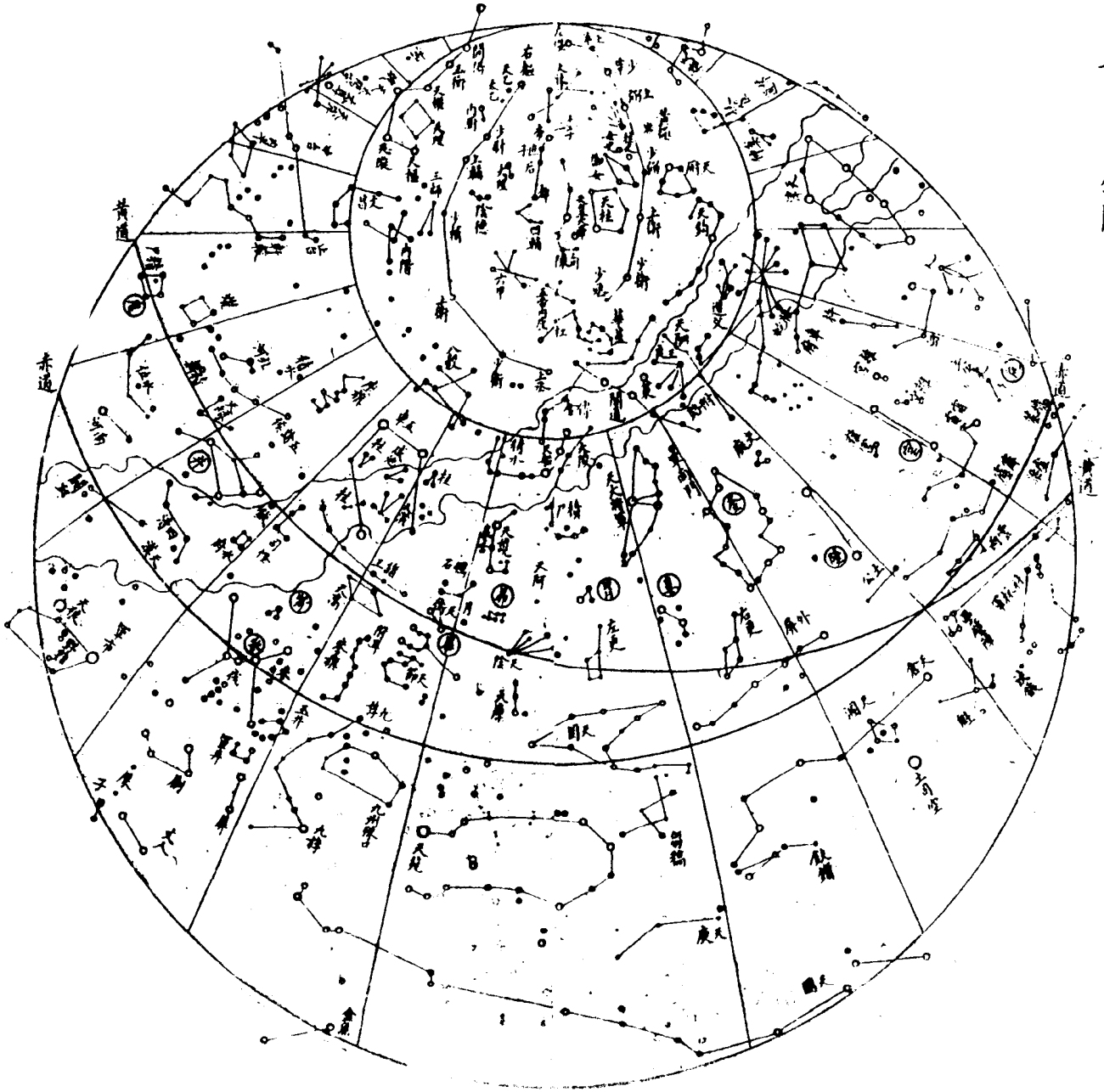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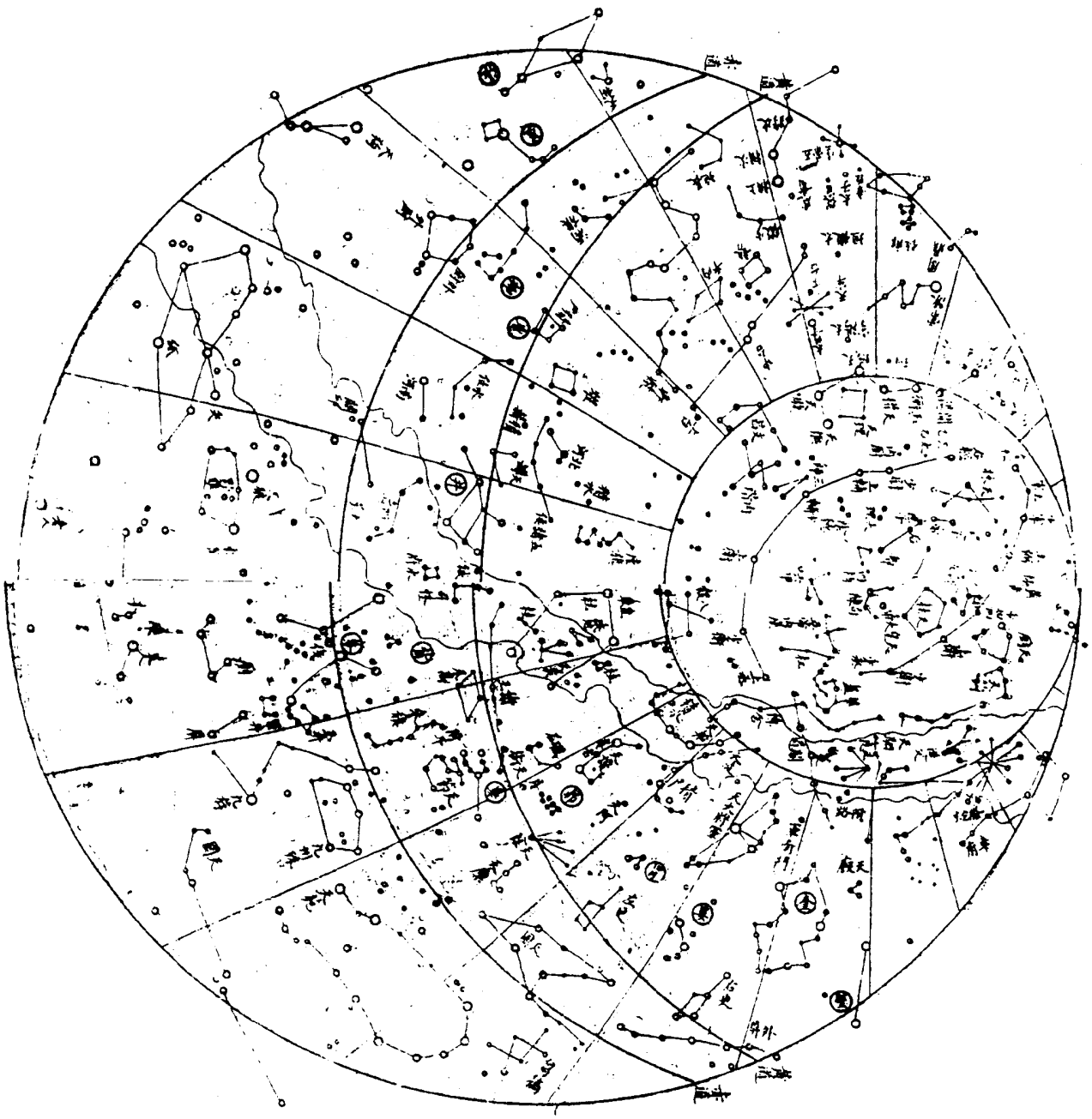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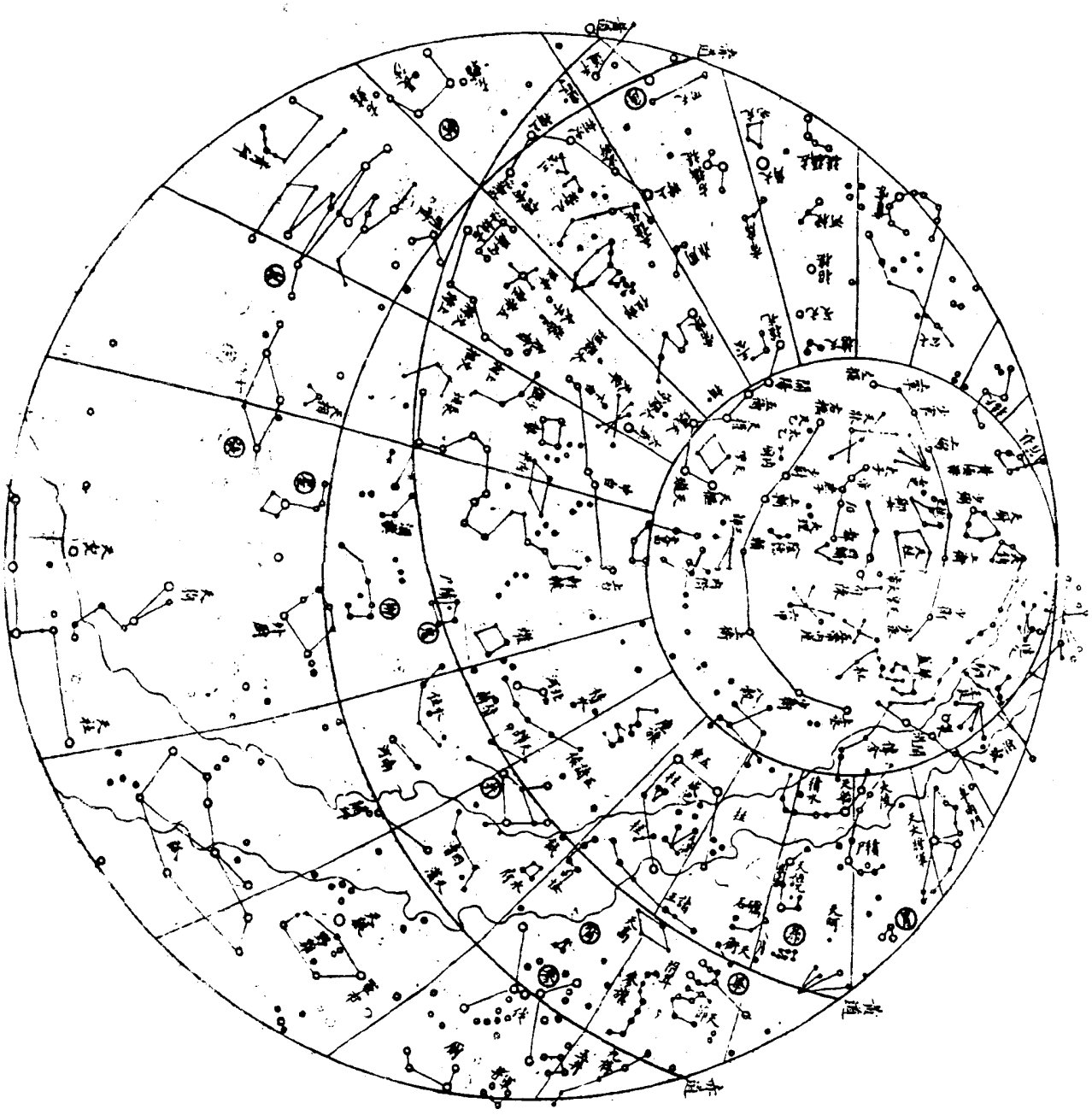
春分中星圖

立夏中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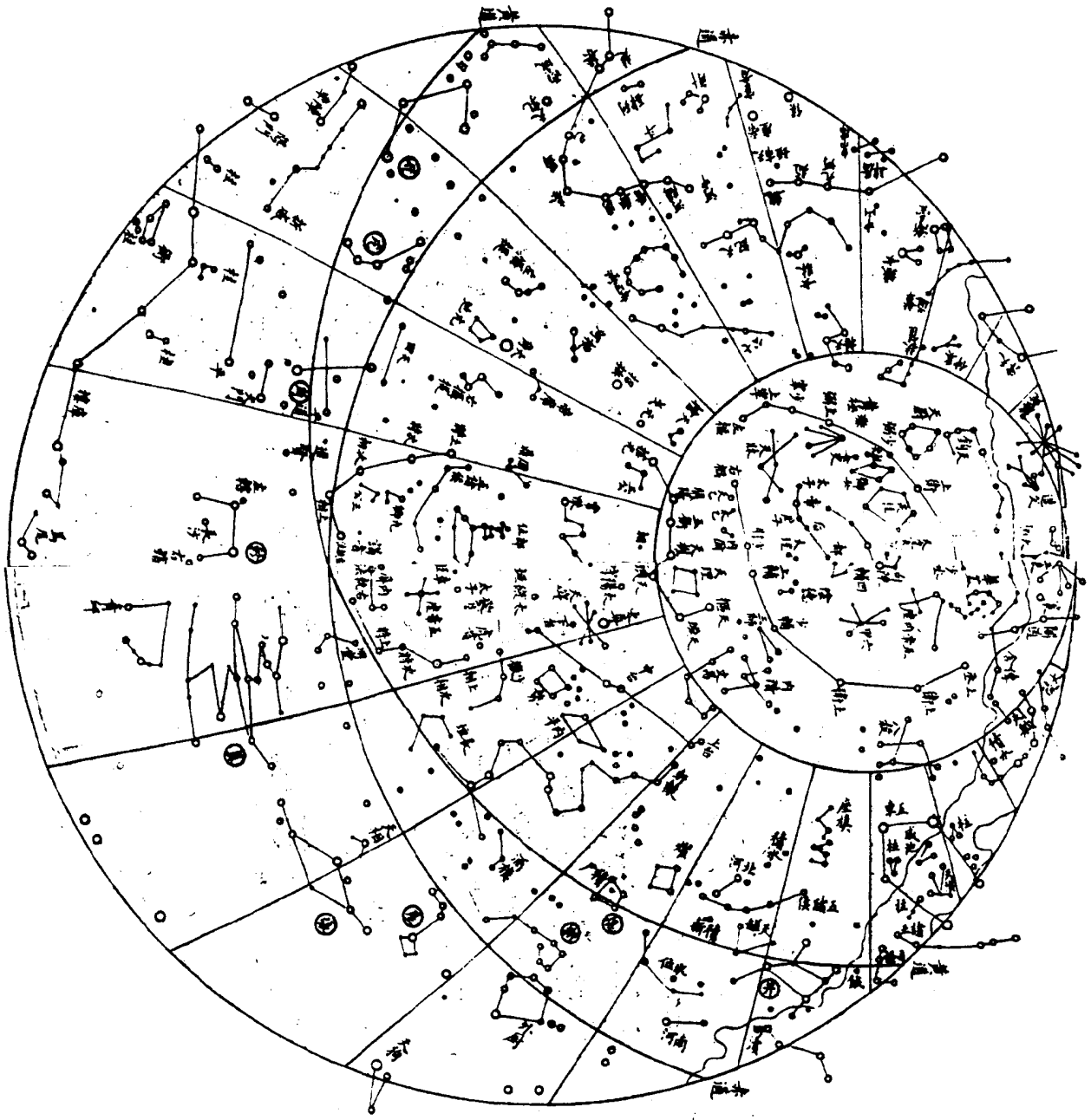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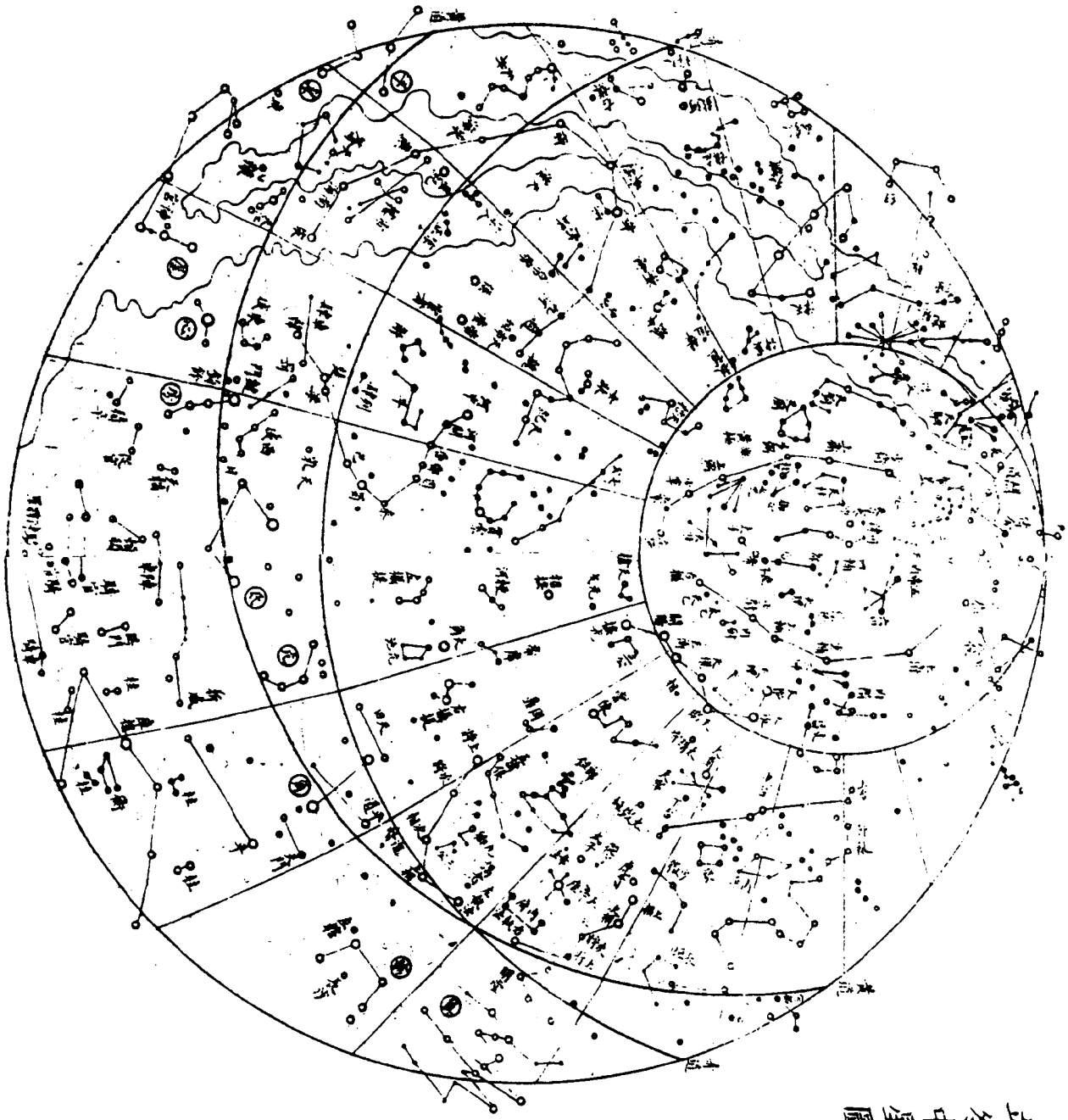
夏至中星圖



立秋中星圖



秋分中星圖



立冬中星圖

七政歌

日秉眞精號太陽兩間之陽氣皆本於日一日一度有其常計日行一出一沒左旋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是爲右旋一度日行之度曰黃道此歷家制鋼儀以黃道斜交赤道旁赤道去南北二極各九十一度強乃天體之中畫之故曰黃道○黃道之樞別有南北二極腰歷家以赤畫之故曰赤道○赤道之北極在紫微左藩之外當天鉤天厨之間去紫微天極二十四度南極亦恒隱不見海外星占在十四度夾石附白之間去天極亦二十四度一出一沒爲晝夜此隨天左旋而有出沒一南一北分寒熱此逆天右旋而有南北四時八節由此生二十四氣從茲列赤道之南二十四日行至此爲冬至在赤道南二十三度三十一分○○此日度每度分六十分也○日行最南去中國遠故盛寒自此右旋爲小寒道南二十三度間小寒在赤道南二度四十六分大寒日道

當何處赤道之南二十度在赤道南二十度十二分○一歲終赤道之南十七度一歲之首至春遇立春在赤道南十六度四十分自此右旋爲雨水十二度間爲日軌在赤道南十度三十分赤道之南六度零雷聲初動蟄蟲驚在赤道南六度十九分自此更行交赤道二月春分寒暑平晝夜均清明又出赤道北日躔六度有奇索在赤道北六度十九分北行穀雨三月中道北十二度行蹤在赤道北十度三十分漸漸北行當立夏十七度間日所舍在赤道北十六度四十分赤道之北廿度餘小滿麥秋三葉殺在赤道北二十度十二分再交芒種五月節道北廿三天漸熱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四十六分行當北陸二十四夜短晝長爲夏至夏至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三十一分○日行最北當中國上而盛熱自北稍南交小暑道北二十三度處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四十六分六月之中大暑天道北廿度太陽躔在赤道北十度十二分立秋道北十七度碧梧葉隕西風妒在赤道北十六度四十分從茲處暑暑初平十二度間當日路在赤道北十度三十分夜氣新涼白露零日於道北六度行在赤道北六度十分從此又行交赤道八月秋分晝夜均寒暑平日漸南九分行及寒露赤道之南已六度在赤道南六度十九分青女降霜秋氣深道南十二度相尋立冬之日日何處赤道以南十七度在赤道南十六度四十分漸漸寒侵天小雪道南廿度無差別在赤道南二十度十二分再出道南二十三紛紛大雪寒威烈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四十六分又交冬至爲一周二十四度南陸求仍在赤道南二十三度三十一分統

計三百六十日更餘五日三時頭在天分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以每度六十分分之則十五分也故日行亦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後復於故處以每日十二時分之則三時也以日法九百四十分分之則二百三十五分也自今歲冬至時至來歲冬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然大約又欠二刻日行之度有盈縮南行有餘北不足北陸天高度漸舒南陸近下度分促以茲共度公度分二十四氣有疎數日行常但以赤道之北星高而分度舒南陸星近下而分度促此視差也日行黃道積歲平分之數若以天度三百六十五度布算則一日爲五十九分八秒有奇冬盈夏縮冬日行一度一分有奇較平行盈二分故十四日八十餘刻而一節氣夏日行五十七分有奇較平行縮二分故十五日七十餘刻而一節氣然逐日有盈縮日從春分至立夏行黃道四十五度餘則歷四十六日十餘刻謂之空度從立秋至秋分亦行四十五度餘而歷四十六日三十八刻奇謂之共度是逐日刻數不等盈縮之界不在二至在二至之後二度也○自冬至交小寒十四日八時一刻四

分自小寒交大寒十四日八時二刻十四分自大寒交立春十四日八時七刻十三分自立春至雨水十四日九時二刻四分自雨水至驚蟄十四日十一時二刻四分自驚蟄至春分十五日六刻九分自春分至清明十五日四時一刻九分自穀雨至立夏十五日七時五刻自立夏至小滿十五日八時二刻五分自芒種交夏至十五日八時七刻十四分自夏至交小暑十五日九時零三分自小暑至大暑十五日八時二刻十三分自立秋至處暑十五日七時二刻五分自白露至秋分十五日四時二刻五分自秋分至寒露十五日二時四刻十分自霜降至立冬十四日十時零三分自小雪至大雪十四日八時二刻十四分○古法一分自大雪至冬至十四日八時二刻十四分○今法無此疏數之數亦主時憲歷以一時分八刻十五分爲定與古歷書夜百刻者不同

南陸遠軌箕二三北陸遠軌參井間二至所抵宿

此今之春秋二分度春分交道室近壁秋分交道日在翼所抵宿度○今冬至日在箕二度小寒斗八大寒牛一立春女八雨水危三驚蟄室二春分室十七清明奎五穀雨婁二立夏胃五小滿昴五芒種畢九夏至參八小暑井十二大暑井廿七立秋柳九處暑張五白露翼二秋分翼十七寒露軫十三霜降角八立冬氐三小雪房一大雪尾五○凡所云日行幾度至某度者以赤黃二道東西緯度言也所云日在赤道南北幾度者以南北經度言也經宿行天稍不及二十八宿爲經星赤黃交道有差易以茲不便定爲常自古歲差因此積經星不及天動以日差而西日行因歲積有差而躔宿漸東如堯時冬至日在虛七是黃道南抵虛七北抵張三內道交胃一外道交氐末房初也漢太初歷冬至日在斗二十是黃道南抵斗二十北抵井二十四內道交婁初外道交角九也今則南道交翼十八矣北道際參八內道交室末壁初外道交翼十八矣唐傅仁筠答王孝通曰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有差黃道恆爲移易不可執南斗爲冬至之恆星東井爲夏至之定宿也○附考歲差自帝堯甲辰冬至日在虛七夏不降乙未退女十一商武乙丙寅退牛女間周簡王丁丑退斗二十二漢太初元年甲申退斗十七宋元嘉十年癸酉退斗十二晉太元九年甲申退斗十宋慶歷四年甲申退斗五度宗咸淳十年甲申退箕末明洪武十七年甲子退箕七嘉靖三年甲申退箕三萬歷四十年壬子冬至日在箕二外翼十八內室末蓋古歷隨時修改而已至宋何承天始立法疏數不齊以劉焯七十五年而差一度者爲近若計算帝堯至今西學云千餘年所差五十八度矣六十二年而差一度

月號太陰含玉露平行一日十三度更分一度作十九又行七分無差誤此以平行總算之二十七日三十刻月已周天初度合二十七日三十刻有奇二十九日七時奇復行卅度與日會是以一月三十日月光都盡則爲晦每月不滿三十日大盡

小盡由斯異以有七時牽前補後也既會復行卽爲朔朔始也月行疾又出日前也朔後一日旁死魄魄者月之本體也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自明故每月二日月已旁受日光爲朔後二日哉生明哉亦始也每月三日其明始生也一彎蛾眉西畔落月是也所謂蛾眉右旋遠日四分天側受日光爲上弦每月八日或九日與日平分兩相望一輪明月光團圓小月十五夜大月十六日既望之後既生魄月之西畔一線黑十六日或十七日又行近日四分天下弦一半光明沒每月廿二及至周天追及日晦朔循環不曾息朱子曰月無時不受日光但月低於日故晦朔則月之上半受日光而下半無光人不見其光而爲晦矣及上弦下弦則月體側受日光故人見其光半及望則月之下半全受日光而人見其光滿其上半則無光又不正二十九日也又識月行有遲速以茲會朔分疎數日七時有奇也速

行十四度而盈遲行一二度而縮以一日之別附黃道有小輪五度餘間九道分緯度也先儒分月行九道朱道二出黃道南黑道二出黃道北青道二出黃道東白道二出黃道西合黃道爲九道其交黃道之所由北而南爲入陽歷由南而北爲入陰歷月行冬入陰歷夏入陽歷則行青道冬至夏至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入陽歷夏入陰歷則行白道二至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分之宿當黃道西二立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陽歷秋入陰歷則行朱道二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二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陰歷秋入陽歷則行黑道二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東北二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其實非有九道以小輪附黃道而或出或入南北五度餘爲緯度隨在易名耳正交黃道分羅計陰陽二歷亦同論羅列計算也古人於交處以赤黑識之因立羅計之名非有星也入陽歷爲羅入陰歷爲計也月行一周一出入半交道南半入北一周天也道凡十三日九時辰一交黃道陰陽歷月行十三日七十二刻有奇而一交黃道其在黃道內十三日七十二刻在黃道外亦如之合計二十七日四十八刻有奇而再交則盈於二十七日三十刻而周天之數是月行一周又遲十九刻而再交黃道積之則爲羅計遲行之度也小輪高處爲月孛音勃高則行遲低行速遲則日行十二度而縮速則日行十四度而盈也以月高故見其行遲而月體小以月低故見其行速而月體大其高下之故則爲日氣所沖而激轉無止息也月孛順移三度間月一周天更追逐孛亦非有星歷家於月輪高度以白識之也每年日月十二會月十三周正相配子月日月會析木歷今分宮自房三至箕二爲寅宮析木丑月日月會星紀自箕三至斗末爲丑宮星紀之次丑月日月會娵訾自危三至室末爲亥宮辰會降婁自壁五至鬼四爲降婁戌宮巳大梁自婁五至鬼六爲大梁酉宮午會實沈自昴七至參終爲實沈申宮未鶉首自井初至井二十爲未宮鶉首申月日月會鶉火自井二十至張七爲午宮鶉火酉於鶉尾同宮走翼末爲巳宮鶉尾戌月壽星更相會自軫初至角末爲辰宮壽星亥於大火又聚首自亢初至房二爲卯宮大火○此日月會次與古不同因歲差故也其分宮不同本西學也會朔若於黃道中月掩日食於其宮月交黃道則羅計之所也月交黃道而不值合朔則不食日月合朔而月不交黃道亦不食惟月交黃道而適值合朔則東西同度南北同道月掩日而日食矣游子六日月行最低而入交有淺深其在正交則食必既然地下經緯度又有不同故正當交下者則見其既若南北偏見則又各有遠近分數之不同矣故日食之分數天下各異日月相望於黃道月抗陽光月食同月交黃道而不望月望而不交黃道皆不食惟月交黃道而適當望時則月抗日而月食矣先儒之說謂日體中有黑虛謂之闇虛月當闇虛日光不照則月食西學之說則謂月體卑而小日月正對則日光爲地盤所障而不能及月故月食是月之食實地爲之障也○日食以入交後深爲食分多少而地有旁正之方不同中國居赤道北故冬月日行赤道南而月交黃道際羅則雖正交中國望之自側月在日下而南無由掩日雖交不食矣若際計則去交度雖遠而中國望之已正掩日或食且既矣月在日下而北故食反多也又月之掩日自西而東故大抵西方見先時東方見後時而食在辰酉之時則東西所見又有不同者若夏月日行赤道之北則際計南先見食際羅北先見食正居交下者見食必既矣此日食之不同也月食則必在正交之時爲準有東西之異無南北之殊矣若閒閏月如何積朔虛氣盈更須識統計一年十二會三百五十零四日分日九百四十分更得二百四十八三百六旬以爲率節氣推遷向後軋不置閏則春氣盈於日不曾補四千九百三十五此皆以日分九百四十分積算十二朔虛通總計五

千二百九十二每日虛日分之四百四十三合十二朔虛則五千二百九十二合算盈虛所積分一萬二百二十七時三刻有奇積之三年置一閏仍有餘分追不及七百五十九分三年所積氣盈朔虛共有二萬六百八十一分而置一閏除去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仍餘二千九百二十二分未除五年再閏又過頭添前補後不曾休直待十九年七閏氣朔均齊不再留五年再閏則少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八年三閏仍少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十四年五閏仍餘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十七年六閏仍餘七千三百零五分十九年七閏則恰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要之置閏不計年大略三十二月間置閏而氣朔均齊

但推月內無中氣便將作閏不須嫌三代置閏皆於歲終漢歷乃定於三十二月間然今月又不定三十二月而置閏多在辰巳午未申酉戌之月若亥子丑寅之月則鮮置閏者正以月無中氣

乃可置閏而冬月節氣度促月多大盡夏月節氣寬疎乃有無中氣之月也

填星行天度最高經星之下中央土德穿黃袍性情安重爲福德行度遲遲不肯勞同土德安靜故行恆遲別有小輪附黃道左右八度相環抱以此遲留順逆生日氣衝之旋運掉音調○土木火皆處太陽之上故日氣衝之則輪轉而上上至最高之所則見其留高而復下則見若退而上上至最高之所則見其留低而復上則退行漸疾疾而復留矣是故其行之遲留順逆日使之順在日前二十度以西爲後夕伏西方光不止近日所奪而光爲日也太陽追及與之會是爲合伏暗行路土星行而人不見其行夕伏合伏合計之共有四旬零十時古歷云各二十一日游子六日各凡二十日有四十刻土行一度四十分每度百分教君知離日之後二十度晨見東方光穆穆在日後遠日而光復見也一度約行十五日由疾漸遲更留著音卓○疾遲共八十六日而行七度六十分留三十日留到西方見晨退五旬之餘成夕退行也每度八十一分分僅行五分從容避總計逆行百五日土星共退七度餘古歷云晨退夕退各五十日半游子六日各五十二日六十四刻五十八分各退三度六十二分逆順之交復留滯三十日間如故居留三十五十四秒半游子六日留三十日留滯三旬旋復順半月一度何須問遲疾共行七度半八旬六日有分刊音寸○由遲漸疾亦共八十六日共行七度六十五分回看太陽又近身二十度間還夕伏是爲一周太陽周天已有餘土行十二度而促約共三百七十八日而土星行十二度少大抵近日則光伏與日相衝則行逆縱橫天體四分間填星於此必留迹如日在子而土星在午則土逆行十五日在酉卯而土星在午則留也十五年在赤道南十五年在赤道北約行二十九年餘一回周天徧列宿要須五十有九年始於舊轍從頭復周矣順行則於緯度減逆行則見緯度寬正交黃道無緯度緯度者出入黃道左右八度間也逆行在小輪下半故見其緯度寬不止八度順行在小輪上半故見其緯度狹不及八度也正交則無緯度矣

歲星木德色青青其位稍低於填星職司歲功主恩澤一年只在一宮行宮如玄枵娵訾之宮亦十二年而周天也小輪亦與填星同遲留順逆覓行踪近日則伏遠日留逆行與日相對衝此

剛上星近日廿度而夕伏與日相會爲合伏共伏三十三日七十六刻共行七度七十二分也日後廿度
餘暗行八度而不足見東方順行疾進漸徬徨大約六日行一度遲極還留在
一旁疾遲共一百一十二日共行十七度八十四分○亦每度一百分算疾遲一百一旬餘
二十四日靜留居留二十四日旋復逆退九度半晨夕九十三
日舒晨退夕退共九十三日二十刻共退九度六十六分有二十五秒○將與日衝爲晨退既與日衝爲夕退
逆後復留廿四日然後順行遲漸疾亦約六日行一度時
日與前相合一遲疾亦共一百一十二日共行十七度八十四分順行之度一十
八回首太陽又追及伏又夕總計木行卅二度太陽出沒四
百日恰好一年行一宮十二年餘編列宿八十四年行七

周行度星躍還舊局

熒惑在天爲執法火德炎炎戒赤色其位又低於歲星其
行一倍遲疾日一年小輪周於黃道間一般順逆分遲疾
但是南北緯度間或舒或窄難均一日前廿度而夕伏適
與日會爲合伏一百三十有八日行度剛剛一百足日後
廿度見東方由疾漸遲順行去二百八十有四日行百六
十有六度既然遲極又還留古歷云留十日游子六云留八日逗遛八日
退行遊晨退三旬正衝日晨退二十八日正衝夕退亦行逆十八亦二
日每度分爲六十二逆行每日得十七游子六日各退二十八日九十六刻
四十五分各退八度六十五分六十七杪既逆還留青影暈亦八日由遲漸疾步
寤靳每度分爲九十二每日均之五十三遲疾共二百八十四日共行一百六十六度近日廿度又夕伏日行七百六十八火行四百十
五度約是二年一周匝初冬之際二年期熒惑斯時入太
微自古先儒稱受制謂受帝命也出巡列宿不差池遠於七十
九年求熒惑行天四十周約於此時還故邱伏行留逆又
從頭

太白金行白正白一後一先常輔日其位稍居日之下令
行肅殺司兵革輪附黃道七度狹或順或逆皆一伏日氣
炎炎向下衝小輪因之旋轉激夕在日前逆太陽逆行而迎日也
離十二度而伏藏恰與日會曰合伏一十二日白無光逆行

夕伏合伏各六日合之一十二日合退八度七十分退於日後十二度此日清晨光
始吐晨見東方號啓明十一日行三度許啓明退十日九而退三度六十九分八十七秒逆行遲甚乃還留凡留五日不行遊古歷退六日留八日游子六日退十一日留五日旋復回頭順追日四日半間一度求古歷云四十六日每日行四十六分度之十漸漸疾行如鼓舞日行一度猶未
阻每度九十二分分太白更行一十五古歷云一百八十四日日行一度又九十二分度之十五游子六日遲疾共二百三十一日共行二百五十度五十分追及日後十二
度啓明晨伏無光露晨伏合伏約八旬七十日八日白度之間金
暗渡順行晨伏合伏各三十九日合之七十八日各行四十九度五十分合之行九十九度離十二
度日前行西方夕見號長庚疾遲二百三十日二百五十

度行程疾一日八十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又九十二分度之十
五遲四十六分度之十游子六日
疾遲共二百三十一日共二百五十度五十分遲甚又還留五日古歷云夕退
一旬行度逆長庚退十日九十五刻十三分近日一十二
度間仍前夕伏還如一總計東方見啓明二百四十六日
光晨伏七十有八日長庚又夕見西方二百四十六日見
夕伏十有二日藏金行五百三十九度數五百八十四日當
大約一年徧列宿八年行度從頭覆雖然一歲一周天卻
比太陽行不足啓明只於巽已懸長庚不過未坤旋從來
不見南方位若過丙位爲經天太白經天主兵禍但是逆行當夕
伏日行角亢房心宿金緯在北七度餘金星小輪之緯度也雖近太

陽光燄曉雖當伏而不伏也
辰星體小色正黑職掌農功施水德小輪黃道五度餘其
位漸低行漸迫當其夕伏併合伏各伏一旬有一日此際
晨星是逆行各退八度微不足夕退伏合退伏各十一日
十八刻八十分各退七度
八十一分二十秒合之共二十二日三
十七刻奇合退十五度十二分四十秒逆行遠日十二度
晨見東方遂留住留二日僅留二日旋順行欵欵徘徊尋故
路日行七分度之六古歷云十七日欲追太陽行漸速疾行三日
行四度旬日之間猛追逐古歷云十日游子六日遲疾共
二十七日共行三十一度五十
分日後十二度晨伏行與日偕曰合伏伏行三十五日餘
六十八度半間宿古歷各伏十八日順行各三十四度五
十分游子六日各伏十七日七十五刻各行三十四度二十五分合之共三
十五日五十四刻共行六十八度半行過日前十二度夕
見西方光暗露二十七日疾漸遲三十一度等閒渡疾遲共
十七日共行三十一度五十分復留二日將逆行恰與太陽當面迎前途
望日十二度依然夕伏不曾停總之晨見卅九日中間三
十六日伏夕見西方亦卅九又伏二十二日足歷日一百
三十八水行一百十七度一年不及一周天十三月餘方
徧宿直待四十有三周四十七年還舊遊但因體小兼色
黑必須挨候細尋求大抵春見在奎婁夏月恆於東井遊
秋在壽星宮畔覓冬時晨夕候牽牛水星之緯原不遠其輪
小若是向南更易掩若春會日於降婁此後去離晨不顯

秋合太陽於壽星晨星之緯向南行此後去離夕不見莫
作尋常一定評又按張胄玄曰星以同類感召則相隨而
出如水星平晨見在雨水者即當見不見
若平晨見在啟蟄者去日十八度外四十六度晨有
木火土金一星在則水星亦相隨而見矣是或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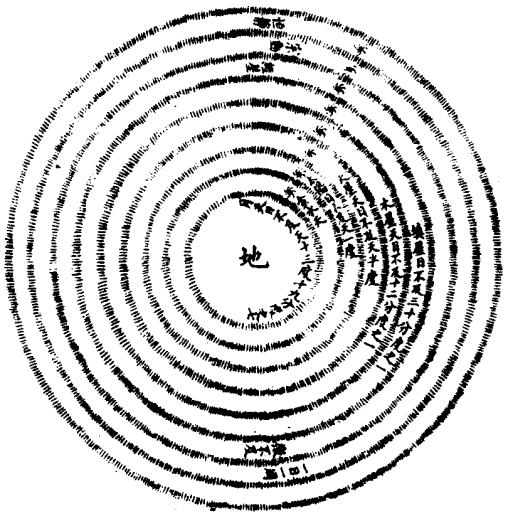
四餘歌

天首爲羅即入陽歷地尾計即入陰歷羅睺計都位相對本是月交
黃道軌古用朱墨爲駐志度分五百三十分羅計日行二
十八退一十九日退一度并無遲留與伏逆此因氣朔有
行盈虛分布周天與各日一歲之氣盈朔虛凡餘一萬零二
百二十七分以分布之各日則日得二十八分有奇積十九日而得五百三十分有奇合一
十九年氣盈朔虛之積爲閏者凡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
三分以分布之周天各度則每度占五百三十分有奇故
羅計亦一十九日而退一度是月道之交軌每日退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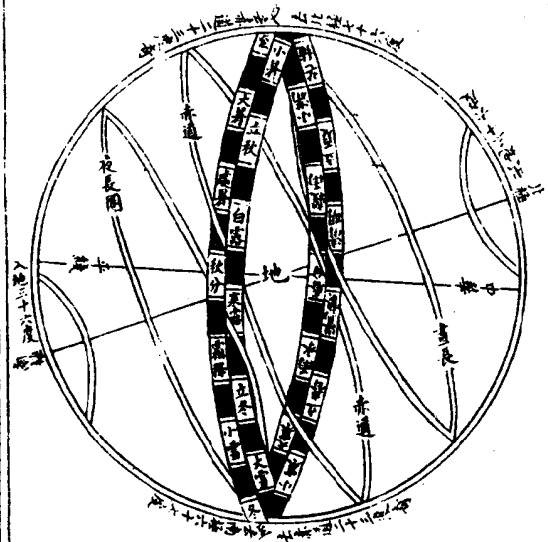
三十分度之二十八一章七閏無餘分十九年七羅計一十九日而退一度也一章七閏爲一章羅計一周如晝一月之交軌復如舊再將行度從頭覓日月薄食亦多同大約又還先六月○月孛是月最高時月輪高處古者因將粉識之九日順行移一度九年月孛一周移月行二十七日四時已一周天以二十七日之圍徑計之則得九日一時餘故孛以九日順移一度九年而一周則月之大小畧同也月遠孛則行速近孛則行遲故朔時亦有疎數或有三大三小據月孛而可定也六十二年而大周七周孛行宿度又從頭要知每月大小盡可於六十三年求欲求來歲之月大小則考前六十三年之月大小也稍有參差而已○紫烟原來紀烟盈朏之用紫因立名二十八日順移度不及二本因月已一周行月行二十七日三十刻有奇而一周天一周之後則又行三十度而與日會然其交黃道也則每二

十七日四十刻有奇而再交月十三周而猶有朔虛視月十三周而朔虛之分可考則日之氣盈亦可考然與周天之度數及日月之盈虧大小無與二十八度一周天此於也故西學只留三餘而不問紫烟二十八度一周天此於宿度無關聯只借天度作記數不與羅計孛同年猶不同類也○羅計孛炁本無星古人設法虛立名堪笑術家無見識强把將來隸四行術家以羅爲火之餘計爲土之餘孛爲月之餘炁爲木之餘獨金水無餘氣云四餘皆爲太陰起不獨太陰有交軌五緯之星皆有之但因視遠不能紀五星皆有小輪附於黃道則皆有交軌皆有羅計孛皆會太陽則皆有晦朔弦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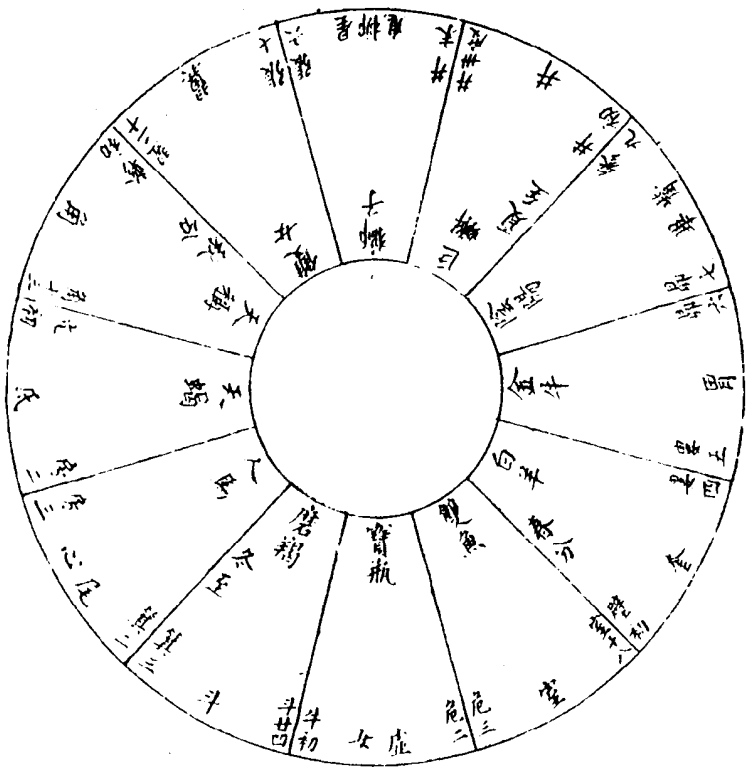
九重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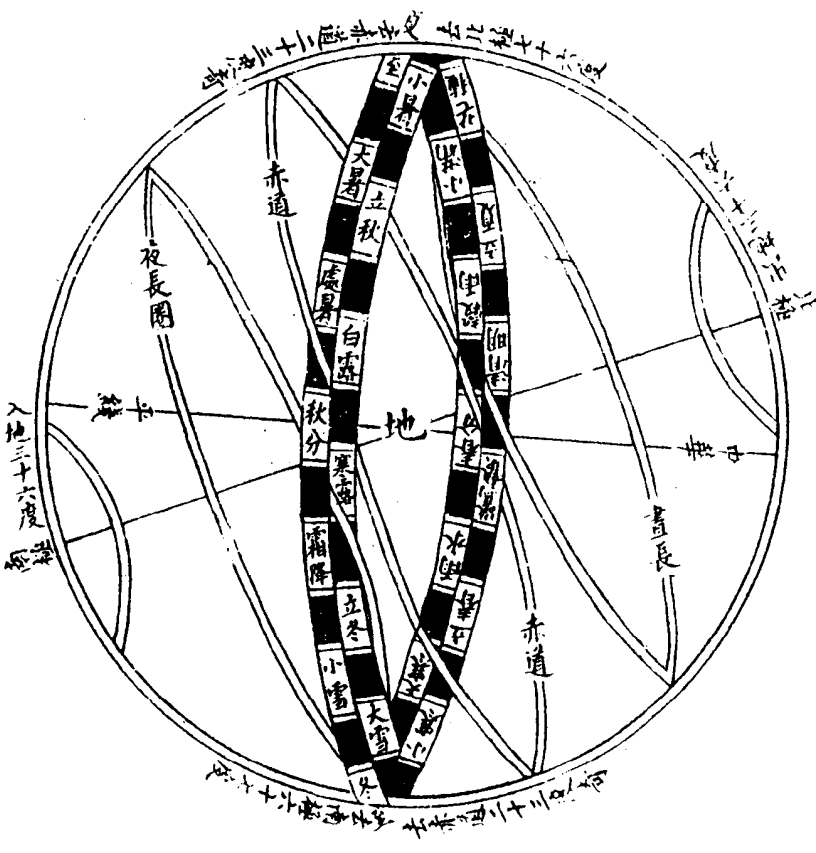
二十四氣日躔黃道圖



二十八宿分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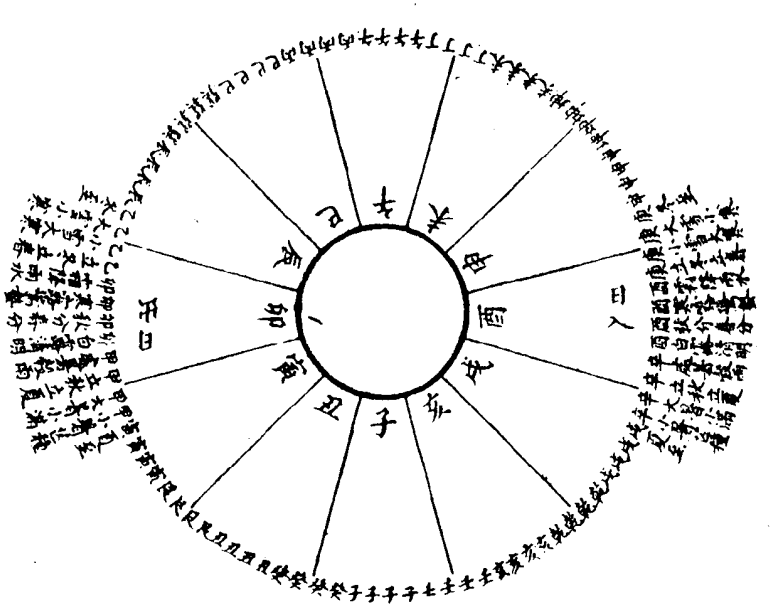
二十四氣日躔黃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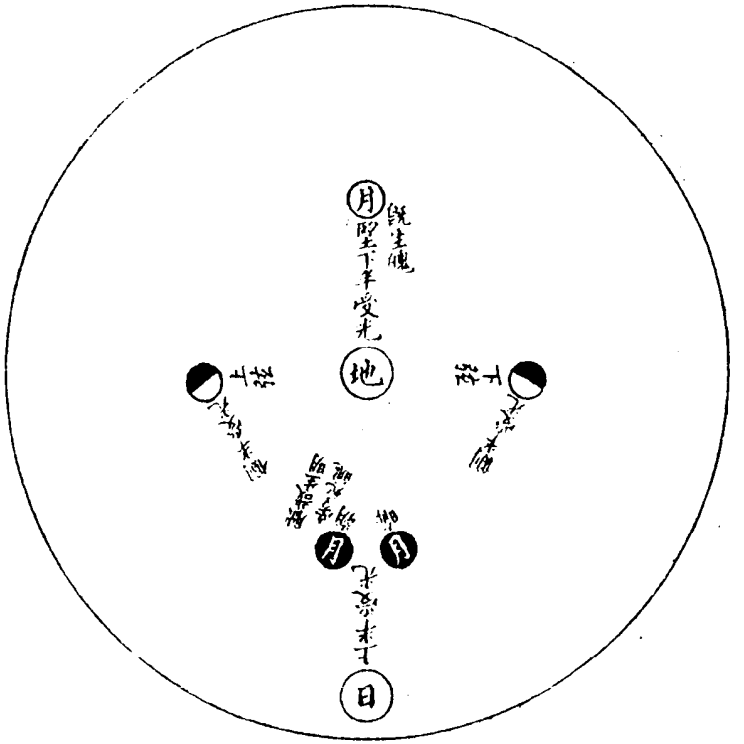
二十八宿分度圖

節氣晝夜時刻圖

太陽出入方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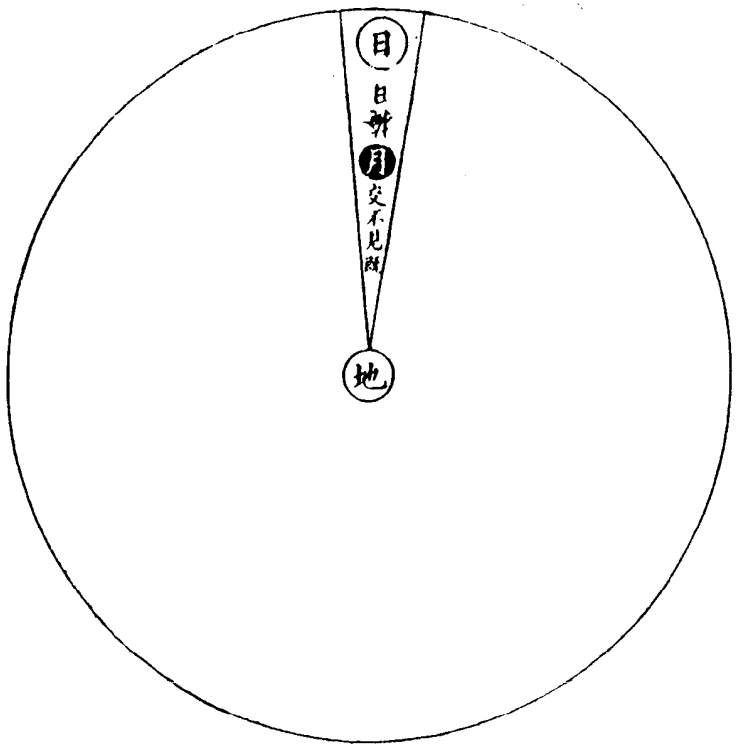


太陰晦朔弦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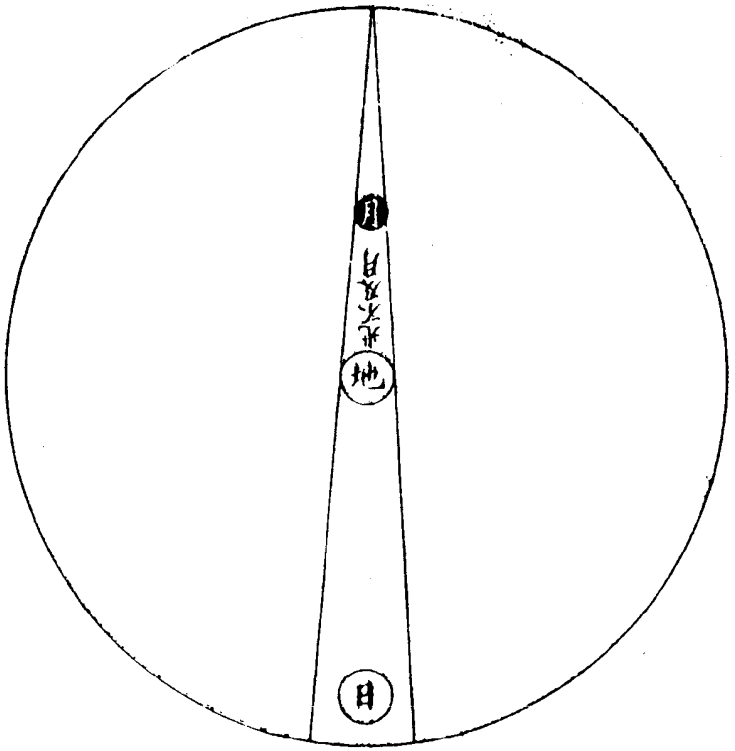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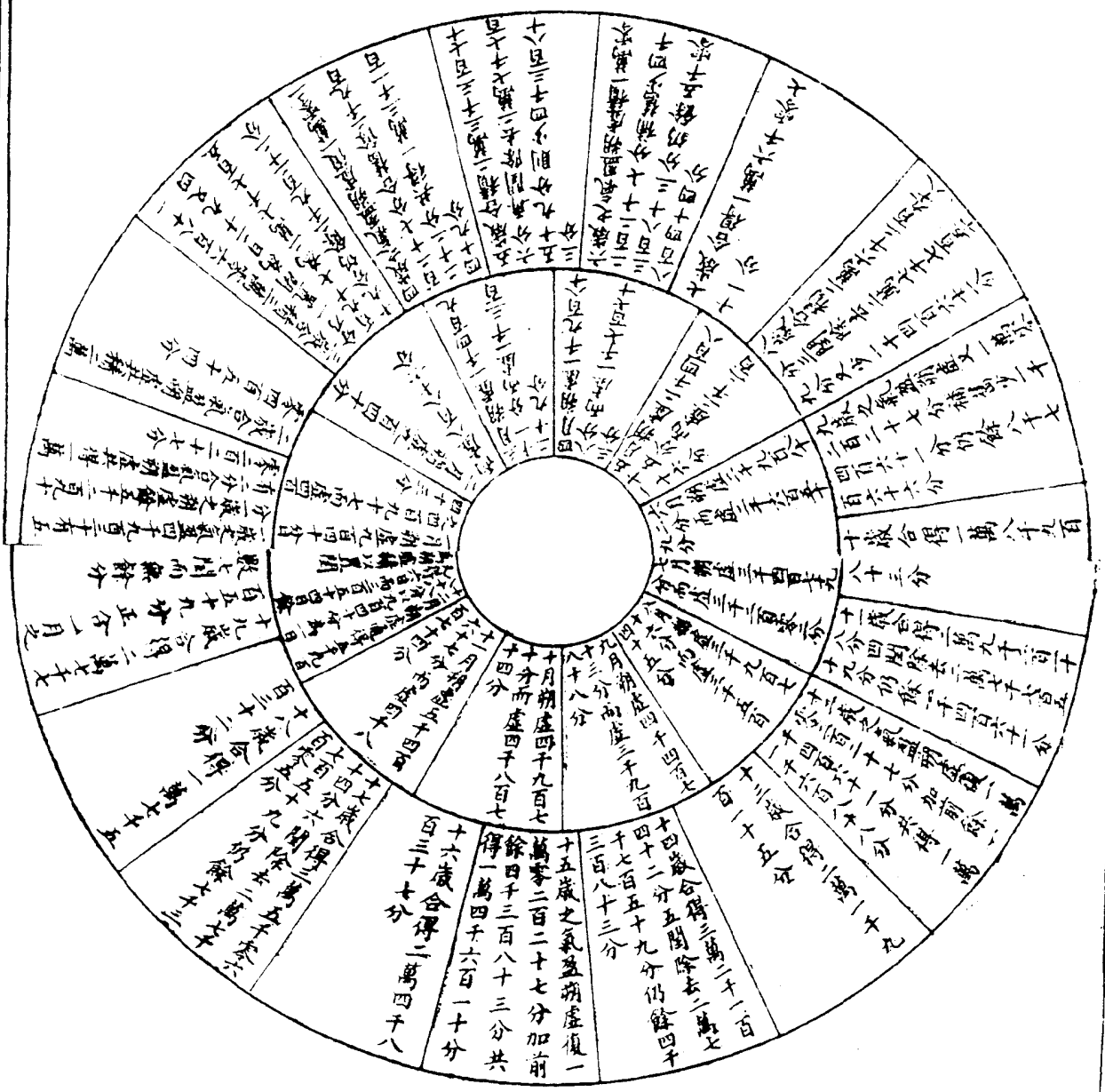
日行九道圖

日食圖



月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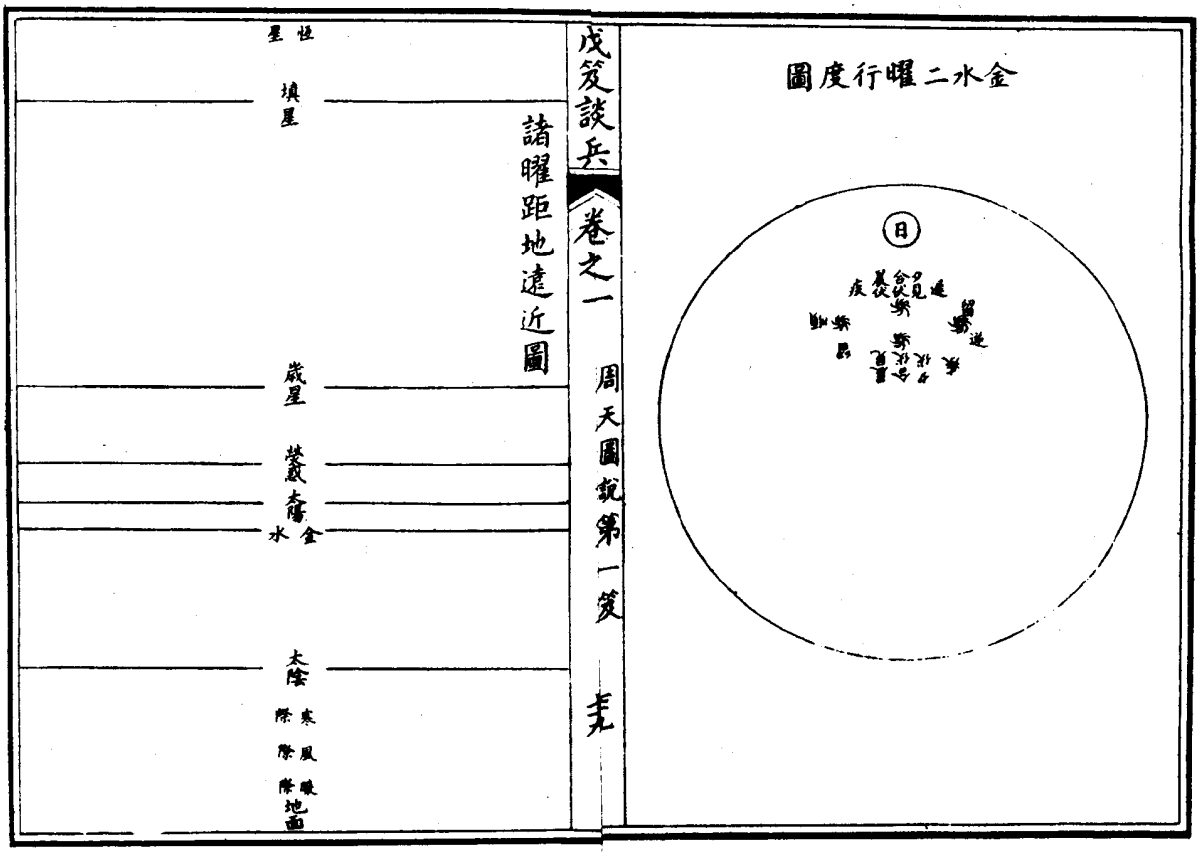




元盈朔虛十閏圖

圖度行曜三水金

圖度行曜三火木土



祀分歌

大角爲天王帝庭龍角亢氏皆下橫太微都宛王木德人倫始開文字明以茲陳野祀大角氐穎光察作分星開人事之首故爲木德主仁而生物也其祀始主角亢氏而後之居其墟者因之遂爲分星故陳宛爲太微之墟今陳州開封府汝甯府及潁州皆其分野也闕伯分商祀大火心主明時房主馬今之歸德古商邱睢邳宿亳皆其野帝封闕伯於商邱主祀大火左傳可考今之歸德府徐州府睢州亳州邳州市垣帝座宿州泗州皆承其分祀也天市垣當尾箕北入尾度

黃帝都涿王土德舟車布帛自茲成分土列邦由此悉以茲禋祀尾箕星幽燕境內皆如一爲土德而帛度車肆諸星皆在市垣也今順天永平涿薊宣化保定諸州郡以及遼之東西皆仍其分祀也沿河以北有天

津滄濱河間附斯論此不拘二十八宿而各以類及形勢附祀今之天津府河間府及濱滄景德通等州皆江湖之際分南斗天官書亦云斗江湖此其洋分祀所由來淮南當分占此也自淮水以南浙江以北今江甯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通泰高郵淮安鳳陽壽州廬州無爲六安滁州和州安慶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廣德杭州嘉興湖州嚴州九江南康饒州郡湖以東乃其分野餘則浙北皆其守

牛女分矣勿混少康庶子封會稽水功緒禹未曾禀以茲明祀分牛女天田羅堰在南郵同陴○少康庶子無餘封越牛女在其南皆主溝滄畎遂之事無餘實纘禹功而分祀之今紹興甯波金華衢州廣信凡浙水以南分野也牛南更有狗國星北主鮮卑南畬民北畬音蛇○鮮卑在營平之北畬民處甌閩之間今其俗飾爲狗頭者是也上古玄囂司水正送死歸藏是其柄主祀虛危墳墓星海岱之間同祀熒音詠○虛爲哭泣危爲蓋屋是送死歸藏與凡蓋藏之事皆法

其象爲水德行冬令也玄囂與玄枵同帝禹之祖蓋居海岱之間而分祀之今濟南青州萊州登州平度膠州當海諸州皆仍其分祀也紫微帝座當室壁顓頊高陽王水德修明歷數開人元五星聚室無差忒顓頊以茲都帝邱河泲之間祀分域此帝座在紫垣後門間故當室度也顓頊甲寅歷泰漢間猶宗之亥終而子復陽孕於陰應水德也河泲之間今東昌濮曹衞輝大名順德廣平彰德磁滑皆仍其分星也奎婁之北天將軍上戴華蓋旁南門少皞金天都曲阜修明百法鳩萬民以茲義德祀天目今古相仍是魯分鳩聚也天目奎大星少皞能承黃帝之法而成其功故爲金德今兗州府東平濟甯沂州泰安莒州海州南州及淮上當仍其祀分也婁收金正成萬物倉廩囷庾備秋穫當時主祀胃昴畢恆山前後其分域胃倉廩之官畢田獵之用倉廩囷庾諸星皆胃昴畢南秋事也今正定趙晉深冀保定以西北及大同朔平應蔚忻代皆仍其

祀分也天街南北分華裔音異昴爲髦首沙漠地北有卷舌含天讒于今棠古北藩是大同以北應主祀昴宿也帝命實沈居大夏觜參位在天河下河之東畔太行西汾晉之墟是分野帝使實沈居夏左傳可考祀觜參主兵亦主水也今平陽晉絳蒲解隰吉石霍汾州太原平定保德岢嵐潞安沁遼澤州皆仍其分星也井北五車八穀明分明柱稷祀分星秦雍渭汭皆其野分田積水農功成五車明四時八穀時地利井以分田水府四瀆水位積水皆農功農事也故稷以祀分周稷封部亦其野也今陝西關內南阻終南之分仲張實始爲弧矢分祀天弧居蜀野弧旁天狗及天狼微外羌戎皆候此自漢中以南巴蜀之地實分祀弧矢其西則犬戎氐羌其南若雲南貴州則當候之於天狼天狗也祝融分祀柳星張軒轅三能北文昌文明之德午位當陝洛鄭許連南陽古祝融之墟周鄭分也祝融亦兼后土今河南府懷慶府南陽府及鄭許鈞陝汝鄧裕諸州皆仍其分也太微帝座當翼軫太微帝座入翼宿度火德炎炎光熛熛赤帝神農起烈山焚萊布種抒民隱以茲禋祀太微垣楚地分星仍作準焚萊爲田日中爲市湯藥療疾皆火德也故荊楚爲烈山之區神農所從起也今衡山以北湖廣之地及鄂湖以西巫山以東荊山以南皆仍其分軫之左轄有長沙今長沙府及袁吉諸府應之也青邱自是嶺南家嶺南兩廣及貴州東畔及江西南贛二府皆當候此東甌三處甌閩粵莫把分星忒認差東甌星在翼南主蠻夷三處則今之福建及浙之溫州台州處州皆分東甌勿概以爲牛女分也北斗魁主華西偏衡殷中州河濟間杓主海岱以東北此亦分占自古傳本史記九州封域有分星當日周公豈不經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周禮周公所作也四國同災

何所驗試今還問左邱明星孛大辰而宋衞陳鄭災亦以分野占也見左傳但是列宿隨天運豈將地下方隅認不達分星所自來錯把軍州分度應分星之傳多有訛舛卽如史記以角亢氐爲兗州房心爲豫州室壁爲并州胃昴畢冀州觜參爲益州已皆錯祀所更錯者觜參大夏分星在冀州而益州卽四川梁州南徼也今人月以角亢氐爲鄭分則尤訛矣乃爲周禮疏者又徒以地之山川形勢與天之星位勉强牽合如李淳風又强隷分爲入某宿某度此眞如於鑿圓柄愈不合矣抑知列宿在天東西周布皆在赤道南北且中國在地僅占數千里其外四方尙數萬里何由以僅在赤道北一片之中上而盡分周天之度數邪故後世因見及此而遂盡闕之以爲不足信而不知其又已過也要皆不察分星主祀之所由來耳天雖垂象列星辰命名取象則由人福禍妖祥如影響端從氣𢤦與精神人心所主天從之況復明禋自昔時變動皆由人感召不須詭秘說天機

戊笈談兵卷之二上

新安汪紱著

同懷兄汪曲水參

七曜災祥第二笈

汪雙池曰余讀甘石氏書及司馬史其於天人之際已畧可徵哉班氏本天官書爲天文志而晉唐宋諸史亦皆有所稱述焉及災祥賦言七曜象考類應益詳備可卜物矣夫人事召於下則天道感於上天象變於前則災戾應於後呼吸之理也惟德動天人主之事而談兵者亦時事焉昔詩人憂離畢火攻占翼箕光武驗太白李

晟避守歲往事然也夫私習固當禁矣但妄言亂衆可誅而或考以備用亦儒者分非所論也錄此篇以在變

一著在齊賦

一占日

一占月

一占五星

一占孛

一占經星

一占雲漢

一占雲氣分野

在齊賦　汪紱著

在察也齊之也

乾吾父坤吾母相承一體

人之氣即天地之氣

日吾兄月吾姊同氣連枝

王者曰兄而月姊

故禍福之幾先必災祥之預告

如下文所述

在內則有光芒明暗失色之形在外則有雲氣虹霓掩食之變

在內謂日月之自變在外謂外物之相侵掩食之說見首笈

月行失度則晦明踰節日威不肅而星月同輝

晦明不節如朔朓之類

斯天之面命耳提欲人之側身修德

董子曰災異之降天之所以仁愛人君正此意也

金司輔木司歲水司時火司法土司宿斯吾父母之大臣

此五緯之所主也藥天道察列宿故曰大臣

東蒼虬南赤烏西咸池北玄武中璇璣是我一家之庶職

此五宮之列宿也璇璣北斗也各有所司故曰庶職

紫微爲宮闕閶闔爲天門至尊之所

北辰之所居七政所不入也

太微爲前朝天市爲後市御事之區

古者王城之中前朝而後市紫微太微天市三垣之中皆有帝座故特言之

五緯循行列宿經星靜拱北辰

經星凡不動之星也隨天右旋而北向也

所主之各異庶采官司分野之不同公卿采地采地之采去聲

所主各異如奎主溝渠鬼主祭祀之類采事也分野若角亢氐爲豫州房心爲徐州之類采地食祿之地也此又借人事言之

行度各有其常動靜必安於故

五星行度雖有遲留伏逆之殊而究之各有常度動乃政也靜經星也

凡五緯之行東曰順西曰逆同舍曰合同宿曰聚當去而不去曰守不當至而至曰犯入其列中曰入遮其經星曰掩

此言五行之變異

凡列星之屬安曰靜動曰搖失位曰徙不明曰昧明大而有鋒曰芒芒長而四出曰角失其本色曰變易其大小曰非

此言凡星之變異

水好流澇火好旱亂木好饑疫金好兵喪五行之性情不一安其常度則不爲災或有變異則各以類應矣

箕翼好風畢井好雨亢鬼好疫柳栢好兵列宿之者欲不同栢音棒者同嗜

洪範曰月之從星則有風雨此之謂也凡星各有嗜欲不同此特舉其大畧而言之耳

或失度以相從則災祲之迭見

若月入畢則水災火入心則亂之類是也

本無而或有孛彗之流觀象以立名各有其應

本無此星而或有之是非星也氛祲之見也觀象立名若彗如掃帚天劍如劍之類各有其應如彗主布新除舊及在何分野則何地當之之類

此乾象之大畧惟人主之能回

以上言天象以下皆以人事應天象

昔箕子陳疇於周室必修五事以召休徵皐陶告誡於虞廷亦撫五辰而凝庶績蓋視聽於無形無聲卽孝子之先意承志先去聲

箕子紂叔父五事肅乂哲謀聖也貌嚴整曰肅言有條理曰乂視之智曰哲聽而能度曰謀思無不通曰聖尚書武王訪於箕子箕子陳洪範九疇其第八疇曰庶徵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時各以其時不爲災也暘晴也日也燠煖也休徵美徵也咎過也恆不以其時而常然也狂則容貌不肅僭則言不順理豫者怠而不能察遠也急者燥而不能度是非也蒙不通也容貌屬水故徵以雨言屬火故徵以晴視屬木故徵以煖聽屬金故徵以寒思屬土故徵以風各以類應也撫順也五辰五行也績功也凝成也尚書皐陶曰撫於五辰

庶績其凝言順五行而無不和則庶功以成也禮記曰孝子親於無形聽於無聲蓋孝敬謹慎之至父母雖未有形聲而視聽不敢越也孝經曰孝子先意承志言先父母之意而承其志蓋亦不待言而後喻父母之意而常體親心者也此又借人事以言之謂不待有災異之至而常修德以合於天心如孝子之先意承志焉事天事親其道一也

恆星雨隕周室列於諸侯太白經天晉祚移於劉宋竟忘乃父三撻之愛終遺十歲迷復之眚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恆星列星也隕如雨胡傳以爲隕星之多也蓋周室自此而不復振五霸迭興晉義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未幾而劉裕篡晉爲宋撻打之也伯禽入見周公三見而周公三撻之伯禽不知其罪以問於商子商子曰盍觀之喬梓乎喬木父道也其體高而仰梓木子道也其體低而俯伯禽見周公俯首垂佩周公乃不撻引此而言天之以災異誡人君猶父之以笞撻教子也易

復卦上六爻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迷復昏迷而不知復也天以災異警戒人君而人君不知恐懼修省是猶父教其子而子不知悔過終至於敗亡也

宋景公出有德之言而熒惑退舍子產修人道之邇而鄭國無災觀天變而修己之德是改過以回親之怒

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分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以治國者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孰與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人死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可以災災是夕熒惑退舍子產鄭大夫春秋昭公十八年有星孛於大辰左傳載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及宋衛陳鄭災裨竈復請曰不用鄭將復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遂不與鄭亦不復火此因天變而自省者猶子之改過以回親怒也謂天變爲不足憂其安石之驕癡乎罪多參而責命乃商受之不肖也參同

王安石字介甫宋仁宗相常謂天變無與人事猶驕癡之子恃父愛而不知其喜怒也尚書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商受即紂也爲天不肖之子也

星入井之爲渴符生何敢於欺世也火既退而復守李晟亦可謂知天乎

符姓生名在晉時爲秦主北史秦主符生時有奏太白犯東井者曰井爲秦分太白論見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自爲渴耳何足怪乎未幾而符堅弒生自立謂其敢於欺世者以其不知戒懼而又爲掩飾其事也李晟唐德宗將唐史屯兵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或勸曰熒惑已退可速用兵晟曰汝安知天道及克敵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五緯盈縮無準晟懼復來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衆皆曰

非所及也蓋將兵者固貴於能察乾象而晟乃更懷敬畏之意是則其又深於乾象者也

要之景星卿雲天所以獎勸予善災祲變異天所以儆戒予愆卿去聲儆同警

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之瑞也宋符瑞志曰堯即位七十載景星出翼舜時景星出房逸詩曰景星燦兮卿雲爛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卿雲見後笈

人事之不臧則星辰示變而日月告凶君子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而萬物可育

總要歸於修人事也

日爲太陽衆陽之宗人君之象也禮祥之占宜先觀乎日
列日占
㊣ 日中有王字
聖王在上民所歸往天下和平王道蕩蕩
○ 日有五色
日成五色光輝四出飛龍在天位乎天德
上下彗四
日有四彗光芒外射入君有德澤被天下
二彗下垂
兩彗下垂囷囷洞黑雞笙再植肆赦雪災

◎ 日有重光
日有重光王坐明堂泰山之上梁父之旁鞫右升中四國
來王
○ 日上黃氣
日上有氣黃而英明必有善祥喜見宮庭
○ 日上青氣
日上有氣色青而潤處士彈冠國登髦俊
○黃日旁黃氣
黃雲捧日四方來格西旅底貢越裳重譯
○日旁有氣如龍鳳形
蒼龍彩鳳與日爲鄰明良遇合天下歸心
○ 日色不明
有日不明黯然如黑國有讒慝上下蔽塞
○日入而暗
○日中而暗
○日出而暗
日出而暗君有疾病日中而暗君政不明將入而暗國有
凶喪病叶賓王反
明叶謨郎反
○ 日色赤
色赤如赭民怨歲旱色赤如血主喪臣叛
雲盡赤而光暗

雲赤而晦四海兵起日中出沒喪主失地叶上聲
㊀ 日中烏見
日中烏見主昏政亂君不知戒下民離散
日消小
日旁赤雲羣飛如鳥
日消而小旁飛赤烏其君有凶命未易保
○ 日隕 紱按日不隕光搖則若隕也其搖也或侵雲氣光定則止若復上矣
赤日方升忽墜若隕其君失政下夷於臣
○ 日鬬 紱按日無兩兩日相鬬其一非日也有雲而見衆日雲疊而有厚薄日影映射而成也無雲而見日鬬日光左右搖也左右搖者陽不足主也
日復有日兩日相鬬天下分崩兵不可救

飛流犯日　星月晝見

星月晝見君弱臣强飛流犯日民疫君崩江反叶兵

日中黑氣

日中黑氣動盪陰翳不有臣叛必有隱蔽

雲間日影屬地爲足

雲間日影屬地爲足赤則兵舉白則兵覆

紱按日影屬地必於日昃雲之在上去日遠遠近百里則不同雲不可以占惟隨所見之地或當之耳大抵三日之內有雨則亦不爲咎

黑氣如龍卿日　青氣如龍守日

黑輪御日下有叛臣青虬守之叛逆將成

雲如青馬青烏向日

青馬青烏其象休囚向於日下國有大憂

黑雲如虎蠲

黑雲如虎蠲

如人在日中背卧

黑虎蠲蠲黑人背卧邊臣背叛其禍將大大都卧反

赤雲如輪

赤雲如輪

氣如冬株

氣如冬株

赤雲如輪甲兵芸芸氣若冬株禍及武臣

如人持人牽在日下

如人持人牽在日下

人持人牽來與日鄰叛逆其興兆民不親

如斧鉞在日旁

雲如斧鉞臨於日側君有大憂非刑則疾叶兵

氣如牛馬走日下

氣如牛馬走日下

氣如牛馬奔馳日下必有破軍死傷積野

黑雲貫日

黑雲貫日

黑雲貫日下有兵起三日之內有雨則解叶講里反

赤起如血

赤起如血

赤氣如血覆乎日上大旱千里民離國喪

赤杵舂日

赤杵舂日

赤氣如杵沖乎日裏非兵則癘萬人同死

氣如垂衣

氣在日下郎郎當當有如垂裳天子之祥

氣立日旁

氣立日旁

若有異氣立於日旁宮闈之中必見鬬傷

氣交日下

氣交日下

兩氣若蛇交乎日下下有盜賊猖獗於野

氣如人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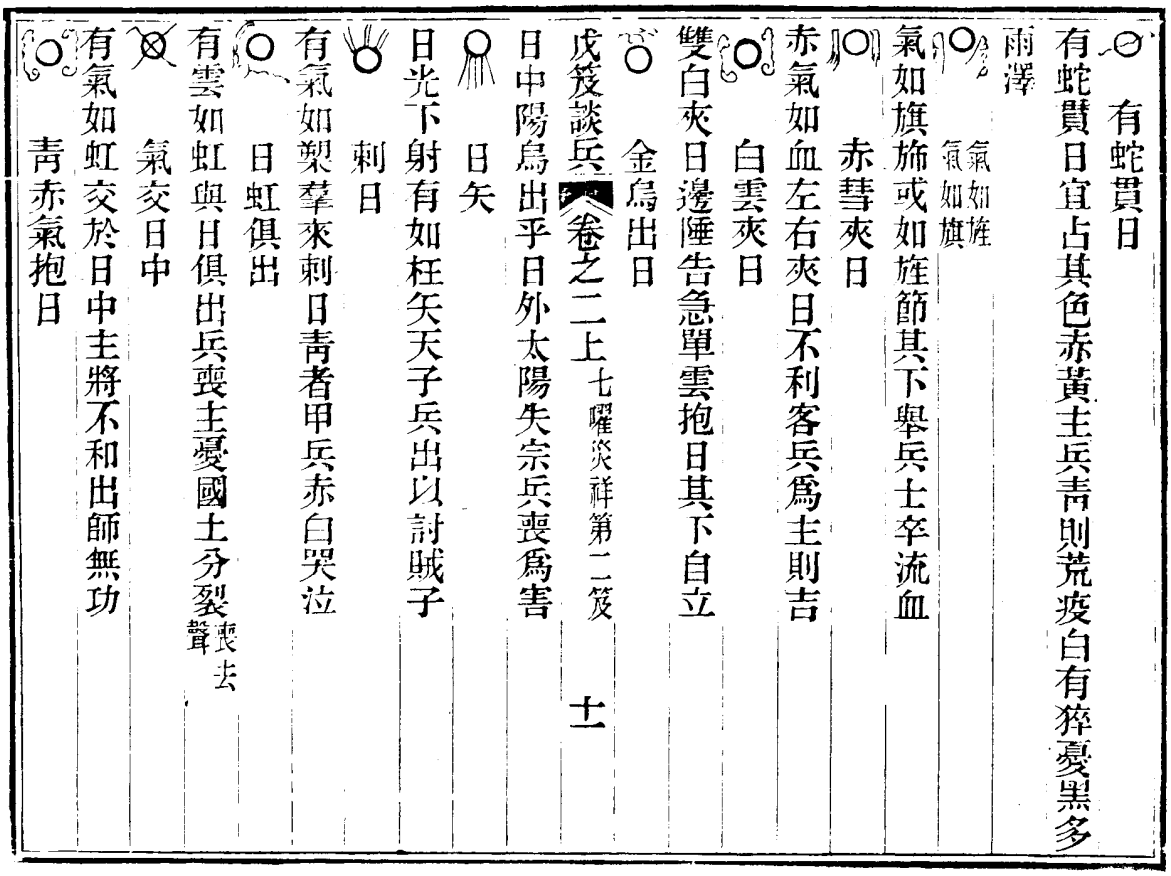
氣如人頭

氣若首級纍纍近日兵戰於郊千里流血

青氣覆日

青氣覆日

氣青而潤覆載夾日討叛行師則有大吉


有蛇貫日
有蛇貫日宜占其色赤黃主兵青則荒疫白有猝憂黑多雨澤
氣如旌氣如旗
氣如旗旆或如旌節其下舉兵士卒流血
赤彗夾日
赤氣如血左右夾日不利客兵爲主則吉
白雲夾日
雙白夾日邊陲告急單雲抱日其下自立
金烏出日
戊笈談兵 卷之二上 七曜災祥第二笈 十一
日中陽烏出乎日外太陽失宗兵喪爲害
日矢
日光下射有如枉矢天子兵出以討賊子
刺日
有氣如槊羣來刺日青者甲兵赤白哭泣
日虹俱出
有雲如虹與日俱出兵喪主憂國土分裂喪去聲
氣交日中
有氣如虹交於日中主將不和出師無功
青赤氣抱日

氣青赤色環抱紅日子孝於家臣忠於國氣與日背子暴臣逆
旁虹
夾日下垂其長丈餘下或自立民不安居
格氣
格氣橫行上下相平或中或外必見鬬爭
戟虹
或有劍戟夾日而行天下營營甲兵雲興
珥
珥爲壽考又爲勢力雙珥有喜單珥亦美
戊笈談兵 卷之二上 七曜災祥第一笈 十二
三珥
若見三珥辨色占事珥色黃和小君有喜赤兵白喪青疫黑水
四珥 五珥 六珥
四珥而光子孫之祥五珥在旁國有兵殃夕見五珥遠方來王忽然六珥其分有喪
交虹
有虹幢幢上直下交必主淫悖中毒與謠
雙交
日之兩旁有氣雙交君有新寵其樂陶陶

玦

珥缺成玦則主驚敗天子省身以恐致福

纓

日下垂纓兵威外揚闢土得地外國來降

髮

日上生髮人君有德聖人在上天下歸服

載

日下有載廓地千里天子英明盜賊不起

覆

日上有覆將舉封建戎有良幹文武是憲

負

日旁有負亦辨其色黃則德澤赤則得地

足

日下生足內安外附時和年豐天下之福

堤

赤雲如堤赤地千里大則地亡小則賊起

兩珥兩抱

兩珥雙抱福祿之祥四珥兩抱子孫其昌兩珥三抱太和之光兩珥一抱國喜洋洋

珥髮

珥而生髮子孫有慶祛羊反長發其祥宗社之光

珥冠 冠纓

珥而戴冠長享其國冠而垂纓善良踵出珥而垂纓又主后喜

髮冠

髮而戴冠兆庶斯安國有大喜及於鬼神

鼎蓋

冠如鼎蓋匪寇昏媾外國和親邊庭束手

背玦

反抱如背珥缺成玦玦背並見下有叛逆

內交而玦

氣扞日內二見日旁臣有邪行國受其殃

雙交冠珥

日有冠珥雙交在旁叛逆斯除國安其昌有冠無珥雙交在旁有社奸臣國受其殃

冠珥背玦

冠珥背玦雜見交重紀綱紊亂民無適從

乖張

日旁雜見一抱一背是謂乖張臣勞於外兩軍相當順抱擊背順抱則勝居背則敗

日暈

日而有暈多主風雨暈而或缺風從缺至辨暈之色黑主大水青則大風亦云罹貴赤則暑雨白爲凶器黃主年豐各因其類

◎ 重暈

再重成色人君有德忽見三重四野兵戎四重如豬兵敗於野若成五重后憂於宮六日失政七日削弱八暈環圍軍憂民擾九荒十亂禍及青草

既辨其色復論其方獨暈東南國憂將長將沒而暈天下水荒午中日暈天下平康暈輪雜彗兩敵國亡

◎ 暈抱

半暈抱日如物相附臣下歸心國民庶富

◎ 兩抱

暈成兩抱卻主大風軍行見之則有大風

◎ 暈匝不周

暈匝不周既中風雨如或不然分君裂土軍行見之順暈擊缺暈方者昌缺方者滅環國圍城從缺而入城陷功成我軍則吉

○ 日梏

日戴方枷天下不和日梏分兩亡軍敗家

◎ 交暈

兩暈交人兵爭民鬬先缺之方禍不可救

◎ 暈抱雜見

暈抱雜見多見鬬爭抱在暈內城內者慶祆羊反抱在暈外圍城者昌暈抱交錯兩軍俱破一抱暈外得地稱賀

◎ 虹貫抱暈

抱外見暈長虹貫之乃得武臣頗牧之資雲貫其中則生大疫人畜多災主宜修德

◎ 暈玦暈背

暈玦暈背二者雜彰天下大亂軍敗國亡

◎ 四背

日成四背內亂臣反覺起朝端禍流近遠

◎ 四玦

日成四玦亂臣爲逆無兵兵起有兵兵入

◎ 日蝕 日蝕之說見第一卷中

日月之行各有常度陰常避陽則日不蝕天垂災禍以警有位是以賢君因災知懼象以類研因考其占日蝕而風則下擅權日蝕而寒外兵相連日蝕而雨君有隱慾此以晦雨論

日食先時軍政多急日後時食君弱權失當食不食无咎元吉此以時論

紱按先時而食是日行速也故主政多急後時而食是月不讓日也故主君弱權失當食不食則是陽德盛而

陰不敢並也

○ 黑雲守日

日食之時黑雲遶之爲臣不忠君聰蔽矣

妖虹日上

妖氣如虹在於日上近臣犯君趙高爲相

天雞守日 白兎守日

天雞食日后戚爲奸白兎守日兵興民叛 叶平聲

珥食

日珥而食白雲中出欲玩其占先考其日甲乙主兵丙丁爲疫戊己喪師庚辛下殂壬癸土功民困於役此以雲氣及日干論之

每日月食當占其分食於虛危青齊其迹食於室壁衛地不吉此屬玄武當爲水懸食於奎婁魯人惡之食於昴畢趙國憂危實沈之區晉地興悲非兵則疫以類推之食於鶉首秦蜀之咎食於星張三川竭漏鶉尾弗集楚邦何救屬在朱鳥火旱相奏食於角亢鄭國之凶食於房心宋人災重龍尾相爭禍及燕邦叶卜工反或風或澇或疫或蟲牛女在越斗則江淮不有水儆當成畜災此以分野論之

紱閣京房日食占每月各有所主然細求之殊覺義短茲則畧以分野配之乃覺日有所主而占亦有驗云○凡既云齊衛魯趙而又云水疫火旱者一以分占一以行占以行占者不專指其地而言非謂魯衛獨有水疫而秦楚獨多火旱也然此究論其大槩當如是耳

惟天降戒惟后修省恐懼敬承昊天其相之

右日占

月爲太陰衆陰之宗妻道也臣道也若有愆慝於月見之列月占

東 胸

於月之朔東見眉月日行太速君政多急

西 朓

於月之晦日月不會朓見於西上下驕怠

○ 月芒

月戴黃芒國家其昌月色青暗天下饑蝗赤枯亂旱黑疫

白喪

未望先望 當望不望

未望先望攻人得地當望不望舉兵則忌

不當缺而缺

未缺先缺陰道失職非大臣退則君后黜

望前西缺 望後東缺

望前西缺望後東缺是謂反月臣不奉法

當缺不缺 當出不出 當晦不晦

當缺不缺非水則兵當出不出陰謀其興當晦不晦其下失地

月齒

月旁生齒是謂陰讒大臣不和樹黨相殘

月芒

月芒四散色囪而淡是謂陰奸其國必亂

月分

月分而兩禍生逆黨色赤如赭民死於野

月闕 絨按月非有二光左右搖也

兩月並見摩盪如鬬君弱臣强其禍不救

星掩月廹月 絨按掩月非星也或受光如星者也

有星掩月必主兵喪有星廹月兵入蕭牆

纍婁

月見蝦蟆是謂纍婁甲乙東害丙丁南憂庚辛西戚壬癸北愁戊己中土各以日求

惡城

月下有氣如人同行是曰惡城侯王憂生人入見中則見兵爭兩軍相當爲客者勝叶平聲

雲刺月

有雲如鋒來刺夜光邊疆有失將死軍亡黑色主大水色青君有凶色黃后憂

氣如人頭

氣如人首纍纍月旁赤主大戰白主兵喪黑則多雨大水爲殃

雲如鳥獸

月旁飛鳥或如犬豕五日不雨北方兵起

月旁雲

有氣色白單在月旁或二成黑或三成蒼舉兵圍邑城拔邑降

月珥

月如生珥青則憂荒赤兵黑雨白有大喪當昏而珥半妖半祥夜中乃珥邊庭憂惶珥而清明風雨是當白虹貫之

兵失將亡三珥有喜四珥后崩叶卜江反珥成五六寢食不遑

玦

月戴四玦臣謀不就旁見兩背則有反城

抱背雜見

抱月臣忠背月臣逆抱背雜見忠奸成敵出軍見之順抱擊背順抱則勝居背則敗

月暈

月暈主風再重成颶音其不音貝先缺之方風從以至月暈三重天下兵起赤雲貫之其下亡地四重喪亂五重后憂暈至六重其分君愁月所暈之分野七主下凶八則滅侯九重月暈

其下流血十主火災更嫌背玦

暈背

月暈見背所主淫亂背在暈中內私於宮內暈外背則私於外背玦雜暈將亡兵敗

虹霓指暈

月暈見虹虹霓指暈必主敗兵將傷於陣

暈見白氣

暈見白氣察其出入氣從外入圍城得邑氣從內出城內大喜雲度暈中左右吏死

虹干交暈

交暈色赤下有兵革色黃而綠將軍益祿白虹貫之后有陰謀起於宮掖延及王侯

暈抱

月暈不周半抱如負陰謀其彰鬼見於晝

白虹貫月

白虹貫月臣亂干主或主刺客不得安處

暈及五星

月暈及火大兵在野小君有憂土焦若赭

月暈及木其下饑病合暈於氐乃有德令

月暈辰星夏旱春病秋主澇兵冬則憂驚各以其時占之

月暈及金兵戰不勝星暗而角爲客則贏

月暈填星其分起兵德澤不降女后多驚

月暈流曜赤則拔城黃主得地白則豐登黑則覆敗水災其興

月犯五星 紱按星非其度而忽來近之曰犯若所行正度相同則合也非犯也

月犯歲星年饑民散月掩歲星王侯之患舊占木歲星掩月女后憂月犯熒惑大兵時起貴人出走形若相噬禍及師旅月掩熒惑其分亂矣順凌而入東行度也盜賊不已逆犯而入西行度也謀佞得志君子道否舊占有火掩月讒臣興月犯填星其下凌上月掩土星其分城亡舊占有土掩月土功興月犯太白強侯爲難去聲金星

貫月大兵待戰月掩太白君死於賊月戴金星國有卒兵舊占有金掩月臣亂將死月犯辰星兵興卿死月掩辰星女戎將起舊占有水掩月有大水 紱按七政之在天惟月最居下月得而掩五星五星不得而掩月也故元之末年再見太陰掩鼎則月之下於星可知矣是以古昔有五星掩月之占茲皆刪去

彗犯月 紱按彗非星故得而犯月貫月

彗星入月下興兵革彗星貫月臣謀簒逆流星入月失地亡城流星冲月大臣不甯

月蝕 月蝕之說見第一笈中

月蝕先時月行速也女謁盛也月蝕後時月驕慢也牝雞鳴也當食

不失月避日也國政平也此以時論

⑧ 月食暈星

月食而暈不風則兵暈及歲星四海戎興塡星入暈土工勞民金則兵强邊臣不甯水主死喪火則破軍以暈星論

⑨氣 食暈占氣

蝕暈見氣皆主兵事氣自外入主人不利氣自內出爲客者忌此以氣論

食於翼軫非旱則風楚國其凶食於壽星蝗疫大興鄭人是丁食於大火或有火災宋人之禍食於龍尾乃主風澇燕邦其懊斗牛之間吳越是當蠶畜其傷玄枵弗集見於

齊國人多哭泣食於室壁水澇兵起帝邱憂矣食於降婁魯邦有憂賢士多囚大梁之次凶生趙地兵喪或至觜參相抗憂興代晉或火或病食於井鬼秦蜀當矣水旱時起七星之野火旱是主周邦辛苦各占其分災咎可睹明若屈指此以分野論

京房占月食各有所主與此不同此則各以分野配之也說詳日占

斗魁戴暈國政失理大臣獄死民流千里此條附入於此

右月占

木火土金水之在天各有所主而守其常度吉凶之徵則彰於星列星占

歲星色青本木之色白而無光主風雨澤赤而有角歲旱民疫黑主暴寒國有讒慝此以色辨

初小後大初謂初見之夜其國大利國以分野論初大後小其國耗弊此以小大辨

舍上聲舍而去其地饑凶踰舍而至慶樂且豐不居而居去而不去守也爲國之福當居不居不去而去國有大辱所凶之方其地有殃所在之國其國乃昌有伐之者反受其殃此以舍次論

有暈則喪晝見臣强以上皆歲星占

熒惑之色本火而赤赤而太甚乃爲逆亂白而幽昧害雨

傷稼黑則雹凍水滿天下此以色辨

吐舌曰餂下土大旱暈及晝見皆主臣叛芒曰正旗將死軍散此以形辨

逆行二舍火災女戎庚辛見之謂庚辛日非兵則喪逆行燒迹逆行而復昔迹必有兵荒出於西方曰火反明洪水湯湯人君不祥當入不入其分有殃當出不出兵疫並行橫行太微不度而犯太微垣其國流亡此以次舍論○以上皆熒惑占

塡星色黃本乎土行青主風雨白爲水荒黑有暴寒暗則不祥此以色辨

春青夏赤秋白冬黑是爲依時女后之吉此以色以時論

塡星有暈上功不已或戴芒角兵爭將死旁氣如魚黃帝將起此以形狀雲氣論

土爲福星所在有喜其行恆遲盈縮無紀以上皆塡星占

太白之色其色大白色青而昧五穀不食色赤如火火災赫赫或爲恢熳旱荒莫測黑而有角謂之大惡兵起國分介蟲傷穀此以色論

初小後大叶音第　兵彊得地初大後小兵弱民擾此以大小辨

失行在東中國敗北失行在西災在蠻貊同豹卯酉以南南國兵勝卯酉以北北方兵勁正卯東方東國其昌正酉之分西地乃臧日月之陽其分不祥太白夕見常在申酉是

爲常經司輔所守失行在北是爲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出入愆期失地敗軍行過丙位則曰經天叶鐵因反人民流離權移於臣南北之行則有盈縮二至之後察其緯闊夏至後南冬至後北是謂之盈王侯矍矍冬至後南夏至後北是謂之縮王侯憂鬱級按西學云五星之行各有小輪附黃道左右八度之間水星之緯四度金星之緯不及八度然則太白每於壽星大火之間過黃道北七度雖合太陽而光不伏亦其緯度固然也

時或用兵其占少異太白行縮則兵宜退出黃道北主伏兵起出北度多深入乃吉出北度淺淺入爲美疾宜速戰遲當留止出西爲刑右之背之出東爲德左之迎之喻其幾者可與行師此以次舍行度辨

太白有暈兵喜並見或有大赦或有大戰此以雲氣辨

太白晝見兵喪並起焱然而上大兵暴起焱然而下流血千里以上皆太白占

體小而黑是則辰星辰星色青凍閉不成水泉皆渴虫豸繁生白而不明盜賊時興介虫爲妖鼠鼺陸行色赤幽昧冬而不寒其分乃旱大風爲奸色赤而火大兵日繁此以色辨

出不以時水旱不常當出不出大兵大荒當入不入法律失常在東而赤中國兵勝在西而赤蠻貊大勁辰星晝見天下大亂辰星經天四海不安此以次舍辨

正旗上出破軍失地正旗芒也○以上皆辰星占

木火相蝕三年國亡級按火低於木火能掩木木不能掩火合而相鬬將死於邦火來觸木謂木木不動而火來觸之也子孫之慶法羊反木觸火星民亂疫昌木火二星之合

木土相合以戰則敗亦主饑饉內亂之異木土二星之合十數年始一相合

木金同處軍戰將死木金相犯臣黜后恥合而相鬬大將外死內亂復起合鬬於東外有覆兵合鬬於西內有死王二星環繞乍西乍東國有逐相繼以滅亡木金二星之合

木水相合兵戰於內或有遷謀及有更事亦主水災人民移徙如在師中不利先舉合而相犯北主兵起或有內難

太子危矣木水相守乃憂賊至（木水二星之合）
火與土合爲憂爲殃合而凌犯亂生於疆火來犯土大旱
莫當（火土二星之合）
火星犯金兵起君凶金來犯火逆謀君病金火相犯其下
大戰太白之方其師潰散犯而相鬬下有死將金火相守
其間函斧（函容也二星相去之間僅容斧也）守而不去血流於野（金火二星之合）
火水相近不宜用兵饑饉相因殺將覆軍火行觸水異姓
僭主水行觸火（叶音毀）（火水二星之合）天下素縞二星相守國有大赦儲子
憂之或將易世
土金相合其國失地相近數寸女后憂抑合於太微大兵

犯畿俱入營室相守不失則有大兵因以大疫土行犯金
爲敗爲饑金行犯土太子憂之（土金二星之合）
土水同行不可舉兵入兵得地出兵失地（土水二星之合）
水與金合國有變謀若有正旗則爲兵憂相近憂大相遠
憂小（叶音修）水行犯金傾敗之由水金環繞若與之鬬戰則
利客否則內憂水過太白間（去聲）可函劒爲客者勝利於小
戰居太白前或在其左小戰乃可摩太白右大戰斯果水
行犯金過而上處爲客則勝不利爲主如或不出爲客者
死（出之上下視其光芒之大小）（金水二星之合）
三星合聚其分易主四星合聚兵喪涉屢五星會一太平

之祉（以上皆五緯合占）

右五星占

春秋紀孛者三昔人謂孛彗棓槍之屬五緯之精變也西
學曰聚物也陽光噏物而栖物受陽光以有光故類星也
然而徵一矣列孛占

孛

光芒四出是謂之孛非星有星是爲兵徵

彗

光芒偏指其形如帚是謂之彗布新除舊視其光芒乃知
其方持柄者昌受指者亡

長星

如彗而長是曰長星如雲非雲其長亘天亡國之徵

天棓天槍（棓音棒）

如星末銳是爲棒槍東出爲棓乃主分爭西出爲槍捕制
之徵（槍音清）

國皇

星若南極其體倍大蒼然含妖兵喪爲禍（大部卧切）

天沖

天沖如人赤首蒼衣臣有逆謀其君國危（以上皆木精之變）

蚩尤旗

蚩尤類彗委曲如旗窮兵之戒伐罪之幾

昭明

形如太白光芒不行是曰昭明伯主以興

司危

司危如星而有二目臣貸主德國相殘賊

天機

天機如劒出於西方赤地千里天下皆傷以上皆火星精之變○又火精之變下地爲童謠蓋熒惑主執法而火於五事主言也

五殘

一星五彗是爲五殘見於其分則主乖亡

六賊

星如熒惑光動而赤是爲六賊兵喪不息

獄漢

一星三彗下垂射地是曰獄漢主逐兵起

茀星

茀星類茀下垂幢幢見於其分必有大殃

旬始

形如雄雞近於北斗是曰旬始怒如伏鼈而色青黑主多更改更爲暴尸亂由此起

黃彗

黃彗橫空女亂於宮以上皆土精之變

天狗

有星下流下爲狗吠所墜之地火光浮浮是曰天狗叶音古

伏尸滿谷流血盈野叶音羨

白彗

白彗橫天兵喪連年以上皆金精之變

枉矢

枉矢如蛇其色蒼黑有毛有目以暴易暴天下多哭

黑彗

黑彗上浮上有權謀皆水精之變

老子

星名老子浮然色白國兵大起天下憂賊

蓬星

星名蓬星熒然色青出於其分年穀不登

格澤

赤氣亘天謂之格澤

伏尸

又有伏尸皆主流血

燭星

上出二彗是名燭星見於其分大盜不成

營頭

有如壞山是曰營頭

濛星

濛星之象赤氣夜浮

長庚

有如疋布謂之長庚

天鋒

天鋒如鋒皆主亂兵

固伯

其色枯黃是曰固伯主兵主喪

王逢

狀如粉絮是曰王逢饑饉洊至

白星 温星

似星非星謂之白星白而動搖温星是名

客星

非雲常有客星是顯體小去速事小禍淺體大而久事大禍遠蒼主民疫赤黃旱兵白主兵喪黑則川盈

流星

星流如電大而晝見所出之分流血大戰（以上皆雜異）

右孛占

星有經緯經星之在天所處有定所主各殊保章所宜詳也列經星占

北極

北辰北極爲天之樞居所不動衆星共之

北斗

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七星色黑主有大水土星入之饑饉迭起赤雲入之大旱暘暘黑雲侵之洪水湯湯

天乙（詳見首笈）

天乙一星閶闔之南（泥心反）小而光明時和物成大而盛明萬物彫零客星犯之五穀大貴流星抵之旱潦迭至

太乙

太乙一星明吉暗凶（叶音兄）客星守之天下不寧

六甲

六甲授時明乃時和暗則失時水旱斯多客星守之黑水赤旱白則疾疫民喪其半

鉤陳

鉤陳六星主陳兵衛明則大吉暗爲失衛動搖兵起

八穀

八穀八星明則年豐暗則年凶客彗犯之水旱相重黑氣入之民死其半

太微 詳見首笈

太微土官又爲天庭十星齊明將相同心月入太陰而出東門天下大水不得耕耘木星入之年穀不登火星犯之天下兵爭客星入之旱亂其臻

少微

少微四星主野遺賢明則賢出暗則賢隱

軒轅

軒轅土官三台之南所主雷雨旱澇可占

郎位

郎位郎將侍衛之臣有失位者殃見帝旁

三台

上台司命近於文昌上台不具春不得耕賢士流亡中台司中近於軒轅中台不具夏不得耘災及大臣下台司祿下抵太微下台不具秋不得收天下啼饑火犯下台疾疫死喪太白犯之天下皇皇

文昌

上台文昌所主文章暗而不明賢者潛藏

招搖 元戈

招搖元戈斗杓之前明而動搖天下干戈至於十年天棓天末所占亦然

貫索

貫索九星貴人之牢中有小星災及臣僚下獄以死明則政調

天牢

天牢六星以拘賤人明而有星訟獄煩興

帛度

帛度二星列於天市明則公平暗則欺僞客彗犯之市物大貴

列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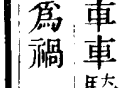
列肆二星列於市垣二星移徙則市不安

斗斛

斗斛不明五穀不成斗斛亡昧饑人相食熒惑守之五穀大貴

角宿 金

角主造物亦君威信左角主形陽道其南右角主兵北乃太陰七曜中行天下安甯入陽爲旱入陰爲水角宿大明人歌聖主月犯左角則有大水金犯右角大旱且暑火及辰星乘左角旱乘右角水黑氣侵之亦爲大水



大角

大角之星天王帝廷左右攝提四時之綱有星入之邦甸不甯

天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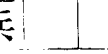
天田二星天子籍田木守則豐火守則旱水犯則澇客守蝗亂

亢池

亢池主水暗則雨及星守星犯百川騰溢客守火守魚鼈多死

亢宿 火

亢爲疏廟天子之府主祀疾病明則多福動搖移徙疾疫大興忽而不見水旱乃成月乘左星大水以盈木星守之五穀豐登左旱右水不可相乘熒惑犯亢則主大疫或乘左星火災赫赫土逆入亢穀傷人亡水星犯亢大水洋洋客星出亢旱繼以蝗流星犯之秋冬失藏孛彗侵之饑人相食雲氣入之各占其色黑水赤旱白喪青疫



陣車 騎官 車騎

陣車車騎皆主車馬星守星犯武備斯隳音惰移徙易位兵戈爲禍

氐宿 土

氐爲天根后妃之府又主徭役爲物之主歲星犯氐天下饑矣太白犯氐疾疫興矣白乘右星天下大水辰星守氐國多惡風火星犯氐天下兵革雲氣入之各占其色

房宿 日 木

房爲天駟亦謂農祥天之司馬亦主農桑其南二星謂之陽環其北二星謂之陰環陽環之南爲太陽道陰環之北爲太陰道七曜中行天下和平由陽多旱由陰多澇太白舍房霜雨失道水星犯之水災頻告馬則大貴桑饉蠶傷客星犯之天下饑蝗

從官 積卒

積卒二星居房之南客星犯之天下不安熒惑犯之亢旱連年

心宿 火

心爲明堂中星天王前嫡後庶明則安康火犯心星人多饑死土犯心星萬物盡靡太白守心兵且大饑水滅大火百川皆溢客星犯之火災赫赫

咸罰

雨咸及罰司主刑僇暗昧不明市士失職

尾宿 水

尾爲九子後宮之神太白守尾大饑食人土星守尾旱且盜興辰星入尾天下大水客星入尾人民流徙火星入尾兵災並起彗見其分惡風暴雨尾宿不明女后多驚或有失次後宮多淫

天𩵦 𩵦去南極止三十九度南人則盡見之北方止能見其半耳

天𩵦五星以察人情星明情得人和神平星徙河外川移水盈星忽不見赤地千里

杵

杵小而明年穀其登彗孛見之天下大荒

天江

天江四星不欲大明明而且動江河暴湧徙位失次馬則多死火星守之赤地千里月行犯之水災民徙流客氛妖均爲大水

魚 俗謂之天江平水星

天魚一星能知雲雨如星如雲三江之口忽而不明忽明如許常居河中時風時雨明大動搖則有大水近箕爲常出河則旱入河則水五星守犯出陽爲旱出陰爲水

箕宿 金 糠

箕曰傲客主揚八風四裔將動亦占於箕箕星明大年登外服動則暴災暗則不熟舌動則風不出明日木犯歲惡守之大旱火犯畜死耕織皆緩金犯兵荒水犯川滿客星見之箕北爲水箕南爲旱流星入之風惡水滿糠粃一星立簸粃糠星明則熟星沒則荒

南斗宿 木

斗爲天輔主兵爵祿魁爲府庫中乃司爵杓後二星貫曜司祿六星明均天下之福月入南斗吳越之災火星入之兵犯帝畿木星犯斗天下大饑土星犯斗先水後旱辰星犯斗百川皆滿客流入之天下無年氛雲入之以色爲占

建星

斗北六星謂之建星建星大明封建之徵木星犯之天下大饑金火犯之天下多兵辰星犯建百出暴盈孛彗入之大臣有青

左旗 右旗 河鼓 大將

河鼓

左旗右旗以及河鼓天漢之濱三軍是主星或動搖兵出於野熒惑犯之軍旅不處孛彗出焉血流漂鹵

鼈

鼈居河濱水族之主微而不明時暘時雨若有遷徙天下大水五星犯之皆主大水客流入之青水黃旱流星犯鼈

魚死其半

天淵

天淵三星亦主大水星或犯之人與魚俱

天雞

天雞候時移則主水熒惑入之天下大旱火守天雞雞多夜鳴人民盡驚客星守之大水暴盈土星犯之民居不甯彗孛見之水旱失時羽族多靑

狗

狗國司夜動則多賊火守狗星狂狗盛行民多受殃其餘之占則與雞同

農丈人

老農一星箕斗之間明潤則豐暗則無年徙則民流星犯大凶

牽牛宿 木

天鼓牽牛主爲犧牲又主關梁七曜所行其上二星一曰委積（皆去聲）一曰聚火中爲關津下主牛馬（滿果反）其星均明天下和平暗則年凶馬牛多靑牛星色變五穀不成月行犯之人民多疫牛馬暴死木星守之年豐時和火守牽牛牛死人餓水守牽牛虎狼傷人百川時溢六畜多屯蒼白氣入牛多病贏赤氣侵之殃及於馬

婺女宿 水

女主嫁娶及藏瓜果蠶桑絲枲珠玉珍寶明則年豐民有女紅府庫皆充暗而不明女工不成府庫空乏桑麻不生月行犯女人多病死木犯多水人凍且死火犯帛貴土犯蠶死殃在女子水行犯之大疫民徙流星犯之桑麻不生蒼白氣侵災在女人赤氣入之產婦多靑孕不能生

羅堰

羅堰二星居牛之南主行水渠不欲大明星或犯之溝渠暴盈

匏瓜

敗瓜

匏瓜五星以主瓜果匏瓜不明果實不成星守星犯果敗水盈

天津

天津截河主通津梁星或犯之水災茫茫暗而不明津梁不通

輦

天輦五星二暗三明星不失常天下太平

織女

織女三星職主蠶桑有星犯之占與女同

扶筐

扶筐主桑亦主蓋藏暗昧不明桑麻不成蓋藏不盈流亡犯之而皆希

天田

天田九星在斗東南占與角同

天廚

天廚之星主帝庖廚暗而不明庖廚空虛

虛宿 水

虛主死喪哭泣墳墓月及木星犯之則饑火守則旱災及女子主水守之風雨不時太白犯之兵喪流離

哭泣

哭泣二星不欲其明明大而動乃多死喪

司非 司危

司非司危主人過失流客犯之天下多疾

八星

八星五星車府之南星或犯之天下不安

杵臼

杵臼之星主春米糧杵正直臼米足歲豐不直則乏暗則歲凶聚吉散凶動則大荒臼仰則有臼覆則乏客星守之天下盜賊

危宿 土

危爲蓋屋亦爲民市水星犯之則有大水

墳墓

危東墳墓主祭祀冢星或犯之民多發塚星暗且微民多棄尸

車府

車府之星主帝車路靜明乃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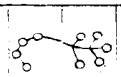
天錢

天錢五星主天泉布星暗民貧星明民富星或犯之則有

刼庫

室宿 木

定爲清廟又主營室以及土功三軍廩食木犯室陰則主大水犯室之陽大旱以起辰星犯之必有水災熒惑守之火興帝畿客星出定天下大饑土星犯定興作失時彗孛入之洪水浩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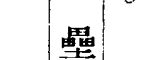


螣蛇 大小共二十二星 此圖其最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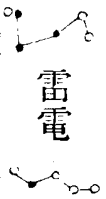
螣蛇之星處於河濱主乎水族欲小而明明大動搖蛟蛇爲孽陸有魚醬火犯螣蛇魚鹽大貴金水犯之水物皆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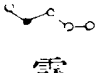
客星守之雨雹爲災流星入之水旱成饑黑眚入之天下大水

造父主御車馬之官其星大明王者所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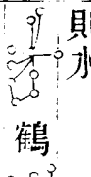


壁爲天池文章圖書亦職土工又爲天衢明則用賢天下同書上星犯壁則人多疫金星犯壁文人多疾木火犯壁干戈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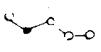
雷電雲雨雨澤是主暗則多晴明則多雨火守則旱水守則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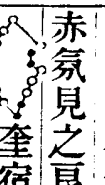
鶴星火鳥主乎羽族明大動搖羽蟲爲孽客星守之惡風烈烈流孛見之旱魃爲虐

壘壁 羽林

壁南壘壁是爲軍壘中有列星謂之羽林明靜爲常禁兵之象暗昧移徙軍政失理內亂且起木行入壘饑民嗟嘆火行入壘流血成濠水月犯之則有女寇太白犯之則有死將土行犯之六軍多病流孛入之天下爭競客星守之六軍不靖壘壁失次則有破城



天廐主馬星欲其明火星入之則馬多病月或掩之馬多病死水行犯之豺狼爲災馬多餓死蒼白氣侵馬逸而奔赤氛見之良馬無存



奎爲天豕溝瀆之主又主文章并及武庫西南大星爲天

豕目明靜則安動主興土中見小星則有大水豕且動搖則有大水火犯奎宿民多疾病金星守奎水爲饑饉金行犯奎霜雪爲威辰星守之江河水決客星見之大水未轂彗孛出奎大饑且疫蒼白氣侵嫁女多屯災成婦人赤氣入之荏苒盜興

閣道 軍南門

閣道截河以向離宮天子甬道出入所從有星犯之警蹕興戎王良五星主衛閣道前星不明侍衛失道軍南門星從王之軍暗昧失位擾亂相尋

天溷

天溷之星以養犬豕星或犯之毛蟲多死

土司空

土司空星主土之官明大黃潤則天下安微小不明則天下旱金木守之天下大旱土星守之則土工興客星守之土工大興天下疾病農不得耕

鈇鑕

鈇鑕之星以拘罪人亦主閉鍵不欲其明

婁宿土

婁主積聚五祀苑牧及乎興師聚衆之務婁宿大明祭祀

獲福木星守之災及人畜火守則旱金水守之火災非緩

客星守婁亦主火災彗孛出婁天下大饑

右更 左更

右更左更以守積聚占與婁比

天大將軍

天大將軍帝之武臣星暗不明武臣失人火星犯之大將或隕金水犯之水旱忽臻客星守之或有內亂武臣交侵

天倉 天庾

天倉之星爲天司農黃大而明則倉庾豐天倉戶開中小星聚則倉庾備戶閉星無則倉庾虛木守天倉歲惡且荒火過天倉糴貴倍常守而不去大旱莫當客星入之來貴於玉疾流入之旱且備火彗孛見之天下大饑蒼白氣入則歲不熟赤氣入之火災愈速天庾之占視此爲則

芻藁

芻藁之星以主積草木守芻藁牛羊餓死火守芻藁旱且草少且當備火

胃宿金

胃爲天庫又主捕討明則國富暗則失道月犯胃星五穀不登木星犯胃五穀不實魚行於陸火行守胃人多災疾土水犯守水災廩空流孛入之其年大凶

天囷

天囷星明則府庫盈失道下囷星或犯之皆主大饑

天苑 天園

天苑天園蕃育草木以及鳥獸星或犯之鳥獸爲災草木不茂其中小曲明則時若不明則吉

天船 大陵積屍

天船之星主水疾疫河中船明天下安逸不居漢中大水橫出月行犯之百川流溢五星犯之皆主大水行動積屍

人民病死房橫於野

傳舍

傳舍二星驛馹之主星或大明天下多故

昴宿 水

昴曰髦頭爲白衣會兵喪口舌又主奏對刑獄之事又爲胡星主乎王者星欲明其餘欲昧七星皆明天下多水木守米貴火守大旱水入大荒金入旱亂蒼白氣入則有疾疫月行掩昴災在北敵

天廩

天廩四星主蓄黍稷明則年豐暗則不足星行犯之五穀戊笈談兵 卷之二上 七曜災祥第二笈 罕七

騰貴色赤腐敗赤則火災流犯蟲蝗孛彗大饑黃白氣入則歲大豐赤氣入之則粟腐紅

卷舌

卷舌在天蓋主奏對內舌二星不欲其明明則競爭政多變更

積水

漢中積水陂堰是主星犯移徙皆主大水

畢宿 水

有觜天畢實爲雨師察奸備患附耳一星特主邊兵弋獵

譏察陰謀是陳又主街巷以候外兵月行犯畢春雨夏風月行入畢大雨傾盆熒惑守畢五穀不登金星守之北人窺伺客星守畢歲饑兵起蒼白氣分其歲必凶赤氣入之邊民從戎

礪石

礪石之星以嚴武備明暗失常武備廢弛

五車 天潢 諸王

五車之星帝之五路以分諸侯以辨班位天潢五星宗族弟姪前列六星諸侯之位五車星明天下之利微暗失色

戊笈談兵 卷之二上 七曜災祥第二笈 罕八

赤地千里天潢不見宗族危殆叶當已反諸王失位諸侯獲罪七星動搖有謀上者火入五車天下大旱火犯天潢國戚有亂士犯五車布帛大貴辰星入之天下大水客及孛彗侯國兵起

天街

天街二星七曜所行中外所分畢東街南中華之分昴西街北胡貊之辰曜由街中天下太平五星犯之水災頻頻失行而北胡貊竊發失行而南中國不安客孛犯之道路不通邊微蘭殘火逆犯之大旱水乾民死於邊

觜觿宿 金

參伐宿 金

青龍參伐是爲白虎觜首參身伐爲虎尾觜爲軍席衆萬
萬物亦爲刀鉞所艾誅傷星明物成動則旱兵木守歲饑
疫疾瘟興火犯則旱火災熒熒金行守之天下安甯水守
大水月掩戈兵孛彗出觜粟貴災行月犯參宿饑人相食
木守大疫土守歲惡金火兵革客犯大饑五星犯伐必有
軍威

參旗

參旗之星軍之號令動搖芒角天下不靜

鉞　司怪

鉞爲司寇主官刑獄暗則法弛軍務失理動搖大明世多
戊笈談兵　卷之二上七曜災祥第二笈　四
戮民司怪四星以察怪異星或犯之必有異事木爲臣妖
水月女子火爲童謠土成老女金則壯夫各以類底

玉井　軍井

玉井四星主給井泉微小而明時和有年明動則水萬物
皆滄玉井軍井以類同占

屏

屏主疾病星欲其明不明不具疾疹多興客星入之毛蟲
多死五星犯之人病且死氛祲入之青瘟赤疫白瘧黑痢

天廁　天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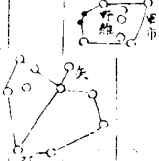
天廁四星宜黃而明有星陷廁大疫以興木守客入皆主
歲饑流星入之大水且饑天屎色黃天下安康微小不見
萬物不昌大疫且興色黑主饑火守則旱五星守之皆主
饑亂

丈人　老人

丈人老人南極之星星大且明天下安甯微昧不見民不
聊生

井宿

井主水泉爲天南門天之水衡七曜所行王者心正井正
且明明盛搖動則多風雨或有移徙則主大水月行犯井
主大風雨月入井中天下大水歲星守井火災炳炳如或
戊笈談兵　卷之二上七曜災祥第二笈　五
犯之又主大水火守大水土入大旱金水入之百川流蕩
大兵暴起



弧矢　天狼　野雞

天弧枉矢以威不庭天之司馬星欲正明星明且動有事
出征木守則勝火守將薨金水及土皆主災眚盜賊繁興
雲氣入之以色爲占天狼爲盜大而且明明且光芒盜賊
橫行客孛出之天下戈兵矢直天狼則天下甯寇盜潛踪
四裔來庭

北河　南河　水位　五諸侯

南河北河以占陰陽南陽主火中華所止北陰主水胡地之鄙兩河之間七曜所道過之則吉久留爲咎兩河星明天下安甯暗且不具水道不通南暗南梗北昧北鹵火月犯南大旱水乾疫災於男或犯北河則主大水災及胡方疫於女子太白犯之南旱北水蒼白氣入關梁多阻盜賊之興赤氣所使水位四星亦爲水衡微明如常天下安甯明而星犯皆主大水五星守之陽旱陰雨氣氣入之赤旱黑水五諸侯占與諸王比

積水

積水一星在北河上主聚羨水以供酒漿小明則安昧則歲荒明動水決星犯主水火行犯之大旱莫比

積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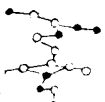
積薪一星在積水東積薪聚材庖厨是供明則豐足暗則庖空去積水近則天下豐離積水遠則天下鹵五尺內爲近五尺外爲遠火守則旱水守則水餘星犯之民人遷徙赤氣掩之火焚積薪

水府四瀆皆以主水占與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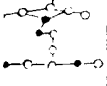
輿主天目主鬼神明視明察奸死喪疾病其東北星請之積馬其東南星則積戈兵西南積帛西北積金中曰積尸白氣雲橫主施刑罰禱祀鬼神死喪疾疫不欲其明明則疫輿怪鬼害人四星欲明五穀乃登東二星動必主大兵西二星動聚斂橫征四星動搖災水並輿死人盈城月行入鬼人多病死南入爲男北入在女西方入之則爲老者木守木犯歲饑米貴水犯水守大水蝗起金火犯之人以亂死孛彗入鬼疫氣遍野白氣入鬼民病不起赤氣入之旱及火災

天狗主守明察奸宄星或犯之百物失守天下疫輿狂犬夜走

柳爲鳥咮又曰天厨主酒飲食又主雷雨工匠草木共工之府失色則饑移則民徙木守則豐守久多雨木犯主饑犯西疫起火守火災水守水雨土守爲和守久亦饑犯柳則旱且有大災客星犯之主水主荒孛彗犯之主旱流亡赤氣入之大旱煌煌金星犯之木伐土崩


七星宿火

七星貝官赤地之府朱雀之頸衣冠是主又爲烽亭主有急兵七星大明人主其昌歲星守之天下平康火入守之大水洋洋土守爲吉金守水荒水守河決人民流亡流星入之萬物不成孛彗出之洪水沒城


張宿火

張爲鳥嗉職主宗器長養萬物以及飲食賞賚之事張宿大明民繁物阜歲星守張年豐民利火守兵荒金水主水土守則吉天下之喜流客見之水旱流徙

天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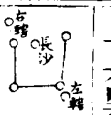
天社之星天之土神星潤而明萬物馮生昧而不見天下大兵星或犯之川竭山崩萬物不成

天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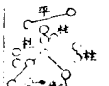
天稷之星天之穀神星潤而明五穀時登昧而不見饑饉相仍星或犯之水旱相侵五穀不成

翼宿土

翼爲鳥翼天之樂府主和律呂以節歌舞又曰天旗主施文教文物聲名詩書化道四方賓客技藝功效星明有敘則禮樂興土星守之明良一堂天下和平火守歲歉火犯疫興太白守之萬物不成金行犯之則多惡風辰星守之海波不靜魚鹽大饉月行過之必有大風孛彗出之饑饉且兵黑氛入之大水橫行


軫宿水

軫爲天車任戴戰伐亦主風雨殃咎是察明則大吉天下之福月行入軫大風烈烈水行入之水傷五穀且有大疫金火犯之則有征伐客星犯之車馬大貴行旅太息


庫樓 平衡

庫樓平衡國之和鈞移徙不明法多變更天下不甯

右經星占

天有雲漢河圖括地象曰河水精也先儒曰水氣也西學曰微星聚也蓋星之散氣耳占雲漢

雲漢

雲漢天河縮束二極河中多星實主雨澤王者有道則天河直

右雲漢占

分野神所主也在昔五帝德配五氣而五祀佐之即其所宅上應于天列分野

分野

角亢氏河南開封汝南徐州及河南歸德府之分房心江南徐州及河南歸德府之分尾箕北京順天保定四府及遼陽錦州之分南斗江南江西及浙之寧紹金杭嘉湖三府之分牛女浙之嚴衢溫台處八府及福建山東之濟東青廣東之分虛危山東之濮州河南北京大名之分奎婁山東兗州及江南之分胃昴畢北京保定正定順德廣平四府及山西大同府之分觜參山西井鬼陝西四川雲南三省之分柳星張河南河南南陽二府之分翼軫湖廣廣西貴州三省之分北斗杓主華山以西衡主中州河濟之間魁主海岱以東北戊笈談兵卷之二上七曜災祥第二笈 棫

天市帝座入尾宿度應燕京太微帝座入翼宿度應襄湖大角帝庭入亢宿度應開封弧矢天狼入井宿度應泰長安北斗璇璣入張宿度應洛陽天旗河鼓入斗宿度應金陵

右分野

新安汪 紱著

會稽沈臥菴參

雲雨風角第三笈

汪雙池曰風雲之在天渺矣哉而智者謂望雲氣以占吉凶占風雲以驗勝敗而晴雨霏霧莫不可先識焉故保章列于周官無庸論者乃闇外專司運籌決策得算事先必有重焉者當不在是若夫郭璞管輅袁天罡李淳風李靖者雖論說甚詳要皆時涉怪妄非儒將論指竊謂好事者時加損耳茲不盡採採其數而當于理者嘗

戊笈談兵卷之二下雲雨風角第三笈 棫

觀左氏以下歷史所載或言災氛或指事變時若燭照古人推測或不誣也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易曰知幾其神乎非書可以術數決也非洗心退藏窮深研幾者其孰能與於斯哉其孰能與於斯哉

一著保章賦

一望雲氣

一觀風角

一察風雨

一錄雜占

保章賦

周禮有保章氏主望雲氣者

蓋聞能知幾無煩于數計龜卜善觀理自察乎天變人爲蓋氣機亭毒兆每見于物先志氣精明智已詳於無朕彼五行之貞勝本一氣之周流故古人察雲物以辨災祥先哲視昆蟲而知風雨

禮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凡物將至有開必先朕兆也貞勝常勝也猶言此盛則彼衰此往則彼來也易曰吉凶者貞勝者也

物氣之上升者曰雲事幾之先著者爲氣氣凝而成象則有若虹霓物上而有光則或成孛彗

雲與氣有辨重濁而有質曰雲若水氣成黑雲谷氣成黃雲物氣成白雲日氣成紅雲之類是也輕清而游行曰氣見之恆于夜半平旦日暮及天清無雲之時此事幾之先見者也虹霓非謂蝃蝀指氣之成象者若戰國策之所謂白虹貫日者是也孛彗已見前笈

彩雲蔥鬱光武發跡於春陵祥氣輪囷高祖隱身於芒碭

碭音宕

光武漢帝春陵地名漢東觀記云光武微時居春陵望氣者曰美哉鬱鬱葱葱王者之氣也高祖漢始王天下之君芒碭山名史記高祖隱于芒碭山澤間呂后常求得之高祖怪問之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季高祖字也

故虬髯望太原而斂翼青田附建業以攀鱗

髯公張神堅也隋末人太原山西府名虬髯素有大志欲逐隋之鹿望見太原有天子氣乃往訪焉一見李世民惴惴膺服遂通之海外斂翼不飛也明劉基字伯溫青田人望建業有天子氣嘗曰王者出於金陵吾當輔之後明太祖果起於金陵基輔之企陵即建業今江甯府也漢鄧禹勸光武卽帝位曰諸臣皆欲攀龍鱗附鳳翼言欲輔佐聖主也

望赤光而知蜀兵之伏陸遜之勳也

蜀漢昭烈因關壯繆守荊州爲吳所害起兵伐吳吳使陸遜拒之於秭歸蜀伏兵林莽而以單兵挑戰吳衆勦陸遜出兵遜曰彼林莽中有赤光皆伏兵氣也

覩殺氣而易太祖之舟伯溫其神乎

明太祖征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劉伯溫見有殺氣覆於太祖舟上急呼曰難星過矣速速易舟及太祖易舟甫畢而前所乘之舟爲敵礮所擊碎矣

黃霾偏野魏孟德雲夢忘魂

魏曹操字孟德破荊州舉兵追劉先主孔明請救於吳吳遣周瑜助之戰於赤壁用火攻曹兵大敗逃走於雲夢澤中黃霾偏野人馬不相見曹操幾死於華容道上

赤鳥飛空楚昭王城父隕命

楚救陳於城父時楚國有雲氣夾日而飛三日乃止太史占之曰主有凶也楚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楚子遂卒於城父

蓋蒼紅白黑爲兵喪旱澇之所由分而旺相休囚則勝敗雌雄之所以別

詳見後占中

審視時方觀赤雲而禦賊諦詳月暈求缺處以攻城

詳見後占中

雖狀有不同要參乎一理故登雲臺而遠眺欲徵休咎以

如神
以上言雲氣
以下言風角
象既辨乎雲霓數復徵乎風角
彼大塊之噫氣固或發乎無心而智者之靜觀已有得於先兆
莊子曰夫大塊噫氣其名曰風也
風爲天籟故得納以五音氣有分司故又徵乎十日
以風爲天籟亦本莊子籟物之徵也納五音之例見後
占中分司如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是也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
子午爲天之經位乃合戊己以司宮寅申爲事所由興故戊笈談兵 卷之二下 雲雨風角第三笈 弄
合丙丁而屬徵卯則物以生酉則物以成羽同壬癸辰而靡草死戌而萬物彫商合庚辛亥蟄至而陽生巳陽亭而嘉會角甲乙以榮丑地二而火生未天七而火成徵丙丁而赫奕
此詳風角之納音也宮爲居故居子午之正位徵爲事故以興事之時屬徵羽爲物故以物之始終屬羽商者傷也故以靡蓱之死萬木之彫屬商角爲民而屬木故以陽生及草木之茂爲角丑未則亦火之生成故亦屬徵
性動爲情故又占風以六情情有不同用是本原於五氣
人之情見於聲故風之發猶天之情也
五氣即金木水火土之五氣也詳見後
水多氾濫故申子情好而謂之貪狼火性威嚴故寅午情惡而謂之廉貞金情喜而寬大萬物說乎兌也木情怒而陰賊雷霆之在震也戊丑公正而情悲生成萬物之心也
辰未奸邪而情樂淫濫過爲之土也
水生於申旺於子火生於寅旺於午金生於巳旺於酉易曰說言乎兌金主利各遂其欲故喜說也人情有所喜則其氣必寬大矣木生於亥旺於卯木主怒猶震之爲雷也怒則必賊物矣戌丑辰未皆屬土悲者仁愛之心土之生物而無私者也故曰公正樂則縱情而忘返矣土之任物過情者也故曰奸邪
己分日屬於音情後察時方而斷事
以起下文
木角爲民以本情本其性生火徵以事而合情合而事成土宮爲君以刑情君威之用金商主兵以衡情兵戰之功
戊笈談兵 卷之二下 雲雨風角第三笈 卒
水羽主物以及雨則用釣情以相取
此以之察清方者也本情已見上文合情如子丑相合寅亥相合卯戌相合辰酉相合巳申相合午未相合是也故納徵之日及屬火之日則以子時爲公正丑時爲貪狼也刑如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寅刑辰辰刑午午刑酉酉刑亥亥刑是也故納宮之日及屬土之日則以子時爲陰賊丑時爲公正也衝如丑未相冲子午相冲是也故納商之日及屬金之日則以子時爲廉貞丑時爲奸邪也釣如寅卯相釣辰丑相弔子巳相釣亥午相釣戌未相釣申酉相釣是也故納羽之日及屬水之日則以子時爲寬大丑時爲奸邪也
宮以甲戊爲德壬癸爲刑察時干之所屬
宮位戊己戊德戊己德甲戊己土尅壬癸水爲刑若戊己日本納宮音而戊日起壬子時則以壬子癸丑二時爲刑時刑方而戊午甲寅爲德也餘若甲德甲乙德庚丙德丙丁德壬庚德庚辛德丙壬德壬癸德戊甲乙刑

戊己丙丁刑庚辛庚辛刑甲
乙壬癸刑丙丁可以類推

子午角日爲商徵日爲羽順本音而迭推

所納之五音以宮徵羽商角爲序而以音納於時則又以商羽徵宮角爲序角日以子丑午未納商寅卯申酉納羽辰巳戌亥納徵至徵日則以子丑午未納羽寅卯申酉納徵辰巳戌亥納宮也餘三日可以類推

合風聲及時日以占吉凶觸其類察其情以占事故

占俱見後占中

又觀乎氣候而歲之豐歉可徵更察乎風雲而日之陰晴有準

觀氣候如占八風之例此又起下觀雲雨之事

雲有主風有主雨猶箕畢之不同

若濃黑而麤主風點白而細主雨亂搖者主風靜定者主雨之類

風或爲雨或爲晴以時方之各異

如夏以南風晴北風雨而冬以西風晴南風雨之類

夜窺星辰之動靜晨觀雲氣之飛揚

星辰如魚明動及雲雨四星明動皆主雨也又如羣星動搖風也明滅雨也雲氣如甲乙望東方青雲之類及雲如龍馬之類

日月之行則有陰陽北斗之間察其氣色

日月行陽則旱行陰則雨之類已見上笈又如月如彎弓仰兜離畢離箕之類皆是北斗之氣色見後

雨有日干之管攝風觀方位之性情

雨有日干管攝如丙子日雲氣陰晴管壬午至丙戌五日之晴雨之類是也風觀方位性情如南風尾北風頭之類是也

微則驗於昆蟲顯則觀乎兩曜

昆蟲如海燕蠛蠓之類兩曜如日紫月白雨日白月黑雨及日暈雨月暈風之類

商羊舞於齊廷而孔子知其大水爰居集於魯國而展禽識其多風

家語齊景公時有一足鳥舞於齊廷公使人問於孔子對曰此鳥名商羊見則大水後齊果有水災爰居海鳥魯莊公時集於魯城門臧文仲以爲神而祭之展禽曰此爰居也魯當有大風耳展禽卽柳下惠

十萬矢辦於一旦先知大霧之期百萬衆殪於崇朝遙識東風之至

曹操下荆州追昭烈昭烈使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權使周瑜拒魏兵瑜忌亮而欲害之令亮辦十萬矢限期十

日以備軍前之用亮領令怕然不以爲意忽一日昧爽駕舟數十艘四面盡裝青布幔舟中置酒擂鼓大譟趨抵魏軍是日大霧迷江對面不相見魏人聞江中鼓聲疑以爲吳軍大至乃命弓弩手亂射之箭著布幔盡爲所得及日出霧收而歸亮得矢凡十餘萬蓋先知大霧之期而然也後瑜又與亮議曰欲破魏兵須用火但今冬月多西北風無東風耳亮曰不必憂也至期自有東風及冬至甲子東南風果大作吳兵縱火焚魏舟曹操百萬之衆一朝幾盡此卽赤壁鏖兵也冬至一陽生宜有東南風至於祭東風乃三國演義故神其說不可信也

輕兵夜抵懸弧李憩功成盲雪少女風生樹杪公明智料甘霖

懸弧地名在蔡州李憩唐李晟次子唐史吳元濟久據蔡州憲宗征之李憩用吳降將李佑計乘夜進兵會大雪夜抵懸弧城下元濟不知遂登城縛元濟平蔡三國管輅字公明善卜筮有神術過清河時天旱倪太守禱雨因問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樹上已有少女風矣至陰鳥和鳴少男風動則雨至矣是夕果大雨少女西風微

微來樹上者也
少男東北風也

此往哲之可以前知亦爲將者所當深究

結上文

噫天人本同一氣非智者難與知幾至理自在目前惟誠者可言格物非細心以研求勿謂古人之多妄試靜觀而察理應知考驗之匪虛

此言人當細心以考驗也

古者國必有臺以望氛祲氣祥氣也如雲非雲如霧非霧悠揚有無晨日望之可以徵事也望雲氣

氣有內赤外黃者或形如龍鳳如囷倉如龜麟人虎者有

五彩者或營上氣如龍馬者雜色沖天者此何氣也曰天子之氣也

氣有如強弩之張者如龍虎在殺氣中者蒼鬱如煙內之火者內白而外赤者此何氣也曰猛將之氣也

敵上有氣黑中而赤氣在前者何也曰其將勇悍不可當矣

上赤下黑或黑如山林竹木如猛獸如火煙皆猛將之氣也

氣白如粉絮如囷倉而逾明勝氣也

如旌旗而揮颺何如曰隨指而攻敵我勝敵隨所指而向我敵勝

氣漸升如雲而成山形者何如曰其將有深謀也若在吾上速戰大吉

有氣如堤前赤後白覆吾軍何如曰速戰大勝

敵上氣如蛇蟠何也曰猛將也

見有雲如烏烏飛去何如曰戰必大勝

雲如日月赤氣繞之如暈而有光芒所見之軍勝

氣如正帛而後大前廣者何也曰勝氣也

敵上有氣如五馬而首低尾昂者如蛇舉首者如人持斧者如華蓋者何也曰不可當矣

如覆舟如牽牛者何也曰大勝氣也

赤白相隨如雞鬬者如粉沸旋繞如樓臺者何氣也曰其將士精勇也

見有氣如引索如列銳陣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何也曰可辨其色黑陰謀也青兵氣也赤飢氣也黃則不可攻矣在吾軍上速戰可也

氣枯散而休囚或如偃魚如偃蓋如壞屋如壞山如人相背氣出半而漸盡或前高白而後青何也曰皆敗軍之氣也

雲如雞兔在營上其軍必敗

有氣如牛馬或如羣羊羣豬漸漸入軍中何也曰天狗下食血也凶氣如白虹垂頭軍前者亦然

如人無首如首無身如雙蛇委曲如羣鹿驚奔何氣也曰敗氣也

有赤氣自天而下如氣發而連夜照人者何也曰其軍亂也

如塵埃勃勃如火煙攘攘音能何如曰敗氣也

有氣如枯蓬之轉如敗決垣堤如燔生草之煙者或乍沒乍見乍聚乍散如霧始起者何也曰皆敗軍之氣也

望後軍氣如揚灰何也曰軍敗走也

氣如轉布席如亂攘音能何也曰敗將也

如人什什伍伍叉手俛首何也曰有軍來降之氣也背我向敵則我當降敵也

如將攻城時見有青黃雲臨城或青白氣從城中出何如曰其城不可攻

城上有氣白如素旗而赤界或赤如杵而外舂或白氣出而青氣入或黑氣磊磊如星何如曰其城皆不可攻

城內氣如煙火何也曰城中兵將出戰也

有濛氣繞城靜而不入何也曰外兵不得入也

氣如雙蛇如兩彗或雷雨過而氣濛而不相睹則當何如曰攻城者宜急去而遠屯

平旦視城上甲乙日有白雲丙丁日有黑雲戊己日有青雲庚辛日有赤雲壬癸日有黃雲皆為內勝

城上氣如死灰其城可克也

赤氣臨城而黃氣四繞何如曰將死城降矣

氣聚如樓而出見于外何如曰可攻也

屈虹從外入或日重暈而白虹貫之何如曰城敗

濛氣繞城而白外入何如曰外兵得入也

白氣繞城而入城何如曰隨白氣所入之方攻之可入城也

或赤黑氣如貍皮之斑在城上何也曰其城破

雲氣如雄雉臨城何如曰其下必有降者

日色無光而雨雰霏或有風起何如曰順風以攻可大勝也

或有氣出城而復入城中人流亡城上無雲氣士卒必敗

雲氣白色如蛇來指城隨氣所指攻之可速破也

赤氣赤雲如飛鳥敗氣也

有雲如人頭而色赤何也曰其下流血

望氣何以知伏曰赤氣所在必伏兵也或紛脫相糾騎伏也如布席蒿草者步卒伏也

天下無兵望氣何以知暴兵曰赤氣炎炎有如旌旗暴兵氣也天有白氣如布帛經亘未或廣六七丈東西竟天則皆兵氣也赤則暴兵也青者大喪也

雲如方量如赤虹皆暴兵氣也

兩軍之時有氣如白虹如瓜蔓如仙衣相連結追逐己而復與及至八九來而復來不斷何也曰防賊之猝至

赤氣如人持節何也曰兵來不息

黑雲從敵上而來覆吾軍何如曰敵將襲我也宜備不宜戰若天色蒼茫而有此氣數日內有風雨則雨氣耳否則所發之方必有暴兵日剋時凶時剋日則自消

兩軍相當必有殺氣欲占勝負何如曰高厚長澤者勝反是者負氣安軍安氣亂軍亂

若對仗而有雲來其勢甚卑何如曰賊必大至

氣如雉兔何也曰士卒多傷也

甲乙日青氣在東丙丁日赤氣在南戊己日黃氣在上庚辛日白氣在西壬癸日黑氣在北古也甲乙日黃氣在東丙丁日白氣在南戊己日黑氣在上庚辛日青氣在西壬癸日赤氣在北凶也出師之日順雲而擊則勝雲來迎我敵先得算矣如出師東行有白雲從西來因隨而擊大勝也若赤雲從東來迎我軍則敵軍已行我軍當敗宜固守勿戰

赤氣隨日出兵行有憂赤氣隨日沒外有告急

然則赤氣游行而黑氣隨之何如曰赤氣先滅賊可得也若赤氣獨行則不可得矣

敵軍上有白氣絲沸如堤覆於後軍何也曰必有伏兵藏弩掩我也宜備之

敵軍上氣上黃中赤下黑何氣也曰伏尸氣也

氣有乍明乍滅者何也曰詐氣也

望氣何以知救曰凡我被圍平視圍上有氣鬱然光芒勢翕翕然則其方救至無則否

平居日入時有青氣東西亘天何如曰數日無雨則不出三月而有大喪

黑氣如大道四五丈長不見頭尾何也曰救徵也

赤氣覆日如血旱氣也

黑氣如牛頭龍馬虎蛇變化主疾也

史記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火周雲如輪秦雲如美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

越雲如困倉各以地異

周禮冬至雲如榆立春雲如積水春分雲如白鵠穀雨雲如車蓋立夏雲如赤珠夏至雲如水波立秋雲如赤繒白露雲如冠纓霜降雲上如羊下如蟠石各以時異

五色畢備慶雲也外赤內青蔚雲也
正月元日二至二分以望雲氣必於子寅及正晝青蝗也
白兵喪也赤旱亂也黑水澇也黃豐也
凡在八節以觀年雲氣之至以其方及色則豐安也餘以
尅害生濟占之夏雲喜黑濟也

右望雲氣

大塊噫氣其名曰風風氣先也亦吉凶之先見也觀風角
風有五音何也曰五音屬日戊己子午宮也丙丁丑未寅
申徵也壬癸卯酉羽也庚辛辰戌商也甲乙巳亥角也
何者爲宮曰之風曰宮如雷鼓如牛鳴穿中宮之風發屋

折木以役至兵也自宮來（如子午方來也）摧山崩岸人君出行自
徵來（如丙丁丑寅未申方來也）蟲狼害也自羽來雨陰寒也自商來蝗
也自角來暴風雨也
商曰之風何如曰商之風如離羣羊如鐘聲如飛鳥集羽
發屋折木宮宅自傷或鬬兵也自商來白衣會關梁塞外
兵入自宮來國憂也自角來兵喪也自徵來兵凶也自羽
來兵息也
角曰之風何如曰角之風如千人呼嘯或啾啾如雞雉聲
如伐木聲發屋折木賊戰也疾也自角來急兵入城自商
來貴人病自宮來土工作自羽來人亡野飢自徵來火燔
絲貴
徵曰之風云何曰徵之風如奔馬如火炎如縛虡發屋折
木火災外有急事及妖謠也風自徵來火自角來土工大
旱自商來國不安有鬬兵邊將憂自羽來主雷也或使命
行也
羽曰之風云何曰羽之風如擊濕鼓如水湯湯揚波發屋
折木米貴而兵也自羽來雨雹霜雪爲災自宮來暴風雨
自角來兵不解也
風有六情何也曰以日徵（音貞情也申子好水情也曰貪狼
寅午惡火情也曰廉貞亥卯怒木情也曰陰賊巳酉喜金

情也曰寬大戌丑悲仁情也曰公正辰未樂過情也曰姦
邪好風之徵奈何曰申子之日風自坤坎來七日之內鬬
梁驚或我伐人也時加貪狼則有刼賊禍起北方（申子日之己酉
也時加姦邪申子日之丑戌時也）風從陰賊（亥卯方）有盜傷也風從公
正（戌丑方）或以報怨而弄兵者歲在赤奮若（丑也）則大凶風從
姦邪（辰未方）有惡人持物風自廉貞（寅午方）賂也風從寬大（己酉
方）接禮及儲積風自陰賊行要駕傷也（要猶勒也）
惡風之徵奈何曰寅午之日風自艮離來惡與風自寬大
時加巳酉有貴客宴會詔命之事風從姦邪（巳酉）入為怪婦
凌夫風從公正貴人遺問風從貪狠有鏡甲者（巳酉）金賊

有賊而無害也
怒風之徵奈何曰亥卯之日風自乾震來七日之內有謀賊入界風從姦邪時加廉貞申子時而止坤坎之方有賊也
風從貪狼自刃相傷風從公正外人有謀內者風自寬大有所施與也風從廉貞隱士催刑
喜風之徵奈何曰巳酉之日風自巽兌來酒食喜慶也風自廉貞時加寬大巳酉時為慶賞受賜風自公正因酒興訟風自陰賊酒食為害風從奸邪因酒而爭及于婦人風自貪狼飲而爭財也
悲風之徵奈何曰戌丑之日風自公正來兩軍相當大將戊笈談兵卷之二下雲雨風角第三笈 圭
來降不過七日時加公正丑未時吏人爭仇人報怨風自姦邪時加廉貞申午時人發吏私也風自陰賊下凌上也風自貪狼賊人以物逃其主也風自廉貞以酒致病風自陰賊人相攻也
時時之情異自方何也曰木以本情火以合情土以刑情金以沖情水以鈞情

甲德甲｜刑戊　子貪戌公申貪午貞辰奸寅貞　五音以商羽徵
木墓未角主民　平商徵羽商徵羽　宮角為序本以
乙德庚｜刑己　丑公亥賊酉矣未奸巳矣卯賊　子丑起商火以
丙德丙｜刑庚　寅賊子公戌賊申矣午奸辰矣　子丑起羽土以
火墓戌徵主事　合徵羽宮徵羽宮　子丑起徵金以
丁德壬｜刑辛　卯公丑貪亥貞酉奸未貞巳貪　子丑起宮水以
戊德戊｜刑壬　辰奸寅矣子賊戌奸申貞午貞　子丑起角○刑
土墓辰宮為君　刑角宮徵角宮徵　德之例如宮音
己德甲｜刑癸　巳貪卯貪丑公亥賊酉矣未公　之風如戊甲時
庚德庚｜刑甲　午貞辰公寅貪子貞戌奸申貞　干及戊甲方則
金墓丑商主兵　冲宮商角宮商角　德也或如壬癸
辛德丙｜刑乙　未公巳賊卯矣丑奸亥酉賊　時干及壬癸方
壬德壬｜刑丙　申矣午賊辰公寅賊子矣戌奸　刑也德吉而刑
水墓辰羽主物　鈞商角羽商角羽　凶也
戊笈談兵卷之二下雲雨風角第三笈 圭
癸德戊｜刑丁　酉貪未公巳貪卯貞丑奸亥貪

兩軍相遇其風角奈何曰先明納音察時方所納音為客時方為主物（風起之時及風所自來之方）時方制納音利為主納音制時方利為客相生為和不戰（納音即所納宮商角徵羽之五音非如甲子乙丑海中金之例也時方亦如前六情之例占之）
凡四季受宮之日風從四季上來主何占也曰風來猛厲而天色溫和時加子午宮音及子午正者外國入貢也寒則否
四季受宮商羽之日風從四季上來叫怒當子午時兼帶刑殺或申子亥卯上至急速者又主何占曰外兵犯塞寒

則至矣

四季受角之日風從四季上來急速而時加子午當占何如曰中國將伐四裔風止之時爲受伐之方辰東未南戌西丑北有雨卽解溫和之日不如是占

四季受角之日大風發屋折木從徵來午遲午疾時加子午何也曰火

四季受羽之日風從卯酉天陰雲潤人心悲悽至三日不止何占曰暴雨大水若潤氣蕭蕭自卯酉位來須臾雨注矣

午酉亥自刑之日風從徵來寒而迅疾何占也曰火殺人

也雨卽解

將戰之日以風爲主以雲爲客風勝雲利主雲勝風利客也

風音生日音日音生風音勝也相剋凶也如子午日而風音如奔馬或音如離羊此相生也若風音如伐木或如揚波則爲相剋之音矣

逆風雨而戰曰落尸敗矣順之乃得助也

有雷霆順雷吉逆雷凶

觸怒旋風或入吾寨何也曰急宜備之若入敵寨宜從所入急攻之旋風入室可以音情刑德決之

出軍之日視風之展旗旗展幅反向竿鋒有驚也旗不展是不戰也欲展而抱竿不得展敗也向外吉也向己陣凶也甲日風則海中兵起乙日風粟貴夷侵丙日風有邊急也丁日風主旱疫戊己日風土工興食物貴或有遷邑也庚辛日風宜備邊壬癸飛沙北軍動終風之占也終風終日風也三日內有雨則解

子日風而日光沈沈兵起水中丑日風而掃地揚沙粟暴貴寅日風而赤氣四塞火也卯日風而黃雰迷天蟲蝗生也辰日終風大將出行巳日大風蓬勃大旱午日風而午疾午徐人民不安有流亡者未日風而日無光土功大興申日風聲如磨粟貴盜興酉日風瀟瀟然大水也戌日風

而且霾胡兵起亥日風揚沙折木盜相攻三日內有雨則解

春日風升夏風高行秋日風降冬風蓄刮於地此常風也

立春而條風來條風自艮至而徐和著於地春分而明庶風至明庶風至自東而習然離乎地也立夏而淸明風至淸明風至自巽而陶然憑虛矣夏至而景風至景風至自南薰風也阜物者也立秋而涼風至涼風至自坤而暢然猶行乎空也秋分而閶闔風來閶闔至自兌而肅然下矣立冬而不周風來不周風自乾至而爽然至於地冬至而廣莫風至廣莫風至自北而悽然著地也至於節候之以

寅順方爲吉逆方爲凶非其本方風變乎常各以類占之也若立春之日以寅時候風自艮方至則爲應候吉也如自乾至則主暴雹自坎至則多寒自震至多雷自巽至多風土虫自南主旱自坤大凶主水自兌主疾疫雷露多旱此各以類占之也餘大畧倣此

正月上日宜東北風豐年也

右觀風角

天降雷雨山川出雲故雲物以徵風雨也風雨之兆非一察乎陰陽而已考風雨

天氣未降而地氣上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將雨候也若于夜則月赤爲旱風

天氣下降而地氣未升厚則日紫薄則日赤將旱意也若

于夜則月白將有雨

天氣未降地氣未升上下未交晝則日青夜則月綠將寒之候

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而未密晝則日黑夜則月青將雨不雨變爲雰霧

日之有珥也南珥晴也北珥雨也雙耳及幢旛主久晴也

日入之時雲起于西而日落其中晴也日入之時黑雲迷天日沒而雲散有反照晴也起于西者已離西山之上得見日入也

日沒後而青白光徹反亘天下狹上潤夏秋晴而酷熱也

日入之時雲蔽于西有如景盆雨也日出之時雲蔽于東如積土焉雨也日出之時有雲掩日不散日午而大雨也

于月之朔辨日色于哉生明辨月色哉生明初三日也色青黑日多雨色黃赤日多旱

日暈雨也月暈風雨也暈之所缺風自缺至

白氣如人頭在日旁風也黑色者雨也黑氣貫日及黑雲如飛鳥過日月而北皆雨也否則有災

月珥雨也不遠于十日七日

新月下有橫雲來日雨也雲大則雨急

赤烏夾日颶徵也否則有災

北斗之杓前有黃氣來日雨也雲掩斗三日之內雨也掩

斗之半五日內雨也魁畔有黑雲其夜雨矣

斗間雲氣如龜龍雨也若色赤則晴黃色多風土之徵也

亥子壬癸之日動則雨也杓前白氣風且雨

月入畢井奎雨也入箕翼軫風也行陽道則否

魚星動搖雨也

星光閃閃不定來日風也星明滅而不動雨也夏月而星密暑也

星墜風也星流而西雨也自北而東連日有雨也自北而南陰晦也自西而東風也自西而北來日大風雨矣自南而東旱也自南而北霧也自北而西大水自東而南暑也

自西而南凶自南而西寒也

久雨之後夜見數星晴也久雨之後衆星爛然無雲雨也

夜半而見星月晴矣

雲雨星明多雨

雲漢中多星雨也黑豬渡河雨也渡未過而雲散不雨河之兩畔雲對起而相接雨也不能相接而散不雨不相接而俱漸大雨立至也久雨之後河畔雲作洒雨而止雨將已也火星入河旱也

雲如亂攘大風雲如磙車大風也斷虹見曰颶母颶必有雨隨之颶音具

太白辰星之出入也必有風霧

霞見于昏形如火勃勃然旱也霞見于晨如火則晴也黑閒之而潤雨也雨後而朝霞見雨也霞滿天晴也霞寡而氣多雨也西方厚雲雨且至矣霞如墨洒來日之午雨矣

霞如牛卧來日之晨雨矣

日没而後見餘紅其夜風雨也此與反照不同反照在日未入之時此餘紅見於日没之後也

虹截雨者也虹見於東而旋爲雲蔽雨也虹見於西雨旋至洒然而止矣至午而雨雨也

夜雷速陰也未雨而先迅雷不大雨矣大雷而雨易晴殷雷沈沈未易晴也雷而雪災也陰雨不晴至於三月之久驚蟄之前雷久雨芒種之後雷多雨

晴雹在前久晴也在北而雨矣

甲子日徵雨雨則多雨也鵲甲則否甲子值雙日謂之雌甲也

六甲之日無雲掩斗日及日十日晴六甲之日以察雲氣雲興于東來日雨雲興于南丙丁日雨雲興于西庚辛日雨雲興于北壬癸日雨氣多青來日雨氣多赤丙丁日雨氣多黃戊己日雨氣多白庚辛日雨氣多黑壬癸日雨六卯之日亦以是占之

六卯之日雲聚于中大風雨

久雨之後晨而日出雨也徐徐然食時雲盡而出晴也久雨而午啟日出也雨也

新月如灣弓少雨行黑道如仰瓦多雨也

日晴久晏戊而變雨久及庚乃可期晴

日下黑氣如覆舟雨立至也

戊申之日日暮察日上有冠雲黑色大雨也青色小雨也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日以察雲氣壬子之日雲掩斗曰戊午己未庚申日雨矣癸丑之日雲掩斗日辛酉壬戌癸亥日雨矣甲寅之日雲掩斗日甲子乙丑丙寅日雨矣乙卯之日雲掩斗日丁卯戊辰己巳日雨矣丙辰之

日雲掩斗口庚午辛未壬申日雨矣丁巳之日雲掩斗口
癸酉甲戌乙亥日雨矣九月壬子滿必雨也午月壬子破
多雨也
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日以察雲氣丙子之日雲
掩斗口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日雨矣丁丑之日雲掩
斗口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日雨矣戊寅之日雲掩斗
口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日雨矣己卯之日雲掩斗口
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日雨矣庚辰之日雲掩斗口壬
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日雨矣辛巳之日雲掩斗口丁未
戊申己酉庚戌辛亥日雨矣

癸丑之日夜半有黑雲如龍而在東方辰日雨也
甲辰之日晨有雲如馬而在南方午日雨也
昧爽而雨不雨也暴雨不久雨也薄暮而雨雨也水入水
而成漚久雨也
雲行而東不雨雲行而西雨雲行而南雨雲行而北未必
雨
雲起自西南而上行多雨起自東南雖上行未必雨也起
自東北多風雨而久起自西北必大黑且作眉梁風先而
雨隨也然易晴
久旱而見遊雲旱也
雲起而下散四野滿目如烟霧此風花也大風立至
久陰之後晨而天中無雲暮而四方開放晴也晨而東南
雲散暮而西北見天晴也
秋日雲陰風靜則不雨也
雲大而成片不雨也片小而如魚鱗鱗次比焉非雨卽風
雲或如鷺羽主風雨也不過三日
下弦之後無雨來月之初必有大風雨也
水腥魚浮蠓飛春暄蜻蜓經布蛛絲下弔皆雨也
海燕羣至黑腹雨白腹風鴉浴風鵲浴雨鸛鴿浴晴也
平旦而北風北方雲多黃黑曉望南行雷雨立至

亥雲趨艮七日而雨
春丙丁夏戊己中庚辛秋壬癸冬甲乙日月宿十精其日
多有日如或不應則必於土旺之庚日也
凡風起於單日止于單日風起於雙日卽止于雙日夜起
者惡日起者善冬日之風息於夜半晨必大凍冰坼也
盛夏北風雨隆冬南風雪
西南風轉而西北風其風必惡風早起而曉和來日必有
大風
南風以自小而漸大北風及西風初大而漸微
西南風晨發至晚必靜西南風急多有雨暮轉東南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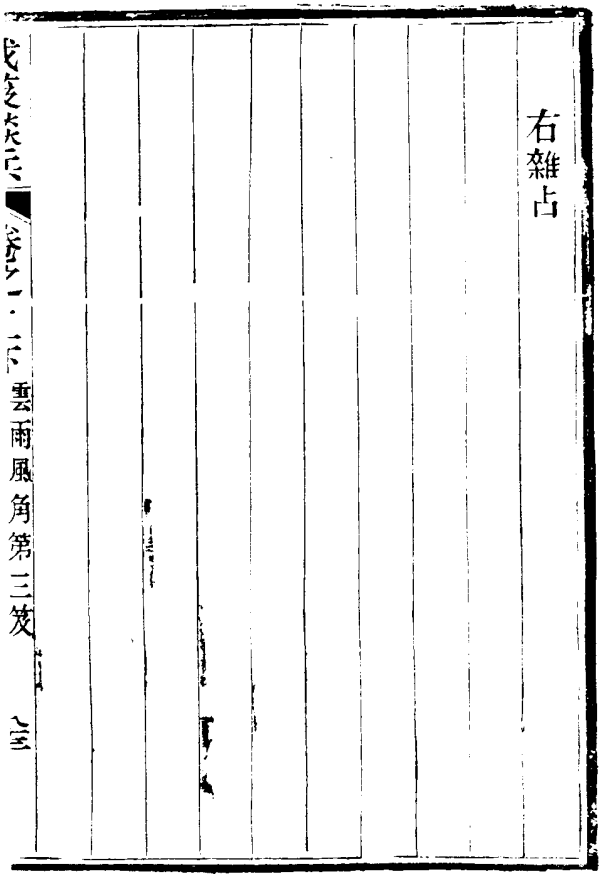
凡風晨發者暮息夜暴者晨和
春日之東風風急則雲興而雨至雨後而東北風起則久雨也
西風過暮秋霜早也春日多風則秋苦雨
凡春風一日南風必有一日北風還之
天陰雲密白黑而潤雨也黑重而枯風也密雲之上含赤黃色光晴也

右察風雨

舟行見羣鴉飛噪必有風雨陸行見羣鴉飛噪山林閒非有豺虎必有伏兵鴉安栖而鳴樂則敵人遁

舟行見海燕羣至白腹者風黑腹者雨也
舟泊江湖閒或有羣雁飛鳴夜閒驚動不定是必有兵夜至也
日落之後忽然西風雲疊層雲之中微露朱霞尺許如虹霓狀以漸而滅是夕大風雨至矣
行軍在途忽有風起孤鴉飛鳴而過若有意報我占凶者察其時方觀鴉從何方來以音情刑德占之如占風角之法
旋風觸我軍是多凶也急宜預備
野獸入我寨中觀其爲何獸以徵事如山羊羚羊之類多主有暴兵至猿猴熊羆之屬非火災卽兵災也麋鹿之屬主疾病及虛驚蛇則有虛驚或水患也驚馬突至恐有暴兵及賊若七日之內無此則又爲吉兆也營馬羣鳴必有遠行豺虎入寨大凶野雉來或有賢士歸狐兎來恐敵有陰謀或刼寨之事然終不爲大凶入城亦然
軍行始出遇微雨曰洗兵吉兆也若大雷雨逆風則凶風折旗旆皆爲凶亦以風角占之
刀劍自鳴自動必見流血
軍中見日月暈隨暈缺之方攻敵勝也
舟行見豚魚拜舞大風立至矣豚魚所向風所至之方也

豚魚之脂可以反風豚魚俗所謂江豬也
凡風霾星物之變有以日之干支占其爲何地者詩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陲戊中己韓魏庚秦辛到西壬干應燕趙癸北更無遺子時爲周地丑主邠及貊寅爲楚趙占卯鄭辰晉的巳衛午歸秦未爲梁宋實申主齊及魏酉魯趙到戌亥未爲代燕主占吉凶異
行軍之始聞烏獸鳴辨以五音如布穀鳴鴡精列鳥也郭公宮也麋鹿羊猿之屬商也犬吠鴉鵲鳴雉鳴角也百舌鸜鴿鵲小鳴蕘鳴徵也鷹隼之屬羽也察其時方觀其刑德如風角占


右雜占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雲雨風角第三 二三

戊笈談兵卷之三上

新安汪 紱著
柘浦吳雲友參

遁甲奇門第四笈

汪雙池曰遁甲奇門之說於經傳無考而近之兵家日者往往道之以爲始於軒轅修於太公備於子房言趨避者詳余嘗聞其說於柘浦余氏謂小試之時得驗焉迄觀其書若本原大易符合河洛者而參以術數又近于京焦家其考陰陽五行辨吉凶不無至理而怪誕無據不可致詰者亦時或有之意其或亦上古之書而後世失其說乃掇

餘燼而屬以異說者歟若日家之註釋則膚淺俗學無足發明旨既失矣舛又甚焉數家小中何足道哉數有可通理當心得略羅舊說敢折衷焉期於當理無失古意言天時者得無攸乎

一錄烟波釣叟賦
一著原神賦
一究吉凶定局
一列陰陽十八局圖

烟波釣徒賦

陰陽順逆妙難窮二至還歸一九宮若能了達陰陽理天地都來一掌中

冬至後陽遁順行自一至九逆布叁奇順飛六儀夏至後陰遁逆行自九至一順布叁奇逆飛六儀一坎宮也九離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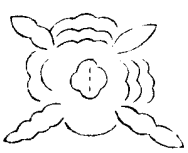
軒轅黃帝伐蚩尤涿鹿經年戰未休夜夢天神授妙訣登壇致祭謹祈求○龍光繞扈軒轅邱彩鳳啣書碧雲裏因命風后演成文遁甲奇門從此始

遁藏也兵法以甲爲青龍主將之象故藏之于六儀之下曰遁甲奇三奇也門八門也此言遁甲奇門原委也

一千八十當時制太公刪成七十二迨至漢代張子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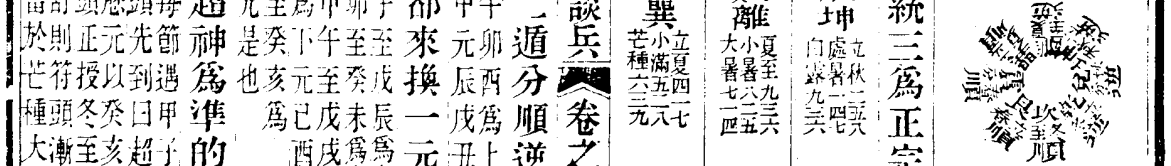
十八局爲精義

奇門之法共四千三百二十局蓋歲分八節節有三氣一歲二十四氣氣分三候一歲七十二候候有五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十二時三百六十五日共四千三百二十時一時一局故奇門有四千三百二十局也陰陽二遁各有九局故合四千三百二十局爲陰陽一十八局也



先須掌上排九宮從橫十五在其中

次將八卦分八節



一氣統三爲正宗

死 天芮 坤 立秋二五八 處暑一四七 白露九二六

驚 天柱 兌 秋分七一四 寒露六九三 霜降五八二

開 天心 乾 立冬六九三 小雪五八一 大雪四七二

景 天英 離 夏至九三六 小暑八二五 大暑七一四

休 天蓬 坎 冬至一七四 小寒二八五 大寒三九六

杜 天輔 巽 立夏四一七 小滿五一八 芒種六二九

傷 天沖 震 春分三九六 清明四一七 穀雨五二八

生 天任 艮 立春八五二 雨水九六三 驚蟄一七四

陰陽二遁分順逆一氣三元人莫測

子午卯酉爲上元寅申巳亥爲中元辰戌丑未爲下元

五日都來換一元

甲子至戊辰爲上元己巳至癸酉爲中元甲戌至戊寅爲下元己卯至癸未爲上元甲申至戊子爲中元己丑至癸巳爲下元甲午至戊戌爲上元己亥至癸卯爲中元甲辰至戊申爲下元己酉至癸丑爲上元甲寅至戊午爲中元己未至癸亥爲下元是也

接氣超神爲準的

凡每節遇甲子甲午己卯己酉爲上元符頭節未到而符頭先到曰超神符頭未到而節先到曰接氣○按如歷元以癸亥年十一月朔甲子日子時冬至則甲子符頭正授冬至上局而氣有羨餘支干無羨餘故節氣常舒則符頭漸超而前矣超神大遠則置閏奇而閏奇必當於芒種大雪之後既置閏奇則節氣先到而符頭後接矣接久而復正授正授而後復超超遠而又閏此亦如閏月定時成歲之法也○閏奇之法如芒種大雪後超至九日則當置閏然置閏又當折局以準陰陽順逆之氣假如大雪三元已畢而遇甲子符頭當爲冬至上局但冬至尙在癸酉則是超過九日當置閏奇爲大雪閏上局矣大雪閏上局至戊辰日止已巳日爲大雪閏中局中局至癸酉日午時止而癸酉日午時已交冬至當用陽局則以午時以前爲閏大雪中局陰遁午時以後尙有六時爲初冬至中局陽遁至次日甲戌爲初冬至下局至己卯日乃爲正冬至上局此卽折局以準陰陽順逆之法也

認取九宮分九星八門又逐九星行

天芮巨門坤宮土天杜破軍兌宮金天心武曲乾宮金天蓬貪狼坎宮水天任左輔艮宮土天沖祿存震宮木天輔文曲巽宮木天英右弼離宮火天禽廉貞中宮土此九宮分九星也○休門坎宮生門艮宮傷門震宮杜門巽宮景門離宮死門坤宮驚門兌宮開門乾宮而中五寄於死門此八門逐星行九宮也

九宮逢甲爲直符八門直使自分明

如冬至陽遁上局甲子時起坎一宮卽以天蓬爲直符休門爲直使至甲戌時行坤二宮卽以天芮爲直符死門爲直使九宮皆然可以類推

符上之門爲直使十時一易甚憑據

凡逢甲時則易直符是爲十時一易也

直符到處加時干直使常加時支位

詳見于後

六甲原號六儀名三奇卽是乙丙丁

六甲遁于六儀之下六儀者戊己庚辛壬癸也甲子同六戊甲戌同六己甲申同六庚甲午同六辛甲辰同六壬甲寅同六癸○三奇乙丙丁也謂兵法以甲爲青龍主帥之象而所畏者庚金之木與庚金合爲和解之奇丙

火丁火皆甲木之子而能尅庚金爲禦敵之奇故取之以爲吉神而合之者則爲大吉也

陽遁順儀奇逆布陰遁逆儀奇順行

冬至陽局上局則甲子戊坎一甲戊己坤二甲申庚震三甲午辛巽四甲辰壬中五寄坤甲寅癸乾六是爲順儀而丁奇在兌七丙奇在艮八乙奇在離九是爲逆奇○夏至陰遁上局則甲子戊離九甲戌己艮八甲申庚兌七甲午辛乾六甲辰壬中五寄坤甲寅癸巽四是爲逆儀而丁奇在震三丙奇在坤二乙奇在坎一是爲順奇餘皆倣此○詳見十八局圖說中

吉門偶以合三奇遇此須云百事宜其門倘或多凶咎一偏未足究精微

開休生爲三吉門復合三奇爲大吉也○時加以乙與坤俱出天上日精性來恍惚到震曰日出扶桑到兌爲白兎遊宮到巽爲白兎乘風到離爲白兎當陽到坎爲玉兎飲泉到艮爲玉兎步青皆吉到坤爲入墓到乾爲

受制雖吉亦凶○時加以丙萬兵莫比王侯厭伏賊兵不起到離爲旺地到震爲月照雷門到巽爲風火相逐到坤爲子居母腹皆大吉到兌乾爲折翅入墓到坎爲受制大凶到艮爲鬼道平平○時加以丁出幽入冥至老不刑雖險不驚到兌爲月生于西到震爲最期到巽爲玉女臨神到離爲旺地到坤爲地戶到乾爲天門俱大吉到坎爲沒江到艮爲鬼門皆凶○休門屬水宜秋冬臨坎爲伏吟凶臨艮爲受制半吉臨震巽吉臨離反吟凶臨坤受制凶臨兌乾大吉○生門屬土宜春時臨坎艮大吉臨坤爲制凶臨震巽受制半吉臨離吉臨坤反吟凶臨兌乾大吉○開門屬金宜秋時臨坎艮大吉臨坤吉臨兌吉臨乾伏吟凶臨震巽大凶臨離半吉臨坤吉臨兌吉臨乾伏吟凶臨巽爲反吟凶○景門中吉屬火宜夏時臨坎反吟凶臨艮震巽受生吉臨離伏吟凶臨坤吉臨兌乾大凶○此所謂雖吉奇吉而向多凶咎也

三奇得使誠堪使六甲遇之非小補乙歸犬馬丙鼠猴六丁玉女騎龍虎

乙得甲戌甲午丙得甲于甲申丁得甲辰甲寅謂之三奇得使合之爲大吉也詳見十八局圖中

又有三奇遊六儀號爲玉女守門扉

玉女守門利于營造會合之事謂丁爲玉女而會直使之門也如陽遁一局地盤丁在兌休門起坎乙丑時休門坤丙寅時休門巽戊辰時休門中己己時休門乾庚午時休門兌是直使之門時與地盤丁奇相合爲玉女守門也餘倣此

天三門兮地四戶問君此法知何處大冲小吉與從魁此是天門私出路地戶定開與除危舉事皆從此中志

推法子神后丑大吉寅功曹卯太冲辰天罡巳太乙午勝光未小吉申傳送酉從魁戌河魁亥登明假如大寒後日纏玄枵子宮則以神后爲月將以月將加所用之時順行見時方遇大冲小吉從魁爲天門方○以月建加所用之時順數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見時方遇除危定開爲地戶詳見十八局圖中

六合太陰太常君三辰元是地私門更得奇門相照曜行兵禦敵總如神

六陰陽貴人爲主推之○起貴人例甲戊庚牛羊乙己鼠猴鄉丙丁猪雞位壬癸兎蛇藏六辛逢虎馬此是貴人方○三辰例貴人一騰蛇二朱雀三六合四句陳五青龍六天空七白虎八太常九玄武十太陰十一天后十二○推三辰法以月將加所用之時又觀所用時之爲日爲夜而分陰陽順逆之用如用寅卯辰巳午未則爲日時用申酉戌亥子丑則爲夜時日時用陽貴如甲戊庚日則用牛乙己日則用鼠丙丁日則用猪壬癸日則用兎六辛日則用虎也夜時用陰貴則用羊猴雞蛇馬也假如大寒後日躔玄枵以子加用時用時在辰是爲日時日千丙日時用陽貴則用猪以子加辰順推之猪位在卯是貴人在卯也又以自亥至辰陽生之方爲陽時以貴人騰蛇順推則六合在午太常在亥太陰在丑○又如甲戊庚日用申時申爲夜時用陰貴甲戊庚日則用羊以子加申逆推之羊位在丑是貴人在丑也又以自巳至戌陰生之方爲陰時以貴人騰蛇逆行則

六合在戌太常在巳太陰在卯爲地私門之方更得奇門則爲太吉也○餘倣此

三爲生兮五爲死盛在三兮衰在五能識趨三避五時造化眞機須記取

三爲生氣謂符頭臨三宮則爲吉五爲虛位寄于坤死故符頭臨五宮則凶而用者宜避之

就中伏吟爲最凶天蓬加著地天蓬天蓬若在天英上須知卽是反吟宮八門反伏亦如此生在生兮死在死縱令吉宿到奇門萬事皆凶不堪使

值反吟伏吟宜安靜而不可動作

六儀擊刑爲大凶甲子直符愁正東戊刑在未申刑寅虎蛇龍馬是刑宮

戊刑未故甲子利卯卯刑子故甲子符頭忌三宮卯地戊刑未故甲戊符頭忌二宮坤地申刑寅故甲申符頭忌東北艮地午白刑故甲午符頭忌九宮午地辰白刑故甲辰符頭忌東南巽地寅刑巳故甲寅符頭亦忌東南巽地爲六儀擊刑冲

三刑入墓好推詳甲子何堪見未羊丙奇屬火火墓戌此時兵馬豈榮昌更嫌六乙來臨二六丁怕入艮宮藏

已見前註

更有時干入墓宮課中時下忌相逢乙未壬辰兼丙戌辛丑都來盡是凶

木墓未火墓戌金墓丑水土墓辰

五不遇兮尤不精號爲日月損光明時干來尅日干上甲日須知時忌庚

如甲日忌庚午時乙日忌辛巳時丙日忌壬辰時丁日忌癸卯時戊日忌甲寅時己日忌乙丑時庚日忌丙子時辛日忌丁酉時壬日忌戊申時癸日忌己未時此陽尅陰干其時大凶不可用

奇與門兮共太陰三般難得總來臨若還得二亦爲吉遇此行藏必稱心

如開休生三吉門合乙丙丁三奇又遇九地則爲眞詐格利以安營設伏遇太陰則爲重詐格利以設伏用奇遇六合爲休詐格利以合戰攻取然得奇不得詐亦吉得詐不得奇亦吉門則終非吉也○紱按三詐之名蓋謂兵不厭詐而此時此方可以奇勝人也然詐之一字終非美道故兵家天時虎非王者所首重耳○又如杜門合丁己癸臨九地太陰六合爲地假臨太陰宜使間偵探臨九地宜設伏臨六合宜移退又景門合奇臨九天名天假宜求援請兵之事傷門合丁己癸臨六合名物假宜輸糧積儲蓄死門合丁己癸臨九地

名神假宜掩屍發死干驚門合六壬臨九天名人假宜捕捉逃人逸馬○紱按假者借也謂借其時方可以行其事也○九天九地俱起例見後

更得直符直使利兵家用事最爲貴常將此地擊其冲百戰百勝君須記天乙之神所在宮大將宜居擊對冲假令直符居離九天英坐取擊天蓬

此八句專言大將宜居天上直符卽大將居青龍之意也○兵家三勝方謂天上直符方九天方奇門方也有五不擊亦謂直符方九天方九地方生門方直使方也○又有背亭亭擊白奸之說以神后爲亭亭假如冬至後太陽尚在丑以大吉爲月將所用者午時則以大吉加午逆推之神后在巳爲亭亭所居也又以月將加用午時于寅午戌上見孟神便爲白奸之位白奸之位常在四孟也白奸合亭亭則居之冲亭亭則擊之○紱按亭山名古帝王封禪之地故以爲貴神亭亭山在泰山之北爲虛危分野故謂亭亭居神后也

甲乙丙丁戊陽時神居天上要君知坐擊用憑天上奇陰時地下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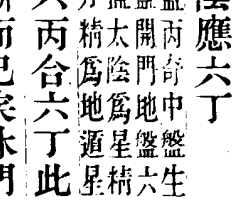
謂甲乙丙丁戊五時宜憑天盤直符己庚辛壬癸五時宜用地盤中直符也○又陽時利爲客宜先發陰時利爲主宜後動

若見三奇在五陽偏宜爲客自高强忽然逢在五陰位又宜爲主好裁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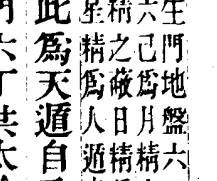
位謂地盤○陽動陰靜之義也

直符前三六合位太陰之神在前貳後一宮中爲九天後二之神爲九地九天之上好揚兵九地潛藏可立營伏兵但向太陰位若逢六合利逃刑

陽遁順局



陰遁反局



紱按孫子云動于九天之上而藏于九地之下謂動之至神而藏之至密使人莫得而窺測耳不得以此之九天九地附會之

天地人分三遁名天遁日精華蓋臨地遁月精紫雲蔽人遁當陰應六丁

天盤丙奇中盤生門地盤六丁爲日精之蔽天盤六乙中盤開門地盤六己爲月精之蔽天盤六丁中盤休門地盤太陰爲星精之蔽日精爲天遁月精爲地遁星精爲人遁也

生門六丙合六丁此爲天遁自分明開門六乙合六己地遁如斯而已矣休門六丁共太陰欲求人遁正是此要知三遁何所宜藏形設伏斯爲美

己見前注

庚爲太白丙熒惑庚丙相加誰會得六庚加丙白入熒六丙加庚熒入白白入熒兮賊即來熒入白兮賊須滅

天庚加地丙白入熒也主有賊劫營伏路之事天丙加地庚熒入白也此時可以得賊滅寇

丙爲悖兮庚爲格格則不通悖亂逆

此二句爲下數節之綱舊註仍用上節意解之其誤不小

丙加天乙爲悖符天乙加丙爲飛悖

此所謂丙爲悖也天乙謂直符天丙加地時干爲悖符天時干加地丙爲飛悖主六軍有驚擾悖逆之事○紱按丙爲吉奇丙加天乙則爲悖者蓋以丙爲甲子而加于時日干上是以卑而犯尊下而犯上之象也故謂之悖

庚加日干爲伏干日干加庚飛干格加一宮兮戰在野同一宮兮戰在國

此所謂庚爲格也天庚加地盤日干日伏干天盤日干加地庚爲飛格戰則主客兩傷大凶之時也同一宮者直符與六庚同宮也○紱按甲爲主帥之象所畏者庚故以庚爲格也

庚加直符天乙伏直符加庚天乙飛

此亦庚爲格也天庚加地直符爲格符大凶天直符加地庚爲飛格不利舉兵固守可也

庚加癸兮爲大格

天庚加地癸○以癸助庚不利于甲也

加己爲刑最不宜

天庚加地己○以己生庚來刑甲也大凶

加壬之時爲小格又嫌歲月日時隨
天庚加地壬○以壬助庚不利于甲也○紱按奇門家既以乙丙丁爲甲用則是辛壬癸皆爲庚用既以庚爲雌則辛壬癸亦皆凶干故皆主凶咎而以庚合之則是敵强之象也○六庚加歲月日時干皆謂之格而甲申庚値符之十時亦皆不可用此以上皆論庚爲格也

更有一般奇格者六庚愼勿加三奇此時若也行兵去四馬隻輪無返期
庚加三奇爲三奇之格凶

六癸加丁蛇天矯六丁加癸雀入江
癸爲蛇也天癸加地丁水尅丁奇不利出師天丁加地癸丁奇入水出則有憂凡此皆大凶之時

六乙加辛龍逃走六辛加乙虎猖狂請觀四者是凶神有事逢之莫措手
乙爲龍辛爲虎天乙加地辛天辛加地乙皆乙奇破傷也

丙加甲兮烏跌穴甲加丙兮龍反首只此二者是吉神行師戰勝居八九
天丙加地甲地丙遇天甲木生火以尅庚金故爲吉也甲謂時符頭更得吉門爲吉尤甚

八門若遇開休生百事經營總稱情傷宜捕捉終須獲杜可逃生及設伏景上求援與破軍死惟遊獵訴有罪更問驚門何所宜虛作疑兵壯聲勢
此論八門之吉凶也

蓬任冲輔禽陽星英芮柱心陰宿名輔禽心星爲上吉冲任小吉未全亨大凶蓬芮不堪用小凶英柱不精明
此論入門之九星也○紱按九星卽北斗七星及紫宮兩垣也天蓬卽北斗第一星貪狼也天芮北斗第二星巨門也天冲北斗第三星祿存也天輔北斗第四星文曲也天禽北斗第五星廉貞也天心北斗第六星武曲也天柱北斗第七星破軍也天任紫宮東藩右弼也以九星次序配九宮次序原無深義但以蓬任冲輔禽居北東陽生之方故曰陽星英芮柱心居南西陰長之方故曰陰宿九星之在天貪巨梳白虎胥參之間故爲凶文廉武當青龍太微之度故爲吉祿存左輔居南陽方故小吉破軍所指有招搖梢槍諸凶宿而右弼位比陰方故小凶也舊註多舛誤

大凶無氣變爲小小凶有氣亦叮嚀
如天蓬水冬旺天芮土丑未月旺則大凶天蓬遇夏天芮遇春則無氣而小凶天柱金右弼火夏秋氣旺則凶天柱遇春夏右弼遇秋冬則平平也

吉宿若能得旺相萬舉萬全功必成若遇休囚幷廢沒勸君不必動干戈
旺相休囚見下注

要識九星配五行各隨八卦考羲經坎蓬屬水離英火任芮坤艮土中行心柱西金冲輔木旺相休囚看重輕與我同行卽爲旺我生之月誠爲相廢于父母休于尅囚時尅我受刑傷假令天蓬爲坎水旺在子亥冬北方相于寅卯休巳午廢于申酉囚中央
中央土也辰戌丑未月也餘倣此○與舊本少不同

急則從神緩從門三五反覆天道亨

三謂乙丙丁五謂輔禽心冲任

十干加伏若加錯入庫休囚吉事危

加伏即伏吟加錯即反吟也謂伏吟反吟及休囚入庫雖吉神亦危也○又六甲雖爲伏吟而又有開閭之異甲申甲寅爲孟甲甲子甲午爲仲甲甲辰甲戌爲季甲蓬任冲輔禽爲陽星芮柱心英爲陰星孟甲合陽星陽在內合陰星陰在外皆利主不利客宜固守不宜出兵仲甲合陽星利主後應吉合陰星不可出兵宜以陰謀季甲合陽星陽在外利客以制彼合陰星利主宜後應也○又時加六戊乘龍萬里戊爲天門凶惡不起時加六巳如神所使宜爲陰謀不可先起亦謂吉干而遇休囚則不可用○時加六庚通天行強有出者必有鬬爭時加六辛行逢死人強有出者災害加身時加六壬爲敵所侵強有出者災禍將臨時加六癸衆人莫視利於潛藏不利先起此皆凶干不可用事也○此皆以符頭所加時論之

十精爲使用爲貴起宮天乙用無遺此二語未詳其義

順生爲寶反生義支干比和亦爲吉尅支爲制半榮昌尅

干伐日休爭利

此以日支干論干生支日寶支生干日義干支比和曰和皆吉日干尅支曰制中平支尅干爲伐凡事多凶也

宮制其門不爲迫門制其宮是迫凶

此以八門九宮論如休門臨艮宮宮制其門不謂之迫若休門臨離宮則爲門制其宮是迫而凶也迫于吉門則平迫于凶門則凶

天網四張無路走一二網低有路通

以天癸加時干爲天網天壬加時干爲地網直符在四宮以上則爲網高不可出兵或事急被圍而遇此時則觀卯未亥三方有合奇門者可從此破出直符在一二三宮則爲網低可揚威以震之爲無害于事也

節氣推移時候定陰陽順逆貴精研天地未成有一理七

十二候分三元請看歌裏精微訣不是賢人莫與傳

總結一篇之意○按奇門凶吉本屬渺冥之間而時日干支古人不廢若此篇則又其精微而有本者也夫天道何親常與善人使其爲凶人而欲悖此以趨吉避凶只見其妄作以取禍敗耳使其爲吉人則徵此天時吾知其迪吉也但既盡人事矣而又藉此天時以行之其制勝爲萬全不更可必乎舊本出于日家之所纂其辭句解釋不無差謬而更多攙入無稽妄誕之談茲則盡行刪去取其精微中正者校正入此以備兵家之用云

原神賦　　汪紱著

趨吉避凶前用莫神於大易握奇制勝談兵猶藉乎天時
蓋雖神佑吉人亦必因時而順動如人凶從逆孰謂順天
而時行欲明乎旺相孤虛須察於奇門遁甲
總領大意爲一篇之首
甲爲十干之首爲青龍而屬木乃主將之象庚爲尅木之
干爲白虎而屬金乃六甲之讎
此乃奇門之大主故先發明之焉
乙木青龍乃六甲之妹嫁六庚而作合爲和解之奇
乙與庚合也釋乙奇之義
戊笈談兵　卷之三上　遁甲奇門第四笈　圭
丙丁朱雀爲六甲之兒尅白虎而扶龍有禦侮之道
甲乙木生丙丁火而火能尅金爲子禦父侮也○此釋丙丁奇之義也
辛金不道合丙火而尅制東方
辛與丙合也東方指甲木
壬癸爲姦順庚金而作威南土
庚金生壬癸水而水尅丙丁火南土指丙丁火也
戊己遇三奇則稟火而順承中土合庚辛乃生金而作慝
斯因時而異用亦中立以無權
火生土而土又能生金故戊己爲中立之儀○此以上釋六儀之義也
遁六甲於六儀之下斯爲主將之陰符
大將所行不令敵知故遁藏其甲有奚主將之陰謀也○此釋遁甲之意
顯三奇於三吉之門斯謂三軍之奮武
三奇有三軍之象三吉門休開生也得吉地以助之則能奮武矣○此釋奇門之意也
休曰休美乾交坤而水生爲萬物之資始
休者美也坎方主休門坎卦外象坤內象乾乾交于坤而天一生水也一陽動于陰中故曰萬物資始○此釋休門之義也
生乃資生艮成終而成始乃萬物之成形
艮方主生門艮卦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極于亡則復于下故居東北陽生之方易說卦傳曰艮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此釋生門之義也
震來虩虩陽擊陰而上達不無受傷虩許逆反
戊笈談兵　卷之三上　遁甲奇門第四笈　夫
震方主傷門易曰震雷虩虩恐懼意也震卦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勢欲上行而陰方盛大故有傷象○此釋傷門之義也
巽命申申陰在下而始生理當杜塞
巽方主杜門易曰重巽以申命申重也巽卦一陰伏于二陽之下陰勢將上行故當杜塞之也又巽爲風亦有杜義若風天之爲小畜也○此釋杜門之義也
景者大也向明相見而萬物皆亨
離方主景門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故君子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萬物至南方而亨通壯大故曰景○此釋景門之義也
死者歸也坤土純陰而羣生致役
坤方主死門易曰致役乎坤蓋有肅殺之地焉○此釋死門之義也

兌澤陰成驚小人之得志

兌方主驚門兌爲澤一陰居二陽之上陰之成功于西方陰而凌陽故曰驚小人之得志也○此釋驚門之義

乾奇陽戰開君子之成功

乾方主開門易曰戰乎乾西北陰盛之方而以乾之純陽居之者不與陰之過盛而欲以開陽之始也若雜卦傳之終夬也○此釋開門之義也○以上釋八門名義

斯法象之不同乃吉凶之攸判

結上論八門之意

直符卽主將之符六合爲和好之位

符猶符節六甲既無專位則以時行六旬而辜干皆稟其命故旬首之甲所居爲直符也符所以行命令者也

九天爲揚兵之所九地乃立寨之方陰謀所利謂之太陰三開之鄉斯爲雜殺

陽遁直符之右爲九天九天之右爲九地陰遁直符之左爲九地九地之左爲九天九天者行兵之象也至三而止九地者止息之所也第六位爲六合以直符爲一數數至五而生數盡矣至六則與一合而成謀之象三間第四位五位入位也雜殺玄武朱雀白虎鉤陳螣蛇也○此一段釋內盤直符入宮之意

觀氣候以推移察陰陽而順逆

二十四氣七十二候陽遁則順行陰遁則逆運是也

求吉凶於一理辨休咎於時方

陰陽制化之理一而已矣時方則非論時之吉凶而論方之吉凶也惟以時而已則時乃我與敵所同何以辨其勝負哉○此以上論奇門之體此以下辨奇門之用

兵不厭詐此三詐所以立名

魏武帝曰用兵不厭詐三詐眞詐奇門合九地重詐奇門合太陰休詐奇門合六合也○此釋三詐之名

假象成謀斯五假所由得號

假借也借物象以成人謀也五假杜丁己癸合九地太陰六合爲地假景奇九天爲天假驚壬九天爲人假傷丁己癸六合爲物假死丁己癸九地爲神假也○此釋五假之名也

合詐非爲吉須防制墓之方

三詐皆利于出兵然使三奇制墓終非全吉若乙臨坤丙臨乾丁臨艮爲入墓乙臨兌丙丁臨坎艮爲受制之類又或加庚辛壬癸之凶儀雖合詐而不可用惟三奇臨生旺之方乃爲全美也

得遁不須憂更喜相投之地

遁謂九遁既得遁則不憂制伏更美于合詐也相投之地詳見下文

生丙臨戊丁爲天遁在乾離而愈神

生門內奇臨地盤戊丁爲天遁物生于天丙上炎之火與天同行猶天火之爲同人卦也更臨丁則上下同氣臨戊則戊爲天門故爲天遁雖制墓入白不足爲憂而大吉更在乾宮則乾爲天在離方是火旺之地所以愈神此所謂相投之地也克敵可必矣

開乙合六己爲地奇遇艮坤而益美

開門乙奇地盤己爲地遁物開闢於地乙木本於地猶地木之爲升卦也更臨己則己爲地戶故爲地遁更在坤宮則坤爲地在艮宮則山附於地所以益美此所謂相投之地也我必不爲敵所勝矣

乙龍得水宜水戰孰云門伏爲凶

休門乙奇在坎爲龍遁乙爲青龍龍居于水休門屬水更在坎則坎又爲水所以利水戰雖休門在坎爲門伏

而不得以門伏爲囚也

東木因風利火攻誰謂虎儀盡惡

吉門合乙奇臨地盤辛儀在巽爲風遁東木謂乙奇木生于東巽爲木旺之地木能生火巽又爲風而風從虎更藉辛儀之力故因風而利火攻雖乙加辛爲龍逃走而此又非所論也虎儀即辛儀也

吉龍騎虎以登山自宜討險

吉門合乙奇臨地盤辛儀在艮爲虎遁艮爲山而木生於山虎又居山林之物不惟不相尅而反相依助故宜討險

雲雷得吉以從乙豈畏金狂

吉門合乙奇臨地盤辛儀在震爲雲遁震爲雲爲雷而雲雷皆從龍震又爲龍而東方又爲木旺之地龍得雲雷則有飛騰之威自不爲金所尅也

開龍臨九地須知鬼遁多奇

開門合乙奇臨九地爲鬼遁開乙本爲地遁而更合九地則幽隱之象故利以扼塞我兵之行人莫得而知也

休丁合太陰詎止陰謀獲遂

休門合丁奇臨太陰爲人遁生人原于坎水故休門屬人而丁爲人之少陰心火謀慮所從生焉太陰又爲陰謀之地故人遁利以陰謀然好謀而成則又用兵之吉道不止于遂其陰謀而已也

生丙九天我陣有神明之助

生門丙奇合九天爲神遁生丙本屬于天而更合九天則威神發越之象所謂火天大有者也誰得而犯之哉

景奇得吉自然利求請之謀

景門合三奇臨九天爲天假景爲離明之地萬物相見之方更合吉奇而臨九天則利見大人之象所以利于求請之謀也

天地鬼神之五遁固當審擇於何方

天地人鬼神五遁察其在於何宮則居得遁之宮而行之若天遁在乾則居乾而擊巽之類是也

龍虎風雲之四鄉又必他方之藉力

若龍遁利水戰豈水戰必皆居北方坎位此又觀其爲利水戰之時而更擇他方奇門以爲我居之地又或察水勢風角因地利而行之所謂他方之藉力也餘三遁倣此

凶者避去吉者用之

此用奇門之大概蓋論時則兩家所同何從而分其勝負惟方有吉凶故我得以避凶方而居吉地

我方如合吉奚疑九天九地之難攻

昔人謂九天九地所臨皆不可攻假如時合重詐在離休詐在坤則九天九地在坎艮我居合詐之地自可以擊九天九地又何必疑其不可攻也

苟不得奇門豈在立寨揚兵之可據

九天可揚兵九地可立寨使更合奇門固爲吉地苟不合吉奇吉門而凶儀凶門臨之則急當避去矣豈可以揚兵立寨爲可據哉此奇門之說以奇爲重而門次之當審其輕重而用之不可執一也

惟直符爲主將雖得奇門而不可攻

直符爲主將所居攻之則犯上如直符在震則兌方雖合奇門亦不可居兌而擊震縱使直符居惡弱之地亦恐兩傷也

況芮死之對生卽有百萬而何可用

對生門者爲死門我擊生門則是我自居死門矣故生門必不可擊也

直符固爲勝地又必合吉而後可居

昔人謂直符爲第一勝宮然亦合奇門而後爲吉苟遇惡儀凶門或擊刑干格之類則又必不可居此不可不

察也

生門原屬吉方倘遇凶儀而亦宜避

生門爲吉方亦必得奇生旺而後可用也

我反彼亦反我伏彼亦伏知無時不可用兵

反吟伏吟星反星伏門反門伏皆爲凶時究竟時乃兩家所同安見其爲凶敗在我故但察吉地而居之不必以反吟伏吟之時爲必不可用兵也

我格彼亦格我刑彼亦刑自有地可以尅敵

如歲月日時干格及儀擊刑之屬亦兩家所共者我居吉地則不爲凶矣

謂得使爲堪使則乙馬龍逃丙猴入白丁虎沒江安在其爲吉宿故得使在于用時

乙遇戊午丙遇子申丁遇辰寅謂之三奇得使然以乙加甲午辛則爲龍逃走以丙加甲申庚則爲熒入白以丁加甲寅癸則爲雀沒江安謂得使爲吉哉此日家之白料矛盾而不知者也故必辨之若以甲午時用乙奇甲申時用丙奇則以用時爲准其得使爲可憑也

謂守門爲吉時則或逢反伏或遇凶儀或遭尅格詎爲盡利陰私故玉女貴乎得地

丁奇爲陰干六甲之女也故有玉女之號凡直使之門臨地盤六丁爲玉女守門利以陰謀然必以合奇與吉門爲貴也

蛇天矯而亞夫之卒夜驚雀沒江而殷浩之書落水我避之未必爲凶

殷浩當作殷羨玄武龜蛇也故癸爲螣蛇以天盤癸加地盤丁上是癸水尅丁火爲蛇天矯蛇爲驚擾之神故主兵有驚恐亞夫姓周爲漢將景帝時七國反帝命亞夫征之軍常夜驚亞夫堅卧不動數日而後定丁爲南方火朱雀之象火于五事屬言又爲文明故朱鳥主文書以天盤丁加地盤癸上是丁火臨癸水而破尅爲雀沒江上文書遺失殷浩晉臣時有託浩寄書者浩行舟至中流悉投之江曰浩不能爲人作帶書奴也用奇門者察其在于何方而避之則其凶不能及我矣○嘗考殷浩之父名羨字洪喬東晉時出守江西人有託之帶書者舟行至石頭城下將書悉投之于江曰沉者流浮者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云云後其子名浩字深源嘗致書于桓溫誤達空函辛遭廢棄人以爲獲其報云此係誤註雖非要緊然故事不可誤引故敢正之

虎猖狂而落鳳之坡折臂龍逃走而睢水之岸橫屍敵當之適爲彼禍

睢疎誰反

辛爲白虎最凶之神以天盤辛加地盤乙是辛金尅乙木爲虎猖狂落鳳坡地名在蜀漢昭烈帝入川時龐統

號鳳雛爲軍師昭烈夜夢神人拆其右臂次日龐統帥師至落鳳坡爲劉璋伏兵所殺乙爲青龍以天盤乙加地盤辛是乙木臨辛金而受尅爲龍逃走有敗績之象睢水名在徐州漢高祖率諸侯伐楚與項羽戰于睢水之上漢師大敗屍滿睢水睢水爲之不流用奇門者察其在於何方而避之則敵當其方而凶在彼也

熒入白日馳莫敖之驕兵能慎重豈爲大咎

丙火爲熒惑庚金爲太白天盤丙加地盤庚曰熒入白有驕敵之象莫敖楚大夫帥師伐鄖聚踵高其氣驕也爲鄖所敗爲將者知所慎重則不爲大咎而反有勝敵之象矣

白入熒夜走甘甯之百騎知預備豈遂成災

天盤庚加地盤丙曰白入熒有賊來劫寨之象甘甯三國時吳臣夜率百騎劫曹營曹兵大亂我有預備則不足爲害矣此皆以人謀而勝天時也

龍返首師承天寵亦忌凶門

龍指六甲直符也以六甲直符加地盤丙上是木來生火生將加臨于三軍之象曰龍返首易師卦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吉之道也然使雖合龍返首而或遇凶門且加刑格之屬則亦不得爲吉猶將雖賢明而戊時勢不敵也

鳥跌穴帥得輿情更宜吉道

鳥指丙奇也以天盤丙加地盤直符是子來就父三軍協力于主帥之象曰鳥跌穴輿情衆心也然使雖合龍返首而或跌穴而或遇凶門且臨制墓亦不爲吉必臨吉門吉地而後爲美也

儀擊刑惟直符之上難居

子水生卯木然生木而水竭寅木生巳火然生火而木灰辰爲木中之土則木尅土午火見火則相奪而光滅申金尅寅木而木生火則反尅金戌爲金中之土見未爲火中之土則火能傷金故子刑卯寅刑巳辰刑辰午刑午申刑寅戌刑未如甲子戊直符臨震宮則是子刑卯而爲儀擊也然此止直符一方爲受凶耳餘方則不

及不得以一時爲盡凶也

格加奇只遇格之方必避

格者有所阻也天盤庚加地盤奇曰奇格若庚加乙則庚爲乙夫而乙不敢抗庚加丁則丁爲陰火未能尅在上之金所以阻而不得行兵也然亦惟受格之方宜避之耳餘無害

刑格小格大格斯可以類而推

庚加己則土生金而刑木加壬癸則金生水而尅火故曰刑格小格大格亦惟避其受格之方而已他若飛干伏干亦然凡庚儀之所在皆不宜居也

乙奇丙奇丁奇亦可因方而辨

辨其在何方而居之

三奇臨吉門何愁天網

謂壬癸臨時干爲天網地網殊覺無意義但合吉奇吉門生旺詐遁則不必問此也

六儀倡賊勢豈待凶門

凡六儀皆多凶而少吉不必待凶門而後避之也

六甲時逢太遁自有精神

九遁已見前若時逢九遁自是大吉不必問其制墓及五不遇時等事也

三奇地合九天何憂制伏

乙龍及丙丁朱雀皆在天之物故三奇合九天則不憂制墓雖使乙加辛丙加庚丁加癸亦無所害飛騰之龍鳥非在下者所能尅伏也

故他方盡無吉地則天假儘可揚兵不止求援獻策

景合奇臨九天爲天假利于求援請謁之事然他方無天吉之奇門則我居天假之上挾飛騰之勢借離火之

光自可以尅敵制勝也

如別地更有吉門則地假皆宜設伏豈惟偵探逃刑

杜門合丁已癸臨六合太陰九地皆爲地假合九地利設伏合太陰利偵探合六合利逃刑然使他方有利戰之門則地假所臨皆宜設伏又不拘六合逃刑太陰偵探之例蓋杜有閉塞關止之義而丁已癸爲陰干六合太陰九地又爲幽隱之所所以爲設伏之吉地也

神假人假物假皆當擇地而行埋屍捕捉儲糧亦宜因事制變

死門合丁已癸臨九地曰神假利于埋屍祭厲誅有罪驚門合六壬臨九天曰人假利于捕捉傷門合丁已癸臨六合曰物假利于儲糧積艸察得假在于何方因其事而行之也

至九星惟以辨陰陽主客何須問星旺星休

九星蓬任沖浦禽爲陽英芮心柱爲陰以九星配九宮原無大義第以蓬任沖輔禽居東北陽方而爲陽英芮心柱居西南陰方而爲陰合陽則可戰合陰宜守季甲合陰凶合陽可守仲甲合陽可戰合陰宜守孟甲合陰凶合陽可守仲甲合陽可戰合陰宜守季甲合陰利主合陽利客此以九星辨陰陽主客也若論其吉凶休旺則吉凶自生于奇門不必更問九星矣

若八門只察其合奇合儀勿盡拘門迫宮迫

昔人謂門迫宮迫爲凶時假如開門得吉奇吉符而臨東方他方則盡無合吉者豈其以東方爲宮迫而棄之而反居他方不合奇門之地乎故吉門只以合奇爲義奇則論其生旺門之與宮不必論其和賓制伐也

三門四戶只以通無吉之時有奇門不須更究

若太冲小吉從魁爲天三門除危定開爲地四戶六合太陰太常爲地私門此必局中一時無吉奇門則又審此以通之如局中本有奇門則自以奇門爲主不須究此也

九咒三符悉屬人怪誕之說秉正道何必搜奇

戊笈談兵 卷之三上 遁甲奇門第四笈 壬

若九星符咒三奇符咒之類皆屬妄誕縱使有驗亦非有道君子之所宜道也

總之陰陽制化原不外于五行克敵成功要必存于勝算

聊明物理以待人行

天時雖吉不如人和直趾作賊終以人謀爲主不專恃此也○總結一篇之意

定格吉凶

龍反首 直符加地 **鳥跌穴** 天丙加地 **相佐** 甲加
盤丙奇 盤直符 丙丁

天遁 生門丙奇臨戊 **地遁** 開門乙 **人遁** 休門丁
又開門合丙奇 奇臨己 臨太陰

神遁 生丙合 **鬼遁** 開乙合 **又鬼遁** 生丁九
九天 九地 天臨八

龍遁 休乙臨○利以 **虎遁** 生休乙奇○利以
一宮水戰 合辛臨艮○山戰

雲遁 吉門乙奇○利以 **風遁** 吉門乙奇○利以
合辛震○水戰 合巽宮○火攻

天假 三奇景○利以 **地假** 丁己癸合杜○利偵探
門九天○求援利以 門臨地陰合○設伏
六壬驚○捕捉 **神假** 門九地○獸誅有罪
丁巳癸傷○諸蓄 **眞詐** 奇門○利以安
門六合○利以 九地○營設伏

物假 天奇合

重詐 奇門○設伏 **休詐** 奇門○利以 **奇合** 天奇合
太陰○利以 六合○合戰 地儀
乙甲戊甲午○丙甲 **得使** 子 **玉女守門** 直使之門
甲申○丁甲辰甲寅 加丁奇

天轉 甲己日戊○乙庚日申○丙辛日午○丁壬日辰○戊癸日寅○時不得爲吉

天馬方 月將加時取太冲位○星在焉故曰天馬方

天三門 月將加時取太冲小吉從魁 **地四戶** 月將加時取除定危開

地私門 月將加時觀旦暮用貴人位又隨陽順陰逆取六合太陰太常

孤擊虛 甲子旬戌亥方孤○甲戌旬申酉方孤○甲申旬午未方孤○甲午旬辰巳方孤○甲辰旬寅卯方

戊笈談兵 卷之三上 遁甲奇門第四笈 癸

孤○甲寅旬子丑方孤○對孤爲虛○各旬皆背孤以擊虛但陽日用陽孤陰日用陰孤

亭亭白奸 月將加時推神后所在方爲亭亭觀寅午戌上見何則背之格於亭亭則擊之 直符○二九

三勝宮 天○三生門 **吉奇** 乙丙丁 **吉門開休生**

吉星 禽輔心上吉○沖任次吉 **吉符** 九天○九地○太陰○六合

以上皆吉局

龍逃走 乙加辛 **虎猖狂** 辛加乙 **蛇天矯** 癸加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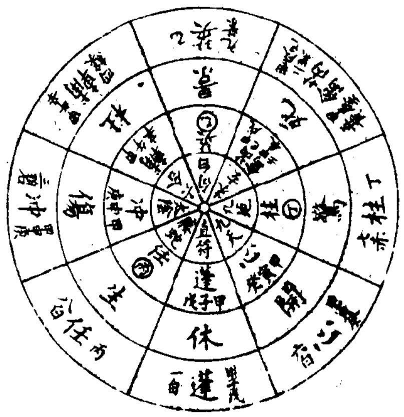
雀沒江 丁加癸 **熒入白** 丙加庚 **白入熒** 庚加丙

天網張 癸臨時干 **地網幃** 王臨時干 **悖符** 丙臨時干

飛悖 時干加地丙○白入熒此與反首跌穴大異亦與入不同觀者勿誤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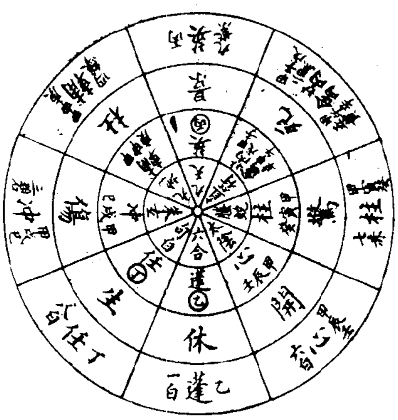
伏干格（庚臨日干）　飛干格（日干加庚）　伏宮格（庚臨直符）
飛宮格（直符加庚）　大格（庚加六癸）　小格（庚加六壬）
刑格（庚加已）　悖格（庚臨時干）　歲格（庚臨歲干）
月格（庚臨月干）　反吟（星奇對冲）　伏吟（星符奇加本宮）
門反門伏（如星奇之例）　三奇受制（乙乾丙坎丁）
三奇入墓（乙乾○丙坤○丁艮）　六儀擊刑（甲子加震○甲戌加坤○甲申加艮○甲午加離○甲辰加巽○甲寅加巽）
門迫（休坤艮宮生死震巽傷杜遇離景加坎水驚開遇兌乾）
宮迫（休離生死坎驚開震巽方杜傷加二八景迫兌乾藏）　五不遇（時干尅日干也）
以上皆凶局（吉凶二局雖如此然變有不可一例論者隨時制宜知之）
○日家奇門成局　八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
甲子（乙己）丑丙寅（戊壬）子（庚甲）寅癸丑一宮　坎艮震巽離坤兌乾
丁卯（戊丙）辰己巳（乙辛）卯（丁癸）己壬辰二宮　坤兌乾坎艮震巽離
庚午（辛己）未壬申（戊申）午（庚丙）申乙未三宮　震巽離坤兌乾坎艮
癸酉（甲壬）戌乙亥（辛丁）酉（癸已）亥戊戌四宮　巽離坤兌乾坎艮震
虛五
丙子丁丑戊寅庚子辛丑壬寅六宮　乾坎艮震巽離坤兌
己卯庚辰辛巳癸卯甲辰乙巳七宮　兌乾坎艮震巽離坤
壬午癸未甲申丙午丁未戊申八宮　艮震巽離坤兌乾坎
乙酉丙戌丁亥己酉庚戌辛亥九宮　離坤兌乾坎艮震巽

陽遁第一局



冬至上
驚蟄上
清明中
立夏中

陽遁第二局



小寒上
立春下
穀雨中
小滿中

陽遁第三局

大寒上
春分上
雨水下
芒種中

陽遁第四局

冬至下
驚蟄下
清明上
立夏上

陽遁第五局

小寒下
立春中
穀雨上
小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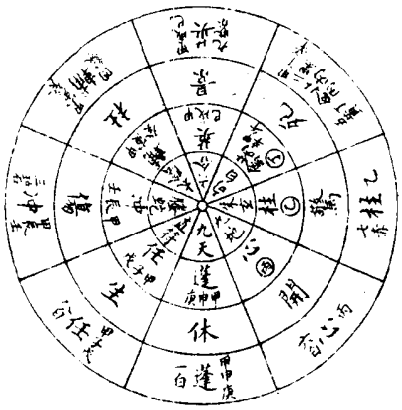
陽遁第六局

大寒下
雨水中
春分下
芒種上

陽遁第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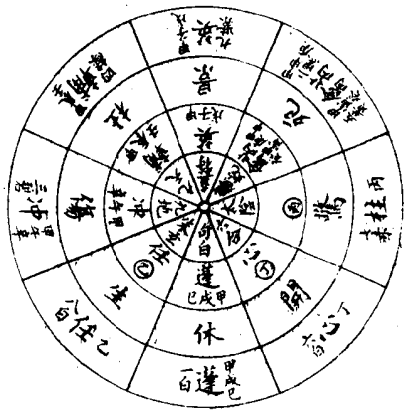
冬至中
驚蟄中
清明下
立夏下

陽遁第八局



小寒中
立春上
穀雨下
小滿下

陽遁第九局



大寒中
雨水上
春分中
芒種下

陰遁第九局

夏至上
白露上
寒露中
立冬下

陰遁第八局

小暑上
立秋下
小雪中
霜降中

陰遁第七局

大暑上
處暑下
秋分上
大雪中

陰遁第六局

夏至下
白露下
寒露上
立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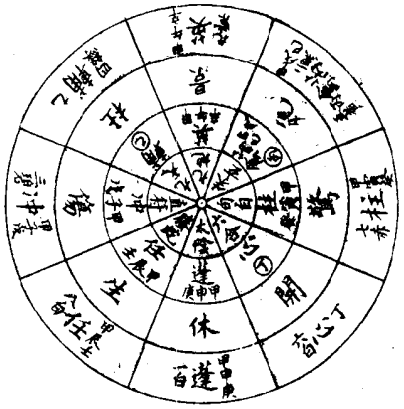
陰遁第五局

小暑下
立秋中
霜降上
小雪上

陰遁第四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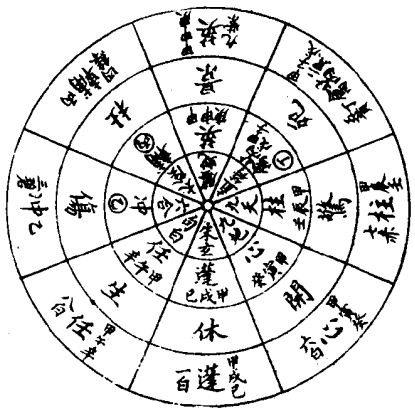
大暑下
處暑中
秋分下
大雪上

陰遁第三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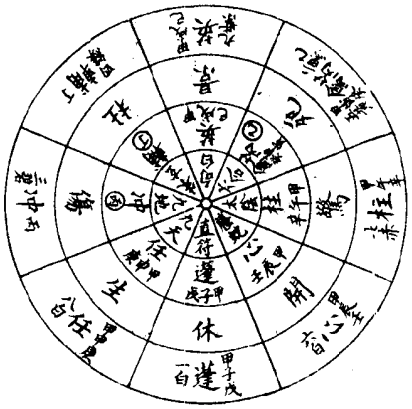
夏至中
白露中
寒露下
立冬下

陰遁第二局



小暑中
立秋上
霜降下
小雪下

陰遁第一局



大暑中
處暑上
秋分中
大雪下

戊笈談兵卷之三下

新安汪　紱著

柘浦吳雲友參

演宿翻禽第五笈

汪雙池曰古者有觀象無演宿演宿翻禽之說不知其何昉也然余既輯天時至于奇門遁甲于此或缺而不備使閱者謂爲敝笥矣故略著其例大約酌雅俗之間去取以道與日者別焉

一著遠取賦

一錄翻禽定訣

一錄禽星强弱喜畏

一錄禽星諸忌

一錄瑣泊落泊

一著占演大略

一錄兵家用孤虛法

一錄臨斗杓法

一錄六戊法

一錄雲聚鳥散法

一錄占鴉鳴時方

遠取賦　汪　紱著

易曰遠取諸物

言天時者不一而足綜術數者貴得其原故古人或立乎遁甲奇門而後世又繼以翻禽演宿

禽二十八宿所分配者也翻禽者反復以求之也

蓋宿有成象既觀象而尊配乎四靈宿有分宮復因宮而取象於百物

四象謂青龍白虎朱雀玄龜也二十八宿分十二宮十二辰各因有所肖故宿亦因而分配之也

上元甲子起虛中奎畢鬼翼氏南箕每七元而一遍

虛子中之宿故首元甲子起虛也二元奎三元畢四元鬼五元翼六元氏七元箕七元既終而復以甲子起虛

歲日時皆然

子午卯酉爲正位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分四將于一元

每元中一周甲子則以値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四日者爲將星如一元中甲子日虛己卯日張甲午日室己酉日軫故一元則以虛張室軫四宿爲將星也

宿從六十日以周流數起十二宮而推演

以下詳推演之法

因日宿以捷時禽立將星而翻彼將

因宿以捷時禽如後中虛五鬼六從箕之訣將星翻彼將如後用時支上起將宿之訣

我禽皆順得謂我之順天

時禽爲我禽以示應天道也其餘以活曜翻用禽則先逆後順以將星翻我副將則惟用順數是翻我禽皆以

順得
也

彼宿皆逆推謂彼之逆理

以將星加用時翻彼禽先順後逆翻彼之正副或以將星尋日禽或以時禽尋日禽亦皆先順後逆是翻彼禽皆以逆推也

禽有强弱定彼我之輸贏泊有吉凶觀彼我之衰旺

俱見後

日禽爲兩家之戰地落泊因彼我而各推

兩家同此日禽故以爲戰地彼禽我禽皆有落泊故觀其所屬之五行而各推之然後知彼我之誰旺誰衰也

强弱非可泥四時異用伏制有常

泥去聲

禽有春夏旺而秋冬衰者有秋冬旺而春夏衰者此四時之異也豹最强而畏心虛蛟龍最高而不能伏走獸

此伏制有常也

彼我實同時分野可憑命宮宜志

志同誌

所用之時究爲兩家所同故又必考之分野或再觀之生命經度如燕人則宜用箕尾宿或生命宮纏箕尾者亦宜用箕尾爲時禽也

至若禽星自有五行豈以七政而分配

昔人以七政分配二十八宿如角木蛟亢金龍房日兎心月狐之類其實無深意義蓋角自爲金宿亢自爲火宿非以七政分配也

落泊原無定軌當用將星以推移

如昔人落泊僅以角斗奎井起亥山亢牛婁鬼起巳山不知二十八宿所值各有定時如虛值子辰申危值丑巳酉是落泊雖有十二宮而禽所泊者則止三泊矣且蛟宜水而泊不得水虎宜山而泊不得山是豈可用哉故用落泊之法以時禽所屬之五行翻于亥寅巳申上起將星順覓時禽然後就時禽所止起山順數至用時而觀其所泊則禽無不泊之宮矣

亢牛婁鬼原非金何爲伏斷

亢火宿牛木宿婁土宿鬼亦土宿日家以四宿暗至時下爲暗金伏斷然亢牛婁鬼實非金宿則不必以爲伏斷可知矣

蛇蚓豬猴皆可用豈是惡星

只觀其衰旺何如耳無一定凶禽也

知演禽之變通乃吉凶之有准

總結上文

要之我能順天則他禽應爲我用我苟逆理則彼皆或成我凶君子固貴乎知微爲將尤先以尚德

角斗井奎稱宿一亢牛婁鬼二排行氐女胃柳第三位中星虛昴并星房五位心危畢與張尾室觜翼六爲常箕壁參軫皆在七好將定數問陰陽

此以周天二十八宿分其緯數以便于推輪

六十年來本一元四百二十七元全一千二百六十載三元符將又循環

以二十八宿配之歷年以上元甲子起虛二元奎三元畢四元鬼五元翼六元氐七元箕則六七四百二十年而上元終復以甲子起虛則爲中元又四百二十年而甲子虛爲下元又四百二十年下七元終則合一千二百六十年而甲子虛復爲上元矣

會得年禽月易求中星用角一參頭五位室宿值正月二

心三胃七騎牛六宿值年星作首年年相續好追求

以二十八宿分之各月則以甲子虛之年正月起角至乙丑年正月而得室以此循環輪之此其捷法也

七元禽星逐日推虛奎畢鬼翼氐箕但將甲子從頭數元

元相續少人知

日禽如年禽之法以上元甲子起虛二元奎三元畢四元鬼五元翼六元氐七元箕周而復始

一元虛張室軫遊二元奎亢胃房求三畢尾參求覓斗四

鬼女星危月流五翼壁角婁爲將六氐昴心觜金猴七箕

井宿牛兼柳此是七元四將頭

凡一元甲子之中以甲子甲午己卯己酉四日所值之宿爲將星如一元甲子虛輪至己卯得張又輪至甲午得室又輪至己酉得軫故一元內之四將頭乃虛張室軫也每一將星攝十五日餘元倣此

日起時禽起子時中虛五鬼六從箕七畢一氐二奎位三位還從翼宿推

虛昴星房值日以虛起子時危畢張心值日以鬼起子時室觜翼尾值日以箕起子時壁參軫箕值日以畢起子時奎井角斗值日以氐起子時婁鬼亢牛值日以奎起子時胃柳氐女值日以翼起子時實亦日日相續也

角箕奎胃觜同參六宿原來本屬金亢心柳張星午馬五

宿本來稱大火氐危婁壁及翼鬼六宿共推中土是房斗

牛兮同室畢由來屬木同如一尾女軫昴井與虛六宿同

歸水位居

以二十八宿分屬之五行也

北方虛鼠子宮遊女蝠危燕類同遊牛牛原位丑宮裏斗

獬因之同住此寅宮肖虎尾居中箕星遂以豹來同房住

卯宮因屬兎心狐氐貉來相聚亢角辰宮本肖龍蛟龍自取類相同翼土號蛇因在巳軫蚓會同居鶉尾午位正南星火馬柳獐張鹿同類者鬼來未位乃成羊井豻因之共

一鄉觜猴申位爲金宿猿猴一類參居後昴雞自向酉宮

栖畢烏胃雉更何疑婁居戌上戌肖狗奎狼同類相隨走

亥中營室室木猪土壁同流號壁貐

此二十八宿之肖屬以十二宮分類若虛牛尾房亢翼星鬼觜昴婁室居十二宮而配其肖其餘宿則以類附而分列二十八禽也

行軍定策效翻禽時禽是我翻他人用時支上起將宿順

行逐位向時禽尋得時禽權且止逆轉時位覓他禽順數一周逆一轉周回兩轉兩翻尋

此翻禽之法以時禽爲我禽如辛巳日值日禽爲軫水蚓軫宿第七七以畢宿起子時丑酉寅參卯井辰鬼巳柳午星戌用午時則我禽爲星火馬也又以辛巳日前二日乃己卯其值日之禽爲張月鹿是自己卯日而至辛巳日之將宿卽以張月鹿加之所用之午時上順數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參觜井鬼柳星七兩轉至酉止而得星火馬復從酉上起星火馬逆數張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亦兩轉至用時之午上而得危土燕是爲他禽乃他人之象也若從將星尋時禽但數一轉而得者逆翻他禽亦數一轉至用時而得餘倣此

一虛二牛三用箕中畢五尾六番奎七位却從氐數起此是翻禽活曜機便以時禽翻活曜逆從寅起覓時禽尋得

時禽權且止順回時上見用星

活曜翻禽爲我之用禽其法如上辛巳日用午時時禽星火馬星爲中位申翻活曜畢卽以寅上起畢逆數觜參井鬼柳星七至申而見時禽星火馬復從申上起星火馬順數星張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至所用之午時乃得箕金豹是箕金豹爲我所用之禽也凡活曜頭皆從寅起

倒他正將向何尋將星時上向日禽尋到日禽逆回轉旋回時上正星臨

翻他人之正將如上辛巳日日禽軫水蚓用午時卽以將星張火鹿加午上順行覓日禽至申上得軫水蚓復從申上起軫逆回時上得亢火龍爲彼之正將也若時上起將星兩轉而後得日禽者逆尋正將亦兩轉至用時而得餘倣此

倒他副將向何尋時上逐位向日禽尋到日禽逆回轉旋轉時上副將臨

翻他人之副將如上辛巳日日禽軫水蚓用午時時禽星火馬便從午上起星火馬順數覓日禽至酉上得軫水蚓便從酉上起軫逆回時上得氐十絡宿爲彼之副將也餘亦倣此

本身正副向何尋將星兩轉向時禽順把用時尋兩轉時候分明正副星

求本身之副將如上辛巳日用午時星火馬復以將星張火鹿加午上順尋星火馬至酉上得星火馬復從酉上起星順數兩轉至午上乃得昴日雞爲我之副將此法有順而無逆但以用時起將星兩轉而得時禽則時禽亦數兩轉至用時而見副將若將星一轉而得時禽則時禽亦一轉而得副將矣餘倣此

右翻禽定訣

角金蛟行軍喜値風雨霧露○合昴順參壁交亢食女虛危畏井畢牛伏翼軫○驚蟄後旺秋分後衰○宜

東方○角主兵刑故屬金　**强　水禽**

亢火龍行軍喜値風雨雲霧○合胃順角交箕斗食女虛危室怕井畢婁奎伏翼軫○驚蟄後旺秋分後衰○宜東北○亢主兵刑故屬火　**强　水禽**

氐土貉行軍喜暮夜風雨○合婁順鬼交昴畢食翼軫柳星張火鹿加午上順行覓日禽至申上得軫水蚓復從申上起軫逆回時上得亢火龍爲彼之正將也若時上起將星兩轉而後得日禽者逆尋正將亦兩轉至用時而得餘倣此

倒他副將向何尋時上逐位向日禽尋到日禽逆回轉旋轉時上副將臨

翻他人之副將如上辛巳日日禽軫水蚓用午時時禽星火馬便從午上起星火馬順數覓日禽至酉上得軫水蚓便從酉上起軫逆回時上得氐十絡宿爲彼之副將也餘亦倣此

本身正副向何尋將星兩轉向時禽順把用時尋兩轉時候分明正副星

求本身之副將如上辛巳日用午時星火馬復以將星張火鹿加午上順尋星火馬至酉上得星火馬復從酉上起星順數兩轉至午上乃得昴日雞爲我之副將此法有順而無逆但以用時起將星兩轉而得時禽則時禽亦數兩轉至用時而見副將若將星一轉而得時禽則時禽亦一轉而得副將矣餘倣此

右翻禽定訣

角金蛟行軍喜値風雨霧露○合昴順參壁交亢食女虛危畏井畢牛伏翼軫○驚蟄後旺秋分後衰○宜

東方○角主兵刑故屬金　**强　水禽**

亢火龍行軍喜値風雨雲霧○合胃順角交箕斗食女虛危室怕井畢婁奎伏翼軫○驚蟄後旺秋分後衰○宜東北○亢主兵刑故屬火　**强　水禽**

氐土貉行軍喜暮夜風雨○合婁順鬼交昴畢食翼軫柳星張火鹿加午上順行覓日禽至申上得軫水蚓復從申上起軫逆回時上得亢火龍爲彼之正將也若時上起將星兩轉而後得日禽者逆尋正將亦兩轉至用時而得餘倣此

房木兎行軍喜暮夜星月○合奎順張危胃交尾奎怕尾箕奎婁畢井○冬衰○宜山林平地草岡之所宜伏兵鬬敵穫○房居卯木正屬木　**弱　山禽**

心火狐行軍喜寒風暮夜○合壁順室觜參交婁尾食胃昴畢尾箕奎婁畢井○秋衰冬平○宜溪澗草野宜渡水宜伏兵○心曰大火其中星色赤故屬火　**平　山禽**

尾水虎行軍喜寒風積雪暮夜○合室順危交牛婁胃昴畢井奎牛食柳壁室張伏諸走獸○秋冬旺春衰

○宜南方宜山林
○尾主水故屬水

箕金豹 行軍喜風霧○合危順牛交女畢怕奎井畢食伏諸走獸○春夏旺秋冬衰○宜北方宜山林○箕主風及兵

强 山禽

斗木獬 行兵喜陰雲微風○合虛交亢箕順壁參軫食張翼伏諸走獸怕奎婁畢井○春夏旺秋冬衰○宜

牛木牛 行軍喜和風暖日○合女順鬼交奎食翼畏箕尾奎井婁○春勞夏旺秋冬衰平○宜平田曠野○

女水蝠 行兵喜暮夜星月○合牛順房斗交畢虛畏角亢翼婁○驚蟄後旺寒露後衰○宜邱陵古壁○屬

虛水鼠 行軍喜暮夜昏黑○合斗順張鬼交危畢怕角亢婁翼○秋冬旺○宜伏兵宜山崛深險古壁○屬

戊笈談兵 卷之三下 演宿翻禽第五笈 九

危土燕 行軍喜和風暖日○合箕順胃氏交虛畏亢角畢尾奎○春社後旺秋社後衰○宜平田水澤陂草○危主墳墓○屬土

室木猪 行兵喜月夜及霖雨○合壁順心危交婁奎畢食翼女危怕尾箕奎井婁畢○夏秋旺○宜水澤北方○室主營造故屬木

壁土貐 行兵喜寒風細雨暮夜○合心順井角交婁畢食翼軫畏尾箕奎婁井畢○春夏旺冬衰○宜水澤北方○壁爲壘壁故屬土

奎金狼 行兵喜寒風細雨暮夜○合房順尾氐危交井鬼柳畏畢井危尾箕伏諸走獸○冬春旺秋凶○宜平原林麓東北方○奎主溝瀆爲將軍乃屬金

婁土狗 行兵喜風霧及晴和○合氐順亢交尾畢食氐房心虛室伏諸走獸畏箕尾斗奎○秋冬旺春夏衰

强 山禽

胃金雉 行兵喜天陰和○合亢順房斗交心畢食翼軫畏氐心奎婁箕尾○春夏秋旺冬衰○宜負山草野○胃主捕

弱 飛禽

昴水雞 行兵喜晨霧晴和○合角順鬼交胃心食翼軫畏奎婁畢心井箕尾○四時平○宜南方平地○昴爲大梁

畢木烏 行兵喜晴和微風薄霧○合軫順亢交井胃昴畏尾箕奎井氐食翼軫胃昴心房虛伏諸飛禽○四時平夏大旺○宜茂林山澤北方○畢主畿關梁故屬木

强 飛禽

觜金猴 行兵喜晴和○合翼順張心交柳鬼酒食房畏尾箕奎婁井畢○春夏秋旺○宜茂林深山南方○觜爲虎首屬金

平 山禽

戊笈談兵 卷之三下 演宿翻禽第五笈 十

參金猿 行兵喜晴和夜月○合張順井斗角交奎畢食心怕虛奎婁井○秋冬旺○宜茂林險地北方○參虎身正屬金

平 山禽

井水犴 行兵喜晴日及猛風雲霧○合星順鬼交畢箕尾畏心虛食伏百獸○秋冬旺春夏衰○宜平原沙磧無不利○井主水泉故屬水

大强 山禽

鬼土羊 行兵宜日中時暖○合柳順井交奎婁畏氐心尾箕奎婁畢○春夏旺秋冬衰○宜草野平岡西方○鬼主疾疫屬土

弱 家禽

柳火獐 行兵喜晴和○合鬼順婁尾食翼軫畏奎婁井尾箕○夏秋旺冬春衰○宜山林草野邱陵○柳爲鳥味主酒食乃屬火

弱 山禽

星火馬 行兵喜和風暖日○合井順張危交箕食壁畏井奎箕尾○四時平冬衰○宜南方平原曠野○正屬南方火

小强 家禽

張火鹿 行兵喜和風晴日○合參順張危交箕亢順星鬼食翼畏奎婁尾翼畢井○春旺秋衰○宜山林北

方○正屬　平　山禽
南方火行兵喜猛風暴雨○合翼順鬼交心室畢貪女虛危畏奎婁胃昴室壁○宜伏兵草澤○翼主樂而

翼土蛇
危畏奎婁胃昴室壁○宜伏兵草澤○翼主樂而
屬　平　水禽

軫水蚓
上　平　水禽
行兵喜天陰將雨○合畢順斗星角亢箕畏畢胃昴危虛○春夏旺秋冬衰翼同○宜草澤塗泥伏
兵○軫土風雨屬水　最弱　水禽

右禽星強弱喜衰

春箕　夏軫　秋參　冬壁

朔角
一盈牛弦虛
初
下弦上弦同　墅亢十五虛鬼晦婁三十
謂此爲日禽曰四季禁星
謂之禽中滅沒

甲子旬
戌亥
甲戌旬
申酉
甲申旬
午未
甲午旬
辰巳
甲辰旬
寅卯
甲寅旬
子丑
宮宿
謂之旬空如甲子旬十日則奎婁危室壁五宿爲空也

一元軫　二元氐　三元室　四元虛　五元鬼

六元壁　七元張
謂之七元中無頭星

一元虛翻柳女　二元危張翻奎亢　三元畢翻氐軫室
四元鬼翻亢婁　五元婁翻房昴　六元氐蚓翻觜房
七元箕翻鬼斗
謂之七元中空亡星

甲己日星　乙庚日亢　丙辛日鬼　丁壬日翼
戊癸日觜
謂之禽星退氣

戊亥時飛禽　辰巳時走獸
謂之天羅地網

一元壁　二元昴　三元井　四元張　五元亢
六元尾　七元女
謂之七元中窮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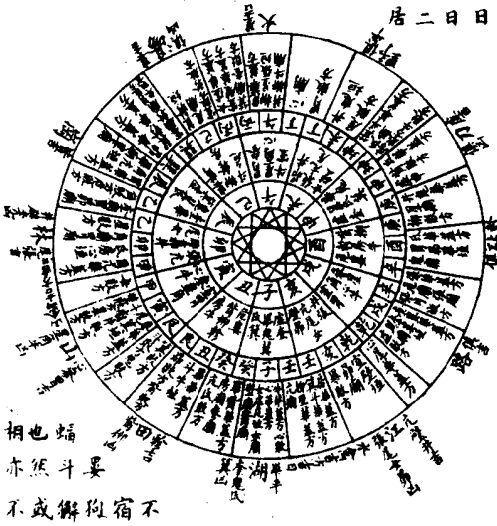
右禽星諸忌

禽星吉凶方

國中華蓋方者以神禽為我禽而居星華蓋之方則吉也廟亦然

敗方者以日禽論之如日禽為室軫二宿則不可居已方也餘倣此

江湖田山林十二墳如亥子泊日為江湖日禽宜用水禽則大吉寅卯日為山林宜用山禽則大吉也



其法又如午已日屬火宿起亥山金之類而即以木宿起亥山木起申山土水起午山日起寅山火起未山然如此則宿有定泊如角宿值寅午戌三時則所泊止圖草月三宮而餘宮不及焉是豈得為通用之法此例以五行分二十八宿既與俗法迥異而落泊則視時禽所屬五行翻於長生上起將星順數尋時禽既得時禽則於時禽上起山順數至用時而觀其泊於何宮法與昔異觀者詳之

時禽落泊

一山　二水　三田　四圖　五井
六刀　七火　八草　九岸　十風
十一湯　十二月

風	燙	月
岸		山
草		水
天		田
刀		圍

午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未

時禽落泊之法昔人但以八宿十二支配二十八宿居十二次金氏土氏有如角木屬火箕水之類而即以木宿起亥山金宿起巳山土水起申山日起寅山火起未山然如此則宿有定泊如角宿值寅午戌三時則所泊止圖草月三宮而餘宮不及焉是豈得為通用之法此例以五行分二十八宿既與俗法迥異而落泊則視時禽所屬五行翻於長生上起將星順數尋時禽既得時禽則於時禽上起山順數至用時而觀其泊於何宮法與昔異觀者詳之

右演禽雜宜忌

占演大略略舉數者以見占例

戊戌日用巳時 演六元

日禽牛木牛　時禽觜金猴　將星心火狐　活曜牛木牛　用星井水犴　副將角金蛟　他禽箕金豹　他正將室木猪　他副將昴水雞

日牛木牛　丑垣○子方華蓋○午方入廟俱吉　坤方敗凶○戊日瑣路　我觜金猴　戊日退氣○落泊風宮大吉○夏月旺用井水犴　制伏百獸○泊井弱

角金蛟　畏日禽○泊山失位

他箕金豹　泊湯○我畏之喜其泊凶地未能傷我

室木猪　畏我用禽○泊湯

昴水雞　泊岸

以此時用事我雖弱而得地敵雖強而失所可以行兵但我之將佐雖勇而皆失勢所喜者彼之將佐更弱然終不能有大功也宜晴和天氣茂林之地為吉而日禽制我副將恐我之副將有失○宜子丑方○又必山西人用此或用兵者之國土在觜參分或生命躔觜參度中始為我用若敵為山西人或據山西地則反為彼之所用矣

甲辰日用巳時

日奎金狼　時斗木獬　將心火狐　活虛水鼠　用斗木獬　副胃金雉　他虛水鼠　他正星火馬　他副井水犴

日奎金狼戌垣○戊方華蓋○乙方入廟俱吉
丙方敗凶○辰日瑣碎
我斗木獬伏百獸○泊田弱○夏旺
用斗木獬同
胃金雉泊山吉○畏日禽
他虛水鼠畏我○泊園平
星火馬泊草大強
井水犴泊井弱
以此時用事我強彼弱可以行兵但我禽失泊彼之
正將旺且得地我宜稍避其銳他之副將雖勇而失
地不能害我也○宜戊方○此江南
江西及本命躔丑寅宮者得用之時

戊午日用未時

戊笈談兵 卷之三下 演宿翻禽第五笈 去

日角金蛟時 女水蝠將 觜金猴活 箕金豹用 昴水雞
副軫水蚓 他軫水蚓他正 女水蝠他副 觜金猴
日角金蛟辰垣○卯方華蓋○人廟卯
我女水蝠泊刀女蝠不畏夏旺
昴水雞畏日食蚓○泊風大吉
他軫水蚓泊園畏我用禽同我用副

女水蝠

觜金猴泊山

以此時用事我之用禽雖旺足以制敵敵弱而又爲
我副有將歸誠之象但其部下有副將剛強不服引
兵而去也是時日禽制伏彼我我不宜親自臨敵宜
遣副貳擊之○宜東北方○此浙閩地人及生命躔
子丑宮者宜用之
時兵宜臨荊楚

辛酉日用丑時

日房木兔時 危土燕將 觜金猴活 尾水虎用 胃金雉
副軫水蚓他正 房木兔他副 婁土狗他副 柳火獐
日房木兔卯垣○壬方華蓋○癸方入廟
坤敗方○酉日瑣碎危不畏
我危土燕泊風大吉○夏旺
胃金雉畏婁制蚓○泊草大吉
軫水蚓泊風化龍大吉
他房木兔泊田失地
婁土狗強泊刀凶

戊笈談兵 卷之三下 演宿翻禽第五笈 去

柳火獐泊草旺
以此時用事甚爲旺相雖我將畏彼之將而士狗
失泊亦不足畏惟彼之副將甚強然而其性多疑
畏不能害我也○宜微風暖日北方○此齊
人及生命躔子宮者大利之時也兵宜臨宋

丁卯日用酉時

日女水蝠時 斗木獬將 箕金豹活 虛水鼠用 軫水蚓
副畢木烏他 牛木牛他正 室木豬他副 危土燕
日女水蝠子垣○丙方華蓋○子方入廟
甲敗方○瑣林獬喜
我斗木獬泊風大吉

軫水蚓泊井大吉

畢木烏泊湯弱

他 牛木牛 泊岸險○畏我

室木猪 畏我○泊井凶地

危土燕 畏我副將○泊岸
此全勝之時其將佐有爲我所獲者
○兩江及生命躔斗度者之吉時也

癸酉日用未時

日 婁土狗 時 井水犴 將 箕金豹 祖 虛水鼠 用 張火鹿

副 奎金狼 他 牛木牛 他正 星火馬 他副 女水蝠

日 婁土狗 戊垣○戌方華蓋○辰方入廟
○寅敗方○酉日瑣砧井不畏

我 井水犴 制伏百獸泊岸

張火鹿 畏日禽○泊湯凶

奎金狼 泊天大吉

他 牛木牛 畏我及我副將○泊天强

星火馬 泊月大强

女水蝠 泊
此時用事雖我强彼弱然彼皆得地我未能害彼
也又我將爲日禽所制且泊湯火若戰則必受傷
主隕一大將使偏裨下將出師反能建功然敵終
無大害也○宜戊方此秦蜀人西方之國及生命
躔井度者之用時兵臨
浙閩粵之方爲應

庚辰日用申時

日 鬼土羊 時 鬼土羊 將 井水犴 活 牛木牛 用 奎金狼

副 尾水虎 他 柳火獐 他正 柳火獐 他副 鬼土羊

日 鬼土羊 未垣○庚方華蓋○酉方入廟
○艮敗方○辰日瑣阿

我 鬼土羊 泊月大吉

奎金狼 伏敵○泊天大吉

尾水虎 伏敵○泊山大吉

他 柳火獐 畏我○泊井凶

鬼土羊 同我
此大吉之時我旺且强彼衰且弱勝敵無疑也然
鬼柳和合時日同禽而彼之副將又爲我之禽當
是不戰而伏敵或敵中有將來降○此尤吾哥人
西方之國及生命躔未宮者之用時也兵宜臨周

甲申日用寅時

日 翼土蛇 時 牛木牛 將 井水犴 活 牛木牛 用 禽同

副 亢火龍 他 柳火獐 他正 房木兔 他副 胃金雉

日 翼土蛇 己垣○巽方華蓋○戊方入廟
○巽敗方○申日瑣刀

我 牛木牛 泊山險夏旺

牛木牛

亢火龍 泊井不得用

他 柳火獐 泊湯凶

房木兔 泊草大吉旺

胃金雉 泊湯凶
用此時我內不和彼此惡弱不利之時也敵之
將有正旺者亦不與我戰○浙粵人當此爲應

戊子日用午時

日氐土貉時心火狐將井水犴活畢木烏用鬼土羊
副尾水虎他婁土狗他正危土燕他副參金猿
日氐土貉卯垣○酉方華蓋○坤方入廟○癸敗方○子日泊水心不畏
我心火狐泊刀大凶○夏衰○畏敵
鬼土羊泊風吉○畏敵
尾水虎泊湯大凶
他婁土狗泊山用○能害我
危土燕泊井燕不畏
參金猿泊湯弱○害我
此時接戰彼此交害而敵強于我我有敗軍喪身之禍大凶○宋人及生命躔卯宮者當此爲應

甲午日用辰時
日牛木牛時畢木烏將牛木牛活尾水虎用井水犴
副參金猿他角金蛟他正牛木牛他副翼土蛇
日牛木牛丑垣○子方華蓋○午方入廟○坤敗方○午日瑣火
我畢木烏大強○泊草平
副參金猿他角金蛟他正牛木牛他副翼土蛇
日牛木牛丑垣○子方華蓋○午方入廟○坤敗方○午日瑣火
我畢木烏大強○泊草平
井水犴大強○泊草平
參金猿泊月大吉
他角金蛟泊園失地○畏我及日禽
牛木牛泊山險
翼土蛇泊月弱凶○畏我
此時我強彼弱我旺彼衰大利之時也○晉越入北方之國及生命躔酉申宮者之用時

丁酉日用寅時
日危土燕時星火馬將牛木牛活畢木烏用氐土貉
副室木豬他胃金雉他正奎金狼他副翼土蛇
日危土燕子垣○午方華蓋○辛方入廟○乙敗方○酉日瑣砧馬忌
我星火馬泊岸吉強○畏敵之將
氐土貉泊岸平○畏敵之將
胃金雉泊水化蛟大吉○食敵副將
他室木豬泊月旺
奎金狼泊園凶弱

翼土蛇泊山平
用此時彼主非欲戰者而其將甚勇悍有吞我之心然我方得地而我將失勢未能害我我之偏裨有文人而兼武略者于此克敵建功○此周人國土及命躔午宮者之用時兵臨衛應此

癸卯日用卯時
日昴水雞時壁土貐將牛木牛活氐土貉用張火鹿
副參金猿他畢木烏他正翼土蛇他副井水犴
日昴水雞酉垣○巽方華蓋○亥方入廟
昴水雞酉垣○巽方華蓋○亥方入廟○丑敗方○卯日瑣山林
我壁土貐泊田弱○伏敵正將畏敵副將
張火鹿泊岸險○伏敵正將畏敵副將
參金猿泊湯弱

他畢木烏 泊天大旺強

翼土蛇 泊水化龍大旺強

井水犴 泊天大旺強

此時我弱彼強我衰彼旺大凶之時不可用兵雖彼之大將有畏我者而彼方變化得地不可輕敵戰則必敗也○衛人國土及生命躔亥宮者當此爲應

乙巳日用未時

日背金猴 時壁土貐 將牛木牛 活氐土貉 用昴水雞

副參金猿 他畢木烏 他正氐土貉 他副張火鹿

日背金猴 申垣○癸方華蓋○子方入廟○丑敗方○巳日泊湯

我壁土貐 泊天化龍大吉

昴水雞 泊田大吉○畏敵

參金猿 泊田弱

他畢木烏 泊湯弱

氐土貉 泊水弱

張火鹿 泊山吉旺

用此時我弱而旺彼雖強而衰其副將方旺而不欲戰我可勝也○衛人國土及生命躔亥宮者所用之吉時兵臨趙應此

以上翻禽之法起例雖略同而用法與俗大異蓋取之天象參之分野數以理行者也其實順理則吉逆理則凶象數本乎天有必非逆理之人所能趨避者其吉凶緩急之辨用兵又宜知擇矣

兵家用孤虛法

太公曰背孤擊虛萬人無餘

歲次前一位曰歲孤如子年亥孤丑年子孤是也月建前一位曰月孤如寅月丑孤卯月寅孤是也甲子旬中戌亥孤甲戌旬中申酉孤甲申旬中午未孤甲午旬中辰巳孤甲辰旬中寅卯孤甲寅旬中子丑孤此旬孤也對孤爲虛如子丑孤則午未爲虛也

三元經曰將兵安營以六甲爲首旬日一易大將居青龍旗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卒居太陰判斷居天庭囚縶居天牢糧儲府藏居天藏門由天門小將居地戶

甲爲青龍乙爲蓬星丙爲明堂丁爲太陰戊爲天門己爲地戶庚爲天刑辛爲天庭壬爲天牢癸爲天藏依六旬而取其方也

出入無欲人知則取天目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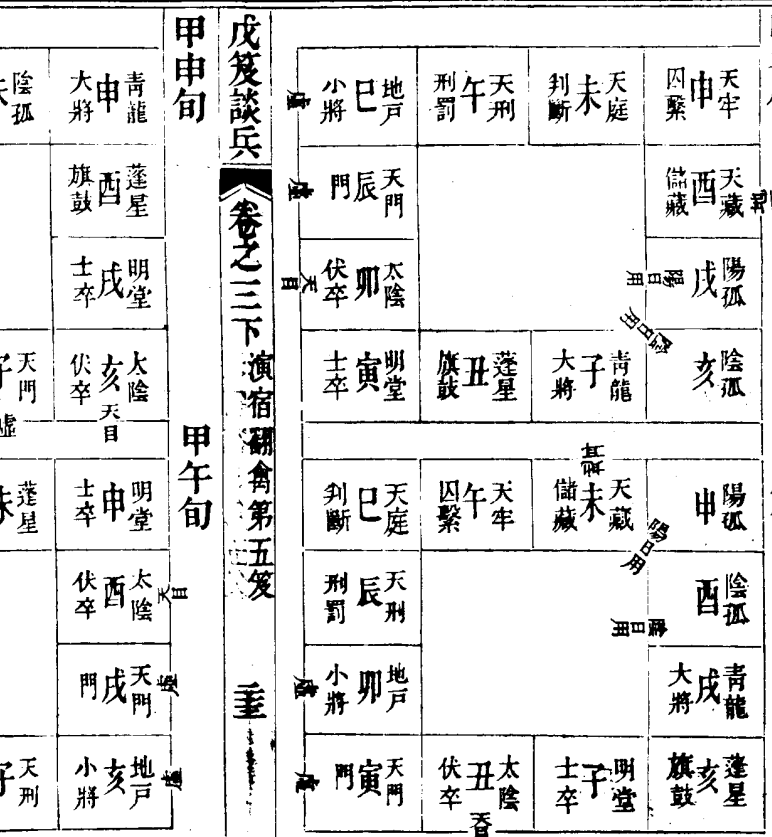
丁爲天目

癸爲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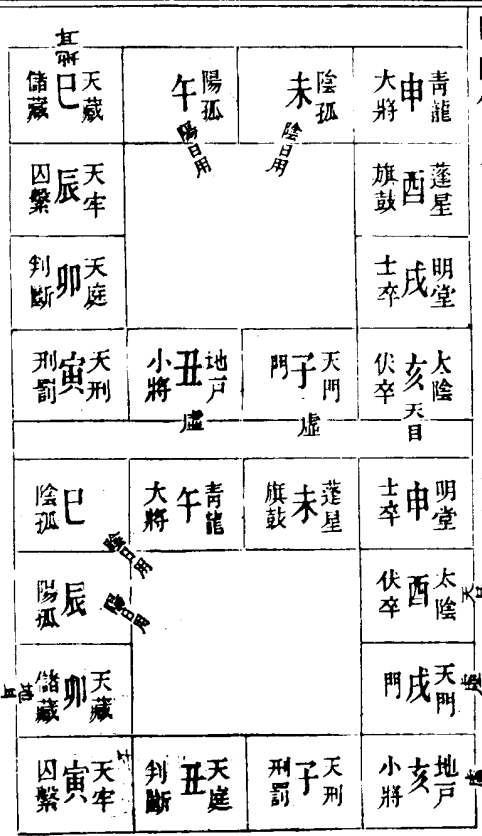
劫寨有四不知

甲子至戊寅十五日取戊亥辰巳方己卯至癸巳十五日取丑亥酉申方甲午至戊申十五日取未申亥卯方己酉至癸亥十五日取辰巳亥卯方此所謂四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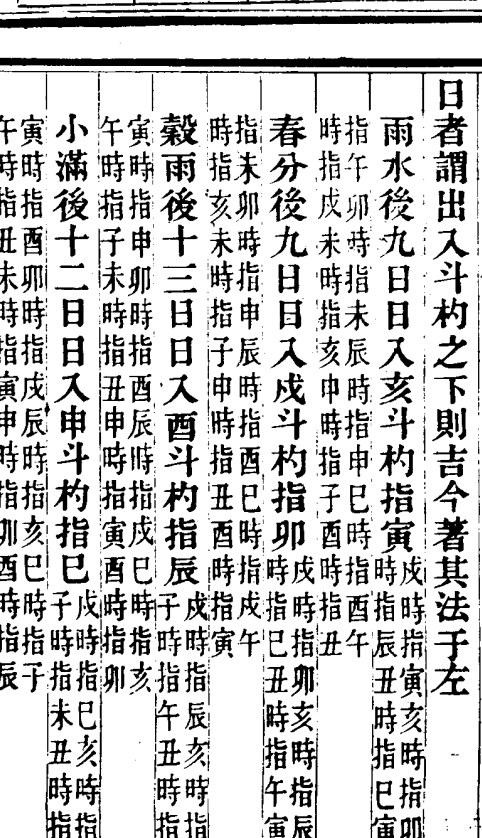
甲子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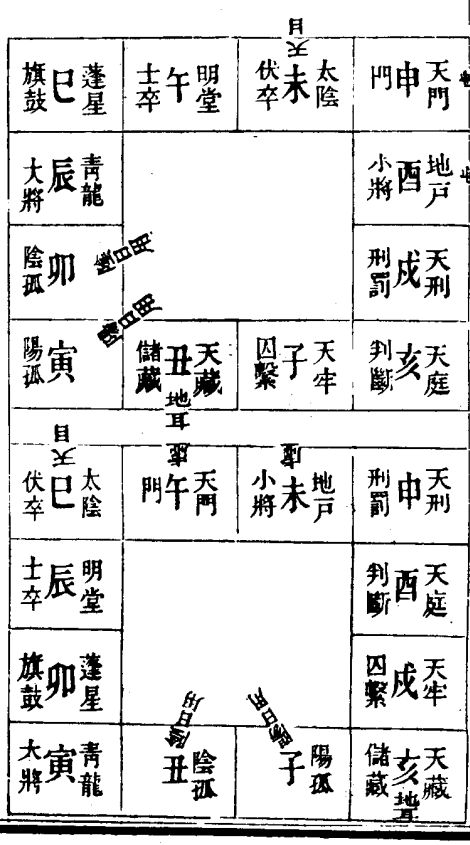
甲申旬



甲午旬



甲辰旬



臨斗杓法

日者謂出入斗杓之下則吉今著其法于左

雨水後九日日入亥斗杓指寅戌時指寅亥時指卯子時指午丑時指巳寅時指酉卯時指戌辰時指亥巳時指子午時指未辰時指申巳時指酉午時指戌未時指亥申時指子酉時指丑

春分後九日日入戌斗杓指卯戌時指卯亥時指辰子時指巳丑時指午寅時指未卯時指申辰時指酉巳時指戌午時指亥未時指子申時指丑酉時指寅

穀雨後十三日日入酉斗杓指辰戌時指辰亥時指巳子時指午丑時指未寅時指申卯時指酉辰時指戌巳時指亥午時指子未時指丑申時指寅酉時指卯

小滿後十二日日入申斗杓指巳戌時指巳亥時指午子時指未丑時指申寅時指酉卯時指戌辰時指亥巳時指子午時指丑未時指寅申時指卯酉時指辰

夏至後十一日日入未斗杓指午戌時指午亥時指未
寅時指戌卯時指亥辰時指子巳時指丑子時指申丑時指酉
午時指寅未時指卯申時指辰酉時指巳
大暑後九日日入午斗杓指未戌時指未亥時指申子
指亥卯時指子辰時指丑巳時指酉丑時指戌寅時
時指卯未時指辰申時指巳酉時指午
處暑後九日日入巳斗杓指申戊時指申亥時指酉子
指子卯時指丑辰時指寅巳時指卯午丑時指亥寅時
時指辰未時指巳申時指午酉時指未
秋分後十二日日入辰斗杓指酉戊時指酉亥時指戌
寅時指丑卯時指寅辰時指卯巳時指辰子時指亥丑時指子
午時指巳未時指午申時指未酉時指申
霜降後十五日日入卯斗杓指戌戊時指戌亥時指亥
寅時指寅卯時指卯辰時指辰巳時指巳子時指子丑時指丑
午時指午未時指未申時指申酉時指酉

小雪後十四日日入寅斗杓指亥戊時指亥亥時指子
寅時指卯卯時指辰辰時指巳巳時指午子時指丑丑時指寅
午時指未未時指申申時指酉酉時指戌戊時指子亥時指丑
冬至後十二日日入丑斗杓指子子時指寅丑時指卯
寅時指辰卯時指巳辰時指午巳時指未
午時指申未時指酉申時指戌酉時指亥戌時指丑亥時指寅子
大寒後八日日入子斗杓指丑戊時指卯丑時指辰寅時
指巳卯時指午辰時指未巳時指申午
時指酉未時指戌申時指亥酉時指子
此謂斗柄所指之方可以避諸凶害如五月五日午時
用事此時日尚在申斗杓建巳至午時則斗柄指丑而
出行者當向丑方以出則百害不能侵也然王莽向斗
杓而坐一日夜十二易而卒傳首至宛斗杓何其不能
爲王莽除害哉是又可觀天道矣

兵家天時雜忌

日者謂兵戰不可犯五將方
寅午戌月 東方 亥卯未月 南方 申子辰月 西方 巳酉丑月 北方
不可犯旬中地兵
甲子旬 寅日 甲戌旬 午日 甲申旬 戌日 甲午旬 申日
甲辰旬 子日 甲寅旬 辰日
不可使魁罡蛇虎四神臨將軍年命日辰
亭亭對冲也 見第四笈
六戊法
謂安營之時先審旬中戊上 如甲子旬中戊在辰 就中取土六斗自

旬中戊上布起每戊上覆土一斗以刀自寅方起周行畫地一周默祝以安居無害之意乃入中取土處宿則益寇不得犯
雲聚鳥散法
謂有時危急退伏恐散則致亂而聚無其時故凡欲散伏則先鋒散伏於前左右軍散伏於前右左軍散伏於後左後軍散伏於後右中軍合後軍亦於後右則散而有紀敵不能窺若子日則以子方子時聚丑日則以丑方丑時聚則不期而會不令而知敵不能測聚若烏雲散若飛鳥不可方物也

占鴉鳴時方

謂觀其來自何方或集在何方而鳴再審其所値何時而占其吉凶也 此條當入風角之後

時 正東 東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北 東北

寅卯 搞師者至 主戰 吉 得地 有益至 權至 有不知意事 疾病

辰巳 風雨 賊猝至 有請救者 有約戰 內有潰卒 君命至 救至 救至

午 主戰 有將來 主戰 內不安 搞師者至 有馬至 有馬至 敵獻地

未申 戰大凶 有凶信至 有遠人至 主雨 吉 救至 得故地 說客至

酉戌 失地 失將 舊將來 有請救者 說客至 得故地 疾病 疾病

時中流血大凶時也

正四七十月 辰戌丑未時 二五八十一月 寅申巳亥時

三六九十二月 子午卯酉時

戊笈談兵卷之四

新安汪　紱著
平江蔡紹宗參

宇內輿圖第六笈

汪雙池曰宇宙亦大矣哉而儒者極文之弘則必經天緯地之云爲故禹貢載於夏書職方掌自周禮蠡圖魚册自昔然也顧自人皇畫野以後地與非異而因革變遷則九土而九州九分十二十二復九此幷彼分凡爲四十郡爲十三部爲十九州爲十衢爲十五路爲十六省又其間勃海東支黃河南徙南贏北羨今古異形則考

之爲難又漠北窮廬海南諶譯足迹罕及言人人殊則考之爲益難爲道句股幅員犬牙原地里歉而實贏山土里贏而實歉南越西蜀丸彈之遥爲途千里則畫之爲尤難夫聚米爲山而形勢在目袖圖以授而攻取定謀輿圖之係不誠偉哉但以尺幅囊宇宙而又兼此三難頗失之淆簡歸於略欲畫地者比之畫天爲更不易也余家世好古又承　先太傅之後凡夫天文地輿皆舊有藏書顧少不更事兼以貧困凡所藏書都就散失賴少所親覽猶能記憶又以

中國古代地理文獻叢刊

雲觀因革或與明殊爰于友人博借今本又搜斷簡印以舊聞參互攷訂以著是笈如左

一著幅幀賦
一著人皇畫野圖
一著虞舜十二州禹貢九州五服圖
一著周禮職方九州九畿圖
一著春秋列國圖
一著秦幷七國爲四十郡又漢開河西朝鮮西南夷珠崖圖
一著東漢十三部圖
一著晉十九州圖

一著唐十道圖
一著宋十五路圖
一錄十四省總圖
一著列宿分野圖
一分錄北直隸圖
一分錄江南圖
一分錄浙江圖
一分錄山西圖
一分錄山東圖
一分錄陝西圖

一分錄河南圖
一分錄江西圖
一分錄福建圖
一分錄湖廣圖
一分錄四川圖
一分錄廣東圖
一分錄廣西圖
一分錄雲南圖
一分錄貴州圖
一著黃河圖凡二頁

一著濟河圖
一著大江圖凡一頁半
一分錄九邊著外譯蒙古圖起盛京至甘肅凡二頁半
一分錄著極北蒙古圖起郭爾羅斯至西默德那凡二頁半
一著西北西域外譯圖
一著正西西番西域圖
一分錄南海著外譯海國圖起福建至雲南通西凡二頁
一分錄著極南海國圖起古麻剌至瑣里凡二頁
一著東南海國外譯圖
一著正東東海海濱圖
一著東北朝鮮圖
一錄遼東又東北女直圖
一錄海內外總圖原本爲圖圖者一今分繪東半球西半球二圖以合地球眞形其說並見下笈此不更及

幅員賦

惟古聖承天仰觀而繼以俯察王公設險地利實勝于天時

易曰包羲之王天下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

顧幅員袤廣按籍者每憚其煩今古推遷攷古者害稽其地

害音曷

自北京東至開原一千七百里東至丈登二千一百里東南至福建同安七千四百里南至崖州一萬單八百里西南至緬甸約一萬四千里西至黎州一萬一千五百里西至肅州嘉峪六千里西北至大同九百里北至萬全四百三十里東北至古北口二百里外國重譯所至者東則日本去甯波萬里南及柯枝錫蘭山俱去廣州三萬里西洋古里去中國十萬里北極天方凡匝歲乃至又西學云地球九萬里分爲五州曰亞細亞曰歐

羅巴曰阿非利加曰北墨利加南墨利加一作墨瓦臘泥加此幅員之袤廣也古今沿革詳見後圖及下笈

欲列坤輿於掌上用爲標寘於圖中

坤輿地輿也

二句入事

江河爲緯源西發而東歸山嶽爲經勢右高而左下

中國水源多發于西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

故分地則二十四向而地脈惟南北兩支

二十四向十干十二支四維也地脈皆始于西而北支夾河南北南支夾江南北皆東放于海實四大支也詳見下笈

分壤而治必因乎大澤名山因地爲功猶異乎岡柔燥溼

岡同剛溼同濕

西北剛燥
東南柔溼

王者大無外之規四海一家八荒我闢侯甸布宣之治

今爲郡邑昔則州邦

古者九州萬國周衡千七百國秦始變爲郡邑今郡府州縣也

將詳郡縣之規姑舉封疆之略

以上總提大略以下言各省封疆

京師

東倚渤海西接恆山南至河

九郡星羅環滄海而擁太行枕燕然而襟河濟

順天永平河間皆濱海順德擁太行燕然在口外○此總論京師之大勢

眞保宣化地鄰三晉而列西藩順廣大名河洛襟喉而爲南甸永平當山海之戶河間作齊魯之衝

分論京師九郡之形勢

縱衡千里而遙實古幽燕之境

縱平聲衡音橫燕平聲

西自井陘東至山海關一千三百里南自長垣北至萬全一千七百里此京師之疆域也在舜時爲幽州在周時爲燕國此沿革也

盛京

東拒鴨淥三面據海

地分兩郡倚長白以瑣雄關帶滄溟而距鴨淥

長白山在開原北鴨淥江在開元東南

海蓋金復通旅順而南接三齊錦義廣甯扞京東而西連
山海遼海當朝鮮之道開原塞鎮北之門
金州復州皆地名旅順口在海城南義州地名遼海即遼陽州鎮北關在開原北爲東北諸國入貢市之道○分論二郡之勢
縱橫千里而遙爲古青營之域
自山海關東至開原一千二百餘里自鐵嶺南至旅順口七百三十里此盛京之疆域也舜分青北爲營州此沿革也
淮及震澤維江南
北踰淮南據震澤東負海西至霍山
一十八郡金陵龍蟠石城虎踞長江天塹列郡雲環

金陵在省城東南石城在省城西長江自安慶宿松入境至通州海門入海凡安池太和江鎮揚常八郡皆夾江淮揚蘇松四郡皆瀕海○此總論江南之形勢也
徐鳳中原之會淮揚海右之衝安廬池太西鎖荆舒常鎮
蘇松南遮浙越徽郡實百城襟帶甯國據三吳上游
分論十四府之形勢
縱橫二千里而縮境跨揚徐
東自太倉海清湖江西至宿松一千七百里南自吳江由水道北至徐沛界溝一千三百里自婺源陸道北至海州一千六百里此江南之疆域也淮以南爲禹貢揚州潁亳徐宿邳海諸州皆古徐州
浙海震澤維浙江
北抵震澤東負海西至懷玉山南至仙霞

十有一府震澤爲池錢唐爲塹海隅之地南宋都焉
太湖在湖嘉二郡錢塘江即浙江之委在浙省城南南宋都臨安即杭州地○此總論浙江之大勢
嘉湖北控三吳温處南通九閩會稽甬上東迫倭彝嚴睦
三衢右窺彭蠡金婺乃浙藩要地台州爲海陸饒區
會稽即紹興甬上甯波也○此分論十一府之形勢
地不及千里而近畿分古越
自浙安東至海甯七百里自嘉興平望南至仙霞一千里此浙江之區域也浙爲揚州南境在周爲越國此沿革也
濟河海岱惟山東
東負海南望淮河西北踰濟至黃河古道

六府之地岱沂爲郭河濟爲池十二河山東隩要害
岱在泰安州沂山在蒙陰史記曰青齊之地十二山河隩海隅奧地也禹貢曰四隩既宅○此統論山東之大勢也
兗州西連梁宋而南達徐吳東昌北走燕雲而右通趙魏
登萊環海之中實則遼陽控引青濟泰山以北而爲南北咽喉
分論六府之形勢
廣踰千里袤不及焉兗青徐三州接境
西自冠縣東至文登海上一千七百餘里自曹州東至文登海上一千九百餘里自滕縣境北至德州北界八百里自魯橋界水道北至德州北界一千里此山東之疆域也濟以西北禹貢兗州岱以東北青州濟岱以南

徐州此沿革也

恆陰河內維山西

西南拒河東據太行北盡恆山之陰

八郡之地引河爲帶列嶽爲城并冀名區中原膏脊

恆爲北岳又霍鎮亦曰嶽山故云列嶽○此總論山西之大勢

雲代東引幽燕而北遮蒙古蒲絳南連周洛而西控三秦

原汾偏武咫尺間河套爲鄰潞澤沁遼數百里山原相錯

雲中卽大同也代州屬太原府蒲州絳州皆屬平陽偏頭關甯武關皆屬太原○分論八郡之形勢

袤幾二千廣不及焉唐虞夏二帝舊都

自蒲州北至大同天城一千七百餘里自垣曲至天城一千五百餘里東自固關西至保德州九百餘里此山

西之疆域也舜分冀北爲并雍門以南禹貢冀州大同并州唐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屬平陽府此沿革也

漳河淮洛維河南

北踰河至漳水之陽東至孟豬西盡洛水之源南踰淮而望漢

八府一州處四國之交衝爲中原之心腹四方有事在所必爭

總論河南之大勢

南陽陝洛杜楚塞而掩秦關陳汝睢歸控舒吳而襟魯衛

鈞梁許鄭雄虎牢京索之關懷衛漳磁倚王屋太行之險

塞音賽

分論八府一州之形勢

廣袤千里而遙地兼徐兗冀豫

東自永城西至陝鄉潼關一千四百里南自信陽州北至武安一千二百餘里此河南之疆域也河南本禹貢豫州而歸德府則在徐州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地兼兗冀二州此沿革也

華山弱水維陝西

東據華山西望弱水南按劍閣北至賀蘭

三邊八郡獨擅四塞之雄俯瞰八荒之國山河百二天府雄都

三邊謂榆林甯夏甘肅也關中之地東暗關南嶢關西隴關北蕭關故曰四塞史記曰關中之地百二山河戰國策曰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此總論陝西之大勢

岷階褒漢遏巴蜀而禦氐羌甘肅甯榆捍北邊而安內土

潼武金同爲晉韓周楚之門慶肇涼洮作關內北方之榦

岷州衛名階州屬肇昌潼關同州武關皆屬西安金川屬漢中關內卽西安鳳翔二府地○分論八郡三邊之形勢

方廣幾三千里封兼雍及梁涼

東自潼關西至嘉峪關三千六百里自潼關西至河州極邊二千三百里南自武關北至黃浦川二千二百里南自甯羌州神宜北至甯夏一千六百餘里此陝西之疆界也陝西禹貢雍州之地而漢中則兼梁州自金城以西至肅州則漢武所取河西四郡之地東漢分自隴山以西爲涼州此沿革也

海隅維福建

東南據海西至飛猿北望仙霞

九郡一州西北重山東南巨壑
統論福建之大勢
甌建溫麻北連甌越邵杉南劒西接豫章汀漳南濱右犄潮惠之肩與首澎臺南鑰荷蘭之戶
甌建建甯也溫麻福甯州也杉關屬邵武南劒延平也南澳鎮在漳潮二郡界上泉州古名晉安澎湖島在興泉海中○此分論九郡之形勢
提封不及千里七閩之區
北自仙霞東南至福州又西南至同安一千六百里西自杉關東至長樂海上一千里此福建之封疆也禹貢揚州南境于周時爲七閩此沿革也
江嶺維江西
戊笈談兵 卷之四 宇內輿圖第六笈 十一
北抵江南至五嶺西望湘水東至杉關
十有三郡中環彭蠡地衍膏腴
總論江西之大勢
吉袁臨瑞西接瀟湘撫建廣饒東連吳越九南俯大江而北襟吳楚南贛盤嶺北而東走閩汀
分論十三府之形勢
延袤千里而遙三苗故處
南自龍南北至九江二千二百里西自萍鄉東至杉關一千餘里自南安水道北至九江三千二百里但烏道紆迴不能正有此數此江西之封域也禹貢揚州西南之境右洞庭左彭蠡爲古三苗所居後禹乃遷之三危此沿革也
九疑江漢維湖廣
北據漢水至於陪尾南至九疑西抵巫山東踰湘而望廬阜
一十七郡漢水北迴九江南錯南方都會用武之區
九江謂沅湓資湘瀟蒸郴桂及汨羅也九水同會洞庭故禹貢曰過九江○此總論湖廣之大勢也
襄陸荊鄖斷兩川之要害而勢迫秦關武德黃蘄據三吳之上游而氣吞陳汝長岳衡郴接豫章而南臨百粵常辰寶靖通黔蜀而西撫羣蠻
分論十七郡之形勢
縱橫二千餘里禹貢荊州
西自鄖陽由漢水東至廣濟一千六百里西自荊州巴東由江水東至廣濟二千里南自永州北至襄陽二千
戊笈談兵 卷之四 宇內輿圖第六笈 十二
二百里又南自新田北至麻城二千五百里此湖廣之疆域也湖廣古荊州域此沿革也
瞿唐瀘水維四川
東至巫山西盡瀘水北據劒閣南抵禹江
十四州郡千山萬繞四水中流險固膏腴自爲區域
四水泯江沱江墨水白水也○此統論四川之大勢
保甯潼順北泥劒閣陰平而暗窺秦鳳松潘威茂西嶂石門崆峒而控阻羌番夔重遵敘通荊貴而雜處羣蠻雅嘉黎建接雲滇而內綏苗獠獠音老
劒閣在劒州北陰平在文縣南松潘衛在龍安府西北茂州威州皆屬成都崆峒山在龍安西石門在石泉建昌衛在馬湖東川之西○此分論十四州郡之形勢也

縱橫二千餘里域分粱益
西北自松潘順江下流水道東至巫山三千六百里西自保縣東至巫山三千四百里北自利州朝天嶺西南至省又南至敘州長甯二千四百里此四川之疆域也四川禹貢梁州漢改益州又開西南彝地今黎雅以西南地此沿革也

嶺南維廣東
北至大庾西接交趾東南踰海南盡珠崖

十府一州地居嶺外民雜猺黎
總言廣東之大勢

廣潮惠海舶之衝肇德羅蒼梧孔道南詔連盤五嶺而扃北戶墳崖萬居海外而鎮南天高雷瀕海爲城廉欽鑒山

而處
五嶺大庾賀陽桂陽始興揭陽也○此分論十一府州之形勢

橫踰二千里縱亦半之維揚南裔
北自大庾南至廣州海上一千三百里西自開建東至潮州二千六百里自潮州西至欽州二千四百里此廣東之疆域也在禹貢揚州之南

嶺右維廣西
北至湘山南接交趾東望五嶺西據牂牁

維十一府襟帶三江猺獞錯雜
十一府外羈縻之州不盡數也三江者謂左江右江灘江也○此總論廣西之大勢

桂全平北通荆楚梧林賀南達番禺泗歸鎮盤箐谷而控滇南太思龍處極邊而塞交趾柳慶嶺南要地潯南溪峒雄區
全州屬桂林賀縣屬平樂○此分言十一府之形勢

袤踰一千里廣則倍焉荆益荒郵
北自全州界南至梧州接廣東一千一百里東自桂林府東境西至河池州一千二百里自桂林府西南至龍州接交趾二千二百里此廣西之疆域也在禹貢荆梁南荒

盤瀘黑水維雲南
東及盤江西踰黑水北據瀘水南接交趾

凡十九郡西南荒徼爨獠雜居水異山奇箐深谷窅
窅音杳

統論雲南之大勢

沾曲嵩雲接夜郎而居四達澂臨廣富連西粵而控安南
永昌鶴慶西裔沃壤大里楚雄南詔都會武姚北浪東通建蜀甯蘭巨麗外禦西番開沅南接南交蒙順西通緬甸
沾益屬曲靖嵩明屬雲南富州屬廣南巨津屬麗江○此總論雲南之大勢

縱橫二千里而遥古稱六詔
東自沾益西至騰越之西三千四百里北自麗江南至廣南二千餘里此雲南內地疆域也外藩蜀極西緬甸至省三十八程極南老過至省六十八程地本梁州南境漢爲益州郡唐爲蒙氏所據乃分六詔後惟南詔最強此沿革也

盤沅之間惟貴州

東接兩水西據盤江北界烏江南及都掘

凡十一府彈丸小境民牛苗獞密箐深山爲滇門戶

統論貴州之大勢

鎮黃平越處貴東而通荆楚普甯安順居右境而接雲南

銅仁思石僻處東隅番貴都匀路通慶柳思務道通商旅

威甯勢壓烏蠻黎平孤寄荆郵安籠遠鄰泗利

黃平州屬平越普安永甯鎮甯俱屬安順六番屬貴陽烏蠻如烏蒙烏撒皆是也地接四川○分論十一府之形勢

東西亦約千里而近分跨荆梁

東自鎮遠清浪界西至亦資孔一千一百里自鎮遠西至威甯一千里自貴陽北界南至八番泗城界三百七十里惟自思南南至省六百里此貴州之疆域也貴陽以東禹貢荆州以西禹貢梁州

兩京一十四省幅帨大略如斯

總結上文之意

若廼東起遼陽西至嘉峪是爲九邊

東起開原西至山海關爲遼東邊凡一千三百里又自山海關西至黃花鎮千里爲薊鎮邊又自西海治西至平遠堡一千二百里爲宣化邊又自陽和西至了角山六百四十里爲大同邊又自了角山西至河一百餘里爲山西邊又自黃浦川西至花馬池一千五百餘里爲榆林邊又自此西至固原界一千八百餘里曰甯夏邊又自此西至金城二百餘里曰固原邊又自金城西至嘉峪一千五百里曰甘肅邊合之曰九邊

北徼中原南分兩粵是曰五嶺

五嶺見前

西北皆鄰沙漠東南盡抵滄溟

自雲南四川陝西山西以及北京盛京皆陸地自盛京北京之東南及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皆抵大海

而朝鮮實箕子遺封交趾乃明都故地

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又書紀分命義叔宅南交曰明都南交卽交趾也

占城本吾林邑赤斤卽我熾煌

占城本林邑地漢時屬交州赤斤居嘉峪關外西至沙州本漢武所開之熾煌郡也

蒙古牧於北邊吐蕃處吾西徼

蒙古東起郭爾羅斯西至哈密城北至布龍看布凡四十八國皆被正朔吐蕃凡三十二種在陝西西南四川正西雲南西北

日本遙鄰兩浙琉球密邇閩中凡我幅員之外此皆竊據偏邦其餘重譯來王非茲所能盡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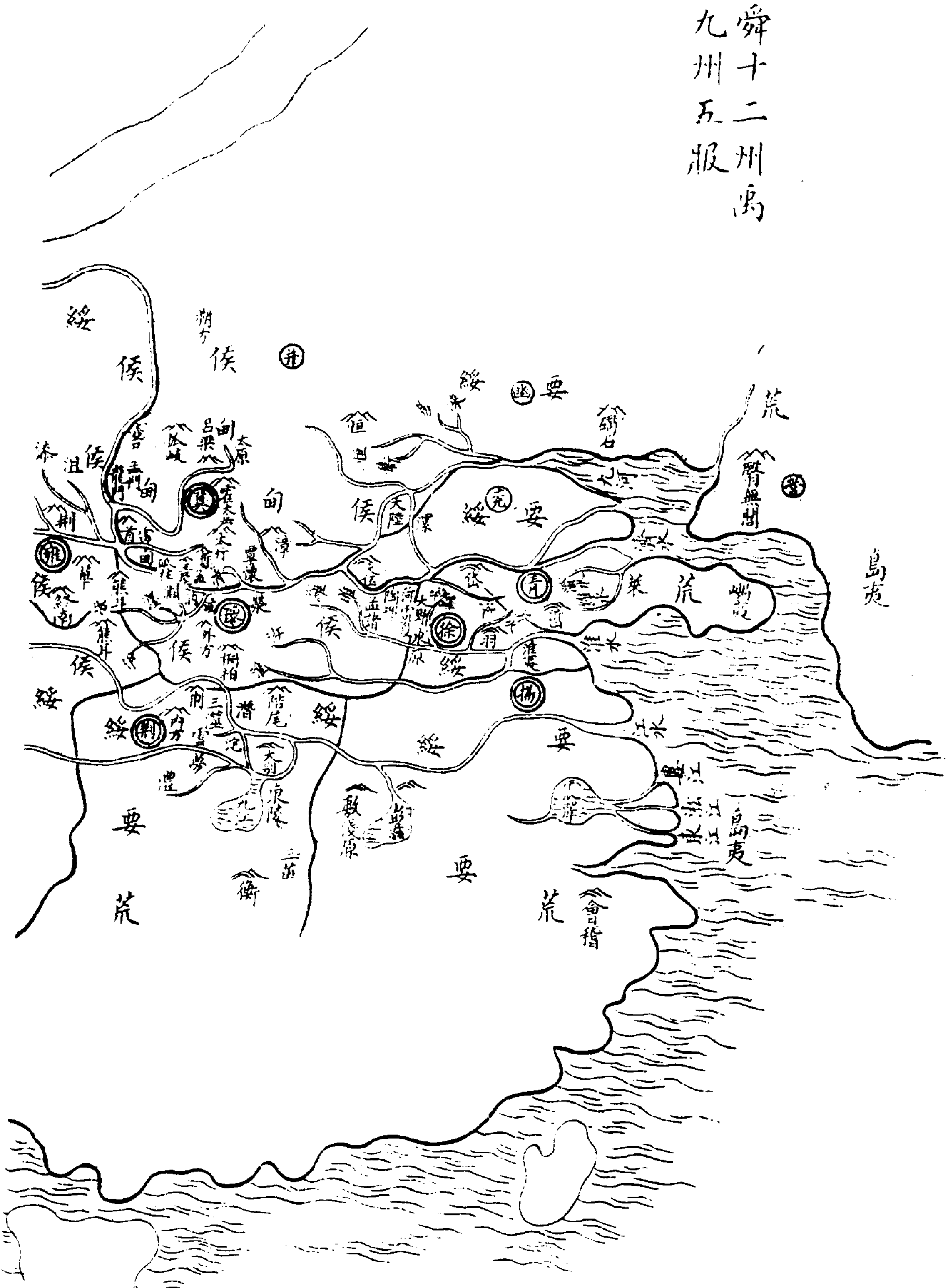
又總結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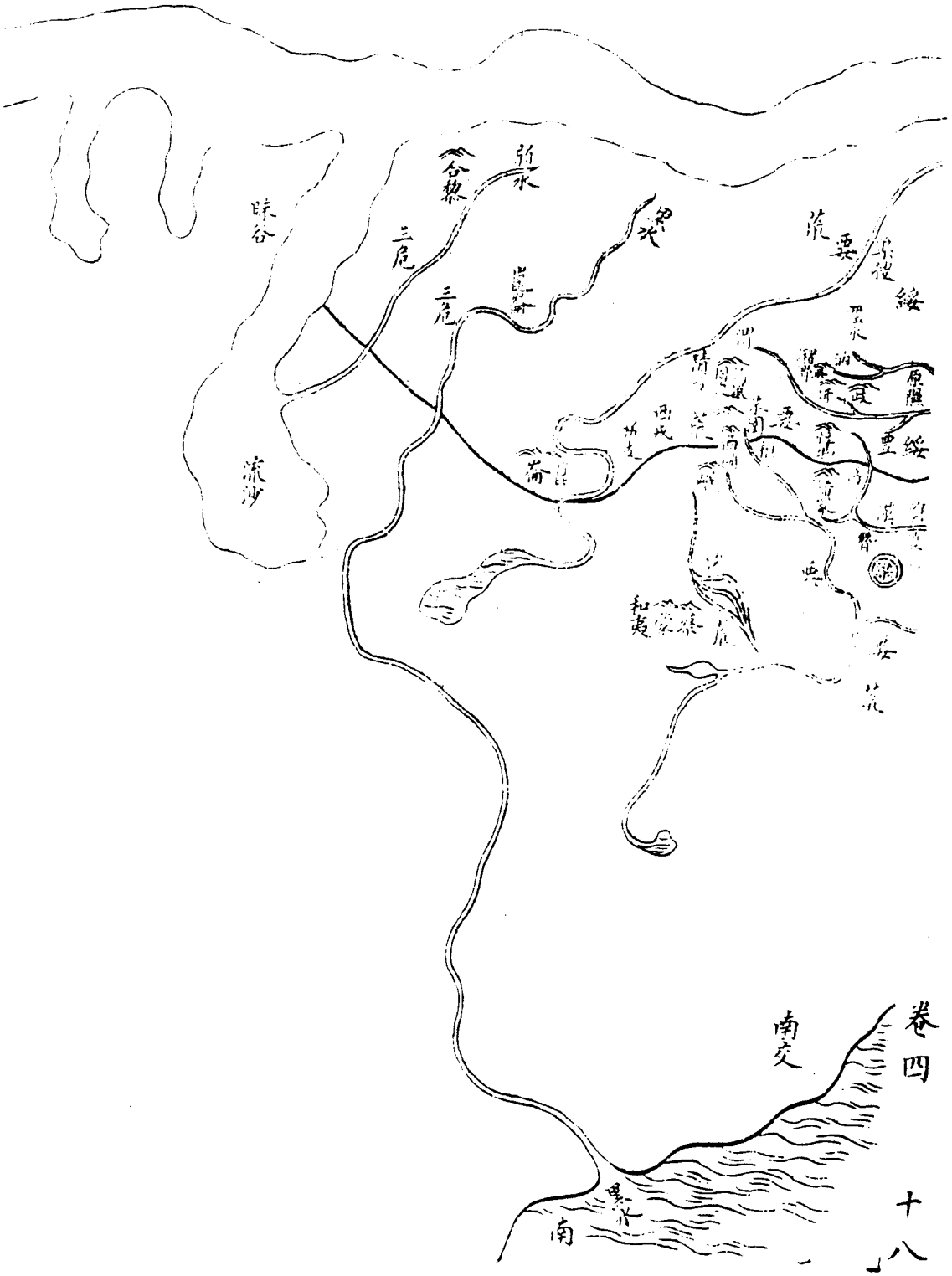
君子按圖而稽郡邑瞭如指掌幸處昇平則當念遠邇柔能之道以茲禦變亦可識設險守國之猷試觀同此寰中今古之興亡多少

書曰柔遠能邇柔安也能擾也馴習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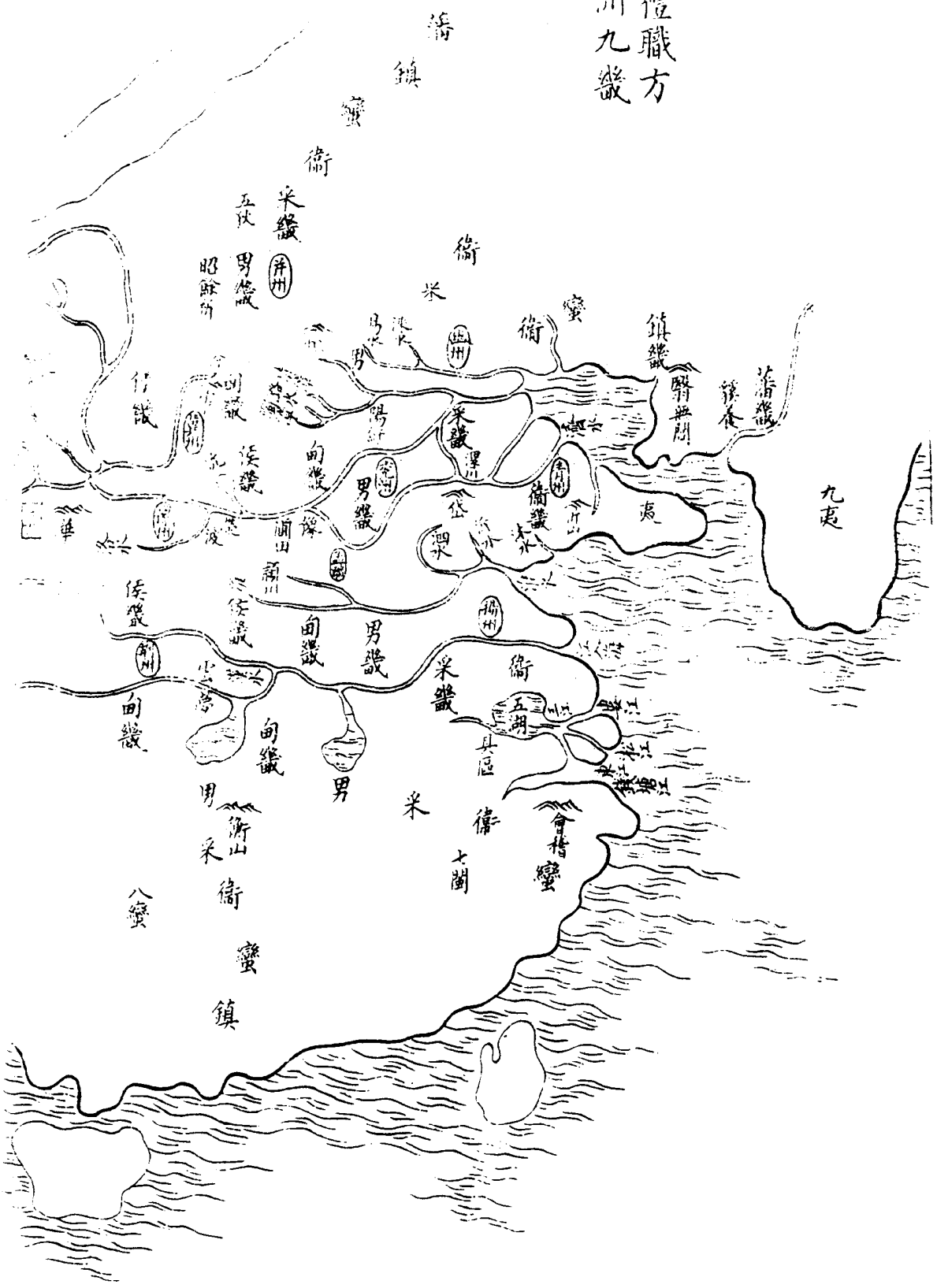
薄州 隱土	濟州 成土	台州 肥土
陽州 申土	冀州 中土	兗州 并土
神州 農土	次州 沃土	戎州 滔土

虞舜十二州禹
貢九州五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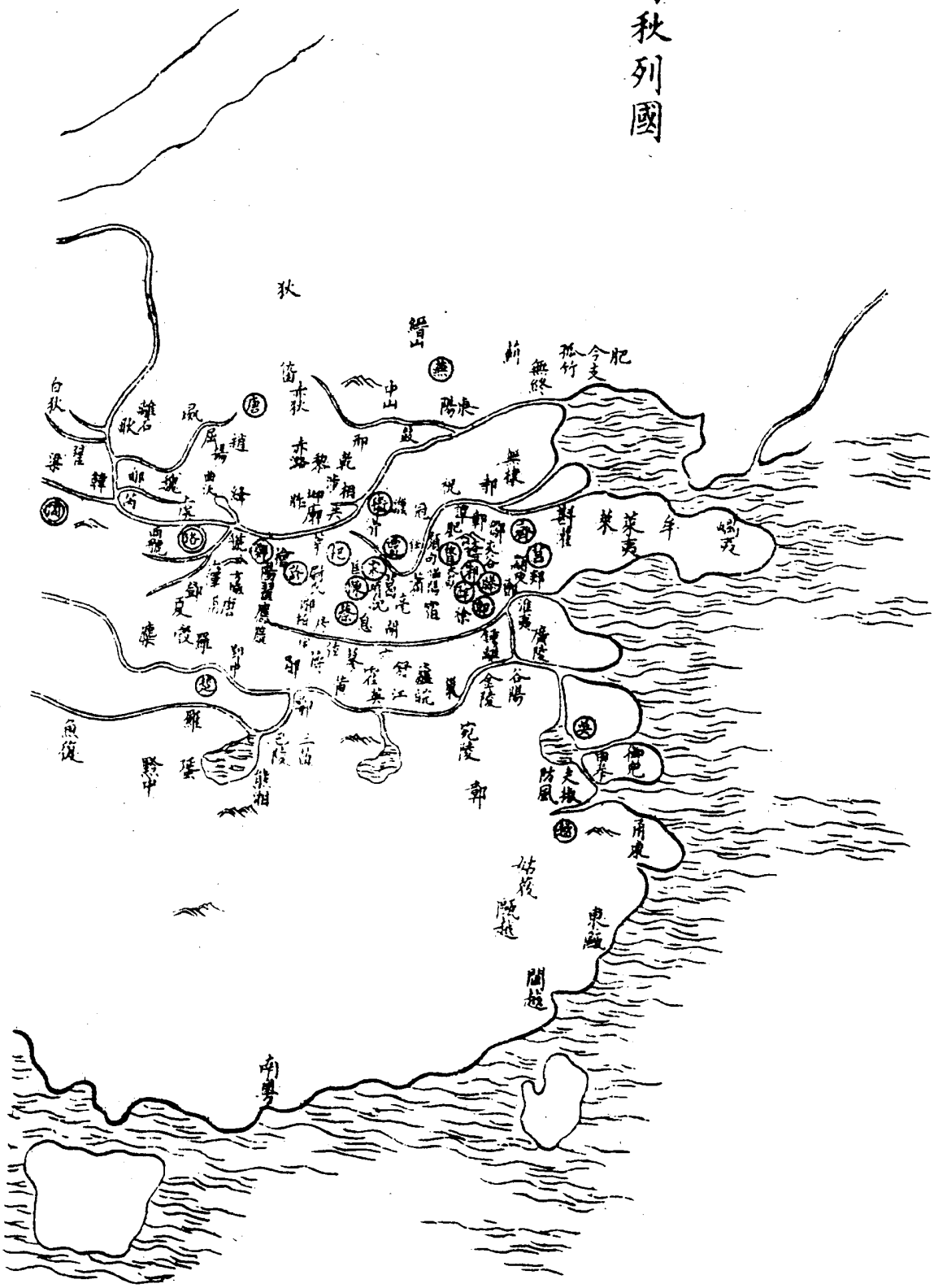

流沙
三危
三危
南交
南

周禮職方九州九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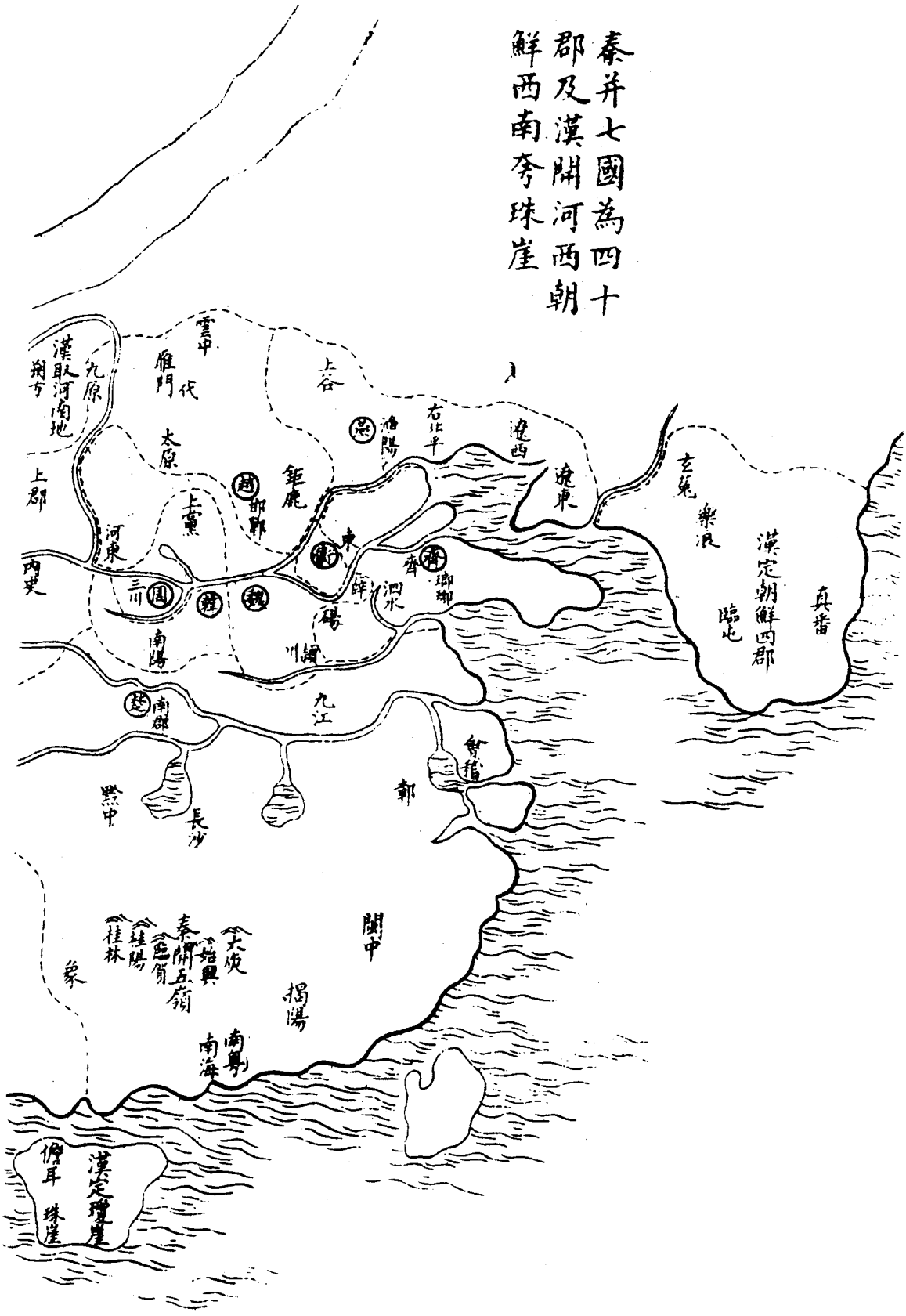

九夷
衡山
會稽蠻
七閩
鎮
蠻
衛
荊州
揚州
豫州
青州
兗州
幽州
并州
冀州
雍州
五湖
具區
淮泗
侯畿
甸畿
男畿
采畿
衛畿
鎮畿
蠻畿
夷畿
鎮衛
醫無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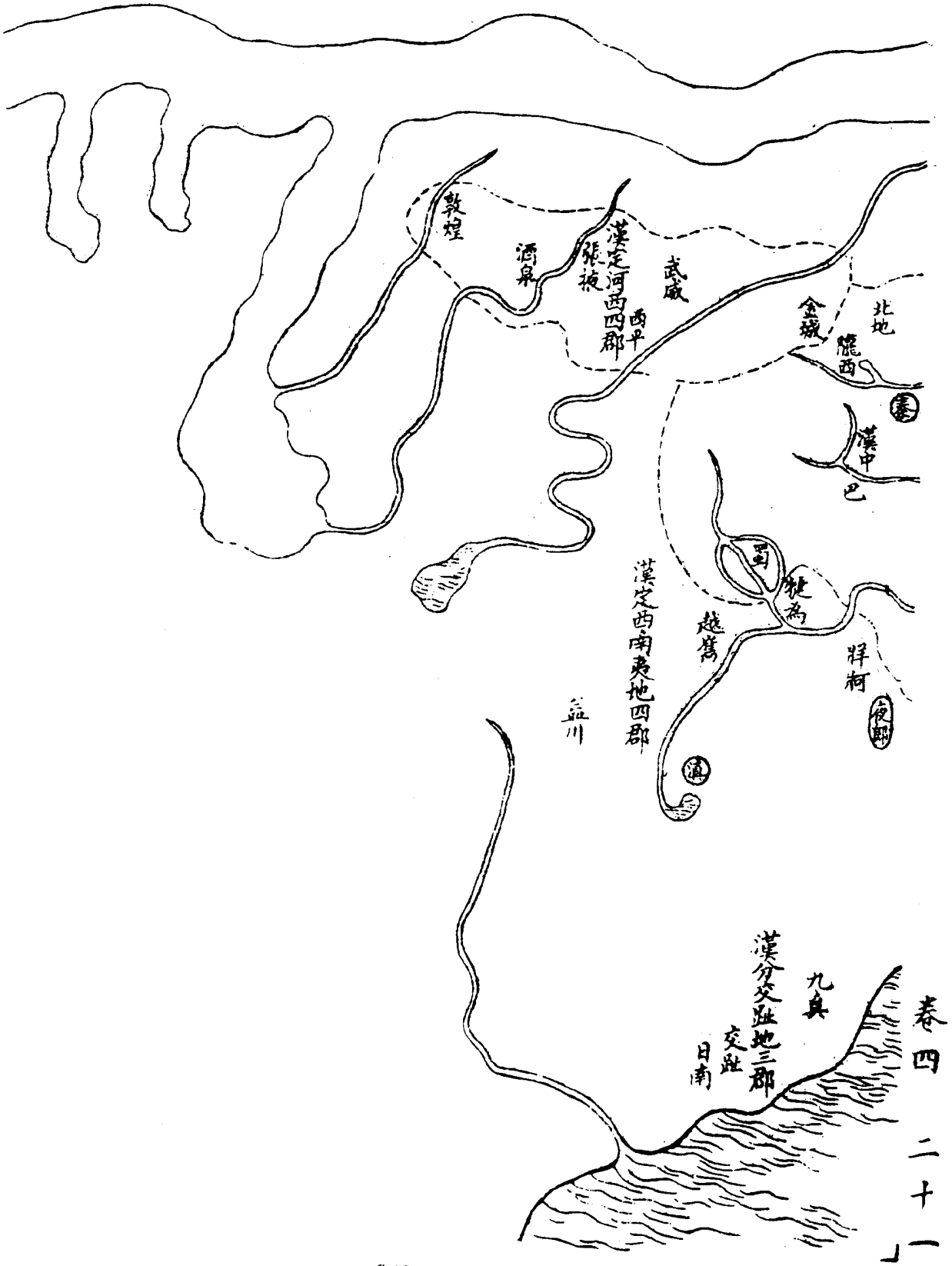
潛水
滙水
越嶲

春秋列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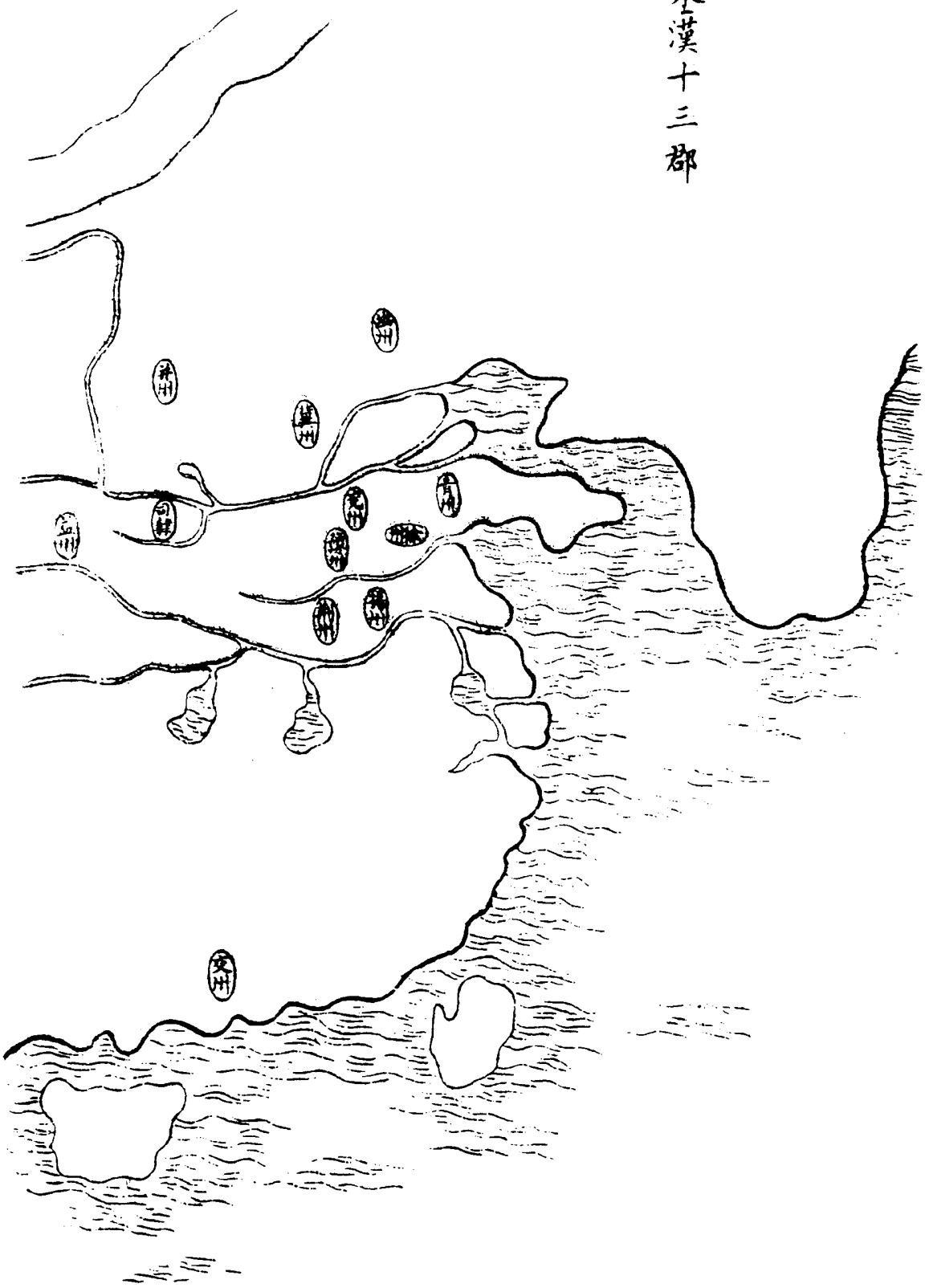

秋
晉
燕
肥
今支
孤竹
無終
東胡
山戎
中山
東陽
白狄
鼓
唐
趙
魏
韓
晉
秦
楚
齊
宋
衛
鄭
蔡
陳
許
曹
吳
越
徐
莒
魯
邾
滕
薛
杞
紀
邢
譚
遂
鄫
莒
向
鍾離
州來
蠻
巴
濮
南蠻
閩越
東甌

流沙
南夷


秦并七國為四十
郡及漢開河西朝
鮮西南夜珠崖
雲中
代
雁門
太原
上谷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玄菟
樂浪
漢定朝鮮四郡
臨屯
真番
九原
漢取河南地
朔方
上郡
內史
上黨
河東
三川
南陽
鉅鹿
邯鄲
趙
東郡
濟
琅琊
泗水
碭
淮陽
潁川
南郡
楚
九江
會稽
郡
黔中
長沙
閩中
揭陽
南粵
南海
象
大庾
始興
秦開五嶺
桂陽
桂林
漢定珠崖
儋耳
珠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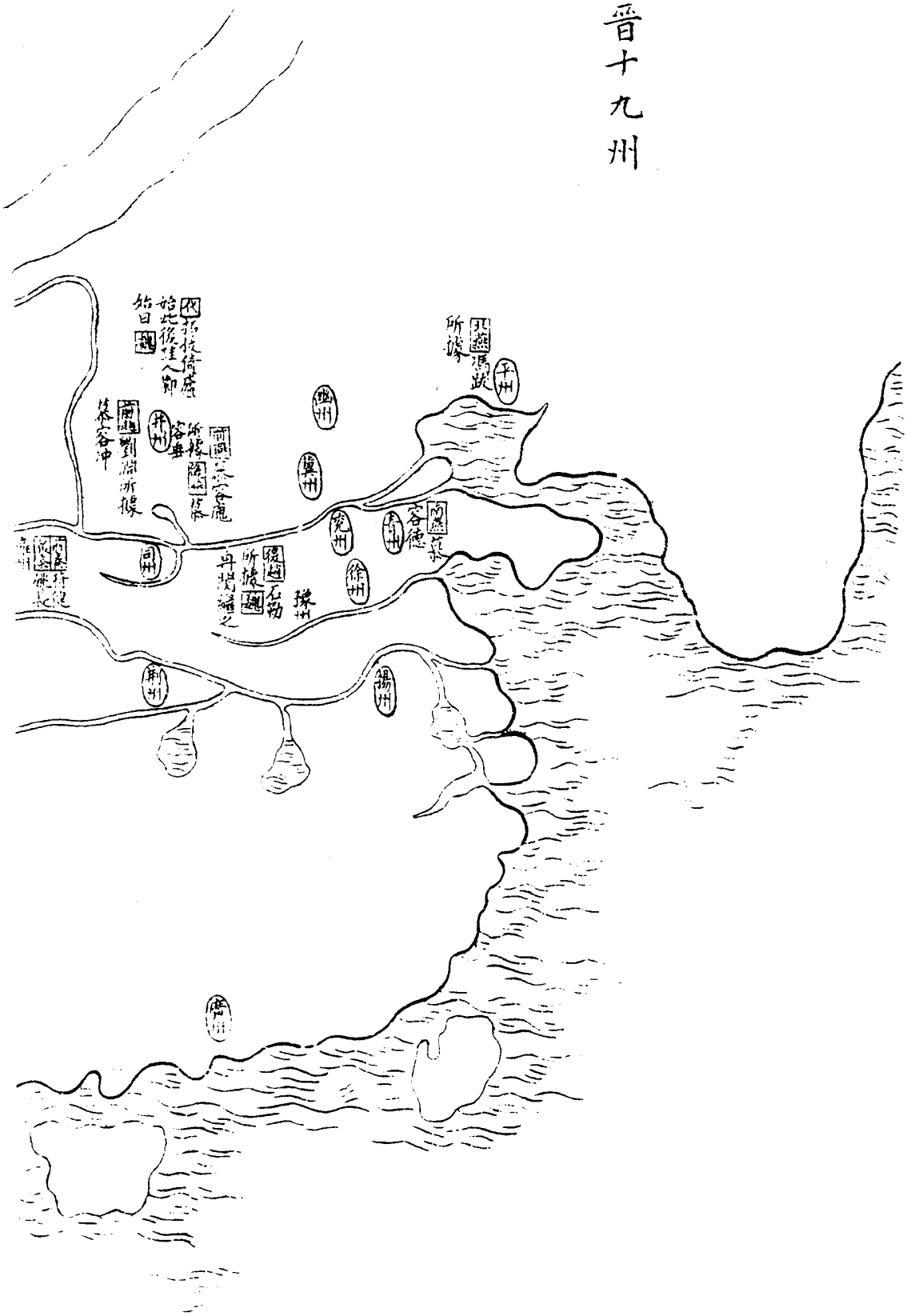

敦煌
酒泉
漢定河西四郡
張掖
武威
西平
金城
北地
隴西
秦
漢中
巴
蜀
犍為
越巂
漢定西南夷地四郡
益州
牂柯
夜郎
滇
漢分交趾地三郡
九真
交趾
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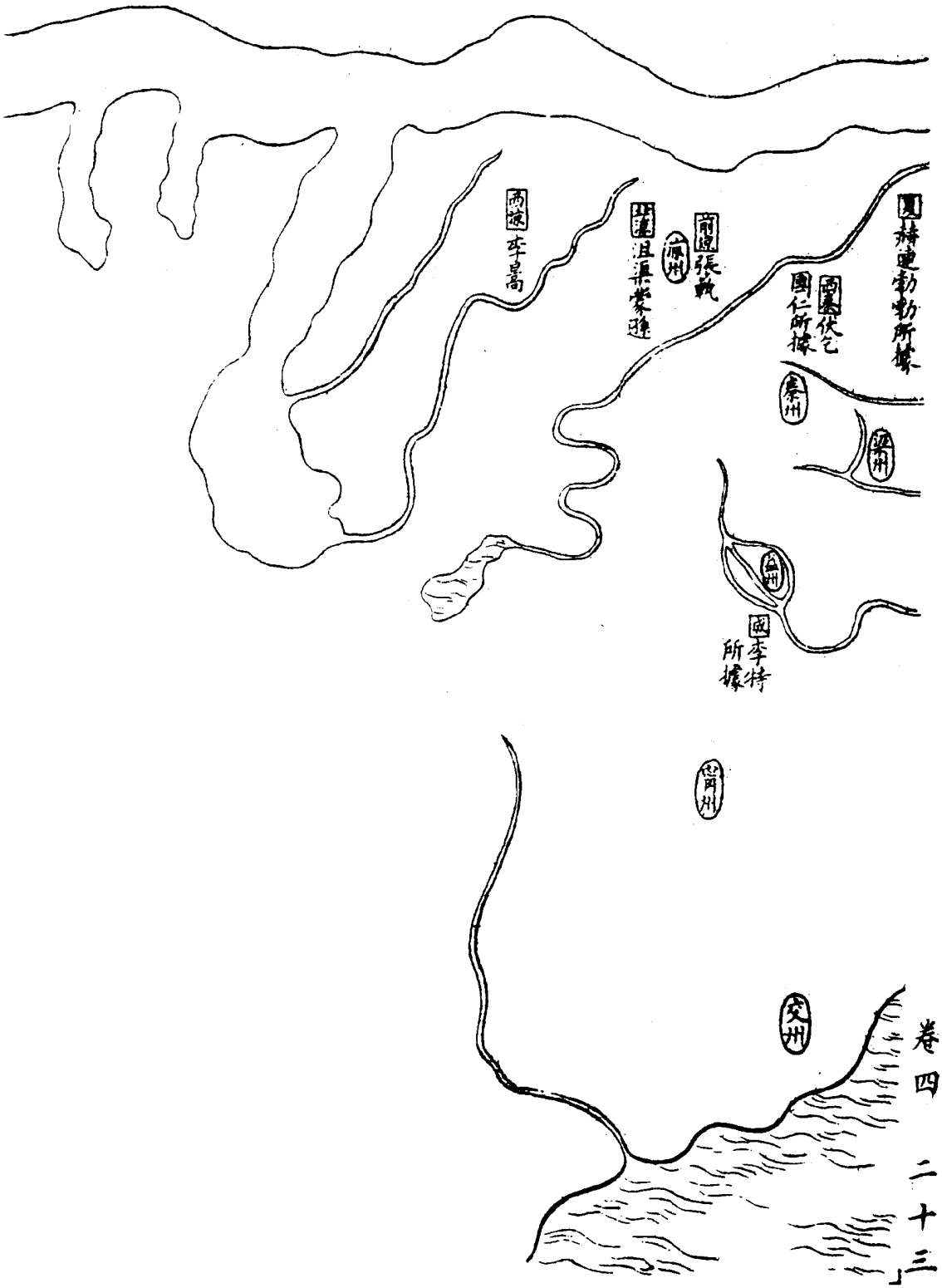
卷四　二十一」


東漢十三部
并州
冀州
司隸
兗州
青州
徐州
豫州
荊州
揚州
交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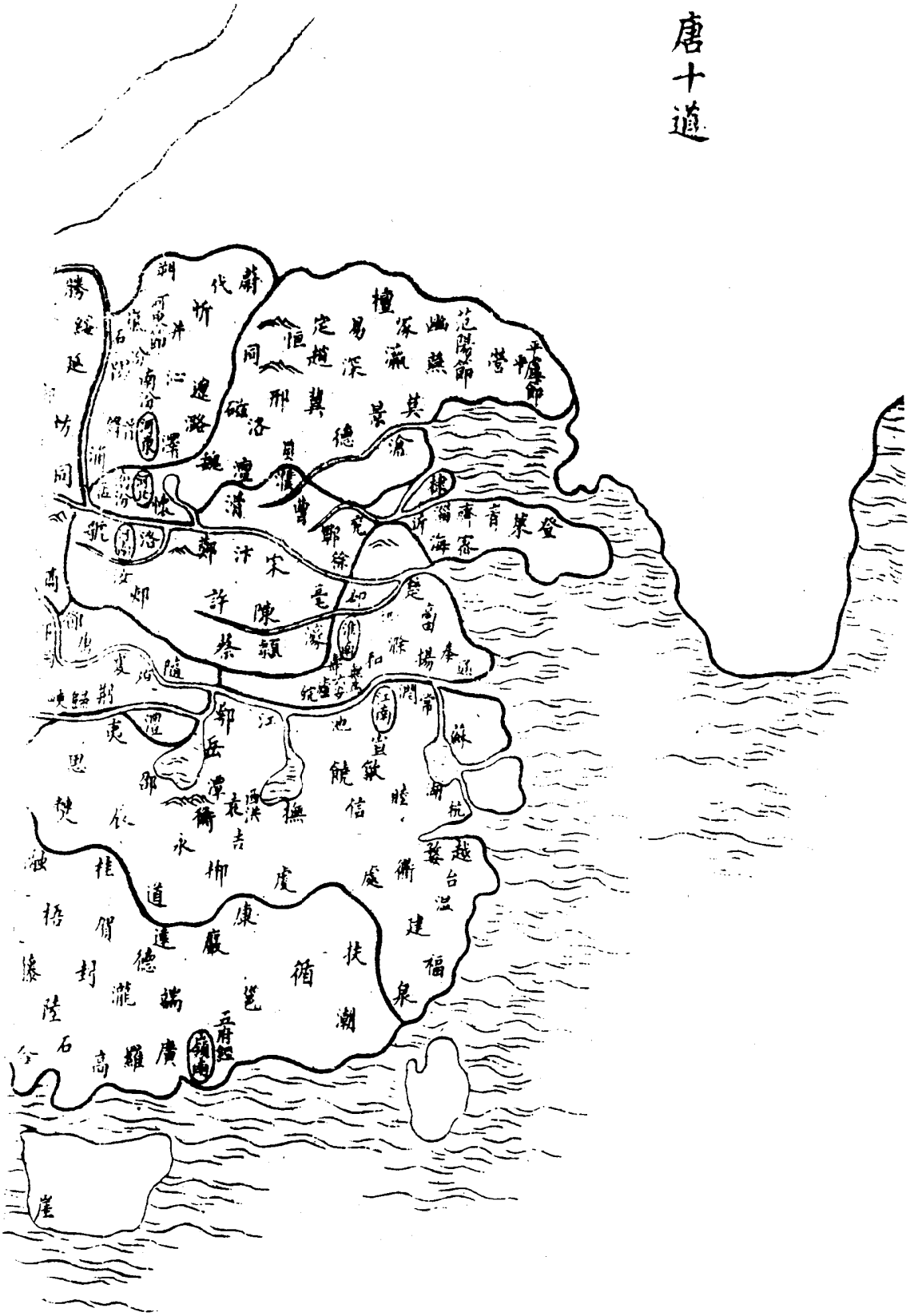
汾州
孟州
卷四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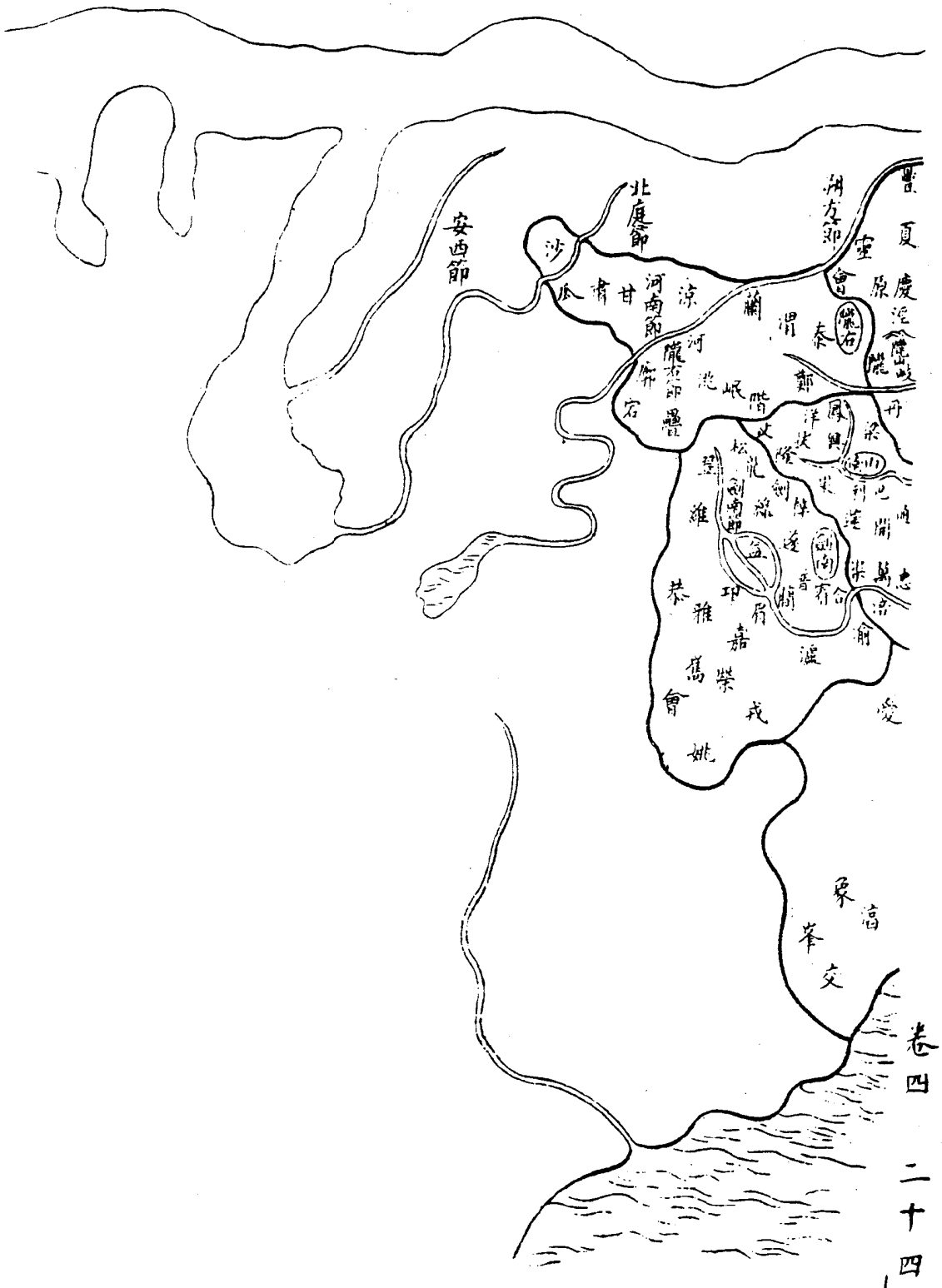
晉十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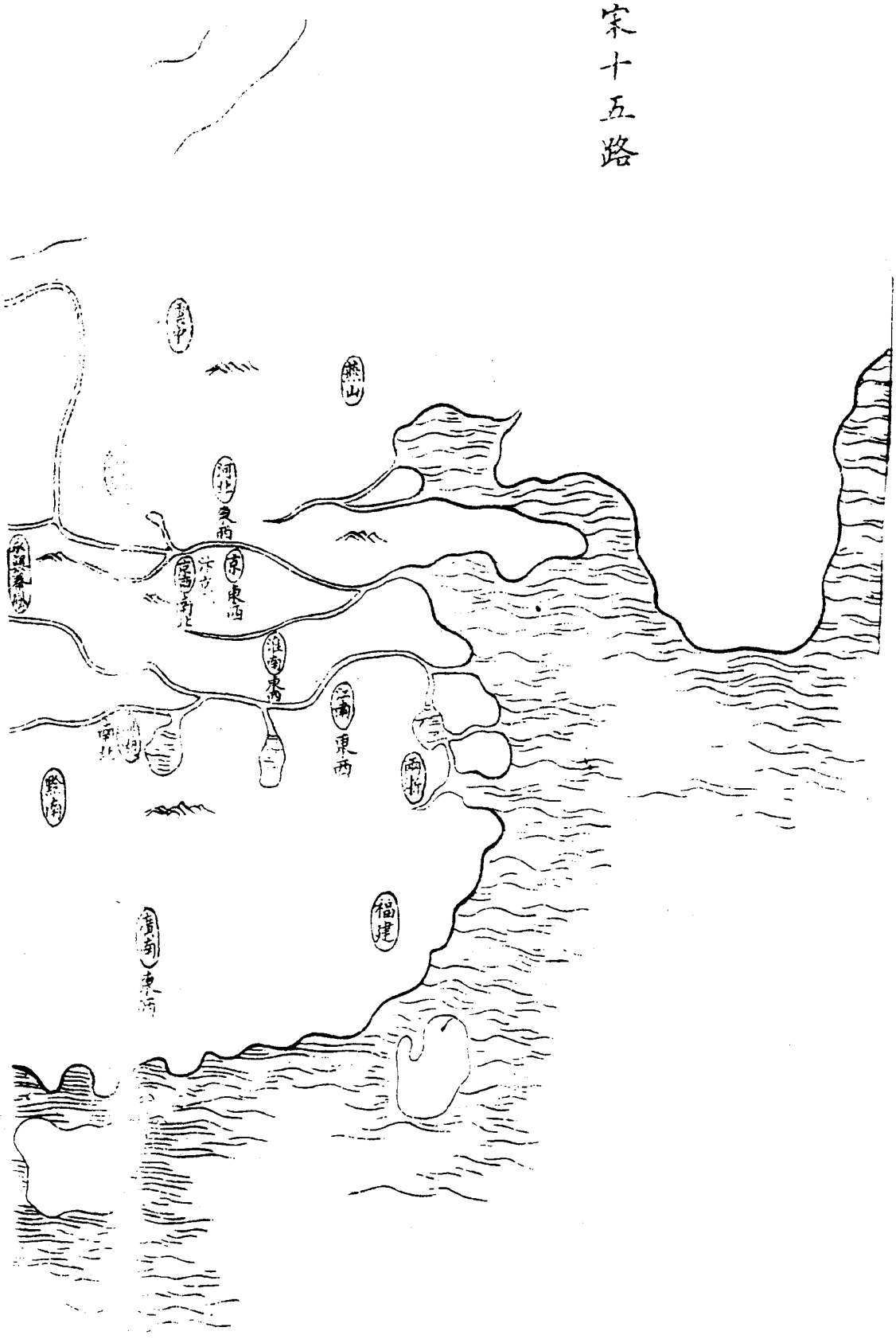

夏赫連勃勃所據
國慕容皝
國仁所據
秦州
梁州
涼州
前涼張軌
涼州
北涼沮渠蒙遜
西涼李暠
益州
國李特
所據
巴西州
交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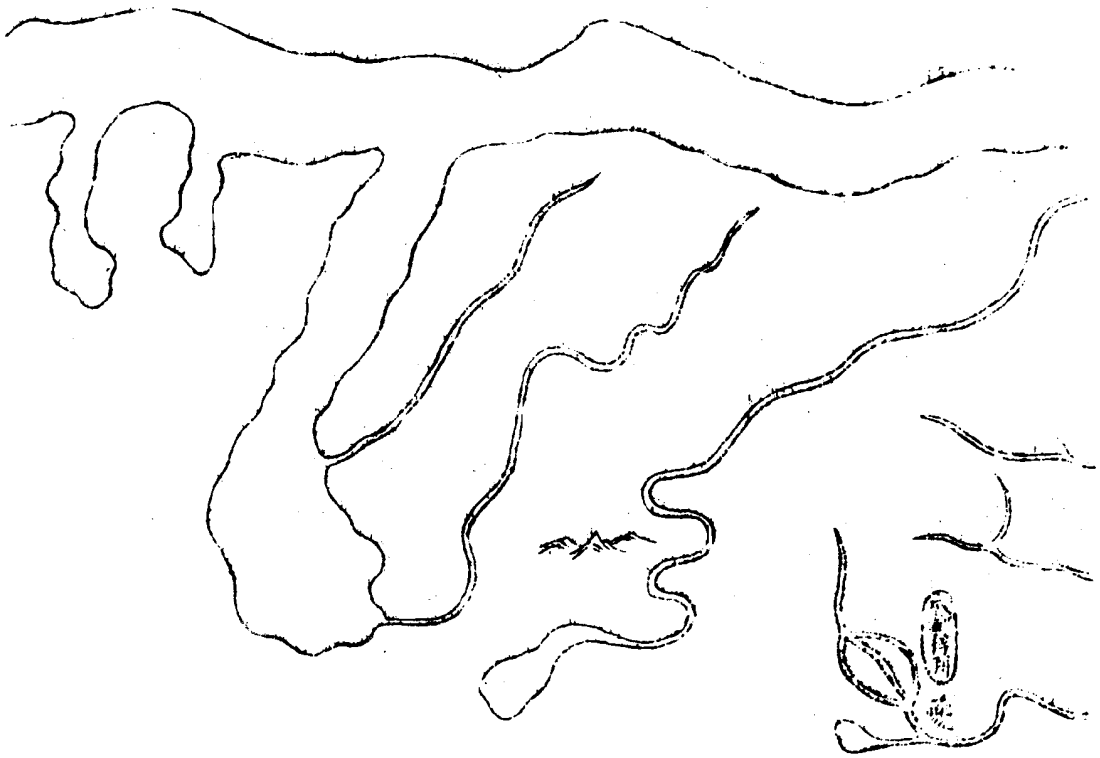
唐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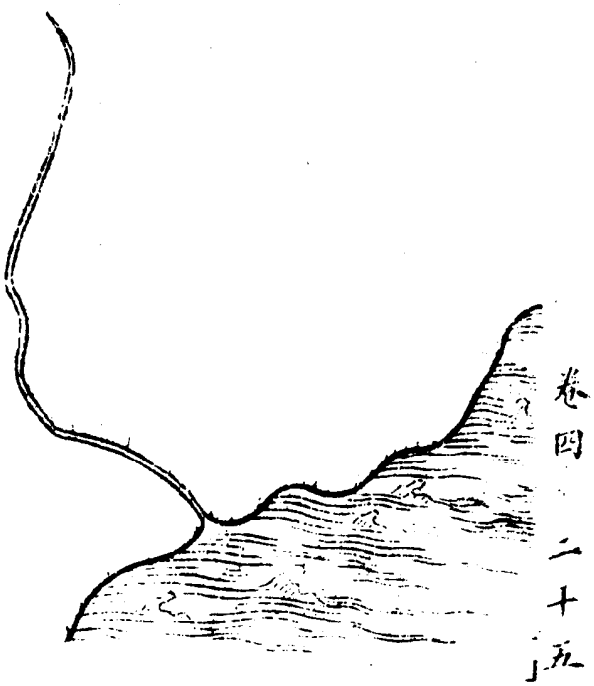

河東
河北
河南
江南東
江南西
淮南
山南東
山南西
劍南
嶺南
檀
幽
燕
平盧節
營
登
萊
青
齊
海
兗
鄆
徐
宋
亳
陳
潁
許
蔡
汝
唐
鄧
隨
荊
峽
夔
忠
涪
渝
開
達
通
巴
閬
果
蓬
遂
合
資
普
簡
劍
梓
利
龍
劍
閣
綿
漢
彭
蜀
茂
雅
邛
眉
嘉
戎
瀘
黔
巫
施
溪
錦
渠
巴
壁
金
商
於
均
房
洋
興
元
鳳
翔
隴
右
涇
原
邠
寧
鄜
坊
丹
延
慶
靈
鹽
夏
綏
銀
麟
勝
豐
振
武
單于
安北
北庭
安西
磧
西
伊
西
庭
北
庭
代
忻
并
汾
沁
石
嵐
憲
隰
晉
絳
澤
潞
磁
邢
洺
貝
冀
定
恒
易
深
趙
景
德
滄
瀛
莫
棣
德
平
盧
節
營
淄
青
齊
登
萊
海
沂
密
兗
鄆
曹
濮
鄭
滑
汴
宋
亳
潁
陳
許
蔡
淮
南
節
度
使
揚
楚
和
滁
廬
舒
光
蘄
黃
鄂
岳
江
西
觀
察
使
洪
吉
撫
饒
信
虔
潭
衡
永
郴
桂
連
道
賀
封
康
梧
藤
岑
容
白
龍
羅
辯
廣
端
肇
高
潘
循
梅
潮
福
建
觀
察
處
置
使
泉
漳
汀
浙
西
觀
察
使
潤
蘇
常
杭
湖
越
台
溫
明
婺
衢
睦
處
江
南
西
道
觀
察
使
鄂
岳
觀
察
使
鄧
隨
觀
察
使
荊
南
節
度
使
峽
夔
觀
察
使
忠
涪
觀
察
使
渝
開
達
觀
察
使
通
巴
觀
察
使
閬
果
觀
察
使
蓬
遂
觀
察
使
合
資
觀
察
使
普
簡
觀
察
使
劍
南
西
川
節
度
使
成
都
府
劍
梓
觀
察
使
利
觀
察
使
龍
劍
觀
察
使
劍
閣
綿
觀
察
使
漢
彭
觀
察
使
蜀
茂
觀
察
使
雅
觀
察
使
邛
觀
察
使
眉
觀
察
使
嘉
觀
察
使
戎
觀
察
使
瀘
觀
察
使
黔
觀
察
使
巫
觀
察
使
施
觀
察
使
溪
觀
察
使
錦
觀
察
使
渠
觀
察
使
巴
觀
察
使
壁
觀
察
使
金
觀
察
使
商
觀
察
使
於
觀
察
使
均
觀
察
使
房
觀
察
使
洋
觀
察
使
興
元
觀
察
使
鳳
翔
隴
右
節
度
使
涇
原
節
度
使
邠
寧
節
度
使
鄜
坊
觀
察
使
丹
觀
察
使
延
觀
察
使
慶
觀
察
使
靈
觀
察
使
鹽
觀
察
使
夏
觀
察
使
綏
觀
察
使
銀
觀
察
使
麟
觀
察
使
勝
觀
察
使
豐
觀
察
使
振
武
觀
察
使
單于
都護
安北
都護
北庭
都護
安西
都護
磧
西
伊
西
庭
北
庭
四
鎮
都
護
府


安西節
北庭節
沙
河南節
涼
甘
青
蘭
渭
鄭
泰
會
湖南節
宣
慶
夏
丹
梁
利
萬
忠
涪
渝
愛
姚
戎
榮
嘉
劍南節
松
茂
雅
恭
會
峯
交
巂
昌
卷四
二十四

宋十五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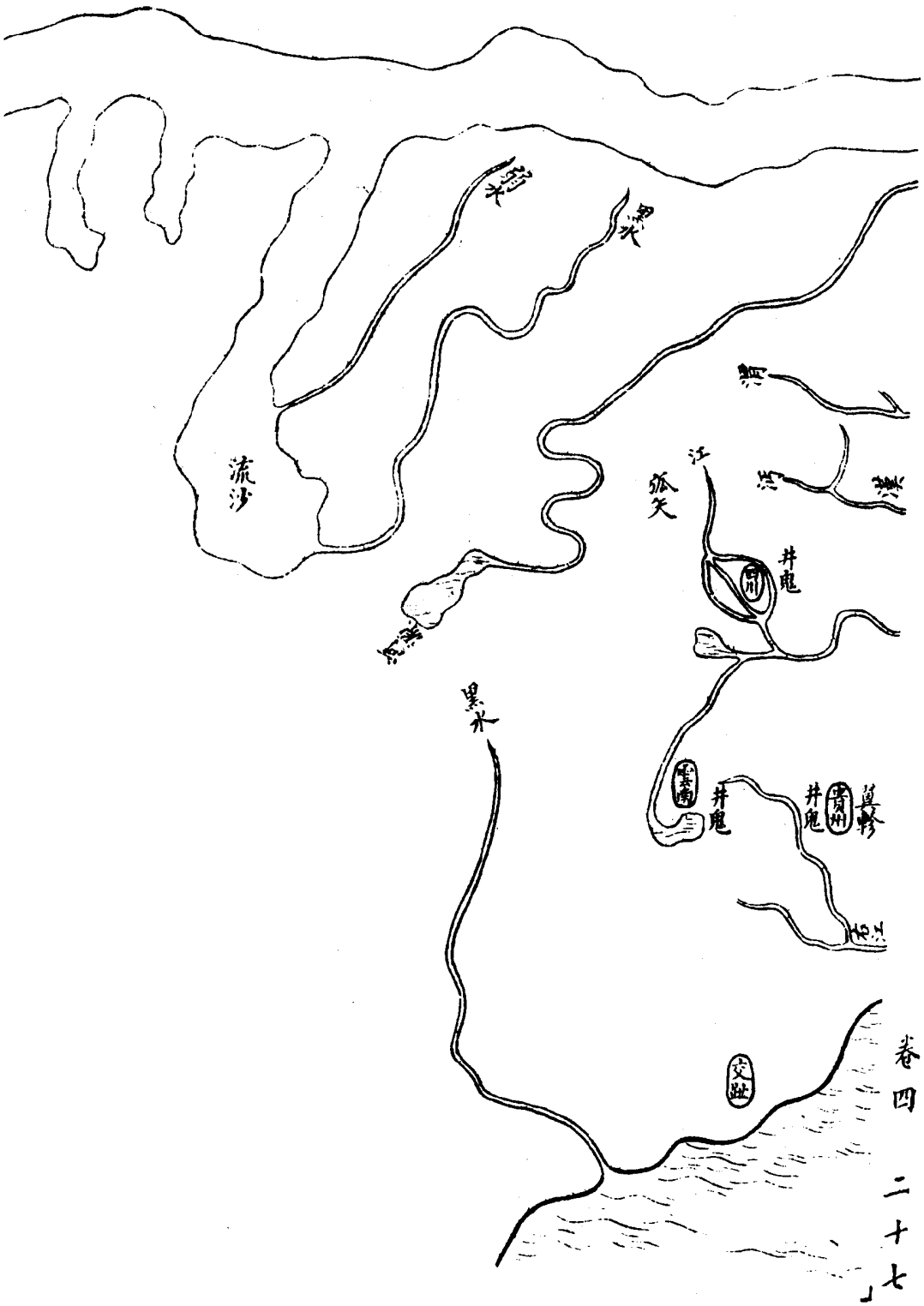
卷四 二十五

十六省總圖
沙漠
奉寧
滿州
瀋陽
興和
大同
松山
錦
寧遠
合蘭府
朝鮮
日本
太倉
蘇
松江
崇明
寧海
溫
福寧
臺灣
琉球
紅毛
河套
延安
鄜
銀
華
陝西
武關
金
均州
襄陽
鄖
荊
岳
長沙
衡
桂陽
瀕
連
南雄
潮州
惠
肇慶
廣
南寧
橫
柳州
慶遠
鎮安
泗
鳳陽
徽
池
鏡
福
興化
漳
潮
雷
瓊
崖
萬
儋

和寧
漫泉
元連腦兒
瓦剌
哈密
火州
亦力把力
土魯番
默德那
沙漠
于闐
撒馬兒罕
哈烈
合黎
弱水
沙
羅陽關
撒馬兒罕
大流沙
葱嶺
北印度
天竺
西印度
榜葛剌
南印度
蒲甘
真臘
暹羅
交趾
占城
蒙威
龍
老撾
車里
木邦
孟養
孟定
孟艮
八百大甸
南甸
干崖
緬甸
孟柯
蒙光
可敦
江頭城
占城界
通西
哈密
火州
元連腦兒
瓦剌
亦力把力
土魯番
默德那
沙漠
于闐
撒馬兒罕
哈烈
合黎
弱水
沙
羅陽關
撒馬兒罕
大流沙
葱嶺
北印度
天竺
西印度
榜葛剌
南印度
蒲甘
真臘
暹羅
交趾
占城
蒙威
龍
老撾
車里
木邦
孟養
孟定
孟艮
八百大甸
南甸
干崖
緬甸
孟柯
蒙光
可敦
江頭城
占城界
通西

卷四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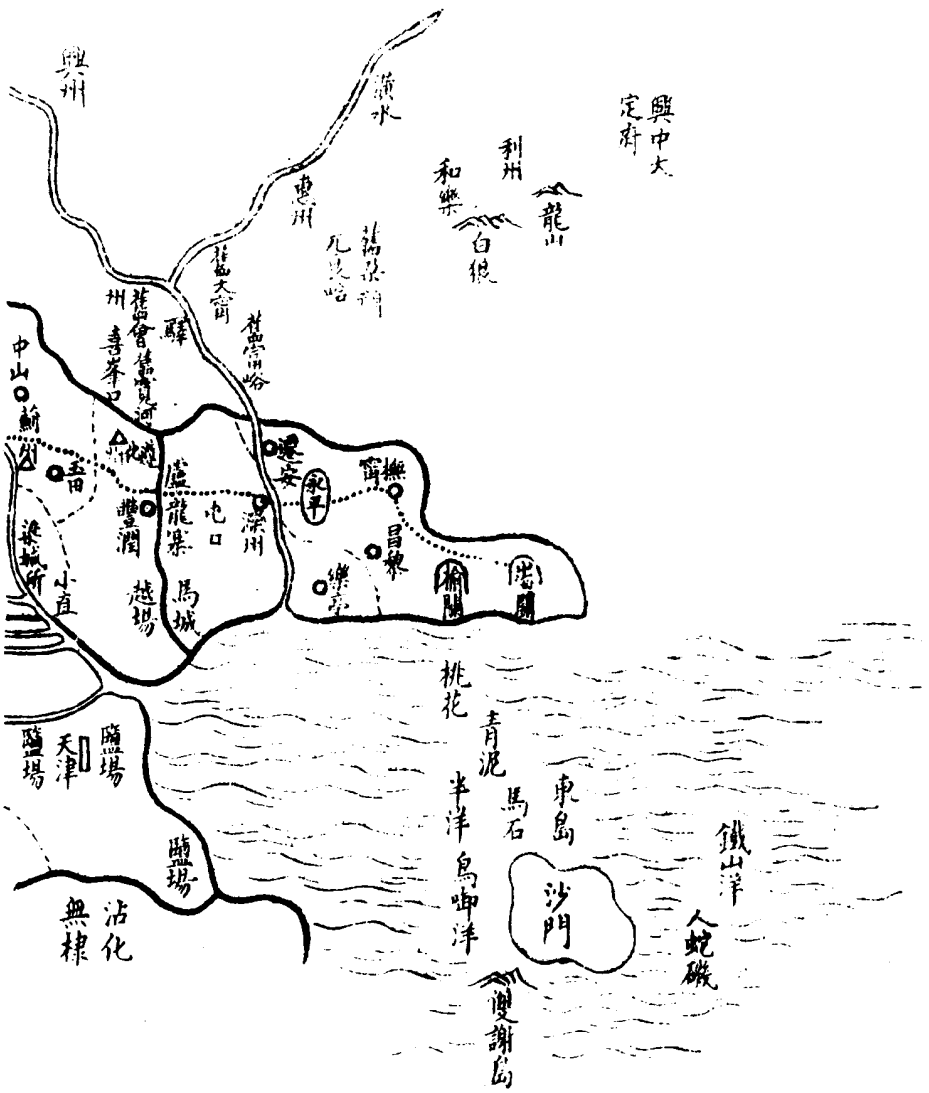
列宿分野



卷四　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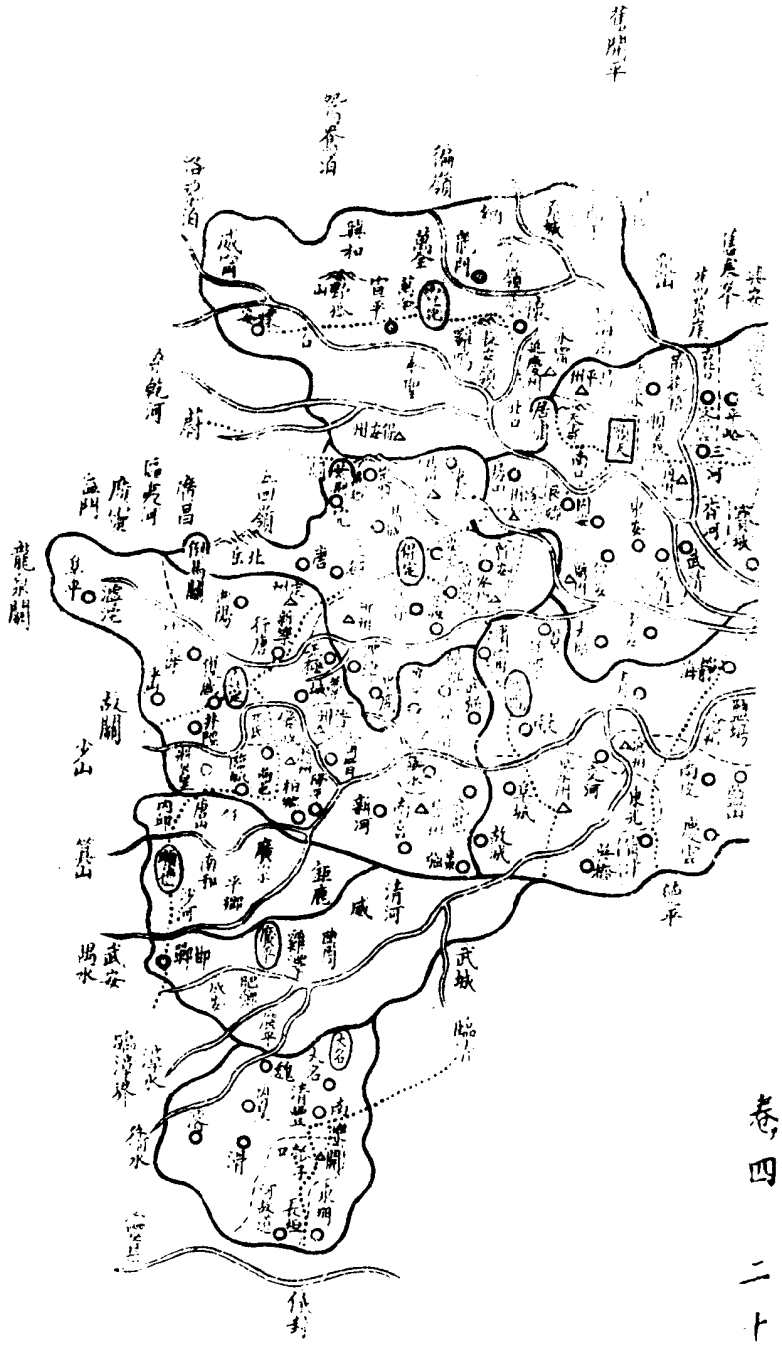
北直一

分省圖起


興州
興中大定府
瀋水
利州
和樂
龍山
白狼
惠州
福泉神
凡河峪
舊會
寺峯口
中山
薊州
遵安
永平
樂亭
昌黎
灤州
盧龍縣
馬城
豐潤
越場
小直
海城所
鹽場
天津
鹽場
鹽場
沽化
無棣
桃花
青泥
半洋島
東島
馬石
沙門
鐵山洋
蛇磯
雙謝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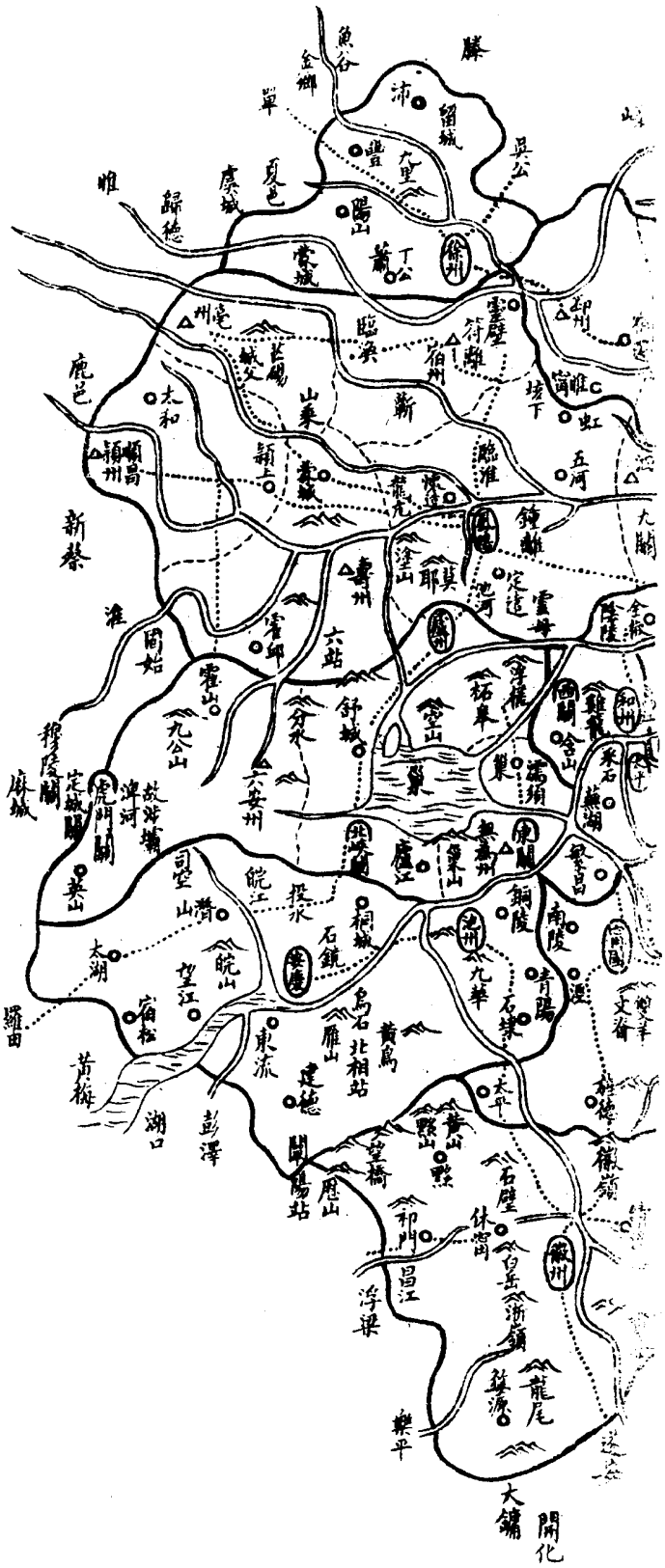
北直二

宣化府明之宣府鎮也　蔚縣西南一邑未知所在姑闕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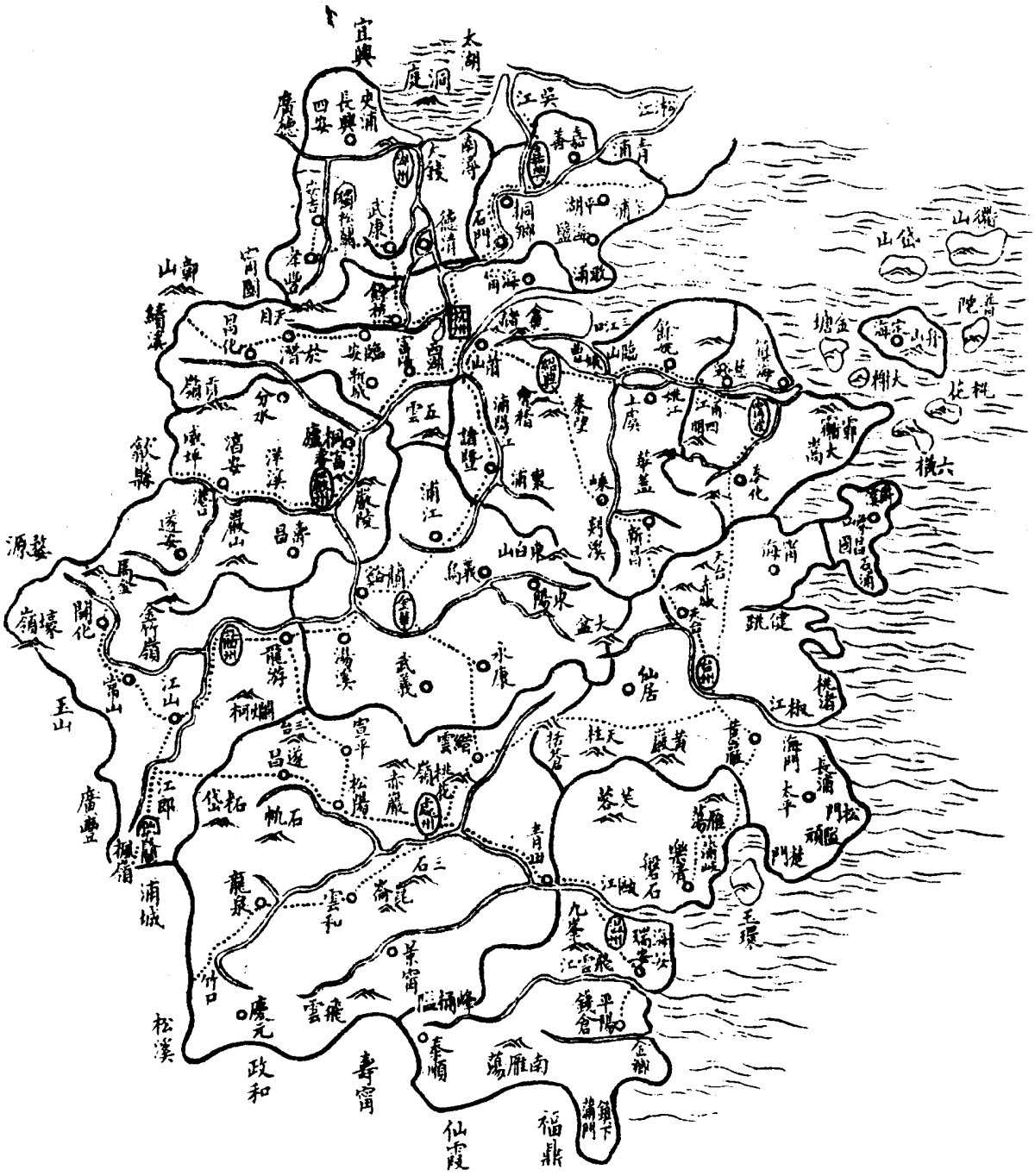
下江南三

今新設數縣未及考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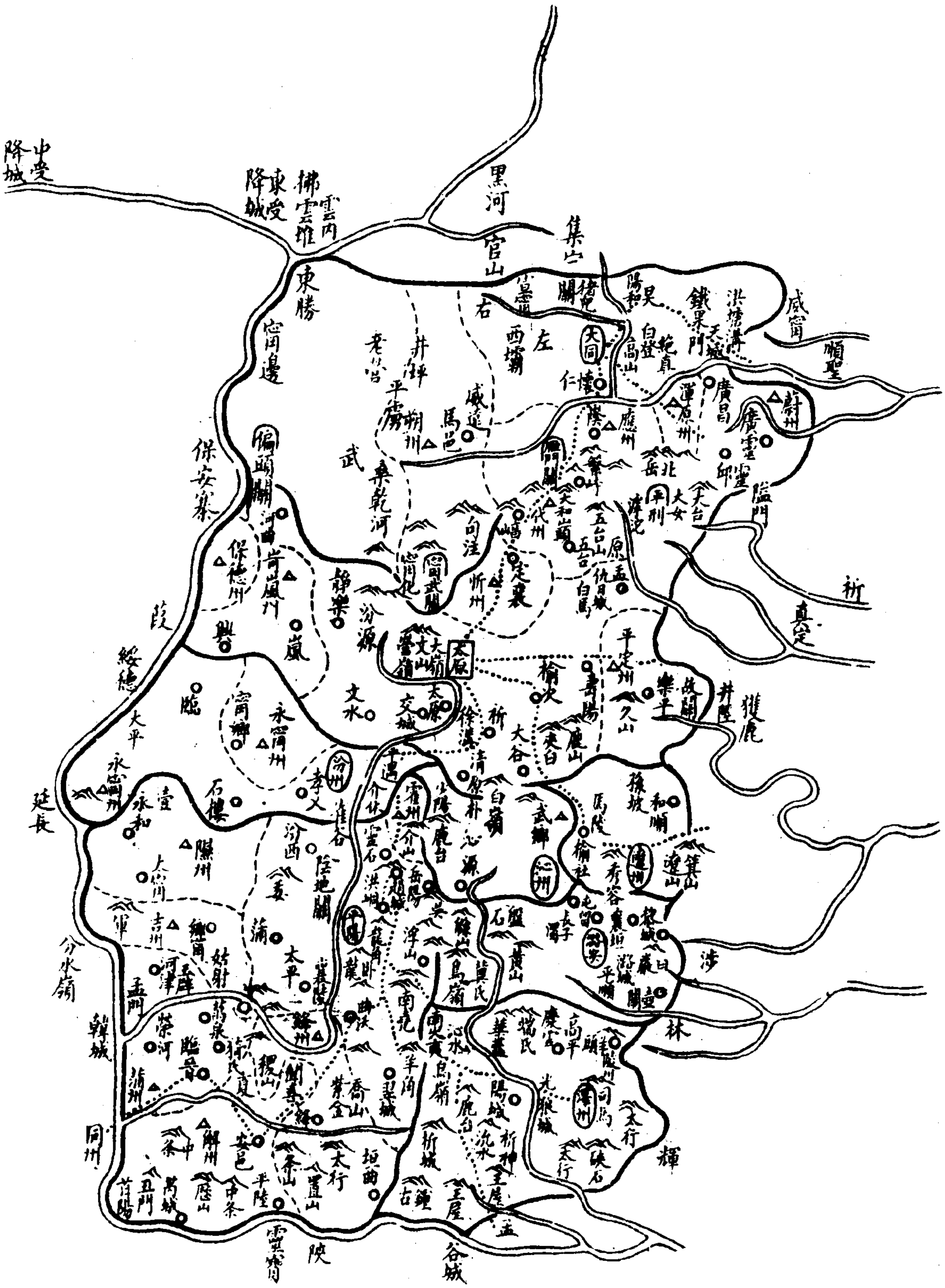

魚谷
金鄉
單
蕭
留城
豐
大里
吳公
虞城
陽山
唯
歸德
丁公
徐州
靈壁
符離
虹
五河
鍾離
定遠
池河
臨淮
新蔡
淮
固始
霍山
九公山
六安州
舒城
分水
六安
廬江
巢湖
無為州
銅陵
南陵
青陽
九華
石埭
太平
黃山
石壁
休甯
昌江
浮梁
婺源
龍尾
樂平
大鏞
開化
彭澤
湖口
東流
建德
鄱陽
都昌
雁山
烏石
北相站
黃梅
羅田
太湖
宿松
望江
皖山
潛山
司空山
石鏡
桐城
投水
皖江
英山
霍邱
壽州
壽縣
鹿邑
太和
潁上
潁州
亳州
山桑
蘄
宿州
臨渙
虹縣
堅下
五河
大關
滁州
全椒
來安
滁陽
和州
含山
巢縣
柘皐
滿硃
巢
裕溪口
蕪湖
繁昌
池州
宣城
涇
旌德
寧國
績溪
徽州
白岳
浙鎮
休寧
祁門
黟
歙
石壁
昌江
浮梁
樂平
婺源
龍尾
大鏞
開化

卷四　二十九

浙江五


宜興
太湖
一洞庭
吳江
江松
青浦
嘉善
平湖
海鹽
桐鄉
德清
武康
石門
烏程
長興
四安
廣德
安吉
南潯
大錢
孝豐
昌化
於潛
臨安新城
餘杭
錢塘
富陽
分水
桐廬
嚴陵
五雲
諸暨
浦陽江
蕭山
紹興
秦望
上虞
餘姚
臨山衛
觀海衛
三江口
曹娥江
浦江
東陽
義烏
金華
蘭溪
嚴州
遂安
壽昌
歙縣
淳安
洋溪
婺源
開化
常山
江山
龍游
衢州
柯山
西安
玉山
廣豐
江郎
仙霞嶺
江郎
須江
永康
武義
湯溪
處州
松陽
宣平
遂昌
松石
龍泉
雲和
三石
青田
括蒼
仙居
黃巖
天柱
臨海
寧海
太平
長浦
松門
楚門
玉環
雁蕩
樂清
瑞安
平陽
鎮倉
南雁蕩
泰順
福鼎
壽寧
政和
松溪
浦城
建陽
崇安
分水關
仙霞
六橫
大小
金塘
舟山
普陀
桃花
岱山
嵊泗
衢山
秀山
大衢山
小衢山
花鳥山
嵊山
枸杞山
青浦
海門
大溪
小溪
三江口
臨山衛
觀海衛
餘姚
上虞
蕭山
紹興
諸暨
浦陽江
浦江
東陽
義烏
金華
蘭溪
嚴州
桐廬
富陽
錢塘
海寧
嘉興
嘉善
平湖
海鹽
桐鄉
德清
武康
石門
烏程
長興
四安
廣德
安吉
南潯
大錢
孝豐
昌化
於潛
臨安新城
餘杭
分水
歙縣
淳安
洋溪
婺源
開化
常山
江山
龍游
衢州
柯山
西安
玉山
廣豐
江郎
仙霞嶺
江郎
須江
永康
武義
湯溪
處州
松陽
宣平
遂昌
松石
龍泉
雲和
三石
青田
括蒼
仙居
黃巖
天柱
臨海
寧海
太平
長浦
松門
楚門
玉環
雁蕩
樂清
瑞安
平陽
鎮倉
南雁蕩
泰順
福鼎
壽寧
政和
松溪
浦城
建陽
崇安
分水關
仙霞
六橫
大小
金塘
舟山
普陀
桃花
岱山
嵊泗
衢山
秀山
大衢山
小衢山
花鳥山
嵊山
枸杞山

山西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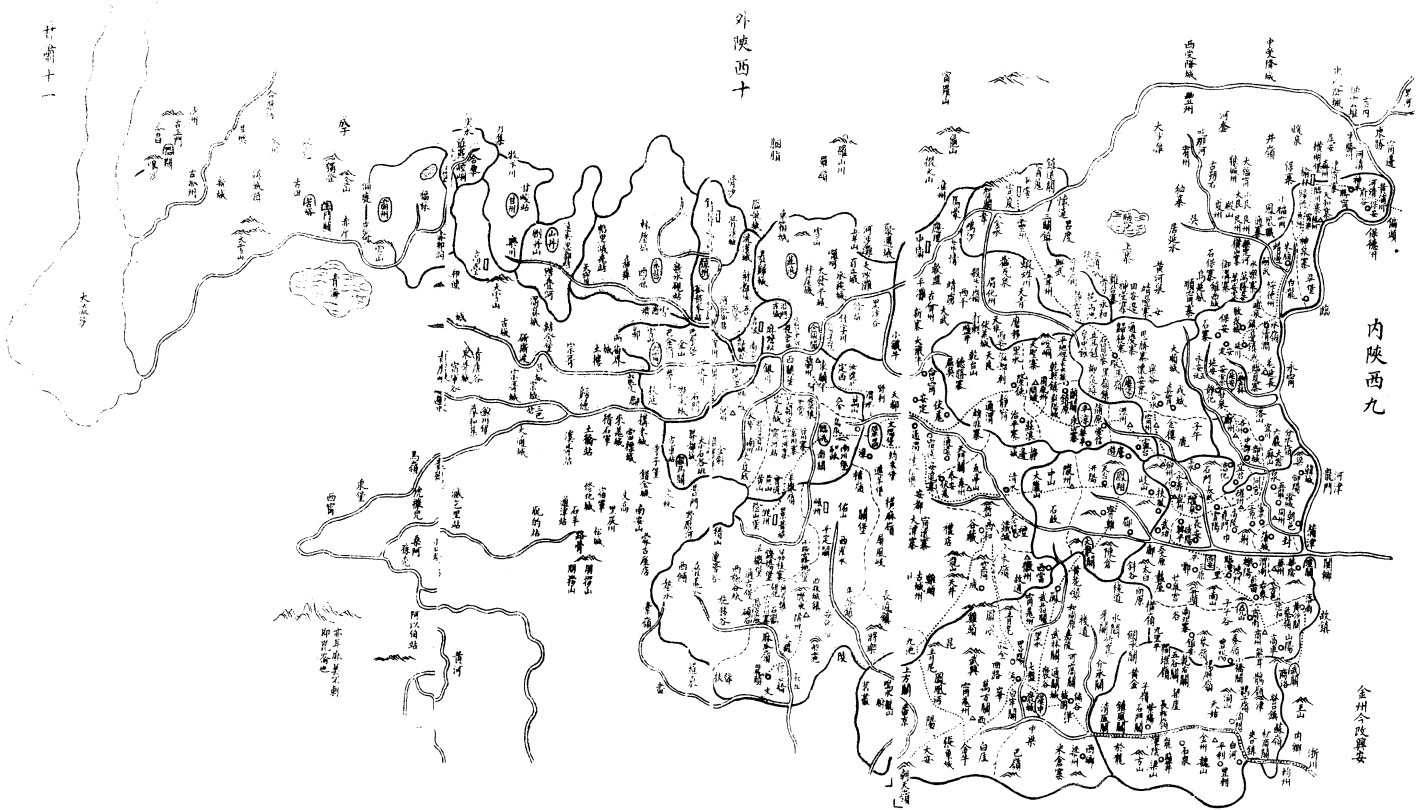
中受降城
東受降城
拂雲堆
雲內
黑河
官山
集寧
東勝
偏頭關
保安寨
大同
懷仁
朔州
馬邑
應州
渾源州
廣昌
廣靈
蔚州
代州
五台山
五台
定襄
忻州
靜樂
汾源
嵐
興
臨
太原
交城
文水
榆次
壽陽
平定州
樂平
故關
井陘
獲鹿
真定
太谷
祁
徐溝
清源
汾州
孝義
介休
平遙
石樓
永和
隰州
大寧
吉州
汾西
霍州
靈石
沁源
沁州
武鄉
遼州
和順
榆社
黎城
長子
屯留
襄垣
潞城
平順
涉
林
澤州
高平
陽城
沁水
翼城
曲沃
絳州
稷山
河津
太平
臨汾
洪洞
浮山
鄉寧
解州
安邑
平陸
中條
太行
王屋
垣曲
孟
陝
同州
韓城
延長
綏德
葭
臨晉
猗氏
輝

卷四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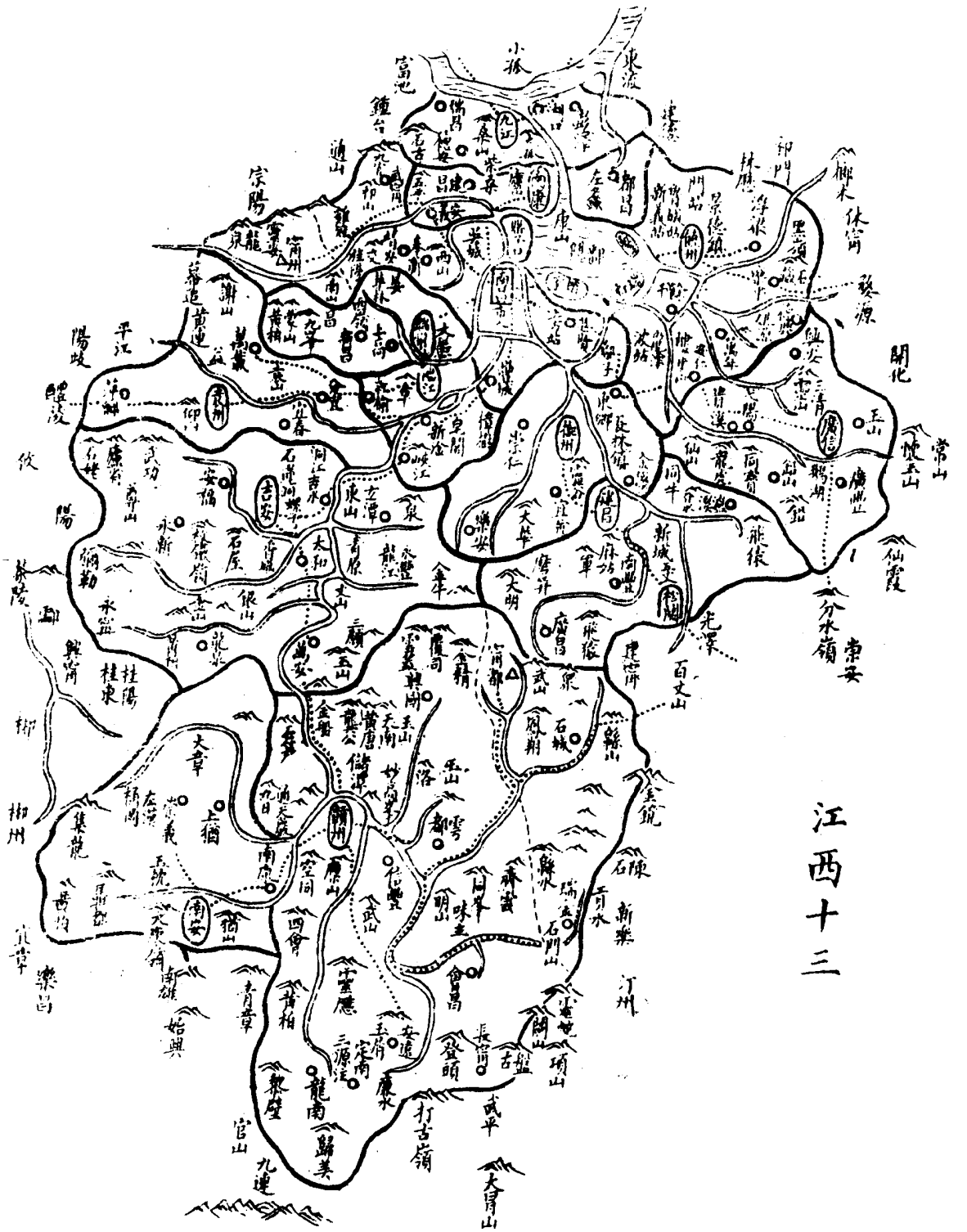
山東七

山海關
榆關
桃花
直沽口
青泥洼
馬石
東島
鐵山洋
烏嘴島
大謝龍山
沙門
旅順口
金州
復州
利津
小清河
大清河
龜山
三山
右鎮
青州
萊州
即墨
膠州
平度
高密
諸城
日照
莒州
沂州
蒲臺
曲長
靈山
田橫島
過沙
徐福島
寧津
雲路
文登
大洞
成山
不夜城
靖海
成海
大乳山
小乳山
福山
蓬萊鎮
萊陽
昌陽
昌邑
濰
臨朐
沂水
羽
郯城
即墨
平度
膠州
小勞
大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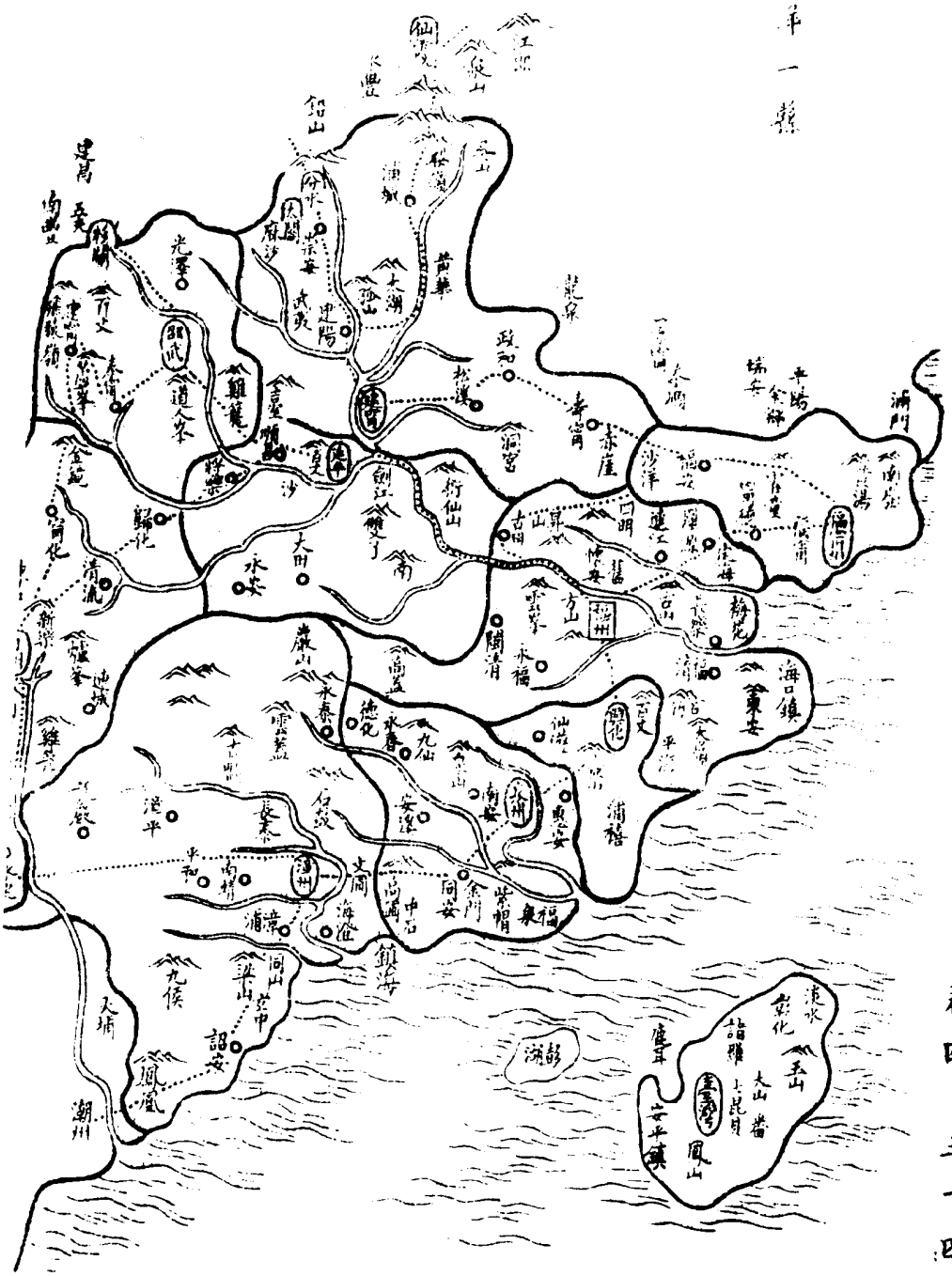
濟南陵縣查究未的舊圖難憑姑闕


外陝西十
內陝西九
金州今改興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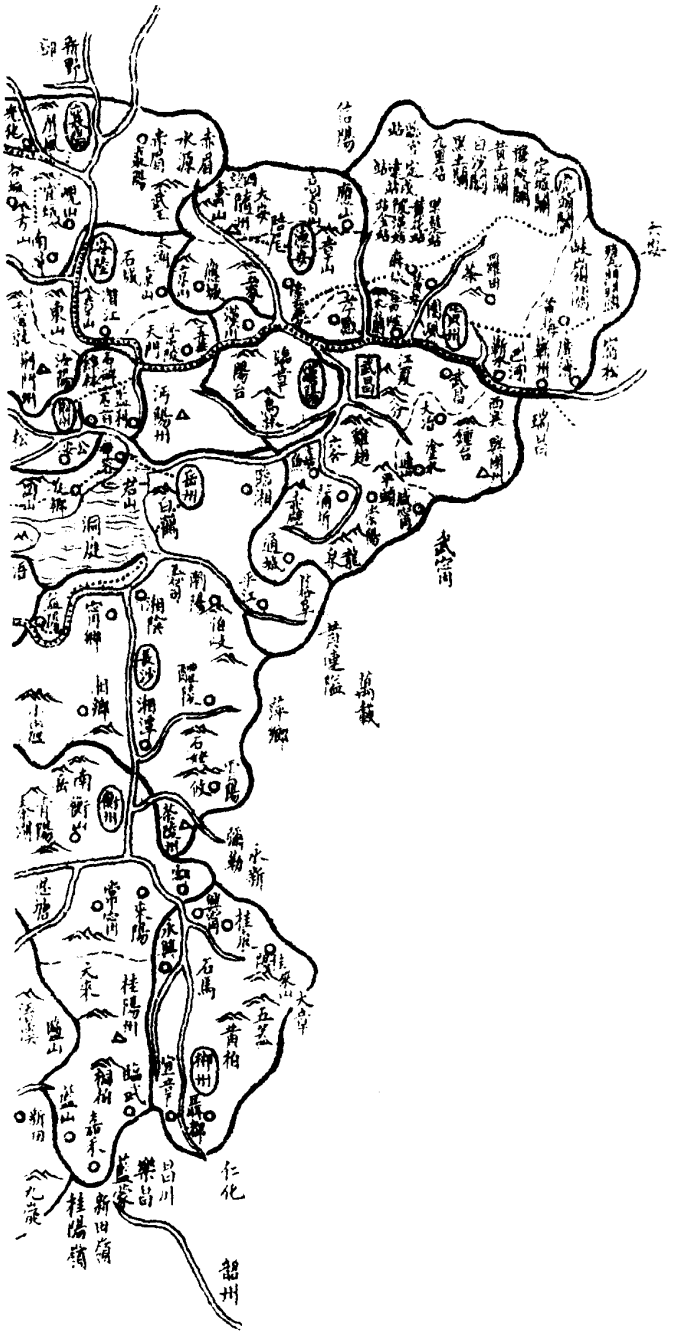
河南十二


江西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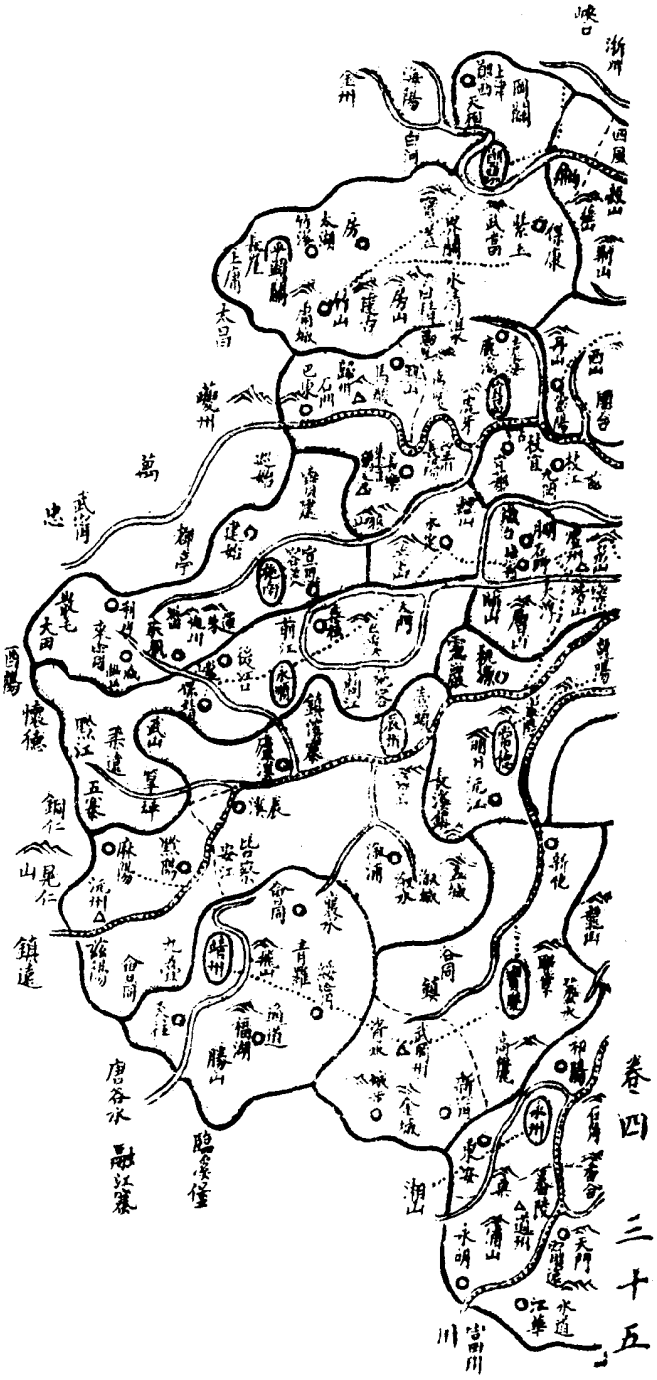
福建十四 關南第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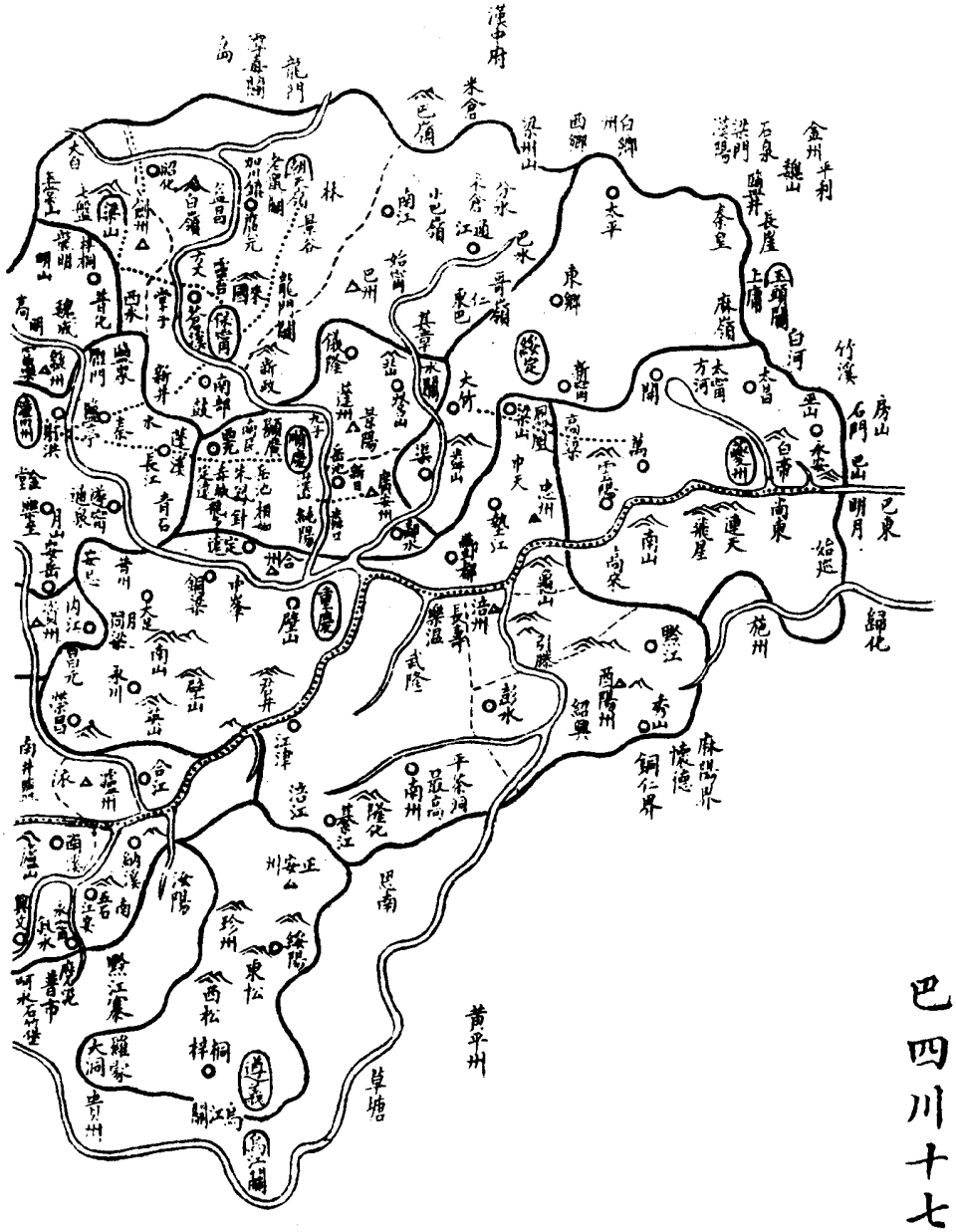


卷四 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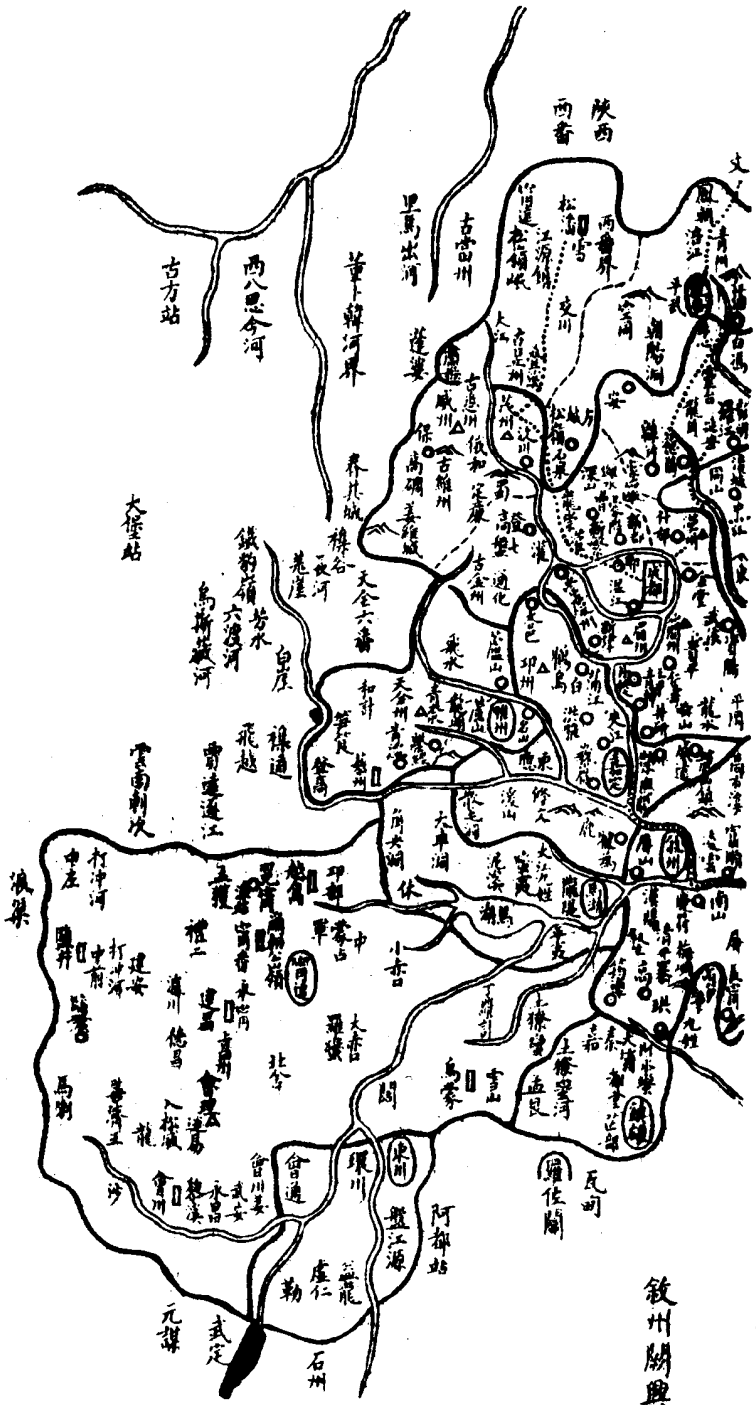


吳湖廣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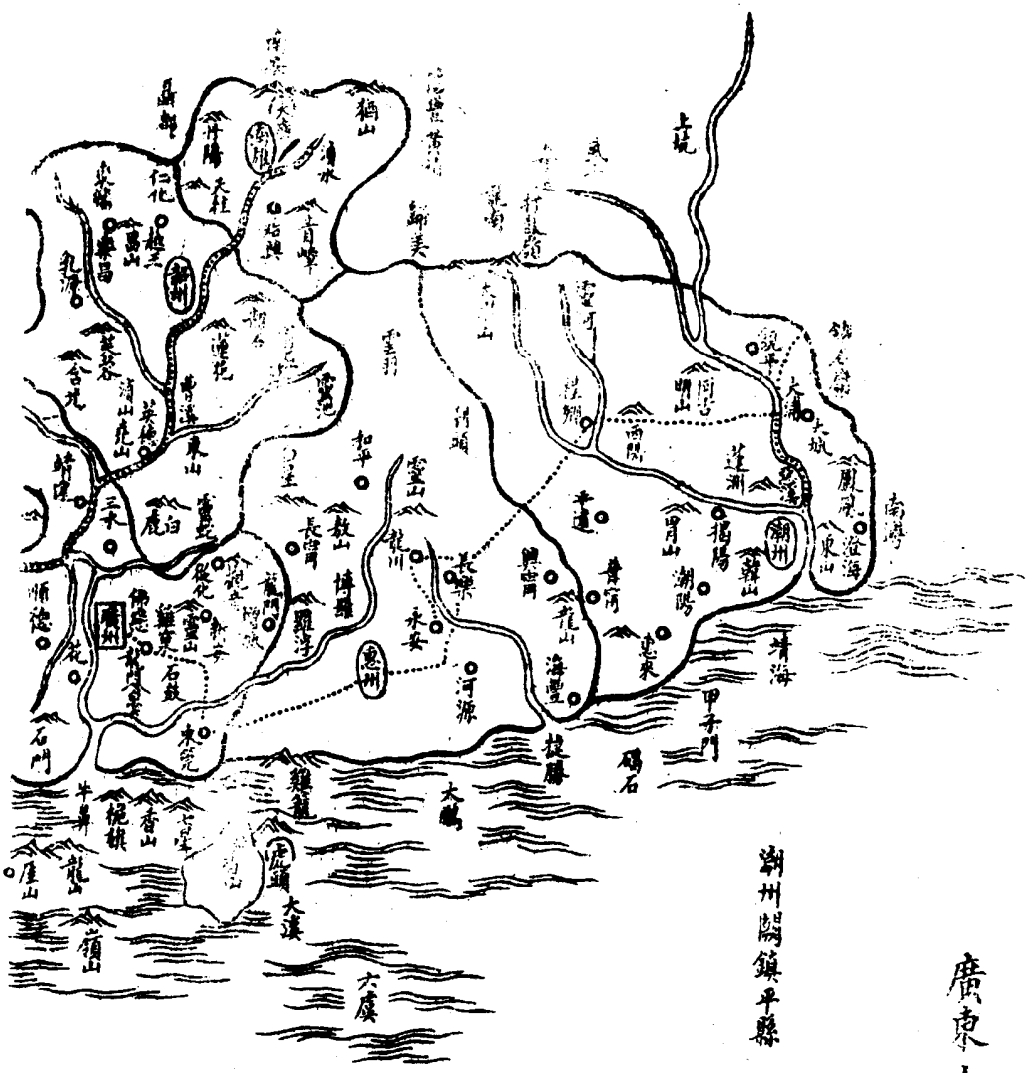


巴四川十七



卷四　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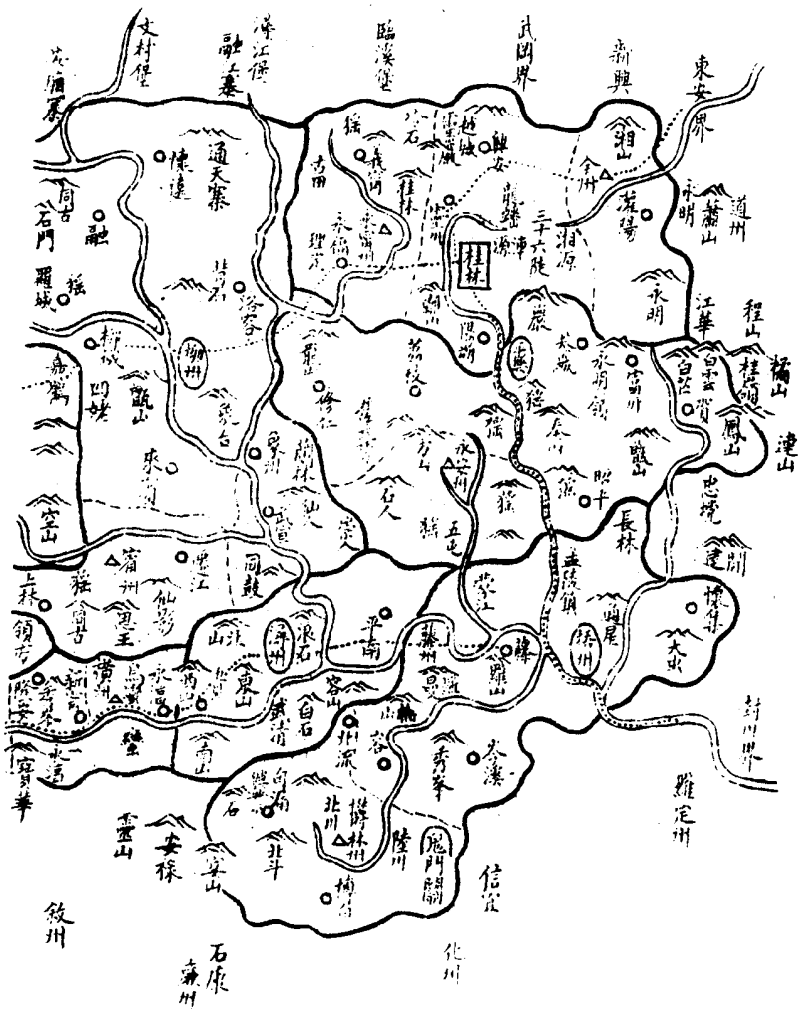
敘州關興文隆昌二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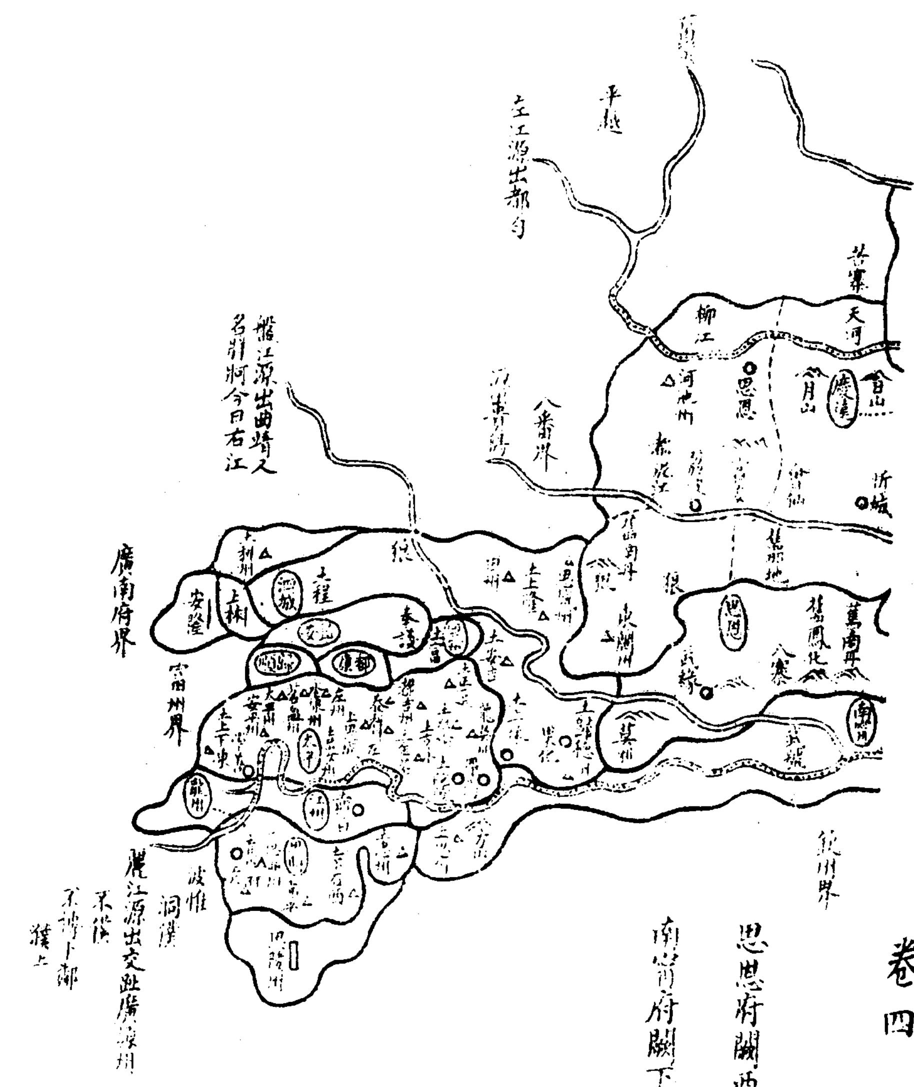
廣東十九

海南二十

廣西二十一


桂林
興安
全州
永明
道州
灌陽
陽朔
臨桂
永福
義寧
古田
融縣
融江
融江縣
通天寨
陳逵
柳州
馬平
柳城
四姓
羅城
石門
古亭
懷遠
鎮
三江
林溪
洛容
宜山
慶遠
南丹
天河
思恩
賓州
上林
領方
橫山
新寧
武緣
賓山
賓州
永淳
橫州
永定
永寧
寧明
上思
思陵
欽州
靈山
安遠
石康
廉州
北流
陸川
博白
興業
北流縣
容縣
陸州
鬱林州
鬱林
平南
桂平
貴縣
潯州
潯江
潯州府
藤縣
蒼梧
梧州
梧州府
蒙山
永安州
荔浦
修仁
荔浦縣
平樂
平樂府
恭城
富川
賀縣
賀州
昭平
昭平縣
永福縣
義寧縣
全州
興安縣
灌陽縣
陽朔縣
臨桂縣
古田
理定
永福
義寧
融縣
融江
融江縣
通天寨
陳逵
柳州
馬平
柳城
四姓
羅城
石門
古亭
懷遠
鎮
三江
林溪
洛容
宜山
慶遠
南丹
天河
思恩
賓州
上林
領方
橫山
新寧
武緣
賓山
賓州
永淳
橫州
永定
永寧
寧明
上思
思陵
欽州
靈山
安遠
石康
廉州
北流
陸川
博白
興業
北流縣
容縣
陸州
鬱林州
鬱林
平南
桂平
貴縣
潯州
潯江
潯州府
藤縣
蒼梧
梧州
梧州府
蒙山
永安州
荔浦
修仁
荔浦縣
平樂
平樂府
恭城
富川
賀縣
賀州
昭平
昭平縣
永福縣
義寧縣
全州
興安縣
灌陽縣
陽朔縣
臨桂縣
古田
理定
永福
義寧
融縣
融江
融江縣
通天寨
陳逵
柳州
馬平
柳城
四姓
羅城
石門
古亭
懷遠
鎮
三江
林溪
洛容
宜山
慶遠
南丹
天河
思恩
賓州
上林
領方
橫山
新寧
武緣
賓山
賓州
永淳
橫州
永定
永寧
寧明
上思
思陵
欽州
靈山
安遠
石康
廉州
北流
陸川
博白
興業
北流縣
容縣
陸州
鬱林州
鬱林
平南
桂平
貴縣
潯州
潯江
潯州府
藤縣
蒼梧
梧州
梧州府
蒙山
永安州
荔浦
修仁
荔浦縣
平樂
平樂府
恭城
富川
賀縣
賀州
昭平
昭平縣
永福縣
義寧縣
全州
興安縣
灌陽縣
陽朔縣
臨桂縣
古田
理定
永福
義寧
融縣
融江
融江縣
通天寨
陳逵
柳州
馬平
柳城
四姓
羅城
石門
古亭
懷遠
鎮
三江
林溪
洛容
宜山
慶遠
南丹
天河
思恩
賓州
上林
領方
橫山
新寧
武緣
賓山
賓州
永淳
橫州
永定
永寧
寧明
上思
思陵
欽州
靈山
安遠
石康
廉州
北流
陸川
博白
興業
北流縣
容縣
陸州
鬱林州
鬱林
平南
桂平
貴縣
潯州
潯江
潯州府
藤縣
蒼梧
梧州
梧州府
蒙山
永安州
荔浦
修仁
荔浦縣
平樂
平樂府
恭城
富川
賀縣
賀州
昭平
昭平縣
永福縣
義寧縣
全州
興安縣
灌陽縣
陽朔縣
臨桂縣

右江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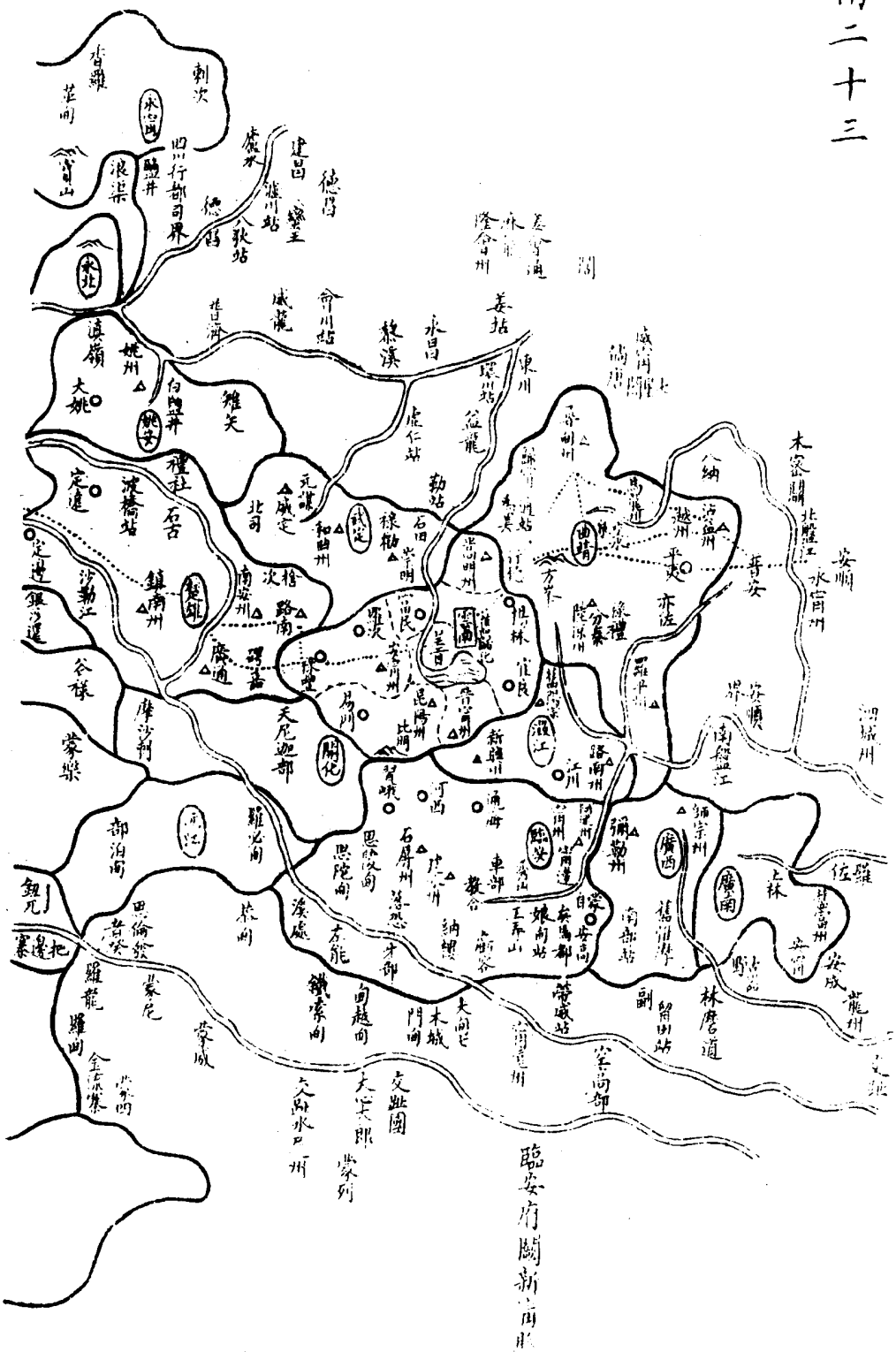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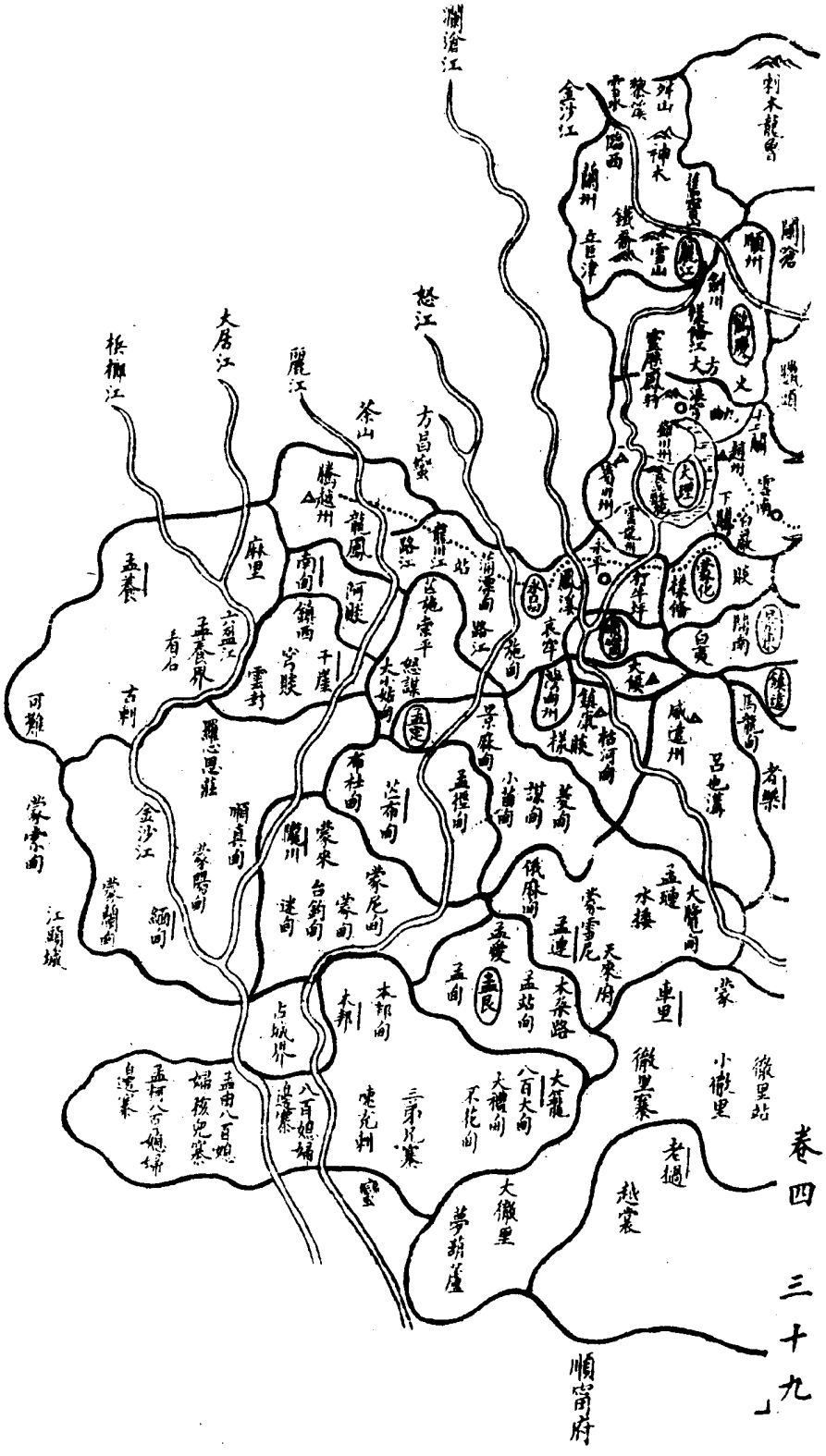
卷四　三十八

思恩府關西隆州西林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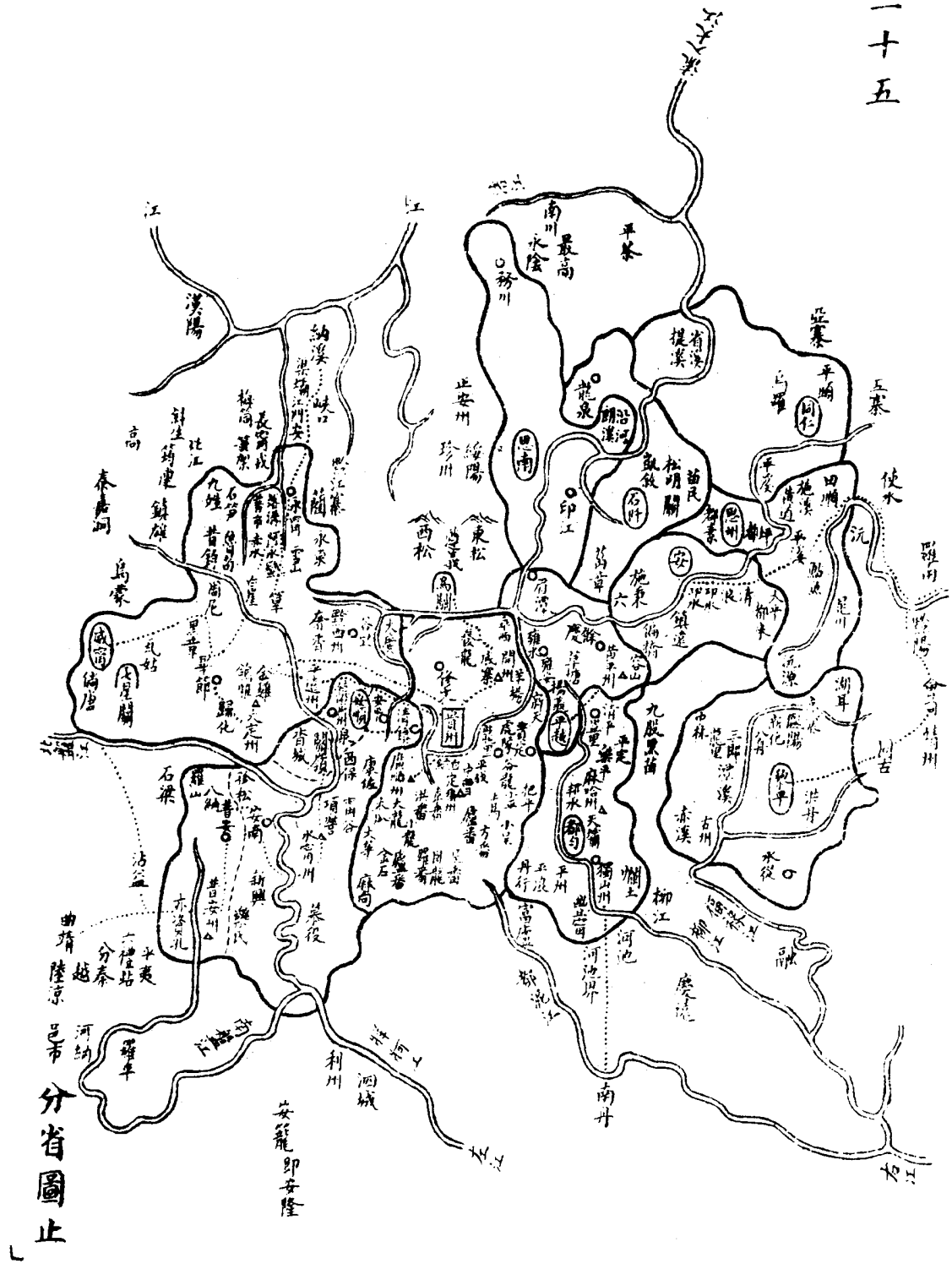
南寧府關下雷州

雲南二十三


永北
麗江
鶴慶
劍川
浪渠
德昌
建昌
會理
姚州
大姚
雲南
楚雄
定遠
廣通
南安州
鎮南州
蒙樂
部泊甸
羅必甸
鎮雄州
烏撒
烏蒙
東川
尋甸
羅平州
羅平
曲靖
平夷
亦資
霑益
越州
羅雄州
羅佐
上林
廣南
廣西
安南
安成
龍州
臨安府闕新
開化
元謀
和曲州
武定
勸
祿勸
石旦
羅次
楚雄
沙勒江
金沙江
瀘江
瀘州
納溪
永寧
敘州
慶遠
思陀甸
鐵索甸
大人國
交趾國
大宋
蒙兀
蒙古
蒙兀
蒙古
蒙兀
蒙古
蒙兀
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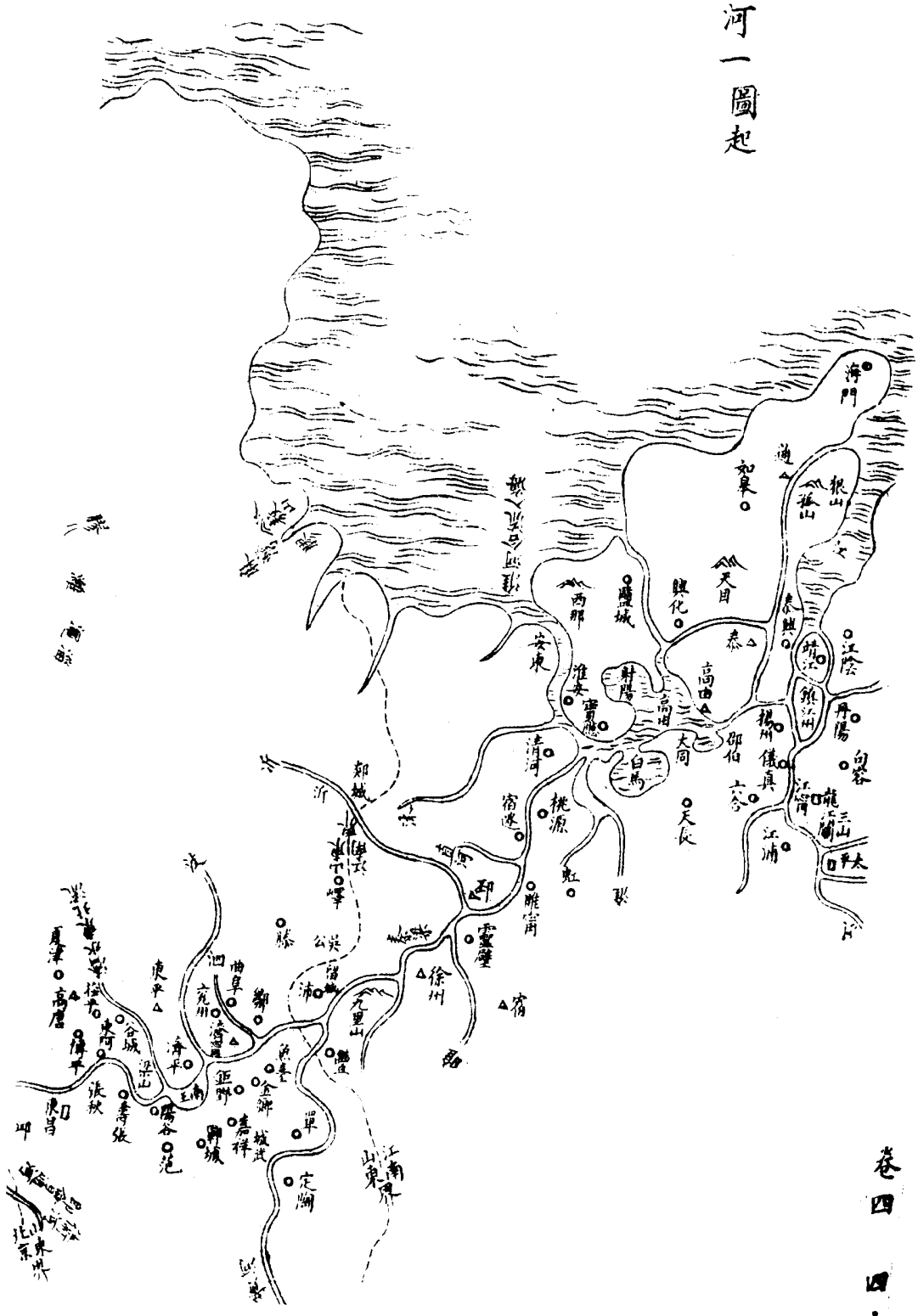

瀾滄江
怒江
大居江
麗江
茶山
方吕寨
麻里
孟養
可難
蒙索甸
江頭城
金沙江
緬甸
順寧府
蒙化
鎮遠
者樂
呂也渾
徼里站
小徼里
老撾
趙家
大徼里
夢翁屋
車里
蒙
孟連
孟定
孟艮
孟猛
孟璉
大猛甸
水擺
蒙雷尼
天來府
大龍
八百大甸
大禮甸
孔化甸
三弟兄寨
本邦甸
木邦
占城界
八百媳婦
孟甸八百媳婦
孟柯八百媳婦
自遠寨
卷四 三十九

貴州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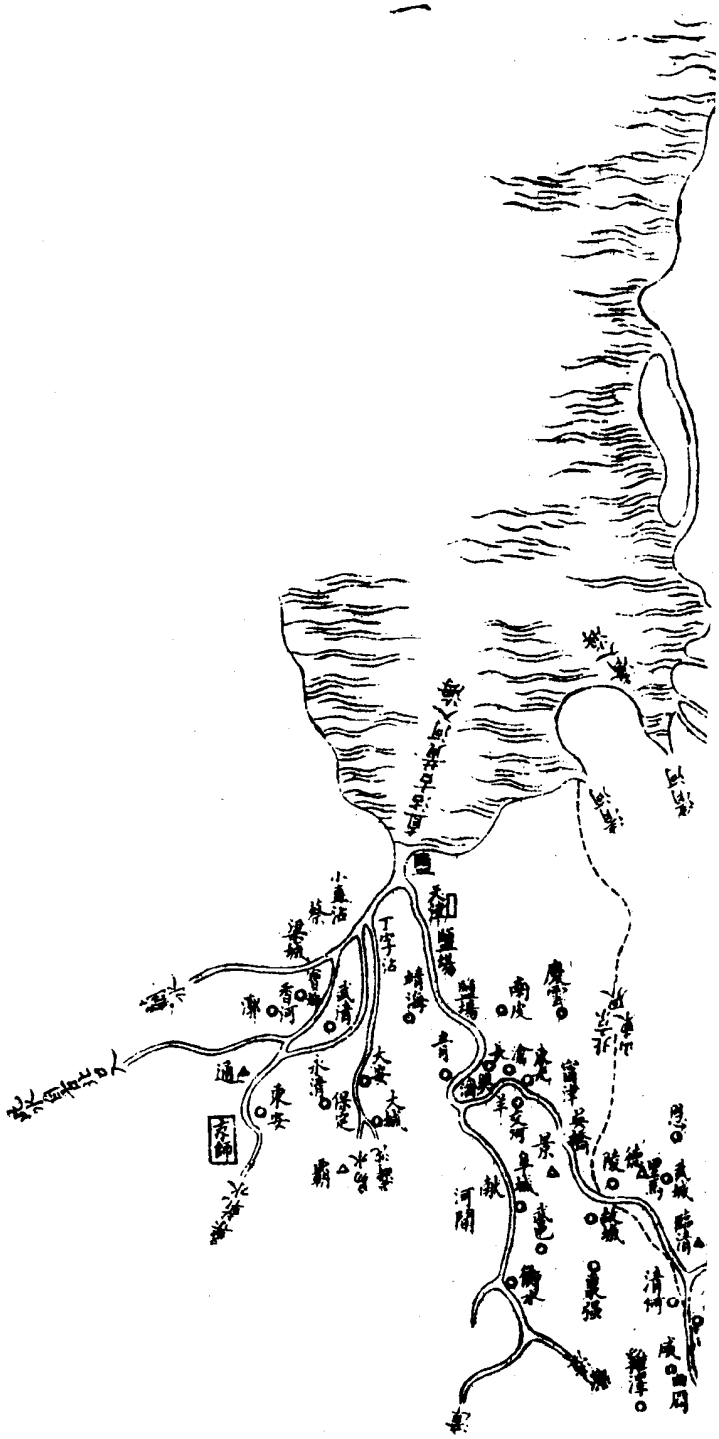


原书缺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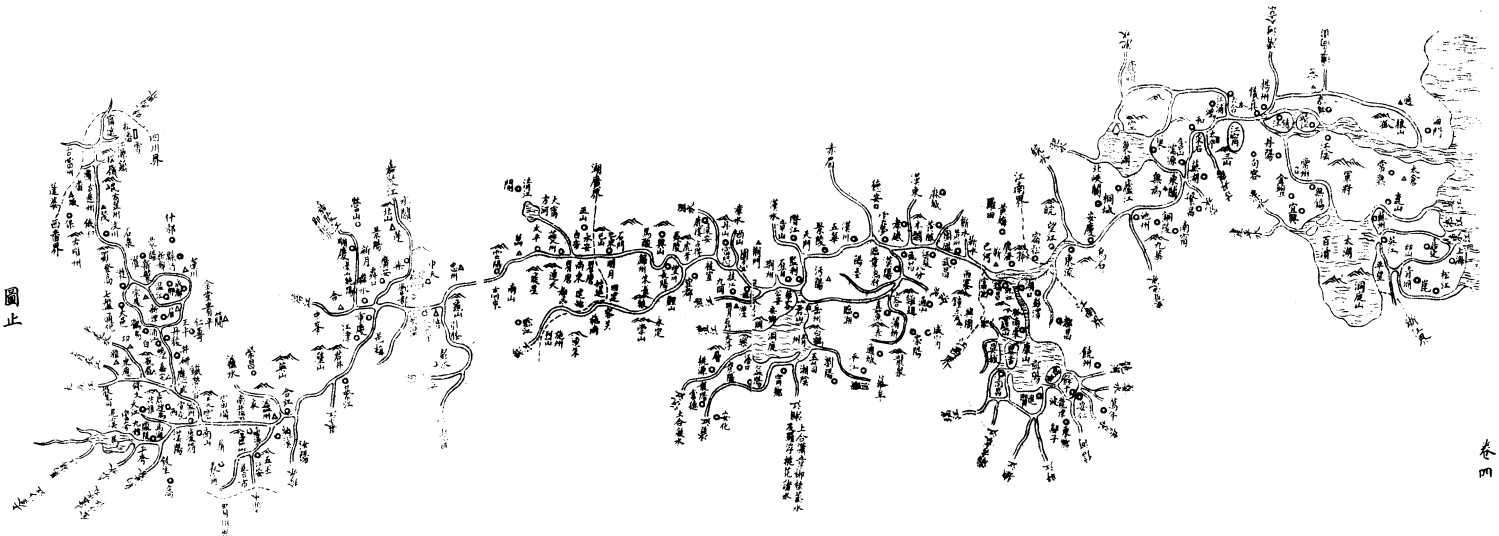
原书缺页


海門
通
狼山
福山
如皋
天目
西那
臨城
興化
泰興
靖江
江陰
丹陽
白茅
安東
淮安
寶應
射陽
高田
高田
邵伯
大同
揚州
儀真
六合
江浦
龍江關
三山
太平
天長
清河
桃源
宿遷
虹
睢寧
邳
郯城
沂
滕
公
沛
徐州
靈璧
宿
豐
高唐
東平
曲阜
濟寧
鄒
泗
元里山
金鄉
城武
嘉祥
鉅野
南旺
壽平
谷城
梁山
東河
濮
單
定陶
江南
山東
河南
北直
東昌
張秋
壽張
陽谷
范
卷四 四十二

運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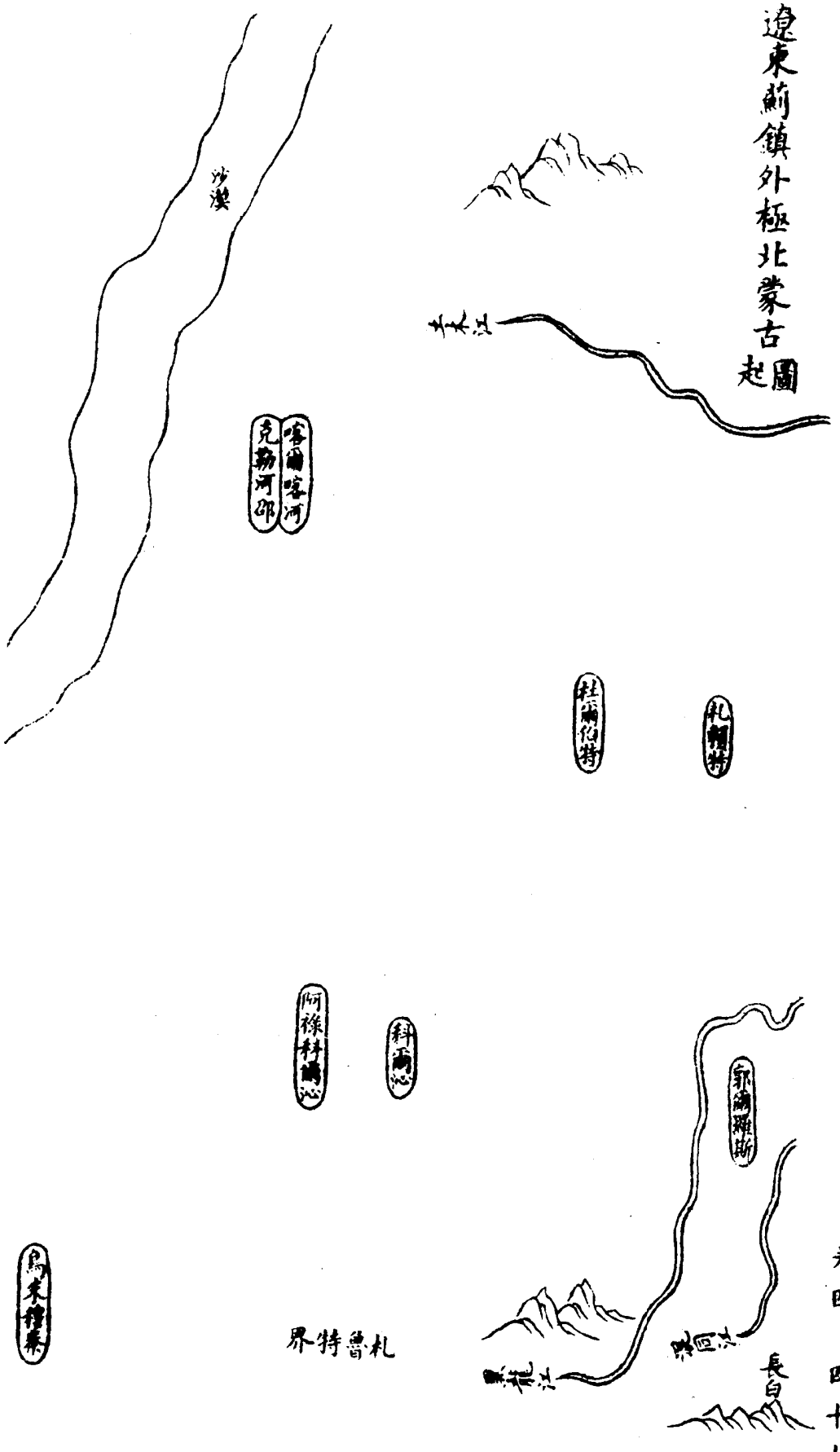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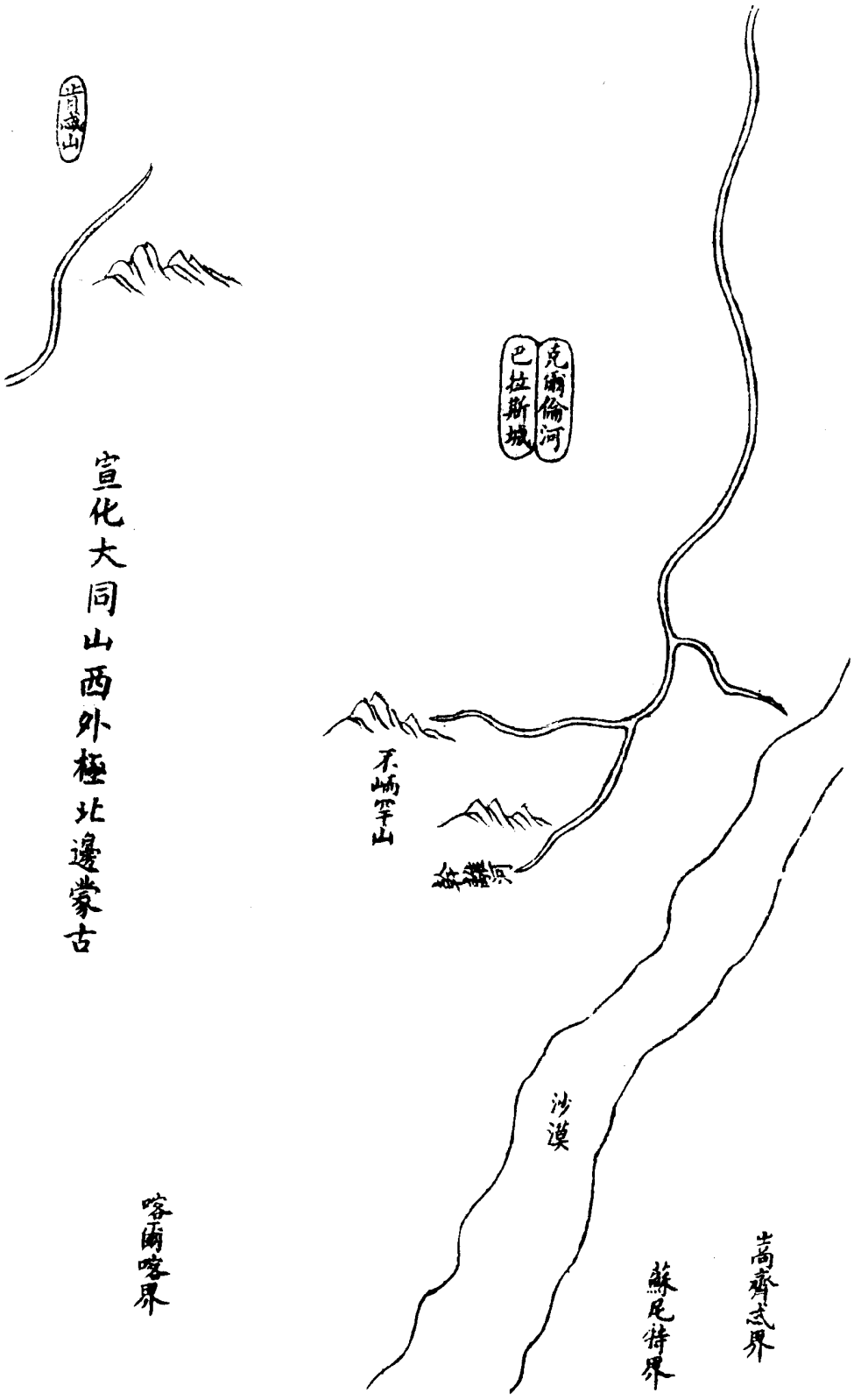
圖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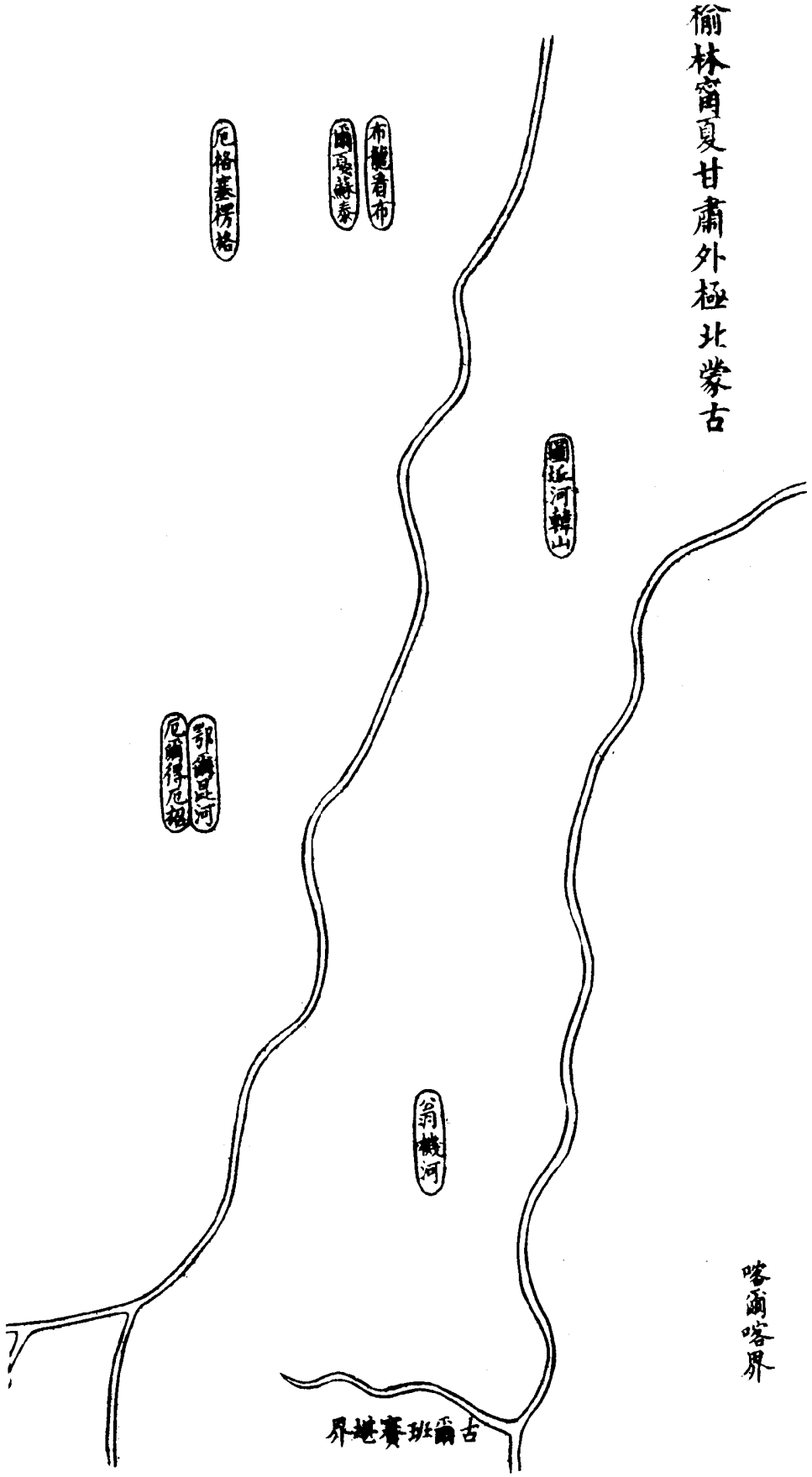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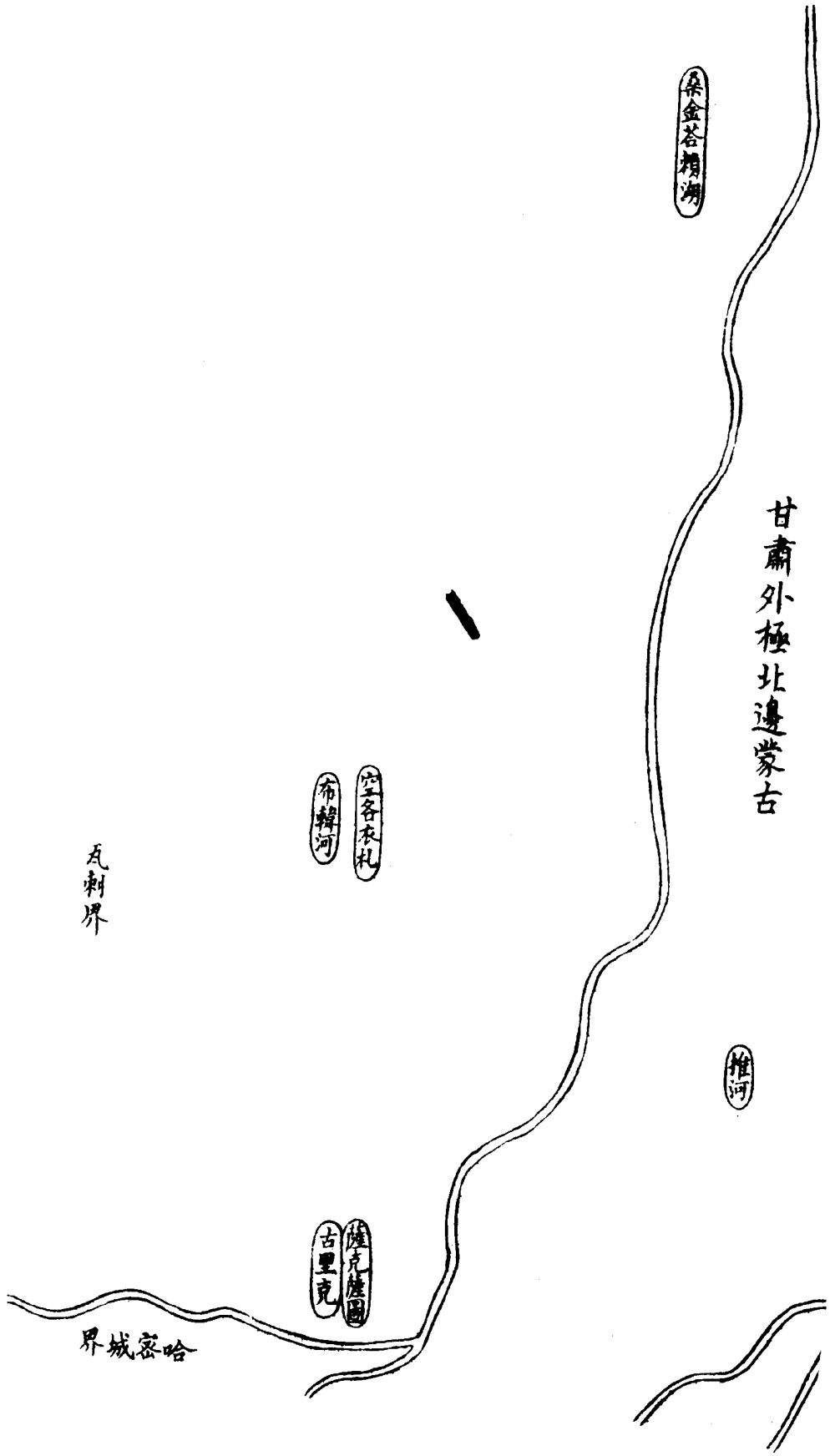

遼東薊鎮外極北蒙古圖起
沙漠
喀爾喀河
克勒河邨
杜爾伯特
札賚特
阿祿科爾沁
科爾沁
郭爾羅斯
烏朱穆秦
札魯特界
長白



宣化大同山西外極北邊蒙古



卷四　四十八


桑金苔湖
甘肅外極北邊蒙古
布韓河
瓦剌界
推河
古里克
哈密城界

甘肅外極西北地外譯

天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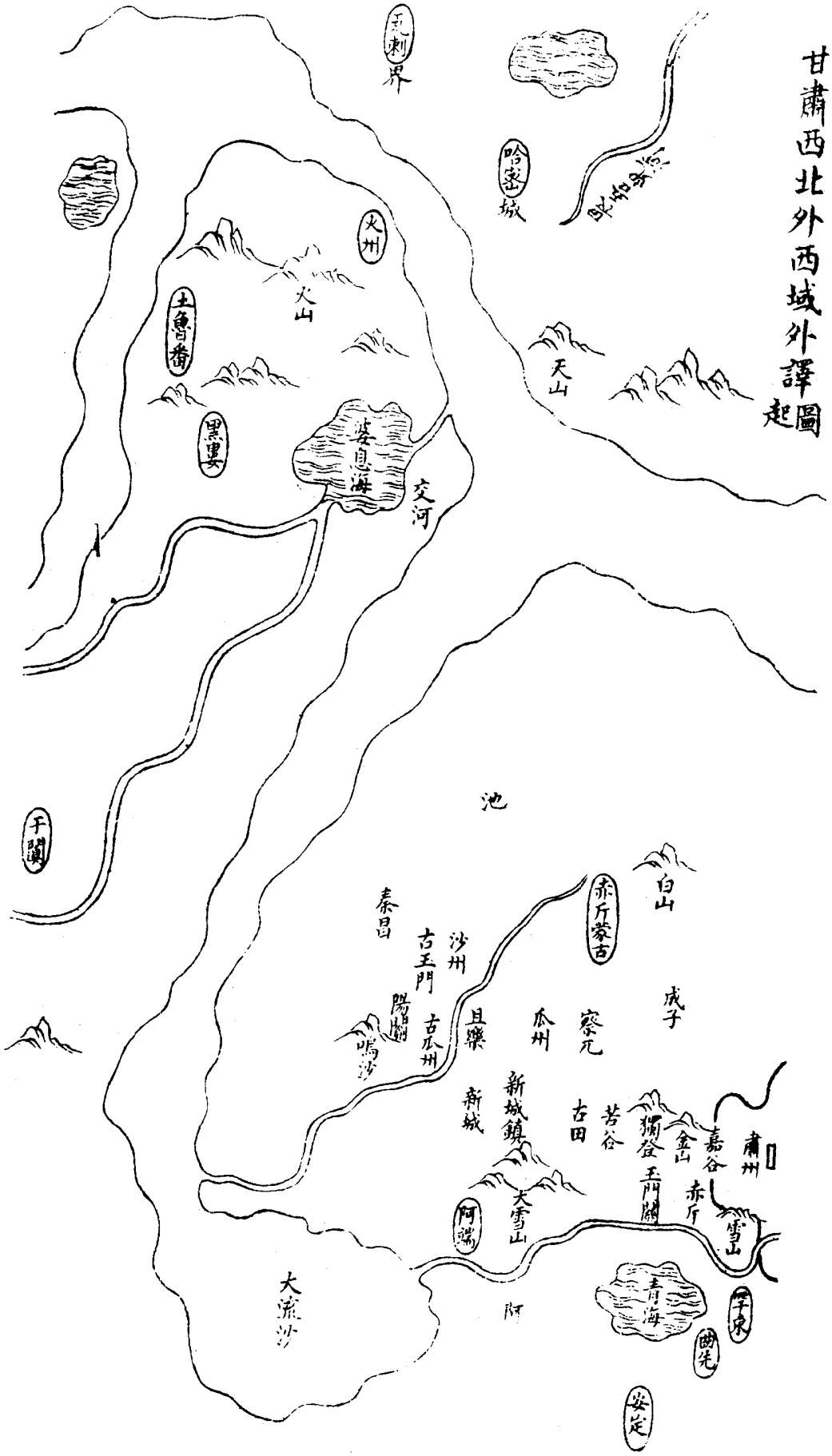
默德那 即回紇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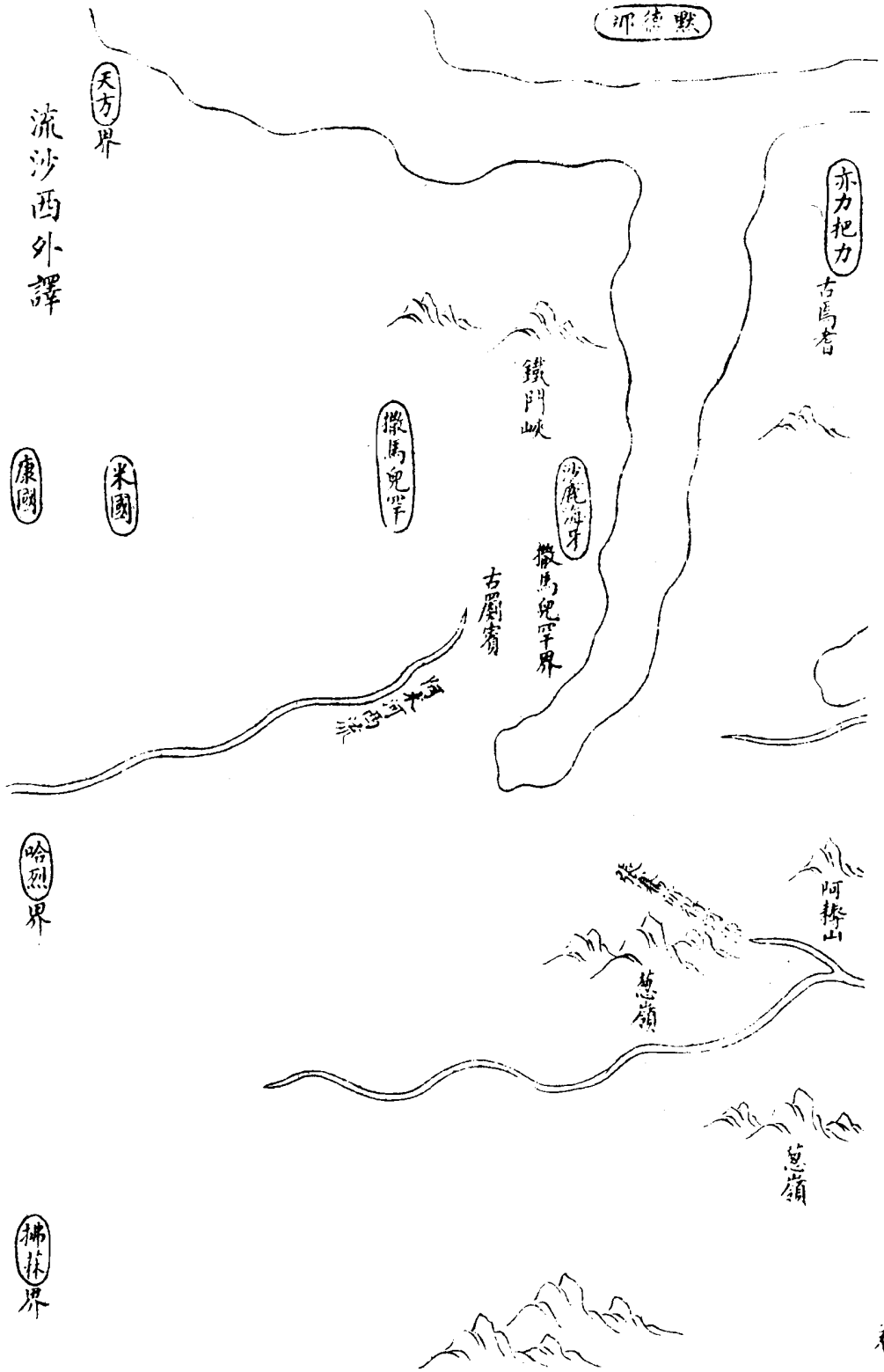
瓦剌

圖止

亦力把力界

火州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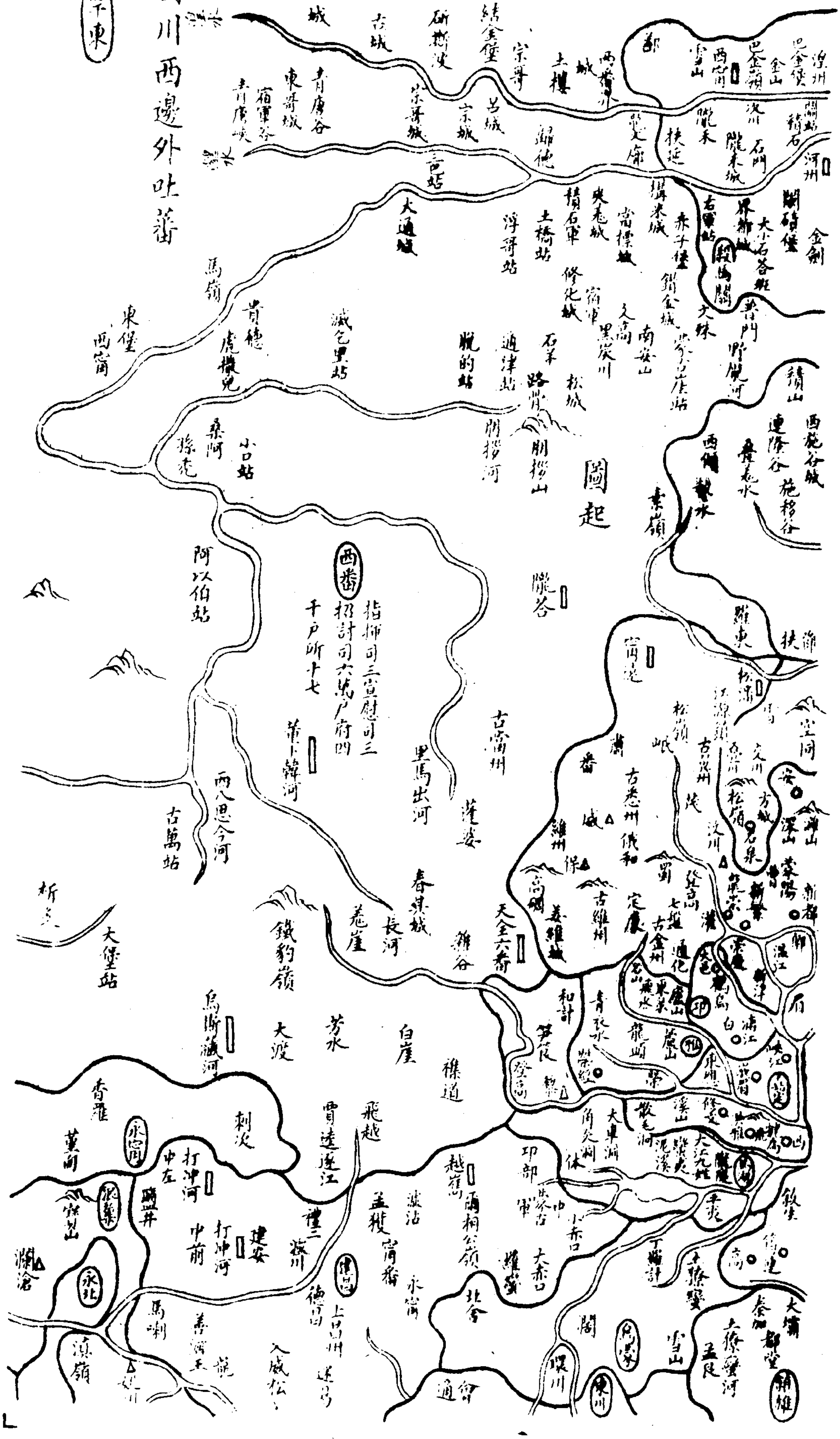

甘肅西北外西域外譯圖起
哈密城
火州
火山
土魯番
黑水
天山
交河
池
白山
赤斤蒙古
成子
察兀
瓜州
苦谷
古田
新城鎮
大雪山
阿端
沙州
古玉門
古瓜州
陽關
鳴沙
且彌
敦煌
秦昌
肅州
嘉谷
金山
赤斤
獨登
玉門關
雪山
青海
安定
大流沙


默德邪
天方界
流沙西外譯
赤力把力
古馬者
鐵門峽
撒馬兒罕
沙鹿海牙
撒馬兒罕界
古爾寧
康國
米國
哈烈界
阿勢山
葱嶺
葱嶺
拂菻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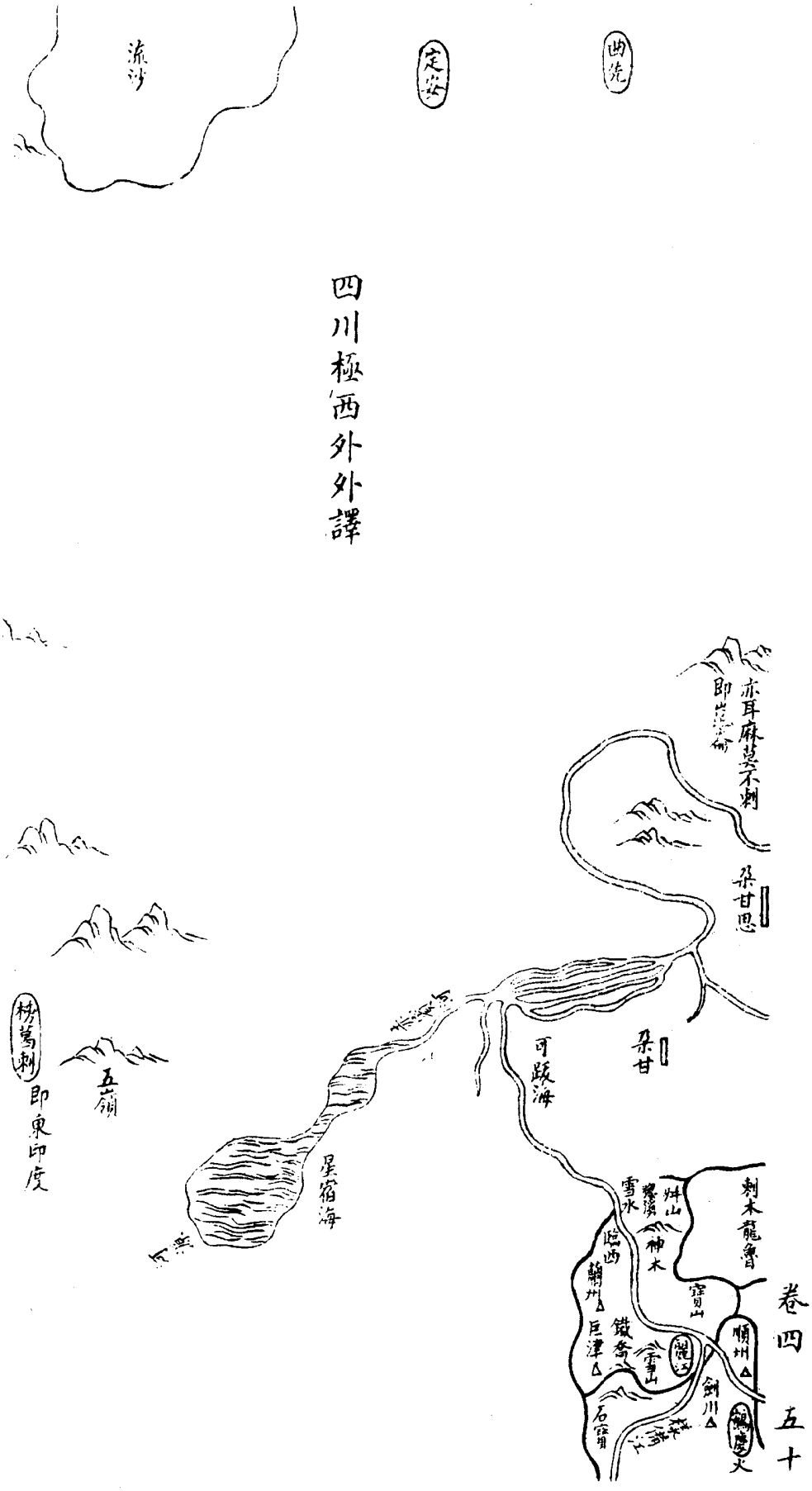
卷四　五十

圖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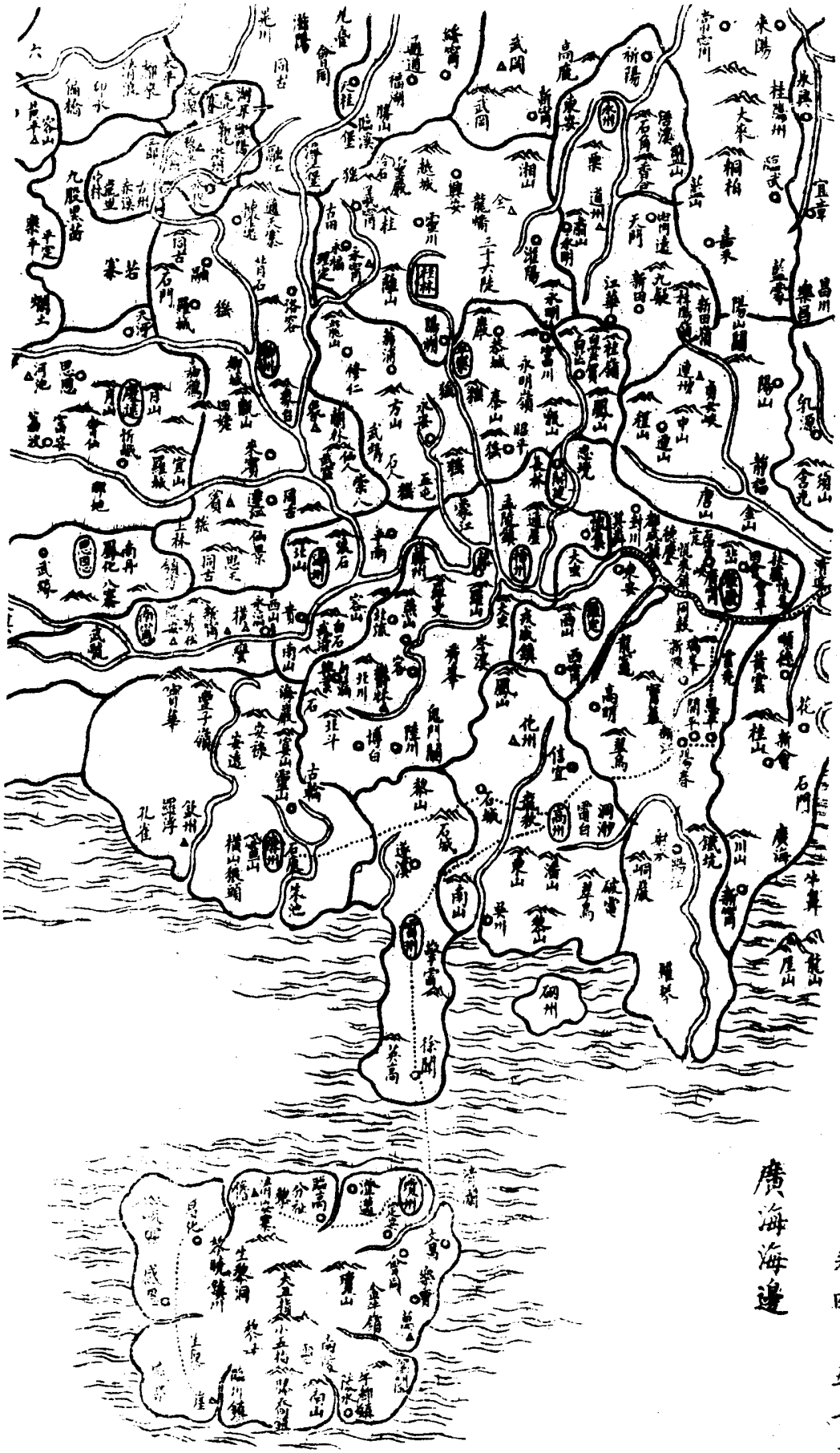
四川西邊外吐蕃



西番
指揮司三宣慰司三
招討司六萬戶府四
千戶所十七
國起
朋撥山
朋撥河
古當州
黑馬出河
鐵豹嶺
大渡
白崖
飛越
大通城
土橋站
浮哥站
土樓
東堡
西嶺
馬嶺
貴德
虎攤兒
阿以伯站
古萬站
大堡站
烏斯藏河
香羅
刺次
打沖河
建安
中前
金劍
關碉堡
疊溪
松潘
雪山
茂州
威州
汶川
灌縣
成都
雅州
嘉定
黎州
天全六番
蘆山
瀘沽
越巂
會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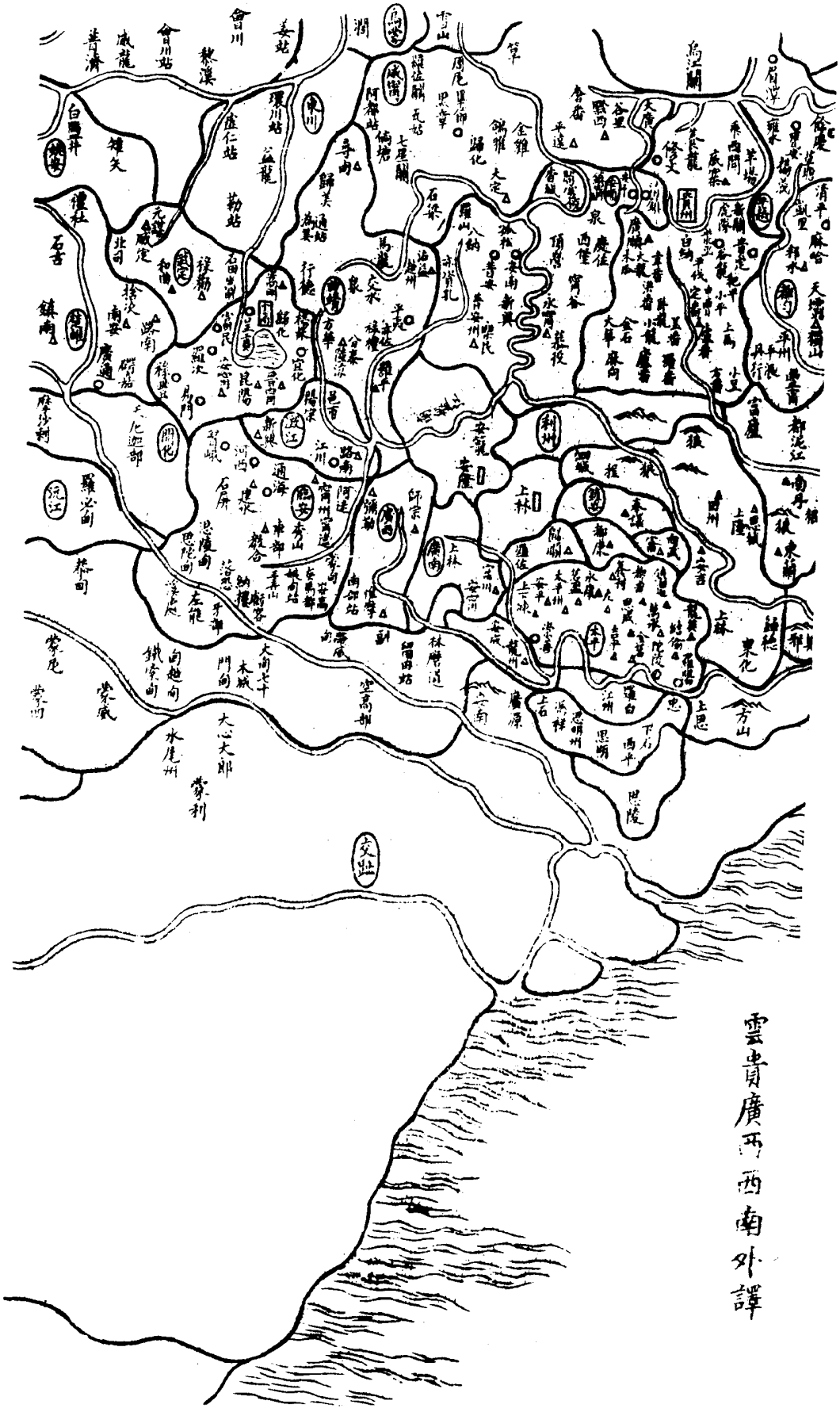

流沙
定安
曲先
四川極西外外譯
赤耳麻莫不剌
即
朵甘思
朵甘
可踈海
楞莫剌
即東印度
五嶺
星宿海
無
剌木龍會
牀山
雪水
神木
鐵索
巴津
順州
劍川
卷四 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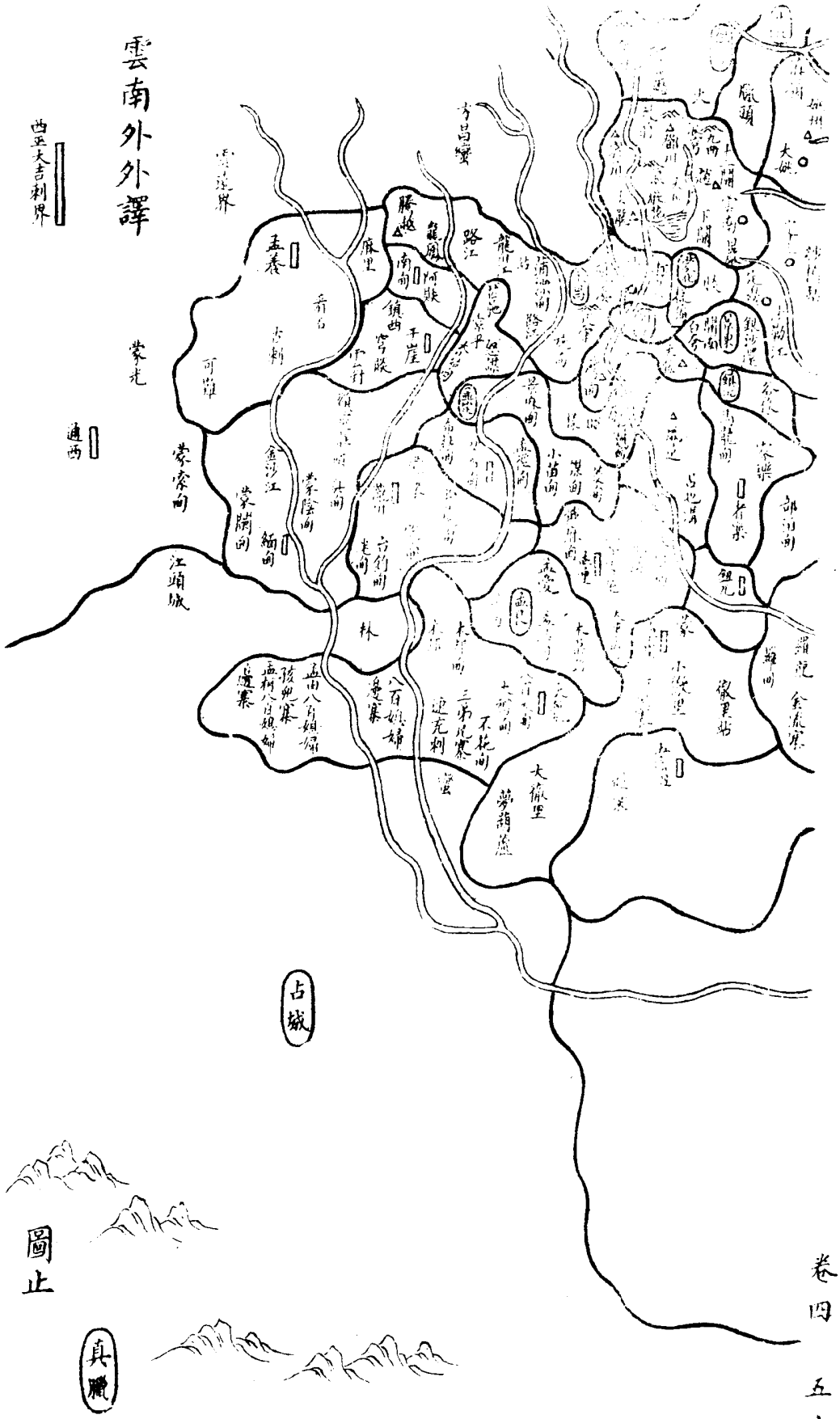
北印度
閩海海濱圖起
沼納撲卑
即中印度古天竺佛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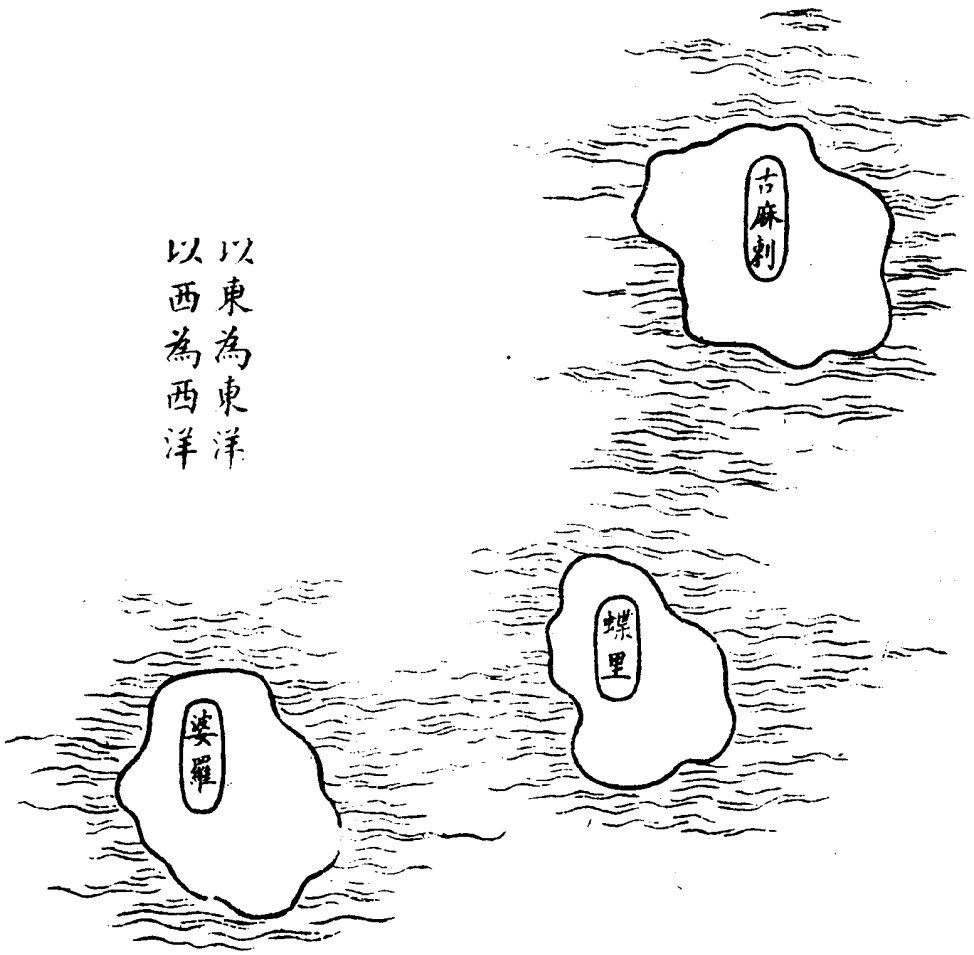
廣海海邊

卷四　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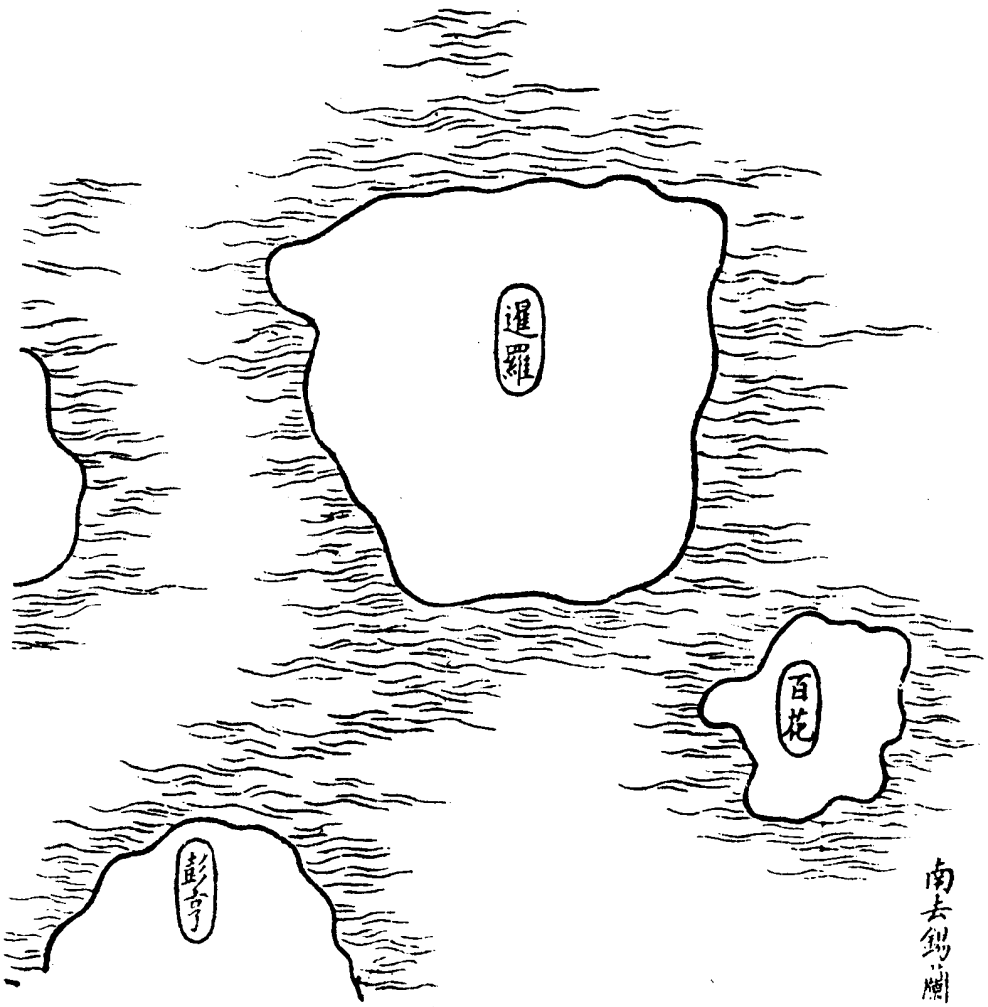

雲貴廣西西南外諱


雲南外外譯
圖止
卷四
五十三
占城
真臘

閩海海外南外譯圖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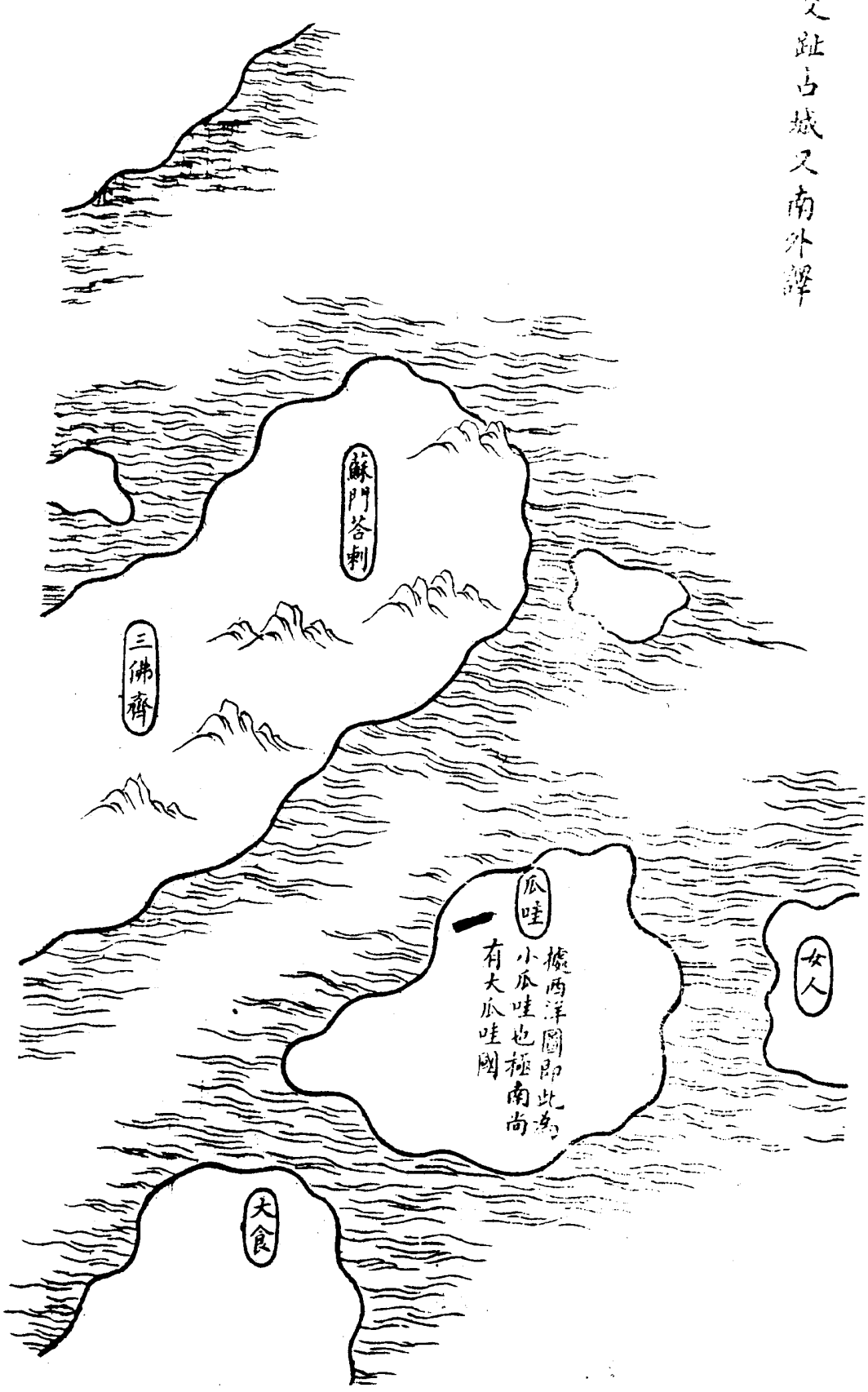


廣海海南外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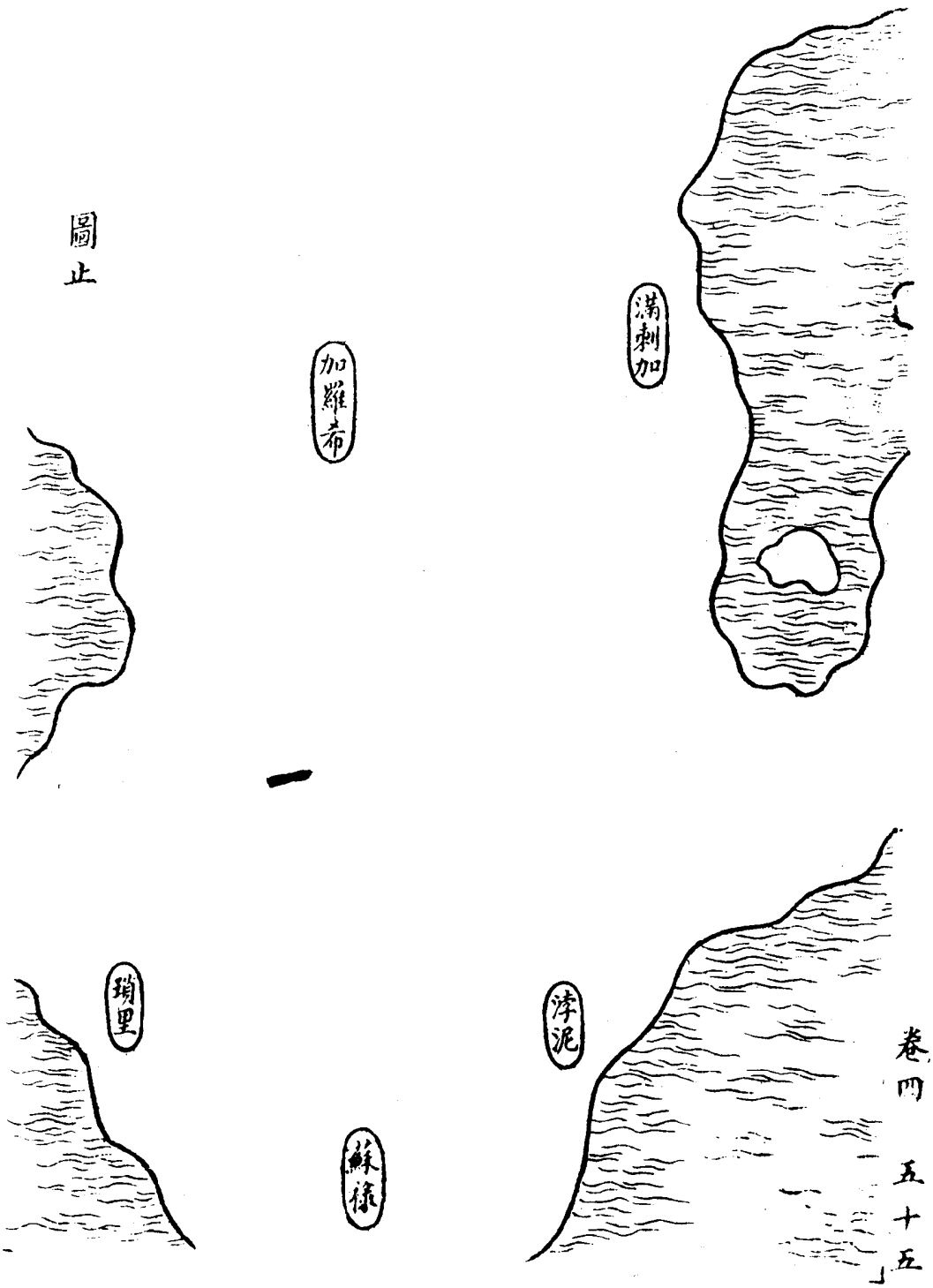


南去錫蘭

卷四　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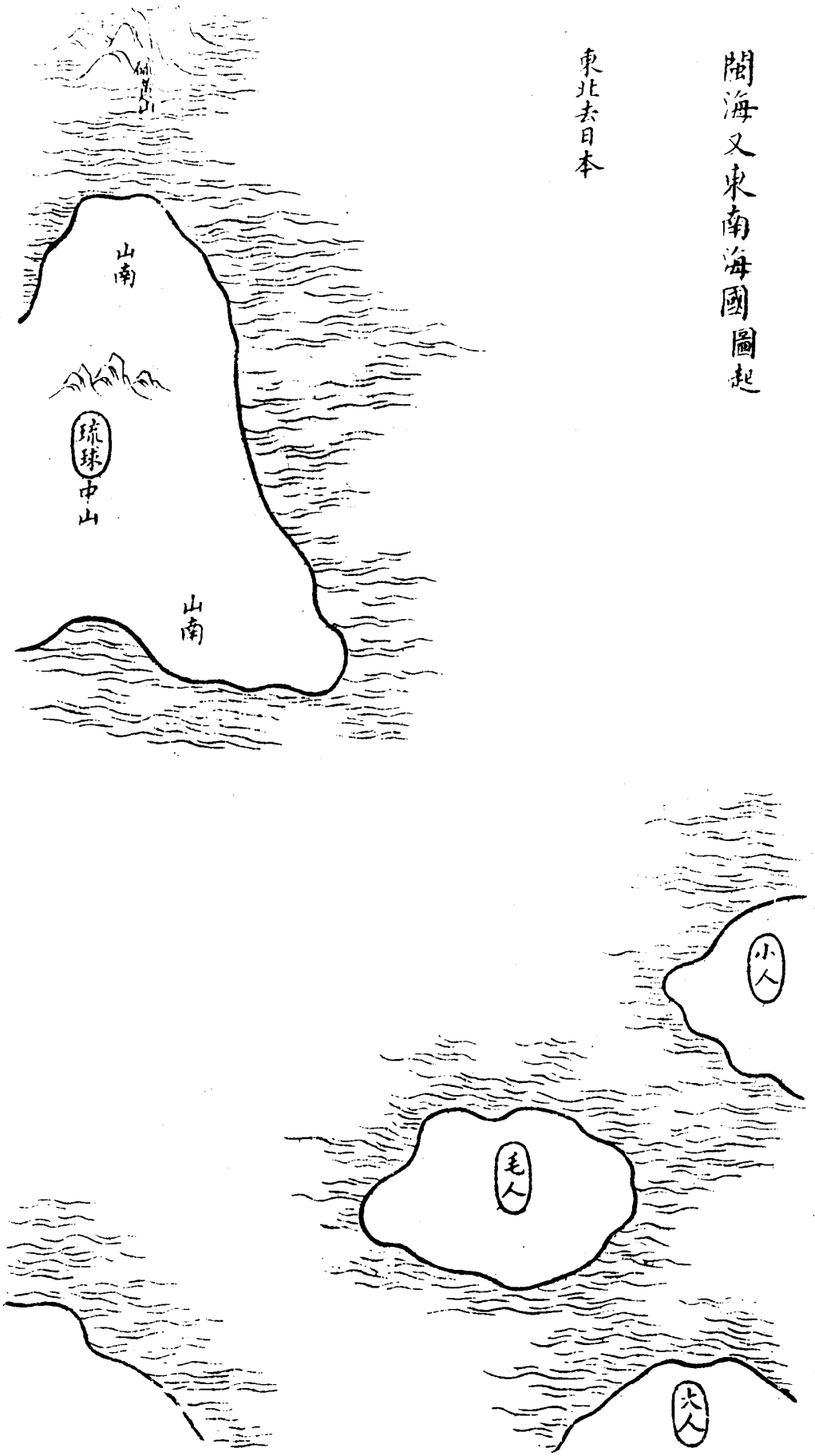

蘇門答剌
三佛齊
瓜哇
據西洋圖即此為小瓜哇也極南尚有大瓜哇國
女人
大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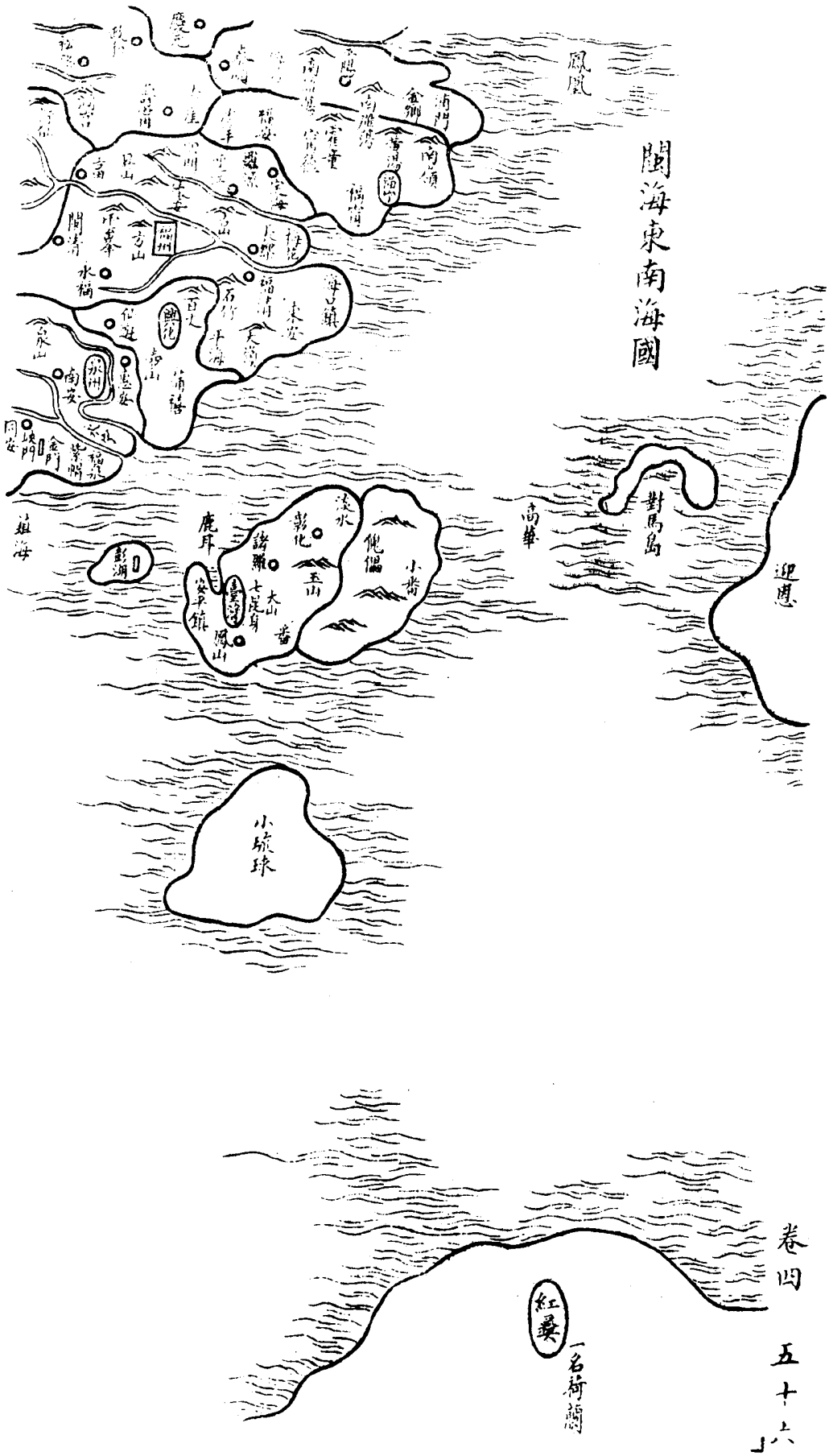
占城又南外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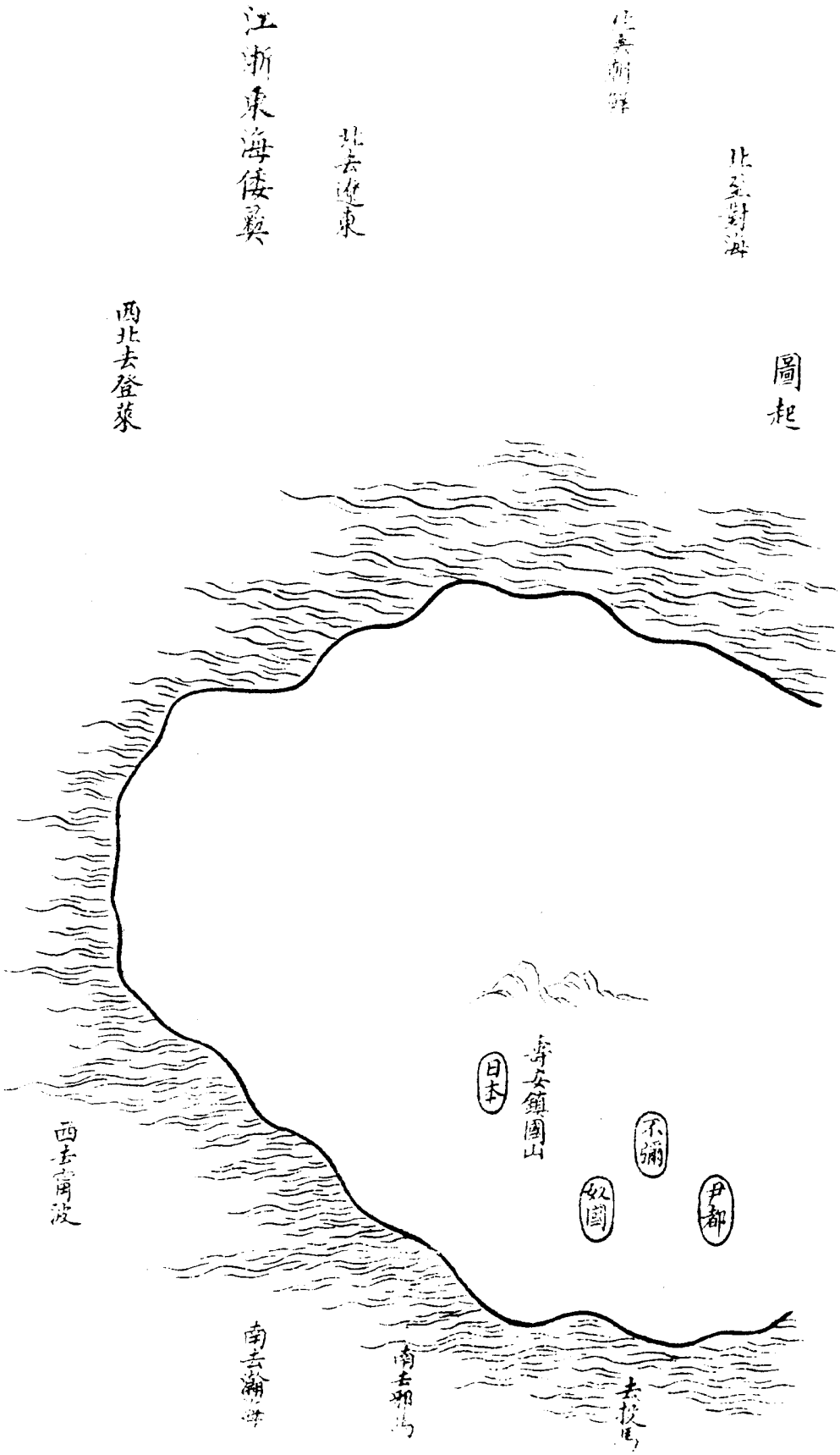
閩海又東南海國圖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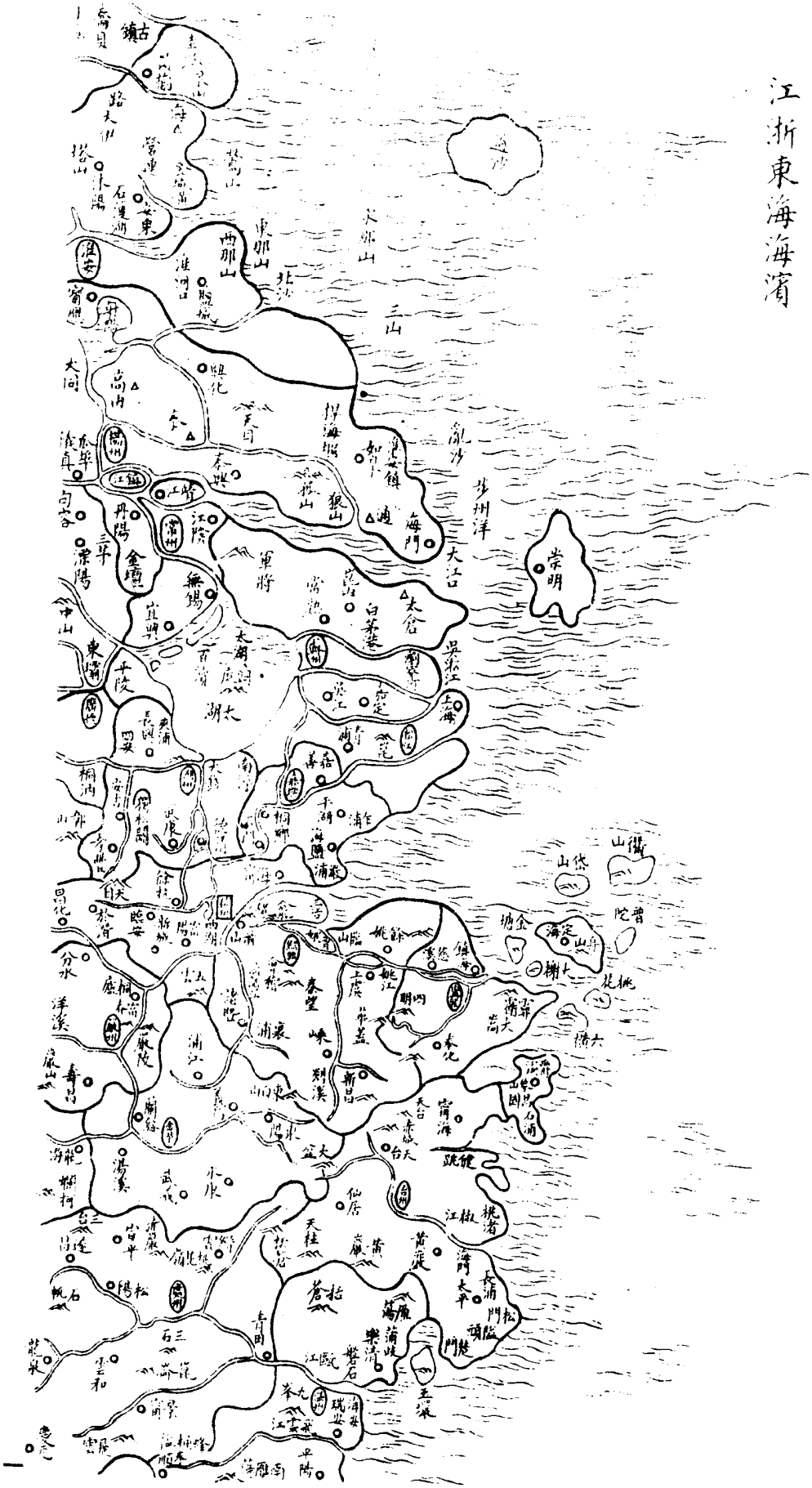
東北去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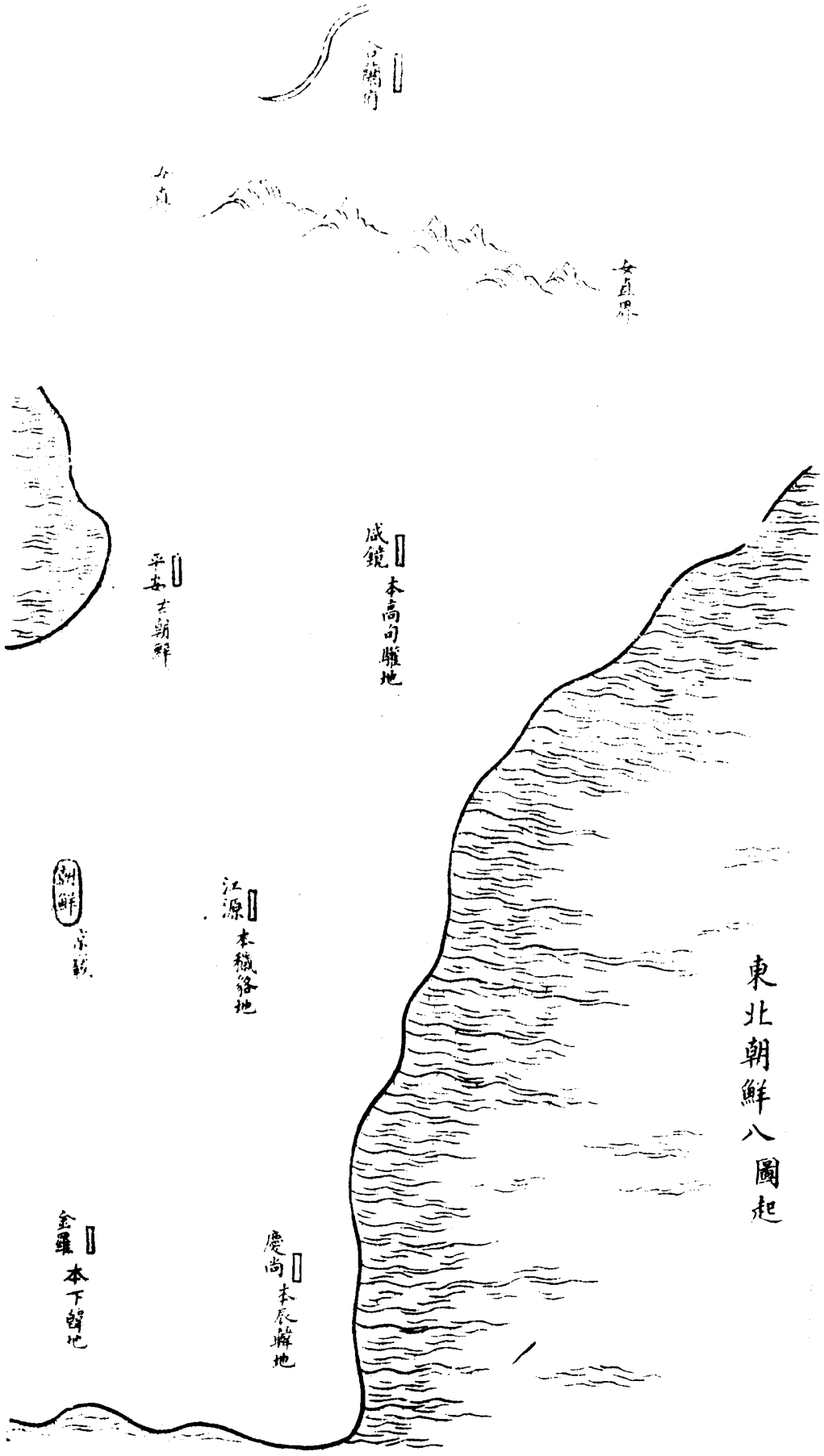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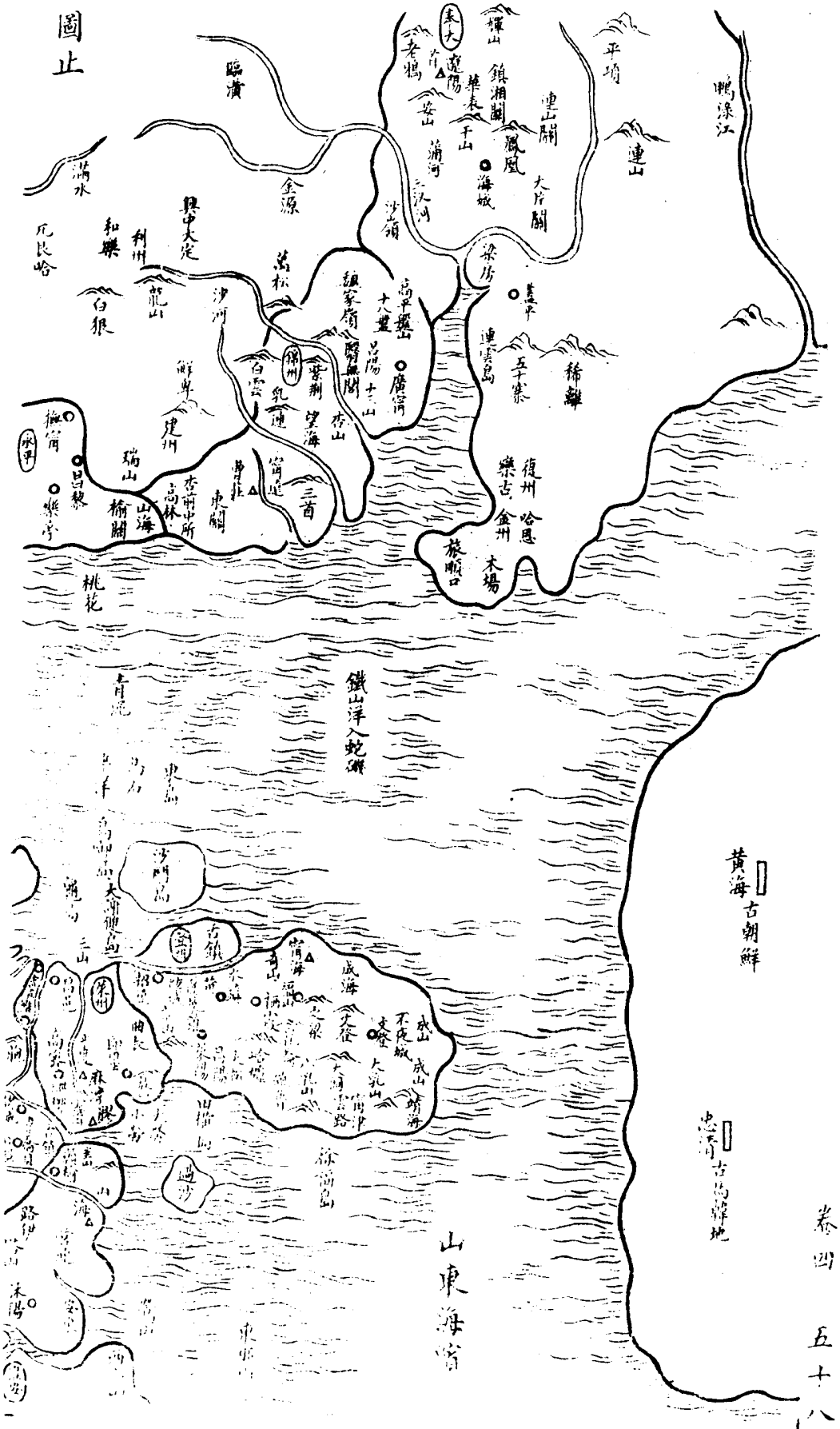

閩海東南海國
鳳凰
南澳
福寧
福州
閩清
永福
海口鎮
興化
泉州
南安
金門
烈嶼
同安
浯海
澎湖
鹿耳
諸羅
彰化
淡水
小琉球
對馬島
高華
迎恩
紅夷
一名荷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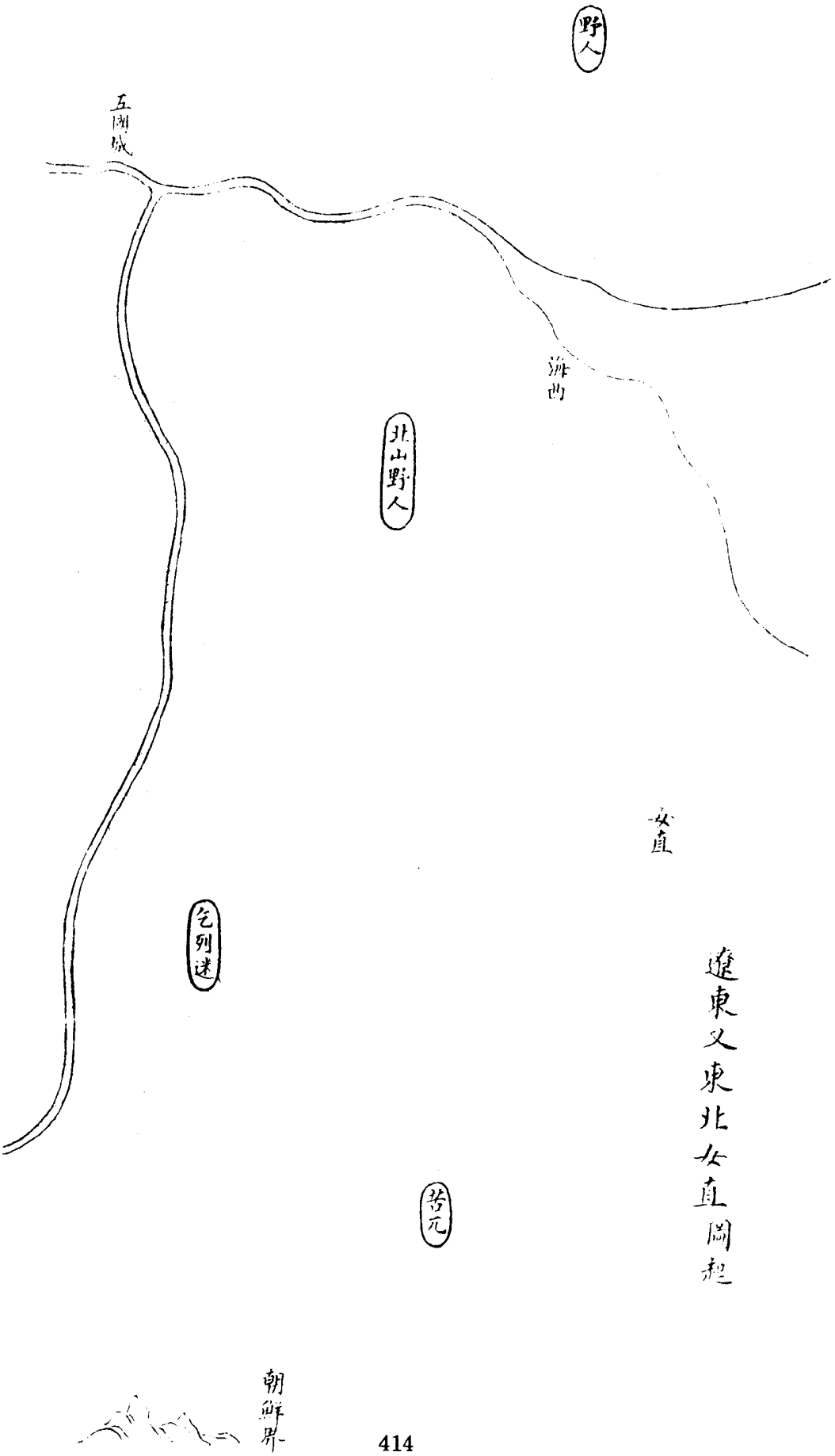
卷四 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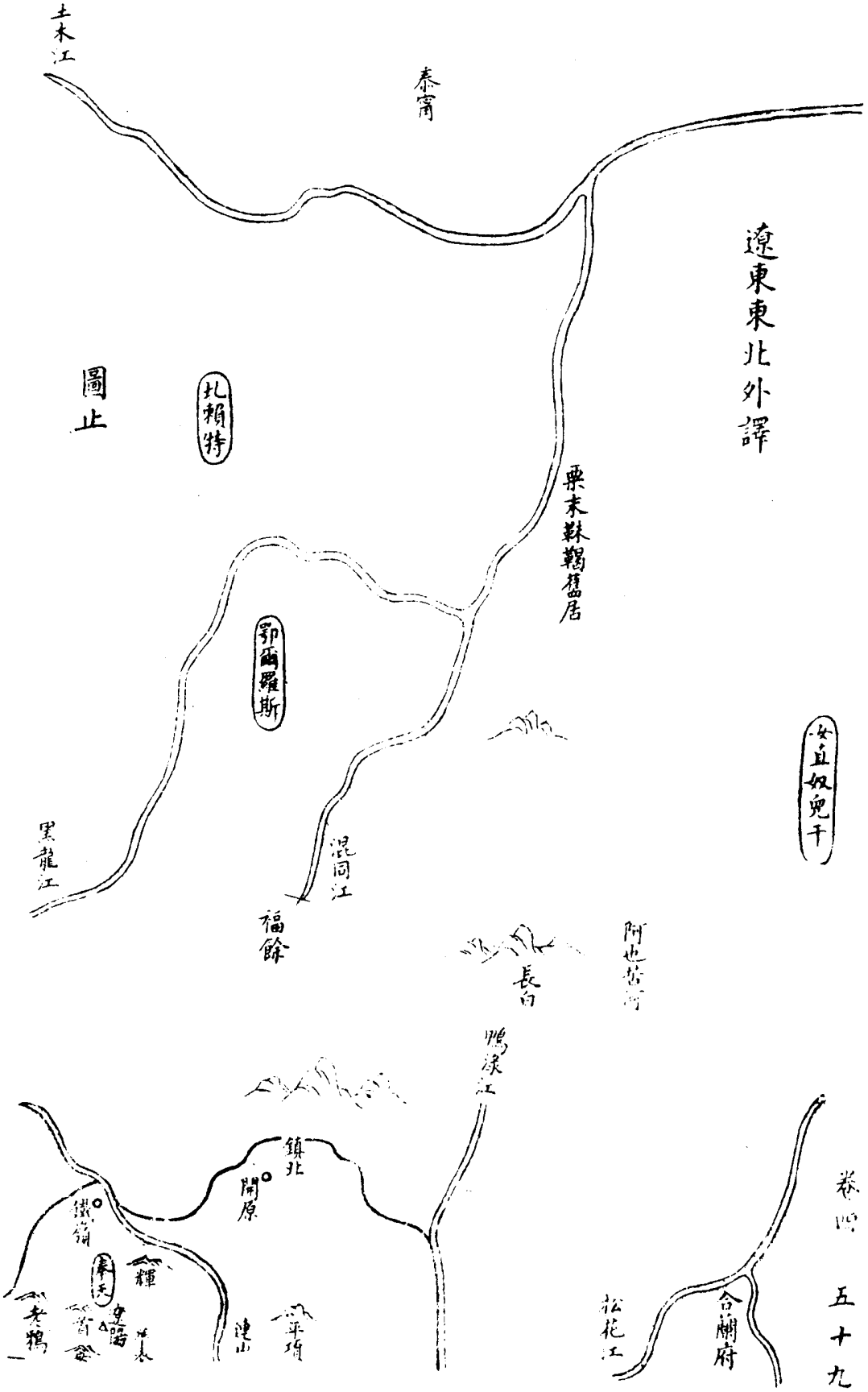

圖起
江浙東海倭夷
北去遼東
西北去登萊
日本
奴國
尸都
西去南波
南去瀚海


江浙東海海濱
卷四　五十七
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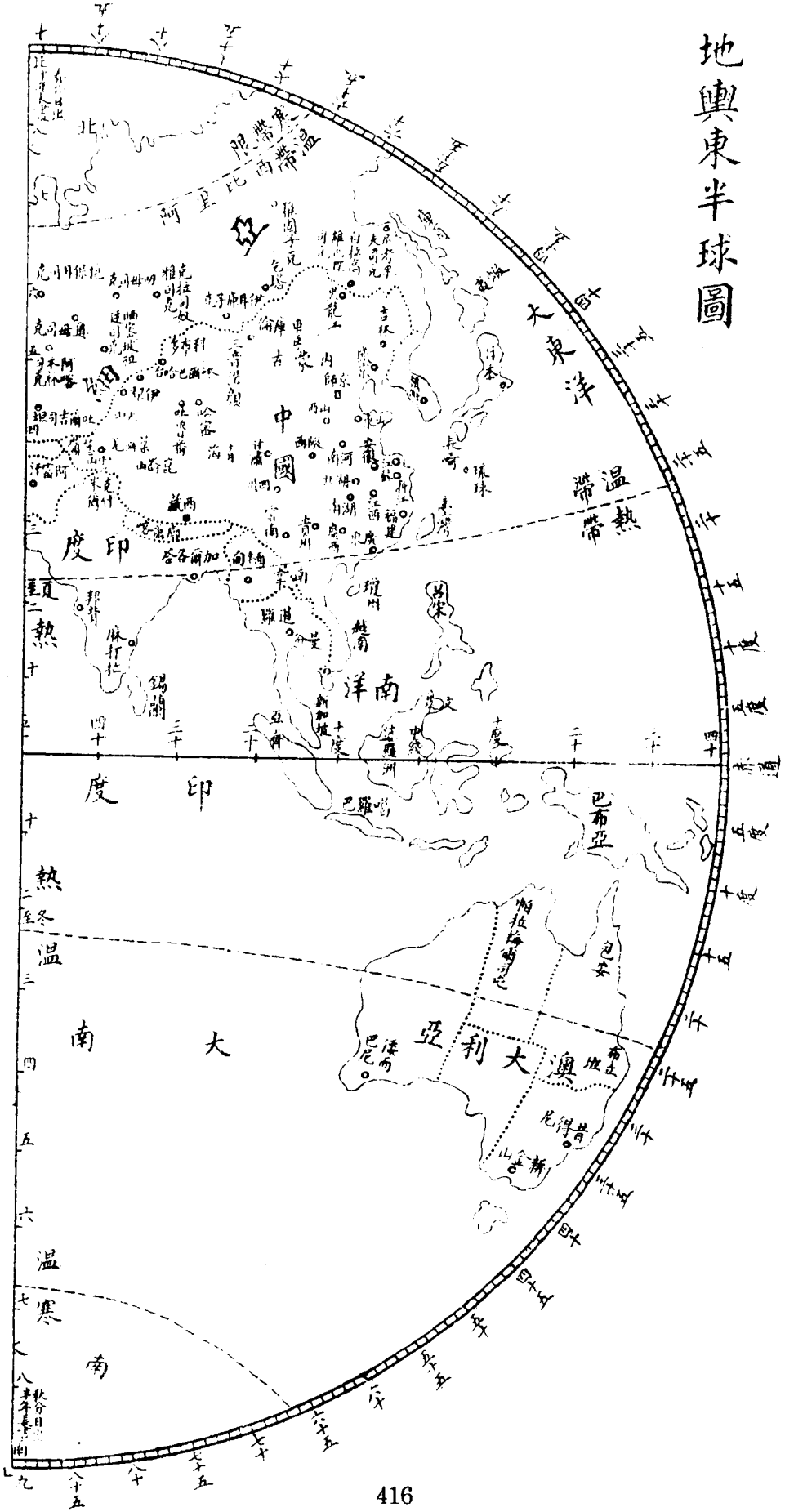

女直界
平安古朝鮮
咸鏡 本高句麗地
朝鮮 京城
江源 本穢貊地
慶尚 本辰韓地
全羅 本下韓地
東北朝鮮八圖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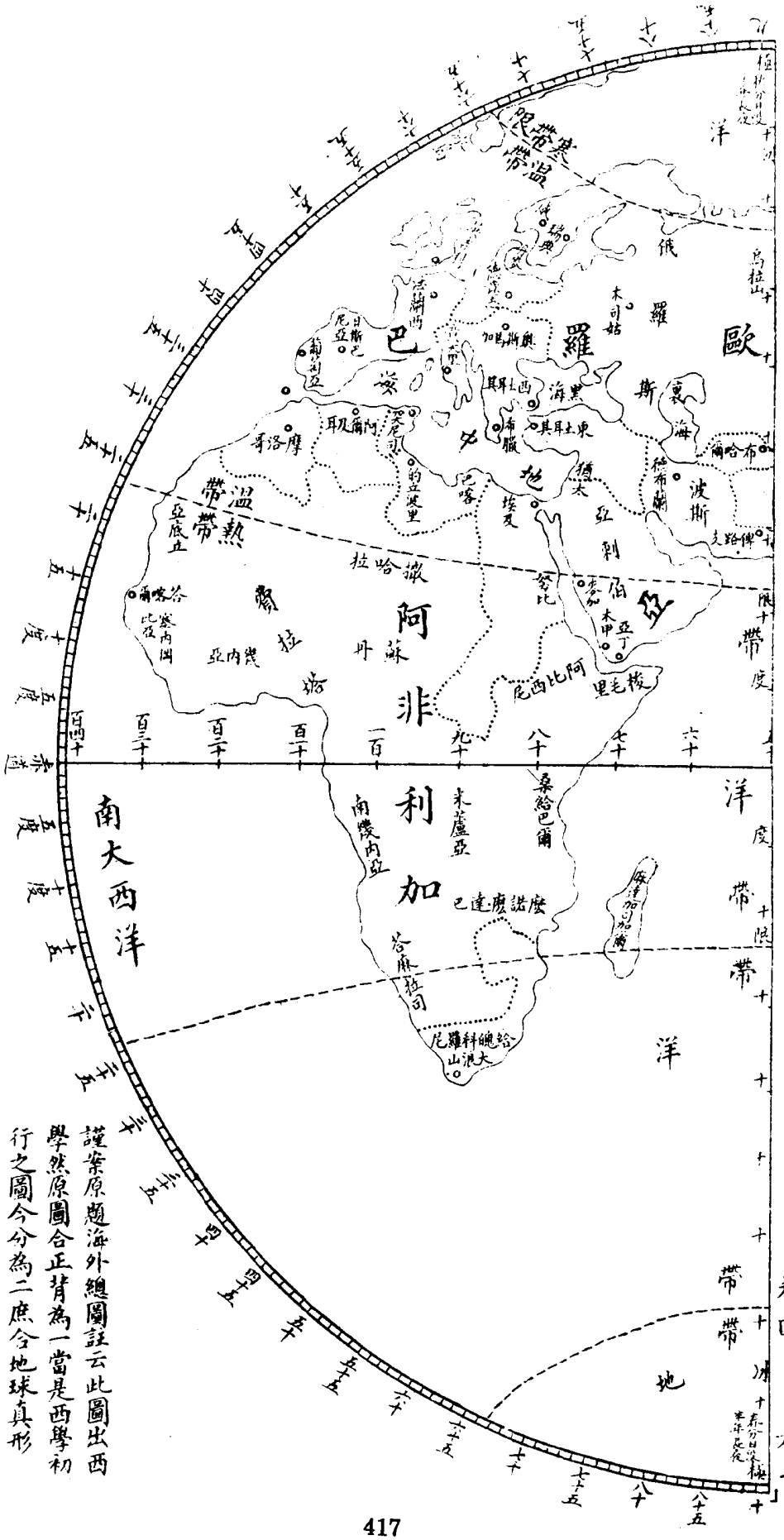

圖止
臨濱
金源
滿水
瓦良嶺
興中大定
和樂
白狼
利州
龍山
沙河
萬松
鎮湘關
華表千山
海城
連山關
大片關
連山
鴨綠江
平壤
梁房
蓋平
五十寨
連雲島
稀鄰
復州
哈恩
樂古
金州
木場
旅順口
高平鎮
廣寧
十八盤
呂陽十二山
顧家堡
醫無閭
白雲
乳峰
望海
石山
三首
東關
高林
瑞山
榆關
山海
建州
昌黎
樂亭
永平
桃花
鐵山洋入蛇灘
黃海古朝鮮
山東海岸
卷四 五十八


野人
五國城
海西
北山野人
女直
乞列迷
苔元
遼東又東北女直開起
朝鮮界


土木江
泰甯
遼東東北外譯
圖止
北賴特
栗末靺鞨舊居
郭爾羅斯
女直奴兒干
混同江
福餘
黑龍江
長白
阿也苔河
鴨淥江
鎮北
開原
鐵領
撫安
輝
哈達
葉赫
孤鴨
陳山
松花江
合蘭府
卷四 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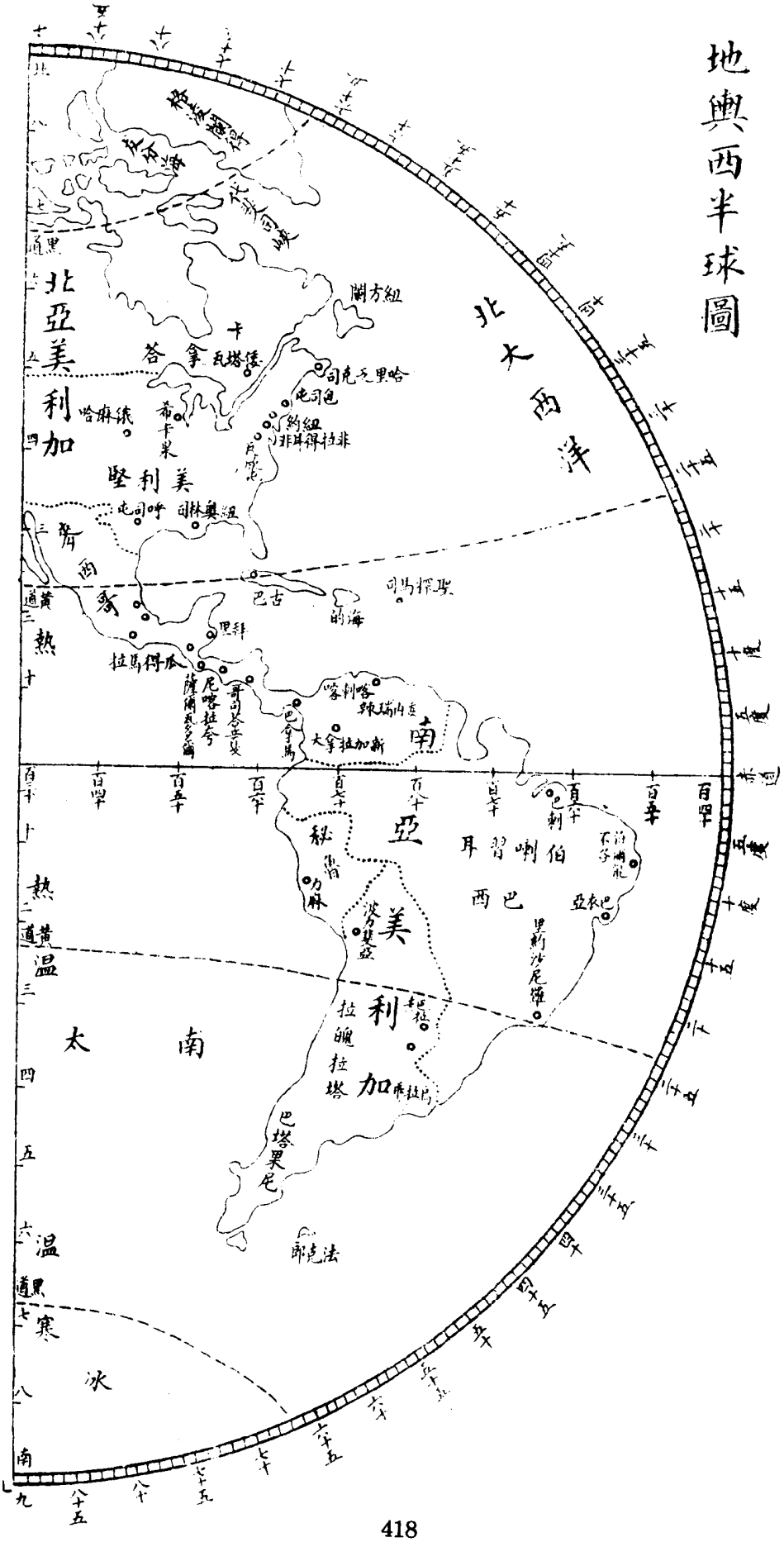
地輿東半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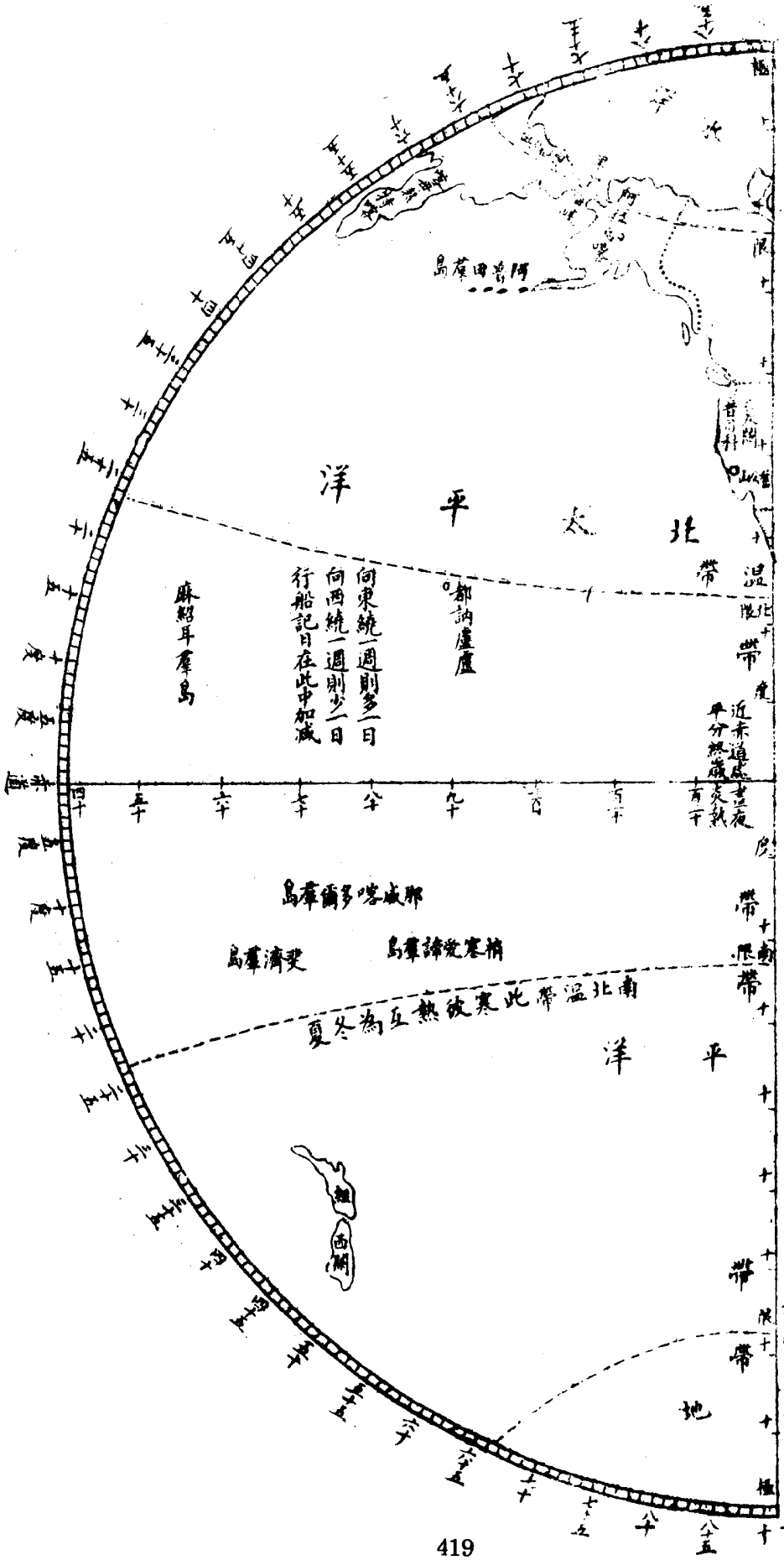




謹案原題海外總圖註云此圖出西學然原圖合正背為一當是西學初行之圖今分為二庶合地球真形

地輿西半球圖


北亞美利加
北大西洋
南亞美利堅
太南洋
北冰寒帶
熱帶
溫帶
寒帶
北極
南極
赤道
北回歸線
南回歸線
北極圈
南極圈
紐方蘭
答拿
瓦塔後
哈里法克斯
屯司包
紐約
非拉得非亞
希卡果
哈辦鐵路
美利堅
屯司呼
紐奧林司
墨西哥
古巴
的海
司馬探聖
拉馬得瓜
里約
尼喀拉瓜
哥司答黎加
巴拿馬
喀剌喀斯
瑞內亞
大拿拉加斯
南亞
秘魯
乃麻
巴剌
耳習喇伯
巴西
亞衣巴
里約沙尼羅
波多黎各
拉瞧拉塔
卡拉加
巴塔果尼
郵克法


太平洋北
溫帶
向東繞一週則多一日
向西繞一週則少一日
行船記日在此中加減
麻紹耳羣島
都納盧盧
近赤道處晝夜平分無論冬夏
聊威嗜多爾羣島
楠塞覓論覓羣島
斐濟羣島
南北溫帶此寒彼熱互為冬夏
太平洋
新西蘭
地帶

右圖約四十一古今中外備焉以尺幅盡萬邦之幬幅繪者每艱於位置且非親歷其地則睹記不直而自勝國以至

國朝中間或設或省多所變更稽攷猶難俗所繪圖每病淆譌茲各為標置考悉庶覽之瞭如指掌矣

戊笈談兵卷之五上

新安汪紱著

同懷兄汪曲水參

形勢更革第七笈

汪雙池曰兵家形勢按圖而考之亦可得其大概矣而其間重地要害地勢形便有非圖所可見者又古今沿革或分或合此重彼輕昔散今要猶必當熟知焉用是撮形勢大略考古今之都天下分合邊徼更革之概及古今州國郡縣廣狹袤短之數爲此笈以備考

一著天下形勢總論

一著天下形勢分論

一著南北形勢分論

一輯古今沿革考

一著郡國分野論

一輯古今歷代建都考

一天下形勢總論

汪紱著

天下川原皆始西北而江河淮濟爲之綱凡自西而東分四大支最北支自哈密而東循青海祈連（即天山在今山丹衛）並河迤北至豐勝（二州名今大同西北）南入中國結脈於山西燕薊（今京師）衍於遼陽三韓夷貉（音陌朔北衍沙漠今自阿蘭善山以東至于巴林奈曼鮮國也）皆其南也北支自亦耳麻莫不剌（今崑崙山也）循河東南迤北至磧石（山名在今河州）入中國結脈於秦（陝西府）周（河南府）梁（開封府）宋（歸德府）衍於山東南並南山（陝之朱圉鳥鼠停物終南三岳中岳東岳）南支亦自耳麻莫不剌而東至嶓冢（入中國巴蜀（今四川漢中（今漢中府）荊襄二府屬今陳州）蔡（今汝寧府）鍾於淮揚（今江南大江以北地）並南山三

岳最南支自身毒（即天竺）而東絡西番維翼（今威茂二州）並江迤南至犍爲（蠻於滇黔入湖南結脈於豫章（江西吳南江浙江）衍於九閩（建南衍南海（廣東廣西交趾今交趾國）河流夾北二條之中北行東迤南折而包泰雍內受涇渭（陝西之水）外受汾晉（山西之水）東於龍門砥柱（龍門在蒲州砥柱在解州）東行豫北冀南南受伊洛（河南之水）北受沁流（山西之水）來北迤抱太行大伾（此謂古河道今行則南入淮流矣）幽南兗北（禹貢兗州非今之兗州府）北受漳沱（漳衛東趨於海濟流中原北條南迤行兗西豫東東行青北兗南南受荊汶（徐州之水）東趨於海淮流中原南支北迤行揚西豫東東行徐南揚北北受泗沂（徐州之水）東趨於海江流夾南二支之中南行東迤北

折而包巴蜀內受巴桓（漢川俗渝州之水）外受涪黔（重慶敘南之水）東於瞿唐（在夔州巫山在歸州）東行荊南湖北（荊指今荊襄鄖安黃陸南汝諸府地湖指洞庭常岳以北）受漢沔（荊南之地）水南受瀟湘（湖水）東行洞敷淺原（今廬阜）行吳北（指池太江鎮常蘇）揚南（指安廬滁和揚以北之地）受鄱陽宛粟東趨於海（九灘流最北支之北北流）以紀蒙古（水在漠北元人所起之地今克弼倫河肯式山之界）混同流最北支之東北以紀滿遼（水在今奉天鴨綠流最北支之東）以紀朝鮮（水在奉天之東北界）弱水流最北支之西以紀甘肅（今陝西行都司）汾沁流最北支之南入河以紀山西漳易流最北支之東南以紀幽燕涇渭流中原北支之西以紀秦雍伊洛流中原北支之中以紀豫淄濰

流中原北支之東以紀青巴桓流中原南支之西以紀巴蜀漢沔流中原南支之中以紀荊沂沐流中原南支之東以紀徐淮泗流最南支之南南流以紀百粵（水源雲南流貴州廣西境至廣東入海）太史流最南支之東南以紀九閩（水在福建源浦城東南流入海）錢唐流最南支之東以紀越（水即浙江）黑水流最南支之西以紀滇（交西境南流入交）瀟湘流最南支之北以紀湖南鄱陽流最南支之東北以紀豫章祈連鎮甘肅燕然鎮蒙古翳無閭鎮遼恆嶽鎮幽太行鎮冀岳鎮雍碣石鎮兗沂山鎮青華岳當雍梁江河之東嵩岳當荊豫之交岱宗當青徐之交岷鎮梁蜀霍鎮揚蒙山鎮徐西蒙鎮滇番禺鎮粵廬阜鎮豫章衡岳鎮湖南會稽鎮越南北相應互與流時然大約南柔北剛北贏南縮故雍居中原之首臨制四海蜀巴之勢不及也豫洛荊襄俱爲戰地而洛則王者之都也冀居中原之脊向明而治湖南臂則腴矣無北爭之力也幽爲天下之要膂豫章則少腹耳力無所施也遼錦朝鮮固海隅耳然居之者彊足以進取浙閩自守之國天下之尾也青州十二山河徐居淮隅一弱國也甘肅亦最勝之雄滇建雖處之無及於中國也蒙古盤朔漠歷世稱勁敵百粵於嶺南無其彊也惟兗州地狹而下爲不若江淮之間然阨南北據濟衛亦足退守大國進窺中原矣故

雍冀燕遼曰天府荊揚曰戰地洛兗曰衝地甘肅蒙古曰雄地蜀滇兩粵閩中可曰守地青齊東吳曰安地豫章兩浙曰散地此形勢之大觀也又居雍則重洛居冀則重雍居幽則重遼濟居洛則重雍居沛則重洛兗居吳則重荊襄居蜀則重雍荊居荊則重蜀洛此又大勢之必然者也

二天下形勢分論

燕京爲天府雄都杜雄關而北制朔漠據最勝而臨中原是其所長而土瘠氣寒是其所短都是地者其北面要害第一重曰居庸古北第二重曰宣化獨石第三重曰開元第四重曰大甯守大甯則東暨薊永西暨甯夏皆賴其犄角守開元則居爲燕薊大同延綏之犄角進可以威朔漠守宣化獨石則可以連衡大同保障畿甸守居庸則鎖北門而已其東面要害第一重曰通薊天津第二重曰永平山海第三重曰廣甯瀋陽第四重曰遼陽守遼陽則東撫朝鮮南障山東北遏敵國守瀋陽則永平薊通皆可無憂

守山海則鎖東門而已守天津則鎖東南門而已其西面要害第一重曰紫荊倒馬第二重曰大同守大同則保障宣府雁門而畿輔無西北之憂守紫荊倒馬則鎖西門而已懷來宣化北來之要衝也薊鎮永平東來之要衝也通州天津東南海道之要衝也涿州眞定井陘西方之要衝也涿州保雄河景南方之要衝也此燕之形勢也

長安爲天府故都四塞以爲固東面臨中原土厚而腴人剛而義進可以制天下退可以守關中其東方要害第一重曰華潼第二重曰陝虢第三重曰洛陽第四重曰滎陽虎牢守滎陽虎牢則齊梁不敢越之而東燕趙不敢渡河而南矣守洛陽則北連河陽而綴晉絳東扼鞏偃而杜齊梁守陝虢則北連蒲解東收洛陽兵無度關之徑矣守潼關則閉門自治耳其北面要害曰同韓所以臨晉也曰鄜坊所以通上郡也曰延綏東連樓煩（今山西嵐州）西引靈夏（甯故地在靈夏南）曰榆林又上郡之屏蔽而甯夏大同之犄角曰河套（古圖豐之地）土宜菽麥草宜蕃牧憑河爲境東引三受降城（在河之東北以抗突厥者）西連甯夏守河套則邊內可無北敵之患矣西北要害曰邠州自邠北行環慶環慶散地也北行甯夏西賀蘭東省嵬然不守河套則甯夏有孤懸之慮自邠西北行平涼固原固原甯夏之內援也西行甯夏中保障北

地東引甯夏西援河西者也西方則河西四郡（今行都司懸二千餘里斷西北之要道分湖羌之勢土厚水深其要而重所可知也瓜沙（今嘉峪外地自明初已失之塞外）連蒲海（在流沙西接哈密蒙古國本中原故地棄瓜沙則守在嘉峪而甘肅之鎮宜重甘肅三面皆異域勢亦孤懸故山丹北連鎮番南張古浪以杜胡羌而遙應酒泉（即甘州也）西甯南控湟鄯與洮河遙相聲勢莊浪武威（涼州衞）西通甘肅之援北綴蒙古之臂東引甯夏之勢南爲洮羌之障誠所謂金城者矣臨洮北接蘭浪南接洮岷西連河湟四面皆賴之以聯屬而洮岷河州西禦番胡南控羌蠻路通蜀地則守捉亦非輕也鞏昌一

郡階成爲蜀之門戶天水（秦州）爲隴之屏蔽安定控引河西漢唐之舊最稱富庶而後乃日卽荒僻何哉鳳翔西有大散大隴南有祈山寶雞控禦隴西啟閉漢蜀關內之右臂然矣興平武功則長安西面之要衝也南面之要第一重曰藍田第二重曰商武第三重曰鄠庸第四重曰南陽襄樊守在襄樊則足以內鎖武關而外控江漢守鄠陽則屏商金（今興安州）而控襄樊守武關南門也守藍田內戶也西南漢中西蜀之門戶守在漢中則蜀不敢妄窺而襄樊亦其下游矣若守在斜嶢陳倉（今寶雞）則漢中自爲區域此長安之形勢也

河東爲帝之古都三面距河有臨天下之大勢矣而土瘠地狹亦其短也都是地者西守在河津又西守在同華又西守在長安守長安同華而襄安堵無西面之憂南守在河內又南守在鞏洛東守在上黨（今澤潞）又東守在鄴（今彰德）北方大同獨在關外東連燕薊西接固豐偏頭甯武之關應朔懷馬之勁此最北之長城也矣稍南而雁門忻代東接眞恆岢嵐保德西連延洛而太原徐溝連衡其中又北方之最勝也若夫左太行右龍河面王屋析城而負岳陽岐梁則固其自然之固誠所謂表裏山河者也

洛陽天中德化之都以險言之則山河四塞亦良足夸也所短者地處四衝而內地太狹耳其西面要害內曰宏農（陝崤靈虢虞氏）次曰潼關三曰長安四曰扶風（鳳翔守扶風則控北地慶陽而杜漢中隴右藉以控帶關東無憂矣守長安則兼關內之形勢而秦隴可席卷矣潼關其西門也東面守鞏偃可爲東門守京索（汜水）滎陽河陰進可席卷梁宋退亦控河南北俾洛無東顧之憂守睢汴則山東不可西江淮不敢北北面之要害第一重曰孟津守之而晉人不能渡河矣曰懷孟河陽守之而西倚蒲解東倚太行有北控之勢矣南面之要地曰魯山其南戶也次則南陽方城（裕州）控荊楚之所在也此洛之形勢也

建康長江天塹然背江而面山以南而臨北勢則不順耳大江之守初西曰龍江守龍江而北綴江浦西控姑熟（太平）再西曰三山守三山而宣歙皆成控帶之形矣再西曰采石控南北之衝者也再西曰天門（梁山東南障姑熟西北抗陰陵歷陽又再西而大通再西皖城再西馬當彭澤湖口守彭澤湖口則楚不得東而豫章不敢北又再西而陽邏夏口遏荊豫之要道也再西南而城陵（岳州江陵西北而漢沔襄樊是江漢之上游也守之則西可以杜巴蜀南可以制三湘北可以遏周秦失之則長江之險與敵共矣初東曰瓜埠守瓜埠而山東梁沛之兵不得南下再東曰京口

守京口而兩浙之旅不得北上循江北而西曰濡須塢（巢縣）過舒潁而控臨淮者也曰皖（安慶）曰齊安（黃州）控豫荊揚之交而固荊襄江南之守者也北面曰歷陽梁沛之要衝江南之保障也稍西北曰壽陽（壽州）當陳蔡之衝綴梁宋之旅北曰宿州南障臨淮鳳歷陽（和州）西杜宋魏北援徐沛東應淮陰者也又北曰徐沛塞齊魯之道據黃淮之津東保淮陰西制河南徐揚要害於斯為最矣東北則淮陰（淮安）東海（海州）亦杜齊萊之要地也循江南而西莫要於姑蘇控制全浙保障三吳而毘陵（常州）錢唐雲間輔之此建康之形勢也第退守有餘

而進取或不足謂之偏安之都云

汴梁四衝之地瀕河而上薄無大險阻其西面第一重曰滎陽第二重曰京索第三重曰洛陽第四重曰宏農守宏農閉秦人之路守洛陽繼宏農之援當中岳之險守滎陽京索杜南北之衝其南面曰許昌（許州）曰蔡稍西曰汝曰南陽守南陽閉武關也東面睢歸南北之衝保有江淮以藩汴洛而徐邳淮海皆其東門也北則延津再北而淇再北而鄴鄴下西憑太行東連祁衡北杜井陘洵形勝之地矣東北則天雄（大名）東抗齊魯北當燕趙亦所謂北門鎖鑰者也然都此地者或多成積弊云

成都以重山為固濁江巴而耕沃野自成區域而北窺秦隴東制荊襄其北面要害曰漢川綿竹通漢中隴右之要道也由此而東北則閬中又東北而陽平金牛閬中而西北則葭萌（廣元）劍閣（劍州）是皆一人當關而百夫不前者矣由是東而襲鄭則北出陳倉東窺斜谷可以進取也不然則棧道連雲亦不失其守略陽北通隴右可以進窺天水安定而西取洮岷故漢中一郡為巴蜀之門蜀有漢中則進可戰而退可守失漢中則自守而尤恐其不足矣所謂守之為要而失之則害者此其是也自漢綿而外則江油平武綴劍閣之西而路接階文是所宜備矣循江南流則新

津雙流眉邛之會由南而東至於瀘州則焉敘嘉定以迄百蠻皆於斯其控制焉折而北則江津巴之南門也合州涪州南引巴敘以為之援北連閬中而益其勢此巴中東面之一形勝矣又東而忠而萬而夔則瞿唐巫峽誠天設之險也又東而歸夷江陵用武之地進可以順流而席卷江南守則足以抗吳而庇蜀此蜀之形勢也然重山之險難於入亦難於出且僻處西陲乃自守之國非統一天下之都也

三南北形勢分論

凡天下之大勢常合於北而分於南弱常在南而剛常在北北善騎多馬而利陸南善舟多川而利水斯南北之形勢良必有不侔者矣立國於南所恃者長江之險耳然蜀巴荆楚在江漢上流欲守長江必西守荆襄也欲守荆襄必西守巴蜀也長淮爲江南屏幹欲守江南必守淮南也欲守淮南必守淮西宿亳壽潁諸州而北戰於徐沛也漢沔爲江湖之干城而欲守漢沔必北守隨黃也失淮南荆襄此陳宋之所以不旋踵而亡也

立國於北以山原而臨澤國其勢勝也然建都之道利近

以臨不利遠而禦天下一統中國無所復事則北都燕薊積重以臨北邊使蒙古不敢輕爲邊患以入內地西都長安以西捍外戎而一而臨中國皆其宜矣如或南北勢分而吳蜀爲異域而建都燕秦則恐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是又宜積重中州建都汴洛跨淮以爲戰地而憑漢以耀武功也又北之取南也在秦則宜先事蜀蜀平而下荆襄於江淮有建瓴之勢矣在汴則可先事淮南荆襄江南平則蜀雖自守亦可翦矣若南之圖北也在荆揚則宜先事汴洛可以收山左而向燕趙也在蜀則宜先事三秦可以據四塞而臨中原也此南北之大勢也

歷代建都考

太皞虙犧氏都陳今陳州○以龍紀官龍角昏見而嫁娶凡有災祥惟蒼龍是占故角亢氐以爲陳分

炎帝神農氏起於烈山今湖廣安陸○是有火德以鶉尾見而播種朝見而敛凡有祈禳觀於鶉尾故翼軫以爲荆分遷於曲阜今山東兗州

黃帝軒轅氏都涿今涿州○始有炎曰之利箕斧之用與蠶織之利實仰觀於箕尾織女故龍尾以爲涿分

少皞金天氏都曲阜是有金德凡有災祥占於降婁維時倉庾修備百事以成無復更作斯奎婁因以爲魯分邑於窮桑在北

顓頊高陽氏遷於帝邱今濮州○歷日之宗以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晨初合朔立春七曜實合璧於營室故凡有災祥皆於定辟占之而定辟以爲濮分

帝嚳高辛氏都亳今河南偃師○因火正祝融之墟也凡有災祥占於鶉火柳星張焉

唐堯都平陽今平陽府

虞舜都蒲阪之蒲縣今解州之夏縣

夏禹都安邑今陝州

少康遷於原今懷慶府帝厪都西河桀遷於河南

冀北之地北霍南河天下之脊此所謂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者也唐虞夏皆都之嗚呼尚矣

商都亳東亳今江南亳州○因火正閼伯之墟而占於大火仲丁遷於囂音敖○今滎澤縣西北河亶甲遷於相今彰德府祖乙遷於邢今順德府又遷耿今河津縣盤

庚復遷於殷（亳今偃師府）都庚丁遷於河北（今衛府）

周始豐鎬（俱西安府鄠縣）以朝諸侯武王南望三途北望有岳顧瞻有河宛瞻伊洛將營邑而遷焉武王崩周公營洛以爲東都（今河南洛陽縣）平王因遷而都焉

關東之地土厚而勢高人剛而忠物阜而實有臨長天下之象矣微獨四塞之固山河百二云爾也洛邑左河濟而右太華背羊腸而面伊闕然濱河而土薄矣周公營之曰宅地中而來四方也聖人惟能尙德下此必有守國平王遷洛邑而棄豐鎬乃陵夷而至於式微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矣

秦居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

漢始都洛陽婁敬脫輅輓被羊裘而說曰上未能比隆於周洞以德化故宅中而來諸侯也有德易以昌無德易以亡今關中之地四塞以爲固以一面而制天下治則猶夫磐石也若其未也可以世守盍其圖之乃遷於關中（西安府南有嶢關武關北有蕭關西有大散關東有函谷潼關故曰關中）西漢既熄光武復興都於洛陽以肇東漢東漢之衰也昭烈守緒於成都（四川成都府）成都阻重山以爲險耕沃野以爲富守有餘而取不足天下卒不能一自區域耳惟時魏都洛陽而宏農（今陝州）長安（卽西安府）鄴（今彰德府）許昌（今許州）謂之五都吳據

建康（今江寧府）

晉都洛陽五胡亂之遷於建康以長江爲險也其民柔其氣薄以南而臨北其勢逆故曰都於洛陽侯國多彊都於建業（卽建康）天下必裂

劉宋　蕭齊　蕭梁　陳氏皆都建康因晉舊也

北元魏都鄴遷於洛陽而衰魏分東西東魏都鄴高齊因之西魏都長安宇文周因之隋又因之

唐都長安洛陽爲東京祿山之亂明皇幸蜀（四川）以爲南京

朱梁　朱邪唐　石晉　沙陀劉漢　郭周皆都汴汴地瀕河土薄而疏處於四衝弱地也

宋因五季之都而以應天爲南京（今歸德府）大名爲北京（今大名府）

洛陽爲西京北守在天雄西守在潼關（在華陰縣東）北憑濁河東倚京索遠金陵之近于南遷乃都臨安（今杭州府）臨安前浙江而後震澤右有崇山左有大海然東南一隅去中國遠地狹而卑卒制於金不獲復振矣

洛不如秦地狹而處衝也建康不如洛長江雖險勢不便也汴不如建康衝而無險臨安不如汴處天下之尾也高宗因錢氏之舊而遂都焉畏金逼耳自古畏敵而遷未有克自振者周之東也晉之南也憑江山據伊洛且以式微況臨安哉

元都燕今順天而大甯爲上都

明都應天江甯文皇遷燕因舊封也文皇曰關陝氣竭河洛四衝江左偏安之區也我北觀据庸南撫蘆溝及於滹沱西望太行恆山左顧碣石渤海佳哉鬱鬱葱葱王氣居其中焉我南面而撫中原北道開元外之地而征夷貉音陌奚不可之有爰是終明之世四裔賓服佚於唐

宋

汪雙池曰我聞在昔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故五帝三王不設險而民從天下莫與之難也周起岐豐要非擇而取之因舊封耳德之季也而有土者莫不恃險以爲固

嬴秦氏遂以崤函雄長天下後世立國者乃爭言形勢矣

歷代疆域考

史稱人皇分九野又曰巓帝建土而帝嚳受之創制九州曰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虞帝分十二州禹平水土復爲九州唐虞以上不可考考自九州始

冀州三面距河今山西一省及京師之順廣正保順永迄于遼東皆冀州域舜分冀北爲并則山西之太原汾州太同冀東爲幽則京師之順廣正保順永宣冀之又東爲營則盛京遼陽錦州也而冀爲今平潞沁遼澤及河南省懷慶彰德之地京師之河閒廣平之東南皆兗州地而永平以南渤海先儒謂爲兗河舊地淪沒於海中者云今山東之青濟之地皆是

揚州登萊及濟南之地皆是揚州地及浙江江西至於福建廣東及廣州域

荆州今湖廣及廣西地皆荆州南之閒封河汝汝甯皆揚州域

豫州華陽黑水今四川南盡雲貴及陝南地梁州西之漢中洮岷商金等州皆梁地雍州西河今陝西一省之地蓋唐之世東至海西至流沙南至交趾北至朔方云

周禮職方有幽并無梁徐春秋之初見經者蓋千有餘國焉

東周都洛陽有今河南府及河北慶孟之地魯都曲阜有今兗州府及泰安東平沂州濟甯及淮安海州約七都朝歇今衛輝鄭楚邱又遷帝邱今濮州凡今河北衛輝大名開州及東昌之百里之地衛都朝歌今衛輝濮州及東昌之皆初封曰唐都晉陽後改曰晉在山西太原之地有汾絳隰吉霍等州地并韓得河西同州併魏有是解州蒲州滅虞虢至河南陝州敢南陽有今之懷慶滅赤狄鮮虞潞澤代忻及潞安府之地太抵春秋之末晉地西兼延安府及於同州有陝州開封東有之末真定順德廣平北盡雲中大同凡縱橫三千里皆爲晉

地

燕 都薊有今順天盛京保定河間永平數府之地

蔡 今河南汝甯府之新蔡上蔡及江南之潁州光州皆其地

鄭 初封咸林今陝西西安之臨潼後遷東有虢檜地今河南開封府之鄭州禹州諸邑皆其地也

滕 今山東滕縣

隨 今湖廣德安之隨州

曹 今山東兗州之曹州

韓 陝西之同州春秋入於晉

魏 今山西之解州地入於晉

虞 今芮城及夏縣地入於晉

西虢 今河南陝州地入於晉

東虢 今河南偃師氾水河陰等縣地入鄭

宋 都商邱今河南歸德府江南之亳州及蕭沛縣

杞 今河南開封之杞縣

陳 今河南開封之陳州地

祝 今山東濟南之禹城縣

薊 今順天之薊州北地

須句 在泰山之旁

祭 劉 蘇 溫 甘 單 成 召 州 俱東周畿內

齊 都臨淄有今山東濟南府德武濱等州青州府及并登萊之地東至于海廣袤有千里焉

許 今河南開封之許州

紀 今山東之沂水縣

申 今河南南陽之地

薛 今山東兗州之泗水縣

邾 今山東兗州之鄒縣

莒 今山東之莒州

郯 今山東郯城縣之地

顓臾 今山東之蒙陰縣

譚

遂

郭 今濟南之章邱以上三國皆入於齊

萊 今山東之萊州府

吳 都姑蘇今江南之蘇淞常鎮江甯太平池宣揚淮及浙江之杭嘉湖皆吳地

越 都諸暨遷會稽今浙江之紹甯金衢以南之地春秋後并有吳地

巢 今江南廬州府之無爲州巢縣地

鍾離 今江南鳳陽府

徐 今江南徐邳地

蕭 今徐州之蕭縣地

宿 今鳳陽之宿州

鄫 今山東諸城縣之地

郜 項 極 俱入於魯

鄶 今鄭州新鄭地入於鄭

戴 入於鄭

邢 今順德邢臺縣入於衛

滑 今大名滑縣

黎 今潞安黎城

牟 在青州安邱入於齊

小邾 初曰郳在豐沛之間

郜 今河南永城縣俱入於宋

偪陽 徐州之東

鮮虞 今遼州之東

赤狄 今忻代之地

潞 今潞安府

鼓 流澤

霍 俱入於晉

南燕 今河南延津縣

驪戎 廧咎如 俱入於晉

息 在汝甯息縣

孤竹 今永平府

令支

無終 山戎 俱永平之東北邊地

楚 初封都郢今荊州府後漸兼并春秋之末西有襄鄖夔州北則河南之唐鄧裕光羅信陽江南之安徽廬鳳蓋延亙四千餘里云

江 今江西九江

黃 今湖廣黃州

頓 今河南陳州頓邱

沈 今陳州沈邱縣

胡

鄖 今湖廣鄖陽

鄧 今南陽鄧州

唐 今南陽唐縣

應 今安陸應山

庸 今鄖陽上庸地

揚粵 兩廣之地

鄂 今湖廣武昌府

夔 今四川夔州地

弦 弋陽

羅 今黃州羅田縣

麋 今襄陽

蓼 今安慶

英 六 今廬州府之六安州

蔣 今江南江甯府

舒 今廬州府地

穀 今襄陽宜城縣

絞 戎蠻 俱入于楚

淮夷 今淮安府地

梁 今陝西三原

翟 在渭水之北

白狄 今延安府地

義渠 今慶陽北地

西戎 今鞏昌臨洮地

畢

酆

巴 今四川保甯順慶重慶諸府

蜀 今四川成都府

秦 初封於鞏昌府之秦後得西周之地又并國二十以伯西戎自隴以下諸國皆入於秦蓋亦廣袤四千餘里矣

小國不能畢載

自春秋之後迭相兼併終周之世所存者蓋十二國焉

晉分而三曰魏 初都安邑疆域西有陝西之延安府南及同州南沿河內至河南開封東并大名府而北北至彰德中有平陽衛輝懷慶三府全地約廣袤二千餘里後徙大梁

趙 都邯鄲有順廣正定宣化諸府西得山西之遼州太原府北盡大同府之地廣袤約三千餘里焉

韓 得晉南陽有河南開封之鄭許禹等州并鄭地及河南府之嵩望登封偃師宜陽等縣又北得上黨今澤州及潞安府地約方九百里云

齊移於田氏 都臨淄盡山東之濟登萊青等州府又東有東昌之中約開方二千餘里

燕 巳見

楚 東并吳越抵東海疆域北抵於淮有陳蔡地兼河南汝甯及開封之陳州西盡黔漢蓋延亘五千餘里矣

魯 巳見

衛 漸見侵削僅有濮地

宋 巳見

中山 舊之鮮虞今千定州及正定之北境皆是

越 楚既并越越之子孫散居南裔今温台諸州及閩廣之地皆是

秦 兼併六國而繼周

秦一海內分天下爲四十郡

秦之國都曰內史 西安鳳翔二府及華同乾耀邠隴諸州

西曰隴西 隴州以西鞏昌臨洮二府秦徽階河蘭洮岷等州地

西北曰北地 今慶陽平涼三府及涇甯固等州之地

北曰上郡今延安一府南曰漢中今漢中府地又南所取蜀地曰蜀今四川成都龍安遠川等府及眉州之地巴甯今四川保寧順慶重慶嘉定雅州威茂綿漢新簡諸州地桂林今廣西之桂林平樂梧州及廣東之肇高雷廉等府皆是也象郡西之柳慶南寧太思鎮泗諸府及交趾國皆象郡地也其地西臨洮北沙漠東南皆抵於海

秦楚之際天下分裂國土甚衆然皆不數年而滅亡所不具錄惟時楚都彭城漢都南鄭拒於滎陽今河南滎陽京索今水閒數年楚滅而漢興

漢興以秦郡太大加置郡國高帝分內史爲三郡曰渭南後及畢商耀乾邠諸州地河上今同州地中地後改風及鳳翔府地外更置郡國二十有二曰桂陽今湖廣桂陽州分長沙南地

北取趙地曰邯鄲今京師之廣平府河南之鉅鹿今順德二正定府晉鼎深上谷今宣化府易冀諸州德州雲中山西大同府雁門代山西忻等州太原府山西太原府岢嵐保德州南取楚地曰南郡今湖廣荊州襄陽安陸德州諸府皆是長沙今湖廣長沙岳州永州武昌衡州及鄱陽今江南之徐州南康南昌甯州江西之吉安袁州會稽今浙江紹興府及江南之蘇松常鎮江廣德寧國池太平廣信及江西之饒南康九江今江南之九江南安無爲安慶諸府及徽州之婺源泗水今江南之淮安揚州順天河間保定諸府及山東之濟南東昌萊州通州及直隸之滄州景州之地東取齊曰今山東東昌府及大名府之地皆是齊郡今山東青州府之地東北取燕曰漁陽今順天府地奉天盛京等州之地右北平今薊州遵化永平山海之地遼西今錦州寧遠及山海關外之地東取齊曰今山東東昌府及大名府之地皆是韓楚之間曰南陽今河南南陽鄧州及湖廣之襄陽鄖陽府及陝西之商州

又自會稽以南開閩地曰閩今福建省又通五嶺以南南越之地曰南海今廣東之廣州府及廣西之梧州是也桂林今廣西之桂林平樂梧州及廣東之肇高雷廉等府皆是象郡西之柳慶南寧太思鎮泗諸府及交趾國皆象郡地也其地西臨洮北沙漠東南皆抵於海

江夏今湖廣武昌府○分長沙北地豫章今江西省○分長沙南地衡山今湖廣衡州府○分長沙南地九江今江南九江府○分揚州地廬江今江南廬州府○分揚州地會稽今浙江紹興府○分揚州地丹陽今江南鎮江府○分揚州地豫章今江西省○分揚州地鄱陽今江西饒州府○分揚州地臨海今浙江台州府○分揚州地閩中今福建省○分揚州地南海今廣東廣州府○分揚州地蒼梧今廣西梧州府○分揚州地南郡今湖廣襄陽府○分荊州地江陵今湖廣荊州府○分荊州地武陵今湖廣常德府○分荊州地長沙今湖廣長沙府○分荊州地桂陽今湖廣桂陽州○分長沙南地零陵今湖廣永州府○分長沙南地豫章今江西省○分荊州地九江今江南九江府○分荊州地南郡今湖廣襄陽府○分荊州地江夏今湖廣武昌府○分荊州地

中山今河間府定州○分冀州地常山今真定府○分冀州地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分冀州地河東今山西蒲州府○分冀州地上黨今山西潞安府○分冀州地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分冀州地雲中今山西大同府○分冀州地定襄今太原府○分冀州地雁門今山西忻州○分冀州地代今山西代州○分冀州地上谷今順天府○分幽州地漁陽今順天府○分幽州地右北平今薊州遵化永平山海之地遼西今錦州寧遠及山海關外之地遼東今遼陽海州及開原鐵嶺之地北平今順天府○分幽州地涿郡今河間府○分幽州地廣陽今順天府○分幽州地

文帝增七曰廣平今廣平府地○分邯鄲東南地鉅鹿今順德府○分邯鄲東北地信都今冀州○分邯鄲東北地渤海今河間滄州○分邯鄲東北地清河今山東清州府○分邯鄲東北地常山今真定府○分邯鄲東北地趙國今廣平府○分邯鄲東北地中山今定州○分邯鄲東北地涿今順天府○分邯鄲東北地代今山西代州○分邯鄲東北地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分邯鄲東北地上黨今山西潞安府○分邯鄲東北地河東今山西蒲州府○分邯鄲東北地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分邯鄲東北地東平今山東兗州府○分邯鄲東北地東郡今山東濮州○分邯鄲東北地城陽今山東沂州○分邯鄲東北地淄川今青州府○分邯鄲東北地膠東今萊州府○分邯鄲東北地河間今河間府○分邯鄲東北地廬江今廬州府○分揚州地

今廬州府○衡山今六安無爲安慶分九江西地景帝加四曰濟北元帝改東平今東平州○分泗水北濟陰今濟甯州○分泗水西山陽今兗州府地○分泗水北北海今青州府○分齊郡西地武帝滅南粵增開九郡曰南海已見蒼梧廣西桂林平鬱林梧潯南太合浦今廣東肇高雷廉等府交趾九眞日南三郡俱今屬交今瓊州府地儋耳等州地開西南夷增八郡曰牂柯今貴州國珠崖今瓊州府地越嶲今建昌越省地沈黎今黎州地汶山今龍安嘉定等州益州今雲南武都今崇慶州四川零陵永州地東開朝鮮置四郡曰元菟眞番樂浪臨屯俱在今朝鮮國北逐匈奴置郡曰朔方今河套銀之地西河今綏德州○西逐匈奴置四

郡曰燉煌今甘州肅州張掖今山丹西甯武威今永昌府○分隴西北天水今秦州地○分隴西北又增置郡曰安定今涇州平安東農今陝州○臨淮今鳳陽府○分揚郡東南陳留今河南開分川北昭帝增一郡曰金城今蘭金州哀平之世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光武并省郡國置十三州刺史

司隸校尉治河南部郡七豫州治譙今亳州○部郡六冀州治鄗今正定國九兗州治昌邑○徐州治郯○部郡五青州治臨淄○荊州治漢陽地入揚州治歷陽今和州○部郡六益州治雒今潼川○部郡七涼州治隴今隴州○并州治晉陽今太原○部郡九幽州治薊○部郡十一交州治廣信今江西廣信府○部郡七

後漸加郡國至于末凡百有五郡

蜀漢有巴蜀制益州治成都梁州治漢中有郡二十二以漢中興勢爲北方重鎭以討魏白帝爲西鎭備吳

惟時魏據中原有司隸豫兗青徐治彭城涼治武盛冀幽并雍又得揚之半治壽春涼之東爲秦治襄陽分涼之半治壽州荊之半治江陵上邽有郡國六十八西自隴西南安祈山陳倉重兵拒漢東自廣甯合淝汭口西陽襄陽以重兵備吳吳據江南有荊揚之地置揚治建業今江甯荊治南郡今江陵交治龍編分交之

東爲廣治番禺分荊之東爲郢治江夏有郡四十三又得沔口郟城今黃州廣陵以建平西陵樂鄉南郡巴邱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須塢爲重鎭

晉平吳改司隸爲司州治雒兗治廩丘豫治頊城今冀治冀子今房山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荊治江陵揚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爲雍治京兆長安秦治上邽○益治成都梁治南鄭○幽治龍治番禺廣治番禺○分雲南爲甯治雲南分遼東爲平治昌黎增郡國二十三凡十九州百五十六郡千一百九縣

惠帝時李特據成都懷帝時劉淵據平陽今平陽府○於是晉失梁益冀并秦雍幽涼而元帝南渡立國建業元帝時石勒滅前趙劉氏凡二十六年

據襄國（今河北邢州）冉閔滅後趙（石氏凡三十有六年）有其國時晉又失青兗（兗豫）及徐之半慕容廆據鄴後滅魏（冉閔國號魏）穆帝時桓溫滅成（李氏凡四十六年）復梁益（又復豫州）青兗諸州（晉復失梁益青兗）又滅前涼（張軌爲涼州牧相傳凡九世四十四年而秦滅之）呂光據姑臧（今甘肅武威）姚萇據長安（姚興都長安今陝西西安）滅前秦有其國（苻氏凡四年）孝武帝時謝元敗秦堅（苻健據長安苻堅滅前燕慕容儁慕容垂傳赫連勃勃據朔方滅西秦（乞伏氏凡四十六年）西涼李暠據敦煌（李氏凡二十二年）滅北涼（沮渠氏凡三十九年○時晉國勢更革第七篇）安帝時復失青兗豫司

拓跋猗盧起於代（在今山西北部時拓跋珪國號魏入居鄴太武滅赫連氏凡二十二年）滅北燕（馮氏凡二十九年）滅北涼（沮渠氏凡三十九年○時晉國已是爲北魏北朝）滅南燕（慕容德傳）滅後秦（姚氏凡三十四年）定梁益而晉劉裕滅南燕（慕容德傳）滅後秦（姚氏凡三十四年）定梁益而西移晉祚是爲宋（南朝）

宋武帝代晉疆域北有廣固西取長安復青兗司豫梁燕之地於南朝而長安虎牢尋復失守

大明中凡州三十二郡國二百三十八魏侵淮北復失青冀徐兗及豫之西境則以長淮爲界乃僑徐州於京口（今鎮江）兗于姑熟（今太平）冀二州于贛榆其初以南鄭襄陽垂瓠（今汝寧）彭城東陽（東平）歷城爲重鎮

汪啸嶺先生曰魏晉以前北方置郡州多密而南方則疎若青徐兗豫皆不及千里而荆揚則數千里齊魯趙魏之間比郡如鱗而南方之郡或遥闊數百里幾千里者有之何則人居密於北而南則多曠土也自司馬瑯邪南遷而江漢淮南僑立州郡以撫南渡之民則南方州郡以密而北方漸疎曠矣迨及宋元以後則人文財賦獨盛於南北方遠不逮焉故古一揚州而今則建省五（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古一梁州而今則建省三（四川雲南貴州）古一荆州而今則建省二（湖廣廣西）今一山東而跨三州之境（青徐兗）今一直隸而兼二州之地（南冀）是亦天氣之所轉移乎竊謂五胡之際實亦南北轉移之一會也然財賦雖盛於南而形勝則終在於北故晉室東而中原不復宋帝南而天下北移隋起長安終兼陳氏唐收關內卒藏宇文香孩兒在汴而江南稱藩北燕子飛來而建文遜位天下形勢從可知矣惟有明太祖乘時崛起投袂金陵芟滅羣雄奮戈燕薊是蓋其時有焉抑亦仁人無敵又不在區區形勢閒所能限抑者矣

齊氏內難多而不遑外略及東昏而失沔北失壽春則淮漢之險與敵共矣

梁武失漢川及淮西而復壽春及雒陽漢中以雍州下逮戍夏口白苟堆硤石城合川鍾離淮陰朐山爲重鎭及侯氏之亂而江北悉失

陳氏土宇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江爲守宣帝復淮南而俄失於周及荆門巴陵失守而采石京口軍來國以亡矣 南朝終

元魏旣翦燕夏北涼疆域東接高麗朝鮮西至流沙南有雍陝豫洛並于濟海 獻文取淮北 宣武得壽春淮西

迨孝明死而魏分東西

東魏之初與西魏界于河陝後失陝州而洛陽及晉州之西皆爲西境

高齊伐東魏後失淮南于陳失淮陰大城于周大約西則襄城洪峒晉州武平軹關河陽南則虎牢汝南魯城皆其重地及失晉州而國亡

宇文周代西魏得雍州得漢蜀又平姑臧尅江陵南至于江乃滅齊而北方爲一所未得者惟長江以南長沙以東耳 北朝終

隋移周祚滅陳而天下爲一乃廢郡爲州煬帝征林邑更置三州復改州爲郡置司隸刺史又平吐谷渾置四郡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西至且末北至五原東南皆至於海

唐除隋亂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邊郡襟帶置都督以領軍戎於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曰關內京兆同華商岐邠隴涇原甯慶鄜坊丹延靈會鹽夏綏銀豐勝河南陝汝郟虢鄭滑許潁陳蔡淄宋亳徐濠宿鄆齊曹濮青汴登萊棣兖海沂密河東蒲晉絳汾隰并南汾遼沁嵐石忻代朔蔚澤潞河北懷孟魏博相澶貝邢洺磁恒冀深趙滄景德易定幽涿瀛莫燕檀營平共二十七州山南荆峽歸夔澧朗忠涪萬襄唐隨鄧均房鄖復金梁洋利鳳興扶成文壁巴蓬通開隆果渠隴右秦渭河鄯蘭階洮岷廓疊巖京瓜沙甘肅淮南潤常蘇湖杭睦越衢婺括台福建泉宜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潭衡永道郴邵黔辰夷思費劍南

益嘉眉邛簡資嶲雅南會翼維松姚茂戎梓遂綿劍合龍普渝陵榮瀘嶺南廣番循潮南康瀧端封南巖春羅南石高南合崖振邕南方南簡潘欽南尹象藤桂梧賀連南昆歸樂南恭融容南林南扶南起南義交陸峯南德愛其山南淮南俱分東西 太宗分十五道置採訪使○京畿治西京○長安都畿治東都○洛陽關內京官遙領河南治陳留河東治河東○今平陽府河北治魏○今魏縣隴右治西平山南東治襄陽○分荆峽歸襄唐鄧澧均房郢復金隨爲東道山南西治漢中○分夔朗忠涪萬梁洋利鳳興扶文壁巴蓬通開隆果渠爲西道劍南治蜀淮南治廣陵○分揚通泰楚高郵壽泗滁和六安無爲邳海皖廬江南東治吳○今蘇州○分潤常蘇湖杭睦衢婺括台建福宜歙池泉饒信越江南西治豫章○今南昌○分洪江鄂岳虔吉袁撫潭衡永道郴邵夷辰夷思費黔中治黔中○今貴州○分自桂融以西嶺南治南海○今廣州府置十節度經略曰安西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

閩四鎮治龜茲北庭防制突騎旋堅昆統海瀚天山伊
城兵二萬四千吾三軍屯尹西之境治北庭
都護府兵二萬人河西隔絕吐番突厥統赤水大斗建節玉
門黑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
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捍衛突厥經略豐安
之境治涼州定遠三軍三受降城
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河東與朔方犄角
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
天兵大同橫野岢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范陽臨制
府折代嵐三州之境治太原兵五萬五千人奚契
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九
軍屯幽薊媯檀易恆定莫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
一萬四百人平盧鎮撫宣韋鞠統平盧龍二軍榆關守
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
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隴右備禦吐番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武
隴戎漠門寄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
州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抗吐番南據蠻獠
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統天寶平戎昆明寧
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嶲柘松維恭雅
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嶺南五

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青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兵一萬五千四百人其地南北
如漢境東則不及無元菟樂浪地西過之有伊吾交河北庭安西元宗又改州爲郡凡郡府三百二十八縣千百七十三羈縻州郡不數後范陽盜起而失河西隴右于吐番大中咸通復隴右而藩鎮起

肅宗時李懷玉推侯希逸爲平盧節史此藩鎮自立之始平盧十二州鄆曹濮登淄青徐兗克海沂密代宗以安史餘孽薛嵩節昭義據懷衛河陽八州田承嗣節魏博據貝博魏相衛磁洛七州李懷仙節盧龍據幽薊媯檀易恆定滄漠九州又以李希烈留後淮西朱泚節涇原今涇州固原州德宗成德節度李寶臣卒而子留

後據恆定易趙此河北五鎮凡二十四州也忽叛忽臣相繼深冀六州李惟
數姓再若河中光淮西吳少成及其子元濟浙東鈐劍
南劉闢涇原朱泚山南梁崇義蕭宗時據皆或僭竊而旋則滅亡
迨高黃賊起而僖宗以李克用節雁門旋封晉王朱全忠節
宣武河中李茂貞節鳳翔昭宗以王建節西川以楊
茂節淮南以錢鏐節鎮海朱全忠遂入篡唐室全忠即朱
溫

梁朱溫代唐所有惟七十八州天下凡十一國
晉有雁門二十六州梁以馬殷王楚有湖南地後滅於南唐以錢鏐王吳
越有十四州以劉隱王南海有六十州以高季昌節荊南三州以劉
稱岐王有七州岐以楊隆演淮南楊行密後爲吳王有三十六軍州王建
王蜀有四十六州

唐莊宗名存勗克用子幷燕取九州取魏博得十六州滅梁得六十二州降
守光王燕尋稱帝○有以王審知王閩有五州而李茂貞
岐得七州破蜀旋失于孟知祥惟得秦鳳四州增置一州而失營平于契
丹凡一百二十三州孟知祥據蜀
石敬瑭獻十六州于契丹而滅唐得蜀金州增置一州凡
一百九州爲晉
劉智遠代晉曰漢失秦鳳四州又增置一州凡一百六州
周郭威失太原十州而取秦鳳四州于蜀瀛莫二州于契丹又取淮南

十四州增五州廢三州　合一百十八州

劉雯據河東十四州曰北漢

宋受周禪有州府軍監一百三十九縣六百六十二荊南來朝得州府三江陵歸峽○高氏亡平湖南得州監十六潭衡邵郴灃則溆辰錦溪敘桂陽○李氏亡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益彭眉嘉蜀綿漢邛資簡梓遂黎雅臨戎盧雅茂昌榮果閬渠合龍普利興文巴劍蓬壁夔忠萬集開渝涪黔施達洋興元○馬氏孟氏俱亡平廣南得州六十廣韶潮循封端英連雄恭惠康恩春龍勤新高潘賀昭梧蒙襲象富融宜柳嚴思唐邕瓊貴鬱橫賓欽尋容牢白廉黨務鬱林藤平江南得軍州二賓業嵩順瓊崖儋萬安振○劉氏亡十二昇宣歙池洪潤常鄂筠饒信虔吉袁撫江汀建劍江陰淮遠建昌○李知誥纂吳稱南唐後改江南至是亡

太宗時陳洪獻三州○漳泉得吳越軍州十四湖越

衢婺台明溫秀處睦平太原得軍州十二并汾嵐憲忻代遼沁降石寶興福永錦軍○錢氏亡平太原得軍州十二并汾嵐憲忻代遼沁降石寶興○北漢李繼捧獻州四夏銀綏宥○乃立四京曰東京開封劉氏亡

西京雒陽府　南京應天○今大名府　北京帝鄉德府　分天下爲十五路又增三路曰京東府二州十　京西府一州十　河北府三路二十六軍二　河東州二十軍四監二　陝西府三州二十軍十八監三　淮南軍州十六軍三監二　江南東府一州七軍二　江南西州六軍四　荊湖南州七監一　荊湖北府一州十軍二　兩浙州十四軍一　福建州六軍二　益州州十五軍一　梓州州十一軍二　利州府一州十七　凡十八路分合不常　京府三次府八州二百五十二軍四十六監十三縣千二百六十二　時天下未一者惟遼耳　即契丹　與夏　即李繼捧

遼起臨潢併渤海得中國之平營石晉歸十四州涿檀順薊雲新應媯　凡京五上京臨潢南州幽州東京遼陽中京大寧西京雲州府六州軍備武寧幽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二屬國六十東至海西至金山北至臚朐河南界白溝幅員殆萬里矣

宋熙寧中取綏銀及熙河十四寨熙河鄯洽岷誠南平廣源蘭州鼓嶺米脂浮圖安而畀遼人以河東北界之地七百里　元符中以葭蘆四寨與夏　紹聖中建州一軍二安西管甯關三平會甯金城城九寨二十六保十又取鄯湟四城甯寨龍支

建中靖國時悉以還吐番　崇甯中復湟鄯廓并三十餘壘訖于重和立三城湟原靖夏鄯州制成西甯制羌時金人始彊而

叛遼

金古肅慎地東濱海南界朝鮮自盈歌始彊阿骨打取遼黃龍府遂稱帝

宋徽宗約金共滅遼金人滅遼歸燕雲順涿易六州皆空城耳又予我朔州　夏得金之雲中

汪曉嶺先生曰居庸在今京師北古北順州百二之雄關也松亭景州東北榆關永平府一夫之天塹也北岳金坡南北之限也盧龍灤錦中國之壤也詩云北伐玁狁至于太原蓋中外之分各安於一方則聖王所不治鼾睡於卧榻又聖王所不容自遑取營平而中國弱矣宋請

營平於金而不得而宋益弱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與敵共欲不受其禍其可得哉

金張瑴以平州歸宋金人伐宋入汴遂盡失河北於是宋以河爲界　劉豫據山東稱齊

宋高宗南渡都臨安與齊以舊河爲界陝西地維階成五都（階成岷鳳洮）及和尚方山二原（在今鳳翔）豫亡金歸陝西河南故地旋復奪去又予金唐鄧以和淮流爲界　金亮死宋復秦隴九州（秦隴環原熙蘭會洮河）三軍（鎮石鎮戎德順）及商虢八州郡（商虢陝華海泗唐鄧）隆興中割還金以淮爲界

金既滅遼弱宋東極吉里迷兀的改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里爲邊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又西慼米脂（今屬延安）出臨洮磧石之外錯生羌又自磧石東踰洮監遵渭至大散關北竝京兆商南唐鄧與宋界于淮水爲十九路自燕徙居汴　元起朔漠金衰

元併西域滅西夏（李氏亡）遂得金之燕京而臣高麗（即朝鮮）世祖開府漢南居關中（今西安）

宋紹定中約元滅金（完顏氏亡）元既滅金遂定南詔（今雲南地）而下江南宋亡

元主中國疆域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至於海東西不下漢唐而南北過之難以里計立中書省一衍中書省十一曰嶺北　遼陽　河南　陝西　四川　甘肅　雲南　浙江　江西　湖廣（征東治高麗征日本省領路路領州州領縣凡路百八十五府三十六州三百五十九冝四安撫司十五縣千一百二十七其中書省統山東山西河北之地路二十九州八屬府三州九十一縣三百四十六謂之腹裏

汪雙池曰漢唐之盛也都皆在西晉宋之微也皆自中土而播遷於南元魏遼金奇握溫之疆也皆起於東北蓋秦隴天下之首也遼幽并冀天下之脊也若東南則天下之尾也故都在燕秦則足以控北方而撫南國在汴洛江浙則難以捍內而禦外矣元魏彊於代而弱於遷洛遼彊于臨潢而稍南以衰金橫於平營而微於都汴是愈南而愈弱也建都立國者宜知所擇矣宋既南處海隅而喘息尚延百載是蓋宋德雖衰天命未改惟人謀之不臧不可謂天心之厭宋而右北也迨至潮不至於江濱舟遇風於海表而後萬星南隕一旅無成則天命不可復挽臣雖欲奮臂於螳螂君於以抱慙於謝豹矣

明太祖當胡元之末羣雄並起太祖起兵滁和金陵翦陳

氏於武昌（陳友諒子理也）執士誠於姑蘇（徽國珍於台州（平友定於福建）遂代胡元西滅明夏（劉明玉珍定嶺表有雲南北廓地至于大甯乃立直隸京師（今南京）分天下爲十四省改路爲府成祖遷都北平（今京師）定爲兩京曰北直隸（順天永平河間保定正定順德廣平大名八府保安延慶二州共領縣一百一十七縣）南直隸（應天鳳陽安慶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廬州蘇州淞江常州鎮江揚州淮安十四府滁和徐州共屬州十三縣九十六）山東（濟南兗州東昌青州登州萊州六府凡屬州十五縣八十六）山西（太原平陽潞安大同四府汾沁遼州共屬州十六縣七十八）河南（開封歸德彰德衛輝懷慶河南南陽汝甯八府共屬州十二縣九十五）陝西（西安鳳翔漢中興安延安慶陽平涼鞏昌臨洮寧夏八府共屬州十二）浙江（杭州嘉興湖州紹興甯波金華衢州嚴州台州溫州處州十一府共十六縣九十）

廣（東布政司屬州一百一十九縣）廣西（桂林平樂梧州柳州慶遠潯州南甯田州思明鎮安泗城十二府思恩軍民府太平雲南澂江臨安大理楚雄曲靖尋甸十三州姚安永甯昌鶴慶麗江沅江鎮沅州四縣十八）雲南（廣南府軍民府共二十一縣）貴州（仁黎平鎮遠石阡思南銅仁鎮甯普定等州貴州宣慰司共屬州十一縣）凡十二行省疆域北至大甯西至嘉峪東至朝鮮南至海廣一萬九百里袤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里其北邊則大甯三萬（宣府（內三關居庸紫荊倒馬薊州皆附于北直爲京師之屏蔽）大同（外三關雁門甯武偏頭）隸山西爲右臂）延綏（榆林甯夏）陝西行都司（西甯莊浪七衛曰甘肅鎮皆附于陝西以禦北敵蒙古）其西邊則洮岷（洮州岷州河州附陝西松潘）四川行都司（建昌越嶲甯番鹽井會川五衛皆附於四川以防禦西番控制蠻獠）其東則遼陽（瀋陽俱今盛京皆越海而隸於山東以防東北撫朝鮮）永樂初棄大甯于兀良哈（北邊衛名）而平交趾建安南省（凡十五府十州一百五十縣）宣德中棄安南（又棄開平（在宣府北爲北討之咽喉）於是北邊以獨石（宣化上北路）爲重（宣化上謂獨石三百里云）英宗時失河套（天啟時失遼陽又失瀋陽於是東北以山海關及天津爲重而左臂失矣）初明制於各省皆置都司衛軍屯田以寓兵于農迨其後武備弛而西邊既棘東北多事東則備倭於海上南則水西及蕃交爲不靖征調煩而腹內空虛又以礦璫勞民饑饉繼作流賊起而中原少衛以抵于亡

九州分野論　汪紱著

分者分占於宿以天言也野者所居之野以地言也分野之說雜見於左傳國語若梓愼論孛宋景憂熒惑子產論實沈此皆其可據者而後世言者舛謬相仍妄分宿度遂使占驗者芒然無據如陳卓范鑫鬼谷京房張衡李淳風之徒所謂角亢氐鄭兗州房心宋豫州尾箕燕幽州斗牽牛女吳越揚州虛危齊青州室壁衞并州奎婁胃魯徐州昴畢趙冀州觜參魏益州井鬼秦雍州柳星張周三輔翼軫楚荆州者其所分之國則是而所列之州則非所係之郡又非也鄭不在兗州淮陽楚國魯國諸郡不在豫州衞

不在并州安定天水非并州屬郡高密膠東非魯地魏不在益州觜參非益分雲中雁門非雍州此皆其大謬也而非之者若洪容齋祝世祿又并分野古說而擯斥焉是安得爲明於堪輿者哉夫天體本圓而列宿帶列黃赤二道之間運行不止地當赤道之北與列宿本不相應以地方之區野而分入天圓一帶之宿度此正所謂方枘而圓鑿者矣況國州郡之舛錯無稽如淸風之所列乎不知夫分野之昉實古者六府五官之正欽若昊天之旨就所居而以事其占後世因之而近所居者亦以附焉非有宿度之可分亦非九州之分列也昔伏羲氏居于宛邱實有木德以始婚媾禮成於春而角亢昏見龍亦適至凡有災祥因占占於蒼龍沈頠因之周封胡公於太皞之墟則又因之故角亢氐爲陳分蔡息附焉實禹貢豫州之野也今開封陳許汝甯光固信陽潁是其野也句芒古之木正重也實邑商邱閼伯帝堯之火正也亦遷於商邱古之主火者或於鳥喙星宿或於大火心宿祝融占喙閼伯占心相土因之周封微子於宋則又因之故房心爲宋分在禹貢徐豫之交今歸德睢亳宿壽徐曹皆其野也軒轅氏實有土德仰觀織女扶筐以肇織作觀箕杵以制箕舂杵臼之用觀棓搶以制兵誅炎帝郎所謂蚩尤也於阪泉而啟泳焉凡有災祥仰占

箕尾嫗虞因之周封召公於燕黃帝之後于薊箕子于朝鮮則皆因之故尾箕爲燕分在禹貢冀東幽州之野今順天通泳昌平薊霸遵化延慶安雄河間天津永平灤錦廣甯奉天遼陽朝鮮皆其野也揚州之始分無聞焉惟皐陶作士是司命討帝用嘉之使肇諸舒蓼以主三司南斗六星司爵司祿司武以世守之泰伯君吳亦是用焉是以斗爲江淮吳分在禹貢揚州之野今鳳陽泗滁廬和無爲六安安慶揚通泰高郵淮安迄江以南西至豫章南並錢唐皆其野也禹卒水功以肇夏治既受舜禪其支子卽守於越是主牛女因句龍也故牛女以爲越分今錢唐以南南暨番禺百越

焉元楊者黃帝之子也降於東海元冥修熙古之水正也固元楊是居主虛危以糾其水政二斟因之（斟灌斟尋）周封太公於齊以長東夷則又因之故虛危爲齊分在禹貢青州之野今濟南德濱武定東昌臨清高唐景滄青萊膠登平度皆其野也顓頊氏實有水德都於帝邱惟十年甲寅正月之朔立春日月五星合璧於營室顓頊用之以釐歷日凡有災祥因占於室璧豕韋因之小乙亦因之周封康叔於衞則又因之故室璧以爲衞分實禹貢冀兗之交也今濮開大名衞輝彰德磁廣平皆其野也少皞氏實有金德以肇金天而保有財用曲阜是都占於降婁有奄因之周

封魯公於少皞之墟以長淮夷則又因之故奎婁胃以爲魯分在禹貢徐兗之間今兗州濟甯東平泰安沂莒邳海蒙陰皆其野也蓐收者古之金正該也居恆山之陽主於昴畢以糾虔金職以成蓄積鮮虞因之後淪於晉趙氏分晉以因鮮虞而頻於胡故昴畢以爲趙分在禹貢冀北并州之野今正定定冀晉趙深易保定保安宣化大同應朔蔚渾源忻代平定順德皆其野也實沈帝堯之水正也居於汾水實主白虎以糾水職元冥主虛實沈主虎（嘴參）也唐杜因之周封叔虞於唐則又因之故觜參爲晉分禹貢冀州之野也今太原岢嵐保德汾甯石霍平陽絳隰吉蒲解

澤潞安沁遼皆其野也后稷爲農師以繼炎帝之業皇帝嘉之以邑於邰用主東井以世守田功其後爲周周之衰也東依晉鄭而秦始大以長西戎故井鬼爲秦分在禹貢雍州之野今陝西也梁州險阻商周皆合於雍在漢爲益州周始附於秦分而井鬼之占自陝西以南放於四川雲貴祝融古之火正黎也居於嵩山之陰主鶉火以糾火政有鄶因之夏桀亦因之鄭人實并鄶號之封東周營於洛邑皆鶉主也故柳星張爲周鄭分在禹貢豫州之野今河南懷慶陝鄭禹汝南陽唐鄧裕皆其野也烈山氏以火德教稼興於江漢之閒翼昏見而啟事西沒而斂用是凡有

災祥占於鶉尾升爲炎帝楚人因之故翼軫爲楚分南蠻附之放於南交在禹貢荆州之野今湖廣及廣西交趾皆其野也史記天官書誤以角亢氏兗州室璧并州觜參益州固已譌矣而後人附會之以郡國分入宿度則譌之又譌非惟倣於天而不知地抑亦好妄作而憒於古人之道也三代經傳旁側可考而不之察也何哉

戊笈談兵卷之五下

新安汪紱著
同懷兄汪曲水參

州郡財賦第八笈

汪雙池曰蕭相入關先收圖籍邪律楚材亦先收冊籍以周知天下戶丁貧富險易之數蓋古國以治兵爲賦以田賦出兵也故井甸邱乘之制今已不復而量地制軍亦宜斟酌苟地貧而兵多則糧糈有不給之憂雖或運此遺彼又不免輸將之力皆非善計也又或地在要衝則守禦宜重而一府數州一州數縣其彼此方向相去

遠近或有不知則何以扼要守捉而命衆攻取哉故列次行省郡縣之彼此方向道里遠近財賦多寡之數及各省之形勝要害疆域分野附焉

一著方程賦

北六直省上

一列直隸郡州縣衛所

一列盛京郡州縣

一列山東郡州縣

一列山西郡州縣

一列河南郡州縣

一列陝西甘肅郡州縣衛所

南十省下

一列江南上下江郡州縣衛

一列浙江郡州縣

一列江西郡州縣衛

一列湖廣湖南北郡州縣衛所司

一列四川郡州縣衛所土府司

一列福建郡州縣

一列廣東郡州縣衛所

一列廣西郡州縣土府州司

一列雲南郡州縣土府州司

一列貴州郡州縣司

一列蒙古四十國

方程賦　汪紱著

九州肇於黃帝諸侯分土而治
黃帝分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
郡縣制於嬴秦歷代巡而未改巡同循
秦并六國分天下爲四十郡郡各領縣
商周設井田而皆行助法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借民力以助耕公田故曰助
商鞅開阡陌而始廢井田
商鞅秦孝公臣欲富國凡徑塗道路之廣者皆壅爲田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故曰開阡陌也又阡陌開而田不設井授民得以私財相買計畝以出稅而無公田故井田由是而廢後遂不復

閱嘗考王制而參九數之方田
王制禮記篇名方田計田之方圓長短而推其積步以成畝九數中之一法也
用是披輿圖而稽歷世之州郡
輿圖地圖也　披考閱之也
自周以前畿侯甸男采衛蠻夸鎮蕃約四面五千里而句股相求句音鉤
周禮王國千里曰畿畿外五百里曰侯服甸服甸服外五百里曰男服采服采服外五百里曰衛服蠻服蠻服外五百里曰鎮服藩服是四面五千里也句股亦九數之一法橫斜以求其數如徑一圓三方四之類言以直求之不計曲折也
自漢而後界盡東海西戎北胡南越號廣袤萬餘里實計其鳥道
漢唐南并越北逐胡天下實廣於周然所謂東西南北萬餘里者實并其曲折紆回者言之其實無萬里也若今之雲南云至京一萬六百四十里乃自省至廣西經湖廣至江南然後北行至京或由四川至陝西經河南而後至京皆其曲折而然耳此所謂鳥道也
今版圖所載凡二京十四省一百六十二府二百三十四州一千一百七十七縣
詳見後
計道里之廣至開原一千八百至嘉峪五千六百至騰越一萬二千一百至崖州一萬一千至臺灣九千餘里至大同九百里

開原極東隸奉天嘉峪關極西在肅州騰越極西南隸雲南永昌崖州極南屬廣東瓊州臺灣極東南隸福建大同府極北隸山西俱計鳥道
試句股以開方爲截長而補短句音鉤
開方者計其四面之方即所謂方田法也
自東海至於東河千里而近
計自山東登州文登縣至河南衛輝界則一千九百餘里自江南淮安鹽城至歸德則止八百餘里自北京天津慶雲至順德止七百餘里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
計自河南歸德至陝州閿鄉一千一百自河南衛輝至山西蒲州河上則止七百餘里
自東河至於臨洮千里而遙

計自陝西朝邑西至臨洮約一千四百餘里

自臨洮至於流沙千里而遙

計自涼州至嘉峪則止八百里西至流沙則一千三百餘里

自大甯至於恆山千里而近

自大甯南至渾原州不過六百餘里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

計自北京曲陽南至順德間不過五六百里自渾原州至河南禹輝則九百餘里若自朔州南至平陽芮城則一千三百餘里

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遙

計自黃州北至汴梁北河上一千二百里自湖廣荆州至河南滙池北河上一千四百里

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近

計自岳州城陵磯南至衡山則八百餘里自江西湖口南至吉安亦止八百餘里

自衡山至於南海千里而遙

計自衡山至廣東香山一千餘里自郡陽至廣東高州則約二千里

自山海至於朝鮮千里而遙

計自山海關至開原縣朝鮮界一千四百餘里

約方面各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

方面四方之面也方千里橫袤各有千里也

而甘肅杓出番中遼錦瓠懸海外杓音標

陝西行都司自永昌衛西至流沙一千三百餘里古之河西四郡也北界蒙古南界西番杓斗柄也言甘肅之地橫插番中如斗柄然其南方則不足矣盛京自山海關東至開原南至旅順口一千四百餘里南界大海如瓠之懸於海外亦與其南方則亦不足也

海橫斜而東南不足雲凸廓而西南有餘

大海自浙江溫州而西南橫斜至於廣東廉州西南抵交趾福建居東南海上不成方矩是東南不足也雲南一省已當四州之西南而永昌騰越又在省西一千三百里是廓地而凸出於西南故西南則有餘也

登萊凸出東海而地有餘於東方松潘西界吐番而地不足於西極

自萊州東至登州文登凸出海中東西八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皆三面界海此地之有餘於東者也臨洮河州及四州松潘之西皆西鄰吐番自臨洮至西河不過千餘里自松潘直至武關閒計亦不過五千餘里此中國之不足於西也

衰多益寡方面約各四千隨域區分爲方千里者十六

截長補短則每方可各四千里以方田之法計之則爲方千里者十六

約以計方而設井參而度地以居民

禮記曰量地而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約界也計方設井畧以古井田之法而計之如下文所云也

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

一里九百畝方一里者百則爲田九萬畝也本王制

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百萬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萬畝方千里者十六則爲田十四萬四千億畝

十萬曰億十億萬四千億一百四十四萬萬也

而山林川澤州邑道路三分去[聲]一凡田九萬六千億畝

計容一萬二千八百萬夫食八萬九千六百萬人

一井八夫以一夫食七人以中農夫爲概也

公收七千六百八十億畝食一萬一千七百六十萬人

公田九分之一又去十之二爲民廬舍故公田之入大約七萬六千八百萬而亦以百畝食七人爲率則其數如此

以一甸而出一車計七夫而養一卒

四井爲邑則三十二夫四邑爲邑則一百二十八夫四邑爲甸則五百一十二夫甸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具備此以田賦出兵之古制也以五百二十一夫而養七十五人是大率凡以七夫而養一卒也

則天下之車可三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乘天下之兵二萬七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九百五十人[乘去聲]

以一甸出車一乘七十五人而約算之亦以山林川澤州邑道路三分去一其可實爲井田者出兵車之數如此

此法古井田之分亦兵農合一之政

自方十里者以下計天下之井田自以一甸以下計天下之兵車

周之一尺當今七寸五分

周尺當今七寸五分故八尺爲步三百步爲一里

周之百畝當今田六十畝

古者一畝積百步百畝之田開方一百步三百步爲一里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今尺長古尺三之一故五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今之三百六十步即古之三百步也是百畝之田計今步開方一百二十步積一萬四千四百步而今田積二百四千步爲畝是古者百畝當今田六十畝也此與王制算法不同而金仁山之說亦爲非是

夫西北地本平原而東南故多山澤則井田當在西北爲贏然離巽人餘於地而乾坎地衍於人故財賦獨東南爲盛

離南巽東南也坎北乾西北也以人衆而地闢故財賦反盛也

於今郡邑之名固已畢詳於後冊天下廣袤之大略特爲撮輯於斯篇

京師古輔壤之墟在禹貢冀州之野舜分冀東爲幽州其形勢東據碣石渤海西拒恒山太行北負天壽居庸南撫惡池河濟故天壽爲斧扆紫荊倒馬爲右臂遼陽山海爲左臂蘆溝桑乾滱池河濟疊疊迴環渤海太行共爲襟帶遼金元舊都也分野析木之津地寒而土瘠幅員一千七百二十五里東西二百一十三里南北二百一十一里額設府州縣衛所四十一額編里甲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八里額銀三千一百二十四兩零

順天府 箕尾分野東界永平灤州南界河間任邱西界山西大同蔚州北界延慶大宛二京縣各衙門在京城內良鄉在京城外縣本府額銀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三兩零糧六萬一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額編里甲一千一百二十里額銀四千九百一兩零

宛平附京額銀八千四百一十七兩零

良鄉府西南七十里額銀四千八百一十兩零

固安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五千六百五十五兩零

永清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五千八百八十五兩零

東安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五千八百八十五兩零

香河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千一百九十八兩零

通州京東四十里有通州所控引河海襟帶東南京師之南戶也額銀七千一百九十三兩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州郡財賦第八 拾 九

京師

薊州今裁以通州判領事 三河州東七十里額銀四千二百七十六兩零 武清府東南五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六百八十里額銀一千一百四十六兩零 寶坻府東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一兩零

寧河新添府東南三百里額銀四千六百兩零 順義府東北六十里額銀二千七百四十兩零 昌平州京北九十里額銀四千九百六十三兩零 密雲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三百四兩零 懷柔府東北一百七十里額銀二千二百四十兩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州郡財賦第八 拾 十

京師

保定府昔冀兼箕尾分東界河間靜海西界山西大同廣昌南界正定安平北界順天涿州至京三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二百九十七兩零 清苑附郭額銀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八兩零 安肅府北六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九百五兩零 新城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七千一百二十兩零 博野府南九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五百五十三兩零 容城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三千一百五十八兩零 完府西七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六百三十兩零 蠡州南九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三百一十六兩零 雄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八千一百一十八兩零

定州南四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八兩零 滿城府西北四十里額銀六千九百五兩零 定興府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兩零 唐縣南府東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七千一百二十兩零 望都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三千一百五十八兩零

薊州京東二百里古燕之國都漢幽州刺史所駐控制遼陽塞北爲京師之東戶額銀八千八百八十二兩零

平谷州西北八十里額銀一千七百一十三兩零

遵化州直隸至京三百二十里額銀五千六百一十二兩零 玉田州東南三十里額銀八千六十七兩零 豐潤州東南七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三兩零

永平府箕尾分古孤竹之墟唐之盧龍節鎮東界奉天灤遠西界遵化南界海北界桃林口京師之東門也至京四百五十里額銀七千二百一十六兩零 遷安府西北四十里額銀六千五百一十六兩零 撫寧府東七十里額銀一萬兩零 昌黎府東南八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九十七兩零

灤州府西四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九兩零 樂亭州東九十里額銀五千六百四十八兩零 盧龍及灤臨榆新設府東二百里額銀四千四百七十一兩零

山海關稅課銀二萬八千二百兩零

祁州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九百九十兩零東鹿府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八百十三兩零安州府東七十里額銀一萬一百二十兩零高陽府東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七千八百四十一兩零新安府東九十里額銀三千二百九十九兩零今裁易州直隸東界涿州西界山西靈邱南界安肅北界房山至京二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五百一十九兩零淶水州東北四十里額銀五千一百四十一兩零廣昌州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九千三百四十六兩零古之瀛州襟帶渤海控引東南爲南北咽喉應乾象析木之津而魚鹽之利濱海之腴爲京師之所首也東界天津青縣西界保定雄縣至京四百里領州一縣南界安肅北界保定祁州南界濟南德州附郭額銀二萬五千八百一十一兩零河間府箕尾分野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州郡財賦第八笈 十二

京師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兩零肅甯府西五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七百九十兩零交河府南八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九十兩零阜城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二兩零任邱府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八百一十兩零交河府南八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九十兩零肅甯府西五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七百九十兩零阜城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二兩零任邱府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八百一十兩零

吳橋府東南二百里額銀二萬七千八十兩零景州府西四百九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六兩零故城府西二百九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六兩零東光府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六兩零新設原爲衛所謂遮桁木之津也控渤海倭夷引河濟淮泗東方之要地南北之通衢也東界海西界霸州南界山東武定府樂陵北界至京二百四十里領州一縣六天津附郭額銀三千四百一十兩零天津府西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八十二兩零靜海府西南七十里額銀一萬

諶州原屬河間府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九百九十四兩零南皮府西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九千八百一十三兩零鹽山府南二百六十里額銀一千八十八兩零慶雲府東南三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七兩零天津關稅課銀四萬千九百四十九兩零今裁正定府胃昴畢分恆山之陽控引中原西捍晉代濱帶惡池東連渤海東界河間獻西界山西太原平定南界順德內邱北界保定唐縣附郭額銀二萬六千八百十里額銀一縣十三萬七千五百八十九至京五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二百六十兩零井陘府西南一百五十里山盤地勝燕薊西門額銀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兩零阜平府西北二百十里額銀一千三百八十兩零獲鹿府西南五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三兩零行唐府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二兩零靈壽府西北五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二兩零平山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一百六十五兩零元氏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一萬五百六十五兩零贊皇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三兩零無極府東北七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九百二十一兩零藁城府東南六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八百九十一兩零新樂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六兩零冀州東界故城西界衡晉南界威縣北界安平至京六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二千六百四十二兩零縣五南宮州西南六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兩零新河州西六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二百三十一兩零棗強州東南三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二十九兩零武邑州東北九十里額銀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兩零衡水州東北四十里額銀一萬三十七兩零東界新河西界元氏南界唐山北界藁城至京七百四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兩零縣五

栢鄉古之鄗邑漢冀州刺史所駐州南六十隆平州南九十里額銀一萬五千八百一十九兩零高邑州西南五十里額銀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七兩零臨城州西南九十里額銀九千五百七十八兩零甯晉州東南四十里額銀二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兩零

深州東界交河西界東鹿南界衡水北界蠡縣至京六百里額銀三萬一千四百七十兩零領縣三強州東五十里額銀一萬八千兩零饒陽州東北六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九百五十兩零安平州北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八百一十八兩零

定州東界祁州西界阜平南界蒿城北界望都至京五百里額銀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兩零領縣二曲陽州西六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兩零深澤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一萬八千九十九兩零

順德府昺胃畢分東界廣平威西界山西邊州和順南界廣平永年北界趙州栢鄉至京千里領縣九

邢臺附郭古邢國額銀三萬六千四百五十八兩零沙河府南三十五里額銀一萬七千九百一十一兩零南和府東四十里額銀二萬七千八百二十六兩零平鄉府東南八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九兩零廣宗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兩零鉅鹿府東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七百四十兩零唐山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五十八兩零內邱府北五十里額銀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兩零任銀二萬四千九百九十六兩零

廣平府胃昺畢分東界山東東昌臨清西界河南彰德至京九百六十里州一縣九永年附郭額銀四萬五千五百五十三兩零曲周府東北四十六里額銀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五兩零肥鄉府南三十五里額銀四萬二千九百四十兩零雞澤府北七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三百九十兩零廣平府東南六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三百九十兩零

七兩零邯鄲古趙都嶂河北鑽山陽府西南成安府南五十里額銀三萬五千九百兩零額銀三萬三千七百一十七兩零威萬八千五百一十九兩零清河府東北二百里額銀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二兩零

磁州按原本闕今補入

大名府室壁分宋之北京在趙宋時爲北方重鎮東界山東東昌冠西界河南彰德臨漳南界開封封邱北界廣平邯鄲及東昌館陶至京一千七十六里領州一縣七元城附郭額銀三萬五千二百七十兩零南樂府東南四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兩零清豐府東南九十里額銀四萬六百一十兩零東明府南二百九十八兩零

開州古澶淵也府南一百二十里領銀七萬四千四百五十四兩零長垣府南二百五十里領銀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九兩零

宣化府昺畢分在明爲宣府鎮東則居庸延保爲京師制沙漠西接北岳雲中明時北方之第一重鎮也東界京師西界山西大同南界易州涞水北界張家口至京三百五十八里領州三縣七宣化附郭額銀四萬六百五十兩零赤城府東北二百里額銀一萬九千兩零萬全舊萬全指揮在明時爲重鎮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九百八十八兩零懷來東南一百七十五里額銀三千四百二十四兩零

蔚州府西南二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五千三百二十九兩零西衛府西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九百二十一兩零懷安故懷安縣延慶府西一百二十里舊直隸今隸宣化府東南一百五十五兩零

延慶州直隸今隸宣化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二十五兩零

保安州舊直隸今隸宣化在府東南六十里額銀四千九百六十兩零

延慶州府南二百三十里額銀六百七十二兩零

承德府東界盛京錦州寧遠西界山西大同豐鎮南界京師遵化北界蒙古至京四百三十里領州一縣五無承德府今拔原本補

灤平府西南四十里

平泉州府東一百二百四十里

建昌府東北三百六十里

喀府東北五百六十里

朝陽府東北六百四十里

盛京禹貢冀州之野爾分冀之又東爲營州其形勢東北接鴨綠朝鮮西北據遼水山海關爲京師東臂南至旅順口跨海而抗山左環山負海自成區域在明時爲遼陽重鎮萬歷以後旋得旋失今改爲盛京東至朝鮮西界永平撫甯南抵海北望長白野分析木土宜菽粟鞾府二州四縣八外如甯古塔白都納黑龍江歸化城等處仍爲重鎮云

奉天府東界鴨綠西界錦州廣甯南界海北界開原至京一千四百七十里箕尾分領州二縣六

承德府郭額銀二千一百五兩零米二千二百六十二石零

遼陽州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四百兩零米五千三十六石零

海城舊海州衛新設府南五百四十里額銀四千四百兩零米二千五百八十三石零

蓋平舊蓋州衛府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一百四十三兩零米四千七百三十五石零

復州新設府南五百四十里額銀一千四百兩零米二千五百八十三石零

甯海新設府南七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二十五兩零米二千一百二十五石零

鐵嶺府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一十一兩零米一千三

義州新設府北九十里額銀六百八十八兩零米一千六百二十石零

錦州府箕尾分舊瀋陽地明時重鎮今改爲府東界奉天四百九十里領州二縣二

甯遠州舊甯遠衛府西南一百一十里東與錦城接千一百五十三兩零米一千八百四十二石零

廣甯鎮府東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二千七百二十一兩零米三千九百七十七石零

謹按盛京今有昌圖府領縣三懷德奉化康平鳳凰直隸廳領州一岫巖縣二安東寬甸興京領縣二通化懷仁盛京之北有吉林甯古塔城領府二廳四縣二吉林府領州一伊通州雙城廳伯都訥廳長春府領縣一農安縣賓州廳五常廳領縣一敦化縣吉林之西又有黑龍江城原本俱無謹附載於此

山東州跨青徐兗星兼戊亥分東海而抱泰山南淮沂而北河濟利與東海之魚鹽道抱南北之要害所謂十二山河不亞關中天府也然近海之區防倭宜重沿漕之地弭盜維艱耳登萊之間與旅順隔海遙望在明末最爲重地也驅域東負海西窺邢衛南望淮沂北據河濟轄府十州十一縣九十六外衛十二守禦所三今俱裁

濟南府 虛危分古臨淄齊之國都也西河北濟南距岱西界東昌茌平南界兗州甯陽北界京畿河間景州至京九百六十里歷下也額銀六萬四千一百四十兩零米九千三百八十一石零 章邱 府東一百一十里額銀七千一百七十兩零米一千四百六十一石零 鄒平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一百三十兩零米一千四百六十一石零 淄川 萬四千一百三十九兩米四千一百六十一石零 長山 府東北二百里額銀三萬九千一百六十兩零米四千一百六十一石零 新城 府東北三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七千四百七十七兩米一千一百四十四石零 齊東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一百八十七兩零米一千一百四十四石零 齊河 府西五十里古祝國也額銀二萬六千一百八十七兩零米一千一百四十四石零 禹城 古祝國地府西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七兩零米一千一百四十四石零 平原 州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兩零米一千一百四十四石零 陵 府西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兩零米一千一百四十四石零 臨邑 府北一百七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兩零米一千一百四十四石零 德州 虛危分南北孔道齊之北門府西北二百八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二百四十六兩零米七千一百六十一石零 德平 州東一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三兩零米五千三百九十七石零 長清 萬七千二百五十兩零 府西南七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七兩零米一千七百六十一石零

泰安府 奎婁分東界博山西界陽穀南界甯陽北界長清至京一千里省一百八十里領州一縣六

泰安 新設附府額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八石零 東平州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三萬八千一百四十七兩零米六千四百八十四石零 東阿 州西北七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兩零米五千三十八石零 平陰 州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三兩零米三千一百八十四石零 新泰 府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一百三十四兩零米四千一百二十八石零 萊蕪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一兩零米四千一百二十八石零 肥城 府西七十里額銀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兩零米三千三百二十四石零 武定府 海至凉七百里省二百里領州一縣九 惠民 附府額銀五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兩零米六千七百二十八石零 陽信 府北四十里額銀四萬六千八百一十一兩零米五千九百一十六石零 海豐 府東六十里額銀一萬八千六百九十六石零 樂陵 府西北九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一百四十二兩零米二千九百六十二石零 濱州 府東九十里額銀四萬四千三百二十四石零 利津 府東五十里額銀二萬一百七十六石零 霑化 府東北七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一兩零米二千七百五十一石零 蒲臺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三百四十六兩零米二千七百五十一石零 青城 府東南六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七兩零米三千九百三十石零 商河 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三萬五千九百二十五兩米五千二百二十石零

兗州府 古少昊之墟在禹貢徐州之野周魯國七百里之地至漢時始以爲兗州沛縣北界泰安肥城其形勢東望海濱西據濟水北負岱宗南引淮徐而滋滕濟甯之間俱爲南北孔道中州一要害也星纏成分至婁之次至京一千二百三十里至省二百二十

里領州一滋陽附郭額銀三萬七百四十五兩
縣十三零米三千二百七十六石零府曲阜
魯國都也府東三里額銀一萬三千一百八十
七兩零米九百九十八石零甯陽十里額銀二
萬七千四百六十六兩零米三千四十石零鄒
額銀三萬二千七百三十二兩零米八百九十
石零泗水府東九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五百三
十四兩零米七百二十八石零金鄉府西南一
百五十里額銀四萬四千三百八十一兩零米
五千四百七十四石零魚臺府南一百五十里
額銀六千三百一十四兩零米二千一百四十
石零嘉祥府西南一百里額銀四萬四千五百
七十二兩零米五千四百六十石零壽張府西
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二百一十五兩
零米二千一百六十石零沂州府南連海州皆
魯疆域東界海西界泗水南界江南府東北九
十里沂水古紀國地界接江南府東北七十三
兩零米一千六百九十七石零蘭山新設附郭
額銀三萬五千九百二十六兩零米折一千九
百二十石郯城南一縣十六里領州蘭山郭國
漢晉時爲充州刺史所駐費北府西九十里額
銀一萬八千八百二十六兩零米折一千九百
二十石零莒州古莒國地界接江南府東北一
千六百九十七兩零米折一千七百四十里額
銀四萬二千七百三十三兩零米折一千七百
一十石零日照府東二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
千一百三十四兩零米折一千六百八十四石
零曹州府明南界河南考城北界直隸南樂至京一千二

百里至省五百八十里領州一縣十五兩零米四千六百九十
石零曹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五萬二千三百零米四千二百
一石零濮州古顓頊之墟實禹貢兗州之野周衛國所遷帝丘之都也黃河故道屢患河沖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一百一十五兩零米三千二百零米五千八百八十一石零范州東北六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兩零米二千七百一十六石零鄆城州北九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一百一十四兩零米九千四百一十二石零朝城州北六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兩零米一千二百一十三石零定陶府東南五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三兩零米一千二百一十四石零城武府東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兩零米一千二百一十三石零鉅野府東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兩零米一千二百一十三石零

東昌府 虛危分野界齊州陽穀北界河間景州故城至京九百四十四石零

堂邑府西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兩零米八千一百七十石零博平府東北七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兩零米八千一百七十石零茌平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兩零米八千一百七十石零清平府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兩零米八千一百七十石零

臨清州南北孔道府西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九千七百二十七石零館陶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二百三十六石零邱州西二百里額銀二萬一千二百三十六石零

里額銀三萬一千四百七十九兩零米八千八百五十石零

恩縣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萬八千七百二十六兩零米八千八百二十石零

夏津 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二千四百六十兩零米六千八百四十兩零米五千九百四十石零

武城 府西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兩零米五千九百四十石零

外臨清關稅課銀二萬九千六百八十兩零

高唐州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兩零米九千七百九十五石零

青州府 虛危分古水正玄冥之墟在禹貢青州之野東北界武定利津及海在海岱間至京一千里至省二百七十五里領縣十一

益都 銀七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兩零 附郭額

博山 銀一萬一百九十一兩零 新分府南一百八十里額

臨淄 舊分府北一百二十里額

邱 太公封地府西北五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九百四十八兩零

博興 府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二百八十兩零

高苑 府西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三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兩零

樂安 府北九十里額銀五萬一千三十兩零

壽光 府東北七十里額銀六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兩零

昌樂 府東南四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二十六兩零

臨朐 府東南四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五百三十六兩零

安邱 府東二百里額銀五萬三十九兩零

諸城 府東三百里額銀五萬一千四百五十六兩零

登州府 虛危分古墨胡之地也與旅順南北遙望東則備倭防海山左東方重地至京一千七百里至省九百一十五里領州一縣九

蓬萊 附郭額銀二萬三千四百五十兩零

黃 府西南六十里額銀一萬六百八十兩零

福山 府東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四百兩零

棲霞 府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三百三十九兩零

招遠 府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四百七十八兩零

萊陽 府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兩零

膠州 府東二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二千四百一十六兩零

文登 州東南一百九十六里額銀二萬二千四百一十六兩零

榮城 新設府東四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五兩零

海陽 府東南二百一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六兩零

萊州府 虛危分古萊夷之地東界登州萊陽西界青州昌樂南界諸城及海北界海至京一千四百里至省六百七十五里領州二縣五

掖 附郭額銀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二兩零

平度州 府南一百里額銀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六兩零

濰州 西一百八十里額銀四萬五千三百二十兩零

昌邑 州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五萬一千二百九十兩零

高密 州西五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兩零

膠州 府南二百一十里額銀四萬三千四百一十兩零

即墨 州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五千八百四十兩零

謹按兗州府之濟寧州今爲直隸州領縣三金鄉嘉祥魚臺東昌府之臨清州今爲直隸州領縣三邱夏津武城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山西 財賦第八笈

太原府 舊參分賓沈之墟在禹貢冀州之野爲唐虞夏之舊都在外卽今九州之中東者也恆岳西環大河南鎮北界十州之分一分之域幅員九千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一百兩零

太谷 西南一百四十里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十二萬九千二百兩零

祁 西南一百四十里府東南一百一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一百兩零

徐溝 南一百四十里府東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八百兩零

交城 西南一百一十里府西南一百一十里額銀六萬一千一百兩零

文水 西南一百一十里府西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清源 西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太原府 北參分賓沈之墟周時封叔虞大鹵之野其形勢北負雁門五臺南臨汾水太嶽西帶黃河東界正陘北控方者也疆域東界代州北界岢嵐州西北至黃河與陝西延安鄜州吳堡南界沁州武鄉縣

陽曲 次府東南一百一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一百兩零

太原 次府東南一百一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一百兩零

榆次 次府東南一百一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一百兩零

壽陽 西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靜樂 西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嵐 府西北二百一十里額銀一萬

岢嵐州 府西北二百一十里額銀一萬

興 府西北二百一十里額銀一萬

樂平 州東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孟 州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忻州 京東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定襄 州東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平定州 京東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保德州 京東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五臺 州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繁峙 州東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崞 州東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代州 京東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平陽府 京西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河曲 州東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臨汾 州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浮山 府東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洪洞 府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趙城 府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霍州 府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永濟 縣西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虞鄉 縣西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萬泉 縣西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榮河 縣西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猗氏 縣西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蒲州府 京西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解 州西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臨晉 縣西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榮河 縣西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猗氏 縣西南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兩零

翼城 周之晉國舊都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六萬一千一百兩零

太平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六萬一千一百兩零

汾西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五萬一千一百兩零

曲沃 府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五萬一千一百兩零

襄陵 府西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五萬一千一百兩零

霊石 府西北二百四十里額銀六萬一千一百兩零

解州東界垣曲西界虞鄉南界河南聞喜北界猗氏至省一千四百五十里兩鹽池在焉額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二兩零

安邑

夏東北一百里額銀六萬二百五十八兩零

平陸

周之故都也州東南一百七十里額銀六萬三千二百七十四兩零

芮城

古芮國之故都也州東南九十里額銀四萬二千三百六十兩零

聞喜

晉國都也州東南七十里額銀六萬四千七百十兩零

絳州

東界曲沃西界陝西韓城南界夏縣北界太平至省七百三十里額銀六萬一千八百里至省一千四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四兩零

垣曲

東南六十里額銀一萬

稷山

西界陝西宜川南界稷山北界大甯至省五百九十里額銀一萬

河津

西一百六十里古龍門地額銀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一兩零

吉州

東界蒲縣西界鄉甯州東南六十里額銀一萬

蒲州

東南一百十里

隰州

東界汾西西界陝西宜川南界吉州北界甯鄉至省五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五兩零

大甯

西南九十五里額銀三千一百五十三兩零

永和

西一百五十五里額銀二千一百五十五兩零

高平

北一百里額銀六千一百四十兩零

陵川

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三千一百四十四兩零

沁水

西二百里額銀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兩零

澤州府

新設甯參分東界河南彰德武安西界太原太谷南界南衛輝輝縣西界平陽翼城南界懷慶河內北界長子至京一千三百里至省八百里額銀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兩零

鳳臺

新設附郭額銀六萬二千三百三十八兩零

陽城

府西一百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四十四兩零

潞安府

甯參分東界河南林縣西界岳陽南界高平北界壺關縣附郭額銀六萬四千三百里至省四百五十里領縣十一

屯留

府西北五十五里額銀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兩零

襄垣

府北九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九百四十兩零

潞城

府東北四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九百四十兩零

黎城

古黎侯之國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一百十三兩零

平順

府東四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二百一十三兩零

汾州府

甯參分東界太原祁縣西界陝西延安南界三千八百里至省二百七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一百十三兩零

汾陽

附郭額銀六萬八千三百十三兩零

孝義

府南十三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十三兩零

介休

府東七十里額銀四萬二千一百十三兩零

平遙

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七萬二千一百十三兩零

石樓

西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一百十三兩零

甯鄉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

永甯州

府西北一百七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七百十八兩零

臨府西北三百七十里額銀四萬二千一百十三兩零

沁州

東界武鄉西界沁源南界襄垣北界太原太谷至京一千七百里至省四百二十二兩領縣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八兩零

沁源

州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七百里額銀一萬

武鄉

州東北六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三兩零

遼州

潞安長治西界平陽霍州南界潞安府東界河南彰德武安西界太原太谷南界平定州樂平至京一千三百里至省三百一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三百一十三兩零

和順

州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三十二兩零

榆社

州西一百一十五兩零額縣二萬一千八百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七兩零

大同府 胄昴畢分古金正蓂攻之墟在禹貢冀州之野舜分冀北爲并州其形勢西盡河曲東倚恆山南阻雁門北控沙漠爲京師之右臂實天下之北門也雁門甯武偏頭爲外三關尤屬北邊重地疆域東界宣化蔚南界太原代州西至黃土山之西北接蒙古之野至京九百里至省五百六十里領州二縣七豐鎮廳新設分防口外旗民雜處府東北三百里至大同附郭額銀二萬一懷仁十里額銀八千八百七十兩零

渾源州 府東南一百三十里北岳之北額銀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兩

應州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八百三十六兩零 山陰州 西六十里額銀八千九百五十四兩零 陽高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六千六百四十三兩零 天鎮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四千八百七十兩零 廣靈 府東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三十兩零 靈邱 府東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零

甯武府 東界朔州西界岢嵐南界崞縣北界邊墻至京九百五十里省三百四十里領縣四附郭額銀二千五百三十七兩零 偏關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千七百八十一兩零 神池 府北三十里額銀一千五百十九兩零 五寨 府西一百里額銀一千四百四十九兩零

朔平府 東界大同西界邊墻南界甯武北界邊墻至京九百六十里至省六百七十里領州一縣四附郭額銀二千三百七十兩零

右玉 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四千四百八十七兩零

朔州 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五千四百七十一兩零 馬邑 府東南四十里額銀六千六百五十七兩零 左雲 府東七十五里額銀一千四百九十五兩零 平魯 府西南一百一十五里額銀三千五百四十九兩零

附錄舊所設衛所今俱裁革改設州府縣

振武衛

平魯衛

陽和衛

天成衛

雁門所 老營所 甯武所 偏頭所

雁門甯武偏頭是爲外三關 井坪所 甯化所

謹按太原府之清源今裁屬徐溝平定州之樂平今裁屬州潞安府之平順今裁屬潞城朔平府之馬邑今裁屬朔州俱有鄉學又按霍州今爲直隸州領縣二趙城靈石吉州與鄉寧今俱屬平陽府

河南

地兼豫兗徐星分辰午亥太華以東荊山以北太行以南孟諸以東居天下之中爲自古衣冠之地故帝王之都古諸侯之國多在是爲若河南洛陽則周公所營而平王遷之東漢及晉又因之者也汴梁之地爲梁魏所都而後四梁唐晉漢周宋又都是焉陳州爲古太昊伏義氏之都而彰德鄴下則曹魏北燕元魏高齊皆據都爲偃師西亳高辛之故國也商邱爲殷商舊都而成王因之以封微子於宋朝歌紂之所都而武王以封邶鄘衛者也耿相之地商嘗遷徙於是焉矣其餘若新鄭滎陽則檜鄭之[illegible]也上蔡汝甯則蔡息之國也沈邱宛邱之閒則陳沈胡項在焉南陽唐鄧之區則唐鄧申甫之[illegible]也許在許州號居汜水其餘小國蓋難悉數以其居於中土四方之來者道里均爲故周公營爲東都自婁敬筝轄一諫謂德非三代不可都焉亦以其爲四沖之地無雄長天下之形勢爲衰世計然耳轄府九州十內直隸布政者四縣九十九河南六府河北三府

開封府

角亢氏分古大梁之國梁唐晉漢周宋之都地處四衝無重山巨塹之阻以睢沛爲左背以鞏洛爲右背以天雄鄴衛爲北門汝蔡爲南戶疆域東界歸德甯陵西界河南鞏縣南界汝甯上蔡北界衛輝汲縣至京一千五百八十里領州二縣十八

祥符 附郭領銀一十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七兩零米七千五百七十五石零

陳留 府東五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七百六十六兩零米五千二百一十三石零

杞 府東一百里古夏后氏之後杞國之地額銀十萬一百四十九兩零米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九石零

通許 府東南九十里額銀三萬九千七百七十六兩零米三千九百六石零

尉氏 府南九十里額銀三萬五千四百三十六兩零

洧川 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六兩零米二千一百三十五石零

鄢陵 府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兩零米三千二十六石零

中牟 府西七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一兩零米二千一百二十九石零

陽武 府西北九十里額銀四萬一千八百三十六兩零米四千五十五石零

封邱 府北七十里額銀三萬二千四百三十一兩零米一千三百五十三石零

蘭儀 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三萬二百八十四兩零米九百一石零

儀封 府東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五十一兩零米折

鄭州 府西一百三十里古之鄭國也額銀三萬一千七百八十六兩零米五千一百九十四石零

滎陽 鄭國都州西七十里額銀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四兩零米一千一百二十四石零

滎澤 州西北五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兩零米二千一百九十五石零

河陰 路通秦晉南北東西之限州西北五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七十六兩米一千五十四石零

汜水 州西一百一十里古東虢之國鄭之虎牢關楚漢之閒相拒京索蓋東西之衝地而中州之險阻北大河而南轘轅東河陰而西滎洛所謂岩邑是矣額銀一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兩零米三千五百六十二石零

禹州 府西南二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一百七十一兩零米一千五百二十三石零

密 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三兩米一千五百十四石

新鄭 府西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二十七兩米七百一十七石零

陳州府

古太昊氏之墟周封舜後於陳之地東界鹿邑西界臨潁南界上蔡北界睢州至京二千一百四十里至省二百四十里領縣七

淮甯 新設附府領銀七萬一千三百四十九兩零米二千一百九十二石零

商水 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一兩零米七百一十五石零

西華 府西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四兩零米一千九百七十五石

項城 古項國府南九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九百一十四兩零米六百二十四石零

沈邱 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五兩零米三百一十九石零

太康 府北五十里額銀四萬五千五百一十三兩零米四千六百一十七石零

扶溝 府西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千二百七十四兩零米一千二百四十六石

許州

古四岳後許男之國漢末都許昌爲南都東界鄢陵西界登封南界舞陽北界鄭州至京一千七百里至省二百五十里額銀四萬三千八十六兩零米四千四百石零領縣四

臨潁 州南六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一百三十四兩零米二千九十八石零

襄城 州西南九十里額銀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九兩零米二千一百八十八石零

郾城 州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九百一十三兩零米一

下四百四十一石零 長葛 鄭國地州北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一兩零米二千六百五十石零

歸德府 房心分古木正匏芒之墟堯時以遷閼伯又嘗主火正焉在禹貢徐州之野有商先世因閼伯舊國後城上以封微子於宋在越宋時則以此爲南京疆域東界江蘇陽宿州西界開封杞南界亳州太和北界山東兗州曹至京一千五百三十里至省三百里領州一縣八百五十里至省三百二十四兩零米六千一百五十石零 商邱 附郭額銀五萬七千二百二十四兩零米六千一百九十石零 夏邑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一千八百一十石零 永城 州東北九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七百七十兩零米六百二十五石零 鹿邑 府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五萬一千八百一十兩零米一千二百四十七石零 寧陵 界連亳宿蕭碭府西北六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六百六十兩零米一千二百二十四兩零米六百五十石零 虞城 帝舜之後虞思之國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一十三兩零米一千四百六十一石零

睢州 府西一百里額銀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九兩零米四千四百四十九石零 柘城 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七百七十兩零米六百二十五石零

考城 州東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五兩零米折

彰德府 冀分野古鄴下地曹魏元魏之都形勢西聯太行東帶衡漳跨趙魏之都通南北之道在河南爲北門要地疆域東界直隸大名清豐西界山西潞安府壺關南界衛輝淇北界直隸廣平鄉鄒至京一千二百里至省三百里領縣七 安陽 附郭額銀十萬九千二百七十三兩零米六千一百石零 湯陰 府西南四十五里額銀四萬九千一百石零 臨漳 府東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二兩零米七千五百七十九石零 林縣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三萬三千九百七十二石零 內黃 府東一百里額銀三萬四千八兩零米五千一百二十九石零 武安 府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三萬九千三十九兩零米一千八百九十一兩零米二

下三百二十四石零 涉 府西二百里額銀二萬一百九十三兩零米一千二百五十六石零

衛輝府 山西澤州界開封封邱北界彰德湯陰至京一千四百里至省一百六十五里領縣八 汲 附郭額銀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二兩零米一千五百石零 新鄉 府西五十里額銀五萬一千四百七十八兩零米五千五百五十九石零 獲嘉 府西南一百里額銀三萬一千九百一十四兩零米三千八十七石零 淇 府北五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六兩零米一千三百九十五石零 輝 府西六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五兩零米五千一百二十七石零 濟源 府西七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三百一十四兩零米一千八百五十七兩零 修武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七兩零米三千三百一十五石零 武陟 府東一百里額銀五萬五千三十三兩零米九千四百七十四石零 孟 府南六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二十一兩零米二千九百五十石零 溫 府南五十里額銀三萬八千四百八十二兩零米五千六十八石零

河南府 古火正祝融之墟禹貢豫州之域星分鶉火柳在周時營爲東都平王遷而都之東漢及晉皆都於此形勢右崤函而左太室穀伊洛而帶長河然爲四方之衝疆域東界鄭州南界南陽北界懷慶濟源及孟至京一千八百里至省四百里領縣十 洛陽 附郭額銀六萬九千

西百八十八兩零米一千二百八十五石零 偃師府東七十里額銀三萬六兩零

鞏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六百四十石零 孟津府東北七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八百一十石零 宜陽府西南七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一百一十石零 永甯府西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一十石零 登封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一十石零 嵩陸渾戎地也府西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六百一十石零 新安府西七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八百一十石零 澠池府西一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八百一十石零 陝州古有華氏之國周公召公分陝爲伯卽此地也川內鄉陝咽喉豫省門戶東界澠池西界陝西潼關南界內鄉北界山西芮城至京二千一百里至省六百八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石零米二千一百

南陽府柳宿星張分東界汝甯遂平西界湖北鄖陽南界淅川連界州東南七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四百八十石零米一千二百八十石零 新野州東南七十里額銀二萬四兩零古鄧國地

裕州古方城地楚之北門也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千四百八十兩零 舞陽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千四百八十兩零 葉縣也州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千四百八十兩零

汝甯府角亢氏分蔡息故國東界陳州項城西界南陽泌陽南界湖北漢陽黃陂北界陳州西華至京二千八十里額銀三萬一千八百里至省四百五十八兩零 正陽府南二千九百十三里額銀一萬二千六百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六兩零 西平府西北四百三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九百九十六兩零 上蔡府東五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六兩零 新蔡府東五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六兩零 遂平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六兩零 確山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六兩零

信陽州南一百七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九百五十六兩零 羅山州東五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兩零 固始州東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兩零 商城州東南一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兩零

光州東界江南霍邱西界羅山南界湖北麻城北界新蔡至京二千四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兩零 光山州西四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兩零 息州西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兩零

汝州柳宿星張分東界許州襄城西界河南洛陽南界南陽北界河南登封至京一千七百五十里至省二千四百七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四百七十兩零 魯山州西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七千八百四十兩零 寶豐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七百四十兩零 郟州東南一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七百四十兩零

六兩伊陽州西北九十里額銀四零 伊陽千八百九十一兩零 謹按開封府之陽武今屬懷慶府封邱今屬衛輝府儀封今爲鄉屬蘭儀河陰今爲鄉屬滎澤南陽府鄧州之淅川今爲縣

陝西兼禹貢雍梁之域星躔鶉首之野形勢左據函潼之關右盡流沙之野南山蜀道接天北則長河如帶土勢居天下之首俯瞰九州西列九州之上沃野數千里北之纖皮牛馬東南之竹箭材木又皆天府之藏也自太散以東殽函以西崤黽以北蕭關以南謂之關中襟帶涇渭負北荊而面南所謂百二山河古今言形勢論建都尤稱最善故秦漢唐西魏宇文周皆是焉而周武王起於豐鄗漢高祖首收三秦唐太宗先定長安是以卒成一統之勢良由土厚氣麗人剛俗悍而兼之以最勝之形勢分也至若大寵以西天水西涼之地則又皆險阻而剛強人習於戰鬬在太平則長安之右臂避敵之重也而晉末諸涼宋時西夏皆或以一隅之地南面稱雄平慶以北靈圓河套沃野幾於千里又長安北地之長城也褒斜祁山以南漢中一府跨躡巴蜀西北形勝從可知矣疆域東據太華西抵玉門之關南跨終南之山北收戎馬之用踞天下之首而俯瞰中原耕沃野之田而利兼山澤民俗剛勁而敢於戰鬬蓋凜乎有長入州而一天下之勢故論建都稱最勝焉其疆域東抵河界山西蒲州西界鳳翔扶風南界商州鎮安北界延安宜君轄十三郡於一府廣袤約入百里焉至京二千四百一十五里州一縣一十五漢水而窺劒閣北盡朔方河北西安轄府六州十一縣四十四外衛二十四所二十五今俱裁革改設府州廳縣

西安府

古有大隴之阻左右殽函之固南據終南之山北有涇渭之流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周文武及秦漢隋唐興王建都之地也

府西北五十里秦之舊都也額銀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四兩零興平府西九十里古茂陵也額銀三萬五百一十一兩零臨潼府東七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兩零高陵府北七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九兩零鄠府西南八十里豐鎬二都在焉額銀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四兩零咸甯府西北五十里秦之舊都也額銀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四兩零興平府西九十里古茂陵也額銀三萬五百一十一兩零臨潼府東七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兩零高陵府北七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九兩零鄠府西南八十里豐鎬二都在焉額銀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四兩零咸陽府東南七十里額銀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五兩零涇陽縣北七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一兩零三原府北九十里額銀五萬二千二百三十一兩零盩厔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四

萬三千一百七十二兩零渭南古咸林南鄭之地鄭舊都也府東七十里額銀九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兩零富平府東北一百三十里額銀八萬四百一十三兩零醴泉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五兩零同官府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七兩零

商州東界河南盧氏西界藍田南界湖北鄖北界華陰至京二千八百里至省三百里額銀一萬五十四兩零領縣四鎮安州西南三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二百一十三兩零雒南州東七十里額銀五千三百二十兩零山陽州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六百九十五兩零商南商於之地也州東二百五十里額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零

同州府新設東界山西永濟西界蒲城南界華州北界雒州至京二千一百里至省二百四十里在漢爲左馮翊之地領州一縣八大荔新設附郭額銀三萬六千六百四十兩零朝邑府東北一百七十里額銀三萬六千里額銀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兩零部陽商時有莘氏國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五萬五千九百四十二兩零華州府南一百八十里額銀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九兩零華陰州東七十里倚華山據潼關長安之東戶也額銀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九兩零蒲城州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七千八百八十一兩零

澄城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兩零韓城周武王後入韓城侯之國後入於晉府東北二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二百六十三兩零白水府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一百六十七兩零

乾州東界醴泉西界扶風南界永壽北界邠州至京二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五兩零武功州南六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三兩零永壽州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七兩零

潼關廳秦蜀咽喉七省衝衢撫民要缺額銀一千一百九十九兩零

邠州古豳國周太王之都也東界耀州西界涇州南界永壽北界靈州至京二千七百里至省三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一兩零領縣三三水州東四十里額銀八千八百四十一兩零淳化州東二百里額銀七千七百八十三兩零長武州西北八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七十六兩零據形勢右扶風右鄰岐山交王岐州之地府東一百八十里額銀三萬二千兩零寶雞府西南九十里額銀四萬三千兩零鄜坊也府東南九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五十三兩零

鳳翔府井鬼分古岐周之地在漢爲右扶風形勢右據隴而控扼羌戎前撫陳倉而杜巴蜀北則岐山列障而汧渭潔洞爲長安之西臂隴州在漢晉爲涼州刺史駐治之地疆域東界乾州武功西界秦州清水南界漢中鳳北界平涼靈臺廣武約方三百里至京三千二百里至省五百五十里額銀五萬一千兩零岐山縣附郭額銀三萬二千兩零汧陽府西七十里額銀四千五百一十兩零隴州府西北一百六十里魏晉涼州刺史駐治之地西控天水氏羌爲長安扶風西門額銀七千五百七十四兩零

漢中府井鬼分禹貢梁州之野形勢北則棧道連雲南則劒閣如閣褒斜之谷北窺長安陰平之關南引巴蜀居漢水之源而左控襄樊實處萬山之險而右連秦隴氐羌故漢高以此地興王昭烈以此都建業百二山河殆與共之其疆域東界湖廣襄陽均州西界四川保寧廣元南界保寧巴州北界鳳翔鳳縣東西廣一千二百餘里南北袤六百餘里至京三千五百七十里至省九百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兩零

留壩廳東連鳳嶺西接紫關東北至省八百三十里府西南一百九十里南鄭附郭額銀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兩零褒城府西北四十里東通斜谷北出陳倉棧道

從此而平漢中之北戸也額銀八千四百五十八兩零

城固 府東七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七百八十六兩零

洋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百七十五兩零

西鄉 府東南二百四十里額銀八千六百七十七兩零

鳳 府西北三百八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五十三兩零

寗羌州 通蜀要道府西三百里額銀三千一百四十六兩零

沔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五千七百六十一兩零五丁所開峽在焉

畧陽 路通鞏禮而出祁山漢中西門也府西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千四百三十兩零

興安州 東界湖北鄖縣西界西鄉南界四川大寗北界鎮安至京四千四百里至省六百四十里額銀五千四百八十七兩零領縣六

平利 州南九十里額銀六百九十四兩零

洵陽 州東一百三十里額銀二千一百四十四兩零

白河 州南二百一十里額銀五百六十九兩零

紫陽 州西三百二十里額銀八百二十七兩零

石泉 州西北二百七十里額銀一千四百六十二兩零

漢陰 古庸地州西一百八十里額銀三千五十五兩零

延安府 井鬼分雍州之野東帶大河北控河套榆林一帶北邊重地爲山陝保障東抵河界山西保德州西界慶陽合水南界西安同官北抵榆林南北袤一千三百里東西廣四百餘里在古爲河西上郡之地至京二千二百里至省七百四十里領縣十

膚施 附郭領銀二千六十一兩零

安塞 府西北四十五里額銀一千五百六十五兩零

甘泉 府西南九十里額銀六百九十三兩零

保安 府西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九百二十三兩零

安定 府北一百九十里額銀二千四百八十六兩零

宜川 府東南二百八十里額銀五千六百一十七兩零

延長 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一千六百九十五兩零

延川 府東二百里額銀二千八百八十九兩零

定邊 府西北三百五十里額銀八百九十四兩零

靖邊 新設府西北三百里額銀一千一百四十五兩零

鄜州 東界韓城西界合水南界同官北界甘泉至京二千五百里至省五百五十里額銀七千七百九兩零領縣三

洛川 州東六十里額銀九千四百二十五兩零

中部 州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三千二百四十九兩零

宜君 州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千三百五十二兩零

綏德州 東界山西永寗西界安定南界延川北界榆林至京一千八百里至省一千八十里額銀七千五百六十兩領縣三

米脂 州北八十里額銀三千六百四十二兩零

清澗 州南八十里額銀三千五百七十四兩零

吳堡 界連山西永寗州州東八十里額銀一千六百七十三兩零

榆林府 原爲備今改爲府東起神木府谷西接寗夏北抵河套延亘幾於千里延綏之北門亦山之右臂也東界吳堡西界靈州南界米脂北界鄂爾多斯至京一千九百四十里省北一千三百五十里領州一縣四

榆林 附郭額銀二千一百四十一兩零

神木 府西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千二百七十五兩零

府谷 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二千五百三十四兩零

葭州 府東南一百七十里額銀三千七十七兩零

懷遠 府西一百七十里額銀九百六十三兩零

謹案興安州今爲府領廳一縣六安康平利洵陽白河紫陽石泉漢陰廳漢陰今升安康即州治新設

甘肅在京西南四千四十里東西二千一百二十里南北二千四百里東界陝西長武西界河州閿門番南界知州十一內直隸三縣四十七

蘭州府初屬臨洮府新改附省東界隴西西界關門番南界岷州北界平番至京四千六十四里省西北一千三百六十里府東南四里領州二縣四

皐蘭附郭領銀四千一百二十九兩零

金八十里

狄道州府南二百一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兩零

渭源府南二百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五十二兩零

靖遠新設府東北二百里額銀一萬九兩零

河州府西二百九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一百七十兩零

平涼府井鬼分東界邠州長武西界鞏昌會寧南界鳳翔隴州北界慶陽環至京三千四百里省西六百三十里領州三縣七

平涼附郭額銀一萬二千一百七十兩零

崇信府東南九十里額銀二千五百六十兩零

華亭府南九十里額銀五千四百一十二兩零

鎮原府北一百三十里額銀八千一百七十七兩零

固原州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九千六百七十兩零

涇州古安定地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六十八兩零

靈臺州南一百四十里額銀四千一百七十兩零

靜寧州府西北二百四十里額銀八千一百四十九兩零

莊浪古北地也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五十兩零

隆德州東九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五十五兩零

崇昌府窺隴蜀北負金城右則控制西河甘肅左則襟帶渭水涇汧爲長安之右臂西蜀之北門爲彊域東界秦州西界蘭州渭源南界階州北界靖遠邊牆東界慶陽府西南一千一百七十里領州一縣八

隴西附郭古天水也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一十兩零

安定府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七千二百四十兩零

通渭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六千三百一十兩零

會寧府北二百四十里額銀六千四百七十兩零

漳府南七十里額銀三千一百四十兩零

甯遠府東九十里額銀五千五百兩零

伏羌府東南四百八十里額銀七千四百九十二兩零

西和府東南四百里額銀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五兩零

岷州新改之地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千二百四十四兩零

洮州廳新設三面臨番南與松潘連界外接蒙古邊境府西南二百六十里額銀七百八十五兩零

階州新改接壤羌戎東界略陽西界西固南界四川平武北界禮縣至京三千九百四十里至省一千七十里額銀七千一百一十三兩零領縣二文州南二百四十里古之陰平也關自隴西入蜀之間道也額

秦州南界略陽北界莊浪至京三千七百里至省七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兩零領縣五

秦安府北八十里額銀二千三百五十二兩零

清水州東一百三十里額銀禮縣祁山在焉州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七千三百四十一兩零

徽係徽州今改爲縣州南二百八十里額銀五千五百三十四兩零

兩當東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一千二百六十七兩零

慶陽府州北界延安定邊至京二千五百里省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領縣四

安化附郭額銀六千七十八兩零

合水府東七十里額銀一千七百四十七兩零

正甯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五千八百五十五兩零

寧州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四兩零

慶夏府井鬼弧分古靈州之地東界延安定邊西界賀蘭山邊南界平涼固原北界西瓜山邊至京三千六百四十里至省一千五百里領州一縣四 寧夏 附郭額銀三千一百四十三兩零 寧朔 附郭額銀四千四百三十五兩零 平羅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百六十四兩零

靈州新設府東南九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一十三兩零 中衛府西二百一十里額銀一千四百八十六兩零

西寧府東界平番西界西海番夷南界歸德所北界涼州至京四千六百里至省六百二十里領縣二

西寧新設附府額銀五十一兩零 碾伯新設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四百六十八兩零

大通衛極邊要隘府北一百二十里雜稅八十四兩零糧五千石

歸德所

涼州府新設東界中衛西界山丹南界番北界亦不刺山至京四千三百里至省五百六十里領縣五

武威新設附府額銀四萬三千九兩零 鎮番新設府東北二百里額銀七千二百六兩零 永昌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二十五兩零 古浪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五千七百兩零

平番俱新設府南三百五十里額銀八千五十三兩零

甘州府新設東界永昌西界高臺南北界邊至京五千八百里至省一千五百里領縣二 張掖 新設附郭額銀一千二百二十里

山丹新設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七百八十四兩零

肅州新設東界甘州西界赤金所南界邊北界邊牆至京五千五百里至省一千四百七十里領縣一

高臺新設州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一千二百三兩零

西安府新設路通哈密經理河渠全陝咽喉極邊鎖鑰東界靖邊南界雪山西北界邊至京六千一百八十里省西三千一百四十里領縣三。外統轄安西柳溝靖逆兩衛安西靖遠赤金五衛

淵泉新設 玉門新設壤接肅州敦煌地處塞外

烏魯木齊

謹案平涼府之固原州今爲直隸州領縣二平遠海城涇州今亦爲直隸州領縣三崇信鎮原靈臺西安府今爲安西州屬縣二燉煌玉門肅州之莊浪今爲鄉屬隆德鞏昌府之漳縣今爲鄉屬隴西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州郡財賦第八笈 甘肅 四十四

附錄舊所置衛所今俱裁併改置府州縣

寧夏衛 今改爲府 寧夏所 西固所

寧夏 中衛 井鬼弧分東界寧夏所南界平涼隆德北界觀音山古靈武城在焉又分中左右三衛所今俱裁 靈州所 今改爲州屬寧夏

洮州衛 今改爲廳屬鞏昌 中所

岷州衛 今改爲州屬鞏昌府 左右二所

靖遠衛 今裁改爲縣屬蘭州 前所

行都司 井鬼弧分漢武所開河西四郡之地形勢西控西域南制湟中吐番北斷匈奴右臂東引秦涼而天山之險弱水之阻得一州且稱雄焉土田高而厚民俗朴而悍漢末魏晉涼州刺史駐治於武威焉在唐則爲隴西節度使以控引西域其疆域東界臨洮蘭州西至嘉峪關南至黃河北抵亦集乃至京五千四百里至省二千八百餘里領衛一十二今俱裁改移置

甘州衛 今改爲府 河州衛 今改爲州屬蘭州府

肅州衛 今改爲州直隸 永昌衛 今改爲縣屬涼州府

鎮番衛 今改爲縣屬涼州 涼州衛 今改爲府

西寧衛 今改爲府 山丹衛 今改爲縣屬甘州府

蘭州衛 今改爲府 亦金衛 今裁屬西安府統轄

鎮夷所 古浪所 改爲縣屬涼州 莊浪所 改爲縣屬平涼

歸德所 屬西寧府 鎮戎所 靖邊所

高臺所 改爲縣屬肅州 柳溝所 屬西安府統轄 平羅所

江南 禹貢揚州之野爲六朝及明初舊都東憑大海北衛長淮西據天柱之山而窺鄱陽南撫具區而控兩浙長江天塹虎踞龍蟠以荊襄爲西門以吳崇爲東戶在明曰南直隸今改爲江南省疆域東界海南界浙江嘉湖西界湖廣九江北界山東沂兗野分南斗房心地宜粟麥稻秫利興東海魚鹽土據東南形勝轄府一十五內直隸布政州一百一十二外衛二十四分上下兩江領之

下江 轄八府六州六十一縣

江甯府 南斗分明舊都曰應天今改爲江甯古吳晉宋齊梁陳皆都於此北界長江之險南據鍾山之阻所謂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者也然負水面山終不若關中幽冀之善云府治東界鎮江丹徒西界和州南界太平丹徒北界揚州儀徵至京水路三百五十五里陸路二百四百里領縣七 上元 附郭額銀五萬一千四百七十八兩零米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石 江甯 附郭額銀三萬七千九百九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八石零 句容 府東南九十里額銀六萬七千七百八十一兩零米

二萬一千一百三十三石零 溧水 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五萬九千三十七兩零米折 江浦 府西北四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三百四石零 六合 府西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一兩零米一千二百二十九石零 高淳 府東南二百六十五里額銀四萬五千八百九十兩零米折 外龍江關稅課銀三萬三千六百八十兩零

蘇州府 南斗分古吳國都承東海長江之委收三江五湖之利然俗靡人奢民貧力竭疆域東抵海北抵江南界浙江嘉興秀水西界常州無錫至京二千七百里至省五百八十八里領州一縣九 吳 附郭額銀五萬六千一百八十一兩零漕白二米共七千八百一十九石零 長洲 附郭額銀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五兩零漕白二米共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七石零 元和 新分吳長洲地額銀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三兩零漕白二米共一萬二千六百八十六石零 崑山 銀三萬六千九

百八十八兩零漕白二米共一萬二千八十九石零

新陽 新分常熟地府東七百三十五兩零漕白二米共九千二十七石零

常熟 萬四千七百四十二兩零漕白二米共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四石零

昭文 新分常熟地府北八十里額銀三萬七千四百一十九石零

吳江 震澤 新分吳江地府南四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七百七十八兩零漕白二米共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三石零

太倉州 府東一百八里額銀四萬五千八百三十三兩零漕白二米共五萬二千八百一十石零

崇明縣 州東海中一百餘里吳之東門扞倭備海重地額銀二萬四千五百二十七兩零米折分嘉定州南三十六里額銀七萬八千三百一十三石零寶山定地

鎮洋縣 漕白二米共六千三百七十九石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江南下江 州郡財賦第八笈 宅

嘉定 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七萬四千二百七十一兩零白米九千三百三十四石零

松江府 南斗分三十五度半至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東西距海一千一百四十九兩零

奉賢 新分府東南八十里額銀六萬三千一百四十一兩零漕白二米共七千五石零

金山 新分府南七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七百五十三石零

婁 附郭額銀六萬一千八百一十四兩零

海 府北九十里額銀九萬四千六百一十三兩零漕白二米共一萬四百六十四石零

南滙 新分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六萬五千一百九十一石零

上海地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六萬五千一百七十二兩零漕白二米共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一石零

青浦 西北五十里額銀九萬三千三百四十一石零漕白二米共一萬二千八十九石零

外江海稅課銀二萬五千五百一十六兩零

常州府 南斗分東界蘇州長洲西界鎮江丹陽南界浙江湖州長興及鎮江溧陽北抵大江至京二千五百三十里至省三百六十里領縣八

武進 附郭額銀五萬二千七百三十一兩零漕白二米共六千四百七十三石零

陽湖 新分附郭額銀六萬七百三十二兩零漕白二米共六千八百五十一石零

無錫 府東九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九十一兩零漕白二米共五千五十五石零

金匱 新分府東九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七百七十七兩零漕白二米共五千七百一十二石零

江陰 府東北九十里額銀八萬四千七百二十三兩零漕白二米共六千一百一十七兩零

宜興 府南一百六兩零漕白二米共六千一百一十七兩零

荆溪 新分府南一百漕白二米共六千五百六石零

靖江 府北一百三十里在江心額銀四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兩零漕白二米共八千八百七石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江南下江 州郡財賦第八笈 罢

鎮江府 南斗分孫吳之南徐州又曰京口承江甯之上游北杜瓜埠控淮揚東制姑蘇防大海南鎮吳區塞兩浙以爲江甯東戶東南之要害也東界常州武進南界常州宜興西界江甯句容北抵大江界揚州至京二千三百三十五里至省一百八十里領縣四

丹徒 附郭額銀十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八兩零米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五石零

丹陽 府東六十四里額銀八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兩零米二萬八千四百三十里額銀七萬四千二十石零

金壇 府東南一百三十一兩零米四萬一千五百九十七石零

溧陽 原隸江甯府南一百四十里額銀六萬八千八百一十九兩零米二萬六千四百三十石零

淮安府

南斗分據淮負海控引徐兗扞蔽江南爲江甯之北門在晉宋時尤爲重地東抵海西界鳳陽虹南界揚州寶應北界山東萊州膠州青州日照至京二千四十五里至省五百里領州一縣六

山陽 新分府東北附郭額銀六萬一千三百七十八兩零米一萬六千九百石零

額銀三萬一千四百七十二兩零米二萬三千八百九十石零

清河 府西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兩零米三千五百二十六石零

安東 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三萬一百七十九兩零米二千三百四十五兩零

桃源 府西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七百一十五兩零米七千二百五十五石零

海州 府東北三百七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八百三石零領縣二贛榆府東北四百八十里晉末僑立幽冀二州於此額銀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七兩零米三千八百石零

沐陽 州西南二百二十里額銀三萬六千四百九十九兩零米二萬八千九百石零

揚州 府南斗分引江淮負東海塞京口制東吳東南要害湖海之利甲江南北東抵海南至控西界江甯六合北界淮安山陽至京二千二百里至省二百里領州二縣五

江都 附郭額銀七萬七千四百二十二兩零米八千一百六十四石零

甘泉 新設近府額銀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一兩有零

儀 真府西七十里額銀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二兩零米一千一十七石零

揚子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四兩零米五千一百一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一百五十四兩零米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五石零

寶應 府北二百一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一百五十四兩零米一百一十里額銀三萬一千六百五十七石零

興 化府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三萬七千四百二十三兩零米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五石零

高郵 州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五千二百七十二兩零米七千一百三十石零領縣二

泰州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六萬七百七十九兩零米三萬一千五十八石零

通州 併入州府東四百里舊有海門縣以海溢止剩一鄉因入州額銀四萬三千三百三十四兩零米三千五百九十六石零領縣二

如皐 州西北五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一百三十兩米三千五百九十八石零

泰興 州西百四十里額銀三萬六千一百五十兩零米三千二百五十四石零

外揚州關稅課銀五萬五千七百五十三兩瓜儀閘額徵銀七千六百六十六兩零

兩淮鹽場 鹽課銀二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六兩零

徐州 府古之彭城項羽所都魏晉時爲徐州牧所駐形勢爲南北之腹控引淮泗河汴則控制東連淮海而土厚人殷此江甯之北門而中原之要害也東界邳州西界河南歸德虞城南界鳳陽宿州北界山東兗州滕至京一千五百一十里至省七百四十里領州一縣七

銅山 新設附郭額銀五萬三千四百十七兩零米一萬八千石零

蕭 府西五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九百二十三兩零米一萬一千石零

碭山 古之梁國府西一百十六里額銀一萬七千九百一十一兩零米一千八百二十石零

豐 府西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三百二十八石零

沛 古之沛國南北要道兩淮要害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二百四十四兩零米六千二百七十八石零

邳州 古之下邳原隸淮安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三萬三千七百一十九兩零米一千七百五十四石零

宿遷 州東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五十八兩零米四千七百石零

睢寧 州東南一百九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兩零米一千二百二十三石零

宿 州東南一百九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兩零米一千二百二十三石零

海邳二州淮河以北實禹貢徐州之野奎婁分魯地也

上江 轄府八州九縣五十

安慶 府古淮舒之地東西孔道南控豫章西引荊楚北枕汝蔡爲江甯之西門扼江南之上游疆域東界廬州無爲西界湖廣黃州黃梅南界池州東流北界廬州舒城至京水路三千一百六十五里至省五百四十里領縣六

懷寧 四兩零米九千九百八石零

桐城 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三萬八千五百九十四石零

潛山 府西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九百九兩零米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四石零

太湖 府西二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二兩零米一萬四百九十三石零

宿松 府西南二百二十二萬九千六百四十八兩零米一萬一千二百七十石零

望江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六百

六十五兩零米七千一百七十石零

徽州府南斗分東界梳州昌化西界江西饒州浮梁南界浙江衢州開化及嚴州淳安北界甯國太平至京水程四千里至省水程七百二十里陸路五百九十里領縣六省衙漕項南米六縣共二萬一千九百四十石額銀五萬六千一百七十兩零

歙縣附郭額銀三萬一千三百八十石零

休甯府西北六十五里額銀四萬三千六百五十兩零

婺源府西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一百六十兩零

祁門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

績溪南斗分東界廣德建平西界池州青陽南界徽州府東北六百三十七里額銀一萬

甯國府南斗分東界廣德建平西界池州青陽南界徽州績溪北界太平當塗至京陸路二千七百三十里至省三百三十里領縣六

宣城附郭額銀八萬九百九十八兩零米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四石

南陵府西二百一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一百四十三兩零米

太平府西南二百一十五里額銀二萬六千六百八十五石零

旌德府南二百四十五里額銀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石零

石埭府東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七石零

貴池附郭額銀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七兩零米八千四百四十五石零

銅陵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二百六十七石零

青陽府東八十里領縣六省衙漕米五千五百六十一石零

建德府西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二兩零米三千二百二石零

東流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八千四百二十三石

池州府南斗分東界甯國南陵西界江西九江彭澤南界徽州祁門北界安慶桐城至京二千九百七十五石零

太平府南斗分東界甯國南陵西界江西九江彭澤南界徽州祁門北界安慶桐城至京二千九百七十里至省四百七十里領縣三

當塗附郭額銀七萬五千二百八十兩零米一萬六百七十四石零

蕪湖長江之咀采石之險天門對峙爲江甯西戶要地額銀三萬一千三百七十兩零米三千九百八十石零

繁昌府西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七百七十兩零

外蕪湖關稅課銀一十萬四千二十六兩零

廬州府南斗分舉舒之地東界和州含山西界河南汝甯固始南界安慶桐城北界鳳陽定遠至京二千一百五十里領縣三

合肥附郭額銀六萬六千八百九十四兩零米二千一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九百三十兩零米九百四十石零

舒城南一百二十里古舒地也額銀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二兩零米一千石零

廬江府南一百六十里至省一千八百四十里領州一縣三

無爲州古之巢國東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五萬四千六十九兩零米二千四百八十石零額縣

一巢州北九十里三國時爲吳魏交爭之地額銀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五兩零米八百八十石零

鳳陽府南斗分東界揚州寶應西界河南汝甯西平及蒙城南界鳳州巢北界徐州蕭淮安睢甯至京一千八百四十里至省一千六百五十里領州二縣六

鳳陽附郭額銀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零米三千九百七十一石零

鳳臺新分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一兩零

懷遠古荆山府西七十里額銀三萬一千四百零米三千九百一十三兩零米三千九百一十石零

定遠府南九十六里虹縣東北五十里額銀三萬五千六百七十六石零

外鳳陽關稅課銀二百五十兩

壽州州北九十里三國時爲吳魏交爭之地額銀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五兩零米八百八十石零

壽春地曹魏馬晉時爲揚州刺史所駐憑淮爲險宋時梁時尤爲重鎮額銀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石零額縣

宿州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兩米五千五百八十二石

零領縣一靈璧州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七石零

潁州府始北界河南商邱至京一千八百里至省八百四十里領縣五阜陽新設附郭額銀四萬五千八百七十石零潁上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一石零霍邱府東南二百九十里原隸壽州額銀一萬五千五百五十石零太和州西南一百七十三里至省七百七十一百餘里西平南界潁上北界河南歸德永城至京二千一百餘里至省七百七十一百餘里額銀四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零領縣二蒙城州東南二百里額銀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五石零

亳州駐治中州都會舊隸鳳陽後陞直隸布政司今隸潁州東界鳳陽宿州西界河南西平南界潁上北界河南歸德永城至京二千一百餘里至省七百七十一百餘里額銀二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零領縣二渦陽州東南二百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二石零

廣德州南斗分東界浙江湖州長興西界甯國宣城南界湖州安吉北界鎮江溧陽至京三千七百五十五里至省五百里額銀三萬五千五百一十九兩零米四千九百石零領縣一建平州西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三百四十三兩零米三千七十四石

滁州南斗分東界揚州江都西界鳳陽定遠南界江甯六合領銀二萬五千八百八十七兩零米折至京水路三千二百五里至省二百二十五里領縣二全椒州南五十里額銀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三兩米折

來安州北三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二兩零米折

和州南斗分古歷陽地漢時爲揚州刺史所駐治六朝爲江北重鎮南北孔道江甯西戶東界江浦西界廬州巢南界無爲及太平蕪湖北界滁州至京三千二百八十里至省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兩零米折領縣一含山州西五十里額銀二萬五百七十九兩零米折古蓼國舊隸廬州今陞直隸布政司至京二千九百九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三百七十二兩零米一千五百九十二兩零領縣一靈璧州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七石零

潁州府始北界河南商邱南界河南沈邱南界壽州西界河南鳳陽至京一千八百里至省八百四十里領縣五阜陽新設附郭額銀四萬五千八百七十石零潁上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一石零霍邱府東南二百九十里原隸壽州額銀一萬五千五百五十石零

亳州駐治中州都會舊隸鳳陽後陞直隸布政司今隸潁州東界鳳陽宿州西界河南西平南界潁上北界河南歸德永城至京二千一百餘里至省七百七十一百餘里額銀二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零領縣二渦陽州東南二百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二石零

廣德州南斗分東界浙江湖州長興西界甯國宣城南界湖州安吉北界鎮江溧陽至京三千七百五十五里至省五百里額銀三萬五千五百一十九兩零米四千九百石零領縣一建平州西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三百四十三兩零米三千七十四石

滁州南斗分東界揚州江都西界鳳陽定遠南界江甯六合領銀二萬五千八百八十七兩零米折至京水路三千二百五里至省二百二十五里領縣二全椒州南五十里額銀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三兩米折

來安州北三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二兩零米折

和州南斗分古歷陽地漢時爲揚州刺史所駐治六朝爲江北重鎮南北孔道江甯西戶東界江浦西界廬州巢南界無爲及太平蕪湖北界滁州至京三千二百八十里至省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兩零米折領縣一含山州西五十里額銀二萬五百七十九兩零米折古蓼國舊隸廬州今陞直隸布政司至京二千九百九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三百七十二兩零

米一千五百九十一兩零領縣二產茶百一十五兩零米四十九石

霍山州西南四百里額銀七千三百一十七兩零米三千三百七十四兩零米三百三十七石零

泗州原隸鳳陽今陞直隸布政司至京二千二里額銀二萬八百八十三兩零米折領縣三盱眙古招信州南七里額銀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六兩零米二千九百四石零天長州東南七十里額銀二萬二千八百六十一百五兩零米一千八百三十石零五河州東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七千四百二十九兩零米一千六百七十九石零

金山衛

謹案下江今爲江蘇省上江今爲安徽省下江淮安府之海州今爲直隸州揚州府之泰州今屬有海州東臺新設上江鳳陽府之虹縣今裁潁州府之亳州今屬有渦陽

浙江古汪芒之墟在禹貢揚州之域北抵具區南
東負大海西望壞土實四戰之區而嘉湖紹
諸郡皆瀕海海防既弛杭嘉紹之際沿江帶海則水患
尤爲可慮處州萬山之中嘉湖葑菏之澤又不軌者之
所易爲嘯聚也然錢塘嘉紹東南都會通商聚財而在
海則魚鹽之利在平原則棉桑之用在山林則材木茗
染之類隨甲於東南矣地蠻星紀之分國爲古越
之地轄府十一州一縣七十六又衞八所十七
杭州府 爲南斗分負天日之山面錢塘之水此其形勝也
包併天下之勢疆域東界海西界嚴州桐廬南至江
界紹興蕭山北界湖州德清至京三千六百八十里附郭
領縣 錢塘 附郭額銀四萬八百九十七石仁和額銀
三萬三千四百五十五兩零米二萬八百九十七石
八萬三千六百八十五石零 海甯 府東一百二十
里時憂水患額銀二萬五千八百
零米三萬三千五百六石零 富陽 府西南九十里額
銀四萬三千七百七十里額銀二萬五千
潛府西一百七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三百
三千二兩零米一千五百六十六石零 新城 府西南二
百四十里額銀九千四百八十石零 昌化 府西二百二十
里額銀五千五百二十六兩零米一千九百八十石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浙江 州郡財賦第八笈 姜

三十石零臨安 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八百
九十九兩零米四千四百八十石零 於潛 府西一百七十
里額銀一萬四千三百二兩零米一千五百六十六石零 新城 府西南二
百四十里額銀九千四百八十石零 昌化 府西二百二十
里額銀五千五百二十六兩零米一千九百八十石零

嘉興府 南斗分古檇李地控東吳引錢塘爲兩浙之北
門東界江南松江婁西界杭州仁和南至海北
界江南蘇州吳江至京三千二百里領縣七 嘉興 附郭額銀九
萬九千三百一十五兩零潛白二米共六萬五千八百一十九石零 秀水 附郭額銀七萬九千
一百八十一兩零潛白二米共五萬八千一百八十石零 嘉善
千四百六十九兩零潛白二米共六萬四千二百一十三石零 海鹽
府南七十里額銀六萬四千一百一十六兩零潛白二米共三萬九千九百
五十三石零 石門 府西南九十里額銀六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兩零潛白二米共
三萬四千四百一十四石零 平湖 府東南五十四里額銀四萬九千一百七十
九兩零潛白二米共三萬九千四百五十一兩零潛白二米共三萬六千六百
五十三石零 桐鄉 府西六十里額銀四萬六千七百六十六兩零潛白二米共三萬

湖州府 南斗分東界蘇州吳江西界江南廣德南界杭
州仁和北界蘇州吳爲錢塘之背至京三千二百四十八里至省一百
八十里額銀七萬七千一百七十石零 長興 府西北六十里額銀七萬七千一百
五千一百一十七兩零潛白二米共六萬七千一百四十五石零 烏程 附郭額銀十三萬六千
二米共七萬五千四百二十七兩零潛白二米共六萬四千三百一十七兩零 歸安 附郭額銀十萬四千三百
七十七石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浙江 州郡財賦第八笈 姜

五十二石零 武康 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五百一十六兩零潛白二米共八千一百一石零
安吉州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四兩零潛白二米共五千四百五十二石
零領縣一 孝豐 州西南七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三百七十六兩零米折

甯波府 婺女分古甬東之地而定海舟山等處皆爲海
防重地東北南皆界海西界紹興餘姚西南界
台州甯海至京三千五百四十一里附郭額銀九萬四千四百二十
里至省四百四十三里領縣六 鄞 附郭額銀一萬四千四百二十
六兩零以下米皆折 慈谿 府西北二十九里額銀五千六十九兩零 奉化 府南八十里額
銀二萬六千五百八十八兩零 鎮海 府東六十五里額銀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七兩零 定海
府東六十五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零 象山 地額銀一萬一百七十五
兩零 外沿海關稅課銀三萬二千三十兩零

紹興府 婺女分古於越國也東界甯波慈谿西界杭州
富陽南界金華東陽北界杭州錢塘東北至海

至京三千二百一十一里至山陰附郭額銀九萬六
省一百四十三里領縣八
會稽附郭額銀五萬六千
四百四十八兩零
諸暨於越舊都也府西南一百二十里
額銀四萬九千一百六十六兩零餘姚府東一百二十
里濱海環江時發水患額銀上虞府東一百二十里
六萬八千三百四十二兩零上虞時憂水患防海額
銀五萬四千一兩零嵊府東南二百里額銀三萬
百四十八兩零嵊九千四百八十一兩零新昌府
南二百三十里額銀一
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兩

台州府 發女分東界海西界處州縉雲南界溫州樂清
北界紹興新昌亦海防重地至京三千九百三
十一里至省八百臨海附郭額銀四萬四
六十二里領縣六千四百三十兩零黃巖府東
十里海防重地額銀三萬九十里額銀一
九千六百八十七兩零天台府北九十里額銀一
萬二千九百六十兩
仙居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寧海府東北一百八十
七千六百一十五兩零寧海府東北一百八十
里額銀二萬四千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浙江 州郡財賦第八笈 三十五

金華府 發女分東界台州天台西界衢州龍游南界處
州縉雲北界嚴州建德至京三千五百九十八
里至省五百三十一里金華附郭額銀六萬七千
十里領縣八
十里額銀五萬五
千六百八十四兩零東陽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五萬
一千四百六十五兩零義
烏府東一百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七百九十兩零永康府東南一百一十
六百三十一兩零武義府西南八十五里額銀三萬一百六十兩零浦江府東北一百一
十里額銀三萬四千
四百二十五兩零湯溪府西南五十里額銀六萬
一百八十二兩零

衢州府 發女分據浙江之上游塞閩中之吭隘爲浙閩
廣信玉山南界福建建甯浦城北界嚴州遂安至京
三千七百八十里至省六百四十里領縣五
西安附郭額銀六萬六千
八百二十一兩零
龍游府東七十里額銀四萬
九千一百九十七

兩江山府西南八十里額銀
零三萬一千三百兩零常山府西八十里額銀
二萬六千七百四
開化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二萬
十九兩零
一千九百七十四兩零

嚴州府 南斗分東界杭州富陽南界金華蘭谿西界江
南徽州歙北界杭州於潛至京三千四百二十
八里至省一百八十里領縣六建德附郭額銀二萬九千四十六兩零淳安府西一
百五十里額銀五萬八千八百五十兩零桐廬府東一百里額銀二萬
九千八百八十三兩零遂安府西
八十五里額銀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一兩零壽昌府西南八十里額銀二萬
三百五十四兩零分水
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兩零

温州府 發女分亦海防重地東界海南界福建福甯州
西界處州青田北界台州黃巖至京四千八百
二十八里至省一千
一百六十里領縣五永嘉附郭額銀二萬七千八百
十九兩零
瑞安府南九十里額銀二萬
四千三百九十三兩零樂清府東六十里額銀
一萬六千六十九

兩平陽府西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
零萬七千一百六十一兩零泰順府西南三
七千一百四
十二兩零
百里額銀
處州府 發女分環山辟谷之區東界台州仙居西署衢
州江山南界温州瑞安及福建建甯浦城北界
金華永康至京四千五百八十里麗水附郭額銀一萬
一兩零青田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一
萬一千四百三十二兩
二萬七百一十五兩零松陽府西北一百三十里額銀
一萬九百八十九兩零遂昌府西
北一百九十里額銀一萬
四千四百七十二兩零龍泉府西南二百四十里
九十七兩零慶元府西南四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九千八百
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六兩零雲和府西一十
里額銀五千
百八十六兩零宣平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
二百二十里額銀六
千四百一十七兩零景甯府南

建案杭州府之海寧今爲州湖州府之安吉州今爲縣衢州府之定海今爲廳溫州府今增設玉環廳

江西古稱雲之墟在禹貢揚州之野形勢南蟠五嶺襟江帶湖而土地腴美利兼魚鹽然江南用武之區荊吳之爭地疆域南抵大庾之關北阻湓陽之江西接湖東界兩浙分疆星紀轄府十三州二縣七十六外領衛三所九

南昌府南斗分南州之都會荊吳爭地帶江瀕湖東界饒州餘干西界湖廣岳州平江南界撫州樂安北界南康星子至京三千二百六十五里地產茶葛饒魚稻領州一縣七南昌附郭額銀五萬八千八百一十二兩零米五萬六千四百九十九石零新建附郭額銀三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兩零米二萬四千八百九十六石零豐城府南一百六十里額銀六萬七千二百四兩零米四萬九千二百五十石零進賢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三百三十石零奉新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七百九十四石零靖安府西一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三千八百石零武寧府北三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兩零米七千六百八十八石零

義寧州府西三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七兩零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六石零

饒州府南斗分東界江南徽州婺源祁門南界廣信戈陽撫州臨川西界南康都昌鄱陽北界江南池州建德至京三千二百八十五里額銀五萬九兩零米二萬四千里額銀二萬三千四百四十二兩零米一萬一千五百九十石零

浮梁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四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八石零瓷器景德鎮出

德興府東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三百九十六兩零米九千九百九十四石零

安仁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三百一十五兩零米六千七百一十六石零

萬年府南二百一十二里額銀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二兩零米一萬一千五百九十石零

廣信府 本牛分東界浙江衢州常山西界饒州安仁南界福建建寧崇安北界饒州樂平至京五千里至省四百八十里領縣七 上饒 兩零米八千三百四十六石零 玉山 府東北一百里額銀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七兩零米六千二百五十三石零 弋陽 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三百一十一兩零米七千一十石零 貴溪 府西一百九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一百九十八兩零米七千一百九十三石零 鉛山 府西南八十里額銀二萬二千八百五十二兩零米五千五百八十八石零 廣豐 府東四十五里額銀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四兩零米三千五百二十六石零 興安 府西八十一里額銀六千三百二十一石零 南康府 西界九江德安南界南昌新建北界九江德化至京四千六百七十五里至省三百里領縣四 星子 附郭額銀八千九百六十八兩零米折 都昌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七百九兩零米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石零 建昌 府西南一百里額銀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三兩零 德安 府西南一百五十里北二百四十里領縣五 德化 附郭額銀一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兩零 瑞昌 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七兩零 湖口 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兩零 彭澤 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兩零 建昌府 本牛分杜圍中之西門據盱江之上游東界福建邵武光澤南界贛州石城西界撫州宜黃北界崇仁州臨川及廣信鉛山至京三千七百二十五里至省四百里領縣五 南城 附郭額銀二萬八千

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二千六百七十六兩零米一萬二千七百一十六石零 安義 府西南二百三十里額銀一萬八千四百四十二兩零米七千一百八十四石零 九江府 本江西之咽喉在江南之西門也東界江南池州大江北湖廣黃州黃梅至京四千六百二十里至省西北二百四十里領縣五 瑞昌 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三十七兩零 湖口 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兩零 彭澤 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兩零 南康府 西界九江德安南界南昌新建北界九江德化至京四千六百七十五里至省三百里領縣四 星子 附郭額銀八千九百六十八兩零米折 都昌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七百九兩零米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石零 建昌 府西南一百里額銀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三兩零 德安 府西南一百五十里 南豐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二兩零米一萬三百九十石零 廣昌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二百六十六兩零米折 瀘溪 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八千一百五十三石零折銀採買 撫州府 本牛分東界饒州安仁西界吉安永豐南界建昌南城北界南昌進賢至京水程五千四百八十里陸路三千五百五十里 臨川 附郭額銀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七兩零米二萬三千八百四十里領縣六 金谿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七百一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三十三石零 崇仁 府西九十里額銀四萬六百二十六兩零米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三石零 宜黃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九兩零米折 樂安 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四萬三千六百八十七兩零米折 東鄉 府東八十里額銀三萬二千四百一十五兩零米一萬

一千六百一十二石零 臨江府 本牛分東界南昌豐城西界袁州分宜南界吉水北界瑞州高安至京五千二百三十五里至省二百七十里領縣四 清江 附郭額銀四萬九千六百八十七兩零米二萬六千四百一十九石零 新淦 府南七十里額銀三萬八千九百五十六兩零米二萬一千五十八石零 新喻 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三千六百九十八兩零米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五石零 峽江 府南二十里額銀二萬九千七百四兩零米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九石零 吉安府 本牛分東界撫州樂安西界袁州宜春及湖廣長沙南界贛州贛北界臨江新淦至京五千五百五十五里至省五百九十里路四百七里領縣九 蓮花廳 新改府西二百里舊路四百七里領縣九 廬陵 附郭額銀五萬九千三百五十七兩零米三萬二千五百六十一石零 泰和 南府北四十里額銀三萬九千五百兩零米一萬九千五百一十九石 吉水 府北四十里額銀三萬七千八

百九十一兩零米二萬一千四百三十一石零米折二萬三千二百三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七百一十六石零

永豐 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九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七百一十里額銀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二兩零米三萬一千七百一十七石零

安福 府西一百三十里額銀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二兩零米三萬一千七百一十七石零

龍泉 府西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五石零

萬安 府西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兩零米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三石零

永新 府西二百里額銀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二兩零米一萬五千八百

永寧 府西二百八十里額銀七千八百

瑞州府 牽牛分東界南昌新建西界袁州萬載南界臨江清江北界南昌奉新至京四千九百六十五里至省一百二十里領縣三

高安 零米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五石零

上高 府西南一百里額銀二萬一千三百六十兩零米一萬三千二十九石零

新昌 府西七十里額銀三萬二百九兩零米一萬七千八百六十三石零

袁州府 牽牛分左彭蠡右洞庭三苗舊地東界臨江新喻西界湖廣長沙醴陵南界吉安安福北界瑞州上高至京六千七百五里宜春附郭額銀三萬一千九百五十兩零至省五百六十五里領縣四

分宜 府東八十里額銀一萬九千八十八兩零萍鄉 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一兩零萬載 府北八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五百二兩零米俱折

贛州府 牽牛分據章貢之上游接五嶺之險阻山環水急豫章之要害也東界福建汀州長沙西界南安南康南界廣東韶州翁源北界吉安萬安盤繞幾於千里在明時爲虔鎮以控制兩廣閩豫至京五千六百七十里至省一千二百九十里領縣九

贛 附郭額銀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五兩零米八千七十

雩都 府東一百里額銀九千石零三百六十九兩零米折

信豐 府南一百七十二兩零米一萬二百六十九兩零米折

典國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千九百二十五兩零米折

會昌 府東三百里額銀六千一百三十九兩零米折

安遠 府南三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一百七十一兩零

米 府東南四百六十里額銀二千三百五十一兩零米折

長寧 府南四百一十里額銀六千七百一十二兩零米折

龍南 府南四百一十里額銀一千二百二十一兩零米折

定南 府南四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二百二十一兩零米折

都州 直隸至京四千六百四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九石零

石城 州東一百里額銀九千七百二

瑞金 州南一百三十里額銀六千七百五十一兩零米折外贛州關稅課銀四萬六百四十一兩零

南安府 牽牛分廣像通衢東界贛州贛西界湖廣桂陽南界廣東南雄北界吉安龍泉至京六千六百六十五里至省一千六百九十里領縣四

大庾 附郭額銀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七兩零

南康 府東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七兩零

上猶 銀六千一百九十五兩零

崇義 府北三十一里額銀七千六百八十九兩零

謹按贛州府之定南縣今改作廳

湖廣古烈山氏之墟在禹貢荊州之域荊山居其北以爲門戸襄漢以爲內限左撫苗蠻而控夏郎右引滾
章而通吳會南盡衡陽瀟湘中包九江洞庭山藪彭蠡澤滿魚蟲田利稻稌野羅麋鹿南方要害之區英雄用
武之地也疆域東據巴邱而望廬阜西控九溪接黔中南抵九疑之山北至荊山之陰星分鶉尾幅員一十五
州一十六內直隸布政司者二縣一百零八軍民宣慰司二衛一十七衛一所二禦所二蠻夷長官司一十
七所二湖南湖北分轄府十州八縣六十

武昌府

翼軫分古之鄂國孫吳時爲鄂州刺史所駐治東界江西九江瑞昌西界漢陽南界岳州臨湘北界黃州黃岡至京三千一百五十里領州一縣九江夏附郭額銀五萬一千一百六十兩零米一千二百九十石零

武昌府附郭額銀四萬一千九百一十兩零米一千四百一十石零

嘉魚府西南三百八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二百一十七兩零米一千六百一十石零

蒲圻府西南三百里額銀二萬九千九百四十兩零米二千九百一十九石零

咸寧府西南四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九千六百四十兩零米一千九百四十四石零

崇陽府南四百一十五里額銀二萬九千九百四十兩零米一千九百四十四石零

通城府西南五百里額銀一萬五千九百一十八石零

通山州西南五百一十里額銀四萬六千七百一十八石零

大冶州西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四百八十六兩零米三千七百二十八石零

興國州東南三百八十里額銀四萬六千七百一十二兩零米五千五百九十八石零

黃陂原隸黃州府北一百里額銀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二兩零米二千三百一十一石零

漢陽府

翼軫分東界江望省城西界德安雲夢南界安陸沔陽北界黃州黃岡至京四千四百八十五里至省十里渡江七里領縣四

漢陽附郭額銀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兩零米二千六百一十八石零

漢川府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七兩零米折額銀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二兩零米二千三百一十一石零

孝感原隸德安府西北一百里額銀二萬七千四百六十兩零米二千三百一十三石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湖廣 湖北 州郡財賦第八笈

荊門州

翼軫分據荊楚之上流憑荊山方城之險爲湖北之重地魏荊州刺史所駐治東界德安隨州西界漢中平利南界安陸荊門北界南陽新野至京六千八百六十七里至省水路一千六百一十里陸路六百四十七里領州一縣六

當陽州附郭額銀一萬七千八百一十兩零米折額銀一萬九千一百四十兩零米折額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兩零米

宜城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兩零米折額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兩零米

南漳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一百四十兩零米折額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兩零米

穀城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兩零米

襄陽府

翼軫分古之鄂國楚所都也吳魏州刺史駐治江陵南界荊州府東南二百一十里額銀四萬一千六百九十兩零米一千四百九十石零

鍾祥附郭額銀五萬五千九百一十兩零米折額銀四萬四千一百一十兩零米

京山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三千三百一十兩零米折額銀二萬四千一百一十兩零米

潛江府東南八十三里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一十兩零米一千一百二十石零

天門府東南二百一十里額銀四萬一千六百一十兩零米二千四百九十五石零

荊門州府西一百七十三里額銀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五石零

當陽州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三萬三千三百一十兩零米三千七百八十七石零

河陽州四十五兩零米三千七百八十七石零

均州

府西北三百九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九十一兩零

鄖陽府

翼軫分古之鄖國秦楚之交亦爭地也東界南陽漸川西界陝西漢中平利南界襄陽均州北界漢中白河至京二千三百五十里附郭額銀五千一百一十七兩零

房府西南二百一十里額銀三千九百八十六兩零

竹山府西南二百八十里額銀五千

萬七千四百六十兩零米三千四百二十三石零

安陸府

翼軫分古之鄖中楚所都也吳魏州刺史駐治南郡即此東界德安應城西界荊州江陵南界岳州巴陵北界襄陽省城至京三千八百六十里至省一千一百三十里領州二縣五

安陸附郭額銀五萬五千九百一十兩零米折額銀四萬四千一百一十兩零米

京山府東一百六十里額銀三萬四千八百一十兩零米折額銀二萬四千一百一十兩零米

潛江府東南八十三里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一十兩零米一千一百二十石零

天門府東南二百一十里額銀四萬一千六百一十兩零米二千四百九十五石零

荊門州府西一百七十三里額銀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五石零

當陽州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三萬三千三百一十兩零米三千七百八十七石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湖廣 湖北 州郡財賦第八笈

德安府

翼軫分據荊楚之上流憑荊山方城之險爲湖北之重地魏荊州刺史所駐治東界德安隨州西界漢中平利南界安陸荊門北界南陽新野至京六千八百六十七里至省水路一千六百一十里陸路六百四十七里領州一縣六

應城附郭額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兩零米三千四百二十三石零

孝感附郭額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兩零米

雲夢附郭額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兩零米

安陸府翼軫分古之鄖國秦所都也吳魏州刺史駐治南郡即此東界德安應城西界荊州江陵南界岳州巴陵北界襄陽省城至京三千八百六十里至省一千一百三十里領州二縣五

鍾祥附郭額銀五萬五千九百一十兩零米折額銀四萬四千一百一十兩零米

京山府東一百六十里額銀三萬三千三百一十兩零米折額銀二萬四千一百一十兩零米

一百八十里額銀保康府東南三百八十里額銀竹溪府西南三百一十六兩零米十兩零四千四百八十三兩零公安府西南七十里額銀二百里額銀二千一百九十里額銀三千一百八十六兩零米二千一百一十六兩零石首府東南一百五十三兩零米

德安府翼軫分東界漢陽黃陂西界襄陽棗陽南界漢陽漢川北界河南汝甯正陽至京五千六百二十里至省三百一十四兩零米五百二石零應城府南八十七里額銀九千七百萬八百七十兩零米五百二石零雲夢府東四十六里額銀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三石零安陸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九石零監利府東二百十里額銀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七兩零米二千八百九十石零松滋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八千六百一十八兩零米折二千五百四十三兩零米折宜都府東南九十里額銀四千五百四十三兩零米折遠安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一百三十兩米折

宜昌府新設至京三千五百四十里至省一千八十里領州二縣五東湖縣新設附府額銀六千一百七十六百零米折

歸州原隸荊州府西北百里額銀七百七十一兩零米折長陽府南九十里額銀三千三百五十四兩零米折興山府西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七百三十四兩零米折巴東府西一百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湖廣湖北 州郡財賦第八笈 十三

荊州府翼軫分鄂都舊地控巴蜀而引荊吳帶長江而襟洞庭右有三峽巫山之險左有洞庭衡陰之阻在楚中最爲形勢之勝晉之荊州刺史於此駐治焉疆域東界安陸沔陽西界宜昌歸州長樂南界岳州澧州北界襄陽宜城至京三千六百九十五里領縣八三楚重鎮江陵銀四萬附郭額銀四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兩零米九千二百八十二石零古之黃國也黃安府西北三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五十三兩零米折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兩零米九千三百三十七石零羅田府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兩零米二千一百三十石零麻城府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零米折

蘄州府東南三百十里額銀三萬一千四百七十四兩零米五千九百十三石零廣濟州東南一百七十六里額銀三萬四千三百八十二石零黃梅州東一百七十里額銀三萬五千四百三十二兩零米一千七百二石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湖廣湖北 州郡財賦第八笈 十四

九十里額銀七百八十一兩零米折長樂新設府北二百里額銀八百四十二兩零

鶴峯州新設府五百里額銀九十四兩零

施南府新設至省一千九百八十里領縣六苗疆恩施附府額銀一千九兩零宣恩新設府東南六十里額銀七兩零咸豐新設府西南一百十里額銀一千三百四十三兩零利川新設府西一百十里額銀一千一百八十三兩零建始新設府東北二百十里額銀七百五十二兩零

湖南轄府九州七縣六十四

長沙府翼軫分三湘之地收瀟湘之水爲武昌南門東界江西袁州宜春西界辰州沅陵南界衡州衡山北界岳州巴陵至京三千五百四十里至省陸路八百七十里領州一縣十一長沙附郭額銀三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兩零米六千四十一石零善化附郭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四十九兩零米

三千三百八十四石零湘潭府西南一百里額銀二萬二千七百二十六兩零米三千四百三十五石湘陰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兩零米八千八百六石零寧鄉府西一百五十五里額銀一萬九千五百四十六兩零米三千二百十石零瀏陽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五千三百十四兩零米一萬一千九百二十石零醴陵府東南一百八十七百三十六兩零米三千二百二十六石零益陽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一兩零米三千二百一十二里額銀二萬四千七百六十六兩零米六千八十七石零湘鄉府西南二百一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九兩零米三千七百一十二兩零米折一萬一千九百一十六兩零米折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八石零化府西三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二兩零米折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八石零攸府南三百六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九兩零米六千六百八十石零安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湖廣 湖南州郡財賦第八笈

岳州府

翼軫分當洞庭之口控湖南引三湘襟長江帶南要地東界武昌通城西界辰州沅陵

南界長沙瀏陽北界荆州監利至京三千六百七十里至省四百八十里領縣四巴陵附郭額銀二萬四千四百六十八兩零臨湘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九千三百五十一石零華容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四千八百二十四兩零米二千四百七十一石零平江府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一百零直隸至京三千五百里額銀一萬四百六十七兩零米一千五十八石零領縣五石門州西九十里額銀五千七百四十三兩零米折安鄉州東南一百三十五里額銀四千九百七十九兩零米折安福新設州西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三千五百七十五兩零米折永定新設州西二百里額銀三千四百七兩零

澧州

六十七兩零米一千五十八石零領縣五

慈利

州西一百八十里額銀四千七百五十六兩零

寶慶府

翼軫分東界衡州衡陽西界靖州綏甯南界永州東安北界辰州溆浦至京五千三百九十五里至省七百五十里領州一縣四

邵陽

附郭額銀三萬一千九百六十六兩零

新化

府北一百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湖廣 湖南州郡財賦第八笈 丰

桂陽州

直隸至京四千四百七十里領縣一萬九千八百二十八兩零米折領縣三臨武州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八千六百八十八兩零米折藍山州西南二百里額銀九千七百二十三兩零米折嘉禾州西南一百里額銀四千四百八十一兩零米折

常德府

翼軫分西控辰沅東引洞庭爲武昌西門東界岳州澧州至京六千二百一十里領縣四武陵附郭額銀三萬一千三百里至省一千七十四兩零桃源府西南八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四百三十六兩零龍陽府東八十里額銀一萬二百七十一兩零沅江府東南二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三兩零

辰州府

翼軫分防苗重地東界常德桃源西包苗蠻界貴州鎮遠南界寶慶新化北界永順司至京七千一百一十里至省水陸一千三百一十里領縣四沅陵附郭額銀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一兩零瀘溪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七千四百五十六兩有零溆

八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六兩零城步府西南四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三百八十七兩米折武岡州府西南二百八十里額銀四千七百十七兩零新寧州南九十里額銀四千七百一十一兩零

衡州府

翼軫分東界茶陵州西界寶慶邵陽南界廣東連州北界長沙湘潭至京六千六百六十里至省一千五百三十里領縣七衡陽附郭額銀二萬五千六百八十石零清泉新設附郭額銀二萬五千六百衡山府東北一百八十七兩零米六千二十石零衡山五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七百二十九兩零米一十六石零耒陽府東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二萬三百三十八兩零米五千一十六石零常甯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千六十一石零米四千三百四十七兩零米二千三百四十六石零安仁府東二百里額銀一萬七千八百二十四兩零米四百九十一石零酃南三百九十里額銀三千九百七十八兩零米折

浦府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九千三百四十三兩零

沅州府至京四千六百十里至省六百七十里領縣三芷江新設附郭額銀二千一百四十八兩三十五兩零　桑植新設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一十六兩零

黔陽府東南八十里額銀三千四百八十七兩麻陽銀二千七十九兩零

永州府翼軫分瀟湘之上流抗嶺右引荊蠻東界衡州常甯西界廣西桂林全州南界廣西平樂靈川北界寶慶邵陽至京六千八百八十里零陵附郭額銀二萬一千八百二十五里領州一縣七百里額銀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兩零　祁陽府北一百里額銀一萬三千五百八十六兩零　東安府西九十里額銀五千三百五十三兩零

道州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九千七百八十一兩零　甯遠州東七十里額銀一萬一百三十四兩零　永明州西七十里額銀七千五百四十四兩零　江華州南七十里額銀二千一百六十七兩零　新田州東二百七里額銀七千九百八十兩零

靖州翼軫分雜處苗夷之間東界寶慶新甯西界貴州黎平南界廣西義甯北界沅州黔陽至京六千一百里至省一千二百二十四里額銀四千二百兩米折領縣三會同州東北一百里額銀六千二百兩零　通道州南一百里額銀一千七百四十五兩零　綏甯州東一百八十七里額銀四千三百九十三兩零

郴州翼軫分東界江西南安西界衡州臨武南界廣東連州北界衡州安仁至京七千三百里至省一千六百三十里額銀七千四百五十一兩零領縣五　永興州東北一百里額銀一萬四百七十四兩零　興甯州東北一百里額銀七千四百八十六百一十四兩零　宜章州南九十里額銀五千四百八十七兩零　桂陽州東南一百六十里額銀八千七百六十一兩零　桂東州東二百七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三十二兩零

永順府新設苗疆之郡至京七千五百里至省六百里領縣四　永順新設附郭額銀八十兩零

龍山新設府西北二百二十里額銀八十兩零　保靖新設府西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二十里　桑植新設府東北一百二十里三十五兩零

保靖軍民宣慰使司翼軫分至京七千五百里領長官司二　在辰州之西

五寨　箐子坪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翼軫分至京七千三百里領州三長官司六俱土官

南渭州　施溶州　工溪州

臘惹洞　麥着黃洞　驅遲洞　施陀溶溪

白崖洞　田家洞　在辰州之北

施州衛翼軫分至京七千五百里領軍民千戶所一宣撫司四安撫司七長官司十一

大田所　施南　散毛　容美　忠建　以上宣撫

忠路　忠峒　大旺　金峒　忠孝　東鄉　五路　龍潭　以上安撫

搭攞洞　上愛茶洞　下愛茶洞

劍洞　水冊鎮　南唐崖　椒山　瑪瑙

五峯石　寶石　梁下洞　水盡　通塔　坪　以上長官　在荊歸之南

永定衛　五開衛　九溪衛

平溪衛　清浪衛　（謹按湖北安陸府之荊門州今直隸州領縣二當陽興荊州府之遠安又西四今屬漢陽府）

四川古蠶叢氏之墟在禹貢梁州之域于周時爲巴蜀之國漢則益州刺史所駐治魏晉分益爲梁益二州其形勢北有劍閣之險東有瞿塘之阻右控吐番而南連滇建據江漢之上流耕下里之沃野故漢高以此地興王昭烈以此邦鼎足山川之險良足多也然僻處西陲守有餘而攻不足終不能與關中冀北爭雄耳至若鍾會入而後主降吳漢來而子陽死而孟成之在宋明夏之于明鄒閻瞿唐竟不足恃則又有在德而不在險者也蜀中富庶人文舊甲西陲自明季張獻忠之亂而彫耗幾無子遺近今乃稍蕃庶建昌越雋爲西邊重地唐之劍南節度實屯于諸境以制北番馬湖東川諸郡尤雜處苗蠻未堪成郡保甯一郡爲川中北門白帝夔達爲巴東左臂此蜀地之大畧也其疆域北據劍閣東連歸峽西至天全之外南渡瀘水以南星躔鶉首分轄府十一州二十內直隸者九縣一百十二舊有東川軍民府一衞六所八軍民土府三宣慰司一宣撫司二安撫司四招討司一直隸長官土司二

成都府 井鬼分古蜀國季漢昭烈及丞孫述王建孟昶皆嘗建都焉形勢負重山襟長江疆域東界潼川中江西界眉州南界叙州富順北界松潘至京五千七百一十里領州三縣十三 **成都** 附郭縣銀四千七兩零 **華陽** 復設附郭縣銀八千三十五兩零 **雙流** 復設府西南四十里縣銀四千三百五十兩零 **溫江** 府西五十里縣銀五千八百四十一兩零 **新繁** 府西北五十六里縣銀三千一百七十九兩零 **新都** 府北六十五里縣銀五千八百七十九兩零 **金堂** 府東七十里縣銀五千八百四十一兩零 **郫** 府西二十五里縣銀五千三百一十二兩零 **灌** 府西五十里額銀五千五百四十六兩零 **彭** 復設府北九十里縣銀七千三十兩零 **崇甯** 府西北八十里縣銀二千三百一十兩零

簡州 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二百二十二兩零

崇慶州 府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一萬二十四兩零 **新津** 府西七十里額銀四千八百九十八兩零

漢州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七千二百六兩零 **什邡** 府西北一百四十里額銀六千三十一兩零 **資** 直隸新陞原隸成都至京六千五百里額銀五千四百七十一兩零 **仁壽** 州西二百里額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兩零 **資陽** 州西一百三十里額銀七千四百八兩零 **井研** 州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千八百九十二兩零 **丙江** 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七千一百一十七兩零

綿州 直隸至京五千四百里額銀七千七百一十兩零 **德陽** 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八千四百六兩零 **安** 原隸成都州西一百九十里額銀四千九百三十一兩零 **綿竹** 原隸漢州西南一百四十里爲西川之門戶路通秦隴最爲要害額銀七千一百六兩零 **梓潼** 原隸劍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九十二兩零 **羅江** 復設州西九十里額銀四千二百八十七兩零

茂州 爲松潘要道兼管土司直隸至京四千九百里額銀五百三十一兩零領縣二 **汶川** 地環土司

爲松潘孔道州南二百里額銀一百三十五兩零 **保** 地環土司又將威州裁歸管轄州西四十里額徵連歸并威州銀一十九兩零

甯達府 西南一千二百里領州一縣三 **雜谷廳** 西昌新設至京六千四百五十里省新設附郭額銀七百六十兩零 **冕甯** 新設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倉米三百二十石零 **昭甯** 新設府西南三百十里倉米一千二百八十石零 **鹽源** 新設府西南四百里經徵蕎麥額徵倉米七十一石零

保甯府 井鬼分古巴國地形勢北杜劍閣而襟帶巴江巴蜀之北門也東界陝西漢中西鄉西界成都綿州梓潼南界順慶蓬州北界陝西漢中甯羌至京四千二百一十里省西北四百一十里領州二縣七 **閬中** 附郭縣銀三千七百三十四兩零 **蒼溪** 府北四十里額銀一千一十三兩零 **南部** 府南七十里額銀一千二百四十三兩零 **廣元** 府北二百八十里額銀三千二百四十三兩零 **昭**

化府西北二百八十里額銀二千二百八十二兩零

巴州府東二百五十里額銀三千一百三十三兩零通江州東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一千一百六十三兩零南江州東北一百里額銀一千五百六十三兩零

劍州府北三百三十里所謂劍閣重門也額銀一千八百四十兩零

順慶府井鬼分東界夔州開西界潼川蓬溪南界夔州西界保寧南部至京八千一百二十五里省城二千八百八十里額銀八千九百二十四兩零西充府西北一百四十里額銀四千三百七十七兩零

蓬州府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五百五十八兩零營山州東六十里額銀四千四百九十六兩零儀隴州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千六百十二兩零

廣安州府東二百一十里額銀九千九百一十五兩零渠州北一百三十里額銀六千四百五十二兩零

大竹州北一百六十七里額銀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七兩零鄰水州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六千九百二十九兩零岳池縣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三兩零宜賓縣附郭額銀一萬三百六十六兩

敘州府井鬼分東通重慶南接苗蠻蜀中南戶也東界瀘州江安西界嘉定犍爲北界嘉定州南界鎮雄至京四千二百五十里省東北一千二百二十里額縣十一

慶符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八百三十二兩零富順縣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兩南溪縣東一百二十里額銀六千九百十八兩零長甯縣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二千九百三十兩零高縣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二千八百五十八兩零筠連縣西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一千八百六十二兩零興文縣東南一百九十里額銀七百八十九兩零珙縣南三百三十里額銀一千八百六十二兩零屏山縣東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五百二十四兩零隆昌縣東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三百六十一兩零新添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五百二十四兩零

敘永廳與永甯協同城路當滇黔孔道設有稅口至京五千六百五十里省南一千六百五十里額銀五千二百四十兩零領縣一永甯縣一千五十四兩零

重慶府井鬼分古巴地元季夏明玉珍晉都焉西北帶長江東南控蠻荒疆域東界夔州萬西界成都內江南界瀘州合江北界順慶南至京四千七百里在省東九百八十里領州二縣十一巴郡附額銀一萬五百六十二兩零江津縣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千二百二十五兩零永川縣西二百二十里額銀三千四百一十九兩零榮昌縣西三百一十里額銀二千三百二十兩零南川府東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二千四百二十六兩零

合州府北一百五十里額銀四千八百一十六兩零

涪州府東四百五十里額銀四千七百五十一兩零銅梁新設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三千九百

三十五兩零大足新設府西三百里額銀四千四十二兩零璧山復設府西北一百里額銀一千九百三十七兩零定遠復設府西北三百里額銀四千四十五兩零秀山新設直隸至京七千里在省東南二千一百里額銀三百五十一兩零縣三酉陽州七百里額銀三百五十一兩零縣三與貴州松桃湖南永綏各苗疆連額銀三百四十七兩零黔江原隸重慶州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七百四十六兩零彭水原隸涪州古天彭也州西北四百里額銀二千五百三十三兩零忠州直隸至京九千五百里額銀三千一百八十兩零領縣三酆都州西二百里額銀二千四百四十二兩零墊江州西北二百八十里額銀三千四百三十三兩零梁山原隸夔州府州西一百里額銀六千六百八十四兩零

夔州府井鬼分古夔子之國形勢東據瞿唐西引巴蜀南制施羅北阻重山爲西川之東門要害疆域東界湖廣荊州興山西界忠州南界酉陽北界陝西漢中西鄉東西千里南北一千四百里至京六千九

百八十里省東北一奉節附郭額銀二千
千七十里領縣六巫山府東
三十里額銀五一百
百九十二兩零雲陽府西一百七十里額銀
一千四百六十四兩零萬府西
二百一十里額銀三
千二百六十四兩零開府西二百三十里額銀
二千二百六十三兩零大甯
復設府北一百八十里
額銀五百四十四兩零

達州直隸至京六千五百里額銀
八千一百四十五兩領縣三
三十一太平州東北一百九十里
兩零額銀七百七十六兩新甯復設州東南
一百十里額
龍安府井鬼分東界綿州德陽西界吐番南界茂州北
界松潘至京一萬二千二百四十里省北五百
里領縣四平武附郭額銀一千江油府東南二百六十里
縣府西南三百二十里額銀二千六百三十
兩零石泉銀三百七十六兩零彰明復設州南三百
二十里額銀一

千七百一
十二兩零

潼川府井鬼分廣漢之地東界順慶西充西界資州南
二十五里省東南江北界保甯劍州至京五千二百六
十五里領縣八三臺新設附府額銀九百九十二兩射洪府
六十里額銀二千兩零鹽亭府東一百里額銀二
百五十兩零中江府西
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二百八十里蓬溪府東
九千二十四兩零遂甯府東南一百八十里
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七兩零
一萬七百五十四兩樂至府南二百三十里額
復設府南三百八十里額銀六千三十二兩零安岳
一萬六千六百八十五兩零

眉州井鬼分東界成都簡州西界邛州南界嘉定北界
新津至京五千四百一十里省西三百四十里額
銀一萬三百七十七兩零領縣三丹棱州西八十里額銀四
千一百四十四兩零彭山復設州北四十里額銀四
千三百三十七兩零青神復設州南八十里額銀
千三百三十六百一十九兩零

嘉定府井鬼分古犍為之地東界叙州宜賓西界雅州
南界叙州屏山北界眉州至京五千八百四十
五里省西六百七十六兩零樂山新設附郭額銀一萬
六里領縣七百六十七兩零峩眉北八
十里額銀五千百三十六兩零夾江北八
十里額錢四千六百四十一兩零榮府東二
百四十七兩零
犍為府南一百里額銀
九千一百七兩零威遠復設府東二百七十里
九十一兩零古邛筰夷地東界成都新津西界雅州名
邛州井鬼分山南界嘉定峩眉至京五千四百里省西一百七
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六兩零領縣二大邑州北四十里額銀八
百九十六兩零蒲
江州南六十里額
江銀六千三兩零

瀘州井鬼分路控數郡東南要地東界重慶江津西界
叙州南溪南界永甯北界隆昌至京五千五百一
十里省東南一千五百一十里額銀一萬
一千五百六十兩零領縣三納溪州南四十
里額銀

千六百七
十七兩零合江州東一百二十里額銀
三千七百九十兩零江安州西南
一百三十二兩零
雅州府井鬼分古蜀道地東界洪雅西界黎州南界越
巂州北界蒲江至京六千二百里省西南六百八
十里領州雅安新設附郭額銀
一縣五百零天全州新設府西一百二十里
額銀五百三十七兩零名山府東北四十里
六里額銀二千八十兩零蘆山府西北七十里額銀
兩榮經府西南九十里額銀
三千四百五十八兩
零清溪新設府西南一百六十
里額銀八百三兩有零

越巂衛額徵倉米一千
四十四石零
謹案達州今為綏定府領縣六達新甯東鄉
渠大竹太平也渠與大竹原屬廣安州
又案茂州之保
縣今為理番廳

附錄原本今皆變易更置郡邑

遵義府井鬼分古播州芒布之地東界貴州思南西界貴州威甯畢節南界貴州平越北界重慶至京七千七百里至省二千七百九十里領州二縣四

桐梓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六百九十七兩

正安州府東三百六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七十一兩

四百七十兩零

會理州府米一十八石里額銀一十八石

草堂安撫

容山

白泥

重安俱長官司

東川軍民府井鬼分在馬湖之南南界雲南曲靖東界烏撒鎮雄至京九千八百二里徵蕎麥折銀額一百六十三兩倉米額一十八石

烏蒙軍民府東川之南至京九千八百里

烏撒軍民府鎮雄之南南界貴州威甯畢節西界東川烏蒙東界遵義至京九千四百八十里

鎮雄軍民府叙州之西南南界烏撒西北界叙州屏山至京九千二百三十里有長官司四

歸化

懷德

威信

安靜

建昌衛在臧保之南成都之西至京一萬一千五百里至省五千餘里

會川衛

甯番衛

鹽井衛

越嶲衛

建昌所隸建昌管打抽河所

禮州所

德昌所

鹽井中所隸鹽井

黎州大渡河在黎州之西迷易所

冕山所隸甯番

壘溪所守禦有長官司二

壘溪

松潘衛井鬼分古之松州地據岷山之險綿亘漢之民在四川一省之上流而北窺洮西控沙磧金蛇之利與西羌疆域東界陝西岷州衛西南界龍安平武南界成都綿茂北界陝西洮州衛南北幾千里至京五千六百一十里至省八百里有安撫司三長官司一十七

八角麻兒匝

阿角寨

苾兒者俱安撫

古藏先結簇

山洞簇

阿昔洞簇

白馬路簇

蠟匝簇

北定簇

麥匝簇

者多簇

班班簇

牟力結簇

祈命簇

勒都簇

包藏簇

阿昔簇

思曇簇

阿用簇

潘斡寨俱長官司

西陽宣慰司在夔州之南湖廣施州之西

永甯宣撫司在烏撒之東至京八千七百八十里有長官司一

九姓長官司

石柱宣撫司

天全六番招討司在威州之西至京一萬二千里

黎州安撫司在雅州之西至京一萬一千四百四十里

梅邑洞直隸長官司

平茶洞直隸長官司

福建禹貢揚州荒服之野爲周禮七閩之區西北負嶺山東南環大海白成區域然地狹土薄天下之尾也西望五嶺東南抵海北據仙霞星纏牛女之分輔府十州二縣六十二

福州府牛女分東至海西界泉州惠安南界興化莆田北界延平南平至京四千七百四十里領縣十同知徵銀七千四百五十五兩零通判徵銀二千九百八十四兩零閩附郭額銀二萬四百三十兩零

侯官附郭額銀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兩零古田府北二百八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五百九十六兩零屏南新分府北二百一十里額銀九千五十兩零閩清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九千四十三兩零長樂府東一百里額銀一萬三千二百十二兩零羅源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九千一百六十五兩零永福府西南一百二十五里額銀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四兩零福清府東南一百二十五里額銀三萬四百九十三兩零

外鹽課銀八萬五千四百七十兩零

福建關稅銀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九兩

泉州府牛女分東界漳州長泰西界興化莆田南界海北界福州閩清至京七千二百五十里領縣五本府徵銀八百三十二兩零晉江附郭額銀二萬八千一百六十六兩同知徵銀三百九十五兩零南安府西五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七百五兩零惠安府東北五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兩零安溪府西一百三十里額銀二萬七百四十兩零同安府西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九千六十二兩零

建甯府牛女分閩之上流盤山踞嶺閩中北門仙霞關控頭越東接會稽之地也東界福甯西界邵武南界延平南平北界浙江衢州江山至京五千七百五十五里省西五百二十五里領縣七知府徵銀三百二十四兩同知府徵銀九百七十九兩

甌甯附郭額銀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七兩零

建陽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三千四百兩

建安附郭額銀一千九百一十四兩零

崇安府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萬八百三十四兩零

浦城額銀二萬九千六百一十里額銀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兩零

政和府東二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六百一十四兩零

松溪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三百一十三兩零

延平府牛女分環山帶水控建邵之下游爲閩南之北門亦要地也東界福州連江西界汀州清流南界福州古田北界建甯建安至京五千二百九十里領縣六本府徵銀一百一十七兩零通判徵銀二百三十四兩零

南平附郭額銀二萬一百六十兩零將樂府西二百二十里額銀一萬八千二十二兩零沙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三百九十九兩零尤溪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兩順昌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五千四十八兩零永安府西南二百里額銀一萬一百六十六兩零

汀州府牛女分盤山險阻東界延平將樂西界江西贛州石城南界漳州龍巖及廣東潮州程鄉北界邵武泰甯至京五千一百二十八里省西南一千六十里領縣八本府徵銀一十四兩零同知徵銀六百

九十兩零長汀附郭額銀三萬六千三百四十八兩零甯化府東北三百八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五十四兩零清流府東北二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一兩零連城府東南一百七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四兩零歸化府東北三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九千四百八十兩零永定府南三百一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八十兩零

興化府牛女分閩之南戶東界福州永福西界泉州晉江南界海北界福州古田至京六千四百里省南二百五十里領縣二本府徵銀二百九十四兩零通判徵銀六百四十五兩零莆田附郭額銀五萬六千三百一十兩零仙遊府西北七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一百四十兩零

邵武府牛女分盤重山俯深谷杉關之險西抗豫章爲閩中之西門東界建甯府西界江西建昌新城南界汀州清流北界江西廣信鉛山至京四千八百三十五里領縣四本府徵銀一十

五兩　郡額銀三萬三千一百五十四兩零　光澤府西八十里額銀七千一百六十兩零　建甯府西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八十一兩零　泰甯府西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三百兩零

漳州府　南濱爲閩廣之界更爲要害東界泉州晉江及永春州北界江州連城西界廣東潮州饒平南界海抵廈門至京七千五百二十五里省西六百八十里領縣七本府徵銀二萬九千一百二十一兩零　龍溪附郭額銀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三兩零　南靖府西四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三兩零　長泰府東三十七里額銀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七兩零　平和府西南二百二十里額銀七千八百五十兩零　海澄府東南四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四兩零　詔安府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五十三兩零

福甯府　牛女分負山濱海防海重地東抵海西界建甯府政和南界福州古田北界浙江溫州平陽至京五千七百二十里領縣五　霞浦新設附郭額銀一萬六千一百八十兩零　福鼎新設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六千二百七十九兩零　福安額銀一萬四百四十兩零　甯德府西南一百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四十三兩零　壽甯原隸建甯府西北二百七十里額銀三千五百九十二兩零

永春州　原隸泉州府新改直隸至京七千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兩縣二　德化原隸泉州府州西北三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兩零　大田原隸延平府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兩零

龍巖州　原隸漳州府新改直隸至京七千七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四百五十六兩零領縣二　漳平原隸漳州府州東七十里額銀一萬一百九十七兩有零　甯洋原隸漳州府州東七十里

額銀三千三百二十兩零

臺灣府　牛女分東南海中舊爲小琉球土番之地後人爲臺灣于倭又入于紅夷明末鄭芝龍據之今爲臺灣府東負巍身玉山雜處土番傀儡北盡淡水西列鹿耳門安平鎮爲其內戶而澎湖廈門諸島爲其外門沃野千里一雄鎮也過海舟行西向七日廈門至省陸路六百餘里自廈門至京五千四百餘里自府東南行達琉球東北行達日本領縣四　臺灣附郭額銀五千七百一十六兩零　鳳山府南三百里額銀一千一百九十六兩零　諸羅府北一萬五十兩零　彰化新分諸羅地額銀一千二百四十三兩零

謹案臺灣今爲行省領府三廳三直隸州一縣十一臺灣府領廳一縣四臺灣彰化雲林苗栗埔里社廳臺南府領廳一縣三安平鳳山嘉義澎湖廳臺北府領廳一縣二淡水新竹基隆廳臺東直隸州領縣二宜蘭恆春

廣東禹貢揚州之裔古南粵之地在星紀之分北限五嶺南環大海古引牂牁而左盤重山沃野千里自成一區在秦漢爲南海郡漢末屬交州而治廣信吳移龍編爲交而分番禺爲廣五季之末劉張據之其疆域北抵大庾南跨海島東連八閩西抵蒼梧轄府十州九縣八十一外衞十三府三十三

廣州府牛女分古龍編五羊之地東界惠州博羅西界肇慶高要南抵海北界韶州翁源至京七千八百三十五里領縣一十四

南海附郭額銀五萬九千一百四十八兩零

番禺附府額銀四萬四千五百兩零

順德府西八十里額銀四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兩零

東莞府東南八十里額銀四萬五千七百一十八兩零

從化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四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兩零

龍門府東北二百十里額銀一萬八十一兩零

新甯府西二百一十里額銀一萬八千九百六十四兩零

增城府東一百九十里額銀二萬九千四百九十九兩零

香山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七兩零

新會府西南三百三十里額銀三千五百七十三兩零

三水府西一百四十州郡財賦第八笈

連州直隸至京七千四百里省西北五百六十里額銀九千九百二十五兩零改徵米銀二千七百五十五兩零

陽山州東南二百里額銀五兩零

連山州西二百九十里桂陽額之東南也額銀二千六百一十七兩零

外鹽課銀四萬七千五百一十兩零

粵海關稅課四萬三千七百五十兩零

韶州府牛女分南界廣州清遠北界南雄始興東界惠州連平西界連州至京七千三十五里省東八百七十里南北九百一十七里額銀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零

曲江附郭額銀一萬八千九十五兩零

樂昌府西北八十里孔道領縣六

仁化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五兩零

乳源府西南二百一十六里額銀一萬二千二十兩零

英德府東南二百二十里額銀六千一百八十六兩零

翁源府東南二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二十兩零

南雄府牛女分負大庾抱始興道通南北勢控虔越爲廣州之咽喉人粵之門戶北界江西南安大庾南界韶州曲江西界連州陽山東界江西贛州定南至京六千七百四十五里省東一千三百四十里領縣一

保昌附郭額銀三萬二千三百三十三兩零

始興府西一百十里額銀九千四百兩零

惠州府牛女分東界潮州程鄉西界廣州東莞南環大海北界江西贛州龍南至京八千三百四十五里省東四百里領州一縣九

歸善附郭額銀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六兩零

博羅府西北三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七百九十兩有零

長甯府北四百里額銀五千四百二十二兩零

永安府東北二百里額銀八千五百八十三兩零

海豐府東南二百里額銀八千二百八十九兩零

陸豐新設府東三百五十里額銀八千二百八十九兩零

龍川府東北四百里額銀一萬一千一百八十九兩零

河源府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兩零

和平府東北四百二十里額銀六千四百七兩零

潮州府牛女分負大帽揭陽而面大海爲南粵之東門東界福建漳州龍溪北界福建汀州武平西界嘉應州興甯東南環大海至京九千七百四十二里省東一千七百四十里領縣九

海陽附郭額銀二萬八千九百

豐順新分附郭額銀四千六十九兩零

潮陽府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五百四十七兩零

揭陽府西七十五里額銀二萬七千六百六十六兩零

饒平與福建漳州平和詔安接壤府東二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二兩零

惠來府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一萬三百九十五兩零

大埔府北二百一十里額銀六千五百一十四兩零

澄海 府東五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三百九十四兩零

普甯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五百八兩零

嘉應州 新設直隸至京八千七百六十里額銀二萬四千六百三十五兩零領縣四惠州府州西二百里額銀一萬一千六百五兩零

興甯 原隸惠州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一百六兩零

平遠 原隸潮州府州西北二百里額銀四千一百四兩有零

鎮平 原隸潮州府州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千七百五十一兩零

肇慶府 牛女分控引嶺西廣州之西門東界廣州番禺西界廣西平樂賀西南界高州茂名北界湖廣衡州藍山東南環海至京七千四百二里省北一百六十里轄州一縣十二

高要 附郭額銀三萬八千三百六十九兩零

四會 萬三千三百一十三兩零府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五十兩零

新興 府南三百四十里額銀一萬八百一十兩零

陽春 府南三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九百一十兩零

江 府南三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一兩零

高明 府東南七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二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一十兩零

恩平 府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一兩零

廣甯 府北二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兩零

鶴山 新設

德慶州 府西二百二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九十一兩零

封川 州西一百二十里額銀六千八百八十七兩零

開建 州西北三百一十里額銀三千九百一十三兩零

高州府 翼軫分古越裳之地漢蜀交州之域東界肇慶高明北界羅定州西界雷州海康南抵海至京七千七百六十七里省西北九百三十里領一州五縣

茂名 附郭額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九兩零

電白 府東南四十五里額銀一萬八千四百四十五兩零

信宜 府北八十五里額銀四千五百五十一兩零

化州 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四兩零

吳川 州南七十里額銀九百五十九兩零

石城 州北二百一十里額銀七千六百九十六兩零

廉州府 翼軫分東界雷州海康西界交趾孔雀北界廣西南甯府南抵海至京九千六十五里省西一千五百一十五里領州一縣二

合浦 附郭額銀七千九百六十九兩零

欽州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三千二百九十兩零

靈山 州北三百一十里額銀七千四百三十八兩零

雷州府 翼軫分東界化州吳川西界廉州合浦南環海至京九千四十里省西一千三百八十里領縣三

海康 附郭額銀八千三百八十七兩零

遂溪 府北一百八十里額銀六千五百七十一兩零

徐聞 府南一百五里額銀五千五百七十六兩零

瓊州府 翼軫分古珠崖儋耳之地漢武始置郡焉四面環海中峙五指之山爲黎蠻巢穴而瓊儋崖萬州郡財賦第八笈

定安 府南八十里額銀三千八百七十六兩零

瓊山 附郭額銀二百四十三兩

澄邁 府西六十里額銀七千七百五十二兩零

會同 府東南二百九十里額銀三千一百六十里額銀

臨高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三千五百一十九兩零

文昌 府東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二千八百一兩零

樂會 府東南二百九十里額銀八千一百四十里額銀四千四百六十一兩零

儋州 府西南三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二十六兩零

昌化 州南二百九十里額銀一千九百五十九兩零

萬州 府東南四百七十里額銀三千六百九十八兩零

陵水 州南六十里額銀一千六百五十五府南一千一百一十四里額銀五千二百五十兩零

崖 府西南六百十五府南一千一百一十四里額銀五千二百五十兩零

感恩 府西南六百十五里額銀

一千百兩零

羅定州　翼軫分東界肇慶德慶西界高州電白直隸至京七千八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九兩領東安州東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兩零西甯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三百三十六兩零

碣石衛　附錄原本

清瀾所　大鵬所　雙魚海浪　海門所

新興所　蓬州所　海安錦囊　甯川所

謹案連山府之連山今爲隸南雄府今改南雄直隸州領縣一始興肇慶府之陽江今爲隸廉州府之欽州今爲欽州直隸州領縣一防城新設瓊州府萬州之崖今爲崖州

廣西禹貢荊州之裔古南蠻之地秦爲桂林象郡星躔鶉尾之餘南撫蠻獠而控交趾北枕九疑而引衡湘東通五嶺番禺西界夜郎滇建轄府十一州四十二縣四十九外長官司二

桂林府　翼軫分東界湖南永州新田北界永州永明西界柳州懷遠南界平樂荔城至京七千四百六十二里轄郭額銀二萬七臨桂一百三十九兩興安府東北一百三州二縣七十里額銀一萬六百四兩靈川府東北五十二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一兩有零陽朔一百四十里額銀七千一百八十九兩零

永甯州　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二千三十二兩有零永福府西一百里額銀三千六百七十八兩零義甯府西北八十里額銀四千二百三十兩零

全州　府東北二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一百九十六兩零灌陽州南九十里額銀五千四百八十兩零

柳州府　翼軫分東界平樂荔城西界慶遠宜山南界鬱林北流北界湖廣靖州通道至京七千七百三十二里省南六百七十五里領州一縣七馬平四百九十兩零雒容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二千八百七十八兩有零羅城二千八百四兩有零柳城府北七十里額銀四千三百一十三兩零懷遠府北三百一十里額銀七百二十二兩零來賓府南七十里額銀融府西北二百五十里額銀二千三十一兩零融四千五百四十九兩零象州府東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三千一百四兩零

慶遠府　翼軫分古龍編地東界柳州來賓南界鬱林博白及南甯新甯西界思恩府北界貴州鎮遠及都勻至京一萬一千里省南八百三十五里領州四縣四宜山附郭額銀四千六百六十三兩零天河府北九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七十三兩零

河池州　府西二百一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五十六兩零思恩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一千六

百三十
一兩零

東蘭州 府西南四百三十里額銀四百三十七兩零 **忻城**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百七十九兩零

南丹州 新設府西北三百四十里額銀一百七兩零

那地州 新設西北三百四十里額銀二百九十六兩零

思恩府 粵軫分東界東蘭州西界田州南界南寧府北界河池州至京九千四百里省南一千四百里領州三縣三 **武緣** 府南二百里額銀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一兩零 **遷江** 新設府東二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六百三兩零 **賓州** 新設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六百三兩零 **上林** 新分府東八十五里額銀八千一百二十二兩零

陽萬分州 新設

泗城府 翌軫餘分至京一萬一千四十五里省南一千八百一十五里領縣一 **陵雲** 新設附郭額銀五千兩零 **西隆州** 直隸至京一萬一千里額銀二百四十一兩零領縣一 **西林** 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百兩零

平樂府 翼軫分東界廣東連州北界湖南永州新田西界桂林陽朔南界梧州蒼梧至京七千六百四十二里省東南四百二十七兩零 **恭城** 府東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二千三百一兩零 **富川** 府東北二百六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三十七兩零 **賀** 府東二百八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兩零 **荔浦** 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七十兩 **修仁** 府西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一十三兩零 **昭平** 府南二百里額銀七千七百一十三兩

永安州 府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千四百八十七兩零

梧州府 翼軫分古蒼梧之野在秦爲桂林在漢爲鬱林漢末魏吳晉爲交州左憑賀揚右控蒼岷亦山川之險也疆域東界廣東肇慶封川西界淳州平南南界廣東高州信宜北界平樂永安及柳州賓州至京八千二百六十二里省東南五百八十里領縣五 **蒼梧** 附郭額銀二萬一百四十七兩零 **藤** 府西六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三兩零 **容**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八千五百三十一兩零 **岑溪** 府西南二百九十里額銀三千四十七兩 **懷集** 府東北三百五十里額銀九千二百五十五兩 **鬱林州** 直隸至京八千七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九兩零領縣四 **博白** 州西南七十里額銀八千六百四十一兩零 **北流** 州東四十五里額銀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一兩零 **陸川** 州南七十里額銀八千四百三十七兩零 **興業** 州西六十里額銀六千二百四十五兩零

潯州府 翼軫分左江之下游東界梧州藤容西界南甯橫州南界廣東遂溪北界梧州博白至京八千八百四十五兩零 **貴**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一千八百二十三兩零 **武宣** 新設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二千三十八兩有零

南甯府 翼軫分東界潯州貴西界太平南界廣東廉州北京思恩至京九千二百七十里省南一千六百五十里領縣三 **宣化** 附郭額銀二萬二千九百七十三兩零

新甯州 府西南七十里額銀四千七百一十五兩零 **隆安** 府西北二百六十里額銀七千三百四兩零

橫州 府東二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九十五兩零 **永淳** 州西一百三十里額銀六千四百七十一兩零

上思州 府西八十里額銀一千七百八十二兩零

歸德州府西北二百里額銀
三百一十四兩零
果化州原隸泗城府西北三百
三十里額銀一百三兩零
忠州府西南二百里額
一百七十兩零
太平府翼軫分在鶉尾恩恩之西外控安南至京一萬
四百二十五里省南一千九百二十里領州十
二縣
崇善附郭額銀一千四
百五十六兩零
養利州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
二千一百七十兩零
左州府東北一百里額銀
一千四百三十兩零
永康州府東北一百八十里羅陽府東北二百里額
額銀八百八十一兩羅陽銀九十六兩零
萬承州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
銀二百一十九兩零
思陵州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額
銀一百二十五兩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廣西州郡財賦第八笈 奎

甯明州府西南一百二十里
銀四百三十一兩零
憑祥州府西南二百三十里
銀一百七十三兩零
太平州府西北二百四十里
額銀二百九兩零
安平州府西北一百里額
銀二百四十七兩零
茗盈州府北一百七十里
額銀九十七兩零
結安州府北二百里額銀
一百七十九兩零
佶倫州府北二百三十里
額銀五十三兩零
龍英州府北二百里額銀
三百七十八兩零
都結州府東北三百八十里
額銀四十二兩有零
龍州府西一百四十里額
銀二百六十一兩零

江州府南二十五里額銀
一百四十三兩零
思州直隸至京九千五百三十七里省南二千
一百三十里額銀三百八十三兩領州一
上下凍州新設
鎮安府翼軫餘分至京一萬一千四新設額銀二
百九十五里領州五縣一天保新設額銀二
百九兩零
下雷州額銀六十六兩零
奉議州府東二百四十里至京一萬九百五
十五里額銀一百七十五兩有零
歸順州府西南一百里至京一萬一千五百
九十五里額銀一百五十四兩有零
向武州府南一百六十里至京一萬九百
五十里額銀四百八十九兩有零
都康州府東南一百九十里至京一萬一千
六百九十里額銀二百零三兩有零

謹案思恩府今設恩隆縣田州裁
南寧府之上思州今屬太平府

又案思恩府之陽萬分州今亦裁西隆直隸州之西
林今屬泗城府太平府之龍州今裁思州今爲思州
直隸州領上下凍州鎮安府今新設天保縣歸順州
今爲歸順直隸州領縣一鎮邊新設

雲南禹貢梁州之裔爲古滇中之區秦漢益州爲建寧郡分梁南爲寧州始治雲南形勢東接牂牁西據黑水南抵平緬而接南交北渡瀘水而窺建蜀岌漠數千里焉而曲靖尋甸二郡則雲南之咽喉爲滇中之東門也自七星關北道爲撒火爲通蜀及夜郎之要道永昌金齒西接甘思鶴慶麗江北連越嶲然境地雖廣衰而實維雲南楚雄大理臨安曲靖澂江數府禮樂衣冠至其餘則番民雜居俗由朴野土亦荒曠此滇中之大畧也

雲南府井鬼餘分東界曲靖馬龍西界楚雄廣通南界臨安曙峨北界武定至京一萬六百四十五里領州四縣七

昆明附郭額銀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四兩零

富民府西北九十里額銀三千

宜良府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五千五百九十七兩零

嵩明州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八千一百七十三兩零

晉寧州府東南一百里額銀六千七百八十一兩零

呈貢州北六十里額銀七千三百四十四兩零

羅次州北九十里額銀四千二百一十一兩零

祿豐州西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九兩零

易門州西一百五十里額銀四千四百一十六兩零

大理府井鬼餘分據洱海之西東界楚雄鎮南州西界永昌保山南界永昌永平及蒙化北界麗江鶴慶州至京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二兩零

太和附郭額銀一萬三千六百一十兩零

趙州府南三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一兩零

雲南州南一百里額銀八千八百九十四兩零

鄧川州府北七十里額銀四千七百八十一兩零

浪穹州西二十五里額銀七千七百四十

賓川州府東九十里額銀八千一百三十六兩零

雲龍州府西二百里額銀二千一百七十三兩零

臨安府井鬼餘分東界徼江西界楚雄南安及沅江南界廣南廣西北界雲南昆陽至京一萬九百九十里省南四百四十里領州四縣四

建水州附府額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七兩零

石屏州府西五十里額銀八千二百七十四兩零

阿迷州府東七十里額銀二千九百七十九兩零

寧州府東北二百五十里額銀四千四百二十一兩零

河西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一百三十六兩零

通海府北一百五十里額銀四千四百八十三兩零

嵩明府西北二百六十里額銀六千四百八十兩零

蒙自一水之外即係交趾府東南一百五十九十一兩零

楚雄府井鬼餘分古楚盜蹻所開之地東界雲南祿豐二十里至省三百九十里領州二縣三

楚雄附郭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七兩零

定遠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六千七百六十一兩零

廣通府東十里額銀四千三百七十兩零

南安州府東南五十里額銀二千四百五十四兩零

鎮南州府北七十里額銀六千三百八十九兩零

澂江府井鬼餘分東界廣西烟勒西界雲南嵩明昔甯四十五里省東二百四十里領州二縣二

河陽附郭額銀九千一百二十兩零

江川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三千五百四十七兩零

新興州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七十六兩零

路南州 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四千一百三十一兩零

景東府 井鬼餘分東界楚雄南安州西界順甯雲州南界鎮沅北界蒙化至京一萬一千六百里省南九百八十五里額銀二千六百一十兩零

廣南府 井鬼餘分東界廣西省地西界廣西府南界交趾至京一萬一千四百三十里省東南七百九十里額銀三千四百五十二兩零領縣一

寶甯 附郭新設額銀一千九百四十九兩零

廣西府 井鬼餘分東界廣南西界鎮沅南界交趾至京一萬九百六十五里省東南三百一十里領州二

師宗州 府北八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九十三兩零

彌勒州 府西九十里額銀四千八百八十兩零

順甯府 在永昌之東南舊濶滄之地控扼緬蠻至京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領州一

雲州 界連趺馬府東三十里額銀二千九百四十兩零

曲靖府 井鬼餘分東界貴州安順普安西界雲南昆明南界瀘江北界四川烏撒爲滇中之咽喉至京一萬三百五里省南四百七十里兼入尋甸地領州六縣二

南甯 附郭額銀六千七百六十九兩

霑益州 府東北三十里額銀三千一百五十五兩零

陸涼州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六千二百一十三兩零

羅平州 府東南二百七十里額銀四千四百七十三兩零

馬龍州 府西南七十里額銀二千一百四十三兩零

尋甸州 府西一百里額銀六千三百七十七兩零

平彝 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二千五百四兩

宣威州 府東北二百三十里額銀一千二百四十六兩零

姚安府 井鬼餘分東界四川鹽井西界麗江南界楚雄定遠北界永北至京一萬一千二百一十里省

西北五百七十五里領州一縣一

姚州 府北四十里額銀九千三百七十六兩零

大姚 附府額銀五千九百一十二兩零

鶴慶府 井鬼餘分東界麗江西界吐番北界永甯至京一萬一千六百九十里省西北一千二百里領州一

劍州 與中甸對江爲全滇保障之州府西九十里額銀六千五百三十五兩零

武定府 井鬼餘分東界四川烏撒西界姚安南界雲南羅次北界四川越巂至京一萬八百三十里省西一百五十里領州二縣一

和曲州 府西南三十里額銀三千一十六兩零

元謀 州西北一百七里額銀三千一百四十二兩零

祿勸州 府東北三十里額銀三千五十四兩零

麗江府 井鬼餘分北界永甯西界鶴慶南界姚安東界四川鹽井至京一萬二千七百六十里省西北一千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九十兩零

沅江府 井鬼餘分東北界臨安東界廣西西北界楚雄南安至京一萬二千二百八十五里省西南六百二十里領縣一

新平 原隸臨安甯州府西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二十八兩零

普洱府 新設至京一萬一千七百七十里省西南一千一百二十五里領縣一

甯洱 新設附府額銀八百二十五兩零

蒙化府 井鬼餘分東界大理賓州西界永昌永平南界景東至京一萬一千四百一十里省西九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百四十二兩零歸併定邊銀七百兩零

永昌府 井鬼餘分金齒之地在蒙化之西鶴慶之南順甯之北至京一萬一千八百一十里省西一千三百里領州一縣二

保山 附郭額銀六千七百九十四兩零

永平 府東北一百七十里額銀

一千四百
三兩零

騰越州府西三百一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一百三十四兩零

永北府井鬼餘分舊北勝永甯地西界鶴慶東南界麗江東界四川鹽源孤懸江外連接川界至京一萬一千七百里省北一千二百里額銀一百五十六兩有零

開化府井鬼餘分與文跇相隔一江中外鎖鑰之地至京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五里省西南六百里額銀七千九百五十七兩零領縣一

文山新設附郭額銀一千二百三十七兩零

東川軍民府新設至京九千七百九十七里省經徵蕎麥折銀二百八十四兩零倉斗米十八石領縣一

會澤新設附府額銀一千七十七兩零

鎮沅府新設至京一萬二千四百五十里額銀七百八十六兩零同知徵銀六百六兩零領縣一

恩樂縣新設爲鎮沅威遠關鍵之額銀九百四十四兩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州郡財賦第八笈　雲南

永善

昭通府新設至京九千八百里領州一縣二額銀七百九十一兩零

恩安新設附郭額銀八百五十七兩零

鎮雄州新設府東三百四十里額銀二千四百七十五兩零

謹案景東蒙化永北鎮沅四府今爲直隸廳廣西武定沅江三府今爲直隸州鶴慶府今爲州與劍州俱屬麗江府姚安府今裁所屬之姚州今屬楚雄府大姚今屬鎮南州騰越州今爲廳屬永昌府師宗彌勒二州和曲今爲縣屬廣西州今爲縣廣西州今新設邱北又案臨安府之建水州今爲縣武定之祿勸州今爲縣麗江府又新設麗江縣鎮沅府今爲直隸廳所屬之恩樂縣今裁

附錄原本羈縻屬府官司　今皆變置爲郡縣

孟艮府在景東之南東北至省約三十八程

孟定府在景東之西南東北至省約二十八程

永甯府在永北之北至省一千三百里南長官司四

刺次和　革甸　香羅　瓦魯

鎮沅府在沅江之東南至省一千二百餘里今省止經歷治之

威遠州東北至省一千九程

灣甸州東北至省二十程

鎮康州東北至省二十三程

大候州東北至省二十三程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州郡財賦第八笈　雲南

瀾滄軍司在永甯之東至省一千二百里土州一

蒲蘆州

騰衝衛司在永甯之西至省一千五百里

車里宣慰司至省一十八程

木邦宣慰司至省三十五程

孟養宣慰司北至省三十七程

緬甸孟艮之南北至省三十八程

八百大甸在緬甸東南占城國東北至省三十八程

老撾宣慰司在廣南府東南交趾國西北至省六十八程

南甸宣撫司東北至省二十二程

干崖 東北至省二十三程
隴川宣撫司 至省二千一百里
者樂甸 至省一千一百里
鈕兀 至省一十六程
芒布 俱長官司 至省二十三程

貴州 西貢荆梁之裔古西南夷衣鄙之地元明以來始漸開辟其邊東連九溪西抵滇中南接牂牁北窺蜀峽星分井鬼翼軫之末領府十三州一十四縣三十四
貴陽府 井鬼餘分東界平越甕安西界永寧清鎮南界本府都勻北界遵義至京襄陽起旱共四千零六里微銀四百五十三兩零領州三縣四 貴筑 附郭額銀二千一百三十五兩零 龍里 東北五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五十四兩零 貴定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七十八兩零
文 府北五十一里額銀五百九十三兩零
開州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九百一十二兩零
定番州 府西南一百一十三兩零額銀一千一百四十三兩零
廣順州 府西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一千七百四十三兩零
思州府 翼軫餘分東界銅仁西界思南南界黎平北界石阡至京水程七千七百二十里省東三百五十里額銀三千六百八十九兩零領縣二 玉屏 新設府東四十里界連楚省額銀一千一百八十七兩零
青溪 新設府西九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二十兩零
思南府 翼軫餘分東界石阡西界遵義南界思州至京水程七千三百九十里陸路六千里至省七百一十里額銀三千八百三十七兩零領縣三 安化 附郭額銀一千一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二百一十九兩零 印江 府東三十里額銀一千二百二十兩零
鎮遠府 井鬼餘分東界湖南辰州沅州南界湖南靖州及廣西西界平越北界黎平至京七千九百二十里省東七百里額銀一千三十三兩零領縣三 鎮遠 附郭額銀一千三十兩零 施秉 府西南四十五里額銀八百七十一兩零 天柱 新設府東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千二百四十三兩零
石阡府 翼軫餘分北界四川酉陽州東界銅仁南界思州西界思南至京五千八百六十里省東北八百七十里額銀二千三百一十里額銀一千二百一十四兩零領縣一 龍泉

銅仁府 翼軫餘分東北界湖南施州衛西界石阡南界黎平至京七千六百里至省六百餘里額銀二千五百二十八兩零額縣一 銅仁 附郭額銀七百八十一兩零 黎平府 翼軫餘分東界湖南九溪衛西界思州南界鎮遠北界銅仁至京六千二百里至省一千里額銀三千二百八十兩零額縣三 開泰 新設附郭額銀一千四十三兩零 錦屏 新設府里額銀八百六十三兩零 永從 府南六十里額銀三百四十七兩零

安順府 井鬼餘分東界平越北界威甯大定西界雲南曲靖馬龍南界廣西泗城至京八千二百九十三百九十七兩領州二縣三額銀二千一百五十兩零 普定 附府額銀七百九十七兩零

鎮甯州 府西一百四十五里至京八千三百一十七兩領州二縣二額銀二千一百五十兩零 清鎮 府東二十里額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零

永甯州 府西一百四十五里至京八千三百一十七兩領州二縣二額銀二千一百五十兩零 安平 府東北六十里額銀三百七十二兩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貴州郡財賦第八笈 畢

南龍府 新設至京八千二百二十里領州二縣二 貞豐州 新添府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九十六兩零至京八千四百一十里額銀一千七百一十八兩零 普安州 東八十里原額安順至京八千四百一十五兩零 普安州 東八十里原額永甯州州東一百五十一百四十兩零 安南 原額銀三百七十三兩零 安南 井鬼餘分東界廣西柳州融西界廣西慶遠河池南北界貴陽至京八千二百四十五里至省三百三十里額銀二千四百四十七兩零領州二縣三 都勻 附郭額銀四百九兩零

都勻府 井鬼餘分東界廣西慶遠河池州府界南一百里額銀八百二十五兩零 荔波 原額廣西慶遠河池州府界南一百里額銀八百二十五兩零 越衛東界鎮遠及都勻清平西界貴陽龍里南界都勻北界黎平及遵義至京八千二百里至省一百七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九十兩零領州一縣四 平越 附郭額銀三百四兩零

甕安 府西北六十里額銀三千七百四十九兩零 湄潭 府北二百二十里額銀三千八百八十一兩零 餘慶 府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三千一百九十八兩零

黃平州 府東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二千一百四十三兩零

大定府 新陞省南三百五十里至京額銀二十三兩零領州三縣一

平遠州 府南八十里額銀二百六十四兩零

黔西州 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九十四兩零

威甯州 井鬼餘分原爲府東界遵義西界雲南曲靖南界貴陽及安順北界雲南鎮雄至京七千九百里至省一百八十餘里 畢節 衛府西北額銀一百五十二兩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貴州郡財賦第八笈 畫

遵義府 井鬼分古播州芒部之地舊隸四川東界思南西界大定畢節南界平越北界四川重慶至京九千七百里至省三百五十里領州一縣四 遵義 附郭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五兩零 桐梓 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三十六兩零 綏陽 府東一百里額銀二千八百四十三兩零

正安州 府東三百六十里額銀一千六百八十五兩零 仁懷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千三百九十八兩零

謹案黎平府之錦屏今爲鄉屬開泰南龍府今爲興義府領州一縣三與義普安安南貞豐州平越府今爲直隸州領縣三湄潭甕安餘慶又平越府之黃平州今屬鎮遠府

又案南龍府之普安州今改爲廳

蒙古在瀚漠之野古今分合盛衰不一今自盛京之東北界以西並直隸山西陝西甘肅之北界西訖哈密二萬餘里北極於肯式山亦二萬里部落甚繁而今之奉正朔者四十餘國

傲漢在盛京之西永平府之北　奈曼在盛京之西北傲漢之東北　喀喇沁在遵化州之北　札魯特在奈曼之北盛京之西北　杜爾伯特在札魯特之東漢之正西　札賴特在杜爾伯特之正東　鄂爾羅斯在札賴特之正北　科爾沁在札魯特之西北　翁牛特在喀喇沁之西北　巴林在翁牛特杜爾伯特之正西　喀爾喀河在奈曼之西北　阿祿科爾沁在科爾沁之北　克西克騰在阿祿科之北　烏朱穆秦在克西克騰之西　勒和邵爾在烏朱穆秦之北　克西克騰在翁牛特之西巴林之西北　阿霸垓俱在順天之北　阿霸垓在克西克騰之西北　嵩齊忒在阿霸垓之北　克爾倫河在宣化之北巴林之西　蘇尼特在阿霸垓之西　圖拉斯城在圖拉河韓山之西北　韓山在翁機河之東北　肯式山在翁機河之北　阿蘭善山在翁機河之西北　翁機河在古爾班賽堪之北克爾倫河巴拉斯城之西　古爾班賽堪在鄂爾多斯之西北阿蘭善山之北　吳喇忒在毛明安之北鄂爾多斯之西　毛明安在遵化城之西北喀爾喀之西南　喀爾喀四子部落在遵化城之西河套之西　四子部落在遵化城之北　土默特在大同之北　歸化城在大同之北　喀蘇尼特在蘇尼特之西南　巴拉斯城在克爾倫河巴拉斯城之西北　阿蘭善山在翁機河之西北　布龍看布在肯式山之西北　阿蘭善山在翁機河之西北　翁機河在肯式山之西北　布龍看布在翁機河之西北　厄爾得厄招在翁機河之西北　鄂爾昆河在鄂爾多斯之西北　厄爾得厄招在翁機河之西北　鄂爾昆河在鄂爾多斯之西北　厄格塞楞格在鄂爾昆河之北　推河在鄂爾昆河厄爾得厄招之西北　薩克薩圖古里哈密城在空格衣札布韓河之西南甘肅之西北　哈密城在肅之西北阿蘭善山之西約三千有餘里至京約六千有餘里　布韓河在推河之西南阿蘭善山之西北遠　空格衣札布韓河之西薩克薩圖古里　桑金答賴湖在推河之北厄格塞楞格之西　薩克薩圖古里克在推河之西南阿蘭善山之西北遠　空格衣札布韓河之西南甘肅之西北　哈密城在肅之西北阿蘭善山之西約三千有餘里至京約六千有餘里

第九笈 佚

新安汪紱著
同郡戴鶴亭參

水陸路程第十笈

汪雙池曰余聞之叔父式南先生曰測地倍難於天天之經星緯宿道躔分度雖云幽遠然一舉首而可見一持籌而可知故曰不難地則山川紛錯鳥道句股既非一望所可見而足跡所及不過億兆之一分又且山移川轉道路因之則四方靡有定向如發軔東去而不覺漸南舉踵西行而倏忽面北則測地之難所可知也紱嘗

北踰大江東遊吳越西抵豫章南至於閩而足跡所親歷猶不能定其南車究其遠近況所未至者又將何如乎然頗心嗜之以爲君子志在四方凡夫天下形勢且欲胸羅手識而豈其程路反不得一覽梗概因數購刻本程識而舛譌不堪觀者又往往而是用是徧摻舊載詢訪行旅參之輿志乃數載之間稍以成帙其中則猶闕有閒焉而或道理遠近卒有不相應者是蓋路有興廢人言不齊要之可以得其大概不相遠爾爰筆之以備參考

一著迂直賦

一輯水陸路程分十六省載之

迂直賦　汪　紱著

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地之有路猶天之有道也路之有里猶道之分度也不察夫黃赤之度難以經天不考乎封疆之里難言緯地

黃道赤道及天之度數俱見首篇中

古者因律以定分因分而成寸累寸而成尺積尺而成步積步而成里

黃鍾之律九十分以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古者八尺爲步漢六尺四寸爲步今五尺爲步今之尺長於古尺非黃鍾律也周三百步爲一里今三百六十步爲一里

亦方里而成井五里而有封兩封而有植十植而爲同十同而爲圻

五里而封築土爲阜以爲五里之界也兩封十里則植木以爲十里之界十植百里方百里爲一同十同千里方千里而爲一圻左傳曰天子一圻諸侯一同是也此古之制也

故用居常而經界是定亦以禦變而烽燧置焉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此常日之疆界以業民也五里而置烽以警備非常以禦變也烽爲高樓而燃火於樓上者有兵寇至則舉火以示遠者六韜所謂雲火是也或揭長竿而燃火竿上亦然又有築土爲竈而穴上出煙實狼糞其中焚之則煙直上今人之所謂煙墩者亦烽意也燧所以取火者

且因道里之分而試考行師之略

承上段入下行師之事

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信宿之常

古者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詩曰於三十里是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師緩則平程師急則兼程權宜之道

平程守其常也兼程倍道而進也

凡道路之險夷固必資鄉導之用而軍爭之要尤必知迂直之方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鄉導者用其鄉土之民而使之導引道路也又曰先知迂直之利者勝迂謂道之遠而曲者或以兵直從近道而入或以兵綴直道以誘敵而別從迂道入如所謂間道者此所謂迂直之方也

是固皆懸權於當機而要必預知之有素

孫子曰懸權而動蓋迂直之方宜隨機而應而天下之形勢道里之遠近要必考之於平素平素能知其大略則心自定主而後參之以鄉導則險夷遠近詳審而設施可定苟或平素一無所知而徒以一時咨於鄉導則又恐有心無定見而反爲人所給者矣

自盛京至京師千有五百里山海稱雄南千里而旅順口跨海則趨山左

山海關在永平府撫寧縣東旅順口在遼陽州金州之南

自京師至太原千有三百里井陘爲險北四百而宣化東行則接雲中

井陘縣屬正定府西宣化府在京師西北雲中即大同府在山西省北山西至京一千三百里自宣化至京三百五十八里凡此里數皆止舉其大概而言

自京師至汴梁千有四百餘里陸經臨洛邯鄲而大名開滑則爲東路

臨洛地名在廣平府邯鄲縣在廣平府西大名府在廣平府南開州滑縣俱大名府自京至大名一千一百里自大名至汴三百七十餘里

自京師至山左九百有二十里陸走鄭河景德而天津滄德則漳漕河漳音潮

鄭州今任邱縣河間府在京師南景州屬河間府南德州屬濟南府西北天津在京師通州南滄州在河間府東

由山東而接汴東則出聊臨而經大名南則出濮曹而抵歸德千里而遙

經大名至汴共九百里經歸德至汴共千一百里聊城縣屬東昌府臨清州在東昌西南大名府在臨清西南濮州屬東昌府南曹州屬兗州府西歸德府在河南省東

自汴梁而接伊洛四百里中爭滎陽汜水

滎陽汜水二縣皆屬鄭州西

由河南而入晉東則渡滎澤而越太行西則渡孟津而趨垣絳千三百里

滎澤縣屬鄭州太行山在澤州孟津縣屬河南垣曲屬絳州在平陽府南自汴城越太行至太原千三百里

自太原而抵雲中六百里中歷雁門廣武

雁門關在代州北五臺縣西廣武地名在馬邑縣

由晉而入秦南則蒲潼爲要道而大同西接黃浦

凡山西一省之西界皆接陝西界黃河而河急不可渡至蒲州河津之間乃通舟楫蒲州在平陽府西南潼關在蒲州南而華州之東黃浦州在葭州東北渡河則大同之偏頭關也自太原經潼關至西安一千三百里自大同由黃浦州至西安亦一千餘里

由秦而向汴東則潼陝趨鞏洛而武關出抵南陽

陝州在河南府西鞏縣在河南府東武關在河南南陽鄧州之西陝西商州東南南陽府在河南省西南自潼關由陝至汴一千二百里自商州出武關至南陽九百里自南陽至汴城五百四十里

自西安至甘肅三千里而近越大隴北涉蘭河

西安至甘肅二千八百餘里大隴山在鳳翔府隴州蘭州在臨洮府北而黃河又經蘭州之北

自西安至甯夏千里而遙走邠乾慶平分道

至甯夏衛一千五百里至中衛一千餘里乾州邠州俱在西安府西北自邠州北走慶陽至甯夏衛自邠州西

走平涼至甯夏中衛

得隴望蜀東則由褒斜而達葭萌西則道階成而踰劍閣約二千有四百里

褒城縣在漢中府西北斜谷在藍田縣西葭萌今保甯府廣元縣階州在鞏昌府南城縣在鞏昌府東南劍閣在保甯府劍州之北得隴望蜀本漢光武之語

深入征蠻西則渡瀘水而問楚雄東則道烏撒而趨曲靖約四千里而有餘

瀘水在馬湖府西南楚雄府在雲南省東烏撒府在瀘州西南曲靖府在雲南省東自四川由瀘州烏撒至雲南約四千餘里馬湖府今廢

由蜀川而下荆楚江出瞿唐歸峽漢流金利襄樊五千里

而赴鄂

翟唐峽在四川夔州歸州在湖廣荊州府西今改爲興安府在陝西漢中府西南平利縣屬興安襄陽府在湖廣西北樊城在襄陽府北

由荆鄂而出汴洛西則襄樊新野路出方城東則麻城光山道通蔡許八百里而抵河

新野在南陽府南方城今之南陽裕州麻城屬湖廣黃州光山縣屬汝甯光州蔡即汝甯府在河南省南許州在開封府之南

由武昌而出豫章北濆潯陽星渚南由湘醴袁筠千餘里而抵洪

潯陽江在江西九江府北星渚今南康府在江西省北湘江由洞庭湖合江水醴陵縣在長沙府東袁州府在

江西省西南筠即瑞州府在江西省南袁州府之東北

由武昌而下江南水則安慶太平沿江而下陸則潛巢和浦略地以東二千里而放海

放上聲至也

安慶太平俱江南省西南江水由安慶之南太平之西北流至江南省北而東入海潛山縣屬安慶府巢屬無爲州和州在太平府西北江浦縣屬江甯府西自武昌順流而下一千四百七十里至江甯府又六百里而至通州並東入海

由建業西出河南由濠宿而達宋千有一百餘里自羣野而道汝路則稍迂

濠即鳳陽府在江北宿州在鳳陽府北宋即歸德府自濠由鳳陽府由濠宿歸德至汴城則一千一百餘里羣野即虞江南地自江甯經盧州汝甯至汴一千五百餘里

由建業北通山左經濠宿而至徐千有四百餘里道揚淮而入濟乃循水道

徐州在鳳陽西北自江甯經濠宿徐兗陸路至山東省城一千四百餘里揚州府在江南省東淮安府在揚州府北濟甯州在兗州府西濟水自濟甯州流經濟南府城北東入海

自建業而江右沿江以入於鄱湖東連饒歙

建康即建業鄱湖在江西省東饒州在鄱湖東歙州即徽州在饒州東自江甯沿江入湖至江西省一千三百里若西南走徽饒至江西省水路約一千四百餘里

自金陵而姑蘇順流以達於震澤北重瓜毘

震澤即太湖在蘇州西南自江甯至蘇州五百八十餘里瓜埠在鎮江北揚州東南毘陵即常州皆蘇州之上流爲重地也

自吳入浙檇李爲門自浙抵徽嚴州作戶

吳蘇州檇李嘉興在杭州東北自蘇州至杭州三百五十里嚴州在杭州西徽州在嚴州西北自徽州至杭州六百里

浙至江西千有一百里阻懷玉之崇山

自浙至江西必經衢州廣信二府懷玉山在廣信府玉山縣之東衢州府屬浙江廣信府屬江西

浙抵福建千七百里踰仙霞之峻嶺

仙霞關在衢州江山縣南建甯府浦城縣北建甯府屬福建省

自閩至江西千四百里西北而出杉關由汀虔亦爲閒道西出

杉關在邵武府西西接建昌汀州在福建省西虔即贛州在江西省南福州府自汀州贛州至江西省城一千

四百餘里

自福至臺灣旬有五日東南而航大海從海道亦可北走浙江

臺灣在福建東南海中由福州府西南至廈門渡海經澎湖島至臺灣府

由閩中而廣東二千八百餘里南澳介于漳潮

南澳鎮在彰州詔安縣西潮州饒平縣東漳州屬福建省潮州屬廣東省

由廣東而江西二千七百餘里梅嶺限乎南北

梅嶺即大庾嶺在南雄府北南安府南南安府屬江西省南雄府屬廣東省

南海涪洋洞出賀梧而西通嶺石一千二百里

洋洞江至梧州合桂林平樂之水經肇慶府南流至廣州南入海賀縣屬平樂府梧州在平樂府之南平樂府

在廣西省之南

桂林順湘水循衡嶽而北抵長沙一千七百而遙

湘水自桂林全州發源北流經永衡長沙至岳州而入江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長沙衡岳俱湖廣湖南所轄

長沙過洞庭而北九百里竟達武昌中則城陵爲衢地

洞庭湖在岳州西城陵磯在岳州北江中

城陵過洞庭而西千七百直趨貴筑中惟沅晃賓苗窠

貴筑即貴州省縣沅州在辰州府西晃州地名在沅州西鎮遠東鎮遠府屬貴州省東

貴州道曲靖西出昆明九百里安順之間最險

安順府屬貴州省之西

貴陽由瀘州北抵四川二千里而遥威甯之北難行

瀘州屬四川南威甯府屬貴州省北

昔韓信之虜魏豹也陳舟臨晉而木罌潛渡夏陽

韓信漢將魏豹王名漢高使韓信伐魏魏將柏直盛兵蒲坂以塞臨晉韓信陽陳舟於臨晉欲渡而潛師以木罌繫腰自夏陽渡河遂大敗魏軍虜魏王豹臨晉關今山西平陽府臨晉縣西夏陽今陝西同州韓城縣東河上

明祖之降明昇也盛兵瞿唐而開道已趨綿竹

元末明玉珍據巴蜀傳其子明昇朱太祖伐蜀使湯和盛兵陳於瞿唐峽明昇悉力拒之而傅友德引師自階文已入綿竹遂合破蜀軍而明昇降瞿唐在四川夔州府巫山縣南綿竹今四川綿州綿竹縣階州文縣原屬陝西鞏昌府今俱屬甘肅

元欲滅金使拖雷西出潼陝而元主東渡清河卒墮完顏之廟

元蒙古奇摅温氏金完顏氏拖雷元臣元主窩闊台也初元主將滅金使拖雷自關中趨潼關而使人假道于宋以趨葆東後拖雷既出潼關而宋人不果假道元主用夏人之計遂自河中至清河白坡渡河竟圍金汴都卒滅金清河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

隋欲兼陳使擒虎采石渡江而若弼濟師京口終墮陳氏之祧

隋楊堅篡周之號陳亦南朝霸先篡梁之國者韓擒虎賀若弼皆隋將采石磯在今江南太平府之南京口今江南鎮江府也

吳玠疾馳三百里卒敗金寇之師

吳玠宋時名將守川陝金虜寇仙人關吳玠一日夜疾馳三百里救之遣金人以生相金人氣索卒大敗之

狄青夜渡崑崙關遂襲南蠻之魄

狄青宋真宗時名將崑崙關在今廣東時南蠻儂智高作亂狄青征之至崑崙關下二十里時元宵會諸將夜飲方劇青以更衣辭起遂帥親兵夜渡崑崙關至黎明諸將方擐甲聽令而青使人召諸將會食于關眾乃知已破崑崙關南蠻大震相率降服智高走死

是皆知形勢之規故能定迂直之計

結上數段

茲故略縣遠近之概而未能及夫夷險之詳俾用者諮鄉導于臨時而亦可裕懸權于胸次噫四海之廣何窮非親歷豈能悉合要之不離近是願即此以見大端

但今府州縣地名多有移易變置者今照搢紳爲之鈔錄只稅額如鹽課關稅尚未甚訛而各府州縣額銀即搢紳各本亦多不同

京師

自京南走河閒至山東

順城門三十里至蘆溝橋三十里至良鄉縣二十里至杜店十里至琉璃河三十里至涿州三十里至三甲店三十里至新城縣三十里至白溝河三十里至雄縣三十里至鄚州鎮四十里至任邱縣三十里至新中驛四十里至河閒府三十里至商家林三十里至獻縣十里至單家橋三十里至富莊驛二十里至新店二十里至阜城縣二十里至曼河三十里至景州三十里至南留智三十里渡衞河至山東德州

自京南走天津抵山東水道

崇文門十里至八里店十里至通州十五里張家灣舟行經保至食米店二十里至

京師

堆公雞店火燒屯共五十五里至舊漷縣馬頭三十里至和合驛二十里至扳口十里靳家庄十五里魯家渡十里白廟十里蒙村十里王家渡口十五里至河西務十里南北蔡村三十里至楊村驛十里下老光店十里滿溝兒十里至桃花口漳路二水合流于此○十里尹兒灣又十里至丁字沽三汊河通海州○十里至天津衞二十里曹家庄二十里楊柳青二十里新口二十里濆流至靜海縣十五里雙塘四十里唐家屯二十里至流河驛四十里至青縣滹沱河通正定保定○二十里周家屯十里至興濟縣四十里至長蘆煮鹽之所滄州三十里至瓠河驛十五里馬家口二十里薛家堰二十里至泊頭屬交河縣○二十里齊家堰二十里至東光縣三十里至連窩屬吳橋縣○三十里油坊十里至桑園三十五里老君堂又三十五里山東德州

自涿州西走保定正定西抵山西

涿州四十里高碑店二十里白溝河十五里至定興縣二十里西三十里至安肅縣三十里荊棠二十里徐河十五里至保定府三十五里大清溝三十里清風店三十里至定州三十里明兒店三十里至新樂縣四十五里至伏城驛三十里拐角鋪三十里至正定府九十里至井陘縣五十里威三十里至固關四十里至柏井驛七十里至芹泉驛六十里至山西平定州

自正定南走順德至河南

正定府南行二十里水河鋪四十里至樂城縣六十里至趙州四十里至栾城二十里至柏鄉縣三十里尹村三十里至內邱縣三十里梁院店三十里至順德府三十五里至沙河縣三十里至臨洺三十里趙王河三十里至邯鄲縣三十里至車腳關三十里至河南磁州

自北京東走永平抵盛京

崇文門四十里至通州七十里至三河縣九十里至薊州八十里至玉田縣八十里至豐潤縣八十里至沙河驛四十里至永平府八十里至撫甯縣七十里至升河驛四十里至山海關錦州府甯遠州東二百三十里至

自北京北走宣化抵大同

德勝門驛六十里玉河至居庸關十里至岔道口五十里至榆林驛三十里至懷來縣四十里至洋河五十里至土木驛五十里至雞鳴驛十里江雄嶺十里下花園十里至上花園十里至響水鋪十里泥河十里橫墩十里至宣化府六十里至萬全縣六十里至懷安縣六十里至天城縣六十里至陽和城四十里至聚樂城四十里至大同府

盛京

自盛京東南至旅順口

奉天府一百二十里至遼陽州六十里至鞍山驛六十里至海城縣六十里至耀州驛六十里至蓋平縣七十里至熊岳驛九十里至五十里至復州衛九十里至李蘭九十里至金州衛今廢○六十里至旅順口山東省登州府

自盛京西走錦州至北京

遼陽州六十里至鞍山驛四十里至蒲河五十里至三汊河六十里至沙嶺四十里至高平五十里至盤山驛又五十里至廣甯縣三十里至閭陽驛五十里至十里至連山驛八十里至甯遠州東北一百一十里至錦州府○西五十里曹庄驛四十里至杏山驛五十里至東關五十里杏前五十里高林驛四十里至山海關

自省北走滁州鳳陽徐州抵山東

江寧府渡江四十里至江浦縣四十五里至全椒縣二十里腰鋪二十五里至滁州二十五里關珠龍橋二十里大柳樹四十里至池河驛鋪三十里至紅山十五里至心驛三十里至總鋪西三十里至濠梁驛過河二十五里鳳陽府○德鋪北三十里至此合白紅心驛北走臨淮至五里固里至王莊驛路可近十里○六十里至靈璧縣鎮驛三十里至水十里馬庄驛里至大店驛六十里至宿州市至此合路近十里○白圌鎮走仁橋荒庄水十里至西行四十里至四鋪三十里百善道二十里至符離橋過河四十里界首四十里至河南永城縣○二十里至夾溝驛十里新封集至桃山驛五十里至徐州渡河十里至呂梁洪二十五里柳前三十里至利國驛三十里拖犁溝三十里南沙河二十里至臨城驛六十里

戊笈談兵 卷之六下 水陸路程第十笈 南

二十里至山東滕縣○自徐州北行二十里至新河口渡河三十五里至丁家集五十五里至沛縣又五十里至沙河驛一百二十里至山東濟甯州

自省東北走揚州淮安徐州抵山東水道

朝陽門六十里陸路東泮五十里至龍潭五十里至儀徵水道五里東關十里新東石人頭五里西石人頭五里揚子橋又十里至揚州府十五里東湾頭二十里湾十里伯十里三溝十里腰鋪十五里露筋廟二十五里高郵州二十五里南車洛五里北車洛又十五里至南水潭十里張家溝五里界首三十里南關十五里寶應縣三十里安關二十里移風橋二十里至淮安府二十五里至清江浦十五里福興閘十五里新庄閘十八里至清河縣三十五里三汊河口十里黃家嘴又十里至桃源縣五十里至古城水西通沭梁北至鍾吾又十五里

宿遷縣經落馬湖董家溝汶路口毛兒庄龍岡幾阜河共六十里至直河小河通沭○長陵鋤頭灣共六十里至邵州雙溝柂柁灣共六十里至呂梁鍾集直上經沙坊四十里新安驛又經馬家渡黃艮石溝共六十里至徐州二十里至呂梁洪十五里茶城口四十里流城三十里夏鎮八里揚庄閘三十二里米家閘經新庄橋徐家口滿家口共五十二里至利建閘十八里南陽閘十五里棗林閘又十里至魯橋自徐州六十里至夾溝又十里至沛縣中經三里至黃家淺廣家閘新興閘沽頭閘自沛縣五十五里沙河驛陸路北走兗州府自沙河驛經孟陽閘八里灣壩子頭谷亭閘龍塔灣至南陽閘共一百至魯橋北五十里至山東濟甯州

自省東走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水路

龍江關在水西門外二十里○大江三十里燕子磯二十里至瓜埠經几山東溝藏港共六十里至儀徵縣三十里何家港三十里至鎮江府小港經猪婆灘丹徒大磧山黃泥壩又張家渡共九十里至丹陽縣十里至七里橋西走金壇南二十三里至錫口十里至呂城二十里至奔牛司十五里至無錫縣四十里望亭二十里至蘇州閶門二里胥門二里盤門自盤門南四十里至吳江縣四十里至平望接浙江嘉興府○自盤門東九里至葑門六里黃天蕩六里獨樹湖三十六里陳湖三十里雙塔十八里澱山湖十八里謝寨關三十里柳湖又十八里至松江府

戊笈談兵 卷之六下 水陸路程第十笈 南

自省東走常州陸路

通濟門二十里高橋門二十里雄華北八十里至鎮三十里土橋又二十里至句容縣龍潭五十里至儀眞○東南二十五里行鄉十五里白土四十里至丹陽縣水路八十里至常州府

自省西走太平池州安慶抵江西水道

龍江關五十里至三山十里江甯鎮十里上三十里至大勝關十里至三山十里江甯鎮十里上三山經烈山和尚港人頭磯望夫磯共四十里至采石四十里至天門山二十里裕溪口北巢縣又經四十里至蕪

湖十里魯港十里蛤蜊磯十里三山夾六十里至泥汊狹口磯十里至板子磯五里至狹子山二十里龜山三十里泗州四十五里舊縣六十里雙溝三十里洋山三十里五河縣舊屬鳳陽府今屬泗州又八十里至臨淮縣舊屬鳳陽府今廢又九十里與荊山合路荊山係懷遠舊地○永城縣屬河南歸德府

自揚州西至廬州

揚州府七十里至儀徵縣六十里至六合縣四十里至盤城四十里至葛城驛六十里至全椒縣北走滁州西七十里至大石街五十里小燕山三十里至廬州府西一百八十里六安州三百六十里霍山縣一百四十里河南固始縣一百四十里光州

自揚州東南帶海至蘇州

東關五十里宜林六十里江壖六十里海岸如皋縣四十里丁堰四十里通州五里人家港八十里白埠又七十里至常熟縣十里至蘇州府

戊笈談兵 卷之六下 水陸路程第十笈 七

自淮安北道海州抵山東

淮安府九十里至安東縣三十步傅門鎮六十里至大伊山三十里水港口四十里小河口十里至白頭閘十里新安鎮六十里至海州三十里小雲台山三十里至贛榆縣約一百六十里至山東日照縣

自省西南走太平甯國

聚寶門十里安得門三十里板橋又二十里至江甯鎮四十里慈湖二十里至采石二十里至太平府一百五十里至甯國府

自太平西北走廬州

太平府六十里至蕪湖縣渡江四十里至西梁山六十里石門山三十里至清溪又三十里至

湖十里魯港十里蛤蜊磯十里三山夾六十里至泥汊狹口磯十里至板子磯五里至狹子山二十里龜山三十里泗州四十五里舊縣六十里雙溝三十里洋山三十里五河縣舊屬鳳陽府今屬泗州又八十里至臨淮縣舊屬鳳陽府今廢又九十里與荊山合路荊山係懷遠舊地○永城縣屬河南歸德府

港經錢家灣丁家六十里至銅陵縣二十里揚山磯又十里至大通關經老洲頭黃家套郭港洲共六十里至池口登陸

自徐州南走廬州抵江西湖廣

徐州四百二十里至鳳陽府紅心驛六十里至池河驛六十里至張橋驛八十里至護城驛四十五里店埠二十五里青陽鎮又四十五里至廬州府六十里至派河驛二十五里青陽鎮又四十里至三溝驛二十里至舒城縣過河四十里梅心驛三十里北峽關二十里至呂亭驛十里至

戊笈談兵 卷之六下 水陸路程第十笈 六

池州府三十里烏沙夾二十里那吒磯十里李陽河二里欄江磯八里長楓夾二十里祝家嘴又四十里至安慶府吉陽湖共九十五里至東流縣二十里至○雷港二十里花楊鎮十里磨盤洲二十里馬當山二十里小孤山十里至江西彭澤縣屬九江府

自淮安走鳳陽至河南

淮安府十里楊家廟三十里陸家集二十里盱眙縣經易黃家集五十五里古溝八十五里至臨淮縣河灣查家渡共一百七十里至鳳陽府東三十里總鋪三十里紅心驛○西五十里劉府四十里上窯過河四十里陳家崗三十五里雅飛鋪十五里過河五里至壽州六十里正陽過河十五里蔡淵五十五里潁上縣一百二十里至潁州府一百里張家集三十里李家集八十里揚埠司一百里何家溜七十里至汝甯府屬河南○西北四十里荊山五十里何家溜七十里徐家橋四十里至雉河四十里西洋埠四十里雉河五十里至蒙城縣六十里沙土集又五十里至亳州四十里永城縣

戊笈談兵 卷之六下 水陸路程第十笈 五

五里至桐城縣南一百五十里至安慶府西南四十五里潤沖驛八十里至潛山縣四十里小池驛二十里楓香驛六十里至太湖縣二十里亭前驛又四十里黃梅縣屬湖廣黃州府○三十里濯港七十里渡江至九江府

巢縣南三十里芙蓉嶺六十里無爲州四十里泥汊渡江十五里狄港○北三十里下皋三十里柘皋四十里七十里至廬州府

西山驛

自太平北走和滁至鳳陽

西梁山三十里蛾下三十里和州四十里香泉又六十里至全椒縣五十里至滁州六十里大柳樹四十里池河驛六十里至定遠縣

自省西走和州廬州

江浦縣六十里烏江四十里至和州鋪三十里合山縣三十里至清溪三十里至巢縣

自太平東至蘇州水道

蕪湖縣四十里黃池六十里至高淳縣三十里湖口十五里上壩換船十里下壩三十八里河口

江南

過三塔蕩十八里溧陽縣四十五里徐舍過壹口五十四里至溧陽縣湖蕩四十五里至宜興縣二十亭二十二里中溪橋九十里運村四十里至陽山又四十里至無錫縣

自太平西南走徽州抵江西浙江

蕪湖三十五里石硪鋪十里箭磯河四十五里平溝五里小路口四十里至南陵縣二十里分界下坊東入涇縣○渡河南五里小路口四十五里白花三十里山溪三十里至旌德縣二十里至績溪縣界首二十里鎮頭過嶺十里至嶺九十里至徽州府一由鎮頭過嶺十里至府○自府西二十里至巖寺四十里至休甯縣四十里界首七十里至祁門縣○舟行九十里至白桃九十里至小兒灘五十里至江西浮梁縣○自府西南九十里至五城過五嶺至婺源縣水通饒州○自漁梁壩一百里至街口八十里淳安縣一百五十里至浙江嚴州府

自徽州北至池州安慶

徽州府過萬年橋四十里嶺六十里白葉山十五里感至許村五十里至磐嶺坦東五十里至石壕北二十五里至汪王嶺五十里至陵陽鎮六十里至青陽縣八十里至池州府六十里至殷家滙三十里黃盆渡江三十里至安慶府

自徽州東北走甯國至揚州

徽州府五十里雄路績溪縣七十里胡樂司又九十里至甯國縣五十東行十里至渡四十里王里至甯國府七十里水洋八十里唐溝九十里紅藍埠自甯國府至此皆水路登陸又十里至溧水縣四十里望湖岡五十里至句容縣七十里河口十五里渡江至儀徵縣

自甯國至常州

甯國縣十里過河至五姑渡五十里十三四十里十字鋪四十里建平縣東南九十里至廣德州○東三十里梅渚二十七里升平蕩至河口又過三塔蕩十八里至塹口過南渡蕩三十里溧陽縣三十里宜橋四十里胡溪司二十五里至金壇縣二十里荊城港四十五里至七里橋又七里至丹陽縣

江南

自甯國至廣德州抵湖州

甯國縣五里河灘溪六十里前沖鋪七十五里至廣德州五十里思安鎮又舟行八十五里至四安鎮

自蘇州至太倉州水道

蘇州府齊門二十五里至理常熟縣四十五里至謝塘三十五里至崑山縣三十六里至太倉州自府東至崑山止七十里○州西五十里至嘉定縣

山東

自省北抵河間

濟南府五十里至齊河縣七十里至禹城縣七十里至平原縣七十里至德州七十里至景州

自省南走兗州抵江南

濟南府七十里至長清縣七十里至五道驛屬肥城縣七十里至兗州府過河三十里東滩店三十里至鄒縣六十五里界二十里南沙河三十五里至滕縣六十里至臨城驛

自省東走青州東南抵江南

濟南府一百一十里至章邱縣一百二十里至淄川三十里至臨淄縣三十里至青

州府七十里至昌樂縣一百三十里至安邱縣一百三十里至諸城縣三十里黃水波二十里兩鄉二十五里河山二十五里至日照縣四十五里豐和山七十五里至九里戚又四十里至贛榆縣

自青州東走萊州登州

昌樂縣一百二十里至濰縣六十里至昌邑縣一百二十里至平度州六十里蘇村五十里萊州府一百二十里黃山六十里龍山六十里至登州府東一百四十里福山八十里甯海州一百二十里至文登縣

自萊州南至日照通江南

萊州府一百一十里至平度州一百二十里至膠州二十五里至五嶺廟六十五里兩鄉五十里至日照縣

自省西至東昌抵大名河南

濟南府七十里至長清縣一百里至茌平縣七十里至東昌府九十里至孔家集三十里臨清州六十里清水鋪四十里至冠縣府西四十里堂邑縣一百里至冠縣○五十里張鉄集五十里至南樂縣四十里至大名府自南樂南行五十里至清豐縣又五十里至開州四十里宋林九十里至長垣縣又七十里至開封府

自東昌北抵河間陸路

臨清縣過河三十里至武城縣五十里鄭家口二十里至油坊四十里至武城縣五十里至直隸河間府故城縣九十里至景州

自東昌抵河間水道

東昌府經永通閘疏地蔑梁家鄉閘土橋閘魏家共七十五里至清陽驛屬清平縣○經戴家灣雙

淺共五十里至臨清州觀音嘴會通橋新閘南坂閘出衛河河自澤州經衛輝大名東流至此又南流淮河北合泗汝東決濟水而會于此以通京師故曰會通河○北行四十里至油坊又四十里至渡口驛又三十里至武城縣五十里至甲馬五十里至故城縣七十里至德州七十里良店驛三十里安陵司三十里黃家園口又三十里至連窩

自東昌西北抵廣平

東昌府一百二十里至臨清州十里至廣平縣六十里至廣平府

自東昌南至兗州抵江南陸路

東昌府四十里官窑口三十里阿城二十里張秋六十里安山十五里東平州三十里二十里汶上縣四十五里康莊又四十里濟甯州六十里至兗州府自濟甯州沙河站五十里至魯橋四十里沙河驛五十里至江南徐州府沛縣

自東昌南抵歸德

東昌府九十里至茌縣五十里朝城縣三十里郭疃三十里柳杭頭又三十里至曹州府濮州二十里象城又八十里至曹州府五十五里馬村四十里至曹縣四十里至河岸過河六十里歸德府至河南

自東昌南抵江南水路

東昌府經李海務周店閘共四十五里至官窑口又經七級上下二閘阿城上下二閘共六十里張秋經戴家灣閘經劉庄靳家口安山閘共六十里至東平水驛袁老口閘開河閘共七十五里至南旺湖又經柳林閘寺前閘通濟安居草橋天井閘在城閘共七十里至濟甯州村閘石佛閘新閘仲家淺師家庄共四十五里至魯橋

自兗州東南抵曹州接河南

兗州府六十里至濟甯州五十里至嘉祥縣一百八十里至曹州

自曹州東南抵徐州

曹州三十里金堤五十里至定陶縣五十里至城武縣二十五里至浮于二十五里至單縣五十里至劉家集四十里至豐縣三十里華山八十五里黃堌又二十五里至徐州府

自兗州東至沂州接青州

兗州府五十里至鄒縣八十里至嶧縣一百五十里至費縣九十里至沂州東五里李家庄七十里鄒城縣七十里滕旺七十五里沙河五十五里蘭陵縣自鄒城縣南一百里劉馬庄六十五里司務六十里宿遷縣○北接沂水縣及莒州

自兗州北走泰安至省

兗州府五十里至甯陽縣三十里紅邊屯七十五里泰安州一百一十里至長清縣七十里至省城

自兗州北經東平德州至河間

兗州府四十里新嘉驛四十里至汶上縣二十五里沙河站三十五里至東平州四十里陽谷店三十五里過河三十里至東阿縣五里銅城六十里至茌平縣六十里至高唐州十里至恩縣三十里苦水又三十里至德州

山西

自省東抵正定

太原府五十里土橋驛五十里至鳴謙驛又五十里至太安驛九十里至壽陽縣六十里至平定州六十里至芹泉驛一百一十里至固關驛五十里至井陘縣

自省北至太原東抵蔚州接宣化

太原府八十里至成晉驛屬陽曲縣○七十里至九原驛屬忻州○原平驛屬忻州八十里至崞縣○一百里至代州鎮武衛雁門關關內東北四十里至五臺○出關北六十里至廣武驛屬馬邑○應州○懷仁○九十里至西安驛八十里至大同府八十里至甕城驛屬大同縣○五十里至上盤驛屬渾源州○二百五十里至紫荊關○自大同府東行四十里至聚樂堡六十里陽和堡六十里天城又六十里至懷安縣

自省南走平陽抵潼關

太原府八十里至徐溝縣五十里至祁縣賈令驛六十里至平遙縣洪善驛西八十里至汾州○南七十里至介休縣七十里至瑞石驛三十五里至靈石縣六十里至霍州八十里至洪洞縣六十里至平陽府五十里至襄城驛七十里至曲沃縣七十里至聞喜縣六十里至安邑縣東五十里解州○南八十里至臨晉縣七十里至蒲州府渡河六十里至潼關

自平陽東南至澤州

平陽府五十里黃帝廟五十里黃寨南十里上太行山至冀城縣九十里又三十里至沁水縣五十里劉村八十里周村一百里紅花口下太行山三十五里至王莊三十里至清化鎮屬河南河內縣○東一百里至澤州府陽城縣一百里

自省東南走遼州抵彰德

太原府八十里至榆次縣四十里至大谷縣八十里至榆社縣一百里至遼州東接河南彰德府武安縣

自省北走衛輝彰德抵廣平

開封府四十里金鈴岡五十里至延津縣四十里沙門又三十里至衛輝府六十里至淇縣驛六十里宜溝四十里豐樂鎮二十里至湯陰縣六十里至彰德府四十里至直隸廣平府磁州三十里至車腳關

自省東南至陳州接江南

開封府六十里至關頭二十里至通許縣七十里至長營九十里至陳州府五十里新站二十里南頓六十里至新安集六十五里界溝東五十里至太和縣江南亳州

自省東走歸德抵江南

開封府三十里太平崗二十里至陳留縣五十里小河鋪五十里至睢州

五十里至寧陵縣六十里石留固二十五里濟陽四十五里鄴陽三十里至永城縣四十里至界首東二十里百善道七十里至江南鳳陽府烏麻六十里至江南潁州府亳州自府北行六十里河崖渡河四十里至山東曹縣

自省北接大名

開封府渡河四十里陳橋六十里至大名府長垣縣五十五里老岸五十五里梓岸二十里至開州北一百六十里至大名府

自省西北至懷慶抵澤州

開封府翟家口過河十里至俞家店一百里黑羊山八十里至莫闉北三十里王莊上太行山三十五里紅花口十五里浪車八十里凋村八十里劉村五十里至澤州府沁水縣○西二十五里至懷慶府州垣曲縣西抵山西絳

自省西至河南抵潼關

開封府西門四十里至韓庄三十里至中牟縣三十里至白沙四十里至鄭州三十里至滎陽縣四十里至汜水縣四十里至鞏縣二十五里黑石渡偃師縣三十里黃家店四十里至河南府十里渡澗水過函谷關至新安縣十里過澗水至嶽山二十里鬼壕二十里義昌四十里至澠池縣十里甘壕二十里張茅五十里至陝州五十里至靈寶縣四十里雲底二十里至閿鄉縣六十里至潼關

自洛陽北走懷慶東至衛輝抵大名

河南府北四十里至北邙山三十里至孟津縣渡河二十里紫金山十里至孟縣五十里至懷慶府二十里至清化鎮東四十里武陟縣六十里至修武縣五十里至獲嘉

縣五十里至新鄉縣五十里至衛輝府三十五里胙城縣舊屬衛輝府今廢○東行十里至滑縣舊隸直隸大名府今屬河南衛輝府

自省南走汝甯抵湖廣

開封府四十五里朱仙鎮四十里至尉氏縣四十里朱虛城七十里至許州八十里桃城六十五里至上蔡縣二十五里郎店五十里至汝甯府五十五里黃站橋又六十里至油坊四十里彭老人店四十里至息縣六十五里寨河三十里至光山縣四十里發皮牌河十里分水嶺○屬光州南界湖北麻城縣

自省西南走南陽抵湖廣

尉氏縣一百一十里至許州五十里潁橋鎮四十里至襄城縣六十里至葉縣六十里保安驛六十里博望十里至裕州驛六十里至南陽府七十五里界冲五十五里新野縣十

五里至斗清驛六十里至樊城

自汝甯西走南陽抵武關

汝甯府五十里至辉[illegible]確山縣八十里至信陽州九十里至平山關七十里至茅家嘴六十里至馬谷田又三十里至泌陽縣五十里大河屯五十里至唐縣四十五里至余家店四十里至岡頭灘四十里至鄧州六十里至淅川廳五十里漢關口十里胡村又八十里青山十里至商南縣五十里青油河四十里至武關西一百七十里至商州○自唐縣九十里至沙堰二十里新野縣自淅川廳一百一十里黨口接湖北襄陽府光化縣

自南陽東至陳州抵江南

南陽府一百二十里至裕州一百二十里至葉縣六十里至襄城縣五十里北舞渡六十里至郾城縣五十里小寨六十里至西華縣五十里至陳州

自南陽東走汝甯抵江南

南陽府 裕州 葉縣四十里至魂台三十里至遂平縣九十里至汝甯府三十里方家集六十五里楊埠八十里李家集九十里高盤四十五里至頴州府

自省抵江南水道

朱仙鎮三十里水波七十里扶溝縣四十五里紅花集三十五里龍石頭二十里至西華縣四十五里周家口三十里牛家埠五十里牛埠口三十里槐方六十里界溝

自洛陽東南走汝甯

河南府一百八十里至汝州九十里至郟縣一百二十里至許州東走汝甯西廣

自衛輝渡滎澤走鄭州

衛輝府五十里至新鄉縣五十里亢村渡河至滎澤縣五十里至鄭州

戊笈談兵 卷之六下 水陸路程第十笈 河南 羌

陝西

自省東抵潼關

西安府三十里霸橋四十五里臨潼縣二十五里臨河一百二十里至三原縣三十里赤水三十里華州四十里浮水三十里華陰縣五里至潼關

自省東北走延安榆林

西安府九十里至三原縣九十里至耀州七十里至同官縣九十七十里至中部縣七十五里三川驛六十五里至鄜州九十里甘泉縣九十里至延安府七十里延長縣八十里延川縣八十里至青澗縣八十里至米脂縣四十里至碎金鎮八十里至魚河堡四十里至歸德堡二十里至榆林鎮三十

里長樂堡四十里至雙山堡四十里至建安堡四十里至高安堡四十里至安林堡十五里至大柏油堡四十里至神木縣四十里至永興堡四十里至鎮羌堡四十里至孤山堡四十里至木瓜園堡四十里至黃浦州娘娘灘渡河至山西偏頭

自省東南出武關

西安府四十里至禮村四十里至藍田縣五十里藍橋四十里大商遠五十里秦嶺四十里麻澗又三十里至商州四十里白羊店八十里桃花鋪五十里至武關

自省西走鳳翔鞏昌臨洮

西安府二十里至三橋三十五里南街渡渭至咸陽縣三十里馬跑泉二十里至興平縣四十五里東扶風縣六十里至武功縣六十里至扶風縣六十五里至岐山縣五十里至鳳翔府五十里至黃理鎮二十里至汧陽縣三十里草碧驛四十里至隴州四十里關山七十里長盤嶺關四十里白南驛二十里盤嶺關四十里清水縣四十里草川四十五十里至秦州七十里關十里至伏羌縣四十里至永甯鎮三十里至樂門鎮三十里至甯遠縣四十里納泥鋪五十里至鞏昌府西去洮州北去蘭州○西北四十五里熟羊城四十里至渭源縣七十里至姚店五十里至臨洮府

自省西北走平涼至甯夏中衛

西安府五十里至咸陽縣七十里至醴泉縣四十里至乾州二十里至梁山七十里至永壽縣七十里至邠州六十里至靈臺縣九十里至涇州七十里至崇信縣十里至平涼府一百里至周原鎮一百二十里至戎守禦所九十里至平鹵所四十里至下馬關四十里甜水堡六十里至甯夏中衛西至莊浪所北至觀音山

自邠州北走慶陽至甯夏中衛

邠州北七十里政平驛七十里至甯州七十里合水縣七十里慶陽府六十里至甯縣驛二十里至馬嶺城四十里至環縣六十里至曲子城四十里至木鉢四十五里至環縣平驛六十里至山城驛九十里至蒲城驛八十里至小鹽池六十里至石溝驛七十里至大沙井驛又四十里至古靈州渡河一百里至甯夏鎮

自鞏昌東北至平涼

鞏昌府八十里至秤鉤灣九十里至三壽驛九十里至通濟驛八十里至西鞏驛八十里至會川驛八十里至青家驛五十里至靜甯州九十里至隆德縣一百五十里至平涼府

自鳳翔南走漢中抵四川

岐山縣七十里至寶雞縣十五里至虎門鎮進棧道五十里至鳳縣東接鳳州界十里至梁山驛四十里海青店三十里松林驛六十里安山驛六十里馬道驛五十里雞鳴關五里出棧道又五里至褒城驛四十里黃沙驛四十里沔縣六十里青陽驛六十里金牛驛四十里過五丁峽二十里柏林驛十里至寧羌州五十里至神宣驛

自鞏昌南走漢中抵湖廣

鞏昌府九十里至甯遠縣四十里四門寨四十里八角麻池又四十里至埃城店又四十里至禮縣西十里石峽關四十里至紙房頭三十里小川保二十里至青陽驛五十里至西和縣鎮三十里韋家壩五十里窄平裏五十子五十里過河三十里略陽縣七防關三十五里留口舟行三十里略陽縣八十里峽口三十里沔縣西去六十里大安驛又六十里睢水過河五十里至沔縣陽平關○舟行一百二十里至漢中府七十里至城固縣五十里至洋縣九十里至渭門自廟上陸路三十里至渭門自廟上舟行九

十里亦至渭門又一百八十里至石泉縣一百十里至馬家營一百里中沙壩十里至紫陽縣二百里耳河六十里至興安府九十里黎家口三十里至洵陽縣一百九十里至小河道一百四十里至樹河關一百四十里至夾河澗四十里至白河縣一百四十里至湖北鄖陽府

浙江

自省東北走嘉興抵江南水道

杭州府十里武林門十里北新關十里塘栖一路由新市寒山二十里武林港又十里至塘栖烏鎮至平望○二十七里雙橋二十八里至崇德今改石門縣○四十里阜林四十里嘉興府三十里王江涇三十里平望四十里至吳江縣

自嘉興東抵松江水道

嘉興府三十里至嘉善縣經張涇豐涇泖橋涇泗涇朱涇共七十里至松江府黃浦共八十二里上海縣

自省北走湖州抵江南水道

武林港五十里雙林五十里菱湖四十里至湖州府東五十里東遷十二里南潯十二里震澤縣四

十二里平望○西三十六里木瀆山三十六里小溪口四五十里安吉縣四十里至孝豐縣○西北三十里至四安四十五里三坟口四十里思鎮從此北二十五里界牌又二十五里至廣德州

自省西走嚴州抵江南水道

杭州府十里江頭三十五里閘家堰十五里富陽縣四十五里魚浦口二十里大安又三十里全十里黃山察四十三里六港灘又十里東館五里至嚴州五十里至桐廬縣十五里烏石灘十里東館五里至嚴州府三十里馬沒灘又經白沙埠倉後灘共一百里至遂安港口二十里至淳安縣經羊鬚金灘共一百里至遂安港口二十里至淳安縣灘三十里至橦梓源口經慈灘威坪灘滾灘共五十里至深渡又五十里至徽州府

自嚴州南走衢州抵江西福建水道

嚴州府五里東館南向一百里至蘭谿縣九十里至龍游縣八十里至衢州府西八十里至常山縣四十里草坪十五里青湖登陸三十里至玉山縣○南九十里江郎山又五十

里至仙霞關

自嚴州東走金華水道南走處州溫州陸路

嚴州府三十里大洋五十里汝埠十五里至蘭谿縣五十里至金華府七十里至白溪口登陸五里至武義縣四十里龍門嶺十五里雞溝又一路四十里至嶺三十里西溪又六十里至處州府自金華府一百二十里至永康縣六十里縉雲縣八十里處州府○府西八十里雲和縣九十里龍泉縣接浦城縣○東南五里至慶河登舟八十里至福寧府接福建

海口七十里至青田縣三十里安溪五十里至溫州府

自省南走紹興台州處州水陸

杭州府草橋門渡江二十里西興南行十里蕭山縣三十里臨浦三十里和尚四十里諸暨縣○自楓樹下登舟九十里至紹興府東南十里蒿壩七十里三界館三十里仙岩館四十里至嵊縣三十里至戊笈談兵卷之六下浙江水陸路程第十笈

新昌縣登陸四十里會寺嶺二十里關嶺又四十里至天台縣九十里至台州府登舟一百里至黃巖縣窖塘驛六十里嶺店驛六十里至樂清縣四十里館頭驛又四十里至温州府

自紹興東走甯波水道南走台州温州水陸

紹興府八十里至東關驛渡曹娥壩十里上虞縣二十里上壩十八里中壩四十五里至餘姚縣又路自曹娥江八十里至餘姚○八十里至西壩四十里甯波府東渡門外登舟一百里七十里沈家庄登陸九十里嶺九十里至台州府

自台州西走金華

台州府八十里至仙居縣一百二十里至永康縣一百二十里至金華府

自省西北抵江南陸路

杭州府出北關門湖墅十五里至餘杭縣七十里至昌化縣二十里千字司過畫跳三十里至千司七十五里至車盤嶺腳又十里至界山二十里至蔡隣口二十五里至徽州府

自衢州北接江南陸路

衢州府八十里至常山縣南六十里江山○北五十里至華埠三十里至霞山五十五里過馬金嶺七十五里隆埠又七十五里至徽州○自華埠西北六十里至方村二十里過大鏞嶺四十里至江灣七十里抵婺源縣○自大鏞嶺二十里至大坂一百六十里亦至徽州府

戊笈談兵卷之六下浙江水陸路程第十笈　三十三

江西

自省北走南康抵江南水道

南昌府三十里八字腦二十里樵舍吳城三十里硃磯卜驛六十里昌邑又六十里至星子口十里至左蠡南康府三十里青山十里長嶺十里大孤山經女兒港鞋山四十里至湖口縣八十里彭澤縣八十里至雷港

自省北走九江湖廣陸路

章江門渡江四十里石頭口五十里落花公館又五十里至建昌縣六十里通遠驛又六十里九江府渡江四十里至孔家壠又五十里至湖北黃州府黃梅縣

自省東走饒州抵江南水道

南昌府三十里黃家渡四十里趙家園三十里白沙港二十里攬河口四十里團魚洲二十里至康山

景德鎮二十里浮梁縣二百三十里至祁門縣○自饒州陸路一百十里至婺源縣○又自省過湖一百二十里至瑞洪八十里至饒州府

自饒州走南康九江抵湖廣水道

饒州府三十里八字腦四十里棠陰司六十里至都昌縣六十里至南康府一百二十里至湖口縣鯽魚嘴胭脂港八十里彭澤縣○上水而西經宅鵝洲老鴉磯小池口共六十里至九江府袁甯口龍平蕭家馬頭鄔家穴共一百二十五里至富池西六十里抵湖口縣

自省東走廣信抵浙江福建水道

南昌府一百一十里至進賢縣一百四十里至東鄉縣八十里至安仁縣鳥湖九十里至貴溪縣經溪口大港下村灘上河潭下河潭大弋湖八十里至貴溪縣歲桃花灘舒家港橫洪灘共一百里至弋陽縣經連珠灘松樹灘共八十里鉛山河口八十里至廣信府自弋陽縣陸路一百二十里至分水關○自河口三十里至鉛山縣九十里至府○自府至玉山縣一百里東四十里草平四十里至常山縣

自廣信至南康水道

貴溪縣五十里大樹埠五十里至安仁縣五十里魚家埠四十里至瑞洪六十里至康山六十里至都昌縣

自省東南走撫州建昌抵福建水路陸路

南昌府人都湖上撫江一百里至撫州府十里進賢縣白水陸路自省一百一十里豐渡一百四十里至撫州府○經許灣一百二十里至石門驛一百里至建昌府六十里至東

關五十里至青麻鋪五十里至建昌府○四十里至硝石街六十里五福陸路六十里至硝石街○又四十里杉關

自撫州北往南康

撫州府六十里清源卸武陽驛四十里柘林驛六十里至謝家埠三十里八字腦五十里康山

自省南走臨江西走袁州

南昌府自河泊所象牙潭六十里市汊又經大小港口九十里至豐城縣經黃土腦揚子洲共六十里至樟樹鎮五十里至臨江府西六十里羅溪六十里新喻縣一百里分宜縣八十里袁州府

自臨江南走吉安贛州南安抵廣東

樟樹鎮十五里至臨江河口十五里蕭灘驛又經水泰太埠至臨江河口揚洲石口河埠共七十五里新淦

縣經南湖灣富口三咖灘共六十里至吉安府三十里安福河
縣界至吉水縣白沙驛又五十里渝金驛六十里至泰和縣經浩溪灘頭君灘龍泉
驛六十里至泰和縣江口共一百二十里至萬安縣經灘大溜灘棉
小溜灘共由匡風灘五座灘黃金洲涼傘洲共五十里至阜口灘銅盤錫洲共五十里至攸鎮嶺天子
池九腳灘大鳥洲天柱灘共八十里至贛州府南康縣界三十里至龍
盤灘白潮灘共八十里至贛州府東南四百一十里至龍
○西經黃金司共一百里九牛驛八十里至南康縣八十里小溪驛又經新
開河灘雞足一連三灘共一百里至南安府六十里至中站梅
關

自贛州東抵福建水陸

贛州府一百二十里至雩都縣東北往石城縣○會昌縣登舟一
東一百四十里至會昌縣百二十
里瑞金縣九十里隘嶺又十里古城寨
至瑞金縣嶺又十里古城寨

自省至瑞州袁州抵湖廣

南昌府一百二十里至瑞州府自省由市汊松湖凡二百里亦至
南昌府一百二十里至瑞州府自省由市汊松湖凡二百里亦至
府○府南八十里至臨府○西一百里上高縣一百四十里至萬載縣八十里至袁州府水路由五江口
百里上高縣一百四十里至萬載縣八十里至袁州府水路由五江口
至登陸五十里至萍鄉縣十里至湘東樹六十里小卜隘四十里神
登舟三自萍鄉西北陸路三十里朱
十里至萍鄉縣十里至湘東樹六十里小卜隘四十里神
界驛抵長沙瀏陽縣界○自湘東八十里至長沙澧陵縣

自省西走甯州抵湖廣

南昌府一百六十里至靖安縣二百里至甯州西抵湖南岳州
南昌府一百六十里至靖安縣二百里至甯州府平江縣界

自甯州北至南康水道

甯州經涼口石溪清江臨江灘吳灘共一百八十里武甯縣經鳳口金口康灘三
灘吳灘共一百八十里武甯縣經鳳口金口康灘三
里建昌縣六十里至吳城七十里至南康府

自省東抵兩江水道

武昌府渡江六十里至漢口經馮公洲三十里青山司北岸五通口又經沙口三十里陽羅堡
武昌府渡江六十里至漢口經馮公洲三十里青山司北岸五通口又經沙口三十里陽羅堡
三十里白湖對江雙流峽二十里三江口三十里至黃州府北岸
三十里矮柵鋪三十里至團風鎮二十里三江口三十里至黃州府北岸
○十里武昌縣南岸○三十里巴河三十里蘭溪驛二十里回風磯十里黃石港三十里道士洑二十里
里至毛山港二十里至漁陽口二十里至蘄州北岸○二十里殺人港又二十里至富池鎮屬興國州○水道一百五十里九江府
二十里至掛口二十里至蘄州經馬口山家鎮共四十里至富池鎮屬興國州○水道一百二十里至九江府
江府陸行一百二十里至九江府

自省東北走黃州抵江南陸路

武昌府渡江至漢口六十里陽羅六十里至李平驛○六十里團風鎮黃州府六十
武昌府渡江至漢口六十里陽羅六十里至李平驛○六十里團風鎮黃州府十六
里巴水驛八十里西河四十里至蘄水縣八十里西河驛五十里至廣濟縣六十里至雙城驛南三十里

黃梅縣二十里濯港過河三十里孔家驛四十里至亭前驛十里亦至
黃梅縣四十里濯港過河三十里孔家驛四十里波江至九江府○六十里至亭前驛十里亦至
龍四十里波江至九江府○六十里至亭前驛十里亦至
亭前驛屬宿松縣北四十里小里至楓香驛屬宿松縣○二十里至太湖縣北四十里至潛
里至楓香驛○二十里至太湖縣池四十里至潛山縣東八十里石牌八十里至安慶府

自省北抵河南陸路

團風鎮四十里丁家當三十五里望花五十里至麻城縣東路六
團風鎮四十里丁家當三十五里望花五十里至麻城縣東路六十
頭關四十五里東界嶺六十五里分水嶺一百一十里至光山縣
里商城縣○西路三十里至分水嶺一百一十里至光山縣

自省北走德安陸路接河南

陽羅堡六十里黃陂縣一百里至孝感縣四十里至雲夢縣五十里至德安
陽羅堡六十里黃陂縣一百里至孝感縣四十里至雲夢縣五十里至德安
府自雲夢西五十里應城縣一百二十里北接汝甯府至京山縣○西北一百八十里至隨州府眞陽縣

自省西走安陸襄陽鄖陽抵西水路

漢口六十里蔡店五十里漢川縣五十里關王廟六十里陳
口里雲口五十里至漢川縣柏亭七十里尖刀嘴七十
十里彭石河四十里至澤口縣水通潛江西南下水一百
里兵家口七里至荊州府一百四十里夾口八十里至荊
○西北經史港蜂湖車羅口驛共一百八十里至茅埠司白羅山臨湘縣
府又○經小河口舊戶驛三十里畢家港板橋司子塘港共六十里
多寶灣共一百里至新城驛共一百里至馬梁又經石牌溜連
灣車水灣共九十里
安陸府港六十里至豐樂縣洲五十里至宜城縣驛六十里
襄陽府九十里柴店六十里至光化縣小江口
宜城縣驛六十里至襄陽府岡九十里至鄖陽府十里至漢中府白河縣
均州一百七十里鄖陽府一百四十里至漢中府白河縣

自省西走安陸襄陽鄖陽陸路

漢口三十里平塘湖六十里至漢川縣三十里劉家隔八十里至應城縣六十
里接官亭渡三十里至京山縣驛六十里水東里至安陸府河五十里至宜城
六十里至京山縣驛九十里至安陸府九十里豐樂縣十
縣五十里達口驛自宜城縣西七十里南至鄖陽府竹山縣
襄陽府漢水
樊城三十里團山三十里新野縣
水溝驛七十五里至

自襄陽北接河南陸路

樊城三十里團山三十里新野縣
水溝驛七十五里至

自襄陽西抵武關水陸

樊城九十里柴店光化縣六十里小江口西北三十里黨
南七十里至胡村登陸七十里胡村三十里陳寬埠口八十里
淅川廳九十里二十里至商南縣九十里至武關
又一百二十里至商南縣

自襄陽南走荊州

宜城縣六十里麗陽驛四十里至樂鄉關二十里石橋驛六十里至荊州門二十里
七十里建陽驛六十五里至荊州府刻刀石
里龍背橋又三十里至荊州府

自省西南走荊抵四川水道

武昌府江西漢陽府經鮎魚口大別山共六十里至金口驛經白鱀豚
角尖新灘口共九十里至嘉魚縣口石頭口共一百八十里至城陵磯湖口
里上牌洲驛又行二十五里小臨灣二十五里至臨湘縣港共五十里至城陵磯洞庭
驛共一百八十里至監利縣三十里調弦驛四十里至
○西六十里唐家洲又經瓦灣車水灣共九十里
監利縣里至荊州府二十里蛟蟲腦二十里至荊州府

公安縣里黃潭又二十里至荊州府
石首縣驛六十里柳子經筲箕口虎渡龍洲洞市天鵝磧鴨子石石套子共六十
里至拖溪灣劉店驛又經麥子磧高家套百子洲雀兒尾
朱家埠烏沙尾蠟子灘松滋縣經確高灘鵝兒磧共七十里
思洋洲共六十里至枝江縣經龍窩二十里至白陽驛又經馬鬃磧秤梗磧
至枝江縣雲池紅石嘴紅花套虎腦背十二背大磧背媳
婦背胭脂灘青草夷陵州經團磧子冷水磧南津關進峽經刑
灘共八十里至夷陵州三溜子共二十里南津關

官口黃荊莽稍公石火攸背豬圈子黃額洞蝦墓石紅石
洞官峽白龍洞黃荊莽稍公石火攸背豬圈子黃額洞蝦墓石紅石
口喜灘南沱馬鞍灘麂石灘斗船沱小無泥大紅石
黃陵驛經大沱小沱銅錢堆高桅子虎頭
子大無泥大殊
石首縣驛六十里至公安縣二十里蛟蟲腦二十里至荊州府
公安縣里黃潭又二十里至荊州府
監利縣三十里調弦驛四十里至城陵磯洞庭湖口
城陵磯六十里馬家林四十里臨江驛六十里至華容縣三十里錦江
四十里麻合渡五十里至常德府三十里鄒家驛三十里水溪
四十里新興館七十里至桃源縣三十里水溪三十里
鄭家驛三十五里楊溪橋三十五里至界亭驛四十里獅子
里新店驛四十里甯口五十里至馬

城陵磯西走常德辰州抵貴州陸路

底驛六十里至辰州府三十里麻溪四十里山盤溪驛又三十里至辰溪縣四十里大龍門三十里槐花驛四十里盆口四十里羅舊驛又四十里至沅州五十里便水二十里至波州三十里至晃州驛堡三十里至平溪衛一百三十里至貴州鎮遠府

自常德北走荆州

常德府六十里大龍驛七十里至澧州里孫黃驛七十里至公安縣六十里至荆州府

自城陵磯走岳州過湖抵九溪衛

城陵磯十里岳州府過湖十里大江鋪五十四十里陳家林又七十里至華容縣大江驛四十五里新店五十里至安鄉縣二十里至澧州四十里至合山三十里至新安市鎮五十里至石門縣九十里至慈利縣一百八十里至永定衛九十里至九溪衛

自岳州西南走寶慶靖州接貴州水路

岳州府水路三十里扁山三十里鹿角驛六十里磊石驛過洞庭湖旁六十里至榮田驛西行一百八十里至益陽縣一百四十里至甯鄉縣一百一十里至城步縣一百八十里至寶慶府百一十里至武岡州一百一十里至綏甯鄉一百一十里至靖州

自岳州南走長沙衡州永州接廣西水道

榮田驛經蘆陵灘七十里至湘陰縣六十里形關驛六十里至長沙府九十里至湘水西行一百二十里至甯鄉縣一百五十里至益陽縣五十里至公館一百里至龍陽縣一百里至常德府

自衡州東抵江西水道

衡山縣七十里都石驛七十里湊口經牛阮洪青泥灣冷水灘共九十里至醴陵縣八十里至淥口分水下三十里至萍鄉縣屬江西袁州府○湘潭縣八十里

自長沙西至常德

四川

自省東北走保甯出金牛

成都府四十里新都縣六十里漢州六十里古店驛六十里至中江縣五十里建甯驛六十里至遧川府六十里至秋林驛六十里至雲溪驛六十里至富村驛十六里至遧川府七十里至柳邊驛六十里至隆山驛六十里至保甯府七十里槐樹驛五十里至旅店驛四十里至柏林驛六十里至元山驛六十里至龍潭驛六十里至古里沙河驛三十里至朝天嶺四十里神宣驛五十里甯羌州二十里五丁峽四十里至金牛一路自省走綿州竟抵保甯府止四百餘里○自保甯府北四十里倉溪縣二百六十里廣元縣即葭萌關一百里昭化縣○西北二百里梓橦縣一百三十里劍州北出陽平關六十里大安驛亦東出沔縣○劍閣葭萌皆所謂蜀之北門路最險要今行金牛者多而出劍閣者少矣

自省東走遧川順慶至夔州陸路

漢州一百二十里至中江縣一百一十里至遧川府一百一十里至蓬溪縣九十里至順慶府一百三十里至岳池縣今廢○五十里至廣安州九十里至渠縣八十里至大竹縣一百二十里至鄰水一百二十里至梁山縣一百二十里至萬縣二百四十里至夔州府

自省東走遧川順慶至夔州陸路

成都府五十里至龍泉驛九十里至簡州九十里至資陽縣一百里至資縣一百里至安仁驛一百里至隆峪驛一百里至嵩高驛一百里至永川縣一百二十里至來鳳驛六十里至白市驛六十里至重慶府

自省南走敘州水陸

成都府四十里新都縣六十里漢州六十里古店驛六十里至中江縣五十里建甯驛六十里至富村驛十六里至遧川府六十里至秋林驛六十里至雲溪驛六十里至富村驛六十里至柳邊驛六十里至隆山驛六十里至保甯府七十里槐樹驛五十里至旅店驛四十里至柏林驛六十里至元山驛六十里至龍潭驛六十里至古里沙河驛三十里至朝天嶺四十里神宣驛五十里甯羌州二十里五丁峽四十里至金牛一路自省走綿州竟抵保甯府止四百餘里○自保甯府北四十里倉溪縣二百六十里廣元縣即葭萌關一百里昭化縣○西北二百里梓橦縣一百三十里劍州北出陽平關六十里大安驛亦東出沔縣○劍閣葭萌皆所謂蜀之北門路最險要今行金牛者多而出劍閣者少矣

成都府五十里龍泉驛九十里資陽縣三十里簡州九十里至資陽縣一百里至資縣一百八十里至內江縣一百二十里至富順縣十里至敘州府

自成都南經眉州嘉定敘州東走瀘州東北走重慶

東走夔州抵湖廣水道

成都府九十里廣都驛六十里木馬驛六十里眉州六十里百龍驛四十里彭山縣今裁六十里至眉州六十里佛驛七十里青神縣今裁六十里至峨眉縣八十里至嘉定縣經二江門馬鞍山落六十里峯門驛七十里至峨眉縣八十里至嘉定縣經二江門馬鞍山落濠烏木灘倒流子黃金匾紅崖子青竹匾連三灘竹根灘老孔雞矢崖牛心磧牛邊山四望溪共四十里至三聖驛金合子馬盼子象鼻子小大麻衣又經眞武沱楚雄縣經銅佛寺子西壩杏壩黃角匾石板溪共二十里至下馬驛新窑子西壩杏壩黃角匾石板溪共二十里至下馬驛錢背亂石灘龍江槽小鬼崖紫雲城共六十里至下馬驛又經呆門賴泥壩老鴉旅拽崖共四十里至月坡驛又經折魚村餓虎子火掌背泥溪蓼葉崖共六十里至宣化驛又經南呂口洞蠻口苦蒿屏馬槽口龍林背共六十里至

眞溪驛又經牛口驛又經牛矢匾馬兒灘銅鑼灣柒壩永福沱楊家灘白沙沱大盆石千佛崖共六十里至板橙溪石鴨子大角石金匾擔賴石納溪縣府○經琥珀灣石硼可三堆子野豬崖共六十里至納溪縣金沙江西通建昌及永甯經大角石金匾擔賴石納溪縣府○經琥珀灣石硼可三堆子野豬崖共六十里至納溪縣金沙江西通建昌及永甯九節匾魚練磧藍田三壩瓦窑壩叁瀘州經江西沱千年石馬槊磧小里灘高壩磧共六十里至黃艦驛又經巴巖濠共八十里至瀘州驛河水北通富順瀘州居上沱千巖子龍坫磧龍瑤灘新磯子螃蜊磧乾羔灘張觀灘共六十里至嶺山驛又經成碴嘴舊州甕灘磧魚肚磧折合江尾子牛腦猴子石石鼻子焦石子晒金壩共九十里縣經明堆子明家壩乾家沱口壩龍福兒巖共三十里夾縣壩驛又經門關灘雞婆磧糯米堆扳場壩到流子五漈水雞猴子黃石龍石馬口壺瓶口玉龍匾灘子口驢過匾牛腦磧共六十里至漢東驛又經長子羊所灘羊矢壩狗

愁子大磯腦羊狗磧紅消磧黄魚沱小石門其六十里至
石門驛又經羅廣子澄清巖網巾圈湖灘母猪磧羊嶽敖
金鬭勝宗磧金光背狗巴崖共六十里至石羊驛又經龍
七子牛溪洪猪峽樓門灘旋雙子雞鴨匾魚子沱拖木磧
共六十
里至
江津縣
經石牛爛上主磧挑燈磧黄牽灘饗喇磧
東山壩蓮蓬三灘捨金壩荔枝灘站七子
梅虎跳子紅崖磧雞心石荷葉灘共六十里至銅鑵驛又
經猫兒磧班竹沱落黄峽龜亭子陽喬灘土撈子共六十
里至魚洞驛又經水銀口馬尾磧竹節子落公子鑽竈子
竈門子青巖子白楊灘斗七子九龍灘始埃子豆子背牛
頭髻臣于背珊湖壩龍七
子洗垢灘子其六十里至
重慶府
經餓鬼灘龍床磧反手
磧羊壩灘趁灘龍彎子
石峭子河家沱蓮花背銅羅峽葛家沱鳥壩廣羊沱野猪
崖玉沱堆石版灘驢子沱斗七子魚嘴沱明月沱雞公嘴
當山峽董閣老磧胡蘆灘斗七子其一百里至水洞驛又
經應家灘豆子石紅沙磧百丈梁金雞三背金雞關蠓月
濠上壩磧樂磧下壩磧青溪壩猖鬼洞扇
了壩田家沱三江子馬頭磧其六十里至
長壽縣
經能舌
灘羊角
灘龍溪磧燒丹背草峽横梁紅眼磧茶壺磧其六十里至
甯市驛又經五布鎮牛屎灘麻批灘龜龍峽龍王嘴其六

十里至涪陵係合州有
水南通貴州思南府
涪州
經倒抹石大眼看小眼大百
牽百遂三灘獲子磧土地灘
焦灘子共六十里至焦巖驛又經三官灘鷺鴛背百董小
百牽竹節三背觀音灘金斗三背送客堆瓦子壕蠶背海
船灘共六
十里至
酆都縣
經葫蘆磧麥角腦沖天檀麻背對三關
嘴麻倉灣鯉魚沱鑾祩背其六十里至
花林驛經野毛牽白沙沱檢子沱唐
工背高陰背甸連磧共六十里至
忠州
經拖板槽牛江
背舊忠州油光
背淹湊子鷺鷺背
燒餅磧共九十里
曹溪驛
經洪崖磧西蓋沱石鼓峽毛堆
磧永安沱老官磧武林關麻柳
沱磨刀灘共六十里至仰度驛又經犀風角湧滄磧屎巴
磧插柳灘拎水磧大湖灘小湖灘蔣斗背明鬼灘眠石腦
蛾眉磧魚沱
共六十里至
萬縣
經中灘子磧砂磧斧頭磧道人灘贊石
背共六十里至周溪驛又經錫蜘洞原
灘巴陽峽百小灘白鶴灘其六十里至巴陽驛有水北通
達州又經凝灘子盤沱羅船背馬冀沱馬口子玉沱二耶
灘張公廟
共六十里
雲陽縣
經寶塔沱青軍灘青草灘石竈石版鎮
南沱朽石沱青灘子其六十里至安平
驛又經漫裏三泥鳥龍沱南陽峽高呂
磧馬湖灘黄角嘴官渡口其六十里至
夔州府
經新開灘
白帝城灩

澦堆風廂峽巴灘毛沱大小黑石白骨背餓虎灘錯開峽
野崖乾焦灘巴里大灘下馬灘烏雞灘百客一鎮鏡架灘
麥灘共八
十里至
巫山縣
經空亡沱跳石頰子洞三分水担川峽
望夫崖青石洞巫山十二峯小磨大磨
沙灘襄金巴斗黄老背香爐灘鐵
宵村峽金匾擔峽共六十里至
萬流驛

自成都西南走邛州雅州黎州

成都府九十里雙流縣今裁○五十里**新津縣**七十里至**邛州**六十里至**百丈驛**六十
里至**名山驛**四十里至**雅州**九十里至**新店驛**三十里至**榮經縣**三十里至菁口驛八
十里至**黎州**安撫司在雅州之西今裁疑即今之打箭爐廳

自成都北走龍安

新都縣六十里至**漢川州**今為漢州六十里德陽縣四十里羅江縣俱屬綿州又七十里至**綿**
州七十里至**德陽縣**四十里至**江油縣**二百二十里至**平武縣**二十里至**龍安府**

自成都北走松潘

成都府五十里至**灌縣**一百里至**太平驛**八十里至**寒水**七十里至**安遠**八十里至
茂州七十里至**長林**六十里至令溪六十里至鎮平一百里至歸化驛又一百里至**松潘廳**原為
衛今改爲廳屬龍安府南界成都茂綿二州西南界龍安府平武縣

自省北走延平建甯抵浙江水陸

福州府 十五里芋源驛又六十五里至白沙驛五里小箬驛又四十里至水口 屬古田縣○五十里黃田驛二十里至茶洋驛屬南平縣○七十里倉峽二十里羅漢閣二十里至延平府 五十里黯淡灘十五里漳湖二十五里青銅灘十里大橫驛四十里太平驛四十里至建甯府 由銅瓦挨腳灘共六十里至葉坊驛 小湖灘共七十里至陳步 二十里由和尚灘雙溪口青銅灘羊角灘共七十里至建甯府 由葉坊驛登陸三十里僊陽五十里廟灣驛六十里至觀前 四十里至浦城縣 過楓嶺三十里楓嶺營城二十五里至浙江衢州府江山縣○陸路自葉九十五里至浙江衢州府江山縣○水路自葉合水吉口至僊霞關 九十五里至浙江衢州府江山縣○陸路自葉水吉口合水路 七十里至建陽縣 八十里至營頭街對岸即

自建甯西抵江西水陸

建甯府 六十里雙溪口西上漳經桂灘至建陽縣 天灘七里考亭五里至葉坊灘五十里考亭五里至百里 分水關 十里至興田驛四十里至崇安縣 四十里至武夷山又四十里至

自延平西走邵武抵江西水路

延平府 三十里沙溪至玉臺驛六十里至順昌縣 五十里富屯驛六十里琴口驛八十里至邵武府 八十里至光澤縣 六十里紙馬嶺一百二十里至杉關驛十里至建昌府

自延平西南走汀州抵江西陸路

延平府 一百二十里至順昌縣 一百里至將樂縣 六十里白蓮驛六十里至歸化縣 六十里至清流縣 自延平府經沙縣永安縣舟行可至清流縣而水道甚險○七十里至石牛驛五十里至館前驛六十里至汀州府 五十里至古城寨 嶺界至江西瑞金縣

自汀州北走邵武陸路

汀州府 七十里館前驛六十里至安遠寨 八十里至建甯縣 八十里至泰寧縣 過高婆嶺挽舟嶺一百四十里至邵武府

自省西南走興化泉州東渡海走臺灣水陸

福州府 由西峽江一百里至大田驛 渡江至南台由常思嶺四十五里至宏路驛 又四十五里至蒜嶺驛 又三十五里至興化府 六十里楓亭驛五十里至惠安縣 五十里至泉州府 七十里康店六十里至同安縣 六十里厦門鎮浦尾二十五里至同安縣 渡海約二日至澎湖島 約五日至臺灣府 對面

自泉州西南走漳州陸路

同安縣 六十里至深青驛 五十里江東驛四十里至漳州府 一路自泉州一百二十里至龍

骨登舟一日至海澄縣 又陸行四十里至漳州府○由白礁嶺七十里至漳浦縣 八十里雲霄驛九十里至詔安縣 由梅嶺嶺南澳鎮驛九十里黃岡驛八十里至潮州府

自漳州北走汀州

漳州府 四十里南靖縣九十里至永定縣 五十里官上杭縣 七十里臨屋驛六十里至汀州府 四十里撫溪四十里至湖雷四十里至三洲驛六十里至

自省北走福甯抵浙江

福州府 八十里至白沙驛 八十里小箬驛九十里至黃田驛 東八十里至古田縣 自白沙走小路一百里亦至古田縣○八十里酤嚴七十里至甯德縣 由黃崎渡江十里至福甯府 又福州府出井樓門九十里連江舊縣八十里羅源縣一百里至甯德縣○自福甯府五里烽火寨

廣東

自省北走韶州南雄出庾關水道

廣州府二十里老鴉江六十里官窖驛七十里西南驛六十里胥江驛七十里迴岐驛七十里至清遠縣由清遠峽九十里橫石磯驛又經大廟峽香爐峽連江口眞陽峽共一百里至英德縣經角灘一百里湞溪驛經牛屎灘一百里濛裏驛一百二十里至韶州府一百里至平圃驛始興江口經銀筋灘五十里橫塘驛又九十里至南雄府六十里至中站梅關

自省東走惠州潮州抵福建水陸

廣州府一百五十里至增城縣九十里至東莞縣八十里鐵岡驛七十里至蘇州驛又四十里至惠州府一百里水東驛五十里至莫村驛屬博羅縣○一百三十里至河源縣八十里義合驛一百七十里龍川縣過嶺六十里通衢驛十里藍口驛六十里至興甯縣七十里至七都驛屬嘉應州長樂縣○八十里至程鄉縣屬胡州府今改○六十里松口驛五十里至大埔縣四十里三河驛一百十里至潮州府八十里至饒平縣郎黃驛七十里至南澳鎮東南此實曲折鳥道自東南而北又自北而西至潮州以勾股求之應不過八百餘里而已耳

自省西走肇慶抵廣西水道

廣州府一百五十里至西水驛由靈潭峽四十里至肇慶府由祿步瀧瀨峽共一百二十里至新村驛由越城鎮三洲巖共一百里至德慶州由都城都樂共一百二十里至封川縣由賀水口至界首

自肇慶西南走高雷廉抵交趾陸路

肇慶府八十里要古驛五十里新昌驛屬新興縣七十五里獨龍驛九十里恩平縣七十里連灣驛六十里平陽驛六十里太平驛六十里馬高州府一百里至陽春縣六十里太平驛六十里那夏驛七十里九十里至石城縣西五百九十里至廉州府一百四十里至欽州界接廣西交趾

自高州南走雷州渡海走瓊州

高州府九十里陵水驛一百一十里新和驛一百里桐油驛六十里城自驛九十里至雷州府十六里將軍驛七十里至徐聞縣十里抵岸白沙驛里至瓊州府英利驛一百里西峯驛七十里朱崖驛四十里田頭驛四十里西四十里歸善驛六十里員驛四十里至昌化縣泉驛又八十里義甯驛六十里德化驛一百里至崖州儋州四十里大村驛三十里大南驛七十里縣門驛八十里甘

廣西

自省北抵湖廣

桂林府五十里至靈川縣八十里至新安縣一百三十里連安驛九十里至全州七十里山角驛七十里又路柳浦驛一百里至界首六十里至東安縣屬湖南永州府九十里至永州府

自省南抵平樂梧州接廣東水道

桂林府九十里南亭驛八十里昭潭驛九十里廣運驛五十里至陽朔縣八十里昭平驛七十里至平樂府八十里龍江驛七十里至梧州府七十里至廣東封川縣屬肇慶府

自梧州西走潯州南甯太平抵交趾水陸

梧州府自漓江口赤水司共一百二十里至藤峽由白石司五十里至黃丹驛四十里白馬堡

戊笈談兵 卷之六下 廣西 水陸路程第十笈 三四

將軍灘又四十里至平南縣由牛屎灣斷藤峽水口一百三十里至潯州府由秀丁堡七十里東津驛七十里香江驛六十里橫州驛八十里火煙八十里至永淸縣里烏蠻驛又四十里至貴縣里一百二十里至南甯府四十五里至左右江三十里至大灘驛四十里至羅陽縣里至左州九十里至太平府八十里至鐙勒驛六十里龍州四十里至憑祥州三十里至界首關三十里坡唯站由桐棠站二百一十里至卜鄰站一百里濮上站又由丕禮站昌江站市橋站呂塊站共二百四十里至富良江渡江至

安南國城

自太平走思明

太平府八十里至鐙勒驛南一百三十里思明府今爲思州

自省西走柳州慶遠抵貴州水陸

桂林府六十里蘇橋驛過竹棚渡永福縣三十五里橫塘四十里三里驛三十五里永福縣驛一百二十里大分驛一百二十里芙蓉江口一百二十里羅城縣五十里至大曹驛又五十里至慶遠府二百一十里至河池州屬慶遠府西界貴州都勻府

雲南

自省東至曲靖走四川陸路

雲南府由金馬關黑虎哨共四十里至坂橋驛經赤水司六十里至楊林驛鋪有毒泉不可飲共六十里至易龍驛過小關索嶺魯婆伽司共六十里至馬龍州東南七十里至曲靖府

七星關六十里至四川烏撒軍門府之南南界貴州畢節○今裁

自曲靖東走貴州陸路

曲靖府西北七十里至馬龍州東七十里至交水驛四十里白水站六十里至平彝縣

三十五里至亦資孔東五十里至貴州南龍府普安州

自省西走楚雄大理陸路

雲南府八十里至安甯府四十里至祿脿驛六十里至祿豐縣七十里捨資驛六十里至路甸驛屬廣通縣七十里至楚雄府五十里呂合驛三十里至鎮南州三十里沙橋驛八十里普淜驛七十里至雲南縣二十里至洱海衛今廢○四十里白崖驛七十里至趙州又三十里下關三十里至大理府

自楚雄西走蒙化永昌

楚雄府五十里呂合驛一百三十里至鎮南州一百七十里普淜驛屬姚州七十里雲南縣西七十里定西驛七十里漾濞驛西七十里德勝驛又六十里至蒙化府六十里打牛坪驛九十里至永平縣驛一百十里永昌府西南三百十里至騰越州西接番

自楚雄北走姚安

楚雄府五十里呂合驛北一百五十里姚安府三十里至姚州

貴州

自省東走平越鎮遠抵湖廣

貴陽府五十里龍里縣四十里至龔安縣二十里新添衛平越府東十里過麻哈江二十里楊老站又三十里至清平縣八十里至黃平州五十里至偏橋五十里至鎮遠府五十里椒溪驛二十五里至清溪驛屬辰州府六十里至平溪衛屬湖廣今廢○一百三十里至湖廣沅州府原屬辰州府今陞爲府

自省西走安順抵雲南

貴陽府五十里至清鎮縣五里的澄河界首十里至安平縣六十里至安順府十里楊家關三十里至鎮甯州四十五里關索嶺有啞泉三十里至白口經安龍菁

頂坡嶺上坂共四十里至新鋪又十里過北盤江至保甸有毒泉至新哨有啞泉共三十里至哈馬庄又十里安南縣經老鴉關六十里至普安縣七十里至普安州五十里至亦資孔驛五十里至平彝縣雲南

自省西北走威甯抵四川

貴陽府五十里龍場驛五十里六廣五十里奢香驛五十里金雞驛五十里閘鴉驛五十里層台六十里畢節縣七十里撻化驛五十里至赤水屬永甯縣○五十里摩泥五十里普市五十里永甯縣原屬貴州威甯改移四川永寧五十里江門四十里硃口六十里大洲七十里渠霸七十里至納溪縣屬瀘州○四十里至四川瀘州

自威甯西抵烏撒即今之威甯州

畢節縣七十里周泥驛七十里黑章一百一十里瓦甸七十里至威甯州原爲烏撒軍民府屬四川後改爲府屬貴州今又改爲州六十里至七星關

戊笈談兵卷之七

新安汪　紱著

隴西栗素菴參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汪雙池曰談兵者首自風后之握奇文而厥後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及班固藝文志則分兵家爲四種權謀十二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今皆不存宋元豐中始以七書頒之武學曰孫曰吳曰司馬曰李曰黃曰尉曰姜文習武事咸肄業焉然孫吳司馬其尤粹也及

康熙中頒

功令以孔孟試武士而七書止用其三（孫吳司馬）卓哉第肄業之士徒以標題帖括捷取制科曷遑深究其旨以期待用好古之士徒深歎焉余因取七家而究其義論其純疵一衷於孔孟焉而斟酌舊說期達大意間有刪抹或因其駁或以其煩非標題家例也又以七子之中論機變則孫子爲長論大本則司馬爲正吳子根據尚近儒術爲優於孫故敢更張其次以司馬爲首吳子次之孫子又次之焉著尚正也

一著司馬吳孫總論

一錄司馬法五篇仝

仁本　天子之義　定爵　嚴位　用衆

一錄吳子六篇節刪

圖國　料敵　治兵　論將　應變　勵士

一錄孫子十三篇節刪

始計　作戰　謀攻　軍形　兵勢　虛實

軍爭　九變　行軍　地形　九地　火攻

用間

司馬吳孫總論　汪紱著

司馬法五篇齊威王使大夫述古者司馬兵法而附以穰苴之言者也吳子六篇吳起所著孫子十三篇孫武所著也

兵家之推孫吳尚矣詩曰不測不克孫子其不測者也七子首孫子次吳子而三司馬不其允哉穰苴起自側陋穰苴田氏之擢居司馬自其斬莊賈敗燕晉而外事不概見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晏平仲薦穰苴爲司馬以拒燕晉穰苴言於齊侯曰臣素卑賤恐不足以服眾請得君之寵臣以爲監軍齊侯許之莊賈往監馬苴與賈約日日中而會於軍門期逝而賈不至至乃斬之齊侯使馳救之乃免苴行撫三軍分甘恤病士卒皆奮燕晉聞之引師而退苴追擊之復齊故地而還然大約以律而能順者也威王緒伯圖之餘信其賞罰一舉大強威王齊君和之子也始卽

位不親於政諸侯交侵乃一日致羣臣於庭明其賞罰封卽墨大夫而烹阿宰羣臣畏服國政日修遂強齊國率東國而朝周有齊桓風焉其喜詐而未敢倘也其所述率著仁義之權稱九伐之法明天子之義則古人之政曰穰苴之書實古先王之遺法也與閎肆深遠其不誣矣田氏何及焉穰苴及威王皆姓田氏　嘯嶺先生曰七書之傳此其尚也一此段論司馬法　吳子忘親曾子逐之不義於妻僇君斥焉好色而貪身戮於荆吳子學於曾子母死而不奔喪曾子逐之齊師侵魯魯君將使起爲將以禦齊師而疑其婚於齊也起遂殺其妻以求將乃大敗齊師然魯君卒以是疎之起適魏魏文侯以起問於李克克曰起好色而貪然大將才也文侯卒用之魏國以強及文侯卒武侯立起以讒得罪出奔楚楚悼王自用之多戰功後以廢楚公族之疎遠者公族恐之亂而殺起世所謂鄙也而其立言也則未敢遠違於正故尚稱說道義無大誦詐存儒者面目蓋曾子之施焉惜哉其不醅耳此一段論吳子吳之入鄀也孫武多焉無衣之矛出句音鉤吳之旅還武也高翔尤論者之所爲俯仰也光以孫武爲將伐楚人郢吳暴於楚孫武去之楚大夫申包胥涕泣而乞師於秦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而出師以救楚吳師還　然謫而匪正機詐悉矣依託仁義益非所謂嘯嶺先生曰兵書之首民賊之魁善戰之利辟在武也誅其志矣雖然兵在不測測之所得鮮以不敗毋攻其詐胡可不識第本計則不若是此一段論孫子孔子曰仁不可爲眾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以言本也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以言教也又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以言謀也在易師之彖曰師貞丈人吉以言正也其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以言天子之義也然則司馬其庶幾乎申論司馬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又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吳子其知之矣申論吳子程子曰荀子才大其過多揚子才小其過少荀子名況楚人揚子名雄前漢人皆古之儒者也　余於孫吳也亦云夫揚子美新終莽大夫荀子所未有也而多過荀子何哉揚雄嘗作美新之文頌王莽功德後爲莽臣　失身之過顯而立言之過隱隱之爲過害乃大也荀子曰性惡其害不已大哉此段見吳子吳子之愈於孫子

事曾子能擇術也事魏文侯知所主也告君以修德不忘儒也武侯遊於西河顧而歎曰美哉山河之固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論兵先圖國識本計也死於荊難忠公室也惟貪而多忍也是以失之申言吳子過少之故若夫孫子之棄齊卽吳非君也師久於郢非作戰也夫槩自戰非節也以班處宮非道也而未聞謀言猶未去也以觀沂敗雖高蹈也庸可愈乎孫子齊人以伍員之薦入吳事闔廬(光)春秋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師拒於柏舉吳王之弟夫槩請於吳王欲先伐楚師吳王不許夫槩遂不待命而行擊楚師大敗之吳師乃從之五戰及郢楚子出奔隨吳入郢以官之尊卑分處王宮而淫其宮人後秦師救楚大敗吳師於沂故其所著書知機權之制勝也而不及國家之本也本既失矣枝雖萬全不可保也詎曰論成敗哉申言孫子之過多　夫用兵

之法仁義爲先國之本也節制次之以治己也機權爲後順應而已然則司馬其庶幾乎孫子末也結語首司馬而次吳子後孫子之意

司馬法

古者以仁爲本仁者天理渾然之心德也以義治之之謂正義者制事之常經卽仁之散殊而有定則者也正不獲意則權權又義之妙用隨時制變以合於中者也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權出於戰又權之不得已處非中人所能也　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此所謂權出於兵者然莫非以仁爲本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知權曰智恃倚之也勇見方用權曰勇方向之也信見信本於仁心之誠曰信信我也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合有六德而後有此愛威之效○此一段戰之大本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歷歷久之意言不久勢以病民也　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旣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此段申言兵之本於仁也前言殺人安人攻國愛民以戰止戰已見其仁之權矣此則於不得已而用戰之中又寓其仁愛之意焉戰仁也權也不忘戰亦仁也權之精仁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縱綏從人之師謂追之也是以明其禮也仁之有節文處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仁之愛人處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仁之不欺人處信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仁之合義處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仁之決斷處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仁之明哲處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上段不違時等事乃在上者之所行此段則徹於上下凡三軍皆必如此所謂教也政也是以二字與所以不同皆言以是而明其

德也明則彰示於民也以六德教民而爲民紀則士莫非仁義之心矣軍政之善孰有過於此者哉○按列而鼓誠信之道兵戰之常宋襄不鼓不成列非其實心耳且用鄫子伐邾喪不仁已大而假此以文之春秋所以不取也勿以宋襄之事而疑此書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讓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此段言古之聖王其炎賢正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守省方會諸侯討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爲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

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舉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辜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其炎以時之異言此段乃詳言先王用兵之事然其實乃以兵刑輔德非廢德而恃兵刑也此所謂權出於兵者也

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刑諸侯刑之爲言成也成其國也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財力悅諸侯財通作材九之土長於泛應而足以悅服諸侯之心也以謀人維諸侯謀人謀國之政治爲諸侯所維繫也以兵革服諸侯同利同患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此制治於未亂之事也六事之中兵革處後是可知所宜尚矣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眚災也致賊賢害民則伐之正其暴內陵外則壇之之以兵災賊賢害民則伐之罪暴內陵外則壇之更其野荒民散則削之貧固不服則侵之既貧固不服矣君則必抗拒王師故用潛師以掠其境也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弒之臣也犯令陵正則杜之止其犯令陵正之事也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此不得已而用兵之目也然會諸侯以發禁則亦彰明其法以使之不犯終是不欲用兵之意矣通篇總是以仁爲本

右仁本

汪雙池曰七書之中司馬法獨以仁義節制言兵而無夸詐之習大非孫吳所比而此篇又司馬法之首開口提出仁字以爲通篇之綱以後細細抒寫古人用兵之

事總不外以仁爲本之意蓋仁發而爲義義變通而爲權權不得已而用兵故用兵之事皆以行其仁愛之心用之以仁行之以仁教之以仁做獨不得已而後用之即用之而尤不勝其鄭重哀矜之念此眞乃湯武之師而周官之法也不識齊威及穰苴何能及此其行文似

國語禮記醨乎其醨矣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此以自天子至士庶皆必當有所觀法而取正以起必教士而後可以用之意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此即上天下澤辨上下定民志之意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

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三句總括下文分疏有各安其道而不爭之意有各守其分而不亂之意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國以禮讓爲德軍以武勇爲德各得其宜則謂之義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則國中之人皆尚禮讓軍中之士皆尚武勇各守其倫而不相踰越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可以上用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凡材技之所以相掩者有二一在於伐功自伐其材技則必忌人之材技而掩之矣一在於不明不明則無以分人才之上下而材技亦掩矣故上用不伐之士則下既有所矜式矣而不伐則無私則又能察事之明而材技皆不至於相掩矣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士事同謂事功也勇而無禮則犯故從命而作爲事功者上賞之逆命者雖作爲事功而上必戮之所以定上下之分而一命令之權也故勇力者各守其分而不相犯矣

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教民不外於禮禮所以成其德義材技勇力也即所謂貴賤之倫經也禮教既敦然後選其德義材技勇力者而用之此王者之政也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習省而民興良矣皆即所謂居敬而行簡也人而官給一體而教習慣成則民體俗矣成俗一段詳言教化之至也此一段詳言教民而用之事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上既以禮教民故下皆習於禮而爲難誘難陷之師禮即仁之序也固則不可勝也故教之不可已如此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教民原非以爲兵然教之則即戎之與文教似相反然而無不勝兵之用兵莫非本於禮教則既今之勝之後亦依然禮教之俗而已此一段申結教之可貴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此段言四代之戒誓不同而同其慎重之意以下言賞罰言兵車皆然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不猶言簡而不備也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三王時勢之異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賞罰之用因時而不同尚德之心則三王如一矣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難用以犯人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此承上夏后兵不雜而論兵器之宜備也蓋夏后未用兵之刃故兵器亦可以不雜若後世既盡用兵之刃則必雜而後利也此亦事先慎重之意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因上論兵器而及三代之車旗夏后氏元首人之執也執音勢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人以虎尚威也周人以龍尚文也因車而及於旗章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以非義使民百姓不得其敘無序可守技用不得其利不雜之類牛馬不得其任不正不疾類有司陵之徒恃威以凌民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此過嚴而失教之道者也上不尊德而任作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犯上也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此過弱而教失者也之異用而因言威用之不可偏也多威者虐用其民而不以教少威者亂用其民而不能教其無貴賤之倫經一也看來句句與古之教民節相反師非獨謂師中謂教師於素也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

足雖交兵鼓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不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此申以禮爲固之意舒則禮之有節也行列之政總上賞罰之用車旗之章而言也人馬之力總上兵之長短車馬之任而言也誡命應上四代之誡誓而言也總見件件素定事事有序處處有節此所謂禮教之事節制之師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國之德義如此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上非行敬之地故不趨危事不齒急者不以年齒爲序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此申德義不相踰之意蓋教之所重者尤在德義也禮法同道而異宜文武同事而異用故各成其德而

不欲其相踰然教貴有素而後因事制義又非以軍與國而判然二之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也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賞罰德衰也謂民德日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睹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謂無欲上之心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辜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此一大段結通篇之旨而見四代賞罰之異用莫非教民成德之道也即有時而不賞不罰亦非至教之所在也讓即禮之實也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覩民之勞也不典謂免其家之賦役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謂民勞於君而君愛其民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伯武事也偃武於靈臺之上也○此段言息戰休兵之事所謂既勝之後其教可復者也

右天子之義

汪雙池曰用兵之道莫要於節制節制之法必先於教習孔子曰善君教民七年可以即戎用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可見善用兵者未有不先之以教者矣乃原先王教民之心豈徒以制勝爲事使徒教民以戰則是黷武之志而非尚德之治矣此篇以教民爲主而所以教

民者則曰貴賤之倫經曰以禮爲固曰讓之至也前後實不外一禮字禮辨上下定民志天地之序也國之溫和恭採禮也軍之節制步伐亦禮也然則以禮爲教而先王治兵之道不外乎是治國之道亦不外乎是矣兵家之言節制者多矣而意義深遠論說純正則未有若此篇者其所述三代賞罰車旗章服則未見可據通篇文勢歷歷落落而結構實無滲漏又絕似西漢人口吻

凡戰定爵位著功臯收說士凡遊說之士收而用之以盡人謀也申教詔訊厥眾詢之眾議求厥技廣求技能之上以盡才也方慮比方思慮之深也極物窮格物理知之至也變嫌辨人之嫌解眾惑也推疑推己之疑疑謀勿成也養力休養士力索巧索敵

情因心之動順人心○此段戰之人眾堅眾相利形相地治亂審其進止節制服正從事成恥成其羞志約法省罰不欲煩也小辜乃殺小辜勝大辜因斬之也猶禮記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之意○此作戰之目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眾勉若勉於順理也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刀之則順也觀其宜而用之於順而使矣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時而宜長則用長時而宜短則用短以更迭而皆戰則強長短相爲救禦以合用而強也見物與俾是謂兩之能遲久也見物與俾者見敵用某兵則我用某兵以破之非僅倣其物而已也如公輸爲機以攻而墨子爲機以守又孔明用拐子馬而武穆用麻扎刀是也主固勉若主將堅固而勉於順理視敵而後舉

舉此戰之所當慎慮也將心心也眾心心也將有此心眾亦有此心言心難一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必佚而後有所養必飽而後力允見力之難全也教惟豫教之而眾心可一矣戰惟節戰有節則力不竭節以佚飽而力全矣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五人之長曰伍百人之長曰卒心力全則三軍有脊指之形矣凡戰權也鬬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鬬貴乎勇陳貴乎巧要必順人之所欲因人之材技而用之不可逆眾以動而用違其材此之謂權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選吉不待易也龜勝微行卜吉而鬼神以爲可行是謂有天眾有有家富人足倉實儲滿因生美可因以作美事是謂有財人習習於技藝陳利行陳利便極物窮格物理以豫人謀素定是謂有善人勉及任及猶言副也言深得眾心則人皆勉力而副其任使是謂樂人樂爲我用也○此句又從三有之外而推致之以歸於得人也大軍以固多力以煩毗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本上文教惟豫及極物以豫來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車輕則善馳徒輕則儇便而弓矢又足以固禦則軍勢張大矣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陳貴密則無間陳貴靜則難撼所以養其全力於內而不使外耗也如此則大軍不失之於太輕而銳進而陳固矣此輕重相濟也因是進退是謂多力一進一退之道必循此密靜之法則力足矣上暇人教是謂煩陳曰密曰靜非能取必於一朝也豫教之於暇日則陣無不煩熟矣然有以職是謂堪物然果也果有才足以堪稱職是堪物之人也因是辨物是謂簡治用此堪物之人以分職任事則事無不治此之謂簡才也稱眾因地稱量眾寡之廣狹因地而因乎地險易也因敵合陳變化若八陣圖也攻戰守進退止凡皆因敵而不亂也車徒因也是謂戰參參詳而後制變也前後序

所謂見物應卒也行不服下不相聽信不和人心不一怠不豫之道至此而畢矣不服心服不信不和不一怠任事疑不決厭眾相惡懾懼敵枝離柱不知通謀士氣煩撓亂肆驕悍變通不伸煩撓之吟嘯怨聲崩叛合緩法度是謂戰患驕驕之甚也懾懾之至也吟嘯也虞懼懼色也事悔輕躁嘗試必悔於事後是謂毀折此二節皆覆敗大小堅柔參伍參伍言變化也或大或小或堅或柔變化而無方也眾寡凡兩用眾隨兩者之是謂戰權此爲一大段凡戰閒遠遠敵則用謀所宜自大軍以固至邇近敵亦必靜以觀其閒也因時因財即因前之時因有天有財貴信信賞罰惡疑疑則敗謀作兵義動眾必合乎義作事時作事必合乎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眾不獨苟免也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寬以容眾武以威敵刃上果以敢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察乎時宜也居國見好

人好之疏以便於旋轉乃威利章乎章明也多成則人服謀而成則衆心有所恃而強矣疑見敵無謀謀素定也聽誅無誣其名示信也作章人乃強以鼓上氣被之以信臨之以強執義不移也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有混一天下之形是謂兼用其人是天下之人皆爲我用矣從義而去不義此滅厲之一道也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此數句有根本一天下之形人莫

不說而人皆服說之是謂兼用其人我用矣從義而去不義此滅厲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此數句有根本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有混一天下之形是謂兼用其人是天下之人皆爲我用矣從義而去不義此滅厲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此數句有根本

向之在軍見方義刃上見信上下協心矣此皆爲將之大本凡陳行惟疏密以齊衆力兵惟雜不利一衆威令貞孚章明相守義則人勉所守者義則人勉於爲矣慮辨慮既定心乃強多慮而不定以疑敗謀者也好謀而成則衆心有所恃而強矣進退無變其旗不惑亂衆心也無變其旗衆心也善則可久因古則行師古則可行誓作章人乃強以鼓上氣滅厲祥去厲而後祥滅厲之道一曰義移也成基立其根本一天下之形人莫

不說而人皆服說之是謂兼用其人是天下之人皆爲我用矣從義而去不義此滅厲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此數句有根本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有混一天下之形是謂兼用其人是天下之人皆爲我用矣從義而去不義此滅厲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此數句有根本

戊笈談兵　卷之七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十六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以正而不行則更宜專一以行之而不改也專不服則法治不服不相信則一示之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服如此而猶有不信者則其法不足以服人矣自古之政也自戰法至此皆詳言立法之道

右定爵

汪雙池曰此篇煩煩碎碎娓娓不休而其大要只是先時豫備臨事詳審因機應變而已謀徹微芒慮周萬全自此之外應無餘事矣文以扶疏簡樸爲勝洵是周秦好筆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嚴力欲寵輕捷氣欲閑心欲一此制

勝之要凡戰之道等道義同德度義也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縱橫者統一陣之行列而言也察名實必其立進俯立之容也坐進跪坐進跪此進取之形赴鬬之勢也畏則密以相依而危則坐以靜守而遠者視之則不畏窺其情形而應之有術固陣也遠者勿視則不敬疑畏欲其專一以擊之也位下左右軍翼下甲坐被甲而坐者所以固本而接應者也誓告戒也徐行舒緩以養氣也之位其行列也逮徒甲及徒步者以輕重觀時度勢而等吾重也振馬譟之位舊說振起騎兵而呼譟也徒甲畏亦密之言徒甲若畏敵則亦密陣以待跪坐坐伏則膝行而竟誓之舊說軍中坐伏之禮皆用膝下而當夫被甲戴胄之時必當竟舒以告戒之不可責以煩禮也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銜枚誓警則銜枚而誓糗

坐膝行而推之詳執戮禁顧舊說戮斂人禁勿回顧譟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舊說若敵若畏太甚則勿戮之云云按此節殊有疑義舊註亦多難通不可强解然其非作進退之嚴飭審密亦大略可見凡三軍人戒分日半日不欲久也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禁令未息之時則不可分食恐聽禁不專悉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未定則可以師服之可見師貴決服而我當豫戒也凡戰以力久持久也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自致死也本心固得衆心新氣勝氣久則衰新氣則銳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此概言可固勝之道人有勝心惟敵之視欲勝敵則當視敵虛實而人有畏心則當視其將也兩心交定視敵虛實而勝敵之心可定而畏心可定兩利若一不敢不用命俱可以克敵兩爲之職以此二惟權視之制變也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以重行重則無功以重兵行輕地恐持久而食不繼則無功以兵行輕地恐輕而不備則必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重兵行重地恐持久而食不繼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以重兵行輕地利於速戰故戰相爲輕重宜權其兵之輕重而相地之輕重也○此段似承籌以輕重之言而申之亦敬慎之意也舍謹甲兵以衊行陳如字行音杭列也戰謹進止恐自亂也凡戰敬則慊不敬忽也自快足率則服以身率下之道也上煩輕令煩擾而軍自堅重音鼓鑿而無節奏走鼓輕則軍輕剽舒鼓重則軍堅重佛健服美重軍容壯盛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兵利則輕兵亦可行重地矣○按此亦舉其大凡而言之如此若因機制變則輕重之用又有妙於權者矣上同無徒

上專多死阿比則無功上生多疑貪生故疑上死不勝畏甚故不勝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教以約人人致死而且得其正○此皆輕死道約人正死以道約人人致死一段言軍之所以生死及使人致死之道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時之義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警無過瞬息此申人戒分日之意言貴於速也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執其守以謀略守微潛微本末惟權或本或末又以權變戰也有果決之意凡勝三軍一人勝也此言齊如一人齊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擊鼓首左顧之至也凡鼓足坐作進退七鼓兼齊鼓齊而三軍如一人矣凡戰既固勿重右顧左右也重進勿盡又當愼重於進退之宜盡進而不可盡退也凡進危則危凡戰非陳之

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言也○此一段供三軍之貴齊一也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氣稟有有北剛柔之殊而因方以教則又視教之不同而成俗以異惟道則天下惟一故可以化天下之俗而歸一之也此因三軍一人之說而推廣言之也凡眾寡或善用眾而不善用寡或善用寡而不善用眾或於此而勝於彼而否若廉頗之不良於楚是也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不能使眾之然也眾不自多眾散則見少眾而不能自多不能使之一也未獲道未獲化俗之道也○此又承道化俗之言而驗之於三軍也凡戰勝則與眾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復戰則誓己居前無復先術不任智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一道也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

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當大任堪久信也不渝歸己爭賢以讓以和人自治自予以不循過則歸己爭賢以為人善則歸人說其心劾其力此又一之之道如此也凡戰擊其微靜敵微弱而無奮氣可擊也避其強靜敵強盛而不可擊也擊其倦勞行遠而勞可擊也避其閒窕閒暇而力窕氣泪可擊也擊其大懼敵敬慎不可擊也避其小懼不可擊也此又料敵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右嚴位

汪雙池曰此篇以嚴位一心為主前言約束部位之法次言輕重之用與兵之所以輕重後言三軍之貴於一而一之必以道道所以得人心也蓋嚴位正所以齊一士卒而不得眾心則士卒不可以齊齊心欲一誠有本之論也大約司馬法是自治之師愚詳審密以此對壘當令起翦倒戈孫吳束手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眾治用寡以固為主毋為人所淩也用眾以治為主毋為人所亂也寡利煩利於煩熟便進退也眾利正利於整齊進止齊則一進止也用眾進止不可亂用寡進退進退速則不可測眾以合寡則遠裹而闕之圍必缺毋合其窮而致死鬬也若分而迭擊若及也分以佚我迭擊以勞彼寡以待眾若眾疑之則自用之動當自用其權智以待敵也眾以合寡之法至分而迭擊什至寡以待眾之下則皆以寡擊眾之法也舊註誤人擅利利地利也以寡擊眾得地利吳子所謂避之於易邀則釋旗偃旗者不使敵知之於阨是也而乘之於猝也迎而反之而又反

之引至於阨處以擊之也敵若眾言其來甚眾也則相眾而受裹相其眾之來而受其裹伺其寡而擊之也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恐其為致師戒輕進出之也○此段言用寡用眾之法用眾言眾以合寡妙在合字用寡言寡以待眾妙在待字待即固也有多少安閒暇豫之致凡戰背其亂而潰風背高右高左險厄沛大澤也歷過也頓壞也歷圮之地兼舍環寵環寵中高四旁可環圍之地居之恐坐為人所圍而受困故舍之也○此因上擅利之言而因詳言地利之宜忌也凡戰設而觀其作設為虛形而視敵之動作觀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敵若待我則我當順之而勿動不可輕進也待眾之作攻待敵之來攻我則屯而伺之厚集其陣而伺敵之隙也凡戰眾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此皆所謂設而觀其作也擊其疑加其卒因其倉卒而以兵加之致其屈擾亂之而屈使之困襲其規亂其

陣也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懾此皆視敵而舉之事也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防有伏也凡近敵都必有進路用鄉導退必有反慮防其或邀也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專休息則眾心怠不息亦弊過勞則亦弊矣息久亦反其懾怠而生畏也用眾者宜知節矣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示人不內顧也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棄任節食棄重任之物約時日之糧是謂開人之意明示人以致死成功也自古之政也

右用眾

汪雙池曰此篇皆臨機制變之道首言用寡用眾之權次言料敵之法終則益致其治已之詳敬慎之意字字

皆有著腳處不似他子尚半屬囫圇也七書之中允當以司馬法爲第一

吳子

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敢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此吳子圖國第一義兵以人和爲本先和而後造大事眞萬世用兵之大法也

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道以在物之理言明物之理便是還他的本始義以制事之宜言謀以度務之智言要以治國之法度言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有驕恣而無謀之意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人見此節前言道義謀要後言道義仁禮遂疑其不相合不知道只就現成說義以行道謀以度義要以定謀止是一事後面道字大概義字細密禮是道義之節仁是道義之心不必以前後相應亦不是矛盾也又其意中止重道義二字觀其中言行不合道舉不合義末言舉順天人可見蓋行舉合道義則自無非仁禮之事矣觀者勿誤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大小以國言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

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前段確然示教民之法後段凜然著佳兵之禍）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積猶怨也）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以忿動也）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義師不可禦也）以禮下之而已強必以謙服（謙以約其文辭）謙之剛必以辭服以廣侈之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飭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

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料者量其才力而用之之意）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選材待用）

圖國之良策此章以簡募良材爲主而謹禮飭儀安集吏民因俗而教又良材之所由生若治國不以禮教民無其道則良材不可得而得之亦不爲我用矣此章所言者雖皆強國之術然亦可謂知本矣

人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勝矣（此借言以見圖國之本然其實定陣固守戰勝之道要不外此此卽首章先和之義也文氣亦甚雄偉）此言貴於得人

右圖國

汪雙池曰國以仁民爲本禮義爲矩用賢爲輔孟子所謂得道者多助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也此篇首拈和字以爲圖國之本其次則曰行道舉義其次則曰教民禮義其次則曰選材用賢而且著佳兵之戒抑暴逆之師蓋實有儒者氣象非學於曾子何以

及此吳子之首此篇猶司馬之首仁本然較之司馬究不能無純駁之異不可不察

武侯憂六國之兵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不堅（不得民心故不和不和故前重後輕後輕故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陳可壞（此實戰陳之妙法不獨可以擊齊然於齊言之者以其後輕故夾擊之則其後先走矣脇而從之則其前重者亦破矣）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

散而自戰不讓故散政賞而賞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此亦戰陳妙法然必以施之強悍而無謀之俗乃爲尤妙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煩於政故亦能整然性弱而疲故不能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此則晉悼公三駕遺法以其不能持久故得而勞之也燕性慤其民愼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伏車騎以要其必避之路也其將可虜全是疑兵用以對慤而愼之人更妙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以君之祿爲薄士無死志故治戊笈談兵卷之七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美

而不用和平而習於兵故治薄其祿而無死志故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舊疏曰三晉有輔車脣齒相依之勢故吳子言制二國之勢而不言虜將敗軍之效不言虜將敗軍之效不言六國之風俗欲自相攻擊而引他人之勝已也此其勢也六國之風俗政教不同如此此正司馬所謂性殊俗異教成俗者也微獨在吳子時蓋南北洲未俗因政易千古定理勿謂古今異宜也吳子料敵之熟如此故在魯而魯勝在魏而魏強在楚而多戰功若廉頗則在趙而良在楚而無功以其不知風氣之異以教成俗之道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謂一軍之勝敗所係也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和平而習兵輕將而溝祿此三晉之俗也選其尤習兵者而貴之賞之則因其和平習兵之美俗而奮其剛勇之志又矯其輕將薄祿之病而後良材舉而陣亦可堅矣曰堅陳對不堅者而言也不效其驕奢而祿不均故堅曰持久對不久者而言也不效其驕而疲民故可久此教民易俗之道也然惜其所料選者不過爲戰陣計則本計不足耳

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未明而興或剖兵濟水不憚艱難乘其勞已寢而復遷乘其寒也二曰盛夏炎熱晏行無閒行而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乘其困於暑也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生於惑者上不能止乘其怨也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乘其困也五曰徒眾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乘其孤無援也六曰道遠日暮士眾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乘其勞倦也七曰將薄戊笈談兵卷之七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美

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乘其離散也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備行阪陟險半隱半出乘其未整也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廣地大人民富眾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眾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此所謂知己知彼者也

敵人之來蕩蕩無慮驕而不備可知旌旗煩亂人馬數顧無節制可知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人心之離散危懼而無死志可知以

半擊倍百戰不殆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心未一也）勤勞可擊（力未全也）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前後未有接）涉水半渡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其陣不固）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無紀律）將離士卒可擊（法令未施）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古者兵不以阻阨詐戰曰敗春秋譏之此章所陳皆春秋詐戰之例矣然時殊事異則或有不得不出此者與守小正而僨事又不若達變以成功也此所謂權出於戰者而權之又權雖君子當亦有不得已者耳如非不得已則君子終惡其險也）

右料敵

汪雙池曰觀六國之風氣度彼我之情形料敵若此明且神矣後數章所論可擊者反覆數十事總之是乘其猝肉其勞欺其無律耳但止求勝人設敵人虛爲是形以誘我而我兵不先節制遂爲敵誘不反因是以致敗乎大匠不能與人巧吳子第陳其情形大略如此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究存乎其人不可徒以紙上談兵也

用兵之道何先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鞴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罰行之以信此勝之主也（此章之言覺瑣陋矣然不知此實不可以行軍至行之以信尤卓見大本）

兵以治爲勝而不在衆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其名妙絕○分明畫出一臂指之形率然之勢信乎投之所往天下莫當也然此中豫有積數年之教習而又必有仁義威信之將以爲之主然後可庶幾到此地位兵以治爲勝而治之一字亦匪易言矣）

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字猶堪字勝字之意下亂不飢不疲然後可勝上之使令也）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勝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上章只說得個治之形狀此乃明其所以能治之道也分甘切少與士勞逸是吳子一生本領誠能如是兵可治矣然治兵當尚有不在是者恐圖國一篇或非時王之所能行也）

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言戰之所即死之所也）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智者二句止是發明必死二字指我軍之智勇言不指敵之智勇言蓋智謀用於未戰之先不用於交戰之時而懷一智謀便是幸生之念即著一勇字亦是客氣殊用不著故曰受敵可也非是不要智勇但智勇不用之交戰之時耳舊註指敵言深覺不可通）故曰用兵之害

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此章止是教人要決不是言及之○風逆堅陳以待之甚妙不然無有不亂者矣地乃能存之解

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三句所以養其力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猶言合而又行陳變化之方如此每變皆習變化既熟乃授其兵是謂將事戒之事與太公意同亦治之所由以生也

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

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爲謀主此因人而使也鄉里相比使同鄉里之人比合爲什伍相保此使之自相保護也一鼓整兵二鼓習陣遂成行列矣三鼓趨事陣而後食飯食亦不及飢也四鼓嚴辦厮養收食物及行帳之屬五鼓就行舊註失序錯舛非是聞鼓聲合此五鼓之後又鳴令戰之鼓也然後舉旗此三軍之旗非號令之旗也蓋前者五鼓就行而至表則坐而少休鼓聲既合則舉旗坐者皆起進而擊刺也舊註殊混○此號令之次序也○前章言教戒而未言所以教戒此則又其教戒之法也

三軍進止無當天竈大谷之口恐受水衝沒也無當龍頭大山之端進退不便水草不便且恐爲敵所圍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招搖在上從此行陣之法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上章言教戒之事而未言行列之法此章左青龍數句則又行列之法也至於地利天時又皆爲將者所宜酌時制變者也故并言及之○風逆堅陳以待之甚妙不然無有不亂者矣

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温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慎而去其蹄之所肉也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驟竭其力則傷於始矣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甯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使馬力有餘也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一能養馬便可橫行天下予陋矣愚意或是言馬可以橫行非言人也○此節專言養馬之事以足首章馬輕車之意蓋馬政亦戎事之最大者也於此亦足以見其細心之至矣

右治兵

汪雙池曰此篇以治兵名看來通篇只兵治爲勝一句爲主以下節節相生總只申明得此一句蓋兵貴於治治由於能任上令令不過教習教習不外於步伐止齊前後左右金鼓之節應變之道而已而車騎賞則所以輔其治也通篇脈絡細密次序明顯章法完足文亦古韻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

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繁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將有五慎句句堪爲模楷此亦吳子之自言矣

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輕重言輕兵重兵也輕兵氣銳重兵氣固或時宜輕以銳或時宜重以固惟爲將者審時而張設之故曰氣機得之則宜守時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得之則宜守時不可失故曰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因事有可間而間之故曰事機○陽亦或不得已而用之然事機尚多何獨言間使人君臣相怨上下相咎雖有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成功吾終惡其奸險

閉馳逐是謂力機因其長而用之故曰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四字一串說不分四德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强去之國亡是謂良將此章之意重一機字蓋機者弩之牙也矢之中與不中皆由於機之正否故張機者必審慎以張之既正則果決以發之使發無不中然後爲機之妙此卽好謀而成之道也

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豈立國之事止此三者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從死金鼓旌旗禁令皆爲將者所主故以清明嚴三事責之爲將者

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閒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外開險塞其歸之易路而留其險道以使之走險因而我可以邀取之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致之使來也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薄之於險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此卽前所謂機者占將察才六事卽事機也因敵弁用權五事卽地機也然則上章清明嚴三事乃氣機也

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

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也若其衆諠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此申上章占將之法卽所謂設而觀其作者也然此但占將中之一法耳不若司馬法進退以觀其變一章尤爲詳密

右論將

汪雙池曰將以理備果戒約爲首而次則及於四機蓋遇事能細密敬愼則機由是見作事能果斷簡決則機由是行是必得理備果戒約者而後可與言機若不理不備不果不戒不約則輕躁之與狐疑均僨機之將而

已何足言機鼙鼓三節只是申言機字之實讀者勿以論己將料敵將對看然觀之首三節可以爲法觀之末二節之愚貪驕佚者亦可以爲戒

武侯問車堅馬良將勇兵强猝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命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强敵攻無堅陣矣武侯所問在亂而失行一句然至失行則自己無如何止是有不使失行之一法耳不使失行不在遇敵之時而止在教習之日惟節制有素則臨亂之日無擾亂之患矣此篇以應變名而首章遂言節制是以至一之節而應不一之變可見天下惟至一者能應不一若以不一應不一則幾何其不敗也然節制固存乎教習及將之威命

而究之威亦不可徒恃是必以恩義信治爲先如其不然則强愁甚怨憤之民而以威服之又幾何其不臨敵而倒戈也敵衆我寡爲之奈何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猝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寡者務阨邀之於阨用寡良法然亦顧其用之何如司馬法曰用寡固寡利頓用寡進退其法尤詳矣要之以節制爲本而更擅地利察機變以動乃可無失

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强弩退如山移進如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曰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衝夫五軍五衝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閒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此閒諜止是說士不是閒諜分爲五戰戰勝勿迫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如雜閒之閒諜作或字意或又佯敗以誘之也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卻襲其軍所在之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强之道也此章妙在分以疑之而又能合以擊之無前之分則不能合戰以得利分而不能合則是敵人得以十擊一而我力不支一軍失利衆必瓦解矣分軍之妙看當中勝不追敗疾走如或佯北內有多少虛形而安行疾鬬四字兼具有整暇之致至後來處處接應五軍無一閒著然則有後之合而後有前之分非有前之分而又有後之合也至於閒諜之行亦非閒著蓋因難與長守處生來我分五軍益非長守之道是則戰志在我也我欲速戰而彼固守我亦無如之何不如以辭服之省卻許多戰鬬否則以辭激之使之速戰速戰而利在我矣

敵進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曰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分兵以乘之則我佚彼勞矣彼衆我寡以方從之此句終是圄圄結頭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曰遇諸邱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此遇字非遇敵言凡遇險阻之處皆不可留猶司馬法所謂恐沛恐北也若高山深谷猝然相遇必先鼓課而乘之先發以奪其氣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須知且射且虜者只是我軍中之弓虜手正所以占敵之治亂者也我先以鼓課又乘以射弩若敵無節制見必驚亂矣亂則我以全軍乘之大勝可必也若敵能鎮靜則不亂然亦足以挫其氣而我得徐圖所以擊之之術矣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須知此材

士是平時所募至此用之非臨時召募也戰輕足善行利於谷中如鼠鬬穴中將勇者勝故須用材士險者亦以輕利之兵利於險者以爲前行分車列騎不使於險者隱於四旁爲聲勢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此二句單承車騎言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有安閒整暇意行出山外營之此又材士車騎二陣之外我大將所領之全師也退出險外終恐爲危地也列旌而行顯出以疑之也凡以有材之士當之車騎角之敵必疑畏而不敢追矣不必言勝而勝敵之必懼車騎扶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可必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旁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此答中只在必得水情一句耳爲奇若木罌渡或擇淺處夜渡以襲

之之類然此終屬陰答應語頭谷子寥賞此句謂此時出奇一計斷不可少試問兵事何處不當用奇到此時用奇又是如何用法三思

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曰凡用車者陰溼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不用車於下溼之地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從高燥舊註之地也敵人若起必逐其迹逐敵車之舊轍也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言當計慮其強暴善守以待之也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石應變

汪雙池曰兵事本以禦變乃用兵而至於應變則其奇正虛實之機因敵示變相地制宜有非可以言語形立談盡者矣吳子此篇與太公虎韜篇中多略同然都只說得個大略觀者貴得其意焉以變通之庶無僨事若欲泥焉則恐變之又變如膏秦依山徐晃背水徒效故事反成敗績矣

武侯問嚴刑明賞足以勝乎對曰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

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曰致之奈何曰君舉有功而進之無功而勵之讀樂聞樂戰樂死數言似乎深知用本通於平收者武侯一問吾意吳子必答以與民同樂之道首之以養民之政繼之以教民之道然後及講武伐暴順人應天之事則所謂樂聞樂戰樂死者豈非夏民之待湯商眾之附武同一轍哉及觀其所對不過曰賞有功勵無功則依舊戰國功利之習耳夫賞功勵眾固亦國政之不可缺者然徒以此而遂曰能使人樂聞樂戰樂死吾見其陋矣噫此吳子之所以止於吳子也乎武侯行之三年有功若果能使人樂聞樂戰樂死魏可王矣第有功而已乎是亦可見其功烈之卑矣乃召起而謂之曰子前日之教行矣世主已足意矣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又見得不可一以無功而遂棄之也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此反

言以見其率無功之士之必於取勝也今使一死賊伏於壙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眾而爲一死賊（因其恥無功之念動其建功之志而加之約束以使之無不致死也）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武侯從之益車騎以擊秦師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從吾令而受敵戰）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言車上者務得敵人之車騎卒務得敵人之騎徒卒務得敵人之徒卒也）故戰之日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右勵士

汪雙池曰賞有功勵無功率五萬人爲一死賊以此圖

戰功誠哉可與有功矣但人主所恃使民樂死者甯僅止此與首篇圖國之言亦徑庭矣猶怪吳子圖國一篇言仁言義言道言禮大槩本之儒者及後來數篇則不過機權法制之事仁禮道義之語不見提起是豈出兩人耶良由仁義之言乃拾曾子吐餘一時作冠冕話非其質也噫此吳子之所以爲吳子也已

孫子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四句便見有許多持重敬慎之意）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經猶經緯之經校較量也情實也故量之以七計而求其勝負之實也）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此五事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君愛其民而民知親之）上死長則上下同心矣）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因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部曲金鼓之法制官道（有司分理）主用（軍中之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知者眞知而能有之非徒知而已也此經之以五事之實也）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

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法令行卽五事中法字甲堅兵利糧足事治則兵眾有所資向強照主用言也步伐整齊金鼓旗幟清明則士卒有節制而練照曲制言也有司分理卒主一卒旅主一旅則賞罰無偏曲而明照官道言也此皆校計索情之事自首至此爲一大段五事爲用兵大本自不必言至於彼此量度而察其情則正見其持重敬慎之意所以完首節四句之義也）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此上下過渡處將指偏裨而言也或云計利以聽將當如字此卽良匠擇木之意也亦通）計利以聽（言計之既利而偏裨皆聽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猶古軍勢之勢用兵者之所當乘也佐助也）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卻最不喜詭字）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

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此皆所謂因利制權之事夫計利以聽則勝算得而又必因利制權者蓋臨事而愼全勝之道也前段所言皆堂堂正正之師至此段則純用機權而孫子之情見矣夫機權亦兵家所不可發卽能而示之不能以下數事實亦用兵之常諳慮密謀之道但內中亦有過於閉藏之事奸險之謀終非王者之道也尤怪其更下一詭字遂使千古用兵者以爲藉口予謂兵之勝算甚多卻不在詭詭莫過於魏武卻每每以之致敗夫曰機曰權吾猶擺其權與於涼況至詭乎一曰用詭無所不至矣終當以五事七計爲本而曰因時制變焉可矣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上算字虛字也猶言計也下算字實字也算物之籌也謂算之而得可勝之道多也舊註殊誤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算卽七計之計字此句終歸重於首段也

戊笈談兵 卷之七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羌

右始計

汪雙池曰籌之於事始察之於用人權之於當機萬全而後動此一篇足見孫子談兵高出七書之上矣首一段經緯擬議便是同德度義同力度德景象王者動衆不過如此後段便全是機權之習杜牧謂其用仁義使機權予謂孫子亦假仁義用機權耳烏能用仁義此晉文楚莊之閒齊桓之下也若仁義則貴乎實有而實行之豈可虛爲人用者哉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輕車駕四馬馳驅革車千乘大車駕牛以戰者故曰千駟以運輜重者革甲十萬戰車一駟七十五人輜車一乘二十五人皆有甲冑故帶甲十萬人也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材木皮革及工匠之類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此言費用之多以起下兵不可久之意其用戰也句○言用兵勝久則鈍兵挫銳雖勝而久且鈍此以戰久則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更深言師久之患以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言速而拙者有之矣未聞久而巧者也蓋兵固貴速然用之無道則速而拙未敢以爲速則盡善也若久則必弊是未有久而巧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申結用兵之害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知久勝之害則有速戰之利矣○自篇首至此成一段大開大闔文字○司馬法曰不加喪不加因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乃北因糧於敵而司馬法有曰因敵者吉人亦以爲因糧於敵人之民之大乎不欲耗己之財而寧敵之食所謂愛夫其民者果何在乎然城濮之戰晉師入楚地館穀三日是亦因糧於敵者且或時勢不同若果能因敵糧而速成功免至持久而弊兩國之民則一時之權宜之一愛未嘗不大是又權宜之一道也夫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古者約五夫養一兵其軍輸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皆出於民故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衆之所聚故賣貴而貨財耗財竭則急於邱役四邑爲邱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甲士一人徒二十五人近師之地財竭則益取給於邱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師久之病於公家者如此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邱牛大車十去其六師久之病於公家者又如此○此申久暴

師則國用不足之意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秆十石當吾二十石此申言因糧於敵之利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言怒之則士奮而殺敵矣貨之則士利於貨而以取敵爲利矣車戰句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此貨之也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以敵車爲我用卒善而養之以敵卒爲我用又善養敵卒亦所以貨敵卒也是謂勝敵而益强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因糧於敵只以解遠輸之困耳怒士貨士則所以速勝之方也此之謂作戰○此章與吳子爵士章同意但吳子以此致樂聞令樂戰樂死則吾以爲未然若曰以此作戰功而已則又何問乎

右作戰

汪雙池曰師久國弊必然之理此篇反覆丁甯爲戒深

遠使人君而知此則必無好大喜功如夫差漢武者矣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距城爲土山以窺城中者也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讀首一段

疑其爲粹乎仁者之言也及觀其後乃知依舊止是權謀之習蓋反覆計算必欲利收萬全而已何嘗肯爲萬民起見也哉若論全國全軍之法其上則行王政親兆民使遠近向風無思不服如孟子所謂好仁無敵者此其上也若其次則權小事大如文王太王之事或不得已而將弭于戈亦且修文告飾辭令以禮服人之心以義折人之氣如晉文之節齊桓公之伐楚是則誠所謂善之善者矣若夫設爲機變伐謀伐交使利常在我則功雖大而謀度彼害設爲機變伐謀伐交使利常在我則功雖大而此心安可問也但交兵接刃易子炊骨之慘爲害尤甚不若伐謀伐交者猶生全多少人命爲將者能如此篇則謂其有仁者之功可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此機言其略也數能字中有度務之智應敵之權在焉不是一味死煞之譜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蓋伐謀伐交十圍五攻之道其機必握於爲將者故此透及於將而下文乃言將權之不可不重也故軍之所以患於君者三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猶係之也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事指號令賞罰言令不知軍士不知所從也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權指攻戰之機務言謀不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自亂其軍而引敵人也此段極言將權不重之害大將在外而中多掣肘白面監軍而兵權不一誤卻多少大事千古龜鑑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此二段申明謀攻之法所謂全爭之道也知彼知己

可謂以全爭矣

右謀攻

汪雙池曰謂之謀攻者以謀攻人而不以兵攻人也惟其欲以謀攻人故其務以全人之國爲攻人之謀卽以伐人之謀爲攻謀之策誠以攻城野戰彼我交傷勝負兼病非全爭全利之道也然則攻謀之道務全之策果安在乎度彼我之情撰眾寡之用收兆庶之心爲不虞之備專閫外之權萬全而動則勝形已可見而攻不在兵矣此謀攻之旨也知彼知己爲用兵之要干古之勝負無出此章然此以利言也若以爲王者之師則吾正恐非孫子之旨

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可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爲不可勝以自守）可勝者攻也（待可勝而攻之）守則不足（自守惟恐其不足則慮患周矣）攻則有餘（攻人必待其有餘則勝易矣）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深潛之至人不可得而測也）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迅烈之至人不可得而禦也）故能自保（爲不可勝之效也）而全勝也（此待敵可勝之效也）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兵之有形者不待善戰者而後知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制勝於無形之先而勝人易易矣）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措如時措之措舉此而加彼也言所以用其勝者皆勝於未勝之先及戰勝之時則不過因其已敗而勝之也）故曰不忒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便是爲不可勝）而不失敵之可勝也（便是待敵可勝不失二字有不先不後適成其時之意此正其智明勇決處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卽所謂戰則有餘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勝者也）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道者所包甚廣在國則教養兆民在軍則撫循士卒凡我之所當修者皆道也修道保法四字正是不可勝根本卽全國全軍之本也孫子此言亦可謂知本矣）故能爲勝敗之政（制勝敗敵）兵法一曰度（度所以較長短者蓋借此而言如度德度義之度較彼我之孰所長者果何在也）二曰量（量所以較多寡較彼我之須也）三曰數（數卽度量之數而總計之也如荀文公有十敗公有十勝之類也）四曰稱（稱所以輕重猶權也權其勝敗之道也）五曰勝（此必於勝者矣）地生度（地如險易遠近廣狹及南北高下剛柔之異也險則步長易遠則勞而短近則佚而長廣則眾長狹則寡長高則長於舟北長於馬高則車馬長下則車馬短剛長於戰柔長於智地異而長短殊是當因地而度彼我之長短也故曰地生度）度生量（彼我之長短見而後量眾寡之用審然後合眾寡之用而計之觀其孰得算多孰得算少）數生稱（勝算既具而權變出焉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我之長而擊彼之短以眾合寡以寡待眾所謂稱也）稱生勝（無不勝矣此勝之所以不忒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鎰爲銖所不及銖之數無不明猶勝負之形不能先睹也）敗兵若以銖稱鎰（銖所能稱鎰之外非銖所能稱猶勝負之形不能先審也則亦先戰而後求勝而已）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到末結出形字亦猶動於九天之上之應）

右軍形

汪雙池曰此篇反覆推論只是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一句而先爲不可勝處全在修道保法待敵可勝則又在度量數稱要之是依舊伐謀全爭深旨也

又曰軍形者兩軍之形也兵勢者用兵之勢也我軍之形欲其潛密彼軍之形欲其熟悉潛密之至至於九地之下而詭秘極矣用兵之勢貴於迅疾迅疾之勢本於奇正奇正相生而變化極矣在我者極其隱應敵者極其變險矣哉孫子之情也予謂用兵惟節制可言過此之妙未之或知若吳子六韜條列應變則遺多而用亦

泥矣故握奇之妙自當推孫子

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伍有公司馬兩有滿司馬卒有卒長旅有旅帥師有師帥軍有軍將此分數明也鬬衆如鬬寡使鬬如使寡鬬也形名是也形名金鼓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奇正之術非一先合爲正後以敗敵爲奇中出爲正左右爲奇衆合爲正將自出爲奇前向爲正後卻爲奇合而以散爲奇散則以合爲奇陣之四正爲正四隅爲奇又武侯八陣以四奇而統八正又以馬爲正步爲奇步爲正則馬爲奇此大約也至於用之之妙則以奇爲正以正爲奇無莫非正亦無莫非奇變化莫測敵不可窺此即其深於奇正者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言以實擊虛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正合奇勝其大概也若出奇無窮則以之者之妙也終而復始日月是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張滿節若發機此段申奇正之變之極其妙也勢即奇正之勢節如中節之節正所以用奇正者也奇正固當妙於無窮而用奇正者尤當迅烈以疾以使人莫測則發無不中也勢節二字不出奇正之外觀戰勢不過奇正一句可見非奇正之外又有勢節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紛紜混沌者形也不可亂不可敗者其本也形生於變化本立於節制分數明則政令行金鼓清則作止一而變化由是生焉此奇正之妙用也亂生於治怯

生於勇弱生於強以治勇強爲本而外示亂怯與治弱之形非有其本形無自生也治亂數也治字根篇首治衆之治言數即分數也非分數明不能以治爲亂也治生亂亂復成治變化之至矣而必本於分數明故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勢即勢險之勢節短之勢強弱形也形示敵之形也勇怯強弱根篇首鬬字而言勢險故勇以勇爲怯而勢亦險強本吾之形以強爲弱而形不可測治亂勇怯強弱變化無方此又奇正之妙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欲之形字即承上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本即我治勇強之實也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任奇正之勢而不任奇正之力之勇也故能擇人而任勢擇人又任勢之急務如分數固貴明而任勢者其卒任之長不得其人亦不能齊一也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四句止是喻一勢字爲將者變化張弛而勢以行如轉木石者當必使之有行動之勢也故善戰人之

勢若轉圜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此之謂勢險○句法與上篇之結一樣但上篇險形之顯而易行此篇險勢之險而難禦也）

右兵勢

汪雙池曰上篇言形此篇言勢蓋形是先定字面勢則運用機關言形止如首篇校計索情事言勢則首篇所謂爲之勢以佐其外也勢不外於奇正勢有奇正猶陰陽之闔闢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其勢然也然善鬬者必先闔微闔之而大鬬之則其勢險而鬬之也速善闔者必先鬬故鬬之而後闔之則其勢險而闔之也密奇正之勢亦猶是也奇正無定形亦無定用

猶陰陽之不爲典要然陰陽之所以變化無窮者以其本一氣之流行也使一氣之中有貳有雜則無以行變化矣兵之能奇正相生者以其分數明金鼓清旗幟明將如一身士如手足也使一軍之中有貳有雜則無以用奇正矣是故不一者至一之所生也至正者至奇之所從出也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不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此致人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此不致於人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敵寡能以眾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此承上段而反觀之見我當先察而毋爲人所致也）故曰勝可爲也敵雖多可使無鬬（不得與我鬬也）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挑之以驗其動靜也）形之而知死生之地（以虛形示之而觀彼之形也）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以兵觸之而觀其有餘不足也）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間偵探也）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眾（因敵之形而勝之也）措勝與軍形篇同意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

之形故其戰勝不復（猶言不再舉）而應形於無窮（此設申形人而我無形之意）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通篇浩瀚至此結穴文亦奇特○以兵勢喻之水形亦猶軍形篇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之意可以互觀）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變化莫測虛實無常亦猶是也）

右虛實

汪雙池曰此篇承上以碫投卵而言實以申軍形一篇之義篇中數提無形即潛於九地之下之意其曰因形因敵即待敵之意也但軍形篇曰先為不可勝而此篇

曰不致於人且極之至於無形無聲其詭秘益甚矣軍形曰以待敵之可勝曰勝不可為此篇曰致人曰不得不與我戰曰勝可為則其深險益甚矣蓋曰待敵則勝猶不可必此則多方以誤之必使敵之實處皆轉而為虛得者皆轉而為失靜者皆轉而為動生者皆轉而為死有餘者皆轉而為不足而後以我之全力乘之此固不出乎奇正之外而又深出乎奇正之前矣險愈極矣機愈至矣仁者幾不忍言矣嗚呼世人傾軋之習蓋不自今日始也是以君子惡言兵也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魏武帝曰和軍門也言軍門交）莫難於軍爭（李卓吾曰軍爭即九地所謂爭地向而止也）軍爭之難者（則無攻是也）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按若如上文以交和為軍門交向則此軍爭當是交戰之事矣然以下文援之則軍爭明是爭地非爭戰也軍爭為爭地則上文交和之解終覺未安）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誘同）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迂為直以患為利人所能言然非有術以行之則有眾爭之害故曰難也迂直之計如下文交諸侯知地利用鄉導是也舊註後發先至全軍特眾力爭支離）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為利（已據其地利也）眾爭為危（而無謀以先人）舉軍而爭利則不及（緩也委棄大軍）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而以輕兵爭利輜重也）百里爭利三將軍擒五十里爭利上將軍蹶（輕兵易敗主客異形又勞且飢而心不固故也）是固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委積則亡（此皆眾爭之危不知迂直之計者也）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

交豫交以為援則迂途可行而無掩襲之憂然必先知諸侯之謀如鄭子羽所謂周知四國之為而順其欲惡然後能和鄰國而豫交也）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知地形則可以行軍於迂途而不陷於險沮然必先用鄉導而後知所往而地利可得也）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此三句舉大概言而以見軍爭之亦如是也以迂患為直為利詐也以虛利誘敵而爭其實利利也以正拒直以奇出迂其形分或數道並進其形亦分而彼此相應以為用則其勢合矣此變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眾廓地分利（言分據於地利）懸權而動（能知謀豫交及地形而用鄉導矣而復上之以權智應機而動故其疾徐進退動止之際人莫得而測度而我得以自由也如此以此行迂而爭利又何眾爭之危之可憂哉此乃所謂迂直之計也）先知迂直之利者勝此軍爭之法也（此二句總結上文）金鼓旌

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此常法也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此人字指敵人此變也亦詳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如曹劌敗齊師故事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此因懸權而動之言而詳及之凡此皆權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此又承爭者之所宜知也

右軍爭

汪雙池曰通篇以軍爭爲難一句爲主其難處則在知迂直之計而迂直之計要在於豫交及審地形用鄉導懸權而動是爭所必爭不以智力而以智謀也至軍爭之法也句題意本已完足以後又因軍爭而泛言用軍之法然大約亦軍爭時所更當詳審者篇內多用兵要緊語而文氣殊覺不甚生色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圮地無舍衢地合交四通之地合交以備應援絕地無留無水草不可止圍地則謀居四險之中受圍之地謀所以出而無隨死地則戰以死戰也○此五者因地而制變者也詳見九地篇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此四者又因時而制變也君命有所不受句與受命於君句應遇制變之時不以君命而沮也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能通變便是利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知地形從上篇得地利來用鄉導可以得地利然據地利而不知變通之法則雖得地利之形而實無以得地利之實矣治兵不通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五利之目在孫子未有明文而說者亦紛紛不一惟李卓吾之說以五利對下五危而言謂勇以死之智以生之怒以忿士氣廉以絕利誘愛以收眾心是五利也此說差爲明白蓋勇智怒廉仁五者固皆可以得人之用而使治兵而不知九變之法則雖有五利亦無以得人之用而適成其危矣○又按九變中衢地四句皆後九地篇文九地篇因地制宜亦何莫非變而茲則獨舉四者以言九變義屬可疑姑從舊疏未敢必信也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過害而必思其利見利而必謀其害不敢苟安而必計萬全也雜於利而務可信也信申同○慮固而能謀亨之道也可以成務矣信猶成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思患預防可以無患是故知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此三句是推開大概說患意當謂己可以役諸侯而不可不慮其害也己可以趨附於諸侯矣然又不可不察其利也若如舊註則上下文恐不相串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思患預防乃可恃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勇而無謀必生可虜顧念身家忿速可侮因其忿故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告執一而不知變者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右九變

汪雙池曰上篇始言地利而篇末已微露變通之意此篇遂極言變通之道蓋恐入泥於地形而不知變通之道也故略舉九者而言之以見其例究之無處不通變而後爲可不止於九者已也然所謂變通者又非漫然不常之謂也蓋雜利害而思維之不敢憤然執一以蹈於危耳通篇只一氣起結而舊解多誤但文氣不甚精采而局亦散漫

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行絕山而過之則當依谷以便水草也視草木所生處陽也處高阜之地得勢也人處隆高則無仰爭之以我勢不順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行絕水而過之則當遠水使進退不迫也無附水而迎客阻其進則不得戰也迎水流則刑下恐爲水所灌溢也絕斥澤惟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此處斥澤之軍也斥澤鹵地草木不生當去然兩軍交遇於其中去之不得則必依水草以爲便背依也不貝爲阻且草木所生則必斥鹵之近際者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處易便旋習也右背高據險以爲勢也前死以死地置敵後生以生地自處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此言行軍者必因敵而擇所處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山南水北陽也山北水南陰也養生處實依水草林木以養生也右背高後生則處實矣軍無百疾是謂必勝此因上處四軍而又總言其大概下文乃又詳言處軍之宜也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邱陵之南隄防之北陽也右背邱陵則得勢右背隄防則順勢而不迎水流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兩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流有兩水交合泡沫驟至是水將暴漲也故必待其定而後涉也此禦於涉水也凡地有絕澗兩山夾澗天井眾澗天牢深山天羅林木幽昧天陷陂池汙下天隙道路險狹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此言其必當遠也天羅天陷天隙所歸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薈深密之貌必謹覆索之搜索此伏姦之所也以上皆處軍之法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近而不求戰是恃險以待我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戰也將致我也其所居易者利也將舍險處易我也眾樹動者來也斬木開道敵將進也眾草多障者疑也設爲權形以疑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有掩襲之師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經營軍壘此四句皆相摩之法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彊而進驅者退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將發約列兵器則是其戰期已定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五句皆相摩之法伏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勞故不能爭利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不畏令故擾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士不能應命故吏怒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將致死也諠諠翕翕徐與人言者失眾也不得眾心而以善言撫之故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恐於賞罰以窘困之故也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先以暴淩其士而又恐上之背我其法令之不精可見矣來委謝者

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凡怒必合戰不戰則必去今皆不然是必有謀不可測矣此一段皆言相敵之妙法兵非貴多惟無武進不可恃武進而量敵進也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如誥誓之文之類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以文令之以武齊之必於取勝也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又更深一層所以致民親附之道也欲用罰用武必先令之以文而令之行也又貴乎行之以素令即其教民之事也教民言教之以孝悌忠信務農講武旗幟金鼓步伐止齊也教之有素民任上令矣則卒親附而令可用此又行軍之大本也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相得也言能素行其令者必可以得眾必也此丁寧之意也

右行軍

汪雙池曰處軍相敵四字通篇大冒處軍者必審於地形而雜慮其利害相敵者必外觀其形聲而內窺其謀慮政令遠取之物近取之人總見精密詳審慎重之至但相敵一節究竟只說得一个大略學者斷不可泥蓋用兵之道變化百出安知其不為設虛形以觀我也然說到此處更無可說神而明之惟存乎其人即形勢虛實等篇亦只說個例圇畢竟不能與人巧也末節歸到教民上尤為行軍大本此便是不可勝之處矣

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必果見敵之無備而我之必可以勝敵而後敢行此掛道不勝則慎之而不敢出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不為利誘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左右高山隘之所也宜先居之盈餘也益謂既先居隘中又必留餘地以待敵所以致敵之來而擊之也若敵先居隘中而留餘地以待我則主客異形我若從之是為人所致矣故不可從敵不留餘地以待我則我反得以從之者以隘中無餘地則彼亦不便於旋轉而我可得以因而迫之也舊註多誤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山谿錯落車騎不行

險之所也據高陽以為勝據險可以待人不可得而攻險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為主不為客客則不利益相去遠為主則佚為客則勞也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此詳言地形而兼因地應敵之法皆以對壘時布陣預戰守之事而言與上篇四軍稍異又此篇此之主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舊註謂以寡擊眾必至敗走恐未必然姑闕其義卒強吏弱曰弛吏不能制下法廢弛也吏強卒弱曰陷卒不能任上令則下潰而陷矣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為戰士崩之形不可遏矣若邪之師荀林父先縠之事是也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非選鋒曰

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此因列地形而遂言六敗之形蓋以見地利之不可不知而又不可使特亦地利不如人和之意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此段總收上二段而歸其任於大將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此段因上言大將之重而又言其撫養士民之道必當厚愛而濟之以威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己而不知彼知敵之可擊而不知

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彼而不知己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知彼知己矣而不察地形猶不能全勝○此一篇結穴處大意言察地形當先察軍形而察地形軍形者其任在將將之本尤在於恩威必也恩威兼施彼已交知而又能察於地形然後可以全勝此篇初看似乎旎雜而其實前後一串結構完密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右地形

汪雙池曰相地形而處軍此未戰如將戰行軍時事察地形而制勝此將戰如不戰營壘布陣時事也此篇言地形而必本於上將之恩威與上篇同意用人和而兼地利十三篇中卻最爲酷正矣

用兵之道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兵未出境士多內顧其心未專一也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士輕於退未有死志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在所必爭之地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往來交錯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進退艱難危若受圍也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兵居險地糧盡敵臨之時也是故散地則無戰戰則恐士卒離散故宜固

守以待敵之可勝也然使其一戰可勝亦安在其必無戰此不必泥輕地則無止止於輕地恐士卒逃歸也故宜進而勿止然使其深得衆心而所舉合義則雖止於輕地亦有何害此亦不必泥爭地則無攻攻則所謂衆爭者危也言當先至而待人不可後至而攻人也交地則無絕交通之道當連步伍利糧道無致絕也衢地則合交以爲應援爲人所絕也重地則掠因糧於敵之意圮地則行勿止舍也圍地則謀謀以出圍此句終是囫圇混語死地則戰勢在必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自不相保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上段詳列九地而言因地制變之道此段又言善用兵者出奇無窮則因地制變非上文之言所能盡者要之動必合利而已其慮周而機速也有如此者敢問敵整衆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攻其所必救也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出不虞之道也攻其所不戒也

北爲主之道以散地言也亦以見所謂散地無戰者非一於無戰也自有所以爲戰勝之術耳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言專則主人不能克也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飽之使氣力蓄其氣力伺其罷弊并氣積力毋使輕發運兵計謀爲不可測重之以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專則死且不北矣死焉不得言士既死心不待亦何求不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修也禁祥去疑又必禁其惑人之事至死無所之他志無或有士無餘財無餘命令發之日士卒涕沾襟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專諸吳勇士曹劌魯勇士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夫吳人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謂拴連其馬埋輪謂埋輪於土中所以固衆而致死者也然使人心皆得地之理也使士卒之強弱者皆得其用以置之重地而使之然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言能使之不得不致死也○此一段爲客之道以重地死地言之也而重地之所特者尤在因糧於敵以飽之養而勿勞以伏之而又有不測之密謀以爲之主是以置之死地而能生也通節文頗煩衍皆以見重地之能使士卒致死然究之以行重地終是危道一或喪師爲災愈大豈可恃之以爲必勝之道投之無所往而使之如率然又孰若平居結之以恩信使士皆知親上死長者之更爲率然也哉且投之以死地亦非仁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三軍之事貴乎靜而幽正而治也靜幽者潛慮密謀不爲人所測正治者節制有法不爲人所犯也承上文入重地攜手若使一人而言其必靜幽正治然後可以行重地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易其居迂其途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

與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此皆愚士卒耳目之事正所謂不可測不可犯者也然行軍固貴乎潛密不測而古人誓誡士衆要必以正大之情蓋謀者將軍之職原非士卒所與知然亦何嘗一一愚之而使之無知無識哉孫子此篇全是畜狙者朝三暮四之術以視司馬之明告諸侯天地鬼神冢宰布令之事不啻霄壤矣此君子之所以惡善戰也乎九地之變上文爲主客在重地此九地中之最近最遠者舉二者而九地之變皆在其中矣九地各有制變之道故曰九地之變屈信之利或戰或不戰屈伸也人情之理散地則懷生重地則致死此人情之理也不可不察也此一段總結大意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相屬屬繫也爭地吾將趨其後趨疾而進無使居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若居高陽利糧道而衝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連進也圍地吾將塞其闕圍地而有闕或敵之所以誘我也塞之則不爲敵所誘而後齊一士心乃可以徐圖其出矣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爲敵所圍則必竭力以禦矣不得已則鬬過則從已過於危險則投之無所往不得不淮令是從矣九地之變此段申言九地之變即所以發明前意也九地中惟散地在本國其餘則皆在他境也故以爲客之道括之也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地地而言也此又申結上文施無罰之賞懸無政之令言用非常之賞令亦所以作士卒之心而愚其耳目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用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

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全是愚人耳目作用然後二字若作而能則差覺稍爲近正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此又承愚士卒之耳目故之意而申言其術也

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順敵人之開詳審并力一向得敵之開則并力趨之千里殺將動必有成也是謂巧於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謀之至密不欲爲人知也然謀自可密使自可通古人且從容辭令先以文告矣安在其必夷關折符不通一介也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也此即所謂廟算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即速以乘其開也先其所愛即奪其微與之期微者深密之意敵有開而我入之我攻其所必救以致敵而敵不得不至若與之期會然也舊註非是踐墨即易所謂師出以律者墨繩墨法度隨敵之可勝也此不失敵以決戰事決戰勝之事是故始如處女守之至密也順詳敵意夷闢折符踐墨隨敵以戰墨皆守之如處女也敵人開戶我守之密而敵人不我防則開戶矣後如脫兔動之至速也并力一向亟入其開先其所愛隨敵決戰皆動速如脫兔也敵不及拒人不及拒矣

右九地

汪雙池曰自軍爭篇至此皆言地利之事即首篇三曰地者也言地利必參於人謀本於節制此又正所以深於用地利者也自軍爭至此一節密於一節一節詳於一節而此篇則尤爲反覆周悉度善言地者無復有踰此矣究之俱是教人因地制變不是教人惡險自强是仍以人謀爲主不在地也故篇末仍以踐墨隨敵處女脫兔結之但篇中屢言投之死地愚衆耳目之意似使爲將者必置人於死地而襲其成功在孫子或舉重且難者而詳言之然余則終覺有所不忍也非敢謂其必不可然也第不欲其必然耳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焚其營舍以傷其人二曰火積焚其芻糧三曰火輜焚其器用輜重四曰火庫焚其庫藏五曰火隊火焚薮澤以亂其隊伍行火必有因因天之時煙火必素具如硝黃油葦蘆荻之屬必先具之也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此段列五火之目而并言用火所因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既攻之以火則敵必變亂而後以兵應之也火發於內則兵早應之於外早速也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火發而能靜者必其有備也未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此火發於內之事火發於內者或遣人爲間或因人爲應故能起火於敵營而又必以兵應之也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言晝風既久則風亦止也占風者云風晨則夕止風暮則晨和晝風久而夜止則夜風久而晨止可知矣此皆火發於外之事如値乾燥之時而敵營於荒穢艸蕪之地則因而火之也內火所以亂敵心故不可待風而必以外應外火則必因乎風也凡兵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數如月行之度數及風有四方之異而四風之變又有徐驟久暫小大之殊凡此皆數也數無定度而火因之以變如曹操謂冬月無東南風而不知東南風即在冬至陽生之候以至爲吳所焚此其數之不明也數不明則不能以火攻人而或且爲人所火矣故必以數守之也故以火佐攻者明言火攻用力也蓋非智無以明數而障水守防則需於人之力也水可以絕絕救援糧儲之類火可以奪奪其所有而焚之夫

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以水火佐攻而其
士衆之力以水以火不過佐助之耳豈可不修舉士衆之
功乎若以爲此用水火之力而非士衆之功也則是使衆
心解體費全功而陷於敗亡矣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也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
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
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
明主愼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此一段見兵本凶器必不得已
而後用之審萬全而後行之所以示佳兵之戒見愼重之
至也此孫子第一段正論蓋因火攻之不可輕用而言
及之若專以屬之火攻則吾恐埋沒卻孫子一段
好心矣夫豈獨火攻當愼而其他遂可以不愼哉

右火攻

汪雙池曰首篇二曰天三曰地而十三篇多言地利未
嘗及天時此篇卻靠著天時蓋火攻實非其時不可用
也又火攻固非美策然用兵之事變故萬端我即不欲
以火攻人亦須防人之以火攻我爲將者何可不知火
攻之策哉故此一篇亦必其不可缺也篇中曰以數守
之亦可見孫子之意不徒用以攻人而益當以之自守
且爲將者於天時地利有一之未通則不可以爲將矣
篇末致其愼重之意實萬世佳兵之戒舊註專主火攻
而言失其意矣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
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愛猶吝也不知敵之情者吝百金不以喫閒者
也故不知敵之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
也此段言興師之費如此而人主之必宜用閒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
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
故用閒有五有鄉閒有內閒有反閒有死閒有生閒五閒
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此段言用閒之善而因列五閒之目
也鄉閒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閒者因其官人而用之鄉
之事如楚材晉用亦事之常用內閒則是使人背其君父以不忠令而幸其成功不義之至矣漢高斬丁公苻堅誅
伯讓若之何以背其君父教天下也反閒者因其敵閒而用之秘吾密謀而

示以虛形或反因是而得敵之情此亦事之常無足怪者死閒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閒
知之而傳於敵國也最惡死閒一事曰爲誑事信義安在韓信死酈食其李靖死唐儉至今令
人恨恨王者何忍出此生閒者反報也此即閒諜之閒雖非光明正大亦或猶可行故三
軍之事親莫親於閒賞莫厚於閒事莫密於閒非聖智不
能用閒非仁義不能使閒聖智仁義之聖智仁義者是重誣聖智仁
義者也彼惡知聖智仁義非微妙不能得閒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
閒也閒事未發而先閒者閒與所告者皆死此殺言用閒之重而又宜
密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
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閒必索知之必索敵
閒之來閒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閒可得而用也

因是而知之故鄉閒內閒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閒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閒可使知期五閒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閒故反閒不可不厚也此又推五閒而歸重於反閒也明君賢將能用閒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以動也應前作收

右用閒通篇閒字皆去聲

汪雙池曰兵之用閒只以諜知敵情而已誰曰不可所惡於閒者析其君臣離其骨肉機械變詐且教人以背其君父而因爲己之利也嗚呼王者之師齊人以禮教人以信誅其不孝不忠而安靖其國家其有不聽六師

臨之人樂於戰敵樂於亡普天之下孰不用情敵之君子小人罔或有助敵匿情而不輸服戰且不恃何有於閒若乃挾其機詐離人而以爲助欺人於死而以爲利以不忠不孝令而成其私勞則天地實式憑焉明神必先殛之齊桓宋襄且不敢出況湯武哉但用兵一途機變百出時殊勢異事或不同圖外之司或有不忍用詐於人而人則未必不忍於我者是以伍員奔而楚昭亡伯嚭干而吳國沼范增去而項籍剄秦檜入而宋高弱有國者誠不可以不慎也慎則不可不知知則不可不備此是篇之所以存也存是篇者非欲人效其所爲而幸功亦欲人監同鑒其奸險而自密可無爲項宋之續耳

篇末引伊呂以爲用閒之證吾恐以重誣聖人者貽口實於後世特删去之孫子假託仁義用其機變實不知仁義爲何物者至軍形兵勢諸篇而露其相及是篇而肺肝見矣故善戰者服上刑甯獨以殺人盈野哉

又曰孫子十三篇其近正者惟始計作戰二篇其最妙者則軍形兵勢虛實三篇而最險者亦無踰於此三篇至於用閒不足怪矣然則握奇制變孫子爲最而正大昌明孫子爲下

新安汪　紱著

隴西栗素菴參

黃尉李姜第十二笈

汪雙池曰七書皆兵家之要也而武士帙括以今日所尚惟孫吳司馬故於李子問對尉繚子及黃石公之三略太公之六韜則多忽焉然學期實用安事雕蟲既服習於武經四子之書胡可不究也李子問對昔人謂其爲阮逸所假託雖朱子亦以爲然然發明孫子之旨多有特見其論陣法最爲原牀音委是所長也尉繚之十二令

卓然兵家要務第刻以失之矣三略一書最爲淵深純粹但恐後世不能明其旨耳又大非孫吳李尉之傳也至於六韜雖屬僞附然撰其不詭於道者存之亦可法也蓋既依託聖人所以不廢正論有侃侃正大之談則以王師可矣茲於尉繚子李子問對太公六韜俱爲刪其膚淺駁雜者而爲之次更以三略爲此笈之首七書備焉

一著黃尉李姜總論

一錄黃石公三略全

上畧　中畧　下畧

一錄尉繚子二十一篇本二十九篇逸去五篇今刪去三篇餘節刪

天官　兵談　制談　戰威　攻權　守權　十二陵　武議　戰權　重刑令　伍制令　分塞令　束伍令　經卒令　勒卒令　將令　踵軍令　兵教上　兵教下　兵令上　兵令下

一錄李子問對三篇刪摘

問對上　問對中　問對下

一錄姜太公六韜刪摘

文韜　武韜　龍韜　虎韜　豹韜　犬韜

黃尉李姜總論　汪紱著

黃石公卽張良所遇圯橋之老人也三略三篇老人所以授子房者尉子名繚梁惠王時人鬼谷子之門人也兵法二十四篇李衛公名靖字藥師唐太宗之臣也問對三篇姜太公六韜其六十篇世傳以爲出於太公云

三略猶儒者之書也其尙論王政稱述禮樂蓋皆得聖賢意旨有絜矩之道焉論及於伯非所尙也可以觀世矣三略雜伯之論尉繚長焉其申韓管商之侶乎然崇尙人事先己後彼以兵家論亦探其本者矣但論者以尉繚爲主於形勢則又不然論尉繚子論者曰尉子主於形勢孫吳主於權謀孫一於奇吳近於正三略歸於儒六韜歸於道夫兵

家者流誰不以權謀爲務甯獨孫吳以儒者之道則吳純於孫以謂奇正則相生焉詎孫子遂不足於正也權謀之精形勢歸焉孰謂孫吳非形勢而尉子無權謀也哉三略之爲儒書則誠然已乎而六韜之爲道則不知其爲何說也說者曰韜略同出於太公而黃石公演之以授子房三略別王伯陳治平太公之文教也六韜尙權謀談攻戰太公之兵教也文教聖人之治儒者之事也權謀天地之機陰陽貞勝之道也噫此不知兵焉知儒不知儒焉知道夫儒者之道原於天地顯於陰陽修之一身達於天下該乎禮樂兵農通乎經權常變者也舍道無儒舍道非儒安得而區分之哉至韜略之同出於太公則亦有不然者李藥師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是以韜略皆爲太公書也乃三畧實出於圯上老人者而說者謂黃石公實演太公之遺以授子房也夫圯上老人之爲黃石事甚怪誕此置不論第今考黃子素書則有三略而無六韜是李子謂子房學太公韜略未足爲據而余謂三略似司馬法六韜似孫武若韜之與略則絕不相類今觀其通眾志言禮樂談世數升降與仁本禮教天子之義吻合外惟吳子尉繚近是尉繚尙節制故近似司馬六韜壹權智多傾險於孫武益顯由此言之韜略絕非比倫也韜略

之非比倫則李子之言不足據矣大抵三略或本於太公此未可必而六韜則非太公書惟通於儒者迺能知之非李子所能辨以上辨韜略之不同李子之學多本孫武其於儒者之道理王伯之純雜古今人物之品詣則俱未及知今觀其書以管仲爲王佐以李勣爲忠義優光武於漢高用唐儉爲死間皆非絕正之論以言乎奇正虛實則誠爲長焉故其所知者孫子及六韜已耳烏知三略之奧太公之聖六韜之僞哉何則以素所服習者然也論李衛公太公以遺逸之民際明良之會著鷹揚之烈陳丹書之戒所謂見知之聖周召之儔也禮記曰一戎衣而有天下詩曰肆伐大商會

朝清明何所恃乎兵威更突庸乎文伐哉卽其獻美女奇獸以贖文王也此亦其臣子之至情而非爲行閒之事然考之於史亦國天散宜生之徒而非出於太公文王爲西伯而後太公歸周孟子曰太公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然則羑里之囚太公固未嘗歸周之日也迄文王之伐密伐崇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武王之伐商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夫以奸險之謀亂人之國長人之惡而後以戰術斃之此稍知道者猶不忍爲謂太公肯陳之而文武肯聽之哉以善服人人猶議其私況以權力哉至文辭之鄙俚不待辨也故三略司馬法或太公之

遺未可知也陰符六韜非太公之書不容以不辨也是故六韜僞而險李子駁而膚尉繚嚴以刻三略尙矣（以上詳論六韜之僞而總結四子）儒者治平爲任詎可遺於兵戎若乃攬英雄通衆志稽世數察安危節禮和樂純尙王道進賢閑邪以輔其主兵以道動將太公鷹揚之烈不能外是子房固猶未也孰謂三略之言兵有未悉者而猶恃於權謀陰符也與（應三略作結）

黃石公三略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爲將以得民心爲本通志於衆得心之事紮定之道也衆心得則英雄之心亦無不服矣）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此數句實近於黃帝老子之術以其意之主於柔弱也若聖人則無偏主之意矣）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知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兼四者而制宜因物付物此則幾於聖人之權矣）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

正八極密定四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制四者而各適其宜之效）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切中人情）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微字不是承柔弱言蓋制剛柔強弱之宜其理最精微而難察微卽此理之精微處也察之審而施之當此謂守微）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萬事之理具於一心居之以心守之以敬以之應事則剛柔強弱之施必無不當於道而敵國可服矣此一段惟首二句是軍讖語以下皆黃石公發明之之詞蓋亦因以折衷之也）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此皆軍讖之語蓋又引之以證上文之意也）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賢爲之謀也）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民爲之力也）

天道自然其巧無閒（能信賢而愛民則其效如此此天道之自然其感應之妙至神且速何閒之有此一節承賞祿二句一有功通志於眾而言）軍國之要察眾心施百務（節之綱）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此以治民言）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卑者能自卑者也此以用人言）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復以求其眞）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此皆以御將言貪者三句順其情以御之也謀者六句察其人而制之用之也歸者三句因其意而致之也以上二十事皆承與物推移而言）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難猶要害也此以據地利）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以之封賞有功而濟窮困也此以致人和）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强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

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此皆待敵人之法）順舉挫之（順眾心之舉而挫敵）因勢破之放言過之（有放言惑眾者則過之謂有放言之滅厲之意也）四網羅之（收賢人也此亦致敵之事）得而勿有（不自有其功）居而勿守（不自私其財）拔而勿久（不老其師）立而勿取（取其殘賊立其賢者而不貪取其土地）爲者則己有者則彼（公侯分伯子男）士（此則又利成功者則士之力也）焉知利之所在（何必自矜其功而居其利乎）使城自保令士自處（公侯伯子男之大者也）使各守其城而保其眾己無所私利於其間也自獲固以下皆承因敵轉化而言得而勿有以下又王者至公無私之事也○此一大節承柔能制剛一節而言所謂兼四者而制其宜也安之歡之還之原之察之責之豐之使之隱之近之招之活之脫之割之裂之散之何之備之下之去之待之綏之義之皆柔弱之類之事也抑之殘之覆之復之廢之措之損之守之塞之屯之挫之破之過之羅之皆剛強之類之事也危懼叛冤之屬皆察眾心也安之歡之

之屬卽施百務也）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自上發之謂令定之爲法而下奉行之則謂之政）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用命從得眾志來得眾志由通志於眾）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承號令軍政而言）賞罰卽軍政也）士卒用命乃可越境（承用命而言○前者賞祿有功通志於眾既有以得眾心矣然未及乎政令之詳恐士眾猶未可使也故此節急言及於政令）夫統軍恃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眾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眾不可使伐人攻城則不可拔圖邑則不可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則將孤眾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走是謂老兵老兵則將威不行將威不行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

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此承上節反言之以見其害中略所謂著成敗也亂將者亂法之將也無號令之威軍政之法也乖眾離之眾不用命也自此以下皆所以著成敗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藏恕於身推之以治人也恕者體仁之事治國平天下絜矩之道也七書中未有言及者而黃石公言及之洵可謂知道者矣）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眾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正恕己之實落處）故其兵爲天下雄（以身先人不只臨陣時事凡法度教令皆當以身先之此又所以攻士卒用命之事）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只是賞罰兼用之意表裏二字不重）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賞罰在將故官人貴得）所任賢則敵國畏（所謂得人者亦惟得賢者而信任之耳此一節近承號令軍政而言將威全勝之事遠應賞祿有功羅英雄之旨而又以起下節賢者所適無全及人皆之當百務也至彼爲

諸侯而已爲天子世能祖祖上祖字尊敬本事之意鮮能則扶成天威矣祖字則指尊者而言鮮能下下上下字謂以身下之也下下字指上之賢也以禮下之則士將可樂而不可憂將已用之賢士及庶民言以下皆下之事祖祖爲親上者固必爲而能下下者尤所親下下爲君衆人之所君也下下者務農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空徭役不使其勞則民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此同民好惡所欲與衆所惡勿施當而之亦可謂知本矣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同民好惡尊禮賢士則所謂下下也下下者柔勞而能制剛強者也不奪其時不匱其財不使其勞通志於衆也羅其英雄即賞祿有功也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

力併敵國創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祿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此又承賞祿有功而言羅英雄之道也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斯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謀素合者言同心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此又因用兵而詳言爲將者通志於衆之事也○自首篇至此爲一截擇人爲將之意也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士用之賢也以禮下之則士至以勢位驕之則士去矣將可樂而不可憂也使之有信任之樂則得以盡其帷幄之謀若使之有讒閒之憂則亦將不爲我用矣謀可深而不可疑用將之所謀深如言深之深兩相契合而潛者以謀也疑則信任之不深者也士驕則下不順指言將憂則內外不相信外將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家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此節承上節近所任惟賢而言遠應前信賢如腹心之旨見人君之擇將必當用賢而用賢尤貴能信任之也軍讖曰將能清廉潔而不貪也以下十二能字俱是要能如此之意能靜中有主心公而不偏能平心嚴正而專一此四者皆正心修身之事也能受謙能聽訟能納人有容人之量能採言此四者爲政治民之要也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

制軍權此四者泛應處變之才也○將果能此十二者則古所謂名世王佐亦不過是矣曰賢士曰英雄猶是囫圇名號此乃一一指其實而言之東坡謂黃石公爲隱君子信哉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能思士如渴則策存焉不惜一己之才智而合天下古今之才智以爲才智此好善優於天下者矣秦誓所謂一个臣也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謂不分善惡也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告恃己之才智則下必告之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此一節詳列爲將之賢否功之成敗以見人君之當擇也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壹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心閉士衆壹則軍心結攻敵

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闕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眾奸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謀密則眾不疑而心一眾一則心志專而攻疾矣此言將謀之不可不密而著其成敗也）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慮所以謀勇所以決有慮有勇則好謀而成者矣至於不妄動不遷怒則又敬慎之至非涵養之純有聖賢之學者不能也論將而及此深矣哉遠矣哉抑亦可見為將之匪易也矣）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止

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此又就為將者而申賞祿有功之意加入禮字戒以無倦而著其成敗尤見鄭重之意也）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眾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養士如養身不改易也）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此又就為將者而申通志於眾之意）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二千里無二年之食三千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匱（此言有國者空匱之禍以下又因養民而言為國之得失蓋臣本之計也議論至為周密而篇法亦至為有序）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國亡（上君也下有司也民殘國亡由於賦重法煩也有司之急刻由君之行虐是國之亡以君之行虐亡之也此著行虐之禍與前下下者正相反也）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貪之為害大矣貪而飾之以廉其害尤大以其欺人於不知也盜端二字有守微之意此著奸臣之禍中略所謂別奸雄者也以下九節皆別奸雄也）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此著朋黨立私之禍也亂源二字亦守微之意）軍讖曰強宗聚奸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諠譁臣蔽不言

是謂亂根（此著強宗擅權之禍也）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懸官進退乘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姦（弄文之弊亂法之大者至於世世作姦則其為姦也熟矣此著姦吏弄文之禍）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以強凌弱由尊卑之無分尊卑之無分由吏之多吏多者事煩而行器濫矣此著名位冒濫之禍）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弊（此著用舍倒置之害）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此著君弱臣強優游養姦之禍）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眾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刑

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其殃（此著任用佞臣之禍）軍讖曰姦臣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此著姦雄蔽賢之禍○自盜端至此皆所以別姦雄之事而不辨尤莫大於蔽賢主之聰明一蔽而禍害叢生矣故獨以此為）故主聽異言乃覩其萌（聽察也異言者變亂是非之言也人）姦雄而居終焉（為）主能察之則可覩其亂萌矣此守微之說也　主聘儒賢姦雄乃遷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自必願以下既詳著國家之禍害所由起矣此則所以去其禍害而安國本之事也聘儒賢四句即篇首所謂擧英雄也不失人心即篇首所謂通志於眾也首尾環應結搆最密）

右上略

汪雙池曰上略之旨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數語已自

盡之矣細分之則自首至以一取萬為一段皆以反復申明首二節之旨也自將威以下至其勝可全為一段重擇將之意自察敵情以下至末又詳言為國之道而通篇只以首節為綱次節強弱剛柔制宜守微即擧英雄收眾心之妙用也反復丁甯莫非擧英雄通眾志一意言言本計字字經綸而薄斂怨己諸論更為庶幾王道此豈是孫吳尉李一流人物當與司馬法雁行耳昔人謂三略六韜一矩皆太公之書而黃石公推演之夫三略之本於太公予不知果否第六韜乃詭詐之術其於三略何啻徑庭觀者無效耳食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戰鬬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君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伯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疎賞虧則士不用命（此一節述皇帝王伯之異而論君臣相與之道所謂差德行者也然皇帝與王之異止是因乎時耳譬之一日皇者俯昧爽之時人人皆是平旦之氣物欲未萌故三皇得安於無言也帝者僅朝食之時人雖有意念之萌而未至作為之著王者則值日中之時動作紛紜矣王者是以必制之以道也時降而伯不特氣化之衰實則人事之失非帝王之比倫矣予最不喜人說個皇帝三王之不同蓋

治道止以王者為極自王者以上更不容說俟其自至人苟好尚無言之治高談五帝以上之教即是異端時不可強也此節只重分王伯不重分皇帝三王觀下文及末段可見然論伯者只一權字是定伯者之德業下面詭奇陰計俱從權字生出若以賞信則猶未盡伯者之說也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將當一其權所謂結之以信也）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用人因其情所謂制之以權也）軍勢曰無使辨士談說敵美為其惑志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者謀（此三節與使智一節對言智勇愚貪皆可使而獨不可使辨士惑眾仁者主財

巫祝卜軍吉凶及以財使義士使義士不以財亦因其情也不使辨士惑眾仁者主財巫祝卜問去其短及其弊也總之是制士以權作用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此一節言德威貴乎兼濟蓋總王伯而言以起下節之意也王伯者身有其德而濟之以威伯者以其威而假之以德故聖王御世曰聖王便見身有其德矣觀盛衰以氣化言度得失以人事言而爲之制制之以道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甲兵之備此濟之以威也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擊英雄之心與眾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以威假德德不足而加之以權此伯者之事也故非計策無以決疑非譎奇無以破奸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此又言王伯之不同

與首節相應所以結通篇之意也擊英雄同好惡乃上略大旨而於此言之蓋因德同勢敵無以相傾而後擊英雄同好惡便是假仁面目與上略自有不同處或又疑上略柔能制剛一段及軍國之要段亦即是權變處然剛柔強弱之宜與察心施務之事因是制事之權而康正八極密定四表者是何等規矩使城自保令士自處看是何等心地此正是四海會同君臣無疑王者之事也此所謂權變者即曰譎奇陰計又豈特察心施務之權已哉但下文亦謂三畧爲衰世作使果爲聖王之世則好仁無敵何必要此許多揣摩仁心自然又豈是務擊英雄而通眾志以取天下三略原是衰世之書也但上略所言正正堂堂總無一點陰計譎奇之術至中略而差德行則言及伯者多有不滿足之之詞雖曰衰世之書實有道之人之書也矣氣化日衰人事日失王者之道已不可見則伯者之權變亦若且泐不可及故作爲此書欲人知所取法○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略爲衰世作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眾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悅其心夫人眾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故伯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祕焉

按此一節蓋子房之徒論三略之言而附於中略之後後人不知而誤合之者也中略中曰臣以義退美而無害曰伯者制士以權曰威多則身蹶此皆對人臣危語故曰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欲爲臣者如王臣之以義退無爲伯主所籠絡而喪身亡家也亡者非喪其身此亦是當時回護微詞耳其實古謀臣之喪身者何可勝數也

右中略

汪雙池曰差論皇帝王伯字字恰當孟子王伯誠僞之辨此公其亦見及之矣篇意實側重伯者之權變乃說至譎奇陰計便屹然而止併無一語及譎奇陰計之實是非不能言也或亦不欲言之耳聖人體天以後發明三略大旨而致意於功成身退在當日必無自作自疏之理而辭意委曲與上文不類其爲子房輩附論無疑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

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扶危除憂救禍即澤之實也賢聖歸之即安樂福之基也德澤施而聖賢至與孟子善養老而仁人歸之意同賢人之政降人以體降字與上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略下下及中略王者降心服志意即易以貴下賤之意也以體者實踐力行所謂身之也以心者從心自然所謂性之也恭儉禮下取民有制降人之實也圖始保終非一時趨効沒世弗輟之謂蓋以體者勉然之事以心者自然之事凡有不始於勉然而終於自然者能以體降則可以圖治之始矣至於心降而終可承保也禮定而後樂作亦始終之說也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此二句與樂記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意相似俱就君

身上說降體以禮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出入起居同有不欽發號施令圖敢不臧是也推之而制禮法以節天下御是後一步事降心以樂則仁心自然不由勉強而天下一家視萬民如一身而教思自有不容已者也此章之義最深非從來解七書者皆膚淺俗學所能及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道德爲君者能由心自然而降人則道隆德盛澤及後世以考其效以考其效也自不能已矣此舉其效也自不能已矣此舉昆蟲人之樂之事也舊註由其心非以此釋降心之樂之事也舊註由誤看此節故把上面俱解向外來誤矣　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樂人樂身與孟子樂同樂意同○此節論政而推本於禮樂七書中所未有真王者之師係吳不能望其一毛也禮樂俱就氣象根本上立論與樂記一篇可以參看○上節聖賢以君言此節聖賢以臣言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近以修己立政言佚遠以好大喜功言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修己之德而推以立政其政簡矣德之所在多忠臣也若好大喜功賢聖歸之且德之所感下人皆思爲之盡力之脩脅所以興役弱民以興怨懟之心不待言矣　故曰務廣地者荒謀遠者也務廣德者強謀近者也能有其有者安修其心身立其政事治其土地保其民人而無貪得之念能有其有者然也　貪人之有者危務廣地者貪人之有者也殘滅之政累世受害造作過制雖成必敗造作過制不合於禮也蓋圖治太過者亦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上節勉人君以廣德此乃言本於己之德而後可以化人也此以下蓋勉然者降體以禮之事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

故風與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讐義之決也此句說惻隱小了惻隱之心仁之發也惻隱尚不是仁加發字便不錯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此句說得己以禮檢身而後舉動合宜舉動合宜則私欲不雜而仁愛之心生所以不失其性外不失人之性而至於天下平也總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正理與行道而有得於心稍異舊註非也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此致謹於正出入起居必欽發號施令必臧降體以禮者也道德仁義禮一節欲人君謹於命令以達其道而杜奸邪之萌道字又與首節求賢以德致聖以道相應亦如中庸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之意也深哉　千里迎賢其路遠

致不肖其路近賢者自高其道故難求不肖者徼倖苟進故易致遠近不以地言并千里二字亦不必泥也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尚人高出於人也承上文道不通則邪臣勝而遂言求賢之事杜邪而求賢存求之之道在脩身盡禮而已非徒舍親近而取疎遠也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善至承上文言求道杜不肯之事而言善惡之各以其類進退爲君者宜愼於賞罰以開善人之路也善惡各以事言又不必其人之善否也此又見好惡之定於君心而用情不可一有所偏也眾疑無定國眾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承上文謹於賞罰而言賞罰不中則民心疑惑不知所往而亂由是生能愼於賞罰則民知所懲勸疑定惑還而國乃可安矣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仇治仇則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使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富

又承上文而言賞罰之失不在於大也一令之失而已結民之怨也民已怨仇我矣而我復峻法以治之是以怨仇治怨孰必速身矣惟治民者於一令之開必得其用情之正使人皆得其均而後可而欲致均平之治者又必本於君心惟君能清心無慾則用情正而號令不偏失矣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主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誅則化行而眾惡消此杜絕之事惟清心者能之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刑威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民可保脩禮脩道正所謂降體以禮也以不貪利言謂之清白之士以不畏威言謂之節義之士其實一也道禮亦一而已耳隆其禮脩其身以致賢亦惟清心者能之此致賢之事也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寫出名世用行舍藏體段正見非清心寡慾降體以禮者不能致之也自千里迎賢全此成一大段聖人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禁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撝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上文未言及兵事此處突接用兵在今人所不敢者然討賊報讐句早已伏用兵之意矣論用兵處窺見聖人至隱識力不在兵家之數矣至於其克必矣句又見惟以義爲本則無不勝之患而詭詐之術盡屬可廢末復歸之於道此皆純乎儒者之論非他家所能及也○此節另起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豪傑權臣也此言君權之不可下移也以下皆中略所謂察安危也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此言足國之必當足也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賢人仁厚故其於邪臣也斥逐之而已邪人奸忍其於賢者不置之死不止也此言邪正不兩立而著失賢之禍也大臣疑主眾奸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之此言上下之分不可不定也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賢臣內一節所以成人君此節則所以戒其臣也君不用賢則禍亂傳世臣傷賢則殃及

三世反覆丁甯爲戒深矣利一害百民去城廓利一害萬國乃怨攻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國乃不亂進一邪臣則害萬矣去一惡人則利萬矣反復推論總見國之安危係用舍之當否所謂明賊賢之害是也

右下略

汪雙池曰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告下略一篇粹乎儒矣至於此篇之脈絡則以國之安危係乎賢聖之去就而賢聖之去就觀乎人君之道德道者自然合理德之至也樂之和也德者得乎此理道之守也禮之節也人君不修其道德則賢去邪用而國危能修其道德則邪遠賢至而國安則雖及於兵戎亦必恐懼而不敢失

道蓋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捷若枹鼓不可不愼也反覆丁甯爲戒深遠直入乎孔孟之門矣兵家云乎哉

又曰三略一書首曰通志於眾便是大學絜矩之道下篇惓惓於進用聖賢便與秦誓曰以下大意相似但務攬英雄崇尙柔弱未免有爲而爲上中二篇稍攙入權勢雖或聖人所不廢而究爲聖人所不肯道恐垂訓於涼也其最精純者無如下篇矣余於七書皆有刪抹而獨於此書及司馬法一字不敢減去重之也抑且心乎愛矣

尉繚子

黃帝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天官刑德之說備於首三卷中人事而已今攻城而不能取豈無順時乘之者邪而不能取者地利人謀也故天官時日不若人事武王背濟向阪而滅商楚公子心倒彗柄而勝齊時彗星見而柄在齊外也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志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右天官此章猶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意然天官時日非可盡廢但不可不修人事而徒取必於時日也

量地建城城稱人人稱粟此即司空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意則所以足食也不使人多食故食足而守可固治兵

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於無形故開之不失寓兵於農故無形開即用之也明乎禁舍開塞禁邪辟舍小過開任地則國無游民所以富也親民任地則國富治親民而禁舍明所以治也利塞繩此以上足食兵不出車暴甲而威制天下此兵勝於朝廷足兵之事兵起非可以恐見勝則與否則止無曠歲月此言兵貴審勝負之形而行之以速也將者不制於天地人不拘天時不限地利不受君命寬以清能容德貴乎廉潔夫心狂耳聾目盲而以率人難矣此論將兵之所及地無險阻陣無方圓重如山林江河輕如炮如燔如垣壓雲覆以氣勝也此論兵之尙氣

右兵談前截兵之本後截兵之用不離戰國富強習氣然亦可謂知所本而議論雄偉天矯絕不曲人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
此言士之必當節制今先登先死資敵傷我將不能禁於進也或逃
歸或自北將不能禁此不齊於退也將已鼓而士嬉利後將不能
禁此鼓之而不前士亂車亂奇兵捐將將不能禁此金之而不止猶亡舟
而渡不可得也此不知節制之害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
制審故能使之前而動則有功此能節制之利一夫仗劍萬人避
之非獨勇也以必死也使三軍爲一死賊則能獨出獨入
此猶吳子勵士之意今天下諸侯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
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申言制不定所以無功吾修吾號
令明吾賞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

揚瞥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此乃定制之本富强之實也民言可以勝
敵必試之夫得地得民以有賢也不能有賢雖戰勝而國
益弱由制弊也此又言定制之有待於賢臣也

右制談反覆推論只是要定制以富國强兵而末後歸之得賢此亦爲國者之當務但徒恃賞罰不知德禮之化是申商之學也

凡兵有以道勝有道勝人也有以威勝氣是以奪人
以力勝戰而後克之也夫將戰以民民戰以氣氣實則鬬氣奪則
走兵未接而奪敵者五一曰廟勝計謀已審二曰受命簡將得人三
曰踰垠險阻可越四曰溝壘必其固也五曰節制先料敵而後動是
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

也令者一衆心也審衆情則令不變小過無更小疑無止
令之出者不以小過而更之小疑而止之貴於信決也故上無疑令衆不二聽動無
疑事衆不二志乃能得其力以死戰此言奪敵氣而一衆心之事也故國
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飽易饑國必有孝慈廉恥之
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
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此段論率民之道卓乎大儒之言故戰者
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勵士之道因民所生而制之平時則制
田里教樹畜薄稅斂用兵時則厚其爵祿分甘切少是也營求其飲食恤其饑寒分甘切少是也因民所營而顯之也如養生送死之具爵祿章服之等皆是也使什伍如親戚率伯如朋友止如堵
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此又言勵士之道以厚民爲本地以養民城以守地戰以守城故先王務耕務守
務戰先王務兵有五焉多委積厚賞祿選武士備器用審

刑罰此因士文厚民而言大約皆足食足兵之意而其意尤重於足兵夫以居攻出則居
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鬬欲齊此數句甚妙但於上下文似無所屬不知何故王國
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上滿下漏
患無所救此部申厚民之意議論精約而警策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
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
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
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

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此皆以身率
民之事也

右戰威

汪雙池曰此篇以戰威所謂先有奪人之氣者也其意以戰在氣氣由心故率民者貴得其心而得民心之務存乎厚民之生先之勞之則民心歸服而氣自奮矣是勵士之道也吳子勵士篇只是賞有功而已此則更得大本當在孫吳之上矣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將帥心也羣下支節也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幸勝非攻權也權生於心心靜力專而後權見夫民無兩畏畏我侮敵畏

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悅其心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愛與威濟正攻人之權也必勝然後戰必救然後攻信在期前決在未兆眾聚不徒散出兵不徒歸求敵如求亡子擊敵如救溺人權定於先不肯分險者無戰心挑輕率之動也此以權敵義戰自我先怨應戰者無全氣鬬戰者無勝兵之虛實先也兵有去備徹威不得已息且備之應之而已不爲怨息且備之防其復也而勝者有法故也器用蚤備也應敵周總率極朝死夕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事先之處此正權定故集兵旬日必集敵境據其險而攻其虛獨出獨入此權之功也

右攻權 此篇與孫子謀攻意畧相似大意總以靜勝人靜則心不二而權衡審也然求勝在己正正堂堂與不似孫子處論之習

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千丈之城則萬人之所守也池深廣城堅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此略言守城之法亦貴乎素預也守必待救城堅而救誠則眾無不敵城盡資血暮年之城也城堅而救不誠則眾守陴而泣下於是發其害藏救撫必鼓其豪傑英俊強併於前弱併於後言有救則可待救無救則貴撫眾而死守也○舊註謂此章重二誠字余謂尉子之意則實不然此節尤重無救而救撫鼓眾并力上與孟子對滕文之意同然余以爲此必其素有以得民之心至此而又撫之

鼓之然後可得其力如不然則阽危而思撫眾亦已晚矣眾頓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此守權之謂也示之不誠七略用機巧處然兵家之常也守權二字結通篇之意凡高城深池或待救或不能待救或救而示之不誠皆因時制宜此權之謂也

右守權 此二篇正孫子所謂懸權而動者也

威在不變莊而有常也惠在因時機在應事戰在治氣攻在意表守在外飾具備整飭之意無過在度數法也無困在預備愼在畏小智在治大除害在敢斷得眾在下人如湯之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也悔由任疑孽由屠戮偏由多私不祥由惡聞己過不度由

竭民財不明由受閒不實由輕發（輕動則內必虛）固陋在離賢禍由好利害由輕小人亡由無所守危由無號令

右十二陵（字字格言語語本計）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盜也兵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武議在一人猶取其殘而已之意）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此又自戒之意）凡誅以明武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貴賞賞及小刑上究賞下流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一於

（云此之謂武）兵凶器也爭逆德也將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則上無天下無地後無主前無敵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雨如雷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水至柔也然所觸而邱陵崩以性專而觸誠也（此段又言戰之貴於專且誠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貴禮古者介士不拜示無己煩也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未前聞矣（言為將者無自尊而後能得人之專力）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野宿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曰將專主旗鼓臨難決疑揮兵指刃若一劍之任非將事也（此又為將者之自專且誠也）

右武議

汪雙池曰篇名武議而所言者皆不欲用兵之意前半篇湯武之師也後半篇鷹揚之旅也軼孫吳而上之矣

兵法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敵不力交武先加人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於此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以精誠之謀運於神妙之心妙變化而無不合乎道之極至謀止任知彼知己權止在物來順應非詭詐也）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不在於詭詐固不可以取信於人也）先王任正去詐存其慈順決無留刑（觀先王去詐而益知兵之不專尚詭也）賞罰必公尤見其無不正也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不知止者必喪其權（用武而不知止利令智昏失權道矣）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道失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氣壯也）

奪敵而無前則加之（不恐也）明視（明見敵情）高居（所居得勢）則威之有人兵道極矣（即精誠神明而得其道故能有此三者也）其言無謹偷失謀不密陵犯無節破矣（不節制）水潰雷擊（亦是不節制）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安危去患則道也以智決之即神明也）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三者有審之精行之決舉必合義而眾心悅服之意則敵國可不戰而服）

右戰權

汪雙池曰戰必以權權衷於道道本於神明此大儒之論性命之理也權者時中之義尉子之權與孫子之權不同道者當行之義凡作事恰當處即道也不知此旨

不得此篇之意也篇名戰權而篇中言任正去詐篇末言不戰而服遺教遠矣

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此句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右重刑令兵事尚威之意也○此篇立法多過依舊商鞅之旨也今頗刪去之焉軍中之制伍什屬閭各相保也五人爲伍十人爲什五什爲屬二屬爲閭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使同伍之人揭其罪則免其同伍之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屬閭皆然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不揭之罪則不得相私

右伍制令此如今保甲之法但覺太重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以行垣無通交往將帥伯皆有分地營滿溫明塞令使非伯人無得通非其伯人而入者則誅之不誅則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二十步立一府柱柱道相望以禁行溝道非將吏符節不得通行薪牧必成行伍否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橫門誅之橫者當軍門之官也踰分於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奸

右分塞令地以分之刑以塞之

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戰而亡一伍能得一伍以當之則免其罪也得伍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有誅亡長亦然亡將亦然長帥仍舊之長將如閭旅之帥如失什長則其責在伯長也什長得誅十人伯千萬長左右將軍各誅其屬大將軍無不得誅

右束伍令此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之事

經令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白羽中軍黃旗黃羽卒有五章前蒼章次赤黃白後黑無章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在項次在胸次在腹後五行在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不語見亂不禁罪如之鼓行交屬前行進爲犯難後行退爲辱眾

右經卒令章以別之也然此亦大略如是而用之則由夫人

金鼓鈴旗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戰也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左左麾右右奇兵反是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駭鼓也將以商帥以角伯以小鼓心相應也奇兵反是鼓失次有誅譁譁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有誅教成試之以閱

右勒卒令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親授斧鉞曰軍有分職踰分者死軍無二令二令及留令失令者誅此軍專委其權令於將也令卽將之令舊註非也將軍告曰出門而期約愆期坐法將軍入營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高言者不從令者誅

右將令

踵軍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猶後世所謂以何者爲合也）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勢聲勢也此先大軍而行者與前之與軍後之踵軍相爲聲勢先至戰地爲戰之主故曰趨戰者也）與軍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與聲勢二字相應）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此與軍又先踵軍而行所以據要害先爲犄角者備不虞而已不以戰也分卒即分大軍爲計與軍之卒非與軍之外又有分卒也舊註誤）大軍在後以應接而已令日之食起備戰具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大軍在後以應接而已令行而起令踵軍也）與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命授符節戰合表起乃行用以相參非王命而行者誅之故

欲戰先安內也（此肅境內之禁）

右踵軍令

汪雙池曰此令之次序先令與軍先行以據要害蓋奪地利是頭一着不可不先也次令踵軍行以趨戰先至戰地與與軍犄角而爲大軍聲援待令而戰大軍在後繼之也須看此是何等布置何等愼密自重刑令以後皆節制之事較司馬法尤爲詳盡尉君直是孔明之師乎習武事者不於此等處切實究心而高談孫子之虛實奇正是烏得爲有本

兵之教令分營居陣非令不得進退甲首各自教之教舉五人有賞几伍臨陣若失一人有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之罪凡什保什亦如之自什以上至於裨將亦如之（各使之教亦各使之相救其死也）將異旗卒異章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尊卑有差伍長教其四人坐作進退教成合之什長什長合之伯長由是合之兵尉合之裨將乃合之大將大將陳之中野置大表三百而一（此蓋如周禮立表之法）既陳去表百步而決（決戰）百步而趨百步而驚（驚疾奔也舊註以馬言非）習戰以成其節爲之賞罰（至此而合教之矣）自尉吏而下各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勸賞之正罰明賞使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此之謂兵教

右兵教上

八君有必勝之道者十二爲曰連刑（如什伍相保有犯同罪）曰地禁（禁行道曰）全車（使車之甲首互相親附）曰開塞（分地有限即杜外奸）十全曰號別（不得爭先）曰五章（即前之分塞合）曰全曲（曲折各有分部）曰金鼓（即前之勒卒令）曰陣車（車相連接馬冒其目使不驚）曰死士（選材智者以出奇制敵）曰力卒（不指揮則不動以爲正兵）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不出車暴甲而威服天下（歷舉兵教之目而至兵有五致致之所以致勝之言其尤貴於嚴也）致道也爲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下於人也即武議篇太公曰賞如山不可移罰如谿不可不自高人之意）因其變（不妄動亦不失敵之可勝）故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

細已知彼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其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窄而人眾者則築大壁以臨之（設施非然）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此又加患於其國之民也）則足以施天下（施猶行也此一段承伐國因變而言）凡將輕罣卑眾動可攻也將重壘高眾懼可圍也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矣（以困於圍而利小故節用而吝不能飽食也）眾夜擊者驚也眾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蹙（憂見於面）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又承上而言攻圍料敵之事）

右兵教下

兵凶器也爭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本仁義焉文種也（猶物之種子）武植也（猶物也）文裹也武表也文所以祝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此以明王者伐暴本仁義之旨仁義即文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陣以密固鋒以疏達卒畏將勝卒畏敵敗敵將猶權衡焉安靜則治（將貴安靜也）暴亂則亂（此承上文而言武之所由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常令者非追襲所用也（上言安靜則治此乃言所以治也常令非追襲所用見行當變通之處）陳有內向有外向有立有坐內向以顧內外向以備外立以行坐則止立坐相參將在其中坐兵劒矛立兵戟弩將亦居中（此又言常令常法之正兵先合而後陳之此必勝之道也）賞罰必信存亡死生在枹之端天下莫能禦矣（節制之至安靜以治之效也）兵未接時前謀者謂之虛後謀者謂之實不謀者謂之祕虛實祕者兵之體也（言兵體有此三者欲人以此察敵情而制之也）

右兵令上（前截言兵之本在仁義後截言兵之用貴節制而略及奇正虛實之實然奇正虛實之說究非尉子所長）

邊縣三五里閒聞大軍至則備禦戰則皆禁行以安內也內卒出戍授戎具後將吏出界者坐法戍一歲不候代亡者法比亡軍其家知之則同罪卒後吏至大將所一日家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家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戰而逃其將吏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大將戰死而從者不死有誅戰失伍人（伍中之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古之善用兵者能多殺士卒而威加海內故曰百萬之眾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千將（劒名）士卒有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右兵令下（此篇又是商君之法矣篇中尤多大過之語至殺士卒之半云云幾令人不忍聞略爲決之）

汪雙池曰尉子一書究是申商之論然論兵卻爲有本至戰威武議諸篇尤見卓論人謂其多本吳子而余細閱之則近司馬法也若夫戰在立威罰本不得不重要無如其太酷可矣

李衛公

兵法先正而後奇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卻爲奇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凡兵卻皆謂之奇乎曰夫兵卻旗不齊鼓不應令諠譁此眞敗者也非奇也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奇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奇正在人而已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安有素分之耶分合爲變教戰之術也教閱既成眾知吾法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刖哉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大眾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大眾所合謂戰陣之常法將所自出謂臨敵之機權）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自以爲正斯所

謂形人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而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

汪雙池曰正而無奇爲守將誠哉言矣若奇而無正則是令不素行民不習法失其節制失律凶矣尙以爲鬬將是烏乎可

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

容陣隊開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遠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諸葛亮方陳之法卽此圖也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詭設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天地風雲本旗旛也龍虎鳥蛇隊伍之別也詳見次篇

汪雙池曰八陣爲詭名若非李子表之俗子幾埋沒盡古人之意矣然此亦假象耳非故爲詭也

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兵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終於八也及乎

制敵變化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散而爲八復而爲一者也

右問對上

用兵識虛之勢則無不勝焉人能言避實擊虛而臨敵則鮮識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人所致也是必先知奇正之變而後可語虛實之形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之概也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

教士必先結伍法伍法旣成授之軍校軍校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陣圖大將軍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

六花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句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六花陣因之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落花俗爲合耳方生於步方以齊步履生於奇零圓以齊奇零詳見次篇奇補綴四空使之鉤連不絕也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詳見次篇

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駐隊夾車而隊者師隊騎軍也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步隊也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聲角龍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焉軍從背

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何如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搗虛此六花大率然也

汪雙池曰布置井井而變化由是出焉陣法原只一節制耳無他奇也至於鼓角之節則運用由人究不必泥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汪雙池曰或分或合便是奇正相生妙處是以旗爲號

遂令使之若從心而動然亦不必泥

曹公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游騎居後此各立名號分三類耳大抵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問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後陷騎臨變

凡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百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閒容陣也若六花陣大闊地方千二百步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嘗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

變而止此即五行陣也方金圓水曲木直土銳火也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軍不素習不可臨敵因五方色以旗號強名五行五行之色別是五行陣分地以爲五方五方各以其形一陣各變五陣此止是教習用之使之熟於方圓曲直銳之變也至應敵卻隨地制宜不拘六花是一定有五陣也六花自六花五行自五行觀者勿誤

形之者以奇視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

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亦詭名也

右問對中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先愛後刑也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

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因糧於敵變客爲主飽能饑之佚能勞之變主爲客

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

古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者各防其失敗者也兩陣體鈞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矣是故兵有不戰不必戰不戰在我必戰在敵

右問對下

汪雙池曰衛公之學多本孫子太公而問對三篇則多膚淺然於陣法獨有發明此七書中之所不可缺者也其餘則於孫子之說亦能卓有見解諸有舛謬及不足有無之說則盡在所刪矣

姜太公六韜

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其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難救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樂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仁德義道立義尚未當然說得儘好聽）

為國之務使民不失務農不失時不罰無罪薄其稅斂儉宮室臺榭吏清而不苛擾善為國者愛民如子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諸己（為國者以下於君子愛民之心形容得切）

為人君者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明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聰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此明四目達四聰之意）

人君有六守三寶曰仁曰義曰忠曰信曰勇曰謀是謂六守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各一其鄉乃無不足各安其處民乃不慮（行仲農之子常為農工商之子常為工商意本諸此此亦定民志之道也）

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四者道之所起也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汪雙池曰六韜之為後人依託斷無足疑此節因丹書之言而復加以道所起止之說道而曰起止究無交理

勉強附接

王人者有六賊七害臣有大作宮室臺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民之業（以上六賊之目）無智略權謀而賞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樸其身躬惡其衣

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辨詞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非時俗此妄人也王者謹勿寵（此中盡有正人高士非盡妄人也如執此見則清流偽學之禍成矣但虛論高議非設時俗終非儒者之好處）

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禁得要緊）為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止之更要緊）

汪雙池曰固是經國要論然鼂錯蕭曹輩之言非太公之言也察之察之

凡兵之道莫過於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明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主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一者心之理而已耳階於道之體也幾於神一之用也不一則不神雖至一者爲能神）

右文韜摘七章

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敵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困之安天下者天下待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右武韜摘一章

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總謀士五人（以謀慮計謀）天文三人（候風雨以用兵機）地利三人（形勢方）法九人（教節制簡士卒正賞罰）通糧四人（度支用）奇咸四人（擇士揚正均愉者以）伏旗鼓三人（主設伏及詭）股肱四人（修壘壁備守禦）通才二人（應兵變容解）搏擊八人（主奇變）耳目七人（主偵探）爪牙五人（以支戰）羽翼四

人（主揚名譽）遊士八人（爲間以惑眾）術士二人（託神奇以弱敵）○儘可不必方士三人（主治病）法算二人（以會計食用）

將有五材十過五材者勇智仁忠信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者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若過軍政當填浮躁二字）有貪而好利者（當填貪婪）有仁而不忍人者（當填疲軟）有智而心怯者（當填懦弱）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酷字亦所不免）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是執拘）有懦而喜任人者（無能勇而輕死者可暴也忍不住）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耐不住）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人爲財死）仁而不忍者可勞也（也只得受）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氣死他）信而信人者可誑也（與死他）廉而忍人者可侮也（惱著他）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智用不著）剛而自用者可事也（煩殺他）懦而任人者可欺也（騙死他）

汪雙池曰孫子之論將曰智信仁勇嚴吳子曰理備果戒約此則曰勇智仁信忠各有主見孫子之奇正虛實全憑用智故以智爲首吳子大略尚節制多慎重者其抹卻勇字放一果字最爲有見而理備果戒約五者於兵事亦最爲親切太公所論與孫子略同而嚴字於軍事爲切忠字於國家爲要

士外貌不與衆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

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謙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外精明貌矯激而無實有湛湛而無誠者而內虛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忽忽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輕人也有嘖嘖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知之以八徵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亂以觀其變與之間牒以觀其誠何必至問謀此聖人所必不爲亦且不可爲者也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微何之事亦非聖人光大氣象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使便小樣

汪雙池曰知人之難古今同歎外貌無情誠不容以不察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唐虞大法至若以間諜財色酒難而嘗試之則是微以爲智穿窬之類不但聖主之於人用則不疑疑則不用卽有道之士亦必不受人之嘗試而事疑詐之主也況讒佞小人方其始進要必以忠信結人正非一試之所能別矣

立將之道召將而詔之曰察虛實勿輕敵勿必死勿自貴勿違衆與士寒暑坐食必同將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請軍中之事皆由將出將以誅大爲威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將有三勝與士卒同寒暑曰禮將與士卒同勞苦曰力將與士卒同饑飽曰止欲將

主與將有陰符所以陰通緩急利害不泄中外相知之術以木刻符制其長短以別勝負利害以陰相照號也諸有陰事大慮符不能明當用書一合而再離一事而分三發而一知一人操一書其事不明及發三書而後周知也此謂陰書

汪雙池曰後世蠟丸灰書何非此志夫潛慮密謀張膽明目原自竝行不悖但當太公之時何至詭祕若是鷹揚掠武一著戎衣恐有此術亦用不著

勢因於敵家之衆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立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故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無恐懼無猶豫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與孫子謀攻兵勢同旨

兩陣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蓊聚者所以遁逃也溪深險阻者所以止車御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若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

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分兵迭擊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舍暮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以偵探）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使之不備而襲之也）鼓行鬲讙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眾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

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前十八事皆奇也後八事皆正也）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抵敵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句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光火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呼嘯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

汪雙池曰此後世風角之說所從起也亦是實有此理但斷不可恃

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眾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軍整陣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繞逆大風甚雨士卒恐懼氣絕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輔金鐸下以濁鼙鼓濕以沐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城之氣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氣出

而覆我軍之上我軍病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過旬不雷雨必亟去之

汪雙池曰此望氣之說所由起也然勝敗之徵看來究屬人事

右龍韜摘十章

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所謂死地則戰也）

凡帥師將眾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不可出師

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

凡深入人境必察地之形勢（用鄉導是第一要緊著數）

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十里審敵所在武衝爲疊而前道二踵軍於後或百里或五十里師有警急前後相知（置接應之軍亦是要緊著數）遇深草翁穢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燔吾上風伏兵左右若此以雲梯望察四方火起則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按黑地而處以强弩衛吾左右則不能害我敵偏燔左右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則爲四武衝陣弩翼左右無勝亦無負

右虎韜（摘六章）

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爲烏雲之陣陰陽皆備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左備右處右備左敵所陵者（可攻）處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是謂山城各置衝陣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便於用兵之處）乃分車騎爲烏雲之陣三軍疾戰

汪雙池曰烏雲陣名義布置俱妙

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陣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也（解得好）

汪雙池曰烏雲陣名甚奇看來卻只是節制得整熟可分而不散可合而不亂耳此譬之水蛭斷之三截三截皆行又譬之流水分之則分流合之則合流分合由我所便因敵而用故變化無窮也

以少擊之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

右豹韜（摘三章）

三軍之衆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明告諸將吏來會漏刻有時大將立表而待先至者賞後期者斬

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利未得

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汪雙池曰諸可擊俱眞可擊但惟形我者不可擊知備者不可擊

練士之道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戰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將之士有銳氣壯勇强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力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强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

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厲鈍之士贅壻秦俗太公時何嘗有此此亦足以見其非眞矣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

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齊整示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學戰教成合之

百人由是而至於千人萬人及三軍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何必百萬

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卒百車一將愚按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車步本相爲用未有專分車而置吏者車之甲士即七十二人之吏也伍有伍司馬五伍有兩司馬四兩百人則有卒長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凡二千五百人五師爲軍軍凡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二十五乘甲士三百七十五人徒卒戰士九千人輜車如兵車之數徒卒從者厮養三千一百二十五人皆有伍兩之長是一車有一卒長五車一旅帥五旅二十五車一帥帥一百二十五車而一軍將安得有十車一吏之法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閒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遁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閒三十六步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考左傳鄭莊之之兩廣凡二十五車爲一偏即一師也魚麗陣先偏後伍伍乘獨縱謂以二十五車並列於道而步卒繼綴其後也楚子兩廣法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廣即偏也卒偏之兩者周制二十五人爲兩而楚以五十人爲兩偏制一車三兩而七十五人廣制一車兩兩而百人廣之步卒較之偏而多一兩也以其廣偏之卒故謂之廣李子問對中之註疏皆誤蓋古之車戰軍行右轅車步相參步卒夾轅而戰鄭之魚麗以紀變也安得有五車爲列離步卒而獨成屯聚之法乎且車以帥步步以衞車相與爲用斷無離步而獨以車戰之理也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卒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閒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閒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旋各復故處三代有車無騎騎射始自趙武靈王其臣酒且非之太公安得有此此章謂僞最甚而從來解七書者竟不知其謬吾不知其耳食乎抑捧哯爲珠乎噫嘻大可笑也

步貴知變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凡車之戰死地有十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竭地也前易後險者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勞地也右易左險上陵仰坂者逆地也殷艸橫畝犯歷浚澤者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敵不敵者敗地也後溝左深右有浚阪者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陷地也此十者

車之死地也敵陣未定則陷之旗亂人動則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則陷之陣瑕人顧則陷之前疑後怯則陷之軍猝驚起則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則陷之遠行暮舍而軍恐則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騎有十勝九敗敵陣未定前後不屬可陷其前擊其左右敵陣整而欲鬬吾騎翼而未去或往或來更旗易服可克之敵陣瑕士怠可薄獵其前後左右而擊之敵暮將舍而士恐可翼其旁薄其後遮其壘口敵無險阻保固可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易地四面見敵可陷而亂之士卒散亂可翼其左右掩其前後敵暮返其兵甚眾其行必亂令我

整而多旌旗強弩可翼其左右絕其前後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佯走以車騎反擊我後此敗地也迫北踰險而不止敵伏我旁又絕我後此圍地也往無以返人無以出此死地也所從入者隘從出者遠彼寡弱可以擊我強眾此沒地也澗谷茂林此竭地也左右有水後山前阜敵居表裏此艱地也敵絕我糧道往無以還此困地也沮澤漸洳此患地也左溝右阜高下如平地進退皆誘敵此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

步兵與車騎戰必依邱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無邱陵險阻則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置馬牛隊伍為四武衝陣敵車騎將至均置蒺藜掘地掘匝後廣深五尺人操行馬闌車為壘可推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吾左右然後令三軍疾戰不解

汪雙池曰此三節雖未必太公之言而為將者要不可不知

右犬韜

汪雙池曰六韜之為後人依託昔人固已言之今觀其書則兵家四種莫備於此若五音兵徵二章即陰陽家也虎韜豹韜車戰騎戰諸篇即形勢家也文武龍韜多

權謀也虎韜武備扶胥等即技巧也其言賞罰練士教陣烏雲陣即節制也乃雜亦莫雜於此讀文伐等篇可使人流為奸險之小人讀五音等篇可使人流為聽天之愚人效其技巧而不知變通不善運用可號為工匠之笨人要之奸險一門貽害更大其文韜中多故為艱險虐人以文固陋虎韜以後多鄙俚不足有無予於此特盡為刪削第軍用一篇原所當備予特嫌其太鈍又以後自有軍用一笈所以亦歸於刪茲所存者庶乎近於純矣或謂能為此書者亦匪易才何不自顯其名而必託之太公不知好事之為天下正自不少醫者曰岐

黃日家本軒轅許行稱神農不託之古未足以動人也是書之作也其在秦漢之際也歟

戊笈談兵卷之九

新安汪　紱著

會稽沈卧菴參

古今陣法第十三笈

汪雙池曰師之有陣自古已然要之所以整齊士卒使無擾亂而已耳古之爲陣者或直以形名或假以象名名可考而法不存然坐作進退之節行列繩紀之數猶昭然也粤及漢末諸葛武侯本風后握奇而爲八陣壘石以爲教習之表其綱紀之法變化之道兩臻其妙是以超千古而名獨著焉然非有他術也晚近不得其說而妄附神異之事且濫左術焉末矣否者拘泥於形狀之間虎曰龍耳圖卷之談豈不陋哉用稽首論列其圖說無以邪說溷古人法

一集經傳所言兵律之事

一錄古今陣名

一著律臧賦

一列武侯魚復八陣圖說

八表次序　八裏次序　奇正次序

陣門方位　洞當陣　中黃陣

連衡陣　握奇陣　龍騰陣

虎翼陣　鳥翔陣　折衝陣

一列武侯棋盤市滿天星陣圖

一列武侯彌牟三才陣圖

一列馬平涼鹿角偏廂陣圖

一列張曉所變八陣圖

一列李衛公六花陣圖說

六花本陣　風揚陣　雲垂陣

龍飛陣　鳥翔陣　虎翼陣

蛇蟠陣

一著八陣結隊圖　結陣圖　結八陣圖

一著六花結隊法　結六花陣法圖

一著七軍大衍陣圖

大衍本陣　陽闕陣　陰闕陣

元龜陣　神宮陣　鶉火陣

太白陣　騰蛇陣　大角陣

天弧陣　羽林陣　地方陣

天圓陣　元首陣　圓陣

曲陣　銳陣　直陣

一著連環法

一著五疊連環陣說

一著七軍大衍陣說
一著水戰七軍說
一著車戰論上　車戰論下　六角偏廂陣說
一著山戰猿猱陣
一列雜陣圖說
偃月陣　長蛇陣　山君陣
赤鸞陣　雙虬陣　雷霆陣
巽二陣　七星陣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胡雲峯曰兵有失律而未必凶者雖俘勝而實凶道也暴兵而無律者不免終凶義兵而無律者無以獲吉

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軍將執晉鼓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軍之帥也帥執提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師之帥也提有柄鼓　旅帥執鐸五百人爲旅鐸馬上鼓也　卒長執鐃百人爲卒鐃金屬合兩片擊之　兩司馬執鐸二十五人爲兩鐸金鐸也公司馬執鐲公司馬伍長也伍人爲伍鐲大鈴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軍以鼜令鼓中軍之將先擊鼜以令眾鼓也鼜聲入耳　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之也先皆坐而聽誓至此乃作也　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百步爲表此自第一表至第二表也三鼓摝鐸掩鐸口而搖之也羣吏弊旗仆之車徒皆坐憩息止宿之意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

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趍敵尚速之漸及表而止自第二表至第三表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勇於趍敵及表而止自第三表至第四表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戰此兩軍也及表乃止退還三坐作如初此古者金鼓進退之節

曲禮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朱鳥南方之宿柳星張翼也前朱鳥周禮所謂鳥隼爲旟七旂而畫以鳥隼者也玄武北方之宿騰蛇天龜也後玄武周禮所謂龜蛇爲旐四旂而畫龜蛇者也青龍東方之宿角亢氐房心尾也左青龍周禮所謂交龍爲旂九旂而畫以交龍者也白虎西方之宿觜參伐也右白虎周禮所謂熊虎爲旗六旂而畫以熊虎者也軍行建之所以定四方也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招搖星名在斗柄之前者史記天官書曰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故建招搖之旗

於中以指揮也禮記曲註讀緒字爲進退有度左右有局
動因氏讀如字蓋治而激之之義也
各司其局進退有度如牧誓不愆於四伐五伐乃止齊焉
如武經陣法一人廣縱二步之類是也左右有局
圖之先鋒後軍左右爪牙之屬一奇領二正一正領八陣
一陣百二十五人之類是也此旗幟四方之位
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供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
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楊氏曰雖有仁義之師苟無制節亦不能取勝觀於甘誓牧誓而知古人節制之嚴也
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夫子
戒輕進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含

殺也
呂氏曰大司馬伍兩卒旅各有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別記之不愆於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數語分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所以爲節之妙也如是之兵猝然衝之豈可得而亂哉
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眾者也將
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鼓操兵起居旌旗指揮之
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
成合之百人由是而至於千萬人三軍之眾故能成兵立
威於天下也
李衞公曰黃帝始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分
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閒地數起
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終於八也
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
圓而勢不散散而爲八復而爲一也
武經陣法曰鳴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則
爲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應敵之器也凡卒一人
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
陣閒容陣隊閒容隊曲閒容曲直閒容直前禦其前後禦
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參短
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遠奔退無

遠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教習之
法以上凡三節皆教習行伍之事

右集經傳所言兵律之事

○古今陣名考

黃帝五陣

直　銳　圓　方　曲

風后八陣

天　地　風　雲　龍　虎　鳥　蛇

紱按此風后之八陣即武侯之八陣故喻汝礪以魚復方陣爲出於風后也但車騎異用古今異宜其開合有所不同耳

太公三陣

一星宿孤虛爲天陣　二山川向背爲地陣

三編伍彌縫爲人陣

孫武子八陣

方　圓　牡　牝　衝　道　方　宜

車輪　雁行

吳子八陣

直　曲　銳　卦　車箱　車軒

鵝鸛　道衝

諸葛武侯八陣

洞當　中黃　連衡　握奇　龍騰　虎翼

鳥翔　折衝

李衛公六陣

風揚　雲垂　龍飛　虎翼　鳥翔　蛇蟠

吳玠三疊陣

弓弩爲前　長鎗爲次　短兵爲後

父書不可徒讀權謀獨妙於一心野戰難與圖功節制莫嚴於八陣故阪泉開萬世之先始制爲方圓曲直牧野會八百之衆必勘其步伐止齊觀編伍之彌縫試居今而稽古

趙奢爲趙之良將子趙括徒讀父書而敗於長平宋岳飛初好野戰後宗澤教之以陣法阪泉地名黃帝戰蚩尤處

蓋法八卦而爲井田中公田而八家同井則井田而制陣法中大將而八面周環

此言陣法之原與李衛公之論同旨而少異

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乘兵賦原出於田賦之中

前漢刑法志曰殷周用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十七共備是爲一乘

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制兵卽寓於制農之內兩去聲下同

出周禮小司徒之職○五人爲一伍五師爲軍

伍有公司馬兩有兩司馬而聽命於卒長斯百人之進止有條

公司馬伍長也兩司馬兩之長也卒長百人之長也

旅帥帥一旅師帥帥一師而受裁於軍將則三軍之紀紲不紊旅帥部帥之帥去聲下二帥字皆入聲旅帥五百人之長師帥二千五百人之長也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卒長聽命於旅帥旅帥聽命於師帥而帥帥受裁於軍將所謂名網在綱有紊而不紊也

故大將無煩冗之親而軍徒爲臂指之形楫子曰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只此分數明蓋此之謂也

古者車戰之法車左徒右車帥徒而徒禦車古者一車之上甲士三人左主射中主御右執矛車下步卒七十二人各執干戈徒步卒也徒在車右徒以右便也徒之進止視乎車之進止而七十二人之生死皆係於甲士三人故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也

今茲奇正之方二正一奇奇爲首而正爲尾

武侯八陣有四奇八正詳見於後

一人之地廣袤各二步勢則聚而常舒兩隊之閒縱橫容十丈形若斷而仍續袤音矛兩如字縱橫皆平聲五尺爲步二步爲丈行伍之法一人所居廣袤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隊百人而所居之地開方十丈隊閒容隊故兩隊之閒縱橫亦容十丈蓋必如此而後擊刺回旋皆得舒展而左右前後瞬息又得以相顧所以聚而常舒斷而實續也

戰如守行如戰行魚貫止雁行猝然衝之而不亂戰如守自爲不可勝而不求勝人進無遠奔也行如戰常作其氣整其列而不敢懈以防之於意外也行魚貫行之有度而整齊也止雁行止之有度而整齊也蓋伍兩卒旅之長各自進其進各自止其止步伐有定數止齊有定法三軍率由不言而喻也雖猝然衝之又烏得而亂之哉

前禦前後禦後左防左右防右大敵臨之而不驚所謂左右有局各司其局也武侯八陣之爲用亦如斯而已耳

旌旗以爲號號爲三軍之目視旌旗而前後左右之指揮可知若曲禮左青龍而右白虎之類及陣法舉黑旗而爲曲陣者皆是也

金鼓以爲令令爲三軍之耳聽金鼓而坐作疾徐之節制有定金如鐃鐲金鐸及今刁斗之類鼓若鼙提之屬周禮大司馬治兵之法中軍以鼙令鼓鼓人三鼓則振鐸鳴鐲緩鼓而行擸鐸則鼓止而坐又三鼓振鐸鳴鐲驟鼓而趨擸鐸則鼓止而坐復鼓振鐸鳴鐲如初急鼓而走鼓戒三闕而戰鼓止鳴鐃而退此以金鼓爲坐作疾徐之節也今則以鼓進以金退而無鐲鐸之用矣然古法較

善有法豹古今而用之者則變通由人也

將轉陣則以後爲前故三軍無凌亂之憂陽平之所以全師無告陽平地名在漢中漢丞相諸葛武侯平陽魏人退之兒其三軍整齊有法乃不敢追而退

敵衝中則兩頭俱救故萬衆如一身之用垓下之所以一戰成功垓周楚反此所謂常山蛇之勢也垓下地名在今鳳陽漢高帝會齊梁伐楚及項羽戰於垓下淮陰侯居中孔將軍居左李將軍居右淮陰兵御楚師進漢左右乘之楚師大敗

欲臨敵而有功宜閑習之在素閑習於平時而候臨敵於一旦

教一合十教百合千豈必隊教人喻太公成軍令而周興何其易也（隊教之教讀平聲）教一人合之十人十人學戰合之百人故不必人人而教喻之也所以能成兵立威見太公六韜耳賞則必信罰則必行先以三令五申孫子斬宮人而吳霸又豈難乎（孫武子用於吳出吳宮女以教習軍事三令而五申之有犯令者孫子斬其二人衆乃畏肅吳卒用孫子而成霸業）

嚴編伍所以制節之方立陣名又所以編伍之則（所以編伍之法必有成規而因時制用遇敵出奇此則陣名之所以有不同也）

黃帝列陣辨圜方曲銳之形

（黃帝五陣方圜曲直銳也圜則用動而奇方則體靜而正曲則中卻而善圜銳則前穎而善入直則整勁而不撓）

風后行師取天地四靈之象（風后八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也外周則圜而象天內環則方而象地前哆則外揚而象風前銳則勢垂而象雲直長則勢矯而象龍曲張則形踞而象虎衝而翼則氣奮而象鳥橫而奇則蟠曲而象蛇然實亦不外於方圜曲直銳也）

孫吳異用世已遠而難稽（孫子八陣方圜牝牝衝道方宜車輪雁行吳子八陣曲直銳卦車箱車軒鵝鸞道衝約畧翰之則孫子之方圜亦天地也牡一而銳是亦猶雲垂也牝兩而曲是亦猶風揚也吳子之直是亦猶龍飛也曲是亦猶虎踞也銳是亦猶雲垂也卦是亦猶風揚也即而推之名殊實同但世遠法亡無由以見其必然否耳）

武衛同符法猶存而可考（武侯之八陣衛公之六花雖若有不同而其原一也）

望遺踪而憑弔考舊事以興懷（起下文論八陣之旨）

八八縱橫魚復石風雲長若凜威神（魚復地名在夔州武侯之八陣在焉壘石爲之縱橫皆八相傳以爲退陸遜者是也）

年年東去大江濤魚鳥猶疑聞號令（八陣枕於江濱越今已數千年而波濤不能壞）

爰考前賢之紀載用稽當日之設施（考成都所志及蘇東坡喻汝礪張曉諸人之論併後圖中先後變化之法）

三千二百中軍准象儀之變化（以三千二百人爲中軍蓋四八則三千二百也）

二十四營遊卒象節氣之流行（陣後遊兵二十四疊凡用一千有三百人蓋二十四營以象一年之二十四氣）

地軸十二營體猶中國地冲十二陣列在邊郵整然成矩象地之內靜而形方（中軍之四維爲地軸皆百二十人爲一陣三陣爲一隊形半矩而外鉤地軸之外爲地冲亦一百二十人爲一陣三陣爲一隊形半矩而內曲）

十六爲天衡衡於左右八營爲天冲冲於前後錯列成規象天之體圜而外覆（衡音橫錯入聲）

地軸之左右爲天衝皆四陣爲一隊衝列左右地冲之前後爲天冲皆二陣爲一隊橫列前後亦每陣百二十八

八風橫斜從天爲用

天冲天衝之閒爲風二陣爲隊其列橫斜

八雲從倚自地升騰從音蹤

交列於風之閒爲雲二陣爲隊其列從倚

此皆取象而以爲行列之規模何必泥名而別問神奇於左道

凡天地風雲諸名不過借象立名以正行列發號令而已或者因其名而遂疑其別有神奇之法因附會以符咒步罡之說爲此不知八陣之用而徒爲怪誕之甚者也

故中堅爲頭目之衙

中軍所以衙大將也

遊卒爲肚翼之資肚音

陣後旋兵所以爲接應爲肚翼也

天地爲應敵之正兵

天冲天衝地冲地軸諸陣皆用以應敵之正兵也

風雲爲正兵之犄角

八風八雲皆所以助正兵而爲犄角也

初鼓而先外後中隊陣定矣

先使副將列十六天衝十六風雲於外層之左右前後再使奇將列十二地軸十二地冲八天冲於中之左右前後此初鼓定列之事也

再鼓而先奇後正旂旄立焉

先立中軍大將旗而左前後左右四奇之旗再列先鋒左角右角左爪右爪左牙右牙後軍之旗

四奇統八正故曰四首八尾正帥稟令於奇帥而奇帥稟命於中軍

前奇統先鋒左角左奇統左爪左牙後奇統後軍右牙右奇統右爪右角奇將稟中軍之令而令於八正如身之使臂也

一正領八陣是以每正千人正帥指揮乎隊長而隊長指揮乎陣長

先鋒領前左二天冲三地冲三地軸八陣左角領前左四風雲四天衝八陣左爪領後左四風雲四天衝八陣

左牙領後左二天冲三地冲三地軸八陣後軍領後右二天冲三地冲三地軸八陣右牙領後右四風雲四天衝八陣右爪領前右四風雲四天衝八陣二天冲三地冲三地軸八陣正帥承奇帥之命而指揮於各隊各陣之長如臂之使指也

爲將帥傳令者曰虞侯爲去聲

立虞侯之官以往來傳令四奇之虞侯傳大將之令於四奇八正之虞侯傳四奇之令於八正

爲各營守望者曰夜卒爲去聲

夜卒以守夜若今之夜不收也每陣夜卒三人後軍多一人

約以三分之一供爨樵是爲獨力

獨力猶今火軍也約每陣之中爨樵者三十五人

復以三十之一爲兩長又爲騎軍

每陣實其一百二十五人而騎軍四人馬四匹是二十人而一騎軍也即以騎軍爲三十人之長故曰兩長古者一兩二十五人此則更多五人也然此亦不必拘若今日之官軍則十步而一馬則一陣百二十人之中有騎軍十二人馬十二匹亦未嘗不可○一陣百二十五人中除騎軍四人獨力三十五人則步卒正兵凡得八十有六人

聯綱目以相維別貴賤而爲用

奇爲正之綱而正又爲隊之綱兵爲將用而獨力等又爲兵用

藏動闢於靜翕寓變化於整齊

以上八陣之體

以下八陣之變

三鼓而開門門爲進退出入之路何必問休生傷杜景死驚開

開前門於先鋒左角之閒開右門於右角右爪之閒開左門於左爪左牙之閒開後門於右牙後軍之閒之所在奇帥居爲居則出入樵採戰則變陣應敵皆必由於陣門所以謹出入防姦慝也或有不知者謂八陣之奇門方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之八門其誤甚矣

舉旗而變陣陣有前後左右之分須辨其暈雜玄黃朱青白黑

八陣既成則八方皆可以應敵隨敵所衝之方而應之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也而變陣之法各以旗色爲號如敵人外圍則中軍舉玄旗而八陣之外變洞當陣敵人直入則中軍舉黃旗而八陣之中變中黃陣敵衝吾右則中軍舉雜旗而八陣右半變連衡陣敵衝吾左則中軍舉青旗而八陣左半變握奇陣敵出吾後則中軍舉白旗而八陣後半變龍騰陣敵當吾前則中軍舉赤旗而八陣前半變虎翼陣敵衝吾之東北隅或西南隅則中軍舉黑旗而八陣之東北西南變爲翔陣敵衝吾之西北隅或東南隅則中軍舉黑旗而八陣之西北東南變折衝陣此變陣之大略也詳見後圖中玄黑而揚赤之色與黑皂色不同青即今藍色

洞當者天之形也外用天而風隨以動

天形空洞故曰洞當用八天沖十六天衝之陣而八風輔之

中黃者地之色也中用地而雲囚以興

地居中而色黃故曰中黃用十二地沖十二地軸之陣而八雲輔之

右奇後奇之變曰連衡風連衡而外揚

連衡陣用八陣之右半而主乎風風橫行而外揚之氣也故其陣以風夾天衝而外揚

左奇前奇之變曰握奇雲握軸而前銳

握奇陣用八陣之左半而主乎雲雲直上而下覆之氣也故其陣以雲夾地軸而前銳

雲從龍而興乎東北矯矯龍騰

龍騰陣用八陣之後半而主乎左奇後奇龍屬木旺於東而生於北龍興則雲從故其陣爲龍形而以雲爲之足

風從虎而生于夏秋旷旷虎翼

虎翼陣用八陣之前半而主乎前奇右奇虎屬金旺於西而本於南虎嘯則風烈故其陣爲虎形而以風爲之足

赤鳥奮翮以凌雲回翔左右

鳥翔陣用八陣之東北西南而主乎左奇右奇鳥飛則凌雲故其陣爲鳥奮翼之形而以雲輔之

玄武交蟠而引息曲折冲衝

折衝陣用八陣之西北東南而主乎前奇後奇蓋天衝地軸本橫而天冲地冲本從今變折冲陣則天衝地軸從列於中而天冲地冲則折而列於左右又以八風交列夾之龜蛇交蟠而以氣合而此陣亦有交蟠之象但

其形不象蛇故曰蛇蟠

分遊兵之半而爲八陣之援

以上所變八陣各分遊兵十二壘遙爲之應援也

隨敵至之方而制應敵之道

已見前註

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則我爲不可勝

方圓曲銳不一其形前後左右各隨其地所謂紛紛紜紜也然見爲變化無方而綱紀仍自秩然行伍自有條理是鬬亂而法不亂矣孫子曰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其一端

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則敵所不能窺

形則圓動而勢自相顧無間隙爲敵所能窺也

斯所以爲紀律之師原未嘗藉陰符之術

武侯八陣不過一紀律之嚴正而已矣豈別有他道哉

至若盤市之滿天星則二百五十有六陣彌牟之三才陣則一百二十有八營

盤市彌牟皆地名成都志曰棋盤市之滿天星陣安營陣法也其隊二十有二其陣二百五十有六彌牟之三才陣當頭陣法也其隊亦二十有二其陣則一百二十有八今按魚復方陣則安營接戰之法皆在其中不必獨以棋盤市者安營而以牟彌者當頭也志未可據

雖陣隊之多寡不同而奇正之設施自一

詳見後圖說中

易天地冲衝之位斯馬隆之鹿角偏箱

晉臣馬隆易八陣爲鹿角偏箱陣置天冲於左右而以天衝爲前後八箱易地冲於中而置地軸於地冲之外其形勢亦皆少異

減天衝地軸之營乃李靖之六花制變

武侯後魏以衰斜道狹減八爲六唐衛公李靖因之爲六花陣有上中下三奇先鋒左爪右爪左牙右牙後軍六正天冲地冲風雲十六隊共六六三十六陣無天衝地軸之陣而每陣有二百二十餘人則每正千有四百餘人其法皆如八陣其舉旗變陣有風雲龍虎鳥蛇而無天地

是以成規在昔然而通變由人

凡八陣六花皆成規也然八陣變六花而實無異於八陣則由後人之通變何如耳

觀圖而不知義何異於曲鮮觀星

觀圖者當求其義勿以古人良法作磊石觀也

泥古而不能通亦猶夫鼯鼠蓄鐵

泥去聲鼯鼠音精妙用古者貴得其意而變通以合於法不可徒執一也鼯鼠小鼠名

若乃號一字以安營則軍壘何容閒諜

聞去聲姜載臣曰凡行軍安營之後則大將以一字爲號卒徒獨力添使知之凡行動便溺由陣門出入皆使呼此一字爲號有不知呼此一字者則夜卒斬之所以嚴稽查而防間細也

疊三環而發矢則彎弓常有餘閒

閒音閑凡弓弩火砲皆有連環之法前一列爲發列弓弩皆發火畢次一列爲進列矢叩弩張畢實定火後一列爲備列抽矢張弩實礮收門前列之弓弩火畢既發則自右退居後爲備列而進列自左進發列備列自左進爲進列發者復右退進者復左進終始如環則矢不絕發礮不絕聲而叩矢實藥者自有餘閒也

雖舉煙飲食尙欲其無先後之差

差初宜反

程予曰行兵紀律須要整齊今之爲將者能使士卒同時舉火同時吹飯否如此者亦能有幾人

況出入語言甯聽其有讙譁之習

凡行列既定則士皆銜枚所以止其讙譁也

長禦遠短禦近各適其宜陣成三疊

長弓弩也短刀戟也矢窮三疊陣弓弩居前長鎗居次短刀居後遠則用弓弩接戰既近則弓弩退後而用長鎗益迫則用短刀所以適遠近之宜也

步正戰馬旁冲各當其用勢若雙飛

衆少不能成六花八陣者常用步兵居中接戰騎兵夾步兵之兩旁步兵卻而後則奇兵左右冲之

是皆師律之常而將帥之所宜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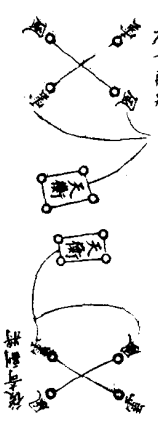
總結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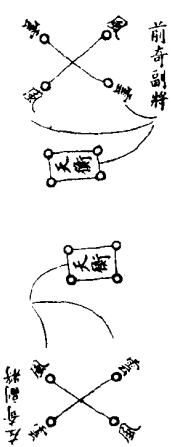
戊笈談兵卷之九 古今陣法第十三笈 九

鳴呼失律則凶聖人有臧否之戒好仁無敵大賢致善陣之譏行險而順斯爲王者之師濟嚴以恩乃稱爲將之道爰輯師貞之大略用規閫外之專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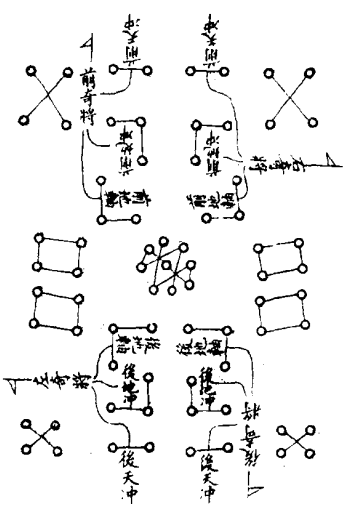
用兵固險道也能行險而順則順天應人者也引失律否臧行險而順師貞皆出易經○此又總結一篇而要之以歸於仁恩乃人和之本也

八表次序 每一陣凡步卒八十六人馬軍四人旛旗三十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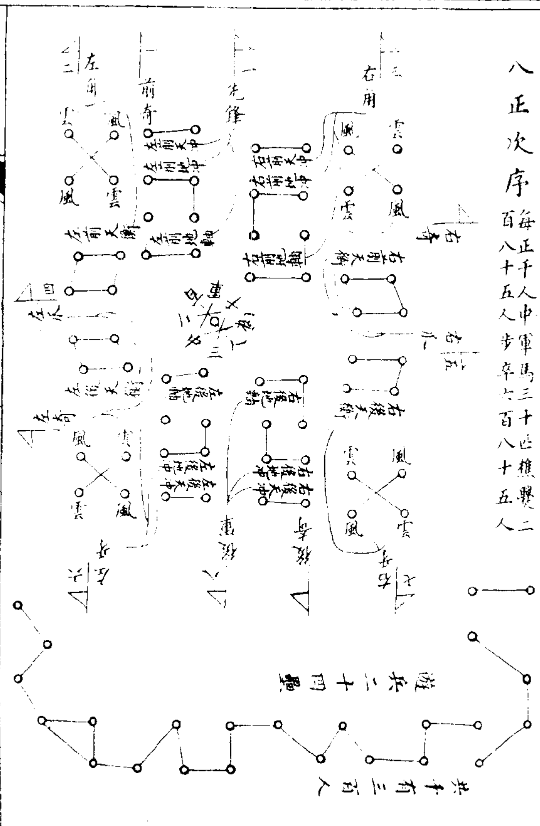
此初鼓之初也 前奇副將列前左之四風雲四天衛陣於前左奇副將列後左之四風雲四天衛陣於後左奇副將列後右之四風雲四天衛陣於後右奇副將列前右之四風雲四天衛陣於前右是曰八表凡每陣有二十五人馬四匹旛旗各一及器械刁斗之屬



初鼓之再前奇將列左前天冲地軸地冲八陣於前左之內左奇將列後左天冲地軸地冲八陣於後左之內 後奇將列後右天冲地軸地冲八陣於後右之內 右奇將列前右天冲地軸地冲八陣於前右之內凡每陣皆百有二十五人馬四匹旛旗各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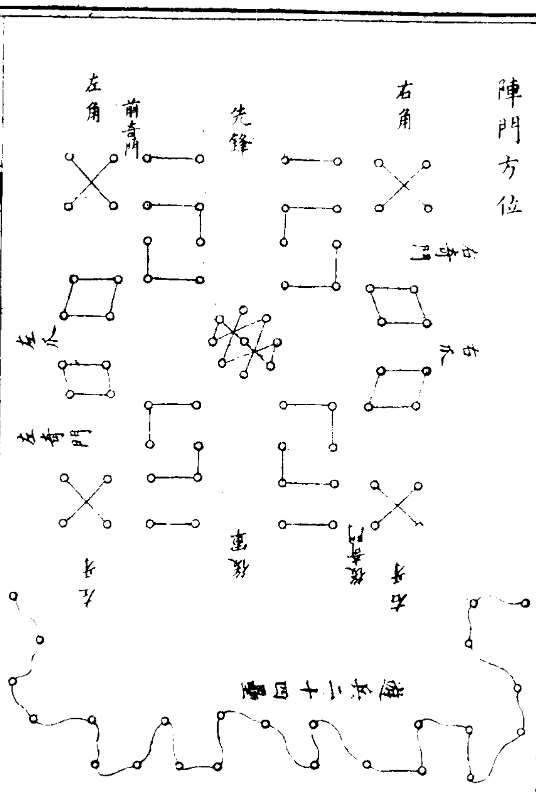
八裏次序

乃以三十二百人爲中軍始立大將之旗大將令四奇之都旛後布前奇之旗於前左布右奇之旗於前右布左奇之旗於後左布後奇之旗於後右 初鼓事畢乃再鼓



此再鼓也　前虞候引二正之虞候布先鋒之旗於前以領左內二前天冲三前地冲三前地軸之八陣布左角之旗於前左以領左外二風二雲四天衝之八陣　右虞候引二正之虞候布右角之旗於前右以領右內二前天冲三前地冲三前地軸之八陣布右爪之旗於右以領右外二風二雲四天衝之八陣　左虞候引二正之虞候布左爪之旗於左以領左後二風二雲四天衝之八陣布左牙之旗於左後以領左內二後天冲三後地冲三後地軸之八陣　後虞候引二正之虞候布後軍之旗於後以領右中二後天冲三後地冲三後地軸之八陣布右牙之旗於從右以領後右二風二雲四天衝之八陣是曰八正　陣後遊兵二十四陣共用一千有三百人　牙將及四奇之都虞候凡八員執事者共四十八八正之虞候八員執事者共三十二人又每隊夜不收三人後軍多一人　百二十五人為陣陣有總八陣為正正正有副將二正為奇四奇聽命於大將而傳之八正正傳之每陣陣十人為什什有什長五人為伍伍有伍長八正之卒共八千人中軍三千二百人遊兵一千三百人凡一萬有二十五百人為一軍之數凡二軍則一步之對三軍則六陣之

再鼓事精，三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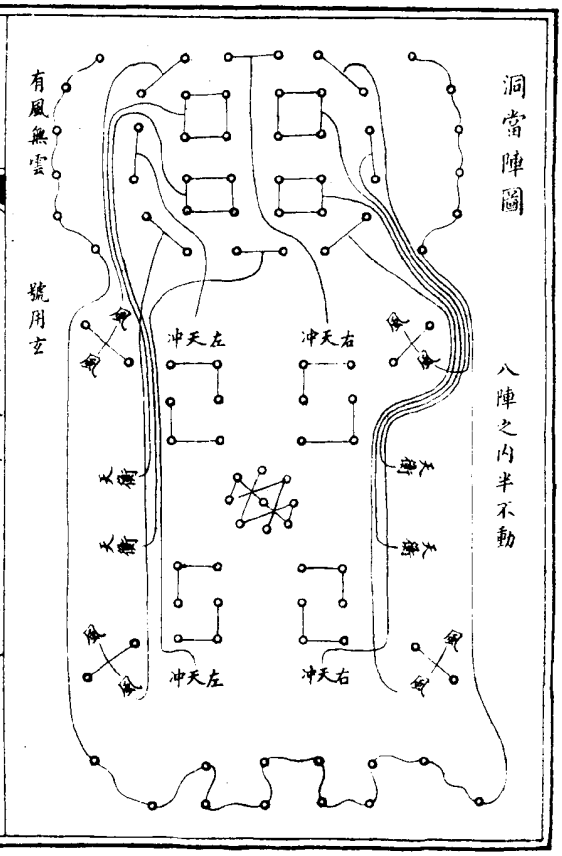


三鼓而開門　開前門於先鋒左角之間開右門於右角右爪之間開左門於左角左牙之間開後門於後軍右牙之間

紘按此魚復方陣法也中方象地外圓象天風雲列於四維以為天地之用四奇為首八正為尾大將位於中軍以握奇正之機好以整好以暇聚而有條進不驟退不奔散而不亂行陣之道通達萬變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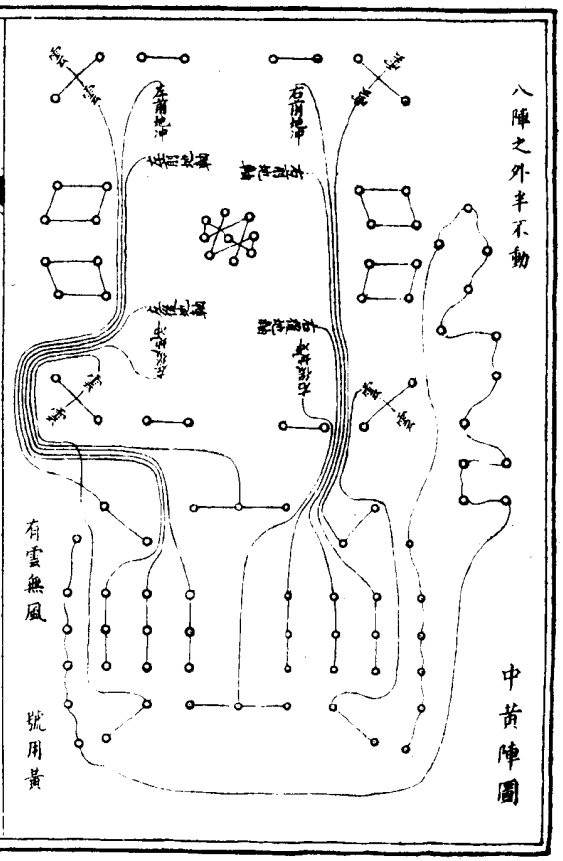
以上八陣之體

以下八陣之變



此用八陣之外而一變也右前天冲居前右後天冲居右前天衝居前天冲之後右後天衝居前天衝之後左前天冲居左左後天冲居後左前天衝居天冲之內前左左後天衝居前天衝之後八風各輔於四維曰洞當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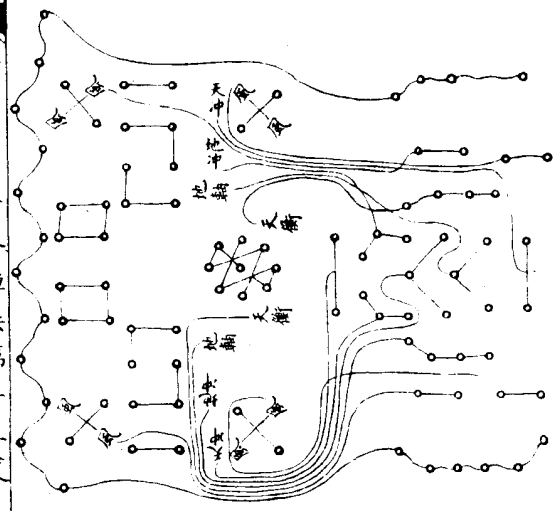
紱按此陣各用八正之半而以右奇前奇為首也舊本列變陣之圖而不著變陣之法使閱者茫然不知所謂並特本陣正之以見正者如此變者又如此不動者如此而動者又如此其本陣不動者則惡畫以圖而不書其陣名其動而變陣者則書陣名於本陣之中而畫其陣象之圈於變陣圈象處止以明某陣行自某門出至某位而起至變陣又更為之圈綫路自本陣各書陣名處列則止齊行伍之法亦可瞭然而無凌亂及不可知之患矣



此用八陣之中而再變也右後地冲居前右後地軸居地冲之後左右前地軸居後地軸之左右後地冲居後左後地軸居地冲之前右左前地軸居後地軸之右左前地冲又居前地軸之右八雲各將於四維之地其陣方曰中黃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肱

紱按此陣亦各用八正之半而以後奇左奇為首也此陣舊名天覆地載紱以為無當於戰陣之名因閱古今陣法考名曰武侯之八陣洞當中黃連衡握奇龍騰虎翼鳥翔衝也乃得古陣陣名之本與舊本三圖而五異是知用外曰洞當用內曰中黃用右曰連衡用左曰握奇用後曰龍騰用前曰虎翼用左右奇曰鳥翔用前後奇曰衝衡名與實符象與義合無可復疑正清淺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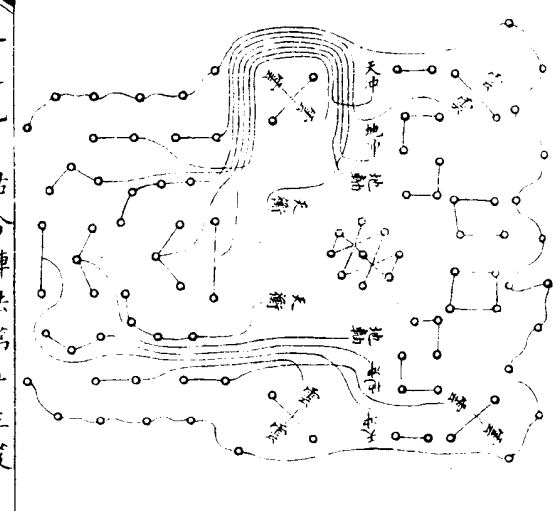
連衡陣圖



此用八陣之右而三變也右前天沖居前右前天衝居天沖後左右前地軸居天沖後中右前地沖次天衝後西南沖後風輔天衝前左之外東南風輔天衝後左之外右後天沖後右後天衝居天沖前右後地軸居天沖前中當前地軸之後右後地沖次天衝後西北風輔天衝前右之外東北風輔天衝後右之外以風輔衝而外揚曰連衝　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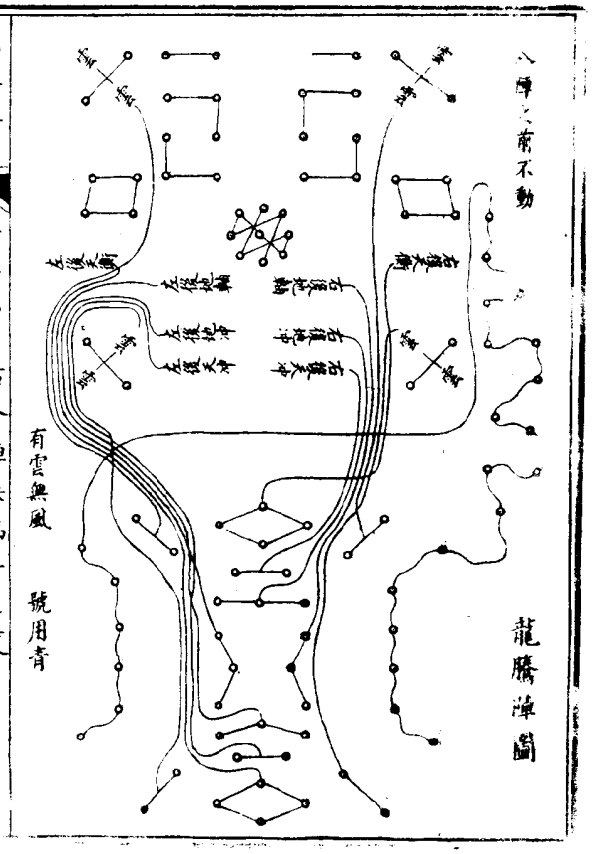
紱按此陣用右角後軍之全右爪右牙之六左角左爪之二而以右奇後奇為首也故以右角為前左右爪左輔之後軍為後左右牙右輔之其曰連衡者以風從乎天故風連於天衡而外揚也取象於箕宿箕宿在南斗之西南踵狹舌張而右向且王風也　舊名風揚陣改正之說見前

握奇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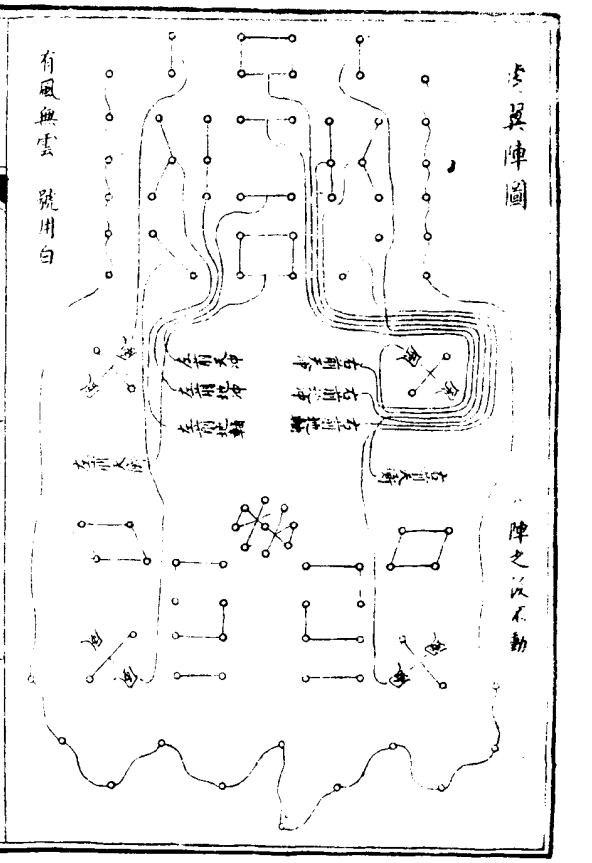
此用八陣之左而四變也左後天沖居前左後地中居左後地沖後東北沖左後中左後天衝決地沖後西北雲輔天衝左前西北雲輔天衝左後左前天沖居後左前地沖後東南雲輔天衝右前西南雲輔天衝右後以雲夾軸而前銳曰握奇　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翼

紱按此陣用左牙先鋒之全左角左爪之六右爪右牙之二而以左奇前奇為首也故以左牙為前左左爪左輔之先鋒為後右左角右輔之其曰握奇者以雲起乎地故雲夾乎地軸而前銳也取象於雲雨雲雨四星在箕宿之南主雲雨者　舊名雲垂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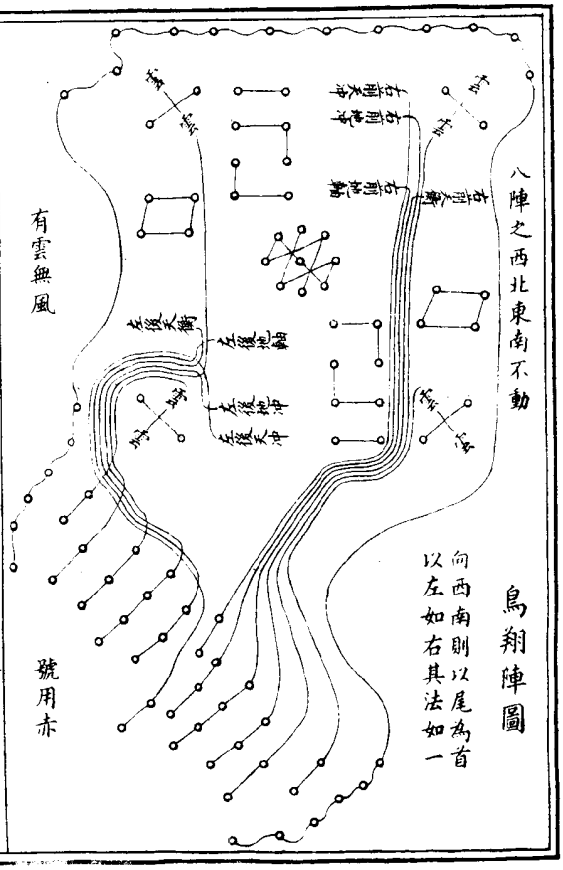
此用八陣之後而五變也左後天衝居前為首東北雲西北雲為前翼左後天中為頸地沖次之為肩左後地軸為右腹右後地軸為左腹右後地沖為尻右後天沖次之為尾柄右後天衝為尾東南云西南云為後翼雲從龍而形長曰龍騰　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護

紱按此陣用左牙後軍之全左爪右牙之六右爪左角之二而以左奇後奇為首也故以左爪為首為前翼左牙為頸為右身後軍為左身為尻右牙為尾為後翼以雲從龍而龍騰取象於蒼龍蒼龍東方七宿之名角亢氐房心尾也角為龍角亢為頸房心為龍身而尾為龍尾首西北而尾東南也　舊謂龍飛陣



此用八陣之前而六變也右前天衝居前為首東南風西南風為前足右前天中為頷右前地沖為右翼右前地軸為右腹左前地軸為左腹左前地沖為左翼左前天沖為左前天衝為尾東北風西南風為後足風從虎而形據曰虎翼　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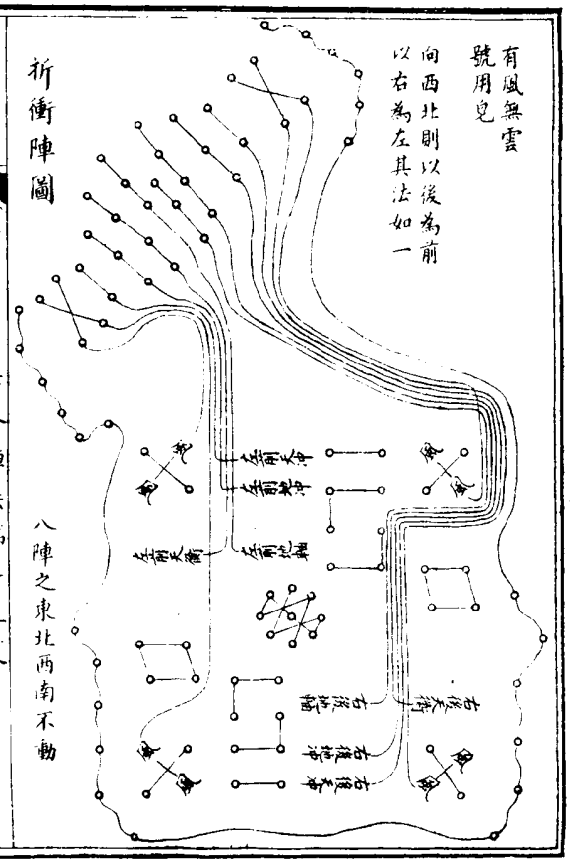
紱按此陣用右角先鋒之全右爪左角之六左爪右牙之二而以右奇前奇為首也故以右爪為首為前足右角為頷為腹翼先鋒為胍翼為尻左角為尾為後足以虎加翼而生風取象於蒼音參伐蒼參伐西方白虎之頭參三星二為身二為前足二為後足伐四星曲於後足之內為虎尾



鳥翔陣圖

此用八陣之東北西南而七變也以左後天冲居角為鳥首左後地軸為右身左後天衝為右翼本左後地冲為右翼南東雲北東雲為羽翮右前天冲居後為鳥尾右前地軸為左身左前天衝為左翼本右前地冲為左翼南西雲北西雲為羽翮行如雁行而勢揚曰鳥翔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應

按此用左牙右角之全左爪右爪之六左角右牙之二而以右奇左奇為首也故左牙為首為右身為右翼左爪夾輔以為羽毛右角為尾為左身為左翼右爪夾輔以為羽毛鳥舒翼而翔雲取象於翼火之宿翼火南方朱鳥宿名在少微之南大小二十二星六星為身八星為左翼八星為右翼勢如翔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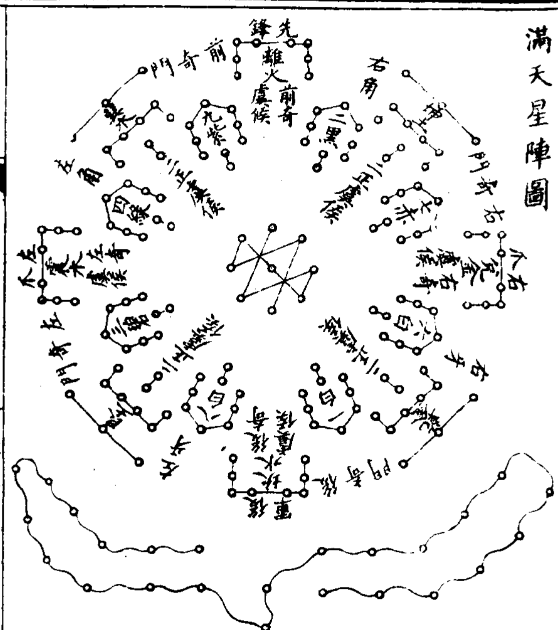


祈衡陣圖

此用八陣之東南西北而小變也以左前地軸居前左前天衝居地軸後左左前地冲次左左前天冲次左東南風東北風為左翼右後把軸居後右後天衝居地軸前右後地冲次右右後天冲又次右西南風西北風為右翼列若魚背而形蟾曰祈衡遊兵之半又伏外以為軍應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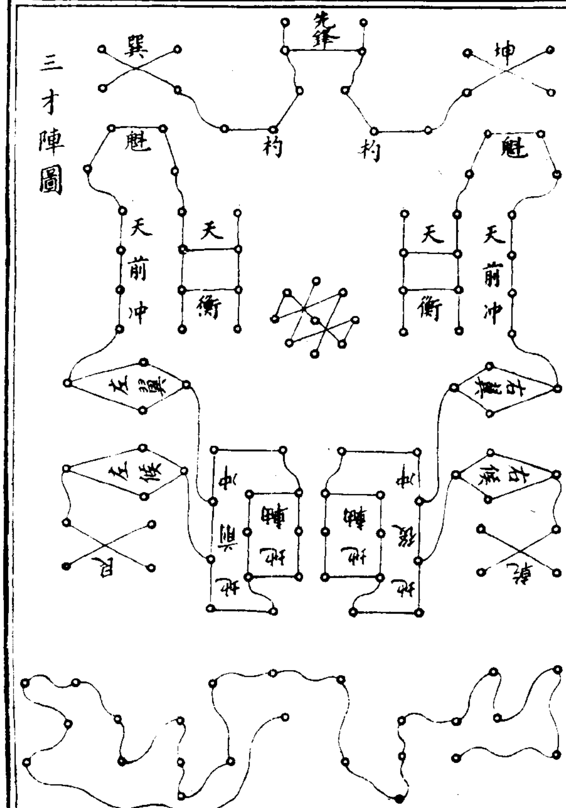
按此用先鋒後軍之全右牙左角之六左牙右角之二而以前奇後奇為首也故以先鋒為前為左左角夾輔以為鱗甲後軍為後為右右牙夾輔以為鱗甲其曰祈衡者以風輔冲蛇曲折而隱霧也取象於騰蛇之星騰蛇二十二星延亘於虛危室之北濱於天漢主水旱及雲雨者

滿天星陣圖



此棋盤市安營之滿天星陣也具奇正之法皆與魚復者相為表裹但此圖與三才陣圖考之成都所志數有不合彌年陣二十有二其隊一百二十有八此陣亦二十有二其隊二百五十有六則恐此圖蓋有未備也詳見後三才陣圖說中

三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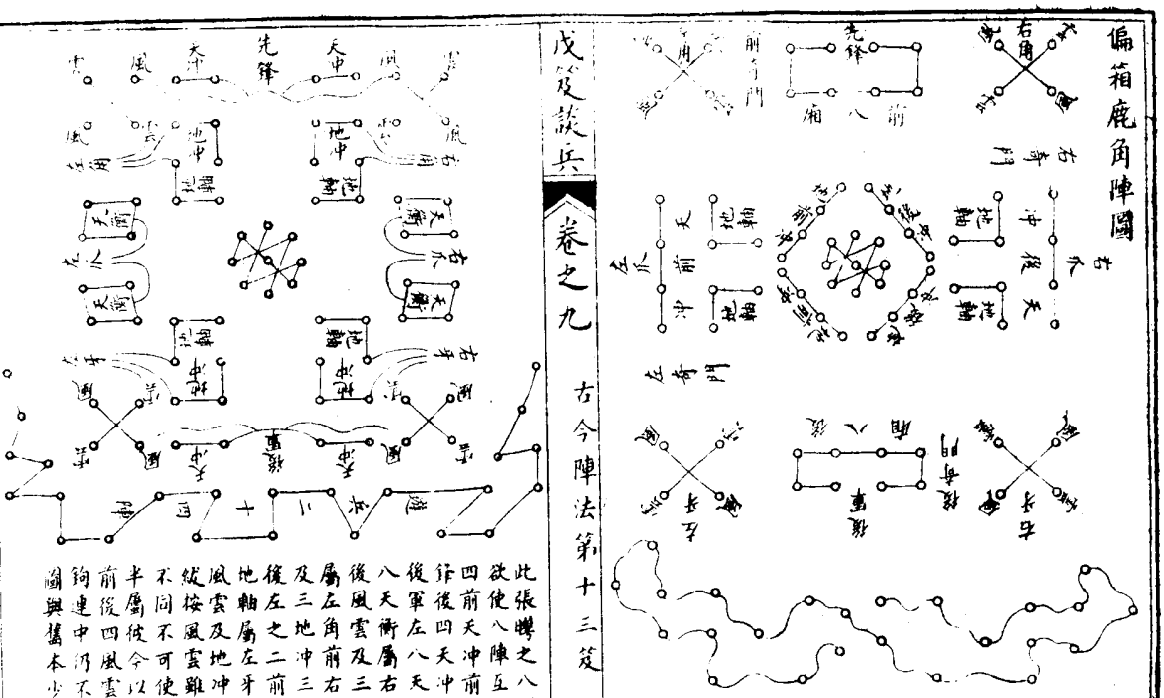
此彌年當頭之三才陣也以魁杓翼候為奇以天地四維為正亦與魚腹陣相為表裹但此之取義以地軸地冲位後象地翼候中軍位中象人北斗天冲天衡位前象天故曰三才也

又按三才及滿天星二陣圖與成都志所載之數皆不合若以數考之則倍六十四為一百二十八而每陣六十有二人共餘六十四人歸之四奇合彌年之數倍一百二十八則二百五十六而每陣三十有一人亦餘六十有四人歸之四奇合盤市之數為相符合但二十有二之隊法則有未明若以二十有二為三十有二則彌年者以一統四盤市者以一統八仍如八正之數然如八陣之隊陣多寡不等則又有非可以此例論者此皆有所未詳不敢強解也

又按卽如前數亦與圖不合復以圖究之如棋盤市者則每奇有三十七圖若以離火八圖合九紫九圖為一十七圖以巽木八圖合四綠九圖亦一十七圖而以木之外復有三圖以此三圖為前奇先鋒左角所居而巽離火九紫之十七圖餘一圖為先鋒虞候所居巽木四綠之十七圖餘一圖為左角所居則除伍周在外而正得三十二圖餘三奇做此是得一百二十八陣以一圖當二陣則正當二百五十六陣其數亦符合而與二十有二隊之數終有不合

彌年三才陣其乾坤艮巽之四維卽八陣之八風八雲其天冲天衡地冲地軸則與八陣無巽但多魁杓候翼先鋒之三十四陣以奇統正則以斗杓統二先鋒及坤巽各六陣以斗魁統二天冲八天衡十陣以左右翼統二天冲一地冲三地軸各八陣以左右候統三地冲三地軸及乾艮各十陣其鉤連之勢臂指之形固亦瞭然如一蓋左斗卽八陣之先鋒左角而統於前奇右斗卽八車之右角右爪而統於右奇右翼右候卽八陣之右牙後軍而統於後奇左候左翼卽八陣之左牙左爪而統於左奇也若其隊陣之數則反覆推究終無可據但用者得其奇正之體心運之妙則變化神明且由夫我固不必拘拘於其數也衡公之六花不猶然武候之八陣哉

偏箱鹿角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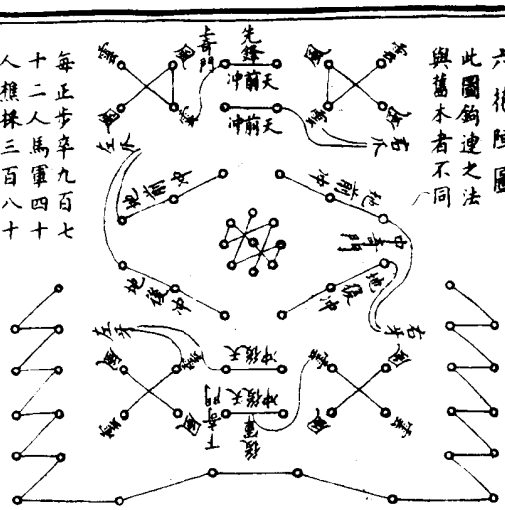


此馬隆之偏箱鹿角陣也其前後八則四大衝四地衝共四陣多奇正之法如此陣整暑連營而無一疎虞安可以偏箱之協拘之

此張巒之八門縱例也巒欲使八陣互相鉤連故以四前天沖前二風雲衝走鋒後四天沖後二風雲衝後軍左八天衝屬左爪右八天衝屬右爪前左之二後風雲及三地沖三地軸屬左角前右之二後風雲及三地沖三地軸屬右角後左之二前風雲及地沖地軸屬左牙後右之二前風雲及地沖地軸屬右牙然按風雲雖交列而用各不同不可使一半屬此一半屬彼今以四風雲衝之左右則前後四風雲衝之左右則鉤連中沖不失為條理也圖與舊本少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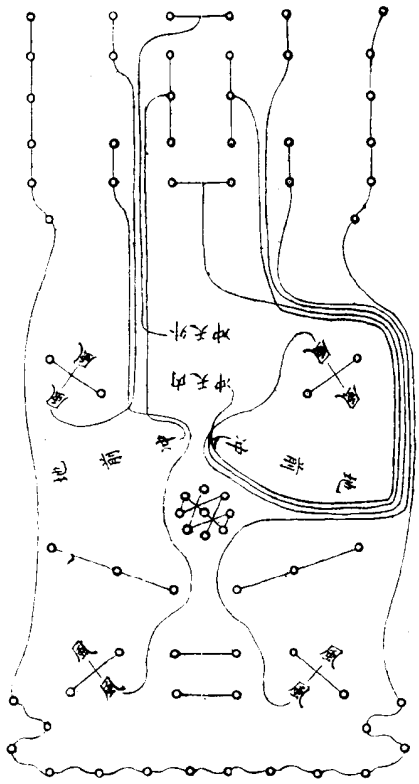
六花陣圖

此圖鉤連之法與舊本者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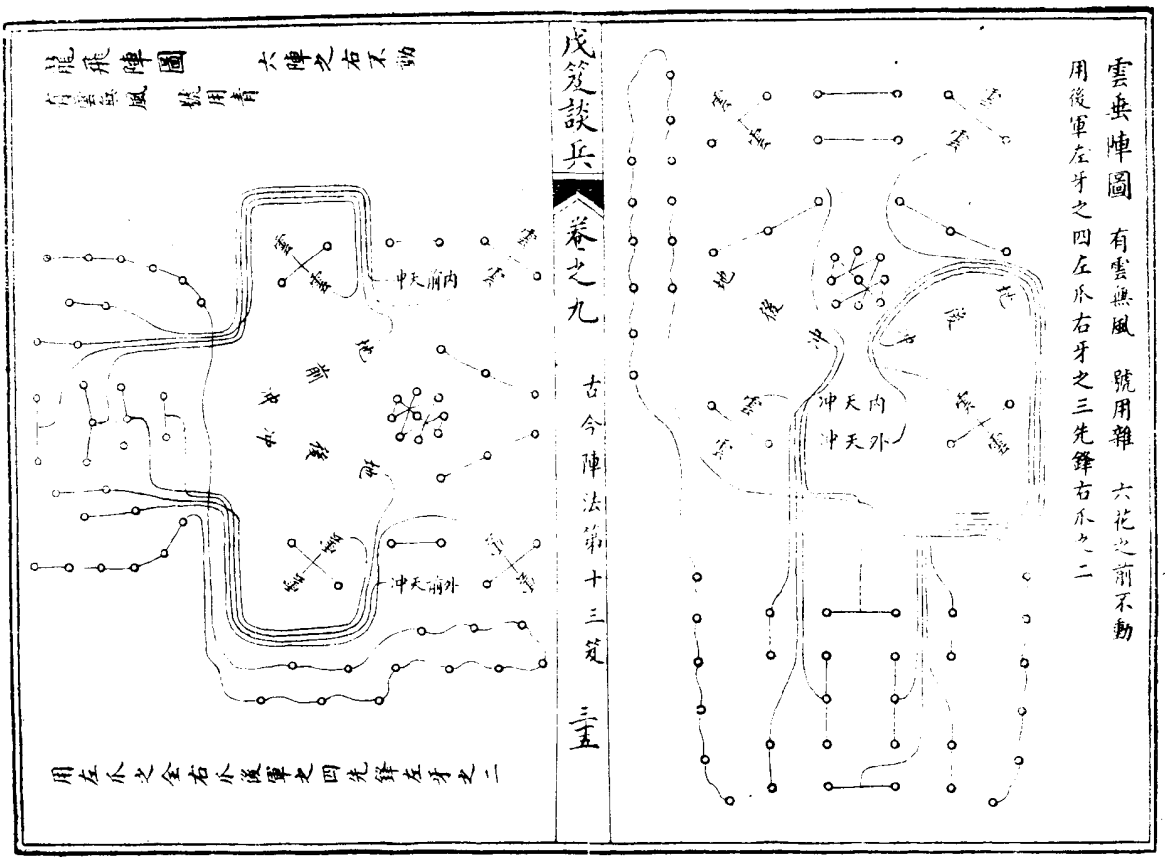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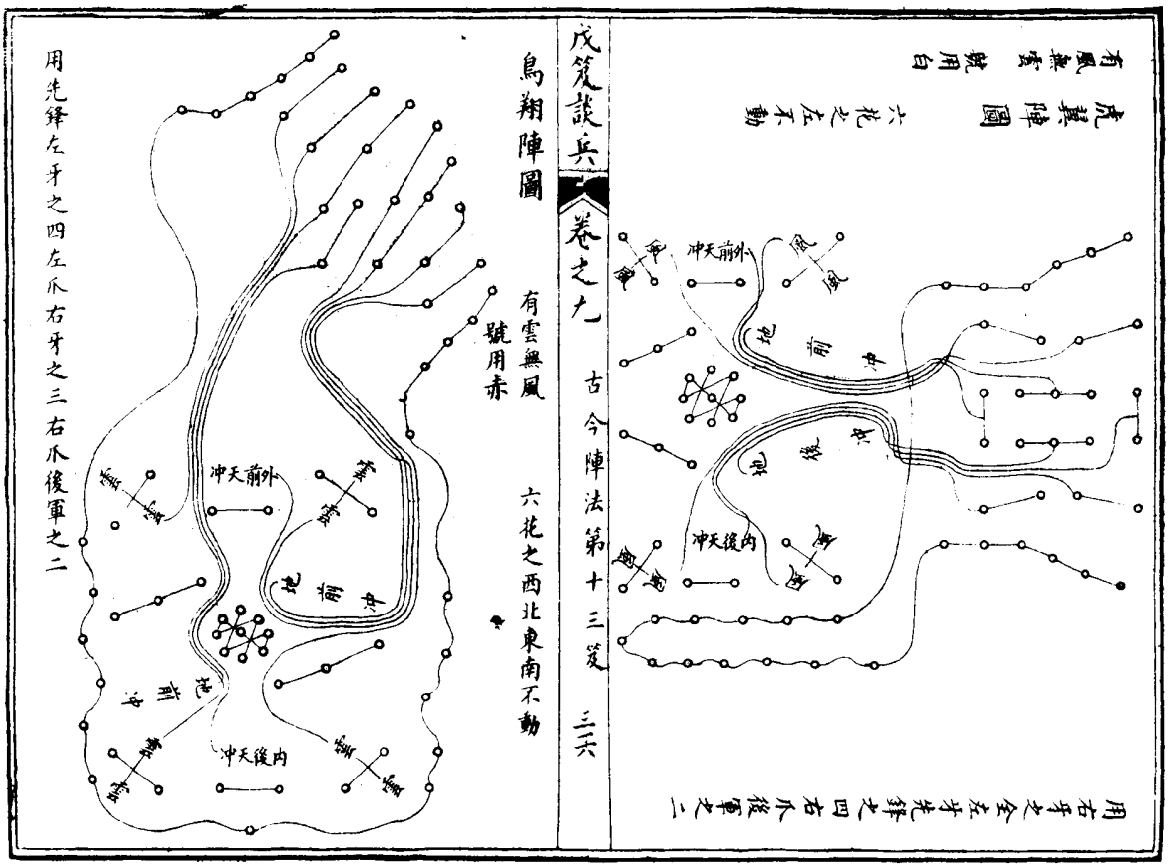
此李衛公之六花陣法也初鼓而爪牙將布風雲一十六陣及後左前右六地沖於外三奇將布八天沖及後右前左六地沖於中再鼓而布三旗立六正乃以先鋒統前外二天沖及左前四風雲六陣左爪統左之六地沖六陣左牙統左後四風雲及後內二天沖六陣後軍統後外二天沖及右後四風雲六陣右牙統右之六地沖六陣右爪統前右四風雲及前內二天沖六陣三鼓而開門凡每陣二百二十餘人每正千有四百餘人其中軍遊兵皆如八陣

風揚陣圖　有風無雲　號用暈　六花之後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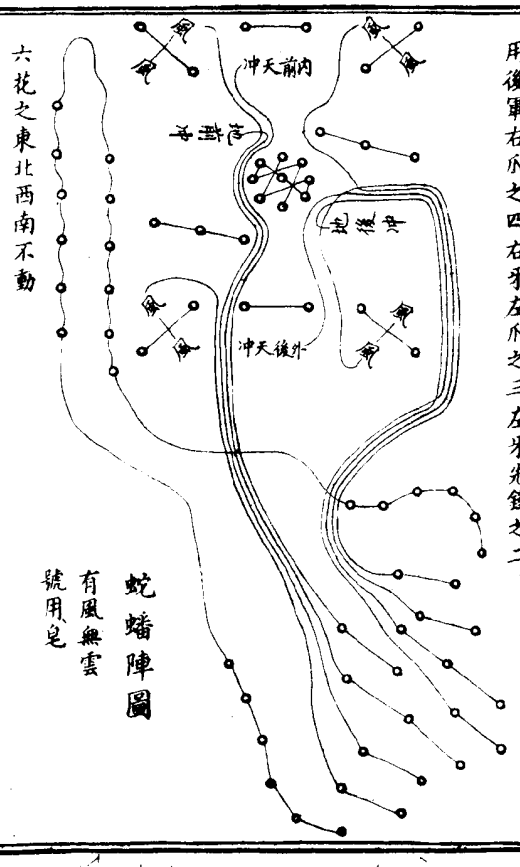


用先鋒右爪之四左爪右牙之三後軍左牙之二


雲垂陣圖 有雲無風 號用雜 六花之前不動
用後軍左牙之四左爪右牙之三先鋒右爪之二
內沖天
外沖天
飛龍陣圖 六陣之右不動
有雲無風 號用青
內沖天前
外沖天前
用左爪之全右爪後軍之四先鋒左牙之二


虎翼陣圖
有風無雲 號用白
六花之左不動
外沖天前
內沖天後
用右爪之全左牙先鋒之四右爪後軍之二
鳥翔陣圖 有雲無風 號用赤
六花之西北東南不動
外沖天前
內沖天後
用先鋒左牙之四左爪右牙之三右爪後軍之二

用後軍右爪之四右牙左爪之三左牙先鋒之二



蛇蟠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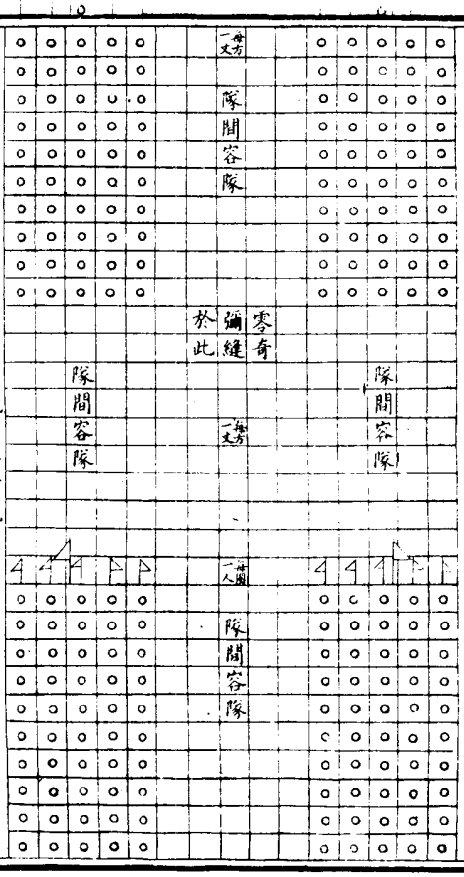
有風無雲號用皂

此六陣皆六花之變也比八陣少洞當中黃二陣其餘則陣之多寡雖殊而法之變化如一紱以為六花之勢不若八陣之奇而八陣之煩不若六花之約二者固可相濟而行隨宜而布也其六花之三奇六正舊本分天沖一隊而兩屬之分風雲四隊而亦兩屬之既同號以天沖矣而於兩屬之又進則並進止則並止是可見天沖一隊雖列兩陣而實不可離也夫兵家之有陣法原以便臂指齊隊伍也今以一隊而屬之兩正則是兩臂有同一指者其行止之際將以誰令之而以誰主之乎紱於是敢竊取而正之焉其一奇二正一正六陣分屬統承之法庶乎夠連之中不失條理爰著其圖說於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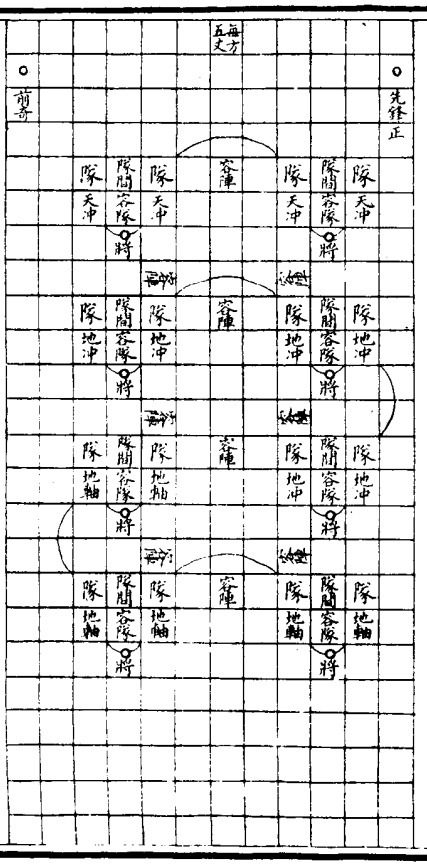
此外有偃月等八陣其說不甚詳而說者以為皆出於李衛公者其內則策以孤虛旺相白奸亭亭之說或時雜以俗論甚覺膚淺然於理勢亦有可用者不必廢也茲故並著其圖於篇末

結隊圖　此百人為隊即無中間而旁各間二十丈後間同比亦二十丈　圖凡每方一丈

每百人開方二十丈六為閒地六為實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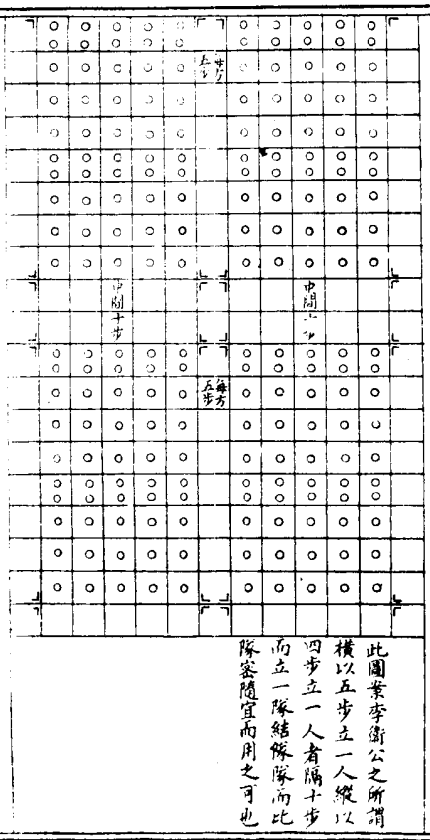


結陣圖　凡每方五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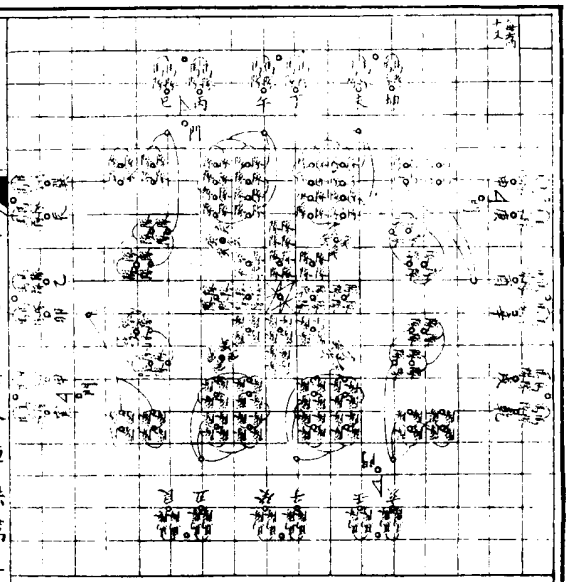
此小人陣即八正之一正也舉先鋒一正餘可類推

結隊法



此圖蓋李衛公之所謂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者隔十步而立一隊結隊隊而此隊密隨宜而用之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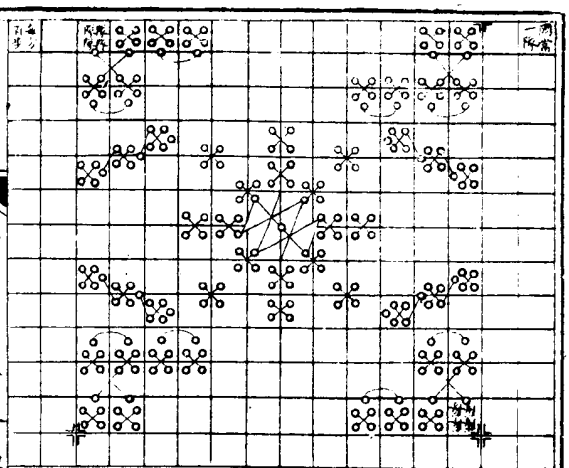
結成八陣圖



每方四十八陣之地當丈不容騎卒凡十六千五百六十人無有定位出奇

開方四丈百步內兵皆騎兵凡二十四人為一陣共十二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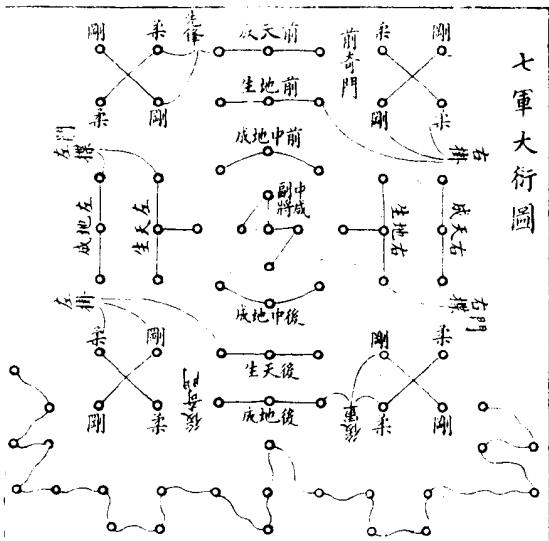
遊兵其遊兵之用以二十七人為一隊每隊二十二人為一陣則四陣共九十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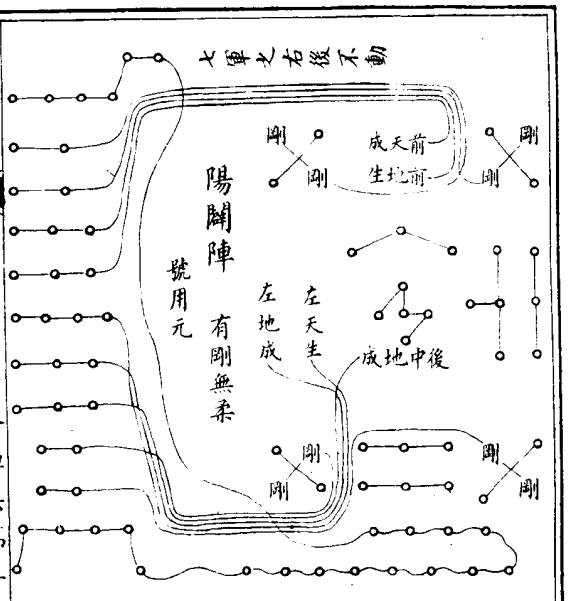
結成六花陣圖

六花陣依古法排之當一丈開一間一如也各陣相去一步容占地一丈四方中所以立一人縱橫相對人數相等又此圖縱橫各六花陣共三十六陣陣間各開一步以為往來之路

七軍大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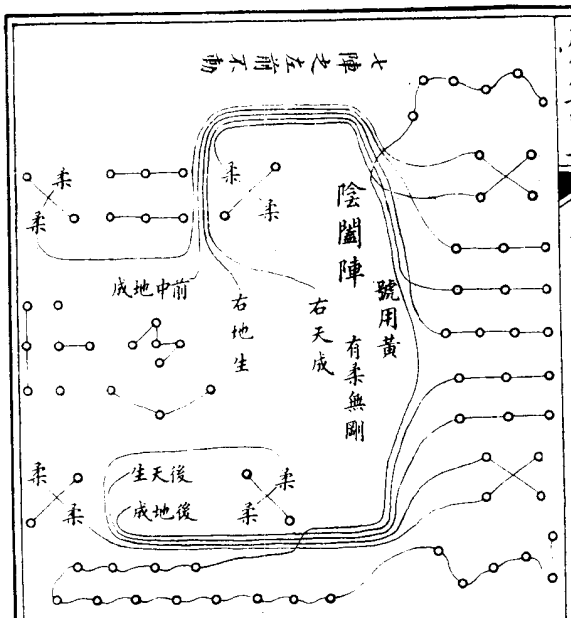
初鼓而揚旗將布剛柔十六陣及左後地成右前天成十二陣於外二奇將布左後天生右前地生十四陣及中地成六陣於中再鼓而布二旗立六正三鼓而開門徬彿如八陣六花之間而用法稍異凡每陣一百六十六人每正十一人分五陣每陣六百五十人中軍三千二百人三百人每分二十四陣每陣五十四人每陣中獨力四十六人騎軍五人



用左揲之全先鋒之五右掛之五中成之半左掛後軍之二前奇主之此陣及下陣即七軍陣中之兩儀陣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中軍不動即掛一以象三也

直陣屬土

合下十陣則直方圓曲銳各二又七軍陣中之五行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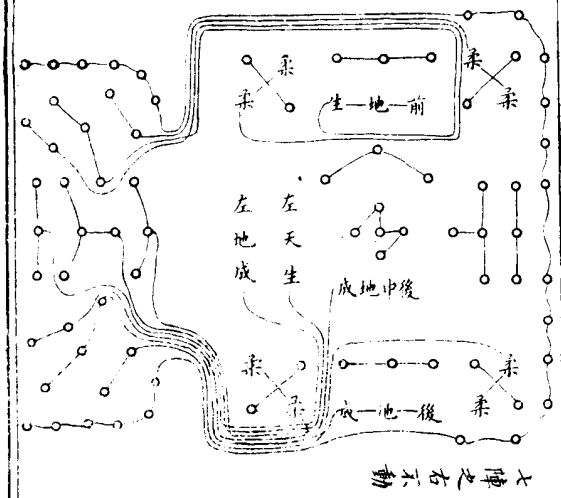
用右揲之全後軍之五左掛之五中成之半左鋒右掛之二後奇主之

直陣屬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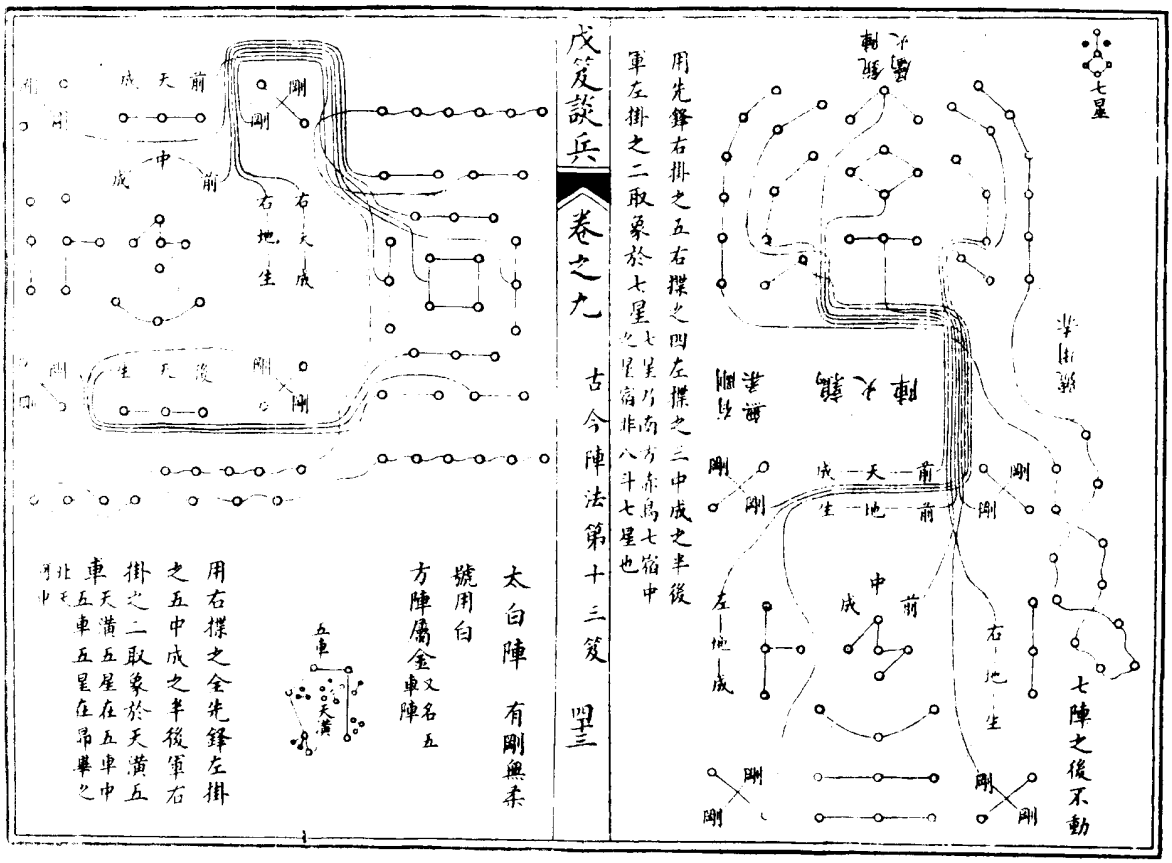
用後軍左掛之五左揲之四右揲之三中成之半先鋒右掛之二取象於南極之天龜天龜五星圍列在南斗之南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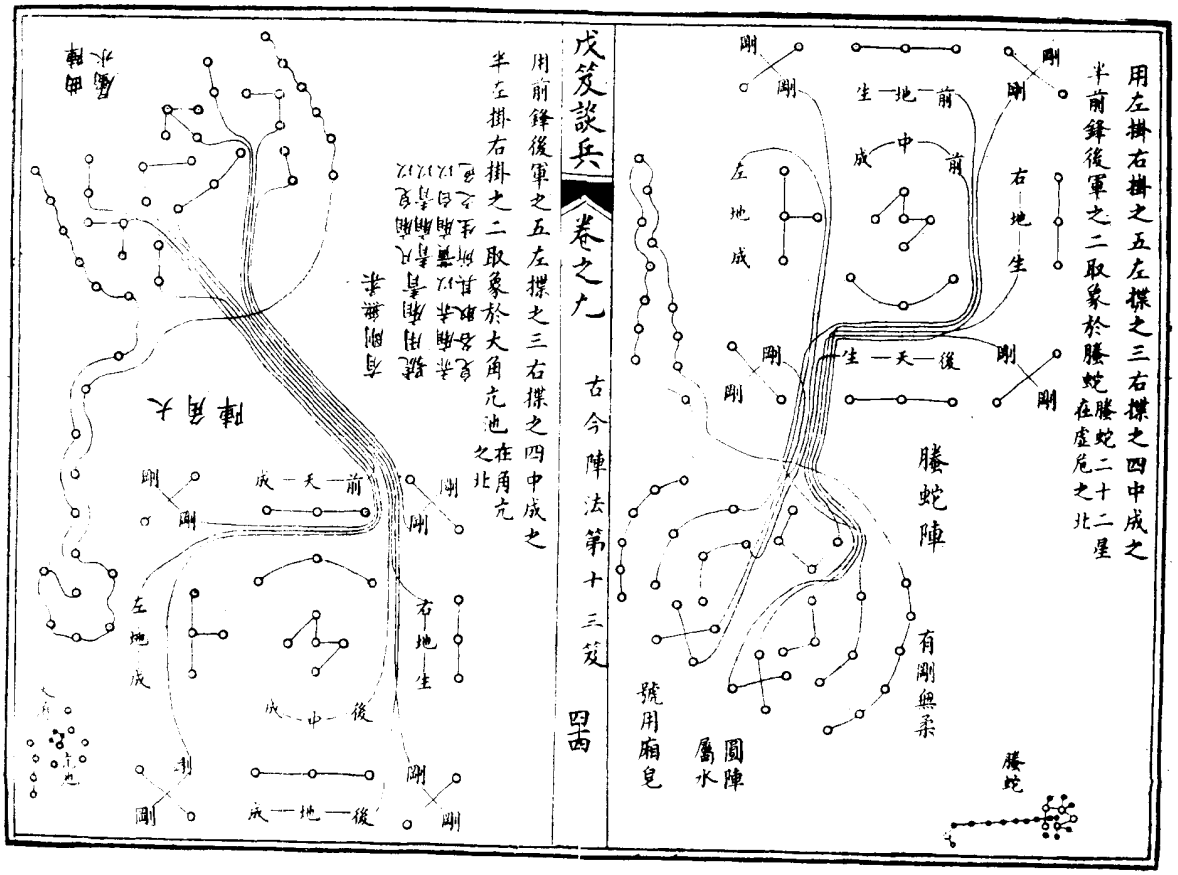
七陣之前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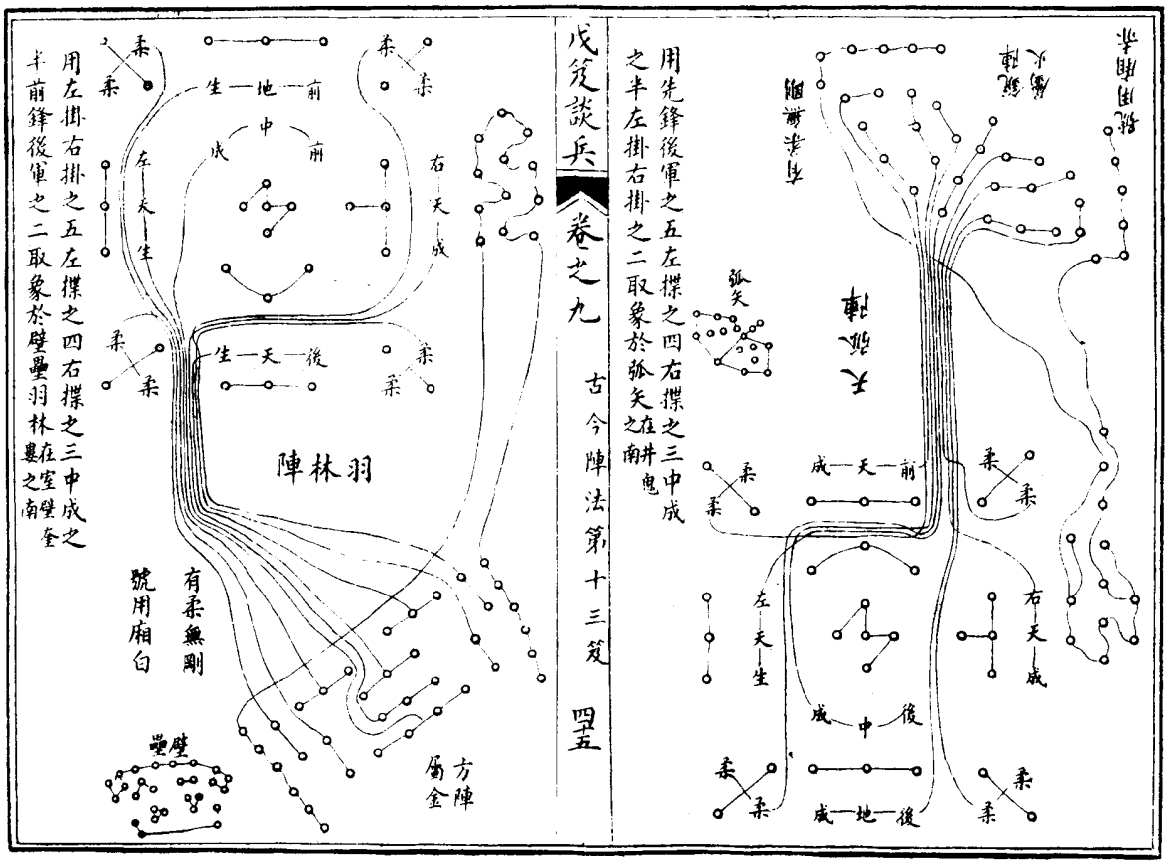
自此陣以下四陣皆以四正筮即大衍陳中之四象陣也又合後後隅變之四陣即八卦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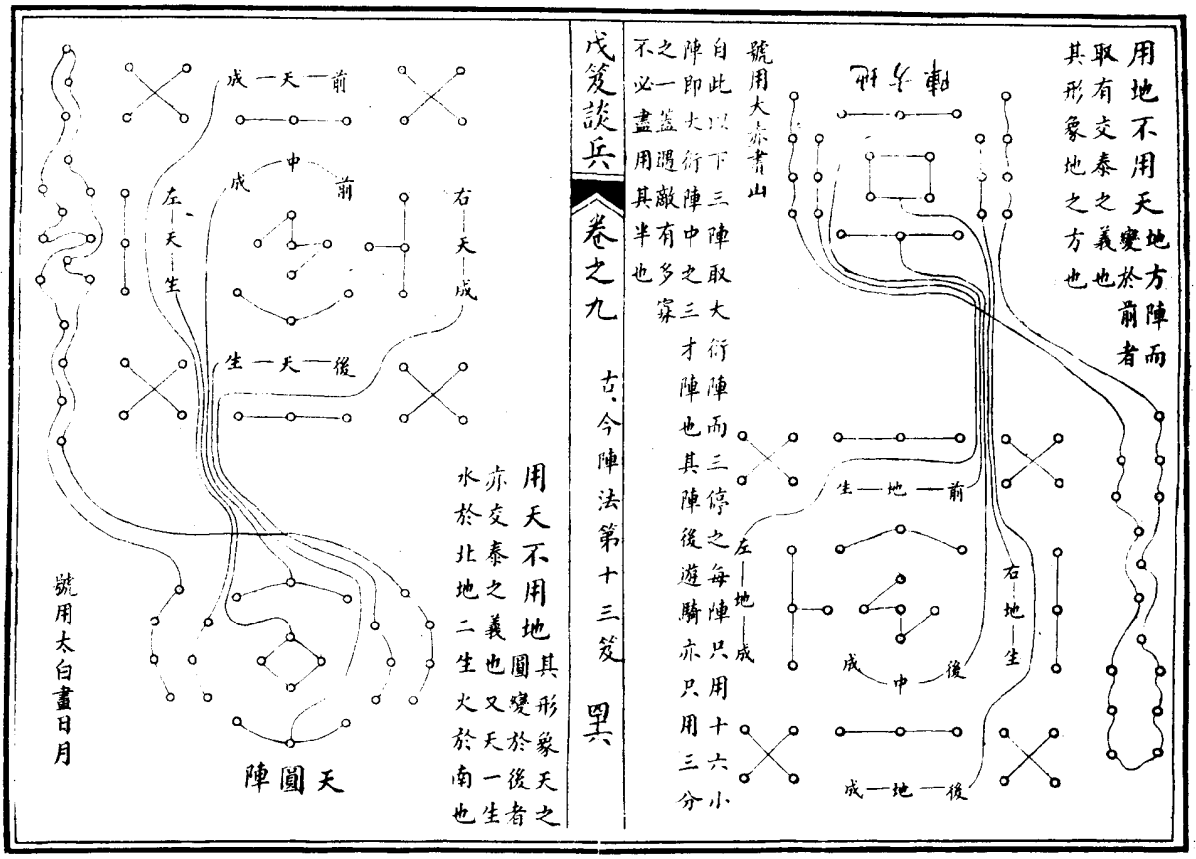


用左揲之全後軍右掛之五中成之半先鋒左掛之二取象於尾宿尾宿九星蒼龍七宿之尾也


七星
七陣之後不動
用先鋒右掛之五右撲之四左撲之二中成之半後軍左掛之二取象於七星七星乃南方赤鳥七宿中之星宿非八斗七星也
太白陣　有剛無柔
號用白
方陣屬金車陣
用右撲之全先鋒左掛之五中成之半後軍右掛之二取象於天潢五車天潢五星在五車中五車五星在昴畢之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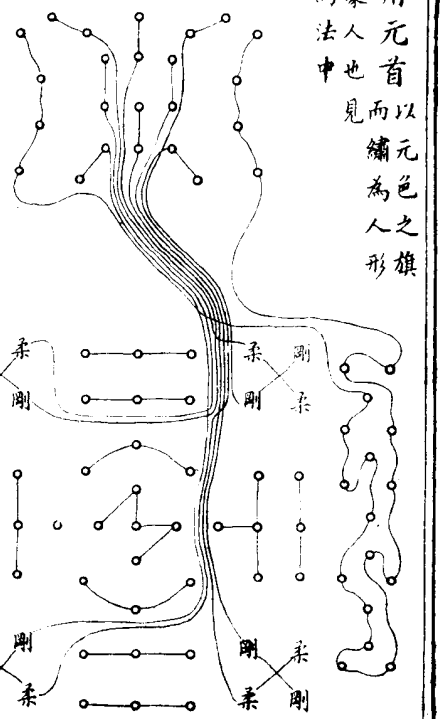

用左掛右掛之五左撲之三右撲之四中成之半前鋒後軍之二取象於螣蛇螣蛇二十二星在虛危之北
螣蛇陣
有剛無柔
號用廂包
圓陣
屬水
用前鋒後軍之五左撲之三右撲之四中成之半左掛右掛之二取象於大角亢池在角亢之北
有剛無柔
號用廂有剛無柔
圓陣
屬水


羽林陣
有柔無剛
號用廂白
用左掛右掛之五左撰之四右撰之三中成之半前鋒後軍之二取象於壁壘羽林婁之南
方陣
屬金
壁壘
天弧陣
用先鋒後軍之五左撰之四右撰之三中成之半左掛右掛之二取象於弧矢在井鬼之南
弧矢
有柔無剛


用地不用天地方陣而變於前者取有交泰之義也其形象地之方也
號用大赤青山
自此以下三陣取大衍陣而三停之每陣只用十六小陣即大衍陣中之三才陣也其陣後遊騎亦只用三分之一蓋遇敵有多寡不必盡用其半也
用天不用地其形象天之圓變於後者亦交泰之義也又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也
號用太白晝日月
天圓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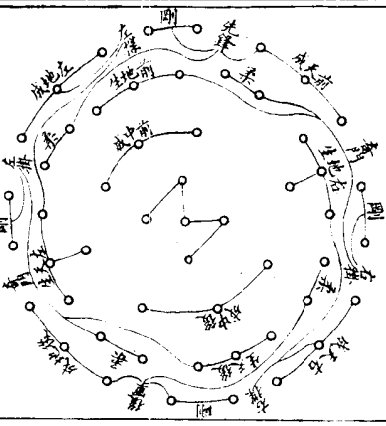
號用元首以元色之旗而繡為人形以象人也見司馬法中

元首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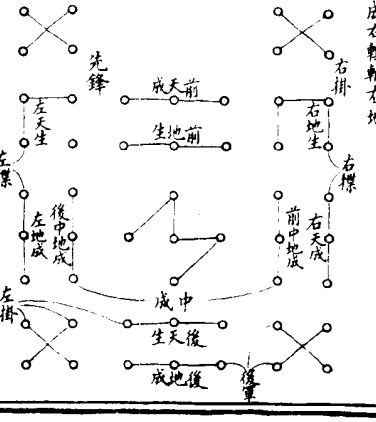
用剛柔十六陣不用天地其後象人之四體也前剛而後柔左柔而右剛人以右有力故也

大衍圓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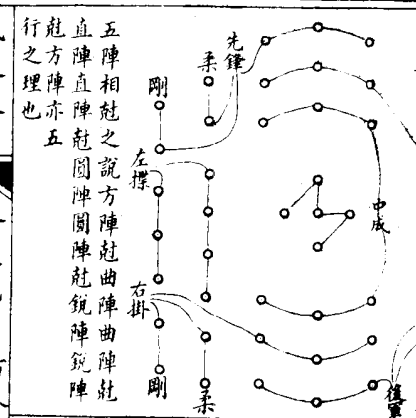
剛成外列右轉當正位而止柔生內列左轉級外列之空以下四陣又聚七軍之全而變圓直曲銳併本陣方陣而成五陣又大衍陣中之五行陣也

大衍曲陣



前剛柔八陣前進出前天成之外左天生右地生八陣前進補剛柔之位前中成右轉輔右地生位後中成左轉輔左天生位餘皆不動方圓曲銳直皆因地形而制宜也相莊之說不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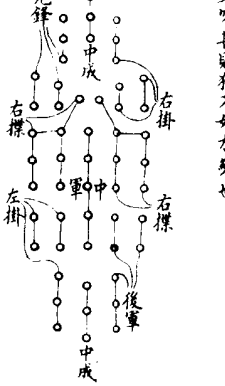
大衍銳陣



五陣相尅之說方陣尅曲陣曲陣尅直陣直陣尅圓陣圓陣尅銳陣銳陣尅方陣亦五行之理也

大衍直陣

凡行陣之變法三陣並者則後陣為前在右以左陣為前二陣並者在左以右法以中者為前直陣之用必因路狹不能成方故變而直此其大畧耳若又窄甚則猶不妨於變也



大凡五陣之所地寬則方之地圖則圓之出谷向原則曲之以濶政窄則銳之路窄而長則直之孫子所謂兵形如水因地制流者也而教習之道則必在於平時習之熟則應用無方矣

五疊連環陣說　　汪雙池著

宋吳玠有三疊陣以弓弩爲前長鎗次之短刀處後明何氏有連環陣疊戰更休戚南塘有鴛鴦陣陣以十八爲列中用挨牌夾牌以狼銑（挨牌狼銑制見後軍用篇中）夾狼銑以長鎗夾鎗以滾牌（即藤牌也）夾牌以馬叉（三隅戈也）蓋取其長短雜用戰守交備也余嘗取三者而參之矢石以及遠長兵以戰短兵以禦此一定之理也戰如守行如戰兵以雜而後利衆以更休而後暇逸亦一定之理也因是合而用之以矢石火砲長鎗牌刀騎卒爲五疊而即用五疊爲連環每疊之中皆以挨牌雜之遠近交利戰禦互用或亦兵家一助也其

法凡前疊陣隊皆以挨牌與弓弩相參五人爲列中一人弓矢夾弓矢以挨牌又夾牌以弓矢次疊陣隊在前一列皆用挨牌次列以後皆用排砲以砲架牌頂而發三疊陣隊中一人用挨牌夾挨牌以狼銑夾狼銑以長矛四疊陣隊皆以滾牌片刀夾四劈斧五疊陣隊皆以騎卒此爲五疊也相敵遠近而制戰法敵遠則射之稍近則前疊退居陣後退從隊閒（去聲所謂隊眼者也）以後爲前（即以紅旗麾隊者引隊也）次疊進居前疊以排礮擊之再近則次疊又退居前疊之後退如前疊之法第三疊進居前疊以狼銑驚馬以長鎗刺人觀敵稍懈則第三疊又退居次疊之後如前第四疊居前疊片刀以斫馬足劈斧以劈人而第五疊馬隊則自陣後出左右衝突之此用連環也古者人各有干書曰比爾干是也車載二大盾（疏舂反）詩曰龍盾之合是也今挨牌之制即古大盾之遺而滾牌亦中干之屬也可以禦矢可以禦礮可以阻馬此挨牌之利也但可守而不可攻故戚南塘以狼銑長鎗參馬之此陣中之用挨牌而參以弓矢排礮銑矛者即鴛鴦之意也其號令中軍舉鳥隼旗（畫以鷹隼）則前疊之將鼓進隊長吹角作虎吼聲什長震鈴視鳥隼旗仆則百人之長鳴鐃（金屬兩片合擊今之所謂鐃鈸也）而退中軍舉火旗（畫火）則次疊之將鼓行隊長吹角作疾風聲什長震鈴視火旗仆

則百人之長鳴鐃而退中軍舉山旗（畫山）則三疊之將擊鼓隊長吹角如天鷙聲什長震鈴視山旗仆則百人之長鳴鐃而卻中軍舉繡旗（繡以斧形）則四疊之將急鼓隊長鳴角如天鷙聲什長震鈴鼓聲勿絕衆疾戰中軍舉徽旗（繡弧形）則五疊之將驟鼓騎隊之長吹角如怒馬聲馬左右突往來迅疾見難則止遠及五十步爲節旗仆而止勝則前疊次疊三疊復鼓出前整旅而追之無遠否則百人之長鳴鐃四疊五疊且戰而卻退及本列五疊各以短兵接戰挨牌爲衛連環而退無奔違命者斬之此旗施金鼓也凡師在途廣則列陣而行否則比伍否則連伍否則比人視地而

行之節行必以鼓

七軍大衍陣說

武侯八陣李藥師本之而爲六花八之與六一而已矣觀其所對太宗以四獸五音爲詭名而獨取於井田是深得其本者也非深得其本不能裁變然既得其本矣而必爲之裁變不肯肯同壹仍其舊者何哉是亦詭名之意也變則耳目新耳目新則人不能測八也六也何定之有哉獨是六花陣勢似乎太簡古人於行陣雖曰詭名然於義必有所取而六花之名亦覺太淺夫八者可六則六者又豈不可取而七之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聖人以之

筮蓍一行因而衍歷是蓋天地自然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予故擬爲此陣以七七爲數而變化皆准大衍其大本則不外於八陣云

水戰七軍陣

夫水戰必有天時之助習慣之利舟楫之用無此三者則北人而學沒沒其師者也故水戰有北曰人便於舟曰舟便於水曰人便於水曰舟便於風四者異於陸者也必有守禦之備必有行列之位必有奇正之用三者同於陸者也人違舟則人疾舟違水則舟壞人不習水無勝策舟不順風無戰威故少而習焉則便於舟矣櫓楫疾招柁利駕舟者老於事而桅帆完密識江海之異用察磯淵之所在則舟便於水矣募善沒而長息冬夏不避寒熱者而厚親之則人有便於水者矣春西夏北秋東冬南此風時也時准之候候察諸變變審乎風南風初微西北後衰先察之物乃察之雲雲順風也謹占而得其徵則舟不違於風矣風舟欲和風火欲烈烈風之日必有火舟火舟之下魚鼈不游而況於人乎故風不可不慎也夫大舟臨也小舟衝也樓船轀轒也桅衡帆馬駕柁衛者也故舟車之用一也大舟首可載四大盾揵牌也小舟首載二執戈夾舟砲矢後盾編舷以青用竹起笈青編之以爲船邊之牆也緣大弩置大弩於船邊是謂舟城

大舟重而難於旋轉小舟銳而難於仰攻重則易陷也輕則易亂也輕重之間將者酌焉耳海舟入江則下重江舟入海則上重闖舟入吳則破吳舟入閩則碎故舟與水宜則舟之地利也澤有川泊川有潦派雖漲勿居矣葭葦荇葦伏姦之所不可不謹索也用大舟以正用小舟以奇大舟比列陣可固也小舟往來軍可大也盾牆堅固弩力矢遠人習舟利是謂自勝衝舟小舟也足栰音伐狀小如淘沙人足水中一人乘之者制詳見末笈多火具以待用是謂因敵水戰必有陸應也水行必有登道也前進必有反途也將烈必有火者也是謂戒避七軍之陣合九舟而成陣舟十有八八合九

舟成一舟有鉤環分則解之合七陣而成正合七陣成一陣有大鉤環分則解之比三四而成奇二奇六正中有六陣曰中成合計一軍之眾中軍樓船四十五分比五陣每舟七十有二人亦合九舟成一舟有鉤環分則解之七正之舟凡四百三十二每正一舟也一舟七舟也每陣一舟也一舟九舟也分九合一分七合一使人莫測也衝舟每舟六人亦合九舟成一舟有鉤環分則解之一十有六陣合為二大舟有二舟凡一百四十有四足棧一人乘之凡四百三十二衝舟足棧謹擇地而伏之否則遊移於軍之左右也中軍交魚旗則合舟成陣交龍旗則合陣成正吹

角而分龍旗則正分七陣再吹角而分魚旗則陣分九舟然後視旗色而變陣以為號令之常

車戰上

夫古之車戰軍行右轅夾轅而戰故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自魚麗陳而車法變大鹵戰而車法壞是以古法廢焉然經傳所紀猶大略可睹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車隨之牛十二頭廝卒一十五人故一乘之眾實為一卒一卒之眾戰者三兩三兩之長車之甲士車左甲士百夫長也車載旌旗一卒之目卒之進止一視乎車此所以為節制之師李藥師以為正兵者是也飲食器仗輜重之屬納之輜車人無負戴之勞馳驅有節止宿有所人無奔走之病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治力也止則以車為營環車於外人宿其中詩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詩曰在其版屋也戰則士行右轅車徒相倚車合龍盾人比中干敵雖眾莫予傷也騎雖力不能亂也且戰且前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此前拒也古者八家同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邱甸之徒平居相友行伍相助車之甲士甸徒之俊故兵吏相親也伍兩有長進止有節耳目有屬賞罰有條教習有素故車徒不相棄也是故車進則士莫敢不進也車

止則徒莫敢不止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束部伍也顧後世戎騎行而車戰廢車戰既廢而人且謂車為無用之物有明將復車戰而反以輜重資敵時有鷓鴣之號雖以王陽明之文武兼備者亦謂車在曠野僅可以勝輜重不可恃以制勝惟唐太宗與李子問對乃盛稱其為兵之大要但馬隆之平涼其陣以鹿角偏箱名則用車戰無疑而孔明之八陣其為車戰則無所據而陣之分數亦與車不合且八陣之妙處實不在車然而李子必非無見也予謂車戰之難復者有四一曰井田不復二曰服御不良三曰制度不精四曰地利不審是以車徒雖具動必致敗然

究非車戰之異夫井田不復則伍徒不洽徒眾不洽則兵吏不親兵吏不親則教習無素教習無素則車徒相棄故必兵農合而後上令可親也教習素而後車徒相保也車徒相保而後前可拒後可守也夫車者舟也衝橛帆馬駕者御也百人之舟一柁夫正之駕者張帆順風而一瞬百里御之良耳而況車乎一卒之命係於車一車之命係於御御者習熟則馳驅以範前後疾徐左右乘便故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王良曰兩靭將絕我能止之是以能勝此御之良也不習熟則稚子操舟亹^{奉上聲}駕收績也必矣書曰御非其馬之正女不蔡命古者射御列於六藝士少

而習之長而服之故可無敗績覆壓之憂也輪人輿人具於考工制度不精則輪輿不堅輕重不適重則難濟輕則易敗故制度貴精也重車以正輕車以奇馬隆之偏箱鹿角是也前後以偏箱風雲以鹿角斯所用適宜也車有十死八勝惟良將能度之故高燥之地平易之所左高右川負生面死此車之地利也非此四者不可以言車戰夫整伍暇力進拒退守殺人少而成功多者必車戰之爲尚也

車戰下

車戰之爲尚也用之於西北尤爲所宜有明戚南塘有鑼陣以制敵騎其意亦本於馬平涼之鹿角偏箱而馬平涼之鹿角偏箱又本於諸葛武侯之八陣然李衛公之六花本於八陣似異而實同也鹿角偏箱本於八陣似同而實異也武侯當伐魏之時因漢中道狹裁八爲六分數雖異而制度則同衛公用之依然武侯之舊耳此可以車可以徒不專爲車戰也然車戰之與徒陣陣可同而分數稍異車之有鹿角偏箱則大小殊而徒從之分數益不可概同馬隆既兼用鹿角偏廂則徒從之分數不能不參差於其閒而陣之行列亦因以少變矣是以鹿角偏箱之陣不八不六其大數則一十有六其小陣則六十有八其實則以整齊堅固爲尚其用則以偏箱爲正卒鹿角爲武衝故前

後八廂左右地軸及其中堅皆其偏廂大車也八風雲八天衝十六地冲皆鹿角輕車也偏廂之陣用兩廣之法卒偏之兩甸陣偏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九十七人輜車一乘斷徒二十五人鹿角之陣用周禮之制乘凡三兩每陣鹿角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車一乘斷徒二十五人是偏廂之卒百有二十二人鹿角之卒九十有七人前八廂偏廂八乘卒九百有七十六人後八廂亦如之左地軸偏廂六乘卒七百有三十二人右地軸亦如之此駐隊也八風鹿角八乘卒七百有七十六人八雲亦如之天前冲鹿角四乘卒三百有八十八人天後冲亦如之此衝

陣也四正方布於外衝陣輔其左右是爲外郭所謂外鑼也中十六地沖鹿角十六乘合卒一千有五百有五十二人圓布於中以彌縫其四維中軍八陣陣曰偏箱偏箱三十二乘合卒三千有九百有四人以爲中堅是爲內城所謂內鑼也合鹿角偏廂之陣爲車百乘合卒一萬有一千二百有八人陣後一千三百騎卒分二十四壘以爲遊兵合一萬有二千有五百人爲一軍之數車之甲士則卒兩之長也此鹿角偏廂之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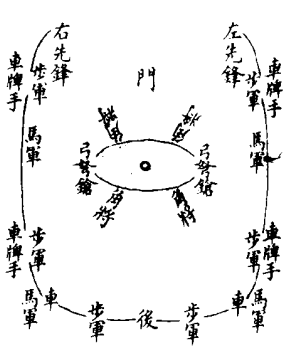
山戰猿猱陣

中原多陸陸戰宜車吳越多川水戰宜舟閩越川廣多山山陣宜步此用之不可混者也然山戰則尤難言矣夫行深山之中涉洞谷之險車不方軌馬不並馳鼠鬬穴中將勇者亦何可恃也而況乎盤高據阻石壘林關一夫當扼百人不得而仰攻之其爲難也不又有甚乎夫車戰必習於御舟戰必習於水山戰必習於山車戰不習於御則敗績舟戰不習於水則人病山戰不習於山則力疲筋弛力疲已不自勝而況能勝人哉故必得習山者以爲之卒其鄉人以爲之導備器用以爲之具而後山戰可言也習於山者莫若猿猱故取以爲陣焉其卒必募窕而力健足而

而能勞者一車之眾分而二之一曰果然之眾一曰攀援之眾果然者正也攀援者奇也山無所用眾選其一而更平聲用之可矣其具必大乏重鈞者百具大斧百具環利通索飛鉤數十具飛梯數十具以爲果然仰攻之具大乏以木爲之以御木石者其制度俱見末笈軍器中鉤鑐音橈百具挽以皮索束之腰通左右手環利飛鉤數十具以爲攀援仰登之具鉤鑐以鐵爲之以連綴而登山者制度俱見後末笈中天斧棨鋤鷹爪方胸鐵杷方胸鐵叉足用以爲伐木開道之具短刀短梭各具中干藤牌也前行以爲夷戰之具鉤鎗拏鉤百具以爲奇戰之具飛橋轉關轆轤環利通索飛鉤爲踰垠之具火藥足用長生火壺金燧以爲焚林之具餱糧各具以爲久行之具飛梯轉關轆轤飛鉤雲梯狼刃以爲攻踰堡寨之具窩弩蹲踞連臂諸弩大乏以爲露宿之具制度俱見末笈其行列則視乎道道廣列伍狹則比四狹則比三狹則連伍一人獨行五人連於後也前後一步闊五尺也連綴無斷一則分三先行曰輿隊次曰踵隊後曰應隊前後三里或五七里中置走士前後必相聞也其鬬穴則利短刀大呼先發疾鬬無前稍夷則攀援之眾越山據高諸葛連弩參連跳蹺弩名○夾之果然中干前行短刀繼之大呼疾鬬鉤弩飛撾翼之其仰攻奪關木石雜下則必果然之眾人持大乏插大斧佻自步憩一步雁行肩隨左高右深則墮右右高左深則墮左前後方丈連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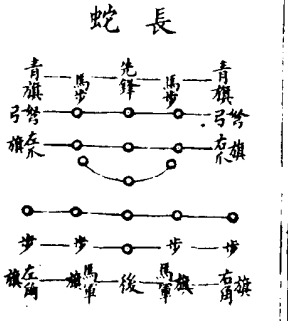
無斷狹則隻行亦左右墮之木石乃不能傷也及關關大門大斧斷其軍扇旁者積伐以登飛梯飛鉤以佐之可登也其欲奇出間道攀踰絕壁則援之衆人執兩鉤鐃繫以皮索通裙而下束之腰鉤拳以升下者繼之下之鉤上之鐃也升者既衆則以飛鉤環利通索下汲引之山雖險可畢登也下險則先以環利通索飛鉤絕之後者鉤鐃而下其踰垠越塹則以飛橋轉關轆轤環利通索飛鉤渡之是謂無前之師此山戰之術而猿猱之陣也

偃月



形如偃月依山面野之所以馬為奇以步為正步收而後馬進其內則以守者也

長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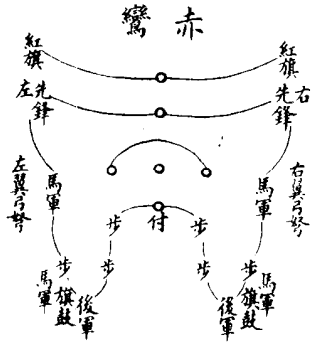


隊陣皆橫列平原曠埜之地以馬帥步首尾環應所謂勢如率然者也

山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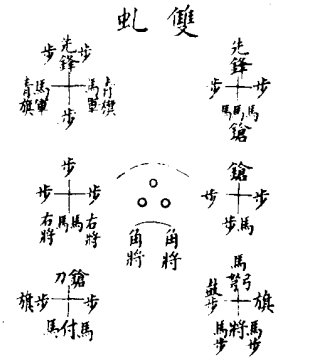
形如伏虎倨山臨下之所弓弩為爪以攻人刀鎗為毛以守禦列馬軍於左右以加翼也

赤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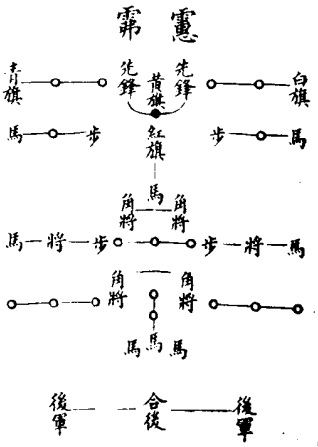


勢若飛鸞以弓弩為翼以刀鎗為尾守則翼伏戰則翼揚

雙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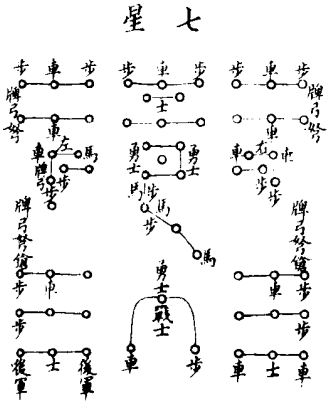
鶴翼



形如雲出以馬禦步弓弩外攻健士內伏凌風奮擊也

二異

七星



此陣圖有似乎古之車戰如楚人之用兩廣法者故大率一陣之中車以統步而步以衛車陣之左右則輔以弓弩中軍之所則衛以騎步自偃月陣至此凡八圖惟此陣最為有理有法或古之遺則亦未可知也

雙虬

按此之長蛇山君赤鷺雙虬靈風雲龍虎鳥蛇而加以馬步弓弩旗色之用但長蛇雙虬之形勢又與龍蛇蟠不相似

若雙虬用之原野以左為首以右為尾

翕然外吸如颿之揚出谷臨原步騎相輔

戊笈談兵卷之十

軍器第十四笈 佚

附戊笈談兵補校錄 同邑後學戴 彭景筠錄

卷之一 周天圖說第一笈

第五前頁太極圖 ◯ ◎ ◯ ◯ 按性理諸本兩笈圖下無小圈只畫ㄨ五行圖下小圈仍有二線上連金木畫必如此方與朱子圖注合

第六前頁而水火之丫八交系於上丫八此即兩儀圖下之交線也當畫作ㄨ

第十九前頁六十四卦圓圖 圖中後字當作復

第二十一後頁渾天儀圖 圖下邊線赤道二字外當仍有赤道二字又邊線外自赤道至黃道處當有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八字向左環寫如上式

第四十八前頁赤道北恆星圖 圖中帛席二字當作帛度後各星圖皆同

第四十八後頁赤道南恆星圖 圖中頓頭當作頓頭

第七十一後頁日躔黃道圖 圖上邊線外去北極七十六度當作去北極六十七度

卷之二 七曜災祥第二笈 雲雨風角第三笈

第六十九後頁自商來貴人病自宮來土工作 一本作自商來兵威

自宮來貴人病土工作

第七十後頁好風之徵奈何 自此何以下另是一條剜當分行

第七十一前頁時加廉貞注云申子時 按廉貞之本情乃寅午也申子二字似誤

時加寬大注云巳酉時 按寬大之沖情乃亥卯也巳酉二字似誤

第七十一後頁風角圖 圖內上層之丨皆與首一字相同如甲德甲甲刑戊乙德庚乙刑己之類是也以下倣此

第七十四後頁闇闔至自兒至自兒之上似當有風字

卷之三上 遁甲奇門第四笈

第二十六後頁注云觀寅戌見何孟神寅戌二字中間闕一字

卷之三下 演宿翻禽第五笈

第三後頁至若禽自有五行禽字下當有星字

第十三後頁時禽落泊注云七火七火當作七天

卷之四 宇內輿圖第六笈

第十七後頁虞舜十二州禹貢九州五服圖圖中孤岐山蔡氏尚書注作狐岐第十八前頁圖末南字下原有海字

第四十三後頁大江圖圖上闕大江二三字又湖廣界界線下原有湖廣界三字

第六十一後頁則睹記不直直字應是真字之訛

卷之五上 形勢更革第七笈

第七前頁南面之要要字下疑有害字

卷之五下 州郡財賦第八笈

第三前頁注云而田不設井授設字疑衍

第十六前頁義州按義州原在甯遠州後今誤在錦州府前

第四十前頁榆林府注云亦山之右臂也亦山二字下似闕西字

第四十一前頁蘭州府注云省西北一千三百六十四里按甘肅以蘭州府爲省會非在省西北一千三百六十四里此注恐誤

第六十前頁江西注云西接湖句下似闕廣字義甯州按義甯州非直隸州例當照府名再低一格

第六十四前頁甯都州州下小注闕一字

第六十八後頁鶴峯州注云府五百里府字下當有西南二字

第七十二前頁龍山此二字上誤空三格

第八十四前頁臺灣府注云西向七日廈門廈門之上似有抵字

第八十八後頁瓊州府注云領州二縣十按縣十當作縣十一

第九十後頁象州按州名例當平格另起一行

第九十一前頁那地州注云西北三百四十里句上闕府字

第九十五後頁安甯州按州名例當平格另起一行

第九十九前頁東州軍民府注云省□□里里字上空二格考倡紳作至省五百三十里

第九十九後頁鎮雄州按鎮雄州非直隸州例當照府名再低一格

卷之六 第九笈缺 水陸路程第十笈

第三前頁而軍爭之要句下似闕務字

卷之七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第二十三後頁輕足走者吳子原文輕足下有善字

卷之八 黃尉李姜第十二笈

第一後頁則以王師可矣按王師之上似當有爲字

第十三前頁變古易常句上誤空二格

第三十七後頁用兵識虛之勢李衛公原書虛字下有實字

卷之九 古今陣法第十三篇 卷十軍器第十四後倣

第十七後頁彌牟之□三才陣之字下誤空一格

第二十前頁八表次序注云爨樵三十五人爨樵當一例作樵爨後八裏次序圖下小注倣此

第二十一前頁八正次序圖圖之中軍闕二線一線從人字牽向爲字一線從百字牽向二字如前八裏次序中軍式又陣後遊兵畫多一線

第二十二後頁注云開左門於左角左牙之間左角當作左爪

第二十五前頁連衡陣圖圖上左翼遊兵闕二陣王風當作主風

第二十五後頁注云且王風也

第二十六後頁注云左後天衡決地沖後決字應是次字之訛

補校錄 四

第二十七後頁注云東南云西南云爲後翼二云字皆當正寫作雲

第二十九前頁圖注云以左如右如當作爲

第二十九後頁以左後天沖居角爲鳥首居角當作居前

第三十二後頁圖注云故以四前天沖當作前四天沖又注云四風雲屬之前後四風雲屬之左右按圖當作四風屬之左右前後四雲屬之左右

第三十四前頁六花陣圖圖中前四風雲俱畫多一線又先鋒後軍左牙右爪各闕一線

第三十四後頁風揚陣圖圖中地前沖與內天沖線路相混又圖下遊兵畫多二陣

第三十八前頁圖注云每百人開方二十丈六爲閒地六爲實地六字之義未詳大約是閒地實地各半但於開方之數終難盡合然不必拘

第三十八後頁圖注云此小人陣作小人陣

第三十九前頁結成八陣圖圖中左角右牙右爪各三線餘線亦微有錯誤

第三十九後頁圖注云結隊隊而比隊密結隊隊當作結隊疎

第四十前頁圖注云圈當一丈當作圈

第四十後頁七軍大衍圖圖中中成副將闕牽向前後中成二線又陣後遊兵闕一陣○按圖注只言布陣未言統屬統屬者先鋒統前三天成前左四剛柔七陣後軍統後三地成後右四剛柔七陣後左闕統左三地成左四天生七陣左掛統後三天生後左四剛柔七陣右掛統右三天成右四地生七陣右掛統前三地生前右四剛柔七陣中成副將前後中地成六陣是也注後舊案似誤

第四十七後頁大衍圓陣圖圖中中成副將闕二線

大衍曲陣圖圖中先鋒右掛各闕三線

第四十八前頁大衍銳陣圖圖左之左掛誤作右掛

補校錄 五

大衍直陣圖之左撰誤作右撰又左撰右撰陣中俱畫多一線

第四十八後頁進連環圖圖中十退二字下似闕此字

第六十一前頁蠭衝蠭一例注同

第六十一後頁七星陣圖圖中左陣之馬字疑是車字又左陣步字下似畫多一圈

戊笈談兵刊既成彭披請數過見其中容有錯誤脫漏之處輒手記之積而成帙爰倣阮文達公校勘記之意繕正付刊謹附原書之後然不敢一仍校勘記之名也因名之曰補校錄云戴彭謹識

四異附編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四翼附編

光緒乙未祓禊刊於皖江別墅

四翼緣起引

汪雙池先生戊笈談兵一書爲　趙中丞展如藩浙時商諸　劉中丞景韓捐廉倡刻其時適有倭寇之警工竣後將書分送各營將領使各精於講求妙其運用於以化桓桓赳赳之材爲干城腹心之選豈不偉哉顧其書包羅富有類皆擇之極精而語之甚詳無庸復贅一辭矣而其中容有數門爲初學未易通曉者曰風角曰奇門曰演禽及陣法中之八陣圖是也夫風角奇門演禽皆兵家占事之書精其術者類多響應惟是頭緒頗繁驟覽之餘猿如行路多歧罔知從適至若陣法一門更宜悉心研究即如武侯魚復八陣當只一圖耳今則分出數圖且散見於本笈之前後不知者曷從而辨識之歟而世又將有以一得自矜守其舊說致疑　先生之書爲無用者良可慨已　彭於是敬輯是編以申明起法用法務求詳悉俾附於原書之後庶學者因此而得其門徑不至望洋而返且不爲曲說所惑亦未嘗不可爲　先生之書之翼也編既成謹述其緣起如此光緒乙未年閏五月同邑後學戴彭景筠謹述

四翼附編目錄

後學戴　彭景筠述

目錄
風角釋占參原書第二卷
奇門入式參原書第三卷
演禽起例參原書第四卷
八陣圖說參原書第十二卷

後學戴　彭景筠述

風角釋占

五音

宮屬土墓辰　商屬金墓丑　角屬木墓未

徵屬火墓戌　羽屬水墓辰

納音

風有五音何也曰五音屬日戊己子午宮也丙丁丑未寅申徵也壬癸卯酉羽也庚辛辰戌商也甲乙巳亥角也（以干論刑德以日支納五音）

何者爲宮日之風（謂子午之日）曰宮如雷鼓如牛鳴穿中（七音之音也）宮之風發屋折木（非常之風則占）以役至兵也（宮主役）自宮來（子午方）摧山崩岸（宮爲土）人君出行（宮爲君）自徵來（丙丁丑未寅申方）蟲狼害也（火上爲災）自羽來（壬癸卯酉方）雨陰寒也（蒙卦之象）自商來（庚辛辰戌方）蝗也（蝗得金氣）自角來（甲乙巳亥方）暴風雨也（角主風雨）

商日之風何如（謂辰戌之日）曰商之風如離羣羊如鐘磬如飛鳥集羽（金之音也）發屋折木宮宅自傷（金主刑傷）或鬬兵也（金主兵）自商來白衣會關梁塞外兵入（西北之兵）自宮來國憂也（商刑宮也）自角來兵喪也（金木爲災）自徵來兵凶也（金火之氣）自羽來兵息也（水金氣）

角日之風何如（謂巳亥之日）曰角之風如千人呼嘯或啾啾如雞雉聲如伐木聲（木之音也）發屋折木賊戰也（風木主疾疫）自角來急兵入城（風木迅速）自商來兵威（金木相戰）自宮來貴人病（宮爲土角剋土）工作（宮爲土工）自羽來人泣野飢（漠卦之象）自徵來火燔絲貴（木被火焚）

徵日之風云何（謂丑未寅申之日）曰徵之風如奔馬如火炎如縛兢（火之音也）發屋折木火災外有急事及妖謠也（熒惑作祟）風自徵來火（徵火主）自角來土工大旱（木火氣旺）自商來國不安有鬬兵邊將憂（金火相戰）自羽來主雷也（水激火也）或使命行也（火麗川流之象）

羽日之風云何（謂卯酉之日）曰羽之風如擊濕鼓如水湯湯揚

波（水之音也）發屋折木米貴而兵也（水荒致亂）自羽來雨雹霜雪爲災（皆因於水）自宮來暴風雨（水土相戰）自角來兵不解也（水木資生纏綿之象）

刑德（德吉刑凶）

甲德甲乙德庚丙德丙丁德壬戊德戊己德甲庚德庚辛德丙壬德壬癸德戊（陽干以本干爲德陰干以合神爲德）

甲乙刑戊己丙丁刑庚辛戊己刑壬癸庚辛刑甲乙壬癸刑丙丁（相剋爲刑如甲乙木剋戊己土是也）

右以日干與時干相較論其吉凶也大約生旺則吉相剋則凶（如戊己日本納宮音而戊日起壬子時則以壬子時爲刑時刑方而戊午時爲德也餘可類推）

納時音

時音以商羽徵宮角爲序木角以子丑起商火徵以子丑起羽土宮以子丑起徵金商以子丑起宮水羽以子丑起角

此以日音納時音也（如己亥角日則以子丑午未時納商寅卯申酉時納羽辰巳戌亥時納徵也餘日可以類推）

風情（此風之本情也）

風有六情何也曰以日徵（音貞）情也申子好水情也曰貪狼（水生於申旺於子）寅午惡火情也曰廉貞（火生於寅旺於午）亥卯怒木情也曰陰賊（木生於亥旺於卯）巳酉喜金情也曰寬大（金生於巳旺於酉）戌丑悲仁情也曰公正（火墓戌土金墓丑土）辰未樂過情也曰奸邪（水墓辰土木墓未土）

好風之徵奈何曰申子之日（貪狼）風自坤坎來七日之內（巳酉時）則有盜賊禍起北方時加奸邪（丑戌時）風從陰賊（亥卯方）有盜傷也風從公正（戌丑方）或梁驚或我伐人也時加貪狼（巳酉時）則大凶風從奸邪（辰未方）以報怨而弄兵者歲在赤奮若（丑也）

有惡人持物風自廉貞（寅午方）賂也風從寬大（巳酉方）接禮及儲積風自陰賊行旻駕傷也（旻蒲按申子之日水以釣動反○情故以巳酉時爲貪狼丑戌時爲奸邪也餘日按各情類推）

惡風之徵奈何曰寅午之日（廉貞）風自艮離來怨與風自寬大時加巳酉（貪奸）有貴客宴會詔命之事風從奸邪妖人爲怪婦凌夫風從公正貴人遺問風從貪狼自蔽財者風從陰賊有賊而無害也

怒風之徵奈何曰亥卯之日（陰賊）風自乾震來七日之內有謀賊入界風從奸邪時加廉貞（寅午時）而止坤坎之方有賊也風從貪狼白刃相傷風從公正外人有謀內者風自寬大有所施與也風從廉貞隱士罹刑

喜風之徵奈何曰巳酉之日（寬大）風自巽兌酒食喜慶也風自廉貞時加寬大（亥卯時）爲慶賞受賜風自公正因酒與訟風自陰賊酒食爲害風從奸邪因酒而爭及於婦人風自貪狼飲而爭財也

悲風之徵奈何曰戌丑之日（公正）風從公正來兩軍相當大將來降不過七日時加公正（未丑時）吏人爭仇人報怨風自奸邪時加廉貞（申午時）人發吏私也風自陰賊下凌上也風自貪狼賊人以物逃其主也風自廉貞以酒致病風自陰賊人相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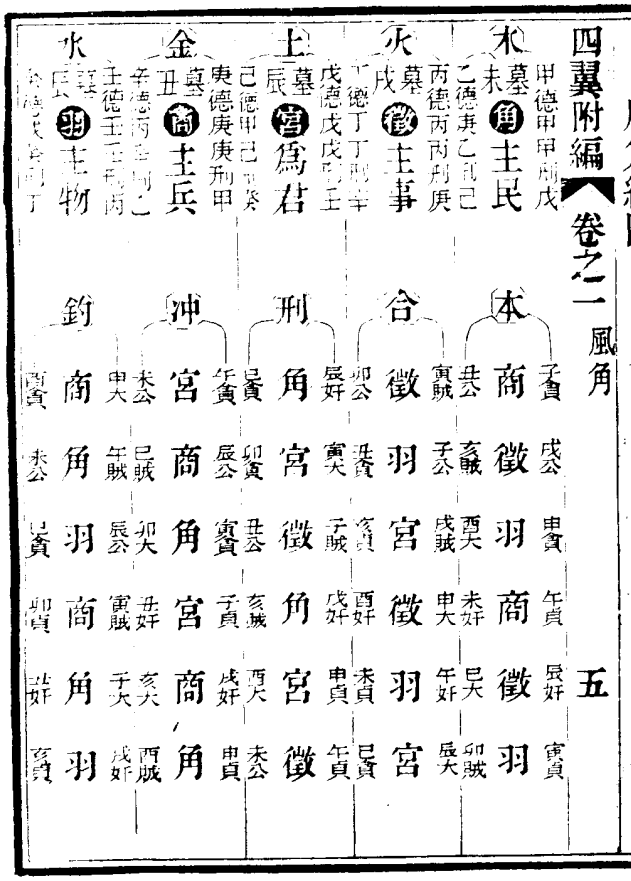
（按此無樂風之徵一條然戌丑辰未皆屬土即悲風一條可以類推）

察情（以日察風起之時及方）

時時之情異自方何也曰木以本情（木謂亥卯日）火以合情（火謂寅午日）土以刑情（土謂辰戌丑未日）金以沖情（金謂巳酉日）水以釣情（水謂申子日）

本情即上申子貪狼寅午廉貞之類亥卯本日用此○合情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如寅午火日則以子時爲公正丑時爲貪狼也餘倣此○刑情者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辰午酉亥俱自刑如辰戌丑未土日則以子時爲陰賊丑時爲公正也餘倣此○冲情者子午相冲丑未相冲寅申相冲卯酉相冲辰戌相冲巳亥相冲如巳酉金日則以子時爲廉丑時爲奸邪也餘倣此○釣情者寅卯相釣丑辰相釣子巳相釣亥午相釣戌未相釣申酉相釣如申子水日則以子時爲寬大丑時爲奸邪也餘倣此

風角總圖


木 墓 角 主民
甲德甲甲刑戊
己德甲己刑癸
火 墓 徵 主事
丙德丙丙刑庚
丁德丁丁刑辛
土 墓 宮 爲君
戊德戊戊刑壬
己德甲己刑癸
金 墓 商 主兵
庚德庚庚刑甲
辛德丙辛刑乙
水 墓 羽 主物
壬德壬壬刑丙
癸德丁癸刑丁
本 商 徵 羽 宮 角
子貪 戌公 申賓 午貢 辰奸 寅賓
丑公 亥賊 酉天 未奸 巳天 卯賊
寅賊 子公 戌賊 申天 午奸 辰天
卯公 丑貪 亥貪 酉奸 未貪 巳貪
辰奸 寅天 子賊 戌奸 申貪 午貪
巳貪 卯天 丑公 亥賊 酉天 未公
午貪 辰公 寅貪 子貪 戌奸 申貪
未公 巳賊 卯天 丑奸 亥天 酉賊
申天 午賊 辰公 寅賊 子天 戌奸
酉賊 未公 巳貪 卯奸 丑奸 亥貪
冲 宮 商 角 宮 商 角
刑 角 宮 徵 角 宮 徵
釣 商 角 羽 商 角 羽

右圖上層爲五行納音及刑德之例下層中間爲時上納音兩旁爲逐時風情其起例俱見前假如甲子日甲子時起風或從子方來日干與時干俱甲謂之甲德甲也子日本納宮音宮以子丑起徵則子時爲徵也從子方來謂之自宮來也又查風之六情子日屬水水以釣情子與巳相釣而巳之本情曰寬大故子日子時之風即爲寬大從子方來曰風從貪狼此舉甲子日子時子方之風以見占例餘皆可以類推

占兵

兩軍相遇其風角奈何曰先明納音察時方所納音爲客

謂日支之音時方爲主風起之時及風來之方時方制納音利爲主納音制時方利爲客相生爲和不戰納音即所納宮商角徵羽之五音非如甲子乙丑海中金之例也時方亦如前六情之例占之

將戰之日以風爲主以雲爲客風勝雲利主雲勝風利客也

風音生日音日音生風音勝也相剋凶也如子午日而風音如奔馬或音如離羊此相生也若風音如伐木或如揚波則爲相剋之音矣

觸怒旋風或入吾寨何也曰急宜備之若入敵寨宜從所入急攻之旋風入室可以音情刑德決之

出軍之日視風之展旗旗展幅反向竿鋒有驚也旗不展

是不戰也就展而抱笋不得展敗也向外吉也向已凶也（彼輔吉凶之應亦可以占情刑德決之）

按風角占法凡風之發屋折木者爲非常之風當以納音占之若平時之風則惟以六情之例占之可也餘俱見本笈

四翼附編卷二

後學戴 彭景筠述

奇門入式

釋遁甲

遁隱也甲六甲卽六儀也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爲六甲戊己庚辛壬癸爲六儀甲爲青龍恆隱於六儀之中以甲子隸戊甲戌隸己甲申隸庚甲午隸辛甲辰隸壬甲寅隸癸故曰遁甲

甲子戊　甲戌己　甲申庚

甲午辛　甲辰壬　甲寅癸

釋奇

奇三奇也乙丙丁爲三奇乙爲日奇丙爲月奇丁爲星奇

釋門

門八門也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爲八門

八門惟開休生爲吉門餘五門各有所宜

釋九宮

卽洛書之九宮

九宮卽洛書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宮是也而後天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八卦屬焉

釋九星

九星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也此九星之序也但不便於挨加捷法況蓬任衝輔英芮柱心禽九字爲句念之亦可天蓬貪狼坎宮水天芮巨門坤宮土天衝祿存震宮木天輔文曲巽宮木天禽廉貞中宮土天心武曲乾宮金天柱破軍兌宮金天任左輔艮宮土天英右弼離宮火

鈐叟歌云蓬任衝輔禽陽星英芮柱心陰宿名輔禽心星爲上吉衝任小吉未全亨大凶蓬芮不堪使小凶英柱不精明九星之陰陽吉凶如此

釋寄宮

洛書之中宮卽八卦之太極也此宮不動諸盤挨加不到故凡奇儀之在中宮者皆寄於二宮坤位云

按此蓋古法也一說陽遁寄艮陰遁寄坤亦似有理但箋中諸圖實只寄坤一宮故仍以古法爲主

九宮八卦九星八門定局

釋陰陽二遁

冬至後爲陽遁順佈六儀逆佈三奇則戊己庚辛壬癸丁丙乙也夏至後爲陰遁逆佈六儀順佈三奇則乙丙丁癸壬辛庚己戊也然此恐或舛錯捷法恆以戊己庚辛壬癸丁丙乙九字爲序陽遁則順排九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也陰遁則逆排九宮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也如此庶無差誤

釋三元

五日爲一元一元六十時六十時一週成一局每以甲己日爲符頭遇子午卯酉爲上元寅申巳亥爲中元辰戌丑未爲下元

甲子 甲午 上元 己卯 己酉

甲寅 甲申 中元 己巳 己亥

甲辰 甲戌 下元 己丑 己未

釋一氣管三元

一年凡二十四氣每一氣約十有五日一元五日十五日統管上中下三元看本日干支是何甲己所管卽知在何元中從何宮起甲子戊順逆排之如冬至後上元一宮起甲子戊中元七宮起甲子戊下元四宮起甲子戊俱用順排夏至後上元九宮起甲子戊中元三宮起甲子戊下元六宮起甲子戊俱用逆排餘倣此 圖具於左

坤 立秋二五八 處暑一四七 白露九三六

兌 秋分七一四 寒露六九三 霜降五八二

乾 立冬六九三 小雪五八二 大雪四七一

離 夏至九三六 小暑八二五 大暑七一四

三元 上中下

坎 冬至一七四 小寒二八五 大寒三九六

巽 立夏四一七 小滿五二八 芒種六三九

震 春分三九六 清明四一七 穀雨五二八

艮 立春八五二 雨水九六三 驚蟄一七四

釋超神接氣

節氣未到而符頭先到曰超神符頭未到而節氣先到曰接氣蓋以節氣有差欠故立此法以通之○又有閏奇之法如閏月然蓋超神不過九日接氣不過五日若符頭超

過九日便當置閏但置閏恆在冬夏二至之前他節雖超過九日不必置閏凡超神接氣俱當從冬夏二至或閏奇或不閏奇查起累累數去方準超神如今乙未年正月二十五丁酉日交雨水節而前此二十二甲午日已入雨水上局是節氣未到而符頭先到謂之超神○接氣如去年甲午四月初一丁未日立夏本日仍係前穀雨節管下須至初三己酉日始交立夏上局是符頭未到而節氣先到謂之接氣○閏奇之法如今乙未年十一月初七癸卯日冬至而前大雪三元已於十月二十六癸巳日行畢至二十七甲午日以當爲冬至上局符頭但自甲午至癸酉冬至相距十日是符頭已超過九日當置閏矣遂以甲午日起爲大雪閏上局至戊戌日止以己亥日起爲大雪中局至癸卯日辰時止而癸卯日巳時已交冬至則以巳時以前爲閏大雪中局陰遁巳時以後尚有七時爲初冬至中局陽遁至次日甲辰後五日爲初冬至下局直至十三日己酉乃爲正冬至上局云按此法與他本稍異

釋直符直使

直符者即旬頭之甲所值之蓬任等星也亦曰符頭直符所在之門即爲直使

釋八神

八神者一直符二螣蛇三太陰四六合五勾陳陰遁白虎六朱雀陰遁玄武七九地八九天也陽遁順行陰遁逆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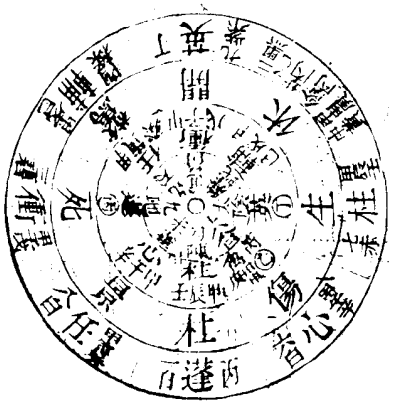
八神惟直符太陰六合九地九天五者爲吉餘俱凶

佈局法

遁甲之法先分陰陽二遁次看屬何節氣次審本日係何元管下定在何宮起甲子戊即用何局推排是爲地盤地盤五日一換再查所用之時係何甲管下即以其星爲直

符加於本時之干上以其門爲直使加於本時之支上次第排去是爲天盤天盤逐時加臨兩盤相對一照吉凶可定

如今乙未年二月初二甲辰日丁卯時乃冬至後雨水節下合用陽遁雨水上中下元爲九六三自正月二十二日甲午進本節上元九局至二十六戊戌日止二十七己亥日進中元六局至本月初一癸卯日止本日甲辰子時已入下元當用三局以三宮起甲子戊順排四宮甲戌己中宮甲申庚寄坤六宮甲午辛七宮甲辰壬八宮甲寅癸九宮丁一宮丙二宮乙所謂地盤也甲辰日以後五日皆又查本時丁卯係甲子旬頭管下即以三宮之甲子戊與天衝爲直符而傷門即爲直使再尋本時干之丁原落在地盤之九宮即以甲子戊與天衝加之逐宮加臨則乙丙丁三奇加於地盤之辛壬戊三字上且直符既加於九宮則八神亦以順挨加二宮螣蛇七宮太陰六宮六合一宮勾陳八宮朱雀三宮九地四宮九天也凡此皆謂之天盤又本時支之卯挨到六宮自三宮起子順挨四宮北中宮寅故卯挨六宮也即以直使傷門加之逐宮加臨則開休生三門加於地盤之九二七宮謂之人盤合數盤而斷之吉凶見矣陰遁倣此逆推茲具圖於左



此陽三局丁卯時所佈之活盤也內第一層八神與第二層九星奇儀爲天盤第三層八門爲人盤第四層九星奇儀九宮爲地盤地盤不動天太陰二盤俱可旋轉陰陽十八局圖皆然

以上皆奇門起法至於吉凶諸格及斷驗之法笈中已詳言之無庸再贅

按諸家奇門互有異同　先生折衷至當而其中閏奇一條則以閏月定時之法準之諸家所不及也

後學戴　彭景鈞述

演禽起例

二十八宿次序

角亢氐房心尾箕　斗牛女虛危室壁

奎婁胃昴畢觜參　井鬼柳星張翼軫

二十八宿改正五行舊法以七政排之

角金蛟舊屬木水禽　亢火龍舊屬金水禽

氐土貉與舊同山禽　房木兎舊屬日山禽

心火狐舊屬月山禽　尾水虎舊屬火山禽

箕金豹舊屬水山禽　斗木獬與舊同山禽

牛木牛舊屬金家禽　女水蝠舊屬土飛禽

虛木鼠舊屬日穴禽　危土燕舊屬月飛禽

室木猪舊屬火家禽　壁土貐舊屬水水禽

奎金狼舊屬木山禽　婁土狗舊屬金家禽

胃金雉舊屬土飛禽　昴水雞舊屬日家禽

畢木烏舊屬月飛禽　觜金猴舊屬火山禽

參金猿舊屬水山禽　井水犴舊屬木山禽

鬼土羊舊屬金家禽　柳火獐舊屬土山禽

星火馬舊屬日家禽　張火鹿舊屬月山禽

翼土蛇舊屬火水禽　軫水蚓與舊同水禽

十二地支

申酉戌亥　子　以此十二地支排

未　丑　於掌上以便推輪

午

巳辰卯寅

年禽

一元起虛　二元起奎　三元起畢　四元起鬼

五元起翼　六元起氐　七元起箕

以上古歷元起甲子爲一元起虛每一年一宿同治三年上元甲子入第六元氐宿值年至今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係尾宿值年以後一年一宿輪去

月禽

房虛昴星年正月起角　心危畢張年正月起室

尾奎觜翼年正月起星　箕壁參軫年正月起牛

角斗奎井年正月起參　亢牛婁鬼年正月起心

氐女胃柳年正月起胃

如今乙未年尾宿值年則正月起星馬二月張鹿三月翼蛇以順數十二月餘倣此○按年禽管一年事月禽

筲一月事俱以時禽論生剋制伏但占演家不甚用之

日禽 日禽爲命家之散地

日禽元法與年禽同本日値日之禽但查日歷所載卽是將星

甲子甲午己卯己酉四日所値之禽爲將星每將星管十五日如戊戌日日禽是牛木牛則前甲午日之心火狐卽爲將星餘倣此

時禽 時禽爲我禽

房虛昴星日子時起虛　心危畢張日子時起鬼

尾室觜翼日子時起箕　箕壁參軫日子時起畢

角斗奎井日子時起氐　亢牛婁鬼日子時起奎

氐女胃昴日子時起翼

如前戊戌日用巳時牛宿値日以子時起奎丑時婁寅時胃卯時昴辰時畢巳時觜則巳時之禽爲觜金猴也餘倣此

番禽 番禽爲他禽

以時上起將星順數至時禽止復從時禽逆數至用時得何禽星卽是從將星順尋時禽一轉而得者逆番他禽亦一轉而得順尋兩轉逆番亦兩轉而得諸番法皆如此如前戊戌日巳時將星心火狐時禽觜金猴從巳上起將星心順數兩轉至申而得觜復從申上起觜亦逆數兩轉至巳得箕金豹是爲他禽餘倣此

活曜頭用星 活曜頭從時禽翻出

第一位　角斗奎井四宿値時　翻虛水鼠

第二位　亢牛婁鬼四宿値時　翻牛木牛

第三位　氐女胃柳四宿値時　翻箕金豹

第中位　房虛昴星四宿値時　翻畢木烏

第五位　心危畢張四宿値時　翻尾水虎

第六位　尾宿觜翼四宿値時　翻奎金狼

第七位　箕壁參軫四宿値時　翻氐土貉

凡活曜頭皆從寅起

其法以寅上起活曜頭逆數得時禽止復從時禽順行至本時所得之禽卽是用星如前戊戌日巳時時禽觜金猴觜翻活曜奎卽以寅上起奎逆數至酉得時禽觜復從酉起觜順數至用時之巳上得軫水蚓卽活曜用星也

他正將

翻他人之正將以時上起將星順數見日禽止復從日禽逆數至用時所得之禽卽是如前戊戌日巳時日禽牛木牛將星心火狐便從巳上起將星心順數至酉見日禽牛

復從牛逆數至用時之巳上得室木猪卽他正將也

他副將

翻他人之副將以時上起時禽順數見日禽止復從日禽逆數至用時所得之禽卽是如前戊戌日巳時日禽牛木牛時禽胃金猴便從巳上起時禽胃順數兩轉至戌而見日禽牛復從牛逆數亦兩轉至用時之巳上得張火鹿卽他副將也

本身副將

求本身副將以時上起將星順數見時禽止再從時禽接行順數至用時所得之禽卽是此法有順無逆但以用時

起將星兩轉而見時禽則從時禽至用時亦兩轉而得副將若將星一轉而見時禽則時禽亦一轉而得副將如前戊戌日巳時將星心火狐時禽胃金猴便從巳上起將星心順數兩轉至申而見時禽胃再從申起胃亦順數兩轉至用時之巳上得室木猪是爲副將

附錄占演大略中第一課以見占例

原本活曜頭用星副將他副將均誤今改正起例見前

戊戌日用巳時第六元之甲子日起氏自甲子至戊戌凡三十五日日禽是牛木牛

日禽 牛木牛 從日歷中查出 時禽 胃金猴 從日禽推出

將星 心火狐 日禽前五日 活曜 從時禽頭 奎金狼 從時禽順數出

用星 軫水蚓 從活曜頭翻出

他禽 箕金豹 從將星時禽順逆翻出

他副將 張火鹿 從日禽時禽順逆翻出

副將 室木猪 從將星時禽順翻出

他正將 室木猪 從日禽將星順逆翻出

以上九星內除將星活曜頭二宿不用故下占斷只用七宿

日禽 牛木牛 爲兩家之戰地

時禽 胃金猴 爲我禽

用星 軫水蚓 爲我所用之禽本名活曜

副將 室木猪 我之副將

他禽 箕金豹 謂之翻禽與時禽對

他正將 室木猪 與用星對

他副將 張火鹿 與副將對

以上七宿皆以落泊喜畏强弱而推之

按笈中奇門衍禽多與古法不同係 先生所改今悉依原笈申明起法而已此外並未敢妄贅一辭耳

四翼附編卷四

後學戴　彭景銙述

八陣圖說

附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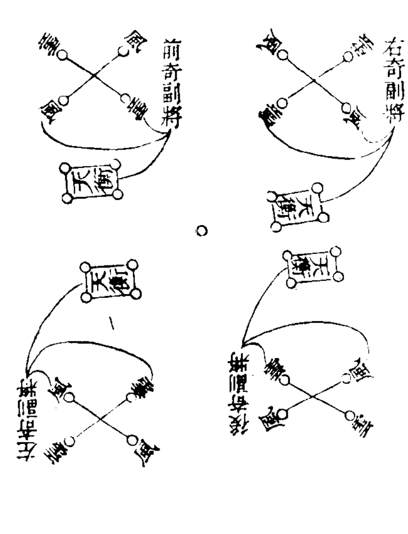
嘗考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其教戰之法甚詳今雖不悉用然大致猶是也故凡練陣必有金鼓號信以練耳（兵以鼓進以金退號信謂刁斗之屬）旗幟燈火以練目（日以旗幟夜以燈火）使知坐作進退之節爲將者計領衆若干占地若干以便於排布但古人因井田而制行陣皆以五起數今軍營中只有什長無伍長未爲不可（究竟不如古制之盡善）總以分數明白爲主（分數明白爲統衆第一要義）又古之戰者以徒輔車今之戰者以騎翼步用各不同古法不可盡背亦不可過拘要當因時制宜使各適其用焉可矣後世言陣法者多祖武侯夫武侯之八陣井田之遺制也李衛公之六花又八陣之通法也而　先生之傳八陣則固參酌於古今之間者也茲特因其圖說以反復求詳焉耳故於陣法篇中只述魚復八陣諸法餘未盡登

凡錄七圖

八表次序　八裏次序　八正次序　陣門方位

結隊圖　結陣圖　結成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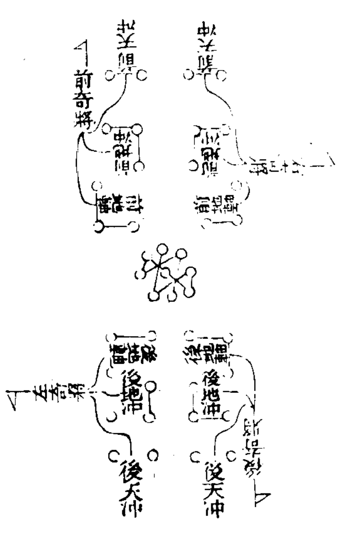
八表次序（每一陣凡步卒八十六人馬軍四人樵爨三十五人）



此初鼓之初也　前奇副將列前左之四風雲四天衡陣於前左　左奇副將列後左之四風雲四天衡陣於後左　後奇副將列後右之四風雲四天衡陣於後右　右奇副將列前右之四風雲四天衡陣於前右　是日八表凡每陣百有二十五人馬四匹樵爨各足及器械刁斗之屬

八表者八陣之十六風雲十六天衡共三十二陣居於八陣之表是也（此處一圖爲一陣卽後結隊圖中百人爲隊之隊）每一陣步卒八十六人馬軍四人樵爨三十五人共百有二十五人（按後百人爲隊此云步卒八十六人或百二十五人則結隊恐難齊整是毎隊當實用百人爲是不必執定此分數也）凡布陣必以鼓初鼓列陣再鼓設旗三鼓開門於是初鼓之初四奇副將各引風雲天衡八陣列於四維及兩旁而八表之陣位定矣

八裏次序



初鼓之再前奇將列左前天冲地軸地冲八陣於前左之內　左奇將列後左天冲地軸地冲八陣於後左之內　後奇將列後右天冲地軸地冲八陣於後右之內　右奇將列前右天冲地軸地冲八陣於前右之內凡每陣皆百有二十五人馬四匹樵纍各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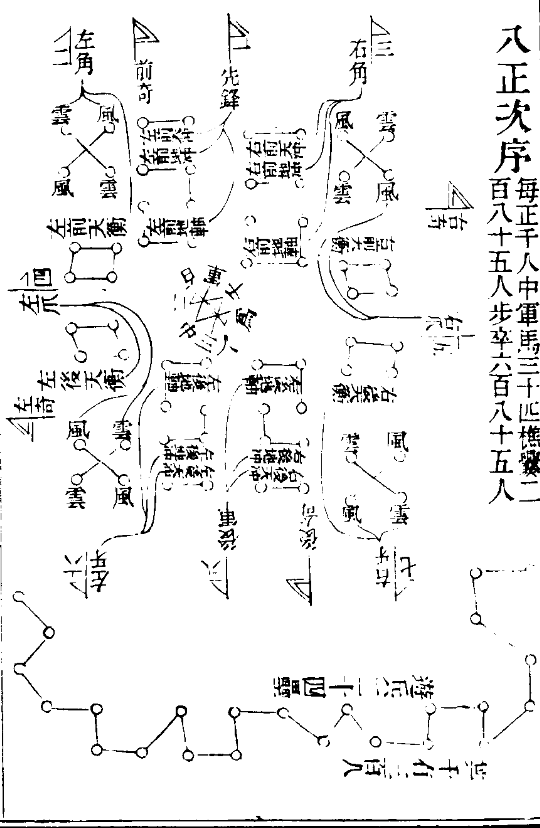
乃以三千二百八爲中軍始立大將之旗大將令前四奇之都虞侯布前奇之旗於前左布右奇之旗於前右布左奇之旗於後左布後奇之旗於後右　初鼓事畢乃再鼓

八裏者八陣之八天冲十二地冲十二地軸共三十二陣居於八陣之裏是也每陣人數與前同樵纍各足　初鼓之再四奇將各引天冲地冲地軸八陣列於前後之左右而八裏之陣位定矣

以三千二百八爲中軍李衛公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可見不必盡拘此數但要分數明白耳始立大將之旗於中乃令四奇之都虞侯爲四奇將傳令之官布各奇之旗於前後左右蓋大將居中馭外衛公所謂四面八向皆取準焉者也

八正次序

每正千八中軍馬三十四樵纍二百八十五人步卒六百八十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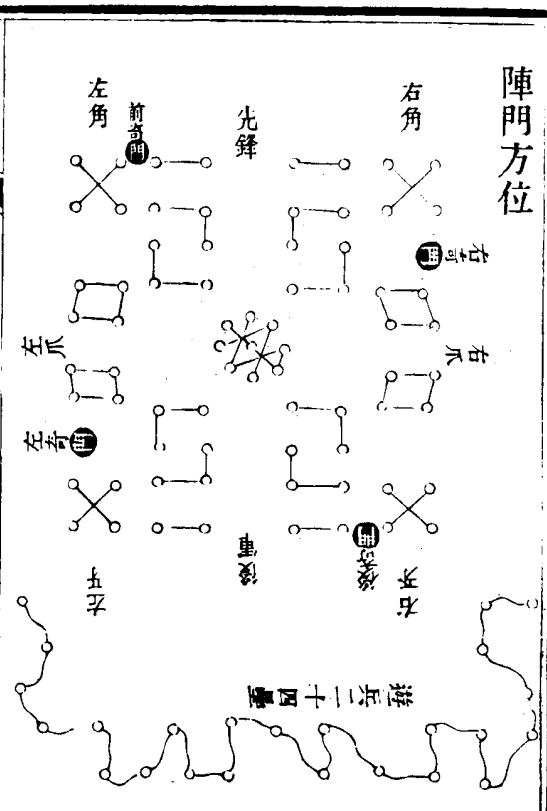


此再鼓也　前虞侯引二正之虞侯布先鋒之旗於前以領左內二前天冲三前地冲三前地軸之八陣布左角之旗於前左以領左外二風二雲四天衡之八陣　右虞侯引二正之虞侯布右角之旗於前右以領右內二前天冲三前地冲三前地軸之八陣布右爪之旗於右以領右外二風二雲四天衝之八陣　左虞侯引二正之虞侯布左爪之旗於左以領左後二風二雲四天衝之八陣布左才之旗於左後以領左內二後天冲三後地冲三後地軸之八陣　後虞侯引二正之虞侯布後軍之旗於後以領右中二後天冲三後地冲三後地軸之八陣布右牙之旗於後右以領後右二風二雲四天衡之八陣是日八正　陣後遊兵二十四陣共用一千有三百人　牙將及四奇之都虞侯凡八員執事者共四十人八正之虞侯八員執事者共三十二人又每隊夜不收三人後軍多一八　百二十五人爲陣陣有總八陣爲正正有副將二正爲奇四奇聽命於大將而傳之八正正傳之每陣陣十八爲什什有什長五人爲伍伍有伍長八正之卒共八千人中軍三千二百人遊兵一千三百人凡一萬有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之數用二則二倍之用三軍則三倍之　再鼓事備乃三鼓

此卽八陣全圖也所謂八正者一先鋒二左角三右角四左爪五右爪六左牙七右牙八後軍也前四奇將及副將是布陣之官此八正將是統屬之官而四奇將又統八正將也每正統八陣八八六十四陣計衆八千人此以百二十五人言也若以每隊百人計之只六千四百人耳於是軍中再鼓令四奇之都虞侯各引二正之虞侯爲八正傳令之官以布八正之旗使各率領其衆而前奇則統先鋒左角左奇則統左爪左牙後奇則統後軍右牙右奇則統右角右爪是爲四首八尾

陣後遊兵二十四壘遊兵皆騎軍按此特言之今謂之馬隊其千有三百人其大概耳蓋一千三百人以二十四陣分之每陣合得五十四人有奇若每陣用五十人則二十四陣只一千二百人而已足矣○又按古法二十五人爲兩置一兩長後人卽以兩長爲騎軍是每陣百二十五人中合得五騎又於五騎中立一卒長只餘四騎統計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僅得四百騎安得有遊兵一千三百人惟今軍營中十步一騎計一軍中得騎軍一千二百五十人除去五十人爲二十四騎之帥仍實有一千二百人乃合遊兵二十四陣每陣五十人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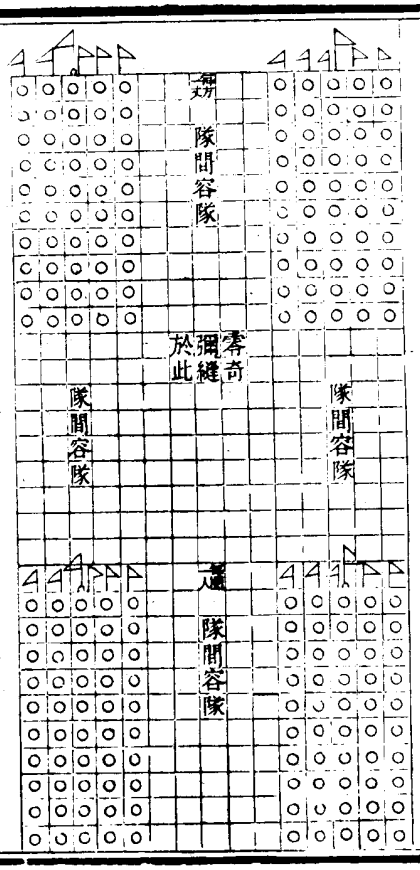
八陣之八正其八千人合中軍三千二百人遊兵一千三百人足成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之數按此不必盡拘大約萬二千五百人可以排此八陣也其實百人爲隊統計步卒須九千六百人馬軍二十四陣須一千二百人此數似不可少其餘供役司事俱以今營制參用之可也



三鼓而開門開前門於先鋒左角之間開右門於右角右爪之間開左門於左爪左牙之間開後門於後軍右牙之間

此陣門方位圖也八陣排列旣畢於是軍中三鼓開左右前後四門前門偏左卽前奇將所在之處後門偏右卽後奇將所在之處左門偏後卽左奇將所在之處右門偏前卽右奇將所在之處凡變陣應敵出入皆由於門故無凌亂之弊又八陣之法亦可以爲營壘蓋戰則成陣止則成營陣之四門卽爲營之四門所以謹出入防奸細也

結隊圖此百人爲隊卽無中間而旁各間二十丈後間同此亦二十丈圖凡每方一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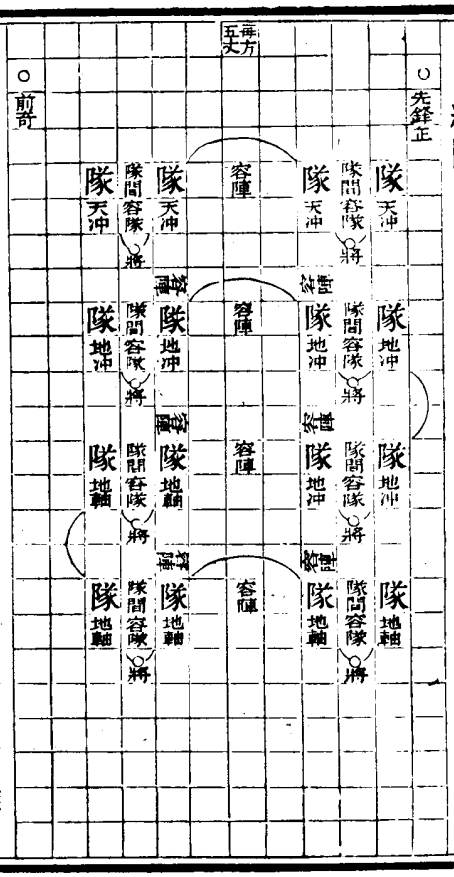


每百人開方二十丈半爲間地半爲實地

此百人爲隊圖也圖凡每方一丈橫直相等謂之一方每一圈爲一人占地橫十人爲列一人執旗爲五十人爲半隊當後總圖中一隊字每百人爲隊占地方十丈當後總圖中兩隊字隊間容隊縱橫亦容十丈此謂空地故百人之地當開方二十丈半爲間地半爲實地結隊之法如此此圖上半截百人爲一隊下半截百人又爲一隊○按此百人爲隊與前百二十五人之數不合有零奇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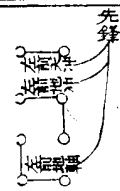
按一人之地橫直各一丈未免太寬近時步卒每二人相距二尺又合其人身軀計之大約一人占地三尺有五六寸之間今宜依此法稍爲放寬凡卒一人實占地橫直各五尺爲準頗覺疎密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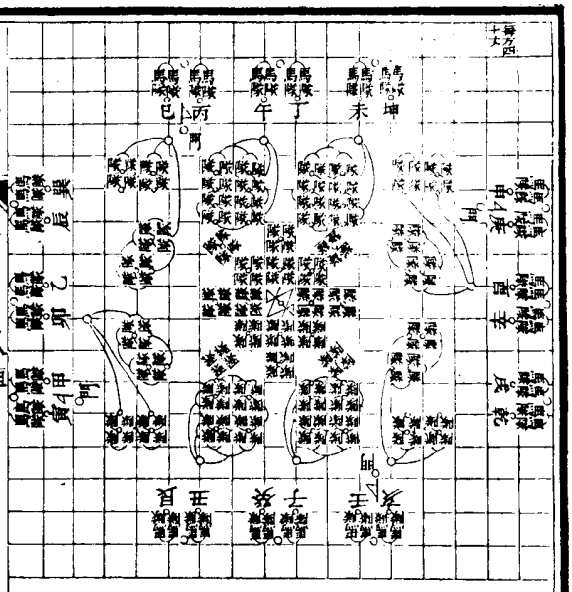
結陣圖凡每方五丈



此小八陣卽八正之一正也舉先鋒一正餘可類推

此圖卽八正之先鋒正也舉此以例其餘謂之小八陣天沖二陣地沖二陣地軸二陣三陣地軸三陣隊間容隊此半隊與彼半隊中間之空地陣間容陣此隊與彼隊中間之空地約開方八十丈此其大略也乃結成此先鋒正之一陣共八百人今將前後各總圖之先鋒正列左以便觀覽





結成八陣圖 每方四十丈之地當開方四百丈陣後遊兵不與其內遊兵之騎卒凡二十七人亦以二隊爲一陣則每陣五十四人二千一百九十六人遊移出奇無有定位

此結成八陣總圖也與前八正大序圖一例圖凡每方四十丈容二百人爲兩隊所居之地兩隊共有四箇隊字故八陣之地當開方四百丈橫直各四百丈也陣後遊兵不與其內亦以二隊爲一遊兵之隊凡二十七人此半隊也用二十五人亦可陣則每陣五十四人用五十人亦可二十四陣共一千二百九十六人亦可此數遊移出奇無有定位此圖遊兵以二十四字分列之亦不必拘不過欲其環居陣外排列勻停耳

以上凡七圖皆八陣之本圖也以下則八陣之變例其圖俱詳本笈茲特述其名目而已

八陣變例圖說俱詳本笈

一變洞當再變中黃三變連衡四變握奇五變龍騰六變虎翼七變鳥翔八變折衝

洞當陣 舊名天覆陣 此陣有風無雲八陣之內半不動分遊兵之半爲兩翼旗號用玄 敵人外圍用此陣

中黃陣 舊名地載陣 此陣有雲無風八陣之外半不動分遊兵之半爲兩翼旗號用黃 敵人直入用此陣

連衡陣 舊名風揚陣 此陣有風無雲八陣之左半不動分遊兵之半爲兩翼旗號用暈 敵衝吾右用此陣

握奇陣 舊名雲垂陣 此陣有雲無風八陣之右半不動分遊兵之半爲兩翼旗號用雜 敵衝吾左用此陣

龍騰陣 舊名龍飛陣 此陣有雲無風八陣之前半不動分遊兵之半爲兩翼旗號用青 敵衝吾後用此陣

虎翼陣 此陣有風無雲八陣之後半不動分遊兵之半爲兩翼旗號用白 敵衝吾前用此陣

鳥翔陣 此陣有雲無風八陣之西北及東南不動分遊兵之半爲兩翼旗號用赤 敵衝吾東北及西南用此陣

折衝陣 此陣有風無雲八陣之東北及西南不動分遊兵之半爲兩翼旗號用皂 敵衝吾西北及東南用此陣

以上八陣之變卽所謂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也皆以旗色爲號隨敵所衝之方而用之

附李衛公八陣說

衛公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遠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陣之法卽此圖也

陣數有九乃八正合中軍而爲九也所謂此圖者卽上所列八陣總圖是也

又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詭設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天地風雲本旗旛也龍虎鳥蛇隊伍之別也

此指八變陣而言詭名乃不使人知之意

又曰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兵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處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終於八也及乎制敵變化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散而爲八復而爲一也

此推原制陣之意也終於八也以上言八陣之體及乎制敵以下乃言八陣之變

又曰教士必先結伍法伍法旣成授之軍校軍校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陣圖大將軍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

此言教陣之法必先從五人教起也○按古法用伍今法用什酌古今而用之參用什伍可也

附夔州魚復江八陣攷

荆州圖記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有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碁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云

永安宮卽魚復浦先主改作永安宮

東坡志林云諸葛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蜀縱觀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蔟蔟正圓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按桓溫不知此陣因文武皆莫識特爲此數八語耳妍媸作用往往如是然所謂常山蛇勢者則又與陣意暗合蓋凡陣皆宜如此不獨八陣然也

右荆州圖記與東坡志林所言如此則石陣之形勢固昭然在目矣笈中所引各圖說大約本於世傳握奇經及明張燁之論與他書異握奇經未詳作者姓名張燁明永樂時人著太乙統宗寶鑑書中有○按夔州八陣只壘石六十四堆而已後人乃增設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諸名目演圖立說諸家互有異同或云天地風雲居陣四隅龍虎鳥蛇居陣四正不應附會黃帝天沖天衡地沖地軸等名又云六十四陣之中十六陣爲餘奇大將握之卽爲中軍不應另作九陣如李靖裴緒諸人之說又云陣後遊兵形如偃月當排作二行又云八陣伍法當用八人不當用五人又云李荃張燁所演八陣變例俱不足法種種辨論雖非無見然皆辨所不必辨耳

附什伍參用說

營卒分數古法用伍今法用什蓋古法根於井田至爲精密後因井田之法旣壞乃廢伍爲什或亦時勢使之然歟按河圖生數終於五成數終於十皆合天地自然之數是知什伍之法不妨參而用之其法以步卒五人爲列卽於五人中立一伍長併兩五而爲十亦於十人中立一什長伍長謂之副什統於什長其實則各統五人也又以五乘十爲五十人立一五十人之長謂之副哨合兩五十則百人也立一百人之長謂之正哨由是而五百人而千人而五千人皆立一帥萬人則爲一軍

有大將軍以統馭之凡副哨以上之官均由另置不在卒數之中也若馬軍則依今營制十步一騎其分數亦如步卒之法又每什另用樵爨三人統計一軍步卒萬人騎卒千人樵爨三千人凡萬有四千人其餘執役諸人不在此數至於練卒之法亦必從五人十人練起使各練習精熟而後合之陣隊隨宜調布自有頭緒此酌古今之宜而參用之乃最宜於營法陣法者也願以質諸當世之明軍律者

附練伍法伍長執旗餘四人各執器械視伍長之實爲進止每人占地橫直各五尺什法同此

直一字

副 一 二 三 四　伍長居前四人魚貫而進

橫一字

三 一 副 二 四　伍長居中四人夾之而進

梅花式

三 一 四 副 二　伍長居正中四人分四隅而立

直伍橫伍聚伍其三局

附練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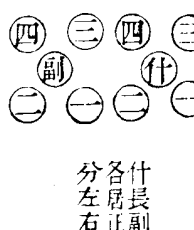
直長一字

什 一 二 三 四 副 一 二 三 四　什長又居副長之前帥之而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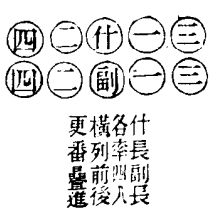
橫一字長蛇

四 三 副 一 二 三 四 什 一 二 三　各什長居副長而進中長

比伍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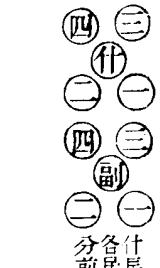


疊伍式



比梅花

疊梅花



以上練什伍法俱宜先時習之以待教陣

附按

按陣者陳也謂陳兵於野教之戰鬬也古今陣法不一而足攷其大要不過曰分數明行列正步伐齊而已爲將者苟精熟法度變化從心何難出奇制勝哉或曰今時之兵大都以礮火取勝安用陣爲嗟乎此直不知兵者之庸論耳夫陣所以節制士卒使萬衆一心平時練習既熟臨敵自如臂使之相應非謂既布是陣便能使敵人見之自斃也亦非謂呆排此數千萬人僵立不動以待敵人之擊之也礮火雖稱猛利然彼以之擊我我亦以之擊彼實爲兩平之勢惟我之士卒素練井井有條故敵遠則以火礮奮擊稍近則繼以鳥鎗迨乎兵刃既接則又器械齊舉兩翼夾攻可獲全勝卽偶有挫敗亦必部伍整齊成軍而退安得專恃乎礮火哉且歷觀古來庸將及近日之不善領兵者動輒聞兵至某處而潰或未見敵而潰云云若能結以恩信號令嚴明而又深明陣法者斷不至此此陣法之可貴也

奇門遁甲啓悟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奇門遁甲啓悟

光緒乙未校梓
刊於皖江別墅

金筑曉南朱榮璟述

奇三奇也乙丙丁爲三奇乙爲日奇丙爲月奇丁爲星奇
門八門也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爲八門

遁隱也

甲六甲也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爲六甲戊己庚
辛壬癸爲六儀六甲隱於六儀之中故曰遁甲

凡肄習奇門遁甲須知入門次序然後演布不紊吉凶可
尋茲將次序列後

一九星爲數

九星者一天蓬二天芮三天衝四天輔五天禽六天心
七天柱八天任九天英即九宮之一白二黑三碧四綠
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也以數爲宮凡三奇六儀隨
九星之宮順逆佈之

二八卦定方

正北坎　東北艮　正東震　東南巽　正南離　西
南坤　正西兌　西北乾　此八卦方位也

三以星配卦

以九星按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
足佈之則一宮天蓬坎位一宮天芮坤位三宮天衝震位四宮

天輔巽位五宮天禽中位寄坤六宮天心乾位七宮天柱兌位八宮天任艮位九宮天英離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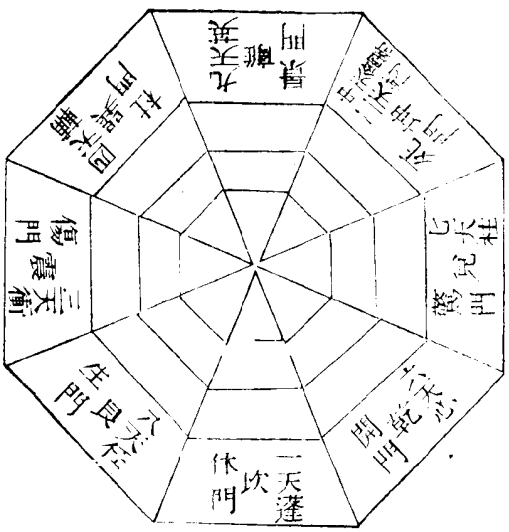
四以卦配門

以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按五行所屬坎配休門艮配生門震配傷門巽配杜門離配景門坤配死門兌配驚門乾配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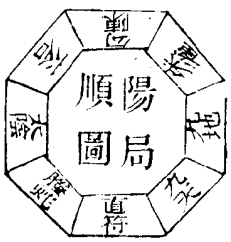
五盡成定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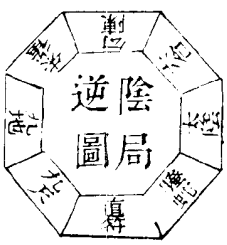
將以上九星宮數八卦定方星配卦卦配門四項畫成一定不易之圖斯一覽便知圖列後

圖之中心爲八詐門用時第二層加天盤九星第三層加天盤八門第四層地盤靜而不動



八詐門圖





奇門演法

首以一定之門卦星布齊地盤之內將所用年月日時看節氣而定三元審起於何宮以八詐門直符布於起宮按陽順陰逆加入於最內一層再於起宮加配三奇六儀以陽順陰逆飛布地盤各宮再將用時干支溯排何甲旬首查看泊在何宮即以其宮於九星名爲直符於八門名爲直使再看時干泊在何宮以九星直符挨加於時干所泊之宮而順轉其星又看所用時支泊在何宮以八門直使加於地盤支泊之宮而順轉其門再以八詐之直符加於九星直符在時干之位起以陽順陰逆排布則演法已備矣

釋超神接氣置閏

假如超神己丑年正月初二庚戌日辛巳時用事係冬至後陽遁順局符頭係己酉本月初六日交雨水上元乃超神也從九宮離起順六儀甲子戊在離甲戌己在坎甲申庚在坤甲午辛在震甲辰壬在巽甲寅癸在中寄坤逆布三奇乙在艮丙在兌丁在乾

假如置閏接氣己丑年十一月初六庚戌日戊寅時用事符頭是己酉當用上局十月二十九癸卯日巳交大雪節氣從十月二十日午時爲大雪超神上局二十五日己亥大雪中局三十甲辰大雪下局三局已完今十一月初五己酉以後似當作冬至上局不知符已超節九日正當置閏故自初五日己酉至初九日癸丑不作冬至上局而爲大雪閏奇上局直到二十日甲子方作冬至上局十四日戊午巳交冬至節則符在冬至節後五日矣此所謂接氣也今以初六庚戌日戊寅時爲例演之係夏至後未至冬至尙用陰遁逆局從四宮巽起六儀戊在巽己在震庚在坤辛在坎壬在離癸在艮乙奇在中寄坤丙奇在乾丁奇在兌

假如佈全局光緒乙未年三月十一壬午日辛亥時用事符頭是己卯冬至後陽遁順局本日辰刻巳交清明上局

乃超神也從四宮巽起六儀（即起八詐門直符）甲子戊在巽甲戌己在中寄坤甲申庚在乾甲午辛在兌甲辰壬在艮甲寅癸在離逆佈三奇乙在震丙在坤丁在坎時旬首甲辰泊在艮以天任爲九星直符以生門爲八門直使辛時干泊在兌以九星直符天任加在地盤兌宮之上順數天衝帶震之乙奇到乾天輔到坎天英到艮天芮帶坤之丙奇到震天柱到巽天心到離天蓬帶坎之丁奇到坤三奇在地盤者今隨天盤旋轉而在乾震坤矣辛亥時宮泊在乾以直使生門加地盤乾宮之上順數生在乾傷在坎杜在艮景在震死在巽驚在離開在坤休在兌以觀三奇所到奇

門所在再以八詮門直符隨九星直符加在兌宮順數則
螣蛇在乾太陰在坎六合在艮勾陳在震朱玄在巽九地
在離九天在坤餘可類推
超神接氣置閏之法　雙池先生笈中註釋早已精發古
義第未得門逕終莫測其端倪今列假如三篇則幽翳已
明而超神接氣置閏及佈全局之法亦詳且盡學者潛心
研究當不至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而爲面牆之困也至如
陰陽順逆三元定局　雙池先生笈中已闡發無遺毋庸
贅述

後序

陰陽者天地中之二氣無中之有亦有中之最巨者也其
氣渾淪磅礴於覆載間雖芒芠漠閔莫知其門而專吾之
精氣神則形之所兆端之所萌亦可測其機而盜造化之
用然欲測其機必有所藉奇門一書頒濛鴻洞難終難窮
洩造化之機緘廣大悉備蓋推演河洛至理以發明陰陽
奧義不第有益於行軍已也　璟　蚤冠後日極外夷環伺礮
利船堅思欲得其道以制之於是屏棄詞章博考往籍見
奇門一書不禁躍然曰此可以制敵矣無形制有形理無
以易乃矻矻數年茫乎不得其解姑置讀易互相印證又
年餘覺怡然理順復取而演布始得其門逕試之有驗無
如心思不濟遽得怔忡疾偶一演之卽數日不寐殆蒼蒼
者不予畀也爲東之高閣已閱十稔頃　潘小圃太守紀
恩贈　汪雙池先生戊笈談兵一冊曰此　趙展如中丞
舒翹　劉景韓中丞樹堂　捐廉梓行者也邇者倭寇披猖
趙中丞忠憤莫遏急欲廣播此書俾我　中朝人士發
憤爲雄銳乃心於精義循成法以卻敵惟入門之法笈中
未備屬　璟　述演布訣俾讀　雙池先生書者有路可循　璟
思　中丞公報　國之忱育才之心如是其急　小圃太
守導引後學之忱又切然如績因將素所心得者走筆錄
出名曰奇門遁甲啟悟非敢出以問世也亦聊以翼　雙

池先生之書云爾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仲春金筑朱榮璟識

家庭美德

著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家庭美德

孔教主旨　倫理治國

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夫婦和諧　宗族敦睦

家庭之內　洩洩融融

家庭美德

道德叢書之三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錄

（一）夫婦篇

（上）善例

不棄瞽女 三則
不棄啞女
不棄貧女
不負舊約
不棄糟糠
不棄瘋女
不棄擄女
不負舊聘
不棄陋婦 二則
不棄病女
不娶貴妻
隨夫貧儉 二則
事夫和順
不敢棄妻
不離瘋夫
相敬如賓
閨門嚴肅

（下）惡例

棄妻倒祿
棄妻發狂
無賴賣妻
得新棄舊
夫婦相背
殺妻求將
棄妻不第 二則
棄妻絕衆
寵妾凌妻
得新忘故
殺妻冤報
夫貧求離 三則
賤女易嫁
輕薄喪家

（二）父子篇

（上）善例

教子擇友
訓子廉潔
死猶念子
不違父戒
教子行義
怒子吝嗇
不違父訓
癡聾作翁

（下）惡例

溺愛誤子 三則
背親向疏
殺兒獻媚

（三）兄弟篇

（上）善例

骨肉同心
大被同臥
寢息一堂
兄弟爭獄
讓權管理
各自悔責
兄弟泣謝
以官讓弟
合財同住
大衾同枕
兄弟爭死 八則
讓國不居
讓產寡取 三則
兄弟悔感
取劣讓佳
推祿予弟

設計顯弟
餘年代弟
灼艾分痛
以化情弟
悔悟召弟
萬里尋兄
感母護兄 四則
讓梨取小
焚券復合
視兄湯藥
友愛感天
損己益弟
親聾弟喪
不聽婦言
格弟改過
友愛庶弟 四則
歷險尋兄
美宅讓兄
自責化家
保兄如嬰
扶病不避
冒險尋柩

（下）惡例

蚊不侵螯
兄毆不怒
爲姊煮粥
誓養孤寡
格兄改過
離間兄弟 四則
吞弟產業
滅弟自益
壓迫乃弟 二則
斃弟于獄
弟暴兄過
欺兄無嗣
兄吝弟忿
弟貧不助
待弟如僕
嘱縣笞弟
迫賣弟婦
不再欺兄
偏聽婦言

退步想想

（四）叔姪篇 增叔嫂

抱姪棄子
棄子全姪
成名報伯
事叔如父
疏訟叔冤
縱姪不教
負兄欺姪
虐待嫂疾
謀奪嫂產
以子易姪
挺身救姪
愛伯與弟
叔姪感泣
佔姪基地
負兄逐姪
賣嬸求財
嫉妒夫弟

（五）宗族篇 增親戚

七世同居 二則
十世同居
二百年同居
置絮衣族
湯餅會族
餽問族孀
逼嫁再醮
訟爭兩敗
攻訐族叔
八世同居
十三世同居 二則
祿俸恤族
感化族姪
對族忍耐
省財恤宗
一紛家爭
族弟負義
焚券還奩
勢利丈人 二則

附親戚

還財妻弟
不禮外兄

家庭美德

道德叢書之三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一）夫婦篇

（上）善例

不棄瞽女（一）

劉廷式登第歸其先定之妻已盲。岳父貧賤。不敢議婚。廷式擇日完娶。或勸納其次女。岳父亦允。廷式曰：『此女我若不娶。無人敢娶。必擱誤一世。何忍出此。』竟娶之。和睦到老。生二子皆大貴。

不棄瞽女（二）

河南靳尚書夫人。村家女也。幼時許婚。後女喪明。適公入泮。名聲鵲起。村家自揣非配。懇媒求絕。父母許之。公諫曰：『婚姻事出天定。若因失明而棄之。誰與婚者。背盟失信。不顧爲也。』踰年公聯捷。夫人目復明。

不棄瞽女（三）

張永錫微時。久依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妻以女而未聘也。既登第。京師權貴競促婚焉。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宦漸顯。吉氏有次女雙瞽。永錫欲納之。吉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吾誰肯顧者。』意極誠確。吉感其義。從之。生二子。女又早歿。吉有幼女。復歸之。又生二子。凡四子皆顯。

不棄瘋女

福清文紹祖之子。與柴公行議婚。既聘。柴女忽患瘋。紹祖以其惡疾也。欲更之。妻大怒曰：『吾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背禮傷義。速其禍也。』仍娶柴女歸。次年子登第。女亦病痊。三子皆貴。【按】古來娶瞽女病女者。類多身榮子貴。無他。以其立心仁厚。能爲彼蒼包容一人。彼蒼亦將優待一人矣。

不棄啞女

鄭叔通幼時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通若不娶。終身將無所歸。況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遽棄。豈人心哉。』竟娶之。和好無間。後鄭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登第。

不棄擄女

清順治初年。某宦聘某氏爲家婦。未婚。爲大兵所擄。後乃贖歸。衆議別娶。某宦曰：『不可。我若不娶此女。將無所適矣。』娶之。終白媳之貞潔而賢孝。無似某宦感異夢享高壽。

不棄貧女

宋黃龜年登進士第。聘妻家貧甚。或勸別娶。龜年正色曰：『吾已許諾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後仕至給事中。

不負舊聘

明張寅福安人。弱冠以事從叔振烈出亡之冀。冀人有憐其才者。館穀之補州庠。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冀人爭欲與之聯姻。寅曰：『予嘗聯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問者已十年矣。何忍因其年遠地隔而負之。』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亦議改適

欲許豪家女以死自誓凜不可奪至是諧伉儷後寅登進士

不負舊約

李公佚其名童年初入村塾一負薪者偶憩土地祠門忽聞廟中云「今日李狀元上學當洒掃街道」起視無人遂復坐頃又聞曰「李宰相來矣」忽疾風掃淨街塵俄而一人攜一童子捧書而至遂詳詢姓名許字以女未幾因家貧爲縣小吏令見而異之命伴公子讀應試入泮或有諷其解負薪之姻者李堅拒之旋登魁選後大拜子孫科甲不替　以上未婚妻

不棄陋婦（一）

蘇汝惠陝西人六歲無父其母爲聘定一妻時方五歲未半載惠母卒及妻長大貌陋足跛惠娶後琴瑟甚調一友譙之曰「聞汝

婦面目可憎何不另買一婢」惠曰此吾母所親聘定者也所載簪鐲皆吾母故物若憎之是忘母也情近於貪色罪甚於不孝吾何忍爲」友人改容起敬後惠由武生出仕官至總鎮

不棄陋婦（二）

唐尉遲敬德以戰功封公太宗謂之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

不棄糟糠

漢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論羣臣以微覘其意主曰「宋弘威儀羣臣莫及試圖之」帝令主坐屏風後召弘曰「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不棄病女

吳次魯年五十餘有子國彥已受室矣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謂於母母語次魯魯曰「貧家有子已足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置一妾比入門嬴然病婦也遂迎醫治之病氣已劇僉云不治但急賣猶可得直母子深自悔責令原媒改遣議二十金聘次魯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二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亦日愈平復如舊後生一子而國彥卒以病死次魯不致無後也陳成卿謂仁人之言藹如有生生之德者必有生生之慶信矣哉

不敢棄妻

某先達者家本素封角時即聯姻富室其尊人慷慨好施罄其所積臨終時惟以陰德遺公公困甚入泮後借貸爲娶婦計而富翁嫌壻貧陰背盟而以青衣易之青衣固端莊婉淑公無由知其僞也後往岳家里中無賴子羣以婢壻相揶揄公密叩諸婦婦直告焉先是公嘗夢至一所朱欄碧瓦迥異人間有數女郎共繡一錦袍問之曰「新科狀元服」諦視襟袖間朱書三字乃已姓名醒後頗自負及知娶婢恚甚念他年富貴必欲改絃一夕仍夢至前所刺繡女郎漠不相顧視襟袖間字模糊將滅急問其故女郎漫應曰「此子近萌一棄妻念上帝命易他人耳」瞿然驚覺深自悔厲自此琴瑟益調誓言偕老不數年而大魁天下洊掌封圻

以上已婚妻

不娶貴妻

漢劉德清靜寡欲。持老子知足之計。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霍氏敗。姻屬相連坐誅者千家。而德以畏盛滿免。識者稱之。

不離瘋夫

嶺南患痲瘋者。雖骨肉不與同居。防傳染也。南海有巨室子某年甫十五六。忽患是疾。另構山寮居之。家人間日省視焉。其所聘室亦邑中巨姓女。父母欲另字人。女不可。堅請再四。誓之以死。父母不能奪其志。遂歸某氏爲婦。未幾女亦沾染成篤疾。空山之中。形影相弔。聞者傷之。一夕明月在天。四山清絕。露坐松間石上。夫撫

之曰：「以卿麗質。而狼戾若此。我之罪也。」女則曰：「早知有今日。其何敢懟。」正在淒然相對間。忽見溪中有一物。翻波浴浪。似兔而小。趨視之。竄入松林而沒。女拔簪誌其處。明日發土視之。則千歲狀苓也。知爲仙品。剖而分食之。甘香沁入心脾。不覺宿疴頓失。瘡癩全消。父母聞而往視。不啻一對玉人相映于山溪之間。喜而迎之歸。重爲合巹成禮。莫不嘆爲貞義之報。

隨夫貧儉（一）

戰國時。於陵陳仲子齊人也。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夫妻相逃去。爲人灌園。終身自食其力。

隨夫貧儉（二）

吳隱之爲晉陵大守。妻自負薪入。爲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常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士庶。

相敬如賓

左傳臼季出使他國。過冀邑。見郤缺耕于野。妻饋食。相敬如賓。季言于晉文公曰：「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以缺爲下軍大夫。

事夫和順

唐杜悰妻。岐陽公主。憲宗女也。主歸杜。拜起一用家人禮。嘗語杜曰：「上所賜奴婢。必不肯窮約。我皆奏納之。別自買微賤者用之。可也。」杜惟讀書。主職婦事。杜出判澧州。遣人迎主。從者不過二十人。馹吏賻贈。飲食於外。悉返之。杜在澧三年。主不識刺史聽事。姑病。婉順調慰。故則哀毀。盡禮。杜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

房屋卑濕。主無正室。惟處偏屋。凡六年。時國壻皆豪橫。官不敢問。主因此愈加貶損。觀藹溫清。不言他事。杜仕至工部尚書。主事之。和順終身。不改其行。以上事夫　此類故事甚多。詳婦女故事。須參看。

閨門嚴肅

宋陸九齡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修禮學。治家有法。閨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宋史儒林傳

（下）惡例

棄妻削祿

裴章河東人。父曹曾鎮荊門。州有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

幼時爲照所重言其官位當過於父弱冠父爲娶李氏女章從職太原棄妻於洛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薄命褐衣髮髻疏食奉佛者十年曹移鎮太原曇照隨焉章相見敘舊照驚訝久之曰：「貧僧常言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事告之照曰：「夫人生魂訴於上帝以罪處君矣」後旬日爲其下所殺。

棄妻不第（一）

浙江張泰路過嚴州先一夕店主夢神曰：「明晚來投宿張秀才科甲中人也」次日張泰至店主述其夢泰喜夜思登第後做官只有妻醜當另娶越兩日店主又夢神曰：「張生尙未登第便思棄妻今不能發富貴矣」後果一生窮困

棄妻不第（二）

閩士李某善讀書爲文赴試京師道過衢州有店主翁姓者夢主神言明日有李秀才來科甲人也宜善待之」次早李至主人款待甚厚給以裹糧助其僕馬李問故主以夢告李大喜夜思登第得官唯妻貌陋不能作夫人當易之去後主夢神曰：「此生處心不善功名未遂使圖棄妻今失舉矣」後李回主甚慢之且不納宿李復問故具以實告李驚愧而去竟終身不第

棄妻發狂

婁縣顧元吉初作吏手不釋卷後爲諸生試輒冠軍生徒日衆然每入場輒見有婦女隨之文思遂亂蓋顧少年曾聘一妻以其出日寒微也竟不娶致彼抑鬱而死晚年得狂疾屢欲自擊其陰門此處可葬我」遂自投而死時康熙某年六月初一日也「按」以寒微而棄之天必使其終於寒微矣宜其具此文才訖無成就終葬河魚之腹也

棄妻絕衆

後漢黃允以雋才知名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姻允遂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乞一會親族」于是大集賓客婦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登車而去允以此廢于世

無賴賣妻

柏養民一生虛誣雖妻子面前亦無一實話而性復剛狠日與衆無賴以鬬勇爲事妻憤氏勸之曰：「家貧囊盡君若貿易得分文亦可稍資日用何必與此輩往來」柏曰：「我近得一財主提拔

許我爲布店主管撥房一宅不日即偕汝同去居住」氏喜而信之不知其已得銀三十兩將氏賣與鄰邑楊姓爲妻迎娶之日哄氏登舟推故遁去楊出見與氏道其詳氏始亦相拒既而相安遂諧伉儷楊爲人守分氏復勤儉夫婦協力不數年而成素封一日偕遊鏡湖時鶯啼燕語柳綠桃紅士女尋春笙歌盈耳氏捲簾玩景見岸上一窮漢被店家毆打視之乃其故夫也指以告楊楊憫之上岸詢其故店家曰：「此賊屢偷食物故毆之」楊解囊酧其值同至舟中見故妻羞慚欲死氏責之曰：「買臣之妻因貧求去貽譏千古我嫁汝數年食貧茹苦並無外心爾得銀三十兩將我離異爾爲男子不忠不良尙有何面相見乎」乃拔頭上金釵一隻擲與之曰：「持此兌價作此小經紀尙可延殘喘」仍與酒

家。眞餓殍之命。神仙不能救矣。我與爾恩斷義絕。後此不必再見。楊復留酒食。另助銀錢而去。後竟不知所終。

寵妾凌妻

山東晁監生家財鉅萬。娶妻紀氏。頗和好。又買女優輕雲爲妾。雲有才貌。善狐媚。寵擅專房。晁遂與紀反目。分屋異處。有女尼向紀化緣。紀留齋佈施。雲誣指爲男僧。唆晁休之。紀氣忿自縊。雲遂居正室。時紀之父兄赴巡道控告。官事未結。紀棺不敢葬。雲將靈前綾幔扯下。做底衣。又命僕擡棺別停。正在指揮之際。忽兩目怒睜。大罵曰：『爾這淫婦。生前我倒容你。你反不肯容我。』先掌嘴。問敢再長舌賴人否。雲遂用手自打五十兩腮。登時紅腫。又曰：『爾跪下。脫去衣服。』雲即解去上衣。赤身俯伏。又曰：『爾這淫婦。有何廉恥。底衣係我靈前綾幔。須還我。』雲即脫褲。羞恥不顧。衆僕婦環跪懇饒。曰：『汝罪全無良心。我生前相待。何等恩情。我房中了鬟。饑寒交迫。汝輩勢利。並不照顧。』衆叩首認罪。又曰：『淫婦不日即有王法加他。不是欺我到極處。我亦不與較量。』遂去。雲醒。問之一字不知。後巡道提審。照婢妾逼主母律擬絞。

得新棄舊

隴西李益門族清華。才情發越。赴京得進士第。託媒鮑媼訪求佳偶。媼曰：『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計貨財。但慕風雅。姓霍名小玉。非但姿貌無雙。抑且音樂詩書。無不通曉。其母素仰君名。此目之願。可諧也。』生跪謝之。擇吉合巹。伉儷相得。關雎相鳴。莫能喻也。女一日忽流涕謂生曰：『妾以窮賈。自知非匹。恆慮一旦色衰恩易。白頭抱怨。秋扇見捐。是以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請以素縑著盟。約永不相負。命侍兒取筆硯。生引喻山河。誠指日月。句句懇切。女藏於篋。後生父以書促歸。女治酒餞別。執盃曰：『君此去必就佳姻。盟約徒虛語耳。』妾年纔十八。君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載。一生歡愛。願畢此期。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斯足矣。』生且愧且感。至家。父已擇聘盧氏。生既另婚。遂忘前約。女盼生不至。抱恨成病。臥床不起。猶令侍婢賣篋中服玩。賂遺親知。屢達音書。生付之不理。後生銓期已及。再至京中。竟不一顧。有告女者。女強起修容。造生之寓。生不得已。勉強相見。女側身轉面。斜視良久。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翰墨。從此永休。抱恨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相報。』乃握生臂長號數聲而絕。生得眉州倅。偕盧氏赴任。月夜倚窗敘話。忽見女自岸邊冉冉而來。夫婦驚駭。如有鬼拉俱投水死。

得新忘故

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最爲上愛妻亡。上每慰問。後竟數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這廝夫婦之道。尚薄豈能事我耶。』杖而疎之。明史

夫婦相背

登州營兵李彪性極粗暴。妻冷氏愚拙無能。容復陋劣。合巹之夕。即不當彪意。欲退回母家。同班衆兵相勸。勉強成親。自此不是茶裏尋爭。便是飯裏覓覺。終日譁然。冷氏又不善言語。動則觸彪之

氣。日受毒打。禮無完膚。一日逢操期。彪命妻五鼓炊飯。氏懶不肯起。彪怒發如雷。從被中拖出。赤身仰面。反縛橙上。以粗繩勒其私。用竹片重彈之。氏呼痛之聲徹天。衆鄰驚救。戶扃不得入。打至氣消而後已。操罷。見氏猶帡。正欲再毆。衆鄰拉止。乃赴縣求離異。縣尹問曰：「婦人非犯七出之條。無離異之理。汝妻所犯何款。」彪躊躇半晌曰：「犯淫。」問姦夫爲誰。答曰：「多不能數。」尹曰：「焉有是事。」命拘冷氏與四鄰到案面審。尹一見氏。笑曰：「此豈行淫之人哉。」衆鄰同供彪毆妻。常用非刑。指氏傷痕爲證。尹欲執法重處。因係營兵。移營究治。受責四十棍。衆營兵憐氏遇人不淑。共起義會。湊銀二十兩。給氏養膳。另稅屋居住。且戒彪曰：「若再肆凌虐。衆共毆汝矣。」彪俟夜間。用腰刀撬開氏門。氏方酣睡。

彪以弓弦勒其喉。登時氣絕。正在破席下摸銀。屍忽躍起。劈面一掌。昏暈倒地。亦死。衆鄰悉聞夜間氏屋中有詬誶聲。天明往視。見兩人相背而立。俱僵矣。報官相驗。氏頸帶弓弦。係生前勒死。彪耳根致命處。有重傷。係被掌擊死。知係冤對。無可查究。遂命掩埋。兩柩合葬郊外墳前。有樹兩株。自葬之後。皆反背不相對。又有怪鳥二隻。日夜擊搏驅去。復來。人皆謂是夫婦所化云。

殺妻冤報

浙西某生。家貧。授館他郡。一日歸家。疑妻有外遇。跳浪舊擊。妻展轉乞哀。手握一鞋而斃。後某入闈。見妻掀簾入。逐頭跣足。握鞋如死時數之曰：「爾殘刻無良。吾已訴之冥司。尚望終場耶。」某稽首乞哀。妻以掌授之曰：「吾奉命來。難以空返。可書我來矣三字於上。得以覆命。我即去耳。」生提筆書之。遂不見。審視。乃即書於卷幅也。

殺妻求將

史記吳起仕魯。齊伐魯。起妻齊女。魯疑不用。起遂殺妻示信。求之爲將。以上夫絕于妻

夫貧求離 (一)

宋時浙江厲宦之女。貌麗而悍。嫁徐秀才爲妻。徐家世儒素。日用淡泊。厲氏生於宦家。眼界甚大。非嫌夫之酸腐。即笑翁姑寒儉。始猶形諸顏色。既則見於言語。久之譁然於室。無一時安靜矣。翁姑曰：「爾終日吵鬧。意欲何爲。」答曰：「我乃宦室嬌姿。豈能久安貧賤。惟速求遣發耳。」秀才曰：「買臣之妻。再嫁依然受苦。爾獨

不見爛柯山戲文乎。」厲笑曰：「買臣之妻。年老貌劣。故不能嫁好人家。以我之姿容。何愁不售。爾拭目視之。」秀才亦有志。即寫離書。無難色。立送回家。時秦檜當國。有表姪張防禦聞厲之美。遣媒說合。納聘娶之。厲過張門。雖云意足。而箝束丈夫。仍使前番手段。防禦亦無可如何。惟諸事聽從而已。後防禦藉秦檜勢力。轉文階。累陞吏部侍郎。攬權納賄。豪富莫比。時逢上元。厲氏命於門前結綵懸燈。晚夕治酒。垂簾賞玩。傍列婢女數十。珠圍翠遶。妙舞清歌。往來之人。莫不嘖嘖稱贊。以爲神仙中人。徐秀才亦扶母上街看燈。適過其門。見厲氏體統尊嚴。曰：「渠合在此中享用。豈是我家媳婦。」嘆息而去。不數年。秦檜死。高宗收其黨張弩。罰其典刑。籍沒家產。厲氏貧無立錐。二子復不肖。犯事在獄。厲氏自撫孔罐

至牢中送飯過故夫家見其門庭如故花竹依然泣曰：「我當日若柔順守婦道何致有今日哉」遂抑鬱死

夫貧求離（二）

潘子璜曰有友招客者家貧壁立母老弟幼販菜讀書平日遵行功過格凡有所入先敬母後及妻妻王氏厭貧求改嫁容多方留之不允遂聽其去乾隆辛卯容聯捷登第歸謁祖塋其妻道旁見之掩面而過羞忿而死

夫貧求離（三）

虔州周志大爲廣南縣尹生二女長適同邑鬻賈之子趙鄴侯次字同官吳遵道之子慶郎遵道歿於任妻亦繼殂慶郎貧苦無依志大欲悔婚屈於衆議不得已將慶郎入贅相待甚薄其次女復

不賢視郎如僕自享珍饈夫食粗糲自衣文錦夫著短褐獨侍女輕紅識慶郎爲非常人早晚慇懃照管一日志大花甲初週長婿趙鄴侯治觴演戲遍召親友慶郎獨坐書齋無人徵保自早到暮茶飯不至枵腹難忍只得尋妻求食妻方對鏡理粧一見慶郎變顏罵曰：「今日嘉客盈門爾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在書房藏拙來此何意」慶郎告以腹餒妻曰：「爾爲男子自不能贍反向老婆求食耶」慶郎亦怒曰：「我胸羅萬卷筆有千言何患不得富貴爾拭目俟之」妻批至鏡前曰：「爾試自照富貴人有此襤褸否爾宜速去無令窮氣侵人也」慶郎回至書房自傷薄命計欲自經忽見輕紅執燈提榼推門而入曰：「妾因伺賤女客累君受飢餓特送酒肴權以充飢渴」慶郎曰：「小生不才受妻輕賤感卿厚意何以克當」輕紅曰：「此地不可一朝居君宜速思自立之策」生曰：「吾有年伯巫某與先君交最善今爲河南布政久欲往投但苦路遙無費」輕紅曰：「妾自十二歲積聚五年之間約得三十金盡以贈君宜努力功名妾盼君衣錦歸也」慶郎連夜束裝不別而行至河南謁巫時巫年老無子愛生才品繼爲螟蛉後巫內陞大理正卿進萬壽聖節詩命生代作生詞華典贍字學酷似鍾王聖情大悅立召廷試欽賜進士爲翰林轉監察巡按江西御史行部雷令風行十分榮耀抵虔境仍布袍敝履至志大家見其懸彩張樂爲次女招夫亦係鹽賈之子生昂然直入志大一見驚懼語其妻曰：「窮酸來矣若放出門必生訟端不若閉諸幽室餓死之庶永斷葛藤也」乃假作笑容謂生曰：「賢婿可更

衣用餚小女亦即出來相見矣」親送至書房內扃戶而去生清冷至晚正在徬徨忽聞啓鑰之聲乃輕紅也曰：「觀君衣履如故氣像軒昂微服而來得無故作遊戲乎」生以實告示以印章輕紅笑曰：「賢夫人若肯稍緩須臾今茲榮顯誰人敢爭所配新夫駭而且陋亦足彰天報矣」袖出菓餅餉生因曰：「貪敍衷懷忘卻天大正事君知今日危乎主人閉君於此欲置之死以絕其患也前後已命人防守君插翅難越」生大懼輕紅曰：「掌燈時妾自有計脫君君勿憂」生俟至暮果見輕紅攜簪髻衫裙而至曰：「今日女客甚多婢侍如林混雜難辨君改粧而出人自不覺矣」攜手送出大門而別次日生發牌到任盛陳儀從至周宅志大以爲按君賜拜冠帶出迎下輿則舊婿慶郎也慚愧欲死生曰：「

翁嫌貧愛富將女另適翁自棄我非我棄妻也覆水不可再收舊恩豈容不報吾非妒婢輕紅歷來照管兩次救援死已久矣翁肯以尊婢抵令愛則前怨悉消矣」志大唯唯領命生令從役以五花官誥送進輕紅束粧畢遍辭上下至次女房中告別方斂衽而拜女忽氣鬱痰壅倒地不起捫之命絕矣後輕紅生三子受一品封。

賤女易嫁

南昌李某業木段某業釘劉某業星命俱以嘉靖歲飢遷楚省金沙洲比鄰鄉戚至厚也李某有姪名橋依於叔工詞藝授徒爲生劉閱其命當貴因爲作伐聘段女隆慶庚子橋將應省試欲娶女偕歸而段妻中變曰「富貴未可期奈何舍愛女適異鄉」乃以

賤女歸之橋與劉皆不知也橋歸即聯捷擢守成都過楚餽遺段父母甚厚其眞女適蕭氏子習賤工日至貧窘私羨賤者得榮貴鬱憤而死　以上妻絕于夫

輕薄喪家

明浙士衛某少年博學娶妻嚴氏貌既超羣才復出衆夫婦以風流相競不矜小節某聯捷成進士爲翰苑手書寄嚴氏曰「京師花柳地吾已置小星數人足娛衾裯論其才貌與卿相肩其新孔嘉不復舊念矣卿若不妬可速命駕同享富貴」嚴得書知其相戲亦具劄相覆曰「君得有小星妾在家亦獲有小夫此處樂不思蜀矣荷蒙寵召當偕之來京與君相較如潘安衛玠難分伯仲也」某閱畢大笑置之案頭久而忘收被同僚竊去列款上奏革職永不敍用某歸家益縱情聲色絲竹管絃之聲日盈於耳優人妓女往來不絕甚至自塗粉墨與黎園子弟登臺演戲縉紳之體掃地豈知身之不修不可齊家所生二子效法前人之樣不讀詩書不務正業後爲優人勾引至蘇州學戲流落不返某夫婦竟無人送老抱恨而終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旨哉言乎。

（二）父子篇

（上）善例

教子擇友

常州郭士良每遇忠信之儒廉節之士便虛心禮之不勝恭謹常語其子曰「吾於良師益友時常接見便覺行事偶乖不敢對彼

爾日後交際當以我爲法」後其子所親亦皆正人崇儒重道爲一郡望族

教子行義

陳瑒家居甚貧急於行義語諸子曰「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若須富而後行恐吾終無濟人之期矣」

訓子廉潔

明彭澤爲徽州知府將嫁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大怒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迓月吏負其裝父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步耶」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出澤痛自砥礪後政爲天下最

怒子吝嗇

明嚴震家川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震召子溺問之。溺曰：「此患瘋耳。大人不必應之。」震怒曰：「爾必墜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我吝惜金帛。且此人遽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如數與之。」於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者。

死猶念子

陳石閭言。京城有諸生係舊家子。偕數友觀劇。九如樓。召優伶勸酒。飲方酣。忽一友中惡仆地。旁人方扶掖灌救。突坐起。張目直視。先拊膺痛哭。責其子之治遊大累科名。次齮齒握拳。數諸友之誘引詞色俱厲。勢若相搏噬。生識其父語聲。伏地戰慄。殆無人色。諸友皆瑟縮潛遁。有踉蹌失足破額者。四座莫不太息。雍正甲寅事。石閭曾目擊之。但不肯道其姓名耳。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賓客。則子弟不親士大夫。所見惟嫗婢僮奴。有何好樣。人家賓客太廣。必有淫朋匪友參雜其閒。狎昵濡染。貽子弟無窮之害。」數十年來。歷歷驗所見聞。公言眞藥石也。　以上父對子

不違父訓

昔鵝湖費宏爲翰林時。與關中某同年對弈。爭勝戲批其頰。某不悅。公悔日往請罪。終不出。費封翁聞之大怒。乃封號一竹板。送至京邸。令公自扑。公持父書及竹板。登其堂。自扑三次。某始出。抱頭而哭。公訝問故。某曰：「公尚有父督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於是大慟。自此相好如初。噫。不違父訓。如費公者。誠人情所難。而關中某公數語。亦令人悚惕之至。

不違父戒

夏璣吳縣人。父嘗夜坐憑窗。月陰中見一白。晢少年。醉行。父曰：「誰家郎。嗜狂藥若此。」及逼近叩門。乃璣也。父置不言。後登第赴選。父戒以前日狀。遂受嚴教。終身不飲酒。後爲河南道御史。焚黃先塋。撫軍親詣塋前。酌酒半巵以慶。且曰：「塋光矣。可飲此。九泉之下。已樂有榮封。少輟戒無傷也。」璣流涕。卻之。卒不飲。　以上子對父

癡聾作翁

唐郭子儀之子名曖。尚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曰：「汝倚父爲天子耶。吾父薄天子而不爲耳。」主入奏。代宗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也。」慰諭令歸。子儀囚曖待罪。上曰：「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兒女閨幃之言。勿聽也。」

（下）惡例

溺愛誤子（一）

涿郡王瑤溺愛二子。養成惡性。後不能制而告官。二子俱死於法。後死次年二月十五夜。城隍廟道士劉進聞廟中聲喧。起窺之。見王瑤持狀求清明祀。神怒曰：「爾有子不能教。自絕其後。誰供爾祀。」不准其人大哭而去。明日訪之。乃知瑤已死。

溺愛誤子（二）

清乾隆間。雲南昭通府有一顧姓家。頗殷富。生一子。溺愛驕養。至十餘歲。便呼朋引類。日以賭博酒食爲務。父母禁之。惟代還虧欠而已。及親死。不三年。即敗盡家業。妻嫁與人。作賊營生。犯經數次。

官以大索拴石鎖之不放遂凍餓死。

溺愛誤子 (三)

相傳有一乞人年三十餘帶一七八歲兒在亭煑飯有責之者曰：「觀汝壯健何不傭工乃作此事耶」乞人曰：「是我娘害我」問故答曰：「我家原富幼時我祖叫我做工夫我娘護持不肯事事順我凡飲食必供我快意及父祖沒我一事不知日同惡匪往來弄出禍患將家產賣盡妻亦嫁人僅遺此子今欲傭工不曉耕種故帶子覓食豈非我娘害我乎」聞者爲之長歎。

殺兒獻媚

史記易牙名巫善調味齊桓公北伐中山還嘆曰：「天下異味皆嘗但未得食人肉耳」巫歸斷兒兩手以啖公自是有寵於公所言多從。以上父對子　惟溺愛誤子第三則是母對子。

背親向疏

謝濤屢舉不第遊至京師拜御史謝用民門下問安視膳曲盡孝敬御史年老無子意欲繼爲螟蛉問之曰：「爾嚴慈無恙乎」濤揣知其意答曰：「不孝罪孽深重雙親見背久矣」御史喜憑親友寫立繼券遂爲父子應試改用御史三代籍貫獲中式意甚自得不復作還家念矣其父盼濤不歸思想成病易簀之際强起作詩寄之有「老病臥床無起色望兒歸日瘞殘骸」之句濤得詩毫不介意御史微聞其事心頗銜之而未發也有顯宦張某與御史同鄉以女妻濤濤見御史桑榆景迫某宦正在顯赫之時將向之趨奉御史者轉而趨奉某宦視御史漠如也御史有疾並不一顧遣人促歸囑後事亦推故不來御史怒病愈草疏將其背親負義之處一一具奏發法司勘問法司定爰書勘得謝濤性比兇梟心同猘犬絕裾而不動望雲之念既背生父於前寄養而並無反哺之情復叛繼父於後天理盡滅人道全無書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宜正典刑於西市勿使偷息於圜扉罪宜磔奏上允之　右子對父

(二) 兄弟篇

(上) 善例

骨肉同心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病革時命諸子各獻一箭既集取一箭授其弟幕利延使折之利延應手而折又取十九箭作束使折之則不能阿柴因諭之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摧骨肉同心可禦外悔此其明驗也」

合財同住

田眞兄弟三人議析產資皆均平堂前一紫荊欲分爲三明日將截之樹即枯眞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故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即活兄弟相感合財同住稱爲孝門夫兄弟居天倫之一合父子夫婦爲三綱故古人有手足之喻焉謂不相離也離則散散斯孤孤斯滅。

大被同臥

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以孝行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相

戀不能別寢乃作大被共臥起肱博通五經就學者三千餘人嘗與季江詣郡夜於道遇盜兄弟爭死賊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叩頭謝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大衾長枕

唐元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與諸王共之睿宗知之喜甚及即位使諸王環居宮側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其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門所至輒中使勞賜相踵諸王或有疾上爲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爲業煮藥回風吹火誤燃其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鵁鶄千數集麟德殿廷樹嘗以書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嘗如兄弟天生羽翼乎頃因選仙錄得神方云「飼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之」

寢息一堂

北史楊播字延慶弟椿字延壽津字羅漢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等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讓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幛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笑談

兄弟爭死 (一)

衛宣公奪太子伋之妻爲婦生壽及朔心惡太子伋之齊與之白旄令盜遮界上見持白旄者殺之壽知之告太子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取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盜殺之太子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

兄弟爭死 (二)

漢汝南王琳年十餘歲喪父母遭亂琳兄弟獨守塚廬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捕琳自縛請先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時齊國兒萌梁郡車成二人均因兄弟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後漢書孝行傳

兄弟爭死 (三)

後漢史淳于恭于王莽末兄崇將爲盜烹恭請代盜義之得俱免後崇卒養孤教誨有不如法恭用杖自篋兒慚而改過

兄弟爭死 (四)

漢趙禮遇飢賊欲殺而食之禮叩頭曰「母未得食乞命少待歸家供訖即來就死」兄孝聞之自縛于賊所曰「禮瘦不如孝肥願代弟命」禮曰「禮本遇賊何得殺兄」賊義之使俱去

兄弟爭死 (五)

唐陸南金爲太常少卿廬崇道罪徙嶺南逃還南金居母喪僞稱弔客入道情南金匿之爲仇人迹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當重法弟趙壁詣案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壁曰「母未葬妹未嫁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上狀元宗皆宥之 唐書

兄弟爭死 (六)

唐王遇與弟遐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兄弟爭死 (七)

元郭道卿與弟佐卿俱被盜執將殺佐卿道泣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泣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吾何忍害」兩釋之

兄弟爭死 (八)

元趙炳幼失怙恃鞠于從兄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年十二泣請代兄盜驚異舍之去

兄弟爭獄

鄭濂鄭浞兄弟相友善明洪武中有告鄭氏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浞行曰「弟在其忍使兄罹刑律」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二人爭下獄上聞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宥而擢用之

讓國不居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齊遜夷夷曰「父命爲尊」齊曰「天倫爲重」遂各逃去武王滅商天下宗周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

讓權管理

李光進以沈果善累戰功至振武節度使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弟光顏完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娶母已亡弟婦簪貲儲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唐書

讓產寡取 (一)

閩人有丁姓者長名岱仲名嵩季名岳岱治家嵩出外經營岳讀書兄弟和好從無閒言岱生四子岳生五子嵩祇生一子甫四齡一日岱謂兩弟曰「食指漸衆家業未增不若析產爲三各覓生計」嵩曰「九世不分傳美千古我兄弟承先人之福蔭不能勉法古人已爲可愧今兄有四姪弟有五姪我惟一子不忍諸姪嗇而我子獨豐請析爲十」兄從之嵩後貿易湖廣有欠賬千金乃岱岳所未知者嵩取討全抵家已大病口不能言但指銀與諸姪手作十字狀而卒兄不忍利其有盡與嵩婦是夕婦夢嵩曰「我與兄弟推多取少汝何違我之志獨沒千金宜速吐出」婦如其言仍作十分均分丁係白屋從無列宮墻者獨嵩子苦志芸窗未三旬成進士累代書香

讓產寡取 (二)

張士選幼孤其叔恩養如己出叔有子七一日謂選曰吾當與汝析箸酌爲二選曰「不忍諸兄弟合得其一請爲八」叔不許選固讓乃如選言時年纔十七即預薦入京同舍二十餘輩有術士遍視之指選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同舍斥之曰「吾輩久歷場屋反不及乳臭兒耶榜發後當唾爾面」術士曰「文章非吾所知但少年滿面陰隲氣故許之耳」及揭榜果然

讓產寡取 (三)

江西翰林院沈仲仁與弟戶科都給事沈仲義爲爭家產具控南直俞總憲批云「鶺鴒呼雛烏鴉反哺仁也鹿得草而鳴其衆蜂見花而聚其羣義也羔羊跪乳馬不欺母禮也蜘蛛結網而爲食蝼蟻塞穴而避水智也雞非曉不鳴燕非社不至信也禽獸尚有五常爲人豈無一得兄通萬卷全無教弟之才弟掌六科豈有傷兄之理沈仲仁仁而不仁沈仲義義而不義爲祖宗遺業之小忿而傷手足之大情有過必改再思可矣」兄弟見之痛哭而回書此貼于座右以示子孫竟同居五世江西傳爲美談

各自悔責

施佐施佑兄弟俱爲知州致仕家居以田產有隙親友日爲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素以孝友聞事兄如父是時偶遇佑於舟

中語及產事公憮然曰：「吾兄慮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哉」因揮涕不已佑乃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叩兄且拜且泣各自悔責友愛終身

兄弟悔感

後漢計荊爲桂陽太守到耒陽縣有蔣均兄弟爭財相訟荊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遂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兄弟泣謝

明馬俊爲太平知府有兄弟訟者予鏡令照曰：「若二人老矣忍傷天性乎」反覆感勸乃泣謝而去　以上兄弟互愛

取劣讓佳

薛包與諸弟分財異居田廬取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也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爾不能用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後諸弟屢破其產包復賑之

以官讓弟

段志元山東臨淄人唐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志元頓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其弟志感左衛郎

推祿予弟

申積中祖母爲楊光素之姑素以子有瘵疾積中始生時光素遂抱爲子後素連生二子積中曲盡孝友光素甚愛之凡兩遇恩蔭積中力辭推予二弟後積中登進士數年光素卒於餘杭積中扶柩歸葬畢爲弟妹選名門婚嫁事完乃盡以家財付二弟作歸宗

議數千言大抵言所生所養恩皆一也既報所養所生亦不可無後乃歸拜其父母又訪生母杜氏於貧巷生母坵跌抱哭同歸奉事二十年父母死既襄事復以其家產歸本生諸兄自出僦居許光庭薦於朝詔褒美官朝廷復與其一子官

設計顯弟

許武舉孝廉以二弟妄普未顯欲令成名於是割財產爲三分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產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又許荊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聞迎怨者跪曰：「世前無狀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早沒一子願殺身代之」怨家曰：「許椽郡中稱賢吾何敢侵」遂委去名譽益著

損己益弟

宋溫大雅字彥宏性至孝與弟彥博皆知名。太宗卽位。轉禮部侍郎。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

餘年代弟

晉王徽之與弟獻之俱患病。有術人曰。「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俱死。

親輩弟喪

杜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莽敗。林與弟成俱客河西。隗囂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令强起。遂稱篤。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漢書

灼艾分痛

宋太祖友愛其弟匡義。弟有疾。太祖嘗灼艾以分痛。

不聽婦言

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以情化弟

陳世恩萬歷己丑進士。兄弟三人。惟少弟好遊蕩。早出夜歸。屢戒不從。恩曰。「徒傷愛。無益。不如以情化之。」乃每夜親候門外。俟弟入。卽問以寒溫飢飽等事。愛惜之情。形於言貌。如是者數夜。弟大慙。不復夜歸。使切責。太甚則反成仇。而不改矣。此可謂萬世之法矣。

格弟改過

王旦弟傲不可訓。一日將祭家廟。列百壺於堂。弟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幷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弟感悟改過。

悔悟召弟

江州朱原虛有詩名。父亡時。二弟幼。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二弟流離居外。原虛鄉試屢不售。偶請乩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藏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召二弟歸。均分。勸勉力學。後俱登第。

友愛庶弟

明天啓間。杭城失火。一江西商寓獨無恙。人問之。答云。「恍見朱衣人洒水故免。」衆叩其作何善事。謙言無有。後有客於杭者曰。「此吾姪也。父有五子。惟某居長。嫡出。餘俱庶弟。父歿時。有五歲者。有三歲者。拮据二十年。積至五千金。俟諸弟冠婚畢。會族分財。五分均析。一絲一粟。誓不多得。闔族義之。想公道格天。故免灾耳。

』（附格言）骨肉失歡。有至終身不可解者。良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相下耳。有能先下氣者。與之趨事話言。則彼此酬答。豈不漸如平時。

友愛庶弟（二）

王侍御之妻甚妒。私買妾生一子。潛育於張總兵家。及侍御卒。其子毓俊迎其母子歸。撫愛備至。母曰：「彼佔汝一半家財。吾甚恨之。汝何不慮耶。」俊曰：「貧富有命。不在兄弟之多寡。爲人但讀書節用。自能興家。若不成才。家富何爲。如魏家表兄。非獨子乎。家財數萬。恃富嫖賭。今一貧如洗矣。」母聞其言。乃大悔悟。不忌其弟。後俊生子甚多。皆顯達。

友愛庶弟（三）

南海方肯堂之父既老。其侍婢有孕。隱而不言。生子不欲舉。肯堂固請曰：「兒兄弟二人耳。幸得季弟。奈何棄之。」後十餘年。父臨沒。目不瞑。肯堂跪泣曰：「大人其以季子未立耶。兒所受分貲業。若不與季弟均分。不誨之使立者。天鑒之。」後肯堂舉於鄉。將謁選。夢父告曰：「天曹所重孝友。汝已登進士第。」覺大異之。明年果得捷。

友愛庶弟（四）

吳興富翁莫氏老年私一婢。有娠。後遣嫁一賣棗者。已而生男。甫十歲。翁遂死。里中羣小指爲奇貨。因語其婢曰：「汝子孰不知莫氏子。其家產應有分。胡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耳。」因作一孝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至靈前拜畢。亟出。我輩俟汝於屋旁。即告官。」其子如所教。入其家。哭且拜。家內駭然。嫗罵欲逐之。莫長子亟前曰：「不可。」遂抱背問曰：「汝非賣棗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吾乃長兄。汝當拜。」遍指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次兄次嫂。當拜。」又指云：「此爲汝長姪。此爲次姪。汝當受拜。拜畢。曰：「汝當在此執喪。勿去。」即命櫛沐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又呼其生母至。許以月廩歲衣。羣小俟久不出。計遂大沮。夫一敦友愛內全先人之體。外息羣小之禍。不可爲分別異母者勸乎。然世亦有同胞共乳兄弟。往往參商者。撲厥所由。匪止一端。而爭較財物。尤其最著。不知財物易求。兄弟難得。朋友相洽。尚通有無。況兄弟乎。　以上兄愛弟

萬里尋兄

明黃璽兄伯震商于外。十年不歸。璽求之萬里。不得踪跡。後禱南嶽廟。夢神授之以「纏綿盜賊憂。狼狽江湖行。」二句。一書生曰：「此杜甫春陵行詩也。春陵即今道州。曷往尋之。」從其言。一日人厠。置傘道旁。伯震過之曰：「此吾鄉傘也。」循其柄。有餘姚黃璽名方疑駭。璽出問訊。則兄也。遂奉以歸。

歷險尋兄

范某昆季三人。仲季設茶肆在滬。長設分肆于武昌。民國十五年。湘鄂構兵。北軍敗退。武漢喫緊。電音中斷。郵書隔閡。家中雖日遞郵件。茫然不得影響。仲謂季曰：「兄處危境。吾心不安。」促裝往探。入與其妻別曰：「不得兄。誓不返矣。」妻雖泣不可仰。然大義所在。亦不阻某行。于是自滬而寧而皖而潯。聞南軍下漢陽。北軍

困守武昌。航路中斷。大駕失措。不得已取道通城。踰越險阻。跋涉山川。餒體凍膚而不顧。血流殷足而不恤。日惟冀兄之幸免于難。而叙天倫之樂。四處探聽。查無音息。後聞經代表奔走調停。武昌將大批難民分批開放。聞之。兀立江干。冀得聚首。鵠候終日。未見隻影。想必葬身圍城。幾至放聲痛哭。轉念明日尚有三四批渡江。或有一線希望。翌日黎明即起。重到江邊。越三四分鐘。果於萬頭攢動中。見一人似曾相識。近前視之。悲喜交集。一聲大哥。彼方驚駭回首。一顧視同夢寐。迨互道眞情。不覺慟哭失聲。翌日携手返滬。破涕爲笑。親友咸以「難兄義弟」目之。

咸母護兄 (一)

楊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迺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恩養加篤。

咸母護兄 (二)

王祥弟覽。乃後母朱氏所生。朱氏愛所生而憎祥。然祥愈孝母。覽亦敬兄。祥被母楚撻。覽必涕泣抱持。母或以非理使祥。覽必與祥共作。母嘗以酒酖祥。覽知其意。欲取飲。母乃覆之。覽後每膳必與祥共。及長。每諫其母。母又虐使祥妻。覽又令妻亦趨而共之。朱氏緣此遂漸感悟。祥後位太保。覽九代公卿。東晉王氏皆其後也。

咸母護兄 (三)

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愛。母遇承慶嚴。每笞嗣立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嗣立即遣奴自捶。母感爲均愛。第進士。累轉大府卿。修文館大學士。拜兵部尚書。

咸母護兄 (四)

陸景融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政有風績。陸象先之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至工部尚書。（唐書陸元方傳）

美宅讓兄

裴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性寬厚。與物無忤。封臨淸侯。中書令。楷營新宅甚麗。與兄共遊。兄心欲之而口不言。楷知其意。便使兄往。

讓梨取小

漢孔融年四歲。即知友愛之道。時有人送梨一筐。諸兄競取大者。融獨擇取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年最少。當取小者。」父老皆深異之。後黨禍株連兄弟一門。爭死孝友之風。燦然千古矣。

自責化家

繆形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形乃掩戶自撾曰：「繆形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

焚券復合

昔趙彥霄兄彥雲好遊。彥霄諫不聽。遂求析箸。五年而兄蕩費已盡。除夕。彥霄置酒語兄曰：「弟初無分爨意。以兄不節。敬爲兄守先業之半。亦足以供朝夕。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分券焚之。付以笥鑰。更出所蓄償諸負者。次年。彥霄與長子俱鄉薦。登第。今人重

財物。輕手足。其食報亦可知已。

保兄如嬰

司馬溫公大拜後。與兄伯康友愛甚篤。伯康將八十。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進。則問曰。『得無飢否。』天少冷。則問曰。『得無寒否。』以首相之貴。愛敬其兄如此。則以富貴而陵鑠兄弟者。眞虎狼不食其肉者也。

視兄湯藥

明黃士俊廣東順德人。赴京會試。遂聞兄病危。嘆曰。『安有急功名而緩手足者哉。』遂速歸。親侍湯藥。目不交睫者十餘晝夜。兄病尋愈。萬歷丙午冬。又北上。將至京。夢入殿廷。拜高皇帝。帝曰。『汝來耶。今首用矣。』丁未果狀元及第。

扶病不避

晉庾袞事親以孝聞。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瘡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不去。諸父兄强之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扶柩哀臨。不輟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袞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晉書孝友傳

友愛感天

隋韋鼎兄昂于候景之亂。卒于京城。鼎負尸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痛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心竊異之。視之。乃新棺也。因以殮兄。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徵爲光州刺史。

冒險尋柩

謝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值暴風。純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純妻庾遣人謂曰。『風波如此。小郎去必無及。宜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也。景仁述兄愛其第三弟勗而憎述。及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感愧。

蚊不侵螯

南史辛普明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一帳。兄亡。以懸靈牀。蚊甚多而終不侵螯。

誓養孤寡

陝州方揚講業靈谷。聞三從兄忠病將終。亟奔歸。猶及殮。拊棺痛哭而誓曰。『余鮮兄弟。余之身卽兄之身也。兄今棄予。予今而後不母視寡子。視孤者有如此木。』尸聞而吁。乃瞑。揚終身不食其言。後成進士。官杭州太守。

兄殿不怒

宋周文燦兄嗜酒。仰燦爲生。嘗醉殿燦鄰人。不平。燦怒曰。『兄未殿。汝何得離間我骨肉也。』司馬溫公嘗書其事以戒人。

格兄改過

鄧均字仲虞。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

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以上弟愛兄

爲姊煮粥

唐李勣處閨門雍穆而嚴。性友愛。其姊嘗病。親爲作粥。風迴燎其須。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此。』勣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封英國公。累進司空。唐書

（下）惡例

離間兄弟 （一）

長安富室陳大乾生二子。長孟容。次孟達。兄弟極和好。有表親楊雲與達角口。遂懷憤恨。適大乾死。二子分產。雲譖達於容曰：『爾父在時。曾以白金百鎰。珠玉衣飾等項。預授爾弟。』於是兄弟有

隙。每以分家不均。費產結訟。相繼凋落。雲忽瞽。遂成廢人。一日遇二子於途。兄弟歷數其過痛罵。雲無言可答。氣成隔症。數日而死。

離間兄弟 （二）

清渤海皇甫松弟皇甫竹皆職員。松性刻薄。交接衙門。有武生姜封國爲謀主。遇事武斷。人莫敢攖。竹忠厚無能。閉門自守而已。析居之日。松田園房屋取其美者。竹之所分。皆薄田敝廬。吞聲忍受。不敢與兄較量。竹妻裴氏心懷怨忿。每逢朔望。至城隍廟哭訴。詞列姜封國爲巨魁首惡。一日。姜在松家敘話。忽瞪目謂松曰：『令弟婦告我縣差來拘要去矣。』言訖昏暈。舁至家。氣絕。心口尚微動。家人不敢殮。時六月念三日也。姜初暈時。覺身與二差行。崎嶇山路。天色慘淡。凄凉如深秋欲雨之時。須臾進城。街市宛然都會。

遇亡過親友。拱手之外。不交一言。至縣前。兩差帶姜至木器店借坐。一差進衙探聽消息。姜看大門外。懸聽審牌。有一起離人骨肉。帮佔家產事。裴氏告姜封國等。看甫畢。差跑出曰：『喚矣。』拉姜從東角門入。至堂前跪下。尹年可三十餘。有上髭。無下髯。紗袍緯帽。一吏在傍唱名。唱至姜。卽斥責曰：『兄弟乃同胞骨肉。爾從中挑唆。帮佔家產。情殊可惡。』姜方欲辨。尹曰：『此處不比世間。容爾利口。爾之一舉一動。皆有簿記。奚以辨爲。』命決杖六十。再候發落。唱名吏隨姜至二門外。取扇掮涼。姜進前揖曰：『我有老母少妻。懷抱子女。若羈而不歸。合家俱死。』一吏仰天大笑曰：『子眞迂儒也。到此地者。誰無母妻。誰無子女。豈能來而復回乎。』但本官既有另侯發落之諭。爾靜聽可也。復聞堂上傳呼。姜趨入。尹曰：『閱爾簿記。惡端甚多。本應罰入地獄。但爾尚有五年頑福未享。可急回傳諭。皇甫松骨肉之間。宜平等公道。毋令裴氏再來纏擾。』諭原差速送歸。到一小山頂。二差將姜推墮。一唬而甦。時已六月二十六日矣。親友問慰。姜盡言不敢隱。驗背上杖痕青紫宛然。松聞之。乃退貲產。竹妻亦不敢再赴城隍廟矣。姜逾五年而卒。果應神言。此乾隆七年間事。乃姜親口述者。

離間兄弟 （三）

昔有程姓兄弟十人。祖遺財產百萬。長者當事早。則支用多。次者支用遞減。最小者。並無支用。兄弟相與安之。未嘗較也。有表叔瞿嗣卿久掌出納。一日長子檢簿。見其糜費浩繁。變顏相責。嗣卿羞怒。唆其諸弟曰：『公中之產。理應均分。爾兄某年取若干。某月取

若干俱侵蝕入已現有簿可按可使之吐出也」諸弟信其言向兄索找兄負性不肯出一好言以致諸弟皆忿干戈操同室矣由縣控府由府上控兩造爭勝各通賄賂寄送官吏不肯於骨肉之閒稍寬一線越數年家皆貧落嗣卿欣欣得意一日街上有小兒跳舞云「城隍附身」直至嗣卿家衆隨入聚觀見小兒至堂中面南而坐喝令帶犯人來嗣卿如有人鎖押跪於堦下城隍諭曰「爾鬬合爭訟罪惡彌天宜速報」即令帶去受罪嗣卿伏地哀聲震天須臾甦醒城隍問曰「爾受何罪可對衆宣揚」答曰「適過刀山有鬼使以鐵叉洞胸拋在刀上衆刃鑽刺痛不可忍」城隍曰「爾以刀筆害人應受此苦」再命帶去嗣卿哀叫如初醒後自供「適有鬼使以木板夾身從首至足鋸爲兩半」城隍曰「爾離人骨肉應受此苦」又命遍歷碓舂油鑊寒冰火林諸獄畢城隍曰「十八重地獄若令爾今日受盡則陰曹法無可加今陽報既彰留餘以作陰罰可也」程氏昆季不合信爾挑唆自相踐踏神明震怒祖父怨恫各各減算奪紀傳與世人共相勸勉兄弟之閒宜敦和好則訟棍浮言無自入矣吾神去也」問小兒一字不知嗣卿不久卒

離間兄弟

（四）

浙江米信夫爲人狡柔里有大家兄弟爭財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鬱死信夫由是富遭反謀牽連到縣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家產既罄與妻女子媳八人均死於獄

兄吝弟忿

嘉定張某有兄弟二人分產之時兄應還弟銀一十幾兩而兄以他項支吾意欲負之弟貧且朴爭之不得乃質之於先所經手之嫡叔伊叔以兄富且能反左袒之弟忿乃於康熙丁丑年夏爲疏一通焚於邑神之廟越五日不見有感應乃復爲一通以奏之其明日伊叔死伊兄死已亦隨死俱追至邑廟神責曰「汝三人俱未合死追汝等來者爲一詞狀欲審明耳」顧其兄曰「汝實該還弟銀十五兩七錢奈何圖賴責三十板」又顧其弟曰「此種事何不訴於陽官而褻瀆陰府責二十五板」又顧其叔曰「汝爲叔父何不從公剖斷乃媚富欺貧使汝幼姪結訟至此亦責十板」審訖發回而三人已瞑去大半日矣皆呼腿上其痛視其坐處皆發青紫色各臥十餘日而後起

吞弟產業

閩中富宦倪某年七十娶妾生一子名眞郎已十歲倪老病妾左右侍奉乘間言曰「主翁倘有不諱此煢煢者將何所託」倪曰「我爲此事籌之熟矣長子爲人好佔便宜我死一應產業勢必全吞眞郎幼孩若與相爭是以羊敵虎萬無生理我有小照一軸爾可愼藏俟眞郎成人遇明白官府持以控告管爾母子受用不盡」言訖即呼長子至榻前寫遺囑將業全判執管妾母子撥給東園草房五間日與米二升錢十文爲養贍須臾目瞑長子不候七終將妾母子驅入草房遺命錢米十不給二妾與人縫窶苦捱度日眞郎年已十六時逢除夕長子宅內備極繁華妾母子孤燈

相對灶冷廚荒淒涼無限。眞郎曰：『兒非父之子乎。產業理應均分。今兄富兒貧。母並不敢言何也。』妾曰：『爾父在日。已慮及此。與我畫一軸。命俟爾成立之日。持畫控官。定有好處。爾年已十六。又新任秦縣主斷事極明。我與爾合當往控。』遂於門印日母子呈畫哭訴。秦公展看。乃一年老官員。懷抱幼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不得其解。吩咐異日候審。退堂細思曰：『懷抱幼子。乃此子係伊親生也。一手指天。欲問官照天理斷也。一手指地。不知何謂。』乃取畫向日照之。見內隱隱有一指闊寸餘長紙摺在內。忖曰：『是必有異。』輕輕挑開裱紙。取出看明。大喜。次日乘轎至倪宅親勘。長子出接。公曰：『爾弟告爾獨佔家產。有之乎。』長子出遺囑爲據。公曰：『俟到草屋看明。當有公斷。』方至屋。忽作揖遜狀曰：

『原來是倪老先生。』坐定。又作聽語狀曰：『大公郎如此欺心。卽當重究。』稍停。又曰：『既老先生爲大郎說情。但二郎何以存活。』又停半晌曰：『老先生可謂深心矣。如此厚贈。斷不敢當。大駕請回。卽當處分。』又作送客狀。至門外。三揖而回。遂設公案。排衙陞座。喝大郎跪下。責之曰：『妻有大小。子無嫡庶。爾何敢獨據父產。適間我所見穿綠袍白鬚面有點痣者。非爾父耶。』大郎叩首稱是。公曰：『令尊不忍爾受刑法。再四求饒。只爾弟母子何以安插。』大郎曰：『父有遺言。日給米二升。錢十文矣。』公曰：『並此亦不用破費。遺囑產業。照舊與爾百用。只此草房之內上至天下至地。一切所有。俱歸爾弟。』大郎思家業全得。又日省錢米數。閒空屋落得應承。遂親寫遵依。公卽命人挖開東首地上有白銀

萬兩。曰：『此爾父分與爾弟者。』挖西邊地土。曰：『此下有幾兩黃金。係爾父送我作謝者。』挖一巨罈。內藏黃金千餘。公立命抬回。徹銀與妾母子立案。永不許再爭。秦公可謂巧於取財者矣。

弟貧不助

南豐劉徹屢舉不第。祈夢於神。神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福削壽減。何望登第。』徹訴生平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不肖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軾三子皆顯官。

減弟自益

陳祈有弟三人。慮其長而均分田產。乃先取田私典於厚友毛烈。迫弟長止。以現在產均分。後以錢贖所質田。烈知其故。受錢畢。竟不與券。祈憤甚。訴之神祠。祈與烈皆死。既而祈還。述其對審時。烈推持券爲證。王指其心曰：『券何足憑。其憑此心耳。』烈乃伏罪。付重獄。祈以兄尅弟。亦減祿算。釋回。夫祈欲減弟自益。而被烈劫。烈欲減祈自益。而受神誅。暗中銷算。絲忽不爽。可懼哉。

待弟如僕

閩大名娶妻劉氏。父早故。遺有幼弟大經。童養媳吳氏。大名獨掌家業。視大經如僕。劉視吳如婢。供其驅使。稍不當意。輕則罵。重則打。兩人素被降伏。見則魂銷胆落。不敢較也。大名夫婦食則珍饈。

衣則錦綉大經與吳氏鶉衣藿食而已。其母年老忠厚。落在長子之手。欲持公道不能。大名屢賣產業。將銀入己。母曰：「父生爾兄弟兩人。爾今日賣房。明日賣地。業將罄矣。幼子長成。將何爲生。」大名反抗聲對曰：「若一家閉口不食。則不用賣矣。」母嘗竊布一疋與吳氏作裏衣。劉氏知之。搜其篋奪去。曰：「爾夫婦吃我現飯。安享自在。尚欲著新袴耶。」後劉氏生女。吳氏在房服事。由朝至暮不得食。母憐其饑。呼出與湯飯雞子。劉氏忿怒。從床上躍起。奪過倒淨桶中。母仰天大哭。須臾黑雲四佈。雷電交加。霹靂一聲。將淨桶劈開。雷神被血汙觸。不能飛騰。落於產房牆外。萬目共見。神猴形兩翅。與廟中塑像不甚相遠。大名遍延道士誦經禳解。數日方不見。劉氏每遇陰天。即頂血布於首。以防再擊。一日天氣晴

明。劉氏方折榴花插鬢。忽雷聲大震。將頭顱劈碎。榴花尙在其手。大明亦得瘟症而死。母搜出歷年貪婪之資。及私置田房紙約。盡與幼子執管。所生之女大經夫婦撫養擇配。其壻復不成器。逃走不歸。女依叔嬸終老。

壓迫乃弟　(一)

世說曹丕欲害弟植。令七步成詩。不成。定行大法。植即吟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丕感而釋之。

壓迫乃弟　(二)

漢文帝之弟淮南厲王長謀反。廢置蜀郡。不食而死。民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囑縣笞弟

朗陵一舉人某。性極貪。一同堂兄是白丁。與富家訟。舉人密受富家賄。反囑縣官笞之。縣官責至十板。其人曰：「乞看我兄弟情面。」官問其弟爲誰。曰：「某舉人也。」官不信。問左右。皆曰：「是也。」官喟然嘆曰：「孔方兄勝於同堂兄如此。」竟釋之。後舉人無子。以堂兄子爲嗣。知其事者咸鄙笑之。

斃弟于獄

江西過東明家富。庶弟貧無賴。東明斥逐之。弟欲甘心焉。東明懼。以他事斃之獄。未幾。見弟跨跟入廐。趨視之。馬已生駒。東明知弟魂所託。頗爲戒心。駒則絕馴擾可愛。東明復憐之。然終未敢近。斃之近村。復潛返。見東明作依戀狀。東明忘夙戒。手撫摩之。益弭耳以聽。至於逼近。連蹄之中廈。遂仆地死。

迫賣弟婦

崇貞末。吳江民張士柏妻陳氏少寡。其兄上松強賣於徐洪爲妾。氏號慟誓死。陳父訟縣。洪賄鄉官飾詞以進。縣令章年祖坐陳于律。拶指批頰。繫於獄。陳飲泣絕粒者三日。走雲間訴冤於直指路振飛。訴畢自刎。路公急下堂拱揖。許以雪冤。目乃瞑。路公拜疏上聞。諸凶輕重抵罪。上松與洪等立斃杖下。章貶斥。至郡辭任。見滿船皆鬼。即死。先有俞嫗爲媒者。不滿三日亦暴死。某鄉宦之婪賄囑託者。猝病瘖啞。終其身不能言。時有記傳輓歌。無不嘆爲異事。并驚傳受囑枉害之報。神速如此。　以上兄弟

弟暴兄過

晉臧成翰兄弟自相愛。成翰以監司守制家居。同祖弟冏翰爲

待詔。宣言於朝。暴成翰居喪不法狀。落職。山濤判曰：「吳起忘母見絕於曾參。楚直證羊受誅於孔子。皆乖雍理。並玷士林。」嗟乎仕途之險也。乃至兄弟相訐。其見斥逐於山公也。快哉。

不再欺兄

殷貴數欺其兄富。病死復生。俯匐向殷富叩頭曰：「自今再不敢欺兄矣。城隍責我欺兄。要杖一百。我大呼願改過。遂放我還。但見隣人鄭優一家。因不孝不弟。陰間拷掠慘酷。不知他家今何如。」家人曰：「鄭氏家疫死矣。」

欺兄無嗣

清顯宦某公。年六十無子。夫人性嚴妬。不容娶妾。公屢諷之不聽。乃將家業兩分之。一半與其弟。一半留供自己薪水。一日內閉戶

部。命弟備禮物。帶往京中送人。弟在已篋中檢點。其妻奪住曰：「老絕戶無子。我僅得家財一半。還譏誚我夫妻吃伊現成茶飯。我恨之深矣。願他所有之資。破散無存。異時落在我手。方遂我志。尚肯將分定之物。爲伊裝臉面耶。」夫妻正在爭論。夫人適過窗下。語語聽見。而老絕戶三字。尤傷其心。乃含忍不言。公起程之日。夫人推病不行。俟公行後。乃大出資財。遍選二十內外精壯女子五人。覓舟親送至京。時公與客鬬葉子戲。聞夫人至。不覺大驚。墜葉於地。至輿車迎接。握夫人手曰：「何不同來。乃獨行耶。」夫人曰：「我爲君送妾來也。」公不知其故。不敢答。安頓行李畢。令五妾出拜。皆端正好女子也。公狂喜不禁。惟感荷而已。夫人撥房令五妾各居。按其經淨時。挨侍公寢。則年得三子。又二年。得二女一子。公向苦無嗣。今則兒女滿堂矣。夫人乃命治裝攜二子一女回家。公愕然曰：「感夫人賢德。使我無子而有子。方欲同享富貴。奈何欲捨我而去乎。」夫人曰：「我有積忿在心。數年不忍言。今幸有子女。欲歸與二叔算賬耳。」遂至家。遍請親戚。召叔嬸責之曰：「爾一向享用。並非祖宗遺留。爾兄螢窗雪案。我淡飯黃齏時。爾夫妻安在。享我現成之福。反罵我爲老絕戶。又顧我家破財散落汝之手。此等惡願。天道不容。我聞兄無子。而後弟得有其業。今我有子有女。爾何得侵佔我產。乃憑衆將向所給者盡行收回。」叔嬸懊悔無及。抑鬱成病。夫妻雙亡。祇存一子。仍依夫人過活。

偏聽婦言

尤守靜尤守謙同胞兄弟也。守靜娶張氏舊家女。粧奩甚薄。守謙娶汪氏。係暴發之家。粧奩甚厚。張巧而智。汪才而狡。一矜家世。一誇富有。漸成嫌隙。雖同盤飲食。不啻吳越。又有兩房婢女。尋事生風。各爲其主。隨張者則搬汪之是非。隨汪者則言張之過失。守靜守謙聽枕邊之言。如奉將軍之令。令到奉行。雖死無二。以致兄見弟如眼中之釘。弟視兄如背上之刺。骨肉之間。終日忿爭。並無寧晷。親友出而解紛。勸其析居。以息爭端。將一宅分爲兩院。從中塞斷。兩家自是不相往來。雖歲時伏臘。並不見面。張氏連生四子。汪氏無出。不怪自己命運。反遷怒於張。隔墻言三語四。張氏又不肯裝聾聞聲。對敵妯娌之間。又復譁然矣。一日有堪輿家。謂守謙曰：「君父母葬地偏左。故長房多子。若移置當中。則兩房後嗣俱盛。倘遷於右首。則次枝茂。長枝絕矣。」守謙信其言。多帶人工。將兩

枢連夜改葬。守靜得知。以逆弟滅倫。掘墓毀屍等事。赴縣呈告。縣令大駭。親往驗之。則封築一新。松楸如故。訊得其詳。援筆判曰：「守靜守謙。聽棄底之聲。折大漫之雁翼。田荊頓萎。姜被成冰。改葬既屬愚迷。毀屍尤爲誣枉。各重枷示爲。不友不恭者。警。其張汪二婦立拏到案。用繩縛手。坐竹兜上。背插白旗。各書長舌唆夫離間骨肉。令遊街三日釋放。」後守謙終於無子。守靜亦家業陵替。二婦俱不令終。乃骨肉忿爭之驗也。

退步想想

朱笥孝先生曰：「人家兄弟。胸中皆要把兩箇念頭退步想。當養生喪死時。譬如父每少生一箇兒子。當分家授產時。譬如父母多生一箇兒子。一團爭氣。自然冰消瓦解了。無奈今人兄弟爲父母用財。便互相推諉。以致父母生失養。死失葬。父母的財。又互相爭競。往往富的破家。窮的越窮。噫。當父母生子時。多生一箇兒子。便添一番歡喜。不料就是多增一箇禍害。豈不可痛。至於情意疎落。兄弟經年不會面。雖無骨肉忿爭之患。亦少兄弟和好之樂也。可惜。」

(四)　叔姪篇　增叔嬸

抱姪棄子

漢劉平於更始時。弟仲爲賊所殺。後賊復至。平扶侍母奔避。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與母俱匿。後舉孝廉。

以子易姪

魏張範子陵及姪哉俱爲賊所執。範求還二子。賊以子還。範曰：「吾憐姪小。請以子代之。」賊義之。俱還焉。

棄子全姪

晉鄧伯道當趙石勒作亂。擔兒與其姪綏同逃。伯謂妻曰：「吾兒與綏不能兩全。吾弟早亡。惟有此子。理不可絕。寧棄吾子。後復有生。」妻泣從之。乃棄己子。其妻不復孕。卒至無後。謝大傅哀之曰：「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

挺身救姪

元至正中。黃州妖賊自閩犯龍泉。張溢與孤姪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賊所獲。將殺之。溢伏澗傍。挺身出語賊曰：「我兄早亡。止存此子。不可無後。我願以身代。」賊義而捨之。

成名報伯

黃鍾延生四歲而孤。育於伯父。伯貧甚。夫婦日食糟糠。偶得米糈。皆食鍾。鍾感其意。纔六齡。泣告伯父：「願得讀書。成名以報翁媼。」然伯貧不能具脯修也。一日州守蔡公夢神謂曰：「郡中有一兒。他日當作順天府尹。今貧不能學。然有一念之善。感動神明。公可賙之。又此兒日在廟中戲。至履吾肩。」明日州守詣廟。仰視衣冠一如夢中。而神肩果有小兒履痕。守召廟中羣兒。慰而問之。乃鍾所爲。召問狀。蓋欲上探雀穀（音寇。鳥雛也）也。因詢其家世。備知貧狀。守即月給米一石。令伯養兒。又求一明師。送令教習。自出束修供之。後三年。守當去。鍾方十歲。業能爲文。然守竟不泄夢中語也。至十八歲。預鄉薦。旋第進士。守已致仕歸。徑來祝鍾。方以

夢告之。鍾拜謝。事以師禮。後果官順天尹。伯已先歿。媼又他適。鍾事之惟謹。孝養逾於所生云。

愛伯與弟

元屈鐸早孤。育于伯父。及壯。事伯如所生。伯老而無子。鐸爲置妾。產一女。妾不慧。熟寐壓女死。伯父死。遺腹生一男。鐸懲前失。嘗自抱哺。同臥起。弟有疾。鐸夜稽顙哀天曰：「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令喪吾弟。使伯無後。」明日弟愈。

事叔如父

唐柳公綽身處富貴。而事叔如父。公卒。其子仲郢事叔公權如事其父。爲京兆尹時。出過公權鄂下馬端笏而立。

叔姪感泣

蘭谿縣有叔姪同居。叔欺其姪。盡佔亡兄之產。姪無可奈何。往金華府將控之。時當盛夏。憩井亭。見一赤蛇上樹。自投於地。盤結少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八九次。變爲巨氈。其姪惡之。前行至飯店。俄頃。其叔亦至。持一氈付店將煮之。姪詢其得自亭井。遂力阻其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以所見。衆不信。遂於烈日中。繫氈尾倒懸樹上。久而漸長。復化爲蛇。叔乃抱姪感泣。相與歸家。推所佔者與姪。均分。式好如初。

疏訟叔寃

唐武后僭位。殺戮宗族。大開訐告之門。株連牽累。死者不可勝計。有裴尚書被仇家所誣。棄市。其姪仙客年十七。上疏訟寃。后庭訊之。謂爾年少。何能爲。必有人所使。仙客抗言曰：「忠孝出於天性。何人能使。陛下當論臣言是與。不是不當問其他。」后大怒。命杖一百。纔四杖。氣絕。武后定法。人死猶須杖滿。執杖者憐其少。且已死。以下諸杖。備數而已。至九十九杖。復甦。安插邊遠。同紇可汗雅重漢人。見裴係名臣後裔。且通文墨。使教諸臺吉。委之以事。靡不妥協。遂以女妻之。裴由是富有金帛。種田則倍收。牧馬則蕃息。與中國通市。得利千萬。自成部落。富堪敵國矣。由邊至京。驛遞皆其佈置之人。朝中之事。纖悉畢知。時徐敬業起兵討武后。國中有事。裴乘機欲歸。偕妻奴婢三百餘人。裝車數百輛。馬數百匹。連夜私遁。同紇怒。遣兵追之。裴率家僮拒之。不勝被執。同紇以愛女之故。不忍加誅。拘禁之以待朝命。時敬業之亂既平。武后恐前此流人更有異謀。遣官安插。實暗令殺之也。差官承意旨。盡殺之。裴係待

命之人。反獲免。差官回朝復命。后變顏曰：「朕命爾安插。何故擅殺。」立付法司典刑。下詔凡屬流人。盡赦罪回家。其意以爲流人俱盡。故施恩以爲掩飾之計。裴適逢其會。遂得歸。時張柬之謀誅武后。退居後宮。中宗即位。念裴寃。復其家。累官尚書。計裴一生爵位財產。皆不期而至。可謂福祿隨之矣。

佔姪基地

吉水周傑占其孤姪地基。造樓二間。姪不敢爭。惟焚香訴天。宏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忽大風雷。移其樓於他處。空還舊地。不差尺寸。傑跪基上。不能言者七日。始曰：「吾已知欺孤之罪矣。」不二年。竟惡疾死。

縱姪不教

張二酉三辰兄弟也二酉卒三辰撫姪如己出田產婚娶彈竭心力姪病療經營醫藥殆廢寢食姪沒辰忽忽如有失人皆稱其友愛越數歲辰忽病昏瞀中語曰「頃到冥司二兄訴我殺其子斬其祀豈不冤哉」自是口中時喃喃不甚可辨一日稍蘇曰「吾知過矣兄對閻君訴我言「此子非不可化誨者汝爲叔父去父一間耳乃知養而不知教縱其所欲惟恐拂其意使恣情花柳惡疾以終非汝殺之而誰乎」茫然無應」

負兄逐姪

信州劉君祥病將死召弟君祺以幼子付託及兄死君祺竟逐其子貪其財業後五年君祺宴客忽大呼曰「兄來矣」頓嘔血扶歸胸忽裂開見其心如炭黑而死

負兄欺姪

嘉靖時寶坻民楊咸其兄成富於貲將死出千金泣授咸曰「兒幼恐不能掌弟可有之俟兒長成當給其半」咸許諾既而不與成妻訴於邑令張公不能決適獲羣盜在側盜見咸呼曰「此人素貧今暴富皆同吾劫貲也」咸遽曰「吾乃亡兄所寄豈盜耶」令笑曰「此天遣盜爲爾兄語耳」遂盡判與兄子

賣嬸求財

海甯茶磨山史檮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資商於父曰「嬸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父以爲然囑媒嫁於農家而鄉俗再醮者里中皆得染指史僅獲五金挾之登舟妻即疾狂作亡叔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爲此滅倫事吾不拆汝夫婦不休」其父禱之無效檮入闈精神恍惚兩場俱見其叔罵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出闈至寓病不能進三場急買舟回離家十里死訃至妻病愈　以上叔姪

虐待嫂疾

顏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嫂樊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省藥饌察問息耗醫方須蚺蛇膽尋求備至無由得憂歎累時嘗獨坐忽有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爲青鳥飛去嫂病即愈由是著名

嫉妒夫弟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

謀奪嫂產

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知縣里有富翁死妻掌其家財所遺數萬金其叔謀欲得之遂告于狄賄人囑縣曰「追得若干願共中分」狄喜拘嫂到官酷刑拷訊痛苦不勝于是悉奪所有四萬金狄果分其半婦含羞飲恨不數日卽死未幾叔被火焚盡狄亦瞎酷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持一小鬲魚撲于身上倏然不見越數日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乃廣延醫盡費其分獲之數復洞見其腑肺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疽相繼而亡　以上叔嫂

(五) 宗族篇 增親戚

七世同居 (一)

晉氾毓奕世儒素。敦睦九族。逮毓已七世同居。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氾氏敦睦如此。眞禮運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力不必爲己。貨不必藏己者也。能如是則世治臻極而可即於大同矣。

七世同居 (二)

北史郭世儁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人以爲義感。隋文帝遣使勞問。表其門閭。

八世同居

元張閏八世不異爨。家百餘口。無間言。日使婦女聚一室爲女工。工畢貯庫。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即抱哺。不問孰爲己兒。亦不知孰爲己母。縉紳之家。自謂不如。

十世同居

元鄭大和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簪尺布無敢私。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子弟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肅容拱手自右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大和教冠婚喪葬。必稽朱子家禮而行。執親喪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不預家政。宗族里閭。懷之以恩。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孝感如此。

十三世同居 (一)

宋江州陳昉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建書樓于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知州張齊奏請免其徭役。

十三世同居 (二)

姚宗明其十世祖棲雲之父。于唐貞觀中。調卒戍邊。語其兄曰：「兄無嗣。可毋往。弟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棲雲三歲。其母再嫁。養于伯母。既長。事伯母如母。伯母亡。棲雲痛父死于邊。乃廬墓終身。自棲雲後十三世同居。孝睦不替。家世爲農。無學者。家頗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躬事農桑。歷三百餘年。無異詞。

二百年同居

浦江鄭濂二百年居不別籍。人號其里爲義門。太守旌其門曰：「天下第一家。」明太祖即位。召至問曰：「汝家有若干人。」對曰：「一千有餘。」上曰：「眞天下第一家也。」時馬后壁後聽之。謂太祖曰：「陛下只以一人舉事。今鄭某一家千餘人舉事不更易耶。」上驚。復召問曰：「汝睦族亦有道乎。」對曰：「無他。惟不聽老婆言耳。」太祖笑。時河南進香梨。因賜二枚。濂雙手擎梨于首而出。上命校尉瞷之至家。召族人立兩傍。向闕叩首謝恩。置水兩大缸。碎梨入其中。分飲其水。太祖聞之而喜。

祿俸恤族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曰：「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疎，然以祖宗視之，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年，始發于吾，得爲大官，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于是祿俸所入，悉均族人。置義田千畝，凡嫁娶喪葬皆有賑給。

置絮衣族

袁了凡初無子，後生子儼，其妻爲作冬襖，將實絮，袁曰：「絲綿輕煖，家中自有，何必絮？」妻曰：「絲貴絮賤，吾欲以貴易賤，多置絮衣，贈族中之寒無衣者。」公喜曰：「誠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不獨壽而且貴。

感化族姪

麻城劉仲輔家貧，自少仁恕，與夫人董氏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者，因曰：「想汝以貧故至此。」即檢夫人首飾幾件與之，囑曰：「汝速改行爲善，我必不言。」後夫人常問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公享壽八十有九，吉慶之事，歲歲不絕，子孫俱發科甲，登顯秩，封誥盈庭。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痛哭，其人頗有善行，疑即前之偷兒也。

湯餅會族

嘉靖間，楚劉漫塘每月朔必治湯餅會族人，曰：「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間隔，今日會飲，非以酒食爲禮也，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或有事相牴牾者，彼此一見，亦相忘於盃酒間。」此會良有補益也。

對族忍耐

陳忠肅公父嘗爲同族所虐，適族中有同怨者，告翁曰：「某無理甚，我欲訟之官，煩君爲證。」翁力爲勸阻，其人曰：「某有大怨於君，君得不恨之耶？」翁嘆曰：「宗族間何忍言一恨字，彼特學問未至，我與君既知理義，當以忍耐爲主，安可效尤？」乃止。

餽問族孀

明侯始觀族繁，有婦人新寡者，觀聞之，必使婢頻頻問餽，爲之策長遠，令婦可以溫飽人間之。觀曰：「婦無夫已不若，人再無養，何處求人？不由我，不矜恤也。」族婦有守節三十年者，觀必約鄉里公舉，賴以建坊者不下十餘家。後生子爲總戎，觀受封焉。

省財恤宗

廣西丁光昌家巨富，衣食甘淡泊，婚嫁不奢侈，其妻曰：「爾不知享福，要財何用？」昌曰：「吾看破世間苦人甚多，衣食不給，婚嫁不能者，目下不知凡幾，吾有何德，安享自然之福乎？但念現在之福，能惜將來之福，自長，將所省儉之財，先恤宗親，後施鄉黨，彌爲善而已矣。吾夜分多至三鼓不寐者，蓋爲此也。」後子孫繁衍，竟成文武世家。

逼嫁再醮

海寧貢生查容有族叔死，家富無子，容利其產，逼嫁馮氏再醮，馮誓守節，堅迫之，遂投繯死。後容赴京兆試，首場見嫁突至，且哭且詈，以手掩其卷，遂昏迷不終場而出。乙卯秋復與鄉鬮，纔搆思，嫁至，哭詈如前，推之仆，號板下，亟出馳歸。嫁隨至家索命，未幾死。一子止數歲，臨絕時見嫁戟手罵曰：「當并其種去之。」相繼暴亡。

一紛家爭

晉惠帝性駑懿。時賈后專政。趙王倫屢而殺之。乘勢奪惠帝璽。入宮稱帝。于是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共舉兵討倫。殺之後。又各自爭雄。與長沙王乂東海王越清河王覃交相攻擊。不數年。漢主劉聰入寇。悉爲掃蕩。靡有子遺。

訟爭兩敗

吉迎祥富有資產。又中武科。雄視一鄉。人莫不敬畏。族兄吉又周名列宮墻。與迎祥素不相合。有白石數塊。又置河邊。備修祖墓時迎祥中式。建旗立匾。無處覓石。遂取而用之。又周知而理阻。迎祥使人謂之曰：「木本水源。何用惜此微物。異日彼自加倍賠償。」又周曰：物各有主。渠不告而取。是以武舉欺人。決不能許。」迎祥

怒曰：「好意相求。渠反不識擡舉耶。」鳩工數十人。連夜興造。又周亦約數十人往奪。兩造持械對敵。各有損傷。縣令飛輿前來禁止。帶回訊究。迎祥賄囑石工。認爲原主。出賣券爲據。又周所供久遠無憑。將石斷歸迎祥。又周發學戒飭。忿而控諸府。不得直。又上控臬司。亦以縣案確鑿。不准審理。又周因氣惱。遂得重病。歿於旅邸。其子爲父伸冤。興訟三年。迎祥罄資打點。雖不問抵。而家業從此盡矣。一日突起風雷。將旗杆折爲數段。擊石如粉。計迎祥恃有家資。任意橫行。始則強取。既則強求。目中全無本支。卒之身敗囊空。風雷示警。報應昭昭不爽。而又周以一石之微。不能忍氣。以致客死他鄉。亦足爲任性執拗之戒云。

族弟負義

明王之巽未遇時。有族兄供給讀書。一衣一食。皆仰賴於兄。嘗謂兄曰：「厚恩自有報。」日後成進士。赴京謁選。其兄復典賣田產。與爲盤費。未幾巽選江南某邑令。兄窮困。無奈往任所抽豐。巽不念前恩。但薄贈之。兄曰：「我此番來。欲尋一生路。以此回家。必塡溝壑矣。」巽終不顧。兄含怨而去。越一載。巽革職。狼狽旋里。族中有百餘人迎於里外。大聲曰：「此負恩人也。」爭指罵之。巽慚憤不敢辯。尋病而死。

攻訐族叔

席益有堂叔尚文。家資甚豐。益屢貸不償。久而生厭。不應其請。益懷恨。欲中傷。時尚文犯賭。被獲到官。通詳未審。適值歲荒。斗米千錢。府縣出示勸捐。尚文捐米三百石贖罪。府縣以饑民待哺甚急。

允其請。尚文免罪後。發憤讀書。應童試。府縣皆居第一。入泮。益喜曰：「前仇可報矣。」乃赴學院出首。謂尚文係犯賭罪人。不應辱宮牆。學院飭查。果有其事。覈尚文衣衿。府縣均遭黜。處益姻親富戶陳某早死。有妾春桃生遺腹子。已十六歲。益誕其產。勾地棍孫大漢冒認爲父。云十六年前。春桃憑益買伊子作己子。告官出僞約爲據。益從中證之甚力。官亦不能斷。忽有老人傍視不平。上堂一云某向充該坊鄉約。十七年前。大漢行竊事發。充徒五年。現有案卷。渠流落在外。至前歲方歸娶妻。安得有十六歲子。」官檢案果然。二人俱重責枷示。益自此爲宗親所不容。困苦顛沛。竟同於乞丐。尚文由例捐知州。時值赴任。賀客盈庭。益穿襤褸衣。跪門求助。尚文曰：「前此首官叔姪之情。安在。眞畜類也。吾看祖宗一脈

有買猪羊銀十兩。今以給汝。若不改悔。則猪羊不若矣。」益叩謝而去。後街上閒行。見春桃之子遊泮。傘旗拜客。人指笑曰：「此係孫大漢之子。爾作中出賣者也。」益掩面羞愧。不敢回答。

附親戚

還財妻弟

昔張孝基爲某富翁壻。翁止一子。甚不肖。逐出。翁死。遂盡以家財付孝基。數年見其子乞於路。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得就食甚幸。敢少惜力乎。」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管園已幸。敢望管庫。」久而視其謹愿。無復故態。乃盡舉家財還之。後孝基有友遊嵩山。見孝基儀衛如王者。詢其自。答曰：「上帝嘉我還財。一事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夫承受之財。尚還人。況原係假借者乎。

焚券還奩

劉思文流寓蜀中。成都楊某納爲婿。既而謀歸。竊見妻與母兄議事。有不豫之色。問其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貲。遲來事多。鬻之幾盡。今僅能一半。適立券爲此不安也。」劉取券焚之曰：「豈有爲人壻而逼其家以爲粧奩者。」竟携妻歸。極其和好。後登第。官至侍郎。今之爭競賠房而不和者。盍視此。

不禮外兄

周維少寒。寓寄食于外兄家。外兄待之甚厚。後遇陶侃授參軍之職。外兄以有前恩。不憚千里往謁。候門數次。方得一面。詞色甚倨。不記舊日之恩。外兄憤然而去。侃聞而不平。時蘇峻亂。維亦汗馬至平定論功。他人俱膺爵賞。惟周獨無。後以尅減軍糧。死于兵卒之手。

勢利丈人 (一)

周清源娶督標張遊擊次女爲妻。張係行伍出身。不知文墨。見周談詩論文。心竊厭之。長壻林誠嫻弓馬。官守備。爲所深喜。兩壻既分愛憎。兩女雖俱親生。相待亦多偏枯。長女歸甯。則乘輿進中門。父母笑語相迎。家人慇勤伏侍。一切管待。如款上賓。次女來。則由角門而進。粗飯菜羹。如待下人。女亦性傲。非有大事不歸。周屢困小試。不能得青衿。內兄弟皆以老童生呼之。一日長壻奉差過臺。帶檳榔回。內兄弟羣聚而食。周適至。取一枚食之。衆曰：「此物消食。汝食他何用。」周笑而受之。時逢開鴻詞科。周以布衣上京應

試。得列優等。爲翰林檢討。京報到閩。時張遊擊方侍制府早堂。制府賀曰：「令壻喜信。汝知之乎。」張錯認是長壻。對曰：「林誠官守備。已出望外。何敢更萌妄想。」制府笑曰：「此何足道。我所賀者。令次壻周某欽點翰苑耳。」張叩謝畢。即飛馬回署。時署中正延女賓演戲。長女盛服居客位。次女另在一處。以布幕遮之。張氣急汗流。謂其妻曰：「二婿恭喜作翰林矣。」衆女客褰帷爲女道喜。或送衣裙。或送珠翠。邀與同席。女微哂曰：「寒士之妻。那有此福。」所贈一切不受。張令鼓吹開門。衆僕簇擁送歸。周後點學差。回籍祭祖。內兄弟皆出郭迎接。周不提前事。惟送檳榔一盒以愧之。數年後。林亦陞三邊副帥。周以僉都奉勅巡邊。檄林介胄伏道。至夜持籌報更。周於帳中作詩曰：「赤羽金戈百萬兵。指揮如

意。聽書生當年曾記居前席今夜轅門報五更」此可見人生窮達有命彼偏愴偏愛者祇自形其勢利耳

勢利丈人（二）

一大將嫁女於趙悰悰久不第婦嘗輕之一日軍中高會女不得不往然以婿貧困衣裝敝陋不比數於衆衆取錦帷以隔絕之忽抄榜來趙已登第大將馳呼曰「趙郎已及第矣」衆即撤去帷帳引女並座曲致殷勤且贈遺甚多深悔從前侮辱之非

老史
著

本書承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道德叢書之四

孝史

萬里尋親　捨身救親
竭誠養親　顯名揚親
精神所至　金石爲開
感天格地　草木同情

孝史

道德叢書之四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目錄

(一) 尋親篇

萬里尋父 二則
艱苦尋父 七則
棄官尋母
萬里尋母 二則
艱苦尋母 六則
艱苦求父

(二) 救親篇

打虎救父
繫獸救父
打虎救母
代父受刑
爭代父死 三則

(三) 養親篇

行乞養親 二則
負母遊園
五十年不離
扇枕溫被 二則
爲親滌溺
外宿歸侍
殺雞供母
省食遺母
忍痛侍母
資親喜悅
卅年不倦
手不驅蚊
躬扶父輿
爲母滌溺
負米百里
懷橘遺母
珍味先母
孝感惡母

孝史 目錄

舌耕奉父

(四) 侍疾篇

未嘗解衣
夜不解帶
爲母吮疽
爲父舐目
嘗糞驗病
親嘗湯藥
忽得奇藥
神賜靈藥
神僧遺瓜
衣不解帶
不離左右
爲母吮癰
母盲復明 四則
嘗唾驗病
天醫賜方
神示靈藥
丹書療病
須臾永瘥
傾家醫母
徒跣千里
神告吉地

(五) 葬親篇

割肝救母
至孝延母
賣身葬父
神報親喪
天畀良穴

(六) 孝感篇

盜慚而辭
盜不忍害
賊不忍殺 二則
賊約不犯
賊反贈物
盜還衣服 以上感盜賊
盜戒勿犯
虎忽棄之
虎即避去
虎即舍去

孝史 目錄

虎曳尾去 二則
猛獸馴擾 二則
猛獸絕跡
羣雁俱集
彩雀群集
雙鶴來下
犬亦悲號
禱河得鱖
舍側躍鯉
水獺獻魚 以上感動物
哭澤生蓮
烏耘獸耕
猛獸下道
豺狼絕跡
慈烏來集
慈烏銜土
鳥亦悲鳴
犬乳鄰貓
臥冰得鯉
躍鯉入舟
哭竹生笋
寒日得瓜 二則
楊梅冬實
苗折更生
天煥得水
旱忽生泉
墓側湧泉
埋兒得金
大火頓熄
一屋僅存
風返火滅
憑板獨生
俄而風息
供花不萎
慕生靈芝 以上感植物
盛夏得冰
庭忽湧泉
汲水得錢
火爲之滅
屋獨免燒
反風滅火
水爲退滅
附木獨生
俄而風靜

衆溺獨全
衆漂獨存
雨獨不霑
風霆便止
衆損獨佳
意赦夙業
神示良藥
斷指復生
至性冥通 五則以上感天地鬼神
格婦成孝 二則
衆沒獨全
舟忽自正
雨獨不注
衆壓獨全
草人指路
仙丸愈痼
神賜良藥
割乳復生
格母悔改

(七) 顯親思親篇

揚名顯親
爲親而仕
度親超昇
減算益親
聞雷泣墓
夢晤亡母
不仕仇朝
母老泣杖
大魁天下
子堉殊科 以上顯親
拯人超母
授訣登仙 以上度親
夢見父貌
悲母遺物
殺賊報父 以上思親
母是佛活

孝史

道德叢書之四

江蘇海門陳鏡伊編

（一）尋親篇

萬里尋父 （一）

明趙重華七歲時。父廷瑞游江湖不返。重華長。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別書父年貌邑里數千紙。所歷州縣遍張之。禱武當山。經太子巖巖陰有字曰：「趙廷瑞朝山至此。」遂書其後曰：「趙廷瑞之子重華尋父至此。」久之。無所遇。過丹陽遇一老僧。呼問故。笑曰：「汝父客無錫南禪寺中。」語訖。忽不見。重華急趨至寺。果

得父。相與慟哭。迎歸雲南。

萬里尋父 （二）

冷孝子名昇。山東益都諸生。父植元好遠遊。明懷宗己卯。適嶺表。兵戈阻絕三十年。後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涕泣。尋訪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寧。又步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君。詢得其父葬所。并葬師某人。乃入山中。與葬師譚姓者遇。果得父櫬於龍州北境山中。後人有嘉其孝行。悲其苦志。乃作「冷孝子扶櫬記」。冷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萬里外。經歷險阻。不改初志。人以爲難。後孝子家累世書香。科第不絕。

萬里尋母 （一）

梁庾道愍有孝行。少出孤。怿母漂流交州。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担。冒險至交州。尋母。經年悲泣。偶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且有嫗負薪外還。而愍心動。訪之。乃母也。于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萬里尋母 （二）

明吳璋母。選給內廷。後隨親王妃之韶州。璋棄家尋母。舟供大上像。哀禱懇至。願必見母。比抵韶。而母又從王之饒州。璋奔馳沙磧。赤足皸裂。臥寺廡下。有道人自言焦姓。敷以藥。立愈。過廋嶺。黑虺嚙足。痛極暈倒。復見焦道人塗以藥。痛立止。投荒野茅舍。有美人留之同宿。璋曰：「吾心似枯藤。豈有慾念。」奔出門。而茅舍忽不見。雪深數尺。匍匐前征。憩古廟。焦道人又來。扶其背曰：「爲母忘軀。鉄漢哉。天不負汝苦心。見母不遠矣。」出餅啖之。頓忘飢凍。天

明尋路至饒。得見母。奉以歸。後子洪孫山俱官尚書。

艱苦尋父 （一）

吳悉達聞喜人。父母爲人所殺。兄弟三人年並幼小。四時號慕。悲感鄉里。及長。報讎。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閭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歉歲饘粥不繼。賓客所過。必傾所有。鄰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晝夜號哭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曾祖以下三世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北史孝行傳

艱苦尋父 （二）

王少元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元。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

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肉也。」少元鑱膚，滴血閱句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與貞觀中州官言狀，拜徐王府參軍。唐書孝友傳

艱苦尋父 (三)

元黃贇父君道，求官京師。贇幼，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贇號哭語人曰：「吾來省父，今已歿，思奉其柩歸，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尚忍利遺財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往，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求父墓，又弗得。贇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斂時有某可驗。」啓朽棺，得父骨以歸。元史孝友傳

艱苦尋父 (四)

周道丕父戰死，遺骸未收，不詣其地。拾聚白骨，晝夜誦經祝之。顧羣骨中有動者，即我父骨也。一心注視，目不暫捨。忽一日，有髑髏從聚骨中躍出，搖曳良久，不覺踊抱持資歸。

艱苦尋父 (五)

明王原父珣以家貧役重，逃去。原既娶，號泣辭母，將尋父，循歷山東南北者數年。一日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炊莎根和肉食之。一老父至，驚覺，告之夢，請占之。老父曰：「午南位也，莎根爲附子，肉和之，附子胎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南至輝縣，帶山有寺，曰：「夢覺」。原心動，天雪寒甚，臥寺門外，及曙，僧啓門，問之，以尋父對，引入禪堂，予之粥。珣方執爨竈下，出見，問姓名，相持哭，珣不欲歸。原以死自誓，寺僧勸之同歸。後原子孫多顯者。

艱苦尋父 (六)

明劉鎬父允中爲憑祥巡檢，卒于任。鎬以道遠家貧，不能返柩，居常悲泣。父友憐之，言于監司，聘爲廣西訓導。尋赴憑祥，莫知葬處。鎬晝夜哭，一蒼頭故從其父，已轉入交趾，忽慕至，若有憑之者，因得塚所在，刺血驗之，良是，乃得歸葬。

艱苦尋父 (七)

包松仁江蘇泰興人。父操舟爲業，粵警，舟爲官所封，載兵之皖。久無耗，松隻身往尋，出入戎馬中，覓得父，與之俱歸。包一舟子而純孝如此，可謂難矣。

艱苦尋母 (一)

元靳祥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歷訪得之，舐其目，復明。

艱苦尋母 (二)

元黃覺經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經，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得母以歸。

艱苦尋母 (三)

明王溥未仕時，奉母葉氏避兵貴溪，與母相失，凡十八年，嘗夢母告以所在，洪武間仕至河南省平章，請歸省母之貴溪，求不得。晝夜號泣。居人言夫人爲賊逼投井死矣。溥遍求各井，忽有鼠自井出，投溥懷中，旋復入井，汲井索之，母屍在焉。

艱苦尋母 (四)

明邱繼先生母黃爲嫡母所出。父歿。事嫡母極孝。嫡歿後。欲尋母。夢人告曰。「若母在台州金鼇寺前。乃之台訪金鼇寺。行且泣。牛觸之墜溝。則與夫馬長之門也。出問從來。具告之。長曰。「吾前與一婦至綃雲蒼嶺下。殆是也。」繼先至其處。委巷中一媼立門外。探之。則母也。抱持而哭。迎以歸。備極孝養。後旌表。

艱苦尋母 (五)

明李德成年十二。隨母避寇至河濱。寇騎迫。母投河死。德成長。搏土爲父母像。與妻朝夕事之。方嚴冬。大雪冰堅。至河底。成夢母曰。「我處水下。寒不得出。」覺而大慟。徒跣三百里。抵河濱。臥冰七日。冰果融。數十丈。恍惚見其母。而他處堅凍如故。

艱苦尋母 (六)

徐子壽龍泉后甸鄉人。週歲喪父。伯嫁其母於江西旅人。携歸都昌。母子不相聞者二十五年。壽少依伯母。稍長思尋母。無資。因爲人力作四載。積資十餘金。乃裹糧往。時值嚴冬。備嘗艱苦。旬月五日。抵都昌。求母不得。蓋母已無依。行乞矣。壽晝夜哀號。感傷行路。迨除夕前二日。經小南門外。見茅舍內有乞嫗三人。察其音。異。就訪之。果母也。相持大慟。時母年已六十餘。乃迎歸。傭力以供菽水。母歿。負土營葬。結茅墓側。邑人哀之。爲詩歌以紀其事。

棄官尋母

宋朱壽昌年七歲。生母劉氏。爲嫡母所妒。出嫁。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神宗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於同州。得之。母年七十餘。

艱苦求父

河南人楊牢。有至行。李廿 字和鼎 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爲叛軍殺死。牢之兄獨三往索父屍。不獲。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巔骸。有可憐狀。雖意感解。以尸還之。冬月單縗。往來太行間。凍膚皺瘃。銜哀泣血。行路稠人爲牢下淚。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賤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徙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即能詩。後擢進士第。唐書李中敏傳

(二一) 救親篇

打虎救父

莒楊香年十四歲。嘗隨父豐往田中穫粟。父爲虎曳去。時香手無寸鐵。惟知父而不知有身。踴躍向前。搤持虎頸。虎亦磨牙而去。父因得免於害。

打虎救母

明謝定住年十二。家失牛。隨母追逐。虎躍出噬其母。定住奮前擊之。虎逸去。乃扶母行。虎復追齧母。住再擊之。虎復去。行數武。虎還齧母足。住取石擊虎。乃舍去。帝召見嘉獎。旌其門。

繫獸救父

唐許坦年十歲。父入山採藥。爲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可嘉。」授文林郎。

代父受刑

梁吉翀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翀年十五遏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翀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顧不忍見父極刑自視延息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敕耶」法度乃更和顏誘之脫其二械翀曰：「求代父死」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翀曰：「異哉王尹何量翀之薄乎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拒之而止年十七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肆月風化大行。南史孝行傳

爭代父死（一）

唐賈直言父道沖以蠹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蹙

爭代父死（二）

唐高郢父伯祥爲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而並釋之

爭代父死（三）

元張紹祖讀書力學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賊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相謂曰：「此眞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三）養親篇

行乞養親（一）

越州應天寺僧幼貧無以養剃髮乞食以供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宋史孝義傳

行乞養親（二）

楊一武進圩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饑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不受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親死乞得棺脫己衣殮之嚴寒赤身勿恤葬於野即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少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錫楊一」遂致富夫以乞丐之夫尚知孝親而格天如此等而上者可不勉乎

資親喜悅

雲間顏文瑞賦性孝友自幼晨昏定省無間年甫十三即任家事以慰父母及長窺親意頗愛弟悉以田房讓之不取尺椽寸土娶楊侍讞女爲室氏事翁姑益孝奉膳問安有餘必請親膳畢方敢就食嘗以銀錢隱投親笥隨親所喜而與之凡米鹽之入必先及弟以悅親心四五十年如一日一夕夢神告曰：「汝命不永且乏嗣上帝以汝至孝故益爾年錫爾嗣」逾年果連得二子後親咸欲舉公孝行公堅却不許

負母遊園

明太宰楊巍每朝參畢閉門謝客便服侍母側盥漱扈盂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偕村裝縞母夫人負之背迤邐行花叢中婆娑香陰歡娛竟日旋以養母乞歸母壽至一百四歲

卅年不倦

宋郭琮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弟。轉運使狀琮事以聞。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明年母無疾而終。

五十年不離

顧忻以母疾。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問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左右。母老且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供佛經數卷。母目忽明。不燭能縫紉。九十餘無病而終。宋史孝義傳

手不驅蚊

晉吳猛少有孝行。夏日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後遇仙得神術。還家渡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扇枕溫被（一）

後漢黃香九歲失母。思慕惟切。鄉人皆稱其孝。躬執勤苦。事父盡孝。夏天暑熱。扇涼其枕簟。冬天寒冷。以身溫其被蓆。太守劉護表而異之。

扇枕溫被（二）

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一旬。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晉書孝友傳

躬扶父輿

晉孫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長恭孝清約。父母起居飲食。雖諸兄親饋。而不離左右。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隱息。不令主人知。父嘗篤疾。經年。晷扶侍不倦。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司空何充司徒蔡謨辟爲掾屬。並不就。晉書孝友傳

爲親滌溺

石建事親孝謹。爲中郎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取親中裙廁腧身自浣滌。漢文

爲母滌溺

宋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元祐中。爲太史。性至孝。身雖貴顯。奉母盡誠。每夕親滌溺器。未嘗一刻不供子職。

外宿歸侍

漢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逐出。包不得已。廬舍外。旦日入舍內灑掃服勞。晚宿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感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分財。包不能止。如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吾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使用。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諸弟不能自立。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受賜。穀千斛。

負米百里

家語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願欲

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姓仲名由

殺雞供母

漢郭泰寓茅容家容殺雞作饌泰意爲已設既而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同膳郭泰起拜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懷橘遺母

後漢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父曾爲廬江太守，與袁術有善。術是九江刺史。績往拜見。術出橘待之績懷橘二枚及歸拜辭橘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吾母性之所愛欲歸以遺之」術大奇之

省食遺母

陳史徐孝克性至孝每侍宴無所食噉還以遺母

珍味先母

李曇少孤繼母嚴酷事之愈謹妻子寒苦執勞不怨得四時珍味先進母與徐穉姜肱袁閎京兆韋著爲五處七曇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後漢書徐穉傳

忍痛侍母

劉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撻人不能食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母喪毀瘠幾死後爲起居郎時稱劉孝子唐書劉子元傳

孝感惡母

閻纘少好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典籍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誣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無怨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

舌耕奉父

顧愔性至孝父娶妾生二子而薄愔愔孝愈篤以舌耕爲業每歲束脩悉以奉父毫不敢私庚子館於張氏張知其孝也故試之開館之日即先與束脩之半謂曰：「今日之與尊翁不知也此處適有田賣宜買之至秋收可得租米以濟私用」愔曰：「不可吾豈爲幾斛米改其心而欺吾父哉」卒持以奉父生子際明官至翰林純孝如父

(四) 侍疾篇

未嘗解衣

李密事祖母劉氏以孝謹聞劉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暇則講學忘疲泰始初徵爲太子洗馬以劉年老九十六不應上疏自陳武帝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服闋復以洗馬徵再遷漢中太守晉書李密傳

衣不解帶

南宋郭世道事父及後母孝負土成墳畚助所受傭賃倍償仁厚之風行于鄉黨莫有呼其名者宋太祖敕表閭門名其里曰：「孝行里」子原平又稟至性父疾彌年衣不解帶口不嘗味積寒暑未嘗睡臥

夜不解帶

梁江紑有孝行父患眼紑侍疾期月夜不解帶夢一僧云：「患眼

者飲慧眼水必瘥。」及覺說之。莫能解者。乃捨宅爲寺。乞智者法師賜寺名。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卿感夢慧眼。可以爲寺名。」及建築泄故井水。清冽異常。取水洗眼。幷煮藥。遂瘥。

不離左右

任盡言事母至孝。母老多疾。未嘗離左右。思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言語稍多。或以憂喜稍過。於是朝暮候視。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張魏公欲辟之。乃辭曰：「盡言今使得一神丹可以長生。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

爲母吮疽

章邱陳孝子母患股疽。徹夜呻吟。孝子號泣籲代。終夜扶持。衣不解帶者年餘。醫者以此症無藥可治。惟吮之其痛可減。孝子即每日口吮數次。不以爲穢。家貧。除供母甘旨外。日食糠秕。後其病愈。登上壽。其孫登顯位。

爲母吮癰

元孫瑾父喪。載柩渡江。湖波方渺。俄順風翼帆。如履平地。事母以孝。母患癰。瑾吮之愈。喪目舐之復明。卒後將葬時。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日雲開日朗。甫掩壙復雨。數日不止。

爲父舐目

元王思聰父病劇。思聰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

母盲復明 (一)

晉盛彥母王氏。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哺之。母疾久。婢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蝱蝱炙飴之。母疑其異物。密藏以示彥。彥抱母慟哭。母目豁然即開。後仕吳至中書侍郎。

又南史陳遺因亂逃竄。與母相失。母哭泣失明。遺還號痛。母目豁然而明。

又宋王翰母喪明。翰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詔賜粟帛。

又金劉政性篤孝。母喪明。政每以舌舐之。逾旬。母能視物。

母盲復明 (二)

劉政性篤孝。老母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書夜侍側。衣不解帶。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邱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金史孝友傳

母盲復明 (三)

梁蕭恢有孝性。母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度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迫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

母盲復明 (四)

元劉通業農。母失明。通斷酒肉禱三十年不懈。母八十五忽復明。

又元丁祥一。母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

嘗糞驗病

南齊庾黔婁爲居陵令。到任未旬。日忽心驚汗流。即棄官歸。時父病始二日。醫云「欲知愈劇。但嘗糞苦則佳。」婁嘗之甜。心甚憂

之至夕稽顙北斗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父）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緩至月末」及晦而父亡

嘗唾驗病

焦懷慉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歿亦如之（唐書孝友傳序）

親嘗湯藥

漢文帝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養無怠母病三年帝爲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仁孝聞於天下

天醫賜方

陶明元母病心痛醫莫能愈明元每指心嚼舌以分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神前曰「刲股割肝非先王禮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神如有靈疾庶其瘳」禱畢俾引刀自割忽有童子自外跳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數字於几面擲筆仆地隨呼家人救之良久甦乃鄰兒也叩之無所知視其所書藥方也明元私喜此必神賜吾母其瘳矣如方治之藥甫入口而痛已失終母壽病不再發

忽得奇藥

北史梁彥光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忽于園中見一物光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衆咸異之後爲相州刺史有焦通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光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使通悲愧若無容者光訓諭而遣之卒爲善士

神示靈藥

南齊解仲恭家行敦睦得纖宅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母病即差又解叔謙母病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徧訪無識者乃訪至宜都郡山中見一老父伐木問其所用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老父以四段與之并示漬酒法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差

右兩則恐是一事

神賜靈藥

南齊劉虛哲所生母嘗病躬自祈禱夢見一黃衣老公與藥驚覺于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如竹根于齋前種葉似莞虛哲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爲魏所獲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父懷珍卒當襲爵哲固辭朝廷義之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之還南乃襲封爵

丹書療病

南史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臥明晝夜祈禱天寒下淚冰如筯額血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奉母函中有三寸絹丹書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思菰羹妻買菰爲羹奉母緒曰「病安能食」遂食之盡母怒曰「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心中

介介然。即利（痢）血。明日而死。

神僧遺瓜

梁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思食寒瓜。（西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得。銜哀悲切。俄一桑門（即沙門俗稱和尚是也）曰：「我有二瓜。分一相遺。」恭拜謝。捧瓜薦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父母忌日。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青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耀。久之乃滅。

須臾永瘥

梁韓懷明年十歲。母患尸疰。懷明夜于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語曰：「童子母須臾永瘥。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異之。母年九十而終。懷明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

服釋乃去。

割肝救母

啓楨野乘載。明彭有源母病篤。源泣禱大士。願割肝救母。夜恍覩大士旛幢而前。源炷香頂禮。持刀自剖。探肝切之。痛絕而甦。呼妻烹以進。母病霍然愈。源肝出外不斂。衆求大士。夕示夢曰：「肝收無難。吾欲出之百日。令世人觀之。教孝耳。」

傾家醫母

昔崔沔性至孝。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衣而奉者三十年。每良辰美景。必扶持宴笑。令母忘其所苦。母卒毀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于母。慈甥姪甚于子。所得俸金。悉以分惠。曰：「風木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得慰九泉之下耳。」後官至中書侍郎。子佑亦復爲賢相。

至孝延母

杭州戎傳耀事母以孝聞。民國九年母病。閱三年不愈。病久體虛。四肢拘攣。筋絡抽掐。痰涎沏窒。耳鳴心跳。飲食不進。諸醫束手。僅存一息。已備後事。傳耀激于孝誠。禱神鑒佑。時城中廟宇仙方被禁。惟靈隱韜光寺呂祖殿仙方尚存。戎于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晨。徒步往禱。照方配藥。服後心神頓安。夜得合眼。已無凶險狀。嗣是每晨必步行往禱。雖嚴冬酷暑不稍息。每冒風霜。衝雨雪。徒步二十餘里。走山間數年不一輟。冬令秉燭出城。至山方明。立愿虔求。非母病復元不已。其體本弱。自是步履輕健。肢體反強。行山徑中時覺異香撲鼻。訊之山僧行人。俱云無之。亦一異也。民國十三

年起。改爲三日一求。十四年。改爲五日一次。迨十六年秋。母病全愈。行動如常。先是星相家均斷戎母壽不得過五十一。而卒得轉危爲安。非誠孝動天。烏克臻此。

（五）葬親篇

賣身葬父

漢董永家貧。父死。賣身貸錢而葬。及去償工。路遇一婦人。求爲永妻。俱至主家。令繅縑三百疋乃回。一月完成。歸到槐陰會所。遂辭永而去。

徒跣千里

唐李百藥七歲能文。才行顯世。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子李

安期亦孝順。百藥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感而釋之。

神報親喪

南史師覺授有孝行。于路忽見一人持一函。題曰『送孝子師君苫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慟良久乃蘇。

神告吉地

北史裴俠年十三。遭父憂。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于桑東將封公。』俠懼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有大桑林。因葬焉。後爲河北太守。

天井良穴

湖南肅翁延江右堪輿家謝某選穴。得一善地。謝謂翁曰：『是地非厚勿載。公曷宿壙以卜。非公地當有異徵。』翁從之。夕偕其子同宿壙中。夜半聞呵殿聲。潛窺之。見儀衛擁導一偉丈夫。束馬而來。駐馬叱從者曰：『此何孝子地。蕭某何人。安思佔據。速擒之出。』翁懼于壙中叩首曰：『本慮據非其分。致干天譴。故宿而卜焉。既荷垂示。願遷讓。』旋聞馬上人言：『念汝素長者。姑宥汝。能爲何孝子葬親。當別予汝善地。顧是穴宜速掩。毋使洩氣。言已風馳電掣。轉盼寂然。質明父子偕歸。以語謝。封其穴而相與物色何孝子。並無知者。一日謝獨遊郊外。行稍遠。至一鎮。驟遇雨。避某米肆廡下。薄暮眷者皆息。一少年獨後。異而詢之曰：『小人有母老矣。非肉不飽。吾早作宴息。可多得直以奉母。』詢其姓曰：『何。』私念此即爲何孝子也。欲窺其事母誠否。俟眷息。託言天雨道遠。求借宿。何許之。偕至其家。屋僅兩楹。母居內。夫婦居于外。雖湫隘。然頗潔。何先入白母。旋即延入曰：『家貧無閑房。已令婦從母宿。先生與我同榻。幸毋嫌褻。』坐定。持茶出。繼以酒一肴一置几上。曰：『恕勿陪侍。』急趨入。謝于門隙覘之。見案上有兩簋。七匙各一。母飯。夫婦左右侍。調羹進肉。怡怡如也。飯已。婦撤俎。何侍母盥洗。然後對食。祇黃虀少許。生且食且嘆。益大嘆服。未幾何出見客。食已。告謝曰：『衾枕俱在。先生遠行辛苦。請先寢。勿俟我。』謝頷之。遂復入。生復覘之。見何倚母而坐。縷述街市俚事以慰母。母色甚歡。已而欠伸思睡。安枕拂席。解衣就床。皆親扶持而婦侍其側。亦略無倦容。及母既睡。何又爲捶拊撫摩。聞鼻息動。始起步履甚輕。如恐驚寤。生既嘉其誠孝。而念神言之不謬。俟其出。詢其父歿幾年。已入土否。何泣告曰：『歿已四年。無力卜葬。言之心痛。』謝見其聲淚俱下。慰之曰：『子無傷。吾居停蕭翁有片壤。願丐以遺子。吾且助汝葬資。』何訝曰：『某與先生素昧平生。何敢叨厚惠。且地有主者。縱蒙先生哀憐。恐言之無益耳。』曰：『無憂也。吾素知蕭翁慷慨好施。樂成人之美。聞子孝。恩當無不允。三日後子勿他出。我當與偕來。』何泣謝曰：『果如先生言。沒齒不忘大德。』謝復慰藉之。既寢。天未明。謝寤而何不知所往。及晨起。見其持碗自外至。詢之。則母思食湯餅。四鼓入城買歸。往返行二十里矣。生益嘆服。及歸。以告蕭翁。翁喜曰：『神命之矣。既得其人。余何敢吝。』越三日。與謝持地券同往。入門。聞何夫婦哭甚哀。大驚。入詢之。則其

母驟染時疫而卒。何見客至。以手抬地而哭。蕭翁憐之。助以殮資。出地契予之。生爲擇日卜葬。葬費皆自生出。既葬。何夫婦皆來謝。並請爲傭。以償地價。翁訝曰：「君誠孝。格天。余奈何貪天之功。」遂以前事語之。且曰：「君孝子。吾求爲之友而不得。安敢屈爲傭乎。顧吾家多閑房。君不棄。盍携眷同居。必不使君憂薪水。」何謝勿敢當。翁固邀之。遂留其家。爲司出入之總。月餘。蕭翁謂謝曰：「始神許我葬何孝子親後。別予吉地。今其言當驗。子盍圖之。」生曰：「諸某非假青烏覓食者。苟不因翁事未竟。何久客異域。爲第須覓一吉壤。顧目前無當意者。願假時日以得之。」自是日向田野山谷間訪穴。尋龍杏無所遇。求之月餘。形神俱瘁。一日道經何墓徘徊遠眺。忽見數丈以外。隱約間復現龍脈。尋跡以往。果得眞

龍。與何墳同源並發。貴稍遜而富遠過之。遂白翁。購得之。爲之卜葬。事畢。辭歸。翁酬之千金。固却。曰：「吾向言非以此覓食者。願翁留此。以濟貧乏。」翁不得已。爲張樂祖餞。何夫婦亦來泥首謝。生歸。即登仕途。後翁家日起。富甲一郡。而何孝子亦福壽雙全。子孫皆顯仕。

（六）孝感篇

盜慚而辭

漢趙咨家居。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劫之。咨恐母驚。乃先至門迎請設食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乞少留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慙而辭。後漢書孝行傳

賊不忍殺（一）

後漢劉平逢更始亂。扶母逃難。匿野澤中。朝出求食。逢賊。將烹。平叩頭曰：「今爲母求菜。願得歸食母。還就死。」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與賊期。義不可欺。」遂詣賊。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子去矣。吾不忍殺子。」于是得全。

賊不忍殺（二）

後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難。數遇賊。或欲劫將去。革輒泣告有老母在。賊不忍殺。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盜不忍害

元賴祿孫母病。値蔡五九作亂。負母避南山。盜至。將刃其母。祿孫

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盜不忍加害。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其時又有樊淵郭狗兒。均遇兵。請代父母。俱感賊得免。

賊反贈物

漢蔡順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亂。歲荒不給。拾桑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曰：「何異乎。」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憫其孝。以白米三斗牛蹄一隻贈之。漢書。又載蔡順嘗出求薪。有急客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與曾參事類。又母喪未葬。里中火災。將迫其舍。順抱棺號哭。火遂越燒他舍。順舍獨免。

賊約不犯

後漢孫期少爲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以奉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約不犯孫先生舍

盜戒勿犯

隋史華秋事母以孝聞母終廬墓側郡縣大獵有一兎奔入廬匿秋膝下獵人至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詔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往來廬之左右咸戒曰「勿犯孝子」卿人賴全活者甚衆

盜還衣服

宋侯義備田事母母卒負土成墳墳間瓜異蔕木連理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不去嘗遇盜刼其衣服既而知其孝悉還之

虎卽避去 以上感盜賊

邱鐸葬母鳳鳴山原哭曰「鐸生也恐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卽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

虎忽棄之

宋朱泰家貧鬻薪養母一日入山遇虎負之而去泰已暝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托耳」虎忽棄泰于地走不顧如有人疾驅之者泰徜徉而歸不逾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以金帛遺之目爲「朱虎殘」

虎卽舍去

明包實夫授徒數十里外途遇虎銜入林中釋而蹲實夫拜曰「吾被食命也如父母失養何」虎卽舍去後人名其地爲「拜虎岡」

虎曳尾去 (一)

明蘇奎章從父入山猝遇虎奎章泣告願舍父食已虎曳尾去

虎曳尾去 (二)

徐一鵬字季翔性至孝家貧授徒海濱一夕感異夢及覺語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一嶺遇虎於道季翔祝曰「吾爲父病馳歸卽劚虎牙吾何怖焉」虎曳尾而去歸至家父病果愈聞季翔至忽甦曰「兒適歸將母道遇虎乎予頃被攝至陰司見緋衣者曰「爾數已絕上帝因爾子純孝特延爾壽一紀且免爾子於虎厄云」

鳥耘獸耕

虞舜父瞽瞍頑母嚚弟象傲嘗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飛而下又使舜穿井既深入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耕于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鳥爲之耘獸爲之耕後由堯禪位爲天子

猛獸馴擾

晉許孜二親沒後築墓躬自負土不受人助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墓列松柏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鹿爲猛獸所殺置于松下孜悵惋乃爲作塚猛獸卽于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朝

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廬鹿與猛獸擾其庭。蒯交頸同遊。不相搏噬。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猛獸馴擾（二）

晉夏方家遭疫。父母伯叔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七載葬送得畢。因廬墓側。種植松柏。鳥獸猛獸馴擾其旁。

猛獸下道

吳達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達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埏壁。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葬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

晉書孝友傳

猛獸絕迹

梁宗室修年十二。丁母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竟得無佗。葬訖。廬墓次。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跡。野鳥馴狎。栖宿簷宇。武帝嘉之。以頒告宗室。後官於漢中。人號爲慈父。時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或請捕之。修曰：『此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畢。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曝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

南史梁宗室修傳

豺狼絕迹

陳史司馬喜幼有至性。丁父艱。廬墓側。舊多猛獸。喜結廬數載。豺狼絕迹。特除大中大夫。

羣雁俱集

晉吳隱之事親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每哭恆有雙鶴警叫。祥練之夕。羣雁俱集。

慈烏來集

北齊蕭放居父喪。以孝聞。所居廬前有二慈烏來集。馴庭飲啄。每臨放哭時。舒翅悲鳴。時以爲孝感。

彩雀叢集

宋支漸年七十。持母喪。負土成墳。白蛇白兔擾其旁。白鴿白烏集于龍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翅悲鳴。若助哀者。

慈烏銜土

宋周堯卿年十二。喪母。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壠上。

雙鶴來下

南史庾域爲太守。妻子猶事井臼。餘俸專供奉養。母好鶴。啼域營求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域子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父遷蜀卒。奉喪還家。秋水甚壯。巴東有淫預石。水高二十許丈。及秋至。纔如見。次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輿撫心長叫。夜五更。水忽減退。安流而下。及度水復如舊。時人爲之詩曰：『淫預如樸。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鶴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必飛翔悲鳴。

烏亦悲鳴

北史紐因性至孝。父母喪。廬墓側。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冬夏恆青。有烏棲上。因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

犬亦悲號

程普林事親以孝聞父母終廬墓側盛冬惟著單縗家有烏犬隨在墓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

犬乳鄰貓

唐李迥秀少聰悟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妻要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貓中宋以爲孝感

禱河得鱖

查道事母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道泣禱於河鑿冰取之得鱖魚尺許以饋又刺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後官右司郎中出知虢州歲歉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飢者所全活萬餘人平居祿賜所得輒散施親族與人交多所周給深信內典居多

茹素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至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

臥冰得鯉

王祥琅琊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冰藥必親嘗母嘗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詳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有雀數十飛入其幄復以供母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至今山東孝河雖嚴寒不冰

舍側躍鯉

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姑尤謹母性好飲江水妻常出汲而奉之母嗜食魚膾夫婦常作以進名鄰母共食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自躍雙鯉詩取以供母

躍鯉入舟

元至順間永平龍遊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遊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元史孝友傳

水獺獻魚

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肉晨起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齧痕鄰里驚異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於官表其閭 以上感格動物

哭竹生笋

吳孟宗少喪父母老疾篤冬月思笋羹奠食宗無計可得乃往竹林抱竹而哭須臾地裂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以奉母食畢疾愈冬笋之名自此始故名其竹曰「孟宗竹」

哭澤生蓳

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蓳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怪而問之王言故時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止」收淚視地便有蓳生焉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蓳生時乃盡又嘗夢人曰「西籬下有粟」掘得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人嘉其至性感通 晉書孝友傳

寒日得瓜 (一)

宗瓊母病寒日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

寒日得瓜 (二)

元王薦性孝母沈氏病渴思食瓜時大雪求不得薦避雪樹下仰天哭忽見岩石間青蔓披離有二瓜焉摘歸奉母渴頓止宣慰使上狀旌之

楊梅冬實

南史王虛之喪父母二十五年烟酢不入口疾病臥牀忽一人來問病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果差庭中楊梅隆冬三實所居室夜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詔榜門閭其役差通癒

供花不萎

南史蕭懋七歲時母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花不萎懋流涕禮佛曰「若母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花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枯苗更生

陳史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家貧無以葬乃勤力耕種時亢旱苗枯明徹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疑爲紿已及往田竟如其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善占墓謂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後至司空

墓生靈芝

唐許伯會舉孝廉母喪不御葷酒不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湧泉廬前靈芝生　以上感格植物

天燠得冰

元楊霖事母孝母病熱更數醫勿効母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取以奉母果愈

盛夏得冰

明蔡毅中母病盛夏思冰盂水忽凍母喪斷酒肉不入內寢廬居有紫芝白鳥千鴉集墓之異

旱忽生泉

南宋王彭少喪父母家貧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磚磚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彭號天自訴一旦大霧磚窰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有神異葬竟水便自竭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

庭忽湧泉

唐宋思禮事母以孝開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柳晃刻石頌其孝感

墓側湧泉

唐安金藏母喪廬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湧泉自出有李盛冬開花犬鹿相狎聞于上勅旌其閭

汲水得錢

喬龜年竇字鬻錢供母甘旨每日常號泣自恨家貧缺養夏月就井汲水忽有青衣人自井躍出謂曰「貧乃前定何抱恨乃爾耶」龜年再拜曰「某恨一母不能豐養雖勉强傭書其如不足何

青衣曰：「君之孝，已聞於天，當於井中取錢百萬。」言訖而滅。汲之果得錢，日治珍饌奉母。

埋兒得金

漢郭巨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欲埋此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復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金上有字云：「天賜黃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奪，民不得取。」

火爲之滅

唐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太守惲郅異之，聞于朝而旌之。

大火頓熄

安徽六安縣北門外大火，延燒五百餘家，有傅正安者，母故，停柩在家。正安呼救鄰家，幫同移去。時風狂火熾，各居戶方自救不暇，無一應者。正安乃號哭入室，臥柩下，願同歸于盡。其妻亦携子女環其側。已而火延入院，積艸已燃，忽霹靂一聲，大雨如注，火頓熄。左右隣居高垣厚牆者，俱不獲免，獨正安室巍然無恙。

屋獨免燒

何琦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出爲宣城涇縣令，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隣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

一屋僅存

清康熙三十四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草。六月十三小雨，始有種粟者。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種。豈一日石門莊有老叟，暮見二牛鬬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遂攜家播遷，村人共笑。無何雨暴注，徹夜不止，又蛟水突然驟發，平地水深丈餘，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上，視村中已爲澤國，並不復念及兒。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入門視之，一屋僅存，兩兒並坐牀頭，嬉笑無恙。彭南畇曰：「大水深丈餘，人民死者殆盡，城廓盡墟，僅存一屋，則孝子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子子嗣無恙，誰謂天公無皂白耶！」

反風滅火

李轅最孝，母一夕有客來投宿，轅適臨溪烹雞，既具飯，不以供客。

客怒不食，轅曰：「母病思肉，故烹一雞，不及君也。」客愈怒而出。是夜屋後火起，將及廬，忽天雨反風，火滅，鄰人奔視，見客臥火中，火炬猶在手，人已死矣。

風返火滅

元李茂事親孝，母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大德九年，揚州大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戶，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水爲退滅

庾子輿吉水人，其父出守巴西，遷寧蜀而卒。子輿扶柩歸時，秋水方壯，而瞿塘流更湍急，子輿仰天大哭，水爲退減十餘丈，既過，水復如初，此純孝之格天也。

憑板獨生

吳江吳某迎父喪於旅次。貧不能歸。函骨乘舟渡江。至中流。風浪大作。舟將傾覆。時有同舟百餘人。呼天請命。篤師曰：「諸君有函骨舟中者。必於此舟不利。非拋棄之不可。」乃搜諸客。見函骨譁曰：「是已。」促之投水中。吳某情急哀號。欲抱父骨躍身入水。乃向舟師求一板。庶幾悉而到岸。客乃縛吳腰於板。入水中。隨波蕩漾。順流至蘆洲旁。木板抵蘆葦。竟登岸。不死。回視前舟。無一生矣。

附木獨生

陳榮人。事母至孝。天啓中。郡城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及達岸。卒遇其母。先是官舫中一郡守夜夢神告。次午有孝子附舟守艤船以待。至日中。一木冲岸。則榮附其上焉。守驚詰何以孝遽動天。榮曰：「某何知。孝惟一老母。頃刻不敢忘耳。」

孝子盡孝語。寫盡終身孺慕心腸。方知人子胸中。橫看一孝字者。便不是至誠天性也。

俄而風息

陳史阮卓性至孝。父于江州疾。卒。卓年十五。奔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渡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回。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所致。

俄而風靜

梁庾沙彌以孝行著。沙彌父佩玉坐事誅。沙彌年五歲。母爲製彩衣。不肯服。問其故。流涕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終身布衣蔬食。丁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

衆溺獨全

南史顧協事親孝。爲新安令。遭母憂。送喪還于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惟協舟獨全。

衆沒獨全

南史袁昂爲豫章內史。丁母憂。以喪還。江路風暴。昂縛衣于柩。誓同溺。及風止。餘船皆沒。昂船獲全。

衆漂獨存

宋杜誼事父母孝。父母卒。廬墓。虎狼交于墓側。不爲害。吳越大水。推巨石流數十里。傍山民居廬墓漂壞甚衆。而獨不及。誼詔嘉獎。

舟忽自正

宋蘇頌知婺州。方泝廬桐江。水暴迅。舟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欲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孝感。

雨獨不霑

元楊皁母病劇。皁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母失明。皁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母殁葬日。大雨。獨皁墓前後數里雨不霑。土送者大悅。

雨獨不涇

元王庸母卒。露處墓前。日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鄉人持寢席往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溼。咸歎異而去。

風雹便止

北魏王崇以孝稱。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孝行所感。奏標其閭。

衆壓獨全

元李忠事親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郁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全。

衆損獨佳

吳國寶性孝友。親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以爲孝感。

草人指路

史彥斌嗜學有孝行。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葬之。元史孝友傳

竟赦夙業

吳二事母至孝。一夕夢神曰：「汝夙業。明日當遭雷擊。」吳以老母乞救。神曰：「受命于天。不可逃也。」吳恐驚母。告母云「兒將他適。請母暫歸妹家。」母不許。俄雷聲闐闐。吳使母閉戶。自出田間待罪。後雲氣開霽。吳急歸視母。猶未敢告。夜又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赦夙惡。」

仙丸愈痼

南史邱傑遭母喪。不嘗熟菓。歲餘。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得菜苦乃爾。汝啗生菜。遇蝦蟆毒。靈牀有三丸藥。可取服。」傑驚起。果得甌。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邱氏世保此甌。

神示良藥

南史孫法宗性孝。親喪。居墓所。禽獸皆馴附。遇腐鹿臠獵者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苦頭瘡。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行瘡本不及善人。使者誤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傅。便差。一境患者賴之。

神贖良藥

南史陸襄母卒。哀毀過度。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日暮。求索無所得。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方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爲孝感所致。

斷指復生

唐萬敬儒五世同居。喪親。刺血寫經。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大中時表其家。

割乳復生

宋楊慶母病。貧不能召醫。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便差。久之。乳復生。守異之。名其坊曰：「崇孝。」詔表其門。以上感天地鬼神

至性冥通（一）

周曾參事母至孝。參嘗採薪山中。家有客至。母無措。望參不還。乃嚙其指。參忽心痛。負薪以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嚙指以悟汝爾。」

至性冥通（二）

阮孝緒七歲出繼從伯允之。允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一無所受。盡以歸允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歎異之。幼至孝。性沈靜。年十二。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誡曰：「三加彌尊。宜思自

勖。」答曰：「願迹赤松子於瀛海。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絲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蔆。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感而隨後。至一所而滅。果獲此草。母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

至性冥通 (三)

南史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尊之。號曰：「宗曾子。」

至性冥通 (四)

唐裴敬彝性端謹。父智周爲內黃令。暴卒。敬彝在長安。忽涕泣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輒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倍道言歸。果聞父喪。後官吏部侍郎。

至性冥通 (五)

唐張志寬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不犯其閭鄉。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爲里正。詣縣稱母疾。求歸。令問其狀。對曰：「母有所苦。志亦有所苦。今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諭遣去。

以上性感

格母悔改

周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母。生二子。衣以棉絮。妒損衣以蘆花。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察知故。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聞悔改。

右感格其母

格婦成孝 (一)

文安縣民娶婦美而悍。每值夫外歸。必泣訴其姑虐。夫嘗默然。一夕燈下出利刃示婦。婦驚曰：「將安用此。」夫曰：「汝姑虐。今持此去何如。」曰：「願也。」夫曰：「汝且更謹事之。使四鄰皆知汝謹而姑虐然後行事。」婦如其言。下氣怡色。晨昏供侍。幾一月矣。夫復持刀叩婦曰：「姑日來視汝若何。」曰：「非前比矣。」又一月復叩之。婦歡然曰：「姑今好其前事。慎勿作。」夫徐握刀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父母之恩。殺身難報。娶婦正爲奉

身姑耳。我察汝不能承順吾母。反令我爲大逆。造此刃者。實欲斷汝首以快母心。且貸汝兩月。使汝改過承顏。表吾母善待汝而安受。吾刃也。」婦戰懼泣拜曰：「幸恕我。我終身不敢逆姑。」跪懇久之。乃許。自後姑婦交睦。卒成慈孝兩全。

格婦成孝 (二)

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出之。其友唐一菴諫曰：「人情喜怒不常。豈以一失母心。便爲棄婦。他日母追念之。汝悔何及。此時則宜委曲譎停耳。」未幾。果相協。邦佐卒。妻甘貧守節。

右感格其妻

(七) 顯親思親篇

揚名顯親

任敬臣五歲喪母。哀毀纔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以爲弗如也。吾見此兒信不可及。」

大魁天下

秦簪園殿撰幼失怙。事母純孝。先意承志。母稍不悅則長跪請罪。家素貧。躬操藜藿奉母。必甘旨。比長授徒某氏。距家四五里。晨昏定省。寒暑無間。以是忘其貧而樂其子之賢也。同時吳門張西峯先生亦以孝聞於鄉。乾隆癸未元旦。張母太夫人夢神謂曰：「汝子孝行素著。今春當大魁天下。但嘉定秦某之孝尤篤。且家甚貧。當先秦。」是科禮闈張文已中第三。主司嫌孟藝後路太率。欲易之於落卷中獲秦卷。大加歎賞。遂黜張而中秦。廷對榜發果褒。

然居首。次科丙戌張亦臚唱第一。

爲親而仕

廬江毛義少孤家貧。有孝行稱。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志尚士心賤之。辭去。及母死去官。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爲親屈也。」後漢書孝行傳序

子壻殊科

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婦侍奉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爲父母祈禱。其心專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壻皆列殊科。居先證仙果。以上顯親

度親超昇

福建林承美自幼喪父。寡母守節。撫孤成立。畢婚而卒。美思父母之恩無由報答。常啼泣不已。偶遇一禪師謂曰：「親既逝矣。孝子思親徒哭無益。于但誠心爲善。以求度親。使父母冥中獲福。則謂之報矣。」善功成。而能代父母祈求於天。勝於做道場。承美感悟。戒殺放生。廣積陰功。數年後夢其父謂曰：「汝爲我行善。我與爾母皆超昇天堂。汝亦有厚福。」後承美壽九十六歲。子孫第甲閨中不絕。

拯人超母

王德昌母徐氏。初妊不育。繼懷孕多病。及生德昌。血崩而暈。既絕復甦。視兒而泣曰：「兒得生。我死無恨矣。」德昌稍長。父以此語之。號慟數日。後以母因產亡。傾家合益母丸以濟人。全活者甚衆。每聞人產必爲泣涕。人問其故。曰：「吾母死於產。念及此。能不痛心乎。」一夕夢其母謂曰：「因汝念我而多拯人產。患我已得超生矣。」上帝憐汝孝心。使汝婦臨盆安泰。兼生貴子。」後三子皆顯。

減算益親

昆山顧鼎臣親年五十而生鼎臣。自幼盡孝。稍長撰一表文。每夜焚香祝天。願減己算增親壽。一夕夢黃鶴飛從天來。近視之。即其所焚疏也。末批云：「鼎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父延二紀。鼎臣狀元及第。」後父果臻上壽。鼎臣發第猶及見之。

授訣登仙

蘭期至孝。致斗中眞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語之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人。王道爲之成。

子能孝不久度人世矣」授以秘訣竟登仙　以上度親

聞雷泣墓

魏王裒事親至孝母存日性畏雷既卒葬於山林每遇風雨聞聲即奔至墓所拜泣告曰「裒在此母勿懼」隱居教授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遂三復流涕後門人至廢蓼我之篇

夢見父貌

梁甄恬幼喪父八歲問母恨生不識父悲泣累日忽有所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人以爲孝感及居母喪廬墓側恆有元黃色鳥巢于墓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詔旌其閭

夢晤亡母

齊宜都王鏗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平時聞者欷歔　南史

悲母遺物

張敷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元言兼屬文論初父邵（字茂宗）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遷黃門侍郎父在吳興（爲太守）亡成服十餘日始進水漿遂毀瘠成疾未朞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道改所居稱「孝張里」　南史張邵傳

不仕仇朝

王裒父儀爲安東司馬東關之敗文帝時爲帥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禮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坐示不臣朝廷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墓側旦夕至墓拜跪攀柏悲號泣淚著樹樹爲之枯

殺賊報父

馬天駟少即穎悟好讀書康熙乙卯七月赴省試聞賊逼三衢復反家賊卒至駟父出奔遇賊將刃其父駟以身蔽之泣訴曰「此我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殺其父駟躍起奪賊刃連斫數賊賊衆至乃殺駟其妻余氏遁於爛柯山時孕已彌月迨將分娩

前一夕夢關壯繆告之曰「汝夫爲父死不可令無後我當與汝子」次日果生一子賊又至賊首見壯繆橫刀而立雲際賊馬皆止策之不前不敢登山而回一方賴以無虞孝之感神如是哉

母老泣杖

以上思親

漢韓伯愈至孝有過母笞之忽然下泣母曰「往者杖汝惟忍受之今何以泣」愈曰「往日杖痛知母康健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母是活佛

蜀中楊黻叩無際禪師求佛禪師曰「汝何不見活佛」曰「佛在何處」禪師曰「汝試歸見披衣倒屣者即是佛」夜歸呼門母聞不及着衣喜急開門倒屣披絮出迎黻悟即敬親即奉佛矣

古本竹書

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臣良言臣聞建官擇賢其來有素抗表薦士義或可稱爰自宗周遠茲炎漢競徵茂異咸重儒術竊見臣境內寄住客前信州司馬倉參軍李瀚學藝淹通理識精究撰古人狀迹編成音韻屬對類事無非典實名曰蒙求約三千言注下轉相敷演向萬餘事瀚家兒童三數歲者皆善諷誦談古策事無滅儒鴻不素諳知謂疑神遇司封員外郎李華當代文宗名望風著與作序云不出卷而知天下豈其蒙求哉漢朝王子淵製洞簫賦漢帝美其文令宮人誦習近代周興嗣撰千字文亦頒行天下豈若蒙求哉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則因多弘益老成亦頗覽起予臣屬忝宗枝職備藩扞廣聽遠視採異訪奇未嘗遺一才藝片善有可甄錄不敢不具狀聞奏陛下察臣丹誠廣達四聰之義令瀚志學開奬善之門伏願量授一職微示勸誠臣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天寶五年八月一日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蒙求序

趙郡李華

安平李瀚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美惡參之聲律以授幼童隨而釋之比其終始則經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於諷誦形於章句不出卷卻天下其蒙求哉周易有童蒙求我之義李公子以其文碎不敢輕傳達識者所務訓蒙而已故以蒙求爲名題其首亦每行注兩句人名外傳中有別事可記者亦此附敘之雖不配上文所資廣博從切韻東字起每韻四字凡五百九十六句云爾

王戎簡要

晉王戎字大仲琅琊人裴楷字叔則時吏部闕丈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楷及武帝登祚以策以卜世數既而得一不悅楷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帝大悅後累遷中書令

裴楷清通

事見上註

孔明臥龍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漢末徙襄州刺史徐庶見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凡三往乃見因與計事善之關羽等不悅先主曰孤有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後以爲相

呂望非熊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卜曰將大獲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渭陽見太公坐石以漁王乃載與俱歸立爲師補註舊本作非熊非羆疑俗承誤莫知正爾

楊震關西

後漢楊震字伯起好學明經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震常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後有鵲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歎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爲太尉

丁寬易東

前漢丁寬字子襄從田何受易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

謝安高潔

晉謝安少有重名優游山林宣召不出每遊賞以妓女從太將軍桓溫請爲司馬高崇戲曰卿高臥東山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將如卿何安有愧色

王導公忠

晉王導字茂洪與中宗契同布衣俯拜山陵哀慟左右百官拜山陵自導始中宗嘗詔導升御床共坐辭曰大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匡衡鑿壁

前漢匡衡字稚圭好讀書家貧無油燭鄰壁孔
牖光讀書後仕至丞相

孫敬閉戶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嘗閉戶讀書眠則以繩
係頭懸之梁上嘗入市人見曰閉戶先生來

郅都蒼鷹

史記郅都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時人見都側目
號爲蒼鷹遷鷹門太守威振匈奴匈奴爲木偶人
象都令騎射之不中其見憚如此

寧誠乳虎

史記寧誠爲漢中尉嚴酷語曰寧見乳虎無值寧
誠之怒誠素上疏下忌如東漸薪言其忌也

周嵩狼抗

晉周嵩伯仁之弟毋冬至日衆酒曰本謂渡江託
足無所今爾等並貴余復何憂嵩曰伯仁志大才
短名重識暗好乘人之暇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
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猶猶在日下爾

梁冀跋扈

後漢梁冀驕橫朝臣日曰跋扈將軍貢獻先輸於
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及冀誅賓客黜者三百餘
人朝廷爲空收冀財物充王府減天下租稅半

郗超髯參

晉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司馬桓溫所舉珣爲主
簿形狀短小超爲記室參軍多髯府中語曰髯參
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王珣短簿

事見上註

伏波標柱

後漢馬援拜伏波將軍征南蠻回立銅柱爲漢極
界

博望尋河

前漢張騫奉使西域因窮河源武帝封博望侯遂
得支機石歸

李陵初詩

前漢李陵字少卿爲將失利降匈奴與蘇武詩曰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武別陵曰雙鬼俱北飛
一鬼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今歸故鄉五言詩自
此始也

田橫感歌

前漢田橫秦末自立爲齊王後居海嶋高帝得天

下召横不至遂自剄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情令之挽歌自横始

武仲不休

後漢傅毅字武仲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毅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士衡思多

晉陸機字士衡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張華謂之曰人恨才少子患其多弟雲嘗與書云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

桓譚非讖

後漢桓譚好學先武拜議郎詔會議靈臺以讖決疑譚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復極言其讖之非經帝怒之將斬之出爲安陸郡丞

王商止訛

前漢王商字子威有威重身體洪大單于來朝望見遷延却退上曰眞漢相矣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天子大臣將營舟楫商曰此必訛言上止果訛言

荅呂命駕

晉嵇康與呂安爲友善每有相思千輒里命駕焉

程孔傾蓋

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劇孟一敵

前漢劇孟以任俠顯名大將軍周亞夫得孟若一敵國

周處三害

晉周處年十八縱情肆欲忤意輒殺謂父老曰今歲豐何不樂衆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南山白

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害處於是殺虎及蛟遂好學期年州府交辟仕吳官爲御史

胡廣補闕

後漢胡廣字伯始爲太尉在朝無謇直之風有補闕之疏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袁安倚賴

後漢袁安字邵公爲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與公卿言及國家事未嘗不嗚咽流涕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

黃霸政殊

前漢黃霸爲潁川守仁風盛行治有殊政嘉禾生於府鳳凰集其境宣帝美之贈金三十斤

梁集治最

魏志梁集爲幷州刺史政治爲天下最百姓安寧風雨順時太祖嘉之

墨子悲絲

淮南子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楊朱泣岐

楊朱見岐路而泣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

事見上註

朱博烏集

前漢朱博爲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樹常有烏數千集其上朝去暮來號曰朝夕烏

蕭芝雉隕

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千飲啄止宿當上血送岐路及下直飛鳴車前

杜后生齒

晉杜皇后少有姿色長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王是而后崩

靈王出髭

左傳王子朝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供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賈誼忌鵩

前漢賈誼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絳灌等害之帝以誼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止于坐隅誼以爲鵩不祥作詞自廣

莊周畏犧

莊子或聘於莊周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綉食以芻豆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史記曰莊子名周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周引此辭應矣

燕昭築臺

史記燕昭王卑辭厚幣以禮賢者郭隗曰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築臺師事之樂

教自魏祥鄒衍自齊徙劇辛自趙徙士爭趨燕

鄭莊置驛

前漢鄭當時字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所交皆大丈夫天下名士莊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諸公翕然稱之

璀靖二妙

晉衛璀拜尚書令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艸書時號一臺二妙世謂璀得伯英之筋靖得張芝之骨璀筆雖勝靖然有楷法則遠不及靖

岳湛連璧

晉潘岳字安仁夏侯湛字孝若並美姿容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

郄詵一枝

晉郄詵舉賢良射策爲天下第一文帝問卿才何如詵曰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文帝笑之

戴馮重席

後漢戴馮作侍中正旦朝賀帝會羣臣諸生說經史者更相詰難義不通者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遂坐五十餘席故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鄒陽長裾

前漢鄒陽上吳王濞書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王符縫掖

後漢王符好學耿介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後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爲門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詣規規臥不起既入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曰王符在門乃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同坐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

鳴鶴日下

晉陸雲字士龍與荀隱字鳴鶴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以其並有大才謂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雲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駿駿乃是山鹿野麋歟徼弩强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士龍雲間

事見上註

晉宣狼顧

晉宣帝姓司馬名懿少有才節多智略魏武帝察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回正向後而身不動

漢祖龍顏

前漢高祖諱邦姓劉氏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鮑靚記井

晉鮑靚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山陽李家兒九歲墮井而死父母訪之果驗其言

羊祜識環

晉羊祜字叔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金環乳母曰汝無此物祜訪鄰人李氏東園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余亡兒所失之物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慟時人異之

仲容青雲

晉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小節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顏延年作五君詠其一曰仲容青雲器

叔夜玉山

晉嵇康字叔夜美詞氣有風儀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世說曰叔夜爲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若玉山之將頹也

毛義捧檄

後漢毛義家貧以孝稱張奉聞其名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爲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薄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歎曰往日之喜謂家貧親老不捨官而仕也

子路負米

家語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後南遊於楚爲大夫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爲親負米何其可得也

江革忠孝

後漢江革字次翁母乘車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由是江巨孝之稱行天下

王覽友悌

晉王覽字元通母朱氏遇兄祥無道覽年數歲見兄被楚輒輒執杖泣抱以諫其母母少止母愛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母嘗使酖祥覽徑起取酒覽

疑有毒爭而不與毋遽爰反之自後毋賜祥僕覽輒先嘗之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

蕭何定律

前漢高祖約法三章不足以禦姦於是蕭何攈秦法取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焉

叔孫制禮

前漢叔孫通悉去秦儀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爲綿蕞野外習之後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無敢譁譯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始知爲皇帝之貴也

前豐刺舉

前漢諸葛豐字少季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語曰間何闕逢諸葛上嘉其節加秩賜光祿大夫

息躬歷訊

前漢息夫躬字子微上跋歷訊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書縮不可用御史賈逵脩窮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高血之名內實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遂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管寧割席

魏志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歆出看寧曰大丈夫富貴須自致窮他人乎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之友

和嶠專車

晉和嶠有盛名武帝深器遇之舊豎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豎嶠鄙其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使豎令異車自嶠始也

時苗留犢

魏時苗爲壽春令初至縣乘牽車駕黃牸牛方歲送犢出所懸魚示之以絕其意也

樊噲排闥

前漢樊噲從高祖定天下封舞陽侯帝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無許羣臣入天臣終灌等莫敢通噲乃排闥直入見上枕一宦者臥噲流涕曰陛下始與臣等起豐沛何其悲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

餘生一犢及去任留之曰此是關土所生由此知名也

羊續縣魚

後漢羊續爲南陽守主簿餉魚受而懸之他日又送續出所懸魚示之以絕其意也

陛下疾甚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獨
不見趙高事乎帝笑而起
辛毗引裾
魏辛毗字佐治時上欲徙冀州人戶實河南毗爲
侍中特諫帝作色而入毗因引帝之裾而諫之也
孫楚漱石
晉孫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漱石枕流濟
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郝隆曬書

世說郝隆七月七日人皆曬衣書惟隆於庭中向
日仰臥人問之答曰我曬腹中書耳
枚皐詰闕
前漢枚皐詰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大喜召入見以
爲郎皐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貴比東方朔郭舍
人
充國自贊
前漢趙充國宣帝時諸羌背叛上問誰可將者充
國乃荅曰士論於老臣者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
略

王衍風鑑
晉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善談莊老每
提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不安隨即更改世號
口中雌黃時稱有人倫之鑑王戎謂衍神姿高徹
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表物
許郗月旦
後漢許郗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
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賀循儒宗
晉賀循字彥先經學第一爲江東儒宗也

孫綽才冠
晉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作天台賦成示友人
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丁時文士綽爲
冠溫王郗庾諸公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
太叔辯洽
晉太叔廣椐機清辯孝處字仲治著述不倦俱爲
列卿廣談處不能對處皆文難廣廣不能荅更相
嗤笑紛然於世
郭仲瑜輸
事見上註

山濤識量

晉山濤少有器量介然不羣裴楷有知人鑑嘗謂濤若登高臨下幽然深遠王戎曰濤如璞玉渾金世人皆欽其寶而莫知名其器

毛玠公方

魏毛玠居顯位以儉率人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帝歎曰用人如此天下自理矣初太祖平柳城賜玠素屏風素馮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物又曰玠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任昉表曰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

袁盎却座

前漢袁盎爲中郎將從文帝幸上林愼夫人與帝共座盎曰帝已立后夫人乃妾妾豈可同座哉夫人怒帝亦怒盎曰豈不見人彘乎夫人悟賜盎金五十斤焉

衛瓘撫床

晉衛瓘武帝時遷司空惠帝爲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會宴凌雲臺瓘託醉撫帝牀前曰臣欲有言而止者三因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賈后怨之後告老就第惠帝立遂被害于公高門

前漢于定國字曼倩父于公郡中爲立生祠始其閭門壞父老共治之于公曰可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

曹參趨裝

前漢曹參爲齊相蕭何薨參趨治行裝曰吾且入相歲日果召參代何爲相

庶女振風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大出許愼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明冤結告天江淹書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鄒衍降霜

淮南子曰鄒衍盡忠事燕王王信讒幽繫之衍仰天而哭夏月天爲之降霜

范冉生塵

後漢范冉字史雲爲蒸蕭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

麈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晏嬰脫粟

晏子春秋曰晏嬰爲齊相常食脫粟米食不重味

詰汾與魏

北史魏武帝諱詰汾嘗畋於山澤見輜軿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且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畋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諱力微故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隨令王蜀

蜀王本紀荆州人隨令死其尸流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隨令以其國禪之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

不疑誣金

前漢直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郎告歸誤持同舍金去已而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還金亡金郎大慚以此遂稱爲長者

卞和泣玉

韓非子楚人卞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抱璞哭於楚山下三日三夜哭盡而繼之以血王使人問曰天下刖者多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之曰和氏之璧

楚舞沐猴

前漢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二千石皆賀蓋寬饒爲司隸不行許伯請之寬饒乃徙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梁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趨出因劾奏長信以列卿而沐猴舞

謝尚鴜鵊

晉謝尚博綜衆藝王導辟爲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鴜鵊舞一坐傾想尚便著衣幀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傍若無人其率請如此

秦初日月

魏夏侯玄字泰初與皇后弟毛曾並坐時人謂兼

荀倚玉樹又云朗朗如日月之入懷

季野陽秋

晉褚裒字季野有簡貴之風桓溫曰季野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

荀陳德星

異苑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賢人聚

李郭仙舟

後漢李膺字元禮與郭泰字林宗相友善後歸鄉

秦興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王忳繡被

後漢王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金彥疾困懣而視之生曰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相贈死後乞藏髑骨已而命絕忳竊一斤營葬餘置棺下忳後署大度亭長有馬驅入亭中而止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後乘馬到雒縣人問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忳因說葬書生事人驚曰是我子也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

張氏銅鈎

三輔決錄扶風張氏之先爲郡功曹晨起當朝有鳩從承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鳩何來爲禍飛上承塵爲福飛入我懷開懷待之飛入懷中探得銅鈎帶之官至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張氏婢婢竊鈎與客客家喪禍懼而却還張氏得鈎復爲二千石後因失鈎張氏遂衰焉

丁公遽戮

前漢丁公名固爲項羽將逐高祖於彭城西短兵方接漢王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羽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項王將不忠於主乃戮之使後人臣無效丁公者

雍齒先侯

前漢高祖居洛陽從複道望見諸將在沙上往往偶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今爲天子所封皆平生所仇怨此屬見疑故相聚謀反爾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齒則人人自堅矣於是置酒封齒爲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

陳雷膠漆

後漢雷義與陳重爲友情如兄弟時人語曰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二人竝爲郡守

范張雞黍

後漢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春別京師慕秋爲期元伯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之母曰千里何期之審元伯曰巨卿信士言畢巨卿果至母大悅

周侯山嶷

世說謂周侯嶷如斷山併類皆無敎嫌近周侯謂周顗也

會稽霞舉

世說海西諸公每入朝廟堂猶閒惟會稽王軒軒如朝霞之欲舉會稽王謂道子也

季布一諾

前漢季布爲項籍將數窘高祖籍滅高祖購之急隱朱家爲奴後因赦之爲郎甚見信重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委布一諾

阮瞻三語

晉阮瞻清虛寡欲見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郭文遊山

晉郭文愛山水嘗着鹿裘葛巾王導召置圃中七年未嘗出入逃歸臨安結廬山中

袁宏泊渚

晉袁宏有逸才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泛江會宏在舲中諷詠聲清詞華遠扳還問卽迎升舟談論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黃琬對日

後漢黃琬少辯慧祖父瓊爲魏郡太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以其言應詔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知名於京師

秦宓論天

蜀秦宓奉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祖餞而宓未往丞相亮促之溫曰何人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

聲舉聞于天温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温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

孟軻養素

史記孟軻受業子思之門與萬章之徒論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嘗有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楊雄草玄

前漢楊雄好學嗜酒人希至其門草太玄經以自守泊如也後客有薦雄文成帝因獲用之

何秀聞笛

晉向秀清悟有遠識嵇康善鍛秀爲之佐後康被誅秀作思舊賦云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喨追思嚮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

伯牙絕絃

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峨峨然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吕氏春秋曰子期死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鼓者

郭槐自屈

晉賈充前妻李豐女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郭槐號廣城君武帝踐祚李以赦還詔充置左右夫人槐性妬忌怒數充曰列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竝充乃爲李築室於永平里而不往來惠帝爲太子納槐女爲妃槐欲省李氏及女爲妃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再拜焉

南郡猶憐

世說桓溫尚明帝女南郡公主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後主聞之與數十婢扳轅車之值李神色閑正辭氣悽愴主於是慚乃前抱之曰我見汝尚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也

晉恭馴雉

後漢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坐桑下有雉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將雛親狎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察君政迹耳今螟不犯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

心三異也還以狀白安是歲有嘉禾生恭便坐庭中

宋均去猷

後漢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暴虎爲患常設檻穽均到任悉去之虎乃相與渡江去

廣客蛇影

晉樂廣有親客久不來廣問其故答曰前蒙賜酒欲飲見盃中有蛇意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弓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盃中復有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病頓愈

殷師牛鬪

晉殷仲堪父師病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執藥揮淚眇一目其父患耳聽聞牀下蟻動云牛鬪

元禮模楷

後漢李膺字元禮與陳仲舉語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曰仲舉強於犯上元禮嚴於攝下時人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季彥領袖

晉裴秀字季彥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有詣徽者出則遇秀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魯褒錢神

晉魯褒作錢神論云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補註錢神論略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則貧窶得則富昌無德而尊無勢而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崔烈銅臭

後漢崔烈靈帝開鴻都門賣官爵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爲司徒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如何鈞應曰大人少有英稱論者嫌其銅臭

梁鴻廡食

後漢梁鴻自負其才嘗登高遠望歎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卿祖之職徒勞人耳

趙温雉飛

後漢趙温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雉飛安能雌伏棄官而去歲饑散家糧以活萬人獻帝西遷遂爲三公

枚乘蒲輪

前漢枚乘爲吳王濞郎中王爲逆謀乘諫不聽王

後被誅乘由是知名武帝立乘已年老以安車蒲輪召乘道死

鄭均白衣

後漢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好黃老舉直言累遷尚書數納忠言後告歸帝東巡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曰白衣尚書

陵母伏劒

前漢王陵高祖起陵亦聚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乃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坐陵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妾語陵善事漢王

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乃伏劒而死

軻親斷機

列女傳孟軻既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名儒

齊后破環

戰國策齊湣王遇秋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太史女奇其狀貌爲非常人憐而竊衣食賜之與私焉法章立是爲襄王以太史女爲后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能解此環否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謝女解圍

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辨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鑿齒尺牘

晉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博學桓溫辟爲從事任

職每處機要尤善尺牘溫甚器遇之

荀勗音律

晉荀勗字公曾武帝拜中書監既掌樂事又修律呂竝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買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諸矣遂下郡國送牛鐸果得諸者

胡威推縑

晉胡威字伯武父質以忠清稱仕魏爲荆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既至見父告歸父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威受辭

歸卒與父帳下都督後爲徐州刺史風化大行入朝武帝問曰卿父清孰與卿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父遠矣

陸績懷橘

吳陸績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橘三枚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羅含吞鳥

晉羅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嘗晝臥夢祥鳥文彩入口中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有文章

自此藻思日新

江淹夢筆

南史江淹字文通以文章顯仕齊爲侍中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李廙清貞

世說李廙清貞有遠操少羸病不肯婚王丞相欲招禮之辟爲府掾廙得檄命笑曰茂洪私以爵假人

劉驎高率

晉劉驎之質素寡欲好遊山澤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吏驎之乃固辭居于岐陽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蔣詡三逕

前漢蔣詡爲兗州刺史以廉直名王莽攝位以病免歸鄉里三輔決錄曰詡舍中竹下開三逕惟故人求仲羊仲從之遊

許由一瓢

逸士傳許由隱箕山無盃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掛於木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爲煩去之

楊僕移關

前漢楊僕武帝時爲樓船將軍初函谷關在弘農僕既有功耻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於是徙於新安

杜預建橋

晉杜預博學拜度支尚書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及橋成武帝臨會衆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成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功

壽王議鼎

前漢吾丘壽王爲光祿大夫汾陰得寶鼎羣臣皆賀得周鼎壽王獨以爲非武帝問之對曰周德始乎后稷成於文武顯於周公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祥瑞竝臻天祚有德而寶鼎出乃漢鼎非周也上曰善

杜林敬堯

後漢杜林拜御史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林以爲周室之興德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從林議

西施捧心

列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歸亦捧心矉其里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西施越女西子也有絕世之色越王勾踐以獻吳王夫差夫差嬖之卒至傾國

孫壽折腰

後漢梁冀妻孫壽色美善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能制御冀冀寵憚之

靈輒扶輪

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諫公患之飲盾酒伏甲將攻之頗欲殺盾盾走出門將乘車車已脫一輪公令人脫之輒扶車以輔軸馳駕而行初盾田舍于翳桑見靈輒病不食三日盾食之爲簞食而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不告名而退

魏顆結草

左傳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寵妾及病謂顆曰死後嫁此妾疾病則曰必殺殉葬及死顆曰寧從治時言豈從昏亂語遂嫁之後顆爲晉將至秦軍見一老人結草以抗秦將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故來相報爾

逸少傾寫

晉王羲之字逸少娶太尉郗鑒之女仕至右將軍

世說郗夫人謂二弟愔與曇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篋見汝來平平耳無煩復來

平子絕倒

晉王澄字平子有高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澹臺毀璧

博物志澹臺滅明字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河伯

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子罕辭寶

左傳宋人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者曰玉人以爲寶故獻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

東平爲善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上問王處家何等最樂曰爲善最樂及薨肅宗東巡幸其宮追感謂

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幸其陵祠以大牢

司馬稱好

後漢司馬徽字德操不談人短與人語好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白陳子死荅曰大好其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君言亦大好

公超霧市

後漢張楷字公超隱弘農山學者隨之所居成市

後華陰山南有公超市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

魯般雲梯

淮南子楚欲攻宋楚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設以攻宋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注公輸魯般也

田單火牛

史記田單爲臨淄掾燕使樂毅伐齊盡降齊城單得脫東保即墨燕攻之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繪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後牛

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皆死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復齊七十餘城

江逌熱雞

晉江逌將軍殷浩請爲參軍時羌叛姚襄結營逼浩浩令逌擊之逌曰當以計破之乃取數千雞以繩連之繫火於其足驅散飛集襄營火發因亂而擊之襄遂大敗

蔡裔願盜

晉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三盜入宅裔撫床一呼盜俱殞

張遼止啼

魏張遼爲前將軍江東小兒啼怖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者

陳平多轍

前漢陳平家貧好讀書爲人美色及長可取婁富人無與貧者平亦媿之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負偉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

李與女後爲丞相

李廣成蹊

前漢李廣武帝時拜右北平太守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皆流涕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陳遵投轄

前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客終不得去

山簡倒載

晉山簡濤之子爲荆州吏優游卒歲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之池上置酒輒醉名曰高陽池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淵客泣珠

博物志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絹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以與主人左思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淵客者蓋鮫人也

交甫解珮

列仙傳江妃二女珮兩明珠大如雞卵游江漢之湄逢鄭交甫交甫說之不知其神也曰願請子之珮

二女解與交甫去數十步二女忽然不見珮亦失之

龔勝不屈

前漢龔勝哀帝時拜光祿大夫王莽復遣使安車駟馬徵勝勝稱病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老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地下見故主哉願色遂不屈

孫寶自劾

前漢孫寶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張忠辟寶爲掾欲令授其子經寶自劾去

呂安題鳳

世說呂安與嵇康善嘗來値康不在康兄喜延之不入題門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忻鳳凡鳥也

子猷尋戴

晉王徽之字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乘小船詣之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董宣强項

後漢董宣光武時爲洛陽令帝姑湖陽公主蒼頭

殺人匿主家及主出使奴驂乘宣候之叩馬大言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怒欲殺之宣曰陛下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天下臣請自殺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使宣謝主宣不從强之兩手據地不肯俯因封爲强項侯

翟璜直言

新序曰魏文侯問羣臣曰我何如主也羣臣皆曰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逐去璜次問任座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曰君仁則臣直嚮者翟璜之言直是以知也文侯曰善遂拜翟璜爲上卿舊本翟璜誤作任座

紀昌貫蝨

列子甘蝿古之善射者飛衛學射於甘蝿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昌後以不瞬告衛曰未也學視而後可昌以氂懸蝨於牖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三年之後如車輪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箭射之貫蝨心而懸不絕

養由號猿

淮南子養由基楚將善射懸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楚恭王獵見白猿逸林避箭王命由基射之由基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抱樹而號

馮衍歸里

後漢馮衍字敬通少有倜儻之志明帝以衍名遒實不用罷歸田里衍遂失志

張昭塞門

吳張昭字子布數諫孫權權恨之黜於家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權後召昭昭不起燒其門以恐之諸子扶昭起權乃命升車同載而歸

蕪韶鬼靈

三十國春秋中牟令蕪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馬晝日而行著黑介幘節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爲鬼在人間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見爲修文郎死之與生畧無有異死盧生實此有異爾言終不見

盧充幽婚

孫氏志怪濮盧充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因獵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尊府君書爲君娶吾女故相邀爾將書示乃充亡父手札崔命女於東廂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已有娠矣生男則當送之生女則當留之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二犢車水上乍沉乍浮達岸視車中崔氏與三歲兒其載其別車即少府也抱兒還充贈詩一首金椀一枚俄而不見後兒長成歷任數郡

震畏四知

後漢楊震字伯起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秉去三惑

後漢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桓帝時爲太尉性不飲酒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清白稱秉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柳下直道

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叔敖陰德

列子孫叔敖爲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泣白母曰兒聞兩頭蛇見者必死恐後人見乃埋之母曰爾有陰德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除百禍汝無憂矣叔敖後爲楚相

張湯巧詆

前漢張湯爲廷尉舞文巧詆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以此多爲爪牙每朝奏事日旰天子忘食

杜周深刻

前漢杜周爲廷尉少言遲重而內深刻骨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刺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御

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貲鉅萬治皆酷虐唯
少子延年能行寬厚之心
三王尹京
前漢王駿以孝廉爲郎成帝欲大用之出爲京兆
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章王尊
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二鮑糾慝
後漢鮑永少有志操爲校尉乃辟鮑恢爲都官從
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避二
鮑其見憚如此

孫康映雪
孫氏世錄康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少小清介交
遊不雜後至御史大夫
車胤聚螢
晉車胤字武子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
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以夜繼日後官至吏部尚
書
李充四部
晉李充爲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
相從分作四部秘閣以爲永制

井春五經
井丹字大春通五經善談論京師語曰五經紛綸
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謁人
谷永筆札
前漢谷永字子雲樓護字君卿俱爲五侯上客長
安號曰子雲之筆札君卿之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顧愷丹青
晉顧愷之字長康博學有才尤善丹青嘗以厨畫
糊題其前寄桓玄皆珍惜者玄發厨後竊其畫而
緘如舊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如初直云妙畫

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其矜伐過實故俗
每薄之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戴逵破琴
晉戴逵字安道善鼓琴武陵王聘召之逵對使打
破琴曰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後累召之不至
謝敷應星
晉謝敷字慶緒澄靜寡欲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
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
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
得死

阮宣杖頭

晉阮脩字宣子性簡任不修人事常以百錢揖杖頭至酒店乃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顧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後爲太子洗馬

畢卓窺下

晉畢卓字茂世少放達爲吏部郎中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文伯羞鼈

列女傳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

小焉露堵父怒不食而出敬姜聞之怒曰余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孟宗寄鮓

吳錄孟宗字子恭除監池司馬自能結網以捕魚作鮓寄毋毋還之曰汝爲魚官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史丹青蒲

前漢史丹字君仲累遷侍中元帝欲廢太子以定陶王爲嗣丹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泣涕爲言皇儲遂定

張湛白馬

後漢張湛字孝先矜嚴好禮三輔以爲儀表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陳誡常乘白馬上每見言曰白馬生且復諫矣拜光祿勳

隱之感鄰

晉吳隱之字處默以儒雅名有清操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其哭輟餐投筯爲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隱之遂

階清級

王脩輟社

魏王脩年七歲以社日母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後太祖辟爲司空

阮放八儁

晉羊曼少知名歷晉陵太守與阮放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爲宏伯郗鑒爲方伯胡毋輔之爲達伯卞壼爲裁伯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羊曼爲照伯凡八人號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

江泉四凶

舜弟朋不學皆鄙其屬凡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

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

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張嶷以狡妄爲猾

伯羊晫以狠戾爲琐伯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歆忤旨

華歆諧序文帝受禪朝臣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

忤旨徙爲司徒而不進爵帝不懌問尚書陳羣曰

我應天受禪百辟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不

悅何也羣曰臣與相國竝事漢朝心雖喜悅義形

於色帝大悅

陳羣變容

世說文帝受禪陳羣有變容

王濬懸刀

晉王濬恢廓有大志夜夢懸三刀於屋梁上須臾

又益一刀濬惡之王渾李毅賀曰三刀爲州字又

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

丁固生松

吳丁固初爲尚書夢松生於其腹上謂人曰松字

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

姜維膽斗

蜀姜維還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爲魏將鄧艾

所破後魏將士發憤殺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

如斗大

盧植晉鐘

後漢盧植聲如鐘剛毅有大節靈帝時拜尚書

桓溫齊骨

晉桓溫生未期溫嶠見之曰兒有奇骨試使啼及

聞聲曰眞英物也父爰以嶠所賞故名曰溫終大

司馬南郡公

鄧艾大志

魏鄧艾少家貧有大志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

畫軍營處所後遂爲尚書郎

楊脩捷對

後漢楊脩有俊才爲曹操主簿至江南謂曰娥碑

操曰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令脩解脩曰黃絹

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整曰受

辛辯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羅友默記

世說羅友多强記從桓宣武伐蜀拔行城陷菓竹

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事有遺忘友皆名列之坐者爲之歎伏

杜康造酒

文選魏武帝短歌行曰何以解憂惟有杜康註康古之造酒者

蒼頡制字

淮南子曰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愼曰蒼頡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天知其將飢故爲雨粟鬼恐爲文書所劾故夜哭

楀里智囊

史記楀里子名疾其里有楀樹故號曰楀里子滑稽多智蓋人號曰智囊

邊韶經笥

後漢邊韶字孝先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有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涿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便皆此類桓帝時拜太中大夫

蒙求卷之上終

滕公佳城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悲鳴跑地不前公使人掘之三尺得石椁有銘視之皆古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公曰天乎吾死其安此乎註滕公者即夏侯嬰也

王果石崖

神怪志將軍王果昔爲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船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椁令人緣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視銘愴然云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捨去因留爲營斂葬埋設祭而去

買妻恥醮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學不治產業其妻求去買臣謂妻曰余年五十當富貴今已三十九矣妻不聽遂去買臣後詣闕上書武帝時爲侍中後遷會稽太守歸鄉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歸給衣食其妻恥而死

澤室犯齋

後漢周澤爲太常卿清潔修行嘗臥病齋居其妻哀澤老病往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馬后大練

列女傳漢明帝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也年十三選入宮立爲后身衣大練率先節儉也

孟光荊釵

列女傳孟光姿貌甚醜德行極高年三十不肯嫁父母問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鴻乃娶之常荊釵布裙與鴻隱霸陵山中每進食舉案齊眉

顏叔秉燭

史記顏叔子曾獨居一室夜大雨鄰舍屋崩有一女子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破屋以續至明不二志

宋弘不諧

後漢宋弘以清行致稱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欲妻之以弘先有妻鄭不肯言後弘被引見帝令

王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帝謂王曰事不諧矣

鄧通銅山

前漢鄧通以擢船爲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甚說尊幸之賞賜鉅萬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遂賜蜀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郭況金穴

東觀漢記郭況爲鴻臚卿上數幸其第賞賜金帛京師因號況家爲金穴

秦彭攀轅

東觀漢記秦彭拜潁川太守及去任老幼攀轅號泣

侯霸臥轍

後漢侯霸拜初爲淮平太守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

淳于炎轑

史記淳于髡博聞强學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然而承意觀色爲務故齊人曰炎轑髡轑者車之承脅器炎不盡猶有餘流蓋言髡智不盡如炎轑耳

彦國吐屑

晉書荀毋輔之字彦國王澄與人書曰彦國吐佳言如銖木屑靠靠不絕也

太眞玉臺

說苑溫嶠字太眞喪妻後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有一女甚有姿貌姑以屬嶠覓女婿嶠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以嶠比何如姑曰何敢比汝數日

因下玉鏡臺一枚竟成禮劉氏撫掌大笑曰我疑是老奴果如所料

武子金埒

世說王濟字武子被責移第北邙山下服玉食買地作埒布錢遍地時人號爲金錢埒也

巫馬帶星

呂氏春秋巫馬期爲單父令帶星而出帶星而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單父化焉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宓子賤爲單父令彈琴不下堂而化巫

馬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故勞任人故逸

郝廉留錢

後漢郝子廉常遠行於路飲馬輒投錢井中過姊家姊設飯遂暗留金席下而去

陳重送金

後漢陳重嘗濟人死罪罪人密投金於承塵上重不知後葬屋得金金主已死重乃封送官

逢萌挂冠

後漢逢萌字子康挂冠避世於遼東不仕

胡昭投鐘

魏胡昭養志不仕居陸渾山中躬耕業道以經籍自娛摯虞作昭贊曰投鐘委席韜聲匿跡

王喬雙鳧

後漢王喬字子晉爲葉縣令有神仙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候望之言臨其至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輒羅以張之但得雙履焉

華佗五禽

後漢華佗字元化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人以爲仙佗語吳普曰有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然而汗出身體輕便而欲食也普施行之

程邈隸書

秦程邈字元岑始皇用爲獄吏得罪雲陽獄中幽囚十年邈獄中改篆爲隸佞字是也於是始皇善之免其罪焉

史籀大篆

史記周宣王時史籀爲史官改古文字以爲大篆

始著十五篇

王承魚盜

世說王承爲東海太守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刑與衆共之魚何足惜哉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無令鞭撻寧越以刑立威名非致化之本使送之歸家其寬恕如此

丙吉牛喘

前漢丙吉字少卿爲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鬬死傷橫道吉過而不問又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

使騎吏問牛行幾里或譏吉吉曰民鬬相殺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視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故問之

賈琮爲幃

後漢賈琮爲鄭州刺史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幃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姓聞風莫不竦震也

郭賀露冕

馮嫽當熊

列女傳馮昭儀左將軍奉世之女從元帝幸虎圈鬬獸熊逸攀檻欲上殿羣臣皆走昭儀直前當熊而立上問曰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

班女辭輦

前漢成帝班婕妤賢才逼幸帝嘗欲同輦辭曰妾觀古畫圖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之末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婕妤後趙飛燕譖云許皇后與婕妤挾媚祝詛上考問婕妤對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鬼神有知不受不信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上善其對以金百斤賜之

王充閱市

後漢王充家貧無書常於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董生下帷

前漢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勤如此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爲江都相

平叔傅粉

魏何晏字平叔美姿容面至白文帝疑其傅粉夏月賜食熱湯餅啖之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

弘治凝脂

晉杜艾字弘治美姿容王戎見之曰膚如凝脂

眼若點漆具所謂神仙中人也

楊寶黃雀

續齊諧記楊寶年七歲時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地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採黃花飼之百餘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朝變爲黃衣年少持玉環一雙報曰好掌此環子孫累世爲三公寶生震漢明帝時爲太尉震生秉和帝時爲太尉秉生賜安帝時爲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爲司徒震至彪四世三公德業相繼

毛寶白龜

搜神記毛寶行於江上見漁父釣得一白龜寶順放江中後十餘年寶守鎮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突圍出赴江脚如踏著物視之乃昔所放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宿瘤採桑

列女傳宿瘤者齊東郭採桑女也項有大瘤名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問曰寡人出遊少長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敎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中心何如宿瘤何傷王大悅命後車載之女曰父母在堂而隨大王是奔女也王大慚遣使奉金百鎰聘之父母驚惶欲沐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恐不識也於是如故至閔王立爲后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及女死燕遂屠齊

漆室憂葵

列女傳魯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爲不嫁而悲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曰此丈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馬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亡吾兄追之逢水溺死使我終身無兄吾聞河渭九里漸漸三百步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辱婦人獨安所逃乎

韋賢滿籯

前漢韋賢爲相致仕少子玄成位亦至丞相賢嘗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夏侯拾芥

前漢夏侯勝嘗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阮簡曠達

竹林七賢論曰阮簡成之從子亦以曠達自樂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詰淩儀令令爲佗宿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譏廢頓幾三十年

袁耽俊邁

晉袁耽字彦道桓溫少時遊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債主敦求甚切莫知所出問耽俊邁欲求濟於耽而耽居艱詎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相去與債主戲耽素有美名債主聞之而不識謂曰卿當不辦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俄頃充數百萬耽投馬絕叫旁若無人乃探布

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否

蘇武持節

前漢蘇武字子卿使匈奴中十九年後歸仍持舊節

鄭衆不拜

後漢鄭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衆拜衆不屈

郭巨將坑

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毋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文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董永自賣

後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樹陰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自賣身爲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一婦人姿容端美求爲永妻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縑三百匹旣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輒辭永曰我天之織女緣

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仲連蹈洵

史記魯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放蕩高節嘗云寧蹈海而死不願爲秦臣

范蠡泛湖

史記范蠡越王勾踐用其計旣雪會稽之耻遂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亦人以爲相蠡乃歸相印間行而去止于陶致貲巨萬世稱陶朱公

文寶紺柳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至洛陽在大學傍得一小屋安止毋然後入學編緝楊柳爲簡以寫經

温舒截蒲

前漢路温舒父爲里監門使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而寫書太守見而奇之使歸學後仕至臨淮太守

伯道無兒

晉鄧攸字伯道遭亂而逃爲賊所追度不能兩全遂係其子於樹上與弟子俱行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所由乃攸之甥問之

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

稀紹不孤

晉嵇紹父康臨誅謂紹曰山公在汝不孤矣紹後爲秘書丞累遷侍中王師敗洛陽百官奔走唯紹端冕以身捍帝遂被害血濺御服帝哀歎之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元帝表贈太尉

綠珠墜樓

晉綠珠石崇之妓女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婢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選使者曰受命取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崇詰東市歎曰奴輩利吾家財刑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崇不能答

文君當壚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之女新寡好音司馬相如至其家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

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文君不樂乃歸臨邛盡賣車馬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恥之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才足依何辱之如此王孫乃與文君僮僕百餘人錢百萬歸成都相如著子虛賦因楊得意達於武帝帝召拜爲郎

伊尹負鼎

史記伊尹負鼎俎以滋味干湯致於王道

齊威扣角

三齊畧記齊威侯齊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粲

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遺堯與舜禪短布
單衣纔至骭從昏飲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公召之因以爲相

趙壹坎壈

後漢趙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屢抵罪幾死得
免作窮鳥賦長揖司徒袁逢逢命相者相壹云仕
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顏駟蹇剝

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
時爲郎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爲郎帝問何久

不遇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
下好少臣已老故三朝不遇帝感之擢爲會稽太
守

龔遂勸農

前漢龔遂爲渤海太守勸民務農桑使人賣劒買
牛賣刀買犢

文翁興學

前漢文翁爲蜀郡太守見蜀地有蠻夷風欲誘進
之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宮弟
子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蓋比齊魯

晏御洋洋

列女傳晏平仲爲齊相將出御者擁大蓋策駟馬
意氣洋洋甚自得其妻窺見謂夫曰宜乎子之卑
賤也晏子長不滿六尺相齊君名顯諸侯志氣恂
恂自下今子長八尺爲人僕御意氣自以爲足其
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
大夫

五鹿岳岳

前漢五鹿充宗元帝令與諸易家論其同異充宗
乘貴辨口諸儒莫能與抗朱雲攝齊登堂抗首論

難連挫五鹿君諸儒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
今傳之

蕭朱結綬

前漢蕭育與朱博爲友名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
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
也

王貢彈冠

前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並以明經著聞世
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取舍同

龐統展驥

蜀志龐統字士元劉備以爲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與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當展騏驥足耳

仇覽樓鶱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德化署爲主簿謂曰王簿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鷹鸇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皆大賢之路

葛亮顧廬

蜀志諸葛亮表表於後主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

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以當世之事

韓信升壇

前漢韓信與蕭何語何奇之言於漢王曰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信爲大將

王裒栢慘

晉王裒父見殺裒痛父非命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

閔損衣單

史記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孝心不息後母疾之所生子衣綿絮損以蘆花絮父冬日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改悔待三子均平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博物志蒙恬爲秦將製筆始焉

蔡倫造紙

後漢宦者蔡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之類以爲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從用故天

下咸稱蔡侯紙

孔伋縕袍

說苑孔伋字子思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狐白裘子思不受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是以不敢當

祭遵布被

後漢祭遵克己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袴臥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重之

周公握髮

韓詩外傳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

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士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

蔡邕倒屣

後漢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王粲至謁蔡邕爲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

王敦傾室

晉王敦少有奇人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予不覺如此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馳

諸婢妾數十人竝放之時人歎異

紀瞻出妓

世說王導與周顗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顗問答之顏無作色有司奏顗耽荒詔原之

暴勝持斧

前漢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振州郡

張綱埋輪

後漢張綱漢安初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太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京師震悚是日誅梁冀

靈運曲笠

世說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林宗折巾

後漢郭泰字林宗嘗行陳蔡間遇雨巾一角折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

屈原澤畔

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懷王甚任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其能因讒之王遂放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耶何故至此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所以見放漁父曰聖世皆濁何不隨其流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醨原曰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漁父鼓枻而去原乃懷石自投汨羅江而死

漁父江濱

事見上註

翳物掃門

前漢翳物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起掃齊相舍人門舍人怪問之物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掃於是爲物通曹參參因以物爲舍人

潘岳望塵

晉潘岳性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見其出望塵而拜之

京房推律

前漢京房好鐘律知音聲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翼奉觀性

前漢翼奉好律歷陰陽之占上封事其略曰觀性以歷觀情以律

甘寧奢侈

吳志甘寧字興霸性奢侈以紅錦維舟士則棄之

孫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敵

陸凱貨盛

世說陸凱忠梗有大節孫皓問曰卿一家在朝幾人答曰三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父慈子孝家之盛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干木富義

史記段干木隱居不仕魏文侯累召不就文侯出過其廬未嘗不下車左右問曰君爲國之主何恭如此侯曰寡人富于財干木富于義

於陵辭聘

高士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辭之不受與其妻逃去爲人灌

園

元凱傳癖

語林杜預字元凱常云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伯英草聖

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絕妙時人語曰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韋誕曰伯英草聖家中衣絹先書後練

馮異大樹

後漢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諸將論功異常獨屏樹

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千秋小車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前漢韓信少時家貧嘗至下邳釣有一漂母哀之與食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豈望報乎信後爲楚王召漂母賜之以百金

孫鍾設瓜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

鍾引入庵中設瓜及飯三人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乎欲爲數代天子乎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山六十步回看並爲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冢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爲晉所伐降爲歸命侯

壺公謫天

後漢費長房見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華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笑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劉訓歷家

神仙傳劉子訓三百餘年顏色不老嘗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即埋之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掘視所埋但泥而已京師貴人莫不盧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太學諸生爲請子訓

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遠近驚異

劉玄刮席

後漢劉玄字聖公稱帝於南陽號更始見羣臣列位羞不能對俛首刮席後爲赤眉賊所殺

晉惠問蟇

晉惠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蟇聲問左右曰鳴者爲官乎爲私乎賈胤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乃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

此類也

伊籍一拜

蜀伊籍嘗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折其辭籍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也

鄺生長揖

前漢鄺食其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洗足食其不拜長揖曰足下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延上座

馬安四至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之子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

應璩三入

文章錄應璩好屬文嘗作百一詩云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璩爲侍郎又爲常侍又爲侍中故稱三入

郭解借交

前漢郭解爲人精悍不飲酒少時爲陰賊所殺甚衆以驅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劫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至年老乃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公孫弘曰解布衣以睚眦殺人大逆無道遂族解

朱家脫急

前漢魯人朱家以俠聞所藏豪士以百數不伐其能專脫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皆延頸願交

虞延剋期

後漢虞延嘗爲潞陽令麥秀兩岐每節放囚歸家剋期而至

盛吉垂泣

會稽典錄盛吉爲廷尉性多仁恩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刀筆相向垂泣

豫讓吞炭

史記豫讓事智伯趙襄子殺智伯以頭爲飲器讓乃變姓名入塗廁欲爲智伯報讎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獲赦之後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識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果搜得問曰子事范中行氏不爲報讎反臣智伯智伯死何報之深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願請君之衣以致報讎之意襄子將衣與之乃拔劒三躍而擊曰吾可以下報智伯遂伏劒而死

鉏麑觸槐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盾驟諫公使鉏麑賊之麑曰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阮孚蠟屐

晉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有人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箇傾身障之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祖約好財

事見上註

初平起石

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與俱入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之道士引至金華山中相見悲喜兄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羣羊初不與兄俱往初不叱之云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便棄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朮後年至五千日遂得仙初平乃易姓名爲赤松子

左慈擲杯

神仙傳左慈學道能使鬼神曹公聞之召見因設酒時天寒溫酒酒尚未熱慈披髮以盡杯酒即中斷分爲兩向慈飲其半送半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棟動搖似鳥飛欲落不落人但視杯不覺失慈所在也

武陵桃源

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從溪往忽逢桃林夾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復前行窮其林林盡水源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豁然開朗屋

舍田池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言避秦亂至此問漁人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魏聞皆歎惋漁人既出遂迷其所也

劉阮天台

續齊諧記漢明帝時永平十五年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食乏盡望山頭有一桃樹二人共取桃食如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并各澡洗又見蔓菁葉從山腹流出次又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當各入水水深四尺許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

二女子顏容絕妙便喚劉阮姓名如有交舊歡悅問曰劉郎等來何晚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無不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幔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侍直青衣並皆端正都無男兒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食之甚美又設甘酒又有數仙客投三五桃子至女家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既飽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宿言語巧笑又行夫婦之道住十五日求還女曰今來至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可樂遂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二三月中百鳥哀鳴能不悲思求去

甚切女云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作絃歌共送劉阮云從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都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七世子孫云傳聞上世祖翁入山不出不知所在今乃是既無親屬栖宿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坐車

南史齊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儉度閣道壞落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褚淵落水

事見上註

季倫錦障

晉石崇字季倫性豪華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秦申珠履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是時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玳瑁鉸刀劒室以珠玉飾之春申君賓客三千餘人皆暗珠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

魏志文昭甄皇后初嫁袁紹中子熙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皆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劉楨平視

事見上註

胡嫭爭椁

晉胡貴嬪名芳武帝平孫皓選皓宮人數千披庭

殆將萬人而有寵者甚衆帝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宿宮人乃取竹葉插戶鹽汁酒地引帝車而芳最蒙寵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於皇后帝嘗與之樗蒱爭錢傷帝指帝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非征公孫西征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晉武傷指

事見上註

石慶數馬

前漢石慶爲太僕御出帝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

馬訖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中最簡易猶如此父奮及兄弟四人皆官至二千石時號萬石君也

孔光溫樹

前漢孔光性謹愼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沐日歸休兄弟妻子宴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何木也光默然更答以他事其不洩如此

翟湯隱操

晉翟湯尋陽人子莊孫矯世有隱操庾亮臨江州聞湯之風束帶躡履詣焉禮甚恭亮問之君高蹈世表僕敢望其蹤耶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

許詢勝具

世說許詢好遊山澤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濟勝之具詢隱永興幽宂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詢曰閒箕山有人似爾否詢曰筐篚苞苴固輕於天下之寶

優旃滑稽

史記滑稽傳優旃秦倡侏儒善笑言然合於大道始皇置酒而天大雨陛楯者霑寒旃哀之有頃憑曰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幸無濕於是得半相

代帝欲大苑囿旃曰善寇從東來令禽獸觸之足矣帝乃止二世欲漆城旃曰善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然難爲陛室二世笑而止

落下歷數

史記落下閎善推筭歷數班固史傳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曼容自免

前漢郎顗字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而去

子平畢娶

後漢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爲男女嫁娶畢勑斷家事勿相關遂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也

師曠清耳

呂氏春秋晉平公鑄大鐘使人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後師涓果與曠同乃稱曠清耳

離婁明目

愼子曰離婁之明察秋毫於百步之外

仲文照鏡

世說殷堪字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忽任東陽太守意甚不平乃與桓胤謀反嘗照鏡不見

其面數日而遇禍

臨江折軸

漢臨江閔王名榮景帝長子初爲太子廢爲臨江王後徵還臨發車軸折江陵父老言吾王不返矣至長安令自殺葬藍田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

樂巴噀酒

神仙傳樂巴漢帝召爲尚書正旦大會羣臣巴乃含酒望西而噀帝問其故巴曰蜀有火災故以救之即遣使往驗其言果云正旦失火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有酒氣

偃師舞木

列子周穆王時有獻工人名偃師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曰臣所造能倡者王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拊其手則舞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技將終倡者瞬目而招王之侍妾王怒欲誅偃師偃師剖以示王皆縛會革木爲之

德潤備書

吳志閻澤字德潤志好學家貧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覽究羣籍兼通歷數由是

顯名仕爲中書令侍中

君平賣卜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常賣卜成都市日閱數人得錢百文則閉肆下簾戴烏帽尋墳與不求榮祿也

叔寶玉潤

晉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發舅王濟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妻父樂廣素有重名識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彥輔冰清

晉樂廣字彥輔神色朗徹衛瓘見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衛后髮美

張衡西京賦衛后興於貰髮飛燕寵於體輕前漢武帝衛皇后字子夫平陽公主家謳者帝過主家獨悅子夫遂從帝入宮立爲后漢武帝故事衛子夫得幸頭解帝見髮美而悅之

飛燕體輕

前漢飛燕成帝趙皇后也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非屬河陽公主家學歌舞帝微行

主家見而悅之召入宮立爲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二人並色如紅玉

玄石洗酒

博物志劉玄石於中山沽酒酒家與之千日酒至家而醉其家不知以爲死矣以棺斂葬之酒家計千日滿憶玄石醒矣往視之其家云玄石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劉伶解醒

晉劉伶字伯倫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宵渴求酒共妻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善當祝神誓斷之汝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咒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愼不可聽引酒衝肉陶然而醉

趙勝謝覽

史記平原君趙勝有樓臨民家民家有覽者覽蹈行汲美人居樓上見而大笑覽者造門請所笑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賓客因此稍稍引去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覽者以爲愛色賤士故去耳

勝乃斬笑者頭造覽者門謝客乃復來

楚莊絕纓

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視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令羣臣皆絕纓然後出燈盡懽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却敵卒勝之王怪問乃夜絕纓者

惡來多力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多力擊裂虎尾飛廉善走父子俱有才力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時飛廉居北

方作石棺而免

飛廉善走

事見上註

趙孟疵面

晉趙孟善清談面有疵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

田駢天口

七畧田駢好談論時號天口駢言其口如天難窮也

張憑理窟

晉張憑舉孝廉負其才謂必參時彥欲詣劉惔同舉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座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座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座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遂言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裴頠談藪

晉裴頠弘雅有遠識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而頠辭語浩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後累遷左僕射

仲宣獨步

魏志王粲字仲宣避西京之亂往荊州依劉表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

子建八斗

魏志曹植字子建善屬文下筆成章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若有繼之

廣漢鈞距

前漢趙廣漢遷京兆尹發奸摘伏如神天性精於

吏職尤善爲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問羊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馬之貴賤不失其實矣它人効者莫能及也

弘羊心計

前漢桑弘羊以心計用事年十三爲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言利事析秋毫

衛青拜幕

前漢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

去病辭第

前漢霍去病從衛青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帝爲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上益爲之愛重

酈寄賣友

前漢酈寄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大臣欲誅諸呂呂祿軍於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紿商令寄紿祿祿信之與出遊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紀信爲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

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及左右視之乃信也羽燒殺之

濟叔不癡

晉王湛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兄弟宗族皆以爲癡惟父昶異焉合門守靜不交當世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用此何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晉耳濟請言之因剖析玄微皆濟所不聞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謂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後仕至汝南內史

周兄無慧

左傳周子有兄無慧不辨菽麥故不可立

虞卿擔簦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屬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遂拜爲上卿

蕘章負笈

前漢蕘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晉惠帝賈后名南風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

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后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點其後趙王倫矯詔賜死

商受斬涉

尚書今商王受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廣德從橋

前漢薛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謀諍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行陛下不聽臣請自刎以血濺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從船危從橋安廣德言可聽帝曰曉人

不當如是乎乃徙橋

君章拒獵

後漢郅惲字君章爲上東門監侯世祖嘗獵夜還惲拒關不納帝乃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何帝深納之

應奉五行

後漢應奉少聰明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竝下

安世三篋

前漢張安世爲人强記武帝亡書三篋詔問莫能

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乃擢爲尚書令

相如題柱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還中郎將入蜀郡守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咸以爲寵

終軍棄繻

前漢終軍年十八西入關關吏與軍繻曰爲復傳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爲諫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諸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孫晨葉席

三輔決錄孫晨家貧織席爲業明詩書爲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蒿一束暮臥朝收

原憲桑樞

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戶甕牖以桑爲樞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過之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不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端木辭金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受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賜人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是已後魯國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鍾離委珠

後漢鍾離意顯宗徵爲尚書時交趾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賜庫錢三

十萬拜爲右僕射

季札挂劍

史記吳季札使鄰國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札心知之及還徐君已死札乃解劍挂徐君墓樹而去曰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徐穉致蒭

後漢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不遇致生蒭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云生蒭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也

朱雲折檻

前漢朱雲字子游成帝時張禹以帝師甚尊重雲上書曰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曰誰對曰安昌侯張禹帝怒曰小臣居下訕上誣辱師傅罪死不赦令御史將雲下殿雲攀殿檻折左將軍辛慶忌叩頭諫帝意解後理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申屠斷鞅

後漢申屠剛光武時爲大夫帝出遊剛叩頭曰今隴蜀未平不宜遊逸帝不從剛以刀斷馬鞅帝於是止焉

衛玠羊車

晉衛玠總角時乘羊車入市人以爲玉人觀者傾都

王恭鶴氅

晉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曰眞神仙中人也

管仲隰馬

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國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歸國

蒼舒秤象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孫權上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臣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船上刻其水所至秤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

丁蘭刻木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爲母事之婦誤以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如割

伯瑜泣杖

韓詩外傳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汝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杖常痛今母老無力不能痛是以泣

蒙求卷之中終

蒙求卷之下

唐 安平 李瀚 撰註

陳遵豪爽

世說豪爽篇陳遵字道林在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折之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田方簡傲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爲禮子擊

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同之哉

黃向訪主

後漢黃向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求訪金主還之

陳寔遺盜

後漢陳寔字仲弓爲太丘長有盜夜入其室伏梁上寔見之呼子孫訓之曰夫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驚投地伏

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乃遺絹二疋令改過自是縣無盜

龐儉鑿井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宕後居廬里鑿井得銅遂富因求奴得老苍頭數日蒼頭言堂上母是我婦母聞乃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字阿宏左足有黑子右腋有赤痣如半錢大母曰我翁也遂爲夫婦如初時人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陰方祀竈

後漢陰識祖父子方至孝朝日晨炊竈神形見子

方再拜以黃牛祀之自是暴至巨富至識三世而遂貴顯

韓壽竊香

晉韓壽美姿容賈充辟爲掾每宴賓其女於青瑣中窺見壽而悅之感想發於寤寐婢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女光麗艷逸壽聞而意動令婢通慇懃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貢奇香一襲人經月不歇帝以賜賈充其女竊以遺壽僚屬聞其芬馥與充言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妻焉

王濛市帽

晉王濛美姿容居貧嘗戴破帽入市輒悅其貌竟以新帽遺之

勾踐投醪

列女傳楚將子發伐曰昔越王勾踐伐吳客有獻醇醪一器者王使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殆百倍

陸抗嘗藥

吳陸抗為吳將時晉平南將軍羊祜與抗對軍使命交通抗嘗遺祜酒祜即飲之抗有疾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曰羊祜豈酖人者時以為華元子反

復見於今或以祜抗失人臣之節抗曰一鄉一邑且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

孔愉放龜

晉孔愉封餘不亭侯愉嘗經餘不亭見籠龜買放溪中龜中流顧者數四及鑄侯印而印龜左顧更鑄如初愉乃悟遂佩焉

張顯墮鵲

博物志張顯為梁相雨後有烏似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擲之墮地化為圓石拋破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田豫儉素

魏志田豫為并州刺史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

李恂清約

後漢李恂為兗州刺史清約率下常席羊皮臥布被

義縱攻剽

前漢義縱少時與張次公攻剽為羣盜縱有妹以醫幸王太后上乃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縱以鷹擊為治若鷙鳥將擊必張羽毛

周陽暴虐

前漢周陽由為郡守二千石中最為暴虐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之

孟陽擲瓦

晉張載字孟陽閑雅博學有文章貌甚醜每行入市小兒以瓦礫擲之委頓而反

賈氏如皋

左傳賈大夫醜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也

顏回簞瓢

論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仲蔚蓬蒿

高士傳張仲蔚所居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清高不治名利時人莫知也

廉竺收資

搜神記廉竺嘗從洛歸路見一婦人求寄載臨別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廉竺家感君寄載又不可不燒君但速歸我當緩行竺還家遽收資物日中而火乃大發

桓景登高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災厄可速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山飲菊花酒此可禍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

雷煥送劒

晉雷煥妙達象緯張華望斗牛之間有異氣乃邀煥宿登樓共論天文煥曰僕察之久矣實劒之精上徹於天耳在豫章豐城縣即除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得石函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發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受其禍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報煥曰詳觀劒文乃干將莫邪何不至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劒所在煥卒子華持劒至延平津腰間忽躍出墮水使人投水取之但見兩龍蟠縈投水者懼而反

呂虔佩刀

魏志呂虔遷徐州刺史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荷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臨鼈以刀授其

弟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

老萊斑衣

高士傳老萊子孝行養親年七十父母猶存身著斑爛之衣作嬰兒戲於親前取食上堂詐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欲親喜焉

黃香扇枕

後漢黃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其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聞之特加異賜

王祥守柰

晉王祥事後母朱氏庭內有一株丹柰母命守之

每風雨輒抱樹而泣母又思黃雀炙令祥捕之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幕中

蔡順分椹

後漢蔡順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椹赤黑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三斗牛蹄一隻及母終停喪在堂東家失火順不能移柩伏柩而哭火乃飛於西家淮南食時

前漢淮南王劉安好讀書鼓琴不好弋獵嘗朝武帝帝令作離騷旦受詔命食時便上又著中篇八

卷言神仙黃老之術

左思十稔

晉左思字太冲少博學覽文記欲作三都賦乃請著作郎張載訪臨邛事遂精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書記之后徵爲秘書監

劉恢傾釀

世說劉恢字眞長爲丹陽尹常云見何以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何次道飲酒能温克故也

孝伯痛飲

世說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常無事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

淮南子云往古時四極廢九州裂列女傳云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

長房縮地

神仙傳云費長房汝南人也既遇仙翁隨入深山歷試諸難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蟲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遺一竹杖令長房騎之須臾至家以竹杖投葛陂化爲龍去長房得仙翁符能鞭笞百鬼及縮地脈也

季珪士首

魏志崔琰字季珪崔林論冀州人士以琰爲首

安國國器

前漢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爲人多大略智足以謀常世取舍不貪財然所推舉必薦賢於己者士亦以此稱之天子以爲國器

陸玩無人

晉書陸玩拜司空時王導薨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玩有德望乃遷司空玩辭不獲免既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時以爲

知言

賈誼非次

魏志賈誼文帝擢用非次乃登太尉孫權大笑之何晏神伏

世說何晏字平叔注老子成誦王輔嗣輔嗣見何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郭奕心醉

晉書郭奕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一見阮咸心醉不覺歎息

常林帶經

魏志常林字伯槐少爲書生漢末大亂耕種山阿帶經而鋤其妻餉之在田野相敬如賓

高鳳漂麥

後漢高鳳字文通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前令鳳護雞大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漂麥妻還怒怪問鳳方悟后爲名儒帝聞其志公車徵不就遂詐與其嫂爭田竟不仕

孟嘉落帽

晉書孟嘉爲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勿言欲觀其舉止如何嘉良久如廁溫令人取還之令孫盛作文以嘲嘉著於嘉座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

庾凱墮幘

晉庾凱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攜唯凱嶷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問凱凱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兩千萬隨公所取輿於是乃服

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龍逢板出

論語陰嫌識庚子之日金板剋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日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王殺我必見禽也

張華台坼

晉張華才識經濟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後爲司空第舍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後果遇害

董奉活變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時交州刺史杜燮遇毒死三日奉以太一散和水瀉燮口中須臾即活

扁鵲起虢

史記扁鵲姓秦名越人曾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使子豹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

寇恂借一

後漢寇恂爲河內太守徵爲執金吾潁川盜起車

駕南征盜賊悉降河內百姓遮道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何武去思

前漢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然疾朋黨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托其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也

韓子孤憤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爲人口吃好讀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用遂作孤憤五蠹之說十餘萬言往秦秦王悅之爲李斯譖自殺

梁鴻五噫

後漢梁鴻家貧尚節介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蔡琰辨琴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兩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以此推之豈有不知也

王粲覆碁

魏志王粲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帀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歎識如此

西門投巫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問民所疾苦皆曰苦爲河伯娶婦不爲娶婦水漂人民豹曰至時來報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十人皆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報河伯更

求好女使吏抱大巫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復投三老河中豹矯笏磬折向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煩廷掾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吏民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何謙焚祠

晉何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盡皆焚之

孟嘗還珠

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產穀海出珠寶與交

趾通商貿糴糧食前宰政貪穢珠徙交趾人物無資貧者餓死嘗到官革前弊去珠復還百姓反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

劉昆反火

後漢劉昆除江陵令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守崤隴多虎昆至虎皆負子渡河徵爲光祿卿詔問昆在江陵反風滅火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致此昆曰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後漢姜肱字伯淮與弟仲海季江並以孝友著聞每共被而寢

孔融讓果

後漢孔融字文舉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舉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莫不奇之

端康相代

三輔決錄韋康父端從涼州牧徵爲大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

亮隲隔坐

吳志紀瞻吳主孫休時其父亮爲尚書而隲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宣城記曰隔以雲母屏風

趙倫癡怪

晉趙王倫宣帝第九子僭位爲帝後於殿上得異鳥問羣臣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鵁鳥倫令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扃如故並失所在倫曰下有癡時人以爲妖後果誅

梁孝牛禍

前漢梁孝王文帝子也景帝初欲傳位與王袁盎
等有所關說於帝王使人刺殺盎帝稍疎之王意
不樂非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王惡之病薨贊
曰怙親無厭牛禍告罰
桓典避馬
後漢桓典拜侍御史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
師長憚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王遵叱馭
前漢王遵爲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刺史行部至
九折阪數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及遵至其

阪叱其馭驅之曰陽爲孝子遵爲忠臣也
崔鉉納直
前漢崔發學申商刑名爲人峭直刻深爲御史大
夫請諸侯之罪過劾其支郡諸侯諱吳楚七國
反以誅錯爲名竟斬東市
趙禹廉倨
前漢趙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
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焉
亮遺巾幗
晉書蜀諸葛亮壘于渭南魏明帝遣司馬宣王爲
戰宣王既與亮對陣亮設謀萬方遺以巾幗之服
以激怒宣王王果怒將應以重兵辛毗杖節而立
軍門宣王乃止未幾亮卒
備失匕箸
蜀先主劉備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
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
食失匕箸本初袁紹字
張翰適意
晉張翰字季鷹齊王冏爲東曹掾因見秋風起思
吳中菰米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

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東歸俄而齊王敗人
謂見幾
陶潛歸去
晉陶潛字淵明爲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
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爲
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綬去縣乃
賦歸去來詞後朱文帝徵求不就職
魏儲南館
魏文帝爲太子時與元城令吳質書曰每憶昔日
南坡之遊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漢相東閤

前漢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起客館開東閤延賢人與參謀議

楚元置醴

前漢楚元王交高祖少弟好書敬禮申公穆生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

陳蕃下榻

後漢陳蕃爲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時設一榻去則懸之

廣利泉湧

前漢李廣利發兵至貳師城取善馬號貳師將軍耿恭曰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王覇冰合

後漢王覇從光武征王郎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令覇往視覇恐驚衆還仰詬曰冰堅可渡遂前比至河河冰果合乃令覇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上曰王覇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孔融座滿

後漢孔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掖後進及退閑職賀客日盈門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何憂

鄭崇門雜

前漢鄭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諫諍每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後以諫得罪上責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上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張堪折轅

後漢張堪爲蜀郡及漁陽守民樂爲用帝嘗召郡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

以惠下威能討新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歎息

周鎮漏船

世說周鎮罷臨川泊於清溪渚王導往省之時夏暴雨船狹又漏殆無坐處導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

郭伋竹馬

後漢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河西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爲遠來對曰聞使君到故來奉迎問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

先期一日俟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劉寬蒲鞭

後漢劉寬爲南陽守溫仁多恕吏有過者皆用蒲鞭示辱而已終不加笞

許史侯盛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元帝封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其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廣漢謚戴侯復封延壽子嘉爲平恩侯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即位而良娣母及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高子丹封武陽侯

韋平相延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並爲丞相平當爲丞相子晏爲大司徒漢興以來惟韋平父子至宰相

雍伯種玉

搜神記羊公雍伯嘗作義漿以給行者經三年有一人就飲飲訖出懷中石子一升與之謂曰種此可生好玉并得好婦言非不見乃種其石數歲非平徐氏有女公試求之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當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玉一雙以聘遂以女妻名地爲玉田

黃尋飛錢

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滿落者無數后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王允千里

後漢王允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相友善後仕至司徒

黃憲萬頃

後漢黃憲字叔度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萬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虞騭才望

晉虞騭字思行王導嘗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干譚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戴淵峯頴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常在江淮間攻剽淵既風姿峯頴雖處鄙事而神氣有異史魚黜殃

家語衛靈公有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餘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而不能

進遂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曰是寡人之過也命殯於客位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可不謂直乎

子囂城郢

左傳楚子囂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囂忠君懿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謂不忠乎

戴封積薪

後漢戴封爲西華令歲大旱封乃積薪臥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至

耿恭拜井

後漢耿恭守疏勒城被圍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軍士渴乏恭乃整衣向井拜禱有頃水泉奔出吏士揚水虜以爲神遂引去

汲黯開倉

前漢汲黯武帝時爲謁者河內失火上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家臣以爲便宜持節發倉廩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詔罪帝釋之

馮煖折券

後漢馮煖齊人貧乏寄食於孟嘗君君遣煖收債於薛臨行問君折市何物而反君曰吾家寡有者市之煖遂至薛召諸債主悉來合券因焚其券皆稱萬歲煖遂還君問何市而返曰市義而返君曰市義若何對曰君之府藏財物盈積惟欠於義耳臣召諸債主與合券盡燒之結義而反孟嘗君喜之

齊景駟千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千駟四千匹也

何曾食萬

晉何曾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箸處

顧榮錫炙

晉顧榮字彥先在洛陽與同寮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乃輟己炙噉之同坐悉笑榮曰豈有終日執炙而不知味後趙王倫敗榮與其難有一人救之

問其故曰我是省中受炙人

田文比飯

史記孟嘗君田文好招賢客文夜與客飲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爲不等輟食請辭文起持已飯比之無異客慙自刎士以此歸之

稚珪蛙鳴

南史孔稚珪字德璋齊明帝時爲南郡太守所居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王安豐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慙悔

彥倫鶴怨

南史周顒字彥倫始隱鍾山山爲刻令孔稚珪遷鍾山草堂作北山移文辭曰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夫今曉猿驚

廉頗負荊

史記廉頗爲趙將藺相如爲上卿位在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位居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望而望見引車避匿舍人皆交爲耻相如曰子視頗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以秦王之威相如廷叱之吾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也

須賈擢髮

史記魏大夫須賈譖范雎於魏齊雎後爲秦丞相須賈肉袒膝行謝曰賈有錢湯之罪請屏胡貉之地擢賈之髮不足以贖罪

孔翊絕書

晉先賢傳孔翊爲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囑書皆投於水中一無所發

申嘉私謁

前漢申屠嘉爲丞相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愛幸居上旁怠慢嘉奏欲斬之召責通上令謝丞相乃釋之

淵明把菊

晉陶潛字淵明好學嗜酒九月九日於宅邊採菊盈把恨望久之見白衣人至乃太守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歸

眞長望月

晉劉惔字眞長夜在門文座愀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玄度玄度乃高士許詢

子房取履

前漢張良字子房少遊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墮履圮下謂良曰孺子取履良愕然欲毆之見其老強爲取因以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敎乃授兵法曰讀此可爲王者師

釋之結轙

史記張釋之以貲爲散騎常侍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後爲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有王生者善黃老

嘗召公卿盡會王生曰吾轙解願謂釋之爲我結轙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奈何辱廷尉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無益於廷尉廷尉方今名臣吾故使結轙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後漢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嘆曰不乘使者車不復出關後爲諫議大夫持節歸南陽果如志

祖逖誓江

晉祖逖北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憤嘆

買逵問事

後漢賈逵字景伯自爲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曰問事不休買長頭後爲通儒

許愼無雙

後漢許愼字叔重博學經籍嘗撰五經異義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婁敬和親

前漢婁敬說高祖西都關中封建信侯時冒頓單

于兵强數苦北邊上患之敬曰宜以長公主妻單于冒頓則爲子婿豈敢抗禮冬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使家人子爲公主妻之使敬往結和親

白起坑降

史記白起爲秦昭王將有功封武安君秦攻趙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趙王怒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爲上將軍括擊秦秦軍佯敗走張奇兵劫之趙軍糧道絕秦軍射殺括四十萬人降起盡坑

之

簫史鳳臺

列仙傳簫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玉以妻之教弄玉吹簫作鳳鳴鳳凰來止其室公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

宋宗雞聰

幽冥錄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著聰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終日不輟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

前漢王吉字子陽世名清廉祿位彌隆自奉養極

鮮明及遷徙所載不過囊衣不積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奇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馬援薏苡

後漢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還載之卒後人譖之者以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吳祐傳祐父慙爲南海守欲殺青簡以寫書祐乃進諫曰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要名

劉整交質

南史劉整兄寅卒其子往整墅停住整就兄妻范求米范未還整怒自取范車帷爲質范詣臺訴御史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不能折芬鍾庾而襜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五倫十起

後漢第五倫字伯陽或問倫有私乎倫曰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即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以此量之可謂無私乎

張敞畫眉

前漢張敞字子高爲京兆尹以經術自輔其政頗

雜儒雅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

謝鯤折齒

晉謝鯤字幼輿不修威儀能清歌鼓琴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窺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盛彥感蜻

晉盛彥母因疾失明婢取蜻蜻炙餌之母食以爲美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

豁然即開

姜詩躍鯉

後漢姜詩事母至孝母好生魚及江水其妻取水不及時詩乃棄妻妻寄鄰家常作鮹倩鄰母送之詩感之乃呼妻還舍中庭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水中每日躍出鯉魚一雙其孝感如此

宋資主諾

後漢范滂字孟博汝南守宋資請爲功曹郡中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汝南陽宋資但主諾至今傳之

成瑨坐嘯

後漢岑晊字公孝南陽人太守成瑨請爲功曹郡人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伯成辭耕

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子高辭諸侯而耕

嚴陵去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聘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釣處爲嚴陵瀨

董遇三餘

後漢董遇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學者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譙周獨笑

蜀志譙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營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遂研精六經

將閭仰天

史記秦公子將閭兄弟三人囚於後宮二世使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處死使將法焉將閭曰

朝廷之禮敢不從宜廊廟之位未嘗失節何謂不臣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將閭仰天大呼者三兄弟皆拔劍而自殺

王凌呼廟

晉王凌謀廢齊王乃詐請發兵以討吳人司馬宣王知其計自帥中軍汎舟到其城凌計無所出面縛水次王即以凌歸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忠臣惟爾有靈知之遂飲鴆而死

三疎散金

前漢疎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朝廷以爲榮後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父子遂乞骸骨上許之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乘既歸鄉共酒食散金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

陸賈分槃

前漢陸賈有口辯時尉佗平南越因白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綬佗箕踞見賈賈因說佗佗蹶然起謝稱臣迺賈槃中裝直千金歸報帝大悅拜賈太

中大夫後病免歸家有五男乃出越槃分五子各二百金令爲生產

慈明八龍

魏志荀爽字慈明兄弟八人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後累徵幷九十五日而登司空

禰衡一鶚

後漢禰衡少有才辯孔融上書薦之曰鸞鳥累百不如一鶚

不占頒車

韓詩外傳陳不占聞崔杼弒齊莊公往救之食則失哺乘則失轡馳至公門聞戰鬬之聲怖懼頒車而死

子雲投閣

前漢揚雄字子雲少好學不爲章句王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子棻於四裔時雄校書天祿閣上辭所連及使者欲收雄雄恐不免乃從閣自投下幾死莽聞曰雄素不預事遂赦之京師語曰惟寂寞自投閣

魏舒堂堂

晉魏舒武帝嘗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代山濤爲司徒初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乃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周舍鄂鄂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及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說諸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

無鹽如漆

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極

醜無雙但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
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身衒嫁不售
乃拊拭短褐謁王願備於後宮之掃除王召見用
其言遂拜爲后而齊國大安

姑射若冰

莊子貌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
子

郤子投火

左傳郤子在門臺臨廷閣以瓶水沃廷郤子望見
怒開口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

廢丁鑪炭身爛遂卒杜預曰旋小便也廢墮也

王思怒蠅

魏畧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
思怒起逐蠅不得還取筆擲地而蹈壞之

符剛皂白

晉符剛堅從子爲青州刺史善別味食鵝肉知皂
白色食雞肉知雌雄也

易牙淄漓

列子易牙齊大夫善聞味辨淄漓二水但嘗而知
之也

周勃織畚

前漢周勃其先蔡人徙沛以織畚爲生常以吹簫
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以功
封絳侯其後乃爲丞相

灌嬰販繒

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從高祖征伐有功封潁
陰侯文帝時代周勃爲丞相

馬良白眉

蜀志馬良字季常眉中有白毫兄弟五人並有才
名時人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阮籍青眼

晉阮籍字嗣宗能爲青白眼見凡俗之人以白眼
對之見才思之士以青眼對之遭父喪裴喜來弔
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賫酒挾琴造之籍
乃作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

黥布開關

前漢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非坐
法黥布笑曰當刑而王幾是乎聚兵數千屬項梁
項羽引兵西至關不得入乃使布等從間道破關
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爲前鋒羽立爲九江王後

乃歸漢封淮南王

張良燒棧

前漢張良漢王往漢中良辭歸王送至褒中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項王無東意

陳遺飯感

南史宋初陳遺爲郡吏母好食鍇底焦飯遺常帶一囊每爽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戰敗逃竄常帶焦飯自隨以此遂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陶侃酒限

晉陶侃毋湛氏賢明有法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酒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答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不敢踰也

楚昭葬實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食之惟霸者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又使使問孔子何以知之曰余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是以知之也

東哲竹簡

晉東哲博學多聞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示莫知者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矣

曼倩三冬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上武帝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十九學孫吳兵法

陳思七步

世說魏文帝嘗令陳思王七步作詩如不成當行法仰應聲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有慙色陳思王曹子建也

劉寵一錢

後漢劉寵遷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白若耶山谷間出人獻百錢以送寵寵謝之各爲選一大錢受之人號一錢太守其清如此

廉范五袴

東觀漢記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

作以防火災范乃廢前令嚴使儲水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福今五袴

范毓字孤

晉范毓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

郗鑒吐哺

世說郗鑒值永嘉亂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共飯之時兄子邁外刎周翼並小鑒獨往食訖載飯兩頰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荀弟轉酷

晉荀晞字道將爲兗州刺史從母老有一子坐小事晞杖節斬之既而素服哭之甚哀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後爲青州刺史日加嚴戮流血盈川號曰屠伯晞之弟純復領青州刑殺尤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嚴母掃墓

前漢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冬月傳屬縣會囚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見報囚大驚因責延年不聞仁愛教化多刑殺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遂東歸掃墓地以待之歲餘延年果坐棄市

洪喬擲水

晉殷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因寄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悉擲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置書郵

陳泰拊壁

魏志陳泰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持節護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拊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乃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

晉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大怒擲地圓轉不止乃下地以履蹈之又不得嗔甚取內口中嚼破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東海性尤無一毫可論況藍田邪遽父承東海太守

荀粲感溺

世說荀粲字奉倩夫婦至篤冬月婦病熱荀粲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歲餘亦卒粲別傳曰粲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

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黎聘焉專房婉娩歷年後婦亡傅瑕往吊黎不哭而神傷瑕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黎曰佳人難再得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已尋亦卒

宋女愈謹

列女傳宋女者鮑蕘妻也養姑甚謹蕘仕衛三年而別娶妻宋女養姑愈謹問鮑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君子莫不言宋女謙而知禮

敬姜猶績

列女傳魯季敬姜莒女也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文伯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

鮑昭篇翰

南史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宋文帝以爲中書舍人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昭悟其旨爲文多鄙言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嘗賦其詩曰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

陳琳書檄

魏志陳琳字孔璋善書檄曹操秉政南陽張繡及袁紹令琳作檄操苦頭風見檄遂愈賜琳束帛浩浩禹古

言此書自史記至晉宋子史搜神列異諸書蓋百千萬卷也

不可備覩

言古人窮一經猶迫皓首況此書覩擇豈能全備也

芟煩擷華

言今人以有限之才讀無涯之書恐唇腐齒落終難悉記所以芟夷煩亂採擷精華易於觀覽

爾曹勉旃

言此書之出冀爾曹於螢牕雪案朝夕披尋幾爲有益也

蒙求卷之下終

唐李瀚著蒙求三卷采摭經傳故實隸以韻語又自註出處於下簡而不遺以便童蒙迫宋徐子光爲之補註第原書欲簡而易記而今乃爲繁冗或溷及他事恐非瀚本意人喜其詳也自補註出而原本佚余獲古鈔本無補註乃其原本矣傳寫之久訛繆匪勘然亦秘笈也今活字刷印收之叢書中或目徂乎徐本之增多而病原本之簡省是則買菜傭之見耳題曰古本蒙求以別通行本文化三年龍集丙寅九月三日天瀑山人識

張子正蒙

晦翁朱熹註釋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　同校

正蒙一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蔽之卑說也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推而放諸無窮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極矣道無不包矣無形而無不盡矣無大而不過矣無細而不遺矣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昞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碎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甄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篇十七篇○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孟子厚以相從清虛一大名天○道是子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橫渠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褻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群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爲空言而已○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個大輪廻蓋其思慮攻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概可見矣○黃瑞節曰朱子掇取周張程子之書爲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爲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耳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蹤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決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块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滅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飛揚所融以生人物者末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問動便是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相一動一靜便是機○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升降飛揚便合這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之者爲之非兩般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此等言底物都是經煅煉底語須熟念細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寔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或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

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教人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濁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氣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個太虛煕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兩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且如今說天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道氣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道理便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是那氣又是那理氣所以虛靈底聽明視聽作爲是心能盡性非有道弘人是性不知檢這道理用得方運轉得出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有道弘人是性不知檢這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道理便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是那氣又是那理氣所以虛靈底聽明視聽作爲是心能盡性非有道弘人是性不知檢這道理用得方運轉得出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有道弘人是性不知檢這道理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個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能如此問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噓是神吸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斂是鬼○上蔡謝氏曰橫渠說得別這個便是天地間妙用

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一上看知覺是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耳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渣滓粗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坱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個性命便有游中一個形質此皆易曰陰陽合而成之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運行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麵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游是無散殊比如一個水出人物上中有箇有細如人物有偏正一下兩邊只管衮轉帶得水裏面已自有箇轉底大概底一箇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一箇在便是天地之大概底一箇在便是游氣只管運轉了如磨

生出一個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個物即他這個斡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明是一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闢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闢兮其無窮兮○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個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栽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赦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于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個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云推行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耳○一是一個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

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了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于心違于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散于外自然有所感通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幷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瑞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金木水火土五星之常動者二十八宿恆星之不變者日速月緩者曆家右行之說以退數帶也此又明天地一氣日月星辰運行之道地則純陰而凝聚于中爲山川草木也天則浮陽而運旋于外爲日月星辰也皆天地之定體萬古不易以天而言二十八宿常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氣之浮陽者運轉而無窮者也日月五星之常動者則逆左旋所繫十二辰之象亦隨之而行但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旋矣非實右旋也其緩速不齊則日月五星之情性不同已然天同行精借陽故右行之速日爲陽精陰質故右行之緩亦不同行之金水附日而行或進或退由乎物之所感可知或爲三方金火土木之相克制或爲太陽君主之不敢前此其理之精深也鎮星乃地土之類爲五行之根本故行最緩十年而一周天不與地同運也火者太陽之精陰之類爲之聚故性熾而光顯其氣少微于日而行倍遲于日爲木則一歲衰盛者歲必遲一辰如子爲玄枵丑爲星紀之類木星一歲星官故木曰歲星

十二辰爲十二個月日月交會之次舍有一歲大日復會之象也○愚謂月本陰遲而行甚緩日本陽剛而行甚速張子則未及乎此耳金爲啓明水爲初氣其氣性亦剛故常附日而行遲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因一作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遲動于

外也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一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得好蓋天行甚速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一夜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又恰周天不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一本數而日夜三所退之一十度亦恰退盡本之數一逆與天會而成一年了月十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退不盡比天爲退一年了月十日三遲一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有奇爲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與日會半強而一周天與初退處合又行二度二十七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順算則算九執曆是順算○數多今以其相近歲度數之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算蔡季通定日西域則算九執曆是順算○數多今以其相近歲度數之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算蔡季通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急小輪二十八宿及諸星只有急有慢行一日一周天了一禮記月令疏云都是左轉皆循天左轉行一日一周天似右轉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疑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黃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及證以海水潮殺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遇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東方五千里其上降如其數夏遊在南方其上降如其數冬遊在北方其上升如其數夏晝之長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于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水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爲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一晝夜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爲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潮汐消長則惟系乎月之盈虛而已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缺則云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云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生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所缺者當漸漸還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光又在日西古法得之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載魄于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〇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日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漸離開了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則見其光方圓〇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〇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間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圜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〇黃瑞節曰紓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故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重離之中互坎重坎之中互離則各得其所安故日為離月為坎其形萬古不變而日常滿月多易也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其春秋聚散者相為推盪上下升降者相為求合絪緼交密克動者相為揉錯非相生合以象之制相克勝以制之如是兩端而已欲一升之而不降欲一降之而不升皆不能也此其所以屈伸無方而合于鬼神運行不息而合于鬼神無有使之而然是不曰性命之理神妙之道而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〇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〇黃瑞節曰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為十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弁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弁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

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陽氣伏于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陰氣凝結于內陽氣欲入不得故繞旋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民氣飛翬之類暄豗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翬冰破澗或有黑色虛實謂所畜之固與不固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瀆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真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日火揚光于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于內故無窮以此爲養生之法收視反觀潛神不曜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個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爲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爲物之體猶言幹事爲事之幹也出王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個做骨子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卽天心之所存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旦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爲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

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

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

遷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若非象指何爲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住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爲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爲冬夏

此直可以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可同日語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推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住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爲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爲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于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盡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于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于外然乃所以致用于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動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乎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

人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唯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朱子曰入神是入至于微妙處此却是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于外然乃所以利用于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爲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爲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爲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極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月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爲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有靈是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劉氏說苑曰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將必有見子意與此同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

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
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
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
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誠明篇第六 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
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
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

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
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
亦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
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
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
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
其照納不二也

問水冰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個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還冰復歸于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耳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
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
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于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

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盡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爲體道道理古今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
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盡其性能盡人
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
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
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

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成便有氣質之性子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中耳非所稟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墮在氣質之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于張程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人未經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地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之其言曰善反天地之性存焉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有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衰故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子思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有未發之前氣質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才與孟子天之降才同天者天之道能剛不能柔剛之才偏也能緩不能急緩之才偏也天本參和不偏者三才相參謂之參陰陽無悖謂之和緩之以生物涼之以成物既賦于民亦賦之于物此相參也然天以生生爲心民既仁之物亦愛之此和也陰陽迭運剛柔相摩天道之不偏也本然之性善間以氣質之有惡是性未成而盡混性之功未至也亹亹而不已也惡盡去則善因以亡者惡與善對惡之去則善全之成矣故捨善不言而獨言成之者性乃益見其不偏人之才則氣之厚不才則氣之淺此又偏之本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孤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之則我之德其所以受其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則惟死生修夭而已蓋死生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于君臣仁之于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個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于天德氣是性性命都由德則性不能全天德命本然命不能順天理○問其自然性舊說性命于氣之命爲聽天理不知如何曰命今以命與性字較輕閒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當云性命皆由于氣由于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窮理盡性以其定者而言命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說盛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說盛得多小行者便是流恁地說盛得少淨潔說盛得清流汙漫說盛得濁○潛室陳氏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爲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欲以義理勝血氣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上知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繼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爲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勉難於荀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爲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道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上不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個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至大到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己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著此心便譬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窺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于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之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個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此篇論人當植立大中至正之道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黃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爲已都張子以止爲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像此顏子之嘆乎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

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知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

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

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

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德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即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喻人者先其意而孫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幷咎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
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
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
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
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張子全書卷之二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晦翁朱熹註釋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仝校

正蒙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窮則親臧畔之　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責安處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

可久又曰日新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黃瑞節曰于與迂同出文王世子）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縈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皖瑞節曰張子用詩語而以不革爲不革命未詳是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梁藻棁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感者與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

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

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君在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所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

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

盡者皆挈之他皆倣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曰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己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埶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

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

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

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隣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

珍倣宋版印

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詞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

珍倣宋版印

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詖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
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
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
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
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絶塵
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
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
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
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
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
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
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
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
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
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
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
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
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
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
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
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也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莨竹爲萭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
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誦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與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也與
江沱之滕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滕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

之以拜非善教寖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噓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紈縰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己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

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九疑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極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己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于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歗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皐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此篇論禮之實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數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幷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　礿以物薄而犆嘗從舊　諸侯礿犆如天子　禘一犆一祫言

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礿則不禴禴則不嘗

庶子不祭祖　不止言王明其宗也　明宗子親之極甚當祭也　不祭禰　以父爲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已

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己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幷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大祖廟至

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幷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幷高祖干祫之　干祫之而特祫之也　不嘗祫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士大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　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卽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

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于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賜官使臣其屬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苗而不秀者與下文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此篇論佛法之虛寂不如吾道之不淪于一偏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爲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有無一內外合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于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

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曰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誤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張子全書卷之三